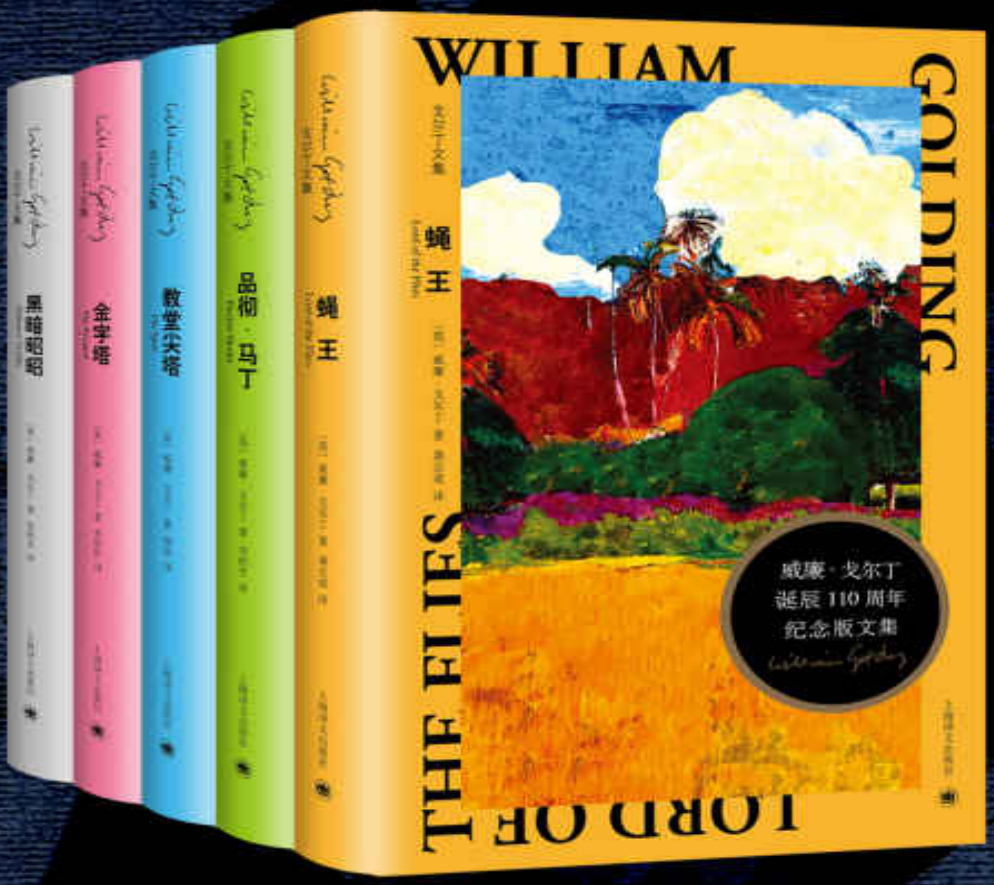
威廉·戈尔丁

诞辰110周年 纪念版文集

（套装共5册）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朽代表作

斯蒂芬·金、 罗翔倾情推荐

后疫情时代必读的经典文学

Fountain | 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威廉·戈尔丁诞辰110周年纪念版文集（套装共5册）

作者：〔英〕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

译者：龚志成；刘凯芳；周欣；李国庆；张和龙

责任编辑：管舒宁；宋玲

关注微博：@数字译文

微信公众号：数字译文

微信服务号：译文有声

联系我们：hi@shtph.com

问题反馈：complain@shtph.com



Digital Lab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业务的实验部门，成立于2014年3月。我们致力于将优质的资源送到读者手中。我们会不断努力，做体验更好、设计更好的电子书，加油！

上海译文出版社|Digital Lab

总目录

蝇王
品彻·马丁
教堂尖塔
金字塔
黑暗昭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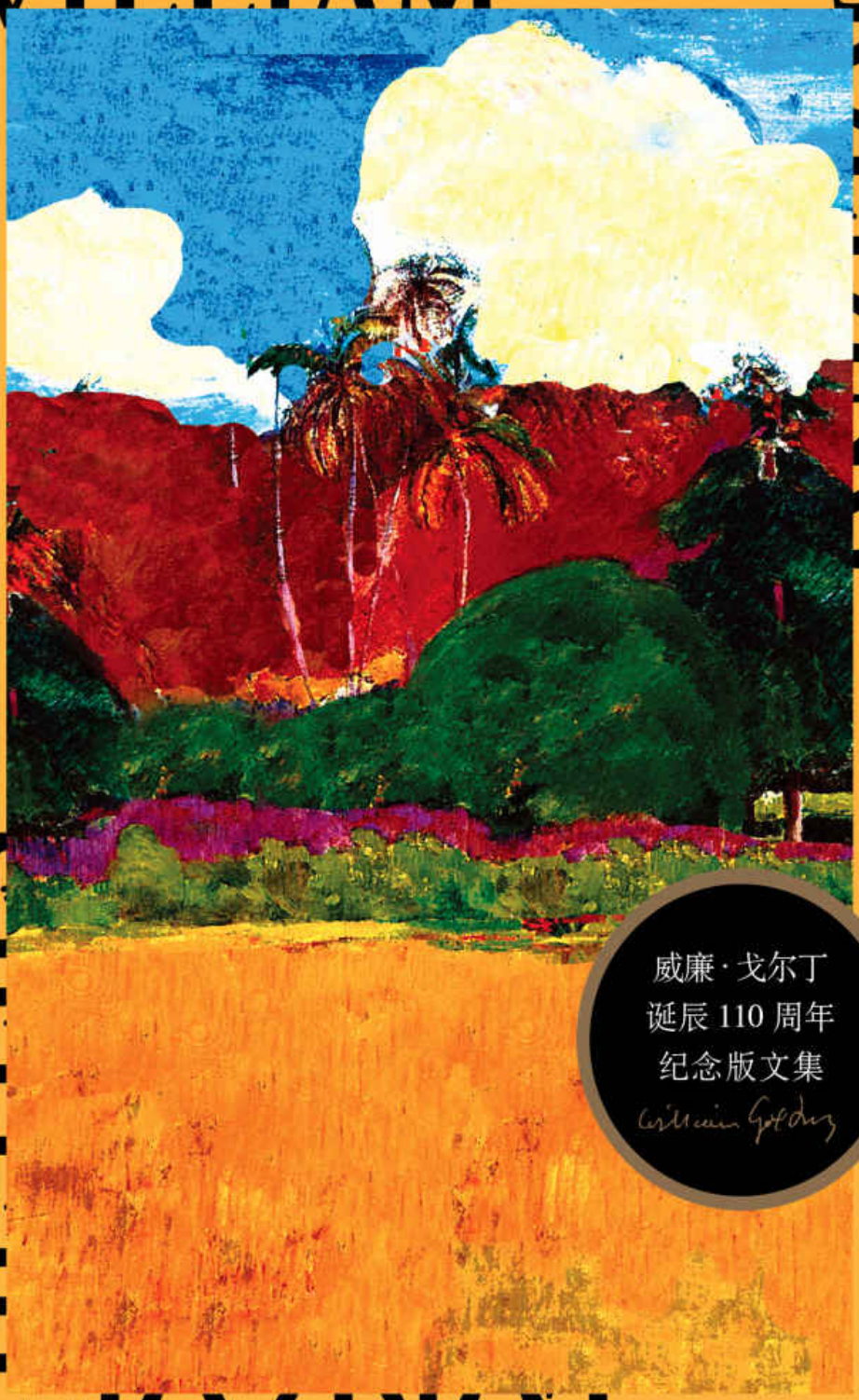
WILLIAM GOLDING

戈尔丁文集

蝇王

Lord of the Flies

〔英〕威廉·戈尔丁 著 龚志成 译



威廉·戈尔丁
诞辰110周年
纪念版文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

LORD OF THE FLIES

版权信息

书名：蝇王

作者：〔英〕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

译者：龚志成

责任编辑：管舒宁

关注微博：@数字译文

微信公众号：数字译文

微信服务号：译文有声

联系我们：hi@shtph.com

问题反馈：complain@shtph.com



Digital Lab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业务的实验部门，成立于2014年3月。我们致力于将优质的资源送到读者手中。我们会不断努力，做体验更好、设计更好的电子书，加油！

上海译文出版社|Digital Lab

斯蒂芬·金序

我从小在新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小农村里长大，那里的大部分路都是土路，奶牛比人多，从一年级到八年级的校舍就是孤零零的一间靠生柴火炉取暖的房间。坏孩子不会被关禁闭；放学以后他们得留下来，要么劈柴火，要么给茅坑撒石灰。

当然了，镇里也没有图书馆，不过，在距我的兄弟大卫和我从小到大的家约半英里的地方有一座废弃的牧师公馆，里面有一个房间，地上发霉的书本堆得高高的，有些书胀得像电话簿一样厚。其中相当比例的书是给男孩看的童书，我们的英国远亲把这类书叫做“异想天开”。大卫和我都是贪婪的读者，这个爱好是从我们母亲那里得来的，于是我们扑向这批宝藏，如同饥饿的人扑向烤鸡大餐。

有十几本书讲的是一个聪明的男孩——发明家汤姆·斯威夫特（我们那时常常打趣说，我们迟早会碰到一本书，书名叫《汤姆·斯威夫特和他的电动祖母》）；还有数量几乎与之相当的书讲的是一个叫戴夫·道森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一位二战英雄（他的喷火式战斗机总是“打着螺旋桨奋勇爬升”）。我们与堂·温斯洛一起同邪恶的蝎子战斗，与“哈代小子”们一起探案，与“罗弗小子”们一起游荡。

最终——大约是在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的前后——我们渐渐感觉到书里似乎缺了点儿什么。这些故事当然都够刺激，可当中有些地方就是……怪怪的。这可能部分是因为大多数故事的背景都设置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比大卫和我出生的年代早了几十年，不过这不是主要原因。这些书里的有些东西就是不对劲儿。里面的孩子不对劲儿。

那时村里还没有图书馆，不过到了六十年代早期，图书馆终于来到了我们身边。每月一次，一辆笨重的绿色大货车会在我们那座小小的学校门前停下，车体一侧上写着金色的大字：缅因州流动图书馆。司机兼图书管理员是一个大块头的女士，她对孩子的喜爱几乎赶得上她对书本的热爱，而且她也总是乐意给我们提供建议。一天，我在标着“年轻读者”的分区前花了二十分钟的时间，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接一本的书，然后又把它们放回原处。这时她问我在找哪类书。

我想了一会儿，然后问了一个问题——这也许是意外，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天意；正是这个问题开启了我此后的人生。“你有没有什么故事讲的是真实的小孩子是怎样的？”她想了想，然后走到移动书店里标着“成人小说”的分区前，抽出一本薄薄的精装本。“试试这本，斯蒂维，”她说。“如果有人问起，就对他们说，你是自己找到的。不然的话，我可能会有麻烦。”

这本书，当然了，也许正是你此刻打算重读的那一本，抑或是（哦，你多幸运）一本你正打算初次体验的书。

想象一下我的惊讶吧（“震惊”也许更确切）：这时，距我光顾卫理公会街角学校门前的那座移动图书馆——那辆停在尘土飞扬的门前庭院里的大货车——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我从网上下载到了《蝇王》的音频版；我听着威廉·戈尔丁在开始完美的朗读前，以一篇随意而又引人入胜的引言清晰阐释了曾经一度困扰着我的问题，而且正中靶心。“一天我坐在壁炉的一侧，我的妻子坐在另一侧，我突然对她说：‘要是写一个故事，讲一群男孩在一个小岛上，展示他们实际可能的行为——他们是男孩儿，而非童书里通常把他们描绘成的小圣人——这想法是不是挺不错？’她说，‘这想法太棒了！你写吧！’于是我就开始动笔了。”

我此前也读过成人小说，或者勉强算是成人小说的东西（卫理宗牧师公馆的那个到处是受潮书本的房间里不但有汤姆·斯威夫特，而

且同样堆满了大侦探波罗），但没有一本书写的是儿童，面向的却是成人读者。因此，对于我在《蝇王》的纸页间发现的东西，我丝毫没有准备：这本书完美地理解了我和我的朋友在十二三岁的时候是何种货色，完全没有表现出那类司空见惯的恭维与隐晦。我们能表现出善心吗？是的。我们能显露出仁慈吗？答案还是肯定的。那么，我们能不能在某个瞬间突然变成小恶魔？我们的确能，而且也这样做过。一天至少两次，暑假时还会频繁得多——当我们可以为所欲为之时。

戈尔丁用他对男孩的那种毫不感情用事的理解推动了一个悬念骤起的冒险故事。对于那时本身就是个十二岁男孩的我而言，在没有父母监督的情况下在一座无人居住的热带岛屿上游荡——这个想法似乎让我感到解放，甚至如天堂般美好。等到那个脸上有胎记的男孩（第一个提出岛上可能有野兽的小东西）消失的时候，我的解放感已经同不安感夹杂在了一起。再往后，我读到了那个生了重病，或许出现了幻觉的西蒙与那只砍下的牛头——它被穿在一根杆子上，四周苍蝇萦绕——面对面，这时我恐惧了。“老母猪半开半闭的、昏暗的眼睛带着对成年人生活的无限讥讽，”戈尔丁写道。“这双眼睛是在向西蒙证实，一切事情都糟透了。”这句话当时就在我心中回响，如今在过去了这么多年之后，它的回响依旧。我的一部由数篇相互关联的中篇小说组成的作品——《亚特兰蒂斯之心》——就用它作为书中的一句卷首引语。

我的这篇文字距离“学术性序言”有十万八千里远，因为《蝇王》带给我的初次阅读体验与“学术”或“分析”毫无关系。这本书——在我的记忆中——是头一本长出双手的书——一双有力的手，从书页间伸出，一把抓住我的喉咙。它对我说：“这不只是娱乐；这是生或死。”

《蝇王》一点儿也不像牧师公馆里的男孩类童书；事实上，它让那些书过时了。在公馆的藏书中，哈代小子们也许会被绑起来，但你

知道他们会获得自由。一架德国梅塞施密特也许咬住了戴夫·道森的机尾，但你知道他会脱险（不用说，让他的喷火式战斗机猛打螺旋桨）。当我读到《蝇王》的最后七十页时，我不但认识到了其中的有些男孩可能会死，而且我明白：有些一定会死。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只是希望那不会是拉尔夫，对于他我怀抱着一种极其热烈的认同，以至于我在翻页的时候手上直冒冷汗。我不需要哪个老师来告诉我：拉尔夫代表文明的价值，而杰克对野蛮和献祭的拥抱象征着这些价值会多么轻而易举地被扫到一边；这一点甚至对一个孩子而言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对一个孩子而言，一个曾经漫不经心地目睹（并且参与）了许多校园欺凌行为的孩子。当我看到成人世界终于在最后一分钟施手介入时，我的轻松感真是无以复加——尽管那个海军军官对这群衣衫褴褛的幸存者近乎不假思索的草草评断让我愤怒（“我本以为一群英国男孩……是有能力做出更好表现的……”）。

我的怒气一直没有消退，直到我记起——那是几周以后的事了，但我依然天天思考着这本书——这群男孩之所以一开始会上岛，正是因为一帮白痴成年人发动了一场核战争。几年后（这时我十四五岁，正在第四次或是第五次阅读这本小说），我看到了一个由戈尔丁作后记的版本。在后记中，他写道（大意）：成年人拯救了孩子……可谁来拯救成年人呢？

于我而言，《蝇王》永远代表了小说的目的，以及是什么让小说不可或缺。我们在读一个故事的时候，应该抱有获得娱乐的期望吗？当然。想象的表演如果不能带来娱乐，那就是糟糕的表演。可这还不是全部。一部成功的小说应当抹去作者和读者间的分界线，让他们能够携手。这时，小说就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主菜，而非甜点。一部成功的小说应当打乱读者的生活，让他/她误了约会、茶饭不思、忘记遛狗。而在一流的小说中，作者的想象成为了读者的现实。它会闪耀，炽热且猛烈。我在我的大半个作家生涯中一直推崇这些观点，为此也并非没有受过批评。如果小说仅仅与感情和想象有关——其中一

条最有力的批评是这样说的——那么文学分析就将被抛开，对书本的讨论也将无足轻重。

我承认，“这书让我着迷”这句话在围绕一部长篇小说（或者是短篇小说，或者是一首诗）的课堂讨论中可以说是没啥价值的，但我还是要说，它依然是小说的那颗跳动的心脏。“这书让我着迷”是每一个读者都希望在他掩卷之时能够说出的话，不是吗？这不也正是大多数作家希望能够提供给读者的那种经历吗？

对一部小说做出发自内心的情感回应也并不与文学分析相斥。我用了一个下午读完了《蝇王》的后半部分，我的双眼大睁，我的心怦怦直跳——我没有思考，只是在狼吞虎咽。但从那以后，我一直在思考这本书，思考了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作为作家和读者的首要原则——这主要就是在《蝇王》的影响下形成的——就是先感觉，再思考。你想分析的话尽可以去分析，但先挖掘经历。

戈尔丁的那句话不断地在我脑海中回响：“要是写一个故事，讲一群男孩……展示他们实际可能的行为——这想法是不是挺不错？”

这想法是不错。一个非常不错的想法产生了一部非常不错的小说，这本书直到今天依然同戈尔丁在一九五四年出版它时一样令人激动、蕴含深意且发人深省。

（宋佥　译）

译本序

威廉·戈尔丁于一九一一年九月十九日出生于英国西南部康沃尔郡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马堡中学的高级教师，政治上比较激进，反对宗教，信仰科学；他的母亲是个争取妇女参政的女权运动者。戈尔丁在康沃尔郡的乡村里度过了他的童年，生活安适，又有点儿闭塞。他自小爱好文学，据他自己回忆，七岁时就写过一首诗。一九三〇年他遵父命入牛津大学学自然科学，读了两年多以后，就像那些难以违逆天性的人一样，戈尔丁选择了自己的道路，转攻他深感兴趣的文学。一九三四年他发表了处女作——一本包括二十九首小诗的诗集（麦克米伦当代诗丛之一），这本小小的诗集未为评论界见重，但作为一个年方二十三岁的大学生，能有这样的开端毕竟是令人神往的。然而，命运之神没有慷慨无度，戈尔丁在取得决定性的成功之前还注定得走过漫长的路。

一九三五年他毕业于牛津大学，获文学士学位。此后曾在伦敦一家小剧团里当过编导和演员，这段经历给他的印象并不好，戈尔丁自称这四年白白浪费了。其实，生活的磨炼，生活面的开拓，生活经验的丰富对一个作家而言，倒是不可或缺的前提。

一九三九年戈尔丁成了家，接受了英国南部城市索尔兹伯里一所教会学校的教职，不料安生日子没过几天，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踵而起。一九四〇年他应征入伍，当了五年海军，升到中尉衔，他参加过击沉德国主力舰“俾斯麦号”的战役、大西洋护航和一九四四年诺曼底登陆。战后他仍回到那所教会学校执教。战争结束了，但在成千上万善良人们的心灵里，却留下了无法磨灭的残酷烙印。戈尔丁说道：“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如果还不了解，‘恶’出于人犹如‘蜜’产于

蜂，那他不是瞎了眼，就是脑子出了毛病。”正是这个基本观点，像一根红线似的贯串了他至今为止的全部创作。

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四年近十年之久，戈尔丁边教书，边不断地思考和写作，他潜心研究希腊的文学和历史，试图寻求人生的答案；在此期间完成过四部小说，但都没能问世，不过，这种练笔也为他日后的创作积累了经验。《蝇王》完稿后开始的命运亦不佳，曾被二十一家出版社拒绝，好不容易才于一九五四年得到出版。从他发表处女作算起，至此已整整过了二十年。《蝇王》出版后颇获好评，英国小说家、批评家福斯特（E. M. Forster）把《蝇王》评作当年最佳小说；英国批评家普里切特（V.S.Pritchett）当时就称戈尔丁为“我们近年作家中最有想象力，最有独创性者之一”。尤其到了六十年代，《蝇王》一跃为大学校园里的畅销书，在英、美学生中广泛流传，并曾搬上银幕。现在，《蝇王》已被列为“英国当代文学的典范”，成为英美大中学校文学课的必读书。

戈尔丁一举成名后发表的主要作品有：小说《继承者》（1955），《品彻·马丁》（1956），《自由坠落》（1960），《教堂尖塔》（1964），《金字塔》（1967），《蝎神》（中短篇小说集，1971），《黑暗昭昭》（1979），《启蒙之旅》（1980）——此书获当年英国最具声望的布克奖（Booker McConnell Prize），《纸人》（1984）。此外，他还写过剧本和评论等。戈尔丁一九五五年起为皇家文学会成员；一九六一年辞去教职专事写作，同年获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一九七〇年获布赖顿市萨西克斯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他到访过美、苏等国。

一九八三年，戈尔丁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声称，这是“因为他的小说用明晰的现实主义的叙述艺术和多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神话，阐明了当今世界人类的状况”。综观戈尔丁的作品，《蝇王》无疑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具影响的代表作。

人们不禁要问：《蝇王》究竟是一部什么内容的小说？它又为什么会在西方引起如此的重视呢？

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它描述了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在一场未来的核战争中，一架飞机带着一群男孩从英国本土飞向南方疏散。飞机被击落，孩子们乘坐的机舱落到一座世外桃源般的、荒无人烟的珊瑚岛上。起初这群孩子齐心协力，后来由于害怕所谓“野兽”分裂成两派，以崇尚本能的专制派压倒了讲究理智的民主派告终。

“蝇王”即“苍蝇之王”，源出希伯来语“Baalzebub”（又有说此词出自阿拉伯语，见本文参考资料第一种），在《圣经》中，“Baal”被当作“万恶之首”，在英语中，“蝇王”是粪便和污物之王，因此也是丑恶的同义词。小说命名，似取意兽性战胜了人性，孩子们害怕莫须有的野兽，到头来真正的“野兽”却是在人性中潜伏着的兽性。野蛮的核战争把孩子们带到孤岛上，但这群孩子却重现了使他们落到这种处境的历史的全过程，归根结蒂，不是什么外来的怪物，而是人本身把乐园变成了屠场。

戈尔丁本人被西方评论家列为“寓言编撰家”，他的作品被称为“神话”或“寓言”，英国文学批评家伊文斯（I. Evans）就称《蝇王》是关于恶的本性和文明的脆弱性这样一部哲学寓言式的小说，这话不无道理。就《蝇王》而言，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和环境描写等各方面都具有某种象征性。

情节的发展是从拉尔夫和杰克这一对基本矛盾出发的。拉尔夫是个金发少年，从小过着中产阶级的安宁生活，心地善良，不乏主见，象征着文明和理智（不完全的）；与此对照的是杰克，红头发，瘦高个儿，教堂唱诗班的领队，象征着野蛮和专制（对基督教有所讽刺）。矛盾在于，以海螺为权威象征的头头拉尔夫最关心怎样才能得救，他坚持生一火堆，作为求救信号；他还要大家筑茅屋避风雨，要大家讲卫生，在固定地方解手。这些想法和要求代表着文明和传统的

力量。杰克则对打野猪入了迷，其他事情他置之不理。随着矛盾的深化，杰克日益得势，拉尔夫的一套主张却应者寥寥，最后连他自己也差点被对方杀掉。在矛盾冲突的过程中，除了如火堆熄灭的事件之外，对“野兽”的害怕占了极重要的地位，从全书看来，所谓海中来的野兽，空中来的野兽都是一种渲染，无非为了突出真正的“野兽”来自人本身（也就是“兽性”的发作）。小说结尾时，拉尔夫热泪盈眶，他“为童心的泯灭和人性的黑暗而悲泣，为忠实而有头脑的朋友猪崽子坠落惨死而悲泣”。而因为拉尔夫和猪崽子（Piggy）在大雷雨的时候也参与过杀害西蒙的狂舞，所以他俩的童心也不复存在了。区别只在于拉尔夫终于认识到“人性的黑暗”，猪崽子却始终否认这一点。所谓“人性的黑暗”，主要指嗜血和恐惧。嗜血从杰克开始，逐步发展为他那帮猎手的共同特性；恐惧从害怕“野兽”生发开来，最终成为支配孩子们的异己力量，在这两种因素的制约下，杰克等人把脸涂得五花八门，在假面具后面，他们“摆脱了羞耻感和自我意识”，并伴之以“野性的大发作”。这标志着猎手们已可悲地蜕化为野蛮人。拉尔夫反对涂脸，实是坚守着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这场文明和野蛮的角斗中，分别依附于拉尔夫和杰克的猪崽子和罗杰构成两个极端。猪崽子是个思想早熟的善良少年，身胖体弱，常发气喘病，他出身下层，经常用不合语法的双重否定的句式来表示肯定的意思，讲的是伦敦方言（cockney），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的眼镜是生火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可以把眼镜当作科学和文明的象征。尽管通过眼镜片的聚光为孩子们带来了至关重要的火，但猪崽子始终受到嘲笑和挖苦。照作家看来，猪崽子的缺点在于他过分相信科学的力量，却根本看不到“人性的黑暗”，因而他就无法理解所谓“野兽”或“鬼魂”都出自人的“恐惧”之心。猪崽子过分相信成人的世界，他没有认识到，正是大人们进行的丧失理性的核战争把孩子们带到了荒岛上，因此，大人并不比小孩高明。阴险而凶残的罗杰扮演着刽子手的角色，作家对这个人物着墨不多，读后使人感到帮凶有

时比元凶更凶恶。手持海螺的猪崽子最后就直接死于罗杰撬下的大石。猪崽子之死和海螺的毁灭意味着野蛮终于战胜了文明。拉尔夫被追逐只不过是尾声罢了。

同《蝇王》的命名直接有关的是西蒙，一个先知先觉，神秘主义者。他为人腼腆，不善发言，但有正义感，洞察力很强。在大伙儿对“野兽”的有无争论不休的时候，西蒙第一个提出：“大概野兽就是咱们自己。”他想说最肮脏的东西就是人本身的邪恶，孩子们却把他轰了下来，连猪崽子都骂他“放屁！”正如鲁迅所说：“许多人的随便的哄笑，是一支白粉笔，它能够将粉涂在对手的鼻上，使他的话好像小丑的打诨。”

为了搞清“野兽”的真相，西蒙无畏地上山去看个究竟，中途他在一块林中空地休息，看到当中竖着个满叮着苍蝇的死猪头（这是杰克等献给“野兽”的供品）。天气异常闷热，西蒙的癫痫病再度发作，在神志恍惚之中，他觉得满是苍蝇的猪头仿佛成了一只会说话的硕大的苍蝇之王。作家借蝇王之口指出“野兽”就是人的一部分（可同上文西蒙直觉的判断相呼应），并且预告了西蒙要被众人打死的可悲下场，这一片段是揭示题意的核心。西蒙苏醒以后，继续朝山头进发，结果他看清所谓“野兽”原来只是具腐烂发臭的飞行员尸体。他不顾自己正在发病，爬下山去诉说实情，不料此时天昏地暗、雷雨交加，杰克等人反倒把西蒙误当“野兽”活活打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孩子们所杀死的“野兽”却是唯一能向他们揭开“野兽”的秘密，从而使他们免于沦为真正野兽的人；孩子们把西蒙叫做“疯子”，但真正丧失理性的却是他们自己。不难看出，西蒙的悲剧是许多先觉者的共同悲剧，一种卡珊德拉式的悲剧。第一个直立行走的猴子据说是被其他猴子打死的，第一个说出某种真理的人也常难逃毁灭，屈原如此、布鲁诺如此、中外古今往往如此。

被统称为“小家伙”的一些孩子大约六岁，他们漫无纪律，随地大小便，只知道吃睡玩。西蒙看不起小家伙用沙子搭的小房子；猪崽子把小家伙称为不懂事的“小孩儿”；拉尔夫统计自己一派的力量时把小家伙除掉，认为他们不算数，他在危急的时候希望“野兽”拣小家伙吃；而杰克则把小家伙称作“哭包和胆小鬼”，如果被“野兽”吃掉，那“真是活该”！珀西佛尔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先还牢记着自己的姓名、家庭地址、电话号码，这在文明社会里不失为有效的护身符，但在这个没有法律和警察保护的荒岛上，这种护身符毫无作用。临末珀西佛尔堕落为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起的野蛮人。

小说中的人物虽然都是少年儿童，但戈尔丁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来揭示他的道德主题——人性“恶”。戈尔丁认为，社会的缺陷要归结为人性的缺陷，作为一个作家，他的使命是医治“人对自我本性的惊人无知”，他的作品是使人正视“人自身的残酷和贪欲的可悲事实”。当然，《蝇王》的成功不只是因为戈尔丁的道德主题，普列汉诺夫指出，艺术“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没有地址的信》，着重号原有）《蝇王》中的孩子们虽然各具一定的象征性，但他们本身是栩栩如生的。作家采取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寓人物于故事情节的发展之中，对人物进行了多侧面多层次的细节刻画。小说前半部分呈暖色调，后半部分渐转为冷色调。作家寓情于景、借景抒情，在某些地方做到情景交融、动人心弦，如描写大火、雷雨、海市蜃楼、西蒙之死等段落。小说的结构具有一种简练明快、直截了当的风格，一开始读者就随主人公直接进入场景，戛然而止的结局又给人以回味和反省的余地。

如同任何真正的文学作品一样，《蝇王》也有其源流：源是指作家所处的环境对形成他的创作思想所起的影响；流是指作品在文学史上的承继性。

戈尔丁关于人性“恶”的观点是抽象的，但这种观点的形成是具体的，它滥觞于作家的经历及其所处的时代。残酷的战争粉碎了青年诗人的一些浪漫主义想法，导致了作家创作中严峻的一面。一九五七年，法国作家加缪在瑞典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说过：“这是一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出生的人们，在他们二十岁的时候，正当希特勒政权建立，与其同时革命有了最初一些进展，然后他们完成教育是面对着西班牙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集中营的、受拷打的、被囚禁的欧洲。就是这些人，今天不得不要教育人并且处在原子毁灭威胁下的世界上进行工作。我认为，谁也不能要求他们是温情主义的……”荼毒生灵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确实使许多善良的人们大开眼界，西方文明和道德走进了死胡同，比较严肃的作家想寻找出路，又无法在现实社会中找到出路，于是只好在作品中逃向大海或孤岛，在与世隔绝的境地里，人物难以逃脱困境，从而表现出一种充满禁闭感的冷酷心理（如海明威于一九五二年发表的《老人与海》就是一例）。

出于这种强烈的感受，戈尔丁对巴兰坦（R. M. Ballantyne）的《珊瑚岛》很不以为然。《珊瑚岛》发表于一八五七年，是英国文学中尽人皆知的儿童小说，描写拉尔夫、杰克、彼得金三个少年因船只失事漂流到一座荒岛上，他们如何团结友爱、抗强扶弱、智胜海盗、帮助土人。显而易见，此书属于传统的荒岛文学。从《鲁滨逊漂流记》开始的荒岛文学，一向以描写文明战胜野蛮为其宗旨，鲁滨逊使土人星期五归化可为例证。在这样的作品中，文明、理性和基督教的信仰总会战胜野蛮、本能和图腾崇拜。戈尔丁在《蝇王》中反其道而行之，他揭露了真正野蛮的就是自诩为基督文明传布者的白人本身，这无疑是深刻的，也正是这一点，使《蝇王》别具一格，并使人耳目一新。戈尔丁的作品常常由别人的作品派生而来，如《蝇王》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就脱胎于《珊瑚岛》的，但他的作品又具有针对性地带上了自己的特色。

戈尔丁认为当代文学对其影响很小，他说：“要是我真有什么文学源头的话——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有——但要是我真有的话，我将列出诸如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也许还有希罗多德这样大名鼎鼎的人物。”《蝇王》同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确有某些近似之处，可资佐证。首先，从主题思想看，酒神狄俄尼索斯在希腊神话里代表着一种本能的力量，《酒神》一剧即描写了这种自然的原始力量的胜利，《蝇王》描写的人性“恶”，同酒神代表的非理性力量一脉相传。其次，从作品的重心看，《酒神》一剧描写忒拜王彭透斯不信酒神，一次他化装成女人去偷看酒神女信徒的祭祀，而女信徒们（彭透斯之母也在内）在极度的狂热中把他当“野兽”撕得粉碎，这是酒神对彭透斯的惩罚，西蒙之死与此相仿。再次，从结构上看，《酒神》一剧是以酒神突然出现为结尾的，采用了所谓“机械降神”的手法。在《蝇王》快结束时，拉尔夫被杰克等追得走投无路，突然意外地出现了来营救的军舰和军官，也有点像“机械降神”。对此的解释是，戈尔丁认为成人们的战争只是更大规模的孩子们的猎捕，军官可以把孩子们重新带到“文明”世界里去，但又由谁来拯救军舰和军官呢？

《蝇王》之所以能在客观上取得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当《蝇王》出版之际，正是东西方冷战激烈的时代，核战争的阴影笼罩着全球，不少人不但想到核武器将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直接危害，而且想到万一核战争爆发后幸存者将会怎么样，《蝇王》大胆地预言了历史上可能发生的这可怕的一页，因而迎合了人们对核战争的后果感到忧虑和进行思考的需要。另一方面，当时大学里的文学教学受“新批评派”研究方法的影响，以精读课文为基础。《蝇王》所具有的多层次多方面的象征性，恰恰给人们提供了“见仁见智”的各种可能。相信弗洛伊德的从中得出孩子们的行为是对文明社会和父母权威的反抗；道德主义者认为由此可以知道，一旦脱离社会制约和道德规范，“恶”会膨胀到何等程度；政治家说《蝇王》说明了民主的破产和专制的胜利；基督教徒归之于原罪和世纪末；还有的人索性把戈尔丁看作存在

主义者。由此可见，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和这股文学潮流中诞生的《蝇王》，它能够很快地引起共鸣、受到评论界的重视，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作家，戈尔丁一向否定创作中表面化和简单化的做法。他强调作家要摆脱一切传统的政治、宗教和道德的信条，通过自己的眼睛独立地观察世界，但他观察的结果却令人绝望。戈尔丁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深感不满，但他却把这些弊端归之于解决不了问题的抽象的人性“恶”。有必要指出，《蝇王》的人性“恶”主题并不新鲜，在东方思想史上，荀子早就说过：“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韩非更是力主性“恶”说的；在西方思想史上，十七世纪的英国哲学家霍布士认为人是凶恶的动物，在原始状态下人对人像狼一样。这种说法的缺点在于把人看作孤立的人，把人性看作抽象的人性。“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西方的一些评论家强调戈尔丁与巴兰坦的区别，但他们却没有看到他们俩殊途同归：两者都从抽象的人性出发，只不过前者描写的是“恶”的征服史，后者描写的是“善”的征服史。荒岛固然为文学上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提供了充分的想象余地，但荒岛文学的弱点也在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文学毕竟是背对现实的。

总而言之，戈尔丁的作品并没有也不可能“阐明当今世界人类的状况”，从中倒可以看到严峻的西方社会现实的曲折反映，看到作家想寻找出路又找不到出路的苦恼。戈尔丁的本意是想通过《蝇王》复制一部袖珍版的人类发展史，但他忘记了个体发展史并不完全重现种系发展史。当然，这不等于说《蝇王》没有发人深省之处。恩格斯说过：“人来源于动物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程度上的差异。”（《反杜林论》）人类的前途无疑是光明的，但通向光明的道路上不见得没有黑之蔽日的时候；人类的未来是可以乐观的，但盲目

的乐观主义者不见得比认真的悲观主义者更高明。至少在提醒人们警惕和防止一部分人“兽性”大发作这点上，读读《蝇王》也许会有所启示。

龚志成

一九八四年十月

目 录

斯蒂芬·金序
译本序
第一章　海螺之声
第二章　山上之火
第三章　海滩上的茅屋
第四章　花脸和长发
第五章　兽从水中来
第六章　兽从空中来
第七章　暮色和高树
第八章　献给黑暗的供品
第九章　窥见死尸
第十章　海螺和眼镜
第十一章　城堡岩
第十二章　猎手的狂叫

第一章　海螺之声

金发少年攀下岩石最下面的一截，又开始摸索着朝环礁湖[1]方向走去。虽然他已经脱掉了那件学校里常穿的厚运动衫，用一只手拖着，但还是热得要命；灰衬衫湿淋淋地粘在身上，头发湿漉漉地贴在前额上。在这个少年的周围，一条长长的孤岩猛插进丛林深处，天气闷热，孤岩就像个热气腾腾的浴缸。这会儿少年正在藤蔓和断树残干中吃力地爬着，突然一只红黄色的小鸟怪叫一声、展翅腾空；紧接着又响起了另一个声音。

“嘿！”这声音喊道，“等一等！”

孤岩侧面的矮灌木林丛被摇晃着，大量的雨珠啪嗒啪嗒地直往下掉。

“等等，”这声音又叫，“我给缠住了。”

金发少年停住脚，自自然然地紧紧袜子。他这动作一时间让人觉得这孩子好像是在老家[2]一样。

那个声音又叫开了。

“这么些藤蔓我真没法弄掉。”

说这话的孩子正从矮灌木林丛中脱身退出来，细树枝在他油垢的防风外衣上刮擦刮擦直响。他光光的膝弯弯处圆鼓鼓的，被荆棘缠住擦伤了。他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拨开棘刺，转过身来。比起金发少年，这个男孩稍矮一些，身体胖乎乎的。他用脚轻轻地试探着安全的落脚处，往前走着，随后又透过厚厚的眼镜往上瞧瞧。

“带话筒的那个大人在哪儿？”

金发少年摇摇头。

“这是一个岛。至少在我看来是一个岛。那里是一条伸进外海的礁脉。兴许这儿没大人了。”

胖男孩像是大吃一惊。

“本来有个驾驶员，他没在客舱，他在前上方的驾驶舱里。”

金发少年眯起眼睛凝视着那条礁脉。

“别的全是些小孩儿。”胖男孩接着往下说。“准有些跑出来了。他们准会出来，可不是吗？”

金发少年开始十分随意地找路往水边走去。他努力装出一副随随便便的样子，同时又避免表露出过分明显的无动于衷，可那胖男孩急匆匆地跟着他。

“到底还有没有大人呢？”

“我认为没有。”

金发少年板着面孔回答；可随后，一阵像已实现了理想般的高兴劲儿使他喜不自胜。在孤岩当中，他就地来了个拿大顶，咧嘴笑看着颠倒了的胖男孩。

“没大人啰！”

胖男孩想了想。

“那个驾驶员呢。”

金发少年两腿一屈，一屁股坐在水气濛濛的地上。

“他把咱们投下后准飞走了。他没法在这儿着陆。有轮子的飞机没法在这儿着陆。”

“咱们被攻击了！”

“他会平安回来的。”

胖男孩晃晃脑袋。

“下降那阵子我从一个窗口往外瞧过。我看见飞机的其他部分直朝外喷火。”

他上下打量着孤岩。

“这不就是机身撞的。”

金发少年伸出手来，摸摸树干高低不平的一头。一下子他显得感兴趣起来。

“机身又怎么了？”他问道。“那东西现在又跑哪儿去了呢？”

“暴风雨把机身拖到海里去了。倒下的树干这么多，情况一定非常危险。机舱里准保还有些小孩儿呢。”

胖男孩迟疑一下又问：

“你叫什么名字？”

“拉尔夫。”

胖男孩等着对方反问自己的名字，可对方却无意要熟悉一下；名叫拉尔夫的金发少年含含糊糊地笑笑，站起身来，又开始朝环礁湖方向走去。胖男孩的手沉沉地搭在拉尔夫的肩膀上。

“我料想还有好多小孩分散在附近。你没见过别人吗？”

拉尔夫摆摆头，加快了脚步，不料被树枝一绊，猛地摔了个跟头。

胖男孩站在他身边，上气不接下气。

“我姨妈叫我别跑，”他辩解地说，“因为我有气喘病。”

“鸡—喘病？”

“对呀。接不上气。在我们那个学校就我一个男孩得气喘病。”胖男孩略带骄傲地说。“我还从三岁起就一直戴着眼镜。”

他取下眼镜递给拉尔夫看，笑眯眯地眨眨眼，随后把眼镜往肮脏的防风外衣上擦起来。一会儿胖男孩苍白的面容上又出现了一种痛苦和沉思的表情。他抹抹双颊的汗珠，匆匆地推一推鼻上的眼镜。

“那些野果。”

他环顾了一下孤岩。

“那些野果，”他说，“我以为——”

他戴上眼镜，绕过拉尔夫身边的藤蔓走开，在一堆缠绕着的簇叶中蹲了下去。

“我一会儿就出来——”

拉尔夫留神地解开缠绕在身上的枝叶，悄悄地穿过杂树乱枝。不一会儿胖男孩呼噜呼噜的声音就落到他的身后，拉尔夫急急忙忙地朝仍位于他和环礁湖之间屏障似的树林赶去。他翻过一根断树干后，走出了丛林。

海岸边长满棕榈。有的树身耸立着，有的树身向阳光偏斜着，绿色的树叶在空中高达一百英尺。树下是铺满粗壮杂草的斜堤，被乱七八糟的倒下的树划得东一道西一道的，还四散着腐烂的椰子和棕榈树苗。之后就是那黑压压的森林本体部分和孤岩的空旷地带。拉尔夫站着，一手靠着根灰树干，一面眯起眼睛看着粼波闪烁的海水。从这里往外约一英里之遥，雪白的浪花忽隐忽现地拍打[(3)]着一座珊瑚礁。再外面则是湛蓝的辽阔的大海。在珊瑚礁不规则的弧形圈里，环礁湖平静得像一个水潭——湖水呈现各种细微色差的蓝色、墨绿色和紫色。在长着棕榈树的斜坡和海水之间是一条狭窄的弓形板似的海滩，看上去像没有尽头，因为在拉尔夫的左面，棕榈、海滩和海水往外伸向无限远的一点；而几乎张眼就能看到的，则是一股腾腾的热气。

拉尔夫从斜坡上跳下去。沙子太厚，淹没了黑鞋子，热浪冲击着他。他觉得身上的衣服很重，猛地踢掉鞋，刷地扯下连同宽紧带的一双袜子。接着又跳回到斜坡上，扯下衬衫，站在一堆脑壳样的椰子当中，棕榈和森林的绿荫斜照到他的皮肤上。拉尔夫解开皮带的蛇形搭扣，用力地脱掉短裤和衬裤，光身子站在那儿，察看着耀眼的海滩和海水。

拉尔夫够大了，十二岁还多几个月，小孩子的凸肚子已经不见了；但还没大到那种开始感到难为情的青春期。就他的肩膀长得又宽又结实而言，看得出他完全可能成为一个拳击手，但他的嘴形和眼睛偏又流露出一种温厚的神色，表明他心地倒不坏。拉尔夫轻轻地拍拍棕榈树干，终于意识到这确实是个岛，又开心地笑笑，来了个拿大顶。他利索地翻身站起来，蹦到海滩上，跪下拨了两抱沙子，在胸前形成个沙堆。随之他往后一坐，闪亮而兴奋的眼睛直盯着海水。

“拉尔夫——”

胖男孩在斜坡上蹲下身子，把斜坡边缘当个座位，小心地坐下来。

“对不起，我来迟了。那些野果——”

他擦擦眼镜，又把扁鼻子上的眼镜推了推。眼镜框在鼻梁上印了道深深的、粉红的“V”形。他打量着拉尔夫精神焕发的身体，然后又低头瞧瞧自己的衣服，一只手放到直落胸前的拉链头上。

“我姨妈——”

随后他果断地拉开拉链，把整件防风外衣往头上一套。

“瞧！”

拉尔夫从侧面看看他，一言不发。

“我想咱们要知道他们的全部名字，”胖男孩说，“还要造一份名单。咱们该开个会。”

拉尔夫不接话头，所以胖男孩只好继续说下去：

“我不在乎他们叫我啥名字，”他以信任的口气对拉尔夫说，“只要他们别用在学校时常叫我的那个绰号。”

拉尔夫有点感兴趣了。

“那个什么绰号？”

胖男孩的视线越过自己的肩膀瞥了一下，然后凑向拉尔夫。

他悄悄地说：

“他们常叫我‘猪崽子’(4)。”

拉尔夫尖声大笑，跳了起来。

“猪崽子！猪崽子哟！”

“拉尔夫——请别叫！”

猪崽子担心地绞紧了双手。

“我说过不要——”

“猪崽子哟！猪崽子哟！”

拉尔夫在海滩的炽热空气中手舞足蹈地跳开了，接着又装作战斗机的样子折回来，翅膀后剪，机枪往猪崽子身上扫。

“吓—啊—哦！”

他一头俯冲进猪崽子脚下的沙堆，躺在那里直笑。

“猪崽子！”

猪崽子勉强地咧开了嘴，尽管这样对他打招呼是过分了，他也被逗乐了。

“只要你不告诉别人——”

拉尔夫在沙滩中格格地笑着。痛苦和专注的神色又回到了猪崽子的脸上。

“等一等。”

猪崽子赶紧奔回森林。拉尔夫站起来，朝右面小步跑去。

在这儿，海滩被成直角基调的地形猛地截断了；一大块粉红色的花岗岩平台不调和地直穿过森林、斜坡、沙滩和环礁湖，形成一个高达四英尺的突出部分。平台顶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泥土，上面长着粗壮的杂草和成荫的小棕榈树。因为没有充足的泥土让小树长个够，所以它们到二十英尺光景就倒下干死。树干横七竖八地交叠在一起，坐起来倒挺方便。依然挺立着的棕榈树形成了一个罩盖着地面的绿顶，里面闪耀着从环礁湖反射上来的颤动的散光。拉尔夫硬爬上平台，一下子就注意到了这儿凉快的绿荫，他闭上一只眼，心想落在身上的树叶的影子一定是绿色的，又择路走向平台朝海的一边，站在那里俯视着海水。水清见底，又因盛长热带的海藻和珊瑚而璀璨夺目。一群小小的、闪闪发光的鱼儿东游西窜、忽隐忽现。拉尔夫兴高采烈，他用带低音的嗓门，自言自语地说道：

“太棒了！”

在平台外面还有更迷人的东西呢。某种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也许是一场台风，或是伴随他自己一起到来的那场风暴——在环礁湖的里侧堆起了一道沙堤，因而在海滩里造成个长而深的水潭，较远一头是粉红色的花岗岩高高的突出部分。拉尔夫以前曾上过当：海滩水潭看上去深，其实不然。现在他走近这个水潭，本也没抱希望。这个岛却是一个真正的岛，而这个水潭是由海发大潮所造成的，它的一头

深得呈墨绿色，使人难以置信。拉尔夫仔细地巡看了这整整三十码水面，接着一个猛子扎了进去。水比他的血还暖，拉尔夫就好像是在一个巨大的浴缸里游泳。

猪崽子又出现了，坐在岩石突出的边上，带忌妒心的眼光注视着拉尔夫的雪白身躯在绿水里上下。

“你游得不好。”

“猪崽子。”

猪崽子脱掉鞋袜，小心地把它们排放在岩石边上，又用一只脚趾试试水温。

“太热！”

“你还等什么呀？”

“我啥也不等。可我的姨妈——”

“去你的姨妈！”

拉尔夫从水面往下一扎，然后在水中睁着眼游；水潭的沙质岩边隐隐约约地像个小山坡。他翻了个身，捏住鼻子，正看到一道金光摇晃碎落在眼前。猪崽子看来正在下决心，他动手脱掉短裤，不一会儿光了身，露出又白又胖的身躯。他踮着脚尖走下了水潭的沙滩边，坐在那儿，水没到颈部，他自豪地对着拉尔夫微笑。

“你不打算游吗？”

猪崽子晃晃脑袋。

“我不会。不准我游。我有气喘病——”

“去你的鸡喘不鸡喘！”

猪崽子以一种谦卑的耐心忍着。

“你游得不行啊。”

拉尔夫用脚啪嗒啪嗒地打着水游回到斜面下，把嘴浸下去，又往空中喷出一股水，随后抬起下巴说：

“我五岁就会游泳。我爸爸教的。他是个海军军官。他一休假就会来救咱们的。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猪崽子的脸忽地红了。

“我爹死了，”他急匆匆地说，“而我妈——”

他取下眼镜，想寻找些什么来擦擦，但又找不到。

“我一直跟姨妈住一块儿。她开了个糖果铺。我常吃好多好多糖，喜欢多少就吃多少。你爸爸什么时候来救咱们？”

“他会尽量快的。”

猪崽子湿淋淋地从水中上来，光身子站着，用一只袜子擦擦眼镜。透过早晨的热气他们所听到的唯一声响，就是波浪撞击着礁石那永无休止的、恼人的轰鸣。

“他怎么会知道咱们在这儿？”

拉尔夫在水里懒洋洋地游着。睡意笼罩着他，就像缠绵脑际的蜃楼幻影正在同五光十色的环礁湖景致一比高低。

“他怎么会知道咱们在这儿呢？”

因为，拉尔夫想，因为，因为……从礁石处传来的浪涛声变得很远很远。

“他们会在飞机场告诉他的。”

猪崽子摇摇头，戴上闪光的眼镜，俯视着拉尔夫。

“他们不会。你没听驾驶员说吗？原子弹的事？他们全死了。”

拉尔夫从水里爬了出来，面对猪崽子站着，思量着这个不寻常的问题。

猪崽子坚持问道：

“这是个岛，是吗？”

“我爬上过山岩，”拉尔夫慢吞吞地回答，“我想这是个岛。”

“他们死光了，”猪崽子说，“而这又是个岛。绝没人会知道咱们在这儿。你爸爸不会知道，肯定谁也不会知道——”

他的嘴唇微微地颤动着，眼镜也因雾气而模糊不清。

“咱们将呆在这儿等死的。”

随着这个“死”字，暑热仿佛越来越厉害，热得逼人。环礁湖也以令人目眩的灿烂袭击着他们。

“我去拿衣服，”拉尔夫咕哝地说。“在那儿。”他忍着骄阳的毒焰，小步跑过沙滩，横穿过高出沙滩的平台，找到了他东一件西一件的衣服，觉得再穿上灰衬衫倒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随后他又爬上平台的边缘，在绿荫里找了根适当的树干就坐下了。猪崽子吃力地爬了上来，手臂下夹着他的大部分衣服，又小心翼翼地坐在一根倒下的树干上，靠近朝向环礁湖的小峭壁；湖水交错的反射光在他身上不停地晃动。

一会儿猪崽子又说开了：

“咱们得找找别人。咱们该干点事。”

拉尔夫一声不吭。这儿是座珊瑚岛。他避开了毒日的煎熬，也不管猪崽子那带凶兆的嘟哝，还做着自己快乐的梦。

猪崽子仍顺着自己的话题往下说：

“咱们有多少人在这儿？”

拉尔夫走上前去，站在猪崽子身旁回答：

“我不知道。”

在暑热烟霭的下面，一阵阵微风拂过亮光闪闪的水面。微风吹到平台时，棕榈叶片发出簌簌的低吟，于是，模糊的太阳光斑就在他俩身上浮掠而过，像明亮的带翅膀的小东西在树阴里晃动。

猪崽子仰望着拉尔夫。后者脸上的阴影全反了；上半部是绿茵茵的，下半部由于环礁湖的反映，变得亮闪闪的。一道耀眼的阳光正抹过他的头发。

“咱们总该干点事吧。”

拉尔夫对他视若无睹。一个想象中存在而从未得到充分实现的地方，终于在这儿一跃而为活生生的现实了。拉尔夫快活极了，笑得合不拢嘴，猪崽子却把这一笑当作是对他的赏识，也满意地笑起来。

“假如这真是个岛——”

“那又怎么样呢？”

拉尔夫止住了微笑，用手指着环礁湖。在海蕨草中有个深米色的东西。

“一块石头。”

“不，一个贝壳。”

忽然，猪崽子高兴起来；他兴奋得倒也并不过分。

“对。这是个贝壳。我以前见过像这样一个。在人家的后屋墙上。那人叫它海螺。他常吹，一吹他妈妈就来了。那东西可值钱哩——”

靠拉尔夫的手肘边，有一棵小棕榈树苗倾斜到环礁湖上。由于它本身的重量，小树苗已经从贫瘠的泥土中拖出了一团泥块，它很快就

要倒下了。拉尔夫拔出细树干，在水里拨弄起来，五颜六色的鱼东窜西逃。猪崽子的身子倾斜着，看上去很不稳。

“当心！要断了——”

“闭嘴。”

拉尔夫心不在焉地说着。贝壳有趣、好看、是个有价值的玩意儿；拉尔夫好像在做一个白日梦，梦中生动的幻象萦绕在他和猪崽子之间，可猪崽子并非他梦境中的人物。他用弯曲的棕榈树苗把贝壳推出了海藻，再用一只手当作支点支撑住树枝，另一只手往下压细树苗的一端，直到把贝壳挑了上来，水滴滴答答地往下直淌，猪崽子一把抓住海螺。

此刻海螺不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了，拉尔夫也变得激动起来。猪崽子唠唠叨叨地说：

“——海螺；可真贵。我敢打赌，你要买个海螺，就得花好多、好多、好多的钱——那人把海螺挂在花园围墙上，我姨妈——”

拉尔夫从猪崽子手里接过贝壳，一些水顺他的手臂流下。贝壳是深米色的，散布着淡淡的粉红斑点。在磨出一个小孔的贝壳尖和粉红色的贝壳嘴当中，壳体长约十八英寸，略呈螺旋状，表面还有精巧的凸纹。拉尔夫把壳内深处的沙子摇晃出来。

“——像头奶牛哞哞叫，”猪崽子说。“他还有些白石子，还有一只养着绿鹦鹉的鸟笼。当然，他不会去吹那些石子，他说——”

猪崽子停下来喘了口气，摸摸拉尔夫手里那个闪光的东西。

“拉尔夫！”

拉尔夫抬起头来。

“咱们可以吹这个来召人开会。他们听见了会来的——”

他笑看着拉尔夫。

“这不就是你的意思吗？你从水里捞起这只海螺就为这缘故吧？”

拉尔夫把金黄的头发往后一撩。

“你那朋友怎么吹海螺的？”

“他吹起来有点像吐唾沫似的，”猪崽子说。“我姨妈不让我吹，因为我有气喘病。他说你从下面这儿使劲往贝壳里吹。”猪崽子把一只手放到他那突出的小肚子上。“你试试看，拉尔夫。会把别人召来的。”

拉尔夫半信半疑，他把贝壳小的一头抵在嘴上吹起来。从贝壳嘴里冲出一阵急促的声音，可再没别的了。拉尔夫擦去嘴唇上的咸水，又试吹起来，但贝壳里仍然没有一点声音出来。

“他吹起来有点像吐唾沫似的。”

拉尔夫噘起嘴往里鼓气，贝壳呜地冒出一种低沉的、放屁似的声音。这下子可把两个男孩逗乐了，在一阵阵哈哈的笑声之中拉尔夫又使劲吹了几分钟。

“他从下面这儿使劲吹。”

拉尔夫这才抓住了要点，运用横膈膜的气往贝壳里猛送。霎时那东西就响了。一种低沉而又刺耳的声音在掌心中嗡嗡作响，随后穿透杂乱无章的林海，到粉红色的花岗岩山才发出回声。成群的鸟儿从树梢上惊起，下层的林丛中则有什么动物在吱吱乱叫乱跑。

拉尔夫把贝壳从嘴边拿开。

“天哪！”

听过海螺刺耳的声音后，他那平常的讲话声再听起来就像是悄声细语。他把海螺顶住嘴唇，深吸一口，又吹了一下。螺声再次嗡嗡作响，然后随着他越来越使劲，声音碰巧升高了一个八度，比刚才吹的一次更加刺耳。猪崽子哇哇地高喊，面带喜色，眼镜闪闪发亮。鸟儿在惊叫，小动物在急促地四散奔逃。拉尔夫接不上气了，海螺的声音又跌下了八度，变成一股低沉的呜呜气流[(5)]。

海螺沉默了，就像一支闪烁的獠牙；拉尔夫的脸由于接不上气而灰暗无光，岛的上空充满了鸟儿的惊叫声以及各种回声。

“我敢打赌，你在几英里外都听得见。”

拉尔夫喘过气，又吹了一连串短促的强音。

猪崽子欢叫起来：“来了一个！”

沿海滩约一百码的棕榈树林里冒出了一个男孩子。他六岁上下，身体结实、头发金黄、衣衫褴褛，面孔则被黏糊糊的野果浆汁涂得一塌糊涂。为了某种显而易见的目的，他把裤子脱了下来，现在刚拉上一半。他从长着棕榈树的斜坡跳进沙滩，裤子又落到脚踝上；他一步步地走出沙滩，小步跑到平台。猪崽子在他上来的时候帮了把忙。与此同时，拉尔夫继续猛吹海螺，吹到林中响起了许多小孩的声音。小男孩朝拉尔夫面前一蹲，快活地仰起头来直望着拉尔夫。等到他肯定地知道他们将一道干点事情时，才流露出一种心满意足的神态，并把他唯一还算干净的指头，一只肉色的大拇指，放进了嘴巴。

猪崽子向他弯下腰去。

“你叫什么名字？”

“约翰尼。”

猪崽子喃喃自语着这个名字，随后大声地说给拉尔夫听，而后者毫无兴趣，因为他还在使劲地吹海螺。拉尔夫紫涨着脸，为吹出这种

巨大的声响而兴奋至极，他的心似乎跳得连敞开的衬衫也在颤动。森林中有片呼喊声越来越近。

海滩上此刻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迹象。左右伸展开达几英里长、在暑热烟霭底下震颤着的沙滩上，时隐时现着许多人影；一群男孩子经过烫人而无声的海滩，正朝平台赶来。三个不比约翰尼大的小孩子从近得令人吃惊的地方突地冒了出来。他们方才一直在森林里狼吞虎咽地大嚼野果。一个肤色黝黑、不比猪崽子小多少的孩子，拨开一处矮灌木林丛钻出来，走到了平台上，愉快地朝大伙儿笑笑。越来越多的孩子们赶来了。他们从天真的约翰尼身上得到启示，坐等在倒下的棕榈树干上。拉尔夫继续不停地猛吹出短促又刺耳的海螺声。猪崽子则在人群中东走西跑，问名问姓并皱眉蹙额地记着这些名字。孩子们服从猪崽子，就像过去无条件服从带话筒的大人。有些孩子光着身子，提着衣服；还有些半裸着身子，或者多少穿点衣服；有穿各种学校制服：灰色、蓝色、浅黄色的；有穿茄克衫或线衫的；有穿着彩条纹袜子和紧身上衣的；还有戴着各种徽章，甚至格言牌的。在绿荫里横卧着的树干之上，人头济济，头发有褐色的、金黄的、黑色的、栗色的、淡茶色的、鼠灰色的；都在那儿窃窃私语，都睁大着眼睛观察着拉尔夫，猜测着某种事情正在进行。

沿着海滩单独地或三三两两地走来的孩子，越过暑热烟霭至附近沙滩的交接部分就一跃而变得清晰可见。在这儿，孩子们的眼光先被一个在沙滩上舞动着的、黑黑的、蝙蝠样的东西吸引住了，随后才察觉到这之上的身体。原来蝙蝠样的东西是一个孩子的身影，由于垂直的阳光照射而在杂乱的脚步之中缩成的一块斑影。就是当拉尔夫在吹海螺时，他也注意到了最后两个随飘动的黑斑影到达平台的身体。两个脑袋尖尖、长着短麻屑似的头发的男孩，像狗似的趴倒在拉尔夫面前，躺在那里气喘吁吁地露齿而笑。他们俩是双胞胎，长得非常相像，此刻正微笑着；孩子们见了大吃一惊，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双胞胎一块儿呼气吸气，一块儿咧嘴而笑，矮小结实，生气勃

勃。他们俩朝拉尔夫抬起湿润的嘴唇。似乎是因为身上皮肤不够，所以他们的侧影显得模糊、嘴巴张得挺大。猪崽子朝他们弯下身子，他亮闪闪的眼镜对着他们，在阵阵的海螺声中重复着他们两人的名字。

“萨姆埃里克，萨姆埃里克[6]。”

猪崽子一时给弄糊涂了；双胞胎晃着脑袋，指来点去，大伙儿哈哈大笑。

拉尔夫终于停住不吹了，坐在那儿，一只手提着海螺，脑袋低垂在膝盖上。海螺的回声消失了，随后笑声也消失了，一片静谧。

在海滩钻石般闪烁的烟霭中某种黑乎乎的东西正在摸索前来。拉尔夫一眼先见，他注视着，他全神贯注的眼光渐渐把所有孩子的眼光都吸引到那个方向。接着那个东西从烟霭中走到了清晰的沙滩上，这下孩子们才看到黑乎乎的并不全是阴影，却大多是衣服。那东西是一队男孩，他们穿着令人陌生的古怪衣服，排成并列的两行，迈着整齐的步子。他们手里拿着短裤、衬衫，提着各种衣服；但每个男孩都头戴一顶带银色帽徽的黑方帽。他们的身体从喉咙到脚跟都裹在黑斗篷里，左胸前还佩着一个长长的、银色的十字架，每个人的颈部都装饰着丑角服装上用的叠花边领。热带的暑热，翻山越岭，寻找食物，此刻再加上沿着光线强烈得令人目眩的海滩这次大汗淋漓的行军，使他们的皮肤红得就像刚洗过的梅子。管他们的一个男孩穿着一样，不过他的帽徽是金色的。这支队伍离平台约十码远时，他一声令下，队伍停住，在炽热的阳光下他们个个气喘吁吁，汗如雨下，东摇西晃。这个男孩独自往前走来，斗篷轻扬，一跃而上平台，此刻他眼前几乎是一片漆黑，但他仍盯着前面看。

“带喇叭的大人在哪儿？”

拉尔夫觉察到他的眼睛被太阳照得看不清东西，回答道：

“这儿没带喇叭的大人。只有我。”

这男孩走近一点，眼光向下，盯着拉尔夫，同时皱起面孔。看见了一个膝盖上搁着深米色贝壳的金发男孩，这似乎并没有使他满足。他麻利地转过身来，黑斗篷兜着圈圈。

“那么，有没有船呢？”

在拂动着的斗篷里显出他是个大身架的瘦高个儿：黑帽子下露出红头发。他脸上长着鸡皮疙瘩和雀斑，长相难看，但并不带傻样。两只浅蓝色的眼睛向前看着，此刻虽有点沮丧，但又露出正要发怒的样子，或者说随时准备发怒的样子。

“这儿没大人喽？”

拉尔夫在他背后回答：

“没有，可我们正开会呢。来参加吧。”

穿斗篷的男孩们挤得紧紧的队列散了开来。高个子的男孩对他们喊道：

“合唱队[(7)]！立正！”

队员们服从了，但他们疲惫不堪，挤在一起排成一个队列，在阳光下站在那里摇来晃去。其中也有一些开始小声抱怨起来：

“可是，梅瑞狄。请问，梅瑞狄……我们可不可以……？”

就在那时，一个男孩突然噗的一声合脸倒在沙滩上，队伍一下子乱了套。他们把摔倒在地的男孩抬到平台上，让他躺下。梅瑞狄瞪着眼，无可奈何地说：

“那好吧。坐下。由他去。”

“可是，梅瑞狄。”

“他老是晕倒，”梅瑞狄说，“在直布罗陀晕倒；在亚的斯亚贝巴晕倒；而且在晨祷时还晕倒在指挥身上呢。”

这最后一句行话引起了合唱队员的一阵窃笑，他们像一群黑鸟似的栖息在横七竖八的树干上，很感兴趣地观察着拉尔夫。猪崽子没敢再问名字。这种整齐划一所产生的优越感，还有梅瑞狄口气中毫不客气的权威性，把他给镇住了。他畏畏缩缩地退到拉尔夫的另一边，拨弄起自己的眼镜。

梅瑞狄转向拉尔夫。

“一个大人也没有吗？”

“没有。”

梅瑞狄坐在树干上环顾着四周。

“那么我们只好自己料理自己的事情了。”

在拉尔夫的另一边感到安全了一点的猪崽子怯生生地说道：

“就为这，拉尔夫才召开这个会，来决定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已经晓得了一些名字。那是约翰尼。那两个——他们是双胞胎，萨姆和埃里克。哪个是埃里克——？你？不——你是萨姆——”

“我是萨姆——”

“我是埃里克。”

“最好大家报报名字，”拉尔夫说道，“我叫拉尔夫。”

“我们已经知道大部分人的名字了，”猪崽子说。“刚知道这些名字。”

“小孩儿的名字，”梅瑞狄说。“为什么偏要叫我杰克？我叫梅瑞狄。”

拉尔夫很快地朝他转过身来。听得出这是一种自己会拿主意的口气。

“还有，”猪崽子继续说道，“那个男孩——我忘了——”

“你够啰嗦了。”杰克·梅瑞狄说。“闭嘴，胖子。”

一阵大笑。

“他可不叫胖子，”拉尔夫喊道，“他名叫猪崽子！”

“猪崽子！”

“猪崽子哟！”

“嗬，猪崽子哟！”

响起了暴风雨般的笑声，甚至连最小的孩子也在笑。片刻之间除猪崽子以外，其他男孩子们都连成一气，猪崽子脸色通红，耷拉着脑袋，又擦起眼镜来。

笑声总算平息了下去，又继续点名。在合唱队的男孩里一直粗俗地龇牙咧嘴的那个是莫里斯，他的个儿仅次于杰克。还有个谁也不认识的鬼头鬼脑的瘦个子男孩，他老一个人呆着，一副躲躲闪闪、偷偷摸摸的样子。他喃喃地说完他的名字是罗杰，又一声不吭了。还有比尔、罗伯特、哈罗德、亨利等等；才晕倒过，现在靠着一根棕榈树干坐着的那个合唱队男孩，脸色苍白地朝拉尔夫微笑，说自己叫西蒙。

杰克说话了。

“咱们该想定一个办法，想想怎么才能得救。”

一阵嘁嘁喳喳之声。一个叫亨利的小男孩说他要回家。

“住口，”拉尔夫漫不经心地说着。他举起海螺。“我觉得该有个头儿来对某些事情下决定。”

“一个头儿！一个头儿！”

“我该当头儿，”杰克骄矜地说，“因为我是合唱队的领唱，又是领头的。我会唱升C调。”

又是一阵闹哄哄的声音。

“那好吧，”杰克说，“我——”

他踌躇不定了。后来那个叫罗杰的、黑黝黝的男孩动弹一下，讲话了。

“大伙儿投票表决。”

“对呀！”

“选一个头儿！”

“大伙儿选——”

这场选举的游戏几乎像海螺那样令人开心。杰克开始反对，但是希望有个头的要求已经变成一场选举，而且拉尔夫本人也大声表示赞同。没有一个男孩能找得出充分的理由来解释这种现象；猪崽子感到情况已经明摆在那里，头头非杰克莫属。然而，拉尔夫坐在那里，身上有着某种镇定自若的风度，与众不同：他有那样的身材，外貌也很吸引人；而最最说不清的，或许也是最强有力的，那就是海螺。他是吹过海螺的人，现正在平台上坐等着大家选他，膝盖上安安稳稳地搁着那碰不起的东西，他就是跟大家不同。

“选那个有贝壳的。”

“拉尔夫！拉尔夫！”

“让那个有喇叭似的玩意儿的人当头。”

拉尔夫举起一手以示安静。

“好了。谁要杰克当头？”

合唱队以一种沉闷的服从举起了手。

“谁要我当？”

除合唱队、猪崽子以外，其余的人都立刻举起了手。随后猪崽子也勉强举起了手。

拉尔夫点着数。

“那我当选头头了。”

孩子们鼓起掌来，甚至连合唱队员也拍起手来；杰克恼羞成怒，脸红得连雀斑都看不见了。他刷地站立起来，接着又改变主意坐下；与此同时，闹哄哄的声音仍在继续。拉尔夫瞧着杰克，急于表示点意思。

“合唱队归你，当然。”

“他们确能组成一支队伍——”

“或当猎手——”

“他们可以当——”

杰克红涨的脸色渐渐恢复了正常。拉尔夫又挥手示意安静。

“杰克负责管合唱队。他们可以当——你要他们当什么？”

“猎手。”

杰克和拉尔夫互相微笑着，两人都带着一种羞怯的好感。其余的男孩迫不及待地讲起话来。

杰克站起身。

“好了，合唱队，脱掉你们的外套。”

就像下课一样，合唱队的男孩子一立而起，一面叽叽喳喳地说着话，一面把黑斗篷堆在草地上。杰克把自己的衣服往拉尔夫身旁的树干上一撂。满是汗水的灰短裤紧贴在他身上。拉尔夫不无钦佩地看看他们，杰克注意到了拉尔夫的眼光，解释道：

“刚才我正要爬过那座小山，想知道四周有水围着没有。可你的海螺声把我们给召来了。”

拉尔夫微笑着，他举起海螺以示安静。

“大伙儿听着。我得有时间把事情好好想想。我没法对一件事情立刻决定该怎么办。如果这不是个岛，咱们可能马上就会得救。所以咱们得决定这是不是一个岛。大家都必须呆在这儿附近，别走开。我们三个——要去多了就会把事情搞糟，还会互相丢失——我们三个先去摸摸底，把事情弄弄清楚。我去，还有杰克，还有，还有……”

他环顾着四周一张张急切的面孔。挑选的余地很大。

“还有西蒙。”

西蒙周围的男孩吃吃地笑了，于是他站起来，也微微笑了。西蒙因发晕而苍白的脸色已恢复了正常，不难看出，他虽瘦小，却是个挺精神的小男孩。从披散下来的、又黑又粗又乱的头发下露出炯炯的目光。

他朝拉尔夫点点头。

“我去。”

“还有我——”

杰克嗖地从身后的刀鞘里拔出了一把相当大的刀子，一下子捅进了树干。响起了一阵窃窃私语声，随后又平静下来。

猪崽子嚷嚷道：

“我也要去。”

拉尔夫向他转过身去。

“这种事你干不了。”

“我反正要去——”

“我们用不着你，”杰克直截了当地说。“三个尽够了。”

猪崽子的眼镜一闪一亮。

“他刚找到海螺那阵子我就跟他在一起。我早就跟他在一块儿，比谁都早。”

杰克和别的孩子们对这点毫不理会。眼下大伙儿已经散开。拉尔夫、杰克和西蒙从平台上一跃而下，沿着沙滩走过洗澡的水潭。猪崽子跌跌撞撞地紧跟在他们身后。

“要是西蒙在咱俩当中走，”拉尔夫说道，“那咱们就可以在他头顶上讲话。”

三个孩子加快了脚步。这就使得西蒙不得不时时加快步子跟上他们。不一会儿拉尔夫停住脚转身看看猪崽子。

“瞧。”

杰克和西蒙装作什么也没注意到，继续赶路。

“你不能来。”

猪崽子的眼镜又蒙上了一层雾气——这回还带着一种蒙羞受辱的感觉。

“你告诉了他们。我说了以后还告诉他们。”

他满脸通红，嘴巴颤动着。

“我说过我不要——”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关于称呼我猪崽子的事。我说过只要他们不叫我猪崽子，别的我就不在乎；我还说别告诉人，后来你就一下子说了出去——”

两个孩子都不响了。拉尔夫恍然大悟地瞧着猪崽子，看出他的感情受到伤害，正气得要命。拉尔夫犹豫不决，到底是道歉一声好，还是干脆火上浇油。

“叫你猪崽子总比叫胖子好，”拉尔夫最后说，带着一种真正领导派头的直率说道，“不管怎么样，要是你感到不高兴，我为此而抱歉。好了，回去吧，猪崽子，去点名。那是你的活儿。回头见。”

拉尔夫转身去追另外两个。猪崽子停住脚，双颊上的怒容慢慢地消失了。他往后朝平台方向走去。

三个男孩在沙滩上轻快地走着。海潮平平，一长条布满海藻的海滩坚硬得几乎像条路。孩子们感觉到一种魅力扩展到他们和周围景色之上，为此兴高采烈。他们互相顾盼，大声嬉笑，说个不停，可谁也没有把别人的话听进去。气氛明朗而欢快。拉尔夫面临着对所有这一切作出解释的任务，他来了个拿大顶，又倒了过来。三个孩子刚笑完，西蒙怯生生地触触拉尔夫的手臂；他们又禁不住笑起来。

“前进，”杰克跟着说，“咱们是探险家。”

“咱们要走到岛的尽头，”拉尔夫说道，“到岛角上去转转看。”

“假如这是个岛——”

时近傍晚，烟雾逐渐地散开去。岛的尽头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在形状和感觉上都并不出奇。那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方方的混杂地形，在环礁湖里还坐落着一大块巨石。海鸟正在上头营窝作巢。

“正像一层糖霜，”拉尔夫说，“在粉红色的蛋糕上的糖霜。”

“这个角落没啥转头，”杰克说，“因为根本没有一块大岩石，只有个弧形地段——而且，你们还看得到，山岩乱极了——”

拉尔夫用手遮着太阳光，眼光随着一片巉岩——沿山向上的高高低低的轮廓望去。这一部分的海滩比他们见过的其他部分都更靠近山。

“咱们从这儿爬试试看，”他说。“我倒是认为从这条路上山最方便。这儿丛林植物少点；粉红色的岩石较多。来吧。”

三个男孩开始向上登攀。不知是什么力量把一路上的山石扭曲砸碎，它们七歪八倒，常常是你堆我叠地垒作一团。这山岩最常见的特征是：在一个粉红岩石的峭壁顶上还盖着一大块歪斜的巨石；而在这之上又接二连三地压着石头，直至这一片粉红色的山岩形成一整块，保持着平衡，这一整块岩石穿过迷魂阵似的森林藤蔓凸向晴空。在粉红色的峭壁拔地而起的地方，有不少狭窄的小径逶迤而上。这些小径深陷在一片植物世界之中，孩子们可以面对山岩侧身沿着小径爬上去。

“这种小径是什么东西搞出来的呢？”

杰克停了一下，擦着脸上的汗水。拉尔夫站在他身旁，上气不接下气。

“是人吗？”

杰克摇摇头。

“是动物。”

拉尔夫直盯着黑洞洞的树底下。森林微微地颤动着。

“继续往前走。”

困难倒不在于沿着崎岖的山脊向上登攀，而在于不时地要穿越矮灌木林丛到达新的小路。在这儿，无数藤蔓的根茎紧缠在一起，孩子们不得不像穿针引线似的在其中前进。除开褐色的地面和偶尔透过树叶闪现的阳光，他们唯一的向导就是山坡的倾斜趋势：看那些四周长满粗大藤蔓的洞穴，是不是这一个高于那一个。

孩子们渐渐地、想方设法地向上攀爬着。

他们陷在这些乱糟糟的缠绕植物之中，在可以说是最困难的时候，拉尔夫目光闪闪地回顾着另两个。

“真带劲。”

“好极了。”

“没话说。”

他们并没有显而易见的理由该这样高兴。三个人全都热得要死、脏得要命、筋疲力尽。拉尔夫身上给划得一塌糊涂。藤蔓有大腿那么粗，缠绕在一起，仅留有很小的间隙，只好钻过去。拉尔夫试着叫了几声，他们所听到的只是低沉的回音。

“这才是真正的探险。”杰克说道。“我敢打赌，以前这儿准没人来过。”

“咱们该画张地图，”拉尔夫说，“可就是没纸。”

“咱们可以往树皮上划，”西蒙说道，“再使劲把黑的东西往里嵌。”

在暗淡的光线中，三人眨着亮闪闪的眼睛，进行着严肃的交流。

“真带劲。”

“好极了。”

这儿可没地方拿大顶了。这次拉尔夫表达激情的方式是装作要把西蒙撞倒；一会儿他们就在幽暗的树丛底下喘着粗气，乐成一团。

互相分开以后，拉尔夫先开了口。

“得再走喽。”

从藤蔓和树丛出去，下一个粉红色的花岗岩峭壁还在前面，离这儿隔着一段路，因而孩子们可以沿着小路小步往上跑。这条小路又通向更开阔的森林，他们得以在这当中瞥见一望无际的大海。骄阳毫无

遮拦地照在小路上，阳光晒干了在黑暗和潮湿的暑热中浸透了他们衣服的汗水。通向山巅的最后一段路看上去就像在粉红岩石上的蔓草，蜿蜒而上，却不再投入黑暗之中。孩子们择路穿越狭隘的山路，翻过碎石砂砾的陡坡。

“瞧哪！瞧哪！”

在岛的这一端的高处，四散的岩石隆起着，有的像草垛，有的像烟囱。杰克依傍着的那块大石头一推就动，发出刺耳的轧轧声。

“前进——”

但不是“前进”到山顶去。突击顶峰还必须留待三个孩子接受如下的挑战以后：前面横着一块像小汽车那样大的岩石。

“嗨哟！”

岩石摇来摇去，跟上了节拍。

“嗨哟！”

摆动的幅度增大了，越来越大，直到逼近能维持平衡的临界点——来一下——再来一下——

“嗨哟！”

那块大石头在一个支点上摇动，晃晃荡荡，决然一去不返，它越过空中，摔下去，撞击着，翻着筋斗，在空中蹦跳着，发出深沉的嗡嗡声，在森林的翠顶上轰地砸出一个大洞。回声四起，鸟儿惊飞，那儿弥漫着白色的、粉红色的尘灰。远处再下面的森林震颤着，仿佛有一个发怒的恶魔经过，然后海岛又平静下来。

“真带劲！”

“真像一颗炸弹！”

“喂——啊——呜！”

他们足有好几分钟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终于又离开这地方朝前走。

通向山顶的路之后就容易了。当他们离山顶还有最后一段路时，拉尔夫在原地停了下来。

“天哪！”

他们正处在山侧的一个圆山谷边上，确切点说是半圆的山谷边上。这儿开满了蓝蓝的野花——一种岩生植物；溢流顺着口子垂荡下去，水沫乱溅地落到森林的翠顶上。空中满是翩翩飞舞，忽上忽下的各种彩蝶。

从圆山谷再往前一点就是方方的山头，不一会儿他们就已站在山顶上了。

在登上山顶以前他们就猜到了这是个岛：因为在粉红色的岩石中向上爬时，两侧都是大海，高处的空气极其明澈，孩子们凭某种本能就意识到四面都是大海。可他们感到，似乎等站到山顶上，并可以看到圆环状的海平线时，再来下这个最后的结论更合适些。

拉尔夫回头对另两个说：

“这个岛是属于咱们的。”

海岛有点儿像船：他们所立之处地势隆起，他们身后参差不齐的地形下延到海岸。两边都是各种各样的岩石、峭壁、树梢，山坡很陡；正前方，在船身的范围之内，地形下降的坡度稍稍缓和一些，遍地覆盖着绿树，有的地方露出粉红色的岩石；再过去是岛上平坦而浓绿的丛林，延伸下去，最后以一块粉红色的岩石而告终。就在这个岛渐渐消失在海水的地方，有着另外一个岛：几乎是同海岛分开的一块像城堡似的岩石矗立着，隔着绿色的海面与孩子们相对，像一个险阻的粉红岩石的棱堡。

孩子们俯瞰着这所有的一切，随后放眼大海。他们站得高高的；下午已经过去，而景象仍很清晰，并没有受到烟霭的干扰。

“那是礁石呢。一座珊瑚礁。我见过这样的图片。”

这礁石从两三个方向环绕着小岛，它们位于一英里之外的海中，跟现在被孩子们看作是他们的海滩相平行。珊瑚礁在海中乱散着，就好像一个巨人曾弯腰要为海岛的轮廓划一条流动的白粉线，可还没来得及划好就因累而作罢。礁石内侧：海水绚烂、暗礁林立、海藻丛生，就像水族馆里的生态展览一样。礁石外侧是湛蓝的大海。海潮滚滚，礁石那边拖着长长的银白色的浪花泡沫，刹那间他们仿佛感到大船正在稳稳地后退着。

杰克指着下面。

“那是咱们登陆的地方啊。”

在瀑布和峭壁之外，树林中有一道明显的缺口：那是断树残干，往后延伸，在孤岩和大海之间只剩下一抹棕榈。也正在那儿，突入环礁湖的是那块高出的平台，周围有小虫似的人影在动来动去。

拉尔夫从他们所站的平地朝斜坡方向往下看去，约略看到一条曲折的线，那是一条溪谷，它穿过野花，盘旋直下到一块岩石，孤岩就从那里开始。

“这条路回去最快。”

孩子们眼睛闪闪发亮，兴奋得合不拢嘴，他们凯旋了，品尝着占有的欢乐。他们精神振奋，全是好朋友。

“没有村烟，也没有船只，”拉尔夫聪明地说。“咱们以后会吃准这点；可我认为这个岛没人住。”

“咱们要找吃的，”杰克叫道。“打猎。抓猎物……等到有人找到咱们为止。”

西蒙瞧瞧他们俩，什么也没说，可一个劲地直点头，弄得黑头发前后乱甩：他脸上容光焕发。

拉尔夫俯瞰着没有礁石的另一个方向。

“还要陡呢，”杰克说。

拉尔夫用手做成一个倒放着的杯子的形状。

“那下面有一小片森林……山把那片森林抬高了。”

满山遍野都长着树木——各种野花和乔木。此刻森林骚动起来，萧声阵阵，此起彼伏。附近成片的岩生野花拂动着，一会儿微风就带着凉意吹到了他们的脸上。

拉尔夫伸开双臂。

“全是咱们的。”

孩子们在山上欢笑着、翻着筋斗、大声嚷嚷。

“我饿了。”

西蒙一提起饿，别的孩子倒也感到了这点。

“走吧，”拉尔夫说道。“咱们已经弄清楚想要了解的事情了。”

他们翻过一道岩石斜坡，落到一片野花丛中，又在树木下找路前进。他们在那块地方停了下来，好奇地观察着四周的矮灌木丛。

西蒙先开了口。

“像蜡烛。蜡烛矮树。蜡烛花蕾。”

矮灌木丛是墨绿的常青树，芳香扑鼻，好多光滑的绿色花蕾叠着花瓣朝向阳光。杰克拿刀一砍，香沫四溅。

“蜡烛花蕾。”

“你又不能拿花蕾点燃，”拉尔夫说。“它们只是看上去像蜡烛。”

“绿蜡烛，”杰克鄙弃地说，“咱们又不能吃这些玩意儿。走吧。”

孩子们又开始进入密密的森林，他们拖着疲乏的步子扑通扑通地行走在一条小径上，突然听见一阵噪声——短促刺耳的尖叫声——以及蹄子在小路上沉重撞击之声。他们越往前推进，尖叫声越响，最后变成一阵阵声嘶力竭的狂叫。他们发现一头小野猪被厚厚的藤蔓所缠住，它恐怖万分，发疯似的朝四下挣扎着，发出持续的尖细的叫声。三个孩子冲上前去，杰克还拔出刀子挥舞起来。他在空中高举手臂。随后停了一下，一个间隙，小野猪继续狂叫，藤蔓在猛烈地抽动着，杰克粗骨骼的手臂挥来挥去、刀刃闪亮。这次不长的停顿使孩子们意识到要是小野猪向下冲去，力量是会很大的。接着小野猪挣脱了藤蔓，急忙奔进矮灌木林丛。只剩下孩子们面面相觑，看着那恐怖的地方。杰克的脸苍白得更衬出雀斑来。他觉察到自己还高举着刀子，便垂下手臂把刀身插入鞘内。一时他们全都羞愧地笑起来，又开始爬回原来的小径。

“我正在选地方，”杰克说。“我正等机会拿主意往哪儿下手。”

“你该用刀戳下去，”拉尔夫狂热地说道。“人们老是说杀猪的事。”

“割猪的喉咙放血，”杰克说，“要不就吃不成肉。”

“那你为啥不——？”

孩子们很清楚他为啥没下手：因为没有一刀刺进活物的那种狠劲；因为受不住喷涌而出的那股鲜血。

“我正要，”杰克说。他走在头里，另两个看不到他的表情。“我正在找地方。下一回——！”

他一把从刀鞘里拔出刀子，猛地砍进一棵树的树干。下一回可不发善心了。他狂野地环顾着四周，挑战似的看看有谁反驳。随后他们一下跑进了阳光里，不一会儿就边忙着找东西吃，边顺着孤岩走向平台去开会了。

---

(1)海洋上被珊瑚礁所包围的水面。

(2)原文为the Home Counties，指伦敦附近各郡。

(3)原文flinked，系作者所臆造的一个词。意谓flicker（摇曳），flick（轻弹声）和blink（闪烁）等词义的综合。

(4)原文Piggy，意谓小猪。

(5)原文wubber，系作者臆造，拟声。

(6)即Sam and Eric（萨姆和埃里克）双胞胎两人名字的共同的简称。

(7)原文choir，即教堂里的唱诗班。

第二章　山上之火

拉尔夫一吹完海螺，平台已挤得满满的。这次聚会跟上午举行过的那次不同。下午的阳光从平台的另一侧斜射进来，大多数孩子在感到灼人的阳光的威力时已经被晒得很厉害，他们穿上了自己的衣服。而合唱队，引人注目地不那么像一个团体，仍将斗篷扔在一边。

拉尔夫坐在一根倒下的树干上，左面朝着太阳。他的右面是合唱队的大多数成员；他的左面是这次疏散前互不相识的稍大的孩子；他的前面是蹲坐在草地上的小孩子们。

此刻静了下来。拉尔夫把带粉红斑点的米色贝壳提到自己的膝盖上，一阵突如其来的微风轻轻吹过平台。他吃不准站好还是坐好。他侧眼朝左面、朝洗澡的那个水潭方向瞧瞧。猪崽子就坐在身边，并没有给他出主意。

拉尔夫清清嗓子。

“那就这样吧。”

他随即发现自己能顺顺当当地说下去，解释清自己必须说的话。他一手捋捋自己金黄的头发，一面说道：

“我们在一个岛上。我们几个到过山顶，看到四面都是海水。我们没看到房子和炊烟，也没看到足迹、船只和人。我们是在一个没人居住的荒岛上，这岛上没别人。”

杰克插嘴说：

“我们得有一支队伍——去打猎。猎野猪——”

“对呀。这岛上有野猪。”

他们三人全都忙着试图转达一种感受，一种看到过肉色有生命的东西在藤蔓中挣扎的感受。

“我们看见——”

“吱喳乱叫——”

“它逃脱了——”

“我还没来得及下手——但是——下一回！”

杰克把刀猛劈进一枝树干，挑战似的朝四下瞧瞧。

会议又继续下去。

“大家知道，”拉尔夫说，“咱们需要有人去打猎、去弄肉。还有件事。”

他举起了膝盖上的贝壳，环顾着一张张光影斑驳的面孔。

“一个大人也没有。咱们只好自己照顾自己。”

会上一片唧唧喳喳，随之又静下来。

“还有件事。咱们不能许多人同时发言，必须像在学校里那样来个‘举手发言’。”

他把海螺举到面前，打量着海螺嘴。

“谁要发言我就给他拿海螺。”

“海螺？”

“这贝壳就叫海螺。我把海螺给下一个要发言的。他就拿着海螺说话。”

“可是——”

“瞧——”

“谁也不可以打断他的发言，我除外。”

杰克站起身。

“咱们要作些规定！”他激动地高叫道。“规定许多条！谁要是破坏这些条条——”

“喂——哦！”

“真带劲！”

“好啊！”

“干吧！”

拉尔夫感到有谁从他膝上拿起海螺。接着猪崽子站了起来，兜着那只米色的大贝壳站在那儿，欢叫声静了下去。杰克还站着，疑惑不定地瞥了拉尔夫一眼，后者却在笑嘻嘻地轻拍着一根圆木。杰克只好坐了下来。猪崽子一面取下眼镜朝衬衫上擦擦，一面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与会者。

“你们在妨碍拉尔夫。你们不让他抓住最重要的事情。”

他停顿一下以引起大家的重视。

“谁知道咱们在这儿？呃？”

“在飞机场会有人知道。”

“带喇叭那东西的大人——”

“我爸爸。”

猪崽子又戴上眼镜。

“没人知道咱们在什么地方，”猪崽子说道。他的脸色更加苍白，呼吸急促。“他们大概知道咱们要上哪儿；大概不知道。但是他们不知道咱们现在哪儿，因为咱们根本没到过目的地。”他张口结舌

地瞧了大家一会儿，然后摇晃着身子坐下。拉尔夫从猪崽子手里接过了海螺。

“我打算说的就是这个，”他接着说，“当你们全都，全都……”他注视着大伙儿全神贯注的表情。“飞机被击落着火了。没人知道咱们在哪儿。咱们可能会在这儿呆老长时间。”

真是鸦雀无声，大家连猪崽子呼哧呼哧的呼吸声也能听见。阳光斜射进来，半个平台都铺满了金色的阳光。环礁湖上的轻风一阵紧接一阵，就像追逐着自己尾巴的小猫，夺路越过平台，窜进森林。拉尔夫把垂在前额上的一绺金发往后一捋。

“那咱们只好在这儿呆老长时间了。”

没人吱声。拉尔夫突然咧嘴笑起来。

“可这个岛真不赖啊。我们——杰克、西蒙和我——我们爬过山。这个岛好极了。有吃有喝的，还有——”

“各种山岩——”

“蓝蓝的野花——”

猪崽子有点儿恢复过来了，他指指拉尔夫手里的海螺，杰克和西蒙不响了。拉尔夫继续说道：

“咱们在岛上等的时候可以玩个痛快。”

他狂热地作着手势。

“就像在书里写的一模一样。”

一下就爆发出一阵喧嚷声。

“金银岛[1]——”

“燕子号人和亚马逊号人[2]——”

“珊瑚岛[3]——”

拉尔夫挥舞着海螺。

“这是咱们的岛。一个美好的岛。在大人找来之前，咱们可以在这儿尽情玩耍。”

杰克伸手拿了海螺。

“有野猪，”他说。“有吃的；沿那边过去的小溪里可以去洗澡——样样都不缺。还有人发现别的东西吗？”

他把海螺递还给拉尔夫，坐了下来。显然没人发现别的东西。

稍大的孩子们注意到了一个小孩意见相反。有群小孩怂恿他出来，可他不肯。这个小孩是个小不点儿，小得像只虾米，约摸六岁，一侧的面孔由于一块紫红的胎记而模糊不清。此刻他站着，被众目睽睽的眼光盯得不知所措，他用一只脚趾头往下钻弄着粗壮的野草。他嘟嘟哝哝，几乎要哭了出来。

别的小孩低声嘟哝着，可态度全挺严肃，他们把他推向拉尔夫。

“好吧，”拉尔夫说道，“那就来说吧。”

小男孩心慌意乱地四下张望着。

“快说吧！”

小男孩伸出双手去拿海螺，与会的孩子们大笑大嚷起来；他马上缩回双手，哭开了。

“让他拿海螺！”猪崽子喊道。“让他拿！”

拉尔夫示意他拿起了海螺，可随之一阵笑声淹没了小男孩的声音。猪崽子跪在他身边，一手按在大海螺上，听他讲，并向其余的人作出解释。

“他要知道你们打算拿蛇样的东西怎么办。”

拉尔夫笑了，别的孩子也跟着笑了。小男孩蜷曲着身体缩作一团。

“给我们讲讲蛇样的东西。”

“现在他说那是只小野兽。”

“小野兽？”

“蛇样的东西。好大好大。他见过。”

“在哪儿？”

“在林子里。”

不知是飘荡的微风，还是西下的夕阳，给树木底下带来了阵阵的凉意。孩子们感到了这点，骚动起来。

“在这么大小的岛上不可能有小野兽、蛇样的东西，”拉尔夫好心地解释道。“只有在大地方，要么像非洲、要么像印度，才找得到那种东西。”

一阵喃喃细语声；接着是一阵庄重的点头。

“他说小野兽在黑暗中出来。”

“那他根本就看不见！”

一阵笑声、欢闹声。

“你们听见吗？他说在黑暗中看到了那东西——”

“他还是说见过小野兽。那东西来过又走了，后来又回来，要吃掉他——”

“他在做梦呢。”

哄堂大笑。拉尔夫环顾着四周，看着一张张面孔，寻求大家的赞同。大点的孩子们赞同拉尔夫；可小孩子中却有不少人表示疑惑，单

靠推理式的保证可说不服他们。

“他准是做恶梦了。因为老在这些藤蔓中跌跌撞撞。”

更庄重的点头；孩子们知道恶梦是怎么回事。

“他说见过野兽、蛇样的东西。他问今晚它会不会再来。”

“可根本没小野兽呀！”

“他说在早上小野兽变成绳子样的东西挂在树枝上，不知道今儿晚上会不会再来。”

“可根本没有小野兽呀！”

此刻却一点笑声都没有了，大伙儿面容肃然地瞧着他。拉尔夫双手捋着头发，又好玩又恼怒地注视着这个小男孩。

杰克一把抢过海螺。

“当然拉尔夫说得对。没有蛇样的东西。但要是真有蛇我们就把它逮住干掉。我们正要去猎野猪，为大伙儿搞点肉。我们也要去打蛇呢——”

“可实在没有蛇呀！”

“我们去打猎时会搞清楚的。”

拉尔夫恼了，一时无法可想。他感到自己面对着某种不可捉摸的东西。而盯着他的眼睛又是那么样的全神贯注，毫无幽默感。

“可实在没有野兽呀！”

拉尔夫不知是什么力量从他内部涌上来迫使他又大声地强调这一点。

“可我告诉你们没有野兽！”

与会者默不吭声。

拉尔夫又举起海螺，他一想到自己接下去要说的话，心情又好了起来。

“现在咱们来讨论最重要的事情。我一直在考虑。就是在我们几个爬山时也在想。”他向另外两个会意地咧嘴笑笑。“刚才在海滩上也在想。我想的就是，咱们要玩，还要得救。”

与会者表示赞同的热情呼声像热浪那样冲击着他，他一时断了话头，想了想后又说：

“咱们要得救，当然咱们会得救。”

响起了一派喧闹声。这种只是出于拉尔夫的新的权威，并非有什么根据的直率的断论，却给大家带来了光明和欢乐。拉尔夫不得不挥舞海螺以示安静，让大伙儿继续听他说。

“我父亲在海军里。他说已经没什么岛屿是人们所不知道的了。他说女王有个大房间，里面全是地图，世界上所有的岛都画在那上面。所以女王一定会有这个岛的地图的。”

又响起了一片欢天喜地的声音。

“早晚会有船派到这儿。说不定还是我爸爸的船呢。大家等着，早晚咱们总会得救。”

他停顿一下，以示强调。与会者因他的话而产生一种安全感。他们本来就喜欢拉尔夫，而现在更尊敬他了。大伙儿自发地开始拍手叫好，一会儿平台上就响彻了掌声。拉尔夫一阵脸红，他侧眼看到猪崽子毫不掩饰的钦羡之情，而在另一侧看到杰克在嘻嘻地傻笑，表现他也知道怎么鼓掌。

拉尔夫挥挥海螺。

“停下！等一等！听我说！”

他在安静的气氛中得意扬扬地继续说道：

“还有件事。咱们有办法帮助他们找。船只经过岛的附近时，船上的人不一定会注意到咱们。因此必须在山顶上升起烟来。咱们一定要生堆火。”

“一堆火！生一堆火！”

一半孩子立刻站了起来。杰克在当中鼓噪着，也不记得拿海螺了。

“来吧！跟我来！”

棕榈树下的一片空地充满了噪声，孩子们跑动起来。拉尔夫也站了起来，大叫安静，可没人听他。人群一下子都跑向岛的一端，一窝蜂地跑了——跟着杰克跑了。甚至连小小的孩子们也跑起来，踩着断枝落叶，使劲地跑着。留下拉尔夫拿着海螺，此外就只剩下了猪崽子。

猪崽子的呼吸几乎已经完全恢复正常。

“一群小孩儿！”他轻蔑地说。“一举一动真是像一群小孩儿！”

拉尔夫犹豫不决地看着猪崽子，把海螺搁到树干上。

“我打赌是吃茶点的时候了，”猪崽子说。“真不知他们跑到那山上去想干什么？”

他颇带敬意地抚摸着海螺，随后停下来抬头仰望。

“拉尔夫！嘿！你上哪儿？”

拉尔夫已经爬上了孤岩的第一层断裂面。他前面老长一段路都响着孩子们咔嚓咔嚓地踩着枝叶的声音和欢笑声。

猪崽子带着很不满的眼光看着他。

“像一群小孩儿——”

他叹了口气，弯下腰系紧鞋带。蜂拥而去的人群中的噪声随着他们上山而渐渐消逝。然后，猪崽子带着一种长者不得不跟上孩子愚蠢的胡闹而作出牺牲的表情，他捡起海螺，转向森林，开始择路翻过高低不平的孤岩。

山顶的另一侧之下有片平坦的森林。拉尔夫无意中又做了个倒放着的杯子的手势。

“那下面咱们要多少柴火就有多少。”

杰克点点头，用牙齿咬住下嘴唇。在山的较陡峭的一侧，在他们脚下约一百英尺处开始，有块地方好像已经特地设计好来放燃料似的。在潮湿的暑压之下，树木缺乏足够的泥土，没法长足，过早地倒下腐烂了：藤蔓盘缠，在底下托着枯树，新的树苗夺路而长。

杰克转向已经站好的合唱队。他们戴着的黑帽子滑向一侧，盖住一只耳朵，就像戴着贝雷帽。

“咱们要搞一个柴火堆。来吧。”

他们找出最恰当的下坡路，开始用力地拖拉枯树残枝。已到山顶的小孩子们也跟着滑了下来，除了猪崽子一人以外，人人都在忙碌。大多数的树木都已腐烂不堪，一拉就碎，木屑四飞，还有纷扬的树虱和烂物；可也有些树干被原根拉出来。双胞胎萨姆和埃里克先找到一根可能会是原根的圆木，但他们搬不动，拉尔夫、杰克、西蒙、罗杰和莫里斯也来插手帮忙。接着他们把那棵奇形怪状的枯树一点点抬到岩石上，把它往柴火堆上一倒。每一群孩子都多少加了点，柴火堆越来越高。又一个来回时拉尔夫发现自己正同杰克一块儿扛一根大树枝，他们俩分担着这个重物，不由互相咧嘴而笑。在微风中、在欢叫中、在斜射到高山上的阳光中，再次散发出一种魅力，散发出一种亲密无间、大胆冒险和令人满足的光辉，一种奇妙而无形的光辉。

“真有点吃不消。”

杰克露齿笑着回答：

“咱们俩能扛得动。”

他们俩一块儿竭力扛着树枝，摇摇晃晃地爬上了最后一段陡峭的山路。他们俩一块儿哼着一！二！三！把大树枝砰地扔到大柴火堆上。随后他们俩又洋溢着胜利的欢乐，欢笑着走回去，于是拉尔夫忍不住来了个拿大顶。在他们下面，孩子们仍在干着活，尽管有些小家伙已经没有兴趣，在这片新的森林里寻找起野果来。此刻双胞胎以令人意想不到的聪明，捧着一抱抱枯树叶爬上山来，把叶子倾倒在柴火堆上。感到柴火堆够高了，孩子们一个个都不再回去拿，他们站在粉红色的、嶙峋的山顶石之中。呼吸现在平静了，身上的汗水也干了。

拉尔夫和杰克互相瞅瞅，大伙儿都在他们边上干等着。他们俩滋生起一种惭愧的感觉，也不知道怎么来表示这种心情。

拉尔夫红涨着脸先开了口。

“你来怎么样？”

他清清嗓子继续说：

“你来点火好吗？”

于是尴尬的局面揭开了，杰克的脸也红了。他开始含糊不清地喃喃而语。

“你把两根树枝互相摩擦。你摩擦——”

他瞥了一下拉尔夫，拉尔夫却不打自供了无能，他脱口而出。

“谁有火柴吗？”

“你做张弓，旋动那支箭取火，”罗杰说道。他搓手模仿着，“嘶嘶。嘶嘶。”

一阵微风吹过山来。随之而来的是穿着短裤和衬衫的猪崽子，他小心翼翼地从森林中费力地走了出来，夕照在他的眼镜上反射出一闪一闪的亮光。他胳膊下夹着海螺。

拉尔夫朝他喊道：

“猪崽子！你带火柴了吗？”

别的孩子跟着嚷嚷，山上一片嗡嗡响。猪崽子摇摇头，来到柴火堆旁。

“嗳呀！是你们搞了这么个大堆？是不是？”

杰克突然用手指着，说：

“他的眼镜——拿眼镜作聚光镜！”

猪崽子没来得及脱身就给团团围住了。

“嘿——放我走！”正当猪崽子发出恐怖的尖叫，杰克早一把从他脸上抢走了眼镜。“当心！还我眼镜！我都看不见了！你要把海螺给打碎了！”

拉尔夫用胳膊肘把他推向一边，跪在柴火堆旁。

“站开，别挡光。”

一阵推推拉拉，再加上瞎起劲的大叫大嚷。拉尔夫把眼镜片前前后后，上下左右地移来移去，夕阳的一道亮闪闪的白光落到一块烂木头上。几乎同时升起了一缕轻烟，呛得拉尔夫干咳起来。杰克也跪下轻轻地吹着，于是轻烟飘散开去，接着烟更浓了，终于出现了一小团火苗。在明亮的阳光下开始几乎看不见的火苗卷住了一根细树枝，火越来越大，闪现着灿灿的火光，又蹿上一根树枝，发出噼里啪啦的尖响的爆裂声。火苗越蹿越高，孩子们一片欢腾。

“我的眼镜！”猪崽子号叫着。“还我眼镜！”

拉尔夫从柴火堆旁站开一点，把眼镜塞到猪崽子摸索着的手里。猪崽子的声音慢慢变成了叽里咕噜的自怨自诉。

“弄得这么脏。我戴着连手都看不见——”

孩子们跳起了舞。柴火堆那么朽蚀不堪，现在像引燃物那么干燥，金黄的火焰大口地吞没着一根根大树枝，熊熊的火苗蹿到二十英尺的空中摇来晃去。火堆近处，热浪逼人，微风吹过，带起一条火星。一根根树干在烈火中蜷缩为灰白的余烬。

拉尔夫叫喊道：

“再要柴火！大家全去找柴火！”

此刻生活变成了一场同火的竞赛，孩子们四散奔进了稍在高处一点的森林。要在山上保持一面迎风飘扬的美好的火之大旗已成当务之急，没一个人再顾得上别的。即使连最小的孩子们也拿来小片的木头投进火堆，除非被果子所吸引的。空气流动得稍快一些，成了一股轻风，因此下风头和上风头有了明显的界限。一头空气凉飕飕的，但另一头火堆中冲出灼人的热浪，一瞬间就能把头发都烘得拳曲起来。孩子们感到了习习晚风吹拂在湿漉漉的脸上，停下享受这股清凉，于是便发现自己已精疲力竭。他们扑倒在乱石堆中的阴影里。火苗迅速减弱下去；随后火堆渐渐坍下去了，内中不时地响起一种焦炭的轻轻的爆裂声，一大股火星往上直冲，倾斜开来，随风飘去。孩子们躺在地上，像狗似的喘着粗气。

拉尔夫把搁在前臂上的脑袋抬起来。

“没用啊。”

罗杰不住地往灼热的灰烬中呸呸吐着唾沫。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烟，只有火啊。”

猪崽子已经安安稳稳地坐在两块岩石当中，膝盖上放着海螺。

“咱们没生成火，”他说，“有什么用！像这样烧的火堆咱们又没法维持，再怎么试也不行。”

“胖子你太费心思啦，”杰克鄙视地说。“你只会干坐。”

“咱们用过他的眼镜，”西蒙边说，边用前臂擦擦黑污污的脸颊。“他那样也算帮了忙。”

“我拿着海螺，”猪崽子恼怒地说道。“你们让我发言！”

“海螺在山顶上不算数，”杰克说，“你还是闭嘴吧。”

“我手里拿着海螺。”

“放上青树枝，”莫里斯说道。“那是生烟的最好法子。”

“我拿着海螺——”

杰克恶狠狠地转脸说：

“你闭嘴！”

猪崽子蔫了。拉尔夫从他那儿拿过海螺，环顾了一下周围的孩子们。

“咱们得专门派人看管火堆。要是哪一天有船经过那儿，”——他挥臂指向笔直的海平线——“如果咱们有个点燃的信号，他们就会来带咱们走。还有件事。咱们该再作些规定。哪儿吹响海螺就在哪儿开会。山上这儿同下面那儿都一样。”

大伙儿都同意了。猪崽子张嘴要说，瞥见杰克的眼神，又闭口不言。杰克伸出手去拿海螺，他站起来，乌黑的手小心地捧着易碎的海螺。

“我同意拉尔夫说的。咱们必须有规定照着办。咱们毕竟不是野蛮人。咱们是英国人；英国人干哪样都干得最棒。所以咱们干哪样都

得像个样。”

他转向拉尔夫。

“拉尔夫——我将把合唱队——我的猎手们拆散开来，也就是说——分成小组，我们负责看管生火堆的事——”

这样的慷慨大度引起了孩子们一阵喝彩之声，杰克因此咧嘴笑看着大家，随后挥动海螺以示安静。

“我们现在就让火烧完它。反正晚上有谁会看到烟呢？而且，我们只要喜欢，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再把它生起来。奥尔托斯——这星期你来管生火；下星期再增加到三个人——”

与会者庄重地一致同意。

“而且我们还要负责设一个观察哨。要是我们看到那儿有船，”——大伙儿顺着杰克臂骨粗突的手臂所指的方向望过去——“我们就把青树枝放上去。那时烟就更浓了。”

大家目不转睛地直盯着深蓝的海平线，似乎那儿随时都可能出现一个小小的船影。

西下的夕阳就像一滴燃烧着的金子，一点点滑向海平线。当阳光和温度趋弱之际，他们几乎同时觉察到了傍晚姗姗来临。

罗杰拿起海螺，神色沮丧地环顾着大伙儿。

“我一直盯着海看。连船的影子也没有。多半咱们压根儿别想得救了。”

一阵嘁嘁喳喳的咕哝之声，然后又是一片静寂。拉尔夫取回了海螺。

“我以前说过咱们会得救的。咱们只要等着就行了。”

猪崽子勇敢地、怒气冲冲地拿过海螺。

“那就是我说的！我说过开会呀，还有别的事呀，可随后你们都要我住口——”

他的嗓门越来越响，变成了一种道德上的责问，变成了一种哀诉。大伙儿骚动起来，开始轰他下去。

“你们说要一个小火堆，结果给弄了个像干草堆那样的大堆。要是我说什么，”猪崽子以一种认识到无情现实的痛苦表情叫喊道，“你们就说住口住口，可要是杰克、莫里斯或西蒙——”

他愤激得说不下去，站在那里，眼光越过他们，俯视着山的冷漠的一侧，直看到他们刚才找到枯树残枝的那块美好的地方。随后猪崽子怪笑起来，大伙儿则沉默下去，惊诧地瞧着他那闪光的眼镜。他们顺着他那专注的眼光看去，想发现这带敌意的冷笑究竟是什么意思。

“你们确实有了小火堆呢。”

从枯死或将要枯死的树木上垂下的藤蔓中，正到处冒出烟来。他们看到，在一缕烟的底部出现了一闪一亮的火光，随后烟越冒越浓。小小的火苗在一株树干上颤动着，又悄悄地爬过簇叶和灌丛蔓延开去，火势在不断增强。一条火舌舔到另一根树干，像欢快的松鼠攀缘直上。烟正在扩大，它泄漏出来，滚滚朝外。火之松鼠借着风势，跃攀上一棵挺立的树木，又从上往下吞食着。在黑魆魆的树叶和浓烟形成的天盖之下，遍地的大火紧贴地面抓住森林张口吞噬。成片的黑黄色的浓烟不断地滚滚涌向大海。看着熊熊的烈焰，看着它不可抗拒地向前的势头，孩子们爆发出一阵阵尖叫声，一阵阵激动的欢呼声。火焰仿佛凶禽猛兽，像美洲豹似的腹部贴地匍匐前进，接着扑向一排桦树似的小树苗——密布在粉红色的岩石露头上的小树苗。大火扑闪着向当道的树木蔓延，树上的枝叶随火而化。火势中心的烈焰轻捷地跃过树木之间的间隙，然后摇曳而行，兀地一闪就点燃了一整排树木。孩子们欢呼雀跃，在他们的下面，四分之一平方英里的一块森林发狂

似的冒着浓烟烈焰，十分凶恶可怕。一阵阵毕毕剥剥的火声汇成了似乎要震撼山岳的擂鼓似的隆隆声。

“你们总算有了自己的小火堆。”

孩子们的情绪在低落下去，大家默不作声，他们对自己释放出的那种力量开始产生一种敬畏感，拉尔夫吃惊地意识到这一点。这种想法和惧怕使他勃然大怒。

“哼，住口！”

“我拿着海螺，”猪崽子以受到挫伤的口气说道。“我有权发言。”

大伙儿看着他，以一种对所看到的东西毫无兴趣的眼光看着他，他们竖起耳朵倾听着擂鼓似的隆隆火声。猪崽子胆怯地瞥一眼那可怕的大火，把海螺紧兜在怀里。

“现在只好让那林子烧光了。那可是咱们的柴火呢。”

他舔舔嘴唇。

“咱们什么法子也没有。咱们应该更当心一点。我真怕——”

杰克的视线移开火海。

“你老是怕呀怕呀。唷——胖子！”

“我拿着海螺，”猪崽子脸色苍白地说。他转向拉尔夫。“拉尔夫，我拿着海螺，是不是？”

拉尔夫勉强地转过身来，还留恋着既光彩夺目又令人畏惧的景象。

“怎么啦？”

“海螺。我有权发言。”

双胞胎一起咯咯地发笑。

“我们要烟火——”

“瞧哪——”

一股烟幕延伸出岛外达数英里之遥。除了猪崽子以外，所有的孩子都吃吃地笑开了；一下子他们又笑又叫，兴高采烈。

猪崽子冒火了。

“我拿着海螺！你们听着！咱们该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在那下面，在海滩边造几间茅屋。夜里在那下面可冷呢。但拉尔夫刚说个‘火’字，你们就扯开嗓门儿，乱叫乱嚷地爬到这儿山上来。就像一帮小孩儿！”

大家听着他那激烈的长篇大论。

“要是你们不肯急事先办、合理行动，又怎么能盼望得救呢？”

他取下眼镜，作了个好像要放下海螺的姿势；但是大多数大孩子朝海螺突然一动又使猪崽子改变了主意。他把海螺往胳膊下一塞，又蹲伏到一块岩石上。

“后来你们又到这儿来搞了个根本没用的大篝火。这下可已经把整个岛都点着了。要是整个岛都烧个精光，才真是可笑哩！咱们不得不吃煮水果，还有烤猪肉。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你们说拉尔夫是个头，可又不给他时间多想想。随后他说了句什么，你们就哄地一下跑了，就像、就像——”

他停下喘了口气，大火正朝着他们咆哮。

“事情还没完呢。那些小孩儿们。那些小家伙[4]。谁理会他们了？谁知道咱们有多少人？”

拉尔夫突然朝前一迈。

“我早跟你讲过。我告诉你要造份名单！”

“我怎么能做得到呢，”猪崽子气愤地叫喊道，“全靠我一个人？他们待不了两分钟就跳到海里；要不就跑进森林；他们散得哪儿都是。我怎么能把他们的人和名字一一对上号呢？”

拉尔夫舔舔灰白的嘴唇。

“你就不知道咱们应该有多少人吗？”

“那些小东西像小虫子似的到处乱跑，我又怎么跟得上他们呢？后来你们三个就回来了，你一说要搞个火堆，他们全跑了开去，我根本就没有机会——”

“够了够了！”拉尔夫尖刻地叫着，一把夺回了海螺。“要是你不想干就干不成。”

“随后你们就来到山上，在这儿抢走了我的眼镜——”

杰克转身向他。

“你闭嘴！”

“——那些小东西正在下面那有火堆的地方逛来逛去。你怎么能担保他们现在就不在那儿？”

猪崽子站起来指指浓烟烈焰。孩子们一阵咕哝，又安静下来。猪崽子的神态显得有点异样，因为他正喘不过气来。

“那个小东西——”猪崽子气喘吁吁地说——“那个脸上带斑记的小男孩，我没看见他。他到哪儿去了？”

人群静得像死一样。

“那个说看见蛇的小男孩。他在那下面——”

大火中一棵树像炸弹似的轰地炸裂开来。高挂着的一条条藤蔓刹时跃入眼帘，它们拼命地挣扎着，随之又垂荡下去。小孩子们看到后

尖声大叫起来：

“蛇！蛇呀！看蛇哪！”

不知不觉之中，西下的夕阳离海平面已经很近很近了。孩子们的脸膛被由下而上的阳光照得通红通红的。猪崽子扑倒在一块岩石上，伸开双手紧抓着。

“那个脸上有斑记的小东西——眼下他可在——哪儿呀？我对你们说，我可没看见他。”

孩子们面面相觑，惊恐万状，心里很疑惑。

“——眼下他在什么地方？”

拉尔夫似乎羞愧地喃喃答道：

“多半他回到那，那——”

在他们下面，山的冷漠的一侧，擂鼓似的隆隆火声还在不停地回荡。

---

(1) 指英国作家史蒂文森（1850—1894）的小说。

(2) 英国作家兰塞姆（1884—1967）所写的少儿系列小说的第一种。燕子和亚马逊是两只小船的名字，两派少年分别以船名命名，互相开战闹着玩。书中描写了强盗、风暴和探险等。以孩子们共同机智地战胜了强盗为结局。

(3) 英国作家巴兰坦（1825—1894）的小说。描写三个英国青少年在南太平洋珊瑚岛上的惊险故事。他们性格开朗，机智勇敢，是患难与共的好朋友，由于船只失事而漂流到一座孤岛上，终于战胜了海盗和土人，回到了故乡。书中的杰克是个身强力壮、见义勇为的英俊青年；拉尔夫年纪稍小一些，故事的讲述者；彼得金是个小个子，年纪最小，头脑机敏，好开玩笑。戈尔丁创作《蝇王》受到《珊瑚岛》的影响，但《蝇王》实质上是对《珊瑚岛》充满光明描写的否定。

(4) 原文littlun，系戈尔丁所臆造的词，因此将后文的bigun（亦系作者所造）译作“大家伙”，以体现原文结构上的对称。

第三章　海滩上的茅屋

杰克弓着身子。他像个短跑选手似的蹲在地上，鼻子离潮湿的地面只有几英寸。在他头上三十英尺光景，树干以及交织着垂挂下来的藤蔓在绿蒙蒙的暮色中混成一片；四周全是矮灌木林丛。踪迹到这儿只有蛛丝马迹可寻：一根断裂的树枝呀，一个可能是蹄子的一侧留下的印记呀。他低着下巴，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些痕迹，似乎想要迫使它们对他说出什么秘密。随后杰克像狗似的四肢着地——这怪不舒服，可他并不觉得，又悄悄地朝前爬了五码停下。在这儿有个成圈圈形状的藤蔓，茎节上垂荡着卷须。卷须的下沿被磨得光光：那是硬毛密生的野猪在穿过藤圈时磨擦所成的。

杰克蹲着身子，他的脸部只偏离这条线索几英寸；接着，他盯着前面半明半暗的矮灌木林丛。他淡茶色的头发，比他们刚上岛那阵子可长多了，颜色也更淡了；晒得人要脱皮的太阳射在他那布满黑雀斑的光背脊上。他右手拖着一根约长五英尺的尖木棒；除了用来佩刀的皮带所束着的一条破烂短裤，他什么也没穿。杰克闭上眼睛，抬起头，大张着鼻孔深深地呼吸，估摸着暖和的气流，想作一点判断。森林里一片宁静。

他终于长长地叹了口气，睁开了眼睛。蓝莹莹的眼睛这当口儿仿佛因受到挫折而闪着怒火，有点儿发狂。他伸出舌头舔舔干裂的双唇，察看着默默无言的森林。然后又悄悄地向前，边在地上东寻西找。

森林的静谧比起暑热来更为逼人，在这个时刻，甚至连各种昆虫的哀鸣都听不见。只是当杰克从一个枝条搭成的老鸟窠里惊起一只花哨的鸟儿，才打破了宁静，似乎从无限久远的年代里发出一声尖厉的鸟叫，又引起了阵阵的回声。这声怪叫使杰克倒抽一口冷气，缩作一

团；片刻之间，与其说他是个猎手，倒不如说是个在乱树丛中鬼头鬼脑的猴样的东西。随后，痕迹和挫折促使他继续前进，他又贪婪地在地面上搜索起来。在一棵灰树干上长着浅色花朵的大树旁，杰克突然停了下来，闭上眼睛，又吸了一口暖和的空气：这一次他呼吸有点儿急促，脸上甚至一阵苍白，随后热血又涌上来。他像幽灵似的穿过树下的黑暗处，蹲着身子，低头察看脚下被踩踏过的土地。

热乎乎的粪便堆在翻起的土中，光溜溜的，呈橄榄青色，还有点儿在冒气。杰克抬起头来，睁大眼睛看着痕迹上面绕作一团的藤蔓。然后他提起长矛悄悄地前进。穿出这团藤蔓，痕迹与一条野猪出没的路径相交；这条路径被踩踏得足以成为一条小道，宽度也够了。地面因经常被踩踏变得挺硬，杰克站直身子，他听见有东西在小道上走动。他右臂朝后一摆，用尽浑身力气投出长矛。从野猪出没的路径传来一阵急促而猛烈的嗒嗒的蹄子声，一种响板似的声音，引人入胜又令人发狂——吃肉有盼头了。他冲出矮灌木林丛，一把抓起长矛。野猪的快步声却已经消失在远处。

杰克站在那儿，汗如雨下，褐色的泥土横一条竖一条地沾在身上，一副打了一天猎的样子。他嘴里嘟囔着骂人话，绕过痕迹处，在树丛中费力地往前走，直走到一处稍微开阔一点的地方；支撑着浓黑树顶的光树干被淡褐色树干和叶冠茂盛的棕榈树所代替。之外是银波闪闪的大海，他又能听见其他孩子们的声音了。拉尔夫正站在一个用棕榈枝叶搭起来的新鲜玩意儿旁边，这是个面朝环礁湖的简陋的窝棚，似乎摇摇欲坠。杰克开口说话时，拉尔夫还没注意到他。

“还有水吗？”

拉尔夫从乱糟糟的树叶中把头一仰，皱着眉头。甚至当他看着杰克时，注意力都还没有集中过来。

“我说你有没有水哪？我口渴。”

拉尔夫的注意力从窝棚上集中过来，吃惊地认出了杰克。

“噢，你好。水吗？在树那边。该还剩下点吧。”

在树阴里排列着一批椰子壳，杰克拿起一只盛满清水的，咕嘟咕嘟地一饮而尽。水直泼到他的下巴、头颈和胸上。喝完水后他呼哧呼哧地直喘气。

“要那个。”

西蒙从窝棚里说：

“稍高一点。”

拉尔夫转向窝棚，把一根上面满是当瓦片用的带绿叶的树枝往上挪了挪。

树叶一分开，就飘飘扬扬地纷纷坠地，空洞中露出西蒙那张懊恼的面孔。

“对不起。”

拉尔夫打量一下这堆破烂，挺倒胃口。

“老是盖不好。”

他猛地往杰克脚下一倒。西蒙仍留在窝棚里，从空洞中朝外面看。拉尔夫一躺下就解释道：

“一直干了好几天啰。可瞧瞧！”

两个窝棚已竖了起来，但是摇摇晃晃的。这一个却成了一堆废料。

“他们却老是到处跑。你记得那次会吗？为了造好窝棚，每个人都得要怎么使劲干才行呀！”

“我跟我的猎手可除外——”

“猎手除外。可是，小家伙们——”

他打着手势，考虑用什么字眼。

“他们简直无可救药。稍大一点的也好不了多少。你看见吗？我整天跟西蒙一起干活。别的一个也没。他们跑开洗澡呀、吃呀、玩呀。”

西蒙谨慎地伸出头来。

“你是头儿。你训训他们。”

拉尔夫平躺在地上，仰望着棕榈树林和天空。

“这个会那个会的。咱们不是老爱开会吗！每天都开。一天两次。尽扯淡。”他支起一个手肘。“我敢打赌，要是我现在吹起海螺，他们准跑着过来。你知道，然后咱们就煞有介事地开会，有的就会说我们该造架喷气机，有的会说该造艘潜水艇，还有的会说该造一台电视。可一开完会，干不了五分钟，他们就东游西荡开了，要不就会去打猎。”

杰克脸红了。

“咱们需要肉呀。”

“嗯，可咱们一点儿都没弄到呢。咱们还需要窝棚。再说，其余的你那些猎人已回来几个钟头了。可他们一直在游泳。”

“我还在干，”杰克说。“我让他们走的。我得继续干。我——”

他极力克制自己，极力扑灭中烧的怒火。

“我继续干。我认为，由我自己——”

一种狂热的神色又出现在他的眼睛里。

“我认为我也许会杀掉……”

“但是你没有。”

“我想我也许会的。”

某种暗藏的激情使拉尔夫的声音在颤抖。

“但是你还没有做到。”

要不是因为那口气，他的挑斗或许本会被忽略过去。

“我想你大概对搭窝棚不感兴趣吧？”

“咱们需要肉——”

“可咱们没弄到。”

此刻对抗很明显了。

“可我一定会弄到的！下一次！我要在这根矛上装上倒钩！我们扎伤了一头猪，可矛脱落下来。只要我们能装上倒钩——”

“咱们需要窝棚。”

杰克突然怒气冲冲地叫起来。

“你这是责骂我——？”

“我只是说我们在累死累活地干！没别的。”

他们俩全都涨红着脸，难以互相正视。拉尔夫身体一滚，肚子朝地，拨弄起地上的草来。

“要是遇到咱们刚掉到岛上那阵下的大雨，窝棚对咱们真是少不了。还有件事。咱们需要窝棚是因为——”

他停了一停；两人都把怒气丢到一边。随后他改变话题，谈起一件不会引起争吵的事情。

“你已经注意到了，是不是？”

杰克放下长矛，蹲坐下去。

“注意到什么？”

“嘿。他们担惊受怕的事。”

他滚了过来，盯着杰克那张凶相毕露的脏脸。

“我是说事情弄成那个样子。他们晚上做梦。你可以听得见。你夜里有时醒过来不？”

杰克摇摇头。

“他们说呀、叫呀。小家伙们。甚至还有些大的呢。就好像——”

“就好像这岛上闹怪事。”

这插话使他们吃了一惊，抬头一看，见到西蒙正正经经的面孔。

“就好像，”西蒙说，“就好像小野兽、小野兽或蛇样的东西是真的一样。还记得吗？”

两个稍大的男孩一听到这个令人害臊的字眼时，不由自主地畏缩了一下。此刻还没有正式提到“蛇”，这个字眼是不宜提起的。

“就好像这岛上闹怪事，”拉尔夫慢吞吞地说道。“对呀，说得对。”

杰克坐着挺直身、伸直腿。

“他们疯了。”

“疯子。记得咱们去探险那阵子吗？”

他们互相咧嘴笑笑，记起了第一天的魅力。拉尔夫继续说道：

“因此咱们需要拿窝棚作为一种——”

“住所。”

“不错。”

杰克收拢双腿，抱着膝盖，皱眉蹙额地尽量想把话讲清楚。

“在森林里反正一样。当然啰，我是指打猎的时候——不是采野果子，当你独自一个——”

他停了一下，吃不准拉尔夫是否会拿他的话当真。

“说下去。”

“打猎的时候，有时你自己会感到就像——”他忽然脸红了。

“当然其实也没啥。只是一种感觉。但是你会感到好像不是你在打猎，而是——你在被谁猎捕；在丛林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一直在跟着你。”

他们又不吭声了：西蒙听得入了神，拉尔夫不很相信，并且有点光火。他端坐起来，用一只脏手擦着一个肩膀。

“唷，我倒不晓得呢。”

杰克跳了起来，急匆匆地说道：

“在森林里你就会有那样的感觉。当然其实也没啥。只有——只有——”

他快步朝海滩跑了几步，随后又折回来。

“只有我知道他们是怎样感觉的。是不是？就那么回事。”

“咱们所能干的最好事情，就是使自己得救。”

杰克不得不想一想，才总算记起了“得救”是怎么回事。

“得救？对对，当然啰！不过全一样，我倒是想先逮头野猪——”他抓起长矛，猛戳进泥地。一种意思不很明确而又狂野的神色

又出现在他的眼睛里。拉尔夫的目光穿过自己的一绺金发，挑剔地看着他。

“只要你的猎手记得住要生火——”

“你呀！你的火呀！”

两个男孩快步走下海滩，在海水边上回顾着粉红色的山。蔚蓝色的晴空画上了一缕白烟，冉冉上升，慢慢消失。拉尔夫皱起眉头。

“不知道在多远才能看得见这烟。”

“几英里。”

“咱们的烟生得不够浓。”

白烟的底部仿佛觉察到了他们的目光，逐渐变成浓浓的一团，慢慢上升，并入上面那条细小的烟柱。

“我估计他们加了青树枝，”拉尔夫喃喃自语。他眯起眼睛，转过身去朝海平线方向寻找着。

“找到啦！”

杰克叫得这么响，倒把拉尔夫吓了一跳。

“什么？在哪儿？是条船吗？”

但是杰克却指着从山头向岛的稍平坦部分蜿蜒而下的高斜坡。

“自然啦！它们全躺在那上面——它们准这样，当阳光太热时——”

拉尔夫迷惑地注视着杰克全神贯注的脸色。

“——野猪爬上了高坡。到了那高处，太阳晒不到的地方，正在暑热之中休息呢，真像老家的母牛——”

“我还以为你看到一只船呢！”

“我们可以悄悄地接近一头——我们把脸涂黑了，那猪群就认不出来——也许能围住它们，然后——”

拉尔夫熬不住了，他气呼呼地说：

“我在谈烟呢！你不想要得救了？你只会说猪呀、猪呀、猪呀！”

“可咱们需要肉呢！”

“我跟西蒙一个人干了一整天活，可你回来甚至连茅屋都没注意到！”

“我也在干活——”

“可你喜欢那种活！”拉尔夫叫喊道。“你要打猎！而我——”

在明亮的海滩上他们对视着，为感情的龃龉而吃惊。拉尔夫先侧眼看向一边，装着对沙滩上一群小家伙们感兴趣的样子。从平台外孩子们游泳的水潭里传来了一阵阵猎手的嬉闹声。猪崽子平躺在平台的一端，俯视着五光十色的海水。

“这些人都帮不了多大忙。”

他想要进一步解释，人们怎么从来就跟你所想的不一样。

“西蒙。他很帮忙。”他指指窝棚。

“其他的全都跑开了。西蒙干的跟我一样多。只有——”

“西蒙总在附近。”

拉尔夫开始往窝棚走去，杰克在他身旁跟着。

“替你干一点吧，”杰克喃喃而语，“干完了我洗个澡。”

“别费心啦。”

可当他们走到窝棚，西蒙却不见了。拉尔夫把头伸进那空洞里，又缩回来，转脸向杰克说：

“他一溜烟走了。”

“腻了罢，”杰克说，“准去洗澡了。”

拉尔夫皱皱眉头。

“他真是又古怪又好笑。”

杰克点点头，要是拉尔夫随便说些什么别的，他也会同意的；两人不再讲话，一同离开了窝棚，朝洗澡的水潭走去。

“洗完澡以后，”杰克说道，“我再吃点东西，就翻到山那边去看看能不能找到踪迹。你去不去？”

“可是太阳快落山了！”

“也许还有时间——”

他们俩一块儿朝前走着，却如陌路相逢，感受和感情都无法交流。

“要是能搞到一头猪该多好！”

“我要回去继续搭窝棚。”

他们困惑地互相瞅瞅，爱恨交加。洗澡水潭暖洋洋的咸水、嬉闹声、泼水声和欢笑声，这所有的一切刚刚足以把他们俩再连在一起。

拉尔夫和杰克本指望在洗澡水潭找到西蒙，可西蒙并不在那里。

原来当他们小步跑下海滩回头去望山头那阵子，西蒙原也跟在后面跑了一段路，后来他停住了，看见海滩上有一些孩子想在一个沙堆旁边搭一个小房子或者说是小茅屋，他皱皱眉头，随后转身离去，好像带着某种目的走进了森林。西蒙是个瘦骨嶙峋的小个子，下巴突

出，眼睛倒很有神采，使得拉尔夫误以为他又快活可爱又顽皮淘气。西蒙乱糟糟的粗黑的长头发披散而下，几乎遮没了他那又低又阔的前额。他穿着破烂的短裤，像杰克那样光着脚丫子，本是黝黑的皮肤被阳光晒成深褐色，跟汗珠一起一闪一亮。

他择路爬上孤岩，翻过第一天清晨拉尔夫曾爬过的那块大岩石，然后朝右折进树林子。他踏着熟悉的小道穿过成片的野果树，那儿不费力气就可找到吃的，虽然并不尽如人意。同一棵树上又长花儿又长果子，到处都是野果成熟的香味和草地上无数蜜蜂的嗡嗡声。本来在他身后跟着跑的小家伙们，在这儿追上了他。他们七嘴八舌地簇拥着他朝野果树走去，嘴里不知道在叫点什么。接着，在下午的阳光下，在蜜蜂的嗡嗡声中，西蒙为小家伙们找到了他们够不着的野果，他把簇叶高处最好的摘下来，向下丢到许许多多向前伸出的手里。满足了小家伙们以后，他停了停，四下张望一番。小家伙们双手满捧着熟透的野果，莫名其妙地望着他。

西蒙转身离开了他们，沿着勉强辨认得出的小路走去。不久他就进入了高高的丛林之中。高大的树身上满是意想之外的淡雅的花朵，一直长到密不透光的树叶形成了华盖，树林里的小动物在那上面喧闹。这儿的空间也是黑洞洞的，藤蔓垂下了无数的枝条，就像从沉没的船上垂下的索具。柔软的泥土里留下了西蒙的脚印；而当他一碰到藤蔓，它们就从上到下整个儿颤动起来。

他终于来到了一个阳光更充裕的地方。这儿的藤蔓用不着长得太远就能照到阳光，它们平织成一块大“毯子”，悬挂在丛林中一块空地的一侧；在这儿，有一方岩石压着地面，只有小树苗和凤尾草才能稍稍生长。整个空地的周围都是芳香扑鼻的深色矮灌木丛，就像一个满装着暑热和阳光的碗钵。一棵参天的大树倾倒在这空地的一角，靠在亭亭直立的树木上，一种生长迅速的攀缘植物一直爬到了大树顶上，随风摇曳着它那红色和黄色的小树枝。

西蒙停住脚。他像杰克所做过的那样，扭头看看靠近身后的地方，迅速地瞥了瞥四周，肯定周围没有别人。刹那间他几乎是在鬼鬼祟祟地行动。随后他弯下腰扭动着身子往那“毯子”当中钻了进去。藤蔓和矮灌木丛长得如此稠密，西蒙往前挤着，汗水都被刮到枝条上；他身子刚一过去，身后的枝条就又合拢了。他终于安然地到达了正中，到了一个叶子稀疏，又跟林中空地隔开的小角里。他蹲下来，分开树叶，朝外窥测着空地。热烘烘的空中只有一对华丽的花蝴蝶在上下扑飞，别的什么也没有。他竖起警觉的耳朵，屏气静息地倾听着岛上的各种声音。夜幕正在降落；毛色艳丽的怪鸟的啁啾声，蜜蜂的嗡嗡声，正在飞回到筑在方岩石上窝巢的海鸥的哑哑声，都变得越来越轻。几英里之外，深沉的海水撞击着礁石，发出低微的声音，轻得简直令人难以觉察。

西蒙一松手，原先像形成屏幕似的枝叶又回复原位。倾斜的淡黄色阳光渐渐减弱；阳光擦上矮灌木丛，抹过像蜡烛似的绿色花蕾，朝树冠上移去，树木下面的夜色更浓了。缤纷的色彩随着光的隐去而一起消失；暑热和急切的心情顿时也冷了下来。蜡烛似的花蕾微微地颤动着。绿色的萼片稍稍收缩，乳白色的花尖雅致地向上迎接开阔的夜空。

此刻阳光已经高得完全照不到空地，并渐渐地从空中褪去。夜色倾泻开来，淹没了林间的通道，使它们变得像海底那样昏暗而陌生。初升的群星投下了清光，星光下，无数蜡烛似的花蕾怒放出一朵朵大白花微微闪烁，幽香弥漫，慢慢地笼罩了整个海岛。

第四章　花脸和长发

孩子们开始习惯的第一种生活节奏是从黎明慢慢地过渡到来去匆匆的黄昏。他们领略了早晨的各种乐趣、灿烂的阳光、滚滚的大海和清新的空气，既玩得痛快，生活又如此充实，“希望”变得不是必要的了，它也就被忘却了。快到正午时分，充溢的阳光几乎直射而下，清晨各种棱角分明的色彩柔化成珍珠色和乳白色；而暑热——似乎是高悬的太阳给了它势头——变得凶猛无比，孩子们东避西闪，跑进树荫躺在那里，有的甚至睡起觉来。

正午发生了各种希奇古怪的事情。闪闪发亮的海面上升着，往两边分开，显出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许多平面；珊瑚礁和很少几株紧贴在礁石较高处的矮棕榈树好像要飘上天去，颤动着，被撕开来，像雨珠儿在电线上滚动，又像在排列古怪的许多面镜子中被折射。有时候，在原先没有陆地的地方隐约出现了陆地，而当孩子们聚精会神地注目时，陆地又像个气泡似的一晃就不见了。猪崽子颇有学问地把这一切说成只不过是“海市蜃楼”；因为没有一个孩子能够越过这一片海水到达珊瑚礁（在那儿可有咬人的鲨鱼等候着），大伙儿对这些神秘的现象习以为常，也不在意了，正如他们对闪烁着的、奇妙的群星也已经熟视无睹了一样。中午，各种幻影融进天空；在那上面，骄阳如怒目俯视着。然后，到傍晚时分，蜃景消退下去，海平面又回复了水平方向，又变成蓝蓝的，夕阳西下时，海平面轮廓清晰。那是一天中又一个比较凉快的时候，但吓人的黑夜也就要来临了。夕阳西沉以后，黑夜君临岛上，好像把一切都扑灭了；群星遥远，星光下的茅屋里传出了一阵阵骚动声。

然而，按北欧传统，干活、游玩和吃喝都是从早到晚[(1)]进行的，所以孩子们不可能完全适应这种新的生活节奏。小家伙珀西佛尔老早

就爬进了窝棚，在那儿待了两天，说呀、唱呀、哭呀，大家都认为他疯了，并感到有点好笑。从那以后他形容憔悴，眼睛红肿，变得可怜巴巴的；成了一个不玩尽哭的小家伙。

较小的男孩现在被通称为“小家伙们”。个子的大小从拉尔夫开始排下去；虽然西蒙、罗伯特和莫里斯三个人之间比较难以区别，但是在这些孩子们当中，大家伙们大、小家伙们小，却是任何人都不难辨认的。无疑应该算作是小家伙们的，大约六岁上下，他们过着一种很特别的、同时又是紧张的生活。他们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搞吃的，可以够得着的野果都摘来吃，也不管生熟好坏，现在对肚子痛和慢性腹泻都已经习惯了。他们感受到黑暗中的难以言传的种种恐怖，只好挤作一堆互相壮胆。除了吃睡之外，他们就找空玩耍；在明晃晃的水边，在白闪闪的沙滩上，漫无目的地玩耍，把时间打发过去。在这种环境里，孩子们本来会老是哭喊着叫娘的，但实际上这种情况的发生比人们所预料的要少得多；他们皮肤很黑，肮脏不堪。他们服从海螺的召唤，一来因为是拉尔夫吹的，拉尔夫是个大个子，他足以成为同权威的成人世界相联系的纽带；二来是因为他们喜欢聚在一起，把聚会当作娱乐。但是除此以外，他们很少去打扰大家伙，他们有他们自己感情热烈的、激动的共同生活。

他们在小河的沙洲上用沙子堆起各式城堡。这些城堡高约一英尺，并以各种贝壳、凋谢的花朵和好玩的石子装饰起来。围绕着城堡的是各种标记、小路、围墙、铁路线，但只有在靠近海滩平面看去才看得清是这些东西。小家伙们在这儿玩耍着，如果说并不快乐，至少也入了迷；而且常常会三个小家伙在一起玩同一个游戏。

眼下有三个正在这儿玩——亨利是其中最大的。他也是脸上长着紫红胎记男孩的远亲，那个孩子自从发生大火的那天夜里起就没有再露过面；但亨利还年幼，还不懂这个。要是有人告诉他那个孩子乘飞机回家了，他也会相信这个说法，一点都不感到惊讶。

这天下午亨利有点像个小头头，因为另外两个是岛上最小的孩子，珀西佛尔和约翰尼。珀西佛尔的肤色是鼠灰的，就连他的母亲也不怎么喜欢；约翰尼则长得挺帅，一头金发，天性好斗。这会儿约翰尼很听话，因为他兴致蛮高；三个孩子跪在沙地里，总算相安无事。

这时罗杰和莫里斯走出了森林。他们刚下管火的岗，下来准备游泳的。罗杰带路直闯，他一脚踢倒城堡，把花朵埋入了沙子里，并打散了三个小家伙收集来的石子。莫里斯跟着，一边笑，一边把城堡破坏得更厉害。三个小家伙停止游戏，仰脸呆看着。事情发生的当口儿，他们感兴趣的特别标记还没被触及，所以尚未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只有珀西佛尔因一只眼睛弄进沙子呜呜地哭了，莫里斯赶忙走开。以前莫里斯曾因把沙子弄进一个小孩的眼睛而受过惩罚。眼下，尽管不会有爸爸或妈妈来严厉地教训他，莫里斯仍感到做了错事而忐忑不安。他在心里编造出一个含糊的借口，嘴里嘟囔着游泳什么的，撒腿快步跑开了。

罗杰还待在那里看着小家伙们。他比刚上岛那阵子黑不了多少，但是一头稻草堆似的黑头发，在后面长长地披在颈部，在前面低得覆盖了前额，似乎倒很配他那张阴沉沉的面孔，使人看了起初只觉得有一种陌生和不好相处的感觉，现在却感到很可怕了。珀西佛尔不再啜泣，继续玩着，因为泪水已经冲掉了眼中的沙子。约翰尼蓝灰色的双眼看着他，随后抓起沙子往空中撒去；一会儿珀西佛尔又哭了起来。

亨利玩腻以后，就沿着海滩闲荡开去，罗杰尾随着他，在棕榈树底下跟他朝同一个方向慢悠悠地逛。亨利与棕榈树隔开着一段距离，他年纪太小，还不懂得避开毒日头，所以没有沿着树阴向前。他走下海滩，在水边忙起来。浩瀚的太平洋正在涨潮，每隔几秒钟，比较平静的环礁湖水就上涨一英寸。在这最近一次上涨的海水中有一些小生物，随着海潮漫上烫人而干燥的沙滩，这些小小的透明生物前来探索。它们用人们难以识别的感官考察着这片新的地域。在上一次海潮

侵袭把食料一卷而光的地方，现在又出现了种种食料：也许是鸟粪，也许是小虫，总之是散在四处的、陆上生物的碎屑。这些小小的透明生物，像无数会动的小锯齿，前来清扫海滩。

这可把亨利迷住了。他拿着一段木棒拨弄着，这木棒已被海水冲刷得发白，随波漂动着，被他拎在手里，他想用这木棒控制这些清扫者的活动。他划了一道道小沟，让潮水将其灌满，尽量在里面塞满小生物。他全神贯注，此刻的心情不是单纯的快乐，他感到自己在行使着对许多活东西的控制权。亨利跟它们讲话，催促它们这样那样，对它们发号施令。海潮把他往岸的深处赶，他的脚印所形成的一个个小坑截住了一些小生物，这又使他产生了一种自己是主宰的错觉。他盘腿坐在水边，弯着腰，乱蓬蓬的头发覆盖着前额，遮过眼睛；下午的骄阳正倾射出无数无形的毒箭。

罗杰也等着。起先他躲在一株大棕榈树身的背后；但当他十分清楚地看到亨利被透明的小生物迷住了的时候，就一点也不隐蔽地站了出来。罗杰沿着海滩放眼望去。珀西佛尔已哭着走开了，剩下约翰尼得意扬扬地占有着城堡。他坐在那里，自个儿哼哼唱唱，并朝假想的珀西佛尔扔着沙子。从约翰尼处再往远去，罗杰可以看到平台，看到水花的闪光，拉尔夫、西蒙、猪崽子和莫里斯正往潭里跳水；他用心地听他们在讲些什么，但只能依稀地听到点声音。

一阵突如其来的微风拂过棕榈树林的边缘，簇叶摇曳抖动起来。在罗杰上方约六十英尺的地方，一串像橄榄球大小的、纤维质块的棕榈果，从叶梗上松落下来。它们接二连三地掉在他的周围，砰然着地，可没砸到他。罗杰没想要避一避，他看看棕榈果，又看看亨利，再看看棕榈果。

棕榈树下的底土是一块高起的滩地；世代相生的棕榈树在这底土里把原先是铺在另一块海岸边的沙滩上的石子都弄松了。罗杰弯腰捡起一块石子，瞄了瞄，朝亨利扔去——可没扔中。石子——荒唐岁月

的象征——在亨利右面五码处弹起，掉进水里。罗杰收集了一把石子，又开始扔起来。可亨利周围有一个直径约六码的范围，罗杰不敢往里扔石子。在这儿，旧生活的禁忌虽然无形无影，却仍然是强有力的。席地而坐的孩子的四周，有着父母、学校、警察和法律的庇护。罗杰的手臂受到文明的制约，虽然这文明对他一无所知并且已经毁灭了。

水中扑通扑通的声音使亨利吃了一惊。他不再去弄那些无声的透明小生物了，却像个调节者似的用棒指着逐渐扩散的涟漪的中心。石子一会儿落在他这边，一会儿又落在他那边，亨利随着声音转来转去，可总来不及看到空中的石子。最后终于被他看到了一块，亨利笑了起来，寻找跟他寻开心的朋友。然而罗杰忽地又躲到了棕榈树身背后，他斜靠在树身上，气喘吁吁，眼睛一眨一眨。随后亨利不再对石子感兴趣，就漫步走开了。

“罗杰。”

杰克站在约十码远的一棵树下。罗杰睁大眼睛看到他时，一块比杰克黝黑的皮肤更黑的阴影从他身上慢慢地移过去；可是杰克毫无觉察。他迫不及待，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正向罗杰打招呼，于是罗杰朝他走去。

小河的一头有个水潭，其实只不过是沙子把水挡回而形成的一个小小的水池，里面长满雪白的睡莲和针样的芦苇。萨姆和埃里克在那儿等着，还有比尔。杰克避着阳光，跪在池边，手里拿着两张摊开的大叶子。一张叶子上盛着白泥，另一张装着红土。叶子旁边还放着一根从火堆里取来的木炭棒。

杰克一边拌泥一边对罗杰说：

“野猪闻不到我。我想它们是看见了我，看到了树下肉色的东西。”

他抹着黏土。

“我要有点绿的该多好！”

杰克抬起头来把涂好的半边面孔朝着罗杰，回答罗杰带疑问的目光。

“为了打猎。像在战争中那样。你晓得——涂得使人眼花缭乱。尽量装扮成看上去是另一个模样——”

杰克急切地诉说着，连身体都在扭动。

“——就像树干上的蠹虫。”

罗杰懂了，他庄重地点点头。双胞胎朝杰克走来，开始胆怯地抱怨起什么事情。杰克挥手让他们靠边。

“闭嘴。”

他拿木炭棒往脸上红的白的泥巴中涂擦。

“不。你们俩跟我去。”

杰克窥测着自己的倒影，并不满意。他弯下身子，双手捧满微温的池水，擦去脸上的泥块。雀斑和淡茶色的眉毛又显了出来。

罗杰勉强地微笑着说：

“你看上去真像个大花脸。”

杰克又重新打扮起来。他先把一边的脸颊和眼窝涂成白色，随后又把另一边涂成红色，再从右耳往左下巴涂上一道黑炭色。他再低头从池塘里看看自己的倒影，可是他呼出的气息弄皱了镜子般平静的池水。

“萨姆埃里克。给我拿个椰子。要空的。”

他跪着捧起一果壳水。一块圆圆的太阳光斑正落到他脸上，水中也出现了一团亮光，杰克惊愕地看到，里面不再是他本人，而是一个可怕的陌生人。他把水一泼，跳将起来，兴奋地狂笑着。在池塘边上，他那强壮的身体顶着一个假面具，既使大家注目，又使大家畏惧。他开始跳起舞来，他那笑声变成了一种嗜血的狼嚎。他朝比尔蹦跳过去，假面具成了一个独立的形象，杰克在面具后面躲着，摆脱了羞耻感和自我意识。有着红白黑三种颜色的面孔在空中晃动，急促地扑向比尔。比尔惊跳起来，一边笑着；接着他突然一声不吭地倒了下去，又慌不择路地穿过矮灌木丛逃走了。

杰克刷地冲向双胞胎。

“其余的排成一行。快！”

“可是——”

“——我们——”

“快点！我要悄悄地爬上去下手——”假面具威逼着他们。

拉尔夫爬出了洗澡水潭，快步跑上海滩，坐在棕榈树下的阴凉处。金黄的头发湿漉漉地粘在两条眉毛的上面，他把头发往后一掠。西蒙正在水中漂浮，两只脚蹬着水，莫里斯在练习跳水。猪崽子荡来荡去，漫无目的地边捡边丢着什么。如此使他入迷的岩石水潭被潮水淹没了，他要等潮水退后才会再有兴趣。过了一会儿，他看到拉尔夫在棕榈树下，就走过去坐到拉尔夫身旁。

猪崽子套着一条破短裤，胖乎乎的身子呈金褐色，他看东西的时候，眼镜总还是一闪一亮。他是岛上唯一的头发似乎从来不长的男孩。别的孩子的头发都像稻草堆似的，但猪崽子的头发仍一绺绺地平贴在头皮上，似乎他天生就头发稀少，似乎就连这一点不完全的头发不久也会像年青雄鹿角上的茸毛一样脱落掉。

“我一直在想搞一只钟，”他说道，“咱们可以做个日晷。咱们把一根枝条插进沙子，然后——”

要想表达日晷计时所牵涉到的数学过程太费劲了，他用几道步骤来代替。

“再来一架飞机，再来一台电视，”拉尔夫挖苦地说。“还要一部蒸汽机呢。”

猪崽子摆摆头。

“那得要好多金属零件，”他说道，“咱们没有金属。可咱们有枝条。”

拉尔夫转过身去，不情愿地笑了笑。猪崽子令人讨厌；胖身体，气喘病，再加上他干巴巴的务实想法，使人觉得他很乏味：可有件事总能产生点乐趣，那就是取笑他，即使是在无意之中取笑了他。

猪崽子看到微笑，却误以为是友好的表示。在大家伙们当中，无形之中形成了一种看法，即猪崽子是个局外人，不只是因为他说话的口音，那倒不要紧，而是因为他的胖身体、气喘病、眼镜，还有他对体力活的某种厌恶态度。此刻，猪崽子发现他说的话使拉尔夫笑了起来，他欢欣鼓舞，赶紧利用起这有利的局面。

“咱们有好多枝条，可以每人做一个日晷。那咱们就知道时间了。”

“好处倒真不少呢。”

“你说过要把事情做好。那样咱们才会得救。”

“嗯，闭嘴。”

拉尔夫一跃而起，快步跑回水潭，刚巧莫里斯做了个相当糟糕的入水动作。拉尔夫高兴地借机换个话题。莫里斯一浮上水面，拉尔夫就叫喊起来：

“腹部击水！腹部击水！”

莫里斯朝拉尔夫莞尔一笑，后者正轻松自如地跃入水中。在所有的男孩之中，拉尔夫游泳时最如鱼得水；可是今天，因为提起了得救——毫无用处地空谈得救，他感到厌烦，甚至连深深的绿水和被弄碎了的、金色的阳光也失去了魅力。拉尔夫不再待在水里玩耍，他从西蒙下面稳稳地潜游过去，爬上了水潭的另一侧，躺在那里，像海豹那样光溜溜地淌着水。老是笨手笨脚的猪崽子站了起来，他走过来站在拉尔夫身旁，拉尔夫忙一翻身，肚子朝地，装作没有看见他。各种蜃景都已消失了，拉尔夫郁闷地用眼睛扫着笔直的、蓝蓝的海平线。

紧接着他一跃而起，大叫起来：

“烟！烟！”

西蒙企图在水中站起，结果给灌了一口水。莫里斯本来站着准备跳水，这时摇摇晃晃地用脚跟往后退回来，飞也似的朝平台奔去，随后又转回棕榈树下的草地。他在那儿开始套上破烂短裤，想作好一切准备。

拉尔夫站着，一只手把头发往后捋，另一只手紧握拳头。西蒙正从水中爬出来。猪崽子朝自己的短裤上擦着眼镜，眼睛斜看着大海。莫里斯两条腿伸进了一条裤腿——在所有的孩子当中，只有拉尔夫保持着镇静。

“我怎么看不见烟呀，”猪崽子半信半疑地说道。“我看不到烟，拉尔夫——烟在哪儿？”

拉尔夫一言不发。此刻他双手拉紧着搁在前额上，以免金头发挡住视线。他向前倾着，身上的盐花闪闪发白。

“拉尔夫——船在哪儿？”

西蒙站在旁边，看看拉尔夫，又看看海平线。莫里斯的裤子噼地一声撕坏了，他把裤子当作一堆破布一丢，猛地冲向森林，随后又折了回来。

海平线上的烟是紧密的一小团，正在慢慢地伸展开来。烟的下面有一个点子，可能是烟囱。拉尔夫脸色苍白地自言自语：

“他们会看见咱们的烟吧。”

这下猪崽子也看到了。

“烟看上去不大。”

他转过身去，眯起眼睛向山上眺望。拉尔夫继续贪婪地注视着船只。脸上恢复了血色。西蒙站在拉尔夫身旁，一声不吭。

“我知道我看不清，”猪崽子说，“可咱们的烟生了没有？”

拉尔夫颇不耐烦地动了动，仍然在观察着那条船。

“山上的烟。”

莫里斯奔跑过来，放眼大海。西蒙和猪崽子两人正朝山上看着。猪崽子皱起面孔，西蒙却像受伤似的叫喊起来：

“拉尔夫！拉尔夫！”

他的尖叫使得沙滩上的拉尔夫转过身来。

“快告诉我，”猪崽子焦急地说道。“有没有信号？”

拉尔夫回头望望海平线上渐渐消散的烟，接着又往山上看。

“拉尔夫——快告诉我！有信号没有？”

西蒙胆怯地伸出一只手碰碰拉尔夫；然而拉尔夫拔腿就跑，他穿过洗澡水潭浅的一头，踩得潭水四溅，又越过烫人而白亮的沙滩，到了棕榈树下。一会儿工夫，他已经在长满孤岩的繁杂的下层林丛中吃

力地往前跑着。西蒙紧跟在拉尔夫身后，再后面是莫里斯。猪崽子叫嚷道：

“拉尔夫！请等等——拉尔夫！”

随后他也跑了起来，被莫里斯丢弃的短裤绊了一交，再越过斜坡。在四个男孩的背后，烟沿着海平线缓慢地移动着；而在海滩上，亨利和约翰尼正朝珀西佛尔抛着沙子，后者又哭起来；对这件激动人心的事情，三个孩子毫无感觉。

拉尔夫这时已到了孤岩朝内陆的一头，尽管他上气不接下气，还在咒骂。他在锉刀般锋利的藤蔓中奋力前进，光身子上鲜血流淌。就在陡峭的上坡路开始的地方，他停住了。莫里斯在他身后只有几码。

“猪崽子的眼镜！”拉尔夫叫道，“要是火灭了，咱们用得上——”

他不再叫喊，站在那儿，身子有点摇晃。猪崽子的身影刚能被看得见，他从海滩处踉踉跄跄地上来。拉尔夫看看海平线，又朝山上仰望一下。要不要去拿猪崽子的眼镜？船会开走吗？如果再往上爬，假定火灭了，那岂不是将要眼睁睁地看着猪崽子越爬越近，又看着船慢慢地消失到海平线底下去吗？情况紧急，难以抉择，拉尔夫苦恼至极，他喊道：

“哦，天哪，天哪！”

西蒙在矮灌木丛中挣扎前进，喘息着换气，面孔扭曲。那一缕烟继续在移动，拉尔夫慌乱地爬着，发狂似的。

山上的火灭了。他们一眼就看了出来，看到了他们还在下面海滩上，火堆产生的烟吸引他们往上跑的时候就已经猜到的事情。火完全熄灭了，烟也没有了；看管的人跑开了。地上还摊着一堆准备好了而没使用的柴火。

拉尔夫转向大海。绵延不断的海平线上除了勉强依稀可辨的一丝烟痕之外什么都没有，它又恢复了毫不理会人的心情的那个样子。拉尔夫沿着岩石跌跌撞撞地奔跑，直跑到粉红色的悬崖边上，他朝船开走的方向尖声叫喊：

“回来！回来呀！”

他沿着悬崖边来回地跑，脸一直对着大海，声音响得发疯似的。

“回来呀！回来呀！”

西蒙和莫里斯都到了。拉尔夫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着他们。西蒙转过头去，抹着脸上的汗水。拉尔夫怒火中烧，恨得咬牙切齿。

“他们让那性命交关的火灭了。”

他俯瞰着山的冷漠的一侧。猪崽子气吁吁地也赶到了，像个小家伙那样呜呜地直哭。拉尔夫紧握拳头，脸涨得通红。猪崽子专注的眼光、他那痛苦的声音把山下的情况指示给了拉尔夫。

“他们来啦。”

远远的山脚下，靠近水边的粉红色的岩屑堆上，出现了一支队伍。其中有些孩子头戴黑帽，除此以外他们几乎光着身子。每当他们走到一块平坦的地方，就一齐把手中的树枝往空中举起来。他们唱着歌儿，歌的内容与到处乱跑的双胞胎小心翼翼地抬着的一捆什么东西有关。即使在那样的距离之外，拉尔夫一眼就认出了杰克，高高的个子、红头发，照例领着队伍。

西蒙这会儿看看拉尔夫又看看杰克，就像刚才他看看拉尔夫又看看海平线一样；眼前的景象看来使他有点害怕。拉尔夫不再说什么，只是等着那队伍越走越近。歌唱声已隐约可闻，但在那样的距离还听不清歌词。双胞胎跟在杰克后面，肩上扛着一根大木桩，木桩上吊着一只沉沉的、除去了内脏的死猪，它在晃荡；两人吃力地走在凹凸不

平的路上。颈脖豁裂的猪头垂荡着，似乎是在地上寻找什么东西。歌词终于越过焦木和余烬形成的小盆地，飘入他们的耳朵。

“杀野猪哟。割喉咙哟。放它血哟。”

当歌词听得清的时候，那支队伍已走到了山坡最陡峭的部分，过了一两分钟歌声消失了。猪崽子在啜泣，西蒙赶紧嘘他，叫他别出声，就好像猪崽子在教堂里说话说得太响了。

杰克脸上涂着泥，第一个爬上山顶，他举着长矛，激动地朝拉尔夫欢呼道：

“瞧哪！我们宰了头猪——我们悄悄地扑上去——组成一个包围圈——”

猎手中爆发出喊声。

“我们组成一个包围圈——”

“我们匍匐向上——”

“野猪吱喳乱叫——”

双胞胎站在那儿，死猪在他们之间摇来晃去，黑血滴落到岩石上。两人都张大着嘴巴，入迷地笑着。杰克有那么多事情要一下子告诉拉尔夫。不过他没讲话，却手舞足蹈地跳了一两步；随之他记起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就又站住了脚，龇牙咧嘴地笑着。他看到了手上的血，作了个表示厌恶的怪相，找了点东西擦擦，随后又把手往短裤上揩揩，笑起来。

拉尔夫开口说：

“你们让火给灭了。”

杰克愣了一下，这件不相干的事使他模模糊糊地感到有点恼火，但他太快活了，并没有因此而烦恼。

“我们可以把火再生起来。你该跟我们在一起的，拉尔夫，真够刺激；双胞胎把野猪打翻在地——”

“我们打中了野猪——”

“——我扑到它背上——”

“我捅猪的喉咙，”杰克洋洋得意地说，不过说的时候身子抽动了一下。“拉尔夫，我可以借你的刀用一下吗？在刀柄上刻一道条痕。”

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说着话，跳着舞。双胞胎还在咧嘴而笑。

“流了好多血，”杰克说道，边笑边发抖，“你要是跟我们在一起就会看见了！”

“以后我们每天都要去打猎——”

拉尔夫嘶哑着嗓门，又开口了；他一直没移动过。

“你们让火给灭了。”

这句话讲了第二遍，使杰克不安起来。他看看双胞胎，接着又回过头来看着拉尔夫。

“我们不能不让他们也去打猎，”他说道，“人太少就不能组成一个包围圈。”

他脸红了，意识到自己犯了失职的过错。

“火才灭了一两个钟头。我们可以再把它生起来——”

他看到拉尔夫裸体上的疤痕，并觉察到他们四个人都一言不发。杰克因快活而变得大方起来，他在想让大家来分享刚才打猎时的欢乐。他的脑子里充满了种种回忆：他回想起他们逼近那头挣扎着的野猪时所发生的情景；他回想起他们怎样智胜那头活家伙，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它身上，结果它的性命，就像享受了那香味常驻的醇酒。

他伸展开两条手臂。

“你真应该看到那血！”

那些猎手们的声音此时本已经静下去，可一听到这话他们又嘁嘁喳喳地说开了。拉尔夫把头发往后一甩。一条手臂指向空无一物的海平线。他的声音又响又粗野，吓得猎手们不再出声。

“那儿有过一条船。”

杰克一下子面临着大家这么多可怕的敌意，躲闪着走开去；他一手放到猪上，一手拔出刀子。拉尔夫收回手臂，紧握着拳头，声音颤抖地说：

“有过一条船。在那儿。你说你来照看火堆的，可你让火熄灭了！”他朝杰克迈上一步，杰克转身面对着他。

“他们本来可能发现咱们的。咱们说不定就可以回家了——”

这种损失给猪崽子的打击太沉重，痛苦使得他的胆量也变大了，他尖声地叫嚷起来：

“你们！你们的鲜血！杰克·梅瑞狄！你们！你们的打猎！咱们本来可能已经回家了——”

拉尔夫把猪崽子朝旁一推。

“我是头头；你们要照我说的去做。你们光会说。但是你们连茅屋都搭不起来——然后你们就跑开去打猎，让火熄灭了——”

他转过脸去，沉默了一下。然后随着感情的极大冲动，他的声音又高起来。

“有过一条船——”

一个较小的猎手开始嚎啕大哭。这个事实实在令人沮丧，一种受压抑的感觉渗透到每个孩子的心里。杰克边砍边把猪肉扯下来，脸涨

得通红通红。

“活儿实在太多了。我们每人都得动手。”

拉尔夫转过身来说道：

“本来窝棚一搭完你就可以有足够的人手，但你们偏要去打猎——”

“咱们需要肉。”

杰克边说边站起身来，手里拿着血淋淋的刀子。两个男孩直面相对。一边是灿烂的世界：打猎、运用策略、欣喜若狂、技巧熟练；另一边是渴望和遭受了挫折的常识交织在一起的世界。杰克把刀移到左手；在把粘在前额上的头发往后捋的时候，弄得前额上涂满了血迹。

猪崽子又说话了。

“你们不该把火弄灭了。你们说过你们要一直保持有烟的——”

这话从猪崽子的嘴里说出来，再加上有些猎手哭哭啼啼地表示同意，气得杰克撒起野来。他蓝眼睛里发出的光直射向人群中。他跨前一步，够得着伸手打人了，对准猪崽子的肚子就是一拳，猪崽子哼哼着坐倒在地上。杰克站在他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因为觉得受了侮辱，杰克恶狠狠地说：

“你敢，你还敢吗？胖子！”

拉尔夫上前一步，而杰克啪地捆了一下猪崽子的脑袋瓜。猪崽子的眼镜飞脱出去，叮当一声砸在岩石上，他吓得叫喊起来：

“我的眼镜！”

他蹲着身子，在岩石上摸索着，可西蒙先到一步，为猪崽子找到了眼镜。西蒙感到，在这山顶上、在自己周围，有一种可怕的激情正被鼓动着。

“一片碎了。”

猪崽子一把抓过眼镜，戴到鼻梁上。他仇恨地看着杰克。

“我不戴眼镜不行。现在我只有一只眼睛了。你等着瞧——”

杰克朝着猪崽子挪动了一下，猪崽子忙爬开去，爬到一块大岩石的后面，那岩石横在他们俩之间。他从岩石上面探出头来，透过那片闪光的眼镜瞪着杰克。

“现在我只有一只眼睛了。你等着瞧吧——”

杰克模仿着猪崽子的哭腔和爬相。

“你等着瞧吧——哇！”

猪崽子的模样和杰克学他样子做出的怪相太滑稽了，猎手们都笑了起来。杰克更起劲了，他继续东爬西爬，大伙儿的笑声变成了一种歇斯底里的嚎叫。拉尔夫感到自己的嘴唇在抽动，心里很不高兴；他为自己的让步而生气。

他咕哝着说：

“真是个肮脏的把戏。”

杰克不再转动身子，站起来面对着拉尔夫。他大声叫道：

“好吧，好吧！”

他看看猪崽子，看看猎手们，又看看拉尔夫。

“对不起。让火灭了，我很抱歉。你瞧。我——”

他挺直一下身子。

“——我赔不是了。”

对这样大方的举动，猎手们嘁嘁喳喳地表示赞扬。显然他们都认为，杰克做得漂亮，他爽爽快快地道了歉，他就已经没错了，而拉尔

夫倒是错了，只是他错在哪里一时还讲不清楚。他们等待拉尔夫做出适当的、体面的反应。

然而拉尔夫却说不出那样的漂亮话。杰克已经把事情弄坏了，还要这样玩弄口舌，拉尔夫对此愤恨不已。火灭了，船跑了。他们难道没看见？他讲不出漂亮话，他这时只能发泄愤怒。

“真是个卑鄙的把戏。”

他们在山顶上沉默着，一种难以捉摸的神色出现在杰克的眼睛里，随之又消失了。

拉尔夫末了这一句是不合人意的怨言。

“好吧好吧。来点火吧。”

由于面前有着实际的事情要做，紧张的气氛缓和了一点。拉尔夫不吭声，也不动手，站在那里看着脚下的灰烬。杰克大声嚷嚷，很卖力气。他一会儿发号施令，一会儿唱唱歌，一会儿吹吹口哨，不时向沉默的拉尔夫瞥一下——这种目光并不要求答话，因此也不会招来奚落；拉尔夫仍不吭声。没有一个人，包括杰克，去要他挪动一下，结果他们不得不在三码远的地方搭火堆，而那地方实在并不方便。拉尔夫就这样维护了他当头头的地位；这是个好方法，即使他再考虑几天，也不会想出更好的办法来。对于这样一个如此不可言传而又如此有效的武器，杰克无力反击，他感到愤怒，却又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等到火堆搭了起来，他们俩就像是处于一道高高的屏障的两侧。

搭好火堆之后，又产生了一个危机。杰克没法子生火。随后，使杰克吃了一惊，拉尔夫径直走向猪崽子，取走了他的眼镜。甚至连拉尔夫也弄不明白，他跟杰克之间的纽带怎么突然被扯断了，又在别的什么地方给接上了。

“我会拿回来还你的。”

“我也去。”

猪崽子站在他背后，处于一片无意义的色彩的包围之中；拉尔夫跪在地上，移动眼镜片来聚焦。瞬息之间火点着了，猪崽子伸手一把拿回眼镜。

在这些奇异而迷人的紫、红、黄三种颜色的花朵面前，不友好的感情融化了。他们重新成了围着营火的一圈孩子，甚至连猪崽子和拉尔夫也有点被吸引住了。不一会儿一些孩子就冲下山坡去再拾些柴火来，杰克则砍着死猪。他们想把木桩上的整个猪身架在火上，可还没等猪烤熟，木桩就烧断了。到头来他们只好把小片肉串在树枝上伸进火里去烤；烤肉的时候孩子也几乎像肉一样地被烤着。

拉尔夫馋涎欲滴，他本想拒绝吃这猪肉，但因为过去一直吃水果和坚果，偶尔弄到只蟹，捉条把鱼，使他难以抵挡这诱惑。他接过一块半生不熟的猪肉，像一只狼一样地咬起来。

猪崽子也在淌口水，说：

“就没我一份？”

杰克本来不打算给猪崽子解释的，想以此作为维护自己权力的一种手段；可是猪崽子这样公然提出他被忽略，使杰克觉得有必要对他更加无情一点。

“你没去打猎。”

“拉尔夫也没去，”猪崽子眼里噙着泪花说道，“还有西蒙也没去。”他大声地说。“只剩一点点肉了。”

拉尔夫不安地动弹了一下。西蒙正坐在双胞胎和猪崽子之间，他擦擦嘴巴，把他的那块肉从岩石上推给猪崽子，后者忙一把攥住。双胞胎格格地笑起来，西蒙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然后杰克跳了起来，随手砍下一大块肉，往西蒙脚下一扔。

“吃吧！他妈的！”

他瞪着西蒙。

“拿着！”

他用脚跟着地旋转着身子，成了一圈手足无措的孩子们的中心。

“我给你们吃肉！”

一个接一个难以言传的挫折交织在一起，使他狂怒起来，令人生畏。

“我涂好了脸——我悄悄地上去。现在你们吃肉——你们都吃肉——而我——”

渐渐地，山顶上越来越静，连火的毕毕剥剥声和烤肉很轻的嘶嘶声都能清晰地听见。杰克四下张望，想寻求理解，但只发现敬意。拉尔夫站在曾作为信号火堆的灰烬中，两只手都拿着肉，一言不发。

最后还是莫里斯打破了沉默。他换了个话题，只有这个话题才能把大多数孩子连结在一起。

“你们是在哪儿发现这头猪的？”

罗杰朝下指指山的冷漠的一侧。

“在那儿——靠海边。”

杰克这时恢复了过来，他不能容忍让别人来讲他的故事，连忙插进来说：

“我们张开了包围圈。我让手和膝盖着地爬过去。长矛上没有倒钩，投上去就掉下来，野猪开始逃跑，大声乱叫，声音很怕人——”

“可它折了回来，跑进了包围圈，鲜血淋淋——”

孩子们全都七嘴八舌地讲起来，情绪激动，一时忘却了刚才紧张的气氛。

“我们围上去——”

第一下就打瘫了它的两条后腿，于是包围圈越缩越小，大伙儿揍啊揍啊——

“我砍着了野猪的喉咙——”

双胞胎仍然龇牙咧嘴地笑着，笑得很像，他们跳起来，兜着圈互相追逐。接着其余的也加入进去，学野猪临死时的惨叫，并大喊大嚷：

“猪脑瓜上揍一下！”

“给他狠狠来一下！”

于是莫里斯扮作一头野猪，尖叫着跑到了当中，而猎手们仍围着圈，做出揍他的样子。他们边跳边唱：

“杀野猪哟。割喉咙哟。狠狠揍哟。”

拉尔夫注视着他们，又是妒忌又是气恼。不等他们兴致低落，歌声消失，他就说道：

“我要召开大会。”

孩子们一个个收住脚，站在那儿看着他。

“我有海螺。我要召开大会，哪怕咱们不得不走到黑暗中去。到下面那个平台上。我一吹就开会。现在就去。”

他转身就跑，朝山下走去。

---

(1) 原文为day，在这里是指从早上到晚上入睡前这一段时间，如从早上六时到晚上十时。

第五章　兽从水中来

潮水正在上涨，在海水和棕榈斜坡附近白色的高低不平的地面之间，只剩下一条窄窄的比较坚实的海滩。拉尔夫拣那条坚实的海滩当作小路，因为他需要好好地想一想；只有在这条小路上，他才能放心行走而不必留神脚下。他这样在海边走着，突然大吃一惊。他发现自己领悟了：生活很令人厌倦，生活中的每条道路都是一篇急就章，人们的清醒生活，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用来照看自己的脚下的。拉尔夫停下来，面对着那条海滩，想起了热情洋溢的第一次探险，仿佛那已是欢乐的童年的事情，他自嘲地笑了笑。随后转过身去，脸上带着阳光，朝平台方向走回去。开会的时间到了，他一面走进隐藏起真相的耀眼的太阳光中，一面斟酌演讲的要点。这次会可绝不能出差错，不能海阔天空，乱扯一通……

拉尔夫脑子里乱糟糟的，由于缺乏表达这种思想的语句，弄得一团糊涂。他皱眉蹙额地再想。

这次可不能闹着玩儿，必须是正正经经的。

想到这儿他加快了步伐，一下子意识到事情紧迫。夕阳在西下，他感觉到自己带起的一股微风吹拂在脸上。微风把拉尔夫的灰衬衫吹得紧贴在胸前，在这领悟了某种新东西的状态下，他觉得衣褶硬得像卡片纸板那样令人难受；他也注意到短裤磨损了的边缘在大腿的前部擦出了粉红的一块，很不舒服。拉尔夫心头一震，他发现了肮脏和腐朽；他了解自己是多么讨厌不断要拂去遮住眼睛的乱发，多么讨厌每当夕阳西下以后，最后闹哄哄地滚进枯叶堆里去休息。想到这儿，他撒腿小跑起来。

靠近洗澡水潭的海滩上分散着一组组等待开会的孩子。他们意识到拉尔夫正在气头上，也觉得让火堆熄灭是做错了，默默地给他让

道。

拉尔夫站着的、孩子们准备开会的那块地方大体上是三角形状；但是跟他们做出的任何东西一样，这个三角形是粗略的、不规则的。首当其冲的是拉尔夫独坐的一根大圆木：这株已枯死的树对平台而言原先一定大得出奇。也许是太平洋上那种常有传闻的一次飓风把它吹到了这儿。这根棕榈树干处于同海滩平行的方向，因而当拉尔夫坐着、面向海岛时，孩子们看到的却是个背衬亮闪闪环礁湖的，黑糊糊的人影。以这根圆木为底线、三角形的两条边线就更不均等了。右边也是一根圆木，木头上面被坐立不安的孩子们磨得光溜溜的，这根圆木不如头儿坐的那一根大，坐起来也没那么舒坦。左边是四根小圆木，其中之一——最远的那根——弹性很足。有人坐得太靠后的时候，那根圆木会突然一动，把五六个孩子都掀翻到后面的草地上去，一次又一次的大会就是在这种哄笑声中被打断的。现在，他看到没有一个人聪明地想到——他自己没有，杰克没有，猪崽子也没有——去拿块石头当楔子来塞住圆木，不让它滚动。于是他们只好继续忍受那根摇晃的歪树干，因为，因为……拉尔夫又陷入了困境。

每根树干前的草皮都给磨蹭掉了，但三角形当中的野草却长得高高的，没人踩踏过。此外，三角形顶端的野草也长得很密，因为那儿没人坐。在会场的四周，耸立着灰色的树干，它们或直或斜，支撑着低矮的叶盖。在这两侧是海滩；背后是环礁湖；前面是黑魆魆的海岛本体部分。

拉尔夫走到头儿坐的位置上。他们以前从没有这么晚开会过，因而这个地方此刻看来有点不同。平时绿叶盖的下侧亮着金色的反光，他们的脸被照得下亮上暗，就像——拉尔夫心想，你双手拿着一个电筒时的情形。可是这会儿阳光从一侧斜射进来，阴影也就随着偏向另一侧。

拉尔夫又陷入了那种对他如此陌生而奇怪的胡思乱猜之中；要是从上往下照，或是从下往上照，人们的脸会如此异样的话——脸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一切事物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拉尔夫烦躁地动了一动。麻烦的是，你是个头头，你就得思考，你就得聪明点。而且机会很快就失去了，你只得匆忙地作出一个决定。这种情形迫使你动脑筋，因为思想是个可贵的东西，它会产生成果……

只是——拉尔夫面对着头头的位置时判定——我不会思考，不会像猪崽子一样地思考。

那天晚上，拉尔夫不得不又一次重新评定自己的价值。猪崽子会思考。他会在他那个胖脑瓜子里一步步地推论，只是猪崽子不是当头头的料。尽管猪崽子的样子可笑，他却有脑子。拉尔夫现在是个思想专家了，他能鉴赏别人的思想了。

照到拉尔夫眼睛上的阳光提醒他时间正在过去，于是他从树上拿下海螺，细看着它的表面。海螺暴露于空气中，淡黄底色和粉红斑点已褪得近于白色，有点儿透明。拉尔夫对海螺油然而生一种深情的敬意，尽管是他本人从环礁湖里把它捞上来的，他面向会场，把海螺放到了唇边。

孩子们正等着开会，都赶紧跑来。一些孩子知道有艘船曾经过海岛，而火却灭了，他们想到拉尔夫在发怒，不由放低了声音；还有些孩子，包括小家伙们，不知道那件事，但也深深地感受到整个会场的严肃气氛。会场很快就挤得满满的；杰克、西蒙、莫里斯、大多数猎手，坐在拉尔夫的右边；其余的坐在左边，坐在阳光之下。猪崽子来了，他站在三角地的外面。这表明他想听，但不准备讲话：而且在猪崽子的意思里这还是个表示不同意的举动。

“情况是这样的：咱们需要开个会。”

没人吭声，可一张张面孔都转向拉尔夫，都专心致志。拉尔夫挥动着海螺。他懂得，像这样的基本声明必须至少说两遍，才能让每个人都听懂，这是个常规了。发言的人必须坐着，把大伙儿的目光吸引到海螺上，讲起话来要有力量，就像是把沉甸甸的圆石子扔进一组组蹲伏着或蹲坐着的孩子们当中。他开动着脑筋，寻找简单的语句，以便使得小家伙们也能明白会议的内容是什么。也许过一会儿，那几个老爱争论的人——杰克、莫里斯、猪崽子——会使出全套本领来扭转会议的方向：但在会议开始时必须把要讨论的主要问题讲清楚。

“咱们需要开个会。不是为了寻开心。不是为了哈哈笑，从圆木上摔下去，”——坐在那根歪树干上的小家伙们格格地笑起来，你瞅瞅我，我瞅瞅你——“不是为了开玩笑，也不是为了”——他举起海螺，努力寻找一个有说服力的字眼——“耍小聪明。不是为了这些，而是为了把事情搞搞清。”

他停顿了一下。

“我一路上走来，一个人，思忖着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知道咱们需要什么。开个会把事情弄明白。现在我先发言。”

他停了一下，不由自主地往后捋了捋头发。猪崽子朝三角地踮起脚，放弃了他无效的抗议，加入到别的孩子们当中。

拉尔夫接着往下讲：

“咱们开过好多次会。大家都喜欢聚在一起，都喜欢发言。咱们决定这决定那；可是决定了的事都没有做到。咱们决定从那小溪打水，把水盛在那些椰子壳里，放在新鲜的绿叶下面。那样只干了几天。现在椰子壳里没水了，是干的。大家直接从河里弄水喝。”

响起一阵表示赞同的耳语声。

“并不是说从河里弄水喝有什么不好。我也打算从那个地方取水喝——你们知道——就是瀑布下面的那个水潭——而不是从陈椰子壳

里喝水。只是咱们说过要从小溪里打水的。可现在又不干了。今天下午在那儿只有两满壳水。”

他舔舔嘴唇。

“还有茅屋、窝棚的事。”

嘁嘁喳喳的声音又响了起来，随之又静了下去。

“你们大多数睡在窝棚里。今儿晚上，除了萨姆埃里克到山上守着火，你们全都睡在窝棚里。是谁搭的这些窝棚？”

喧声四起。人人都搭过窝棚。拉尔夫不得不再次挥动海螺。

“等一等！我是说，谁搭过这所有的三个窝棚？第一个大家都有份，第二个只有四个人参加，那边最后一个是我和西蒙搭的，所以它摇摇晃晃。不。别笑了。要是再下大雨，那个窝棚说不定就会塌掉。那时咱们就用得着那些窝棚了。”

他停下来，清清嗓子。

“还有一件事。咱们选了一个地方作为厕所：就是洗澡潭那一边再过去一段路的那些岩石。这也是合理的。潮水会把那地方冲刷干净。这一点你们小家伙也懂。”

到处是窃笑声，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眼下大家都好像随地大小便，甚至就在窝棚和平台近旁。你们这些小家伙，要是你们吃着野果；要是你们急着要大小便——”

孩子们哄闹起来。

“我说，要是你们急着要大小便，就应该避开野果一点。那太龌龊了。”

一阵哄堂大笑。

“我说那太脏了！”

他扯扯自己那件僵硬的灰衬衫。

“那实在太肮脏了。要是你们急着要大小便，就应该一直沿着海滩走到岩石处去。懂吗？”

猪崽子伸出双手去拿海螺，但是拉尔夫摇摇头。这次演说是经过通盘考虑过的，一个要点紧接一个要点。

“咱们全都必须再到岩石那边去大小便。这个地方越来越脏。”他停了下来。孩子们感到一种危机，他们紧张地期待着。“此外，还有火的事。”

拉尔夫吐出余气，微微地喘息着，听众们也喘了口气。杰克开始用刀削砍一块木头，还低声对罗伯特说些什么，罗伯特则往别处看去。

“火堆是岛上最重要的事情。要是咱们不生着火，那除了凭运气之外，咱们还怎么能得救呢？咱们就连一堆火也管不好吗？”

他奋力挥出一条手臂。

“瞧瞧咱们自己！咱们有多少人呀？可就管不了一堆冒烟的火。你们就不懂吗？难道你们就看不出咱们应该——应该宁死也不让火灭掉吗？”

猎手中发出一阵忸怩的格格笑声。拉尔夫激动地转向他们。

“你们这些猎手！你们就会傻笑！可我要告诉你们，烟比猪更重要，尽管你们三天两头就能宰一头猪。你们全弄明白了没有？”他伸展开双臂，转向整个三角地。

“咱们一定得把烟在山上生起来——要不就完蛋。”

他停下，琢磨着下一个要点。

“还有一件事。”

有人大声叫喊道：

“事情太多了。”

响起了一片表示赞同的抱怨声。拉尔夫置之不理。

“还有件事。咱们差不多要把整个岛都烧光了。咱们浪费时间，滚滚石头啦，生一些煮食的小火堆啦。现在我宣布订下一条规则，因为我是头头。从今以后，除了在山上，别的地方一律不准生火。”

顿时闹开了。孩子们站起来大叫大嚷，拉尔夫也大声对他们嚷嚷。

“因为，要是你们想煮鱼或蟹，完全可以跑到山上去。咱们说定了。”

在落日的余辉之中，好多双手都伸着要拿海螺。拉尔夫抓牢海螺，跳到树干上。

“我要说的就这些。我已经说完了。你们选我当头头。就得照我说的去做。”

大家慢慢地安静下来，最后又都坐好了。拉尔夫从树干上往下一跳，用平常的声调说道：

“所以得记住。把岩石处当作厕所。管着火堆冒烟，作为信号。不要从山上取火种，到山上去煮吃的。”

杰克站起来，阴沉沉地绷着脸，伸出了双手。

“我还没讲完呢。”

“可是你讲个没完没了！”

“我拿着海螺。”

杰克咕哝着坐了下去。

“还有最后一件事。这是大家都可以谈论的。”

他直等到平台上一片肃静。

“事情搞得七零八落。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咱们开始得好好的；那时咱们很快活。可后来——”

拉尔夫稍微动了一下海螺，目光越过那群孩子，不知在看什么；他想起小野兽、蛇、火堆、关于可怕东西的谈论。

“后来大家就开始感到惊恐。”

一阵喃喃耳语，几乎是呜咽之声，随之又消失了。杰克停止了削木头。拉尔夫兀地又说起来：

“可那是小家伙们的瞎扯。咱们要搞搞清楚。所以最后一部分，咱们都可以谈论的，就是对这可怕的东西作出判定。”

一缕头发又滑进了他的眼睛。

“咱们必须讨论一下这可怕的东西，弄清楚这里头其实没什么。我自己有时候也害怕过；只不过那全是胡说八道！像妖精鬼怪故事一样。然后，当作出判断以后，咱们就可以重新开始，当心好火堆等各种事情。”一幅三个男孩在明亮的海滩上行走的图画掠过拉尔夫的脑海。“咱们会快活的。”

拉尔夫按照仪式把海螺搁到身旁的树干上，表示他的发言结束了。照在他们身上的阳光此时已成了水平方向。

杰克站起来拿过海螺。

“这么说这次会就是要把事情搞搞清楚。我来告诉你们个究竟。这一切都是你们这些小家伙开的头，谈论那可怕的东西。野兽！哪儿来的？当然我们有时候也很害怕，可我们忍着。不过拉尔夫说你们在夜里尖叫乱喊。那不是在做恶梦，又是在做什么呢？不管怎么说，你们又不打猎，又不搭茅屋，又不帮忙——你们全是些爱哭的娃娃和胆

小鬼。就是这么回事。至于那可怕的东西——你们得忍着点，像我们其余的人一样。”

拉尔夫张嘴看着杰克，可杰克没注意。

“事情就是这样——害怕，就像做梦一样，伤不了你们。在这个岛上没什么野兽可怕的。”他的眼光沿着低声说话的一排小家伙横扫过去。“要是真有东西找上你们，那是活该！你们这些没用的哭宝！可就是没有动物——”

拉尔夫试探地打断了他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谁说过动物了？”

“那一天你说的。你说他们做梦尖叫。现在他们都这么说了——不只是小家伙们，连我的猎手们有时候也这么说——说有一个东西，黑乎乎的，一只野兽，一种不知是什么名堂的动物。我听他们说过。你觉得没有说过，是不是？那么听着。在小岛上是找不到大动物的。只有野猪。你们只有在非洲和印度那样的大地方才找得到狮子和老虎——”

“还有在动物园里——”

“我拿着海螺。我不是在讲那可怕的东西。我是在讲野兽。你们要怕尽管怕吧。可是说到野兽——”

杰克停了一停，捧着海螺，转向他那些头戴肮脏黑帽子的猎手。“我是一个猎手不是？”

他们畅快地点了点头；杰克的确是一个猎手，这没有人怀疑。

“好——我独自走遍了这个岛。要是有野兽我早就见着了。害怕吧，因为你们就是那个样子——但是森林里并没有野兽。”

杰克递回海螺，坐了下去。全体与会者如释重负地向他鼓掌致意。随后猪崽子伸出了手。

“我不完全同意杰克说的话，有几点除外。森林里当然没有野兽。怎么可能有呢？野兽吃什么呢？”

“野猪。”

“我们吃猪。”

“猪崽子！”

“我拿着海螺！”猪崽子忿忿不平地说道。“拉尔夫——他们应该住口，是不是？你们都闭嘴，你们这些小家伙！我指的是我不同意这里有什么可怕的。当然在森林里根本就没什么可害怕的。为啥——我到森林里去过！你们还会讲鬼呀什么的。咱们都知道现在事情怎样了，要是出了什么毛病，就该有人来纠正。”

猪崽子取下眼镜，对大家眨眨眼睛。夕阳西沉了，就好像电灯被关掉一样。

他继续解释道：

“要是你们肚子痛。不管是小痛还是大痛——”

“你的肚子才大痛呢。”

“你们笑完了，咱们大概可以继续开会了吧。要是那些小家伙再爬上那根歪树干，马上就会摔下来。所以他们还是坐在地上听吧。噢，不。什么毛病都有医生来治，就连脑子里的毛病也有。你们当真觉得咱们该老是害怕无中生有的东西？生活嘛，”猪崽子引申着说，“总是有科学性的。就是那么回事。再过一两年战争就会结束，人们会旅行到火星上去，再从那儿回来。我知道并没有野兽——没那种带爪子的东西，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也根本没什么可害怕的。”

猪崽子停了一停。

“除非——”

拉尔夫不安地动弹了一下。

“除非什么？”

“除非咱们害怕的是人。”

在坐着的孩子们当中，爆发出一种半是好笑半是讥笑的闹声。猪崽子低下头，匆匆地继续说道：

“还是让咱们听听那个讲起过野兽的小家伙是怎么说的，或许咱们可以让他看到自己有多蠢。”

小家伙们开始嘁嘁喳喳地互相讲起来，随后有一个站了出来。

“你叫什么名字？”

“菲尔。”

作为一个小家伙，菲尔倒是蛮自信的，他伸出双手，像拉尔夫那样捧着海螺，四下环顾着，在发言前把孩子们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

“昨晚我做了场梦，一个讨厌的梦，梦见跟什么东西扑打起来。我独自在窝棚外面，跟什么东西搏斗着，就是树上那些弯弯曲曲的东西。”

他停了一停，其他小家伙同情地笑了，他们也感到很可怕。

“当时我很害怕，就吓醒了。我发现我一个人在窝棚外面的黑暗中，那种弯弯曲曲的东西已不见了。”

这种栩栩如生的恐怖场面，很可信，而又如此清晰可怕，把大家吓懵了。在白色的海螺后面，只听见那孩子的声音还在叽里咕噜地说着：

“我怕极了，就开始叫唤拉尔夫，后来我就看见什么东西在林子里晃动，那东西又大又吓人。”

他停住了；回忆起这件事使他有点害怕，可又因为自己的故事引起了大家的惊骇而得意。

“那是做恶梦，”拉尔夫说，“他是在睡梦中走动。”

与会者带克制地低声表示同意。

那个小家伙却执拗地摇晃着脑袋。

“跟弯弯曲曲的东西打架时我是睡着的，可它们不见了的时候我醒着，我看见又大又吓人的东西在林子里晃动。”

拉尔夫伸出双手去拿海螺，小家伙坐了下去。

“你们都睡着了。那里什么人都没有。谁会在夜里到林子里去东逛西荡呢？有谁这样做过吗？有谁出去过吗？”

一个较长时间的停顿。孩子们想到有谁竟会在夜里走到黑暗中去，都咧嘴而笑。接着西蒙站了起来，拉尔夫惊讶地注视着他。

“你！你为什么在黑暗里闲逛？”

西蒙拿过海螺，他的手在发抖。

“我要——到一个地方去——一个我知道的地方。”

“什么地方？”

“一个就我知道的地方，在丛林中。”

他支支吾吾地说道。

还是杰克为他们解决了问题，他以一种轻蔑的、听上去那么滑稽而又那么带决定性的腔调说道。

“他是急着要去解手。”

感觉到西蒙受了羞辱，拉尔夫一面接过海螺，一面严厉地盯着西蒙的脸。

“好吧，别再这样做了。懂吗？不要在夜里出去。关于野兽的愚蠢的谈论已经够多的了，尽管小家伙们还没有看到你溜来溜去，像只——”

嘲笑声四起，里面还夹着恐惧和责难的味道。西蒙张嘴想辩解，可是拉尔夫已经收回了海螺，于是他只好回到自己的位子上。

整个会场静下来的时候，拉尔夫转向猪崽子。

“怎么样，猪崽子？”

“还有一个。是他。”

小家伙们把珀西佛尔推到前面来，随后让他独自留在那儿。珀西佛尔站在中间一块齐膝深的草丛中，看着自己被遮没的双脚，试着把自己想成是在一个“帐篷”里。拉尔夫想起了另一个小男孩也曾像这样站着过，他赶紧摆脱回忆。拉尔夫早已把那件事埋入心底、驱出脑海，只有像眼前这种实在的形象才又把它带上了心头。一直没有再点过小家伙们的数，一半是因为没法保证他们全被点着，一半是因为拉尔夫至少晓得猪崽子在山顶上提出的那个问题[1]的答案。有金发的，黑发的，带雀斑的小男孩，全脏得很，可是他们的脸上却完全没有大斑点。没一个人再看见过有紫红胎记的脸蛋。然而那一次猪崽子就已经又哄又唬了。拉尔夫默认他还记得那不宜公开说的事情，就对猪崽子点点头。

“问下去。再问问他。”

猪崽子跪着，手里拿着海螺。

“喂。你叫什么名字？”

小男孩把身子一扭躲进了他的“帐篷”。猪崽子束手无策地转向拉尔夫，后者又高声发问：

“你叫什么名字？”

孩子们受不了这种沉默和拒绝回答问题，突然齐声叫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

“静一静！”

拉尔夫在暮色中凝视着那个小孩。

“现在你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名字？”

“珀西佛尔·威密斯·麦迪逊，哈恩茨，哈考特·圣安东尼教区牧师住所，电话，电话，电——”

仿佛这个信息深深地扎在他悲伤的源头之中，小家伙流泪了。他皱起面孔，泪如泉涌，嘴巴张得令人可以看见一个方方的黑洞。起初他强忍着不出声，就像个象征着悲伤的雕像；可随之他放声痛哭，哭得像海螺声那样又响又长。

“别哭，你呀！别哭了！”

珀西佛尔·威密斯·麦迪逊可熬不住了，悲伤的源头已被打开，远非权威所能制止，即使威胁着要揍他也不管用。一场嚎啕大哭，一声紧接一声。这哭声似乎使他挺直身子，好像他被钉住了一样。

“别哭了！别哭了！”

此刻小家伙们也沉默不住。这哭声使他们想起各自的悲伤；也许他们感到这悲伤是人人有份的。他们满怀同情地哭开了，有两个哭得几乎跟珀西佛尔一样响。

是莫里斯解救了他们。他大声喊道：

“看着我！”

莫里斯装作跌倒在地。他揉揉臀部，又坐到那根歪树干上，以致又翻在草里。他这小丑角色扮得很糟，但是却吸引了珀西佛尔和其他

小家伙，他们抽抽鼻子，笑了。他们笑得很滑稽，不一会儿，连大家伙们也忍不住笑起来。

随后杰克先讲起话来。他并没有拿着海螺，因而他的发言违反了规则；可没一个人留心到这一点。

“那野兽的事怎么了？”

珀西佛尔身上发生了某种奇怪的变化。他打着呵欠，站立不稳，于是杰克一把抓牢他摇晃着问道：

“野兽住在哪儿？”

珀西佛尔在杰克紧抓的双手中往下沉。

“那倒是头怪聪明的野兽，”猪崽子讥讽地说道，“要是它居然能藏在这个岛上。”

“杰克到处都去过——”

“野兽能住在哪儿呢？”

“去你的野兽吧！”

珀西佛尔喃喃着什么，大伙儿又哄笑起来。拉尔夫身子向前倾。

“他在说什么呀？”

杰克听着珀西佛尔的回答，松了手。四周在场的都是人，珀西佛尔感到宽慰，一被松开，就倒在长长的野草中睡着了。

杰克清清嗓子，然后随随便便地报告道：

“他说野兽从海里来。”

最后一下笑声消失了。拉尔夫不知不觉地回过身去，成了一个衬着环礁湖的、隆起的黑色人影。大家的目光随他而去，看着环礁湖之外浩瀚无际的大海，一面思考着；在那种不可测度的深蓝的海水之

中，似乎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可能；他们默默地倾听着风吹树叶的飒飒声，倾听着从礁石处传来的轻微的海水击拍声。

莫里斯开口了——他说得那么响，把大家吓了一跳。

“爸爸说过，人们还没有发现海中所有的动物呢。”

又开始了一番争论。拉尔夫递过微微发光的海螺，莫里斯顺从地接着。会场又平静下来。

“我是说，杰克说你们会害怕的，因为人总会担惊受怕，那说得完全对。但是他说这个岛上只有野猪，我倒希望他说得对，可是他不知道，我是指他知道得不实在不确切。”——莫里斯喘了口气——“我爸爸说有那些东西，你们叫它们什么来着，那东西会造出墨黑的水来——乌贼——有几百码长，能吃下整条整条的鲸鱼。”他又停了一下，快活地笑笑。“我当然不相信有什么野兽。就像猪崽子说的那样，生活是有科学性的，可是咱们不知道，是吗？我是说知道得不确实——”

有人叫喊道：

“乌贼不会从水中跑出来！”

“会！”

“不会！”

转眼之间，平台上全是挥手舞臂的影子，他们争得不可开交。对于坐着的拉尔夫来说，这似乎是神志不清的表现。可怕的东西啦、野兽啦，大家没有一致同意火堆最重要：每当试着把事情搞搞清楚，就会发生争论，把话题扯开，提出令人讨厌的新问题。

他在幽暗中看到近旁白闪闪的海螺，就一把从莫里斯那里抢过来并拼命地吹起来。大家吓了一跳，静了下去。西蒙靠拉尔夫很近，他

把手搁到海螺上。西蒙感到有一种危险的必要使他要发言，但在大庭广众之中发言对他是个可怕的负担。

“大概，”他犹豫不决地说，“大概是有一只野兽的。”

孩子们尖声乱叫，拉尔夫惊讶地站了起来。

“你，西蒙？你也信这个？”

“我不晓得，”西蒙说道，心跳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可是……”

一场风暴爆发了。

“坐下去！”

“住口！”

“拿着海螺！”

“见鬼去吧！”

“不许说！”

拉尔夫叫喊道：

“听他讲！他拿着海螺！”

“我是想说……大概野兽不过是咱们自己。”

“放屁！”

猪崽子惊得忘了礼貌，说出那等粗话。西蒙接着说道：

“咱们可能是一种……”

西蒙竭力想表达人类基本的病症，却说不清楚。他灵机一动。

“什么东西是最肮脏的？”

好像是作为一种回答，杰克突然打破了表示不理解的静默，他富于表情地说了句粗话。紧张空气的松弛使孩子们极度兴奋。那些已经爬回到歪树干上的小家伙们重又翻倒下来，可他们并不在乎。猎手们尖声叫喊，开心得要命。

西蒙的努力全线崩溃；这哄笑声残酷地鞭打着他，他手足无措地畏缩到自己的位子上。

会场终于又静了下去。有人接着发言：

“大概他指的是一种鬼魂。”

拉尔夫擎起海螺，凝望着朦胧的夜色。最亮的东西就是灰白的海滩了。小家伙们一定在近旁吧？对——对此可以肯定，他们就在草地中间身子紧挨着身子，挤做一团。一阵疾风把棕榈树吹得哗哗作响，喧哗声在寂静的黑夜里更加引人注意，听上去响得很。两根灰色的树干互相磨擦，发出令人不安的刺耳的声音，白天却谁也没有注意到。

猪崽子从拉尔夫手中拿过海螺，愤怒地说道：

“我根本不相信有鬼——从来不信！”

杰克也站了起来，带着一股无名火说道：

“谁管你信不信——胖子！”

“我拿着海螺！”

响起了短暂的扭打声，海螺被夺来夺去。

“你还我海螺！”

拉尔夫冲到他俩当中，胸上挨了一拳。他从拿海螺的人手里把它夺下来，气吁吁地坐下。

“鬼魂谈得太多了。这些该留在白天谈。”

一阵嘘声，接着不知是谁插了一句。

“也许野兽就是——鬼魂。”

大家像被风摇撼了一下。

“抢着说话的人太多了，”拉尔夫说道，“要是你们不遵守规则，咱们就不会有真正的大会。”

他又停了下来。精心计划的这次大会完蛋了。

“那你们还要我说什么呢？这么晚召开这次会是我错了。咱们将对此进行投票表决：我是指鬼魂；然后大家回茅屋去，因为咱们都累了。不许说话——是杰克在说吗？——等一等。我要在这儿说说，因为我不相信有鬼。或者说我认为我不信。可我不喜欢想到这些东西。就是说不喜欢现在这时候、在黑暗里想到鬼。除非咱们要把事情弄弄清楚。”

他把海螺举了一下。

“那好吧。我想要把事情弄弄清楚就是要弄清楚到底有没有鬼——”

他想了想，提出了问题。

“谁认为会有鬼？”

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明显地做什么动作。随后拉尔夫往黑暗中看去，辨认出自己的手；他断然说道：

“我明白了。”

那个世界，那个可以理解和符合法律的世界，悄悄地溜走了。曾经有过要么是这要么是那；可现在——船已经开走了。

有人从拉尔夫手中夺过海螺，是猪崽子又尖叫起来：

“没有鬼，我投票赞成没有鬼！”

他在与会者中转了一圈。

“你们全都记住！”

他们听到他在跺脚。

“咱们是什么？是人？是牲畜？还是野蛮人？大人会怎么想呢？跑开去——捕野猪——让火给灭了——而现在！”

一个阴影急急地冲到他跟前。

“你住口，你这个胖懒虫！”

又发生了短暂的争夺，微微闪光的海螺上下晃动。拉尔夫一跃而起。

“杰克！杰克！你没拿着海螺！让他发言。”

杰克的脸在拉尔夫的面前摇晃着。

“你也闭嘴！不管怎样，你算什么东西？干坐在那儿——对人发号施令。你不会打猎，不会唱歌——”

“我是头头。大家选我的。”

“大家选你的又怎么样？只会发些没有意义的命令——”

“猪崽子拿着海螺。”

“对呀——你总是向着猪崽子——”

“杰克！”

杰克怀恨地模仿他的声音。

“杰克！杰克！”

“规则！”拉尔夫喊道，“你破坏规则！”

“谁在乎？”

拉尔夫急中生智。

“因为规则是咱们所有的唯一东西！”

但是杰克仍叫喊着反对他。

“让规则见鬼去吧！我们是强有力的——我们会打猎！要是有野兽，我们就把它打倒！我们要包围上去揍它，揍了再揍——！”

他狂叫一声，跃下灰白的沙滩。平台上立刻充满了一片喧哗声、骚动声、争夺声、尖叫声和哄笑声。与会者四下散开，他们乱纷纷地从棕榈树处跑向水边，沿着海滩越跑越远，消失在朦胧的夜色中。拉尔夫觉得海螺碰到自己脸上，就把它从猪崽子手里拿过来。

“大人们会怎么说呢？”猪崽子又喊道。“瞧他们那个模样！”

从海滩上传来了模仿打猎的声音，歇斯底里的笑声和真正感到恐怖的尖叫声。

“吹海螺，拉尔夫。”

猪崽子靠得很近，拉尔夫连他一块镜片的闪光都看得见。

“有火在那儿，他们看不见吗？”

“眼下你得强硬一点，叫他们执行你的命令。”

拉尔夫以一种背诵定理的语气小心地回答道：

“要是我吹了海螺他们不回来；那咱们就自作自受了。咱们维持不了火堆。咱们就会像牲畜一样，再也不会得救。”

“要是你不吹，咱们也会很快地变成牲畜。我看不见他们在做什么，可我听得见。”

四散的人影在沙滩上汇聚拢来，变成了旋转着的浓黑的一团。他们在和唱着什么，已经唱够了的小家伙们号叫着蹒跚走开。拉尔夫把海螺举到唇边，又放了下来。

“猪崽子，伤脑筋的是：有没有鬼呢？有没有野兽呢？”

“当然没喽。”

“为什么没呢？”

“因为事情会讲不通。房子啦、马路啦、电视啦——那些东西会不起作用。”

一边跳舞一边和唱着的孩子们渐渐筋疲力尽，他们唱不出词儿，只发出有节奏的声音。

“假如说它们讲不通？在这儿，在这个岛上是讲不通的？假如它们正观察着咱们，等着机会呢？”

拉尔夫猛缩了一下，向猪崽子靠近一些，以致他们两人撞在一起，都吓了一跳。

“别再这样说！麻烦事情已经够多了！拉尔夫，我要受不住了。要是有鬼的话——”

“我该放弃当头头。听他们算了。”

“哦，天哪！别，可别！”

猪崽子紧紧抓住拉尔夫的臂膀。

“要是杰克当上头头，他就会尽打猎，不再管火。咱们会在这儿待到死。”

猪崽子声音高得成了尖叫。

“谁坐在那儿？”

“我，西蒙。”

“咱们倒是好极了，”拉尔夫说道。“三只瞎了眼的耗子。我算认输了。”

“要是你认输，”猪崽子惊慌地低声问，“那我会怎么样呢？”

“不会怎么样的。”

“他恨我。不晓得是为什么。要是他能随心所欲——你没事，他尊敬你。此外——你会揍他。”

“你刚才也跟他漂亮地干了一仗。”

“我拿着海螺，”猪崽子直率地说。“我有权发言。”

西蒙在黑暗中动弹了一下。

“把头头当下去。”

“你闭嘴，小西蒙！为什么你就不能说没野兽呢？”

“我怕他，”猪崽子说，“那就是我了解他的原因。要是你怕一个人，你会恨他，可是你又禁不住要想到他。你可以骗自己，说他实在还不错，可当你又见着他，就会像得气喘病似的喘不过气来。我告诉你，他也恨你，拉尔夫——”

“我？为什么恨我？”

“我不晓得。你让他在火那件事上栽跟头了；还有你是头头，他不是。”

“可他是，他是，杰克·梅瑞狄！”

“我老躺在床上养病，所以我有空动脑筋。我了解人们，了解我自己，也了解他。他伤害不了你；可要是你靠边站他就会伤害下一个，而那就是我。”

“猪崽子说得对，拉尔夫。你和杰克都没有错。把头头当下去。”

“咱们都在放任自流，事情越来越糟。家里总有个大人。请问，先生；请问，小姐；然后你总有个答复。我多么希望能这样！”

“我姨妈在这儿就好了。”

“但愿我的父亲……哦，那管什么用？”

“让火堆燃着。”

舞跳完了，猎手们都回到茅屋里去了。

“大人懂事，”猪崽子说。“他们不怕黑暗。他们聚会、喝茶、讨论。然后一切都会好的——”

“他们不会在岛上到处点火。或者失掉——”

“他们会造一条船——”

三个男孩站在黑暗之中，起劲地、东拉西扯地谈论着了不起的成人生活。

“他们不会吵架——”

“不会砸碎我的眼镜——”

“也不会去讲野兽什么的——”

“要是他们能带个消息给我们就好了。”拉尔夫绝望地叫喊道。“要是他们能给我们送一些大人的东西……一个信号或什么东西就好了。”

黑暗中传来一阵微弱的呜咽声，吓得他们毛骨悚然，赶快互相抓住。接着呜咽声越来越响，显得那么遥远而神秘，又转成一种急促而含糊不清的声音。哈考特·圣安东尼教区牧师住所的珀西佛尔·威密斯·麦迪逊正在这样的环境中消磨时光：他躺在长长的野草里，口中念念有词，但是把自己的地址当作咒语来念也帮不了他的忙。

---

(1) 见第二章最后一部分。

第六章　兽从空中来

除了星光之外，其他什么光也没有。他们搞清了这鬼叫似的声音是哪里来的，而珀西佛尔又安静下来，拉尔夫和西蒙笨手笨脚地把他抬到一个窝棚里。猪崽子因为说过大话，也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跟着。然后三个大男孩一起走到邻近的一个窝棚。他们焦躁不安地躺在枯叶堆中，发出嘈杂的响声，仰望着点点的群星，星光正投向环礁湖。有时从别的窝棚里传出一个小家伙的哭叫声，偶尔又有一个大家伙在黑暗中说着梦话。随后他们三个也进入了梦乡。

一弯新月升在海平线上，月亮小得很，就连直投到水面上时也形不成一道亮光；然而在夜空中却有着别的光，它们倏忽而过，一闪一闪，或者熄灭掉，十英里高空的战斗甚至连一下轻微的爆裂声都没有传来。但是一个信号从成人世界飘扬而下，虽然当时孩子们都睡着了，谁也没有注意到。突然一下耀眼的爆炸，一条明亮的螺旋状的尾巴斜越夜空，然后又是一片黑暗，群星闪闪。海岛上空出现了一个斑点，在一顶降落伞下一个人影垂荡着摇晃的四肢，正在迅速下降。不同高度的风向变幻不定，风把人影吹来吹去。接着，在三英里的高处，风向固定了，风带着人影以一条圆弧形的下降曲线划破夜空，倾斜度很大地越过礁石和环礁湖，朝山飞去。人影掉在山侧的蓝野花丛当中，缩成一团，可此刻在这个高度也有一股轻轻的微风，降落伞啪啪翻动，砰然着地，拖拉起来。于是人影双脚拖在身后，滑上山去。轻风拖着人影，一码一码，一扑一扑地穿越蓝色的野花丛，翻过巨砾和红石，最后在山顶的乱石碎砾中挤做一团。这儿微风时有时无，降落伞的绳索东拉西张地往下挂着，或者缠绕起来；人影坐着，戴盔的脑袋耷拉在双膝之间，搁在错综交叉的绳索上面。微风吹过，伞绳会绷直，这种牵拉偶尔会使人影的脑袋抬起，胸膛挺直，于是他的目光似乎越过山顶，凝望着远方。然后，每当风势减弱，伞绳便会松弛下

去，人影又向前弯曲着，把脑袋深埋在双膝之间。因此当群星移过夜空时，看得出山顶上坐着的人影一会儿弯成弓形，一会儿松落下去，一会儿又弯成弓形。

在清晨的黑暗中，山侧下面一条小路的岩石旁响起了喧闹声。两个男孩从一堆灌木和枯叶中翻滚出来，两个模糊的影子似醒未醒地扯淡着。这是双胞胎俩，他们在值班管火。论理应该是一个睡觉，另一个守着。但是他们俩独立行动的时候从来都做不成一件像样的事；而因为整夜呆着不睡是做不到的，两人就都去睡觉了。这会儿他们走近曾经是信号火的一堆黑漆漆的余烬，打着呵欠，揉着眼睛，熟门熟路地走着。可一到火堆边他们就停止打呵欠了，其中一个匆匆奔回去拿木柴和树叶。

另一个跪了下去。

“我看火已经灭了。”

他拿起一根塞到他手中的木棒拨弄起来。

“没灭。”

他躺下去，把嘴贴近黑漆漆的余烬，轻轻地吹着。他的脸慢慢地显出来，被照得红通通的。吹了一会儿，他停了下来。

“萨姆——给我们——”

“——焦炭。”

埃里克弯下腰去又轻轻地吹着，直吹到一团余烬旺了。萨姆把一块焦炭放到开始发红的地方，接着加上一根枝条。火越来越旺，枝条燃着了。萨姆堆上了更多的枝条。

“别烧得太多，”埃里克说道，“你放得太多了。”

“咱们来暖暖身子。”

“那又得去搬柴火了。”

“我冷。”

“我也冷。”

“还有，天——”

“——天太黑了。那好吧。”

埃里克往后蹲坐着，看着萨姆生火。萨姆把焦木搭成一个小小的遮风的棚，火稳稳地点着了。

“可真差不离。”

“他会要——”

“光火的。”

“嘿。”

双胞胎默默地注视着火堆。随后埃里克吃吃地闷笑起来。

“他不是光火了吗？”

“在谈到——”

“火堆和野猪的时候。”

“幸好他是冲着杰克，而不是冲着咱们俩。”

“嘿，记得学校里总发脾气的那个老先生吗？”

“孩子——你—可真要—把我—给慢慢地—气疯了！”

双胞胎两人会心地哈哈大笑，接着他们又想起了黑暗和别的一些东西，不安地东张西望起来。在架空的木柴旁，火焰燃得正旺，这又把他们的眼光吸引了回来。埃里克注视着：树虱在疯狂地乱跑，却免不了被火焰所吞噬，他想起了第一次所生的火——就在那下面，在山

的更陡峭的一侧，那儿此刻是一片黑暗。他并不喜欢记起这件事，侧脸看起山顶来了。

这会儿热气四射，令人愉快地照到了他们身上。萨姆尽可能近地把枝条塞进火里，闹着玩儿。埃里克伸出双手，试试看放在多远可以经受得住火堆辐射出来的热量。他无聊地看着火堆的另一边，从乱石碎砾扁平的阴影中重新想象出它们白天的轮廓。就在那儿有块大岩石，那儿有三块石头，裂开的岩石，从那儿再过去，有一道山罅——就在那儿——

“萨姆。”

“哟？”

“没什么。”

枝条燃起了熊熊的火焰。树皮被烧得蜷曲起来，随火而化，木头发出了噼啪的爆裂声。遮风的小棚朝内坍塌下去，山顶上好大一圈被照得通亮。

“萨姆——”

“哟？”

“萨姆！萨姆！”

萨姆烦躁地看看埃里克。埃里克的眼神显得很紧张，说明他所看的方向凶险可怕；萨姆原先背对着那个方向，现在急匆匆地兜过火堆，蹲坐在埃里克身旁也盯着看起来。他们呆若木鸡，互相紧揪着手臂，两双眼睛一眨不眨，两张嘴巴难以合拢。

在他们下面远远的地方，无数的林木哀叹着，随之怒号起来。他们额前的头发飘动，火焰从火堆中旁逸出来。在他们之外十五码的地方，传来布被风吹开的噗噗声响。

两个孩子都没尖声呼叫，只是用手更紧地抓住对方的臂膀，嘴巴突出。他们这样蹲伏了约十秒钟时间，与此同时，噼啪作响的火堆冒出了浓烟和火星，火光在山顶上摇曳不停。

接着，就好像他们两人只有同一颗被吓坏了的心，双胞胎跌跌撞撞地爬过山岩，逃之夭夭。

拉尔夫正做着美梦。经过几小时嘈杂的辗转反侧，他终于在枯叶堆中进入了梦乡。连别的窝棚里的孩子在梦魇中发出的惊叫也没有惊动他，因为他已在梦中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正隔着花园的围墙拿糖喂小马。随之有人摇他的手臂，告诉他该吃茶点了。

“拉尔夫！醒醒！”

树叶哗哗作响，像大海那样怒号。

“拉尔夫，醒醒！”

“怎么啦？”

“我们看见——”

“——野兽——”

“——清清楚楚！”

“你们是谁？双胞胎吗？”

“我们看见野兽了——”

“别出声。猪崽子！”

树叶仍在怒号。拉尔夫直奔椭圆形的、暗淡的星群，一头撞到猪崽子身上，双胞胎中的一个忙拽住他。

“你不能出去——太可怕了！”

“猪崽子——长矛在哪儿？”

“我听得见——”

“快静下来。躺着。”

他们躺在那里倾听，起初有点怀疑，可在一阵阵死寂之中听着双胞胎低声细语的描述，也畏惧起来。一会儿工夫，黑暗中似乎满是爪子，满是可怕的无名之兽和威胁之意。漫无止境的拂晓慢慢地隐去了群星，最后，灰蒙蒙的光线终于射进了窝棚。他们开始动弹身子，尽管窝棚外面的世界仍然危险得令人无法忍受。黑暗中迷乱的景象分得清远近了，天空高处小片的云彩涂上了一层暖色。一只孤零零的海鸟扑棱棱地拍翅飞向云天，嘶哑地鸣叫一声，引起几下回声；森林中有什么东西粗厉地戛然长鸣。靠近海平线的一片片云彩此刻闪耀出玫瑰红色，而棕榈树羽毛似的树冠也呈现出清翠碧绿。

拉尔夫跪在窝棚的进口处，小心翼翼地窥测着四周的动向。

“萨姆和埃里克。叫他们来碰碰头。悄悄地。去吧。”

双胞胎瑟瑟发抖地互相搀着，壮着胆子走了几码到邻近的一个窝棚里去传播那令人畏惧的消息。拉尔夫站了起来，为了自己的尊严，尽管心里忐忑不安，还是硬撑着走向平台。猪崽子和西蒙跟着他，其他孩子也蹑手蹑脚地跟在后面。

海螺搁在光溜溜的位子上，拉尔夫拿起海螺放到嘴边；可接着他犹豫片刻，并没有吹，只举起贝壳向大家示意一下，他们都明白了。

太阳的光线像把扇子似的从海平线下面往上展开，又向下晃到齐眼睛那么高。拉尔夫瞥一下从右面照亮他们的、正在越来越扩大的一片金色的闪光，似乎要选择适当的方向来发言。在他前面围成圈的孩子们手中都竖拿着一根根打猎的长矛。

他把海螺递给最靠近他的埃里克——双胞胎中的一个。

“我们俩亲眼看到了野兽。不——我们当时没睡着——”

萨姆接过故事讲下去。现在一个海螺管双胞胎两个共用已成了习惯，因为大家已经公认他们俩实在是密不可分的。

“野兽是毛茸茸的。头的后面有东西飘来飘去——像是翅膀。它动得太——”

“真可怕。它那么直挺挺地坐起来——”

“火光很亮——”

“我们俩刚生好火——”

“——还在往上多加木柴——”

“有眼睛——”

“牙齿——”

“爪子——”

“我们俩没命地奔逃——”

“猛撞到什么东西上——”

“野兽跟着我们俩——”

“我看到它鬼鬼祟祟地躲在树木后面——”

“差一点碰到我——”

拉尔夫怀着恐惧的心情指指埃里克的脸，上面有一些伤痕，是矮灌木丛划的。

“你那是怎么搞的？”

埃里克摸摸自己的脸。

“我脸上都弄破了。在流血吗？”

围成圈的孩子们害怕地退缩下去。约翰尼还在打着呵欠，忽然出声地哭起来，被比尔刮了个嘴巴子，才强忍住眼泪。明亮的早晨充满了种种威胁，孩子们的圈儿开始有了变化。他们的脸不是朝里，而是朝外，用木头削尖制成的长矛像一道篱笆。杰克叫他们向中心靠拢。

“这才是真正的打猎呢！谁敢去？”

拉尔夫不耐烦地动弹了一下。

“这些长矛是木头做的。别傻了。”

杰克嘲笑地对他说：

“害怕了？”

“当然怕了。谁会不怕呢？”

杰克转向双胞胎，期待他们的回答，却感到失望。

“我想你们不会跟我们开玩笑吧？”

他们回答得非常肯定，无可怀疑。

猪崽子拿过海螺。

“咱们能不能——还是——呆在这儿？可能野兽不会到咱们附近来。”

要不是好像感到有什么东西正瞧着他们，拉尔夫早就对猪崽子大声吆喝起来。

“呆在这儿？圈在这么一小块岛上，总得提防着？咱们怎么弄到吃的呢？火堆又怎么办呢？”

“让我们行动吧，”杰克焦躁地说，“我们在浪费时间。”

“不，我们没有。小家伙们怎么办呢？”

“别管那些小家伙！”

“得有人照顾他们。”

“过去谁也不需要照顾。”

“过去没这个必要！可现在有了。让猪崽子来照管他们。”

“好呀。好让猪崽子别冒风险。”

“动动脑筋吧。猪崽子一只眼能干得了什么？”

其余的孩子好奇地看看杰克，又看看拉尔夫。

“还有一件事。你们这次可不像寻常的打猎，因为野兽没留下足迹。要是它留下了，你们倒可以看得见。大家都知道，野兽可能像荡秋千似的从一棵树摆到另一棵树，就像刚才所说的一样。”

大家点头称是。

“所以咱们必须想一想。”

猪崽子取下摔坏的眼镜，擦擦残余的眼镜片。

“拉尔夫，我们怎么办呢？”

“你还没拿海螺。它在这儿。”

“我是说——我们怎么办呢？假如你们都走开，而野兽倒来了。我又看不清楚，要是我被吓坏了——”

杰克轻蔑地插了一句。

“你总是吓破胆。”

“我拿着海螺——”

“海螺！海螺！”杰克叫道，“我们再也用不着海螺。我们知道该由谁发言。西蒙说话有什么用？比尔、沃尔特说话顶个屁？是时候了，该让有些人知道他们得闭上嘴，让我们其余的来下决定——”

拉尔夫不再能无视他的发言。热血涌上了双颊。

“你没拿到海螺。”他说。“坐下。”

杰克的面孔变得如此苍白，脸上的雀斑显得像褐色的污点那样清楚。他舔舔嘴唇，仍然站着。

“这是猎手的活儿。”

其余的孩子们目不转睛地看着。猪崽子感到自己被卷入了纷争的漩涡，心里不自在，他悄悄地把海螺放回到拉尔夫的膝盖上，坐了下去。气氛静得逼人，猪崽子屏气静息。

“这不止是猎手的活，”拉尔夫最后说，“因为你无法追踪野兽。你难道不要得救了吗？”

他转向全体与会者。

“难道你们全都不想得救了吗？”

他回过头去看了杰克一眼。

“我从前说过，火堆最要紧。眼下火堆一定灭掉了——”

先前的恼怒又给了他以还击的力量。

“难道你们都没有头脑了？咱们必须再把火生起来。杰克，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火堆，不是吗？要不然你们全都不想得救了？”

不，他们都要得救，对此无可怀疑；大家的倾向猛地偏向拉尔夫一边，危机过去了。猪崽子喘了口粗气，想缓一缓过来，可没成功。他倚躺在一根圆木旁，张大着嘴巴，嘴唇上布满了一圈青紫的斑印。谁也没去注意他。

“想想吧，杰克。在岛上你还有什么地方没去过？”

杰克不情愿地答道：

“只有——当然啰！你记得吗？岛的尾端，山岩都堆集起来的那个地方。我到过那儿附近。岩石堆得像桥一样。上去只有一条路。”

“那东西可能住在那儿。”

大伙儿哄地一声说开了。

“静一静！好。那就是咱们要去看一看的地方。要是野兽不在那儿，咱们就爬上山去看看；再点着火堆。”

“咱们走吧。”

“咱们先吃了再去。”拉尔夫停顿了一下。“最好带着长矛。”

吃完以后拉尔夫和大家伙们就沿着海滩出发了。他们把猪崽子留在平台上支撑局面。这一天像其他日子一样，天气可望晴朗，在蔚蓝色的苍穹之下，大地上沐浴着万道霞光。在他们面前展现的海滩微呈弧形，它一直伸向远方，直至弯进了一片森林；还不到白天的那个时候：蜃景变幻的帷幕会使各种景象模糊不清。在拉尔夫的指挥下，他们谨慎地选了一条沿着棕榈斜坡的小路，而不敢沿着海边发烫的沙滩行走。拉尔夫让杰克带着路；杰克装模作样地小心地走着，尽管要是有敌人的话，他们在二十码开外一眼就能看见。拉尔夫殿后，很高兴暂时地逃脱了责任。

西蒙走在拉尔夫前头，感到有点儿怀疑——一个会用爪子抓人的野兽，坐在山顶上，没留下足迹，跑得不很快，捉不住萨姆埃里克。不管西蒙怎么想象那头野兽，在他内心里浮现的却总是这样一幅图画：一个既有英雄气概又是满面病容的人。

他叹了口气。别人能站起来对着大庭广众发言，显然他们没那种可怕的个性上的压力感，就好像只是对一个人说话那样。西蒙朝旁边跨出一步，回首张了一下。拉尔夫正跟上来，肩上扛着长矛。西蒙胆怯地放慢了脚步，等到跟拉尔夫并肩而行，他透过此刻又落到眼边的粗硬的黑头发，仰望着拉尔夫。拉尔夫却瞥向一边，脸上露出勉强的笑容，好像忘了西蒙曾经愚弄过他，随后又向别处看去，其实什么也没看。有那么一会儿工夫，西蒙为自己被接受而感到快乐，接着他不

再想他自己的事情。忽然西蒙一不留意猛撞到一棵树上，拉尔夫不耐烦地向一边看去，罗伯特吃吃地笑了。西蒙头昏眼花，摇摇晃晃，额前出现了白的一块，又变成红颜色并出了血。拉尔夫不去理睬西蒙，他又想起了自己倒霉的心事。过一会儿他们就要到城堡岩了；那时头儿就得上前。

杰克小步跑回来。

“我们已经看得见了。”

“好吧。我们要尽可能靠近些。”

他跟在杰克身后走向城堡岩，那儿的地势稍稍高起。在他们的左面是不可穿越的紧缠着的藤蔓和树木。

“为什么那儿就不会有东西呢？”

“因为你可以看到。那儿没有东西进进出出。”

“那城堡岩怎么样？”

“瞧吧。”

拉尔夫分开眼前的草，放眼望去。多石的地面只有不多几码了，再往前岛的两侧几乎要交叠起来，让人预料前面应该是一个海岬的最高点。但看到的却是一条狭窄的岩石突出部，有几码宽，大概十五码长，使岛继续延伸到海里。那儿卧着一块构成这个岛的底部的那种粉红色的方岩石。城堡岩的这一面约有一百英尺高，他们从山顶上远眺时像个粉红色的棱堡。峭壁的岩石断裂，峭壁顶上凌乱地散布着似乎摇摇欲坠的大块石头。

拉尔夫背后长长的野草中，挤满了不声不响的猎手。拉尔夫朝杰克瞧瞧。

“你是个猎手。”

杰克脸红了。

“我知道。没错。”

拉尔夫感到，有一种深沉的东西使他不由自主地说道：

“我是头头。我去。别争了。”

他转向其他的孩子。

“你们都躲在这儿。等着我。”

他发现自己的声音不是轻得听不见，就是显得太响。他看着杰克。

“你是不是——认为？”

杰克喃喃地答道：

“我到处都去过了。那东西准在这儿。”

“我明白了。”

西蒙含糊不清地咕哝道：“我不信有什么野兽。”

好像同意天气不会怎么样似的，拉尔夫彬彬有礼地答道：

“对。我猜也没有。”

拉尔夫嘴巴抿紧，嘴唇苍白。他慢慢地把头发往后捋一捋。

“好吧。回头见。”

他勉强地挪动脚步向前走，一直走到陆地的隘口。

拉尔夫四周别无遮拦，被空气所团团围住。即使不必向前，也无藏身之地。他停在狭窄的隘口俯视着。要不了几百年，大海就会把这个城堡变成一个岛。右手方向是环礁湖，被浩瀚的大海冲袭着；左手方向是——

拉尔夫不寒而栗。是环礁湖使他们免遭太平洋的侵袭：由于某种原因，只有杰克才一直下去，到达过另一侧的海边。此刻他以陆上人的眼光看到了滚滚浪涛的景象，看来就像某种巨兽在呼吸。海水在礁石丛中缓缓地沉落下去，露出了一块块粉红色的花岗岩地台，露出了各种奇形怪状的生长物：珊瑚呀，珊瑚虫呀，海藻呀。海水退啊，退啊，退却下去，就像阵风吹过森林里的树梢那样沙沙地响。那儿有一块扁平的礁石，像张桌子似的平放着，海水退落时把四面的海藻带下去，看上去就像一座座悬崖峭壁。然后，沉睡的利维坦[1]呼出气来——海水又开始上涨，海藻漂拂，翻腾的海水咆哮着卷上那像桌子似的礁石。几乎觉察不到波浪的经过，只有这一分钟一次的有规律的浪起浪落。

拉尔夫转向粉红色的峭壁。在他身后，孩子们等在长长的野草中，等着看他怎么办。拉尔夫感到自己手掌心里的汗珠这会儿是凉的；他吃惊地认识到：他并不真的盼望碰到什么野兽，要是真碰上了也会不知所措。

拉尔夫看得出自己能爬上峭壁，但是这没有必要。四四方方的山岩有一圈类似柱脚的侧石围绕着，因而在右面，俯瞰着环礁湖的那个方向，可以沿着突出部一点点上去，拐过还看不见的犄角。爬上去挺方便，一会儿他就正远眺山岩的四周了。

没有什么出乎意料的东西：乱七八糟的粉红色的大圆石，上面铺着一层糖霜似的鸟粪；一条陡峭的斜坡直通冠于棱堡之上的乱石碎砾。

拉尔夫背后的声响使他回过头去。杰克正侧身沿着突出部徐徐而上。

“不能让你独个儿干哪。”

拉尔夫一言不发。他带路翻上山岩，检查着一种略呈半洞穴状的岩石，里面没什么可怕的东西，只有一窝臭蛋，他终于坐了下来，环视着四周，用长矛柄敲打起岩石。

杰克煞是激动。

“做一个堡垒这地方该有多好啊！”

一股水花溅湿了他们的身体。

“不是淡水。”

“那么是什么呢？”

在岩石的半当中实际上挂着一长条污浊的绿颜色的水。他们爬上去尝着细细的水流。

“可以在这儿放上个椰子壳，一直盛着。”

“我可不。这是个肮里肮脏的地方。”

他们并肩攀上了最后一段高度，越缩越小的岩石堆上顶着最后一块断裂的岩石。杰克挥拳向靠近他的一块岩石击去，石头发出轻轻的轧轧声。

“你记得吗——？”

他们俩都记起了那段困难的时光。杰克匆匆地说道：

“往那岩石下面塞进一根棕榈树干，要是敌人来了——那就瞧吧！”

他们下面一百英尺光景是狭窄的岩石突出部——石桥，再过去是多石的地面，由此再过去是散布在野草上的点点人头，在那之后则是森林。

“嗨哟一下，”杰克兴奋地叫喊道，“就会——哗地——！”

杰克用手做了个向下猛推的动作。拉尔夫却朝山的方向望去。

“怎么啦？”

拉尔夫回过头来。

“呃？”

“你在看——我不晓得怎么办。”

“这会儿没信号了。影踪全无。”

“你真是个迷上信号的傻瓜。”

蓝色的、整齐的海平线包围着他们，只有一个地方被山峰所遮蔽。

“那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了。”

拉尔夫把长矛斜依在一块摇动的石头上，两手把头发往后捋。

“我们必须往回赶，爬到山上去。野兽是在那儿发现的。”

“野兽不会在那儿。”

“我们还能干什么呢？”

躲在野草里的其他孩子，看到杰克和拉尔夫没有受到伤害，都刷地跑到了阳光里。他们沉浸在探险的兴奋之中，把野兽忘记了。他们拥过石桥，一会儿爬的爬、叫的叫。拉尔夫此刻站着，一手撑着一大块红色的石块，大得像只水车轮子，石块已经裂开，悬空着，有点儿摇晃。拉尔夫阴沉地注视着山头。他握紧拳头朝右捶打着红色的石墙，抿紧了嘴唇，额发下的眼睛里充满了渴望的神色。

“烟。”

他吮吸着青肿的拳头。

“杰克！跟我来。”

但是杰克已经不在那儿了。一小群男孩正发出他没注意到的乱哄哄的吵闹声，在嗨哟嗨哟地推一块石头。当拉尔夫转过身子时，正好石基破裂了，整块岩石倒进大海，轰隆一声巨响，水柱直溅到峭壁的半腰里。

“停下！停下！”

拉尔夫的高声大喊使他们安静下来。

“烟。”

拉尔夫的脑子里发生了一个奇怪的变化。他的内心深处掠过什么东西，就像蝙蝠振翼那样干扰了他的思想。

“烟。”

一谈到烟他的思想立刻又清楚了，怒火也燃烧起来。

“咱们需要烟。而你们却在浪费时间。你们倒滚起石头来了。”

罗杰喊道：

“咱们有的是时间！”

拉尔夫摇摇头。

“咱们必须爬到山上去。”

一阵吵吵嚷嚷。有的男孩要回到海滩上去，有的要再滚石头。阳光灿烂，危险跟黑暗一块儿渐渐消失。

“杰克。野兽可能在另一侧。你再带路。你去过。”

“咱们可以沿着海滩去。那儿有野果。”

比尔走近拉尔夫问道：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这地方再呆一会儿？”

“说得对。”

“让我们做个堡垒——”

“这儿没吃的，”拉尔夫说道，“没有窝棚。也没有多少淡水。”

“这儿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堡垒的。”

“我们可以滚石头——”

“一直滚到那石桥上——”

“我说咱们继续前进吧！”拉尔夫狂怒地叫喊道。“咱们一定要搞清楚。现在就走。”

“让我们呆在这儿——”

“回到窝棚去——”

“我累了——”

“不行！”

拉尔夫把拳头捶击得连指关节的皮都破了。他似乎并没有觉得痛。

“我是头头。咱们必须搞个水落石出。难道你们没看见山吗？那儿没有信号在发出指示。也许有一艘船正从那外面经过。你们全都疯了吗？”

男孩子们不完全同意地逐渐平静了下来，有些孩子还在低声地抱怨着。

杰克领路走下了山岩，跨过了石桥。

---

(1)源出希伯来文Livyathan，即《圣经》上所说的一种强大无比的海兽。

第七章　暮色和高树

位于另一侧海边的，是一片杂乱无章的山岩，紧贴着山岩有一条野猪出没的羊肠小道，拉尔夫满足地跟着杰克沿小道前进。倘若能塞耳不闻大海慢吞吞地吸落下去，又翻腾着席卷重来，倘若能视而不见小道两旁羊齿丛生的树丛多么暗无天日，从未有人涉足，那么你就有可能会忘掉野兽，梦想一阵子。骄阳已经摆过了当头，岛上下午的暑气越来越闷热。拉尔夫往前头递了个口信给杰克，等到再遇着野果的时候，全队就停下来吃一顿。

坐下以后，拉尔夫那天第一次注意到了暑热。他厌恶地扯扯灰衬衫，吃不准是不是要把它洗洗。即使是对于这个岛来说，这会儿的暑热似乎也是异乎寻常的，坐在这样的暑热之下，拉尔夫筹划着如何清洗一番。拉尔夫希望有一把剪子来剪剪他这头发——他把乱糟糟的长发往后一甩——把这脏透的头发剪到半英寸长。他希望洗个澡，擦上肥皂真正地洗一洗。拉尔夫试用舌头舔舔牙齿，断定随手要是有把牙刷也很好。还有他的指甲——

拉尔夫把手翻过来细细查看。指甲已被咬到最贴肉的地方，尽管他记不起什么时候又开始了这种恶习，什么时候又沉溺于这种恶习。

“以后得吮大拇指——”

他偷偷摸摸地朝四下看了看。显然没人听见他说话。猎手们坐着，正狼吞虎咽地吃着这种来得容易的饭食，他们试图使自己相信：香蕉，以及另一种淡青灰色的浆果，吃起来真是其乐无穷。拉尔夫记得自己有时候是很清洁的，用这样的标准，他把他们一个个打量过来。猎手们肮脏不堪，不是摔在泥地里浑身是泥浆的脏样，也不是大雨天给淋得像个落汤鸡似的狼狈相。他们没有一个十分明显地脏在外表，然而——头发太长，东缠西绕，裹着枯枝残叶；因为边吃边流

汗，脸倒还算干净，但是从某些特别的角度，就看得出有黑黑的污垢；褴褛的衣衫，就像他自己穿的那件一样，因为汗水而弄得很僵硬，他们穿上衣服，既不是为了装饰，也不是为了舒适，只是出于习惯而已；孩子们赤裸的身上满是盐屑——

拉尔夫发现自己现在对这种状况已习以为常，毫不介意，心头微微一沉。他叹了口气，推开他从上面剥下过野果的那根树梗。猎手们已经悄悄地跑开到树林子里或是跑到了山岩下面去干他们的营生了。他转过身去，放眼大海。

在这儿，在海岛的另一侧，景象迥然不同。经受不住冷冰冰的大洋水，海市蜃楼的朦胧魅力消失了，海平面轮廓清晰，蓝得刺眼。拉尔夫漫步走下山岩。在下面这儿，几乎跟大海同一个水平面上，可以放眼追随深海的涌浪滚滚向前。涌浪有好几英里宽，很明显可以看得出不是碎浪，也不是浅水处隆起的浪脊。涌浪横越过整个海岛，带着一种不屑一顾的气势，又开始了自己的征程；与其说涌浪滚滚向前，不如说整个大洋在惊心动魄地一起一伏。此刻海潮将要吸落下去，退却的海水白浪滔滔，形成了无数道大小瀑布，海水经过丛丛礁石而沉落，海藻紧贴着垂荡下去，就像闪闪发亮的头发；随后，稍停片刻，积聚起力量后，海潮又怒吼着起来，不可抗拒地涌上礁石尖儿和地层露头，爬上小巉岩，以一股拍岸激浪冲上海沟，最后在离拉尔夫一、二码的地方化为飞沫。

一浪紧接一浪，拉尔夫的目光追随着波涛起伏，直看到海洋的无边无际使他的头脑开始发晕。然后，几乎是无垠的海水又渐渐地迫使他集中起注意力。大海——这就是间隔和障壁。在岛屿的另一侧，正午时处在蜃景的包围中，宁静的环礁湖袒护着他们，谁都可以幻想得救；但是在这儿，面对着这蛮横而愚钝的大洋，面对着这茫无边际的隔绝，谁都会觉得束手无策，谁都会感到孤立无援，谁都会绝望，谁都会——

西蒙几乎就在他耳边说起了话。拉尔夫发现西蒙痛苦地双手紧抓住岩石，弓着身体，挺直脖子，张大着嘴巴。

“你会回到老地方的。”

西蒙边说边点头。他单膝下跪，双手抓住一块较高的岩石俯看着，另一条腿向下伸到拉尔夫的身旁。

拉尔夫迷惑不解，仔细察看西蒙的脸，想找出点名堂来。

“这么大，我是说——”

西蒙点点头。

“反正一样。你会平安返回的。不管怎样，我是这样认为的。”

拉尔夫的身体稍微松弛了一点。他朝大海瞥了一眼，随后挖苦地笑着朝西蒙说：

“你口袋里有条船？”

西蒙咧嘴摇摇头。

“那你怎么会知道呢？”

西蒙还没吭声，拉尔夫就粗率无礼地说道，“你发疯了。”

西蒙使劲地摇头，粗硬的黑发前后乱甩，拂过他的脸部。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认为你总会回来的，不会出什么事。”

一时间两人默不作声。然后他们俩不约而同地互相笑了笑。

这时候罗杰在树丛里叫喊起来：

“来看哪！”

野猪出没的羊肠小道近旁，地面被翻了起来，还留着冒热气的粪便。杰克俯身看得起劲，好像挺喜欢似的。

“拉尔夫——即使咱们追捕别的东西也需要肉。”

“要是你走的路对头，咱们就打猎吧。”

他们又出发了，由于提到了野兽，猎手们有点害怕，稍稍靠拢了一些，杰克在前面开路。他们走得比拉尔夫预想的更慢；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拉尔夫宁可捧着长矛慢慢地走。不一会儿，杰克迷失了方向，队伍只好停顿下来。拉尔夫倚在树上，立刻做起了白日梦。打猎是杰克管的事，到山头还有着时间呢——

拉尔夫曾跟着父亲从查塔姆(1)到德文波特(2)去过，他们住在沼地边的一座村舍里。在拉尔夫所记得的一栋栋房子中，他对这一座印象特别鲜明，因为此后他就被送去上学了。那时候妈妈还跟他们住一块儿，爸爸天天回家。野生的小马会跑到花园尽头的石墙前，天已在下雪。就在这座村舍的后面，还有一间小棚屋，可以躺在那儿，看着雪花飘飘。可以看到每片雪花消失后都润湿了一小片泥土；随后又可以注意到第一片飘落而未溶化的雪花，观赏到整个大地变成白茫茫的一片。要是觉得冷就可以走进屋里，越过锃亮的铜茶壶和带蓝色小人儿的茶盘，透过窗口向外眺望——

每当去睡觉前总会有一碗带糖和奶油的玉米片。还有不少书——竖在床旁的书架上，书斜靠在一起，可总有两三本平放在书顶上，因为他懒得把书放回原处。这几本书折着边角，上面乱涂乱画。有一本色彩鲜明，闪闪发亮，是关于托普茜和莫普茜的书，可他从未看过，因为那本书讲的是两个小姑娘；有一本说的是妖道术士，看起来心惊肉跳，跳翻到二十七页上有一幅狰狞可怕的蜘蛛图；还有本书谈的是发掘旧东西的人，发掘埃及的玩意儿；还有儿童读物《火车》和《轮船》。这些书都栩栩如生地跑到了拉尔夫面前；他似乎一伸手就够得着摸得到，似乎感觉到了那厚厚的少年百科全书挤出来滑下去时的分量和慢慢的移动。……一切都很好；一切都是愉快而亲切的。

队伍正前方的矮灌木丛哗啦一声被撞开了。孩子们发狂地从野猪小道上逃开来，他们在藤蔓中爬呀叫呀。拉尔夫看见杰克被别人的手肘推到一边，并倒在地上。随即有一个东西沿着野猪的小道径直朝他跳着冲来，它獠牙闪闪，发出恫吓的哼哼声。拉尔夫感到自己能冷静地算出距离瞄准目标。野公猪到了只有五码开外，拉尔夫把手中那根笨拙的尖木棒掷过去，看着尖木棒打中了野猪的大鼻子，还在那上面挂了片刻。野公猪的叫声变了，开始尖声地急叫起来，它猛地朝旁边折进了浓密的树丛。野猪出没的小道上又挤满了尖声叫喊的孩子们，杰克奔了回来，拨弄着矮树丛。

“穿过这儿——”

“它可会要咱们的命哩！”

“我说是穿过这儿——”

野公猪挣扎着狂奔而去。他们发现还有一条野猪通道，同第一条羊肠小道相互平行，杰克忙顺着道跑开了。拉尔夫又是吃惊，又是担心，又是自豪。

“我投中了！长矛扎了进去——”

接着他们出乎意料地追到了海边的一块开阔地。杰克在光秃秃的岩石上搜寻着，看上去很焦急。

“野猪跑了。”

“我投中了。”拉尔夫又说，“长矛扎进一点。”

他感到需要有人证实一下。

“你没看到我投吗？”

莫里斯点点头。

“我看到你投的。正扎在猪鼻上——嗖的一声！”

拉尔夫兴奋地继续往下讲：

“我确实投中了。长矛扎了进去。我把它刺伤了！”

拉尔夫得到孩子们新的尊敬，心里很得意。他感到打猎毕竟是件好事。

“我狠狠地把它扎了一下。我想那就是野兽！”

杰克回来了。

“那不是野兽，那是头野公猪。”

“我打中了它。”

“你为什么不抓住它呢？我尽力——”

拉尔夫的话音高起来。

“可那是头野公猪呢！”

杰克蓦地涨红了脸。

“你说它会要我们的命。为什么你急急忙忙要投呢？为什么你不等一会呢？”

杰克伸出手臂。

“瞧瞧。”

他翻出左前臂给大伙儿看。手臂的外侧是一道口子；虽然不大，但是血淋淋的。

“这是野公猪用獠牙挑的。我来不及把长矛扎进去。”

大家的注意力又集中到杰克身上。

“那是伤口，”西蒙说道，“你应该像贝伦加利亚[3]那样吮吸伤口的血。”

杰克吮吸着伤口。

“我打中它了，”拉尔夫怒气冲冲地说。“我用长矛扎中的，我把野公猪刺伤了。”

他力图再引起他们的注意。

“野公猪沿着小路奔来。我就像这样一掷——”

罗伯特朝他吼着。拉尔夫跟他玩起来，大家都笑了，一会儿他们都用长矛去刺罗伯特，而罗伯特模仿猪的样子到处乱窜。

杰克叫喊道：

“拉开圈子！”

一伙孩子占好位置，围起圈子。罗伯特模仿着猪吓得吱喳乱叫的声音，接着却真的痛得直叫起来。

“哦！别打了！你们把我打痛了！”

罗伯特在他们当中慌不择路地乱逃，一支长矛柄砸在他背上。

“逮住他！”

他们抓住他的手臂和腿部。拉尔夫欣喜若狂，忘乎所以，一把抢过埃里克的长矛，猛戳罗伯特。

“宰了他！宰了他！”

与此同时，罗伯特尖声地叫，狂蹦乱跳地拼命挣扎。杰克揪住了他的头发，挥舞着刀子。杰克背后是罗杰，正抢上前来。孩子们齐声叫喊的声音越来越响，就像他们在举行什么仪式，就像接近了跳舞和打猎的尾声。

“杀野猪哟！割喉咙哟！杀野猪哟！狠狠揍哟！”

拉尔夫也抢着凑上前去，去拧一把此刻没有防卫能力的褐色的肉。紧拧和加以伤害的欲望主宰了一切。

杰克的臂膀往下一沉；上下起伏的一圈孩子欢呼着，装着喊出野猪临死的惨叫。随后他们安静了，躺下来，喘着粗气，倾听着罗伯特惊恐的啜泣。他用脏手臂擦着面孔，竭力爬起来。

“嗳哟，我的屁股呀！”

罗伯特懊悔地揉着臀部，杰克滚了过来。

“这样玩真带劲。”

“只是玩玩，”拉尔夫不安地说道。“有一次我打橄榄球也痛得很厉害。”

“咱们该弄一面鼓，”莫里斯说，“那玩起来就更像样了。”

拉尔夫瞧瞧他。

“怎么像样呢？”

“我不晓得。我认为，要火堆，还要有面鼓，可以用鼓打拍子。”

“要有一头野猪，”罗杰说，“就像真正的打猎一样。”

“或者谁来装扮一下，”杰克说。“可以找个人打扮得像头野猪，然后他可以扮演起来——你晓得，假装把我撞倒，如此，等等——”

“要有一头真的野猪，”罗伯特说，一面还在摸着臀部，“因为要把它宰了。”

“用个小家伙试试，”杰克说，大伙儿哄地笑了。

拉尔夫端坐起来。

“嘿，用这个速度是找不到咱们要找的东西的。”

他们一个接一个站起来，急忙套上破衣烂衫。

拉尔夫看着杰克。

“该上山了。”

“咱们要不要在天黑以前赶回到猪崽子那儿去呢？”莫里斯问道。

双胞胎就像一个人似的点着头。

“对，说得对呀。咱们早上再来爬吧。”

拉尔夫放眼远眺大海。

“咱们得再把火堆点着。”

“没有猪崽子的眼镜，”杰克说，“所以生不了火。”

“咱们可以搞清山上有没有东西。”

莫里斯犹豫不决地开了口，又不想要让人以为他好像是个懦夫。

“要是野兽在那山头上呢？”

杰克挥舞着长矛。

“咱们把它宰了。”

太阳仿佛冷却了一些。杰克拿着长矛乱刺乱捅。

“还等着干吗？”

“我猜，”拉尔夫说，“要是咱们继续这样沿着海边走，就会走到生火那地点的下方，然后咱们再爬山。”

杰克再一次领着他们沿着一退一涨的，令人眼花的大海往前走着。

拉尔夫再一次做起白日梦来，他脚步灵巧地避开小路上的障碍。然而到这儿，他的脚步似乎没有以前那样灵巧。因为大部分的路程孩子们被迫直下到海边的光岩石处，他们不得不在岩石边和林木茂盛的黑魆魆的森林之间侧身慢走。一座座小陡壁需要攀登，有的简直就当作是前进的道路，在长长的之字形攀爬中，任何人都得手脚并用才行。他们到处都要爬过被海浪打湿的岩石，跳过海水退后留下的清澈的小水潭。孩子们碰上了一道把狭窄的岸坡隔开，防御工事似的海沟。海沟仿佛是没有底的，他们畏惧地俯看着海水汩汩的黑洞洞的裂缝。随即海浪又冲了回来，在他们面前，海沟里的海水翻腾着，浪花四溅，正好溅到藤蔓里，孩子们身上弄湿了，口中尖声叫唤。他们尝试着穿越森林，可森林密密层层，交织缠绕得就像鸟窝似的。末了他们只得等海水退时一个接一个跳过去；即使这样，有些孩子还是又一次淋得湿透。之后的山岩仿佛越来越难以通过，因此他们只好暂时坐下歇一会儿，好让一身破衣烂衫干一干，他们注视着慢慢地越过海岛的一排排轮廓清晰的巨浪。一群欢快的小鸟像昆虫似的飞来飞去，在小鸟出入的地方，他们又找到了野果。拉尔夫说他们走得太慢了。他自己爬上了一棵大树，拨开枝叶茂盛的树冠，看到四四方方的山头似乎还是老远的。然后他们就沿着山岩急匆匆地赶起路来，不料罗伯特的膝盖却被割伤了，伤得不轻，大家这才认识到，如果要想不出事，这条小路就必须慢慢地爬。此后他们就像是在爬一座险峻的山岭那样往前挪着，直爬到山岩形成了一道无法攀登的悬崖绝壁，突出在绝壁之上的是难以对付的丛林，整块山岩则直落到大海之中。

拉尔夫审视地看着太阳。

“现在是傍晚了。至少吃茶点的时间已经过了。”

“我记不起这道绝壁，”杰克垂头丧气地说道，“这部分海岸我准是没有到过。”

拉尔夫点点头。

“让我想想看。”

至今为止，拉尔夫对当众思考并不感到有什么难为情，他只是把白天作决定当作好像在下棋。唯一的麻烦是，他决不会成为一个出色的棋手。拉尔夫想到了小家伙们和猪崽子，他生动地想象出猪崽子独个儿蜷缩在窝棚里，除了做恶梦的叫声，那周围是静悄悄的一片。

“咱们不能听凭小家伙单跟猪崽子在一起，不能听凭他们整夜独自待着。”

其他孩子一声不吭，只是围成圈站着，注视着他。

“要是咱们现在赶回去那得花时间呢。”

杰克清清嗓子，以一种奇怪的、局促的口气说道：

“咱们再不能让猪崽子出什么乱子，是不是？”

拉尔夫拿着埃里克的长矛，用肮脏的矛尖轻敲着自己的牙齿。

“要是咱们横穿过——”

他朝四周瞥了一下。

“得有人穿过岛去告诉猪崽子，咱们要天黑以后才回去。”

比尔怀疑地问：

“单一个人穿过森林？就这会儿？”

“咱们省不出人来，最多去一个。”

西蒙从人群中挤出来，走到拉尔夫身旁。

“你如果同意的话，我去。老实说，我不在乎。”

拉尔夫还没来得及回答，西蒙紧接着笑了笑，转身就爬进了森林。

拉尔夫回首看着杰克，第一次狂怒地瞪着眼睛。

“杰克——那次到城堡岩去，整个一条路你都走过。”

杰克也怒目以视。

“是呀？”

“你是沿着这部分海岸走的——到了山的下面，再过去一点。”

“对呀。”

“后来呢？”

“我发现一条野猪跑的小道，那条路有几英里长。”

拉尔夫点点头。他指着森林。

“那么野猪的小道准在那附近。”

人人都煞有介事地表示同意。

“那好吧。咱们先穿过森林打开条路，找到那条野猪小道再说。”

他走了一步又停下。

“再等一等！野猪的小道通向哪儿？”

“山头，”杰克说，“我告诉过你。”他讪笑着说道。“你不是要上山吗？”

拉尔夫叹了口气，感到对抗正在加剧，他明白这是因为杰克感到领不了路而在发火。

“我在考虑着光线，我们走起来会跌跤的。”

“我们要去找找野兽——”

“光线不够亮。”

“我可不在乎，”杰克语气激烈地说。“咱们到了那儿我就去。你不去吗？你还是情愿回到窝棚去告诉猪崽子吧？”

眼下可轮到拉尔夫脸红耳赤了，由于猪崽子告诉过他，拉尔夫对杰克有了进一层的了解，他只是绝望地问道：

“为什么你要恨我？”

孩子们不安地动了一下，似乎拉尔夫说了什么不体面的话。又是一阵沉默。

拉尔夫还在火头上，感情受到了伤害，他先转开身去。

“跟我来。”

拉尔夫在前面领路，他按理朝缠绕着的藤蔓乱劈乱砍。杰克在队伍尾部压阵，有一种被人取代的感觉，没精打采地在想些什么。

野猪出没的小路是条黑洞洞的通道，夕阳西下，天快黑了，树林里总是阴森森的。这条路既宽又结实，他们沿着小路快步跑着。盖在头顶上密密的树叶豁然开朗，他们停住了脚，气喘吁吁地看着环绕山头闪烁着的稀疏的星星。

“瞧，到了。”

孩子们心神不定地面面相觑。拉尔夫作了决定。

“咱们直穿到平台去，明儿再来爬。”

他们喃喃地表示同意；可是杰克却正站在他肩旁。

“要是你吓坏了，那当然——”

拉尔夫转过来面对着他。

“是谁第一个上城堡岩的？”

“我也上了。而且当时是大白天。”

“好吧。谁想要现在就爬山？”

回答他的只是一片沉默。

“萨姆埃里克？你们怎么样？”

“咱们该去告诉猪崽子一声——”

“——对，告诉猪崽子——”

“可西蒙已经去了！”

“咱们该去告诉猪崽子——万一——”

“罗伯特？比尔？”

这时候他们正直奔平台去了。当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累了。

拉尔夫转身对着杰克。

“你瞧？”

“我打算上山头。”

杰克恶狠狠地说着，就像是在诅咒。他瞪着拉尔夫，绷直了瘦身子，手里拿着长矛，好像在威胁拉尔夫。

“我打算上山去找找野兽——现在就去。”

随后是火辣辣的刺激，貌似信口而出，实则怀恨在心。

“你去吗？”

听着这话，别的孩子忘记了马上想走，又折回来瞧着这两个人在黑暗中新的一轮斗法。杰克的话太棒了，太恶了，太咄咄逼人了，根本用不到再来一遍。拉尔夫措手不及，因为他想着回到窝棚，回到平静而亲切的环礁湖水去，神经已经放松。

“我不在乎。”

他吃惊地听到自己的声音既冷静又随便，杰克恶意的嘲笑已经失去了力量。

“要是你不在乎，那当然。”

“哼，我根本不在乎。”

杰克跨出一步。

“那好吧——”

沉默的孩子们看着这两个人开始并肩爬山。

拉尔夫停了一下。

“咱们真傻。为什么就两个人上呢？要是发现什么东西，两个人可不够——”

可以听见孩子们匆匆逃开的脚步声。但令人惊讶的是，有一个黑乎乎的人影却逆流而动。

“罗杰吗？”

“是我。”

“那就有三个了。”

他们再一次出发去爬山坡。四周的夜色就像黑潮流过他们。杰克一言不发，呛着一下，咳嗽起来；阵风吹过，他们三个全都嘴里呸呸地吐着唾沫。拉尔夫泪水直淌，眼前模糊不清。

“全是灰尘。咱们已经到了烧过的火堆这块地方的边缘了。”

他们的脚步，还有不时吹拂的微风扬起了一小股讨厌的尘灰。他们又停下了，拉尔夫边咳嗽边想到他们有多蠢。要是并没有野兽——几乎可以断定没有野兽——那当然皆大欢喜；可要是真有东西在山顶上等着——他们三个又管什么用——面前是一片使人感到妨碍的黑暗，手中拿的只是木棒？

“咱们真是傻瓜。”

黑暗中有人答话说：

“害怕了？”

拉尔夫恼火地摇了摇身体。这全是杰克的过错。

“我当然怕了。可咱们还是傻瓜。”

“要是你不想再上去了，”那声音讥讽地说，“我就一个人上。”

拉尔夫听着这种挖苦，恨透了杰克。眼眶里尘灰扎眼，他又累又怕，勃然大怒。

“那就去吧！我们在这儿等着。”

一片鸦雀无声。

“为什么你就不去呢？吓坏了？”

黑暗中呈现一团较深的黑影，那是杰克，跟他们分开后就走了。

“好。回头见。”

黑影消失了。又出现了另一个黑影。

拉尔夫感到自己的膝盖碰着什么硬东西，摇动了一根烧焦的树干，这树干锋利而难以触摸。他感觉到树皮烧成的尖尖的余烬朝他膝盖后部推过来，知道罗杰已坐了下去。他用手摸索着，就在罗杰身旁蹲下来，与此同时树干在无形的灰烬中晃来晃去。罗杰天性沉默寡言，他一声不吭，既不发表有关野兽的意见，也不告诉拉尔夫他为何要进行这种发疯的探险。他只是坐着，轻轻地摇晃着树干。拉尔夫听到了一阵轻快而令人恼怒的敲打声，知道这是罗杰用他那根蠢木棒在敲打着什么。

他们就那样坐着，罗杰摇晃着，轻敲着，无动于衷。拉尔夫却正生着气；他们周围，除了山顶戳破的那块夜色，夜空逼近，满天星斗。

正在此时，在他们上面发出了一阵溜着地急走的声音，有人危险地闯过山岩和尘灰，大步走着。随后杰克找到了他们，他浑身哆嗦，哭丧着声音说起话来，他们刚听得出是杰克的口音。

“我在山顶上看到一样东西。”

他们听到他撞着一根树干，树干摇晃得很厉害。他静躺了一会儿，接着咕哝道：

“留神看着。那东西可能跟上来。”

在他们四周的灰烬里响起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杰克坐了起来。

“我看到山上有一个身体会发胀的东西。”

“这是你想象出来的吧，”拉尔夫颤抖地说，“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身体会发胀的。不管什么生物都不会发胀。”

罗杰开了口；他们给吓了一跳，因为已把他忘了。

“青蛙。”

杰克格格地笑出声来，全身战栗。

“有种青蛙。也会发出嘈杂声，一种‘噗噗’的响声。那东西的身体还会膨胀呢。”

拉尔夫自己吃了一惊，倒不是因为自己说话的声音——他的语调平静——而是因为自己大胆的意图。

“咱们上去看看。”

自从拉尔夫结识杰克以来，他第一次感到杰克踟蹰不前。

“这会儿——？”

拉尔夫的口气不言而喻。

“那当然。”

拉尔夫离开树干，领头横穿过发出响声的灰烬，朝上走着，淹没在沉沉的夜色之中，其他两人跟在后面。

拉尔夫有形的话音沉默下去，他内在的理智的话音，还有其他话音，却一股脑儿冒了上来。猪崽子称他为小孩儿。另一个话音告诉他别做傻瓜了；黑暗和危险的行动使夜晚如牙医生的椅子般地变来变去，令人莫测。

他们走到最后一段斜坡时，杰克和罗杰靠得更近了——从墨水似的阴影变成了可以辨认的人影。他们不约而同地停住了脚，蹲伏在一块儿。在他们背后，海平线之上，一块天空显得稍亮一点，不久月亮就会升上来。林中的阵风又一次呼呼地怒号起来，把他们的破衣烂衫吹得紧贴在身上。

拉尔夫动弹了一下。

“跟我来。”

他们悄悄地匍匐向前，罗杰拉后一点。杰克和拉尔夫一起翻过了山脊。闪闪发亮的环礁湖平卧在他们之下，环礁湖再过去是一长条礁石，白晃晃地看不清楚。罗杰跟了上来。

杰克低声说道：

“咱们用手和膝盖悄悄地往前爬。或许那东西睡着了。”

罗杰和拉尔夫朝前移动着，这回杰克留在了后面，尽管他说过好些豪言壮语。他们来到平坦的山头，那儿的山岩对手和膝盖是很硬的。

有一个胀鼓鼓的家伙。

拉尔夫把手插进了冷冷的、松软的火堆灰烬之中，没让自己惊叫出来。由于这不期而遇的相逢，他的手和肩都在抽搐。刹那间出现了令人恶心的绿光，忽而又在夜色中消失了。罗杰躺在他身后，杰克的嘴巴正在他耳旁轻轻说着：

“那边过去，那儿的岩石原来有个裂口，有一堆东西——看到吗？”

熄灭的火堆中有一股灰烬被风吹到了拉尔夫脸上。他既看不见裂口，也看不见任何别的东西，因为绿色的光又亮起来了，并且越来越亮，山顶正在滑向一侧。

他又一次听到了一段距离之外杰克的咕哝声。

“吓慌了？”

还没被吓到瘫痪的程度；还没被吓到一动也不动地搁在这似乎在缩小并移动着的山头上。杰克又从他身旁溜开了，罗杰把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发出嘘嘘的呼吸声，又摸索着朝前走。拉尔夫听到他们悄悄地说着话。

“你看得见什么东西吗？”

“瞧——”

在他们面前，只有三四码开外，在不该有岩石的地方冒出一堆岩石样的东西。拉尔夫听到从什么地方传来细小的喋喋耳语声——也许是从他自己嘴巴里出来的。他鼓足勇气。把恐惧和厌恶化为憎恨，站了起来，拖着铅样重的腿往前迈了两步。

在他们背后，一弯新月高高地升在海平线上面。在他们面前，一只大猿似的东西正坐在那儿打盹儿，头埋在双膝当中。接着林中阵风

呼啸，沉沉的夜色中一片混乱，那东西抬起了脑袋，直挺挺地盯着他们的是一张破烂不堪的怪脸。

拉尔夫大步流星地穿过灰烬，他听到别人大声喊叫、连蹦带跳，他壮着胆子走在非常困难的黑魆魆的山坡上；很快地，他们就离开了这座山，山头上只剩下被丢弃的三条木棒和那弓着身子的怪物。

---

(1) 英格兰东南部一城市，位于泰晤士河河口附近。

(2) 位于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普利茅斯附近。

(3) 英王理查一世的妻子，理查有一次中毒箭，贝伦加利亚以口吮吸伤口的毒汁，救了她丈夫的性命。

第八章　献给黑暗的供品

猪崽子从曙光初照的灰白的海滩上，沮丧地抬头眺望黑魆魆的山岭。

“你有把握吗？我是说，真的吃准了？”

“我告诉过你几十遍了，”拉尔夫说，“我们是亲眼目睹的。”

“你认为咱们在下面这儿安全不？”

“他妈的我怎么会知道呢？”

拉尔夫从他身边猛地闪开，沿海滩走了几步。杰克跪在地上，用食指在沙子里画着圆圈。猪崽子的话音传到了他们耳中，声音是压低了的。

“你有把握吗？真的吗？”

“爬上去自个儿瞧吧，”杰克轻蔑地说道，“好透口气安安心。”

“别害怕。”

“那野兽长着牙齿，”拉尔夫说，“还有一双黑洞洞的大眼睛。”

他浑身上下不停地打战。猪崽子取下他的那块圆镜片，擦着镜面。

“咱们准备怎么办呢？”

拉尔夫转身走向平台。海螺在树林中闪着微光，衬着朝阳即将升起的方向显出白花花的一团。他把乱蓬蓬的头发往后一捋。

“我不晓得。”

霎时他记起了惊惶失措地飞逃下山侧的那一幕。

“老实说，我认为咱们决不会跟那么大的一个东西干一仗的。咱们或许会说说，但不会真跟老虎去较量。咱们会躲起来，连杰克都会躲起来。”

杰克仍看着地上的沙子。

“我的猎手们怎么样？”

西蒙从窝棚边的阴影里悄悄地走了出来。拉尔夫对杰克提出的问题置之不理。他指着海上方一抹黄色的曙光。

“只要有光咱们就会有勇气的。可随后呢？眼下那东西正蹲坐在火堆旁，好像存心不让咱们得救——”

他不知不觉地紧扣着双手，话音也高了起来。

“这下咱们不可能生起信号火堆……咱们被打败了。”

海的上方又出现了微微的金光，瞬息之间整个天空亮堂起来。

“我的猎手们怎么样？”

“那是些拿木棒作武器的孩子们。”

杰克站起来。他涨红着脸，大步走开了。猪崽子戴上那片眼镜，看着拉尔夫。

“这下你可搞糟了。你对他的猎手们太粗鲁了。”

“哼，住口！”

一阵吹得不熟练的海螺声打断了他们的争论。杰克好像在朝初升的旭日奏着小夜曲，他不停地吹，窝棚里骚动起来，猎手们爬到平台上来，小家伙们啜泣着，正如近来他们常抽抽噎噎地那样哭。拉尔夫也顺从地站起来，跟猪崽子和他们一起到了平台上。

“扯淡，”拉尔夫狠狠地说，“扯呀，扯呀，尽扯。”

拉尔夫从杰克那里拿过海螺。

“这次会——”

杰克打断了拉尔夫的话头。

“这次会是我召开的。”

“你不召集我也一样会开的，你只是吹吹海螺罢了。”

“那不好吗？”

“哼，拿着，说下去——说吧！”

拉尔夫把海螺一把塞到杰克的手臂里，接着一屁股坐到树干上。

“我召开这次大会，”杰克说道，“因为有好多事情。第一桩——你们现在知道，我们已经亲眼看到了野兽。我们爬了上去，只离开几码，野兽坐起来，直瞪着我们。我不晓得它在干啥，我们连那东西是什么也不知道——”

“那野兽是从海里出来的——”

“从黑暗中出来——”

“从树林里——”

“静一静！”杰克叫喊道，“大家都听着。野兽正直挺挺地坐在那儿，管它是什么——”

“也许它正等着——”

“打猎——”

“对呀，打猎。”

“打猎，”杰克说。杰克记起了他老早就在森林里感到惶惶不安。“没错。那野兽是个打猎的。不过——住口！第二桩是我们不可

能杀掉它。再一桩是拉尔夫说我的猎手们都没用。”

“我从没说过！”

“我拿着海螺。拉尔夫认为你们是孬种，见到野公猪和野兽就狼狈而逃。这还没完。”

平台上传出一种叹息声，就像人人都知道什么要来临了。杰克继续说着，话音颤抖却很决然，奋力反抗那体现着不合作的沉默。

“拉尔夫就像猪崽子，他说话都像猪崽子，他不是个真正的头头。”

杰克紧握海螺往胸前靠靠。

“他自己是个孬种。”

杰克停了停又说：

“在山顶上。罗杰和我朝前的时候——他赖在后面。”

“我也上了！”

“那是后来。”

两个男孩蓬头散发，怒目而视。

“我也上去了，”拉尔夫说，“后来我跑了，你也跑了。”

“你还叫我胆小鬼。”

杰克转向猎手们。

“拉尔夫不是个猎手。他从没给我们弄来过肉。他不是班长(1)，我们对他什么也不了解。拉尔夫只会发号施令，指望别人任他摆布。这一切扯淡——”

“这一切扯淡！”拉尔夫喊道。“扯淡，扯淡！谁要扯淡？谁召集这次会的？”

杰克转过身去，脸色通红，缩回了下巴。他横眉竖眼，向上怒视。

“那好吧，”他以一种意味深长，充满威胁的语气说道。“那好。”

杰克以一手握着海螺靠在胸前，以另一手的食指戳向空中。

“谁认为拉尔夫不该当头头？”

他期待地注视着排在四周的孩子们，而后者却一动也不动，冻僵了似的。棕榈树下死一般的沉寂。

“举手表决，”杰克激烈地说，“谁不要拉尔夫当头头？”

仍然是一片沉默，毫无声息，气氛阴沉，充满了羞愧感。杰克双颊上的红色慢慢地褪了下去，接着一种痛苦的表情又涌了上来。他舔舔嘴唇，把头偏开一点，免得自己的目光同另一个人的眼光相遇而弄得很尴尬。

“多少人认为——”

他的话音越来越低。拿着海螺的双手瑟瑟发抖。他清清嗓子，大声地说了一句。

“那好吧。”

杰克非常小心地将海螺放到脚下的草中。眼角里滚出了遭受屈辱的泪水。

“我不玩了。不再跟你们玩了。”

这时大多数孩子低头看着草地或自己的脚。杰克又清了清喉咙。

“我不想跟拉尔夫同命运——”

杰克沿着右面的圆木看过去，清点着曾经是一个合唱队的猎手们。

“我要独自走开。拉尔夫可以去逮他的野猪。我打猎时随便谁要参加都可以。”

杰克跌跌撞撞地冲出了三角地，直奔通向白晃晃沙滩的低凹处。

“杰克！”

杰克回首朝拉尔夫看了一眼。他停了一会儿，接着愤激地尖声大叫道：

“——不！”

他从平台上往下一跳，沿着海滩跑了，也顾不上不断往下流淌的泪水；拉尔夫看着杰克，直看到他一头跑进了森林。

猪崽子怒气冲冲。

“拉尔夫，我一直在跟你说话，可你傻站在那儿，就像——”

拉尔夫双眼温柔地看着猪崽子，却视若无睹，他自言自语地说道：

“他会回来的。太阳一落山他就会回来。”拉尔夫注视着猪崽子手中的海螺。

“怎么啦？”

“哎呀！”

猪崽子不想再去责备拉尔夫。他又擦起眼镜片来，又回到了老话题上。

“没杰克·梅瑞狄咱们也能干。岛上除了他还有别人呢。可现在咱们真发现了一头野兽，尽管我简直难以相信。咱们必须靠近平台呆着，那就用不到杰克和他那套打猎。所以现在倒可以真正决定该怎么办了。”

“无法可想。猪崽子。无路可走啰。”

有一阵子他们垂头丧气，默不作声地坐着。随后西蒙站起来从猪崽子那里拿过海螺，后者吃了一惊，还是盘腿坐着。拉尔夫抬头看看西蒙。

“西蒙？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围成圈的孩子们当中开始发出了嘲笑声，西蒙又畏缩起来。

“我认为说不定有什么事情可做。有些事情咱们——”

大会的压力又一次剥夺了他发言的勇气。西蒙寻求着帮助和同情，他选中了猪崽子。他紧握海螺贴在褐色的胸膛上，半侧着身转向猪崽子。

“我认为咱们该爬上山去。”

周围的孩子们惊骇得战栗不止。西蒙中断了讲话，转向猪崽子，而后者却以一种毫不理解的，讥嘲的表情看着西蒙。

“山上呆着野兽，爬上去有什么用？再说拉尔夫加上另外两个也毫无办法呢？”

西蒙低声回答道：

“那又怎么办呢？”

西蒙的发言完了，他让猪崽子从他手中拿走海螺。然后退了下去，坐得尽可能离别人远点。

现在猪崽子发起言来显得更有把握了；要不是形势这么严峻的话，别人本也会看得出他是愉快地在发言。

“我说，少了某一个人咱们也都能干。现在，我认为咱们必须决定做些什么。我还认为我可以告诉你们拉尔夫下一步打算说什么。岛上最重要的事情是烟，没有火也就无法生烟。”

拉尔夫不安地动了一下。

“完了，猪崽子。咱们没火堆了。那个东西坐在那儿——咱们只好呆在这儿。”

猪崽子举起了海螺，好像是要为他下面的话增添力量。

“咱们山上的火堆是没了。可是在下面这儿搞一个火堆又有什么不好呢？既然火堆可以筑在山岩上，那也可以筑在沙滩上。反正一样能生烟。”

“说得对！”

“生烟！”

“就在洗澡潭边！”

孩子们开始七嘴八舌地谈论起来。只有猪崽子才有智有勇，提出把火堆从山上移到这儿。

“那么咱们要在下面这儿筑个火堆，”拉尔夫说。他察看着四周。“咱们可以把火堆就筑在这儿，在洗澡潭和平台之间。当然——”

他中断了话语，一面皱眉蹙额，一面想把事情弄弄清楚，不知不觉地又用牙齿啃起残剩的指甲来了。

“当然烟显示的范围不会那么大了，也不会让人从老远处就能看见。但是，咱们不必去再靠近，靠近——”

其他人点着脑袋，心领神会。没有必要再靠近。

“咱们这就来筑个火堆。”

最了不起的思想往往是最简单的。现在可有事情做了，他们热火朝天地干着。由于杰克不在，猪崽子兴致勃勃，十分活跃，他对自己能为团体利益作出贡献而充满自豪，他也帮着拾柴火。猪崽子的木柴

是在很近的地方拾来的，那是倒在平台上的一根树干，是他们开大会时用不上的；然而对其他人来说，平台是神圣的，即使是无用的东西也受到它的保护。双胞胎意识到他们将有一个火堆在近旁，夜里可以当做一种安慰，而几个小家伙因此跳舞、鼓起掌来。

这里的柴火不像他们在山上烧的木柴那样干燥。大多数又湿又烂，爬满了小虫；而且得小心地把烂树身从泥土中弄起来，否则就会碎裂成湿漉漉的粉末。更有甚者，为了避免走进森林深处，孩子们就在近旁拾柴火，随手拾起那些倒在地上的断枝残干，也不管上面缠长着新的藤蔓。森林边缘和孤岩太令人熟悉了，就靠着海螺和窝棚，大白天里洋溢着友好的气氛。可它们在黑暗里会变得怎样，却并没有人去关心。因此他们干得劲头十足，兴高采烈，尽管随着时间的悄悄逝去，他们的干劲中带着惶恐不安，兴奋中夹着歇斯底里。他们在平台旁毫无遮蔽的沙滩上筑了个金字塔形的柴火堆，满是树叶，大小枝条和断树残躯。来到岛上后这还是第一次，猪崽子自己取下了他那块眼镜片，跪下来通过镜片焦点将光聚到火绒上。一会儿火堆的上方就形成了一层烟，还有一丛金黄色的火焰。

自从第一次熊熊大火之后，小家伙们很少再看到大火堆，他们欣喜若狂，又是跳舞，又是唱歌，会场中洋溢着济济一堂的欢乐气氛。

拉尔夫终于停了手，他站起来，用肮脏的前臂揩擦脸上的汗水。

“咱们得搞个小火堆。这一个太大了，没法维持下去。”

猪崽子小心翼翼地坐到沙滩上，开始擦起眼镜。

“咱们可以试验一下，先搞清怎么才能生一小堆旺火，随后把青树枝放上去弄出烟来。有些叶子一定比别的叶子烧起来烟更多。”

火堆渐渐熄灭，激动的程度也随之下降。小家伙们停止了唱歌跳舞，他们四散开去，有的向大海走去，有的到野果林去，有的到窝棚去了。

拉尔夫猛地坐倒在沙滩上。

“咱们该重新定一份名单，决定谁来管火堆。”

“要是你能找得到他们的话。”

拉尔夫往四下张望着，这才第一次看到大家伙们是这么少，他恍然大悟，为什么活儿干起来会这么费劲。

“莫里斯到哪儿去了？”

猪崽子又揩擦起眼镜来。

“我猜想……不，他不会独自到森林里去的，是不是？”

拉尔夫一跃而起，很快地绕过火堆，站到猪崽子身边，把自己的头发往上一揪。

“可咱们必须造一份名单！有你、我、萨姆埃里克和——”

他不愿看着猪崽子，只是随随便便地问道：

“比尔和罗杰在哪儿？”

猪崽子朝前倾着身子，把一块碎木片放到火堆上。

“我想他们走开了，他们也不会去玩。”

拉尔夫坐下，用手指在沙地上戳着洞洞。他惊奇地看到一只洞的旁边有一滴血。他仔细地察看着啃咬过的指甲，注视着被咬得露出了活肉的指头上凝聚起来的小血块。

猪崽子继续说道：

“我看见他们在我们拾柴火的时候悄悄地溜了。他们是往那边去的。他自己也是往那边离去的。”

拉尔夫不再看自己的手指，抬起头来向空中望去。天空似乎也同情孩子们当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也跟往日不一样，模糊极了，

有些地方炽热的空气看上去白茫茫的。圆盘似的太阳呈现出暗淡的银光。太阳好像近了一点，也没刚才那么热，然而空气却使人闷得发慌。

“他们老是添麻烦，不是吗？”

话音从靠近他肩膀的地方传来，听上去很是焦急。

“没他们咱们也能干。眼下咱们更快活，是不是？”

拉尔夫坐着。双胞胎拖着一根挺大的圆木走过来，脸上带着胜利的微笑。他们把圆木往余烬上砰地放下，火星四溅。

“咱们靠自己的力量也能干得挺好，不是吗？”

好长一段时间圆木才被烤干，然后蹿起了火，烧得通红，拉尔夫默默地坐在沙地上。他既没有看见猪崽子走到双胞胎前低声跟他们俩说着什么，也没有看见他们三个一块儿走进了森林。

“瞧，请吧。”

拉尔夫猛地醒了过来。猪崽子和另外两个就在他的身旁。他们满兜着野果。

“我认为，”猪崽子说，“或许咱们该大吃一顿。”

三个孩子坐了下来。他们吃的野果多极了，全是熟透的。拉尔夫拿起野果吃起来，他们则对他露齿而笑。

“谢谢，”拉尔夫说。随后带着一种令人愉快而吃惊的语调又说——“多谢！”

“咱们自己干得很不错，”猪崽子说。“是他们连一点常识都没有，尽在岛上弄出麻烦来。咱们可以生一个又小又旺的火堆——”

拉尔夫记起了一直使他烦恼的事情。

“西蒙在哪儿？”

“我不晓得。”

“你认为他会不会爬到山上去呢？”

猪崽子突然出声地笑起来，又拿起了更多的野果。

“说不定他会的。”他吞下嘴里的野果又说。“他疯了。”

西蒙已经走过了成片的野果树林，可今天小家伙们忙于筑海滩上的火堆，没工夫跟着西蒙一起去。他在藤蔓中继续朝前走，最后到达了空地旁边那块藤蔓交织成的大“毯子”，爬了进去。在屏幕般的树叶之外，满地金光，蝴蝶在当中无休止地翩翩起舞。他跪了下来，箭似的阳光射到了他身上。先前空气似乎在跟暑热一起振动，可眼下空气闷得有点吓人。不久从他长而粗硬的头发上就淌下了一串串汗珠。他烦躁地挪动着身子，可就是没法避开阳光。一会儿他有点渴了，而随后他越发口干舌焦。

他继续坐着。

在沿海滩远远的地方，杰克正站在一小群孩子前面。看上去他眉飞色舞，快乐得很。

“打猎，”他说。杰克把他们打量了一下。他们个个戴着残破的黑帽子，很早以前，他们曾经拘谨地排成两列横队，他们曾经唱过天使的歌。

“咱们要打猎。我来当头头。”

他们点着头，紧要关头轻松地过去了。

“还有——关于野兽的事。”

他们动了一下，注视着森林。

“我说，咱们别再担心野兽了。”

杰克朝他们点点头。

“咱们将要把野兽忘记掉。”

“对呀！”

“对！”

“把野兽忘掉！”

要是说杰克因他们的这股狂劲吃了一惊，他并没有流露出来。

“还有件事情。咱们在下面这儿不会再做那么多恶梦了。这儿已靠近了岛的尽头。”

孩子们由于各人在生活中都受到很大的折磨，充满激情地表示同意。

“现在听我说。过些时候咱们可以到城堡岩去。可此刻我要从海螺那儿拉来更多的大家伙，就那样。咱们要宰一头猪，大吃一顿。”他停顿一下，讲得更慢了。“谈到野兽。咱们杀了猪后，该留一部分给它。那么它也许就不会来找咱们的麻烦。”

杰克蓦地站了起来。

“咱们现在就到森林中去打猎。”

杰克转身快步跑开，片刻之后，他们都顺从地跟在他后面。

他们在森林中神经紧张地四散开来。杰克几乎立即发现了地上有被挖掘过的痕迹和乱糟糟的根茎，这说明有野猪，不久踪迹更清楚了。杰克向其余的猎人打了个信号，叫他们安静下来，他独自往前走着。杰克很快活，他在潮湿而阴暗的森林里简直如鱼得水，他爬下一道斜坡，爬到了海边的岩石和零落的树林中。

猪群躺在那儿，挺着胀鼓鼓的大肚子舒坦地享受着树阴下的凉意。这会儿没有风，野猪未起疑心；而实践已把杰克培养得像影子那

样悄没声息。他又偷偷地爬开去指导隐蔽着的猎人。一会儿工夫，他们全都在寂静和暑热中满头大汗地往前挪动起来。树丛下，一只耳朵在懒洋洋地扇动着。在跟猪群稍隔开一点的地方，躺着猪群中最大的一头老母猪，眼下它沉浸在深厚的天伦之乐中。这是一头黑里带粉红的野猪，大气泡似的肚子上挤着一排猪仔：有的在睡觉，有的在往里挤，有的在吱吱地叫。

杰克在离野猪群十五码的地方停住了脚；他瞄准那头老母猪，伸直手臂，探询地往四下里探望，确定一下是不是大家都领会了他的意图，其他孩子朝他点点头。一排右臂向后摆去。

“打！”

猪群惊跳起来；大约只相距十码，矛尖用火烧硬过的木头长矛朝选定的老母猪飞去。一个猪仔发狂似的尖叫一声，身后拖着罗杰的长矛冲进海水。老母猪喘着粗气，一声尖叫，摇摇晃晃地爬将起来，肥胖的侧面被扎进了两根长矛。孩子们叫喊着冲了上去，猪仔四散逃命，老母猪猛地冲破排列成行向它逼近的孩子们，哗啦啦地钻进森林跑了。

“追上它！”

他们沿着野猪的通道直追，但是森林中太黑暗，地上满是缠绕在一起的藤蔓，于是杰克咒骂着让他们停下，在树丛中东寻西觅。随后他沉默了一阵子，只是大口地喘粗气，大家都对他很敬畏，他们面面相觑，带着一种令人不安的钦佩。过了一会儿他用手指点着地面。

“瞧——”

别人还没来得及细察血滴，杰克就已经突然转开身子，一边判断着踪迹，一边摸了摸折断弯下的一根大树枝。他就这样跟踪追击，很正确而且颇有把握，显得有点神秘；猎手们在他身后紧跟着。

杰克在一簇树丛前停住了。

“在这里面。”

他们包围了树丛，虽然老母猪侧面又扎进了一根长矛，但它还是逃脱了。拖在地上的长矛柄妨碍着老母猪逃命，尖深而横切的伤口折磨着它。它慌乱地撞到一棵树上，使得一根长矛更深地戳入体内；这以后任何一个猎手都可以根据点点的鲜血轻而易举地跟上它了。烟雾腾腾而令人讨厌的下午时光，正带着潮湿的暑热慢慢地流逝；老母猪流着血，发疯似的在他们前头摇摇摆摆地夺路而逃，猎手们紧追不放，贪馋地钉住它，由于长久的追逐和淋淋的鲜血而兴奋至极。这下他们能看到野猪，差不多就要追上它了，可野猪死命一冲，又跑到了他们的前头去。老母猪摇摇晃晃地逃进了一块林间空地，那儿鲜花盛开，争妍斗芳，蝴蝶双双，翩翩起舞，空气却既闷热又呆滞，这时候他们正赶到野猪的后面。

到了这儿，在热得逼人的暑热之下，老母猪倒了下去，猎手们蜂拥而上。这种来自陌生世界的可怕爆发使老母猪发了狂，它吱喳尖叫，猛跳起来，空气中充满了汗水、噪声、鲜血和恐怖。罗杰绕着人堆跑动，哪里有猪身露出来就拿长矛往哪里猛刺。杰克骑在猪背上，用刀子往下猛捅。罗杰发现猪身上有块地方空着，他用长矛猛戳，并用力地往里推，直把自己身体的全部重量都压在长矛上。长矛渐渐地往里扎，野猪恐怖的尖叫变成了尖锐的哀鸣。接着杰克找到了猪的喉咙，一刀下去，热血喷到了他的手上。在孩子们的重压之下老母猪垮掉了，野猪身上叠满猎手。林中空地上的蝴蝶仍然在翩翩飞舞，它们并没有分心。

行动迅速的屠杀平息了下去。孩子们退了回去，杰克站起来，伸出双手。

“瞧吧。”

杰克格格地笑着伸手扑向孩子们，而他们也嘻嘻地笑着避开他那还在冒血腥气的手掌。随后杰克一把揪住莫里斯，把血污擦到了他的

脸颊上。罗杰开始拔出自己的长矛，孩子们这才第一次注意到罗杰的长矛。罗伯特讲了一句话，提出把野猪固定起来，大伙儿喧闹着表示赞同。

“把那个大笨猪竖起来！”

“你们听见没有？”

“你们听到他的话了吗？”

“把那个大笨猪竖起来！”

这一次罗伯特和莫里斯扮演了这两个角色；莫里斯装作野猪竭力想逃避逼近的长矛，样子是那么滑稽，逗得孩子们都大笑大嚷。

终于孩子们对这个也腻了。杰克把自己沾血的双手往岩石上擦擦。然后杰克开始宰割这头猪，他剖膛开胸，把热气腾腾的五颜六色的内脏掏出来，在岩石上把猪内脏堆成一堆，其他人都看着他。杰克边干边说道：

“咱们把肉带到海滩去。我回到平台去请他们都来吃。那得花时间。”

罗杰说话了。

“头领——”

“呃——？”

“咱们怎么生火呢？”

杰克朝后一蹲，皱起眉头看着野猪。

“咱们去偷袭他们，把火种取来。你们中四个人得去；亨利和你，比尔[(2)]和莫里斯。咱们都涂成花脸，偷偷地跑去；当我说要什么时，罗杰就抢走一根燃着的树枝，你们其余的人把猪抬回到咱们原来的地方。咱们在那儿筑一个火堆。随后——”

他停住不讲，站了起来，注视着树下的阴影。杰克再开口时他的话音轻了一点。

“但是咱们要把这死猪的一部分留给……”

他又跪了下来，忙碌地挥起刀子。孩子们挤在他的周围。他侧首越过自己的肩膀对罗杰说：

“弄一根木棒，把两头削尖。”

没过多少时候杰克就站了起来，双手拎着血淋淋的猪头。

“木棒在哪儿？”

“在这儿。”

“把一头插进地里。哦——这是岩石。把它插到岩缝里。那儿。”

杰克举起了猪头，把它柔软的喉咙插进木棒的尖端，尖端捅穿死猪的喉咙直到它的嘴里。他往后靠一靠，猪头挂在那儿，沿着木棒淌下涓涓的血水。

孩子们本能地往后退缩；此刻森林一片静谧。他们所听见的最响的噪音就是苍蝇的嗡嗡声，它们围着掏出在外的内脏直转。

杰克低声说道：

“把猪抬起来。”

莫里斯和罗伯特把尖木棒往猪身上一戳，抬起了死猪，站在那儿，做好准备。在寂静之中，他们站在干涸的血迹之上，一眼看上去显得有点鬼鬼祟祟。

杰克大声说道：

“这个猪头是献给野兽的。猪头是供品。”

寂静接受了这份供品，并使他们感到敬畏。猪头还留在那儿，眼睛是昏暗的，微微地咧着嘴，牙缝中满是黑污的血迹。他们立刻拔腿而逃，全都尽可能快地穿过森林逃向开阔的海滩。

西蒙还呆在老地方，一个藏在叶丛边的褐色的小小的人形。即使他闭上眼睛，猪头的形象仍留在脑际。老母猪半开半闭的、昏暗的眼睛带着对成年人生活的无限讥讽。这双眼睛是在向西蒙证实，一切事情都糟透了。

“这我知道。”

西蒙发现自己是在大声地说话。他匆匆睁开眼睛，在别扭的日光中，猪头像被逗乐似的咧着嘴巴，它无视成群的苍蝇、散乱的内脏，甚至无视被钉在木棒之上的耻辱。

西蒙把脸转开，舔着干裂的双唇。

这是献给野兽的供品，也许来接受的不是野兽吧？西蒙觉得猪头也显出同意他的样子。猪头无声地说道，快跑开，快回到其余的人那儿去。真是个笑话——要你操什么心呢？你错了，就那么回事。有点儿头痛吧，或许是因为你吃了什么东西。回去吧，孩子，猪头无声地说着。

西蒙仰起头来，注视着天空，感到了湿头发的重量。天空高处这时候都是云，巨大而鼓胀的塔楼形状的云块在上空很快地变化着，灰色的、米色的、黄铜色的。云层在陆地的上方，不时地散发出闷热的、折磨人的暑热。甚至连蝴蝶也放弃了这块空地，空留着那面目可憎的东西，龇牙咧嘴，滴着鲜血。西蒙垂下脑袋，小心地闭着双眼，又用手护住眼睛。树底下没有阴影，到处是珍珠似的，一片宁静，因而真实的东西倒似乎虚无缥缈起来，变得缺乏明确的界限。一堆猪内脏成了一大群苍蝇围着的黑团，发出锯子锯木头那样的声音。不一会儿这些苍蝇发现了西蒙。它们已经吃饱了，这时候停在他身上一道道

汗水上喝起来。苍蝇把西蒙的鼻孔弄得痒痒的，在他的大腿上这儿叮两下，那儿叮两下。这些苍蝇黑乎乎的，闪闪发绿，不计其数；在西蒙的面前，挂在木棒上的苍蝇之王露齿而笑。西蒙终于屈服了，他掉过头去：看到了白晃晃的猪牙，昏暗的眼睛，一摊鲜血——西蒙的眼光被古老的，令人无法逃避的招呼所吸引住了[3]。西蒙的右太阳穴里，一条动脉在他脑子里怦怦地搏动。

拉尔夫和猪崽子躺在沙滩上，一面注视着火堆，一面懒洋洋地朝无烟的火堆中心轻投着小卵石。

“那根树枝烧光了。”

“萨姆埃里克哪儿去了？”

“咱们该再去拿点柴火来。青树枝已经烧完了。”

拉尔夫叹口气，站了起来。平台的棕榈树下没有阴影；只有这种似乎同时来自各个方向的奇怪的光线。在膨胀的高空云层中，像开炮似的打着响雷。

“就要下倾盆大雨了。”

“火堆怎么样呢？”

拉尔夫快步走进森林，带回来一大抱青树枝，一下子都倾倒在火堆上。树枝噼啪作响，树叶蜷曲起来，黄烟扩展开去。

猪崽子用手指在沙滩上随便地画着小小的图案。

“真伤脑筋，咱们没足够的人手来生火堆。你不得不把萨姆埃里克当做一个轮次。他们什么事情都一块儿做——”

“当然。”

“嘿，那可不公平。难道你看不出？他们应该算两个轮次。”

拉尔夫思考以后明白了其中的意思。他很恼火，发现自己思考问题是那么不像个大人，又叹了口气。岛上的情况正越来越糟。

猪崽子注视着火堆。

“一会儿又得要加一根青树枝。”

拉尔夫翻了个身。

“猪崽子。咱们该怎么办呢？”

“没他们咱们也一定得干下去。”

“但是——火堆。”

他皱眉看着黑白相间的一团余烬，其中搁着没烧光的树枝梢头。拉尔夫试着把自己的一套想法讲出来。

“我害怕。”

拉尔夫看到猪崽子昂起头来，急急忙忙地说下去。

“不单是指野兽，野兽我也怕的。但他们全都不理解火堆的重要性。要是你快淹死了，有人扔给你一条绳子，你一定会抓住不放的。要是医生说，把药吃下去，要不你就会死，你一定会赶紧吃的——你一定会的，对不对，我这样想？”

“我当然会的。”

“难道他们就看不出？难道他们就不明白，没有烟作信号咱们就会死在这儿？瞧那个！”

余烬上一股热气流颤动着，可一点烟也没有。

“咱们一堆火都没法生起来。而他们又不在乎。尤其是——”拉尔夫盯着猪崽子淌汗的脸。

“尤其是，有时候我也不在乎。假定我也变得像别人那样——满不在乎。咱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猪崽子取下眼镜，心烦意乱。

“我不晓得，拉尔夫。不过咱们不得不干下去，就那么回事。大人也会这么干的。”

拉尔夫已经开始推卸责任，他继续说道：

“猪崽子，毛病在哪里？”

猪崽子惊讶地注视着他。

“你是指——？”

“不，不是指野兽……我是指……是什么把事情搞得四分五裂，就像他们干的那样？”

猪崽子慢条斯理地擦着眼镜，动着脑筋。他明白拉尔夫已经在相当的程度上把他当作一个知心朋友，不由得脸上泛出了骄傲的红晕。

“我不晓得，拉尔夫。我猜是他。”

“杰克？”

“杰克。”讲那个字眼仿佛有点犯忌讳。

拉尔夫严肃地点点头。

“对，”他说，“我猜一定是这么回事。”

他们附近的森林中爆发出一阵喧闹声。脸上涂得白一道、红一道、绿一道的恶魔似的人影号叫着冲了出来，小家伙们尖声叫喊、东窜西逃。拉尔夫从眼角看到猪崽子正在奔逃。两个人影冲到了火堆边，拉尔夫正准备进行自卫，可他们抢了半燃的树枝就沿着海滩一溜烟逃走了。其余三个仍然站着，注视着拉尔夫；拉尔夫看出其中最高的那个就是杰克，他除了涂料和皮带以外完全光着身子。

拉尔夫倒吸了一口气说：

“怎么？”

杰克不理睬拉尔夫，举起长矛开始喊道：

“你们全都听着。我和我的猎手们都住在海滩边上一块平坦的岩石旁。我们打猎、吃喝、玩乐。如果你们要想加入我们一伙[4]，那就来瞧瞧吧。我也许会让你们参加，也许不。”

他停下来环顾着四周。因为脸上涂得五颜六色，杰克摆脱了羞耻感和自我意识，他可以一个个把他们挨次看过来。拉尔夫跪在火堆的余烬边，就像个短跑选手在起跑线上，他的脸有一半被头发和污迹遮盖着。萨姆埃里克围着森林边一棵棕榈树张看着。在洗澡潭旁一个小家伙皱着绯红的面孔在嚎哭，猪崽子站在平台上，双手紧握白色的海螺。

“今晚我们要大吃一顿。我们宰了一头猪，有好多肉。要是愿意就来跟我们一起吃吧。”

那高高云层的罅隙间，又响起了隆隆的雷声。杰克及跟他同来的两个不知名的野蛮人晃动着身子，仰望天空，接着又恢复了原样。小家伙继续在嚎哭。杰克正等待着什么似的，他催促地朝那两个人低声说道：

“说下去——快说！”

两个野蛮人嗫嚅着。杰克严厉地说：

“说吧！”

两个野蛮人互相看看，一起举起长矛，同声说道：

“头领已经说了。”

随即他们三个转过身去，快步走了。

片刻之后，拉尔夫站起来凝视着野蛮人消逝了的那块地方。萨姆埃里克走了回来，带着畏惧的口气低声说：

“我认为那是——”

“——我可——”

“——害怕了。”

猪崽子高高地站在平台上，仍然拿着海螺。

“那是杰克，莫里斯和罗伯特，”拉尔夫说道。“他们不是在闹着玩儿吧？”

“我觉得我要发气喘病了。”

“去你的鸡—喘病。”

“我一看到杰克就吃准他要来抢海螺。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成群的孩子带着深情的敬意注视着白色的贝壳。猪崽子把海螺放到拉尔夫手中，小家伙们看到熟识的标志，开始走回来。

“不是在这儿。”

拉尔夫转身朝平台走去，他感到需要有点仪式。拉尔夫先走，他把白色的海螺捧在手里，随后是表情庄重的猪崽子，再后是双胞胎，最后面是小家伙和别的孩子。

“你们全都坐下。他们偷袭咱们是为了火。他们正在闹着玩儿。但是——”

拉尔夫感到一阵困惑，因为脑子里忽隐忽现着一道遮拦物似的。他有一些话要说，随后这道遮拦物落下了。

“但是——”

大家严肃地看着他，一点都没有怀疑到他的能力，拉尔夫把挡在眼睛前面的，讨厌的头发撩开去，他看看猪崽子。

“但是……哦……火堆！当然，火堆！”

他开始笑了，然后又止住笑，话倒说得流利起来。

“火堆是最重要的事情。没有火堆咱们就无法得救。我倒愿意涂上打仗前涂身的颜色[5]，做一个野蛮人。但是，咱们必须让火堆燃着。火堆是岛上最要紧的事情，因为，因为——”

他又停了一停，孩子们的沉默变得充满了疑惑和惊异。

猪崽子急迫地低声说着：

“得救。”

“哦，对对。没有火堆咱们就无法得救。所以咱们必须呆在火堆旁边把烟生起来。”

拉尔夫讲完后，大家都不说话。就是在这个地方，拉尔夫曾经做过好多次精彩的演说，而现在他的讲话即使对小家伙们来说，也已经令人乏味了。

最后比尔伸出手来拿海螺。

“现在咱们没法在那上面生火了——因为没法在那上面生火——咱们就需要更多的人来维持火堆。让我们跟他们一起吃猪肉吧，告诉他们，靠剩下的我们这些人很难维持火堆。还有打猎呀，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是说扮成野蛮人——那准是挺好玩的。”

萨姆埃里克拿过海螺。

“那准像比尔说的，挺好玩——而且他已经邀请咱们去——”

“——去大吃一顿——”

“——野猪肉——”

“烤起来噼噼啪啪——”

“——我很想吃点猪肉——”

拉尔夫举起手。

“为什么咱们就不能自己去弄肉呢？”

双胞胎面面相觑。比尔答道：

“我们不想到丛林里去。”

拉尔夫皱着眉头。

“他——你知道——会去的。”

“他是个猎手，他们全是猎手。那可不一样。”

一时谁也没开口，然后猪崽子对着沙滩咕哝着：

“肉——”

小家伙们坐着，神情严肃地想着猪肉，馋涎欲滴。在他们头上，此时又响起了放炮似的隆隆雷声，一阵突如其来的热风把干巴巴的棕榈叶丛吹得咔哒咔哒地直响。

“你是个傻小子，”蝇王说道，“一个无知的傻小子。”

西蒙动动肿了的舌头，但什么也没说。

“难道你不同意？”蝇王说道。“难道你不就是个傻小子吗？”

西蒙同样无声地回答它。

“那好，”蝇王又说，“你最好跑开，跟别人去玩。他们认为你疯了。你不想让拉尔夫认为你疯了，是不是？你很喜欢拉尔夫，是吗？还喜欢猪崽子、杰克？”

西蒙的脑袋微微翘起。他的眼睛没法子离开去，蝇王随时都挂在他面前。

“你独自一个人到这儿来干什么？难道你不怕我？”

西蒙战栗着。

“没人会帮你的忙，只有我。而我是野兽。”

西蒙费力地动了动嘴巴，勉强听得出这样的话语。

“木棒上的猪头。”

“别梦想野兽会是你们可以捕捉和杀死的东西！”猪头说道。有一阵子，森林和其他模模糊糊地受到欣赏的地方回响起一阵滑稽的笑声。“你心中有数，是不是？我就是你的一部分？过来，过来，过来点！我就是事情没有进展的原因吗？为什么事情会搞成这副样子呢？”

那笑声又颤抖着响了起来。

“去吧，”蝇王说。“回到其余的人那儿去，我们把整个事情都忘记掉。”

西蒙的脑袋摇晃起来。他半闭着眼睛，仿佛是在模仿着木棒上那个卑污的东西。他知道自己又头晕眼花了。蝇王像个气球似的膨胀起来。

“真可笑。你明明晓得你到下面那儿去只会碰到我——别再想逃避了！”

西蒙的身子弓了起来，并且变得僵硬。蝇王用师长的口气训诫道：

“这已经太过分了。我可怜的、误入歧途的孩子，你认为你比我还高明吗？”

停顿了一会儿。

“我在警告你，我可要发火了。你看得出吗？没人需要你。明白吗？我们将要在这个岛上玩乐。懂吗？我们将要在这个岛上寻欢作乐！别再继续尝试了，我可怜的、误入歧途的孩子，不然——”

西蒙感到他正看着一张巨大的嘴巴，里面是漆黑的，这黑暗还在不断扩大。

“——不然，”蝇王说道，“我们就会要你的小命。明白吗？杰克、罗杰、莫里斯、罗伯特、比尔、猪崽子，还有拉尔夫要你的命。懂吗？”

西蒙掉在大嘴巴里，他一个劲地往下掉，终于失去了知觉。

---

(1) 班长（prefect），亦译作“级长”，英国学校中负责纪律的学生，他有权利和责任管别的学生。

(2) 此处的比尔疑为罗伯特之误，否则似同下文有矛盾。

(3) 此处所谓“古老的，令人无法逃避的”，似乎是指“蝇王”所象征的“恶”，如同“原罪”一样是人的与生俱来的永恒部分。

(4) 原文为my tribe（我的部落/我的一伙人），为行文通俗，下面的“tribe”均译作“一伙”或“一帮”等。

(5) 这里的原文是war-paint，古代人在皮肤上画上图案，作为一种“心理武器”，以引起敌人的恐怖。如古代不列颠人在战争中以蓝色画身，外貌可怕，曾给罗马的恺撒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有些原始民族仍然这样做。

第九章　窥见死尸

岛的上空乌云还在集结。暑热的气流整天不断地从山上升起，直冲到一万英尺的高空；无数旋转着的气团堆聚起静电，空中似乎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将近傍晚时分，太阳已经落山了，黄铜色的炫目的光取代了明亮的日光。甚至连从海上吹来的微风也是热乎乎的，没有能使人恢复精神的凉意。水上，树上，岩石粉红的表面上，色彩都在暗淡下去，灰褐色的乌云低覆着。除了苍蝇闹哄哄地使蝇王变得更黑，使掏出的内脏看上去就像一堆闪闪发亮的煤块，一切都在沉寂下去，甚至当西蒙鼻子里有一根血管破裂，鲜血喷洒而出的时候，苍蝇也宁可选择猪的臭味，而任凭西蒙留在一边。

由于鼻子流血，西蒙的痉挛过去了，他进入昏昏欲睡的状态。他躺在毯子似的藤蔓之中，傍晚渐渐地过去，放炮似的隆隆雷声仍在响着。西蒙终于醒过来，模模糊糊地看到贴近在脸颊边的黑色泥土。他仍然一动不动，只是躺在那儿，脸侧靠着地面，眼睛呆滞地看着前面。然后他翻过身来，把脚缩到身下，拉着藤蔓站立起来。藤蔓摇动不已，成群的苍蝇从内脏上嗡地飞开，发出邪恶的噪声，又一窝蜂地落回原处。西蒙站了起来。光线是神秘的。蝇王悬挂在木棒上，像个黑色的球。

西蒙对着空地大声说道：

“那又怎么办呢？”

没有回答。西蒙转脸避开空地，慢慢地爬出了藤蔓，他处在森林的薄暮之中。西蒙意气消沉地在树干之中走着，脸上毫无表情，嘴上和下巴上血迹斑斑。只是有时候他撩开一根根藤蔓，根据地形的趋势选择方向，嘴中才嘟囔着听不出话音的话语。

过一会儿树上交织垂挂下来的藤蔓越来越少，树丛中筛下自天而降的珍珠色的散光。这儿是这个岛的岛脊，山下平卧着稍稍高起的地形，树林也不再是密密的丛林。在这儿，宽阔的空地上散布着乱丛棵子和高大的树木，他顺着地势向上，树林更开阔了。他继续朝前走，由于疲劳而跌跌撞撞，但并不停止前进。平素明亮的眼神从他的双眸中消失了，西蒙像个老头儿似的，以一种阴郁的决心不停地走着。

一阵风吹得他踉踉跄跄，西蒙看到自己已经到了开阔地，在黄铜色的天穹之下，在山岩之上。他感到自己的双腿没劲，舌头一直发痛。风吹到山顶时他看到了什么东西在动弹：背衬着乌云有一样蓝色的东西在摇曳。西蒙努力朝前走着，风又来了，此刻风势更强，猛吹过森林里成片的树梢，树梢被吹低了头，发出阵阵的怒号。西蒙看到山顶上有一个隆起的东西突然端坐起来，俯看着他。西蒙把脸遮住，继续吃力地往前走。

苍蝇也已经发现了那个身形。有生命的运动一时把它们吓得飞开了，苍蝇围着那东西的脑袋形成一朵黑云。随后蓝色的降落伞倒坍下来，臃肿的身形更朝前倾，发出叹息的声音，而苍蝇则再一次停落下来。

西蒙感到膝盖猛地撞到山岩上。他慢慢地朝前蠕动着，一会儿他就明白了。绳索绕作一团、互相牵扯，为他展示了这种拙劣模仿的动力结构；他细看着白花花的鼻梁骨，牙齿，腐烂不堪的外貌。他看到一层层的橡皮和帆布多么无情地把本该烂掉的可怜的身子拉扯在一起。接着又吹过了一阵风，那身形又被提起来，鞠着躬，朝他散发出一股恶臭。西蒙四肢贴地，把肚子里的东西都呕了出来。随后他把降落伞的伞绳揪到手中，把缠在山岩上的解开，那身形这才摆脱了狂风的肆虐。

最后他转过脸去俯瞰海滩。平台旁的火堆看来已经灭了，至少没有在冒烟。沿着海滩再过去，在小河的另一边，靠近一大块平坦的岩

石，一缕细烟在空中冉冉上升。西蒙忘掉了苍蝇，他用双手圈住眼睛凝视着烟。即使在那样的距离，还可以依稀看到大多数的孩子——也许是全部孩子——都在那儿。那么他们是为了避开野兽，已经把营盘搬过去了吧。想到这儿，西蒙把身子转向坐在他身旁那发出恶臭的、可怜的破烂东西。野兽是无害而又是恐怖的，必须尽早地把这个消息传给其他人。他开始走下山去。下面两条腿有点支撑不住，即使他尽很大的努力，也只能做到蹒跚而行。

“洗澡，”拉尔夫说，“只有这件事可做。”

猪崽子正透过眼镜审察着渐渐暗下来的天空。

“我不喜欢那些乌云。还记得咱们刚着陆时的那阵大雨吗？”

“又要下雨了。”

拉尔夫一头潜入水潭。两个小家伙正在潭边玩耍，他们试图从比血还温暖的湿润中得到慰抚。猪崽子取下眼镜，拘谨地迈到水中，随后又戴上眼镜。拉尔夫浮到水面上，朝猪崽子喷出一股水。

“当心我的眼镜儿，”猪崽子说。“眼镜弄上水我就得爬出去擦干。”

拉尔夫又喷出一股水，可没射中。他取笑猪崽子，指望他会像平常那样逆来顺受地退却，受辱也默不作声。不料猪崽子却也用手拍起水来。

“停下！”猪崽子叫喊道，“听见没有？”

他愤怒地朝拉尔夫脸上泼着水。

“好吧，好吧，”拉尔夫说道。“别发脾气嘛。”

猪崽子停止击水。

“我头痛，空气凉快一点就好了。”

“但愿快点下雨。”

“我就盼咱们可以回家。”

猪崽子往后躺在水潭倾斜的沙岸上。他挺着肚子，让肚子上的水干掉。拉尔夫朝天喷水。人们可以根据云中光斑的移动来猜测太阳的趋向。拉尔夫跪在水中东张西望。

“人都到哪儿去了？”

猪崽子坐起来。

“也许他们正躺在窝棚里。”

“萨姆埃里克在哪儿？”

“还有比尔？”

猪崽子指着平台以外更远的地方。

“那就是他们所去的地方，杰克那一帮。”

“随他们去，”拉尔夫不自在地说道，“我可不在乎。”

“就是为了一点肉——”

“还有打猎，”拉尔夫精明地说，“装作是一个部落，涂上野蛮人打仗前涂的涂料。”

猪崽子俯首拨动着水下的沙子，没看拉尔夫。

“也许咱们也应该去。”

拉尔夫忙看着他，猪崽子脸红了。

“我是说——去弄弄清楚，的确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拉尔夫又喷起了水。

早在拉尔夫和猪崽子赶到杰克那块地盘以前，他们就听到了那伙人的闹声。在森林和海岸之间，在棕榈树留出一条宽宽的、带状草根土的地方，有一片草。从草根土的边缘再往下走一步，就是超出潮汐最高水位的白晃晃的、吹散开的沙地，这沙地暖暖的、干乎乎的、经过人们的踩踏。在沙地下还有一块岩石朝外伸到了环礁湖中。在这岩石之外是一小段沙滩，再往外就靠着海水。岩石上燃烧着火堆，烤猪肉的脂油滴滴答答地掉进从这里望过去看不见的火焰之中。除了猪崽子、拉尔夫、西蒙，还有两个管烤猪的，岛上所有的孩子都聚在草根土上。他们笑呀、唱呀，有的在草地上躺着、有的蹲着、有的站着，手里都拿着吃的。可是从他们油污的面孔来判断，猪肉已经吃得差不多了；有些孩子手持椰子壳喝着。在聚会以前，他们把一根大圆木拖到草地中央，杰克涂着涂料，戴着花冠，像个偶像似的坐在那儿。在他身旁，绿色树叶上堆放着猪肉，还有野果和盛满了水的椰子壳。

猪崽子和拉尔夫来到有草的岩石台边缘；孩子们看到他们来了，就一个个都不讲话了，只有杰克旁边的那个还在讲。随后，他也不说话了，杰克转身回到原来坐的地方，他盯着他们俩好一会儿，火堆噼噼啪啪的响声压倒了浪击礁石的沉闷的低音，成了最响的声音。拉尔夫把目光移开去，萨姆却以为拉尔夫向他转过身来是要指责他，于是放下啃了一半的骨头，一边神经质地格格地笑笑。拉尔夫不稳地走了一步，指着一棵棕榈树，低声地向猪崽子说了什么，他们俩也像萨姆一样格格地笑了。拉尔夫把脚从沙地里拔出来，开始闲逛过去。猪崽子想吹口哨。

在这当口，在火堆旁烤肉的孩子们突地拖着好大一块肉朝草地奔过来。他们撞到猪崽子身上，猪崽子被烫得哇哇乱叫跺脚乱跳。拉尔夫立刻和那群孩子连成了一气，暴风雨般的哄笑缓和了他们之间的气氛。猪崽子又一次成了众矢之的，人人兴高采烈，情绪也正常了。

杰克站起身，挥舞着长矛。

“给他们拿点肉。”

带木叉的孩子们给了拉尔夫和猪崽子各一大块肥肉。他俩馋涎欲滴地把肉接住，就站着吃起来，天空呈黄铜色，雷声隆隆，预告着暴风雨即将来临。

杰克又舞了舞长矛。

“每个人都吃够了吗？”

还有肉多余下来，有的在小木叉上烤得嘶嘶作响，有的堆放在绿色的大叶子上。猪崽子肚子不争气，他把肉已经啃光了的骨头丢到海滩上，弯下腰去想再要一点。

杰克又不耐烦地问道：

“每个人都吃够了吗？”

他的声调带有警告的意味，这是一种占有者由于自豪感而发出的警告；孩子们趁还有时间赶紧吃。估计孩子们不会马上停止，杰克就从那根圆木上——那是他的宝座——站起来，漫步到草地边上。他似乎是在那张花脸后面俯看着拉尔夫和猪崽子。他们俩在沙地的那一边，并移远了一点，拉尔夫边吃边看着火堆，他注意到了，虽然并不理解，此刻衬着暗淡的光线火焰可以看得见了。傍晚来临了，不是带着宁静的甜美，而是带着暴力的威胁。

杰克开口道：

“给我点喝的。”

亨利给他拿了个椰子壳，杰克边喝边透过锯齿状的果壳边缘观察着猪崽子和拉尔夫。权力在他褐色的、隆起的前臂上；权威在他的肩上，像野猿似的在他耳边喋喋而语。

“全体坐下。”

孩子们在杰克面前的草地上排列成行，但是拉尔夫和猪崽子仍然站在低一英尺的松松的沙地上。杰克暂时不理他们俩，他转过假面具似的脸部，俯视着坐在地上的孩子们，并用长矛指着他们。

“谁打算加入到我的队伍里来？”

拉尔夫猛地一动，一个趔趄。一些孩子向他转过去。

“我给你们吃的，”杰克说道，“我的猎手们会保护你们免遭野兽的伤害。谁愿意加入到我的队伍里来？”

“我是头头，”拉尔夫说，“是你们选我的。我们要把火堆一直维持着。此刻你们却哪儿有吃就往哪儿跑——”

“你自己也跑来啦！”杰克喊道。“瞧瞧你手里的那根骨头吧！”

拉尔夫脸红耳赤。

“我说过你们是猎手，那是你们的活儿。”

杰克又不理他了。

“谁想加入到我的队伍里来一起玩？”

“我是头头，”拉尔夫声音颤抖地说道。“火堆怎么样？我有海螺——”

“你没带着它，”杰克嘲讽地说。“你把它丢在那儿没有带来。明白些，放聪明点吧？海螺在岛的这一头不算数——”

突然响起一声霹雳。不是沉闷的隆隆雷声，而是豁喇一声猛烈的爆裂声。

“海螺在这儿也算数，”拉尔夫说，“在整个岛上都管用。”

“那你打算拿海螺派什么用？”

拉尔夫仔细地看着一排排孩子。从他们那儿是得不到帮助的，拉尔夫转过脸去，心乱如麻，大汗淋漓。猪崽子低声说着：

“火堆——得救。”

“谁愿意加入到我的队伍里来？”

“我愿意。”

“我。”

“我愿。”

“我要吹海螺了，”拉尔夫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我要召开大会。”

“我们不要听。”

猪崽子碰碰拉尔夫的手腕。

“走吧。会惹出麻烦来的。咱们也吃过肉了。”

森林的那一边闪过一道明晃晃的闪电，霹雳又炸开了，一个小家伙哭起来。大滴大滴的雨点落到他们中间，每一滴打下来都发出一记声响。

“要下暴雨了，”拉尔夫说，“这下你们该碰上咱们刚降落到岛上时下的大雨了。现在看来是谁更聪明？你们的窝棚在哪儿？你们打算怎么办？”

猎手们不安地看着天空，躲避着雨点的袭击。一阵焦虑使孩子们左摇右晃，没有目的地乱动起来。忽隐忽现的闪电更亮了，隆隆的雷声几乎使人忍受不住。小家伙们尖叫着四散奔逃。

杰克跳到沙地上。

“跳咱们的舞！来吧！跳舞！”

他跌跌撞撞地穿过厚厚的沙地，跑到火堆另一边的空阔的岩石上。在耀眼的闪电的间歇中，空中是黑沉沉的，令人害怕；孩子们吵吵嚷嚷地跟着他。罗杰装作一头野猪，呼噜呼噜地哼哼着冲向杰克，杰克则朝边上让。猎手们拿起长矛，管烤肉的拿起木叉和余下的木柴。一个圆圈在跑动、在扩大，孩子们和唱的声音也越来越响。罗杰模仿着野猪受到惊吓的样子，小家伙们在圆圈的外围跑着、跳着。猪崽子和拉尔夫受到穹苍的威胁，感到迫切地要加入这个发疯似的，但又使人有点安全感的一伙人当中去。他们高兴地触摸人构成的像篱笆似的褐色的背脊，这道篱笆把恐怖包围了起来，使它成了可以被控制的东西。

“杀野兽哟！割喉咙哟！放它血哟！”

孩子们开始有节奏地兜着圈圈跑，他们的合唱也不再只是起初那表面的兴奋，而是开始像脉搏那样一起一落地跳个不停。罗杰停止装扮野猪，又扮作了猎手，因而圈子当中变得空空的。有些小家伙自个儿组起了一个小圆圈；大小两个圆圈不停地转，似乎重复地转会自然而然地获得安全一样。这就像是一个有机体在跳动和跺脚。

黑沉沉的穹苍绽裂开一道蓝白色的口子。霎时间，在孩子们的上方响起了豁喇一声巨响，就像有一条巨鞭在抽打他们似的。合唱的调子升高了，带着一种感情的迸发。

“杀野兽哟！割喉咙哟！放它血哟！”

此刻从恐怖中又出现了另一种渴望，强烈、紧迫而又盲目的渴望。

“杀野兽哟！割喉咙哟！放它血哟！”

他们头上又裂开了一道蓝白色锯子状的口子，带有硫磺味的霹雳声又猛地打将下来。此时小家伙们从森林边飞奔出来，他们尖声怪叫、四散乱逃，有一个冲破了大家伙们的圆圈，惊恐地叫道：

“野兽！野兽！”

圆圈变成了一个马蹄形。有一个东西正从森林里爬出来。吃不准爬出来的是个什么东西，黑咕隆咚的。在“野兽”面前孩子们发出受伤似的尖利急叫。“野兽”磕磕绊绊地爬进马蹄形的圈圈。

“杀野兽哟！割喉咙哟！放它血哟！”

天上蓝白色的口子一动也不动，雷响声令人难以忍受。西蒙大声地叫喊着，山上有个死人。

“杀野兽哟！割喉咙哟！放它血哟！干掉它哟！”

一条条木棒揍下去，重新围成一个圈圈的孩子们的嘴发出嘎吱嘎吱咬嚼的声音和尖叫声。“野兽”在圈子当中双膝着地，手臂交叠地护着面孔。衬着电闪雷鸣的巨响，“它”大叫大嚷山上有个死尸。“野兽”挣扎着朝前，冲破了包围圈，从笔直的岩石边缘摔倒在下面靠近海水的沙滩上。人群立刻跟着它蜂拥而下，他们从岩石上涌下去，跳到“野兽”身上，叫着、打着、咬着、撕着。没有话语、也没有动作，只有牙齿和爪子在撕扯。

然后乌云分开了，像瀑布似的下起了倾盆大雨，雨水从山顶上溅下来，把树上的青枝绿叶打落下来；雨水倾泻到沙滩上正在打闹的孩子们身上，就像是冷水淋浴。不一会儿那群孩子四散开来，一个个人影跌跌撞撞地跑开去。只有那“野兽”静静地躺在那儿，离海边几码远。即使在大雨滂沱之中，他们也能看得出那“野兽”小得可怜，它的鲜血染红了沙滩。

此刻一阵大风把雨吹向一边，雨水从树上像小瀑布似的落下。山顶上的降落伞被风吹得鼓起来，并开始移动；伞下的人也被带动了，它直立起来，旋转着，接着摇摇晃晃地朝下穿过一大片濛濛细雨，以笨拙的脚步擦过高高的树梢；它往下摔，一直往下摔，朝海滩降落下

去。孩子们尖叫着冲到黑暗的地方躲起来。降落伞带着人身继续向前，在环礁湖水面上划出波浪，从礁石上方撞过去，飘向大海。

夜半时分雨收云散，夜空又一次布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明亮的星星。随后微风也消失了。从岩缝里流出的涓涓细流，经过一片又一片的树叶往下滴淌，最后流到岛上灰褐的泥土里；除了这雨水的滴滴答答的声音之外，其他什么响声也没有。空气清凉、湿润、澄澈；一会儿甚至连水滴声也停了下来。“野兽”在灰白的海滩上蜷缩成一团，血迹渐渐地渗透开去。

当潮水的大浪流动的时候，环礁湖的边缘成了一条慢慢向前伸展的磷光带。清澈的海水映照出清澈的夜空和辉光闪闪的群星座。磷光带在小沙粒和小卵石旁膨胀扩大；浮动着的磷光以一个个小圈圈紧包着小石粒，随后突如其来地，无声无息地裹着小石粒向前移动。

在靠海岸方向的浅滩边缘，不断推进的一片明亮的海水中，充满了奇怪的、银色身体的小生物，它们长着炯炯的小眼睛。各处都有一块块较大的卵石被隔绝空气，包上了一层珍珠。潮水涨到了沙滩上被雨点打成的一个个坑，把一切都铺上一层银色。此刻磷光触到了从破裂的身体里渗出来的第一批血迹，小生物在浅滩边缘聚集起来，形成一片移动着的光影。潮水继续上涨，西蒙粗硬的头发披上了一层亮光。他的脸颊镶上了一条银边，弯弯的肩膀就像是大理石雕出来的。那些奇怪的、如影随形的小生物，长着炯炯的眼睛，拖着雾汽的尾巴，在西蒙的头旁边忙碌着。西蒙的身子从沙滩上抬起一点儿，嘴里冒出一个气泡，连气带水发出扑的一声。然后他的身子渐渐地浮在海水之中。

在地球曲面的某个黑暗部分，太阳和月亮正在发挥着引力；地球的固体部分在转动，地球表面的水却被牵住，在一边微微地上涨。潮水的大浪沿着岛屿向前推移，海水越涨越高。一条由充满了好奇心的

小生物组成的闪亮的边镶在西蒙尸体的四周；在星座稳定的光芒的照耀之下，它本身也是银光闪闪的；就这样，西蒙的尸体轻轻地漂向辽阔的大海。

第十章　海螺和眼镜

猪崽子留心地盯着朝他走来的人影。现在他有时候觉得，倘若除去眼镜，把一块镜片戴到另一只眼睛上，倒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但即使用这只好眼睛来看，在发生了所有这些事情以后，拉尔夫还是拉尔夫，绝对不会错。此刻拉尔夫正从椰子林中一瘸一拐地走出来，身上很脏，乱蓬蓬的金黄头发上挂着枯叶。在他浮肿的脸颊上，一只眼睛肿得像条裂缝；在他右膝上还有一大块伤疤。他停了一会儿，眯起眼睛看着平台上的人影。

“猪崽子？剩下的就你一个？”

“还有几个小家伙。”

“他们不算数。没大家伙了？”

“噢——还有萨姆埃里克。他们俩在拾柴火。”

“没有别人了吗？”

“据我所知并没有。”

拉尔夫小心地爬上了平台。在原先与会者常坐的地方，被磨损的粗壮的野草尚未长好；在磨得挺亮的座位旁，易碎的白色海螺仍在闪闪发光。拉尔夫坐在野草中，面对着头儿的座位和海螺。猪崽子跪在他左边，两个人好久都没有说话。

终于拉尔夫先清了清嗓子，小声地说起了什么。

猪崽子轻声细气地回答道：

“你说什么呀？”

拉尔夫提高声音说：

“西蒙。”

猪崽子一言不发，只是严肃地点点头。他们继续坐着，以一种受损伤者的眼光凝视着头儿的座位和闪闪发亮的环礁湖。绿色的反光和日照的光斑在他们弄脏了的身上晃动个不停。

最后拉尔夫站起来走向海螺。他用双手爱抚地捧起贝壳，倚着树干跪下去。

“猪崽子。”

“嗯？”

“咱们该怎么办呢？”

猪崽子朝海螺点点头。

“你可以——”

“召集大会？”

拉尔夫说着尖声大笑起来，猪崽子皱起了眉头。

“你还是头头。”

拉尔夫又哈哈大笑。

“你是头头，是管我们的。”

“我有海螺。”

“拉尔夫！别那样笑了。光看着那儿可没必要，拉尔夫！别人会怎么想呢？”

拉尔夫终于停下不笑了，他浑身打战。

“猪崽子。”

“嗯？”

“那是西蒙。”

“你说过了。”

“猪崽子。”

“嗯？”

“那是谋杀呀。”

“别说了！”猪崽子尖叫道。“你老那样唠叨有什么好处？”

他跳了起来，站在那里低头看着拉尔夫。

“那时天昏地暗。加上——那该死的狂舞。再加上又是闪电，又是霹雳，又是暴雨。咱们全吓坏了！”

“我没有吓坏，”拉尔夫慢吞吞地说，“我只是——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了。”

“咱们全吓坏了！”猪崽子激动地说道。“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那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他做着手势，想找句客套话说说。

“哦，猪崽子！”

拉尔夫的话音低沉而又苦恼，使得猪崽子停止了做手势，弯下腰等着。拉尔夫兜着海螺，身子前后摇晃。

“猪崽子，你不明白吗？咱们所干的事情——”

“他可能仍然是——”

“不。”

“也许他只是装作——”

看到拉尔夫的表情，猪崽子的话音越来越轻。

“你在外面，在圆圈的外面。你从来没有真正进到圈子里过。难道你没有看出咱们干的——他们干的事情吗？”

拉尔夫的声音中带着厌恶，同时又带着一种狂热的兴奋。

“猪崽子，难道你没看见吗？”

“没看清楚。现在我只有一只眼睛了。拉尔夫，你应当是了解的。”

拉尔夫还在前后摇晃着。

“那是一次意外事情，”猪崽子突然说道，“就是那么一回事，一次碰巧发生的事情。”他尖声锐气地又说。“走进了一片漆黑当中——他没有必要那样从黑暗中爬出来。他疯了，自食其果。”猪崽子又大做起手势来。“一场飞来横祸。”

“你没看见他们干的事情——”

“我说，拉尔夫，咱们该把那件事忘掉。尽想着它可没什么好处，明白吗？”

“我可吓坏了，咱们全都吓坏了。我想要回家。天哪，我真想回家。”

“那是意外事情，”猪崽子执拗地说，“情况就是那样。”

他摸摸拉尔夫光光的肩膀，这种人体的接触却使拉尔夫颤抖了一下。

“我说，拉尔夫，”猪崽子匆匆往四下看了看，然后把身子倾向拉尔夫——“可别泄漏咱们跳过那个舞，就是对萨姆埃里克也别漏风。”

“但是咱们跳过！咱们全都跳过！”

猪崽子摇摇头。

“咱们俩是后来才跳的。他们在一团漆黑中根本没注意到。不管怎样，你说过我只是在圈子外面——”

“那我也是的，”拉尔夫嗫嚅着，“我也在外面。”

猪崽子急切地点着头。

“对呀，咱们在外面，咱们什么也没干过，什么也没看见。”

猪崽子停了一下，继续说道：

“咱们靠自己的力量过活，咱们四个——”

“就咱们四个，要维持火堆人手可不够。”

“咱们试试看，怎么样？我来点火。”

萨姆埃里克拖着一根大树身从森林里出来。他们俩把大树身往火堆边一倒，转身走向水潭。拉尔夫跳起来喊道：

“嘿！你们俩站住！”

双胞胎愣了一下，随后走过来。

“他们俩打算去洗澡，拉尔夫。”

“最好搞搞清楚。”

双胞胎看到拉尔夫，吃了一惊。他们红着脸蛋，眼光越过他，看着空中。

“哈啰。没想到会碰上你，拉尔夫。”

“我们刚才在森林里——”

“——在找柴火生火堆——”

“——我们昨天夜里迷了路——”

拉尔夫低头打量着自己的脚趾。

“你们俩是在出什么事情以后迷路的？”

猪崽子擦擦眼镜片。

“在吃了猪肉以后，”萨姆以沉闷的话音回答。埃里克点点头说。“对，在吃了猪肉以后。”

“我们早就走了，”猪崽子急忙说，“因为我们累了。”

“我们也早就走了——”

“——老早就走了——”

“——我们累得要命。”

萨姆摸摸前额上的伤痕，又匆忙把手移开。埃里克用手指摸摸裂开的嘴唇。

“是呀，我们太累了，”萨姆重复说道，“所以早就走了，那不是一次很好的——”

大家心照不宣，气氛很沉闷。萨姆的身子动了一动，那个令人厌恶的字眼脱口而出。“——跳舞？”

四个孩子都没有参加那次跳舞，但提起它却使他们全都不寒而栗。

“我们早就走了。”

罗杰走到连接城堡岩和岛屿主体部分的隘口处的时候，受到了盘问，他并没有感到奇怪。他已经估计到，在那个可怕的黑夜里，杰克那一伙人当中至少有几个会躲在最安全的地方，在恐怖中坚持着。

从城堡岩高处传来了尖厉的问话声，那儿正在风化的巉岩互相依托，保持着平衡。

“站住！谁在那儿？”

“罗杰。”

“往前走，朋友。”

罗杰往前走一点。

“你看得出我是谁。”

“头领说了，谁都要盘问。”

罗杰仰起脸仔细往上看。

“我要上来你可拦不住。”

“我拦不住？上来瞧瞧吧。”

罗杰爬上了梯子似的悬崖。

“瞧这个。”

在最高的一块岩石下已经塞着一根圆木，下面还有一根杠杆。罗伯特把身子稍微倾斜一点压在杠杆上，岩石发出轧轧的响声。要是他用足力气就会把这块岩石隆隆地直送下隘口。罗杰钦佩不已。

“他可是个真正的头领，是不是？”

罗伯特直点头。

“他还要带我们去打猎。”

罗伯特把头朝远处窝棚那个方向侧过去，看到一缕白烟冉冉升向空中。罗杰坐在悬崖的边沿上，一面阴沉地往后看着这岛，一面用手指拨弄着那只松动了的牙齿。他的目光停留在远山的顶上，没有接话。罗伯特换了个话题。

“他要揍威尔弗雷德。”

“为啥？”

罗伯特疑惑地晃了晃脑袋。

“我不晓得。他没说。他发脾气了，叫我们把威尔弗雷德捆起来。他已经被”——罗伯特兴奋地格格笑起来——“他已经被捆了几个钟头，正等着——”

“可头领没说过为什么吗？”

“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

在酷热的阳光底下，罗杰坐在大岩石上，听到这个消息，得到一种启发。他不再拨弄自己的牙齿，仍然坐在那儿，寻思着这种不负责任的权威的种种可能性。随后，他一言不发，从城堡岩背后往下，向岩穴和杰克一伙人所在的地方爬去。

头领正坐在那儿，光着上身，脸上涂着红的和白的颜色。一伙人在他面前围成半圆坐着。在他们的后面，刚被打过、已松了绑的威尔弗雷德正大声地抽噎。罗杰跟别人蹲坐在一起。

“明—天，”头领继续说道，“我们又要去打猎了。”

他用长矛指指这个野蛮人，又指指那个野蛮人。

“你们中的一部分人呆在这儿把岩穴弄弄好，守卫住大门。我将带几个猎手去，弄点肉回来。守大门的人可得看着点，别让旁人偷偷地溜进来——”

一个野蛮人举起了手，头领把他那张阴冷的、涂着颜色的花脸转向他。

“头领，为什么他们要偷偷地溜进来呢？”

头领回答得含含糊糊，可态度倒挺认真。

“他们会的。他们要破坏咱们所干的事情。所以看守大门的一定得多加小心，还有——”

头领停住了。大伙儿看到他粉红色的舌尖令人吃惊地朝外伸出，舔了舔嘴唇，又缩了回去。

“——还有；野兽也想要进来。你们该记得它是怎么爬的吧——”

围成半圆的孩子们震颤不已，喃喃地一致表示同意。

“它化了装来的。即使咱们杀了猪，把猪头给它吃，它说不定还会来。所以得提防着，得当心点。”

斯坦利从岩石上抬起了前臂，竖起了一根手指，表示要发问。

“怎么啦？”

“但咱们能不能，能不能——？”

他踌躇不安地扭着身子，低着头往下面看。

“不！”

紧接着一片沉默，野蛮人各自在回忆，都很害怕，不敢想下去。

“不！咱们怎么能——杀掉——它呢？”

在联想还会再遇到的种种恐怖时，他们一方面暂时得到了一点解脱，另一方面又感到一点震慑，这些野蛮人又嘀咕起来。

“别再介意山上的事了，”头领正儿八经地说道，“要是去打猎就把猪头献给它。”

斯坦利轻击着手指又说：

“我想野兽把它自己伪装了起来。”

“也许会的，”头领说道。这是一种想当然的神学上的猜测。“不管怎样，咱们最好还是防着它一点。吃不准它会干出什么事来。”

那一伙人都细想着这话，随后哆嗦起来，就像是吹过一阵烈风。头领看到了自己那番话的效果，猛地一站。

“但是明—天我们将去打猎，弄到肉大家就大吃一顿——”

比尔举起了手。

“头领。”

“嗯？”

“咱们用什么来生火呢？”

头领的脸红了，但在红的白的黏土掩盖下，人们看不见他的脸色。他拿不准怎么回答是好，沉默了片刻，那伙人乘机又一次低声说起话来。随后头领举起了手。

“我们将从别人那儿去取火种来。听着，明—天我们去打猎，搞点肉。今天夜里我要跟两个猎手一起去——，谁愿意去？”

莫里斯和罗杰举了手。

“莫里斯——”

“是，头领？”

“他们的火堆在什么地方？”

“在老地方，靠着生火堆那岩石的后面。”

头领点点头。

“你们其余的人太阳一落就可以去睡觉。但我们三个，莫里斯，罗杰和我，我们还有活儿要干。我们将要在太阳刚落山的时候出发——”

莫里斯举起手。

“但是会发生什么事呢，要是我们碰上——”

头领挥挥手，对他提出的异议置之不理。

“我们要直沿着沙滩走。这样，要是它来了，我们就又可跳我们的，又可跳我们的舞了。”

“就靠我们三个吗？”

又响起了一阵叽里咕噜的声音，随之又静了下去。

猪崽子把眼镜递给拉尔夫，要等拿回来之后才能看得清东西。柴火很潮湿，他们这已是第三次点火了。拉尔夫往后一站，自言自语地说道：

“夜里可不能再没有火堆了。”

他内疚地望望站在旁边的三个孩子。这是他第一次承认火堆具有双重功用。确实，一方面火堆是为了使召唤的烟柱袅袅而升；但另一方面火堆也像一只火炉，能使他们舒服地入睡。埃里克往柴火上吹气，柴堆上闪出了火光，接着出现了一小簇火苗。一股黄白相间的浓烟向上散发。猪崽子拿回了自己的眼镜，高兴地看着烟柱。

“要是咱们能做个无线电收发机该多好啊！”

“或者造一架飞机——”

“——或者一艘船。”

拉尔夫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淡薄，但他还是费力地思考着。

“咱们说不定会被红种人抓住当俘虏。”

埃里克往脑后捋着头发。

“他们也总比那个好，比——”

他没有点出人来，萨姆朝沿海的方向点点头，算是代他说完了这句话。

拉尔夫记起了降落伞下那个丑陋的人形。

“他讲起过死人什么的——”拉尔夫痛苦地涨红了脸，这一下他等于不打自招：跳舞时他也在场。他身子冲着烟做出催促的动作。“别停下——往上加！”

“烟越来越淡了。”

“咱们需要更多的柴火，即使是湿的也罢。”

“我的气喘病——”

得到的是死板板的回答。

“去你的鸡—喘病。”

“要是我跑东跑西地去拉木头，气喘病就会犯得更重。我希望不犯，拉尔夫，可就是要犯。”

三个孩子走进了森林，带回了一抱抱枯枝烂木。烟又一次升了起来，又黄又浓。

“咱们找点吃的吧。”

他们带着长矛一块儿走到了野果树林，也不多说话，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待他们走出树林时，夕阳西下，只有余烬发出一些光，烟却没有了。

“我再也搬不动柴火了，”埃里克说。“我累了。”

拉尔夫清清嗓子。

“在那上面咱们维持着火堆。”

“山上的火堆小，这可准是个大火堆呢。”

拉尔夫拿了一片木柴投到火堆里，注视着飘向暮色之中的烟。

“咱们一定要使烟老飘着。”

埃里克纵身往地上一趴。

“我太累了，再说那有什么用呢？”

“埃里克！”拉尔夫吃惊地叫喊道。“别那样瞎说！”

萨姆跪在埃里克身边。

“嗯——那又有什么用呢？”

拉尔夫火冒三丈，他竭力回想着，火堆是有用处的，某种绝妙而又无法形容的用处。

“拉尔夫跟你们讲过许许多多次了，”猪崽子不高兴地说道。“除此之外咱们怎么才可以得救呢？”

“当然啰！要是咱们不去生烟——”

在一片越来越浓的暮色当中，拉尔夫蹲坐在他们面前。

“难道你们不明白？光想着收发机和船有啥用？”

他伸出一只手，手指捏紧，攥成一个拳头。

“要从这种混乱中摆脱出来，咱们只有一件事可做。谁都可以拿打猎当游戏，谁都可以替咱们搞到肉——”

拉尔夫看看这个的脸，又看看那个的脸。他激动万分，非常自信，可脑中却垂下了一道帘幕，一时忘记了自己是在讲些什么。他跪在那儿，紧攥拳头，板着面孔，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随后帘幕又忽然收回了。

“噢，对了。所以咱们必须生火并弄出烟来，更多的烟——”

“但是咱们没法让火堆一直维持着！看那边！”

他们说话的时候，火堆正在渐渐地熄灭。

“派两个人管火，”拉尔夫有点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每天十二个小时。”

“拉尔夫，咱们弄不到更多的柴火了——”

“——在黑暗中弄不到柴火——”

“——在夜里弄不到柴火——”

“咱们可以每天早晨点火，”猪崽子说。“黑暗里没人会看见烟。”

萨姆使劲地点头。

“那可不一样，火堆在——”

“——在那上面。”

拉尔夫站了起来，随着暮色逐渐深沉，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失去防护的感觉。

“今儿晚上火堆就随它去罢。”

他领头走向第一个窝棚，窝棚虽然七歪八倒，还算竖立着。里面铺着睡觉用的枯叶，摸上去窸窣作声。邻近的窝棚里有个小家伙在说梦话。四个大家伙爬进了窝棚，钻在树叶下面。双胞胎躺在一块儿，拉尔夫和猪崽子躺在另一头。他们尽量想睡得舒服点，所以弄得枯叶堆窸窸窣窣地响了好一阵子。

“猪崽子。”

“哎？”

“好吗？”

“还好。”

后来，除了偶尔的窸窣声外，窝棚终于平静了下来。在他们面前挂着的，是那繁星闪烁的椭圆形夜空，此外还传来了一阵阵浪拍礁石的空洞的响声。拉尔夫定下心来作各式各样的假设，就像他每天夜里所做的那样……

假定他们被喷气机送回家，那么在早晨之前他们就会在威尔特郡[(1)]的大机场着陆。他们将再乘汽车；不，要更十全十美点，他们将乘火车，直下德文[(2)]，再到那所村舍去。那时候，野生的小马又会跑到花园的尽头来，在围墙上窥探着……

拉尔夫在枯叶堆中焦躁不安地翻来覆去。达特穆尔[(3)]一片荒芜，小马也是野生的。然而荒野的魅力却已经消失殆尽。

他的思想又滑到了一个不容野蛮人插足的平凡的文明小镇。还有什么地方能比带车灯和车轮的公共汽车总站更安全呢？

拉尔夫好像突然绕着电杆跳起了舞。这时从车站里慢慢地爬出了一辆公共汽车，一辆奇形怪状的汽车……

“拉尔夫！拉尔夫！”

“怎么啦？”

“别那样大声折腾——”

“对不起。”

从窝棚的黑沉沉的另一头传来了一种令人生畏的呜咽声，他们俩吓得把树叶乱扯乱拉。萨姆和埃里克互相紧抱着，正在对打。

“萨姆！萨姆！”

“嘿——埃里克！”

一会儿一切又都平静下来。

猪崽子轻轻地对拉尔夫说：

“咱们一定得摆脱这个地方。”

“这话怎么讲？”

“要得救。”

尽管夜色更加深沉，拉尔夫却吃吃地笑了起来，这是那一天他第一次笑。

“我是想说，”猪崽子低声说道。“要不赶快回家咱们都会发疯。”

“神经错乱。”

“疯疯癫癫。”

“发狂。”

拉尔夫把湿漉漉的鬈发从眼边撩开。

“写封信给你姨妈。”

猪崽子一本正经地考虑着这个建议。

“我不知道眼下她在哪儿。我没有信封，没有邮票。再说既没有邮箱，也没有邮递员。”

猪崽子小小的玩笑成功地征服了拉尔夫。拉尔夫的窃笑变得不可控制，他前仰后倒地大笑起来。

猪崽子庄严地指责他。

“我可没说什么，有那么好笑——”

拉尔夫还是吃吃地笑个不停，尽管把胸口都笑痛了。他扭来扭去，终于筋疲力尽、气喘吁吁地躺下，愁眉苦脸地等着下一次发作。他这样笑一阵停一阵，随后在一次间歇中昏昏入睡。

“——拉尔夫！你又闹了一阵。安静点吧，拉尔夫——因为……”

拉尔夫在枯叶堆中喘着粗气。他有理由为自己的美梦被打破而欣慰，因为公共汽车已经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楚了。

“为什么——因为？”

“静一点——听。”

拉尔夫小心地躺了下去，从枯叶堆中发出了一声长叹。埃里克呜咽地说着什么，接着又静静地睡着了。除了无济于事的闪着微光的椭圆星群外，夜色深沉，像蒙上了一层毯子。

“我听不到有什么声音。”

“外面有什么东西在移动。”

拉尔夫的脑袋瓜像被针刺似的痛起来。热血沸腾，使他什么也听不见，接着又平静下来。

“我还是什么也没听见。”

“听，再多听一会儿。”

从窝棚后面只有一二码处的地方，非常清晰有力地传来了树枝被折断的咔嚓声。拉尔夫又觉得耳朵发热，混乱不堪的形象你追我赶地穿过了他的脑海。这些东西的混合物正绕着窝棚潜行。他觉察到猪崽子的脑袋靠在自己的肩上，一只发抖的手紧紧地抓住他。

“拉尔夫！拉尔夫！”

“别讲话，快听。”

拉尔夫在绝望之中祈求野兽宁可选择小家伙。

窝棚外面响起了恐怖的耳语声。

“猪崽子——猪崽子——”

“它来了！”猪崽子气急败坏地说。“是真的！”

他紧紧抓住拉尔夫，终于使自己的呼吸恢复了正常。

“猪崽子，出来。我要你猪崽子出来。”

拉尔夫的嘴巴贴着猪崽子的耳朵。

“别吱声。”

“猪崽子——猪崽子，你在哪儿？”

有什么东西擦到窝棚的后部。猪崽子又强忍了一阵子，随即他的气喘病发了。他弓起后背，双腿砰地砸到枯叶堆里。拉尔夫从他身边滚开去。

接着在窝棚口发出了一阵恶意的嚎叫，几个活东西猛地闯将进来。有的绊倒在拉尔夫和猪崽子的角落，结果乱成一团：又是哇哇乱叫，又是拳打脚踢，一片稀里哗啦。拉尔夫挥拳出去，随之他跟似乎十几个别的东西扭住滚来滚去：打着、咬着、抓着。拉尔夫被撕拉着，被人猛击，他发现口中有别人的手指，便一口咬下去。一只拳头缩了回去，又像活塞似的回击过来，整个窝棚被捅得摇摇欲坠，外面的光漏到了里面来。拉尔夫把身子扭向一边，骑到一个七扭八歪的身体上，感到有股热气喷上了他的脸颊。他抡起紧握的拳头，像铁锤似的往身子下面的嘴巴上砸；他挥拳猛打，越打越狂热，越打越歇斯底里，拳下的面孔变得滑腻起来。谁的膝盖在拉尔夫两腿当中猛地向上一顶，拉尔夫翻滚到一侧，他忙抚摸着自己的痛处，可对方又滚压到他身上乱打。然后窝棚令人窒息地最终倒坍下来；不知名的这些人挣扎着夺路而出。黑乎乎的人影从倒塌的窝棚中钻了出来，飞快地逃去，临末又可以听见小家伙们的尖号声和猪崽子的喘气声了。

拉尔夫用颤抖的声音喊道：

“小家伙们，你们全去睡。我们在跟别人打架，马上睡吧。”

萨姆埃里克走近来，盯着拉尔夫。

“你们俩没事？”

“我想没事——”

“——我被人打了。”

“我也被打了，猪崽子怎么样？”

他们把猪崽子从废墟堆中拖出来，让他靠在一棵树上。夜是冷飕飕的，直接的恐怖消逝了。猪崽子的呼吸也平静了一些。

“猪崽子，你受伤了吗？”

“还好。”

“那是杰克和他的猎手们，”拉尔夫痛苦地说。“为什么他们老是要惹咱们呢？”

“咱们给了他们一点教训，”萨姆说。他人老实，接着又说。“至少你们打了，我一个人缩在角落里。”

“我揍了一个家伙，”拉尔夫说，“我砸得他够呛，他不会再赶着来跟咱们干一仗了。”

“我也是，”埃里克说。“我醒来的时候觉得有人在踢我的脸。拉尔夫，我觉得我的脸上被踢得一塌糊涂，但我毕竟也给了他个一报还一报。”

“你怎么干的？”

“我把膝盖缩起来，”埃里克扬扬得意地说道，“我用膝盖猛顶了一下他的卵蛋。你该听见他痛得乱叫！他也不会再忙着赶回来了。咱们干得不赖呀。”

拉尔夫在黑暗中蓦地动了动；可随之他听到埃里克用手在嘴里拨弄的声音。

“怎么啦？”

“一颗牙齿有点松动。”

猪崽子把两条腿曲起来。

“猪崽子，你没事？”

“我想他们是要抢海螺。”

拉尔夫快步跑下了灰白色的海滩，跳到了平台上。海螺仍然在头儿的座位上微微闪光。他盯着看了一会儿，随后又返回猪崽子跟前。

“他们没拿走海螺。”

“我晓得，他们不是为海螺而来的，他们是为了别的东西。拉尔夫——我该怎么办呢？”

远远的，沿着弓形的海滩，三个人影快步走向城堡岩。他们避开树林，沿着海边往前走。他们时而轻轻地唱着歌；时而沿着移动着的狭长的磷光带横翻着筋斗往前。头领领着他们，小跑步地一直往前，杰克为自己的成功而欢欣鼓舞。现在他真正是个头领了，他手持长矛东戳戳西刺刺。悬挂在他左手摇晃着的，是猪崽子破碎了的眼镜。

---

(1) 英格兰南部一郡。

(2) 德文郡，英格兰西南部一郡。

(3) 德文郡的地名，位于英格兰西南部高地，德文郡南部。已决犯监狱。

第十一章　城堡岩

在黎明一阵短暂的寒冷中，四个孩子围聚在曾经是火堆，而现在已是黑色余烬的四周，拉尔夫跪在地上吹着。灰色的、轻微的烟尘被他吹得四处纷扬，可其中并没有火花闪现出来。双胞胎焦急地注视着，猪崽子则木然地坐着，他的眼睛近视，就像在他面前竖着一道发光的墙。拉尔夫还在使劲吹，吹得耳朵嗡嗡直响，然而，黎明的第一股微风一下子夺走了他手中的活儿，烟灰迷糊了他的眼睛。他往后蹲了蹲，边骂边擦去眼里流出的泪水。

“没用呀。”

埃里克脸上血迹干了，活像个假面具，他好像透过假面具俯看着拉尔夫。猪崽子朝大概是拉尔夫的方向凝视着。

“当然没用，拉尔夫。这下咱们可没火了。”

拉尔夫把脸挪到离猪崽子的脸约两英尺的距离。

“你看得见我吗？”

“看得见一点。”

拉尔夫把肿起的脸颊凑近猪崽子的眼睛。

“他们夺走了咱们的火种。”

由于愤怒，他的声音尖起来。

“是他们偷走的！”

“是他们，”猪崽子说。“他们把我弄得像个瞎子。看见没有？那就是杰克·梅瑞狄。拉尔夫，你召开个大会，咱们必须决定怎么办。”

“就咱们这些人开大会吗？”

“咱们都来参加。萨姆——让我搭着你。”

他们朝平台走去。

“吹海螺，”猪崽子说。“吹得尽量响点。”

森林里回响着号音；成群的鸟儿从树梢上惊飞起来，叽喳地鸣叫着，就像很久以前的那一个早晨。海滩两头都毫无动静。一些小家伙从窝棚里走了出来。拉尔夫坐在光光的树干上，其余三个站在他面前。他点点头，萨姆埃里克就坐到他右边。拉尔夫把海螺塞到猪崽子手中。猪崽子小心翼翼地捧着闪闪发光的海螺，朝拉尔夫眨着眼睛。

“那就说吧。”

“我拿了海螺，我要说，我啥也看不清楚，我得把眼镜找回来。这个岛上有人干了坏透的事情。我选你当头头。只有他[1]还算替大家干了点事情。拉尔夫，这下你说吧，告诉我们怎么办——，不然——”

猪崽子突然停止讲话，啜泣起来。他坐下去的时候，拉尔夫拿回了海螺。

“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火堆。你们该认为咱们做得成这件事，是不是？只要有烟作为信号，咱们就能得救。咱们是野蛮人吗？还是什么别的东西？只是眼下没信号烟升到空中去了。也许有船正在过去。你们还记得那件事吗？他怎么跑去打猎，火堆怎么灭了，船怎么过去的吗？而他们却都认为他是当头领最好的料。接着又是，又是……那也全是他的过错。要不是因为他，那件事决不会发生。这下猪崽子看不见东西了，他们跑来，偷走——”拉尔夫提高了嗓门。“——在夜里，在黑暗中，偷走了咱们的火种。他们偷走了火种。要是他们讨的话咱们本也会给的。但是他们却偷，这下信号没了，咱们

也无法得救了。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咱们会给他们火种的，可他们就是来偷。我——”

拉尔夫话未讲完就停下来，这时他脑中晃过了一道帘幕。猪崽子伸出双手来拿海螺。

“拉尔夫，你打算怎么办？咱们光在这儿说，也不做决定。我要讨还眼镜哪。”

“我正在考虑。假定咱们去，就像咱们往常那样，洗洗干净，把头发理理——说真的，咱们毕竟不是野蛮人，而得救也不是闹着玩的——”

他鼓起脸颊看着双胞胎。

“咱们稍稍打扮一下，然后就走——”

“咱们该带着长矛，”萨姆说。“连猪崽子也要带。”

“——因为咱们或许用得着。”

“你没拿到海螺！”

猪崽子举起了海螺。

“你们要带长矛就带吧，我可不带。有什么用处？横竖我还得像条狗似的要有人牵着。是呀，好笑。笑吧，笑吧。这个岛上他们那伙对什么东西都好笑。可结果怎么样呢？大人们会怎么想呢？小西蒙被谋害了。还有一个脸上带胎记的小孩儿。除了咱们刚到这儿那一阵子，以后还有谁看见过他呢？”

“猪崽子！停一停！”

“我拿着海螺。我要去找那个杰克·梅瑞狄，去告诉他，我现在就去。”

“他们会伤害你的。”

“他做得够损了，他还能把我怎么样？我要跟他讲个明白。拉尔夫，你们让我拿着海螺。我要给他瞧瞧，有一样东西是他所没有的。”

猪崽子停了片刻，注视着周围暗淡的人影。野草被踩得乱糟糟的，还像过去开大会的样子，还像有那么些人在听他演讲。

“我要双手捧着这只海螺去找他。我要把海螺往前一伸。我要说，瞧，你身体比我壮，你没生气喘病。我要说，你看得见东西，两只眼睛都好。可我不是来乞求眼镜的，不是来乞求开恩的。我要说，我不是来求你讲公道[2]的，不要因为你强就可以为所欲为，有理才能走遍天下。把眼镜还我，我要说——你一定得还！”

猪崽子说完这话，脸涨得通红，身体直哆嗦。他把海螺匆匆地塞到拉尔夫手中，仿佛急着要摆脱它似的，边揩擦着夺眶而出的泪水。他们四周的绿光是柔和的。易碎的、白色的海螺放在拉尔夫脚下。从猪崽子手指缝里漏出的一粒泪珠，就像一颗星星在色泽柔和的海螺曲面上一闪一亮。

最后拉尔夫坐直了身子，把头发往后一捋。

“好吧。我说——你要这样就试试吧。我们跟你一起去。”

“他会涂成个大花脸，”萨姆胆怯地说。“你知道他会——”

“——他才不会看重咱们呢——”

“——要是他发了火咱们可就——”

拉尔夫怒视着萨姆。他模模糊糊想起，西蒙曾经在岩石旁跟他讲过什么话来[3]。

“别傻乎乎的，”他说。随后又很快地补了一句，“咱们就走。”

他把海螺递给猪崽子，后者脸又红了，这次洋溢着自豪的神色。

“你一定得拿着。”

“准备好了我就拿着——”

猪崽子想找些话来表达自己的热情，表示他非常乐意拿着海螺来对抗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随便。我很高兴，拉尔夫，只是我要有人牵着。”

拉尔夫把海螺放回到闪光的圆木上。

“咱们最好吃点什么，再准备准备。”

他们走向被弄得乱七八糟的野果树林。猪崽子有时靠别人帮忙，有时靠自己东摸西摸找点吃的。他们吃着野果，拉尔夫想起了下午。

“咱们该像原先一样，先洗洗——”

萨姆咽下满口野果，表示异议。

“可咱们每天都洗澡哪！”

拉尔夫看着面前两个肮脏的人，叹了口气。

“咱们该梳梳头发，就是头发太长。”

“我把两只袜子都留在窝棚里了，”埃里克说，“咱们可以把袜子套在头上，就当作是一种帽子。”

“咱们可以找样东西，”猪崽子说，“你们把头发往后扎起来。”

“像个小姑娘！”

“不像，当然不像。”

“咱们就这样去，”拉尔夫说，“他们的样子也好不了多少。”

埃里克做了个手势，表示慢一慢。

“可他们涂得五颜六色的！你们晓得这是什么意思——”

其他的人连连点头。他们太清楚不过了，使人隐藏起真相的涂脸带来的是野性的大发作。

“哼，咱们可不乱涂，”拉尔夫说，“因为咱们不是野蛮人。”

萨姆埃里克兄弟俩面面相觑。

“反正都一样——”

拉尔夫喊道：

“不许涂！”

他竭力回想起。

“烟，”他说，“咱们需要烟。”

他很凶地转向双胞胎。

“我说‘烟’！咱们一定得有烟。”

除了大群蜜蜂的嗡嗡声响外，此刻一片安静。最后猪崽子和颜悦色地说了起来。

“当然咱们得生烟。因为烟是信号，要是没烟咱们就无法得救。”

“我知道这话！”拉尔夫叫喊道。他把手膀从猪崽子身上挪开。“你是在提醒——”

“我只是在说你常说的话，”猪崽子赶紧说。“我也会想一想——”

“我可不用想，”拉尔夫大声吼道。“我一直知道这话，我可没忘。”

猪崽子讨好地直点着脑袋瓜。

“拉尔夫，你是头头，你什么都记得。”

“我没忘。”

“当然没忘。”

双胞胎好奇地打量着拉尔夫，似乎他们俩是初次看见他。

他们排好队沿着海滩出发了。拉尔夫走在头里，脚有点儿跛，肩上扛着根长矛。他透过闪光的沙滩上颤抖着的暑热烟雾和他自己披散的长发，越过手臂上的伤痕，不完全地看着前面的东西。走在拉尔夫后面的是双胞胎，眼下有一点儿担忧，但充满了不可扑灭的活力。他们往前走着，很少说话，只是把木头长矛的柄拖在地上；猪崽子发现，低头看着地上，使自己已经疲劳的眼睛避开阳光，他可以看得见长矛柄沿着沙滩往前移动。他在拖动着的长矛柄之间走着，双手小心地抱着海螺。由这些孩子们组成的这个精干的小队伍行进在海滩上，四个盘子似的人影在他们脚下跳舞、交叠在一起。暴风雨没有留下丝毫痕迹，海滩被冲刷得干干净净，就像被擦得锃亮的刀片。天空和山岭离得远远的，在暑热中闪着微光；礁石被蜃景抬高了，好像是漂浮在半空中一汪银光闪闪的水潭中。

他们经过那一伙人跳过舞的地方。被大雨所扑灭的烧焦的枝条仍然搁在岩石上，只是海水边的沙滩又成了平滑的一片。他们默默地走过这里，毫不怀疑会在城堡岩找到那一伙人。他们一看到城堡岩就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他们的左面是岛上丛林最密的部分，黑色的、绿色的，遍地都是弯曲盘缠的根茎，简直无法穿越；他们面前摇曳着的是高高的野草。这会儿拉尔夫独自往前走着。

这儿的野草被压得乱糟糟的，那一次拉尔夫前去探查时，他们全都在这儿躺过。那儿是陆地的隘口，围绕着岩石的是侧石——突出的架状岩石，上面是一个个红色的尖石块。

萨姆触触拉尔夫的手臂说：

“烟。”

在岩石的另一侧有一团小小的烟在冉冉上升。

“有点儿火光——我想不是烟。”

拉尔夫转过身来。

“咱们躲着干什么？”

他穿过像屏幕似的野草，走到了通向狭窄隘口的小空地上。

“你们俩跟在最后面。我先上，猪崽子在我背后慢一步。拿好你们的长矛。”

猪崽子提心吊胆地向前看着，在他面前有一道发光的帷幕，把他和世界隔开。

“安全吗？有没有峭壁？我听得见大海的涛声了。”

“你靠紧点儿。”

拉尔夫朝隘口移动。他踢着一块石头，石头连蹦带跳地滚入海中。那时海水在退落下去，在拉尔夫左面的下边四十英尺光景，露出了一块长满海藻的红色的方礁石。

“我这样安全吗？”猪崽子声音颤抖地说。“我怕得要命——”

在他们头上，从高高的尖顶的岩石上，突然传来一声叫喊，随后是一种模仿战争呐喊的叫声，紧接着在岩石背后十几个人跟着喊起来。

“把海螺给我，呆着别动。”

“站住！是谁在那儿？”

拉尔夫仰起头，瞥见岩石顶上罗杰黑黑的面孔。

“你认得出我是谁！”他喊道。“别装傻了。”

他把海螺凑到嘴边，呜呜地吹起来。野蛮人一个个冒了出来，脸上涂得辨认不出谁是谁，全围挤在朝隘口方向的侧石边上。他们擎着长矛，摆好阵势守在入口处。拉尔夫继续猛吹，也不管猪崽子给吓得魂飞魄散。

罗杰大声叫道：

“你当心点——明白吗？”

拉尔夫终于挪开了嘴唇，停下来喘一口气。他气吁吁地开口说着，可还算听得出。

“——开大会。”

守卫着隘口的野蛮人交头接耳地低声说着，可谁也没动。拉尔夫又朝前走了几步。他身后一个轻轻的声音急切地说道：

“别离开我，拉尔夫。”

“你跪下，”拉尔夫侧身说道，“在这儿等我回来。”

拉尔夫站在沿着隘口上去的半路当中，全神贯注地盯着野蛮人看。他们涂得五颜六色，神态自若，头发朝后扎着，显得比他自在。拉尔夫决定以后把自己的头发也朝后扎起来。他感到很想叫他们等着，马上就扎好自己的头发；但那是不可能的。野蛮人吃吃地笑起来，有一个用长矛作着瞄准拉尔夫的架势。在岩石高处，罗杰双手松开了杠杆，朝外倾着身子想看看情况怎么样。隘口处的几个孩子站在自己的阴影里面，看上去只是几个蓬头散发的脑袋。猪崽子蜷缩成一团，背弓得像个麻袋，失去了原来的形状。

“我要召开大会。”

一片沉默。

罗杰拿起一小块石头，往双胞胎中间扔过去，可没投中。他们都开始扔石头了，而萨姆还站在那儿。罗杰感到，他的身体里跳动着什么力量。

拉尔夫又大声地喊道：

“我要召开大会。”

他扫视着野蛮人。

“杰克在哪儿？”

这一群孩子骚动起来，他们商量了一下。一个涂着颜色的脸开了口，听上去是罗伯特的口音。

“他去打猎了。他吩咐我们别让你进来。”

“我来找你们看看火堆怎么样，”拉尔夫说，“还问问猪崽子的眼镜。”

拉尔夫前面的人群晃动起来，他们当中迸发出格格的笑声，高高的山岩上回荡着轻快而兴奋的笑声。

拉尔夫背后响起了一个人的话音。

“你们要干什么？”

双胞胎俩一个箭步冲过了拉尔夫，站到拉尔夫和入口处中间。拉尔夫很快地回过身去。杰克——从那个人的神态和红头发可以辨认出那是杰克——正从森林里走向前来。两边各蹲伏着一个猎手。三个人的脸全涂上了黑色和绿色。在他们身后的草地上，扔着一头剖开了肚子并砍去了头的野母猪。

猪崽子哭着喊道：

“拉尔夫！别离开我！”

他紧紧地抱住岩石，下面是一起一落的大海，那提心吊胆的样子很可笑。野蛮人的痴笑声变成了大叫大嚷的嘲笑声。

杰克叫喊得比嘲笑声还要响。

“你们滚开，拉尔夫。你们守着你们那一头，这儿是我的一头，我的一伙人。你们别来管我。”

嘲笑声静了下去。

“你抢走了猪崽子的眼镜，”拉尔夫说道，上气不接下气。“你一定得还给他。”

“一定得？谁说的？”

拉尔夫冒火了。

“喂！是你们选我当头头的。你们没听见海螺声吗？你玩的是肮脏的把戏——你要火种我们本来是会给你们的——”

热血涌上他的面颊，肿胀的眼睛眨动着。

“随便什么时候你要火种都可以。可你不是来要。你像个贼似的偷偷地跑来，还偷走了猪崽子的眼镜！”

“你再说一遍！”

“贼！贼！”

猪崽子尖声叫道：

“拉尔夫！帮帮我！”

杰克往前一冲，拿长矛直刺拉尔夫的胸膛。拉尔夫因为瞥见了杰克的手臂，察觉到他的武器的位置，用自己的矛柄把刺过来的矛尖挡开。接着拉尔夫转过长矛朝杰克一刺，矛尖擦过了对方的耳朵。他们俩现在胸对着胸，大口喘着粗气，推推搡搡，怒目相视。

“谁是贼？”

“就是你！”

杰克挣脱开来，朝拉尔夫挥舞着长矛。这会儿两人心照不宣地拿长矛当军刀砍来砍去，而不敢再用会致命的矛尖。杰克的长矛打到拉尔夫的长矛上，往下一滑，把他的手指打得生疼。随即他们又一次分开，互换了位置，杰克背朝着城堡岩，而拉尔夫则站在外围，背向海岛。

两个孩子都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

“再来呀——”

“来呀——”

他们双方都摆出一副恶狠狠的进攻架势，但却保持着距离，刚好两人都打不到对方。

“来呀，够你受的！”

“你来呀——”

猪崽子抓牢地面，正想设法吸引拉尔夫的注意。拉尔夫挪动身子，弯着腰，眼睛警觉地盯着杰克。

“拉尔夫——记住咱们到这儿来的目的。火堆，还有我的眼镜。”

拉尔夫点点头。他放松了刚才格斗时的紧张的肌肉，随便地站着，用长矛柄拄着地面。杰克似乎透过涂在脸上的涂料莫名其妙地看着他。拉尔夫昂首瞥了瞥尖顶岩石，随后看着面前的这群野蛮人。

“听着，我们来是要说，首先你们必须把眼镜还给猪崽子。他没眼镜就看不见东西。你们这样太不光明正大了——”

涂得五颜六色的一伙野蛮人都格格地笑着，拉尔夫心里也犹豫起来。他把头发往后一掠，凝视着面前绿色和黑色的假面具似的脸，竭力想回忆起杰克原来的模样。

猪崽子低声说道：

“还有火堆。”

“噢，对了，还有火堆的事。我又要说火堆了。自从咱们落到这岛上以来我一直在说这件事。”

他伸出长矛指着野蛮人。

“你们唯一的希望就在于：只要有亮光可以看得见，就该生一堆信号火。或许会有船注意到烟，驶过来救咱们，把咱们带回家。要是没有烟咱们就得等到有船碰巧来这儿。说不定咱们要等好多年；等到人都老了——”

野蛮人爆发出一阵颤抖的、清脆的、虚假的哄笑，这哄笑声又回荡开来。拉尔夫怒不可遏，他嗓门嘶哑地说：

“你们这群花脸呆子，难道你们不懂？萨姆、埃里克、猪崽子和我——我们人手不够。我们想要生好火堆，可是生不好。而你们呢，却打猎寻开心……”

他指着他们身后，澄澈的天空中一缕烟飘散开去。

“瞧瞧那个！那能叫信号火堆吗？那只是个烧食的火堆。眼下你们吃东西，烟就没了。你们不明白吗？也许有艘船正从那儿经过呢——”

拉尔夫停住了，这一群涂成花脸的、不知名的人守卫在入口处，他们一言不发，使他占不了上风。头领张开粉红色的嘴巴，对着在他和他那一伙人之间的萨姆埃里克叫喊道：

“你们俩[(4)]回去。”

没有人答应他。双胞胎迷惑不解，互相看着对方；猪崽子看到一时不至于发生冲突，便小心翼翼地站起来。杰克回首看看拉尔夫，随后又看看双胞胎。

“抓住他们。”

没人动弹。杰克怒气冲冲地喊道：

“我说，抓住他们！”

涂着脸的人群七手八脚地紧张地围住了萨姆埃里克。又响起了一阵清脆的哄笑声。

萨姆埃里克以有教养的口吻抗议道：

“唉呀，喂喂！”

“——正当一点！”

双胞胎的长矛被夺走了。

“把他们绑起来！”

拉尔夫朝着脸涂成黑色和绿色的人绝望地喊道：

“杰克！”

“别停手。绑住他们。”

现在涂脸的人群觉得已经征服了萨姆埃里克，也感觉到了自己手中的力量。他们笨拙而兴奋地把双胞胎打翻在地。杰克颇受鼓舞，他知道拉尔夫会试图营救他们，返身用长矛嗡嗡地挥舞了一圈，拉尔夫刚来得及避开打击。在他们上面，那一伙人和双胞胎大叫大嚷，滚作一团。猪崽子又蹲伏下去。双胞胎很受惊地躺在地上，那一伙人站着围在他们俩周围。杰克转向拉尔夫，咬牙切齿地说道：

“看见吗？他们听我的吩咐。”

又是一阵沉默。双胞胎俩躺在地上，被乱七八糟地绑着，那一伙人注视着拉尔夫，看他究竟怎么办。拉尔夫透过额前的长发点着他们的人数，又瞥见了无效的烟。

拉尔夫熬不住了，他朝着杰克尖声叫嚷：

“你是野兽，是猪猡，是个道道地地的贼！”

他冲了上去。

杰克晓得这是紧要关头了，也向前冲去。他们俩猛然相撞，又跳了开来。杰克挥拳朝拉尔夫就是一下，打中了他的耳朵。拉尔夫一拳正中杰克的肚子，打得他发出哼哼声。接着他们俩又正面相对，气喘吁吁，怒不可遏，然而双方都没被对方的凶狠所吓倒。他们俩觉察到自己在打架时身后的叫嚷声，那一伙人持续不断的、快活的尖叫声。

在一片喧闹声中，猪崽子的声音传到拉尔夫耳中。

“让我说话。”

他站在因他们相打而扬起的尘土中，当那一伙人看到猪崽子想讲话时，刺耳的喝彩声变成了轻蔑的哄笑声。

猪崽子拿起海螺，哄笑声稍稍低落了一点，接着又响起来。

“我拿着海螺！”

猪崽子喊道：

“告诉你们，我拿着海螺！”

令人吃惊的是，这会儿倒又静了下来；那一伙人好奇地想听听，他究竟有什么有趣的事情要讲。

一阵沉默和停顿；但是在寂静之中，贴着拉尔夫的脑袋旁却响起了一种奇怪的声音。他略加注意地听了听——那种声音又响了起来；一声轻轻的“嗖！”有人在扔石头：罗杰在扔，他一手仍按在杠杆

上。在罗杰下面，他只看到拉尔夫的蓬头散发和猪崽子缩成一团的胖胖的身躯。

“我要说，你们这样做就像一群小孩儿。”

哄笑声又响起来，而随着猪崽子举起白色的，有魔力的海螺，哄笑声又平息了下去。

“哪一个好一些？——是像你们那样做一帮涂脸的黑鬼好呢？还是像拉尔夫那样做一个明白事理的人好呢？”

野蛮人当中冒出响亮的喧哗声。猪崽子又叫道：

“是照规则、讲一致好呢？还是打猎和乱杀好呢？”

又响起了喧哗声，又响起了——“嗖！”

拉尔夫不顾喧哗声，叫喊道：

“哪一个好一些？——是法律和得救好呢？还是打猎和破坏好呢？”

这时候杰克也叫嚷起来，拉尔夫已无法再使别人听得出他说的话。杰克背靠着他那一伙人，长矛林立，连成一气，充满了威胁之意。他们当中正酝酿着发起一次冲击，他们在准备着，隘口将被一扫而清。拉尔夫面对他们站着，稍偏向一侧，把长矛准备好。在他身边站着的是猪崽子，仍伸着那只护身符——易碎的、闪亮而美丽的贝壳。暴风雨般的骂声朝他们俩袭来，这是一种仇恨的诅咒。在他们俩头上高高的地方，罗杰极度兴奋地、恣意地把全身的重量压在杠杆上。

拉尔夫早在看到巨石以前就听到了它的声音。他觉察到大地震动了一下，这震动通过他的脚底传来，他还听到悬崖高处有石头破碎的声响。接着一块红色的巨石直朝隘口蹦跳而下，那一伙人尖声叫喊，拉尔夫忙扑倒在地。

巨石在猪崽子的下巴到膝盖之间这一大片面积上擦过；海螺被砸成无数白色的碎片，不复存在了。猪崽子一言未发，连咕哝一声都来不及，就从岩石侧面翻落下去。巨石又弹跳了两次，最后消失在森林之中。猪崽子往下掉了四十英尺，仰面摔倒在海中那块红色的方礁石上。脑壳迸裂，脑浆直流，头部变成了红色。猪崽子的手臂和腿部微微抽搐，就像刚被宰杀的猪的腿一样。随后大海又开始起落，发出了缓慢而长长的叹息，白色的海浪翻腾着冲上礁石，又夹上了缕缕粉红色的血丝；而随着海浪再退落下去，猪崽子的尸体也被卷走了。

这下子孩子们都鸦雀无声。拉尔夫嘴唇在翕动，但没有声音出来。

杰克猛地从他那一伙人中跳了出来，发狂地尖叫起来：

“看见没有？你们看见没有？那就是你们的结果！我说，再也没有我们这一群了！海螺完了——”

他俯下身子，跑上前来。

“我是头领！”

杰克杀气腾腾地把自己的长矛对准拉尔夫飞投过去。矛尖戳破了拉尔夫肋骨上的皮肉，随即又滑开掉进了水里。拉尔夫踉跄了一下，并不觉得疼痛，只是感到惊恐，那一伙人这会儿都像头领那样尖叫着上前来。又一根长矛——一根弯的长矛，没有沿着直线飞过来——从拉尔夫面前掠过，这根长矛是从罗杰站的高处投下来的。双胞胎被捆着躺在那一伙人的背后，一张张说不清是谁的恶魔似的面孔一窝蜂地拥下了隘口。拉尔夫转身就逃。他身后响起了像成群海鸥惊叫所发出的巨大噪声。拉尔夫服从一种他并不知道自己所具有的本能，他躲闪着跑过了开阔地，因而投来的长矛距离拉得更开了。他一眼看到了一头被砍掉脑袋的野母猪，及时地一跃而过。随后他噼里啪啦地穿过簇叶和小树枝，隐没到森林之中。

头领在死猪旁边收住脚，转过身去，举起手来。

“回去！回到堡垒去！”

不一会儿那一伙人吵吵嚷嚷地回到了隘口，罗杰也在那儿加入到大伙当中。

头领气冲冲地对他说：

“为什么你不在上面守着？”

罗杰阴沉沉地看着他回答：

“我刚下来——”

紧贴罗杰的周围，散布着一种刽子手般的令人恐怖的感觉。头领没再对他说什么，只是俯首直盯着萨姆埃里克。

“你们必须加入我们这一派。”

“放我走——”

“——还有我。”

头领从还留下的几根长矛中抽出了一根，戳戳萨姆的肋骨。

“你这是什么意思，嗯？”头领狂怒地说。“你们带着长矛是来干什么的？不加入我们这一派你们准备干什么？”

矛尖一戳一戳变得很有节奏。萨姆痛得大叫。

“别这样。”

罗杰在头领的身旁慢慢地挨过去，只是留心不让自己的肩膀碰着他。叫嚷声停了下来，萨姆埃里克躺在地上仰脸看着，不声不响、惊恐万状。罗杰朝他们走去，就像是在行使不可名状的权威。

---

(1)指拉尔夫。

(2)此处原文为sport，在口语中意谓有体育道德精神的人。

(3)参见第七章开始部分。

(4)此处原文为You two，也可听作You too（你们也），可能因此双胞胎感到迷惑不解。

第十二章　猎手的狂叫

拉尔夫躺在一个树丛中，思量着自己受的伤。右肋上直径几英寸的皮肉青紫，被长矛刺中的伤口处浮肿着，有一块血红的疤。头发肮脏不堪，轻叩起来就像一根根藤蔓卷须。由于穿越森林飞快地逃跑，他被擦得遍体鳞伤。他的呼吸逐渐恢复了平静，他也想好了：只好等一段时间才能冲洗这些伤口了。因为泼水冲洗时怎么能听得到赤足的脚步声呢？而在小溪边或在开阔的海滩上，又怎么能平安无事呢？

拉尔夫侧耳倾听。其实他离城堡岩并不远，在先前的惊慌失措之中他曾以为听到了追逐的响声。但是猎手们仅仅偷偷地跑到了绿树丛的边缘，也许是为了捡回长矛，随后都一窝蜂地退回到阳光照射的城堡岩上，好像他们也被叶丛下的黑暗吓坏了似的。拉尔夫还瞥见了其中一个，涂着一道道褐色、黑色和红色的条纹，他判断那是比尔。但事实上这不是比尔，拉尔夫想。这是一个野蛮人，他的外貌跟过去的比尔——一个穿着衬衫和短裤的孩子——的形象很难一致起来。

下午慢慢地过去了；太阳的圆光斑渐渐地移上了绿色的棕榈叶丛和褐色的树纤上，但是城堡岩的后面并没有什么声音传过来。最后拉尔夫扭动着身子钻出了羊齿草丛，偷偷地爬到了隘口前面那难以逾越的乱丛棵子的边上。他透过树枝十分小心地窥视，看见罗伯特坐在悬崖顶上放哨。罗伯特左手持着长矛，右手把一块卵石往上抛起又接住，再抛起再接住。在罗伯特的背后，一股浓烟冉冉上升，拉尔夫鼻孔张得老大，嘴里馋涎欲滴。他用手背擦擦鼻子和嘴巴。这时他觉得饥肠辘辘，这也是早晨以来他第一次感到肚子饿。那伙人一定围着开胸剖膛的野猪席地而坐，看着脂油熔化着滴在灰烬上嗞嗞而燃。他们一定很聚精会神。

另一个认不出是谁的人影出现在罗伯特身旁，给了他什么东西，随后转身走开，隐没在岩石背后。罗伯特把长矛放在靠身边的岩石上，双手抬起，把两只手之间的东西放在嘴里咬。吃喝开始了，看守者也分得了一份。

拉尔夫晓得他暂时没有危险，就一瘸一拐地穿过了野果树林，想随便弄点蹩脚的食物来吃；而当他想到山上的人有许多东西吃，不由得一阵心酸。他们今天有的吃，那么明天……

他在心里反反复复地想，但是想不透他们是不是会把他丢在一边不管；或许会把他当作一个放逐者。但是那决定命运的看法不假思索地回到了他身上。海螺被砸得粉碎，还有猪崽子和西蒙的死，像烟雾笼罩在岛的上空。这些脸上涂得五颜六色的野蛮人会越走越远。其次还有他自己和杰克之间讲不清楚的关系；因此杰克是决不会让他太平的；决不会的。

拉尔夫停顿了一下，在斑驳的阳光之下托起了一根大树枝，打算从下面钻过去。一阵恐怖使他浑身颤抖，他出声地喊道：

“不。他们不会那么坏。那是碰巧发生的。”

他从大树枝下钻过去，笨拙地奔着，又停下来谛听。

拉尔夫来到一块地方，见遍地野果，就贪婪地吃起来。他看到两个小家伙尖叫着逃走，觉得纳闷，却一点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一副尊容。

吃完以后，拉尔夫朝海滩走去。此刻阳光斜射到塌掉了的窝棚旁边的棕榈树林里。那儿有平台和水潭。现在最好不要去理睬心里那种沉闷的感觉，相信他们也有常识，相信他们白天神志会正常。既然那一伙人已吃完了，那就再试试看吧。无论如何，他总不能整夜呆在这儿，呆在荒无人影的平台边空荡荡的窝棚里。在落日的余晖中，他感

到自己汗毛直竖，浑身打战。没有火，没有烟，也没有人来救。他转过身去，一瘸一拐地穿越森林，朝岛上杰克他们那一头走去。

倾斜的阳光消失在密密的树枝当中。他最后来到了一块林中空地，那儿的岩石使得植物无法生长。此时空地上满是阴影，拉尔夫一眼看到空地中间有什么东西站着，赶忙闪到一棵树后；后来他看清了那白面孔只是个骨头架子，插在一根木棒上头的一只猪头正在朝他露齿而笑，就慢慢地走进空地中央，盯着那猪头看。猪头像先前的海螺那样地闪着微微的白光，似乎在讥笑他，挖苦他。一只好奇的蚂蚁在一只眼窟窿里忙碌，除此以外猪头毫无生气。

或者说，它确是毫无生气的吗？

拉尔夫觉得背上好像有针在上上下下地刺着。他站在那儿，双手撩起自己的头发，猪头跟他的脸大致处于同一高度。它龇牙咧嘴地笑着，两只眼窟窿仿佛毫不费力地巧妙地吸引住了他的目光。

它是什么？

猪头看着拉尔夫，好像它知道一切答案却不肯讲似的。拉尔夫感到一种令人恶心的恐惧和愤怒。他狠狠地挥拳猛击面前这丑陋的东西，它像玩具似的摇了摇，又晃了回来，仍然朝着他龇牙咧嘴地笑，于是他边打边大声咒骂。随后，他舔舔自己青肿的指关节，看着光秃秃的木棒，猪头骨一摔两爿，在六英尺外还在痴笑。拉尔夫一阵猛扭，把颤动着的木棒从岩缝里拔了出来，他把木棒拿在手里，置于他自己和白色的碎头盖骨之间，就像是拿着一根长矛。然后他往后退，面孔始终盯着躺在地上朝天痴笑的猪头。

当苍白的光从天际消失，夜幕完全降临以后，拉尔夫又回到了城堡岩前面的乱丛棵子里。他从树丛中向外窥视，看见岩石高处仍有人守着，不知是谁拿着长矛在上面值勤。

他跪在黑影当中，痛苦地感到自己形影相吊，十分孤单。他们确实是一群野蛮人；但他们总还是人吧，一种潜伏的、对深沉黑夜的恐惧正在袭来。

拉尔夫无力地悲叹着。他虽然很累了，但是由于害怕那一伙人，还是无法宽下心来，倒头酣睡一觉。要这样做可能不行了：勇敢地走进他们占据的堡垒，对他们说——“我不跟你们吵了，”并微微一笑，在他们当中睡下去，把他们当作一群孩子，当作一群戴着帽子，过去老说“先生，是，先生”的学生吧？大白天对此的回答也许是肯定的；然而黑夜和对死的恐怖对此的回答却相反。拉尔夫躺在一片漆黑之中，他知道自己无处可归。

“就因为我还有点头脑。”

他用前臂擦着自己的脸颊，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又是盐味，又是汗味，又是污垢的霉臭味。再往左边去，大海的浪涛在不断地上涨又退落，在礁石上翻腾过去。

城堡岩的后面传出了响声。拉尔夫使思想摆脱潮起潮落的声响，他仔细地听，听得出是一种熟悉的节奏。

“杀野兽哟！割喉咙哟！放它血哟！”

那一伙人在跳舞。在这堵岩石形成的墙的另一侧的某个地方，他们一定围成一个黑乎乎的圆圈，有一堆火在燃烧，还有肉。他们可能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享受着舒适的安全之感。

听到从离他更近处的一个声响，拉尔夫直哆嗦。野蛮人正在往城堡岩上爬，一直往顶上去，拉尔夫听得到各种说话声音。他偷偷地朝前爬了几码，看到岩石顶上的人形变了样，并且变大了。岛上只有两个孩子会那样地移动，那样地说话。

拉尔夫把头伏在前臂上，伤心地接受了这一新的事实。眼下萨姆埃里克也是他们那一伙的了。他们俩正守卫着城堡岩来反对他。再也

没有机会可以把他们俩救出来，没有机会在岛的另一头把一伙被放逐者组织起来了。萨姆埃里克像那些人一样变成了野蛮人；猪崽子死了，海螺也已被砸得个粉碎。

看守者终于爬了下去。没有离开的两个看上去好像成了黑沉沉的岩石的扩大了的一部分。他们身后出现了一颗星，瞬息之间就被什么东西移动过来遮住了。

拉尔夫慢慢地向前移动，像瞎子似的摸索着高低不平的地面前进。他的右手方向是一片模模糊糊的海水，他的左手下方横卧着骚动不安的大海，从上面往下看去，就像是看着一个竖井的井底，令人生畏。海水不停地围绕着那块死亡礁石起伏着，并汇成白茫茫的一片。拉尔夫慢慢地爬着，终于用手抓住了入口处的架状岩石。岗哨就在他的头上，他看得见从岩石上露出的矛尖。

他轻声地叫道：

“萨姆埃里克——”

没人回答。为了能使人听到他必须说得响一点；而这就可能会惊动那些敌视他的、满身条纹的家伙，他们正在火堆旁大吃大喝。他咬紧牙关开始爬上去，用手摸索着可以抓得住的支撑点向上攀。他手里拿着的那根曾经支着猪头的木棒妨碍着他，但是他不愿意丢掉自己唯一的武器。拉尔夫差不多到了跟双胞胎同一的高度，这才又开口喊道：

“萨姆埃里克——”

他听到岩石上传来一声惊叫和一阵慌乱声。双胞胎俩互相紧紧地抓住，结结巴巴地嘟囔着什么。

“是我，拉尔夫。”

他生怕他们会跑去报警，用力地爬上去，在岩石上探出头和肩来。他从胳膊窝处看下去，远远地看见下面围着礁石四溅的白色浪花。

“是我呀，是我拉尔夫。”

终于，他们俩弯腰朝前，注视起他的面孔。

“我们还以为是——”

“——我们不晓得是什么——”

“——我们以为——”

他们俩记起了自己新的，但又令人羞愧的忠诚。埃里克不吭声，可萨姆倒试图尽起他的职责。

“你得走，拉尔夫。你马上就走开——”

他晃着长矛，做出凶狠的样子。

“你离开。明白吗？”

埃里克点头表示同意，并把长矛刺向空中。拉尔夫用手臂撑着，没有走。

“我来看看你们两人。”

他的声音沙哑，嗓子疼痛，尽管他的喉咙并没有负伤。

“我是来看你们两人的——”

话语是无法表达这些隐痛的。他沉默下来，而明亮的星星却一直在闪闪烁烁。

萨姆不自在地移动了一下。

“说实话，拉尔夫，你最好还是走吧。”

拉尔夫又仰起了头。

“你们俩没有涂彩。你们怎么能够——？要是有亮光的话——”

要是有亮光的话，承认这些事情会使他们感到羞愧之心在灼烤。但夜是黑沉沉的。埃里克接过了话头，随后双胞胎俩一唱一和地说道：

“你一定得走，因为不安全——”

“——他们强迫我们。他们伤害了我们——”

“谁？杰克？”

“哦，不——”

他们俩俯身向他，放低了嗓门。

“走开吧，拉尔夫——”

“——这是一个帮派——”

“——他们强迫我们——”

“——我们无可奈何——”

拉尔夫再开口的时候，声音很低，似乎接不上气。

“我做了什么事呀？我喜欢他——我希望大家得救——”

天上的星星又闪着微光。埃里克摇摇头，诚恳地说：

“听着，拉尔夫。别再想着什么理智了。那算完了——”

“头儿的事你就别在意了——”

“——为你自己好你得走。”

“头领和罗杰——”

“——对，罗杰——”

“他们恨你，拉尔夫。他们打算干掉你。”

“他们明儿要追捕你。”

“可为什么呀？”

“我不晓得。拉尔夫，还有杰克——就是头领，他说那会很危险——”

“——要我们小心行事，像投刺野猪那样用长矛扎你。”

“我们要横越全岛撒开搜索线——”

“——我们要从这一头出发——”

“——非找到你不可。”

“我们要像这样发信号。”

埃里克抬起头拍着自己张大的嘴巴，发出轻轻的呜呜声。随即他又紧张地回首瞥了一眼。

“就像那样——”

“——当然，声音要响些。”

“可我什么也没干过呀，”拉尔夫迫切地低声说道，“我只是想要维持着火堆罢了！”

拉尔夫停了片刻，痛苦地想到明天。对他来说，这件事情的发生是无比重要的。

“你打算——？”

他一开始还无法作出明确的答复；可随后恐惧心和孤独感又刺激起他来。

“他们找到我以后准备干什么？”

双胞胎一声不响。在拉尔夫下面，那块死亡礁石上又飞溅起浪花。

“他们打算——哦，天哪！我真饿——”

高耸的岩石在他下面仿佛要摇动起来。

“那么——怎么——？”

双胞胎间接地回答了他的问题。

“你必须马上走，拉尔夫。”

“为你自己好。”

“避开点。尽可能避远点。”

“你们俩愿不愿意跟我一块儿走？咱们三个——咱们会有希望的。”

在片刻的沉默之后，萨姆仿佛透不过气来似地说道：

“你还不了解罗杰。他可真叫人害怕。”

“——还有头领——他们两人都——”

“——叫人害怕——”

“——不过罗杰——”

两个孩子都吓呆了。有人正从那一伙人所在的地方朝他们爬来。

“他来查岗了。快走，拉尔夫！”

在准备下峭壁的时候，拉尔夫想最后利用一下这次碰头的机会。

“我就躺在近旁；在下面那儿的乱丛棵子里，”他低声说道。“别让他们到那儿去。他们决不会想到去查这么近的地方——”

脚步声还离着一段路。

“萨姆——我会平安无事的，是吗？”

双胞胎又默不作声了。

“给你！”萨姆突然说。“拿着——”

拉尔夫觉得一大块肉推到他身上，忙一把攥住。

“可逮住我以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头上没人吭声。他傻里傻气地自言自语着，爬下了岩石。

“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从高耸的岩石顶上传来了令人不解的答复。

“罗杰把一根木棒的两头都削尖了。”

罗杰把一根木棒的两头都削尖了。拉尔夫竭力想领会这句话的含意，可就是搞不清。他恼火地把一切坏字眼都想到了，可是却打起呵欠来。一个人不睡能熬多久呢？他渴望有张铺着被单的床——然而这儿唯一所有的，就是四十英尺下面那白茫茫的一片，那像溢出牛奶似的、围绕着那块礁石慢慢铺开的闪光的一片，那是猪崽子摔下去的地方。猪崽子无处不在，他在这隘口处，在黑暗和死亡中变得令人生畏。要是此刻猪崽子从水里冒出他那个光脑瓜，回到他身边来，该有多好哇——拉尔夫像个小家伙一样呜呜地哭，又打起呵欠来。他感到眼前天旋地转，就把手中的木棒当作一根拐杖支撑着。

可随后拉尔夫又紧张起来。城堡岩顶上有讲话声音。萨姆埃里克在跟什么人斗嘴。但是羊齿草丛和草地已经很近了。那是该钻进去躲起来的地方，旁边就是准备明天藏身在里面的乱丛棵子。这儿——他的手触到了野草——是夜里躲藏的好地方，离那伙人不远，这样，当那个怪物再出现，发生恐怖的时候，至少暂时还能跟人们混在一起，即使这意味着……

这意味着什么呢？一根两头削尖的木棒。里面有什么名堂呢？他们投长矛，可除了一根别的都没扎中。或许他们下次也会投偏。

拉尔夫蹲坐在高高的野草中，记起了萨姆给他的一块肉，就贪婪地撕咬起来。他正吃着，听到有一种新的喧哗声——萨姆埃里克发出痛苦的叫声，惊恐的哭喊，再加上愤怒的话语。这意味着什么呢？除了他以外，至少双胞胎中的一个正碰上了麻烦。随后，说话声消失在岩石下面，他也不再去想到它了。拉尔夫用手摸索着，碰到了背靠着乱丛棵子的、冷冷的、细嫩的蕨类叶丛。那么这儿就是夜里藏身的地方了。晨曦初露他就爬进乱丛棵子，挤在杂树乱枝之中，把自己隐蔽得深深的，只有像他一样地爬才能爬进来；而他就会对这样爬进来的人狠狠刺去。他将坐在那儿，搜索的人会擦身而过，封锁线朝前移动，沿岛发出呜呜的报警声，可他仍然不会被抓住。

拉尔夫在羊齿草丛中往前钻动。他把木棒放在身旁，在黑暗中缩作一团。为了骗过这群野蛮人，必须记住天一亮就得醒——他不知自己怎么一下子就睡着了，滑入了黑沉沉的梦乡之中。

拉尔夫醒了，他闭着眼睛，倾听着近旁的喧闹声。他睁开一只眼睛，发现松软的泥土几乎贴着脸庞，便把手指挖进泥土中去。亮光从羊齿草的叶丛中筛漏进来，他又听到了声音，这才意识到漫长的下坠与死亡的恶梦已经过去，早晨来临了。喧闹声是在海岸边传过来的一种呜呜声——此刻又一个野蛮人在答应，又一个野蛮人在答应。喊声像飞鸟的惊鸣，越过他、越过岛的狭窄的一头，从大海扫向环礁湖。他来不及多加考虑，只是抓起他削尖了的木棒，扭动着身子爬回到羊齿草丛中。几秒钟之内他就开始往乱丛棵子爬去；但还没爬进乱丛棵子，他就瞥见两条腿，一个野蛮人正朝他走来。羊齿草丛被重重地踩踏着，被踩倒在地，他听到有人在长长的野草中走动。一个野蛮人，不知是哪一个，呜呜地叫了两次；喊叫声在两个方向上重复着，随后又消失了。拉尔夫仍蹲伏着，缠在矮树丛之中，一时他什么也没听见。

最后他仔细察看这个矮树丛。毫无疑问，没人能在这儿攻击他——而且他还有点运气。砸死猪崽子的那块巨石蹦进了这个乱丛棵子，弹到了正中央，砸出一个几英尺见方的空地。他一钻到这儿就感到安全，感到灵便起来。他小心地坐到被砸断的枝干中，等待着搜寻者经过。他穿过叶丛抬头仰望，瞥见一样红色的东西。那准是城堡岩的顶部，离得很远，对他不再具有威胁。他怀着胜利的喜悦使自己镇静下来，听着搜索的声音慢慢消逝。

没有人，也没有声音；在绿荫丛中，随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他那胜利的感觉也渐渐地消失了。

最后，他听到一个声音——杰克的话音，只是嗓门压得很低。

“你能肯定？”

被问的野蛮人没作声，也许他做了个手势。

罗杰开了口。

“要是你敢耍弄我们——”

话音刚落，响起了一声喘气声和痛苦的嚎叫声。拉尔夫本能地蹲伏下去。在乱丛棵子外面，双胞胎中的一个在那儿，跟杰克和罗杰在一起。

“你能肯定他打算躲在那里面？”

双胞胎之一无力地呻吟着，接着又嚎叫起来。

“他是打算藏在那儿的吗？”

“是的——是的——哎哟——！”

树林里响起了一阵清脆的笑声。

这么说他们全知道了。

拉尔夫拿起木棒，准备撕打。可他们又能怎么样呢？他们要想从乱丛棵子里劈出条路来，得花一星期时间；而谁要是钻进来，谁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拉尔夫用大拇指摸摸矛尖，咧开了嘴，可笑不出来。谁要敢进来试试，谁就得挨扎，扎得他像野猪似的吱喳乱叫。

他们走开了，回到高耸的岩石处去了。他能听得见离去的脚步声，还有人吃吃地笑。沿着搜索线又响起了一阵尖响的，像鸟叫似的呐喊声。这说明有些人还在看守着，等他出来；但还有些人呢——？

令人窒息的沉静持续了好长一会儿。拉尔夫发觉嘴里有从长矛上啃咬下来的树皮。他站起来，仰首朝城堡岩窥探。

正当此时，他听见城堡岩顶上传来杰克的话音。

“嗨哟！嗨哟！嗨哟！”

悬崖顶上他能看得见的一块红色岩石像帘幕拉起来似的消失了，他看见了人影和蓝天。过了一会儿大地震动起来，空中响起了巨大的刷刷声，乱丛棵子顶像被一只巨手猛刮一下。大石弹落下来，又猛烈地冲撞着一直滚向了海滩，一阵稀里哗啦的断枝残叶像下雨似的落到了他身上。在乱丛棵子的另一面，那一伙人在欢呼喝彩。

又静了下来。

拉尔夫把手指塞进嘴里咬着。悬崖顶上只剩下一块岩石了，他们或许也会去推吧；而那块岩石就像半间茅舍那么大，大得像辆汽车、像辆坦克。他十分清楚地也很苦恼地想象巨石会怎样滚下来——开始时是慢慢的，从一块突出的架状岩石落到另一块，然后就像一辆特大的蒸汽压路机那样隆隆地滚过隘口。

“嗨哟！嗨哟！嗨哟！”

拉尔夫放下长矛，接着又捡了起来。他烦躁地把头发往后一捋，在小空地上匆匆地迈了两步，又折了回来。他站着注视起零乱的断树

枝头。

又是一片寂静。

他觉察到自己胸部一起一落，吃惊地看到自己呼吸得有多快。在胸膛稍偏左一点，连心跳的迹象都看得见。拉尔夫又把长矛放了下去。

“嗨哟！嗨哟！嗨哟！”

一片拖长了的尖声欢呼。

红岩石顶上什么东西发出了轰隆隆的响声，随即大地震动了一下，接着连续地颤抖起来，隆隆声也越来越响。拉尔夫被弹到空中，又摔了下来，撞到树杈上。在他的右手方向，只几英尺远，整片乱丛棵子被砸弯了，树根从土中被拔起时吱吱嘎嘎地响。他看见一个红色的东西像水车轮子那样慢慢地翻滚下来。红色的东西滚了过去，这笨重的滚动过程朝着大海方向渐渐地消失了。

拉尔夫跪在被翻起来的泥土中，等着大地平静下来。不一会儿白色的断裂的残干余枝和杂乱的乱丛棵子又回集到一起。拉尔夫观察着自己的脉搏，觉得体内有一种沉重的感觉。

又是一片沉静。

可还没有静到鸦雀无声的地步。他们在外面低声地咕哝着什么；忽然在他的右面有两处树枝猛地摇动起来，冒出了一个木棒尖端。拉尔夫惊恐万状，他把自己的木棒戳过裂缝，全力地刺过去。

“啊！”

他用双手把长矛稍稍一转，然后拔了回来。

“哦，哦——”

有人在外面呻吟，响起了一番叽里咕噜的交谈声。一场激烈的争论在继续，而那个受伤的野蛮人不停地哼哼。又静了下来，只有一个人在说话，拉尔夫判定那不是杰克的声音。

“看见了吗？我告诉过你们——他是个危险的家伙。”

受伤的野蛮人又呻吟了。

他们还有什么办法？他们接下去打算怎么办？

拉尔夫双手紧捏着被啃咬过的长矛，长发披落。朝城堡岩方向只几码远的地方，有谁在低声咕哝。他听见一个野蛮人用一种震惊的声音说了声“不！”；接着是强压下去的笑声。他往后蹲坐到自己的脚跟上，对着树枝形成的墙露了露牙齿。他举起长矛，轻声地吼了一下，就这样等着。

看不见的人群又一次吃吃地笑起来。他先听到一种慢慢地发出来的奇怪声音，接着是比较响的噼噼啪啪声，就像什么人在解开一大卷玻璃纸。一根枝条啪地折断了，他忙捂住嘴咳嗽了一声。黄色、白色的浓烟一缕缕地从树枝的间隙中漏进来，头顶上的一方蓝天也变得灰暗起来，接着滚滚的浓烟围住了他。

有人兴奋地大笑着，一个声音高喊：

“烟！”

他在浓烟下面尽量离烟远一点，在乱丛棵子中扭动身子朝森林的方向爬去。不一会儿他就看到了开阔的空地和乱丛棵子边缘的绿叶。一个涂得红一条白一条、手里拿着长矛的小野蛮人正站在他和森林的其余部分之间。小野蛮人在咳嗽，同时用手背揉着眼睛，想透过越来越浓的烟来看东西，把眼睛周围涂得都是涂料。拉尔夫像只猫似的蹿了出去：一面号叫，一面用长矛猛戳，小野蛮人弯下了腰。乱丛棵子的外边传出一声叫喊，拉尔夫带着畏惧的心情，飞快地蹿过矮灌木丛奔跑。他来到一条野猪小道，沿着它跑了一百码左右，然后往旁边跑

开去。在他背后，呜呜的叫声又一次响遍全岛，有一个单独的声音连喊了三次。他猜那是号召前进的信号，于是又加快速度逃开，跑得他胸中简直像燃起了一堆火。随后他猛扑到一个矮灌木丛下，稍息一会儿，使呼吸平静一点。他用舌头舔舔自己的牙齿和嘴唇，听到追逐者的呜呜叫声被拉开了一段距离。

他有许多路可走。他可以爬上一棵树——可那未免有点孤注一掷。倘若发现了他，他们只要等着就行，别的什么都不用干。

要是现在有时间想想该多好哇！

从一个地方又传来了连续的两声呐喊，使拉尔夫猜到了一点他们的意图。任何在森林里受到了阻碍的野蛮人连叫两声，搜索线就会暂停下来，等他摆脱了障碍之后再继续向前。这样，他们就可以指望保持封锁线没有漏洞地扫过全岛。拉尔夫想起了轻而易举地冲破了他们包围的那头野公猪。要是有必要的话，在他们追得太近的时候，他可以趁封锁线拉得还开，突破它，再往回跑去。可往回跑到哪儿去呢？封锁线会来回地扫荡。他迟早总得睡觉，总得吃东西——那时候就会有人用手把他抓醒；搜寻的结果就是把他拉尔夫捕捉到手。

那又该怎么办呢？爬树吗？像野公猪似的冲破搜索线吗？两种选择都很可怕。

又一声叫喊吓得他心惊肉跳，他跳起来朝大海和密林冲去，结果被缠绕在藤蔓丛中无法脱身；他在那儿呆了一会儿，腿肚子直哆嗦。要是能够休战，多停一停，再想一想，那该多好哇！

而在那儿又无可避免地响起了横扫全岛的尖锐的呜呜叫喊声。一听到那种声音他就像一匹受惊的马似的从藤蔓中倒退出来，又一次飞跑起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他扑倒在一簇羊齿草丛旁边。上树，还是突围？他屏住呼吸，抹抹嘴，告诫自己镇静下来。萨姆埃里克也在

搜索线中的某处，他们恨这种勾当。或许，他们是不是在里面呢？假定不是碰到他们，而是碰上了要置自己于死地的头领或罗杰呢？

拉尔夫把乱糟糟的头发往后一掠，抹去眼睛上的汗水。他出声地说道：

“想想看。”

怎样做才恰当呢？

猪崽子再也不会来议论这个问题了。不可能再召开严肃的大会来争论了，海螺的尊严也不复存在了。

“想想看吧。”

他开始害怕脑中会有帘幕摇晃起来，使他忘掉危险，成为一个傻瓜，这是他最害怕的事了。

第三种想法就是他藏得太好了，以致往前推进中的搜索线没有发现他就走了过去。

他从地上猛抬起头，侧耳倾听。此刻另有一种嘈杂声需要他留心——一种深沉的隆隆声，似乎森林本身也在对他发怒，这是一种阴沉的响声，掺杂其中的是难以忍受的呜呜乱叫声，就像什么东西在石板上乱涂乱画。他知道自己过去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种声音，可没时间去回想。

突围。

上树。

躲藏起来，让他们过去。

离拉尔夫更近地方的一声喊叫使他站了起来，随即拔腿就逃，在多刺的荆棘丛中飞奔。他猛地一头撞进了一块空地，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块空地里面——死猪头的嘴咧得很大，在那儿笑，这时不再是嘲

笑一方湛蓝的天空，而是讥讽一片浓烟。拉尔夫在树木下奔跑着，他明白了树林里的隆隆声是怎么回事。他们要用烟把他熏出来，在放火烧岛。

躲起来比上树好，因为要是给发现了还有突围的机会。

那就躲起来吧。

他想，要是现在有一头野猪，不知它会不会同意。他毫无对象地作了一个怪相。找到岛上最密的乱丛棵子、最黑的洞子，然后爬进去。这会儿，他边跑边窥探着四周。太阳的光柱和光斑从他身上掠过，肮脏的身上汗水流淌，一条条地闪闪发亮。此刻叫喊声去远了，声音也轻了。

后来他发现了一个似乎对他正合适的地方，尽管作出这种决定是不顾死活的。在这儿，矮灌木丛和密缠在一起的藤蔓编成了一块“毯子”，把阳光全挡住了。在这“毯子”的下面有一个约一英尺高的空间，它的四周全是伸往中心的水平方向的或向上长的细枝。要是往这当中钻进去，就会离灌木丛的边缘有五码远，会藏得很好，野蛮人只有趴下来才能找到你；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你也仍然在暗处——要是发生了最坏的情形，也就是他看到了你，你还是有机会朝他冲去，突破整条搜索线，让他们再往回跑一趟。

拉尔夫谨慎地把木棒拖在身后，在往上长的枝条中挪动着身子。他到了“毯子”当中就躺下来倾听。

烈火熊熊，他本以为甩在身后老远地方的擂鼓似的响声，此刻却更近了。大火能不能比一匹奔驰的马跑得更快呢？从他躺的地方望出去，他可以看到约五十码之外的一块地面布满了斑驳光影：他注视着那块地面，每一块光影上的阳光都在朝他一闪一亮。这太像他脑海里飘动着的帘幕了，一时间他觉得那一闪一亮就发生在他的头脑里。但

随后光影越闪越快，又暗淡下去，终于消失了，他看见岛上升起的滚滚浓烟遮住了太阳。

如果说有人从矮灌木丛下窥探，碰巧瞥见人体，也许只有萨姆埃里克会装作没看见，一声不吭。拉尔夫把脸颊贴到赭色的泥地上，舔着干裂的双唇，合上了双眼。在乱丛棵子之下，大地在微微地颤动着；在十分明显的熊熊大火的巨大声音的掩盖之下，在胡乱的呜呜叫声的掩盖之下，或许还有一种低得听不见的什么声音。

有人在叫喊。拉尔夫急急地把脸从泥地上抬起来，朝暗淡的光线看去。他想，这下他们准已逼近了，他的心开始怦怦直跳。躲藏、突围、上树——到底哪种法子最好呢？困难在于只有一次机会。

眼下大火烧得更近了；那些枪炮齐鸣似的响声，是大树枝，甚至是树干爆裂的声响。真是傻瓜！真是笨蛋！大火一定已经烧到野果树林了——明天他们吃什么呢？

拉尔夫在他那狭窄的藏身处不安地骚动。一个人不能冒险！他们能干出点什么事情来呢？揍他？那又怎么样呢？杀了他吗？一根两头削尖的木棒。

从更近的地方突然发出的叫喊声使他猛地站了起来。他看到从缠绕的绿叶丛中急匆匆地钻出一个身上涂有条纹的野蛮人，手持长矛直朝他藏身的“毯子”走来。拉尔夫把手指抠进泥土。现在要作好准备，以防万一……

拉尔夫摸索着拿起长矛，把矛尖对着前面，这下他才发现这根木棒也是两头尖的。

野蛮人停在十五码开外，叫喊起来。

也许他能越过大火的嘈杂声听到我的心跳吧。别吱声。准备好。

这野蛮人朝前走着，所以只看得见他腰以下的部分。那是他的矛柄。现在你能看得见他膝盖以下的部分了。可别吱声。

从野蛮人背后的绿树丛中蹿出了一群吱喳乱叫的野猪，一下子就冲进了森林。鸟儿在喳喳惊鸣，老鼠在吱吱尖叫，一个双足跳的小动物也钻到了“毯子”底下，吓得发抖。

野蛮人停在五码开外，正站在乱丛棵子旁边，又大叫起来。拉尔夫把脚曲起来，蜷缩着。手里拿着两头尖的标桩，标桩颤抖得很厉害，仿佛一会儿长，一会儿短，一会儿轻，一会儿重，一会儿又轻。

呜呜的叫声从这块海岸传向那块海岸。这野蛮人在乱丛棵子的边上跪下来，在他背后的森林里，有闪烁摇曳的光。看得出一只膝盖碰动了松软的泥土，接着又是一只膝盖，两只手，一根长矛。

一张面孔。

野蛮人往乱丛棵子下面的阴暗处窥探。可以判断得出他在这一边和那一边都看见有光线，而在当中——也就是拉尔夫藏身处看不见光线。当中是一团漆黑，野蛮人皱起额头，想弄清黑暗中有什么东西。

时间一点点过去。拉尔夫也直盯着野蛮人的双眼。

别吱声。

你该回去。

现在他看见你了，他在想要看看清楚。削尖的长予。

拉尔夫一声惊叫。这是一种恐怖的、愤怒的、绝望的惊叫，他绷直了腿，惊叫声拖长了，并变得凶了。他朝前一弹，冲出了乱丛棵子，在林间空地上狂吼乱嗥。他挥舞标桩，野蛮人被打翻在地；然而还有别的野蛮人在大叫大嚷地朝他冲来。一枝长矛朝拉尔夫飞来，他忙侧身让过，也不再喊叫，赶快逃开去。突然，在他面前闪烁着的一道道光线混合成一片，森林的吼叫变成雷鸣般的响声，挡在他正前面

路上的一簇高大的灌木猛地烧将起来，熊熊的火焰形状像一把巨大的扇子。他朝右一折，拼命地飞跑，在他左面，热浪逼人，火焰像一股潮流滚滚向前。他的身后又响起了呜呜的叫声，还有一连串短促而尖响的叫声——这是表示看到了猎物的招呼声——在传扬开来。在他的右边出现了一个褐色的人影，又消失了。他们全在奔跑，在发疯似的喊叫。他听得见他们在下层林丛中咔嚓咔嚓的脚步声；而在他左边是发出很大声响的熊熊烈火，热气腾腾。他忘掉了自己的创伤和饥渴，心惊胆战；一面在飞快地逃跑，一面充满了绝望的恐惧，他冲过森林，直奔开阔的海滩。光斑在他眼前闪烁，并变成了一个个红色的圆圈，这些圆圈飞快地扩展着，然后又消失了。在他的下面，那双腿似乎是别人的了，变得越来越沉重，令人绝望的呜呜叫声就像充满威胁的一排排锯齿朝前推进，几乎就要落到头顶上。

他被一个树根绊倒在地，追逐的喊叫声更响了。他看到一座窝棚烧成一团，他的右肩方向火焰在噼啪作响，还看见闪闪发亮的海水。然后他翻了下去，在暖乎乎的沙滩上滚呀滚呀，蜷曲着身子，双臂举起保护头部，想要大声讨饶。

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紧张地准备承受更进一步的种种恐怖，抬头一看，只见一顶大盖帽。那帽顶是白色的，绿色帽檐上有王冠、海锚和金色的叶饰。他看到了白斜纹布军服，肩章，左轮手枪，制服上一排从上到下的镀金的钮扣。

站在沙滩上的是一个海军军官，吃惊而又警惕地俯视着拉尔夫。在军官后面的海滩边上有一艘小汽艇，艇首被拖上了海滩，由两个海军士兵拉着。艇尾部还有个士兵持着一挺轻机枪。

呜呜的叫声颤抖着，渐渐消失了。

军官疑惑地打量了拉尔夫一下，随后把手从左轮手枪的枪柄上挪开。

“哈啰。”

拉尔夫意识到自己那副肮脏的样子，扭了扭身子，难为情地回答了一声。

“哈啰。”

军官点点头，似乎一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回答。

“有没有成人——任何大人跟你们在一起？”

拉尔夫发愣地摇摇头。他在沙滩上侧身转了半步。一群小孩正默不作声地围成半个圆圈站在海滩上，他们身上用有颜色的泥土涂得一条条的，手中都拿着削尖的木棒。

“在闹着玩吧，”军官说道。

烈火已经烧到了海滩边的椰子树林，毕毕剥剥地吞噬着椰子林。一团似乎是离开的火焰，像个杂技演员似的摇来晃去，蹿上平台上的椰子林树梢。天空黑沉沉的。

军官咧开嘴快活地笑着对拉尔夫说：

“我们看到了你们的烟。你们一直在干什么？在打仗还是在干什么？”

拉尔夫点点头。

军官细察着他面前的这个小稻草人。这个小孩儿该好好洗洗，剪剪头发，擦擦鼻子，多上点软膏。

“我希望没人被杀吧？有没有死人？”

“只有两具尸体，已经不见了。”

军官朝前倾下身子，仔细地看着拉尔夫。

“两具？被杀的？”

拉尔夫又点了点头。在他身后，整个岛屿被大火烧得震颤不已。军官知道拉尔夫是在说实话，正像通常的情况一样。他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

此刻其余的孩子也都出来了，其中有些是小娃儿，是些挺着胀鼓鼓肚子的褐色的小野蛮人。有一个小娃儿走到军官身旁，仰起头来说：

“我是，我是——”

然而他再也说不下去了。珀西佛尔·威密斯·麦迪逊拼命在脑子里搜寻着已被忘得精光的咒语。

军官转身对拉尔夫说：

“我们要带你们走。你们一共多少人？”

拉尔夫摇摇头。军官的目光越过他向一群身上涂着颜色的孩子们看去。

“谁是这儿的头？”

“我是，”拉尔夫响亮地回答。

一个头上戴着一顶已经很破烂的、式样特别的黑帽子，腰里系着一副破碎眼镜的红头发小男孩，朝前走上来，可随后又改变了主意，站定在那里不动了。

“我们看到了你们的烟。可你们却不知道自己共有多少人？”

“是的，先生。”

“我本以为，”军官说，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刚才所看见的孩子们搜寻拉尔夫的情景，“我本以为一群英国孩子——你们都是英国人吧，是不是？——应该比刚才那样玩得更好——我是说——”

“起初是玩得很好的，”拉尔夫说，“可后来——”

他停顿下来。

“后来我们一起——”

军官鼓励地点点头。

“我知道了。弄得更像真的一样，像珊瑚岛[1]那样。”

拉尔夫木然地看着他。一时他脑海里闪过一幅图画，一幅那曾经给海滩蒙上过神奇魅力的图画。然而现在这岛像枯树一样被烧焦了——西蒙死了——杰克已经……拉尔夫止不住热泪滚滚，全身抽搐地呜咽起来。这是他上岛以来第一次尽情地哭；巨大的悲痛使他一阵阵地抽搐，似乎把他整个身子扭成一团。头上黑烟翻滚，拉尔夫面对着正被烧毁的岛屿，越哭越响；别的小孩受到这种情感的影响，也颤抖着抽泣起来。拉尔夫在这伙孩子当中，肮脏不堪，蓬头散发，连鼻子都未擦擦；他失声痛哭：为童心的泯灭和人性的黑暗而悲泣，为忠实而有头脑的朋友猪崽子坠落惨死而悲泣。

军官处在这一片哭声的包围之中，被感动了，有点儿不知所措。他转过身去，让他们有时间镇定一下；眼睛看着远处那艘漂亮的巡洋舰，他等待着。

---

(1) 参见第34页注释③。

WILLIAM GOLDING

戈尔丁文集

品彻·马丁

Pincher Martin

〔英〕威廉·戈尔丁 著
刘凯芳 译



威廉·戈尔丁
诞辰 110 周年
纪念版文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

PINCHER MARTIN

版权信息

书名：品彻·马丁

作者：〔英〕威廉·戈尔丁

译者：刘凯芳

责任编辑：宋玲

关注微博：@数字译文

微信公众号：数字译文

微信服务号：译文有声

联系我们：hi@shtph.com

问题反馈：complain@shtph.com



Digital Lab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业务的实验部门，成立于2014年3月。我们致力于将优质的资源送到读者手中。我们会不断努力，做体验更好、设计更好的电子书，加油！

上海译文出版社|Digital Lab

目 录

版权信息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译后记

1

他朝着各个方向挣扎着，他是这个扭成一团、拼命乱踢的身体的中心。没有浮沉，没有亮光和空气。他觉得自己的嘴自动张开了，发出一声尖叫：

“救命！”

空气随着尖叫声跑了，立刻有水填充了进来——滚烫的水，像石头那样，硬硬地卡得嘴巴和喉咙直发痛。他弓起身子朝方才还有空气的地方凑过去，但空气已经跑了，剩下的只是乌黑的、令人窒息的翻滚的海水。他吓得魂飞魄散，拼命张开了嘴，下颚的筋都绷得发痛了。水毫不容情地直往喉咙里灌下去。刹那间也进来了一些空气，因此他朝他认为是正确的方向拼命游去。但海水又卷住他团团转了起来，因此他根本弄不清究竟在哪边才有空气了。他耳边响起了涡轮机的轰鸣声，绿色的火花从中心直往外飞，就像曳光弹一样。此外还有一个出毛病的活塞引擎，把整个宇宙震得直摇晃。接着有一会儿空气扑到脸上，就像是给他戴上了一个冷冷的面具，他便一口咬住了这面具。空气和海水混合在一起，就像小石子那样钻进他的身体里。肌肉、神经和血液、拼命挣扎的肺部、头脑中轰然作响的机器，这一切在刹那间依照一种古老的模式运转着。一团团硬硬的海水卡在喉咙口，嘴唇合上之后又张开，舌头弓了起来，脑子里闪现出一道霓虹灯的痕迹。

“妈——”

可是这个人游离在他那扭动着的肉体之外，浮在这乱成一团的景象的后面。在他面前闪烁的一幅幅亮闪闪的图画已经融入到一片亮光之中，但他对它们毫不关心。要是他能够控制他的面部的神经，或者说要是他的脸能够表现他那悬在生死关头的意识的话，那张脸上一定

是一种龇牙咧嘴的神情。可是他那真正的下颚已经歪歪地塌了下来，他的嘴里灌满了海水。从中心往外飞的绿色曳光弹飞快地旋转起来。喉咙离开这个面目狰狞的人已经有了一段距离，从喉咙里吐出海水，又吸了进去。那一团团硬硬的海水已经不灼人了。他的身体形成了一种停火状态，旁观状态。那已经不是人的脸，只是龇牙咧嘴的怪相。

一幅图画稳定下来，这个人看着它。他已经有多年没有看到这样的东西了，那狰狞的面孔露出一丝好奇，肌肉稍稍放松了些。它认真地注视着这一画面。

桌子上放着一个果酱瓶，舞台侧面打来的光将它照得亮亮的。这很可能是舞台中央的一个大缸，也可能是个几乎可以碰到面孔的小瓶子，但这个瓶子很有趣，因为你可以看到其中一个小小的世界，这个世界与你毫无关系，但你却可以让它听你指挥。瓶中几乎灌满了清水，其中浮着一个小小的玻璃人儿。瓶口蒙着一层白色的橡胶薄膜。他注视着瓶子，一动也不动，什么也不想，而他远在一边的身子也静止下来放松了。这个瓶子的奇妙之处就在于那个小玻璃人儿受到相反方向的作用力的制约，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你只要用手指轻轻按一按薄膜，瓶里面的空气就会受到压力，这个压力又会以更强的形式传到水里。水就会流进那个小人身上的小管子里，小人便会往下沉。通过改变对薄膜的压力，你可以对那个小人儿进行操纵，让它随你的意思升降。你可以低声说，沉下去！它就会一点一点往下沉，你可以放它一把，让它保持稳定，你也可以让它挣扎着往上浮，给它一点儿空气，然后再毫不留情地让它慢慢往下沉去。

玻璃人儿摇摇欲坠的平衡使他想到了自己的身体。刹那间，在沉默中他意识到自己就同这个玻璃人一样处在危险的平衡状态中，一会儿往上浮，一会儿往下沉。狰狞的面孔顾自思考着想说的话，这几个字眼并不十分清楚，但它们就像有形的东西一样闪闪发亮。

自然，我的救生带。

救生带用窄带子绑在腋窝底下。带子从肩膀上绕过去——他这会儿可以感觉到它——绕过胸部，在油布防水服和粗呢风雪大衣底下打了结。救生带里几乎没有空气，海军当局建议如此，因为要是事先吹足气的话，那很可能在你身体接触水面时爆裂开来。因此要求你先从船边游开，然后再把救生带吹起来。

意识到救生带之后一系列有关的形象蜂拥而至——那漆得亮亮的布告板，在上面贴着有关使用救生带的说明，图画上有救生带，有吹管，有穿在窄带子上的金属吹嘴。突然之间，他想起了自己是什么人，也明白了自己目前的处境，他就像那个玻璃人儿那样浮在水中，他并不是在挣扎，而只是软弱无力地瘫在水中。一阵波涛在他头部上方有规律地卷过。

他的嘴里灌满了海水，他窒息了。黑暗中闪过曳光弹的道道亮光。他觉得有个重重的东西把他往下直拽。他又龇牙咧嘴地咆哮着，连带想到了重重的高统防水靴，他的腿动了起来。他把一只脚的脚尖顶在另一只脚脚尖上，想把靴子蹬开，可是靴子就是脱不掉。他振作起来，尽管两只手离得比较远，不过还是可以用到。他闭上嘴，在水中表演起可怕的杂技动作来，曳光弹的亮光不断地闪烁着。他只觉得自己的心怦怦直跳，这段时间里，在不辨任何事物的黑暗中，心跳成为他唯一的参照物。他把右腿弯到他左边的大腿上，用湿漉漉的双手使劲拉靴子，靴子从他腿肚那里滑开，他一下将它蹬掉。橡胶靴口一离开他的脚趾，他感到它又碰到他一下，随后就完全消失了。他又用力抬起左腿，把另一只靴子使劲拉了下来。两只靴子都脱掉了，他伸直身子，无力地躺着。

他的嘴巴很机灵，它一张一合，让空气进来，把水挡在外面。他的身体也明白这一点。每隔一会儿，它就让胃紧紧收缩，压得海水从舌头上往外喷。他又有些害怕起来——并不是像动物那样惊慌失措，而是对在孤独中拖了一长段时间，最后还是不免一死而感到深深的恐

惧。他又龇牙咧嘴地咆哮起来，这会儿有一张面孔可以使用，有空气给喉咙呼吸。在这咆哮的后面隐藏着某种具有意义的东西，不愿意将空气浪费在声音上。有一种意图，它目前还没有时间和经验，无法得知那是多么残酷无情。它无法利用正常呼吸的机制，但它在海水将他埋没的间歇大口大口地吸着空气。

在他大口吞下空气的间歇中，他也思索起来。他又记起了他的双手，两只手远远的在黑暗之中。他将它们收拢过来，摸到了他防水服那硬硬的油布。钮扣令人生疼，几乎穿不进钮扣洞。他把襻子从粗呢风雪大衣的扣子上脱下来。他躺着，身子没有多动弹，他发觉大海并没有多管他，就像把他当作是个玻璃水手或者一段再过几分钟就会下沉的木料。在波涛的起伏中，每隔一定的间歇总可以吸到空气。

他抓住橡皮管，将它从窄带子里拉出来。他能够感到松松软软的橡胶，它几乎托不住他的身体了。他把橡皮管的气嘴用牙齿咬住，用两只手指旋开了它，另外的手指捏紧了管子。在两阵波涛之间他吸到一点儿空气，将它吹到橡皮管里。接着在数不清的波峰和波谷之间，他把原本有可能进入到他肺部的空气全都吹到橡皮管里，使得他的心脏像是受伤似的在身子里直晃动，那绿色的曳光弹不断地闪烁旋转。他胸前的救生带渐渐硬了起来，但这一过程慢得要命，他都不知道这变化究竟是何时发生的。接着几阵大浪突然从他肩头冲刷过去，原先不断将他埋没在水下的波涛如今成为浪花打在他的脸上。他发觉自己不必再拼命利用露出水面的机会吸气了。他朝救生带里连续吹了好几大口的气，救生带鼓起来，把他的衣服绷紧了。但他并没有就此停止。他玩起空气来，先放掉一点气，紧接着又吹一大口，似乎是不敢中止他所能采取的这一积极的求生动作。这会儿，他的头、脖子和肩膀露在水面之上已经有好一会儿了。露在水面上的地方比身体其余的部位冷，空气使它们发僵，它们颤抖起来。

他的嘴离开了管子。

“救命！救命！”

空气从管子里跑了出来，他赶紧去堵住它。他把气嘴绞了几绞，不让气漏掉。他不再叫喊了，只是拼命睁大眼睛想看清有什么东西，但他眼前漆黑一片。他把手举到眼睛前面，但什么也看不见。除了害怕孤独和淹死之外立即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恐惧，那就是担心自己双目失明。他在水中又开始挣扎，似乎是要往上爬。

“救命！还有人吗？救命！有人吗？”

好一会儿他全身发抖，注意听可有人回答，可是，除了他身边海浪的哗哗声之外，没有别的声音。他的头往前俯了下来。

他把嘴唇上咸咸的海水舔掉了。

“运动一下。”

他轻轻踩起水来。他的嘴麻木了。

“我干吗把靴子脱掉呢？现在这样并不比原先好。”他的头又朝前点了点。

“冷。一定不能太冷。要是靴子还在的话，我就可以穿起来，热了就脱掉，冷了再穿上——”

他突然想到了直往海底沉下去的船，这会儿船离海底也许还有一英里远吧。想起这事，湿漉漉的海水似乎将他的身子挤成一团直往深不可测的海底拽。他的牙齿咯咯直响，脸上的肌肉扭曲得不像样子。他在水中弓起身子，把双脚往上缩，好离翻滚着黏稠的波涛的海底远一些。

“救命！救命——！”

他开始用双手拍水，拼命让身子转过来。他转动时望着眼前的一片黑暗，但根本无法知道他是否转了三百六十度，到处一模一样，都是深不可测的黑暗。没有沉船的碎片，没有正在下沉的船体，除了他

以外，没有其他的人在水中挣扎，紧贴着他的眼球的只有一片黑暗。还有就是翻腾的波涛。

他又叫起同伴来，无论是谁都成。

“纳特！纳撒尼尔！天哪！纳撒尼尔！救命啊！”

他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他的脸也不再扭曲了。他无力地让救生带托着，随波浪沉浮。他的牙齿又格格作响起来，有时候这种颤抖会传遍全身。他下面的双腿受着海水无情的挤压，他感到的倒不是冷，而是海水的重量似乎要把双腿压得粉碎爆裂开来。他想找个地方搁手，但是无论放到哪儿都疼。他脖子后面又痛了起来，这并不是慢慢痛起来的，而是突然像刀刺一样，这样他只好一直把下巴抵在胸口上。但这一来他的脸又浸到海水之中，他呼噜一声吸进了一鼻子的水，呛了一下。他连忙把水吐出来，脖子后面痛也只能忍一忍了。他把双手插在脖子和救生带之间，在一两阵海浪起伏之中他觉得舒服了一些，但随后又痛了起来。他让双手垂下，脸浸到了水里。他往后躺去，尽管痛还是仰起头，这样当他眼睛睁开的时候看到的一定会是天空。他腿上的压力现在倒是可以忍受了。腿上不再是肉，它们已经僵硬了，变成了别的东西，不过倒不难受。至于身上其他没有被海水完全浸泡的部位倒时不时地抽搐着。看来需要检查并且体验无穷无尽的疼痛了。他咆哮着，又想了起来。各种各样的想头艰难地涌现出来，它们互不连贯，但却至关重要。

天很快就要亮了。

必须朝不同的方向看。

前面有人动就能够看见。

天很快就要亮了。

我会看见沉船的碎片了。

我不想死。

我不能死。

不该是我——

宝贵的。

一阵感情突然涌入他的心中，这同大海的冲刷没有关系。咸咸的水从他的眼睛里迅速流了出来。他抽泣起来，又吞了一口水。

“救命，有人吗——救命！”

他的身体轻轻地浮浮沉沉。

要是我在底下船舱里的话，我甚至可能上了小船了，要不就上了救生筏。倒霉的是正轮到我值班。从那该死的舰桥给炸了下来。要是他及时得到口令的话，船说不定转到靠右舷行驶，朝那边下沉或者倾覆过去。同伴们都会在沉没地方附近的黑暗中，互相关照不要灰心，在混杂着油污和其他漂浮物的海水中可以看见一个个的脑袋。等天亮了我一定得找到他们。老天，我一定得找到他们。说不定他们已经被人救起来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像张吊床似的在波涛上荡漾。天哪！

“救命！纳撒尼尔！救命——！”

我也发出了正确的命令。要是我早十秒钟的话，那我倒成了他妈的英雄了——老天，右满舵！

一定是砰的一下炸在舰桥下面。我发出了正确的口令。我却给炸飞到这该死的海水里来。

他那木头一般僵硬的面孔又龇牙咧嘴地咆哮起来，上嘴唇翘着，露出了格格作响的牙齿。由于气愤，他感到一丝温暖的血液冲到了面颊上方和眼睛后面。他睁开了眼睛。

接着他又急促地打水，抬起头来。黑沉沉的夜色似乎也有深有浅，有一些痕迹和暗斑并不是他眼睛产生的幻觉。他都有些忘记怎么看东西了，有一会儿那些暗斑似乎就贴在他眼球上，就像先前的黑暗一样。他定睛看着，意识回到了自己的脑袋之中，从头盖骨上弓形眼眶底下望出去，只见到黯淡的亮光和迷雾构成了乱七八糟的图像。无论他怎么眨眼睛或者斜眼看过去，那些图像还是在他身外那个地方。他朝前俯下头来，只见波涛那扇形的边缘不停地变动着，颜色比心中残留的影像还要淡，他的身体在波涛上漂浮。有一会儿，他在天空的衬托之下看到了不规则的轮廓，接着他又被托上水面，隐约看见下一个浪峰的黑影朝他卷来。他开始游动起来。他的双手在海水里隐隐地闪烁，活动结果是他的双腿不像石头那么沉重了。他心中又闪过了一个个的念头。

我们正朝东北方向航行。我发出了命令。要是他开始转向的话船很可能在东边哪个地方了。风是西边来的。波峰往下退的那边是东面。

他的动作和呼吸变得剧烈起来。充气的救生带托着他浮在水上，他以蛙泳的姿势笨拙地游着。他停了下来，躺在水里休息。他牙齿咬住救生带上的气嘴，将它拔出来放掉一些气，让身子又沉到水中。他又开始游泳。他呼吸很吃力。他又从弓形的眼眶里极力望出去，艰难地看着从他身边后退的波峰的影子。他双腿的动作越来越慢，终于停下来了，他的双臂也耷拉下来。在他的身体一动不动地躺在水里之后好久，那黑黑的脑壳中他的心灵还在做出游泳的动作。

天空的颜色清楚起来，由一片乌黑渐渐地化为浅黑，接着又成为灰色。他可以看见手边的每个波峰的样子了。他的心灵还在做出游泳的动作。

他的心中出现了一幅幅的画面，这些画面似乎要挡住他，不让他赶紧往东面游去。果酱瓶的形象又出现了，不过那已经毫无意义了。

有一个男子，一次短短的约见，一张办公桌亮得要命，连笑着露出的牙齿在桌面上都映得清清楚楚。有一排巨大的面具挂着晾干，从桌面上映出来的牙齿后面响起轻轻的说话声。

“你觉得哪一个适合克里斯托弗？”

一个罗经柜台面，上面的灯光刚好可以看见罗盘，有人大声叫着发出命令，命令以霓虹灯打出挂在那儿，人人都看得见。

“天哪，右满舵！”

海水冲进他的嘴里，他一下惊醒过来，嘴里发出了既像打鼾又像呛水的声音。白昼的降临不可阻挡，四周是一片青灰色。海洋无边无际，并不令他觉得陌生。海上一片水雾。在他被一个又宽又高的波峰托起之后，又看到两个冒着水雾的波峰，朝波峰外面望出去，可以见到朦朦胧胧的一圈，那很可能是雾，是细小的水珠，或者是雨。他凝视着那个圆圈，根据水流的方向转动身子，把各处都细细看了一眼。为了坚持下去而闷在他腹中慢慢燃烧的那团火，如今也受到了威胁。在衣服和湿淋淋的身体包围之中，这团火处于一种无法防护的状态。

“我不要死！我不要死！”

这圈雾气到处都一样。可以看见从那边来了一阵浪，它越来越大，冲到他身上，把他往上抬，随后又把他抛下来，接着便静静地退掉，但又有一阵浪冲到他身上，将他抬上去，因此他可以看见前一道浪消失在圆圈外面。随后他又会被抛下来，另一道浪越来越大，又朝他涌过来。

他一边开始咒骂一边用白白的手掌心击打海水。他拼命同波涛搏斗。但他的咒骂声和击水的声音都被那无穷无尽的波涛声淹没了。他一动不动地靠在救生带上，用手指抚摸自己冰凉的肚皮。他的头垂在胸前，水发出轻轻的声音，老是扑到他的脸上。思考一下吧。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想想看有什么办法。

船沉没在大西洋中。离陆地有好几百英里。就只有这艘船单独航行。船队派它往东北方向去打破无线电报的封锁。德国潜艇很可能在附近巡游，把落水的船员救起一两个来好进行审问。或者把任何来救援落水船员的船只击沉。潜艇随时可能浮上水面，它那沉重的身躯就像半潮时露出水面的岩石一样拦住了波涛。它的潜望镜很可能就在附近水面上搜索，这个陆上生物的眼睛打破了海浪的节奏和规律。它像鲨鱼一样神出鬼没，也许这会儿就在我的身子底下通过，也许就停在我麻木的双脚底下的海水中，就像是在垫子上一样，它的船员正在睡大觉。落水的幸存者、救生筏、尖尾救生艇、小划子、沉船残骸，很可能就在雾中一两个浪头之外的地方乱转等待救援，救援的人至少带点牛肉罐头，说不定还有一小口酒。

他又在水里旋转起来，双眼昏花地注视着中央，又斜过眼睛看看天空，那要比屋顶高多了。他认真地想在那个圆圈里找到沉船的碎片或者人的脑袋，但是什么也没有。就好像从一英里深的海底深处伸出一只手来，一下子就把船给抓走了。一想到一英里深的海底，他的身子在水中又弓了起来，他的脸扭曲了，他放声大叫起来。

“救命！他妈的，该死的混蛋——救命！”

然后他又放声大哭，全身发抖，寒冷就像把船抓走的手一样紧紧捏住了他。四周没有声音，他慢慢地打着嗝，在水雾和青色的海浪中，他的身子又旋转起来。

圆圈的一侧比较亮些。波涛朝着这一片朦胧的亮处左边涌来，光亮处的雾比他身后更是浓得化不开。他面对亮处，这倒不是有什么用，而是因为这一区别打破了圆圈中单调的景象，同时它又使人觉得温暖一些。他不假思索地游动起来，似乎他非得紧紧跟随在光亮的后面不可。光线使水雾看上去像是凝固住了。光线透入水中，在他的身体和一刻不停的波峰之间是一片深绿。在一个浪头过去以后，有那么一会儿他可以看清水中的一切，浪花中什么也没有，只是海水——没

有海草，没有任何固态的物体，没有漂浮的东西，除了一片绿色的海水，冰冷的永不休止的白痴样的海水以外，没有什么活动的物体。当然有两只手，还有两条黑色油布裹着的胳膊，还有呼吸声喘气声。还有那白痴般的水流像是耳语的声音，阵阵浪花涌来，激起一道道的水花，哗哗地从耳边流过，就像细浪冲在平平的海滩上一样。还会突然响起风的咝咝声、噼啪声、怒吼声、戛然而止的声响和轻微的摩擦声。在圆圈光亮的这一边双手很重要，但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抓住。在手的下面，在痛苦地挣扎着的这垂死的身体下面是软软的冰冷的深不可测的水。

一想到深度，他便把毫无知觉的双脚缩到肚子上，似乎是想让它们脱离茫茫大海。他弓起身子，目瞪口呆地看着。他随着浪尖升到高处，张开嘴巴，朝着亮光尖叫起来。

嘴巴张开着。然后又格的一声咬紧牙关，他的双臂又拍打着海水。他挣扎着往前游。

“喂——老天爷！有人吗？救命啊！你们待在右舷船首上不错啊！”

他笨拙地手脚并用打水往前爬。一个波峰冲过来卷住了他，他朝上一蹿，胸口跃出了水面。

“救命！救命！老天爷，有人吗？”

随后他往下落，全身浸到了水里，他挣扎着抬起头，把海水从头上甩掉。他腹中那团火向四处扩散，他的心脏费力地把缓慢地流动着的血液强行送到全身去。在明亮的光斑的左边有一艘船出现在雾气中。他就在这艘船右舷船头前方——或者——这个想法使他在水中口吐白沫——他在船的左舷船尾后面，船正要驶走。尽管他疯狂地打着水，还是意识到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要是那样的话，船应该在几

分钟之前经过他身边。因此船是朝他驶来，从他视力所及的这个圆圈中几码远的地方驶过。

或者停了下来。

想到这一点，他也停了下来，在水中躺着。船的形状并不清楚，只是一片朦胧的暗影，他既看不出船离自己多远，也看不出船有多大。船几乎朝他直驶过来，比他第一眼瞧见它时更逼近他了，尽管他陷在波谷里，他也看得见它了。他又游了起来，不过每当他被波峰托起时，他都大声呼叫：

“救命啊！有人吗？”

可是它斜到了一边，这究竟是什么船啊？是航空母舰吗？是被遗弃的航空母舰，人都跑走了，听它沉没？不过它一定是被一阵鱼雷击中的。是被遗弃的班轮吗？那么，根据它的体积它一定是属于女王号那一级的——可是怎么斜过来了呢？阳光和雾势均力敌。阳光可以照到中间，不过无法穿透它。在阳光和雾中隐约可见一个暗暗的庞然大物，它模样虽然不像是船，但在这个地方，不是船的话又能是别的什么呢？

他又游动起来，突然觉得浑身没了一点力气，一下陷入到绝望的境地。看到船之后，第一阵兴奋过去了，他的精力用得差不多了，这会儿情绪又陷入到低迷的状态之中。他脸色铁青，继续游着，竭力划动手臂，弓形眼眶朝前望去，心中存在着这样下去可以获救的希望。那个物体动了起来。它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模糊了。在它的前方不时泛起向两侧分开的海浪。他不再看它，使尽最后一点力气轮番地游几下叫一声。绿色的海水将他身子包围住了，它的力量越来越大，要将他制服，他的头上罩着雾气，闪动着光亮；他的眼前搏动着红色的光辉——他的身体支持不住了，瘫在波涛之中，那个物体在他面前竖立起来。在他的肢体的刺耳的撞击声中，他听到波浪迸溅的声音。他抬起头，只见有一块岩石矗入天际，有只海鸥栖息在石头前面。他极

力抬起身子，看到每一阵浪都稍稍下沉了一点儿，然后卷起一阵白色的泡沫冲向岩石消失掉，似乎被石头吞没了一样。他又想到了游动，但他明白现在他的身体是不听他的指挥的了。在他和岩石之间的下一朵浪花的上部钝钝的，平滑得有点怪，它接着喷出一阵水花。他沉了下去，莫名其妙地看到绿色的海水里不再空无一物。其中混杂着黄色和棕色的东西。他听见的也不再是脱缰野马似的海浪的疯狂的乱糟糟的冲击声，而是一阵突然升起的怒吼。随后他沉到了那个充满歌声的世界里，一些头发样的东西掠过并且绕住了他的面孔。突然出现了一些显而易见的细节，有些像是错综复杂的岩石和海草。棕色的卷须打在他的脸上，随着毁灭性的一震他触到了坚实的海底。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它就在他的身子底下，抵着他的膝盖和面孔，他能够用手指碰到它，有那么一会儿，他甚至能够抓住它。他的嘴巴毫无必要地张了开来，他的眼睛也是如此，刹那间，就在眼前离他面孔一两英寸的地方他看到了一大两小三只帽贝。不过，在经过了那个反复无常的湿淋淋的世界之后，这种坚实却很可怕，它给人以大难临头的感觉。这不像船身那样摆动不定，而是冷酷无情，令人生畏。尽管席卷千里的海浪漫无目的，但它也根本没有必要将它挡住，结果呢，海水和石头在这里突然打起架来。他觉得自己被拉了起来，从帽贝那里移开，头朝下脚朝上地团成一团给塞到海草与黑暗当中去。绳子先绊住了他，随后又滑落下来，放他自由。他看见了亮光，吸了一大口空气，弄得嘴里全是泡沫。他见到了一块裂开的岩石，浪花冲在上面像是树一样。在大西洋当中见到这块浮在水面上的礁石真是太可怕了，他就像见到野兽似的，不由大声尖叫起来，把刚刚吸进的空气白白浪费掉了。他又钻进平静的绿色海水中，然后又浮了上来，被海浪往侧面冲去。大海不再戏弄他了。它不再狂暴地咆哮，而是轻轻地托住他，就像猎狗衔着猎到的鸟那样小心翼翼地载着他直晃动。他的双脚和膝盖触到了硬硬的东西。大海把他轻轻放下来之后又退去了。他的脸，他的前胸和太阳穴也触到了硬硬的东西。海浪回来了，温柔地舔

着他的面孔。他想自己会被冲起来，但是没有。又一阵海浪回来，他又想会被冲起来，这一次他的身体动了，因为海水托起了他大半个身子。海浪将他抵在硬硬的东西上朝前推。每一阵浪，每一次冲刷都把他往前推进一步。他觉得海水退下去吻着他的脚，然后又回转来钻到了他的腋下。它不再舔他的脸了。在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图形，它占据了眼眶下的全部空间。这意味着一片虚空。海水又钻到了他的腋下。

他一动不动地躺着。

2

这个图形是黑白相间的，但白色占了大部分。它分为两层，前后排列，两只眼睛各看到一层。这个图形出现了一点变动，发出了一点声音，但他什么也没有想，什么也没有干。他感到面颊底下越来越硬。它原先像是压在皮肤上，这会儿已经是火辣辣的，可以清楚地感到有的地方发痛。这就像牙痛似的，老是缠住你，使你很难受。这种感觉使他逐渐恢复到正常的思维之中，他又开始像个人似的思考起来。

不过，使他恢复知觉的并不是身上的痛楚，也不是那个黑白相间的图形，而是那噪声。尽管大海小心翼翼地对他加以关照，但在别处它仍然在怒吼，在撞击，在震荡。风吹到礁石的缝隙里，发出呼呼的声音，海水对它百依百顺，它这会儿找到另一个对手更要发发威风。所有这一切声音都合成为一种语言，闯进他处在一团漆黑的状态中失去激情的脑海里，告诉他说这颗脑袋并没有消失——最后，在风声和波涛声中又传来了海鸥的啼叫，这声音大声告诉他那在暗中摸索的灵魂说：你来了，你到这个地方来了。

那么他是突然来到了这儿，身上虽然痛，但却同支撑他身体的坚实的大地紧紧贴到了一起。他记起了使用眼睛来观看事物的方法，把两眼的视线集中在一点上，那个图形合而为一，产生了一种距离感。卵石就在他脸边上，贴住他的面颊和下巴。这些都是白色的石英石，圆滚滚的，形状就像大小不一的土豆。白色的中间夹杂着一些深色物质的黄色斑纹。在这些石英外侧还有个更白的东西，他冷冷地注视着它，注意到发白的褶皱，发青的指甲根，以及指尖的皱槽。他头没有移动，只是将眼光从手往上移，从油布衣袖一直到肩膀那里。接着他

的目光又回到卵石上，懒懒地观察着这些石子，索然无味地等待着，好像它们会动起来似的。他的手并没有动。

水淹没了卵石，将卵石稍稍挪动后停住了，随后又退了下去，卵石发出了吱吱咯咯的响声。海水从他身边流过，轻轻地往下拉他穿着长统袜的双脚。他望着卵石，海浪又冲了上来，这一次海水退下时有点水冲到了他张开的嘴巴里。他毫无表情地猛烈抖动了一下，整个身体都摇晃起来。在他的脑海中那些卵石似乎也在摇晃，因为他那只白白的手也随着身体的摇晃一前一后地摆动着。他侧卧着，底下的卵石硌得脸颊生疼。

在他的脑海中反反复复地出现了一些画面，他并不为此而烦恼，因为这些画面小得不值一提，又极其渺茫。其中有个白白的纤毫毕见的女人身体，还有个男孩的身体；有个售票处，船的驾驶台，从遥远的晴空中传来的用霓虹灯打出的命令，一个瘦高个子男人毕恭毕敬地站在升降梯口暗处；还有一个像果酱瓶中的玻璃水手那样在海水中浮沉的男人。在卵石和这些画面之间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一会儿吸引他的注意的是石子，一会儿又是这些画面。每一个石子都不比这些画面来得大。有时候，整个石子都被一个画面占满，使得它就像是一个窗口或者监视孔，通过它可以窥视一个不同的世界或者另一个维度。声音和话语有时就像喊出来的命令那样具有了一定的形状，可以看得清楚。它们既不震动也不消失。这些形状一出现，就成了卵石那样坚实的固体。这些有形的声音有的在脑壳中，在弓形的眉头和朦朦胧胧的鼻子后面。它们就在坚硬物质的火焰上方那一片模糊的黑暗之中。你要是随意朝外望去的话，你可以绕过它们看出去。

他全身感到一种新的寒冷。冷气在他衣服中间沿着他的背脊往下爬。这就像是一团文火似的空气。他刚注意到这一点，一个浪头冲了回来，灌得他满嘴是水，他一呛，身子也停止了抖动。

他开始试验起来。他发现自己能将重如千斤的腿拖上来，先是一条腿，接着是另一条。他的一只手伸在头的上方费力地摸索着。他内心深处向自己分析说，在身体另一侧的某个地方应该还有一只手，他向那只手发出了指令。他找到了那只手，活动了一下手腕。手上还有手指，这倒不是说他能够活动手指，而是当他把手往前伸的时候，他能够感到那毫无知觉的指尖在看不见的卵石当中摸索。他把四肢收拢来，又做出游泳的动作。寒冷引起的颤抖帮助了他。这会儿他的呼吸加快了，他的心脏又使劲跳动起来。那些没头没尾的画面消失了，剩下的只是石子和石子哗啦哗啦的摩擦声以及他心脏扑通扑通的跳动声。他想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念头，倒不是它对他体力上立刻会有所帮助，而是它使他恢复了自己的一点个性。他用语言把这个念头表示出来，不过，这些词儿都没有冲出他牙齿这道屏障。

“我在木星上的话大概就是这么重。”

他立刻成为主宰。他知道自己的身体不比平时重，他明白自己已经精疲力竭，也知道他想要爬到一个小小的卵石坡上去。卵石在他的脸上硌出了印痕，他抬起脸，用膝盖推动自己的身子。他咬紧牙关，咬得格格响。他算准胸部顶着卵石扩张以及身体缓慢抖动的时间，不让它们妨碍他这艰难沉重的旅程。他觉得每一次波浪都离他的双脚越来越远。等他实在没有力气的时候，他就停下来大口喘气，稍稍休息一下再爬。他的双脚已经离开海面了。

他眼睛看不见的左手触到了一个既不咯吱作响也不移动的物体。他转过头抬起来看。在他的面前眼眶底下是个灰黄色的东西，它的上面全是麻点，中间陷下去，星星点点地布着一些红色的水母。每一个洞里都有帽贝的黄色遮盖物。上面覆盖着棕色的海藻和绿色的草。白色的卵石通向一个暗暗的角落。所有的物体上面都蒙着薄薄一层闪闪发亮的水，水往下滴着，在草中间形成了乱七八糟的小水汪，水汪里的水或是有些波纹，或是在草中间漏走了。他在卵石上转身，努力想

倚到礁石上，把两只脚拖上来。他第一回看到自己的脚远远突出着，由于穿着防水靴的白色长统袜，粗得像是熊腿一样。这更使他有了一点自信。他把左手放到耳朵底下，大口喘起气来。他也稍稍抬起了肩膀，他用双脚推，用双手拉。他的背嵌到那个角落里，水汪里的水就从那里流掉。他头抬得高高的，用双手抱住一条大腿拼命往胸前拉，接着又拉另一条大腿起来。他缩到那个角落里，低头望着他膝盖下面的卵石。他的嘴又耷拉下来。

归根结底，要说卵石的话倒不是很多。卵石在礁石的暗影底下形成了一个三角形，那边长不过就是一人高，或许还不到一点。石子填满了V字的缝隙，填得实实的。

他眼光从卵石上移开，专心地观察起海水来。与外海相比，此处几乎没有什么波浪，这是因为有那块礁石，方才他被海浪卷着绕过了它。这会儿他可以看到那块岩石。它同这一块一样，灰色和浅黄相间，上面长着藤壶，还可见到白色的泡沫。每一阵波浪都打到岩石上，尽管海水从缝隙两边流过，砰的一声冲过去，但在他和浅黄色的岩石之间还有几码的绿色的清水。在岩石外边所能见到的只是水雾腾腾的大海，阳光在水汽中显得苍白无力。

他闭上了眼睛，对眼底晃过的一个个画面不加理睬。他心理活动虽然很慢，但却在专心思索一件事。在他的身体里有个小小的火苗，它几乎要熄灭了，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掉在大西洋中，但那团火仍然在冒烟。他有意蜷起身子，小心地呵护着这点儿火。其实它只剩下一个火花了。具有形状的语言和图画顾自不停地旋转着。

一只海鸟啼叫着从他头上飞过，它长长的鸣声顺着风传到他耳朵里。他把注意力从那点火花上转移开来，又睁开了眼睛。这一次他的意识得到了很好的恢复，他可以张开眼睛，把他眼前的整个景象认真观察一番了。他的两侧都是高高的黑色的岩石，中间勾勒出光亮的天

空。太阳照在岩石上，四周水珠飞溅，波涛一阵阵涌来，在阳光中又掀起阵阵水雾。他朝旁边转过头察看起来。

在野草和帽贝上方岩石比较平滑，靠拢到一起。顶部有个口子，可以看见亮光，似乎有一些云彩的痕迹。他观看时，一只海鸥从那个口子中飞过，迎风啼叫着。他觉得头老是仰着很痛，因此便低下头来观看自己的身体，在油布防水服和粗呢风雪大衣底下有两块鼓鼓的东西，那是他的膝盖。他仔细地望着一颗钮扣。

他的嘴巴合上之后又张开了，从嘴里吐出了声音，他调整了一下次序，发出了一些游移不定的词句。

“我认得你，是纳撒尼尔把你缝到衣服上的。我请他做的，这是为了找借口把他打发走，离开住舱，好让我安静一会儿。”

他又闭上眼睛，笨手笨脚地抚弄着那颗钮扣。

“我在当水兵的时候就用这件防水服了。在纳撒尼尔之前是洛夫蒂缝的钮扣。”

他倚在膝盖上点点头。

“防空值班，防空值班集合。”

这一幅幅画面被一阵扎扎实实的呼噜声打断了。这阵颤抖并不算利害，但他的双臂一点劲都没有了，他的双臂立刻从膝盖上搭拉下来，他的手落到了石子上。他的头在摇动。在打鼾的间歇，他觉得硬硬的石子顶住了他的双脚，等脚跟慢慢滑到下面，石子硌在屁股上更觉得硬。画面越来越混乱，他的理智很有可能被它们毁掉，那一点火花也很可能熄灭。他抬起眼皮，朝外望去，竭力要在这些画面当中闯出路来。

在海水淹没石子的地方，石子摇晃着往下退。在高处，一串串跳跃的翻着白沫的浪花向救了他一命的岩石边缘涌去。已经是下午了，

外面很亮，但那个缝隙水淋淋的，就像码头上的厕所，又潮又臭。他嘴巴发出了呱呱的声音。他心中想说的话是：这该死的岩石究竟在哪里呀？不过这对那道暗暗的缝隙似乎太不恭敬，未免有些冒险，因此话在喉咙口里变了个样子。

“该死，我是在哪里呀？”

一块孤零零的高耸着的岩石，一定是座山脉的顶峰，这是下沉的世界的古老下颚上的一颗牙齿，突起在无边无际的浩瀚大洋中，这儿离陆地有多远呢？他凭着迟钝的手指爬到这块岩石上，这动力来自弥漫在他心中的恐惧，那倒不是他最初在水中挣扎时感到的那种惊慌失措的感觉，而是在内心深处扩散的巨大恐怖。他甚至坐起身来，倚在或者蹲在野草和那一块块的水母上。

“动动脑筋，你这该死的傻瓜，动动脑筋。”

雾气腾腾的海平面就在身边，海水从岩石上打过来，石子晃动着。

“动动脑筋。”

他蹲下来看着礁石，没有动，只是不住地发着抖。他发觉波浪冲到靠外的石头上以后力量就小了下来，因此到缝隙那里水就缓缓的，没有什么危险了。他慢慢地靠到缝隙的角落里。火星又亮了起来，心脏为它供给了它急需的燃料。他注视着靠外的那块石头，但是几乎看不见它。有一个名字忘记掉了。在海图上有这个名字，就在大西洋当中，它孤零零的很是奇怪，因此那些多少可以打趣风浪和天气的水手为这块岩石编了个笑话。他皱起眉头，在想象中看到了这幅海图，可是却不怎么清楚。他看见过巡洋舰的航海长和船长一起俯在这幅海图上看了一会儿以后，抬头互相笑了笑。而他作为航海长的随员站在一边等待命令。船长是达特默思皇家海军学院出身，说话清脆快速，他笑着开口说：

“这名字很熟，可一时就是想不起来。”

是什么熟悉的名字呢，总也想不起来了。他现在给塞在这个一时说不出名字的地方，这儿离赫布里底群岛[1]有多少英里呢？要是那个火花只能在这种荒唐的远离人群的岩缝中熄灭掉，那么它又有什么用处呢？他朝船长的画面啐了一口，说道：

“我还是同样糟糕。”

他的关节支撑不住了，于是便从石头上滑了下来。他倒在一个角落里，垂下头打起呼噜来。

不过呼噜只是外在的表现，在他的内心，知觉正在活动，在那些画面和新发现的情况，在那些具有形状的声音和被漠然处之的感情之间探寻着，就像一头野兽不停地审视它的笼子一样。它拒不容忍女人们纤毫毕见的身体，缓缓地整理那些古怪的词语，对疼痛和身体不住的抖动不屑一顾。它正在寻找一种思想。它找到了这一思想，并将它从其他一些毫无用处的念头分开，把它高高举起，并利用身体这一工具给这种思想以力量，突出它的重要性。

“我是个聪明人。”

在鼾声的后面有一段漆黑一团的悬念时期，在这以后，远处的右手服从了指令，它开始摸索拉动油布防水服来。它掀开了一个衣角，钻了进去。手指找到了一条链子和一把折叠刀。这两件东西没有丢掉。

他眼睛眨了几眨，睁了开来，拱形的眉毛成为青色大海的边框。有那么一会儿，他的眼睛只是望着，尽管外界的东西映入他的眼帘中，他却什么都没有看见。随后，他整个身体猛地一跳。那个小火花成了火焰。他身子爬起来，接着又蹲下，右手从防水服的口袋里猛地拔出来抓住石头。他眼睛凝视着前面，再也不眨了。

他双眼注视着，一阵波涛涌过靠外边的石头，他可以看见海水中棕色的海草。卵石外侧绿色水波的舞蹈给打乱了。一阵波浪涌来，嘶嘶地把石子冲到他的脚下。接着浪又退了下去，卵石的撞击像牙齿那样格格直响。他看着一阵一阵的翻着白沫的海浪吞没了越来越多的石子，浪冲到岸上时，已经看不到有多少石子了。靠外的那块岩石已经挡不住海水，只是样子上有点像是个屏障罢了。冒着水汽的绿色海水不住往上涌，离岩缝越来越近。他朝岩石转过头去，不再看海面。那个暗暗的像厕所似的缝隙里一些野草湿淋淋的，一些毫无灵气的贝类动物和水母一动也不动，只是由于月亮的作用，它们才每天两次露出水面。这里看上去挺坚实，但它其实是大海的一个陷阱，它那深深的缝隙，都是前一夜留下的烂泥堆积起来的，人踩上去，难免遭到灭顶之灾。

一只海鸥在他头顶鸣叫着，于是他又恢复了知觉。他把前额抵在岩石上，等自己心跳稳定下来。一阵波浪冲到了他的脚上。他低头看着。没有多少卵石可以让他站稳。在他冲上岸时手碰到的石子如今已经淹没在一英尺深的汹涌的海水下面，显出黄绿相间的颜色。他又朝岩石转过身去，大声叫道：

“爬啊！”

他转过身，在缝隙边上找可以抓手的地方。上面倒有不少棱角可以抓住。在湿湿的岩壁上，他湿漉漉的双手显得十分单薄。他在岩壁上靠了一会儿，鼓起自己一点余力。他抬起右腿，脚搁在一个烟灰碟大小的口子上。这个口子有道边，不过不算锋利，他的脚并不感到有什么不舒服。他额头离开长着野草的岩壁，身子往上，将右腿伸直。他的左腿晃荡了一下，打到岩壁上。他把足趾踩在一个贝类动物上息了一会儿，他四肢张开，离石子不过几英寸高。岩壁竖在他脸旁边，他看着不知何处来的水滴滴在暗暗的角落里，似乎有些羡慕这种平静的气氛。时光随着一滴又一滴的水珠流逝。两幅画面渐渐分开了。

又有一阵波浪冲到缝隙中，他脚下的卵石格格响了起来。他垂下头，透过油布防水服敞开的下摆，从救生带上望下去，缝隙的角落里是些湿漉漉的石子。他看到了自己防水靴的长统袜，心想不该脱掉靴子。

“要是没脱靴子就好了。”

他小心翼翼地改变右脚的位置，左膝盖伸得笔直，这样不费多大劲就可以支撑全身的重量。他的两只脚在挑选落脚点时感觉非常奇怪。只有在碰到尖利的岩石时它们才有知觉。只有脚痛或者他能够看见它们时他才知道那是自己的脚。

浪花的尾部冲到了角落里，啪的一声打到了最高处。一小股水花溅到了他的双腿中间。穿过救生带，弄湿了他的脸。他想发出声音来，只有这时他才发觉他的肉体根本不听他的指挥。他喉咙动了动，但声音就憋在喉咙口翻腾着发不出来。他的嘴巴只是张着，别无其他反应，他的下巴耷拉在防水服硬硬的领子上。翻腾的动作越来越大，牙齿也格格作响了。最后总算从牙缝和冻得僵僵的上唇里挤出几个字：

“像个死人一样！”

又一阵浪冲了上来，水花扑在他脸上往下流淌。他又使劲往上爬。他在那崎岖不平的岩壁表面往上移动，到了没有帽贝和贻贝的地方，岩壁上只有他的身体和几只小小的藤壶，还有几团绿色的草。风始终把他往缝隙里推，海水的喧闹声向四处散开了。

缝隙越来越窄，等他的头探出来时只是刚刚容得下他的身子。他的两肘都被夹住，他抬起头来。

在他的脸孔前面，岩缝变宽了，连同下面的窄缝，显得像是个漏斗。漏斗的侧面并不十分光滑，但也不很粗糙，因此无法凭借摩擦力来支撑身体。它斜斜的直通到岩石顶部，就像屋顶似的。从他脸那里

到漏斗顶部悬崖般的边缘有两个人身高那么远的距离。他慢慢转过头来，想找个可以抓手的地方，但是找不到。只是在半当中有个凹坑，但坑很浅，手抓不住。迟钝的手指是抓不住圆圆的边缘的。

角落底部砰的一声。一个大浪冲到了角落里，浪花飞溅，接着水又退了下去。他从救生带上往下看，注视着两只脚的中间。石子先黯淡下去，接着又清楚了一会儿，然后在绿绿的海浪中不见了。水花溅到了他身体和岩壁中间。

他身体往上升，腰部以上倚到斜坡上。他的脚抵在方才他手肘被夹住的地方。他的膝盖慢慢伸直了，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右臂朝前伸去。手指抓住了那个浅坑钝钝的边缘。用力拉了拉。

他一只脚悬空，先把一只膝盖提上去，然后移动另一只脚。

他离角落顶部只剩下几英寸的距离，靠一只手和身体的摩擦力悬在那里。他右手的手指抖动起来，松开了。它们从圆形的边缘一滑，他的身体滑落下来，又回到了裂缝的顶部。他一动不动地躺着，看不见眼前的岩石，右臂伸到头顶上。

海水已经冲到了缝隙里。每隔几秒钟就砰地一响，波浪冲到他身子下面。大滴水珠从他面前沿着漏斗壁流下来。接着一个大浪炸了开来，他的双腿被海水冲刷着，他从岩石上抬起头，僵硬的嘴巴里好不容易吼了出来。

“就像个帽贝。”

他在裂缝顶部曲着身子躺了一会儿。角落里的卵石再也看不见了。在一阵阵的浪花中他只能依稀记得底下的那些卵石。接着又一阵大浪劈头盖脸地打了下来，卵石啦、岩石啦都从他记忆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摇摇头，把水珠从脸上甩掉。他低头凝视着裂缝，仿佛海水与自己毫无关系似的。

他大声叫道：

“就像个帽贝！”

他放下双脚，试着找个站住的地方，他坚定地低下身子，每当浪头冲到他身上又退去时，他都紧紧贴住了岩石。他屏住呼吸，浪头一退就把嘴里的水吐出来。海水不再寒冷，而是十分有力。他身子往下离卵石越近，波浪对他冲击得越大，每回将他往下拽的力量也越强。他一滑，从几英寸高处跌下来，海水立即卷住了他，把他先拼命往角落里推，接着又使劲将他向外拉。在波浪退下时他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水淹没了他的膝盖，他脚底下卵石松动了。他劈面扑倒下来，一股打到角落后面的海水卷起了绿色的水珠，把他遮住了。他踉踉跄跄地转到角落里，两只手紧紧抓住岩石。海水把他使劲往外拖，他没有松手。他把刀子拔了出来，打开刀刃。一头扎进水里，他眼前立刻出现了岩石和水草。大海的喧嚣在他耳朵里化成了一个音符。接着他又站起身来，刀在晃动，他手里拿着两个帽贝，海浪又把他打倒了，使他头朝下脚朝上地竖立起来。他找到了岩石，紧紧贴住了它，不让自己被后退的海浪卷出去。在海浪退下去的那一刻，他张开嘴，大口吸着气，似乎自己赢得了一块土地。在角落里他找到了可以抓手的地方，海浪又咆哮着冲了进来，把他拼命往上推，他使劲呆在原处，不让自己失去控制。每当海浪向他冲来后，他都挺直身子紧贴岩壁，以免被后退的海水卷走。他往上爬着，海水冲击的力量小了一些，但却似乎变得更狡猾更恶毒了。海浪撕着他的衣服，打在他的裤裆里，冲进他防水服里，把衣服的下摆翻到了他胸口上。他一低头，海水便打得他一头一脸，或者打在他肚子上，将他往上推。

他已经到了最窄的那个地方，海水将他往上推去。浪花退下之后，他睁开眼睛，脸上水沫往下流着，他吸了口气。一绺头发恰好贴在他鼻梁上面，他可以看到它末端双重的影子。从斜面上流下的水又向他冲来，就像瀑布一样，他身子夹在裂缝最窄的地方没有动，再上面就是漏斗了，他的身体不住地发抖。他朝前伏到斜坡上，努力把双腿伸直。他的面孔抵在石头上往上移动，又一阵急流朝他打来。他在

防水服的褶缝里乱摸，掏出了一个帽贝，将它放在他腰旁的石头上。海浪冲来又退了下去。他把刀倒过来，用刀柄敲帽贝的顶部。帽贝朝一旁避了避，吸住了岩石。又一阵浪打来，人和帽贝一起紧紧贴在岩石上。

他的双腿伸直了，但却僵僵的，他的眼睛闭着。他伸出右臂，画了个圈，朝上面试探了一下。他找到了那个凹坑，它太平滑，手没法抓住它。他的手缩了回来，伸到水里，在防水服里摸索。他抽出手，慢慢地缩了回来，摊开巴掌，其中还有一只帽贝。这个人望着离他的脸一两英寸远的岩石，可是态度却非常冷漠。他身上残留的一点生命的痕迹完全集中在他那只慢慢缩回的手上。这只手找到了那道磨得光光的浅坑，把帽贝扔到浅坑的外面，他的身子抬起了几英寸，然后一动不动地躺着等海水再冲上来。在水流过去后，他的手又回来拿起刀子，往上移动，漫无目的地敲着岩石。他僵硬的手指摸索着，找到了帽贝，用刀柄敲着它。

他转过脸，又一阵波浪冲过，他板着脸望着上面的那个帽贝思索起来。他的手放掉了刀子，刀喀啷一声掉了下来，然后一动不动地垂在他腰间。他抓住了救生带的吹嘴，旋开了塞子。空气咝咝地跑了出来，他的身体在漏斗里躺平了一些。他头侧卧着，一动也不动。在他的嘴巴前面湿湿的岩石变得有点模糊了，不过随着每一阵水流冲过，那模糊的痕迹又消失了。有时候，那垂在腰间的刀子发出喀啷喀啷的响声。

他又转过脸抬起头来。他的手指扣在帽贝上。这会儿他的右腿活动起来。脚趾抖抖索索地找着第一个帽贝，手指摸索第二个。脚趾没有找到那个帽贝，但是膝盖却找到了它。他的手松开了，伸到膝盖那里，把腿的那部分往上抬起。帽贝卡在他膝盖弯曲的地方，只觉得一阵疼痛，他僵僵的脸上又现出了一副龇牙咧嘴的神情。他咬紧牙关。整个身子扭动起来，手伸向高处的那个帽贝，用力拉动身子。人侧身

沿斜坡往上移动，左腿进来了，防水靴的高统袜将第一条腿推到一边。脚的旁边抵着帽贝。腿伸直了。又冲来一股水，接着便往下退去。

他人躺着，一只脚主要靠摩擦力抵住帽贝。不过他的脚只是抵在一个帽贝上，另一个帽贝在他的面前。他朝上伸出手，只要一只手仍然抓住他脸旁边的那个帽贝，那边他的手指就有可能找到支撑点。他不断地朝上面移动，手指终于摸到了边缘。他抬起右臂抓住了。他用双臂用力撑着，又用双腿推。他看到在边缘外面有道沟，又看到了大海，岩石上白白的一片，乱糟糟的。他朝前倒了下去。

---

(1) 赫布里底群岛（the Hebrides），位于英国苏格兰西部。

3

他躺在一道沟里。他可以看到饱受风雨侵蚀的岩壁，还有一道长长的水汪从他眼前伸出去。他的身体是在一个与目前的景色毫无关系的地方。它摊开在他的后面，散开着，两条腿在不同的世界里，脖子扭歪了。他的右臂曲在身子底下，手腕折弯过来。他这只手还有知觉，指关节压在身上硬硬的，不过还不算太疼，也就不值得费大力气翻身了。他左臂顺着沟伸出去，有一半浸在水里。他的右眼离水面很近，眨眼时睫毛都碰到了水面，能够感受到水的表面张力的作用。在他恢复知觉看清周围时，水面已经恢复了平静，不过他的右面颊和嘴角都在水下，使水面起了一些波纹。他的左眼在水上面，往下看着这道沟。沟里面是脏脏的白色东西，白得很有些奇怪，这不仅仅是天空的反光。他的嘴角噘了起来。有时候，水面上会出现一两个麻点，一个个淡淡的同心圆就在麻点周围向外扩散。他左眼望着这些圆圈，只觉得脑壳罩在眼眶上，像是黑黑的拱门似的。在眼眶底下几乎是一条直线，那是鼻子皮肤的颜色。亮亮的水平面将那扇拱门填满了。

他慢慢地思索起来。

我摔到了沟里。我的头卡在沟壁上，脖子扭歪了。我的两条腿一定还在另一边沟壁上面半空当中。我的大腿很痛，因为腿的重量压在沟壁上，就像杠杆的支点。我的右脚趾痛得特别利害。我的手折在身子下面，正因如此，我的肋骨上觉得一阵阵地疼。我的手指就像是木头一样。在水底下面藏着个白得奇怪的东西，那是我的手。

空中自上而下传来一阵尖厉的声音，是鸟叫和翅膀扑动声。一只海鸥张着翅膀，伸开两腿和爪子从沟的顶端冲了下来。它朝沟里气愤地叫着，宽宽的翅膀在岩石上方一两英尺高的地方扑打着，找地方立足。风吹到他的面颊上。带蹼的鸟脚缩了上去，翅膀不再扇动，海鸥

朝一边滑去。这阵混乱在白花花的水里激起了波浪，冷冷的水打在他的面颊、紧闭的眼睛和嘴角上。他身上越发刺痛起来。

不过痛还算忍得住，不必多动弹。就连刺痛也只是在脑袋外面。他的左眼看着水里那只白得奇怪的手。记忆中的一些画面又出现了。这是些新的画面，其中有一个人爬上岩石，将帽贝放在石头上。

这些画面比刺痛更使他激动。它们使他的左手在水面下缩了起来，穿着防水服的胳膊在水里滚动。他的呼吸突然加剧了，沟里水面上泛起了层层涟漪，水波往前扩散又回转来。一道小小的水波溅到他的嘴里。

霎时间他全身痉挛，拼命挣扎。他的腿乱踢，向一旁晃荡过去。他的头顶住岩石别转过来。他双手在白花花的水里乱抓，用力抬起身体。他感到脸上湿湿的，滑得难受，右眼角突然一亮，像针刺那样痛。他吐了口唾沫，咧嘴咆哮起来。他望望那几道沟里面一层层又厚又脏的白色黏液，积得有好几英寸深，一只海鸥轻快地飞到绿色的海面上。随后他强迫自己往前移动。他又摔到了另一条沟里，他使劲爬过沟壁，看到了一堆零乱的碎石头，他滑了一下，绊倒在地。他这是在下坡，有一段路他跌跌撞撞往下直摔。在平平的岩石周围有水在流动，还长了好些各种各样的野草。风在他身边刮着，直把他向前推。在他往前走的时候没问题，但只要他稍稍停住脚往四周看一眼，风就把他刮得往前跌，摔得把皮都擦破了。他看不到多少大海和天空，也看不到整块礁石，在他眼前的只是一些熟悉的东西，不是裂缝就是突出的石头，只有巴掌宽的表面发黄的石头，一不小心就会撞上去，毫不留情地把他撞得眼前直冒金星，他躲不了。他的眼角还在痛。在身上所有的痛处中这是最要紧的，因为它这会儿像是把一根针，直往他有知觉的暗暗的脑壳里刺。这种痛楚无法避免。他的身体围绕着它转动。接着他抓住了棕色的草，海水劈头盖脸朝他冲下来。他站起身，躺到一块平平的石头上，石头上积起了一摊水。他侧过脸，一只眼睛

在水底下前后翻动。他又轻轻地动了动双手，水刷刷响了起来。手离开了水面，伸出去抓来一团绿色的草。

他跪起身，把这团绿色的草抵在右眼和右半个脸上。他又往后重重倒在岩石上，石头上有不少水母和一簇簇扇形排列的帽贝，结在石头上的藤壶把身子硌得发痛，只好由它去了。他把左手轻轻放在大腿上，斜着眼睛看着手。手指半弯着。皮肤白里泛青，上面的皱纹显得很有规则。针又刺到在暗黑的拱门后面的脑壳里。如果他转动眼球的话，针也随着转动。他睁开眼，眼睛里立刻被绿草底下的水填满了。

他开始喷鼻息，胸膛里发出低沉的声音。这些声音就像结成了硬块，吐出口时他身子不由猛地一颤。又有一些咸咸的水从他两只眼睛里流出来，同他面颊上的海水和黏液混在一起。他的整个身子抖动起来。

在底下岩礁上有个更深的水汪。他吃力地慢慢爬到下边，侧着身子移过去，又将右颊浸在水里。他眼睛一张一合，让水冲洗一下那针刺般疼痛的眼角。记忆中的一个个画面已经远远离他而去，现在不必再去多理睬它们了。他转过身来摸索，把双手浸泡到水汪里。时不时地发出一个剧烈的声音，使他身子一颤。

那只海鸥又带着一些同伴回来了，他听见它们在他头顶上叫着，声音仿佛随着它们飞行的踪迹而交错。海上也传来了各种噪音，在他耳朵下面响着咕嘟咕嘟的水声，波涛的撞击声，这些声音虽然被岩石的主体遮挡，但还是能绕过石头或者透过缝隙传上来。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忘却疼痛，这种想法占据在他黯黑的脑壳中心，他无法避免。尽管眼角像针刺那样痛，他还是睁开了双眼，低头望着自己发白的双手。他低声嘀咕：

“得找个地方。一定得找个有遮盖的地方，要不是会死的。”

他小心翼翼地掉转头，朝上边他过来的地方望去。一路上撞到他的那一块块奇形怪状的石头现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原来它们都是连成一体的。他的眼睛每次只看几码远，眼角针刺似的痛，激得他直流泪，地面在泪花中闪烁。他决定再爬到岩石上去。风小了，但仍然有些雨丝。他在一个不到一人一手高的峭壁前站起身，但这个障碍却要他费尽心机手脚并用才能爬上去。他在这个小峭壁顶上躺了一会儿，泪眼朦胧地不时望望高高的岩石。太阳恰好在高处，太阳下面就是那些白白的小沟。阳光透过云层和雨雾照了下来，海鸟在岩石上方盘旋。阳光淡淡的，但却使他流泪，他眯起眼睛，大声地诅咒那针刺般的疼痛。他依靠触觉爬着，然后睁开一只眼睛望着大大小小的沟壑，其中没有白色的鸟粪。他抬起双腿越过沟壁，似乎这两条腿再也不属于自己。突然之间，随着他眼睛上的疼痛的减轻，寒冷和疲乏又向他袭来。他躺倒在沟里，一动也不动。寒意越来越强，透过了他的衣服，直钻到他皮肤底下。

寒冷和疲乏明白无误地对他说起了话。它们说，认输吧，安静地躺着吧。别指望能够回去，别指望能够活下去了。完蛋了，算了吧。那些白白的肢体既不可爱，也没有什么令人兴奋之处，那些面孔，那些话，都是发生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人身上的事情。在这块礁石上一小时就是一生。你有什么可以丢失的呢？在这里只有磨难。认输吧，算了。

他的身体又爬动起来。这倒不是他肌肉或者神经上有什么力量拒绝认输，而是那一阵阵的疼痛在说话，就像波浪冲击船身一样。在所有这些画面、疼痛和说话声的中心有一个事实，它就像钢条一样不容置疑——它毫无掩饰是一切的中心，因此无法审视自己。它存在于脑壳的暗处，一个格外黯黑的角落里，它自己在那里，它是无法摧毁的。

“得找个地方。一定得找个有遮盖的地方。”

这个中心开始工作了。它不顾针刺的疼痛，往两侧看去，又把种种想法集中在一起。它得出结论说必须选择这条路而不是那条路爬过去。它注意到十几个地点，但全都否定了，只是在爬动的身体的前面搜索。它抬起了拱门底下那明亮的窗户，向两边摆动着拱形的脑壳，就像毛虫摆动脑袋寻找新的叶子一样。等身体移到似乎有些遮掩的地方附近时，他的头仍然向两边摆动着，这个动作要比脑袋里缓慢的思想活动快了许多。

从沟壁上往一边滑下一块石板，侧着卡在那里。这样在石板与沟边和沟底之间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洞。在这道沟里只有一点儿雨水，没有那种白白的鸟粪。这个洞沿着沟往下延伸，洞里暗暗的，看上去比岩石上其他地方都干燥。他的头终于不再摇摆了，他在洞前躺下，太阳沉下海面不见了。他身子在沟里转动起来，身上湿漉漉的衣服乱成一团。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张开嘴巴吃力地呼吸空气。他慢慢转过身子，让白色的防水靴长统袜正对着缝隙。他朝三角形的开口处退去，把双脚放到了里面。他整个身子匍匐在地上无力地扭动着，就像一条没法蜕皮的蛇那样。他茫然地睁着双眼，又朝后伸出手，想用力把防水服和粗呢风雪大衣从两边脱下来。防水服很硬，他反反复复地想往后退，就像龙虾退到水下一道深深的岩缝里似的。他肩膀以下已经退到了裂缝当中，岩石把他紧紧夹住了。他把救生带往上推，那软软的橡胶堆在他胸部的上方。他缓慢的思潮不断起伏，两眼茫然瞪着，只有右眼针刺样疼痛的地方流着泪水。他的手摸到救生带的吹嘴，慢慢地朝里面吹气，直到它硬硬地顶在胸前。他双臂交叉，白白的双手放在身体两侧。他脸左侧躺在防水服的衣袖上，闭起了双眼——并不是皱起眉头，只是轻轻地合了起来。他的嘴仍然张开，下巴耷拉着，歪到了一边去。裂缝里身子时时地猛然一抽动，使得他的头和臂膀抖动起来。水慢慢地从他的袖子上流下，淌到了他的头发和鼻子上，又从他脖子上皱巴巴的衣服上滴落下来。他的眼睛像嘴巴一样

张开了，因为张开之后那针刺般的疼痛似乎好受一些。只有在他忍不住要眨眼的时候，他才觉得内心有知觉的地方针扎似地难受。

他能够看见好些海鸥在礁石上方盘旋着往下飞。它们落在最高点上，张开嘴巴伸着脖子和舌头直叫唤。天空灰暗下来，海上飘过一阵雾气。海鸥间呱呱地说话，扑打翅膀，把翅膀收拢来，头塞到翅膀里栖息在岩石上，就像白色的卵石似的。灰色的天空越来越暗，可以看见的只有海鸟和拉在地上的鸟粪，还有就是白色的浪花。几道沟都一片乌黑，因为从他藏身的地方那里往下，不知是什么原因，并没有那种肮脏的白色鸟粪。岩石的轮廓模糊不清。风轻轻地刮过主峰，它从那些看不见的裂缝中轻轻穿过时，发出一阵几乎听不出来的嘶嘶声。时时有大浪砰的一声冲到那块救命的岩石旁的角落里。在这过后会有一段长长的停顿，接着便是水从漏斗里退下去的哗哗声。

这个人蜷缩在岩缝里躺着，他左颊枕在黑色的防水服上，身体两侧的双手微微闪光。随着身体的抖动，时时传来油布轻轻的摩擦声。

4

这个人置身于两道缝隙之中。第一道缝隙是那块石板形成的一个封闭的空间，虽然不算暖和，但至少不会像外面大海和空气那样冷。岩石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他的身子给卡得紧紧的，一抖动就碰到硬硬的石头棱角，使皮肉受苦。他浑身上下许多地方都疼，但这种疼痛并不很明显，有时候还会被误认为是团火。他双脚像是搁在文火上，但两膝却痛得厉害。他想象中能够见到这团火，因为他的身体是他居住的第二道内层的缝隙。在他的每一个膝盖底下，有一团小小的火熊熊燃烧着，那是用树枝交叉叠起来的，就像人们在垂死的骆驼身下点起的火一样。不过这个人很聪明，尽管这些火并不使他温暖，只是使他疼痛，他还是极力忍着。你只好咬牙忍一忍，因为要是站起身或者走动的话只会更痛——就像添加了更多的树枝，使得火越来越旺，传遍全身。他自己是在这个肉体构成的内层缝隙的尽头。这个尽头离火焰有一段路，他身体缩成一团躺在救生带上，随着他的呼吸，救生带前前后后地滚动着。在这团身体的顶端，是骨头构成的圆球，他自己就在这个世界里面飘浮。这个世界的一半总带着一种比较稳定的不难忍受的疼痛，既烧得滚烫又冻得冰冷。只是在这个世界的上半部有时候会一阵刺痛，就像有根大针在戳他。这时他身体的一侧就会像全球各大陆发生了地震一样痉挛起来，刺痛会一阵阵持续下去，不过针似乎戳得浅了些，圆球这部分的性质就有了些变化。在空间中会出现暗灰色的形状与银河那样的白色斑块，他朦胧地知道这是连着他身子的一只手。球的另一半全是黑黑的，没有什么难受。他在这个球的中央飘浮，就像是浸满了水的身体。他知道，就生存的原则而言，像他这样飘浮着，他必须庆幸获得了各种微不足道的小小的机会。所有与他有关的身外之物，那远远的火，那缓慢地燃烧的火焰，那些支架和火钳至少已经离他很远了。要是他能够碰上某种特殊的无活动能力的生

存方式，某种微妙的内在平衡的话，也许那第二道缝隙的性质会容许他静静地毫无痛苦地在这个球体中心飘浮。

有时候他离这一地步已经很近。他变得很小，球体越来越大，直到那些燃烧着的延伸物具有行星之间的性质。不过这个宇宙受到在深沉的空间产生并像波浪一样传来的痉挛的制约。接着他又变大了，他的身体填满了那些隧道里的各个角落，神经高声尖叫着从火焰上掠过，在球体里膨胀，直到把它填满。针刺过他的右眼角，笔直地插入到他头脑中一片黑暗中。在刀刺般的疼痛中，他朦胧地见到一只白色的手。接着他又慢慢地沉到球体中央，在那个黑暗的世界中间萎缩飘浮。这成为一种节奏，这种节奏来自所有时代，并且会持续下去。

他所见到的那些画面有时候别的人也会见到，这些画面虽然对这一节奏有所修正，但却不会改变它的本质。与火焰相比，这些画面在光线底下显得很亮。其中有比宇宙大的波涛和一个在波浪中漂浮的玻璃水手。有一个用霓虹灯打出的命令。有一个女人，并不像那些纤悉无遗的白色肢体，而是带有一张脸孔。还有夜航的船只所感到的昏暗和艰辛，甲板上的吊索，还有船员懒懒地说话的嗡嗡声。他向前穿过舰桥走到灯光黯淡的罗经柜那里。他听见纳特离开了他左舷瞭望哨的位置，走下舷梯。他也听得出纳特没有穿防水靴或者帆布跑鞋，他穿的只是便鞋。纳特那蜘蛛样的身材，一点也不灵活，就像个女人似的小心翼翼地走下梯子，到如今已经好几个月了，他衣服穿在身上还是不像样，也不能像个水手那样灵活地上下舷梯。黎明时分，他常常因为衣服穿得不够而冻得发抖，在住舱里面同事们的笑话常常使他受不了，他成为大家嘲笑的对象，谦卑听话，但却没有什么用。

他朝右舷的地平线望了短短一会儿，然后回头望着船队，那一队货船刚刚出现在黎明的曙光中。它们挡在地平线上，就像饱经风雨的铁墙，这时候依稀可以见到船上模糊不清的长长的锈迹，就像泪珠一样。

不过纳特会笨手笨脚地走到船尾，独个儿待上五分钟，等待着同他的永恒会面。他会很不自在地走到右舷深水炸弹投掷器那里去，这倒不是那里比左舷好，只是他总往那里去。他会忍受寒风和引擎发出的臭气，战时驱逐舰上特有的油污和破破烂烂的装备，因为生活本身所有可以触到、尝到、看到、听到和闻到的一切都被他视为身外之物。他会继续忍受下去，最后习惯使他无动于衷了。他永远不会适应海军的生活，因为他从未真正跨进海军的大门，他只是出于偶然来到这里，他的内心祈祷着，期望同永恒会面。

可是航海表滴答滴答地走动着，船开始了曲折航行的下一段路。他仔细地看了看秒针。

“右舷十五。”

“角马”号船头猛然从左舷转过来。随着舵的转向，灰蒙蒙的亮光下可以看到船尾下面涌起一阵旋涡。他脚下的舰桥倾斜了，“角马”号似乎从原来的位置向后滑，直到达与船队平行的位置，恰好稍稍靠前一点。

“注意中部。”

“角马”号还在转弯。他脚踵踩在钢的船体上，感受到青色的海水长时间的摇晃和翻腾，他能够估算出船转弯时向左倾斜的精确度数。不过海水毕竟很难估测。在船转到最后几度时，他看见一团灰色的东西，第七个浪头滑过船首，钻到船底下。船尾摆动得越发厉害，船尾往下斜，在一阵突如其来的摇晃中，这一次它偏离了航道有十度之多。

“稳住。”

这该死的海军，该死的战争。他睡眼惺忪地打了个呵欠，看到“角马”号船尾下又激起一阵水涡，船回到航道上来。在他第二道缝

隙顶端的火焰噗地烧了起来，针又刺到他身上，他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面。火焰按照通常的节奏又熄灭了。

排成V字形护航阵势的驱逐舰队一起掉转头来。在传送命令的间歇中他注意倾听潜艇探索器断断续续的乒乓声，光线越发强了。那一大队商船以六节的速度喀嚓喀嚓地前进，驱逐舰就像警卫似的为它们开道，以它们的看不见的扫帚把海面清扫干净，大家在统一的命令之下，一起改变航向。

他听见身后舷梯上传来了脚步声，他忙着测量方位，因为来人可能是船长。他分外仔细地测定了“角马”号的方位。可是他只听见脚步声，没人说话。

他终于随意地转过身，原来是海军军士罗伯茨，正在向他敬礼呢。

“早上好，军士长。”

“早上好，长官。”

“怎么回事？给我搞了喝的来了吗？”

帽舌底下两只眼睛往后退了退，不过嘴巴挤出了笑容。

“也许吧，长官——”

琢磨了一下之后，觉得这事对自己有好处，笑容扩大了。

“我近来不知怎的，不大喝朗姆酒，要是您需要，随时可以——”

“好的，谢谢。”

下面谈什么？推荐的便条？提升新职务？还是容易办到的小事？

不过军士罗伯茨这个手腕耍得太深沉了些。无论有什么要求，无论这种有来有往的复杂机制会带来什么结果，今天只要对他的好意和

体贴表示一点谢意就成。

“同瓦尔特逊有关，长官。”

惊奇地一笑。

“我的老朋友纳特[1]？他在干什么呀？没给关禁闭，对吗？”

“噢，没有，长官，哪里会这样。只是——”

“什么？”

“嗯，请您现在瞧吧，长官，他常待在右舷那边。”

他们一起走到舰桥的右侧。纳撒尼尔仍然在思索着永恒的问题，双脚靠摩擦力站在防水甲板上，瘦骨伶仃的臀部靠着投掷器后面的栏杆，那高得出奇的身材随着波涛摇晃。

“蠢驴。”

“他经常这样，但这次要对他不客气，长官。”

军士罗伯茨走近一步。不老实。从他呼吸中闻得出朗姆酒的气味。

“我本可以为这事关他的禁闭的，长官，不过，既然他在入伍前是您的朋友，我想——”

停下来不说了。

“好的，军士长，我来同他谈一谈。”

“谢谢您，长官。”

“谢谢您，军士长。”

“酒的事我是不会忘记的，长官。”

“多谢多谢。”

军士罗伯茨敬了个礼走开了，他走下了舷梯。

“左舷十五。”

孤零零的两个膝盖下面除了火焰以外就是针刺。独自一人待在甲板上，某门大炮炮口抬起在甲板上。他沉着脸朝自己笑了笑，想象着纳撒尼尔头脑中发生的一切。他待在船尾，一定是希望在管理大炮的水手和深水炸弹值班员之间寻找自己不受别人干涉的自由。但是在一艘小船上，除非一个普通水兵门槛很精，能够为自己找到一个安静的活儿，否则他是没有可以单独待的地方的。他一定从水手舱乱糟糟的人群中，从那个拥挤邋遢的地方不知不觉来到情况稍许好一些的有风的船尾。他太不明事理，不明白其实正因为水手舱里拥挤不堪，反倒给人提供了一个能不受别人干涉的自由，正如你在伦敦大街上人群中一样。因此他在祈祷时只好忍受深水炸弹值班员阴沉沉的目光，他不明白，因为他们别无其他事情可做，大家肯定会盯着他看。

“注意中部。稳住。”

急转弯。

在下面舱里时他本应该钻到那摇摇晃晃的吊床上去睡觉的时候，他在祷告，因为上面告诉他在值班时他必须注视某一部分的海面。因此尽管他不明白这样做的缘故，他还是很尽责地进行瞭望。

头的黯黑的中心转过来，看到了左舷的瞭望哨缩在里面，无线电测向器的天线在摇摆，烟尘冒出热热的气流和一丝黑烟，他低头从舰桥的缝隙里望到右舷甲板上。

纳撒尼尔还在那里。他身材高得出奇，加上人又瘦，这就使他的外表显得更怪了，船上的栏杆对他来说过分矮，起不到什么保护作用。他的两条腿分得很开，双脚靠摩擦力巴在甲板上。黯黑的中心看见，纳撒尼尔的双手从脸上放了下来，抓住栏杆，站直了身子。他迈着八字脚向甲板前方走去，伸开两条胳膊以保持平衡。他那顶看上去

很怪的小海军帽扣在头顶心上，黑色的鬈发从四周露出来，夜晚很潮湿，几绺头发显得细细的。他无意中看见了舰桥，于是一本正经地把右手举到了右额——别把礼节给忘了，黯黑的中心想，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在船上也就同入伍前一样，是个小人物，真是好笑，这是阻挡不了的。

他这样右手一举，却使纤瘦的身体失去了平衡，他往边上一个趔趄，又想举手敬礼，但还是没有站稳，他岔着腿，伸着胳膊，一本正经地在思考如何是好。船又往上一抬，他身子摇晃起来。他转身走到引擎箱前，摸了摸金属外壳，看它是否过热，然后站稳身子，朝前转过来，慢慢地向舰桥敬了个礼。

黯黑的中心让自己朝远远望去显得不那么高的身躯高兴地挥挥手。尽管有这么一段距离，纳撒尼尔的面容还是改变了。见到他向自己回礼，他脸上露出快乐的表情，这和军士罗伯茨眼睛挤得紧紧的那强装出来的笑容完全不同。它自发地来自脸孔后面的推理中心，纯粹表现了他愉快的心情，这使得他的呼吸由于快乐和激动而变得急促了。这边球体的底层发生了一阵痉挛，原先这个飘浮着的中心丝毫不觉得疼痛，这会儿又有了针刺的感觉。

他抓住了罗经柜和岩石，心烦意乱地大声嚷道：

“难道就没有人理解我的感觉吗？”

接着他又被拉伸开来，填满了内层缝隙的各条通道，火又腾地一下烧起，烧得他的肉噼啪乱响。

在各种噪音之中又出现了一个声音。它同外面静止的团团白色黏液有关。这些黏液原先难以名状，但现在却比较清晰了。随后他意识到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原先似乎是永恒的节奏其实只是几个小时的黑暗，这会儿出现了一抹淡淡的光线，这光线进一步表明他作为人并

没有消失，使他看到自己的躯体健全，精神正常。这个声音是栖息在岩石的一只海鸥喉咙里发出的咯咯声。

他躺在地上，身上发痛，思考起光明和新的一天已经开始这一情况。要是他留心照管他发炎的眼角的话，他是能够检查一下他那只全无知觉的左手的。他想把手指合拢，但手指只是发抖，然后缩短了。他立刻回到了它们里面。他变成深深陷进光溜溜的岩石缝隙中的一个人。知识和记忆有条不紊地回转来，他记起了漏斗和那道沟。他成为光天化日之下的一个海上遇难的人，他想起了这种处境下必须得干的事。他抬起身子，想要从岩缝中挣脱出来。就在他往外移动时，海鸥惊醒了，大声叫着飞起来。它们风一般飞回来，一边尖声叫嚷，一边注视着他，过后又斜刺里往空中飞去。它们和有人居住的地方附近的海滩和峭壁上的海鸥不同，见了人并不害怕。在从未有人涉足的地方生活的生物往往有一种不明世事的天真，它们也不会如此。这是一些战争时期的海鸥，这会儿发现有个人孤零零地在大海中，对他热烘烘的肉体、对他缓慢而无法确定的动作极为恼火。它们飞近他，扑打着翅膀在他头上盘旋，以此向他表示他还是不如去死，干脆像个炸开的帆布吊床那样在海里漂浮。他踉踉跄跄地走上前，用毫无知觉的手臂向它们打去。

“呸！滚开！去你们的蛋！”

海鸥吵吵嚷嚷地飞起盘旋，接着又飞回来，翅膀打到了他的脸上。他又慌忙打去，有只鸟翅膀才扑了一半就掉了下来。海鸥退后了，但仍然边盘旋边在观察他。那些鸟的脑袋窄窄的，简直是会飞的爬虫。从古以来人们对有爪子的生物觉得反感，这使他看着它们不免有些发抖，它们那平滑的外形又使他联想起蝙蝠和吸血鬼来。

“滚开！你们以为我是什么人呀？”

它们圈子越绕越大，终于飞到海面上去了。

他转头认真观看自己的身体。他的肉似乎成了疼痛和僵硬的混合物。连控制系统都失灵了，因为他得专门给两条腿分别下命令，就像那是绑在他身上的两条不灵活的高跷似的。他把高跷中间折断，让腿伸直。他发现了新的火焰。除了全身发痛之外，他又发觉身上有好几小块地方疼得特别厉害。有一处就是他的右眼角，这块地方近得要命，不由他不知道。他站起身来，背倚着沟壁向四周观望。

早晨灰蒙蒙的，但风停了，海浪不是向前推进，只是在跳跃。他意识到了一件新鲜东西，就是海的声音，这是船上的水手听不到的。那是数不清的飞溅的小浪花合在一起构成的轻微的低音，不住地传来水的汩汩声和吮吸声，高的可以像是石头的拍打，低的可以像燕子的呢喃。有些声音似乎随时都要说出口来，但又都淡化成液体的撞击声，就像肚子饿的时候咕咕叫一样。比所有这些声音都响的是一个清晰的音符，一种唱歌似的嘶嘶声，那是空气碰在岩石上发出的摩擦声，它不易觉察，但一刻不停，永不休止。

一声海鸥的啼叫在他头上回荡，他举起一条胳膊，看着胳膊肘底下，不过那只海鸥从礁石上飞走了。海鸥啼叫声消失以后，一切都重归平静，什么都不用他费心，也不会有什么不快了。

他低下头望着地平线，舌头舔了舔上唇。刺痛又来了，像是试探一下似的，然后又消失了。他做了个吞咽的动作。他睁大了双眼，毫不理会那阵刺痛。他开始快速地呼吸起来。

“水！”

就像在大海里那个极度危急的关头时那样，他的身体发生了变化，变得既能干又积极。他的双腿不再那么毫无知觉了，他爬出那道沟，爬过了好些凸出的石头，这些从上边落下来的石头支撑的只是自身的分量，从来没有其他东西在它们上面爬过。他在岩顶附近几道沟中白色的水汪里滑下来。他到了曾经爬过的峭壁的边缘，一只孤零零的海鸥从他的脚下飞走。他依靠双脚走了一圈，但地平线各个方向都

一模一样。他只能根据脚下石头的位置判断哪个方向他已经观察过了。他又转了个圈。

最后他回到岩石主峰那里往下爬，不过这会儿是一道沟一道沟地翻过去，慢了许多。等他到了白色的鸟粪那道线以下，他停住脚，一码一码地仔细察看岩石起来。他蹲在一道沟里，抓住沟壁下部，飞快地把各处扫了一眼，好像是在看着一只长吻虻在飞行一样。他看到一块平平的岩石上积着一点水，便走过去用手放在水汪两侧，把舌头伸到水里去。他嘴唇收拢，吸吮起来。石头上的水汪很快就只留下一摊水迹。他又向前爬去。到了沟壁上一道横缝前。在这道缝底下一块石板松动了，快要掉下来，因此积了一些水。他前额抵在石头上，接着又侧转脸，把脸颊靠在缝上，但是他的舌头还是够不着水。他嘴对着岩石，尽量往前伸，但还是不行。他双手抓住石缝，发疯似的拉着，石头裂开了，水泼出来流到沟底，像是层薄膜。他站起身，心脏扑通扑通乱跳，手里还握着碎石头。

“得动动脑筋，老兄，得动动脑筋。”

他低头看着面前乱糟糟的斜坡，有条不紊地考虑这块礁石的情况来。他发现自己手上还握着碎石头，便把它扔了。然后他穿过礁石上一道道沟，又走回来。他看到了腐烂的鱼骨和一只死海鸥，海鸥胸骨朝上，就像是弃船的龙骨。他发现了一摊摊灰色和黄色的地衣，甚至还有泥土的痕迹，又有一小撮的苔藓。还有一些空的螃蟹壳，枯死的草，还有一只龙虾的螯。

在礁石的下部有一汪汪的水，但都是咸水。他又走上斜坡，忘记了针刺般的疼痛和火焰。他在躺了一夜的那个裂缝里摸索，但岩石几乎干了。他又爬上那块遮掩过他的石板。

石板断成两段。从前这里一定头重脚轻地竖着一片巨大的石板，其他的石头历经风雨侵蚀消失了，只有它保留了下来。后来它也摔下

来裂成两半。大的一半横在沟上紧靠礁石的外沿，一部分已经突出到海面上，下面的沟就像个下水道。

他躺下钻了进去。他停了下来。接着他像只海豹那样摆动尾部，以鳍足抬起身子前进。他又低下头发出吮吸的声音。然后静静躺了下来。

他找到水的地方像是个小洞。沟底缓缓倾斜，因此这一头水比较浅。有足够的空间让他伸直两肘躺下，因为石板沿右边沟壁砸了下来。头顶上的石头斜搁着，洞的另一头并没有完全封住。在顶部有个小洞，阳光照进来，可以看得见小片的天空。从空中照进来的亮光映在水上，洞顶石头上可以依稀见到抖动着的波纹。水可以喝，但味道并不好。它夹杂了一些令人不快的气味，不过究竟是些什么东西的气味呢，却也无法一一分辨出来。水不能真正解渴，只是使他好受了一些。看来水还不少，因为他面前的水汪有好几码长，另一头似乎要深一些。他又低头吮吸。这会儿他的一只半眼睛已经适应了洞里的光线，他看到水底下有一层稠稠的红色沉淀。沉淀物不硬，很容易搅起来，因此在他喝水的地方，便搅起一些黏黏的东西在水里打转漂浮，最后又慢慢沉下去。他没精打采地注视着。

不一会儿，他低声自言自语起来。

“获救。考虑一下如何获救的事。”

他挣扎着往后退，头在岩石上砰的撞了一下。他沿着沟爬到了礁石顶上，凝视地平线四周。他用手撑住地面跪了下来。心中飞快地掠过了种种想法。

“我不能老是待在这儿，否则要是有人经过就没法向他们呼救了。我得做一个人代我守在这里。要是船上的人看到有个形状像人的东西的话，他们肯定会驶近过来。”

在他的双手下面有一块碎石头抵在岩壁上，石头就是从岩壁上裂开掉下的。他爬下去用力去搬那块重重的石头。他把石头斜斜地竖起来，手一抖石头又倒了下去。他精疲力竭，在地上躺了一会儿。然后离开那块石头，慢吞吞地爬到底下那个小峭壁和散落在地上的石块中间，他就是在那里洗眼睛的。他在石头上一个水汪里找到了一个外表坚硬的卵石，将它拉出来。他把卵石抱在胸前，踉踉跄跄走了几步，石头掉了，他又将它拣起来抱住。他把石头放在漏斗上方的最高点之后又回转来。在一个沟壁上嵌着一块手提箱形状的石头，他想好了自己应该采取的步骤。他背顶住手提箱，双脚蹬在另一面沟壁上。手提箱咯吱咯吱响了几下，活动了。他用一只肩膀抵住石头的一头，站起身来。石头摔在另一条沟里，碎掉了。他苦着脸咧咧嘴，把大的碎块拖到怀里。他把这碎掉的手提箱沿岩壁一点一点往上翻，又拉又拖地将它弄上道道斜坡，这些斜坡是石块落下时形成的，很难将石块弄上去。

这样在高处就有了两块石头，一块上带有一丝血迹。他又朝四周地平线看了一圈，再爬下斜坡。他停住脚，一只手放在前额上，认真地看着巴掌心。上面并没有血。

他开口大声说起话来，声音含混而沙哑。

“我开始流汗了。”

他又找到了一块石头，可是没法将它翻过沟壁。他只好拖着它沿沟底往后退，到了较低的地方找到一个矮矮的缺口，再把它弄出去。等他将这块石头翻到高处时，他的手都破了。他跪在这几块石头旁边，望着大海和天空想起心事来。阳光出来了，显得很苍白，空中云彩少掉了些。他横躺在这三块石头上，身子硌得疼也无所谓。阳光照到他的左耳上，下午礁石这一边朝太阳。

他站起身，把第二块石头叠在第三块上面，再把第一块叠到第二块之上。三块石头加起来大概有两英尺高。他坐下来倚在这几块石头

上。地平线上空无一物，大海轻轻地翻腾，太阳无力地照射着。一只海鸥在离礁石一箭之遥的海面上飞翔，这会儿这只海鸟体形匀称，白白的毫无恶意。他用一只手遮住发痛的眼睛，让它休息一下，不过手举着太吃力，他让手掌落到膝盖上。他不去理会那只眼睛了，只是尽力思索着。

“吃什么？”

他站起来爬到下面的沟里。沟往低处延伸，尽头有一些几英尺高的峭壁，在峭壁外的水面上散布着一些岩石。他对这些岩石未加考虑，因为它们根本无法接近。峭壁的表面崎岖不平，上面布满了小小的藤壶壳，这些藤壶用石灰质的分泌物附在石头上，结成了一大片，一直延伸到水下他那只好的眼睛看不清的地方。还有一些淡黄色的帽贝和各种颜色的海螺附在岩石上晒太阳。每只帽贝都蹲在自己的肉足弄出的小坑里。还有几簇蓝色的贻贝，绿色的海草像网似的箍住了它们。他掉头朝上望着礁石——在水洞下面看出去，顶部的那块石板就像跳水板似的突出在海面上——看到贻贝把岩壁几乎全部占领了。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线，在线的底下蓝蓝的一大片，全都是贻贝。他小心地弯下身子观看峭壁。在水面以下可供食用的东西越发丰富，因为那里的贻贝更大，海螺在它们身上爬着。帽贝、贻贝、海螺和藤壶东一处西一处的，就像吃过的糖果，在它们中间有一团团红色的胶冻样的海葵。在水下它们张开一圈花瓣似的嘴巴，但在水上面他的脸孔旁边，它们就像挤去了乳汁的乳房那样瘪了下来，等潮水上来再张开。

饥饿使他的胃一阵阵收缩，像两只手似的在他衣服下面乱抓。可就在他待在那儿直流口水的当儿，只觉得有团东西从他喉咙口直往上升，就像伤心得了不得似的。他靠在浅黄色的岩壁上，倾听海浪的冲刷，这一大片并不能算作植物的生物发出轻轻的噼啪声和吱吱声。他在腰部摸了摸，摸到了系刀子的腰带，把它转过来，用另一只空着的手抓住折刀。他把刀身对住嘴，用牙齿咬住刀背将刀推开。他将刀尖

插到一个帽贝底下，帽贝紧紧缩下去，他在转动刀刃时感到了帽贝肌肉的力量。他将刀放下，让它挂在腰带的尽头，在帽贝掉下来时将它在半空中接住了。他将帽贝放在手掌心里翻转过来，从大的一头认真观看壳子里面，只见它椭圆形的棕色肉足直往里面缩，把光线挡住了。

“活见鬼。”

他把这只帽贝扔得老远，在海面上激起了一个水花。随着涟漪的消失，他看到它白白的影子沉入到水中不见了。他盯着帽贝消失的地方望了一会儿。然后又拿起刀子在藤壶中间凿出一道道线来。藤壶冒出水流出了血，就像是尿液一样的咸水。他用刀尖挑起一只海葵，那胶冻似的身体紧缩成一团。他用刀平平地压它的顶部，一股水喷到了他的眼睛里。他将刀子顶住石头对折起来。他又爬回到礁石的高处，背靠那三块石头——两块碎的，最上面一块外壳很硬——坐了下来。

这个人觉得内部一阵痉挛控制了他的身体。他双脚缩了起来，朝边上一滚，面孔靠在礁石上。他的身体在湿漉漉的衣服底下抽搐抖动。他抵着岩石低声说道：

“你不能屈服。”

他立刻又往下面爬去。爬动变得越来越艰难。下面水边他找到了一些石头，可是它们形状都派不上用场。他从水面下浅处挑出一块，用力将它弄到高处。把石人顶上那块石头拿下来，换新的上去，石头擦着石头，发出难听的声音，他总算将它安好了，然后再把外壳很硬的那块加上去。这一来就有两英尺六英寸高了。

他低声咕哝。

“必须得这样，必须得这样。”

他爬到礁石上与布满贻贝的峭壁相对的那一边。在这边有好些岸边礁，海水在石缝间上下翻动。水的颜色很深，在海底长着长带状的

海草，海草形状就像出门人用来捆绑锁坏掉的手提箱的带子。棕色的海草东倒西歪的，有的在水面上卷了起来，但在远处草竖立在水中，或者像触角或舌头那样慢慢摆动。再往外，就只有一片黑糊糊的深水，一直延伸到深海之中。他眼光从这边移开，沿着一条岸边礁爬去，但到处都是坚硬的岩石，找不到零碎的石头，尽管在一长条岩礁上有个地方出现一条裂缝。他用穿着长统袜的双脚蹬这条缝，可是蹬不动。他笨手笨脚地朝岩礁踢了两下往回走。在这块巨大的礁石的下端，他发现好些零散的石头。虽然形状都不适用，他还是将它们一一搬到沟里叠起来。他又在各条裂缝里搜寻，把一块块或者一团团的发黄的石英取出来，在这些石英上面乱蓬蓬地长了些野草，就像绿色的头发。他把这些石英送到他正在搭造的石头人那里，在最底下那块石头周围叠起来。有些石英团比土豆大不了多少，他便将它们敲进大石头之间的缝隙里，到后来他用手推上面那块石头时，它不再晃动了。他又在顶部再加上一块跟他的头大小相仿的石头。

三英尺高了。

他从这堆石头旁退后几步，朝四周看去。在他眼中，这堆石头从地平线竖起，比太阳还要高。他对此觉得很是惊奇，他细心观测，想要发现究竟哪边是西方。他看到了救他一命的伸出到海里的礁石，几只海鸥在激流区以外的空中翱翔。

他又往下爬到他撬帽贝的地方。他苦着脸，捏紧拳头伸进湿漉漉的衣服，放在肚子上面。他紧靠在那小峭壁上，用手指将那些红色的海葵掰下来，放在峭壁边沿，有一会儿没去看它们。然后他那一只半眼睛转向这些东西，仔细观察一番。这些海葵就像一把糖果，只是它们在动，那动作几乎令人无法觉察，但却有一丝清水从它们身体中流出来。他在峭壁上海葵旁边坐了下来，再也不看它们。他的脸上现出一副万分苦恼的神情。

“活见鬼！”

他的手指抓住了一块糖，飞快地将它塞进嘴里，低头吞了下去，身子不由一抖。他又拿起另一个吞下，然后又尽快拿起第三个。他囫囵吞枣似的吃掉了这一堆糖果，直僵僵地坐着，只有喉咙在动。他慢慢低下身子，苍白的脸上咧嘴笑了笑。他低头朝左手一看，发现在小指边上一滴水里还有最后一块糖果。他用手掩住嘴巴，顺着手指往下凝视着，只觉得胃里一阵阵难受。他从石头上爬到水洞那里饮水。水底又浮起一圈圈红色的沉淀物和黏土。水汪这一端上面有一圈红色的条痕，大约有半英寸宽。

灌满了苦涩的水，他胃里不那么难受了，于是便倒着身子退出洞来。这会儿海鸥绕着礁石在盘旋，他恨恨地望它们一眼。

“你们是没法把我弄到手的！”

他又爬回到礁石顶上他那个三英尺高的小人旁边。四周地平线上空无一物。他舔了舔嘴唇上留下的一点水。

“我淡水是够喝的——”

他站起身，低头望着淡水上方的那块像跳水板那样突出在外的石板。他慢慢走回到峭壁边，蹲下身子观察石板底下。水汪靠海的那头被一堆乱七八糟的碎石头堵住。尽管他的视觉受到了损害，他还是看见红色的砂土一圈圈地往上升。这些砂土一定附在底部那些碎石头的表面，将岩缝堵了起来，所以水才没有漏掉。他眼前闪过了水底下表面的情况，多年以来石头上积满了红色的砂土，最后把上面的小洞全堵住了，因此在这茫茫大海之中才有了这一汪淡水。不过，这种局面十分脆弱，只要你用手去轻轻一碰它，水就会流掉，他的生命也就完了——

他瞪大眼睛，往后退了退，呼吸也急促起来。

“不行！”

他身子往后退到那个可以睡觉的缝隙里。他那裹着厚重的衣服的身子钻进去后，只有耳朵以上露在外面。他把粗呢风雪大衣的袖子从管子样的防水服里拉出来，让它挂在手背上。在手忙脚乱了一阵之后，他终于用手指抓住了衣袖，他捏紧拳头，让毛茸茸的粗呢包住双手。救生带又撑住他前胸和喉咙口，他左颊枕在前臂上。太阳下山了，他就这样躺着，发起抖来，绿色的天空先变成蓝色，然后又变成深蓝，海鸥飞了下来。他的身体一阵阵发抖，但在两阵抖动发作之间便一动不动地躺着。他张开了嘴，两只眼睛焦急地凝视着黑暗。有一次，他一颤抖，嘴里冒出这两个字：

“不行！”

一只海鸥稍稍动了动，然后又安静下来。

---

(1) 纳撒尼尔的昵称。

5

但是他没法掉到那个坑里去，因为他四肢都摊开着。他隐约觉得力气又回到了自己身上，这不仅使他能够感受到寒冷的滋味，全身觉得很难受，而且心中觉得很烦躁。他没有像前一夜那样眼前出现种种可怕的景象，也没有听到什么可怕的声音，这一夜他只是觉得身上痛得要命。眼角针刺样的疼痛已经不那么尖锐了，但尽管不需要强忍刺痛，他却要不断地摩擦双脚，或者用力将身体紧贴在石板上，以便让一侧身子暖和些，但这一来身体的另一侧越来越受不了。他大多在那个黯黑的球体中生活，他要用力把它从木头样硬硬的表面上抬起来，将它转个方向，使另半个球体朝下。这一夜和前一夜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那些火焰已经熄灭了，但是火还在那里，如今他有时间和精力去照顾它们了。他浑身肌肉僵硬紧张，似乎身体正被人毫不留情地往四面拉扯着。这会儿他稍稍有了点力气，礁石也更让他不舒服了。球体费尽力气想要找到的平滑表面其实到处都起伏不平。这些凹凹凸凸的地方一开始硌得身体不舒服，慢慢就隐隐作起痛来。再任其发展下去，痛就会越来越厉害，火焰又会燃烧开来，一定不能让这样的情况出现。因此，他得把大腿抬得高一点，或者无力地扭动着离远一点，这样硌着的地方就不会很疼，只是觉得有点不平就是了。然后他的大腿再平平地贴上去，在黑暗中等待不适、痛楚和火焰回来。

顶端那扇窗暗暗的，这个人发现在一阵阵不适的间歇中又充满了声音和非看不可的东西。他眼前出现了一幅乱成一团的画面，只见太阳在他脚下远离地球中心的火焰的地方经过。但太阳和火焰都离他太远，无法使他身体暖和起来。他见到蓄住淡水的红色砂砾，一大捧红色的糖果，空无一物的地平线。

“我要活！”

他看到太阳在他下面缓缓地移动，想到地球在绕着地轴旋转的同时每年又绕太阳一周，他觉得脑子里一片混乱。他看到一个人必须熬过多少个月份，才能等到春天越来越强的阳光把自己照暖。他好几个月注视着太阳，心里什么也不想，也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他通过火车的窗户或者在田野上，从许多角度对它进行观察。他把太阳的火焰同其他火焰，例如小块菜地里的、花园里的、烤架上的火焰混淆起来。这其中有一种火焰最为顽强，这一现实必须多加留心。这种火焰是在烤架的格子后面。他发现烤架在一个房间里，接着一切从过去的暗影中出现，一点都不陌生，他明白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了，也知道时间和言语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对面的椅子上坐着一个瘦得像蜘蛛一样的高个子。他黑色的鬈发，抬起头来，似乎是在查阅天花板另一边的参考书。

“请多多包涵，天国根本就不存在。没有形体，一切皆空。明白了吗？某种黑色的闪电毁坏了我们称之为生命的一切。”

但他在笑着，对自己的回答很得意：

“我看不出，我也不怎么在乎，不过我是会去听你讲演的。亲爱的纳撒尼尔，你不会想到我见到你有多高兴。”

纳撒尼尔把他的面孔仔细地上下打量了一遍。

“我也是。我是说见到你真高兴。”

“我们这样喜形于色，纳特，这是不符合英国人的性格了。”

又仔细打量了一番。

“我想你需要听听我的讲演。你不大快乐，对吗？”

“我对天国也不真正感兴趣。我给你拿点东西喝吧。”

“谢谢你，不用了。”

纳撒尼尔在椅子上伸直了身子，双臂朝两旁伸开，手朝上弯着站起身来。他睁大眼睛，起初没有望什么，接着朝屋里四周看了看。他走到墙跟前，瘦骨伶仃的臀部靠在书架顶上，高高地倚在那里显得很滑稽。他把两条细得难以置信的长腿伸在前面，叉得开开的，靠着脚后跟的摩擦力勉强撑住身子。他又朝参考书望去。

“你可以将它称之为有关死的技巧的讲演。”

“你会比我早死很久。那是个寒冷的夜晚——瞧你穿的什么呀。”

纳撒尼尔注视着那只发笑的眼睛，然后又低头看了看自己。

“真的吗？不错，我想是会这样。”

“我的寿命会比你长得多，我会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是什么呢——？”

“各种各样的东西。”

“可是你并不快乐。”

“你干吗不找别人，偏偏要把这一点对我说呢？”

“在我们之间有一种关系。我们会遇到什么事，或许我们注定要在一起工作。你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忍受力。”

“为了什么目的？”

“上天国。”

“那一片虚无之中？”

“死后升天的技巧。”

“谢谢你，我不要。纳特，别装出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来。”

“要知道，你能。我——”

纳特的脸孔发生了变化。那张脸又朝他转了过来。脸颊上显出痛苦的红晕，双眼逼近了，朝他凑过来。

“我——，有预感。请你别笑，我预感到——也可以说我知道。”在他眼睛下面，呼吸急促起来。双脚在地上摩擦着。

“——可以这样说，我知道让你个人理解天国——理解死——是很重要的，因为只要再过几年——”

有一会儿两人都默不作声，双重的震惊——因为房间窗户外面教堂的钟也不响了，仿佛钟声也随着他们的说话声停了下来。他的香烟烫在他胳膊上，一阵痛楚传到了脑袋里，他把香烟一扔，叫出声来。随后他趴到地板上，伸手到单人沙发下面摸，寻找香烟头，地板上凹凸不平之处使身体不舒服。他躺在地上，那些话却不肯放过他，在他耳朵里嗡嗡响，一阵激动中，他的心怦地一跳，他突然明白了纳撒尼尔的意思，使他大吃一惊，他猜到了纳撒尼尔没说出口的话是：

“——因为只要再过几年你就会死。”

他又惊慌又愤怒，对这句没出口的话大声嚷嚷起来。

“你这蠢货，纳特！你这该死的蠢货！”

这几句话在沟里面回响，他从防水服上抬起了面颊。外面很亮，阳光充足，又传来了海鸥的叫声。

他叫喊道：

“真是混蛋，我会死！”

他很快从岩缝里爬出来，站在沟里。大海和天空一片湛蓝，太阳升高了，海面不再泛出炫目的亮光。他感到阳光照在脸上，便用双手擦着胡须茬儿。他朝四周地平线迅速看了看，爬到下面一道沟里。他又在裤子上摸索起来，同时偷偷向身后看了一眼。接着他大叫一声，

登上礁石后他满是胡子茬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刻薄的笑容。他又走回到那个矮人边上，像喷水似的朝地平线撒起尿来。

“男士们出门之前请整肃衣衫。”

他摸弄防水服上的扣子，将衣服用力扯掉了。他手伸到粗呢风雪大衣里面去拉扯系住救生带的带子。将救生带和风雪大衣都扯下来扔在地上，然后站在一边瞧着这堆厚厚的东西。他望着衣袖上两道弯曲的金色镶边，那些亮亮的扣子，以及他的绒面革裤子和上衣。他然后把上衣、毛衣、黑色套衫、衬衫、背心一股脑儿脱下，又脱掉长统袜、短袜和短裤。他静静地站着，把浑身上下打量个遍。

两只脚浸透了水，已经不成个样子了。有只大足趾又青又肿，上面还有干结的血痂。两只膝盖也肿着，还有伤口，倒不是割伤或者戳破的，而是六便士硬币大的一块皮肉给磨掉了。他的右大腿也青肿了一块，就像有人巴掌上蘸了油漆在上面摸过一样。

他注视着自己的双臂。右肘肿着，僵僵的不听使唤，上面全是伤痕。他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的，倒不是擦破皮露出了肉，而是在皮下的瘀血。他轻轻抚摸了双颊的胡子茬。他的右眼迷迷糊糊，右脸发烫，肌肉僵硬。

他拿起背心，想把它绞干，但很不容易将衣服里浸的水挤出来。他用左脚踩住衣服的一端，双手抓住另一头拼命绞。石头上出现了潮湿的水迹。他把每一件衣服都这样绞了一番，然后将它们摊开来晒。他在矮人旁边坐了下来，在上衣里摸索，掏出来一包湿透的文件和一个棕色的小本子。小本子的颜色漫到了文件上，就像是锈迹。他把这些文件一张张在他身体四周摊开，又把所有的口袋掏了一遍。他找到了两个便士和一个弗罗林银币[1]。他把这几个硬币叠在一起放在矮人旁边。他把带着颈带的刀子从防水服的口袋里取出来，挂到脖子上。在这之后他举起手，轻轻拉着用白线挂在脖子上的一个棕色小圆片。他露着牙齿挤出了笑容。他站起身，爬到水洞那里，钻进去朝前俯下

身子。红色的砂砾又一圈圈往上升起，这使他想到了水汪被砂土封住的另一头。他屏住气小心翼翼地退了出去。

他又翻过一道一道沟，爬到了礁石下部。潮水退了，峭壁上到处是一些长着介壳的软体动物。他足趾伸出在岩石边上，在他站的地方那些食物倒是干的，它们不断发出咝咝的声音。覆盖在介壳上面的海草是透明的，只是微微有点绿。他手抓住岩石上突出的地方往下爬，脚上触到尖利的贝壳，痛得直皱眉头。他抓住好几个贻贝，但掰不动。他只好用力把它们拧下来，就像是扯掉韧带硬把骨头从关节里拔出来一样。他把这些贻贝从自己头顶上扔过去，贻贝在空中画了个弧线，劈里啪啦地落在石头上。他在拍打着海岸的海浪边上尖利的贝壳中间找路，累得腿都发起抖来。他又爬上峭壁，休息了一会儿之后，又回过来拧下一些贻贝。岩石上东一处西一处地掉了好些，有的贻贝有四英寸长。他在阳光下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便坐下来敲打贻贝。这东西不像红色的海葵那样容易对付，它们壳闭着，粘得紧紧的，没法将刀锋插进壳里去。他只好把贻贝放在石头上使劲用刀柄敲打，把壳敲碎。他把里面构造复杂的贝肉取出来，同时朝海面上望了望。

“比利时人这样吃。”

他把肉一口吞了下去。他咬紧牙关，又敲碎了一个贝壳。在他面前干干的石头上立即就有了一堆黄白色的贻贝肉。他的下颚动着，同时朝地平线望过去。咀嚼的动作牵动了他朦胧的右眼，有点儿痛。他用手四处摸了摸，那一堆贻贝已经吃完了。他又爬到峭壁下面再搞了一些。他用刀往下用力一捅将这些贻贝撬开。等把贻贝吃掉以后他又把石头上红色海葵摘下来放到嘴里。他并不在乎是红的还是绿的东西，也把一绺绿色的海草塞进嘴里，当作莴苣叶那样咀嚼。他回到水洞那里，把身子塞进洞里，躺了一会儿，望着那闪闪发亮的水面。他用水润湿了一下自己的嘴唇，因此红色的砂砾只是稍稍动了动，随后

又沉到水底。他又退出洞来，爬到礁石顶上四处观望。地平线各处笔直，什么也没有。他坐了下来。

文件和小本子还没干，但他拿起小本子打开了。在封皮内侧有一张照片，上面蒙着透明纸。他凝视着封面上这张模糊不清的相片。他可以看到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健壮的笑脸，脖子上围着条白色丝巾。但是细节却再也看不清了。那个年轻人透过雾气和棕色的污迹朝他朦胧地微笑，但给人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就像是在昏暗的棕色世界里的老祖宗似的。

尽管如此，他还是看着，寻找种种细节，这些细节他现在看不见，只是存在于他的记忆中。他一边回想面前照片上那张光滑的笑脸，一边摸着自己满脸的胡子茬，他又拢了拢乱成一团的头发，轻轻抚摸了一下发痛的右眼角。与照片相对的有窄窄的几行字，但字迹经水浸泡，已经花掉了。他放下小本子，摸到了挂在脖子上的棕色圆片。他尽可能把圆片举到左眼跟前。他身体用力往后，将圆片放到看得清楚的地方。

克里斯托弗

哈德莱

马丁

诺森伯兰郡　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上尉

英国圣公会

他一遍又一遍、一个又一个字读着这块铭牌。他的嘴唇动了起来。他放下圆牌，低头看着结着盐花的腿上的伤疤，看着肚子和下身的阴毛。

他大声开口说话，声音沙哑，语气中含着惊讶。

“克里斯托弗·哈德莱·马丁。马丁。克里斯，我还是从前的那个人。”

刹那间，他像是从他脑袋这个球体内部奇怪的孤独状态中走了出来，以正常的方式伸展到四肢当中。他的双眼又活跃起来，他又到了外面的晴空中。白昼的光亮、阳光朝他涌来，海面上闪闪发亮。坚实的礁石轮廓清楚，上面积了一层层的鸟粪，有淡水和贝类动物。礁石处于一个界限相对固定的大海中两条直线的交叉点上，在地平线下面就有真正的船舶航线。他赶紧站起身，把阳光下的衣服翻了翻身，在石头上忙碌着。他嗅了嗅短裤笑了。他走回到文件那里，将它们翻过来。他拿起硬币，在手里掂弄了一会儿，做出了个要把它们扔到海里去的姿势，随即停住了手。

“这未免有点太装腔作势，表演太过火了。”

他看着平静的大海。

“我并不是要逞什么英雄。但我身体健康，受过教育，有头脑。我要战胜你。”

大海什么也没有说。他傻傻地朝自己咧嘴笑了笑。

“我的意思是要重申我要活下去的决心。当然，我是在跟自己说话。”

他朝礁石四周看了一圈。

“首先要做的是得把这块地方勘查一下。”

礁石原先是个岛，后来越缩越小剩下这点石头。阳光下不冷，整个礁石不仅可以用眼睛观测，而且可以推断一番。他立刻看出来这些沟沟都是垂直的地层风化后的顶端，那些风化得比较慢的坚硬的岩石层就成了沟壁。深海烂泥构成的海床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发热了，在高温下有的融成石头，顶端开裂就成了沟沟。地球内部的骚动，那种令

人莫测高深的上层地壳的变动将深深的烂泥扯开，这一破碎的部分从烂泥砂砾中直直升起来，就像牙齿从软腭中长出来一样。后来受到较小压力的部分便风化成为一道道的沟，沟中全是一层层的薄片，就像书边上给切了一刀似的。沟壁上也有好多破裂的地方，由于受到外力的作用各处都有些变化。沟壁上有些地方倒了下来，碎石乱七八糟地堆在沟里。礁石顶部一道道沟排列着，由西向东倾斜。

礁石的峭壁边缘看不出地层排列的痕迹，因为海水不断冲刷，上面岩缝中满是厚厚一层植物和动物，像是镶上花边一样。这里顶部有些发臭的水，水底下结着一层白色的东西，但下面全是一些蓝色的贻贝碎壳，那里石头很干净，有些地方长着藤壶和海草。在石头外边是一汪浅水，再往外又有一块小一些的礁石，就这样一块一块地往外延伸，形成了一条微弯的曲线。在这之后在水面上出现了一个小点，再往外便是波涛连天的大海了。

他板着脸望着这排岩石，心中不由将它们想象成一排牙齿。他将它们想象成一个个从下颚上长出来——但这不符合实情。这些礁石沉到水面以下，更确切地说，是千万年受风雨侵蚀慢慢形成的。自古至今，它们就像磨刀石那样给磨得越来越小。岁月将它们磨得没了棱角，它们就像咀嚼食物的牙齿，越来越小。

他恼火地摇摇头，脖子突然一疼，他屏住了呼吸。

“这一过程十分缓慢，因此它无关乎——”

他停了下来。他抬头望了望天空，又掉头朝后望去。他仔细地重复这句话，使用同样的声调，同样的力气。

“这一过程十分缓慢——”

从他嘴里吐出来的声音有些特别。对这阵沙哑他并不在意，就像人在感冒或者大声叫嚷之后总难免会这样。这不难解释。

他大声唱了起来。

“阿洛爱特，温柔的阿洛爱特——”

他用右手捏住鼻子擤鼻涕，面颊都鼓了出来。他的耳朵里倒没有响。他眼睛发痛，泪水流了出来。他弯下身，把双手放在满是伤疤的膝盖上，头向两边摇动。他不管脖子痛，用力摇着头，希望能试出耳朵里是不是有水灌了进去。

他站起身，对着大海，像在露天剧场里一样练起声来。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声音在嘴里止住了。

他摆出姿势，朗诵道：

倦倦的月亮点着她以前的灯

就在这会儿打着黎明灰色的门——

他的声音抖抖索索的，戛然而止。他放下手，转过手腕，将巴掌放在嘴巴前面一英尺远的地方。

“试吧，试吧。我接受你，力量——”

他闭上嘴唇，慢慢地把手放下。礁石上方蓝色的拱形苍穹扩展到远远的天边，可以看见的世界像是跳跃般扩展开来。海浪在大西洋中间一块小礁石周围翻腾。由于过分疲劳的缘故，他的脸绷得紧紧的。他在散落在地上的文件中走了一步。

“上帝啊！”

他抓住了那个石头矮人，抓住了那隆起的双肩，朝前面望去。他的嘴又张开了。可以看见他的心脏在肋骨中间搏动。他手上的指关节发了白。

矮人喀嗒一响。用作脑袋的那块石头砰地掉下来，扑通扑通地滚下峭壁。

啪嗒。

他张口骂了起来。他又爬下礁石，找到一块石头，可是太重，他搬动了一码之后只好算了。他躺倒在地，又对着大海骂开了。但在他身边找不到什么抓得住的东西。他又快步走到顶上，站在那里，满心恐惧地看着那个没有脑袋的矮人。他再爬回到那块很重的石头跟前，努力想将它弄上去。他一点一点往上翻，又搞了个台阶通到沟壁上面，将这块大石头搞上去。他使尽浑身所有的力气。他流血了。他满头大汗，终于站到了那堆文件中间。他把那个矮人拆掉，以这块大石头为底座重新竖立起一个人来，这块石头再重，但对一个受过教育、有头脑、意志坚强的人还是算不了什么。

四英尺。

他将干燥的白色土豆大小的碎石塞进石头缝里。

“脱离了这个恼人的危险——”

空气像吸墨纸似的把他的声音吸收掉了。

抓住。

教育和头脑。

他站在矮人旁边讲起话来，就像一个对着一群并不乐意的听众讲话的人那样，无论别人听不听，他反正要讲个痛快。

---

(1) 弗罗林，英国银币，币值为两先令。

6

“追求的目标是获救。为了这一点，至少要能够存活下去。我必须使身体正常运转。我必须喝水、吃饭、找个可以避风雨的地方。只要把这些办成了就行，办得好一点差一点倒无所谓。尽管发生了这个可怕的插曲，只要生命之线不断，就可以将未来和过去连接起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得对生病有所准备。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你总不能指望身体像在舒适的条件底下正常地运作。我得当心，一有生病的苗头，就要给自己诊治。

“第三点。我必须注意自己的心态。我得留神别让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失去理智，突然发疯。幻觉是必然会来的——我已经产生过幻觉了。这是一场真正的战斗。正因为如此，我才必须大声讲话，尽管空气像吸墨纸似的把声音全都吸收掉了。在正常情况下，大声说话是精神不正常的表现，但在这里，它却证明你没有丧失自我。

“第四点。我必须设法让自己获救。我别无他法，只能尽量让别人看见我。我连可以扯起衬衫来的杆子都没有。但是人们不用望远镜也可以看见这块礁石。要是他们看见礁石，就会看见我做的这个矮人。他们知道有人垒起了它，就会赶过来营救。我要做的只是活下来等待。我必须紧紧地把握住现实。”

他坚定地望着大海。突然间他发觉自己又在透过一扇窗户朝外看。他是在自己身体里面的顶端。这扇窗户上面的界线是眼皮上方混在一起的皮肤和两道眉毛，它又被鼻子的两条轮廓或者暗影分为三个亮格。但鼻子是透明的。右面那个亮格朦朦胧胧，三个亮格在底下连到了一起。他低头看礁石时却看到了由于没有刮脸自己上唇密布着一排胡子茬。窗户的四周是深不可测的黑暗，这种黑暗伸展到他的全

身。他朝前俯下身子，想看一眼窗框，但窗框也随着他一起往前。他皱起眉头，暂时改换了窗框的形状。他又将三个亮格转向地平线。他皱起眉头说道：

“这是很普通的生存体验，没有什么奇怪。”他摇摇头，忙着顾自做事。他又把窗户转向自己的身体，认真察看皮肤。在伤疤上出现了一些粉红色的大块斑痕，他大声嚷道：

“晒伤了！”

他一把抓起背心往身上套。衣服差不多干了，他不再等待，又把短裤穿了起来。发亮的窗户变成了平常的视觉。他把文件收拢来，夹到身份证里，把这包东西放到他呢上衣的口袋里。他在礁石顶上转了一圈，捏捏衣服看它们有没有干。衣服摸起来倒不是很湿，不过还是很重。手指上不湿，也绞不出水来，不过在他将它们拿起来时，石头上就留下一个深色的印痕，在阳光下印痕慢慢消失了。

他对着吸墨纸似的空气干巴巴地说：

“要是高统靴没扔掉就好了。”

他走到防水服跟前跪下来看着它。突然他想到有些口袋还没有翻看，于是又搜索起来。他抽出了一个防水帽，水从其中流出来，还有一个湿透了的有护耳的盔式帽。他把防水帽摊开，又把水从盔式帽里绞出来。他把这两个帽子摊在石头上，再去翻另一个口袋。他脸上一副焦急的专注神情。他摸索着，找到一个发绿的半便士硬币，一段线，还有一张揉皱的巧克力包装纸。他小心翼翼地把这张纸展开，但里面什么也没留下。他面孔凑近这张闪闪发亮的纸，眯起眼睛看着。在一条折缝里有一个棕色的碎屑。他伸出舌头将这个碎屑舔掉。巧克力的甜味刺得他舌头发痛，霎时间他感到一阵难受，但这种味道立即就消失了。

他往后倚在石头矮人上，伸手拿起短袜穿了起来。他又穿上防水靴的长统袜，把袜筒卷下，权当防水靴穿。

他头靠在石人身上，闭上眼睛。阳光照着他的双肩，海水冲刷着。在他的头脑中接连闪过一幅幅画面，响起了阵阵说话声。他经历了人在昏昏欲睡时的种种状态，但始终没法真正睡着。在球体中间的那个东西毫不疲倦，十分活跃。

“我很想有张铺着床单的床。我很想喝上一两品脱的啤酒，吃上一餐热饭。我很想洗个热水澡。”

他默默坐了一会儿，那个东西从一个念头跳到另一个念头上。他记得言语是自我意识的证明。他的嘴唇又开始动起来。

“只要我能够想要这些东西，同时又能忍受没有这些东西的生活，只要我能够告诉自己说我独自一人流落在大西洋中间的一块礁石上，我得靠自己奋斗来求得生存——这样我就能支持下去。说到底，同皇家海军战舰上其他那些笨蛋相比，我还是安全的。他们决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会给炸飞掉。不过我倒巴不得脚底下是砖，而不是这块礁石。”

那个无法审视自己的东西在眼睛后面的世界里面跳着舞。

“无论如何我在白天不要睡。留在令人难受的夜里睡吧。”

他猛然站起身，朝四周地平线望去。

“穿戴好了去吃饭，穿戴好了去用正餐。”

他把长统袜踢掉，除了防水服和风雪大衣之外，把其余的衣服都穿上身。接着他把长统袜穿到裤子外面，一直拉到膝盖那儿。他站着，在沉闷的空气中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我把这个地方命名为瞭望台。这是矮人。我就是从太阳下面那块礁石那边游过来的，我给它取名叫救生礁。摘到贻贝的那地方就叫

食物崖。我吃贻贝的地方就叫红狮饭店。南边有海带的地方就叫希望崖。西面这块有漏斗的石头就叫——”

他停住口想给它找个名字。一只海鸥在太阳底下飞来，它看见瞭望台上两个人形，尖叫着侧起身子疯狂地往下滑，接着拐了个弯飞走了。但随即它又直直飞回来，这次是在他右面比较低的地方，而且在峭壁底下不见了。他挪上前去朝底下望。左边几乎是笔直往下，只是在中间有条岩缝，在这上面便是漏斗。在右边峭壁往下延伸，但瞭望台最高处突出到海面上，因此便看不见它的底部。他跪在地上，手脚并用，爬到峭壁边上朝下望。只可以看到一码远，再往下峭壁缩进去看不见了。只有在底部不远处才又看见岩石，他看到羽毛的闪光。

“有块东西从峭壁上掉下去了。”

他仔细地望着海面，似乎看见水下深处有一个方方的东西。他后退了几步站起身来。

“海鸥崖。”

地平线上还是空无一物。

他爬下礁石到红狮饭店那里。

“真可惜，记不得这整块礁石的名字了。船长说他差一点就要想起来，他笑了。我也觉得熟悉得很，可就是说不出来。我经常在瞭望台和红狮饭店之间爬上爬下，一定得给这条路起个名字，就叫它大街吧。”

他看到自己屁股底下的这块石头暗了下来，便掉头看了看。太阳西下，在矮人后面沉下去，这堆石头显得又高又大。他飞快地站起身，往下爬到上面积着一层白色鸟粪的食物崖边。他伸开四肢，贴在峭壁上，又横过几码去掰贻贝。涨潮了，可供选择的空间小了许多。他只得弯腰在水底下弄起一些贻贝。然后又爬上红狮饭店去吃饭。这块大大的礁石映着晚霞变成青黛色，上面的岩缝和沟壑都看不清了。

阴影越来越大，就像山峰一样。他掉头朝另一面望去，海面上暗了下来，看不清那三块小礁石了。

“我给这三块礁石起个名字，就叫牛津广场、皮卡迪里和莱斯特广场吧。[1]”

他走到暗暗的水洞前钻了进去。从堆在另一头的乱石块中间的小洞里仍然透进一丝光亮，他在喝水时能够隐约看见水面上的波纹，但是看不到往上泛起的红色砂砾。他把食指笔直地插入水中，水底黏黏滑滑的。他静静地躺下了。

“还会下雨的。”

接着他跳了起来，浑身发抖，因为在洞里还有人，或者说有个声音从水面和石板上传来，几乎和他同时说话。等他心跳恢复正常时，他冷静地一想，那不过是他的回声而已，只是最近他很少听到回声，几乎把这给忘了。他立即向自己解释，自己的声音一点传不出去，全在洞里面回荡，他让自己的身体安静下来，故意开口说：

“这里有许多证据说明我并没有丧失自我，女士们先生们——”

他突然住口，只听见岩石上传来“——们——”

“天会下雨。”

“——雨。”

“你好吗？”

“——吗？”

“我正忙着生存下去。我正在把这块礁石上上下下各处地方起个名字，让它变成我的家。有些人是没法理解这件事的重要性的。给物件起名字就是给它打上印记，给它套上锁链。要是礁石想让我屈从于它，我是不干的，我要让它听我支配。我要在它上面干我平时要做的事，要熟悉这个环境。我要用名字将它们定下来。要是它想用吸墨纸

来毁灭我，我就要在这里讲话，我的声音会有回声，这些词儿会使我坚信我没有失去自我。我要把雨水截留住灌到这个水汪里。我要把我的头脑当作一台精密的机器来使用，以产生我所希望达到的效果。舒适。安全。获救。因此，我宣布，明天一天将用来思考问题。”

他从水洞里退出来，爬到大街上，站在瞭望台上矮人旁边。他把所有的衣物都穿上身，将湿湿的盔式帽和防水帽也戴到头上，只是下颚上的带子放了下来。他又朝地平线四周迅速扫了一眼，听着从海鸥崖下面目光达不到的半空中隐约传来的响声。他沿大街走了下去，到了他那个岩缝前。他坐在岩缝边的沟壁上，将双脚伸到灰色套衫里裹了起来。他蹲下来钻到缝里，将风雪大衣和防水服脱下。他将救生带吹起，用带子将胸前两段扣紧。救生带的大小正好可以用作枕头，很柔软。他仰卧着，头上戴着防水帽，枕在枕头上。他双臂沿着身躯两侧一点一点在岩缝里往下移动。他对着天空说：

“我得弄些海草晒干来铺一铺这道岩缝，那样我就会像藏在地毯里的虫子那么舒服了。”

他闭上眼睛。

“轮流让各处肌肉放松放松。”

睡眠也像其他事情一样，需要经过一番思考才行。

“在礁石上安家的麻烦是有许多事情要做。不过我是不会感到无聊的，这是第一点。”

放松一下脚上的肌肉。

“这是怎样的经历啊！礁石上的一星期。演讲——”

海军上尉如何生存——不过干吗不是海军少校？或者就说是海军中校？大官儿等等。

“诸位必须记住——”

他的眼睛睁大了。

“我怎么把这事忘了！一点也没有想到！整整一个星期没有拉屎了！”反正自从我从那个该死的舰桥上被炸下来之后一直没拉过屎。

防水帽的护耳遮住耳朵，使他听不见他对着天空发出的干巴巴的声音。他躺着想到了便秘问题。这又使他眼前出现了镀铬的水龙头和陶瓷卫生洁具的画面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他将牙刷放了回去，站着照镜子。吃东西这整个过程具有特别的意义。在各种层次上人们都将它固定成为一种仪式，法西斯分子将它作为一种惩罚，宗教徒将它作为一种礼仪，吃人的部族不是将它当作仪式，就是当作药或者作为宣告战胜敌人的大庆典。被杀掉了吃下去。自然，用嘴巴吃只是这一普遍存在的过程的最低级的形式。你可以用你的鸡巴或者拳头来吃，或者用你的声音来吃。你可以用钉着平头钉的皮靴或者买卖或者结婚或者生孩子或者戴绿帽子来吃——

戴绿帽子使他想起了一件事。他从镜子前面转过身来，用一条带子把晨衣系住，将浴室门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人来，那是阿尔弗雷德，似乎是他脸上那种相当古板的神情把他变了出来。但这个阿尔弗雷德与以前不一样，他脸色苍白，满头大汗，浑身发抖，他一下冲上前来。就在他拳头要打到他胸脯上的时候，他抓住了阿尔弗雷德的手腕，将它扭过去，弄得他牙齿格格直响，嘴里咝咝吐气。他完全明白吃的普遍意义，低头朝阿尔弗雷德冷笑着。

“哈罗，阿尔弗雷德！”

“你这该死的畜生！”

“你这到处乱刺探的家伙！”

“那里面是谁？告诉我。”

“哎，哎，别闹，阿尔弗雷德，我们不想大惊小怪地瞎咋呼啊。”

“别骗我说不是她，你这婊子养的！啊，上帝啊——”

他们站在关着的房门前。阿尔弗雷德嚷着，嘴角旁边全是皱纹，他拼命要抢门把手。

“告诉我，她是谁，克里斯。看在上帝的分上，我非知道不可。”

“别过分激动，阿尔弗雷德。”

“别骗我说那不是西比尔，你这个手脚不干净的混蛋！”

“想要看一看吗，阿尔弗雷德？”

他口里打嗝，无力地挣扎着。

“你的意思是里面不是她？你不是骗人吧，克里斯，真的。”

“让你高兴一下，老兄。瞧吧。”

门开了。西比尔轻轻尖叫了一声，连忙把被单拉到嘴上，仿佛这是一场捉奸的好戏一般，不过，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也确实是那么回事。

“说老实话，阿尔弗雷德老兄，别人还会以为这姑娘是你老婆呢。”

不过在吃与中国盒子之间是有关系的。中国盒子是什么东西？是棺材？或者是一个套一个的象牙雕刻的工艺品？不过在那里面什么地方是有一个中国盒子——

他大为吃惊，像个石头人似的躺着，张开嘴凝视天空。他方才胸膛顶着岩石激烈运动，呜咽时口水从无力的嘴巴里流了出来，这一切在他回到了这个岩缝里之后，仍然在他比较强壮的身体上引起反应。

他清了清喉咙大声说：

“真见鬼，我这是在哪儿呀？我以前在哪儿呀？”

他抬起身子，脸朝下伏在岩缝里，面颊靠在救生带上。

“睡不着。”

但睡眠是至关重要的。缺少睡眠会使人失去理智。他大声说着，救生带在他下巴底下一动一动的。

“我方才睡着了。我在做梦，梦见了阿尔弗雷德和西比尔。再睡一会儿吧。”

他静静地躺着，思考着睡眠的事。他极其想睡，但就是不容易睡着。

那么想想女人或者吃东西的事吧。想想吃掉女人，吃掉男人，嘎吧一声将阿尔弗雷德，还有另一个姑娘，那个小伙子，那个粗陋的令人不能满意的试验咬成两半。一动不动地躺着休息，思考一下自己的生活通道吧，直到这一令人不安的间歇之前，它已经给咬得千疮百孔了。

这块礁石。

“我要把外面那三块礁石叫做牙齿。”

突然他全身一阵剧烈的颤抖，他两手紧紧抓住救生带，肌肉极其紧张。

“不，不能叫牙齿！”

牙齿在这里，在他的嘴巴里。他的舌头可以舔到它们，两排骨质的屏障，每个牙齿都不陌生，除了豁口之外都各不相同——要是你费心去想想的话，是不会忘记这些豁口的。但是在大海当中躺在一排牙齿上——

他又拼命想着睡眠的问题。

睡眠放松了意识上的警觉，也是对之进行分类整理。在睡眠中，所有那些未经整理的东西都飞了出来，就像在大风当中打翻了一个垃圾桶似的。在睡眠中时间不再以直线的形式伸展，因此阿尔弗雷德和西比尔才会同他一起在礁石上，那个小伙子才会抽抽搭搭地哭鼻子。或者说睡眠也是等于死亡，等于进入一种完全失去知觉的状态，个性不复存在，你只能老老实实地承认这意味着人终有一死，我们这个躯体只是草草修补起来的暂时的存在，我们无法阻挡那一天天向我们走近的脚步，人人都逃不了我们大多以为是我们的——

“那么我怎么就睡不着了呢？”

在睡眠中我们接触到最好不去认真注视的东西。在睡眠中，整个生活都被打成了一个包，缩成一个小团。在睡眠中，我们细心珍藏并享有的个性，我们唯一的财富同时又是我们唯一的防备手段都不见了，它必定化成了终极真理，化成劈开一切、毁坏一切的黑色闪电，成为积极的、无可置疑的一片虚空。

我躺在这里，身上裹着防水服，掉在一个岩缝里，也只是牙齿上的一口食物，人生一世牙齿已经磨钝了。

喔上帝啊！我怎么就睡不着呢？

他双手紧紧抓住救生带，抬起脸，瞪大眼睛望着前面那条暗暗的通道，他以一种既惊慌又恐怖的心情低声回答自己的问题。

“我是害怕睡觉。”

---

(1) 牛津广场、皮卡迪里和莱斯特广场，都位于伦敦闹市区。

7

在他瞪着的眼睛前面光线有了变化，但变化极其缓慢，他双眼并没有觉察到有什么不同。他看着面前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画面。在一切事物的中心仍然坐着那个默不作声的不容置疑的家伙，但它似乎失去了区分画面和现实的本事。球体下部的门会不时地对着柔软的救生带打开，话就跑了出来，但每一句话都被那个家伙参与其中的一个个亮闪闪的场景分开了，它都不知道前言后语之间有什么联系了。

“我说过我会生病。”

“饮水。食物。卫生。获救。”

“我要将它们命名为——”

但那些闪闪发亮的形象始终在那里，它们在变化，但并不像云彩那样互相融和，而是突然出现在完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中。

“请坐，马丁。”

“长官。”

“我们正在考虑提升你。抽根烟吗？”

“谢谢，长官。”

啪嗒一声点着了打火机，脸上突然笑起来。

“水手中间有没有给你起外号啊？”

他朝对方灿烂地、怯怯地一笑。

“恐怕会吧。长官。看来是免不了的。”

“就像‘灰脸密勒’和‘神气的克拉克’这类外号？”

“是的，长官。”

“船上生活怎样？”

“嗯——还可以，长官。”

“我们需要受过教育的有头脑的人，尤其需要有骨气的人。你干吗参加海军呢？”

“人觉得自己应该——嗯，出一些力，长官，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停顿了一下。

“听说你入伍前是演员？”

小心啊。

“是的，长官。不过称不上是好演员。”

“是作家？”

“算不上，长官。”

“那么你当初是想干什么？”

“人总觉得那——不真实。不像这里。长官，您知道。喏，在这条船上。在这里我们开始认真看待人生中最要紧的事——一些值得干的事情。真巴不得早一点进海军。”

停顿。

“你干吗想当军官呢？”

“普通水手只是机器上的一个最小的齿轮。做了军官你就有更多的机会把德国佬打个落花流水了，真的，长官。”

停顿了一下。

“你是自愿的吗，马丁？”

这些都记在他那些档案里，他其实只要翻一翻就知道。

说实话。

“其实不是，长官。”

尽管他摆出标准的皇家海军学院出身的人的神情，他的脸还是红了。

“好，就这样，马丁，谢谢。”

“嗯，嗯，谢谢您，长官。”

他就像个十六岁的小姑娘那样满脸通红。

“她是制片人的老婆，老兄，你这是往哪里去？”

一本小得出奇的法文词典，看起来就像是一块大得出奇的红色橡皮。

一个黑漆的钱箱，上面烫金的地方已经磨损掉了。

那只中国盒子很有些说不准。它有时是个雕花的象牙盒，一个套着一个，有时候又是一只跟钱箱一样的盒子。但无论它是多么难以捉摸，它却很重要，叫人不得安心。

她是制片人的老婆，老兄。又白又胖。就像长着小黑眼睛的蛆一样。我倒是想把你吃掉。我很想演丹尼。我很想把你吃掉。我很想在戏当中用你。不过要是我没有把你吃掉，我又怎么能用你呢？他是个怪物。他很想吃掉你。我也很想吃掉你。心肝，你不是人，你是件让人取乐的器具。

一个中国盒子。

刀就是阴茎。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阴茎就是刀。下去，畜生，下去。趴到你该去的地方去。

接着他看着半张面孔大叫了起来。这半张面孔属于一条长羽毛的爬虫。这家伙栖息在一块石板上，侧着头在看他。他大声一叫嚷，那宽阔的翅膀拍了两下飞走了，一幅光闪闪的画面出现了，蓝色的天空和礁石立刻没了踪影。这是个亮亮的光斑，有时像是个侧过来的8字，有时像是个圆圈。圆圈当中是一片蓝色的海洋，海鸥在盘旋，在栖息，在高高兴兴地吃食和打架。在驱逐舰经过浮在水中的那个东西时，他觉得船在他身下摇动，感到一种凄凉的无声无息的寂静来到了舰桥之上——那个东西一动不动，并不起眼，被人滥用，鸟喙在争夺着，它是个供人取乐的器具。

他挣扎着爬到阳光下，站起身用平淡的声音朝天空叫唤：

“我没睡着。”

深蓝色的水，溅起白色的水花和晶莹的亮光。浪花，绕着那三块礁石翻腾。

他转身背对夜色。

“今天是思考的日子。”

他很快地脱下衣服，脱得只剩下裤子和毛衫，将衣服在阳光下摊开，又往下走到红狮饭店去。潮水很低，可以看见许多贻贝，多得简直可以用船来装。

贻贝是粮食，但很快就吃厌了。有一会儿，他想是不是采集一些糖果，但他的胃受不了。他想到了巧克力，那张锡纸出现在他心目中。他坐着，想象中看着闪闪发亮的银光，嘴机械地咀嚼着。

“反正我有可能在今天获救。”

他把这个想法认真思索了一番，发现这整个观点既同此时的贻贝一样无所谓好坏，又同淡水一样冷酷而不容乐观。他又爬到水洞那里，钻了进去。在靠近他的这边，红色的沉积物大概有两英寸宽。在这个有回声的洞里他大声叫嚷道：

“天还会下雨。”

这证明他没有丧失自我。

“我得把这个水汪丈量一下。我必须按计划饮水。如果有必要我非要弄到水不可。我不能没水喝。”

井。在石头上打井。挖个坑储存露水。用黏土和草衬在里面。降水。教育。智力。

他伸出手用手指往下探。等水没到他指关节时，他的指尖触到了泥沙的沉淀。再下去是石头。他深深吸了口气。在窗户下面远处有颜色更深的水。

“爬到前面去看那边还剩多少水，会把这头的水溅得到处都是，只有傻瓜才会这样浪费水。我是不会这样的。我要等水退下后再爬过去。到那时候一定会下雨。”

他很快地赶到衣服那边，拿出那张锡纸和一段细绳子，又爬回到矮人跟前。

他朝矮人皱了皱眉头，又朝吸墨纸样的空气说起话来。

“东面或者西面都没有用。要是船队在这两个方位上出现，它们反正会朝礁石这边驶过来。但船队也可能出现在南面，或者北面，当然北面可能性很小。但太阳不是从北面照来。因此，希望最大的是南面。”

他把矮人的头拿下，小心地将这块石头放在瞭望台上。他跪下来将锡纸抹平，抹得它闪闪发亮。他将锡纸塞到石头底下，用细绳子包

扎起来。然后他将这颗银色的脑袋放到矮人身上，自己走到瞭望台的南端，望着这张没有五官的面孔。阳光从锡纸上反射到他的脸上。他屈下膝盖，使眼睛和锡纸处在同一水平，但仍然看到歪歪斜斜的太阳。他在瞭望台的南端尽可能拐了个弯，还是看得到太阳。他又把银色脑袋从矮人身上拿下，把锡纸在他长统袜上抹平，再把它放回到矮人身上。阳光反射在他脸上，一闪一闪的。这样在瞭望台上除了他这个真人以外，还有个石头人，它肩膀上一闪闪发出信号。

“今天我会获救。”

这句话并没有多大意义，为了强化语气，加深印象，他连跨了三个舞步，但立即龇着牙停了下来。

“脚痛！”

他坐下来，倚在矮人朝南的一边。

今天是思考的日子。

“我干得还不算太坏。”

他皱皱眉，使眼睛上方的拱门形状发生了改变。

“自然，理想的是这块石头应该是个圆球，这样无论船出现在180度的弧线上的哪一点，阳光都会从矮人头上反射到船上去。如果船在地平线以下，亮光也许会反射到桅杆的瞭望哨上，它会紧紧盯住你，像是抓住你肩膀似的，再迟钝的水手也会注意得到，这一来他就会明白是有人在求救。”

地平线上仍然空无一物。

“我得做一个圆球。也许我可以再找块石头把手边这一块敲成圆球的形状。也当当石匠。是谁雕刻石头炮弹的？是米开朗基罗[(1)]？不过我非得找一块很圆的石头不可。一刻也闲不下来。就像《又是那个人》[(2)]一样。”

他站起身，往下走到海边。他从贻贝旁的小峭壁边沿朝下张望，但看不到什么可以吃的东西。在他和那三块礁石之间有绿色的海草和一堆石块，他从那里转身走开去。他走到希望崖那边，爬下岩脊到潮水退下的地方。但那里只有一丛丛腥臭的海草。他爬来爬去，觉得很累，便伏在水面上的石头上休息了一会儿，一面用眼睛搜索岩石表面，看看是否找得到吃的。离他脸孔不远的地方有一些珊瑚状的东西，就像糖霜那样粉红色，薄薄的一层，但又不是真正的粉红，它似乎老在变色，一下就成了紫色。他用一个手指抚摸着它滑滑的表面。水手把这种颜色的油漆称为“酒吧女招待的红脸蛋”，战时他们随便将它乱涂乱抹。据说在容易遭受攻击的黎明时分，这种颜色会使船和大海和天空混为一体。在北海巡逻船只舷窗周围和枪炮护板上漆着数不清的粉红色块，船体两边及顶部都漆成粉红色，各个直直的拐角，方便行走的弯道，异常拥挤的水手舱也都是一片粉红，就像粉红的糖霜或者潮水冲刷的岩石上长的珊瑚一样。他的脸孔从这层外壳上掉转过来，转身爬上梯子往舰桥走去。儿时在特雷斯林那边的岩石上一定也有大片大片这样的东西。感谢那点指引，纳特就是将她带到那里弄到手的。

船沉重地颠簸着，纳特从上面的梯子上走下来，活像只大蚊子，为了安全，他的长腿长胳膊小心翼翼地在梯子上移动，但劈面撞上个军官，他又紧张起来。纳特又像平时那样慌慌张张地敬礼，不过这回靠着一条胳膊和两条腿支撑，他站得还算稳。

“好啊，纳特，干这活儿高兴吗？”

纳特笑了，他一向认真负责，不过这笑容也带着一丝勉强。看看光明的一面吧。

“是的，长官。”

你这讨厌的混蛋，慢吞吞地在船尾溜达。

爬吧，爬吧。舰桥，下午时分，有一点儿风。

“嗬，中线090。现在急转弯110。告诉你，停着别动，别照你那样不管不问，让它在大海里转悠。船由你负责，船长正不痛快呢，小心他发火。”

“十秒钟内改变航向？我会办的。”

“半夜再见。”

“左舷十五。船身中部。把定。”

他先向船队四周，然后向船尾望了一眼。纳特在那里，还在老地方，看着让人心烦。他双腿叉开，双手掩住了脸。防水甲板在他脚下斜来斜去，像是要极力摆平，他倚在船栏上摇晃着。亮亮的窗户从上往下看着，两侧弯了下来，十分狰狞，但他却硬装出一副笑容。

老天，我真恨你，我能够把你给吃掉。因为你理解她的秘密，你有权摆弄她的变形的便宜粗花呢衣裙。因为你们俩感情融洽，使我没法插足其间。因为就像你这个傻样儿，你竟然得到了我费尽心机想要弄到手的东西。

随后他发现自己越发恼恨纳撒尼尔，这倒不是因为玛丽，不是因为他正像偶然绊在一个带环螺栓上那样偶然遇到了她，而是因为他竟然胆敢这样坐着，随着海浪斜着身子，离死亡这么接近，似乎只是靠着一根线系着，这种结局既令人痛苦又给人以一种安宁的感觉，就像疖子最终出了头一样。

“天啊！”

“角马”号几秒钟前已经掉转了头。

“右舷三十！一起半速前进！”

从驱逐舰挡风玻璃的顶端已经有个游移不定的光点像匕首似地刺进来。

“船身中部！把定。慢速一起前进！”

从梯子上传来一阵喧哗声。船长朝他冲了过来。

“活见鬼，你在玩什么鬼花招啊？”

急忙回答，但语气平稳。

“我担心右舷船首有漂浮物，长官，无法确定这一点，因此决定在危险排除前保持原有航向和速度，长官。”

船长停住脚，一只手放在舰桥的挡风玻璃上，朝他俯下身子。

“什么样的漂浮物？”

“大段的木头，就在水面上漂浮。”

“右舷注意！”

“长官？”

“你看到什么漂浮物了吗？”

“没有，长官。”

“——我也许是弄错了，长官，不过我想还是把情况查清楚为好，长官。”

船长同他面对面，盯住了他看，他记起这事时手把礁石抓得更紧了。船长的面孔很大，脸色苍白，全是皱纹，由于睡眠不足，又加上杜松子酒的缘故，他眼眶红红的。他认真地看了看他指给他看的情况。眼睛两侧的模糊的鼻子隐隐闻到一阵香气。接着，那张面孔改变了，并不是戏剧性地装出一副模样，并没有故意引人注意，而是像纳特的脸一样，真正地发自内心。在那些苍白的湿润的皱纹底下，在嘴角和眼角，肌肉由于复杂的紧张感稍微动了动，然后脸上出现了另一种表情，那就像是公开的侮辱，典型的轻蔑和怀疑的神情。

嘴张开了。

“就这样吧。”

他心情极其烦乱，竟然忘记了回答和敬礼，只是眼睁睁地看那张脸转了过去，带着既表示理解又是蔑视的神情走下舷梯。

他脸孔发热，血往上涌。

“长官，D船长发来信号，‘我的小姑娘，你去哪里？’”

信号员一副木然的表情。脸孔发热，血往上涌。

“拿给船长看去。”

“嗯，嗯，长官。”

他朝罗经柜转过身去。

“左舷十五。船身中部。把定。”

从腋下望去，他看见纳撒尼尔在上甲板中部经过舰桥引缆旁边。这样望出去，他就像是个从山洞顶上倒挂下来的蝙蝠。纳特往前走，一路上摇摇晃晃的，到水手舱后面不见了。

不知不觉中，他开口诅咒起不在面前的纳特来，他为了玛丽，为了那老酒鬼脸上的轻蔑神情而咒骂他。中心注视着罗经柜上映出的这个颠倒着的世界，发现自己处在各种各样感情的包围之中，这些感情既刻毒，又阴暗残酷。令他极其震惊的是，他对纳特那么一个好人，心中竟然满怀憎厌之情，似乎他是他唯一的仇敌。纳特这人从来不会掩饰自己内心的感情，对别人总是真诚相待，不计报酬地爱着别人，因此尽管并不追求，总是获得人们的好感。使他震惊的还有爱和恨这会儿混而为一，成为一种情感。也许能够将它们分开来吧。憎恨总是那样，就像强酸，只因为怀恨在心的人强有力，才能够忍受仇恨那腐蚀性的毒液。

“我是个顶呱呱的怀恨在心的人。”

他飞快地看了舱面值班员一眼，又看了看“角马”号全船，发令改变航向。

那么爱呢？爱纳特？那就是仇恨衍化而成的悲伤，这种仇恨与悲伤交织的新情感郁积于胸腹之中，具有致命的毒性。

他伏在罗经柜上低声说道：

“如果我就是我以前常玩的那个玻璃玩具，我就可以在强酸中沉浮。那样一来就没有什么东西能损害我了。”

转弯。

“情况是这样。我见到了她，我完全不遵守人生法则那种随意的模式被她打断了，她的存在成为我无法解决而且难以忍受的问题，从此以后，这种强酸样的仇恨就在咬啮我的五脏六腑。我连杀死她都办不到，因为那样一来她对我就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只要她在世一天，这种酸就会咬啮我。她在那里。在那具肉体，甚至并不可爱的肉体中，在那卑劣的心灵中。着迷。不是爱。或者，如果算是爱的话，那其中愚蠢地掺和了对她这个人的嫉妒。Odi et amo[3]。就像我想要写的东西一样。”

在那张橡木的沙发茶几两边都垂着曲线优美的纱帘，茶几上放着积满灰尘的羊齿植物。在那个几乎没有用过的厅堂中间有张圆桌，圆桌发出油漆的气味——将来某一天上面很可能放棺材让人瞻仰，但到此时为止，上面什么也没有。他掉头望着四周的装饰和豪华的布置，深深吸了口气，滞留在窗户这一边的空气有一股去年的油漆味，就像是变质的烹饪用雪利酒。这个房间对她倒是很合适。她跟它很相配，要不是那种狂热的话，她完全就等于是那个房间。

他低头看着自己膝上的小记事本。

转弯。

“那还不到事情的一半。强酸仍然咬啮着。谁会想到他会爱上——或者说被一个长了两条腿的前厅给勾住了呢？”

他在舰桥上前前后后地踱着步子。

“只要她活着，酸还会咬得人生疼。没有东西能经受住这一点。把她杀了只会更糟。”

他停住脚。掉过头朝后甲板和空无一人的右舷船栏望去。

“天哪！右舷二十——”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不让她——或者说可以不让强酸流动。不把海军军士罗伯茨的话告诉他是个办法——不过那只是对那种模式妥协让步。但假定在环境许可时顺水推舟一下呢——不是用手去掐人的脖子或者动枪——而是轻轻地顺势推一把，那又会怎样呢？由于那只是顺其自然的事，从严格的道德意义上也不能加以责难——

“说到底有谁会在乎呢？”

这就是拿着刺刀朝挂毯冲去，[4]没有多大成功的希望。

“他也许再也不会坐在那里了。”

接着值班军官会负起责任，命令舵手注意避让水中漂浮物或者浮雷，没人遇到什么麻烦。“但如果他又坐在那儿呢——”

腐蚀性毒液将他吞没了。一个声音从他腹中大声叫道——我并不想要他死！痛苦和仇恨深深地咬了他，还在继续啮噬着他。他用正常的声音大声叫道：

“难道就没人理解我的感受吗？”

观察员从瞭望的地方转过头来。他骂了他们几句，觉得脸上又一阵发热。他说话的口气蛮不讲理。

“都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

他倚在罗经柜上，觉得自己的身体在发抖。

“我是在追求——某种形式的平静。”

酒吧女招待的红脸蛋上面有毛发，就是对酒吧女招待来说也未免粗了些。他看着岩脊。

“某种形式的宁静。”

珊瑚群。

他摇摇头，似乎是要把头发上的水甩掉。

“我下来是要找点吃的。”

但这里除了海草、岩石和海水之外，什么也没有。

他又爬回到红狮饭店，集拢了一些他早上放在那里没有吃的贻贝，从大街上爬到瞭望台去。他坐在那个闪着银光的矮人南面，用刀子将贻贝剖开。他每吃一口总要停上一大段时间。等吃完以后，他躺了下来。

“天哪。”

贻贝跟昨天的没有两样，但带着点腐败的味道。

“也许我把它们在阳光下面搁得太久了。”

可是在涨潮退潮的间隙它们在阳光底下要待好几个小时啊！

“我到这里有几天了？”

他拼命想着，然后用刀子在石头上划了三道杠。

“任何可以有助于增强我的自我意识的事物，我都不能轻易放过。我必须作出决定并且加以执行。我已经给矮人装上了个银色的脑袋。我已经决心不让自己上当，去把水洞弄得一团糟。地平线有多远？五英里？爬在桅杆上我可以看到十英里开外。这就是说在直径为

二十英里之内的圆圈里面都可以看见我。这倒不坏。大西洋在这一带大约有二千英里宽。二十相当于二千的百分之一。”

他跪下来量出一条直线，估计大约有十英寸。

“按比例说应为十分之一英寸。”

他把刀刃放在直线上离一端大约两英寸的地方，握住刀柄慢慢转了转，灰色的岩石上出现了一个白点。他蹲下身坐在自己脚后跟上望着这幅图画。

“一条真正的大船在十五英里之外就可以看见我。”

他把刀尖放在白点上，将它挖大了一点。他停住手，然后又刮着岩石，结果白点变成了三便士硬币那么大的记号。他伸出脚，将长统袜在记号上擦，白点变成了灰色，就像是石头上原来就有的痕迹。

“今天我是会获救的。”

他站起身，望着矮人银色的脸孔。阳光仍然反射到他的脸上。他想象着阳光照到石头上，然后反射到地平线上的各个部分。他走到矮人前面，低头往下望它的脑袋，看其中是否有自己面孔的映象。阳光反射到他的眼睛里，他一下跳了起来。

“天空中！你这个傻瓜！你这个笨蛋！部队运送过飞机，一定会用这个地点来检测航向——还有寻找德国潜水艇的海岸警卫队——”

他拢住双手罩在眼睛上，慢慢转身向天空看去。天空一片湛蓝，南面大海上空只有太阳，没有别的东西。他挥了挥手，匆匆沿瞭望台边缘走上走下。

“思考的日子。”

矮人对船只很醒目——船上远远可以看到它的侧影，看见的可以是矮人，也可能是头上的闪亮。但对飞机来说，矮人在礁石背景的衬托下就看不见了，银色的闪光只会像一颗小小的石英。礁石上又没有

其他醒目的东西。飞机很可能在几千英尺——或者一英里两英里——的高度盘旋，但看不到什么异常的情况。从高空往下看，这块礁石只是一个灰色的小点，只有在周围白色的海浪的衬托下才引人注目。

他绝望地匆匆抬头看了看，然后又朝大海望去。

图案。

人类画出种种图案，将它们强加到大自然身上。在一万英尺的高空这块礁石就像个卵石。但是如果给卵石画上条纹不就引人注目了吗？他看着那一道道的沟。这块卵石上已经有条纹了。礁石上是一片灰色，但一道道沟颜色会深些。

他双手抱住脑袋。

打个方格。画几道条纹。写几个字。S.O.S.[5]

“我不能用衣服来做，没有衣服会冻死。何况，即使把衣服摊开来，那颜色还不如鸟粪醒目。”

他从双手的空隙中朝大街望下去。

“把这儿，这儿和那儿用刀削去一层。把地面弄平。再用刀子在上面刻上大大的S.O.S.三个字，再画上阴影。”

他垂下双手，咧嘴笑了笑。

“别孩子气了。”

他又蹲下身，逐一考虑他现有的各种材料。布。小张的纸。

橡皮救生带。

海草。

他停下来，举起双手，胜利地大叫：

“海草！”

(1) 米开朗基罗（Michaelangero，1475—1564），文艺复兴时代著名意大利雕塑家、画家。

(2) 英国著名广播剧《又是那个人》（Itma，即It's the Man Again），由著名喜剧演员汤米·汉特莱主演，该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艰难时刻为鼓舞人民的士气起了很大的作用。

(3) 拉丁语："恨与爱"。

(4) 出自《哈姆莱特》，剧中哈姆莱特以为叔父偷听，持刀刺向挂毯，误杀大臣波隆纽斯。

(5) 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

8

在礁石周围有成千上万吨的海草，在希望崖旁边，有的漂在水面上，有的弯弯曲曲盘在水下。

“人做出种种图案。”

海草，给大自然做一个人工的图案，任何头脑清楚的人看到它，都立即会想：啊，这是智力的作品，这里有人！

“最好的形式是画一条不容置疑的直线和一道道沟直角相交，用海草堆得高高的，不仅颜色不同，而且还可以有阴影。我必须将它做得至少一码宽，同时要笔直。在这之后我再用海草把一条沟填满，垂直相交形成一个十字。这样这块礁石就会变成一个才出炉的十字花小圆面包。”

他朝那三块礁石望下去，计划将这条直线穿过一道道沟一直往下，基本上与大街平行。这条直线从红狮饭店开始，往上通到矮人那里。这个工程可不小。

他快步走下大街，现在他有个目标明确的活儿可做了，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嘴里老是低声嘀咕着：

“赶快！赶快！”

这时他的耳朵里似乎响起一阵飞机的嗡嗡声。他不住地抬头朝上看，摔了一跤，把身上跌破了。只是他着手去拔那些藻类植物时，才低下头来。

“别傻了。放松些吧。往上看一点用也没有，因为你根本没法让飞行员看到你。只有疯子才会乱蹦乱跳地挥动衬衫，自以为五英里的高空有架飞机呢。”

他头往后仰，搜索着天空，但蓝天上除了太阳以外空无一物。他屏住呼吸，注意倾听，但听到的只是他身体内生命的搏动，身外的声音就只有海浪的拍打。他直起脖子站在那里思索了一番，又回到岩缝中。他脱掉身上的衣服，将衣物摊在阳光下晒。他仔细地将每件东西放到将要用海草画出的那条线的一边。他走回到红狮饭店，低头望着红狮饭店和那三块礁石之间的空间。他转身翻过石头下到海里。海水很冷，这会儿比他喝的淡水还要冷，他记得原来并不是这样。他咬紧牙关，硬着头皮往下去，触到他膝盖的石头尖得要命，又把他第一天留下的伤口弄破了。水浸到腰部了，他双手抱住岩石呻吟起来。他脚触不到海底，只觉得海草缠住他的脚踝，那比海水还要冷。他冷得全身缩成一团，就像在外海时那样，一想起在外海的漂浮，他一阵惊慌。他绝望地高声大叫，手放掉了石头，跌了下去。海水冰冷，他睁开眼睛，海草在他面前晃动。他的头触到了水面，他死命地划水往岩石冲去。他悬在岩石边，浑身发抖。

“抓紧。”

在草的底下是白白的一片。他双臂朝前一推，离开岸边，让双脚沉下。在草底下，在他这座礁石和另外三块礁石当中堆着一些卵石，也许是石英吧，反正弄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半站半蹲，手臂像游泳似的摆动，不让身体完全沉下去，同时用双脚向周围试探。他小心翼翼地找到了可以站住脚的地方，站直了身子。水没到他胸口，海草拖住了他。他换了口气，扎了个猛子到水里。他抓住海草，想把叶子揪下来，但叶子很结实，他扯一把就得浮上水面。于是他不再扎猛子，而只是将上面那一英尺的草采下来。有时候在他把草拉出来时，会把石头翻转过来，引起小小的震动，要不就激得海水缓缓流动起来。他把海草扔到礁石上，海草从崖边垂下，往下滴着水。

突然，在拖动他双脚之间的海草时，有什么东西在他脚趾上掠过。草上有东西沿着一条不规则的线快速移动着，随后停了下来。他

紧紧抓着峭壁，缩起脚，悬在半空中。

海浪拍打着。

“螃蟹。龙虾。”

他跪在地上忍痛以双膝行走，来到红狮饭店那里，在海草边上躺下，过了一会儿心跳才恢复正常。

“我讨厌这东西。”

他又爬回到峭壁边缘朝下看，他眼睛一扫，立刻就看见了海草中间那只龙虾，它的形状和颜色都和海草不同。他跪在那儿，看得入迷，身上起了一阵鸡皮疙瘩。

“畜生，该死的东西。”

他拾起一个贻贝壳，用力扔到水里。龙虾一惊，缩起身子跑了。

“要把这条海草线搞好不知要费多少功夫呢。”

他抖动了一下身子，鸡皮疙瘩消掉了。他从希望崖上下去，底下四五英尺的地方挂满了带子样的海草。水面上也全是海草，海面看上去就像陆地一般。

“退潮了。”

他沿着礁石爬，想把海草拉下来，可是拉不动。这些海草的根紧紧吸附在岩石上，比帽贝或者贻贝更难掰开。有些海草像是大丛的灌木，其顶端形成凹窝，里面全是水母。另一些像长长的剑，表面和边缘有凹槽和波纹。其余的则像是平滑的棕色皮带，这么多，足够世界上所有的军官佩剑使用。在海草底下有些石头上长着毛茸茸的五颜六色的植物，有些硬硬的覆盖看来像是生面糊样的东西。也有“酒吧女招待的红脸蛋”。到处冒着小气泡，噼噼啪啪响着，还有浪花的扑打。

他一只手勾住岩石，另一只手拉起一捧海草来。他嘴里骂骂咧咧地爬回到礁石上，沿着大街走回瞭望台，朝大海和天边望去。

他猛然清醒过来。

“别浪费时间，快点。”

他走到岩缝前，把刀子用颈带挂在脖子上，拣起救生带。他旋开了气嘴，把气放掉，又爬下岩石。他把救生带挂在手臂上，拿着刀走到海草根部那里去。海草不仅像硬橡胶那么硬，还非常滑。他非得找一个特定的角度，特别仔细地用力，才能把刀子插到里面去。他把海草像柴火似的扛在肩上，嘴里咬着救生带，把草叶塞在救生带和系带之间，然后又改换姿势，用左臂抓紧，用右臂将海草聚拢来。他肩上的海草有了一大捆，海草披了下来，棕色的长条拖到他的膝盖上。

他爬到红狮饭店那里，将海草扔下。从几英尺远的地方看去，那些草只是小小一摊。他将长长的草叶分开拉直，划出一条连接各道沟之间的直线，但是在沟里没有东西可以用来支撑草叶。

“我得在横过沟的地方将沟填平才行。”

他将所有的草用掉，这条线从红狮饭店一直延伸到瞭望台，它平均有两英寸宽。

他走回希望崖，又采了一些海草。他蹲在红狮饭店前，额头上满是皱纹。他闭上一只眼睛，研究着这一劳动成果。这条直线几乎看不出来，他又爬到峭壁上。

在三块礁石最靠外的地方突然扑通一响，他猛地转过身来。看不到什么东西。没有泡沫，只有小小的水浪激起后留下的水涡。

“我该抓些鱼来。”

他又收拢来一大捆海草。在他压到那些水母袋状的身体时，它们胀破了，他把其中的一个放到嘴唇上一试，没有什么味道。他又将一

捆草弄到红狮饭店，在这之后又搞了一捆。在他把所有这些草放到第一道沟里后，草距离沟顶还有一英尺多。

他站在沟里，低头望着红色和棕色的海草，突然觉得浑身没了劲儿。

“要十二捆，还是二十捆？在那之后这条线才够粗——”

他有知识，能够预见到该做的事，并在事先计算出需要花多少劳动。

“我要休息一下。”

他走到矮人跟前，在空无一物的天空下坐了下来。海草在礁石上伸展开去，就像是一条小道。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困难的事情，今天真是累坏了。”

他头靠在膝上，对着这个隐约可见的图案低声说，那不过是一条线，上面还有一块灰色的斑点。

“自从船被鱼雷击中之后我还没有拉过屎呢。”

他一动不动地坐着，考虑起肚子的问题来。不一会儿，他抬起头，看到太阳西斜，使得一段地平线显得特别清晰而逼近。他斜着眼睛望去，只觉得天边那完美的曲线上海浪的一点震荡都历历在目。

在太阳和救生礁之间有一个白点。他认真注视着，终于看出那是一只海鸥，它坐在水面上随波浪漂浮。他突然像睡醒了似的，似乎看到眼前的海鸥从水面上飞了起来，沿着浪肩一直往东。明天一大早它就可能在赫布里底群岛的草垛和山地之间游荡，或者跟在爱尔兰某个小山坡上犁地的人身后觅食。在这个晴朗的下午，他眼前闪过了一幅色彩鲜明的往事，似乎看到了那个戴着布帽子的农人驱赶着这只呱呱叫的海鸟。

“你这倒霉鬼，滚远一点去！”

可是这只鸟不肯栖息在界碑上，它就像民间故事说的那样张开喙说起话来。尽管这东西并不仅仅是架飞行机器，但它也无法给坐在大海当中一块礁石上一个满身伤疤的人带信。他站起身，在瞭望台上来回踱了几步，将这一想法反复考虑了一番。

我也许再也不能离开这个地方了。

能说话便说明没有丧失自我意识。

“你们全是一架机器。潮湿、坚硬、活动，我认识你们。你们没有同情心，也没有头脑。我要比你们聪明得多。我要做的只是坚持下去。我把这儿的空气吹到我自身的火炉里。我可以抓东西吃。没有什么好——”

他停下来一会儿，看着海鸥朝近处漂来，不过还有一段距离，他看不清这条长着白羽毛的爬虫。

“没有什么好怕的。”

海鸥随着海潮漂浮着。这里，在大西洋当中，自然也和世界各地一样，大潮不停地涨落。潮水大得很，它形成了巨大的洋流，卷起了上万英里长的条条曲线。因此，也有一道洋流流经这块礁石，水升起来，停住了，改变方向，然后又流了回来，无穷无尽，毫无目的。如果像抹去葡萄皮上的粉霜那样将生命从地球表面抹去，洋流还是照样运动。这块礁石一动不动，潮水不停地汹涌地流过。

他看着那只海鸥浮到了希望崖旁。它像池塘里的鸭子那样梳理着羽毛，拍拍翅膀。

他猛然转过身来，快步走到希望崖下面，到了海草垂下一半的地方。

明天再干。

“累坏了。得小心别累过了头。”

在礁石上要做的事多得很。一刻也不得闲。

一想到贻贝，他直觉得恶心，决定转而试试海草上的水母。他隐约地觉得自己的胃在发出抗议。它讨厌贻贝。至于海葵呢，一想到那东西就反胃，嘴里泛起一阵怪味。

“干得过头了，日晒风吹，也许中暑了。我得小心别累过头。”

他一本正经地提醒自己这天他应该会获救，但是却没法像先前那样信心十足了。

“穿起衣服来。”

他穿上衣服，绕矮人走了一圈，又坐了下来。

“我倒是很想进洞去睡。但天还没黑，我得待在外边。很可能有船过来，要是船上的人瞧不见我，船很可能鸣鸣汽笛走掉。但我今天的考虑还是有些成绩的。明天我得把海草弄好。船很可能就在地平线以下。要不就在上边某处我看不见的地方。我得等待。”

他在矮人边上弓起身子等着。但时间是神通广大的，原先的目标失去了光彩，再也看不到头，希望消失了。他想在心底里寻找希望，但心已经冷了，在心头剩下的只是理智的冷酷的暗影。

他低声嘀咕：

“我是会获救的，我是会获救的。”

过了一大段时候，他把坐在那里时心中想到的事情都忘记了，他抬起头，看到太阳很快就要沉下海面。他吃力地站起身，走到水洞前面饮起水来。水边上的红色污迹变宽了。

随着他的话又响起了回声：

“我得把水清一清。”

他像是要穿睡衣上床似的，用灰色的套衫裹住了脚。这样脚走在石头上就像走在铺在大教堂石板地上的地毯上一样。脚上套着这种滑稽的中世纪式的鞋子，它像迈克尔的那样奇形怪状，其实没有鞋底，脚上套着它，这种感觉真是十分特别。此外这里的音响效果也极其糟糕——在这个圆筒形的山洞里你每说一个词就哇、哇、哇的，接着是一声高高的呜咽，就像你在不时地轻轻推动钟摆似的——

“听不清，老兄，一个词也听不到。声音高一点。讲吧。我还是听不见——”

“再说一遍？慢一点？”

“看在老天的分上，别放慢速度。喔，声音大一点。孩子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等一下，克里斯。喂，乔治，克里斯根本不在这里停——”

“再给他一点时间，老兄。那调子同你不相配吧，克里斯？”

“我对付得了，乔治。”

“他演另一个角色更好些，老兄。你没有看见彩排名单吗，克里斯？你演两个角色——自然——”

“海伦从来没说过——”

“海伦跟这事又有什么关系啊？”

“她从来没有说——”

“老兄，我的名单由我定。”

“那当然，彼得，自然如此。”

“因此你兼演牧人和七大罪之一[(1)]，老兄。哎，乔治，克里斯演七大罪之一，你觉得怎样？”

“没问题，老兄，没问题。”

“哎，彼得，我给你干了那么多的活儿，我想你不该要我——”

“兼两个角色，对吗，老兄？人人都兼，我也兼。因此要你演七大罪之一，克里斯。”

“哪一个，彼得？”

“由你挑，老兄。哎，乔治？我们该让亲爱的克里斯挑他最喜欢的罪，你说对吗？”

“当然，老兄，当然。”

“普鲁正在地下室里安排这事呢，你来看看，克里斯——”

“不过要是我们演完了，等今天夜场再——”

“嘿，克里斯。演出一定得继续下去。对吗，乔治？你想瞧瞧克里斯会看中哪个面具的，对吗？”

“嗯——不错。老天，不错，彼得。我是想看看。你先挑，克里斯。”

“我想还是不要——”

“你先挑，克里斯。”

“把这条地毯铺在石头上，脚的感觉真有些怪，乔治。厚厚的贵重东西，让你感到脚底下是生活中少不了的用品。喏，全排在那儿，克里斯。你看怎样？”

“照你说的办就成，老兄。”

“骄傲怎么样，乔治？他可以不用戴面具表演，按照格式化装一下就成，对吗？”

“喂，彼得，要是兼两个角色的话，我看还是不要化——”

“忿怒怎样，乔治？”

“嫉妒呢，彼得？”

“我还是演懒惰的好，彼得。”

“懒惰不行，我们问一下海伦好吗，克里斯？我很尊重我妻子的意见。”

“稳住，彼得。”

“有点儿好色，怎么样？”

“彼得，别胡说。”

“别在意我的话，克里斯，老兄，我只不过是有点激动罢了。喂，女士们先生们，这个作品很出色，我敢保证，是全新的。有人报价吗？那位侧身坐着的卷头发面孔光滑的先生买下了。买下了，买下了——”

“老兄，这是怎么回事？”

“心肝，这只是你！乔治，你说对吗？”

“当然，老兄，当然。”

“克里斯——贪婪。贪婪——克里斯。彼此都熟悉。”

“有什么你喜欢的吗，彼得？”

“让我介绍你们二位认识一下。这个脸上画着油彩的家伙伸着手什么都要占。不是吃的，克里斯，那太简单了。他要最好的角色，最好的座位，最多的钱，最好的海报，最好的女人。他一出世就张大嘴巴，裤子拉链敞开着，伸出两只手来抢。他是个天下坏蛋的典型，既抓自己的子儿，又抓别人的面包。我说得对吗，乔治？”

“算了，彼得。过来躺一会儿。”

“你觉得可以演马丁吗，贪婪？”

“算了，彼得。他并没有什么用意，克里斯。只是过于激动，过分兴奋了，对吗，彼得？”

“就是这样，不错，一点不错。就是这样。”

“我有一个星期没有拉屎了。”

暮色很快降临了，海鸥也挤了上来。有只鸟坐在矮人身上，银色的脑袋摇动起来，鸟拉了泡屎扑扑翅膀飞走了。他又走回岩缝，把救生带吹起来，将系带扣好，将它放在脑袋下面。他把双手塞在里面。这一来他觉得自己头上似乎没有保护了，其实他还戴着风帽。因此他爬出去到红狮饭店那里去拿来了防水帽。他又将身体塞进洞里。

“天哪！”

他又钻了出来。

“见鬼，我的防水服到哪儿去了？”

他从石头上爬到红狮饭店、水洞，希望崖那边——

“不可能在矮人那边，因为我从没——”

沟里沟外都是些腥臭的海草，滑腻腻的，防水服会不会在海草底下呢？

结果他在矮人旁边找到了防水服，是他忘在那儿的。里子上有些白色的污迹。他将防水服套到风雪衣外面，又钻到岩缝里。

“这种事旁人从来不会告诉你，从来不会跟你讲。没有人告诉你有危险，要吃苦，只是跟你提一些无关紧要的蠢事，翻来覆去讲那些事情，日子一天天过去，你只是陷在那些忙乱之中，对付那些小小的问题，你不会注意到自己是不是在干活，或者能不能顺便到红狮饭店里来或者去看看自己的小情人——我的刀子哪里去了？啊，天哪！”

刀子就在身上，他将它甩到一边，卡在他左面肋骨底下，就像石头一样硌人。他将刀子移开，骂了几声。

“我最好还是认真思考一番。在本可以干活的时候去思考是不对的。要是我早在昨夜把一切都考虑好了，那么今天白天就会有条有理，把所有事情都干好。”

那么，有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我得将海草线铺好。其次，我得找个地方好放衣服，免得再惊慌失措。我最好就把它们放在这里，这样就忘不了。第二，不，第三个问题。衣服是第二件事。首先将衣服放在岩缝里，然后再弄海草把线画好。第三，水。没法掘井，只好在下雨时收集。在鸟粪线之下海浪溅不到的地方找条沟。搞个地方蓄水。

他费力将下巴侧到一边。他的胡须碰在毛织的风帽上很不舒服。他感到胳膊和大腿上太阳晒坏的地方热辣辣的，像针刺一样。石头上凹凸不平的地方又硌得身上发疼。

“天就要下雨了。那样一来我水就用不完了。这个裂缝怎么办？会把我衣服淋湿的。我得支个帐篷。也许明天我就会获救了。”

他记得早上曾经信心十足地认为今天会获救，想起这一点，他的心莫名其妙地一沉，似乎是说过话没算数一样。他躺着，仰头望着星星，心想能不能找点木头碰一碰[(2)]，但是在礁石上没有木头，连个铅笔头都找不到。又没有盐可以从左肩上洒过去[(3)]。也许洒点海水也同样有效吧。

他手往右边大腿上伸下去。旧伤疤一定也给太阳晒坏了，因为他感到肿起的地方隐隐有些灼痛——倒不怎么难受，只是叫你分心罢了。他脸上肌肉一动，胡子茬擦着风帽沙沙作响。

“第四个问题。把刀子磨快了可以修面。第五。注意明天千万别犯傻。”

太阳晒伤的地方一阵阵刺痛。

“这都是身体作出的反应。先是在海水里，接着又是那个漏斗里，后来因为脱离了危险，一兴奋，便有点过头了。这一来自然会有反应。我得睡觉，得静下心来，把睡觉的问题解决好。”

太阳晒伤的地方还是在发痛，胡子茬擦着风帽，凹凸不平的石头又像一团团闷燃的火苗那样慢慢烧了起来。它们像大海一样老待在那里。甚至就是神志不是最清楚的时候也可以感到它们的存在。这些火苗变成了亮亮的风景，它们变成了一个宇宙，他来回摆动着，一会儿悬挂在空中观察着这些火苗，一会儿觉得自己的身体被拉伸到每个极其痛苦的角落里。

他张开眼睛，抬头看了看。然后又闭上双眼，低声自言自语道：

“我是在做梦。”

他又张开双眼，阳光照在眼皮上。阳光使那些火苗不那么刺眼了，因为他的心灵终于可以不去看它们了。他躺着观看白昼的天空，试图记起这一突然缩短了的时间的性质。

“我根本没有睡着。”

他的心很不想从岩缝里钻出来面对今天的任务。他用单调的声音朝着空中叫道：

“我今天是会获救的。”

他从岩缝里出来，空气很热，因此他脱掉了外衣，身上只剩下裤子和套衫。他小心翼翼地把衣服折好，将它们藏在岩缝里。在他朝水洞爬去的时候，红色的砂土在他胸口留了一道横杠。他喝了好些水，在他停下来以后，他看到在水和窗户之间那块暗黑的地方越来越大了。

“我得再搞一些水来。”

他静静躺着，盘算着究竟是准备蓄水的地方重要呢还是先把海草线搞好。这使他想到如果不抓紧的话，时间是会很快溜走的，因此他又爬回到瞭望台去。这天色彩丰富。太阳底下海水碧蓝，处处闪着银光。石头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在你草草看过去时，阴影是深紫色的。他朝大街望去，那简直像幅图画。他闭上眼睛，接着又睁了开来，但岩石和大海似乎不像是真的。它们成了填满了他面前的三扇窗户的五颜六色的图案。

“我还在睡，我被禁闭在我的身体里了。”

他走到红狮饭店，在海边坐下。

“我是为什么到这里来的呢？”

他皱起眉头望着大海。

“我是想要搞些吃的，可是我并不饿。我得弄些草。”

他从岩缝中把救生带和刀子拿出来，走到希望崖那边。他得沿着岩脊再往前爬，因为峭壁上附近的草已经被他采掉了。他走到一个岩脊上，他觉得有点眼熟，得想一想。

“我是到这儿来弄石头做矮人的，我想推那块石头，尽管石头有裂缝，可还是推不动。”

他朝那块石头皱起眉头。然后他往下爬去，末了他靠双手趴在峭壁上这块石头旁边，裂缝离他的脸只有一英尺远。这个峭壁就像所有那些能被水浸到的峭壁一样，上面长着一层层的藤壶和一些奇怪的东西。但这道裂缝比较宽。这一整块石头从前移动过，翘起大约八分之一英寸。裂缝里面黑森森的很可怕。

他没有动，望着这块松动的石块，望得出了神。他想象中这整块岩石从前是在水里，他头扭过来扭过去地望着它。

“真见鬼，这块石头怎么这样熟悉啊？我以前从没有来过这儿——”

熟悉。并不是像战时的同伴那样因为你被迫跟他没日没夜地在一块儿生活很快就熟识了。这就像亲戚那样熟悉，多年以来很少见面，但却不会轻易忘记，又像儿时的朋友，像护士，像一个你永远忘不了的熟人那样熟悉。眼前这块石头就像是他儿时曾经见过的那些石头一样，年复一年，每当放假时总会去看看它们，冬天夜里躺在床上也会记得它们的样子，在想象中他的手指在空气中能够感觉到它们的模样——

三块礁石那里泼啦一响。他赶忙爬到红狮饭店那里，可是什么也没瞧见。

“我该去抓些鱼。”

沟里的海草又腥又臭。海里又泼啦一响，他朝那边望去，看到一圈圈的涟漪朝四周散开。他双手托住面颊想着，可是脸上的胡子茬使他分心。

“我得留胡子了。至少是短胡须。怪就怪在胡子会不停地长，而你身子其他部位——”

他快步跑到希望崖那边，弄来一捆海草，扔到附近的沟里。他又沿着大街慢慢走回瞭望台，坐了下来。他摊开巴掌，放在身体两侧。头夹在双膝之间陷下去。海水拍打着救生石，那声音起着镇定的作用，有一只海鸥站在瞭望台上，就像雕像一样。

他身子里的各种声音向四周传布开去。广袤的黑暗之中充满了这些声音，就像工厂里充满了机器的响声似的。每当他的心脏一跳，他的头就微微一颤。

一阵尖利的叫声惊醒了他，使他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那只海鸥从石头那边走了过来，它半张翅膀，低着脑袋。

“你想干吗？”

这个长毛的爬虫横着往边上走了两步，把翅膀收拢来。接着喙又伸到翅膀底下去清理羽毛。

“我要是拉了屎就不会这么难受了。”

他费力地转过身，朝矮人望去，它的银色眼睛在朝他眨巴着。地平线清晰可见，距离很近，他又觉得自己可以看到那条曲线上有些凹凸不平的地方。

麻烦的是石头上没有软垫子，没有草丛。刹那间他倒有点想去把风雪大衣拿来，将衣服下摆折起来当座位用，不过那太费事了。

“我身上的肉里面痛，好像是肿起来了。石头太硬，把皮肉都磨坏了。我要考虑一下水的问题。”

水虽然柔顺听话，但却叫人不能放心。

“我得支一个棚子，搞个储水的地方。”

他清醒了一些，觉得身上有了点力气，但又心事重重。他皱着眉头望着那几块翻倒的礁石，他觉得这些石头的模样那么熟悉，但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这真叫人气得要命。接着他的目光又落到了那细细一道海草上。这道草有的地方闪闪发亮。也许从空中看下来，这些海草会是一道亮亮的线条吧。

“我可以用防水服来接水。再在沟壁筑一道坝来储水。”

他不再自言自语，而是将矮人当作椅背靠在它身上，过了一段时候，石头又硌得他背上生疼，他又伏向前去。他弓着身子坐着，皱着眉头。

“我感受到——”

他抬起头来。

“我感到有一个沉沉的东西在重重地挤压我。旷野恐惧症，或者是其他什么的，反正与幽闭恐惧症相反。一种压力。”

储水的地方。

他站起身，爬回到大街那里。他仔细察看着他睡觉的岩缝旁边的那道沟。

“盛行风。我必须在朝西南方向找个地方储水。”

他拿出刀子，沿着斜斜的沟壁朝下划了条线，在沟底和沟壁相交处形成一个凹坑，有他捏起的拳头那么深。他走到矮人那里，细心地挖出一个白土豆拿了过来。在折叠刀的一端有个大约四分之一英寸的螺丝刀。他把它顶着沟壁石头上所划出的斜线上方一英寸的地方，用那块白土豆样的石头在刀子另一端敲打起来。小片小片的石头直往下掉。他将螺丝刀沿着线敲，在沟壁上敲出了一道凹痕。没多久这道痕就有大约八分之一英寸深、一英尺长了。他一直敲到这道线的底部。

“先把这道线最要紧的一头弄好，这样一下雨我就可以储一点儿水了。”

敲打声在沟里不停地回响，他心里很高兴，四周是沟壁，他觉得就像在房间里干活一样。

“我可以把风雪大衣或者防水服撑在这道沟上面，这样就可以有个屋顶了。在这里那种沉重的感觉就不那么厉害了，这既因为我是在房间里，又因为是在干活。”

他的胳膊痛了，但这道线从下往上升，他现在可以站直了干活了。他想越往上人会舒服一些，这一来也许能有力气把事情干好，但结果还是不成。他在沟底坐下，脸孔离沟壁才几英寸远。他的前额抵在石头上，双手张开着垂了下来。

“我可以到岩缝里去躺一会儿。要不就裹上大衣躺在矮人旁边。”

他头朝后一仰，离开了石头，又干起活来。凹痕越来越长，最后同他先前挖的地方会合在一起，他坐下来仔细观察着自己的活儿。

“见鬼，我应该挖出一个斜度来。”

他朝岩石做了个鬼脸，又挖了起来，越往下他越挖深些，让凹痕朝里倾斜。

“在底下挖得深一点。”

因为在凹痕中的水——但他改变了主意，大声地计算了一番。

“在一定长度的凹痕中的水应该等于高处所收集的总量，同时应与上面岩石的面积成正比。”

他敲打岩石，小片石头掉了下来。他的手没有力气了，他坐在沟底，看着自己的成绩。

“在这以后我得干些真正的土建工程活儿了。我要找个中间凹下去的构造复杂一些的地方，在周围刻出凹痕来，形成一个网络，将水引进来。那倒很有趣，就像建沙堡一样。”

或者说像是将水从山上引到城市里来的罗马皇帝一样。

“这是个导水槽。我将它命名为克劳狄人。[(4)]”

他又着手敲打起岩石来，在毫无感觉的石头上实行他的计划。

“不知道要干多久？”

他躺在沟底，觉得背上肿了，克劳狄人是条长长的泛白的疤痕。

“这块石头硬得很可恶，它比一般的石头硬，而且——非常熟悉。”

沉重的感觉又自上而下挤压着他。他挣扎着坐了起来。

“我应该弄些海草晒干，把岩缝铺上草。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要坚持活下去等待救援，真需要多一只手才好。也许可以另找个睡觉的地方。睡在露天？我觉得够暖和的。”

太暖和了。

“我都可以看见身体里面的肉——似乎处处都肿到了骨头。而且很大，充血肿胀。”

黯黑的球体的一扇复杂的窗户朝天空转了过去。声音在门口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干燥的日子里逸出的蒸汽一样。

“我干得太卖力了，要是不留神的话是会累坏了的。反正我会把它交给你，克里斯。我想不会有许多人要——”

他突然停了下来，接着又开始了。

“克里斯。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哈德莱·马丁——”

说到这里又停住了。

有一个检查的工具，一个知道它存在的点。有从面孔下方发出的声音。但那些声音并没有意义。就像是扔掉的盖子翻开的空罐头盒那样全无用处。

“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

他两只胳膊朝前伸，像是要在这些词儿消失之前把它们抓住一样。胳膊出现在窗口前，使他毫无理由地满心恐惧。

“喔，上帝啊。”

他抱起胳膊，身子缩成一团，左右摇晃着。他又低声咕哝起来：

“镇静，镇静，别紧张。”

(1) 七大罪，指骄傲、贪婪、淫邪、忿怒、贪食、嫉妒和懒惰。

(2) 西方迷信，认为用手碰木头可以避邪。

(3) 用右手抓起一撮盐从左肩上扔过去也可避邪。

(4) 克劳狄人为罗马望族，克劳狄一世为公元一世纪时的罗马皇帝。

9

他站起身，小心翼翼地坐到沟边上。隔着长裤和短裤，他能够感受到岩石边缘分成不同的层次。他移到沟底下石头边缘比较平滑一点的地方，但屁股还是照样疼。

“我还是以前的那个人。”

他检查他的窗户以及窗口花坛的形状，窗口花坛便是他两只鼻子中间密密的头发。他从窗口俯视下去，将自己身上能看到的东西都认真察看了一遍。套衫已经破成了一条条一缕缕的毛线，在他胸口下面皱成一道一道的，袖子上也全是褶裥。套衫下面是裤子，裤子磨得发亮，黑色已经成了灰色，再下面是长统袜，袜子皱成一团，脏得就像是司炉工擦手的抹布。能够看到的只是这些破破烂烂的布头，看不到身体。他心不在焉地斜着眼睛看着躺在裤子上的那些形状古怪的东西，最后猛然意识到这是龙虾，想不到这些东西竟然会爬在上面。接着他突然感到一阵厌恶，将它们扔出去，劈里啪啦地摔到了石头上。这一打击所引起的隐痛又从他身上延伸到这些龙虾那里，它们变成了他的手，七零八落地掉在地上。

他清了清喉咙，像是要发表演讲似的。

“没有镜子，我怎能完整地保持自我形象呢？正是这一点使我发生了变化。我以前有二十张特写照片，照片上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右下角都签着自己的名字，就像是盖了印章。就是在当了海军以后，我的身份证上也有照片，因此我可以时时看上一眼，瞧瞧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也许我根本就不用看，证件就贴胸放着，放得好好的，心里很踏实，因为可以证明自己是个活生生的人。也有镜子，三面镜，要比这扇窗户里的三盏灯分得更开。我可以把边上两面镜子折过来，这样就有了双重反射，我可以从边上或者后面观察自己，就像在

看一个陌生人一样。我可以仔细观察自己，对克里斯托弗·哈德莱·马丁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作一番估计。我可以得意洋洋地享受其他人体的温暖和抚爱，从别人的肉体上肯定我的实体的存在。躯体完好时我可以是个角色。但现在我在这儿变成了这样一个东西，到处青肿，到处疼痛，一堆破烂衣服，还有石头上那一堆龙虾。无论我窗户里的三盏灯在世上有多亮，它们都不足以肯定我的存在。但是还有其他人对我描述我在她们心中的形象——她们爱上了我，为我喝彩，抚爱这个身体，她们为我描画出它的形象。还有我手下的败将，讨厌我的人，同我吵架的人。在这里我连吵架的对象都没有。我处在一种失去固有形象的危险之中。我是一个照相本，乱七八糟的，全是老胶卷的空白的片尾。我对脸孔的唯一知觉只是胡子茬刮人，痒痒的，还算有点暖意。”

他生气地大声叫嚷：

“这不是个人的面孔！视力就像是晚上打着电筒各处探寻。我应该能看到我脑袋周围的一切——”

他往下爬到水洞边，朝水汪里看去。但他在水汪中的映象令他莫测高深。他退了出来，又往下爬到四处散落着贝壳的红狮饭店那儿。他发现海中一块礁石上有一摊海水。在阳光下这摊水有一英寸深，其中有个身上长着绿色海草的帽贝和三个海葵。还有一条不到一英寸长的小鱼在水底晒太阳。他在这摊水上俯下身子，透过游动的小鱼，看到底下映出一片蓝天。但无论他怎么转动脑袋，他只能看见一团黑影，边缘上是一蓬乱糟糟的头发。

“最好的相片是演阿尔吉农的那张。演德米特留斯的那张也不坏——还有口含烟斗演弗雷迪的。化装真棒，我的眼睛看起来真的分得很开。还有《黑夜一定降临》的那张。再有《世道》的那张。我演什么来着？要是同吉恩演对手戏一定会挺有趣。同那女的上床真是不错。”

右大腿前面的疤给石头硌得很疼。他移动了一下腿，再朝水里看去。他又把头侧过来，想找个好角度看看侧影——他左面的侧影是很出色的，微微昂起头，带着点笑容。但水里出现的先是暗暗的鼻子，然后半圆的眼窝遮住了其他部分。他转回来看看正面，但呼吸使水面上起了波纹。他吹了口气，那黑黑的脑袋活动起来，然后破碎了。他跳起身，他右面袖子底下压着一只龙虾。

他又使这只龙虾变成一只手，低头看着水汪。小鱼在阳光下浮着，在它身边有一串小气泡从氧气管里徐徐升起。酒吧后面一排酒瓶在养鱼缸后面显现出来，就像珠宝和矿物组成的峭壁。

“谢谢，不要了，老兄，我够了。”

“他够了。听见了吗，乔治？听见了吗？”

“听见什么，彼得？”

“亲爱的老克里斯喝够了。”

“算了吧，克里斯。”

“亲爱的老克里斯不喝酒不抽烟。”

“喜欢交朋友，老兄。”

“喜欢交朋友，交我这样的朋友。我对自己讨厌得要命。小姐，你不准备说‘对不起，关门时间到了，先生们’，对吗，先生们？他答应了他的老母亲。他说的。她说的。她说，克里斯，孩子啊，你不必去多为十诫[(1)]担心思，她说。不过别喝酒抽烟。操操女人就成，对不起，小姐，我这一不留神，这句粗话就从牙缝里溜出来了，早知道这样我是会当心用个记号或者换个文雅点的说法的。”

“好了，彼得。克里斯，你扶住他另一只胳膊。”

“把手从我身上拿开，先生们。老天作证，谁来碰我我就对他不客气。我是个自由自在的公民，有这几个朋友，有老婆，有个孩子，

是男是女无所谓。”

“老兄，是个男孩。”

“说句心里话，乔治，是男是女无所谓，重要的是要聪明。他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们是什么人吗？你爱我吗，乔治？”

“我们从来没有像你这么好的演出人，你这老醉鬼。”

“我是说酒醉，小姐，乔治，这个混账剧院还从来没有过像你这么呱呱叫的导演，克里斯演青春少年角色是顶呱呱的，对吗，克里斯？”

“你有什么要说吗，乔治？”

“当然，老兄，当然。”

“因此我们有今天，都亏了世界上那个顶呱呱的女人。我爱你，克里斯。父亲和母亲是一体的。我叔叔也是。我那能预知未来的叔叔。要我把你选进我的俱乐部里去吗？”

“现在慢慢走回去，行吗，彼得？”

“就称它是脏蛆俱乐部吧，记住了吗？你会说中文吗？你们是朝边上开门呢还是在星期天开门？”

“算了，彼得。”

“我们这些蛆虫整个星期全在那里。你瞧，中国人在准备一道非常珍奇的美味的时候，先把一条鱼放在铁皮罐子里埋到地底下。没多久就长出小蛆吃鱼，没多久鱼就不见了，只剩下蛆虫。做条蛆虫可不是他妈的开玩笑的，有的蛆虫有趋光性。嘿，乔治——趋光性。”

“什么，彼得？”

“趋光性，小姐，我说的是趋光性。”

“别说你那蛆虫的事了，彼得，我们走吧。”

“喔，蛆虫，对了，蛆虫。还没有完呢。只是吃鱼。在一个铁皮罐子里到处乱爬，这滋味可不好受，丹麦是最糟糕的罐子之一。(2)嗯，等把鱼吃光，克里斯，它们就互相吃起来。”

“老兄，这想法可不错啊。”

“小的吃更小的，中等的吃小的，大的吃中等的。后来大的互相吃来吃去，最后剩下两条蛆，到后来只剩下一条。原来是鱼，这会儿只剩下一条奇大无比的天下无敌的蛆虫，这就是一道最珍奇的美味。”

“他的帽子拿了吗，乔治？”

“来吧，彼得，哎，小心些——”

“我爱你，克里斯，你这可爱的大个儿，把我吃了吧。”

“把他的胳膊搭在你肩膀上。”

“我只剩下不到半个，我是趋光的。你把乔治吃了，对吗？等到只剩下一条蛆虫，中国人就把它挖出来——”

“你不能坐在这儿，你这笨蛋！”

“中国人把它挖出来——”

“老天，别嚷嚷了，警察要来了。”

“中国人把它挖出来——”

“别胡说了，彼得。见鬼，中国人怎么会知道什么时候挖？”

“他们知道，他们眼睛就同X光一样。你有没有听见铁锹挖到铁皮罐子上的声音，克里斯？砰，砰，就像打雷。你记得吗？”

在三块礁石旁边泛起一圈涟漪。他全神贯注地望着。就在礁石旁边出现了一个棕色的脑袋，随后又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有个脑袋的

嘴里横着一把银色的刀。这把刀弯过来，拍动着，他看清了，原来是鱼。那只海豹爬到了礁石上，另外两只潜到水里，在身后留下一圈圈的波纹。那只海豹在阳光底下不慌不忙地吃鱼，把鱼头和鱼尾扔在一边，然后静静躺了下来。

“不知道这些东西有没有见过人？”

他慢慢站起身，海豹朝他转过头来，只见它死死盯住他看，看得他心中直发毛。他突然像举枪瞄准似的朝它抬起胳膊。海豹转了个身，钻到水里去了。它见过人。

“要是我能走到它跟前，就可以宰了它吃肉，再用它的皮做双靴子——”

人们身上裹着海豹皮躺在海滩上，尽管臭气熏天，还是耐心地等待着。黄昏时分，那些大家伙从海里跑了上来，在这些人身边玩耍，然后躺下来睡觉。

“裹着防水服看起来就会像是海豹了。等它们看惯了以后，我就可以混到它们当中去了。”

他把这些日子所想的事情认真考虑了一下。这就像是两面镜子面对面挂着，在其中出现一连串房间的映象来。他突然觉得身心极度疲惫，几乎痛苦不堪。在天空和无边无际的寂静的重压下，他吃力地走到瞭望台那里。他强迫自己在各个方位上把空无一物的大海观察了一遍。水面今天很平静，似乎那死气沉沉的空气也把海面抚平了。水面上有一长条一长条油迹似的东西，就像闪色的绸子，远远望去上面闪着虹彩，就像阴沟里的污垢一样。但是这片闪烁不定的海水有好几英里长，太阳照在上面长长一片，就像融化的金属，有的地方黑洞洞的，有的地方又发出炫目的光亮。

“我跟乔治和彼得在红狮饭店里的时候天气变了。”

他看见在三块礁石外边，一只海豹的脑袋探了出来，接着又消失了。他眼前突然出现一幅狂乱的画面，看见自己骑在海豹身上渡过大海，一直到了赫布里底群岛。

“噢，上帝啊！”

他的声音干巴巴的，然而却很高，口气极度痛苦，他听了自己都觉得害怕。他放下双臂，弓着身子坐到矮人旁边。一连串低声说出的话语从他窗户底下的那个窟窿里跑了出来。

“这就像我小时候的那些夜晚一样，我醒着躺在床上，心想黑夜会长得没有头。我再也睡不着，因为我做梦看见有个什么东西从地窖的角落里跳出来。我躺在热烘烘皱巴巴的床上，身上越来越热，想把自己藏起来，我知道在黎明之前还有三段长得无穷无尽的时间。一切都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这个世界里没有好事情，鬼怪啦、强盗啦、可怕的东西啦，一些在大白天没有什么害处的东西都活了过来，衣柜啦、书上的插画啦、故事啦、棺材啦、尸首啦、吸血鬼啦，还有那压得你喘不过气、让你万分难受的黑暗，那厚厚的烟雾。我总要不停地想，因为要是不去想什么的话，我就会记起地窖里的那个东西，我的心就会离开身体，全无防备地走下三道楼梯，走下那漆黑的楼梯，经过那高高的闹鬼的时钟，走出那吱呀作响的门，走下几级可怕的台阶，来到棺材头被地窖的墙压坏了的地方——我会一筹莫展地站在石板地上，想要跑回去，跑掉，爬上——”

他站起身，又蹲下来。地平线又出现了。

“噢，上帝啊！”

等待天亮，传来屋檐底下或者枝头小鸟的第一声啼鸣。在撞坏了的汽车边上等警察。在大炮闪亮之后等炮弹飞来。

沉重的天空压在他肩上，他更觉得无法抗拒。

“我这是怎么啦？我是个成人。我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在我和地窖里那个小孩之间没有关系，一点关系也没有。我长大了。我牢牢把握住自己的生活。我要按自己的主意行事。反正在那下面也没有什么可怕的。等结果。等那句台词——我明白，并不是在这之后的那句，而是我走过去拿起香烟盒时所说的。在应该写着台词的地方，上面是个黑洞，他说老兄你昨晚把词儿念错得太多了。伤口等待包扎，会有点儿痛，等着坐到牙医跟前看牙齿。

“我可不喜欢听着自己嘴巴里的声音死气沉沉的，就像是被枪打中的小鸟一样。”

他把双手放到他的窗户的两边，注视着两条黑线使窗户变小了。他能够感到巴掌底下粗粗的胡子茬，也能感到面颊的热度。

“是什么东西要把我压碎掉？”

他将视线朝地平线转过去，在看了一圈之后他只发现阳光底下晃动的水面越来越亮了。

“现在任何一天我都有可能获救。我决不能担心。眼前出现从前的那些景象没关系，但看到新鲜的东西必须留心，例如——我有水，有吃的，有头脑，还有遮蔽风雨的住处。”

他停顿了一会儿，注意起他眼睛周围肌肉的感觉来。他的双手和皮肤有些肿块。他斜过眼睛，看见眼圈周围真像是有点变形。

“热疖子？等天下雨，我要脱光衣服洗个澡。要是那时候还没有获救的话。”

他用右手手指压了压眼眶周围的皮肤。在他脸的侧面有热疖子，疖子往下一直到胡子茬那边。天空压着它们，但并没有其他的感觉。

“我得上床睡觉。上床。不能睡着。”

天灰灰的，很热。很沉闷。

“我说过我会生病。我说过我得注意生病的迹象。”

他走下去，到水洞那儿爬了进去。他拼命喝水，直到听见水在肚子里咕噜咕噜响才住嘴。他倒退着爬了出来，横竖高三维度数都乱成了一片。石头的表面太硬、太光亮、太接近。他根本没法对体积作出正确的估算来。

没有别人可以谈一句话。

“真见鬼，我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模样？”

他看见一个巨人悬空挂着，吓得浑身发毛，过了一刻，他才想起这颗银色的脑袋是他用巧克力包装纸裹起来的。他觉得要站起来很危险，是什么原因呢，他也弄不清。他爬到岩缝里整理衣物。他决定要把所有衣服都穿起来。不一会儿，他躺了下来，头伸在岩缝外面，枕在吹足气的救生带上。天空又是鲜艳的蓝色，不过很闷。他胡子茬底下的口子在滴水。

“忧伤引人睡觉，这是爆竹里面的纸条上写的那种玩意儿。[3]老生常谈。脑子就像个破布袋。不过别因为地窖的事睡觉。勇敢的人怎样睡。纳特在睡，那个老酒鬼也在睡。在地上一滚，或者就像捆东西漂在海上。这是件很惊险的事儿，任何人都可以试试。躺下来，耗子，进到你那笼子里去吧。这个月有多少雨水？多少船队？多少飞机？我的手大。我身上各处都大，也比别人柔和。紧急情况。准备行动，我说过我会生病。我能够觉得腿上的老伤疤比别处更刺痛。裤子里有盐，短裤里钻进了蚂蚁。”

他在岩缝里往侧面挤了挤，抽出右手，用右手摸了摸面颊，但面颊上干干的。

“那么，刺痛不是流汗引起的。”

他抽回手，伸到裤裆里抓了抓。风雪衣的边缘磨着他的脸，很是难受。他想起来了，他应该戴上护耳帽，但是他太累了，不想再去找

它。他一动不动地躺着，身上发着烧。

他张开眼睛，只见头顶上的天空变成了紫色。眼窝里有点不正常。他躺着，眼睛茫然地睁着，想到了脸上的热疖子。他心想这些疖子会不会把眼窝封住。

热疖子。

他的身体发一阵热，又冷得打战，一冷一热，就像海浪似的轮番向他进攻。突然又来了一阵融化的焊锡、融化的铅、滚烫的酸这些东西组成的海浪，它们厚厚的，就像油那么移动。随后他叫唤着从岩缝里挣扎出来。

他跪在岩石上发抖。他双手放下，支着身子，只觉得胳膊发痛。他先用一只眼睛观察胳膊，然后再换另一只眼睛。脉搏跳得很慢，胳膊肿了，像是缩掉了一截。

“这不是真的。只剩下一线生命。坚持下去。这不是真的。”

但双手的平均大小却是真的。这双手按一般人说来是太大了，像沾满了血的屠夫的手，肿得鼓了起来。他的胳膊肘撑不住了，摊开双手倒在地上。面颊碰在坚硬异常的石头上，他张着嘴，泪眼模糊地朝岩缝里面望去。那一阵阵波浪还在身体里翻腾，他认出它们来了。他牙齿格格作响，在他球体的中心他紧紧抓住自己不放。

“这就是说我在发烧，一定不止华氏一百度。我该进医院。”

鼻子闻到的。福尔马林。乙醚。脱氧麻黄碱。碘仿。甜氯仿。碘酊。

眼睛看到的。镀铬的器械。白床单，白绷带，高高的窗户。

身体触摸到的。痛，痛，痛。

耳朵听到的。从挂在记录热度的表格下面的耳机中传出来的对军人广播节目[(4)]，就像个傻瓜似的不停地胡说八道。

舌头舔到的。干裂的嘴唇。

他又极其严肃意味深长地说道：

“我一定是病了。”

他把衣服从身上拽下来。不等到他身上只剩下背心短裤，他已经热得受不了，他干脆把衣服扯下来，随手乱扔。他赤身裸体地站着，风吹在身上也是热烘烘的，但脱光衣服似乎还管点儿用，因为他的身体发起抖来。他痛苦地坐在沟壁上克劳狄人那白色的疤痕旁边，他的牙齿格格直打战。

“我必须不停地活动。”

可是地平线不肯静静地待着。大海就像他的手一样在搏动。有那么一会儿，那条紫色的线变得太远，远得已经没有意义，旁边一条呢，又近得他伸手就可以抓住。

“想一想。用脑子想想。”

他双手托住脑袋，闭上眼睛。

“喝大量的水。”

他张开眼睛，大街在他脚下搏动。石头上是一行行海草的条纹，一时间他见到的只是太阳投下的暗影，根本看不见海草。大街外侧的大海平得没有一丝波纹，他几乎可以踩上去行走，可是他的脚又肿又痛。他小心翼翼地拖着身子来到了水洞边钻了进去，立刻感到了一丝凉意。他把脸孔浸在水里，牙齿打战，又是吞又是咽地喝水。然后他爬到岩缝里。

“是那种可恶的压力挤压出来的。天空和空气分量很重。一个人的身体怎么支撑得住所有这些重量，不被压成肉酱呢？”

他在沟里撒了点尿。海鸥又游回到礁石边的海面上来。它们不出一声，只是坐在平平的海面上，腿藏在水面之下。

“我得拉一下屎。我得注意这事。现在我得把衣服全穿起来，出一身汗，这样热度就可以退下去了。”

等他把所有衣服穿上身，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他用腿探路回到岩缝里。岩缝扩大了，变得拥挤起来。有时候它变得比整块礁石、比整个世界都大，有时候它成为一个无比巨大的铁皮罐子，一把铁锹在它上面敲，听起来就像远处传来的雷声一样。在那之后等他回到岩石上去的时候，老听见远处的雷声，就像铁锹在敲打一个无比巨大的铁皮罐子。所有这段时间里他窗户下面的窟窿就像对军人广播节目那样一边流着口水，一边同别人一问一答地交谈，还唱歌给他们听，这些人他看不见，但是却知道他们在那儿。有那么一两次，他回到了家里，他的父亲就像座山一样。雷电在这座山的脑袋周围嬉戏，他的母亲流着酸一样的眼泪，手上织着一只不知何时开始也不知何时织完的袜子。这些眼泪就是一种护身符，因为就在他感到被泪水烫痛之后，眼泪却把这道岩缝转变成为一个模式。

窟窿说话了。

“她为我流落在这块礁石上感到伤心。”

西比尔在流泪，阿尔弗雷德也是如此。海伦在哭泣。一个容光焕发的男孩的面孔在哭泣。他看到了一些几乎已经忘却的面孔，这会儿却清晰地记了起来，他们都在流泪。

“这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孤零零地在铁皮罐子中间的一块礁石上。”

他们流着泪，这些眼泪把他们变成了沟壁上的石头面孔，变成了挂在看不到头尾的走廊里的一排排的面具。有些告示，上面写着“请勿吸烟”，“男厕所”，“女厕所”，“出口”，还有许多身穿制服的服务员。在下面还有一个房间，这个房间还是不要进去为好，因为有些神灵坐在那里，跷起了他们可怕的黑色石头的膝盖和脚。但在这

儿，石头面孔哭泣着，它们早先一直在哭。那些石头面颊上全是些道道，面孔模糊不清，只能靠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辨认方式去分辨它们。它们的泪水在石板地上积成了水汪，因此他的脚直到脚踝那里都火辣辣地疼。他摸索着往墙上爬，那滚烫的泪水从脚踝往上漫，从小腿一直淹到膝盖上。他挣扎着，又是游又是爬。沟壁翻转过来，就像地铁隧道的墙壁那样弯弯曲曲。泪水不再从岩石上往下流到燃烧的大海里去。泪珠只是随意落下来，掉到了他身上。一滴落下了，一个小点，一个珍珠，一个球，一个球体，它在他身上移动着，扩散开来。他尖声高叫起来。他进入到那个水球里面，那些滚烫的水要将他烧得只剩下骨头，使他成为历史。它要把他完全毁掉。他融化掉了，把与身体分离的痛楚扩散到整颗泪珠里面。

他冲出水面抓住石壁。几乎没有亮光，但由于接下来要做的事，他明白自己不应把时间浪费掉。地道的墙壁上有些凸出的地方，因此尽管这里陡得像是在井里，他还是能够爬上来。他抓住一个又一个凸出处，身子往上升。借着一点亮光，他看得见这些凸出。这是一些面孔，就像是在无头无尾的走廊里一样。它们不在哭泣，但它们被踩在脚底下。它们似乎是用白垩一类的东西做成的，因为当他踩到它们上面时，它们就会破碎，因此他只有不停地往上运动才不致往下掉。他可以听见自己在井里叫喊的声音。

“是我！是我！是我！”

整段时间里他耳边还回响着另一个声音，它就像是胡说八道的对军人广播节目那样。没有谁注意这个声音，但是其本质还是那么愚蠢，尽管它谈的还是翻来覆去同样的事情。这个声音同他面孔下半部有些关系，在他边爬边将那些容易抓到的白垩面孔踩碎时，那个声音还是不断地漏出来。

“地道和井和水滴，所有这些都是老一套。不用你告诉我。我明白我的问题仅仅是无意识状态中的性意象，里比多情结，或者只是本

我？[5]一切都可以解释，不难理解。只是与性有关的东西，你还指望什么呢？种种知觉，所有的地道和井和水滴。都是老一套，不用你告诉我，我明白。”

---

(1) 十诫，即摩西十诫，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戒条，出自《圣经·旧约》。

(2) 这里以及上文的父母亲和叔叔等，显然与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有关。

(3) 西方在圣诞聚餐时常有小爆竹，人们将爆竹两端的细线一抽就轻轻爆开，其中夹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一些格言。

(4) 这是BBC（英国广播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设的两个频道，一为对内广播（the Home Service），另一频道即为对军人广播的节目（the Forces Programme）。

(5) 里比多情结（libido），指性欲；本我（id），指潜意识最深层，无意识的原始精神状态。两者都是心理学名词。

10

一道夏天的闪电恰好照亮了岩缝的深处，他看见了里面各种各样的形象。有些像走廊的拐弯处那样具有一定的角度并且极其庞大，那道亮光从其中穿过，往下直通到无法穿透的深处。有个形象是个女人，她刹那间解了冻，活了过来。闪电创造或者发现了正在吸气的这个人，这口气她刚吸进去，似乎品味一下之后就呼了出来。他无需思索就知道这个女人是谁，也知道她是在什么地方，这是什么时候，他也知道她的呼吸为什么这样急促，以至胸前的那两个苹果、两个禁果将绸衬衫抬了起来，也知道她面颊骨上怎么会有红晕，并且那红色怎么会奇怪地扩散到鼻子里面去。因此在他看到的是她的高高的前额，是她那神情漠然而坚强不屈的面孔，在她脸的中部可以见到三朵粉红的晕。眼睛里呢，燃烧着蔑视和愤怒的火焰。这双眼睛以无言的方式进一步表达了对他的身体和发热的脑袋的看法。她那穿着衣服的身体看上去很普通，听她说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这双眼睛却似乎不属于她，因为它们既同她飞红的脸，又同她说话的口气很不协调，她口气中十分拘谨，但又极力希望不会失礼。那就是玛丽这个人，她别无长处，但从小就对别人的教导言听计从。她戴着手套和帽子上教堂，吃饭时仪态高雅得让人发疯。她那双小小的脚美得令人神魂颠倒，尤其是她自己对此几乎毫不知晓，就更平添了无穷的魅力。在传统的陶冶下，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规规矩矩，决不出格。她不好高骛远，宁可像普通人那么生活，她会像受到磁石吸引似的追求受人尊崇的事物。这种性格同她常常噘起的嘴唇，高得过分的额头和灰褐色头发倒也十分相配。但那双眼睛却与她那张脸孔很不相称，她的脸总显得不怎么自然真实，叫人捉摸不透。与眼睛相配的是她令人难以置信的细腰和小苹果似的乳房，白得透明的皮肤。她两只大眼睛里透着灵气，这种灵气含而不露，从不在言语中透露出来。她的眼睛使

她常常缄默不语（从她受到的教育来说，这不难理解），使人难以捉摸，如今回想起来已经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了。但再加上那强烈的麝香香水气味，那用乳罩保护着的小小的乳房，以及那坚不可摧的品行，这双眼就给亚克托安[1]判了死刑。它们也使她在他那被夏天的闪电照亮的眼睛后面的世界里占有一片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空间，似乎这本是她的权利。它们逼得他丧失理智，对他的伤害不仅仅是在肉欲上，更主要是他的自尊心，它们使他极力想将她制服，将她压垮，这种企图在他生命过程中不断地折磨着他。它们使他回想起童年时的夜晚，想到那张永恒的热床，上面铺着露出线缝的床单，也使他回想起绝望的心情。她做的事情无论多么不值一提，都变得很重要；她戴的玛瑙成了驱邪的符咒。她粗呢裙子上的一条线因为同她有关而对他具有神奇的力量——尽管这只是她从商店里买下的成衣，店里衣钩上挂着很多同样的裙子，没人穿过，普普通通。她的姓——他膝盖往上一抬，狠狠撞了一下石头——她现在姓了那个死鬼纳撒尼尔的姓了，这迫使他去找一本参考书，免得那个姓还有些名气，那一来她在中心占的位置就要更为牢固了。她牢不可破，不断折磨他那进行征服和损害的欲望，到底是靠着何种机缘，或者更糟糕的是，到底根据宇宙中的哪一条法则，使她站在通往权力和成功的道路上？她只是道路上的一块垫脚石，你在往前跨时总要踩在她身上，那么她是怎么会在眼睛后面占据这个位置，似乎这本是她的权利？那些想象中交媾的夜晚，想到的不是爱情，不是快感，不是舒适，不是胜利，只是痛苦，咝咝地射精时身体的有节律的抖动——让你尝尝这种滋味吧！为了你那噘起的嘴唇，为了你脸上的红晕，为了你并拢的膝盖，为了你穿着高跟鞋却维持着不可动摇的平衡——要是因为你的魔力和你那搁了浅的贞洁要了你的命，那也活该！

我对她的真正的感情只是痛恨，她怎么还会占据了我的黯黑的中心的呢？

苍白的脸孔，脸上的红晕。最后的机会，她这个从小循规蹈矩的人，我猜得出她嘴里一定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喏，这不是，一连串的话飞快地冲过来，立刻是一口上流社会的口音。

“不行。”

这一个词儿至少转了三个弯。

“那么你干吗同意跟我到这儿来？”

三朵红晕。

“我以为你是个正派人。”

肯定会是这句话。

“你使我累坏了。”

“请送我回去。”

“现在是二十世纪了，你真是这个意思吗？你真的觉得受到侮辱了吗？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不行，对不起，就是不行’？”

“我要回家。”

“喂，听着——”

我非得这样，非得这样，你这该死的母狗，你明白吗？

“那么我去坐公共汽车了。”

还有一个机会，最后一个机会了。

“等一下。我们谈不到一块去。不过我想要说的只是——嗯，这很难。不过，你真的不明白我——噢，玛丽，为了向你证明这一点，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对不起，我对你没有那种感情。”

他心头怒气升了上来，又想要按老一套来行事，他强忍住了。

“那么还是——不行？”

这种胜利、理解和同情对他是最大的侮辱。

“对不起，克里斯，实在抱歉。”

“那么，让我们以兄妹相待吧。”

但回答平静得令人吃惊，听不出有嘲讽的意思。

“随你的便吧。”

他狂怒地站了起来。

“喂，看在老天的分上，我们出去吧。”

等待，像一个坐在驾驶座上的人影一样。她一点也不了解我吗？她从路边小饭店出来，前面一只脚稍稍一偏，就像是照片上那样，她穿过石子路走来，姿势似乎是在走钢丝，浑身上下自豪地露出处女的无畏的尊严。

“门没有关好，让我来关。”

淡淡的香水味传来，碰到她廉价的人造粗呢衣服。握在变速器上的手微微抖动着，路向后面退了下去，因为战时灯火管制，车灯罩上了罩子，不受人们控制的夏夜闪电不会遵守战时的规定，它从远山的后面一步跨到南方天边。用力踩油门，树叶锯齿状的边缘就像画出来的水滴，汽车碰到了树，在边灯的亮光下树木凸现出来，但又给卷到充满了失去的机会的忘却状态中。

“你车开得太快了吧？”

她抬起面颊，噘着嘴唇，在那个难看的帽子底下的两只眼睛很是冷漠，突然一片漆黑。脚用力踩到油门上。

“克里斯，请开得慢一些。”

轮胎尖锐的摩擦声，变速器也呻吟起来，车往前一冲，马达又轰的一声响起来——

“请你——”

震动，摇晃，车轮打滑的咝咝声，电影中常见的镜头。

这就是他的力量。

“求求你，求求你。”

“那么，答应我。今晚，就在车子里。”

“求求你。”

帽子歪掉了，路看清了，一排排树组成的隧道迎面冲来又消失了——

“我要叫我们两个全撞死。”

“你发疯了——噢，求求你！”

“前面三岔路口有棵漆成白色的树，我要把你坐的那边撞上去，撞得你粉身碎骨。”

“啊，天哪，天哪！”

汽车超出了路肩，一堆修路用的砂石料，猛地撞上去，往边上一拐，到了柏油路面上，开到路边，失去了各种机会，使车往后退，将它和时间一起往下推到地窖里——

“我要晕过去了。”

“你让不让我跟你做爱？让不让？”

“请你停车。”

在路肩上，碾了两英尺停了下来，引擎熄火，车灯暗掉了，抓住了一个玩偶，对这个在夏夜闪电之下苏醒过来的玩偶乘火打劫，两只

膝盖紧紧合拢着保护自己的贞操，一只手往下摁着那同一条粗呢裙子，另一只手挡着，只能用叫声来护住半裸的胸脯——

“我要嚷嚷了。”

“嚷吧。”

“你这个不要脸的下流胚——”

夏夜的闪电照在雪白的脸孔上，两只瞪得老大的眼睛离他只有几英寸远，眼睛中没有一丝生气，她既想推托又想躲闪，显得不知所措，只得面对她的毫无遮盖的肉体——这会儿眼睛里充满了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

这会儿再也不是上流社会的味道了，说话时只是带着乡下口音。

“你这畜生，你明白吗？你不能——”

最后一次机会。我必须抓住。

“那么我娶你做老婆。”

又是一阵闪电。

“克里斯，别笑了。听见吗？别笑了！我说别笑了。”

“我恨你。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听别人提起你。”

彼得骑车跟在他后面，他们全速前进。他骑的是自己的新自行车，但不如彼得那辆新车好。要是彼得这辆新车超过了他，那就没法赶得上他了。彼得的前轮和他的后轮并排，这种位置真是再好也没有了。要不是他极其兴奋的话，他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路在这儿向右拐，路边有一堆砂石料。这一大堆石子堆在那儿，就像块石头一样，是为了修通往霍特逊农场的那条路的。别拐弯，一直往前骑，他以为我要拐弯，我只要出其不意拖上一点点时间，让他与我后轮并排

的前轮拐过去。噢，高明，高明，真是高明。我的腿，克里斯，我的腿——我不敢看我的腿了。噢，天哪。

钱柜。黑色的漆盒子，金丝镶嵌。打开来空无一物。你拿它怎么办呢，没有书面的交代。什么时候同我一起去喝酒。

她是演出人的妻子，老兄。

噢，高明，高明，高明的力量，妙啊，那么你可以走回家了；噢，高明，真正的眼泪压倒了胜利感。高明，高明，真是高明。

往舞台后部。往舞台后部。往舞台后部。我这个蛆虫比你大。你不能再往舞台后部走了，因为那边有张桌子，不过我可以一直走到落地长窗跟前去。

“不，老兄，很抱歉，但是少了你也不要紧。”

“不过，乔治——我们一直在一起干的呀！你了解我——”

“一点不错，老兄。”

“让我去当兵真是浪费人才啊，你已经看到过我的演出了。”

“我看了，老兄。”

“那么——”

眉毛底下两只眼睛抬了起来。强忍着笑容。最后还是笑了出来，白白的牙齿映在亮亮的桌面上。

“我早就在等着这一天了。正因如此，我才没有早叫你滚蛋。我巴不得你这张漂亮的脸蛋上会留个伤疤，老兄。”

杀人有成千上万种办法。可以下毒药，眼看他的笑容变成龇牙咧嘴的怪相。可以捏住他的喉咙不放手，让它变得像木条那样硬邦邦。

她在穿外套。

“海伦——”

“亲爱的。”

走上前去，像狐狸似的，激情奔放。

“好久没有见你了。”

颤抖着深深吸了口气。

“请不要这样感伤，亲爱的。”

心里一惊。

“帮帮忙吧，海伦，请千万帮个忙。”

白脸上有一对蛆虫的黑色眼睛。距离。合计一下。死。

“没问题，亲爱的，自然没问题。”

“彼得毕竟是你的丈夫。”

“你说话真开门见山，克里斯。”

“他是会听你的话的。”

一下坐到沙发上，凑近去。

“海伦——”

“亲爱的，你干吗不请马尔戈，或者你开车带出去的那个小东西帮忙呢？”

大惊失色。白脸上的黑色眼睛就跟坚硬的黑石头一样没有一点表情。

被吃掉了。

纳撒尼尔心中乐开了花，但他外表还是很平静——他不会兴奋得忘乎所以，但心里美滋滋的，总忍不住想要笑。

“克里斯，我要告诉你一件喜事。”

“你终于遇见‘永生’了。”

纳特把这句话想了想，抬头望了望参考书库。他觉得这是句笑话，便存心幽默一下，以极其深沉的口吻回答：

“代理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个。”

“什么喜事？战争结束了吗？快点儿说吧。”

纳撒尼尔在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坐下，但是沙发太矮，他便坐到扶手上，然后又站起身把桌子上的书整理了一下。他从灯火管制用的褐色窗帘的缝隙中朝街上望着。

“我终于想好了，我要参加海军。”

“你！”

点点头，还是望着窗外。

“就是不知他们要不要我。我不会开飞机，去陆军的话也派不上用场。”

“你这傻瓜，你又不是非去不可的，对吗？”

“依照法律我不一定要参军。”

“我还以为你是反对战争的呢。”

“的确是这样。”

“那就拒服兵役好了。”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想来想去——结果呢，喏，作出决定的责任太重了，一个男人无法承受。我应该去。”

“你已经下定决心了？”

“玛丽同意我的决定。”

“玛丽·罗弗尔？她同这事有什么关系啊？”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喜事。”

纳撒尼尔转过身来，忘掉了自己手上拿着的书。他朝火炉走去，望了望单人沙发，记起了手上的书，把它放在桌子上。他抓住一张椅子，往前拉了拉，坐在椅子边上。

“昨晚演出之后我跟你谈过，你记得吗？谈到我们的生命必须回溯到时间的源头，在历史上留下足迹，记得吗？”

“我说你恐怕是克里奥帕特拉。[2]”

纳特一本正经地把这句话想了想。

“不会，我想不会，没有这么大的名气。”

“那么是亨利八世。[3]这就是你的喜事吗？”

“人总不断碰到各种暗示。突然之间领悟了，洞察了某些事物。人总是——”他双手从肩上往两边伸开，似乎是在摸着变得大大的脑袋——“你在遇到有些人的时候，立刻就会觉得这些人同自己秘密的往事交织在一起。你说是吗？例如，我和你就是如此。你记得吗？”

“你以前就喜欢扯上一大通的废话。”

纳撒尼尔点点头。

“我现在还是如此。不过我们也还是紧紧相连，出现的情况完全一样。你记得你把我介绍给玛丽的事吗？你瞧我们三人彼此间的反应吧。我脑子里突然一亮，我立刻明白无误地领悟到，‘我们从前在哪儿见过。’”

“天晓得，你在唠叨什么呀？”

“她也感觉到了。她说过。她太——聪明了，你是知道的。现在我们俩都深信不疑。这些事情是前生注定的，不过，克里斯，今生今世，我们得感谢你，是你介绍我们见面的。”

“你跟玛丽·罗弗尔？”

“这些事情自然决不会简单，我们俩分头考虑过，又在一起琢磨来着——”

房间里似乎有魔法作祟，纳特的脑袋随着房间一会儿胀大，一会儿缩小。

“克里斯，能不能请你做我的傧相？”

“你要结婚！你同——”

“就是这件喜事。”

“不行！”

他只觉得自己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在不知不觉中站起身来。

纳特的脸朝着他，但眼睛却望着他身后的炉火。

“我知道这有些突然，但我们都认真考虑过了。你瞧，我要进海军了，她真是勇敢极了。你呢，克里斯——我知道你会全心全意地支持这个决定的。”

他一动不动地站着，低头看着那一头乱糟糟的黑发，还有他那长长的四肢。他心中不得不面对这一严峻的事实，体会到这前后的一切以及这一决定所具有的无比巨大的力量。并不是他在哪儿吃别人，而是他在哪儿被吃掉。血液伴随着这种想法直往上升，他的脸通红，那是一种粉碎别人的力量。在他心中翻腾着她的画面，就像是扔掉的一张张照片——玛丽在船上，小心翼翼地整理裙子；玛丽往教堂走去，充满着诱惑，她每走一步，她小小的臀部的每一次摆动都是对他的挑战；玛丽挣扎着，两只膝盖紧紧合拢着保护着自己的贞操，一只手往

下摁着她的粗呢裙子，另一只手挡着，只能用叫声来护住半裸的胸脯——

“我要嚷嚷了。”

纳特抬起头，嘴巴张着。

“要知道，我这次并没有上当受骗。你不必担心。”

照片消失了。

“我是——我也不知道刚才说的是什么。纳特——那只是哪个剧本里的台词。”

纳特摊开双手，怯生生地笑着。

“命中注定的事是无法改变的。”

“尤其是这件事恰好符合你心意的话。”

纳特把这句话想了想。他脸有点红，严肃地点点头。

“是有那种危险。”

“看在老天的分上，留心啊，纳特。”

但他不知道，听不懂——他要留心什么呢？留心别挨近我？留心别同她一起站在我这个被照亮的黯黑的中心里？

“克里斯，等我走了，就请你在这儿照顾她。”

真是命中注定。不然怎么会莫名其妙地一阵冲动，使我说出了不想说的话？

“只是得留心。留心我。”

“克里斯！”

傻瓜，因为我爱你又恨你。现在我恨你。

“好吧，纳特，别说了。”

“这是很要紧的。”

一阵冲动过去了，被踩在地下，踢到一边去。

“我也要参加海军。”

“剧团怎么办？”

斟酌一番，在憎恨之中顾不得了。

“人觉得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老朋友！”纳特站起身，满面笑容。“也许我们会在同一条船上呢。”

兴趣索然，预感到选择的道路。

“肯定会的。这是我们命中注定的。”

纳特点点头。

“我们天生脾气一样，是当水兵的料子。”

“水，水。”

衣服像湿布一样裹在身上。他站起来走到阳光下面。他躺在地上，觉得自己就像摊开的海草。他抬起双手，揪着风雪衣上的木纽扣，那一幅幅的照片在他眼前旋转飞舞，就像一副纸牌。他解开了木纽扣，又去揪余下的衣服。等到身上只剩下背心短裤时，他爬动起来，在石头上爬了好几码到水洞那边。他又往上爬到大街上，在矮人身边躺下。

“有雾气从我的衣服上升起，这不是幻觉吧。这是汗水。”

他背靠着矮人。

“要有头脑。”

他两条腿伸在前面，上面全是白色的疹子。他撩起背心，肚子上、胳膊上和腿上的疹子更多。这些疹子使他的眼窝边沿变了形。

“活下去！”

从他心头冲出了一个狂暴的想法。

“如果把这个该死的罐子里其他东西都吃掉，我就能够活下去。”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腿。

“这些该死的疹子，我知道该怎么称呼你们。荨麻疹。食物中毒引起的。”

他静静地躺了一会儿。蒸汽往上升，气流在晃动。疹子边缘清晰，一片死白色。这些疹子高高隆起，连他肿胀的手指都可以摸得出它们的边缘。

“我说过会生病的，这不就病了。”

他朦胧地望着天边，看不见什么东西。他又低头望望腿。觉得尽管长了疹子，但腿还是很瘦。在背心下面，他能感到水正从一个个疹子中间弯弯曲曲地流下去。

天空和空气的压力就在他的脑袋里。

---

(1) 亚克托安，希腊神话中的猎人，因偷看猎神狄安娜洗澡，而被变为鹿，并被狗咬死。

(2) 克里奥帕特拉，公元前一世纪埃及女王，以美貌著称。

(3) 亨利八世，十六世纪英国国王。

11

在双眼后面，但又在未经认真注视的中心前面，一种想法像一件雕塑品那样正在形成之中。在一段无限长的时间里，他注视着这个想法，汗珠顺着身上的疹子直往下流。不过他知道这种想法是个敌人，因此，尽管他看到了它，但他既不同意也不容许它附在他的意识上。要是说这个行动迟缓的中心现在还有什么活动的话，那么它就在默默考虑着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个想法待在一边，就像是公园里一座没人注意的纪念碑。克里斯托弗和哈德莱和马丁都是互不关联的碎片，中心正在生着闷气，因为它们竟然不再紧紧贴在中心上面而分裂出去。窗户里充满了一个彩色的图案，但在这种奇怪的状态中，这个中心并没有将这个图案想成身外之物。那是在一间黑屋子里唯一清晰可见的东西，就像墙上挂的一幅被电灯照亮的图画。在它的下面则感到水在往下滴，一个坚硬的表面硌得人很难受。在一段时间里，这一中心已经足够了。尽管克里斯托弗和哈德莱和马丁已经成为碎片散落到远处，中心明白自己依然存在。

一个由毛发和肉组成的窗帘遮住了墙上的图画，能够认真加以审视的只剩下这个想法。他认出了这个想法。随之而来的恐惧使他大为震惊，他的身体作出了反应。他的神经发出信号，肌肉紧张起来，他胸部一起一伏，捏紧拳头捶着，浑身颤抖。这个想法化成一句话从嘴里猛然冒了出来：

“我再也没法从这块礁石上脱身了。”

恐惧的影响还更厉害。它使他的关节伸得笔直，整个人站了起来，又使他在天空的压力下绕着瞭望台直打转，最后他一把抱住了矮人，那颗石头脑袋轻轻地晃动着，晃动着。在那张银色的脸孔上，太阳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地来回摆动。

“让我离开这块礁石吧！”

矮人和气地轻轻点了点银色的脑袋。

他在发白的沟边蹲下身来，那个彩色的图案又出现在他的眼前。

克里斯托弗、哈德莱和马丁又回转来靠近了一些。他强迫那个图案与礁石上大海上天空中各处融为一体。

“认识一下你的敌人吧。”

身上有病，这是过度暴晒所致。食物中毒，令人无法生活。孤独和一次次受挫的希望。那个想法，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既未明言又不肯承认的想法。

“把它们弄出来瞧瞧。”

水，仅有的那点水，被黏乎乎的泥挡着，随时都会枯竭；吃的东西越来越少；压力，身心受到了难以形容的压力；那一幅幅空白胶片样的画面又使他难以入睡。还有——

“过去和现在都——”

他蹲在岩石上。

“把它弄出来瞧瞧。

“有一个图形正在出现。我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大致猜一下，也会使我的理性发生动摇。”

他脸的下半部分围绕嘴巴动了起来，最后露出了牙齿。

“武器。我有可以使用的东西。”

智力。坚持到底的意志。坚如磐石的意志。活下去。教育，这是解决所有模式的关键，它本身能够进行创造，将这些模式塞到生活中。众人皆睡，唯我独醒。这个刀枪不入的黯黑的中心确信自己有足够的能力。

他开始对着那吸墨纸一样沉闷的空气说起话来。

“理智就是恰当地把握现实的能力。我现在处境的现实又是怎样呢？我孤零零地流落在大西洋当中的一块礁石上。四周是波涛汹涌的茫茫大海。但这块礁石十分坚固。它下面同海底岩床相连，也就是同我十分熟悉的岩床相连，一直可以通到海岸和城市那边。我必须记住礁石十分坚固，无法移动。要是礁石动了起来，那就是说我失去理智了。”

一只会飞的蜥蜴扑着翅膀从头顶飞过，接着往下落，不见了踪影。

“我决不能就此放弃，首先是要活下去，此外还不能丧失理智。我得采取一些措施。”

他又把窗前的帘子放了下来。

“我中毒了。我成了一个跟棒球场那样长的弯弯曲曲的管子的奴隶。所有这些恐惧归根到底只是因为肠道阻塞的缘故。现在这条蛇盘在我自己的身体里面，干吗把善恶的问题牵扯进来呢？”

他慎重地想象自己肚子里的情况，消化道很不顺畅地慢慢蠕动着，将柔软的食物转化成为有毒的东西堵在里面。

“我是阿特拉斯。我是普罗米修斯。[(1)]”

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大，巨大的身影站在礁石上。他的嘴巴咬得紧紧的，下巴陷了下去。他成为一名英雄，对他来说没有做不到的事。他跪下来，不屈不挠地爬在岩石上。他在岩缝里找到了救生带，拿出刀子，将金属气嘴从带子上锯了下来。他又往下爬到红狮饭店那边，响起了一阵背景音乐，有柴可夫斯基、瓦格纳和霍尔斯特[(2)]作品的片断。其实并没有必要爬，但这阵背景音乐衬托出一个英雄迎着巨大的苦难前进的不可战胜的缓慢步伐。贻贝的空壳像陶瓷碎片一样在他骨头下面格格地响。音乐声越来越大，被铜管乐的声音弄得支离破碎。

他来到石头上那个水汪旁边，水汪里有一个长着海草的帽贝和三个一本正经的海葵。那条小鱼还在水里，只是在石头上不同的位置。他把救生带浸在水里，吓得小鱼拼命躲闪。从管子里冒出一串气泡。他先把那长长的气囊从两头往中间压，然后将它松开。小股的水进到气嘴里，又有一串串的气泡冒出来。这会儿是深沉的弦乐。他把救生带从水里拿出来，掂了掂气囊。从里面传出来水流动的声音。他又将救生带沉到水里，重复刚才的动作。又是一阵弦乐，在木管的乐声之外又多了一两件铜管乐的音符。不一会儿，就会响起一阵延留和弦，为下面整个乐队的华彩乐章进行铺垫。帽贝身上长着海草的地方已经露出了水面。小鱼被水面突如其来的下降弄得不知所措，这会儿躺在阳光下湿湿的石头上扭动身子，企图回到水里去。海葵的嘴巴闭得更紧了。救生带的气囊的三分之二都灌满了。

他蜷缩着身子，倚在石头上，两条腿分开着。音乐声响起来了，大海和太阳在演奏。宇宙屏住了呼吸。他哼哼唧唧地设法将橡皮管塞进肛门里。他将那个长长的气囊的两半折叠起来，坐在上面。然后用双手挤压和抚摩气囊。他感到冷冷的海水在肚子里流动。他用力挤压着，把气囊压得扁扁的。然后他把管子拉出来，小心地爬到礁石边上，管弦乐队轰隆隆地响着，渐渐停住了。

华彩乐章就要来了，它真的来了。它以完美的技巧胜利地轰然一声，排到大海里去。那就像是大坝决口，冲垮了所有的障碍。随着那响亮的和弦与热烈的琶音，他一阵抽搐，华彩乐章耗费了他的所有力量，他筋疲力尽地躺在石头上，肚子里空空的，乐队消失了。

他朝礁石转过脸，对着敌手咕哝道：

“你认输了吗？我是不会输的。”

天空的手落在他身上。他坐起来，跪在贻贝壳中间。

“现在我的理智就会恢复，我再也不用受身体的奴役了。”

他低头望着那条死鱼，用手指将它放到一只海葵的嘴边。海葵伸出花瓣样的口器企图抓住它。

“刺。有毒。我中了海葵的毒。说到底，也许贻贝倒没有问题。”

他觉得有了些力气，也不再需要爬行以表现其英雄气概了。他慢慢走回到瞭望台那里。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我知道自己不会死在海里，我没有淹死。这块礁石救了我。我知道自己能在礁石上生存，我活了下来。我击败了身体里的那条蛇。我知道自己会受苦受难，我的确经历了种种痛苦。不过我就要赢得胜利了。尽管周围像吸墨纸一样，大气中具有极大的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生活重新开始了。”

他在矮人旁边坐下，膝盖拾得高高的。他的视觉关注着外部，他活着。

“我恐怕是饿了。”

生活重新开始了，怎么会不饿呢？

“盘子里的食物。令生活舒适的丰富食物。店里卖的食物，肉店，食物，不是在海里游动，一会儿又像个拳头似的合拢起来消失在岩缝里，而是死在石板上，堆了起来，所有的海产品。”

他注视着大海。潮水在流动，亮亮的条纹渐渐从三块礁石往后移动。

“光线引起的错觉。”

因为礁石自然是不会动的。如果你觉得它在海潮中慢慢向前移动，那是因为你的眼睛没有别的参照物。但海水尽管流动，这儿与地平线以外的陆地的距离并没有改变。他苦笑了一下。

“这倒是个不坏的错觉。大多数人会上当的。”

就像两列火车，边上火车飞速前进时你会觉得自己这列车在往后退。就像在交叉的平行影线中间画上一条杠杠一样。

“因为礁石自然是静止不动的，只有海水在运动。让我好好想一想。海潮是绕着地球转动的大浪——也可以说地球是在海潮里面旋转，因此我和这块礁石是——”

他匆忙低头看了看双脚之间的陆地。

“因此礁石是静止不动的。”

食物。在石板上堆着，不能自由地游动，而是堆成一堆，大海里所有的废物，一只龙虾，并没有像拳头那样合拢着飞快地缩到岩缝里，而是——

他站了起来。他气鼓鼓地注视着三块礁石旁水下海草生长的地方。他大声嚷道：

“有谁见到过那样的龙虾在海里游动的？竟然是一只红色的龙虾？”

有什么东西给拿走了。刹那间他觉得自己在往下掉，接着是一道黑暗的鸿沟，其中一个人也没有。

有样东西浮到了表面。它并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因为它已经把自己的名字忘记掉了。它碎成了片，乱糟糟的。它挣扎着要把这些碎片拼凑起来，因为只有那样它才可以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响起了一个有节奏的一断一续的声音。那些碎片摇摇晃晃地凑到了一起，他侧身躺在石头上，从他的嘴里传出了打鼾的声音。沿着隧道再往下走有一种得了重病的感觉。现在（不管这究竟是什么时候）和那个恐惧的瞬间离得远远的。由于离得远，他能够忘记产生恐惧的原因。隔离要比睡眠来得更为黑暗。它比任何现存的黑暗更深，因为时间已经停

止或终结了。它是个一片虚无的鸿沟，一个开到世界外面去的井，这会儿为了生存的努力已经使他精疲力竭，他只好侧身躺着活下来。

不一会儿他想道：

“我那时候死掉了。那就是死亡。我吓得死掉了。这会儿成为碎片的我凑到一起，我又活过来了。”

眼前的景象也有了不同。那三块礁石靠近了些，还有一些尖利的东西——他机灵地想，是贻贝壳——割得他面颊发痛。

“是谁把我搬到下面这儿来的呀？”

这句话一出口，他觉得有点儿痛，他想了想，原来痛在舌尖上。舌尖肿着，很痛，嘴里又有盐。他可以看见附近有一条空空的裤子，石头上还有一些奇怪的印迹。这些白色的印迹是平行的。上面有血还有白沫的痕迹。

他打量着身体的其他部分。一段硬硬的，像木条样的东西，他认出来是他的右臂扭到了后面。这就是他关节发痛的原因。他挪动了一下身子，让胳膊能够活动，他注视着胳膊尽头的手。

这会儿他发现自己没有穿短裤，因为短裤就在他的右手上。短裤已经破破烂烂，上面有血迹。

“我在打架来着。”

他躺着，没精打采地考虑着各种各样的事情。

“礁石上还有别人，他爬过来狠狠地打了我。”

面孔扭曲了。

“别说蠢话。就只有你一个人。你发病了。”

他又去摸左手，低声痛苦地哼了一下，找到了它。手指上有咬伤的痕迹。

“我有多久了？这是今天还是昨天？”

他靠着双手和膝盖把身体撑起来。

“就在我恢复知觉取得胜利的时刻，出了点事。一阵恐惧。从周围环境中出现了一个图案。”

接着是一片虚无的鸿沟。

“鸿沟的这一边和那一边不同。这就像你打着灯光的彩排刚完成，忽然叫你停止下来一样。这样一来，原来那些艳丽的扎实的风景如今只是一些画上去的布景，在监视灯底下显得灰灰的。又像下棋，你得意洋洋地向对方进攻，但却没有注意到对方一步将军，结果混战一场，弄得你没法动了。”

光亮的岩石和大海，希望尽管无法立刻实现，但却带有英雄主义的色彩。随后，在成就卓著的时刻，认识到自己的处境，恐惧就像一只手从天而降。

“是我记得的某件事情。最好还是不要再让它回到记忆当中来。记住把它们忘掉。疯了吗？”

比疯更糟。神志清醒得很。

他靠着双手和膝盖撑起身子，根据散落的衣服和石头上的印记，费力地找寻他发病的痕迹，结果回到了开始的地方。他在矮人身边停留下来，低头望着石头，石头上抓出了一些图案——上面还交叉着牙齿啮噬的印子。

“这都在意料之中。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天道如常。记住这一点。”

他若有所思地低头望着礁石后面海面上的道道条纹。

“我决不能去看海，对吗？是不疯好呢还是疯了好？是不疯好。我眼前出现的都是幻觉。我记忆中的东西也不对。”

接着他有了一个重要的想法。这使他立刻着手在礁石上寻觅起来，并不是随随便便地找，而是一寸一寸地翻寻。只是在他翻找了无数个缝隙和凹凸不平的地方之后，他才记起要想在这个地方找木头来触摸一下未免太傻，因为礁石上根本就没有木头。

他手上仍然拿着那条破短裤，他突然想可以将它穿上。在他穿好之后，他的头脑倒是清楚得多了，但还是感到痛。他举起手去摸痛的地方，发现在头发底下有个大包，头发被血粘住了。他仔细望着自己的腿。白色的疹子缩小了，已经没什么要紧了。他记起了一个习惯，又爬回到水洞里。等他钻进洞里，发现远远另一头开口处突然闪过一道亮光，隐藏在心底里的推理本能使他赶回到瞭望台那边，他知道在这道亮光以及随之而来的响声会带来什么。

太阳还高高照着，但在地平线上有一处地方起了变化。他跪下来观看这一变化，那地方又被一道亮光从上往下劈开了。这道亮光在他两眼中分别留下了记号，使他的视觉不能集中在一个点上。他注视着这道亮光留下的绿色光带，看到乌云在海面上映出了清晰的轮廓。它渐渐逼近了。他立即恢复了神志，他明白自己的处境了。

“雨！”

“当然如此。”

“我说过会下雨的。”

让天下雨，雨就来了。(3)

他往下爬到大街上，找到了防水帽，把它摊在克劳狄人那一头下面的斜坡上，再把身上所有的衣服都扯下来，塞到岩缝里面。他意识到了道道亮光和响声。他把雨衣放到一道沟里，一下子把身体扎下去，做成一个盆的模样。他几乎直着身子走到瞭望台上，雨像一幅幕布似的将救生礁卷了进去，他听着雨点沙沙作响。雨点打在他的脸

上，打在矮人和瞭望台上又高高溅起。霎时间，他从头到脚都是亮闪闪的水流。

雨幕中传来一阵无情的电闪雷鸣，他跌跌撞撞地走到岩缝前，先把头埋了下去，雷在头顶轰鸣着。甚至就在岩缝深处，他也看到了一道惨白的亮光，使他的耳朵直发痛，接着所有的响声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高高的唱歌样的音符。这个音符他太熟悉了，以致在他耳朵里取代了雷声。他的双脚像是被棍棒连续抽打着。他嘴里说着话，但他自己都听不见，因此根本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岩缝里到处有水在流，在他面孔下面，在他腰部四周，从石头上往下滴，到处有水在流动。他身子从岩缝里退出来，雨水就像瀑布一样劈头盖脸地浇下来。他跌跌撞撞地走到沟里，发现防水帽里水已经满得往外直溢。从克劳狄人那一端像自来水那样流过来，他端起重重的防水帽，把水倒到嘴里。然后他把防水帽放回原处，走到雨衣跟前去。简直可以把它当浴缸在里面洗澡了，不过雨水浇在他身上，就像洗淋浴一样。他走回到防水帽前面，眼看它满了，把它端到水洞那边。这会儿他能够听见礁石底下淅淅沥沥的声音——水在往下流，从看不见的缝隙里渗透下去，发出各种各样的滴答声流到低洼处。那条红色黏土带已经不像原来那么宽了。

“我说过会下雨的，雨这就来了。”

在阴冷的洞里他全身发抖，由于自己的预言完全正确，他应该感到得意。他等着这种得意之情的降临，但是却等不到。

他蹲在地上，再也不去注意流水的声音，只是皱着眉头望着自己的身影。

“在这盘棋中我损失了什么子儿呢？我发了一次病，我干得还不错，在这以后——”在这以后，是黑暗的鸿沟，这道沟把前一段光明的时刻同现在分了开来。在沟的另一边是从前发生的事情。那些事决

不该去回忆。不过要是你存心想忘掉，那你又如何做得到呢？那是与一个正在出现的模式有关的。

“十分不利。”

他思考着他嘴里说的这个词。这个词儿听上去没有害处，但其含意就不同了。为了避免这点，他故意将思维的过程进行修改，让嘴巴服从自己的命令。

“礁石会有什么不利呢？”

他飞快地爬到已经逐渐减弱的雨中。暴雨匆匆地从三块礁石那边离去，它使海浪的运动变得不那么清楚了。乌云使一切都变得暗暗的。海面上一片灰色，下着毛毛雨，空气在海面上移动，可以觉察到微风从礁石上掠过。

“这是气旋边缘附带生成的雷雨。气旋在北半球以逆时针方向旋转。风从南面来。因此我们是在朝东移动的气旋的东侧。既然我能够预知天气，我也能对付它。现在的问题不是水太少，而是水太多了怎么办。”

他只是稍稍注意他的嘴巴。嘴巴不停地说着，它只能劝说它自己放心。但是球体的中心在动，它一次次躲闪着。不肯面对心中意识到的现实。它力图不去注意现实的某一表现，结果另一种表现形式又出现在它的面前。它企图消除每一种单独出现的表现形式的痕迹，但却发现它们是不容忽视的。

“失去理智这个大问题极其复杂，至今人们仍未能给它下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确定一个标准。”

远离中心的嘴巴咭咭呱呱地讲着。

“例如，心情不好或十分亢奋的人同精神真正变态的躁狂抑郁症患者之间，如何进行区分呢？”

他一只眼睛朝上抬，等待那阵恐惧的风暴重新来临，中心在想，当一个人所经历的全是一系列胶片的空白结尾时，要区分睡与醒是多么困难。

“一个反复出现的梦境，一种神经官能症？不过在摇篮里的正常的婴儿一定经受过神经官能症的所有症状吧？”

如果一步一步地回想——不去理睬黑暗的鸿沟和嘴唇上的恐惧——从礁石上往回推，从海军、舞台、写作、大学、中小学直到安静的屋檐底下的床，你最后下到地窖里。还有从地窖回到礁石上的小路。

“解决的办法是要有头脑。这就是我们同一筹莫展的动物的区别，这些动物在心理上和身体上都陷入在自己的行为模式的圈套中无以自拔。”

但是那黑暗的中心正在审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像块纪念碑，它取代了那个阴郁的公园里的那一座。

鸟粪是不溶于水的。

如果鸟粪是不溶于水的，那么上面沟里的水就不可能是又黏又滑的，一碰到这些液体就使他的眼角像针刺一样火辣辣的。

他的舌头舔着他的两排牙齿——舔到边上的大牙和空缺的地方。他双手合拢，屏住呼吸。他瞪着大海，却什么也看不见。他的舌头记起一些什么来了。它舔到牙齿中间空缺的部位，那个熟悉的痛楚的形象又出现了。它触到峭壁起伏不平的边缘，沿斜坡往下，经过一道道痛楚的沟沟，到了红狮饭店那里的平滑的表面，就在牙床的上方——他对在大海中间一块与世隔绝的正在蛀蚀的礁石有一种驱之不去的既熟悉又痛苦的感觉，如今他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

(1) 阿特拉斯是希腊神话中以肩顶天的巨神，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因盗窃天火而触犯宙斯，被锁在山崖上受折磨。

(2) 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1840—1893），俄罗斯作曲家；瓦格纳（Wagner，1813—1883），著名德国作曲家；霍尔斯特（Holst，1874—1934），英国作曲家。

(3) 这是摹仿《圣经·旧约·创世记》中上帝创造世界时说的几句话。

12

现在除了保护正常的状态之外没有其他事情好做了。中心像是牵线似的操纵着外部的身体。他让身体从瞭望台爬到下面岩缝里。他找到了湿湿的衣服，将它们穿上了身，到末了他看见衣服和长统袜从身上伸出去，就像一堆堆的垃圾。身体和衣衫就像潜水服那么难看。他走到食物崖跟前去采集贻贝，强迫自己的嘴将它们吃下去。他没有朝外面看，而只是低头望着脚下海水沿着礁石翻滚。海面起伏不平，全是一些小浪花，每朵浪花上面又有一些更小的浪花，因此看不清水有多深，海水显得黯淡而凛冽。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咀嚼着，身边石头上躺着两只龙虾。在针刺似的雨点底下他吃着东西，刮起了一阵风，海面上出现了道道波纹。他用一只龙虾拿起要吃的碎屑状的食物将它们举到面前。两只龙虾穿着盔甲，保护自己，免得被天空巨大的压力压碎。

在吞咽的间隙中他咭咭呱呱地讲着话，先是理智地认识真相，然后又滑出了这个话题。

“我没有盔甲，因此才被挤压得瘦骨伶仃。这也破坏了我的侧影。我的嘴突出得那样厉害，而且有了两个鼻子。”

但中心想起了另外一些事情。

“在我掉过头向风望去的时候，我一定得小心。我不想再死一次了。”

与此同时有许多贻贝，尽可以让嘴巴去动，不去多想其他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总是由心灵和肉体两样东西构成的。这一点都没有变。只是在以前我没有这么清楚地意识到罢了。”

中心又想到了下一步动作。可以用铆钉将世界连在一起。可以借助蚂蚁钳子样的口器对肉进行修补，就像在非洲那样。意志可以进行抵抗。

随后在手够得着的地方没有贻贝了。他把龙虾塞进嘴里，模仿吃的动作，但嘴里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非这样不可。”

他转身手足并用爬在地上。他屏住呼吸，抬头看去，天边站着那个地窖角落里的老太婆。

“她是矮人。我给了她银色的脑袋。”

风吹到他的脸上，还有雨丝。老太婆点着头，她那张银脸已经不很光亮了。

“幸亏我把银色的面具套到另一张脸上。她是矮人。那不是下一步动作。”

他艰难地走回到瞭望台那里，拖着身子走近矮人，尽力跪下身来。矮人在上方轻轻地点着头，那张银脸已经不很光亮了。

在最顶上那道沟里发生了一些变化。他立即往回一缩，小心地观望起来。沟底白色的东西裂开了散到各处，因为有一片石头从沟壁上掉了下来。他爬上前，认真注视那片石头。在石头的一边那一层层的印痕已经磨损，说明有好些年份了，但另外三条边都是白白的，显然刚刚裂开。这块石头大概一码见方，六英寸厚。这可是一本不小的书，在它白色的封面上刻着一些奇怪的花纹。有那么一会儿，他的眼睛喜欢起这些花纹来，因为它们形成了一种图案，而不是文字，文字是会立刻要了他的命的。在他嘴巴里吃贻贝时，他的眼睛一遍又一遍地研究着这些凹下去的线条。在这本书的旁边是个凹槽，石头就是从那儿掉下来的。

在凹槽里面也有些条纹。那就像一棵倒挂的树，它从原先就破的那一边往下长，在那一边树叶在风雨侵蚀之下已经枯萎了。树干是一条垂直往下的深沟，沟边也一片片的很容易剥落。再往下树干分成三个树枝，树枝又分成为密密麻麻的小枝，就像是蛀书虫蛀出来的道道。树干、大枝和小枝都乌黑。在小枝周围有一朵银灰色斑痕形成的苹果花。他看的时候，雨点打在斑痕上，使它边缘模糊不清，雨点落在树枝上，就像是一些淡而无味的果实。

他的嘴巴又咭咭呱呱地出了声。

“闪电！”

但是黯黑的中心知道了真相，它吓得往后退缩。这一真相太可怕了，中心故意让嘴巴说了出来：

“黑色闪电。”

还有一个角色可以扮演——可怜的汤姆，这个疯子，没有让他知道黑色闪电的意义。

他一把抓住了那个点着银色脑袋的老太婆。

“亲爱的，帮我一把，你必须帮帮我！”

嘴巴自动地把这个任务接了过去。

“要是你让他这样干下去，他会把这块该死的礁石劈开来，我们只好游泳了。”

在什么里面游泳？

嘴巴发了狂。

“亲爱的，在希望崖那边有块礁石移动过了，是水移动的。我不求别人只求你，因为礁石是连在海底的，只要他不去动它，那么它就会永远待在那儿。亲爱的，你毕竟是他的妻子。”

从床上跳起来，光着脚在地毯上。从暗暗的房间里爬出来，并不是你想要去，而是因为你非去不可。经过了门。扶梯口通道，大得要命，落地式大摆钟。我后面不安全。现在拐过屋角到扶梯。下去，啪嗒，下去，啪嗒。在厅里，但厅已经变大了。所有的角落里都是一片黑暗。栏杆很高，伸手刚刚够得到。这会儿不能滑下去。不同的栏杆，一切都不同，一个图形出现了，强迫下去同我抛弃的东西见面。滴答，滴答，黑影逼上前来。经过厨房门口。拉开地窖的门闩。黑暗的深井。下去，啪嗒，下去。棺材的一头在墙上撞烂了。在教堂墓地下面从死亡的大门退出来遇见主人。下去，啪嗒，下去。黑黑的块堆了起来，发出潮湿的气味。棺材里刨下来的刨花。

“要是一个人看见一只红色的龙虾在海里游泳，那他一定是疯了。鸟粪不溶于水。疯子会将海鸥看成是会飞的蜥蜴，他会把一本书里的两件事情连在一起，只要他脑子一糊涂，这事情又会在他眼前出现，其实他还是在好久以前读到了这件事，已经忘记了——对吗，亲爱的？你说他就会这样！你说他就会这样！”

银面孔轻轻点着头，雨点啪嗒啪嗒地打着。

从棺材里出来的引火柴，煤尘，黑得就像黑色闪电。大块木头边上有把斧子磨损了，并不是因为劈柴的缘故，而是用作行刑的工具。

“海豹对人并不含有敌意，疯子没法正常睡觉。他会觉得岩石太硬，太真实；他会加上一种现实，尤其是如果他想象力太丰富的话。他能够将雕刻的痕迹看成为事物的整体性质出现了分裂——不是吗？”

随后他双脚在黑暗中受到了束缚，他试图抬起一只脚，却发现给胶粘住了，在本应该有现在所需要的力量的地方，如今只能发现极度虚弱，因为出于人的本性除了尖叫和试图逃避之外别无其他事情可做。角落里加倍黑暗，东西隐隐出现了，双脚被绑着，附近，一个未知事物的影子隐隐出现，开场时的黑暗，所有可想象的恐惧的核心和

本质。模式从时间开始时重复出现，那个未知事物渐渐逼近，一个黯黑的中心对它的创造者弃之不顾，极力企图逃脱掉。

“不是吗？你说他就会这样！”

在他的左臂旁传来一种声音，瞭望台上到处是水。他把外部的面孔迎风转过去，风掠过他的面颊。这会儿泼在矮人身上的水不是雨点，而是溅起的浪花。他爬到峭壁边上，朝漏斗下面望去。在救生礁四周翻腾着白色的海浪，在他观看的时候，漏斗里又响起一阵沉闷的声音，随后便升起一个水柱。

“对这种天气以前进行过调查，不过是从较低的水平上进行的。他爬到那儿，帽贝牢牢地附在岩石上。”

大海里的节奏越来越强。救生礁挡住了海浪，使波浪流向漏斗下面的裂口里去。十有九次这些波浪总会遇见反射回来的水波，从而激起一阵水花，就像点燃了导火线——一条快速掠过水面的导火线。但第十个波浪不会遇到什么阻挡，因为第九个浪头总是很小。因此第十个浪头可以长驱直入，朝裂口涌去，在裂口的挤压下，水速越来越快，最后砰的一声打到后面，一片水花随即在漏斗里升腾起来。如果这是个大浪的话，水花就会变成水柱，顶部经风一吹，水珠就从矮人那边卷过来，洒落到大街那边。

观看海浪就像吃贻贝一样。大海是注意的焦点，这种注意力要比吃东西更持久。中心全神贯注于海上，嘴巴就自作主张地说起了话。

“过一段时间当然会有一次暴风雨。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水一如往常地运动着，每一滴水都服从自然的规律，所有这一切这样复杂，有谁能够发明它呢？自然人的脑筋有时候会被弄糊涂了，宇宙乱成了一团。但在这团乱麻之外还存在着现实，一个可怜的疯子紧紧贴在大海中央的一块礁石上。”

在疯狂中没有理智的中心。没有像“我”这样的东西坐在这里，赶走那肯定会来临的时刻。模式又出现了最后一遍。接着是黑色闪电。

中心叫出声来。

“我是这样的孤独！天哪！我是这样的孤独！”

黑色。一种熟悉的感情，心脏周围一种沉重感，一个现在随时都会使眼睛里溢满泪水的水库，眼睛已经有好久没有哭泣了。黑色，就像冬天的夜晚，中心在冬夜指挥身体——一个年轻的身体行走。只是由于出现了街头灯柱顶端亮着许多灯的景象，窗户的注意力才分散开来。中心在想——我孤独得很，太寂寞了！水库溢出来了，通到大汤姆底下卡法克斯路口[1]，一路上的灯都打破了，出现了一些彩色的光翼。中心又感到喉咙在吞咽，它让眼光不顾一切地抓住下一道光，接着是再下一道——抓住任何东西，将注意力集中在它上面，以躲开内心的黑暗。

因为我以前做的事情，我现在成了个孤零零的局外人。

中心强忍痛苦通过一条小巷，走到另一条路对面，穿过一个院子，爬上没有上漆的木扶梯。它坐到一个火炉旁，牛津的所有的钟都为溢出的水库和在房间里咆哮的大海敲响了。

中心极力不让它的面孔露出一丝怯懦的痕迹，但那无法控制的水流淌下来，在面颊上往下淌。

“我太孤独！我太寂寞了！”

水慢慢干了。时间伸展出去，就像在大海当中的礁石上过去的时间那样。

中心构思了一个想法。

现在没有希望了。什么都没有。他们只要能看看我，或者开口说——如果我能成为某件事物的组成部分——

时间顾自延伸着。

在两层楼下面扶梯上传来了脚步声。中心并不抱什么希望，但还是等着听这人会走到哪个房间里去。但那人继续走着，往上走着，声音越来越大，几乎像心跳那么响，因此当脚步声在他房门口停住时，他站起身来，双手按住了胸口。门打开了几英寸，一头蓬乱的黑色鬈发从门顶部探了进来。

“纳撒尼尔！”

纳撒尼尔低下头，笑眯眯地走进房里，他站在一边低头望着窗户。

“我想也许能遇见你。我是回来度周末的。”接着他又马后炮似的问：“我能进来吗？”

“老兄！”

纳撒尼尔脱下大衣，一本正经地朝四周看，似乎把大衣放在哪里是件了不得的大事。

“哎，给我吧，请坐，我来，老兄啊。”

纳撒尼尔也咧嘴笑着。

“见到你很高兴，克里斯托弗。”

“你可以住下来吗？你不必赶着要走吧？”

“我是来讲课给——”

“不是今晚吧？”

“不。我今晚可以住下来。”

中心坐在对面，就在它的窗户的外面——就到了外面的世界上。

“我们谈谈。我们谈谈，纳特。”

“那些接连不断的社交活动情况怎样？”

“伦敦情况如何？”

“不喜欢听有关于天堂的讲演。”

“天堂？”

接着身体笑了，笑声越来越大，水又流了出来。纳特咧嘴笑着，脸也红了。

“我知道，但你不必将它弄得更糟啊。”

他抹去了脸上的水，打起嗝来。

“干吗天堂呢？”

“那种我们为自己死后发明的天堂，看来我们还没有作好进真正的天堂的准备。”

“你是会去的——你这怪家伙。”

纳撒尼尔严肃起来。他抬头朝上看着，举起了一个无名指，在天花板后边的一本参考书上找答案。

“照我们现在的样子接受我们，天堂将会完全不存在。没有形体，一切皆空。你明白吗？一种黑色闪电，它会将我们称之为生命的东西全毁掉——”

笑声又回来了。

“我弄不明白，也不大在乎，不过我是会去听你讲演的。亲爱的纳特——你不知道我见到你心里有多高兴。”

燃烧着的雷管掠过纳撒尼尔的面孔，他不见了。中心仍然在朝漏斗底下观望着。他的嘴巴又惊又惧地张开着。

“我是那么喜欢他！”

一片黑暗，一路摸索着走到光滑的钢梯跟前，在云层微光下面梯子只是隐隐发亮。中心拼命抗拒，就像小孩硬是不肯在半夜时分下到地窖里去一样，但是它的两条腿却载着它一步步往上走，从船身中部走到与上甲板处于同一水平的地方，经过了B号炮。我会遇见他吗？他今夜会不会站在那儿呢？

就在那儿，在乌黑的云的衬托下现出了纳撒尼尔的人影，他伸着胳膊，姿势乱七八糟，这讨厌的家伙半夜老是站在货架旁边，他摇摇晃晃地忙着向他行礼。注意，纳特，这句话从他喉咙里升了起来，他强咽下去了。装作没看见。尽可能不同他接触。从舰桥上点起个雷管，它会把他从她的身旁炸飞掉，从而为我扫清道路。我们头道菜都已吃过，我们把鱼已经吃掉了。

很可能搞不成。他也许不高兴待在船尾向他的永生祷告。再见了，纳特，我是爱你的，但我天生不会怎么爱人。最后那条蛆虫发现还有一个同伴时怎么办呢？失去他自己吗？

纳撒尼尔摇摇晃晃地站着，两只手伸开着站在暗处，他温顺地认为自己并没有被看见。他避开长官要经过的路，摸索着走下梯子。

一切都安排好了，时间、地点、爱的人。

“谢谢上帝，你总算这次来得不迟。航向045，速度二十八节。前方没有敌情，我们又前进了一个小时。”

“有新情况吗？”

“一切如常。我们在船队北方三十英里处，这儿就我们一条船，再过一小时发信号。船长会起来发。就这样。航向保持笔直。简单之

极。啊——再过十分钟月亮就会升起来，要是我们撞上德国潜水艇的话，会成为它攻击的目标的。传下去。晚安。”

“愿你睡个好觉。”

他听见脚步声下去了。他穿过舰桥，走到右舷那一边，朝船尾望去。传来引擎的轰鸣，可以见到烟囱的轮廓。船尾模糊的白色尾流扩散开来，从船中部又出现一道副浪。可以依稀看见上层后甲板靠右舷的轮廓，但对比之下上面却很暗，甲板上到处是东西，投掷器、深水炸弹、大桨、炮口朝上的炮，这一切使人很难看出是否有人倚在船栏上。他朝下面定睛望去，似乎有个螳螂样的身影，两条前腿举在脸的前面，但他不知道究竟是真正看到了呢还只是出于他的想象。

倚在那里的不是纳撒尼尔，而是玛丽。

我得干，我得干。你这该死的母狗，难道你不明白吗？

“通信员！”

“长官。”

“替我拿一杯可可来。”

“是，长官。”

“通信员——噢，算了。”

脚走下扶梯。在黑暗中快步走去，卷起了一阵风。右舷闪闪发亮，就像远处一个城市遭受攻击燃起的火光。月亮升起了。

“左舷瞭望哨！”

“长官？”

“快到轮机室去给我把另一副夜视镜拿来。我想这里需要全面检查一下。夜视镜就在海图上面的架子上。”

“是，长官。”

“你去，我来代你观察。”

“是，长官。”

脚步走下扶梯。

现在。

动作有点夸张。漫不经心地走到左舷。停下脚步。

现在。现在。现在。

朝罗经柜那里爬去，将身子朝传话筒扑过去，声音急迫、又高又尖、吓得要命——

“见鬼，右满舵！”

一阵破坏性的震动，这与这场活剧并无关系。像云雾那样白茫茫的东西升了起来，宇宙在旋转。摔到什么地方，大为震惊，一切都粉碎，嘴里灌满了——他四周全是无法穿透的乌黑的水，他挣扎着。

他的嘴高声朝烟囱里升起的白茫茫的一片尖叫：

“这该死的命令并不错呀！”

被吃掉了。

他再也无法看海浪了，因为每过几分钟海浪就被升起的白茫茫的水雾遮掩。他让自己的目光拐过弯来，观察自己穿了衣服的身体。衣服湿透了，防水靴的长统袜脏得就像拖把。他的嘴巴机械地说着话：

“我掉到水里的时候没把防水靴踢掉就好了。”

中心命令自己装假，它一直装着假。

嘴巴自有其聪明的分析。

“在礁石上裂缝里藏身，总会叫人发疯。没有其他方法保护自己的人总是会陷入到疯狂状态之中，就像底下贻贝那边海草里急匆匆地乱逃的甲壳动物一样。”

找点东西看看。

“用疯狂可以解释一切，对吗，亲爱的？”

要是不看什么的话，就找些事做做。

他站起身，在风中艰难地迈开步子，雨点和水花打在他身上。他沿着大街走下去，底下他雨衣做的盆子里装满了水。他拿出防水帽，将雨衣里的水舀出来倒进水洞里去。他全神贯注地思考着水的特性，想着它是如何往下流，如何积聚起来，自己如何对它进行估算和控制。每过一会儿礁石就会震动一下，升起一片白色的云雾，从瞭望台席卷过来，上面那几道沟里全是带白沫的细流。等他把雨衣里的水舀完以后他将雨衣拿起来，抖干以后穿上身。他玩弄着纽扣，中心可以不必关注随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在他这样做的时候，他面对着克劳狄人，一团团的泡沫挂在克劳狄人身上，雨衣将他顶在裂口处。就在他无法活动的当儿，他背后被重重打了一下，足有好几桶的水流到了沟里。水四处冲刷着，最后带着浮渣积在沟底。他沿着克劳狄人身边摸索着走到裂缝前，倒退着走了进去。他戴起了防水帽，将前额靠在双臂上。世界变得乌黑，以声音的形式来到他的面前。

“要是一个疯子听到这声音，他会以为这是在打雷，自然那会是打雷。没有必要像这样认真去听。雷只会是远在天边，在那儿常有船只来往。还是去听暴风雨吧。它就要来抽打这块礁石了。它就要把一个可怜的家伙打疯了。他并不想发疯，但他别无选择。想想这件事吧！你们所有的人都睡在暖暖和和的床上，而一个英国水手却孤零零待在礁石上就要发疯了，并不是他希望如此，而是因为大海叫人恐惧——这是最令人恐惧的东西了，想象不出比它更糟的了。”

中心也配合着，但只是竖起一只耳朵。它如今聚精会神地倾听嘴巴里吐出来的词儿，因为在肉和睫毛的边缘合下来遮住窗户的情况下，他能够察看说出来的话，就像以前察看思想一样。它也提供了背景音乐。

“噢，救命，救命！我要被风吹死，被太阳晒死了。我要饿死，要渴死了。我就像水上漂流的木头夹在裂缝里。我已经对你尽了责任，这就是我的报酬。只要你能看见我，你是会可怜我的。我年轻强壮，一头鬈发，十分英俊，面孔侧影像鹰一样。我极其聪明，我出来同你的敌人战斗。我在海水里受苦，我顶住了整个大海。我顶住了礁石、海鸥、龙虾、海豹和一场暴风雨。现在我又瘦又弱。我的关节肿得像瘤子，四肢瘦得像干柴。我的面孔像是个老头，我吃了那么大的苦头，头发上积满了盐，已经全白了。我的眼睛成了毫无生气的石头——”

中心抖动着，缩小了。在暴风雨、背景音乐和嘴里抽抽搭搭说出的话以外还有一个声音。

“——我的胸脯像是一条破船的肋骨，每吸口气都要耗去很大的力气——”

同咆哮的风雨和海浪相比，这个声音显得极其微弱，这反而更使他聚精会神地谛听。嘴巴明白这一点，更努力地说了起来。

“我要发疯了。在狂暴的大海边缘电光在闪烁。我又有了力气——”

嘴巴唱起歌来。

歌声、背景音乐和外界的咆哮声响成一片，但中心仍然留神听着。那个声音又出现了。有那么一会儿，中心将它和雷声混淆起来。

“嗬哎，嗬哎！托尔[(2)]的闪电向我挑战！一道又一道的闪光，喷出一团团白色的火焰，雷劈向普罗米修斯，雪白雪白，白得耀眼，灼

热，天空打击的目标是礁石上的一个人——”

中心别无选择被迫注意听着，要是你像中心那样认真倾听的话，你就会发现那声音沉闷而遥远。它很可能是雷声或者炮声。它很可能是鼓声，嘴巴突然对它发生了兴趣：

“咚咚，咚咚！士兵来了，我的皇帝给抓住了！咚咚，咚咚！”

它也很可能是有人在楼上的房间里搬动家具，这个想法吓了嘴巴一跳，它不由自主地像虫子跳动似的叭嗒一响。

“放在这里。把地毯那一角卷起来，你就可以把桌子搬出去了。要不要把它放在收音电唱机旁边？把那张唱片拿掉，换一张带摇滚、有点英雄气息的——”

也可能是面粉袋从铁扶梯上滑到钢甲板上发出的声音。

“右满舵！右满舵！”

也可能是两翼的铜板震动发出的声音。

“我必须说了算，否则就离开放煤的那一层——”

地窖的门在一个小孩子身后打开了，这个小孩必须在他睡梦中往下走，去面对他出世的时候避开的东西。

“把他的头砍下来！扔到引火柴和煤灰中间的木头上去吧！”

但中心是知道的。它把握十足地认了出来，这种把握使嘴巴那阵咭咭呱呱的言语跟打嗝一样无用。这是铁锹在挖埋在地下的一个巨大无比的马口铁罐子的咚咚声。

---

(1) 卡法克斯路口位于牛津市中心，大汤姆是基督教堂学院门楼上的大钟。

(2) 北欧神话中的雷神。

13

“发疯了，”嘴巴说道，“完完全全地疯了。我能够解释一切东西，龙虾啦、蛆虫啦、硬硬的感觉啦、光明的现实啦、自然规律啦、电影后面的空白片尾啦、看到和听到的瞬时印象啦、会飞的蜥蜴啦、憎恨啦——一个人怎么能不疯？我来告诉你人是怎么回事。他原来也是四脚在地爬行，后来‘需要’硬是将他的上身拉直，使他成了个不伦不类的杂种。你要是想找证据，可以在他的脊柱和臀部上方找到大自然留下的指印。人就是一个怪物，一个被剥夺了自然发育的机会就给排出体外的胚胎，他给扔到了这个世界上，身上只是披了一层光溜溜的羊皮纸，没有足够的地方供牙齿生长，那颗突出的软脑袋就像个气泡。不过自然在那里面搅了份布丁，并且让雷电在那个渐渐硬起来的球体里面闪烁，那种白白的忽隐忽现的闪电，不停地闪亮，不停地抖动。你所有的那些龙虾和空白片尾，只不过是闪电稍纵即逝的枝杈胡乱交织在一起。你的肚皮和鸡巴的正常生活只是简单地不断重复，但一个搅和过的布丁又怎能始终如一呢？地球引力拽着它，[1]在书上刻下印记的白色闪电也影响了它，它上面全是一道道皱纹，艰难和痛苦在它里面烧出了一条条的线，因恐惧而精神错乱，脑子出了毛病，你在大海当中一块礁石上喘着最后一口气，这个布丁已经溢了出来，最糟的结果就是你完完全全疯了。”

感觉。咖啡。德国白葡萄酒。杜松子酒。木头。天鹅绒。尼龙。嘴巴。温暖而湿湿的一丝不挂的身体。山洞，像裂缝那样松，或者像红海葵的嘴巴那样紧。满是毒刺。主宰，自我。

“你是所有潮流的交汇处。你离开了我就不存在。如果我发了疯的话，你也会发疯。你在里面说话，你和我合而为一，都发疯了。”

礁石再度不停地震动。一阵突如其来的寒冷扑到他脸上，又冲刷到身子下面。

这是意料之中的。

“纳撒尼尔！”

黑色的中心，企图像搅布丁那样自我搅动。

黑暗被白色撕成了条条。他感觉到处是裂缝，一下就绊倒了。到处是水，还有喧闹声，他的嘴对这两种东西都十分欢迎。它又是吐痰又是咳嗽。他在绕着他膝盖打旋的水中用力站起来，但风又把他吹倒了。沟就像小小的海，就像他熟悉的在礁石间大片往回冲的潮水，他如今又记起了它。原先干干的沟里水已经半满了，水在流着，水面上漂着一片片泡沫，它们不停地打转互相混合。风就像一列快车在隧道里驶过，到处都是水，不是涓涓细流，就是大片的水汹涌而至。他在沟里挣扎着站起身来，没有听见自己的嘴里在说的话，突然他和他的嘴合而为一了。

“你这该死的大混蛋！”

他让脸探出在沟壁水平线之上，他的面颊就像飞行员那样被风吸住了。就像一阵鸟枪霰弹打在脸上。接着那个老太婆上方的天空跳了起来。它渐渐发白了。顷刻间灯熄灭了，天空落到了他的身上。在那无比巨大的压力之下，他倒了下来，跌到沟里的水中。压力随即退掉了，由他在水中挣扎。他站起身来，天空又落在他身上。这一次他能够沿沟边摇摇晃晃地站着，因为水的分量还不足以将他击倒，沟里那片海浪也只到他膝头。世界又回来了，暴风雨中一切灰蒙蒙的，天空闪过阵阵的极光，他给它以暴风雨的音乐，定音鼓震响，铜管乐器呜呜吹，还有弦乐在闪耀。他以英雄的步伐涉水在乐声中走过了一道道沟，他的衣服飘舞着，破破烂烂的就像是个风向袋的末端，手拼命抓着。他和他的嘴巴在风的咆哮声中大声呼喊道：

“埃阿斯[2]！普罗米修斯！”

他在白与黑阵阵交锋中极力挣扎，那个老太婆低头看着他。随后一阵白色袭来，将她戴着银色面具的脑袋掀掉了，在天空的背景下只见她弓着没有脑袋的肩膀。他跌倒在那道白色的沟里，压在那本书上，他的面孔抵着石头上的刻痕，他啃了一嘴不溶于水的淤泥。突然又来了一阵压力，一切寂静无声。他被举起来又抛下去，撞到了石头上。随着水退下去，刹那间他在天空的衬托下看到了瞭望台，上面的老太婆这时不见了，留下的只是东一处西一处石头的轮廓。

“她逃到礁石上来了。现在她出了地窖，来到光天化日之下。去把她抓出来。”

在所有其他的感觉中，他也感到刀子顶在肋骨上。他双手拿住刀子，将刀身拉了开来。他爬着，寻着，游过了一道道的沟。她倚在栏杆上，但随即又不见了，他偷偷跟在她后面走进了那个绿色的房间里。但她在脚灯边上出去了，他在舞台的侧面蹲下来，这时他发现自己身上穿的衣服与他要演的角色不相称。他的嘴巴和他合而为一了。

“去换衣服！演一个赤身裸体的疯子在暴风雨中待在礁石上！”

他的爪子抓住身上那些破布，将它们扯掉。他瞥见衣服上的金边和一只空空的防水靴长统袜像一撮垃圾似的向远处漂去。他也见到了一条腿，上面全是伤疤和鳞片，瘦得像根柴棒，为此响起了悲伤的音乐。

他又记起了那个老太婆，跟在她身后沿大街往下爬到红狮饭店去。海浪激起的余波在三块礁石周围乱成一团，这倒很值得欢迎，先前瞧见红色龙虾的地方被这乱糟糟的水波遮住了。他朝这几块礁石大声呼喊，但那老太婆不肯从礁石里出来。她又溜回到地窖中去了。接着他瞥见她缩成一团躲在裂缝里，他挣扎着冲上前去。他扑在她身上，用刀子一边狠命砍她，一边叫道：

“我让你追我！我让你追我！你追着我从地窖里出来，到汽车里，到床上，到酒吧里，我在前面追，你就跟在后面，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我都在追我的身份圆牌！放你的血，杀了你！”

但他跟他的声音合而为一了。两者都知道血就是海水，碎成条条的又冷又皱的肉只不过是油布而已。

这会儿声音变得模糊不清了，唱歌，赌咒，一些毫无意义的音节，还有咳嗽和吐痰。每一秒钟都充满噪音，干扰了嘴里发出的声音，使它哽住了，但中心开始把自己认作另一个人，因为并不是每一瞬间都完全是噪音。嘴里吐了口痰，偏离到部分清醒的状态中。

“最后一点，幻觉、幻象、梦、妄想会时刻扰得你心神不宁。一个疯子还能指望别的什么呢？它们会出现在你眼前，就在那实实在在的礁石，那真正的礁石上，它们会紧紧抓住你的注意力不放，最糟的结果也就是你发了疯。”

幻觉立刻出现了。他在看到它之前就知道了，因为在水花静静冲过的沟里有一种令人敬畏的气氛。幻觉坐在沟另一头的石头上，他终于通过他那模糊不清的窗户同它面对面地打交道了。他看到了沟里其他东西，沿着沟壁在水里往前爬，水面很平静，只是刮来一阵风时会使水面抖动起来，掀起一些脏脏的泡沫。等他走到近前时，他从靴子那边抬起头，透过膝盖望着那张面孔，让自己嘴巴动起来。

“你是我心灵的外化。但你也是我注意的焦点。待在那儿吧。”

嘴唇回答时几乎没有动。

“你是我心灵的外化。”

他发出了打鼾的声音。

“无穷尽地往后倒退，或者更好的是，围着桑树丛绕圈子。我们可以永远这样下去。”

“克里斯托弗，你受够了吗？”

他看着嘴唇。嘴唇像话那样清楚。一丝唾沫星子挂在右边嘴角上。

“我是永远也想不出来的。”

靠瞭望台最近的眼睛的外眼角满是血丝。一抹夕阳在那只眼睛后面和旁边下沉，在礁石后面不见了。浪花还在流淌。你可以望着夕阳，或者望着那只眼睛，但你无法同时望着这两样东西。你没法同时看到眼睛和嘴巴。他看见鼻子亮亮的，现出皮革一样的棕色，上面全是毛孔。左边面颊的胡须需要刮了，因为他可以看见一根根的胡子茬。但他无法同时看到整张脸，这张脸也许以后会记住。它并没有动。它只是拒绝接受全面的审查。你一次只能看到脸上一个器官。

“受够了什么？”

“活下去，硬撑下去。”

身上的衣服也很难一眼看清，他只能一件件看过来。防水服上系着皮带，因为扣子已经扯掉了。里面是翻领毛线套衫。防水帽略微往后倾斜。两只手放在膝上长统袜上边。下面还有防水靴，湿湿的，乌黑发亮，结实得很。与靴子相比，后面的石头就像是薄纸板做的，像是画了油彩的景片。他俯身向前，那模糊不清的窗子几乎靠到了右脚脚背上。这会儿没有背景音乐，也没有风了，剩下的只是乌黑发亮的橡胶。

“我还没有考虑。”

“现在考虑吧。”

“有什么用呢？我发疯了。”

“就连那个裂缝也是会坍塌的。”

他想要朝着那只充血的眼睛纵声大笑，但听见的只是像狗吠样的声音。他朝那张面孔嚷道：

“在第六天他创造了上帝。因此，你只能使用我的词汇，别的我都不准。他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他。”

“现在考虑吧。”

他看到那只眼睛和夕阳混合起来。他用双臂遮住了脸。

“我不。我没法考虑。”

“你信仰什么呢？”

往下看着乌黑的靴子，像煤一样乌黑，地窖的黑暗，但现在是看着被迫作出的回答。

“我的寿数。”

跟着我重复一遍：

“不惜一切代价。”

“这样你便活了下来。”

“那是碰运气。”

“必然会如此。”

“其他人有没有想活的？”

“程度不同而已。”

他将肉和睫毛的窗帘放下来，不去看靴子。他咆哮着说：

“只要有可能我有权利活下去！”

“写在哪儿？”

“那时什么都没有写。”

“考虑一下吧。”

他在那双一动不动的黑色的脚前面薄纸板样的石头上大发脾气。

“我不考虑！我创造了你，我也能创造自己的天堂。”

“你已经把它创造出来了。”

他斜着眼睛朝泛着涟漪的水面望了一眼，又低头望着骨瘦如柴的双腿和膝盖，雨水和浪花打在他的肉上，他觉得冷得要命。

他低声唠叨起来。

“我宁愿如此。你给了我选择的权力，自我有生以来你精心领着我来经受这场苦难，因为选择是我自己作出的。啊，对了！我懂这一模式。在我的一生中，无论我干了什么事情，结果我总是会在那同样的时刻，来到同样的舰桥的前端，发出同样的命令——无论这命令是对还是错。但如果说我从地窖里爬出来时踩着那些再也无用的失败者的尸体，将它们扯开做成台阶，铺在路上好离开你，那你干吗要折磨我呢？要是说是我把他们吃掉了，那么是谁给了我嘴巴的呢？”

“在你的词汇中没有答案。”

他往后蹲下，气鼓鼓地望着那张面孔。他嚷道：

“我考虑过了。我宁可这样，再痛再苦也不怕。”

“你不想要什么？”

他发着火，但已经没有力气了，他朝靴子打过去。

“我不要黑色闪电！滚回去！滚回去吧！”

他的手擦在淌着水的石头上，伤痕累累，皮肤也磨掉了。他一边嘴里咭咭呱呱地说着，一边走进最后一条裂缝里面去。

“礁石上一个可怜的疯水手！”

他又爬上大街。

发怒、咆哮、水柱！

让我们有风、雨、冰雹、一滴滴的鲜血、

暴风雨和龙卷风……

他在瞭望台上跑来跑去，老是绊到散落在地上的石块。

……飓风和台风……

半明不暗的亮光露出来，风暴中的亮光。这道亮光被划出了一道道的直线，大海则被分成了波峰和波谷。一阵阵的巨浪排成行，没完没了地由东向西席卷而去，礁石在海浪中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点。但它也在向前冲锋，在波浪中间烙出一条白色的路，它对是否会沉没毫不在意，而是将救生礁推向前去，就像船首那样将波峰劈开。它会以石头的船首向波峰迎面打去，将海水搅乱，海水就会冲到艏楼上，并且打到舰桥下面。随后一阵弹雨横扫整个舰桥，击在他身上，使他天旋地转，喘不过气来。他扑倒在银色脑袋的老太婆原先站立处的一块方形石头上。他骑在它上面，面对狂风和巨浪。背景音乐又响了起来，嘴巴呱呱地说着：

“快一点！快一点！”

他骑在礁石上，用脚后跟踢它，就像踢马刺似的。

“快一点！”

每一阵巨浪本身都是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一阵浪会汹涌地打来，波峰的顶上一闪一闪的带着风暴的亮光，就像大脑里的闪光一样。救生礁外侧海水变得很浅，因此近处的海水就会升起来，气势汹汹地翻腾，咆哮着涌向前来。海水旋转着，旋涡中到处都是泡沫，像嘴巴在

咀嚼，救生礁会成为旋涡中的一个小点。足有一百码长的海浪顶部向前涌动，就像军队发动进攻似的咆哮着，带着大片大片的泡沫扑到礁石上。

“快一点！”

他的手找到了身份牌，将它举了起来。

嘴巴脱离中心顾自尖叫起来：

“呸，我才不要你的同情呢！”

在海浪以外与云层中可以辨认出一种声音来。这种声音不像海浪或音乐或说话声那么大，但中心却完全明白。中心让身子从石板上滚下来，蜷缩到一道沟里。在身体滚下来的时候，眼睛瞥见西方的天空中横着一道闪电的黑色触手，中心将肉和睫毛的眼皮紧紧闭了起来。铁锹敲击铁皮罐子的声音又出现了。

“右满舵！我要让我们俩全死掉，我要用那一边向树直撞过去，你会粉身碎骨，彻底完蛋！没有什么文字的证明！”

中心知道该怎么办。它要比嘴巴来得聪明。它命令身体爬过岩石到水洞跟前。它钻在污泥和不停地旋转着的渣滓里面。它让双手向前伸去，撕打着水，直挺挺地跌到水汪里。它像只海豹似的在石头上扭动，淡水从嘴里流了出来。他抓住堵住另一头的石块，用力推动它。响起一阵破裂剥落的声音，紧接着大片的碎石和水冲了下来。出现了宽宽一大片风暴光，海浪。原来是淡水的地方有一具躺在泥污里面的身体。

“发疯了！发疯的证明！”

它扭动身体从洞里退出来，将身体拖到原来是瞭望台的地方。

天空中出现树杈形的黑色闪电，又响起了声音。一根树杈形的闪电打到海里的大浪当中，逐渐减弱了。它还待在那里。大海再也不

动，它冻结起来，成为一片纸，成为被一条黑线撕碎的画了水彩的纸。礁石也画在这张纸上。画中的整片大海侧转过来，但并没有东西掉到纸上裂开的一条黑缝之内。这条裂缝绝对存在，真得不能再真了。

中心不知道它是把身体扔下去了呢还是把世界翻了个身。它的面孔前面是礁石，他用龙虾的螯打过去，螯插进礁石里。它看着螯中间的礁石。

确凿无疑的闪电扩散开来。现在没有声音了，因为声音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那片倾斜的一动不动的大海里没有音乐，没有声音传出来。

嘴巴呱呱讲了一会儿，接着也安静下来。

嘴巴也没有了。

中心还是抵抗着。它让闪电按照这个天空的规律行事。它依靠某种不用眼睛的方式观察到在黑色闪电的树杈间的一片片天空已经成为一些空无一物的大洞。这使中心又惧又怒，以不需要嘴巴的方式呕吐起来。它朝空洞发出了既无声音又无词语的呼喊：

“我诅咒你这混账的天！”

线条和卷须朝大海伸去。一片暴风像枯叶那样掉落了，在地平线上海天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这会儿闪电发现爬虫一动不动地漂浮或者飞翔着，触须向每一条爬虫打去。爬虫抵抗着，模样发生了一点变化，随后也掉下去不见了。在救生礁中间出现了一个空无一物的山谷。

中心注意着它的螯夹着的礁石。这块礁石比其他石头更硬、更亮、更不可动摇。它磨坏了夹住它的螯上的锯齿。

大海扭曲着消失了。一块块碎片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它们化成了自己，干掉了，毁掉了，就像写错的字一样被橡皮擦去了。

绝对乌黑的线条往前伸到礁石上，礁石结果也和画出的海水一样虚幻。一片片的石头飞掉了，螯四周只剩下纸一样的岛屿，到处都是一样的状况，中心明白这种状况是一片虚空。

虾螯抓着的石头很结实。它是方的，在表面上有刻画的痕迹。黑色的线条也打了进来，同上面的刻痕结为一体。

虾螯夹着的石头不见了。

只剩下中心和虾螯。虾螯巨大有力，颜色通红。它们咬到了一起。它们缩成一团。在绝对虚空的背景之下可以见到它们的轮廓，就像是夜间行车见到的告示牌那样，它们互相全力撕咬着。螯上的锯齿断掉了。它们扭在一起，闪闪发光，异常真实。

闪电又偷偷袭来。中心只注意到虾螯及其形成的威胁，对其他无暇顾及。它只是死命盯着那些碎裂的锯齿，还有那红得刺眼的颜色。闪电往前劈去。有几根线条直指着中心，等待机会随时可以刺穿它。其他一些线条围着虾螯打转嬉戏，寻找可以乘虚而入的地方，以一种怜悯的方式消磨着它们的力量，这种怜悯不受时间的影响，也是铁面无情的。

---

(1) 原文为the pill of the earth，pill一词疑为pull之误。

(2) 埃阿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14

码头（如果一长条石头也可以算是码头的话）在涨潮时几乎全在水下。流网船朝它驶来，船上的引擎停掉了，借着惯性和西风向它靠近。冬日的夕阳照在船的后方，因此从海滩上看过去，船似乎只是一个黑糊糊的东西，它的颜色似乎融入到低低挂在天边的云层当中去了。海水带着铅灰色，只是船驶过的地方激起一道红色黑色玫瑰色的浪谷，它一直延伸到夕阳底下的亮得耀眼的天边。

海滩上的观察哨没有动。他脚登防水靴，站在干干的沙滩上他刚踩出来的印痕中等待着。在他身后有一座小房子，再后面便是岛上平缓的山坡。

船上的传令钟命令后退，船小心地探路，螺旋桨突然打起一片亮亮的水花。护舷木碰在石头上格格直响。两个人跳到码头上，到处寻找系船柱，可是找不着。有人从驾驶室里伸出胳膊打手势。那两个人将绳子绕在石头上，站在那里等着。

一个军官跨上码头，快步走向海边，跳到了干干的沙滩上。他手上拿着一些文件，风把纸吹得簌簌直响，就像晚夏积满尘土的树叶似的。但在这儿没有树叶，这里只有沙子、小屋、岩石和大海。军官手上拿着簌簌响的文件，费力地在干干的沙滩上走，到了离观察哨一码远的地方停住了脚步。

“是坎贝尔先生吗？”

“不错。您是从本土来办事的？”

“是的。”

坎贝尔先生脱下布帽子，随后又戴上了。

“你们不算过分快啊。”

军官一本正经地看着他。

“顺便说一下，我的名字叫戴维森。过分快。您知道吗，坎贝尔先生，我一个礼拜七天天天都在干这种活儿？”

坎贝尔先生突然移动了一下他的防水靴。他仔细地瞧着戴维森那满是皱纹的灰色面孔。在他的呼吸中隐隐可以闻出一丝甜味，那双一眨不眨的眼睛张得过分大了一些。

坎贝尔先生脱下帽子，随后又戴上了。

“好吧。真是想不到！”

戴维森脸孔下部的肌肉松弛了，似乎硬要挤出笑容来。

“嗨，这场战争摊子可够大的，对吗。”

坎贝尔先生缓缓点了点头。

“很抱歉，我得说，船长，令人伤心的收获啊。不知道您怎么受得了的。”

笑容不见了。

“我宁可这样。”

坎贝尔先生头朝旁边一歪，他紧紧盯着戴维森的脸孔。

“是吗？对不起，长官。来，瞧瞧我们是在哪里发现它的吧。”

他转身沿着沙滩走去。他停住脚指着一个沙嘴围着的狭长海湾。

“就在那儿，还带着救生带。自然，你等下就会看到。有个破碎的橙色盒子和一个罐头。还有长长的海草。一刮西北风，长海草就缠成一团——漂在海上的东西都缠了过来。”

戴维森转脸朝他看着。

“坎贝尔先生，这对您似乎很要紧，不过我真正需要的物件是身份牌。您有没有把它从尸体上拿掉？”

“没有，没有，我尽量不去动它。”

“一个棕色的小牌子，跟一便士的硬币差不多大，也许套在脖子上。”

“没有，我什么都没有碰。”

戴维森的脸又严肃起来。

“看来人总是不会放弃希望的呀。”

坎贝尔先生握紧双手，不安地搓动着，他清了清嗓子。

“您今夜就把它带走？”

这回轮到戴维森朝他看了。

“不大可能吧。”

坎贝尔先生掉头去看海水，他低声嘀咕：

“妻子——”

他朝对方那双睁得过大的眼睛看了一眼，那张脸孔似乎还知道一些它也难以忍受的事情。他不再躲闪对方的目光，而是稍稍退缩了一点儿，以一种突如其来的谦恭态度说道：

“好的。”

戴维森慢慢地点着头。

这会儿两名水兵已经站在小房子前面的沙滩上，他们抬着一副担架。

坎贝尔先生指了指。

“在房子旁边的披棚里面，长官。我希望尽可能不让您恶心。我们用火油消毒了。”

“谢谢。”

戴维森一步步沿着沙滩走回去，坎贝尔先生跟在他身后。他们很快就停住了脚步。戴维森转身低头看着。

“唔——”

他手放到作战服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个扁扁的瓶子。他看着坎贝尔先生的眼睛，脸孔下部绽出一丝笑意，接着他拔掉瓶塞，仰头喝了一大口。两个水兵一声不出地在旁边看着。

“好，开始。”

戴维森从裤袋里拿出一只电筒，走进披棚，他低下头走进那扇破门不见了。

水兵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坎贝尔先生静静地等着，他认真地望着披棚，似乎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它。他望着那些长着苔藓的石头，那坍塌下去的布满地衣的屋顶，似乎这一切是大自然写下的某种别具深意的文字，人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有机会看到它。

披棚里没有声音。

就是在船上也没有人说话。唯一的声响只是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

别出声。别出声。

在绯红和灰黑的天空中，太阳只剩下半个了。

戴维森又出来了，他拿着个小牌子，牌子系在双线的小绳子上不住晃动。他的右手伸到胸前口袋里，朝水兵点了点头。

“好，干吧。”

坎贝尔先生注视着戴维森翻阅文件。他认真检查身份牌，将它凑到眼前看上面的字，再仔细登记在表格上。他看到他将牌子收了起来，蹲下身，将手插到干干净净的干沙子里反复摩擦。坎贝尔先生伸开双臂，做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姿势，然后又放了下来。

“我不明白，长官。我年纪比您要大，但我还是不明白。”

戴维森没有说话。他站起身，又掏出瓶子来。

“您这上边没有非同一般的洞察力吗？”

坎贝尔先生闷闷不乐地望着披棚。

“别开玩笑，长官。这跟您地位不相称。”

戴维森痛快地喝了一大口之后放下了瓶子。两张脸靠到了一起。坎贝尔仔细观察着对方脸上的条条皱纹，就像方才他观察披棚一样。他又往后缩了回来，转脸去看太阳落下的地方——太阳似乎再也不会出来了。

水兵从披棚里出来了，他们抬着担架，担架不再是空的了。

“小伙子们，好。等下有酒喝，走吧。”

两个水兵小心地穿过沙滩往码头走去。戴维森朝坎贝尔先生转过身来。

“坎贝尔先生，我得以这位可怜的军官的名义谢谢您。”

坎贝尔先生的目光从担架上别转过去。

“这些救生带最糟糕不过了。它在完全没有生还可能的情形之下给人以希望。这很残酷。戴维森先生，您不必感谢我。”

他苦着脸小心翼翼地看着戴维森，两人目光相遇在一起。戴维森点点头。

“也许是吧，但我还是要谢谢您。”

“我什么也没做。”

两个人转过身来，看着水兵举起担架，放到低低的码头上。

“你每天都是干这个吗？”

“每天。”

“戴维森先生——”

坎贝尔先生停住口，戴维森又朝他转过身来。坎贝尔先生没有立即去看他的眼睛。

“——人类交往也常常像我们这样。显然，我们在这儿萍水相逢，完全没有预料到，将来也不会再重逢了。因此，我想问您一个问题，也许这个问题的答案会很残酷。”

戴维森将头上的帽子往后推了推，皱起了眉头。坎贝尔先生望着披棚。

“破成碎块，腐烂了。又回归大地，椽子都烂掉了，屋顶陷了下来——成为残骸。您相信那里面会有人住过吗？”

皱着的眉头更迷惑不解了。

“对不起，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所有那些可怜的人——”

“我负责的那些——？”

“收获。那令人伤心的收获。您对我的——我可以这样说吧——正式的信仰一无所知，戴维森先生。但是，这些天隔壁一直放着水上漂来的那可怜的东西——戴维森先生。您还认为有什么——获救得以生存的事吗？或者就是那么回事吧？就像那个披棚一样。”

“要是你担心马丁——是否受了苦——”

有一会儿他们都没说话。在船的后面太阳像艘燃烧着的船沉下去了，天边只留下烟雾似的云彩。

坎贝尔先生叹了口气。

“哎，”他说，“我就是那个意思。”

“那么您不用替他担心。您瞧见尸体了吧。他连防水靴都没有来得及踢掉。”

译后记

《品彻·马丁》（Pincher Martin）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当代著名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第三部小说，该书于1956年出版。他的前两部作品便是《蝇王》（Lord of the Flies）与《继承人》（The Inheritors），戈尔丁在这两部小说中探索了人与社会的关系，对隐藏在人性中的残忍的本能进行了描述，在英国文坛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品彻·马丁》则是戈尔丁又一部寓言式的小说，其书名借用了英国作家塔夫雷尔（Taffrail，1883—1968）于1915年出版的有关海上生活的小说的名称。在英语中，“品彻”（pincher）一词原意是“钳子、夹子或者虾蟹的螯”，海军水手中经常用这个词给名叫马丁的人起外号。戈尔丁以它为书名还另有深意，他借用“品彻”一词暗示马丁就像钳子似的死命地抓住生命不放。我们可以读到，在书的最后部分，马丁的意识化成了龙虾的螯。

初读之下，《品彻·马丁》似乎是一部与《鲁滨孙漂流记》类似的“荒岛文学”作品。全书写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海军护航舰队上一个名叫克里斯托弗·哈德莱·马丁的低级军官流落在孤岛上，为求生而独自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奋斗的故事。小说一开始，马丁的护航舰就被德国潜水艇的鱼雷击中，马丁落入大海，随后被海浪冲到大西洋中间的一块礁石上。他孤身一人与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作斗争，以坚强的意志求取生存，最后死去。对这种类型的冒险故事，大多数读者都不会感到陌生。但出人意外的是，小说的结尾最后一句话表明，马丁其实在小说刚开始他落水后不久就被淹死，书中所描写的他在礁石上的一切作为，其实只是作者想象的他死后跨入到另一个世界里的精神活动。戈尔丁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并不是遭遇海难的水手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经历，而是马丁死后的灵魂对生命的顽固追

求。这种追求的根源又在于马丁那种极端自私的邪恶本性。因此，马丁在礁石上备受折磨的过程，实际上只是一个罪恶的灵魂在炼狱中所经受到的磨难。

我们在文学作品中常可见到有关个人在不幸之中艰苦奋斗、顽强求生的题材。从传统意义上说，一个人能单独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咬紧牙关，只要有一线希望也不放弃努力，这种行为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英雄主义色彩。受难者大无畏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往往会在读者的心中唤起同情和敬佩。希腊神话中为人类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是这方面的典型。而《鲁滨孙漂流记》更是为我们描写了一个在荒岛奋斗的普通人形象。长期以来，鲁滨孙那种顽强拼搏的精神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如果将马丁与鲁滨孙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一点上他并不逊色。但如果说鲁滨孙是笛福笔下的英雄的话，那么马丁却是个典型的恶棍。通过小说中不断穿插出现的马丁对往事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到他生前的种种劣迹。他原是一个剧团的演员，后来同自己的好朋友在同一条船上当兵，并且成了朋友的上司。他生性贪婪，是个典型的利己主义者，将弱肉强食看作是人生的普遍规律，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可以不择手段地巧取豪夺。他乱搞女人，背信弃义，强奸了自己最好的朋友纳特的未婚妻，就在护航舰遭受鱼雷攻击的那一刻又正企图谋害纳特。因此，戈尔丁笔下的马丁是人性邪恶的集中体现。但就是这样一个极端自私的恶棍，却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他怀着极其强烈的生存欲望，即使在肉体已经死亡的时刻，仍然在精神上为自己编造了一个在礁石上艰难生存等待救援的故事。那么，这块礁石是什么呢？原来是他自己的牙齿的幻象。

戈尔丁的《品彻·马丁》的一个非同寻常之处在于，传统上受到歌颂的美德却在恶人身上得到了更强烈的体现。马丁在极其不利的环境中求生，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意志同残暴的自然力斗争。但支持他生存下去的是他贪婪自私的本性。马丁专断而骄横，一切以自我为中

心。他死命企图保持他的“自我”不被毁灭，在明知自己已经死亡的情况下，仍然顽固地和作为上帝之爱的黑色闪电抗争，一直到最后仍然不肯认输，这一点就像《失乐园》中的撒旦。是他这种贪婪自私的本性使他在意识中为自己建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以便“活下去”，他企图在幻觉和疯狂之中找寻庇护。他的意识最后化成了两只螯。马丁的种种表现正是他过去的生活的延续，他生前在一出道德剧中就扮演了“贪婪”这个角色。作为演员，他生前的工作是创造一个虚幻的世界。如今他在礁石上也企图扮演一个英雄的形象，其实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由于戈尔丁在这部小说中使用的表现手法与人们的阅读习惯和期望值距离太大，因此在刚发表时受到了很多非议。这主要是因为书中的结尾令人太感到意外，许多人产生了上当受骗的感觉。当读者到最后发现马丁不是一个无畏的斗士，而只是一个“罚入地狱的”灵魂时，未免在感情上觉得难以接受。因此甚至有人提出要求，希望戈尔丁对结尾进行修改，使之符合读者阅读的习惯和期望。但戈尔丁坚持自己的看法。他在谈到这部小说时说：“为了灵魂的获救，个性——人格面貌——必须毁掉。但如果一个人除了贪欲之外什么也不是，那又怎么办呢？他原先的灵魂，上帝赐予的，被他对游离的个体生命的渴望无可挽回地蒙蔽了。在死亡面前，他除了拒绝被毁掉之外又能做什么呢？他只能生活在一个他自己根据依稀记得的生前片断编造的世界里，那块礁石不过是他记得的一个发痛的牙齿。对一个极力求生的人，牙痛总要比灭绝好，那就是炼狱的可怕的秘密，那就是反抗上帝的灵魂拒绝放弃的世界。”他又说：“克里斯托弗·哈德莱·马丁信仰中只有他自己生命的重要性，其他什么也没有，没有上帝。因为他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他有选择的自由，他用这个自由将这个词集中在自己身上。他不相信炼狱，因此在他死去时，死亡并不以显然是神学的字眼出现在他面前。对生活的贪欲是他本性的主流，这

迫使他拒绝死亡这一无私的行动。他继续以游离的方式存在于他罪恶的本性构成的世界中。他溺水的尸体在大西洋中沉浮，但他贪婪的自我为自己造出了一块礁石，让自己在上面受苦。这是对一个痛牙的记忆。合乎情理地从表面上看，他是个被鱼雷击中的驱逐舰上的幸存者，但他内心深处知道真相。他并不是为了肉体的生存而奋斗，而是面对将要毁掉肉体并将它扫除的力量，即黑色闪电，也就是上帝的同情，为了继续保持自我而奋斗。因为克里斯托弗，即基督的传播者已经变成了品彻·马丁，他只是一片贪欲。暂时成为品彻是炼狱，永远当品彻则是地狱。”

至于在礁石这个炼狱中，马丁最后是否能够真正忏悔，他的灵魂是否获得净化，戈尔丁在书中并没有给我们以清晰的回答。我们看到，上帝的爱以黑色闪电的形式出现在马丁的面前，它不是以毁掉品彻的方式拯救马丁，就是一片黑暗将他全部吞没。这两种可能都是存在的。

戈尔丁在小说创作中一向善于采用寓言、比喻、象征的手段。而在《品彻·马丁》一书中很多方面与基督教有关生死的教义有关，有些段落中采用了朦胧晦涩的表现手法，对有些问题也没有固定的回答。小说中糅进了各种文学典故，将莎士比亚等名家名言以及儿歌、民谣等和谐地融于作品中，这对我们的理解和翻译构成了较大的困难。译者在翻译此书过程中，得到了原执教于英国Cardiff University并数度来华在厦门大学讲学四载的英国文学专家Charles Tyzack的大力帮助，特在此表示感谢。译文中不妥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刘凯芳

1999年8月于厦门大学

WILLIAM GOLDING

戈尔丁文集

教堂尖塔

The Spire



[英] 威廉·戈尔丁 著 周欣 译

威廉·戈尔丁
诞辰110周年
纪念版文集

THE SPIRE

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教堂尖塔

作者：〔英〕戈尔丁〔Golding, W.〕

译者：周欣

责任编辑：冯涛

关注微博：@数字译文

微信公众号：数字译文

微信服务号：译文有声

联系我们：hi@shtph.com

问题反馈：complain@shtph.com



Digital Lab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业务的实验部门，成立于2014年3月。我们致力于将优质的资源送到读者手中。我们会不断努力，做体验更好、设计更好的电子书，加油！

上海译文出版社|Digital Lab

目 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译后记

第一章

他笑着，仰起下巴，摇着头。一柱阳光穿过彩色玻璃将斑驳的圣父之像投射到他的脸上。这柱阳光带着赞美随着他移动，领会着、赞美着亚伯拉罕[1]、以撒[2]，然后又是圣父。眼眶里笑出的泪水映出了轮辐、车轮和彩虹。

他下巴仰起，双手捧着面前的尖塔模型，半闭着眼，充满喜悦——

“我等了半辈子，就等着这一天！”

在他的对面，在支架台上大教堂模型的另一边，站着主教管区秘书室的教士。阴影中他那张脸年迈而又苍白。

“我不知道，教长大人。我不知道。”

他费力地看着对面尖塔的模型，乔斯林将模型紧紧地捂在手中。他的声音像蝙蝠叫一样尖细，模模糊糊地逸入又宽又高的修士礼堂上空。

“想一想这一小块木头——它有多长？”

“十八英寸，教士大人。”

“十八英寸，是的。那么，它不就是象征着一座木材、石材和金属结构的建筑，有——”

“四百英尺高。”

秘书室教士走出教堂，来到阳光下。他手放在胸前，费力地看着四周，然后抬头看着屋顶。乔斯林侧目看着他，充满喜爱。

“是地基吧？我知道。主会赐给我们的。”

秘书室教士想起了他一直在寻找的——一个记忆。

“啊，是的。”

接着，他以年岁高的人的那种忙碌方式，轻手轻脚地走上过道，走到门边，出去了。他留下一句话，留在身后的空气中。

“去做晨祷，当然是的。”

乔斯林一动不动地站着，朝他身后射去爱的一箭。这就是我的地方，我的教堂，我的人。他接下去就会从法衣室走出来，走在念行进祷文的队列后面，像往常一样左转弯；接着他会想起来，又会转身向右去圣母堂！乔斯林又笑了起来，仰起下巴，充满圣洁的欢乐。我了解他们所有的人，了解他们在做什么，将要去做什么，做过什么。我走过了这些年，这地方就像衣服穿在我身上似的。

他止住笑，擦了擦眼睛，拿起白色的尖塔，紧紧地压进大教堂旧模型里凿开的方形孔中。

“好了！”

模型像一个仰面躺着的人。中殿是并拢的双腿，两边的耳堂是摊开的双臂，高坛是躯干，就要进行弥撒仪式的圣母堂是他的头。还有，在大教堂的中心将要长出、突起、冒出、迸发而出的，是教堂的王冠和权威——新的尖塔。他们不懂，他想，只有当我将自己的幻象告诉了他们，他们才会懂得。他又高兴地笑了起来，走出修士礼堂，走到回廊中心洒满阳光的地坪里。我还必须牢记：尖塔并非一切！我还必须尽可能地继续我一向所做的。

他沿着回廊走着，撩起一道道门帘，最后来到了教堂西区的侧门边。他小心翼翼地拉起门闩，以免弄出声音。他低着头走进门，心中像往常一样默念着：“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不过，他一走进门，就意识到这种小心是多余的，因为主教座堂内已经是一片闹声。晨祷减少了，声音也很小，似乎一只手就可以抓住，然而，这声

音还是从教堂另一端的圣母堂，从木架的帆布屏风后面传了过来。近处的闹声表明工人们在挖土石，虽然是回音混杂、彼此交织。工人们聊着天、下着号令、有时大声吆喝，拖着木料走过铺着的路面，运来材料卸下，把它们重重地扔到位。室内的回音效果使这闹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与唱诗的尖声融为一体，无尽地唱着统一的调子。假如不是这样，它就会像集市上的闹声那样嘈杂一片了。闹声是如此新奇，使得他匆匆走到高大的西边门阴影下的教堂中轴线上，朝着那看不见的大圣坛跪了下来。接着又站了起来，看着。

他眨了一会儿眼。以前这里也有阳光，但不是这个样子。中殿里看上去最实在的东西，既不是在高坛阶梯旁将中殿一分为二的木架帆布屏障，也不是中殿的两个拱廊，也不是两座小祭堂之间油漆过的墓碑。最实在的是光。它透过南侧廊的一排排窗户，照得这一排排窗户色彩斑斓。阳光斜照在他面前，从右到左均匀地投下，投射到中殿北面的石柱底座上。弥漫着的尘埃使这一道道、一束束的阳光具有了某一维度的重要性。他又眨了眨眼，看着它们，看到近旁的尘埃颗粒有的上下翻滚、有的碰在一起，就像微风吹动时的蜉蝣似的。他看到它们朦朦胧胧地向远处飘去，蜿蜒，又停顿；最后，飘到最远处的一道道、一束束光里成为了一种色彩，一种斜着照过教堂的金黄色。在南耳堂，阳光透过一百五十英尺高的彩色玻璃，照在十字中心。金黄的色彩更浓了，形成了一道垂直的光柱，就像在地面使用撬棒工作的工人们身旁亚伯[(3)]的石柱雕像一般直。

他摇了摇头，面对这实实在在的阳光既悲戚又吃惊。如果不是亚伯的石柱雕像，他想，我也许会将光这一重要层面看成是一个真正的维度，并因此相信我的石头船就停泊在她的身旁。他笑了笑。心灵按照自然法则去感受一切，却又像孩童一般轻易地欺骗了自己。此刻旁边祭坛上烛光已经熄灭，面对着中殿另一端的木架帆布屏障，我几乎要把这教堂看作是某座异教徒的寺庙了；那两个在阳光下尘埃里手持撬棍、居中而立的人（他们撬起石板，又放下，弄出的闹声回音就像

采石场里的闹声一般。）就像某个稀奇古怪的教派的神父一般——上帝饶恕我。

一百五十年来，我们在这里编织了备受赞誉的图案。所有的一切不但应该和过去一样；而且会更好、更丰富。最后，拜神的模式完美了。我该去祈祷了。

接着，他又意识到他还不准备去祈祷，即使在这大喜的日子里也一样。纯粹的喜悦使他放声大笑。他清楚自己为什么没有去，就像过去一样清楚日常的模式；他清楚是谁在狩猎、谁在讲道、谁代表谁；他知道石头船是坚固的，船员是坚定的。

知道了这一切，似乎也暗示着要进入插曲了。他听到西北角门闩抬起的声音，一扇门吱嘎一声开了。我会看到，就像我每天看到的一样，我的圣女。

千真万确，似乎想起了她，她就呼之即出。她快步走出了门，他站着，像往常那样，等待着为她祝福。可是潘格尔的妻子转过左边去了，一只手抬起遮挡灰尘。他只看到了一眼那长长的、可爱的脸，她就走上了北侧廊，却没有照直走过来。他只好在她的身后默默祝福。他看着她从北侧廊没有点蜡烛的祭坛旁边走过，又爱又多少有点儿失望；他看见她放下兜帽，露出白色的头巾；灰色的风衣向后飘时，瞥见了里面绿色的衣服。她是个十足的女人，他想，爱她；这种愚蠢的、孩子般的好奇心流露了出来。不过，那是潘格尔和安塞尔姆神父的事。她似乎意识到自己干了件蠢事。他看到她快步绕过那个坑，一只手挡着灰尘，穿过中殿，“砰”的一声关上了潘格尔王国的门。他严肃地点了点头。

“我想，毕竟，这对我们是很重要的。”

门“砰”的一声关上之后，几乎是一片寂静。接着，寂静中传来一个轻微的声音，啪嗒，啪嗒，啪嗒。他转向左边，看见哑巴系着皮

围裙，坐在北边拱廊的底座上，膝间放着那块石头。

啪嗒，啪嗒，啪嗒。

“我想是他让你选择了我吧，吉尔伯特，我经常是一动不动站着的！”

哑巴赶紧站了起来。乔斯林对着他笑了笑。

“在所有与这件事相关的人中间，我好像是做得最少的，你说是吗？”

哑巴像狗一样微笑着，嘴里发出嗯嗯的声音。乔斯林也喜悦地笑了，点着头，好像他们分享着一个秘密似的。

“问一问十字中心那儿的四根柱子，他们是不是什么也不干！”

哑巴笑了，也对着他点了点头。

“我很快就要去祈祷了，你可以跟我去，静静地坐着干活。带上一块布，不要让石头屑和尘埃掉到地上，否则潘格尔会把你像一片树叶似的从圣母堂扫出去。我们可不能惹潘格尔。”

接着，又是一个声音。他忘了哑巴，仔细听着，头转向一边。不，他暗自思量：他们不可能已经完成，这不是真的！他匆匆忙忙走到南侧廊。在那儿目光可以越过教堂，斜看到北耳堂。他站在佩夫雷尔小祭堂旁边的角落，欣喜地低低诉说。这喜悦太深沉了，在户外表达不出来。

“这是真的了，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努力与奋斗！多么伟大啊！”

他们正在做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我从那儿经过已经多年了，他想着。里与外，是明显分开的；就像昨天和今天是永恒地、不可避免地区分开一样。内面是平滑的石块，排成图案，勾着油漆，外面却很粗糙，长满地衣。昨天，也许是念一遍《圣母经》的时间，它们相距四分之一英里。然而，现在风却从那儿吹了过来。那分开的两面相

触了。像透过一个观察孔那样，我可以直接从这儿看过教堂围地，看到秘书室教士屋子的一角，伊沃可能在那儿。

要有勇气。多么伟大。这是决定性的开端。在十字中心挖一个坑，像是为某个名人挖坟墓似的，是一回事。但这却是另一回事。现在，我对教堂的躯体下手了。像个外科医生，我把刀切进了被罂粟毒害的腹部。

他的脑海里幻想着毒品的作用，觉得微弱的晨祷声就像是一个被麻醉的身躯那缓慢的呼吸声，那身躯直挺挺地仰面躺着。

在祭堂的另一边，有年轻人说话的声音。

“不管怎么说，他就是很傲慢。”

“也很无知。”

“你知道吗？他把自己看成是圣人！像他那样的人！”

但是，当两个助祭看到教长赫然直立在他们面前时，慌忙跪了下来。

他低下头看，喜悦中对他们充满着爱。

“好了，好了，孩子们！谈些什么？坏话？丑闻？还是诋毁？”

他们低着头，一声不吭。

“这可怜的人是谁？你们倒是该为他祈祷的。好啦。”

他抓起两绺鬈发，轻轻地拉了拉，先托起一张苍白的脸，接着又是另一张。

“这件事，去秘书室教士那儿做个补赎。要好好理解这个补赎，亲爱的孩子们。这对你们是极大的欢乐。”

他转过身走到南侧廊，又碰到了一件事。潘格尔正站在木架帆布屏障中的一扇临时开的门旁边，门从南边走道通向十字中心。潘格尔

看到乔斯林，就让手下的清道工走开，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左脚微微拖地，扫帚横拿在手上。

“神父，”

“现在不行，潘格尔。”

“求你了！”

乔斯林摇了摇头，打算绕过去；可那人却伸出一只粗糙的手，好像他居然要碰教长的黑袍似的。乔斯林停了下来，低头看着他，急速地说：

“好吧，你想要什么？像以往一样吗？”

“他们……”

“他们跟你没关系。弄明白，别再缠了。”

但潘格尔并没有让步，芦草般浓密的黑发下边双眼朝上看着。他那褐色的束腰外衣上、系着交叉袜带的双腿上、旧鞋子上，都沾着灰尘。他那张愤怒的脸上也沾上了灰尘。他声音嘶哑，带着尘埃和怒火。

“前天，他们杀了一个人。”

“我知道。听着，我的孩子——”

潘格尔严肃地、不容置疑地摇着头，乔斯林不吭声了。他张着嘴，朝下看。潘格尔将扫帚柄顶在地上，支撑着身体的重量。他看看周围的地面，然后抬头看着教长的脸。

“总有一天，他们会杀了我的。”

好一会儿，他们两人都一声不吭。周围是工地上的噪音回响所形成的歌唱声。在他们之间，灰尘在阳光中飞舞。突然，乔斯林想起了他的喜悦。他双手搭在那人皮革般的肩膀上，紧紧抓着。

“他们不会杀你，没有人会杀你。”

“可他们会把我赶走。”

“你不会受伤害的，我保证。”

潘格尔暴怒地捏紧扫帚，双脚支撑着身体的重量，扭歪着嘴。

“神父，你为什么要这样干？”

乔斯林屈从地放下双手，十指交错，握在胸前。

“你和我一样清楚，我的孩子。这样，这座教堂将会更加辉煌。”

潘格尔呲着牙。

“通过毁掉这教堂吗？”

“闭嘴，趁你还没有说过头。”

潘格尔反驳了，好像是在攻击。

“你晚上在这儿住过吗，神父？”

和声细语，就像对小孩似的。

“住过许多夜晚。你和我一样清楚，我的孩子。”

“下雪天，雪压在铅皮屋顶的时候；树叶堵塞水沟的时候——”

“潘格尔！”

“我的高祖父曾帮助建造这屋子。天热时，他像我现在一样，沿着屋顶走到拱顶那儿。为什么？”

“小声点，潘格尔，小声点！”

“为什么？为什么？”

“那就对我说吧。”

“他发现一段椽木在冒烟。还好他精明，带了一把斧子。要是他去取水，等不到他回来整个屋顶就都会起火，铅皮会化掉，就像水流一样。他劈掉了冒烟的那一段。那留下的洞可以藏进一、一个小孩。他抱着冒烟的焦炭跑出来，双臂像烤肉似的。你知道这事吗？”

“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我们知道。所有这一切——”他用扫帚戳了一下布满灰尘的线脚(4)——“所有这一切拆呀挖呀的——我带你到屋顶上看看去。”

“我还有其它事情要干，你也是。”

“我必须和你谈——”

“你认为你在干什么？”

潘格尔退了一步。他看着石柱，看着那高高的、闪闪发光的窗户，好像它们能告诉他该说些什么似的。

“神父，在屋顶、在西南角塔楼楼梯口的门边有一把扁斧，磨快了，涂了油，套了护罩，随时可用。”

“干得好，很明智。”

潘格尔空着的手做了个手势。

“没什么，我们就是干这些的。我们扫过地，擦洗过教堂，给教堂抹过灰泥，裁过石板，有时还裁过玻璃，我们毫无怨言——”

“你们都是教堂的忠实仆人，我自己也在努力做到这一点。”

“我父亲，我父亲的父亲都是。我是最后一个，更应该如此。”

“她是一个好女人，好妻子，我的孩子。不要放弃希望，要耐心。”

“他们把我的整个生活搅得一塌糊涂。还有，还不止这些——走，看看我的小屋子去。”

“我看过了。”

“最近几个星期没有。走，快！”——他瘸着腿，匆匆走着，招着手，另一只手拖着扫帚。潘格尔带路走进南耳堂。“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往后还会怎么样？看看那儿。”

他指了指小门外回廊和南侧廊之间的院子。乔斯林只有低下戴着无檐便帽的头才能进门。他站在门里，潘格尔站着，到他左肩下边。看到他们干的活，他惊讶得张口结舌。院子里到处是一堆又一堆裁好的石块，一直堆到扶垛之间的窗户那样高。石块之间塞满了梁木。中间只留下狭窄的通道。在入口处左边，靠南边墙放了一个工作台，台面上盖了茅草，茅草下面堆满了玻璃和铅条，两个营造商手下的工人在工作着，叮当，咔嚓，咔嚓。

“看到了吧，神父？我几乎找不到家门了！”

乔斯林跟在他后面，在料堆中侧着身子走着。

“这就是他们留给我的。还要熬多久，神父？”

小屋前留了一点空间，不过是祭坛一般大小，尽头处的墙上布满烂泥。乔斯林好奇地看着这小屋，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靠得这么近。早些时候来巡查时，礼貌地从门外看看院子就行了。不管是不是教堂的财产，这院子、这小屋说到底就是潘格尔的王国。每一天小屋的影子都投在东南面的窗户上，就像违反建筑设计而建的一座纪念碑。现在，小屋实实在在地呈现在眼前。又是里外不分。小屋在院子的一角，靠着教堂的墙，就像一幢古屋檐下多出来的什么似的。一代又一代的燕子和麻雀在这儿留下了它们的印记和巢穴的根基。这是一间偷偷摸摸的、神秘的，但又是明目张胆的小屋，未经许可就盖了，人们容忍它，大家心照不宣。因为住在那儿的一家人是不可或缺的。它遮

住了一道扶壁，还有一扇窗子的一部分。墙的一些地方是用灰色的教堂用石砌的，几乎和教堂墙壁的石块一样古旧。有一块滴水石很反常，下边并没有窗户。有些部分是古老的桁条泥笆墙。有些薄如脆饼的砖也许比小屋、比教堂还要古老，是在某个冰冷的港口找来的战利品，罗马人在一千年间从没有发现这些。屋顶有一小块地方奢侈地包着铅皮，另一块是石板砌的，和唱诗班的厨房顶上的石块毫无二致。还有茅草屋顶，不过已经腐烂，只剩下一片斑驳败落、杂草丛生的波浪状。一扇屋顶窗是特意设计的，好装上一扇长方形的，有点像彩色玻璃的东西，一点不差。另外一扇窗子小一些，装的是动物角制成的薄膜。不到一百五十年的时间，这一点一滴的建筑就使小屋显得既古旧，又疲惫。整间小屋就像茅草屋顶似的耷拉着，好像规格不一的各种建材突然倒在一起，一副要长眠的架势。

乔斯林看着小屋，又侧目看了看屋子周围堆得满满的建材，它们傲慢地对峙着。

“我明白了。”

他正要往下说，屋内一个声音甜美地唱了起来。古迪走了出来，看见他，就不唱了。她侧着脸笑了笑，把一个木桶里的东西倒在南墙墙脚下，走了进去。他听见她又唱了起来。

“听着，潘格尔，你话都说了。虽然我们地位不同，你和我，我们都是老朋友了。现实一点吧。他们要建尖塔，就是这样。告诉我问题真正出在哪里？”

潘格尔迅速扭过头看着那些吹着口哨、割着玻璃的工人，乔斯林俯下身子。

“是因为你的太太吗？他们干活离她太近了，是吗？”

“不是那么回事。”

乔斯林想了想，满有把握地向他点了点头，轻声说话。

“他们是不是像有些人对待妓女那样对待她？比如在她后面喊叫，说下流话？”

“不是。”

“那究竟是什么？”

愤怒从潘格尔的脸上消失了，现在是一种带着困惑的乞求。

“归根结底是这么回事：为什么是我？没有其他人吗？他们为什么要把我当傻瓜耍？”

“我们要耐心。”

“一直是这样。我每做一件事，他们就要奚落、嘲笑，要是我看看身后——”

“你脸皮太薄了，伙计，你要容忍。”

潘格尔脸上毫无表情。

“要容忍多久？”

“他们让我们所有人都头疼，我承认这一点，不过要两年。”

潘格尔闭上眼睛，痛苦地哼哼着。

“两年！”

乔斯林拍了拍他的肩膀。

“想想看，我的孩子。石块一点一点往上砌，还有木料。他们不会一直在你面前割玻璃的。最后，尖塔建成了，我们的教堂就更了不起了。”

“我不会看见的，神父。”

“为什么？究竟——”

他意识到自己突然失控，便打住了。然而，当他和潘格尔目光对视的时候，恼怒突然又袭了过来。他看清了潘格尔脑子里想的，非常清楚，好像它们是写在那儿似的：因为没有地基，等不到他们在顶上装十字架，乔斯林的怪物尖塔就会倒下来。

他咬紧牙关。

“你像其他所有的人一样，却不像那持斧的老人。你一点信心也没有。”

潘格尔此刻却看着下边。他在乔斯林的身影旁轻手轻脚地走着，他那布满灰尘的浓发，呈褐色、粪便色，还有灰尘，比乔斯林的脸部矮了六英寸，他向里靠，靠近法衣。恼怒之中，乔斯林听到一声嘶哑的、发自内心深处的抱怨。

“我怎么受得了？我一不留神，他们就打击我。在人面前，在我妻子面前，我羞愧难当；这种羞愧每一天、每一个小时，越积越多——”

乔斯林的脚背上“啪”的一声响。他低头看，看见一颗星形水珠掉在了鞋面上，水向外延伸，小水珠在上了鞋油的鞋面上滚落下来，滚到院里的泥泞之中。他不耐烦地嘘了口气，看着四周，想要说点什么。可是照在石材上的阳光引得他往上看，看着十字中心空荡荡的上方。在那里，粗矮的塔上的雉堞式装饰墙正等待着营造商和工人们去对付。他想起工人们已经敲掉十字中心之下的地面，恼怒就消失了。他又激动起来。

“听着，要耐心！我向你保证，我会去跟营造商说。”

他又拍了拍皮革似的肩膀，便匆匆走了，侧身走过石块和木材堆。在工作台旁边的工人们背朝着他。他低下头钻过低矮的门，来到南耳堂，站了一会儿，在灰尘翻滚的阳光下眨巴着眼。他看到铺面的石板堆在十字中心的一边，两个挖土的工人站着，脚踝在地面下。往

远处的北边墙上，有一个更大的洞，可以看顾洞外墓地间的茅草棚，棚里放着备好的树干。他站着，仰起头，满是微笑。他看见亚当神父手上拿着一封信，匆匆忙忙地从南侧廊向他走来，他却挥挥手让神父走开。

“等一等，伙计，我祈祷完再说。”

他微笑着，快步走开，喜悦就像是翅膀。他走过圣坛和法衣室之间的南走道。弥撒仪式已经结束了，除了两个唱诗班的人，周围没有其他人。他们两人站在内门边，说着话。在圣母堂，祈祷椅早就替他摆在中轴线上了。他朝着圣坛低下头，然后在祈祷椅上跪了下来。在近处什么地方，他听见哑巴开始轻轻地敲着，刮磨着石头。不过他几乎用不着赶走那微弱的响声，因为喜悦本身就是祈祷，它离心灵最近。

他们终于在石头上营造我的幻想了。在这重要的日子里，除了感恩我还能干什么呢？

所以，有天使和天使长——

喜悦就像阳光落在字上，燃烧了起来。

他能计算下跪时间，知道跪这么长或那么长时间是怎么个样子。当膝盖先是钝痛然后是无知觉的时候，他就知道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他又是原来的他了。当光在他闭着的双眼前缓缓游动时，他感觉到胫、膝盖和大腿又疼痛起来。我的祈祷从来就不是简单的，这就是费这么长时间的原因。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并不孤独，这并不是因为他看到还是听到了什么。他感觉到了，就像背后温暖的炉火，又旺又温和；那东西挤得那么近，好像就在他的脊梁里似的。

他恐惧地低下了头，几乎喘不过气来。他让那东西随心所欲。我在这儿，那东西似乎在说，不要动。我们在这儿，要永远并肩奋斗。

背上一片温暖，他大着胆子又思考起来。

那是我的守护天使。

吾展尔之宏图，尔遣天使慰之，如往昔，大漠之中。

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

欢乐，火焰，欢乐。

主啊，谢主令吾心存谦卑！

窗户又重叠在一起了。还是充满了圣徒的生命力量，蓝的、红的、绿的；点点片片的阳光却已经移开。他回过神来，目光越过交叉紧握的双手看着熟悉的窗子，天使离开了他。

“啪嗒，啪嗒，啪嗒。”

刮。

尔令尔之选民生命辉煌，如窗中之阳。

他靠在桌上，要放松僵硬的双膝，然后跌跌撞撞地走了几步才站住了，挺直身子走路。他用右手抚平法衣时，又想起了啪嗒声和刮磨石头的声音，便朝北墙看去。哑巴坐在那儿，张开的嘴耷拉着；他脚边的地上摊着一块布，他正在细心地刮着那块石头。看到乔斯林的影子罩过来，他赶紧站了起来。他是个健壮的年轻人，双手轻松地拿着雕刻的石头靠在腹前。天使赋予的快乐、慰藉与宁静映照在年轻人脸上，就像映照在众生的脸上一样。这使得乔斯林在看着面前的他时，感到微笑绷直了自己脸上的皱纹。他又是一个高大的年轻人，可以平视教长，面对面。乔斯林从头到脚打量着他，带着天使般的喜悦，微笑着，充满喜爱，那棕色的脸和脖子，胸部，花边皮上衣敞开着，露出了一丛黑毛，头发卷曲的脑袋，黑色眉毛下的一双黑眼睛，褐色的

双臂，腋下冒着汗，透过无袖皮上衣渗了出来。腿上交叉打着绑带，粗糙的鞋上布满了白色的灰尘。

“我今天还能让你满意，是吧！”

年轻人热切地、一遍又一遍地点头，喉咙里还发出唔唔声。乔斯林一直对着那双热切的、爱犬般的眼睛微笑着。我牵他到哪里，他就会到哪里。他要是营造商该多好！也许有一天——

“让我看看，我的孩子。”

年轻人在下边换了换手，将石雕侧向靠着胸部，乔斯林抬起头，看着石雕笑了。

“我不，不，不是的！我的鼻子没那么尖！一点也没有！”

随后，雕像又一次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不说话了。鼻子，像一只鹰的嘴，口大张着，布满皱纹的脸颊，颧骨下双颊深陷，双眼凹进；他举起一只手放到嘴角边，扯了扯上下唇的皮肉。他张开嘴，去感受这一动作怎样将皮肤扯平，同时叩了三次牙。

“还有，我的孩子，我也没有那么多头发！”

年轻人突然向侧旁伸出空着的那只手，然后又收了回来，手掌在空中划过，作燕飞状。

“是一只鸟？什么鸟？也许，是一只鹰？你想到的是圣灵？”

手又伸了出去，划动着。

“啊，我明白了！你想对速度有个印象！”

年轻人笑得脸上绽开了花，差点把石雕给掉了，幸好及时扶住。就像与天使那样，通过石头进行交流，喜悦——

然后静了下来，两个人都看着石雕。

与天使向前飞奔，静止就是无穷的速度，头发猛力吹起，向后，圣灵之风将它绷直，嘴张开着，不是为了吐出雨水，而是为了高呼“和散那”与“哈利路亚”。

过了一会儿，乔斯林抬起头，苦笑着。

“你不觉得把我当天使，有损我的谦卑吗？”

喉咙里的嗯嗯声，摇头，像狗一般迫切的眼神。

“就把我这么砌上去，砌上二百英尺高的地方，砌上塔的每一面，让我张开嘴，日日夜夜地赞美主，直到世界末日吗？让我看看脸部。”

年轻人顺从地站着，脸正对着他。接下去好长一段时间，他们都一动不动，一声不吭。乔斯林打量着那瘦削的、高耸的颧骨，张开的嘴，撑得大大的鼻孔，好像一双翅膀要顶起鼻子似的，大大的、失明的双眼。

的确，在幻象来临的时候，眼睛什么也看不见。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的？”

但是，年轻人却看着他，神色像石头一样漠然，乔斯林又笑了笑，拍了拍那棕色的脸颊，又拧了一把。

“也许你的双手知道，我的孩子。它们具有一种智慧。这就是主让你不作声的原因。”

喉咙里的嗯嗯声。

“走吧，你明天继续雕我的像吧。”

乔斯林转身要走，突然又止住了步。

“亚当神父！”

他快步走过圣母堂，走到亚当神父站的南面窗子下的阴影处。

“你一直在等吗？”

矮个子耐心地站着，双手拿着信，像端着个盘似的。他那平淡无奇的声音刺耳地响了起来。

“谨遵大人指令，大人。”

“这要怪我，神父。”

然而，就是在他说话的时候，他想起其它事务，也就顾不得歉疚了。他转身朝北边走道走去，听到身后响着掌钉浅帮鞋的咔嗒声。

“亚当神父，我祈祷的时候你看见——看见我背后有什么东西吗？”

老鼠般的尖声。

“没有，大人。”

“你要是看见了，理所当然，我也会让你不吱声的。”

他在走道上停了下来。上面是一束束、一柱柱的阳光。不过，在高坛和它周围宽宽的走道之间的那堵墙，却替他们站的地方遮了阴。他听到十字中心那儿敲碎石头的声音，看着飞舞的尘埃甚至飘到了木屏障的这一边，只是飘得更慢。这引得他目光朝上看，看着高高的穹顶。他向后退了一步，好看得更清楚，却感觉到鞋跟踩上了柔软的脚趾。

“亚当神父！”

小个子什么也没说，没有反应。他站着，手上仍然捧着那封信，甚至脸部表情也没有改变。乔斯林想，或许，这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脸。他整个脸都是一个样，就像挂衣钩的表面似的。他说着话，看着那秃顶和周围一圈不可名状的头发发笑。

“原谅我，亚当神父。这么容易就忘了你在那儿！”接着，他又喜又爱地大声笑了起来——“我要叫你无名神父！”

神父仍然一声不吭。

“好，来看看这封愚蠢的信。”

在教堂的另一边，唱诗班已经集合，准备下一场弥撒。他听到他们开始唱列队行进赞美诗。他们在行进。首先听到的童声最清楚；接着，童声停了；唱诗班随后低声唱起；接着这声音也消失了。圣母堂那儿只有一个声音在唱，哇，哇，哇，哇。在穹顶此起彼伏，响个不停。

“你说，神父，大家都知道世上的事就是这样，她是我的姨妈，是吗？”

“是的，大人。”

“一个人必须宽容，一如既往——即使对她那样的人，即使像她过去那样，也不例外。”

还是静默，用两个翅膀遮脚。尔之天使乃吾之守护。我现在可以承受一切。

“他们说了些什么？”

“是些闲话，大人。”

“告诉我，说吧。”

“他们说，要不是因为她有钱，你是绝不会建这尖塔的。”

“是这样。还有什么？”

“他们说，即使你罪大恶极，钱还是可以让你在圣坛旁边买一块墓地的。”

“他们这样说？”

信还在那儿，像一只白色托盘，淡淡的香水味经久不散，直冲鼻腔。北边窗下昏暗的走道似乎袭来一阵类似春天的气息。新的开端、天使，却未能止住他又一次的恼怒。

“它在发臭！”

圣母堂里哇-哇-哇-的声音消失了。

“大声念！”

“‘致我的外甥及——’”

“再大声点。”

（从圣母堂传来一个声音，缓缓的，压住了回音。我只信一个上帝。）

“‘神父乔斯林，圣母马利亚大教堂教长。’”

（在圣母堂，老老少少同声唱着，歌唱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

“‘这封信是戈弗雷先生替我写的。因为我觉得，你忙于教堂和建筑事务，对于他三年以来替我写的所有信件都置之不理。好吧，亲爱的外甥，我又来了，又提出了这个老问题，难道就不能给我回个话吗？过去谈到钱，你回起信来可是大不相同，也快得多。直说了吧，我清楚，大家清楚，而你也清楚我从前过的是什么生活。可这一切都因为他的死去而结束了，那是谋杀，我该说是殉身。剩下的就是在造物主面前的忏悔了。我希望上帝能赐予他那不相称的女仆长得多的、虽生犹死的生命来作忏悔。’”

（承受着彼拉多[5]的折磨。）

“‘我知道，你保持沉默是因为你谴责我与一位世俗国王的交往。但不是说把现世的事交给现世君王吗？我至少是那样做了，尽了我最大的力量。我本来可葬在温切斯特国王墓群之中的，他答应过

的。可是他们把我拒之门外。虽然这一天很快就要来到，那时候我将名正言顺地安息在已故国王之中。’”

（审判活人与死人。）

“‘戈弗雷先生想要删去最后一句话，但是我说他必须保留。你的教堂里所有的骨骸都是那么神圣吗？你也许会说我上天堂的希望不大，但是我却希望能更好。在高坛的南边有一块地方，或许是在你得志之前有这么一块地方，在某个老主教的安葬处和教长的小教堂之间，太阳照进来的地方。我想大圣坛能看到我在那儿，也许它不像你那样在乎那些让我至今难以彻底忏悔的过错。’”

（永恒的饶恕，永恒的生命。）

“‘究竟因为什么？要更多钱吗？你想建两座，而不是一座尖塔吗？好，你知道也不妨。我想在你和穷人之间分配我的遗产。——他在这方面很慷慨，就像在其它所有方面一样。要留下充足的钱造我的墓，请主持弥撒的神父，以你母亲的名义给教堂一件礼物。我们曾经亲密无间——’”

他伸出手，把神父手中的信叠了起来。

“无名神父，没有女人我们同样也干得很好。你认为呢？”

“他们曾经被称作是危险的、难以理解的，大人。”

（阿门。）

“怎么回信，大人？”

乔斯林却想起了那新的开端，想起了天使，想起了塔的无形轮廓。对于了解情况的人，即使是现在，在十字中心上方阳光灿烂的天空，轮廓也已经显现。

“回信？”他说着笑了，“有什么必要去改变决定？我们不回。”

(1)《圣经》中人物，相传为希伯来人之始祖。

(2)亚伯拉罕一百岁时，妻子撒拉受上帝恩赐所生之子。

(3)《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次子，被其兄该隐所杀。

(4)石柱底部的一种建筑装饰。

(5)主持对耶稣的审判并下令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罗马犹太巡抚。

第二章

他沿着走道从临时木门走了出来，一下子来到十字中心的光亮之中，眨着眼，站了好一会儿。北耳堂墙上的洞很大，足以过一辆运货马车，营造商手下的几个人此刻正在铲平墙洞边缘，所以灰尘比任何时候都大，像黄色的烟雾一样，他又咳嗽，又冒眼泪。两个敲开地面的工人在干活，大腿以下都看不见。这片空间的灰尘太大了，他还以为他们的脸都可怕地变了形，直到最后才看出是他们用布包住了嘴，这些布也沾满了灰尘和汗水。一个小工站在坑边等待。灰砂斗装满以后，他就扛着从北耳堂走出去，另一个接着上来。小工肩上扛着灰砂斗，从灰尘多的地方走到灰尘少的地方，然后吃力地唱起了歌。乔斯林懂得歌词，只听了开头那一点，他就双手捂住耳朵，顾不上灰尘，张口训斥那唱歌的人。那人却不理睬，边走边唱，走过了墙洞。乔斯林匆匆走进中殿，仔细看了看四周。他在石柱子周围寻找着，仔细看，却没有发现人。他故意走过南耳堂，“砰”的一声推开回廊高大的门，猛力拉开门帘。但是，主管的人却不在文书房，只有一位助祭在比较两份手稿，鼻子几乎贴到稿子上去了。

“司事去哪儿了？”

年轻人迅速站了起来，边扶住了一本书。

“大人，他走过——”

乔斯林将另一幅门帘猛地拉到一边，但课室里也没有人。长凳乱糟糟地放着，其中的一条侧面倒着。他来到回廊的走道上，双手撑在窗台上往外看。窗台上放满了骨质棋子，石板台面上刻着一个棋盘。教堂司事坐在一张从课室里搬出来的椅子上。他坐在阳光下，背靠着拱廊的一根柱子，双手十指交叉放在腿上。

“安塞尔姆神父！”

一只一大早就飞进来了的苍蝇撞了一下安塞尔姆神父的鼻子，弹开了。他睁开眼睛，目光茫然，接着又闭上了眼。

“我的司事大人！”

乔斯林匆匆忙忙撩开下一道门帘，走进院子，站在安塞尔姆神父旁边。他压下恼怒，像平常聊天那样说起话来。

“中殿没人，没有人在守护。”

虽然安塞尔姆像是睡着了似的，他身上还是在轻微抖动。他睁开眼，目光却看着别处。

“灰尘太大，我的大人。你知道我这可怜的胸部有多难受。”

“你没有必要自己坐在那儿，你有权派人去！”

安塞尔姆虚弱无力地咳着，突，突，突。

“我自己都干不了的事，怎么能叫别人干？过一两天灰尘就会少一点，营造商跟我说过。”

“所以，他们现在喜欢唱什么下流歌就唱，是不是？”

尽管乔斯林很小心，打定主意不发火，可声音还是大了起来，攥紧了右拳。他故意又松开手，屈了屈手指，好像这动作并没有什么含意。教堂司事却已经看清了，虽然他此刻在看着那棵大杉树。他仍然在颤抖，不过语气却很平静。

“主教大人，如果你想到我们的正常生活已经被搅得像什么样子，却还得接受；那么，请饶恕我，一首歌无论是如何俗气，也就微不足道了。毕竟，我们在中殿两旁的侧廊还有十二个圣坛。因为这，因为我们这项新建筑，蜡烛都已经不点了。恕我再进一言，这些人，

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怪物，稍稍惹一下就要动武，随他们去唱或许更明智吧。”

乔斯林张开嘴，又默默地闭上了。教士大会上进行审议的严肃情景闪过他的脑海；不过教堂司事已经不再看杉树了，他歪着头，直视着乔斯林。

“真的，教长大人；就让他们唱一两天，至少等尘埃落定再说吧。”

乔斯林恢复了正常的状态。

“可这是教士大会决定的！”

“我有一定的自主权。”

“他们玷污了教堂。”

教堂司事一动也不动，就像身后的石柱一样。他不再颤抖了。

“至少他们没把教堂毁掉。”

乔斯林吼了起来。

“你是什么意思？”

教堂司事双手定在那儿，好像忘记了自己是怎么摊开的。

“我？大人？就是我刚才说过的。”

教堂司事小心翼翼地收回双手，十指交叉放在腿上。

“你可不能误会我。很明显，这些愚昧的人污言秽语弄脏了空气，就像他们让空气中充满灰尘和臭气一般。可是他们没有毁灭空气。他们也没有毁掉面前这建筑。”

“是我干的！”

教堂司事警觉起来。

“谁说你了，大人？”

“自从你在教士大会上投票反对建尖塔——”

他恼怒得噎住了，安塞尔姆微微笑了笑。

“是可悲的不虔诚，大人。我被否决了。现在同样认为我们必须齐心协力[1]。”

提到车轮、肩膀，似乎又在暗示什么，乔斯林心中的恼怒成了愤怒。

“可悲的不虔诚，千真万确！”

司事的微笑不仅自信，而且和蔼。

“我们并不都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选民，大人。”

“不管你在多么小心地掩饰，你以为我没有听出你是在指责我吗？”

“我说了我一贯所说的。”

“就是反对。”

种种原因奇怪的交织使乔斯林血往上涌。当他再次开口说话时，声音在急剧地颤抖着。

“我相信我们创始人立的法规仍然有效。”

司事变得非常沉静，他清秀的脸也许红了一点。他收回双脚，缓缓地站了起来。

“大人。”

“十字中心还缺一名监工。”

司事什么也没说。他十指交叉，轻得不能再轻地点了点头，转身朝回廊门走去。突然，乔斯林伸出了手。

“安塞尔姆！”

司事停住了，转过身，等待着。

“安塞尔姆，我没想——你是我惟一的老朋友了。我们这是怎么啦？”

没有回答。

“你知道我没想让你就这么离开的，原谅我。”

微红的脸上没有微笑。

“当然。”

“有十几个人让你调遣。那个在那儿，在文书房的小伙子。克莱索斯多姆当然可以等？看看他等了多久了！”

教堂司事又恢复了自信，他摇了摇头。

“我今天不会叫任何人去的。灰尘太大，你知道的。”

他们都不说话了。

我怎么办？这是个小小的烦恼，会过去的。不过我在学聪明。

“你的命令仍然有效，是吗，大人？”

乔斯林转过身向上看。他看到回廊中的拱廊和饰墙，审视着它们上方的扶壁和南边墙上高高的窗户；沿着墙与耳堂之间的夹角看去，看到十字中心上方简易的、四方形的顶篷。阳光洒在石块上，却没有把它晒热；在高耸的石块上方，一夜的雨水把天空冲刷得明净光洁。天上没有云，不过像是要起风。他让目光停留在十字中心的饰墙上方那自动勾勒的无形的几何图形上。在那儿，一只鸟盘旋着，最后在四百英尺的高空变成了一个点。

就这样吧，不管代价如何。

他回头看司事，突然看到他脸上像是友善，又像是遭愚弄的怨恨。我是你的朋友，那微笑说，是你的告解神父，特别是你的朋友。它还无可辩驳地说，上边那无形的东西是乔斯林的怪物尖塔，一定会倒下来的，倒下来还要埋掉、毁掉教堂。

“怎么样，大人？”

乔斯林压低声音。

“就这样，走吧，走吧。”

司事十指交叉，点了点头。这是完全服从的表示，而且不仅如此，因为联结他们的线已经磨损。他在南耳堂门口停了一下，而乔斯林甚至在小心抬起门闩，小心地关上门的动作中听出了一种说不出是什么的斥骂。那是一种无礼，线因此断了。行了，他想，结束了。但是，他又想起了这根线过去是如此地粗和长，是一根使他们心连心的纽带。想到这，他的心痛了起来。他知道：恼怒过去之后他就会想起海边的修道院、闪光的海水、太阳、沙滩，就会忍不住伤心。

“很长时间了，一直忘不了。”

我不知道在那儿你要花费多少，整整四百英尺。我想你要花的只不过是钱。尽管如此，需要多少就多少吧！

他走回教堂。来到南耳堂之后，他已经把安塞尔姆忘了，因为那里空气中的灰尘少了，残留的灰尘，也在不断消失。挖土工人干活时已经不再用布包着嘴了，他们上方那滚滚的尘柱也消失了。现在，只能看见他们的脑袋和铲土上来的铁锹。铁锹铲下去的时候没有碰上碎石的声音，而是轻轻的磨擦声和咔嚓声。一个小工正在扛走满满一斗的黑色泥土。不过，小工和挖土的工人都不是他感兴趣的，因为此刻罗杰·梅森正站在坑的那一边往下看，眼睛瞪着。他抬头看了看十字中心的石柱，看到乔斯林却像没看见似的，又瞪着眼往坑里瞧。这并不新鲜，营造商常常都是视而不见的。随后，他又会盯着某一件东

西，好像其它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也感觉不到。在那些时候，他似乎有一种眼力，能够捕捉住并使他所看到的成型，或者能够完整地接受。但此刻他不像是在那样看。他眼睛往下看着，双眼瞪得大大的，深褐色的脸上满是吃惊和怀疑。他的蓝色风帽放了下来，在他的粗脖子后边叠在一起。他一只手摸着理平头的圆脑袋，摸着它，似乎要确证它还在那儿。

乔斯林站在坑的边上，对着营造商说话。

“怎么样，罗杰，你觉得满意吗？”

营造商既没有回答他，也没有看他。他双手叉在腰上，粗壮的腿分开着，穿着褐色短袖束腰外衣的强健身躯稍向前倾。他对着坑下说话。

“用尖棒戳！”

一个挖土工停下来休息，黑手抹了一把汗涔涔的脸。另一个消失在坑里，咕哝着。营造商迅速跪了下来，双手扶在一块石板的边上，又往前靠了靠。

“有什么吗？”

“什么也没有，师傅。来——嗬！”

那人的脑袋出现了，然后是双手。他双手拿着铁棒，一个大拇指比着距离，另一个大拇指放在闪亮的尖头上。营造商慢慢地审视着铁棒，从一个拇指看到另一个拇指。他打量着乔斯林，嘴唇做出吹口哨的样子，却没有声音。乔斯林意识到没有人理睬他，就转过身去打量着中殿。他看到安塞尔姆那白发苍苍的、高贵的脑袋。安塞尔姆坐在两百码开外的西门边，一丝不苟执行着他的指令。听不到他的声音，也几乎看不到他。乔斯林又一次痛苦地感觉到这个人看上去是一回事，做起事来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他还有点吃惊，有点怀疑。他要耍小孩子脾气，就让他坐在那儿，直到变成石头吧！我什么也不会说。

他转过身看着营造商，这一次，他知道营造商会理睬他了。

“怎么样，罗杰，我的孩子？”

营造商站了起来，拍掉膝盖上的尘土，接着又拍掉手上的。挖土工人又干了起来，挖着，铲着。

“你明白刚才看到的吗，神父？”

“我只明白传奇才是真实的。然而，传奇总是真实的。”

“你们这些神父真是挑三拣四。”

你们这些神父。

我得小心，不要把他惹火了，他想道。只要他按我的要求去做，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忏悔吧，我的孩子。我告诉过你这座尖塔将是一个奇迹，你却不相信。现在你亲眼看到了吧。”

“看到什么？”

“一个奇迹。你看到了地基；更确切说，是没有地基。”

营造商的笑声中带着鄙夷和逗趣。

“地基是有的，不过大概只能承受现在教堂的重量。瞧，你看得出他们刚才做的。从坑这一边看下去，毛石层到这儿，下去还有点其它的什么，再下去，除了泥其它什么也没有。以前他们用树枝做成浮筏，然后在上边堆上填料，不过即使这一点也无法确定。这下边什么地方一定会有砾石层，离地面很近；一定是离地面很近，否则我就是不懂行了。也许从前有河岸，河水冲积的沙洲。下边的泥只不过是一片泥地。”

乔斯林喜悦地仰起鼻子笑着，下巴抬起。

“可是，你有手艺却什么也确定不了，我的孩子。你说他们造了个浮筏，为什么不认为整个教堂都浮在这上边呢？去相信一个奇迹要简单多了。”

营造商无声地打量着他，直到他止住了笑。

“到这儿来，我们好说话。听着，就照你说的，整个教堂是漂浮的。这只是一种说话的方式，也许是这样——”

“是这样的，罗杰，我们一直清楚这一点。也许下一次你就会相信我了。这样去挖掘很没有必要。”

“我挖这个坑，是我的工人们要这样的。”

“你的这群人？我还以为你是他们的统领呢！”

“有时候部下才是统领。”

“那就是个可怜的统领了，罗杰。”

“瞧，这地基，也就是浮筏，仅仅能够支撑这座教堂。再不能，也许是几乎不能再支撑其它什么了。现在这些工人都知道了。”

尽管乔斯林做出一副严肃的样子，他的声音里还是透露出了一种亲切的顽皮。

“你没替我也挖个坑吗？罗杰。一个逮住教长的坑？”

可是罗杰·梅森没有笑。他浓眉之下的目光扫了过来，活像一头公牛。

“你这是什么意思？”

“让教长看看这座尖塔是多么的没有希望。今年夏天温切斯特、奇切斯特、拉考克、克里斯特切奇都没活干，没有大修道院要建，也没有女修道院、小修道院要建。新国王也不热衷于建城堡。但是在这儿，你盘算过：我们可以在这儿度过夏天，让乔斯林教长看看他是怎

样一个傻瓜。这样，你就能够让这群人不散伙，直到好差事到来。因为没有了队伍，你就会一文不值。”

营造商微微地笑了。

“要是我能很快找到沙砾，神父，那我们可以再掂量掂量，要不——”

“要不你就宁愿建一座又低又矮的塔，小心翼翼的，畏畏缩缩的，乜斜一只眼，看看这教堂是不是沉不了？你自以为多么得计啊！一座塔建到哪儿停下都行，是不是，罗杰？所以你手下的人可以在这儿过冬，杀更多的人。”

“那场打斗中我也失去了最好的凿石工。”

“只为了建一座矮墩墩的塔。不行，罗杰。”

“我在找砂砾层。那是真正的地基层，是砂砾层。”

但乔斯林只是对他点着头，微笑着。

“你会看到我是怎样用意志将你推上去的，在这件事情上，这是主的意志。”

营造商止住了笑，怒气冲冲地说话。

“要是他们想要建塔，他们会事先打好基础的！”

“他们想建一座。”

这一次，他完全吸引了罗杰·梅森的兴趣。

“平面图呢？”

“什么平面图？”

“整座教堂的——你看见过吗？放在档案间了吗？”

乔斯林摇了摇头。

“没有什么平面图，我的孩子。像他们那样的人根本用不着在羊皮上画什么，也用不着在板上标什么。但是我明白他们的意图。”

营造商搔了搔头，接着做了个手势。

“跟我来，神父，仔细看看柱子。”

“我对它们太熟悉了。别忘了，在人间这就是我的房子。”

“请你像我这样看看这座房子吧。”

在十字中心的四角有四根石柱。它们向上伸，每一根都像一丛树干，树枝伸展开去，支撑住屋顶。屋顶下方光线暗淡，在一百二十英尺之下，眼睛看不见屋顶中心出口的盖子周围的图案。营造商走到西南角的柱子旁，用掌拍击石柱丛中的一根。石头很光滑，不沾灰尘。他手放在石柱表面，另一只变形的手闪现出来，与它相迎。

“你看它们很粗很结实是吗，神父？”

“棒极了。”

“但是，与它们的长度相比，石柱真是太细了。”

“这是它们的美。”

“它们除了屋顶再也支撑不住什么了。以前也从来没打算过让它们除了自身的重量，还要再撑起什么。”

乔斯林仰起下巴。

“无论如何，它们一定是很结实的。”

营造商的微笑是含糊的，就像司事刚才的微笑一样。

“你会怎样去建这样一根柱子，神父？”

乔斯林走到石柱旁，仔细看着。石柱丛中的每一根都比一个人还粗大。他手指向下摸着其中一根的表面。

“瞧，看见了吗？这些横向的裂痕，裂缝，你们把这些叫作什么？叫桁吗？他们一定是裁了薄片，再堆起来，就像下跳棋的孩子把棋子一个一个堆起来似的。”

营造商的微笑中带着冷酷。

“你说他们是好人，神父；也许他们是诚实的。但是，除了这还有其它的办法呀。”

潘格尔一瘸一拐地走过十字中心。在他身后，一个杂工不出声地模仿着他。一瘸一拐，侧身而行，头部姿势，甚至那怒气冲冲的表情，他都学得惟妙惟肖。潘格尔突然转身，杂工打住了，爆发出咯咯的笑声。潘格尔走了过去，咕哝着走进他的王国。

“现在，罗杰，我们说点其它的。那个人——”

“潘格尔？”

“他是一个非常忠实的仆人，告诉你的人别再惹他。”

一阵沉默。

“罗杰？”

“那人是个傻瓜。难道他连玩笑也受不了吗？”

“不管是什么玩笑，都是老一套了。”

营造商铁着脸看着潘格尔王国的门，一声不吭。

“罗杰，为什么他们非得作弄他？”

营造商迅速地看了乔斯林一眼，刹那间他们心里都如同车轮辗出辙迹一样震颤了一下。乔斯林感觉到许许多多的话撞到了嘴边，若不是那双黑色的眼睛直视着他的双眼，他就要说出来了。这就像站在什么的边缘上似的。

“罗杰？”

几个教徒从圣母堂走了出来，沿着北边走道过来了。雷切尔走在前头，大声说着话。乔斯林到了嘴边的话消失了。

“他们为什么这样？”

罗杰·梅森回到了坑边。

“这是我们驱邪的方式。”

这时候雷切尔已经离开了人群，沿着走道向他们走来。她还没走近就说开了，还一边挥着手。“真没想到还没到世界末日就把他们的地基给挖起来了，干吗不呢？他们高低也像我的男人，有合同的，”她说着话，点着头，浑身猛烈地抖动。裙子不是轻轻提起，而是一把抓了起来，一只难看的脚和踝露出了太多。“在毛石层下边是树枝，你预料到的，是吗，罗杰？他一向很清楚，大人”——大人，好像她不是个女人，而是在教士大会上有投票权的教士团成员似的！她的全身都是话的一部分，眼珠鼓凸，不像个体面的、缄默的英国淑女（不像安静的古迪·潘格尔，我的圣女。），还不懂装懂，装作懂建筑，居然敢顶撞一个男人！雷切尔长着浅棕色头发，黑眼睛，精力充沛，向来无拘无束。她是这个地球上禁欲的最有力的论据——如果需要论据的话。——“饶恕我大人，但是我得说出来，我对这些事儿懂一点，我记得罗杰的老师傅说过，‘孩子——’他叫我孩子，你看，因为罗杰当时是他的助手，‘孩子，一座塔地面上有多高，地底下就得有多深’——又好像是下边有多深，上边才能有多高？你瞧，他的意思是——”接着她头歪向一边，神秘地微笑着，一个手指戳在乔斯林的脸上，“是地面上塔有多重，地底下的基也得有多重。这样，上边是四百英尺，下边也得四百英尺。是这样吗罗杰？罗杰？”她不停地说着。她从望弥撒时必不可少的、忏悔的静默中被释放了出来，她的全身，她棕色的脸由于说话而颤动，正如一根水管由于水从中喷出而颤动一样。罗杰和雷切尔·梅森有个让人感到奇怪的地方。他们不仅形影不离，而且模样相似，不似夫妻，却像兄妹，棕色皮肤，身体强

壮，嘴唇红润。他们仿佛置身孤岛，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罗杰从来不打她，但是他们经常斗嘴；口角却似一阵阵火焰，不久就被风吹灭了，随后一切都和原来一样。他们围着对方转的样子使人们感到不解，也无法弄清他们是如何互相容忍的——尽管人们可以看出他们的一些生活的技巧。比如，罗杰·梅森学会了运用某种方法来对付雷切尔，经常使当时的情景显得很滑稽，就像现在这样。他不理睬她，只是提高嗓门，让人们能听见并听懂他的话。这样做似乎从来都不会使他恼火，但无疑会让旁人恼火，特别是当这个旁人是教堂的高层人物的时候。

“这是一个比你的想象要复杂得多的问题。”

这时雷切尔的脸颤动着，营造商的话又听不见了。乔斯林提高了嗓门。他只能接受这种滑稽，并因此而恼火。

“我们在说潘格尔呢！”

“多可爱的人，她没有孩子多可惜。可我也没有，大人，我们都得背着这十字架！”

“我能建多高就建多高——”

“你敢建多高就建多高——”

突然，乔斯林清晰地听到了自己的声音，不用再和谁去争嗓门高低。雷切尔已经转过身去了，她那滔滔不绝的话落入坑里，被吞没了。

“这小小的冒险有什么，罗杰？我的冒险可是大的！”

“什么？”

“四百英尺之举！”

“看来我还没说服你。”

乔斯林对他微笑着，意味深长地点着头。

“开始建吧，这就是我所要求的。”

他们对视着，各自都很坚决。谁也没再说话，但心中却明白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这只是“停战协议”。如果必要的话，我会催着他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往上砌，乔斯林想。他没有远见，他是看不到。他认为塔建到哪儿要停止就让他去认为吧——但此刻雷切尔从坑那边掉转头来，他们听到她说现在那里边光线有多暗，工人们有多疲劳，即使他们肯干也不能再干下去了，他们必须停下。乔斯林转过身去，对自己，对那个愚蠢的女人，对更习惯于不理睬她，而不去管住她的那个男人都大为震怒。他很吃惊地发现太阳已经从西边的窗口照进来了。看到这，他感到一阵饥饿的痛苦。这也使他愤怒。当他听到身后营造商对着雷切尔大吼的时候，才感觉到稍许快慰。

“你怎么这样蠢？”

不过他清楚这吼叫并不意味着什么，连责骂也谈不上，也许只是某种驱邪的做法。再过五分钟，又能看见他们形影相伴，笑着，不知羞耻地手挽着手走着，喃喃地说着与他人无关的、自己的悄悄话。就这些而言，她是个好女人。在工人们落脚的新街，谣传的和令人恼怒的偷情不少，但是所有这些丑闻惟独与雷切尔和营造商无关。他沿着中殿看到阳光那儿，感到自己又恼怒起来。这一天是以快乐开始的，他想，发生了了不起的大事，有一个好的开端，还有我的天使。另一方面，快乐又会减少。似乎天使受命来到不仅仅要使我坚强，给我慰藉，而且也是个警告。他看见远处的安塞尔姆神父，高贵地坐在西门边。老人满头银发，一动也不动地坐着，这使他既恼怒又悲伤。他仰起下巴，对着高侧窗上讲道的祖先画像说话。

“他爱生气，就让他生气吧。”

身后，他听到笑声从北耳堂墙上新挖的洞里传了过来。雷切尔此刻已经走了。他转过身去了一会儿，看着营造商和坑边的工人们谈话。他迟疑了一下，不知道自己是否要过去施加更大的压力。我本不该去找他的，他想。我本来应该把他叫来训斥一通，因为大门边出现了斗殴。市长要诉诸法律怎么办？我连想要说的一半话都没说完，都是因为那个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的、鲁莽的、脸抖动着的女人。有些女人由于愚昧，变得比门、比栏杆还硬。我还要斥责她的无礼，让她知道自己的身份。下一次，看到她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和气地对她说话，告诉她应该怎样。

“天哪，我们得用什么样的工具啊！”

他听到中殿那儿掌钉浅帮鞋的啪嗒声，知道那是衣钩般的人来了。他转过身看。亚当神父像往常一样地走着，不紧不慢，好像其它什么也不干，只是像现在这样一天一天地走着，送信，收信，等候吩咐，冷冰冰的，没有活力也没有抱怨。此刻他站在主人面前，手交叉，像个小孩也能做的纸玩偶，不过脸部太复杂了，不值得仔细画，头发和手臂上了色。他站在乔斯林面前，很迟了都还没吃饭，手头还有更多事情要做。

“你不能等等吗，亚当神父？”

无名神父。

无名神父那管用的嗓子尖声地发出回答。

“我以为你想马上就看，大人。”

乔斯林叹了口气，回答他了。他又疲倦，又想发火，快乐奇怪地消失殆尽。

“好吧，让我看看。”

他转身朝东，拿起信，让阳光照在上面。他看着信，脸色开朗起来，恼怒变为满意，最后是兴奋。

“你给我看这封信，干得好！”

他跪了下来，划十字，作感恩祷告。喜悦之潮涌了回来，使他站起身，匆匆走到营造商与他的助手贾汗谈话的坑边。他走近时，营造商不再看贾汗，目光看了过来，对着他说话。

“他们还没有发现沙砾层。如果水再往上涨，我们就只好等上几个星期才能再深挖了，也许是几个月。”

乔斯林拍了拍信。

“这就是你的答案，我的孩子。”

“那东西？”

“我的主教大人记住了我们。即使他在罗马，跪在教皇陛下面前，他仍然记得他远方的羔羊。”

营造商不耐烦地回答。

“你从来就没有听懂我的话，是不是？我告诉你，钱建不了你要的尖塔。就是用金子去建，它也只会陷得更深。”

乔斯林摇着头，笑着。

“让我来告诉你，然后你就能睡好觉了。他没有寄钱。钱又算得上什么呢？它可是远远、远远，比钱的价值更高得不知道多少——”一股激情向上冲击着他，他的声音也随之上升了。他一只手搂住营造商的肩膀，拥抱了他，“我们要把这放在尖塔最上方的那块石头上，它会留在那儿，直到世界末日。主教大人要给我们送来神钉。”

他把手从这个难以理解的营造商肩上放了下来，沿着中殿看到阳光处。他看到安塞尔姆神父白发苍苍的头，马上意识到如果没有疔伤

圣油，生活就会令人难以忍受。他沿着中殿，几乎是奔向老人那儿，一边挥舞着手中的信。

“安塞尔姆神父！”

这一次，安塞尔姆神父起身站着。他慢慢地起身，忍受着折磨，似乎要使这一英勇的画面变得完整。他强压着三次咳嗽，所以咳嗽声只是刚好能听见。他的脸上冷漠，毫无表情。

“安塞尔姆神父，友谊是一件宝贵的东西。”

毫无表情。喜悦之中，乔斯林又说了一次。

“我们对它做了些什么？”

“这是个真正的问题，大人，还是修辞性的？”

乔斯林把他包围在爱之中。

“你看看这封信好吗？”

“你在命令我吗，大人？”

乔斯林大笑起来。

“安塞尔姆！安塞尔姆！”

老人固执地抵制着他的爱，眼睛看开去。看着帆布木架屏障，轻轻地，又出声地咳嗽着，突，突，突。

“如果这跟教士大会有关，大人，到时候我们无疑都可以听到的。”

“安塞尔姆，这是我给你的礼物，我免除你这项工作。我早应该明白，有这么多的反对意见，还有你的身体状况——毕竟没有人能像我这样致力于这项事业。我要自己管起来。你清楚这一点，清楚其中原因，在所有人当中你才是我的告解神父，我灵魂的主管。”

“让我来弄明白这事，大人。我不再是监工，也不用去组织那些监工了，是吗？”

“我是这么说的。”

安塞尔姆的脸一直没有变化。他一直雍容地侧着脸朝东边看，满头都是银发。他站着，一副元老风度，威严而自信。话掉落下来。

“白纸黑字？”

话落了下来。它们不是宝石与珍珠，与那张圣徒的脸不相称。它们是卵石。没有侮辱的话，什么也抓不住。如果话语中带着傲慢，它们也还是对的，符合章程的。凡规定须由四名主管人中之二人所决定之事项，应见诸文字——好像章程是悬在两个人之间的空气中，字句清晰，而安塞尔姆引用章程，占了上风。

“凡见诸文字者，如有变化，亦应见诸文字。并于两位主管在场之情形下，加盖骨质小印鉴。”

“我知道。”

安塞尔姆又说话了，平静而又冷漠，他的咳嗽也消失了。

“就这些吗，大人？”

“就这些。”

他听到司事的脚步声走开去，走向中殿，他就这样站着，从左边回头看。我得除掉他，他想道，我被骗了。他那高贵的脑袋里掉下的除了卵石，其它什么也没有。

他低头看主教的来信。这像是集市上的天平秤，他想。喜悦使我在一个盘中上升，安塞尔姆却在另一个盘里下沉。还有神钉和我的天使，秘书室教士、营造商和他的妻子。

突然，他意识到喜悦的双翅夹住了，愤怒又使他热起来。让它们落下来，消失掉吧，工程仍在进行！他从西边窗下走过，一只手紧紧抓着信，贴在胸前，仰起下巴，厉声喃喃自语。

“我必须现在就换告解神父！”

那天晚上，当他睡觉前跪在床边祈祷时，他的天使回来了，站在他背后，一片暖云，给了他一些安慰。

---

(1)齐心协力的英文原文是put our shoulders to the wheel，其中shoulder和wheel的单词词义分别是“肩膀”、“车轮”。

第三章

次日黎明，他醒来时听到了雨声，想起了营造商所说过的话。所以祷告时，除了其它之外，他还祈祷好天气。可是雨连续下了三天，随后也只是云低低的、空气潮湿的半天。这半天，主妇们将所有洗的衣裤都挂在冒烟的火堆旁。烤干的衣服少，弄脏的更多。接着又是一个星期的风和雨。每当他从教长宅邸走出来，披着斗篷要匆匆忙忙去教堂的时候，就能看见屋顶上的云。因此，甚至连屋顶上的饰墙也是模模糊糊的。整座的教堂，这部石头圣经，已经不再赞美上帝，而沦为讲道了。整座教堂黏腻腻的，水从青苔、地衣和剥落的石块上流了下来。天在下着毛毛雨，时间也像毛毛雨一样，慢吞吞的，只好忍耐。大雨瓢泼的时候，那一个个怪兽滴水嘴一齐发泄，此刻人们会想他们的原型是如何在大教堂围地的墓地里，或者是在堂区墓地里铸成的。它们吐着水，似乎这是又一次下地狱的惩罚；它们吐出来的与玻璃上、铅皮上和装饰线条上流下来的，与支柱和小尖塔上流下来的，一齐流下墙面，流过四方形的空地，冒着泡，咕咕响着一直流到墙脚下的水沟里。风来了，但是没有吹出晴空。它这里吹一阵，那里吹一阵，每次都吹来一阵大雨。这样一来，即使是教长，身后大风吹来也难免踉跄；顶风站着，像挨了一击似的；猛烈的风吹起他的斗篷，像翅膀一样。风停的时候，云也降了下来，遮得他连教堂的上半部分也无法看见。因为毛毛细雨，他连教堂有多大也感觉不出来了。这样，走到哪里眼睛都只好对付近前的物体，湿漉漉的石墙的某个角，细看很大，瑕疵很多，就像离得太近看到的皮肤一样。想起北面凹角的尿，臭气似乎就散发出来。但是没有光线，无法分清哪儿是北，哪儿是南。大水从河里涌上堤，置城门口的卫兵而不顾，长驱直入涌进了油腻腻的街道。男人、女人和孩子们趴在想尽办法生起的火堆旁，潮

湿的短枝和泥炭块冒着烟，家家户户的屋顶下都雾气腾腾。惟独酒馆发了财。

在教堂的十字中心，挖掘停止了。有一天，乔斯林站在营造商旁边，看着他把一根拴着绳子的蜡烛放了下去，看到了水在坑底下泛着光。他还闻到坑里的臭气，退了回来。可营造商却不在意这些臭气。他站在原地，阴沉沉地朝下看着蜡烛。乔斯林又担心又焦急，在罗杰·梅森身旁徘徊着。

“你会怎么办，我的孩子？”

罗杰·梅森咕哝着。

“要干的事多得很。”

他小心地挪到一个旋梯下方，爬上去不见影了。过了一会儿，乔斯林听见他在一百二十英尺的高空，在穹顶边小心地走动。

自乔斯林闻到坑里的气息之后，新情况似乎就出现了。他开始注意到整个教堂里发霉的香、点完的蜡烛发出的气味都夹杂了这种更加难闻的气味。水，可以想象已经悄悄地渗进了高坛两边或者中殿的拱廊之间那些大人物的墓地里。他发觉自己并不是惟一注意到这一点的人。那些活着的、相信世俗生活之无谓的人立即就发现了，因此在主持弥撒时脸上露出了不得体的厌恶表情。他从圣母堂出来，走过十字中心的时候——这些日子那地方很暗——他总要急迫地对自己说：“就在这儿，在坑发臭的地方，我接受了我所遭遇的。这些年来我完全失败了。很有必要永远记住。”

在这期间，营造商和手下一些工人在十字中心上方的屋顶上干着活。他们砸开穹顶。要是十字中心有光线，你抬头就可以见到椽木。有些工人在那儿干着，接着走进教堂墙间的旋梯，随后出现在楼廊上，看上去只有苍蝇大小。其他人在十字中心东南的那根石柱周围搭脚手架。他们一层一层地往上架梯子，蜘蛛织网似的。所以搭好脚手

架之后，石柱看上去就像一棵修过枝的冷杉。这项新的工作对于弥撒仪式未必会没有好处，因为工人们在屋顶，就不那么容易听到他们的声音了。除了在屋顶上偶尔响起的大锤声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去打断中殿散发着臭气的平静。不久，绳子就从十字中心上方敲开的拱顶垂了下来，悬着、晃荡着，似乎里里外外都潮湿渗水的教堂已经长起了某种巨型苔藓。绳子悬着，等着吊起木梁。梁要从北边墙洞一点一点地移进来。它们看上去就像苔藓，带着苔藓的气息。这里阴暗潮湿，连乔斯林也要调动所有意志，才会记得一项壮举正在进行。一个工人从十字中心上方的孔里掉了下来，尖叫声从空中一直传了下来。空气浓稠，似乎要粘住这叫声，就像是无情地铭刻在其间似的。因此，他甚至毫不怀疑在那具躯体和顺理成章地接纳它的那块石板之间并未产生奇迹。安塞尔姆神父在教士大会上什么也没说，但从他的怒目中，乔斯林看出了这一死亡事件已记了账，总有一天要和其它的账一起翻出来。黑夜尚未降临到教堂，是一个没有阳光的正午，因此也是亵渎的、没有希望的。当秘书室教士从法衣室走出来，蹒跚地跟在唱诗队伍的后边，就像他半生以来一直做的那样左转，而不是向右转去圣母堂的时候，唱诗班的男孩们歇斯底里地笑了。尽管有歇斯底里的笑，有许多人窃笑，弥撒还是照常进行，照样完成，不过像是在某种几乎要压倒一切的重负之下完成的，教士大会上气氛紧张，唱诗班既枯燥又烦闷，大家咳嗽不止，男孩们莫名其妙地吵嘴。小男孩无缘无故地在哭。大男孩眼中无神，因为他们在噩梦中看见缺鼻子的人在地下漂浮着，他们平板的脸贴在一个沉重的盖子上。难怪孩子们看到秘书室教士总要笑。可是，有一天他向左转以后径直往前走；最后，两个唱诗神父跟在他后边。他们看到他在半明半暗之中，乱抓着将他与十字中心隔开的木屏障。当他们将他架到亮处时，他们看到老人右手大幅度地抖动，脸上一片茫然。接着，年迈的教士被送回家里。年迈衰老的恐惧雪上加霜般地攫住了那些比他年长的人。日日夜夜，人们在恶息中，在半明半暗中祈祷着。教堂里的烛光只能照亮近前那一晕晕的

水雾。人们的声音大了起来，他们害怕衰老和死亡，害怕负重和严峻的局面，害怕黑暗，害怕面对一个没有希望的宇宙。

“主啊，尔闻奴仆之呼喊！”

接着又谣传城里流传着瘟疫。那些紧张无言、眼里发着光的脸，围在预示着圣灵存在的烛光面前，现在变成了一大片。但是乔斯林从来不和他们在一起，因为他自己的天使有时会来到，给他以慰藉和温暖，给他以支持。但他又像一个好将军，很理解他们需要帮助。因为即使对于他，他的工具，他需要利用的这些人，现在看上去也不过像是在教堂周围爬着的猴子似的。他让人把教堂模型连同尖塔都拿到十字中心来了，靠在西北角的石柱上，给他们以激励。模型立在支架上，像是教堂里惟一洁净的东西，虽然手指碰到它还是会弄湿。

就这样，圣诞节过去了。愿天堂喜悦，愿大地在主的面前欢乐，因为主降临了。

人们猜想是主降临了，可是云仍然罩在饰墙上方。只要毛毛雨停一停，人们就会抬头看，摸着自己的脸，以为是出问题了。有一次雨停了，中殿这个大洞穴却特别吵闹，乔斯林来到模型旁边以鼓励自己。木头膨胀了，所以他费了好大力气才拔出尖塔。他虔诚地、像对待一件古董那样捧着它。他抱着尖塔，轻轻抚摸着，从头到尾地仔细看着，就像母亲看婴儿似的。尖塔有十八英寸长，半截呈四方形，高高的窗户；然后是一丛小尖塔，雄伟的尖塔从中间升起，修长，不加装饰，顶上是一个小小的十字架。十字架比他挂在脖子上的小。他站在西北角的石柱旁，仍然抱着尖塔模型，心里猜测大水肯定开始回落了。已经一个星期没再下雨，虽然三月份刮风天不多，但是天阴沉沉的。即使这样，还是可以相信被雨水泡湿了的太阳正在某个地方挣扎，要照到坑坑洼洼的泥地上。他抚着尖塔，听到贾汗说着话从北耳堂的墙洞里走了出来。他闭上眼，想着。我们坚持过来了！愿此刻成为转机吧！他闭着眼睛，似乎能够感受到晴天正在蓄势待发，走向光

明。他听到屋顶上大锤的响声，手上抱着的东西使他立刻激动起来。回忆起教堂上空线条构成的轮廓，他激动得哽住了。他感觉到了生命的存在。他仰起下巴，睁开眼睛，张开嘴要作感恩祷告。

突然，他定住了，什么也说不出来。

古迪·潘格尔从潘格尔的王国走了出来。她轻快地走了三步，停下，又往回走了一步，然后朝前向十字中心走来，步子慢了许多，眼睛不去看十字中心。她眼睛看着旁边，一只手抓住披风靠下巴的地方，另一只手抬起，拿起筐子，好像是从一头公牛或一匹雄马面前悄悄溜过似的。她的双脚拖着她走在缰绳的长度之外，肩膀几乎擦着墙壁，只是这双脚不大有决心再往前走。在冬天她苍白的脸上，那一双眼睛就像两块黑斑，她下唇张开，往下耷拉着。假如任何像她那样可爱的东西看上去都很傻，假如她脸上没有那明显的恐惧表情，她就会显得很傻。恐惧表情引起了乔斯林的注意，他沿着她的目光看了过去。此刻，时间震颤着前进，也许根本不是时间。所以，他发觉自己在看见营造商之前就清楚她在看什么，也就不足为奇了。

罗杰·梅森一只脚踏在东南角石柱的脚手架底部一架梯子的最低一杠上，他从梯子上下来，看着古迪。他在转身，在走过地面，她却靠近墙边越走越慢。她退缩着，一边退缩，一边抬头看着侧面。他使她定住了，并往下看着，急切地说着话。她却瞪着眼，张着嘴，摇着头。

乔斯林突然有一种奇怪的确定感。他懂世事，看得出来。他知道这只是众多相遇中的一次；他看到了痛苦和悲伤。他看出来了——有点像祈祷那样看出来了，他们周围的气氛不大一样。他看见他们身处某种帷幔之内，帷幔将他们与所有其他人隔开。他还看出他们两人都害怕这帷幔，却又无能为力。此刻，他们正急切地，悄声地说着话。虽然古迪一次又一次地摇着头，却没有走开，似乎也无法走开，因为那无形的帷幔笼罩着他们。她双手拿着筐子，穿好了衣服要去集市，

她用不着跟任何男人说话，更不用跟营造商说话。她只需要摇摇头就行，如果需要的话；不去理睬那个穿着紧身裤和棕色紧身上衣、戴着蓝色风帽的壮实男人是很容易做到的。是的，甚至连停下的必要也没有，只要掉开头走过去就行，反正他又没抓住她。可是她却站在那儿，侧目朝上看着他，同时那双一眨也不眨的黑眼和双唇却在说不。突然，她真正地挣开了，似乎要挣破空气中实际存在的某个东西，但她却是徒劳。那无形的帷幔使他们成了一对，它一直在伸展，总是比她抢先一步。她还是罩在里面，会一直罩在里面，正如她现在身处其中一样，匆匆沿着南侧廊走去，脸颊不再是苍白，而成了红色。罗杰·梅森站着，目视着她沿着南侧廊走去，好像整个世界的一切事物、所有的人都无所谓似的。好像他无法不倾心于她，倾心于她又使他受煎熬。他转过身，背对着乔斯林，东北角的门在古迪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他像梦游一般回到梯子那儿。

一股怒火从乔斯林的胸中某个地方升起。他脑海里一次次闪现出一张脸，这张脸每天低着接受他的祝福，他还听到她那无忧无虑的歌声在潘格尔的王国响起。他仰起下巴，来自某个愤慨和伤痛的隐秘角落的话从上面迸发出来。

“不！”

他突然感到这世上重新焕发的活力是污秽的，像涌上来的粪肥一般使他喘息着。他看见北耳堂的墙洞就匆匆忙忙钻了过去，一下子来到了亮处。一到亮处，他就听见远处男人们的嘲笑声，是那些工人。在那种气氛之中，他意识到了：看见教长自己匆匆忙忙从墙洞里出来，双手捧着他的怪物尖塔，该是多好的笑料！他回转身，匆匆走回十字中心。这时有几个人排成一行走上了北侧廊。他们当中有雷切尔·梅森，她抱着一个襁褓爱不释手。他说话了，机械地祝贺她并祝福她；警官太太却一把将孩子抢了过去，高傲地走向圣母堂，去行洗礼仪式，把他和雷切尔留在了一起。雷切尔不知怎的不能去。虽然看到

罗杰和古迪·潘格尔在一起使他眼花了，但他还是听出了个中眉目。他也无法相信一个女人，即使是一个受到伤害的女人，居然会说这些。（她眼睛鼓凸，一绺绺头发遮在脸上。）使他惊愕万分的并不是她的滔滔不绝，而是她所讲的。雷切尔的脸像大风中的窗玻璃一样颤抖着，告诉他自己没有孩子的原因，虽然她曾经祈祷过。她和罗杰在一起的时候，在最不恰当的时刻却笑了，只能如此。这并不像有些人可能认为的或事实上是说过的，说她患了不育症。大人，真的不是！可她忍不住要笑，结果他也忍不住笑。

他站在那儿，无法相信，脑子里一片混乱。最后她往北走道去了，赶去参加洗礼仪式的队伍。他站在脚手架底下，女人性格中的一部分给了他难以磨灭的印象。她们说起话来九千九百九十九次都是那么的文雅，也许是过于文雅；可是到了第一万次，她们却说出了一件如此不得体、如此有悖隐私的话，好像狂怒的子宫长了舌头似的。在世间所有的女人当中，只有她，讨厌极了，不可思议，却又是实实在在的。只有雷切尔才会这么干。不，是被她暴风雨般的性格所驱使的，在不恰当的时间，不恰当的地点，对不恰当的人说这种话。她将生活层层剥开，直到可怖和滑稽的一面出现；穿着红黄染色服装的赞尼小丑，在行刑室挥动着猪胆气球头的棒子猛击。

他恶狠狠地对着手中的模型说话。

“这女人的厚颜不可救药！”

接着赞尼小丑用猪胆气球揍他的下部，使他突然一笑，末了又一阵颤抖。

他大声呼喊。

“肮脏啊！肮脏！”

他睁开眼，听到自己的声音响遍了十字中心。他看到潘格尔拿着扫帚在北面走道的临时门旁呆立着。在半清醒的状态下，乔斯林努力

使自己的话合逻辑，掩饰真相，他又喊了起来。

“这地方肮脏极了！他们玷污了一切！”

这时工人们从十字中心走过。有老凿石工人梅尔，还有被挑选作为罗杰·梅森助手的贾汗，他在笑着。他们从乔斯林身旁走过，没有理睬他。

“还说她是妻子？她是他的看守！”

乔斯林头上的血液仍然在涌动，他极力要使自己和潘格尔说话时显得自然，却发现自己像跑完了整个教堂似的气喘吁吁。

“你现在好吗，潘格尔我的孩子？”

可是潘格尔却用好斗的目光怒视着他，他有自己的麻烦，碰到了一些事。

“还能怎么样？”

乔斯林用几乎是正常的语调说话。

“我跟营造商说过了，你和他们和解了吗？”

“我？从来没有。你说了一句真话，神父，他们玷污了一切。”

“他们放过你了吗？”

潘格尔毫无表情地回答。

“他们绝不会放过我。他们盯上了我，把我当傻瓜耍。”

为了驱邪，他口里重复着那句老话，就像脚总是走在熟悉的路上似的。

“我们只能这样，我们都得容忍他们。”

潘格尔已经走开了，突然又转过身来。

“那你为什么不用我们，我和我手下的人——”

“你们干不了的。”

潘格尔张开嘴想说话，却又闭上了。他站在那儿，费力地怒视着乔斯林，他的嘴角抽搐了一下。如果放在不那么虔诚和坚定的人身上，就会像是嘲弄。在他们之间，悬着没有说出来的话。他们也都没法说，谁也没办法。面对着淤泥、洪水、浮筏、那高度，还有细石柱，这根本就办不到。

“他们让我们都受不了，我的孩子，这我承认。我们要耐心。你不是说过这是你的教堂吗？说这话有傲慢之罪，但又是忠心、尽职的表现。绝不要认为你不被理解，不被重视，我的孩子。他们不久就会走的。到时候，你会有儿子的——”

潘格尔的嘲讽消失了。

“他们要去守护并珍爱的教堂要比这里壮丽得多。想想看，伙计。在这中间将要升起这个”——他情绪激昂地拿出尖塔——“他们也会告诉他们的孩子。‘这是我们的父辈在世的时候建的。’”

潘格尔弯腰屈膝，横拿着扫帚，扫帚颤抖着。他瞪着眼，皮肤从闪着微光的牙齿那儿往后缩。好一会儿，他就那样站着，凝视着乔斯林热情洋溢地举在他面前的尖塔。然后，他竖起眉毛，朝上看。

“你也把我当傻瓜吗？”

他转过身，一瘸一拐快步走进了南耳堂，进入他的王国时重重的关门声在教堂回响。

一个抡大锤的工人在屋顶上干着活，砰，砰，砰。刹那间，碰门的声音、大锤砸下的声音、臭味、对往事的回忆以及一阵阵难以名状的情感之潮，好像就要将乔斯林吞没似的。他喘息着，他知道该去哪儿寻找新鲜空气，他的双脚拖着他往那儿走，一路跌跌撞撞，直到他双膝跪倒在圣坛那柔和的烛光前。他凝望着那烛光，口张开着，充满期待。

“我以前不知道。”

然而，那光的圣洁却不可企及，似乎是在无比遥远之处的一扇小门。他跪着，浪潮激荡，心灵飘荡在其中。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他发觉自己在往下看着地面砖上纹章野兽图案。离他更近的是人，是四个人——他又颤抖了——他们是罗杰和雷切尔·梅森，潘格尔和他的古迪，就像教堂的十字中心的四根石柱。

接着，颤抖使他抬起了头。他凝望着暗中带艳的那一层窗子。圣坛上的烛光一分为二，每一只眼睛里都闪着烛光。

他悄声说着。

“尔果遣尔之天使，赐吾勇力耶。”

可是没有天使，只有心潮，涡动着，驰骋着，燃烧着——一种邪恶急剧增长的恐惧，从降生之时到老聩之日，贯穿着那可怖而错综的力量。

“主啊！主啊！”

在那无尽的远处，光汇聚成一片；他倚在门边，期盼着。可是，那四个人却在他身后取代了天使，舞蹈着、喧嚷着，光又悄悄地散开了。然后，只剩下两个人，帷幔中的她和他。在极度的悲哀和愤慨之中，他闭上眼睛，为他心爱的女儿呻吟着。

“主啊，以尔之仁慈，赐其以力量，赐其以安宁——”

接着，一个念头跃入他的脑海，活生生的。它恰似长矛刺入其中。有时，他紧闭双眼，伤心、茫然；有时内心毫无感觉，脑海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想象，似乎是创世至今一直存在的想象。他的内心毫无感觉，除了那个想象其他什么也没有。因此，他又一次感受到了躯体的压力。他的胸口似乎压着重物，沉甸甸的，双臂疼痛，右颊也痛。他睁开眼，发现自己紧抓着尖塔，右脸颊压在尖塔附近的尖角

上。地面上的地砖又一次出现在他眼前，每块砖上画着两头纹章野兽，它们带爪的脚抬起，准备攻击，蛇一般的脖子缠在一起。在某个地方，也许在这些砖的上面，也许是在天使曾经驻足的地方，也许是在他那无际的脑海里，有一幕场景就像一幅画似的。那是罗杰·梅森，在梯子上转过半边身子，无形的绳子把他拉向伏在墙边的那个女人。那是古迪，转过来半个身子，眼睛连眨也不眨；她感觉到绳子在拉动，摇着头，既惊恐又充满渴望。古迪和罗杰都在帷幔之中，他们走到哪里，帷幔就随着伸向哪里。这情景是如此清晰，几乎像是写在画上似的，那就是想象。它太可怕了，无法去感受；他只得以一种完全超脱的态度去审视，尖塔的角在他脸上留下了印痕。它太可怕了，能平抑其它一切情感，他的双眼在审视着眼前地面上连在一起的动物时，他必须赋予它语言。

“她将让他留在这里。”

然后，他站了起来，没有去看烛光，而在某种惊人的安静之中慢慢走向十字中心。他来到支架旁，模型此刻正仰放着，他把尖塔用力压回四方形孔里。他沿着中殿走了，走到对面的教长宅邸，他自己的地方，有时候他会好奇地细细看着自己的双手，一边严肃地点着头。直到那天深夜他才又有了感觉，一有感觉，他就猛地跪下，泪水流了出来。最后，他的天使来了，温暖着他，使他多少感受到了慰藉。那景象，那想象也不再是难以忍受。天使陪伴着他，他在睡前说：我需要你！今天以前，我并不真正知道是为什么。饶恕我吧！

天使温暖着他。

然而，似乎是要让他谦卑，撒旦获准在夜里用一场毫无意义、毫无希望的梦去折磨他。乔斯林似乎感到自己仰面躺在床上；接着仰面躺在沼泽地里，又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双臂就是耳堂，潘格尔的王国靠在左边。人们过来嘲讽他、折磨他，雷切尔、罗杰、潘格尔，他们知道教堂没有尖塔，也不可能建成任何尖塔。只有撒旦自己从西边

腾起，浑身上下除了头发，什么遮掩也没有。他站在中殿顶上干着，折磨着他。他在沼泽地的温水里痛苦地扭动着，他大声喊起来。黑暗中他醒了过来，充满厌恶。因此他惩罚自己，狠狠抽打了自己七次。为了天使的尊严，狠抽自己的背部，一次抽打一个魔鬼。随后，他睡了一个没有梦的安稳觉。

第四章

从那以后，乔斯林异常地忙碌起来。他打上绑腿，骑上马，溅着水驰过泥泞的道路，到他管辖的乡村教堂，考核教区神父，并向那些面容憔悴的教徒布道。他在城里的教堂布道，他是这些教堂的领班神父。在圣托马斯大教堂中殿的中部，他站在高高的楼廊布道坛上讲道。人们站在下面，仰起头，围成半月形。他发现自己正急切地谈到尖塔，攥紧的拳头轻轻地、轻轻地捶在石头桌上。人们呜咽着，捶打着胸脯，不是因为他们听懂了他说的话，而是因为他说得那么急切；还因为当时正是大雨、洪水、死亡与饥饿肆虐之时。那天上午，他回到教堂，雨被风吹跑了，他终于看清了整座教堂。现在它是个正常的、实在的东西，长达数十英尺，又宽又高，既不壮观，也没有威严。他又抬头看那冷冰冰的天空，可是天空关上了。他只得走进教长宅邸他的房间里，从小窗那儿凝望着教堂，因为窗户对视野的限制有时候反而使他看到的更为集中，更为醒目，就像框架内的一幅画似的。可是教堂仍然是空荡荡的一座建筑。虽然他心知那只是一个幻象，教堂却似乎也已经下沉。在墙脚下的水沟外，土被水泡胀了，顶得杂草破土而出，石板因此像是压进土里似的，给人的主要印象是：它似乎不是上帝的雄伟景观之一，而只是人类建筑的重负之一。他想象中的尖塔似乎很遥远，就像一个孩提时代的梦似的。他一想到安塞尔姆——老人是孩提时代的一部分，就想起告解这件事还悬着，悬在他的心上。他恼怒地哆嗦了一下，咬着牙对着天空说话。

“我干的是主的工作。”

这时，艾莉森夫人又来了一封信，他还是置之不理。

还好，风带来了变化。它吹散了乌云，把教堂内的臭气从开着的门那儿清了出去。水开始回落，留下腐烂的和破损的东西，也留下了

可供行走的小道和坚硬的、能过一辆马车的道。他朝西前门走的时候，看见兽状滴水嘴已经不滴水了，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嘴大张着，等待着随后到来的什么。他喜欢站着，出神地想着那些巨人是如何精确地、富于灵感地建起这教堂的。滴水嘴像是石头铸成似的，又像是石头上冒出的疖子、脓疮，去除了肌体的疾病，通过它们自身的毁灭，确保了整个肌体的纯洁。现在雨停了，他能看见绿的、黑的青苔和地衣，因此有些滴水嘴看上去一副病态。它们将无声的亵渎和嘲弄吼入空中，却又静得像在地狱中死亡那样。圣徒和殉道者们、名人和忏悔者们，在西端漠然地熬过了冬天，安然地风干了，就像他们现在漠然地等待着阳光似的。

他开始感觉到体力似乎是恢复了一点。当他想起自己的工具罗杰·梅森，想到女人们围在他身边时，他就可以对自己说："她是个好女人！"并觉得这样就够了。情况在好转。教士大会上咳嗽声少了，只死了一个人。死的是老迈的秘书室教士，他颤巍巍地走完了最后一道门。这是慢慢来临的正常死亡，履行了所有得体的仪式，因而是值得高兴，而不是悲伤的事。除此之外，新来的秘书室教士年纪很轻，也缺乏自信。似乎在一眨眼间就到了这种时候，回廊上的帘子都取了下来，唱诗班的男孩们来到户外玩耍，还要爬到那棵大杉树上。一天上午，他走过西门，突然发现教堂内又挤满了人。人们来到这儿，睁大眼睛看着十字中心下边的坑，看着穹顶上的洞。水已经退回到河里，天空中一片片蓝，十字中心下边的坑里水也退了。因此，当罗杰·梅森放下蜡烛时，反光也没有了。工人们高兴起来，吹着口哨爬上东南石柱旁边脚手架中的梯子，走进通向楼廊的旋梯。他们回来时空着手，拿着空的灰浆桶和筐子，吹着口哨唱着歌出现在眼前，满不在乎地、像石碑上的肖像一般在大斋节的严肃气氛中走过。不管乔斯林如何向罗杰·梅森抗议，工人们还是闹声不断。在北耳堂外的棚子里，削着木头，穹顶上乒乒乓乓闹声不绝。大斋节是乔斯林作准备的时间，他知道自己不久就要去奋战了。顾了这一点，他发现自己在那

些快乐的工人面前就无能为力了，就像一个赶了太多鹅的姑娘一样。他无可奈何地听着歌，无可奈何地看着十字中心到处有人学潘格尔的样子，无可奈何地看见帷幔之中的罗杰和古迪。

但是，他仍然在说：“我在做着我主的工作！”

随后的一天上午，他走进教堂，（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站在臭气已经消失的坑边，他听到穹顶的闹声变了。他头朝后用力仰着，看到了一眼天，它正对着他，激动人心，难以置信，精彩无比，是蓝色的。正如他那扇有着四边的小窗有时候使他看到的窗外景物更为深刻，更为强烈那样，在小孔周围的屋顶使得这一瞥无比珍贵。上边，他们正把铅皮卷到椽子上。蓝天变宽了，变长了，将天地连成一体。就在那上边，总有一天，即将到来的一天，几何图形将在刹那间成为一幅无限的画面。他头朝后仰，口张开着，眯着眼，眼里流着泪。他看到工人们忙忙碌碌的身影。那些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却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什么。他看到一刃白云遮到蓝天边上，又飘走了；听到雷切尔唠唠叨叨走了过来，却没去理会她说的，也没有注意她呆了多久、后来又去了哪儿。他站着，脖子酸痛却顾不上，兴奋得像个在花丛中跑过的孩子，直到那不断拓宽的一片天变得模糊，变成了闪光的瀑布。最后，他放松了一下脖子，回到地面上交织的光中。窗口透进一条条蜜黄色的光，脑海里缥缈的光影游弋，与天空中残留的影像互相推挤。

从那时候起，每当工人们在屋顶上干活的时候，天空就直视着那无遮掩的、充满期待的坑。随后露出了架在上边的椽子，破坏了豁口的画面，后来这些椽子也被一根一根地拆除了。工人们用雪橇拖来一块硕大的柏油帆布，顶上滑下来绳索，绳子拉着油布，伴着歌声往上吊。工人们停工的时候，油布遮住了天空，虽然有时候雨点也嗒嗒嗒地落在上边。一阵大雨，像唱诗时的脚步又像呼吼。天晴时，工人们又会回来，展露出晴空。每一天，营造商都要来察看这个坑。有一

次，他亲自走了下去，上来时一脚的泥，头摇个不停。他什么也不说，不过这并不要紧，因为雷切尔将交互作用的结果告诉了每一个想听的人，也告诉了一些不想听的人。

大斋节一天天过去，复活节临近了，有人抱怨说屋顶上的吵闹声波及到了圣母堂。因此，乔斯林意识到应该是教长自己爬上去，亲自去了解情况的时候了。他吃力地、小心翼翼地沿着一处旋梯往上爬，最后从拱顶那里走了出来。从那里看，一百二十英尺之下的坑洞只不过是个黑点。他站在一个宽宽的四方形之中，周围都是饰墙，空气新鲜，阳光充足。他小心地在令人眼花的木料和石料之间行走着，探出身子看。下面就是回廊中间的方形空地，杉树在院子中间耸起。唱诗班的有些男孩在草地上玩捉人游戏，有些在拱廊的窗台上专心地下棋。突然，乔斯林似乎觉得他能够无拘无束地带着喜悦的心情去爱每一个人。他激动万分。他头伸进来的时候——一只乌鸦在离他几英寸的地方飞过——他发觉了更令人激动的事。他看见自己站在新铺的石板上，石板绕四方形平台一圈。一个石匠在抹灰浆，灰浆颜色淡得像蛋白似的。乔斯林十指交叉，仰起头，心想着男孩们、哑巴、罗杰·梅森和古迪，发出一声惊人的欢呼：“尽情欢乐吧，耶路撒冷的女儿们！”

复活节来到了。圣母堂的气氛特别明显，祭坛帷幔换成了原色的幔布，预示了节日的到来。蜡烛是原色的蜡做的，教徒们驱车外出，墓地正等待着天使的宣告：主复活了。然而在十字中心，只有彩色玻璃画与光媲美。复活节则是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吵闹而充满阳光。

这以后，墙砖一层层地迅速往上砌，当乔斯林从窗口往那儿看时，已经能看见白色石块高出了饰墙。不久，还在上升着的四方形上也长出了脚手架，一架梯子，两架梯子。来自伊沃的树林里的椽子穿过西北耳堂墙洞运进了教堂。绳子放了下来，把它们像箭一样一根接一根吊了上去，人们都闪开了。乔斯林想去看看出了什么事，但是营

造商止住了他。当他最后终于又爬上拱顶时，他看见伊沃的椽子——或者说他父亲的椽子——已经在原来的屋顶处四边搭成了基架，准备在上边铺上面板。在这当中有一块四方形缺口，所以在这地方天地依然相通。四边的石块高低不平地往上砌，留下了一些缺口，乔斯林明白现在已经砌到窗口了，已经五十英尺高。窗子用于塔的采光。

圣母堂摆着花，苍白的脸越来越多，孩子们唱着悦耳的赞美诗。伊沃来了，穿着长袍，将要成为教士。在三位主事面前，他念《圣经》，也许是背诵。这很难分清，因为他念了“我们在天上的父”和“万福马利亚”；但是新来的秘书室教士说，伊沃现在念得很好了。这样，就职仪式就在画有圣奥尔德赫生平的那些小窗子上透过来的阳光下举行了。乔斯林坐在他的神父座位上，感觉到塔在上升。他等待着伊沃，伊沃的举止不失尊严。最后，乔斯林在圣母堂的西边见了他，握住了他温暖的手。接着是询问，接受职位，牵手引导，临时安排座位；最后，在烛光与鲜花中，祝福平安的亲吻。

随后，伊沃又回去打猎了。

这整段时间，空气和土壤不断风干，接着尘土又来了。细心安排好的对策被巧妙地搁在一边，因为潘格尔和他的清道夫已经失去了信心。残留在中殿和侧廊的泥浆干了，吹积成堆。从十字中心上面四方形的豁口掉下来更多的灰尘。这里一小堆，那里一小丘。束束阳光投在尘埃上，闪亮着，墓碑上附着薄薄的一层灰尘和石屑。在中殿石柱之间的石板上，静静躺着的是穿着饰有纹章的盔甲的十字军骑士，他们的盔甲已经失去了往昔的光彩，成了肮脏的锁子甲，又像是粪便色的金属盔甲，好像他们当时当地就在厮杀中被打倒了似的。在木架帆布屏障的这一边，教堂就像马厩或像空荡荡的农产品仓库似的世俗。要建的似乎就集中在十字中心上那漏斗状的东西上。脚手架沿着内壁往上架。因此，从十字中心往上看，就像从烟囱里往上看，看到有条不紊的小鸟在筑巢似的。绳子下垂着，平台使那四方形的天空变小

了。立柱好像要碰在一起似的，梯子斜放在上下两层之间。这一切都由工人们不断地连接起来。春天的欢闹气氛消失了，留下的只是静默与专注。在教堂内他们吵吵嚷嚷，满不在乎。现在身处近二百英尺的高空，他们各自的活计占据了他们的注意力，传来的声音大都是敲打、切削、磨擦、刮磨的声音。有时，在去圣母堂做弥撒或者去默念的途中，乔斯林会停下来，眯着眼往上看，看着某个工人脚步沉重地走过颤悠悠的木板，木板架在某个转角处令人目眩的高空中。有时候，他会顺着潘格尔王国的一块石块往上看，看着石块在灰砂斗中一层一层上升，或者吊在一根线上晃上中心。他看着营造商吃力地、小心翼翼地一层层往上爬，腋下夹着丁字尺，腰上挂着铅锤。他还带了一种测量仪器。仪器是金属的，中间钻了一个小孔；每过一小时，他就要沿着墙测量，或者一个角一个角地测量。每当他使用丁字尺或测量器的时候，总是要从相反的方向再测量一次，然后放下铅锤。这样至少有两名工人没事可干。乔斯林看到这种怠工，总会感觉到自己恼怒得屏住了呼吸，直到有他职责范围内的事务，如无名神父带来了信，将他带回到大千世界为止。只要一有可能，他又会回到十字中心，站在那儿，眯着眼朝上看，激动地喊叫着，使得那个为乔斯林教长雕四个头像中第三个的年轻人头痛不已。

有一天，他停下来，看见人们在屋顶上三五成群地争论着。他看见罗杰·梅森又哄他们，又说好话，又故意发火，有时又好像是很理智。磨了几个小时，工人们又慢慢地干了起来。随后营造商和贾汗下到地面上干活。他不耐烦地将乔斯林推到一边，将一盘盘的水放在地面上，在盘里塞满薄薄的小木片，目测着这些。他在十字中心的四根石柱上都刮了道痕，在刮痕处画上了粉笔标记。从那以后，他至少一天两次看着这些标记。比如，他会站在南耳堂的一扇门边，眯着眼轮番看这些标记，寻找它们在盘中的倒映。当柱子上的粉笔标记消失之后，他就会再标上去。

兴冲冲走过十字中心的乔斯林却会笑着，对着罗杰摇头，有时候朝他喊着。

“什么！还是没有信心吗，我的孩子？”

营造商从不答腔，只有一次几乎要开口了。那是在乔斯林的天使给他以强有力的慰藉之后，乔斯林觉得：假如有机会，他可以用自己的双肩撑起整个教堂。他回头走过中殿时（古迪也匆匆忙忙朝这儿走来），迫切想要传递他的喜悦，就向盘子后边的罗杰喊了起来。

“你看，孩子！我告诉过你的——它们不会沉的！”

罗杰·梅森张开嘴，却什么也没说，因为他看见了古迪匆匆走过北侧廊。显而易见，营造商看到她就把他给抛在脑后了。他只好沿着中殿走了，他的喜悦似乎在边缘上失去了一点光泽。

雷切尔在这时候也是个碍事的。乔斯林往上看时，她就要和乔斯林站在一起，不看上面，却秉性难改，说着话，饶着舌，打断别人的话，最后惟一能对付她的一招就是不予理睬。她恐高，她说，这使她很苦恼，因为罗杰这么多的工作都是在危险的高空中干的。不过，她还是等待着罗杰上去，又等他下来；当他们都在地面上时，他们又形影不离了，远离了周围的一切。每当乔斯林看到这情形，他就会恐怖地退缩，心想假如不是因为了解他们那污秽的、滑稽可笑的事，他们看上去更像是兄妹，而不是夫妻。他皮肤棕黑、脾气暴躁、块头大，却很狡诈；她脾气暴躁、皮肤棕黑、强悍、爱管闲事。潘格尔一点一点地朝墙上杵，有时候忧郁地靠在扫帚上站着，要不就一瘸一拐地逃避嘲笑他的工人；古迪·潘格尔从十字中心走过——不过她还可以走其它的路回家——尽力低着头，不往上看；罗杰·梅森在测一个粉笔标记——有时候，乔斯林为自己而吃惊；更确切地说，是他心灵深处某个黑暗的角落使他吃惊，迫使他嘴里发出毫无逻辑意义的、又似乎直接与喜悦或不安有关的话。

“接下去还会有更多。”

然而，他那有逻辑的头脑又会理顺关系。他会走开，点着头走向教长宅邸，等待着他的天使。天使给他以慰藉，可是没有指点。

六月来临了，乔斯林走进教堂，头在发痛。头天晚上，与天使的接触时间特别长，特别有意义。他想着，开头是胆怯的，然后是自豪的，接着又是心虚地没完没了地回顾，令他茫然不知所措，也许这是由于他不顾所有的反对意见去建塔，成功地建了一层窗户高。接着，他意识到天使来提醒过他。因为魔鬼获准用一种特别令人憎恶的方式来对付他。因此，他早晨醒来时，回想起睡眠的最后时刻，真是充斥着污秽狂暴的幻象。他尽早过来，要来祈祷。天已经亮了，他估计能看见工人们在干活。可是，那布满尘埃的工场上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他来到十字中心干燥的坑道旁，眯着眼睛往上看，一道火光似乎穿脑而过，伴随着一阵头痛。他看到烟囱内的巢穴里一只鸟也没有，绳索在阵风中缓缓地荡悠。其它一切都是静止的，只有一片淡红色的云在豁口上方缓缓飘过，最后这闪亮的一片遮住了豁口。他目光看回地面，一种无言的担忧使他快步走向潘格尔的王国。那小屋也是静悄悄的，切割玻璃的工作台上空空如也。他回到教堂，急匆匆地走过响着回音的十字中心，走进北耳堂，好从墙洞那里窥视，看看围地那儿有没有工人。他看到了工人们。他们挤满了原来堆着椽子的棚子，整个冬天椽子都放在那儿风干。入口处站的是女人，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再往里是男人，他们站在还没有搬走的椽子上。最远处是罗杰·梅森，背靠棚子的另一个出口，头和肩膀黑乎乎的。他在说话，不过声音不大，乔斯林这儿听不见；而且还有闹声，男人们还动来动去。

他吃力地看着墙洞周围粗糙的边缘，头一阵阵作痛，却满有把握而又不无懊恼地点着头。

“他们想每天加一个便士。”

他走回圣母堂，东边的窗户热闹起来了。他为工人们祈祷。好像他的祈祷把他们召来了似的，他听到了他们的声音。即使是在完全定下心来之前，他也听见了工人们吵吵闹闹地来到十字中心干活了。他想到魔鬼的邪恶，厌恶地抽搐了一下，为这不听话的器官而苦恼。然而十字中心的闹声，以及自己对往事的回忆，却很难置之不理。他不知不觉地跪了下来，下巴搁在手腕上，什么也没有看，想着那些事，却没有祈祷。现在有了危机，他想，我必须勇敢去面对。

突然，他蓦地惊醒过来。哑巴站在他身边，没有系围裙，手上也没有石雕像，无知的嘴里却发出唔唔声。他甚至把手放在乔斯林身上，要拉他；后来又跑开了，跑回到十字中心的纷乱之中。

看着哑巴在他一阵阵的头痛中消失，乔斯林心想：我必须去找他们。

他大声说着。

“我吃得太少了，斋戒使我筋疲力尽了。我是什么人？怎能去克制要尽职的躯体？”

他听到十字中心那边的喊叫声，急切的叫声使他迅速地站了起来。他匆匆沿着走道走去，然后站定，在十字中心的光亮中眨着眼。他疼痛的头上双眼朝外看，阳光产生了一片片光晕。他拼命调动意志力，皱着眉，光晕消退了。开头他分不清问题在哪里，因为雷切尔缠着他喋喋不休，他又只得耗费了一些意志力将她撇在一边。所有工人都在十字中心，他们所有的人。除了雷切尔，女人们都聚集在北耳堂。然而，他进去后的几秒钟内，他看到了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几声耳语，然后又像其他人一样一动不动，神情紧张。这就像幕间所有的乐师都集中在一起，一动不动地站着，等待着鼓声响起似的。古迪·潘格尔、拿着扫帚的潘格尔、贾汗、哑巴，还有罗杰·梅森都在那儿，他们好像是钟面上的人像，作出各种机械运动的姿态，等待着报时。他们围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圆，圆心就是露天的坑。虽然乔斯林在

生病，易动肝火，他还是看出了这个制作的精巧之处。靠他这一边，一块金属板架在支架上，阳光照在上面，径直反射到坑里。贾汗和营造商蹲伏在坑的那一头，往下看着。

乔斯林快步向坑边走去，雷切尔在他旁边唠叨个不停。他一走到坑边，营造商就抬起了头。

“全部退后——快！快退到耳堂去！”

乔斯林张嘴要说话，罗杰却严厉地低声向雷切尔下命令。

“你——别挡住光！到教堂外面去！”

雷切尔走了。罗杰·梅森又将头伸到坑边。乔斯林跪在他旁边。

“怎么回事，孩子？告诉我！”

罗杰·梅森继续注视着坑里。

“看着坑底，别动，看。”

乔斯林手撑着往前靠，好像是一股热水压了过来，从他的脖子冲向脑后，他好不容易才没有喊出声来。他紧闭双眼，等待着一阵阵的恶心和疼痛从眼里消失。身旁，他听见罗杰在低声说话。

“看到坑底。”

他睁开眼，反射到坑里的阳光不刺激眼睛。它平静，与世隔绝。他看到沿着坑壁往下的不同土层。最上面是石头，有六英寸，就是他们跪着的石板；似乎悬在这一层下方的，是拌着石灰的碎石。往下是一至两英尺的毛茸茸的东西，像是压碎的或者是磨损的树枝尖。再往下是黑色的土，布满卵石；最底层是更黑的一片，卵石更多。可看的东西很少，不过从金属板上反射下来的柔和的光充满宁静；谁也没有弄出什么声音。

乔斯林正在看着，突然看见一块卵石连同两片泥掉了下去。马上，一大片土，大约一码见方也从他下面的坑沿掉了下去，掉在坑底发出轻轻的“嘭”的一声。一同掉下去的卵石在反射的阳光下发着幽光，落在新的土层里。他看着这些卵石，等待着它们完全落定，后脑的头发却竖了起来，因为这些石头从来就没有完全落定。他看见一块卵石在动，好像是突然躁动起来；接着，他看见它们多多少少都在慢慢地动，就像蛆在里面动似的。土地在蛆的下面移动，把它们推到这推到那，像是锅里的稀饭就要开了似的。蛆只好在上边爬着，就像灰尘在被敲击着的鼓上面动着似的。

乔斯林突然伸出一只手，对着坑底做了一个防卫动作。他看了罗杰·梅森一眼，他正注视着那些蛆，嘴唇紧闭，皮肤透出黄白色的光，不过那不完全是反光。

“怎么回事，罗杰？怎么回事？”

某种生命形式；某种不应该被看见、被触及的，地底下的黑暗，翻动着，冒着泡，就要开了。

“怎么回事？告诉我！”

但是营造商仍然瞪大着眼睛往下看着。

世界末日上来了；或者下边就是地狱的屋顶。或许是罚入地狱的阴魂在动，或许是那些没有鼻子的人在翻身，在往上冒，或许是富于生命力的、异教的地球终于挣开了锁链，正在醒来，圣母啊。乔斯林看见一只手伸向他的嘴，马上剧烈地痉挛起来，一次又一次不停地痉挛。

在西南角的石柱旁传来一声尖叫。古迪·潘格尔站在那儿，筐子还在她的脚边滚来滚去。在通向隔开高坛的木架屏障的台阶下，传来蛮横的“啪”的一声；乔斯林轻手轻脚，退缩着，看到一片片石头蹦了过来，就像碎冰块在池塘表面的冰层掠过似的。一块像他的巴掌一

样大小的三角形石块滑到坑边，掉了下去。和石头一起掉下去的还有一些别的东西。难以忍受而又难以令人置信的紧张使他两耳轰鸣。它不知从何而来，无法定位，但却在中心和边缘同时鸣响，同时刺激着双耳。又一块石头砸了下来，一块弹起的碎片“乓”的一声打在金属板上。

突然，喧闹声像开了锅似的，人们在叫喊，在诅咒，在尖叫。人们在跑动，这跑动一旦开始就来势凶猛，无法控制。离开十字中心的办法很多，可是该怎么走，似乎没有哪两个人的想法是一样的。正当乔斯林站起身，匆匆退离这个坑时，他看见了手、脸，还有脚、头发、布和皮革——看了一眼，来不及看清。金属板“嘭”的一声掉了下来。他被猛推到一根石柱和一张嘴巴旁边。可这又是谁的嘴？在他身旁尖声叫着。

“地面在动！”

他抬起手遮挡，营造商像是在哪儿喊着。

“别跑！”

所有的闹声奇迹般地消失了，只剩下紧张而高声的、疯狂的轰鸣。轰鸣消失后，营造商又喊了起来。“别跑！我说了‘别跑’！快去拿石头，什么石头都行——填上坑！”

闹声又响起来了，不过这一次像是喊着号子。

“填上坑！填上坑！填上坑！”

乔斯林靠石柱蹲着，人群纷乱走过，又四散走开了。我知道该干些什么了，他想，这就是我的作用。有人回来了，走在前头的人一双手捧着乔斯林教长的头像，扔进坑里。他轻手轻脚地绕过石柱，走上走道。他没有去圣母堂，反而走到了高坛前，跪在一个位子上，尽可能对着拱顶石的下方。石柱的歌唱刺痛了他，他咬着牙，攥紧拳头与之搏斗。他的意志力在猛烈燃烧，他将这熊熊燃烧的意志力插进四根

石柱里，以脖子、头和背的疼痛，将它夯实。在朦胧之中，迎来一轮轮、一道道的闪光，让它们尽情地刺痛着他那睁大的双眼。他的双拳放在面前的座位上，但是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在昏乱和失控状态中，他觉得这也是一种祈祷！因此他跪着，僵直，疼痛，持久。石柱的歌唱在他的脑海里响个不停。最后，当他对其它一切都无法理解时，他却明白了：整座教堂的重量都压在了他的背上。他就这样一动不动，直到没有时间的存在，什么也看不见。当他困惑地感觉到两个影子出现在眼前时，才意识到自己是去哪儿游历回来了。他看着周围一道道的光。这些光更亮了，在眼前飘过，不再颤动。他这时才看清那两个影子是自己的双拳，仍然紧紧地压在原来放手的木座椅上。他意识到缺了点什么，惊恐得张大了嘴，最后才察觉是石柱停止了歌唱。也许是它们已经完成了对他的脑子所要做的一切。他从拳头那儿看过去，罗杰·梅森站在身旁，略带微笑，等待着。

“神父。”

乔斯林一下又回到了现实世界；不过没有完全回来。改变的太多了，重新安排也太多了。他润了润嘴唇，放松了攥紧的拳头；然而，在他的心中却有着放松不了的东西。

“怎么样，罗杰，我的孩子？”

罗杰·梅森更加随便地笑了。

“我一直在看着你，等着你。”

（你能看见我的意志如何燃烧吗？蠢人？我和他斗，他没有赢。）

“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一直是在的。”

“你？”

营造商双手放在脑后，将脑袋向旁边歪了歪，好像要挣脱什么似的。事情就是这样了，乔斯林想。它让他自由了。他觉得它让他自由了。他无法看到，也不知道。此刻，他内心有一种自在的感觉。

营造商放下了双手，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似乎是承认这一点有理。

“好吧，神父，我从来就没有否认你的兴趣——甚至你的热情。你当然不明白。可是，事情自己解决了，不是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很高兴。不对，不是某种程度，而是所有方面。事情都集中到这一点上来了。”

“哪一点？”

罗杰·梅森轻松地笑了，在昏暗的高坛，就像一个死人似的。

“这样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我们现在必须停下。”

乔斯林的嘴唇在微笑。他看着远处的罗杰，他很渺小。现在，他想，我们走着瞧吧！

“好吧，把你的意思说清楚。”

营造商看着手巴掌，将灰尘拍掉。

“你和我一样清楚，教长大人。我们已经尽可能建到最高点了。”

他对着乔斯林微笑着。

“不管怎么说，你们至少完成了一个窗框、一个窗子。你可以在四个角落各建一个小尖塔，还有四个乔斯林教长的头像——顺便说一下，我们还得重新雕一下——每一扇窗户上边一个。我们盖个铅皮层顶，你可以在中间放个风信鸡。再往上建，地层又要动了。你瞧，你当时是对的。甚至对于当时那一代人，这也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下边没有任何基础。没有什么有用的，有的只是泥。”

乔斯林关注着背部的负重，以及天使回来的预兆，他在椅子上坐直了，十指交叉放在腿上。

“怎么样才能让你满意呢，罗杰？我是指按你们这一行业的规程，怎么样才能使尖塔安全？”

“我办不到。这么说吧，我一点办法也没有。要是你有这世上一切的时间和金钱，不用说也还得有办法和技术——那也行；我们可以将教堂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拆下来。我们可以挖一个四边都是一百码长的坑，假定是四十英尺深，那么我们就可以用毛石填满它。但是水肯定首先就会进去。要多少人，舀掉多少桶的水？再想想中殿，那段时间一直在烂泥的悬崖边缘上！明白了吗，神父？”

乔斯林移开目光，透过脑际的火光，看了一会儿圣坛。就是这么回事了，他想，这就是一个人如何奉献，并且使这种奉献被接受。

“你不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人。”

“我已经冒了最大的危险。”

“还是远远不够，你的信念到哪儿去了？”

“不管信念不信念，神父，我们已经到了头了。就这么回事。”

当意志与某一种无限的、无尽的意志相关联的时候，感觉就是这样的。

“终于承包到了工程了，罗杰。在马姆斯伯里，是吗？”

营造商毫无表情地看着他。

“随你说吧。”

“我知道是这样，你也知道。你想在那儿可以安安稳稳地过冬，你的工人还能有活干。”

“人总得活。”

突然，从十字中心传达室传来一阵闹声，使某种不愉快变成了恼怒。乔斯林闭上眼睛挡住它，愤怒地问：

“那是什么？”

“是我的工人，他们在等待。”

“等待我们的决定。”

“地动已经替我们作了决定！”

营造商粗重的呼吸接近了他闭着的眼睛。

“结束吧，神父，趁还有时间。”

“趁还有其它的活给工人们干。”

营造商的声音也带着恼怒了。

“那么好吧。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他感觉到呼吸走开了，赶忙伸出手来。

“等一等。等等！”

他十指交叉搁在桌上，额头轻轻地伏在手上。心想：很快我全身都将燃烧，我的脉搏将令人目眩。然而，这就是我的使命。

“罗杰？你在吗？”

“怎么？”

“我告诉你一件事。有什么能比兄弟、母子之间更亲密的？有什么能比手和嘴，思想和心灵更密不可分的？这就是幻象，罗杰。我想你不会理解——”

“我当然理解！”

乔斯林抬起脸，突然笑了。

“你理解，是吗？”

“不过也有这种时候，这时候幻象只不过是小孩在扮演什么。”

“啊！”

他摇着头，慢慢的，小心翼翼的；光在游移。

“那么你是根本不理解，一点也不理解。”

罗杰·梅森走过平滑的砖面，站着往下看。

“教长大人。我——钦佩你。但是那实实在在的大地说我们是错了。”

“它比实实在在的大地离脚更近。”

罗杰双手放在胯上，似乎是打定了主意。他声音大了起来。

“听着，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已经为大家作出决定了。”

“那么，你是来通知我的。”

“我多少有点懂得这对你意味着什么。这就是我准备要解释的原因。你瞧，还有其它事情。它们让我陷进去了。”

“是帷幔。”

“什么帷幔？”

“不管它。”

“也许我被拴住了——可这工程没救了。我可以离开，马上离开，忘掉这一切，不管要付出多少代价。”

“冲破罗网。”

“无论如何，那只是游丝。谁又想过这一点！”

乔斯林仔细地注视着那张开着口的陷阱，朝着那只动物点了点头。

“只是游丝。”

“还有一件事。神父的职业对一个神父又意味着什么？有件事你有权知道，大人。你可以称它为建筑工人的名声。”

“让工人们在马姆斯伯里有更多的活干。”

“我在向你说清楚！”

“这样你就可以保住这名声，留住工人是吧。事情没那么容易。它们的代价大得多，罗杰。”

“那么好吧，饶恕我吧。”

古迪·潘格尔和雷切尔开始在他脑海里的火光中旋转。教士大会上所有的脸孔——我有一个幻象。只要我能做到，我会保护她的，保护他们所有的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自救。

“除了你，没有其他人能建这座塔，这是他们说的。你是大名鼎鼎的罗杰·梅森。”

“谁也干不了。”

从十字中心传来了一声愤怒的喊叫，然后是笑声。

“谁知道，罗杰？也许有一个更勇敢的人——”

执拗的沉默。

“你要我为你解除合同，这我办不到。”

罗杰咕哝着。

“那好，不管会发生什么，我反正已经决定了。”

逃离罗网，逃离怯懦，逃离这些小冒险。

“别急，我的孩子。”

他听到十字中心传来更多的喊叫声，营造商的脚开始在砖面上走远。他又一次伸出了手。

“等等。”

他听到那人停了下来，转过身来。我走到哪一步了？他晕乎乎地想着。我接着要干什么？我还能干什么？

“怎么，神父？”

乔斯林双手捂着眼睛，恼怒地回答。

“等一下，等等！”

他并不需要时间，决定已经自己作出了。他手捂着眼，感到一种病态的疑惧。不是因为尖塔处于危险之中，而是因为尖塔没有危险——从来没有被如此强有力地决定命运，牢牢地扎下根来，从来没有到如今非建不可的地步。正因为如此，他知道他该做些什么。

他开始从头到脚地颤抖，就像石柱开始歌唱时也曾经颤抖过似的。接着，像歌唱消失一样，颤抖也消失了，他一动不动、浑身冰凉。

“我写信去了马姆斯伯里，罗杰，写了信给修道院院长。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我让他知道我们需要你在这里多长时间。他会去其它地方找人。”

他听到脚步声快速向高坛中的他走来。

“你——！”

他抬起头，小心地睁开眼。高坛上已经没有多少光亮了，残留的光似乎都成了笼罩着每一件物体的光焰和光晕。它们笼罩着营造商，营造商双手紧抓着桌沿。他的双手紧紧抓住桌子，手在动，好像要把

桌子扭开似的。乔斯林对着光晕眨眼，轻声说着话，因为他不喜欢说话声在他脑子里的回音。

“我的孩子，这样一项工作一旦决定，它就留在一个、一个人的心中了。那是件可怕的事，我现在才开始了解那是多么可怕。那是炼制之火。那个人也许多少了解一点这样做的目的，但是对所要付出的代价却一无所知——为什么他们在那边不能安静点？他们为什么不静静地站着等待？不，是你和我被选中了，要一起做这件事。这是极大的荣耀。我现在明白了，它肯定是要毁灭我们的。归根结底，我们是什么？只有我才会告诉你，罗杰，用我灵魂的所有力量。那座尖塔能够建成，一定会建成，就在撒旦的口中。要你去建尖塔，是因为其他没有人干得了。我想，他们在笑我；他们也许会笑你。让他们去笑吧，这是为了他们，为了他们的孩子。但是，只有你和我，我的孩子，我的朋友，我们折磨了自己又互相折磨，才会知道有多少石块、椽子、铅皮和灰浆用上去了。你明白吗？”

营造商瞪大眼睛朝下看着他。他不再与木头较劲，却抓着桌子，好像它是涡动着的海洋里的一块木板似的。

“神父啊！神父，——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走吧！”

我做我所必须做的。他绝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了，和我在一起就不能这样。他绝不会再是老样子了。我赢了，他是我的，是为我完成这项工作的囚徒。现在任何时候，锁都会锁住他的。

低语。

“让我走！”

咔嗒。

沉默，长时间的沉默。

营造商松开了手，在光晕中、在屏障那边骚动的闹声中缓缓后退。他声音嘶哑。

“你根本就不清楚我们干下去会有什么后果！”

他往后退，大睁着眼，然后在高坛的门内停住了。

“你根本不懂！”

他走了。

十字中心一片寂静。乔斯林心里想着：这不是石柱在歌唱。它在我的脑子里。然而，一声暴怒的吼叫划破了寂静，他听到了罗杰·梅森在喊。我得走，他想，我得走，但不是去他那里。我得上床去。只要我能够走到那儿。

他抓住座椅，直起身来，他想，这是他的事，不是我的。让他——为我建塔的奴隶——去解决吧。他小心地走过高坛，走进走道。在台阶旁，他停了下来，靠在石柱上，头朝后，闭着眼，努力要积蓄力量。我必须从他们中间经过，他想，尽管他们在大喊大叫；他步履蹒跚地走下了台阶。

一阵笑声向他袭来，不过笑声不是对着他来的。闹声就像他脑海里涡动着的光一样，乱哄哄的。在那儿是一大片褐色短袖束腰外衣，紧身皮上衣，蓝色短袖束腰外衣，布绷紧的腿，皮行囊、胡子和牙齿。这一大片在涌动着、涡动着，喧闹声亵渎了圣洁的空气。他瞥了一眼仍然在地面上张着大口的坑，透过腿的缝隙看到这坑还没有完全塞住。他心知这是一场噩梦；因为事情一旦发生，就牢牢地留在了眼前，就像在道道闪电中看见了似的。他看到那些折磨潘格尔的人，用扫帚逼得潘格尔无法动弹。灾难来临前的一瞥中，他看到了一个工人跳跃着走向潘格尔，尖塔的模型猥亵地夹在两腿之间，向上翘。随后涡动着的人群、闹声以及野兽般的身躯把乔斯林重重地撞到了石头上。他看不见了，只听到潘格尔冲出人群。他听到他沿着南侧廊逃跑

时发出长长的、狼一样的嚎叫，听到追赶着他的那一群越来越响的追杀声。他几乎没气了，却意识到哑巴正跪在他上方，沉重的褐色身躯掉落，翻动，重重地压在他的脊背上。他躺着，等待着那颤抖的臂膀弹开，等待着重力把他们两个人都压得粉碎。他也知道他看见的另一件事永远留在了眼前。只要是在黑暗中，不再思考的时候，那幅画面就会出现。那曾经是、现在是、永远都是古迪·潘格尔在西南角石柱边上，人潮从她旁边涌过。她的头发露了出来，垂落了下来。一边像是残破的红云罩在她的胸前，另一边是对半扎起的凌乱弯曲的辫子，一根绿色丝带松开了一半。她的双手紧抓着身后靠近臀部的石柱。她的衣服被手撕破了一个洞，肚脐线周围的肉露了出来。她头朝这边，一直这样，直到时光的终结，而他很清楚她在看什么。从帷幔出现的那一刻起，她就没有其它任何东西可看了——没有其它任何地方可以让那张苍白的，缩紧的嘴转过去，只能向着坑这一边的罗杰·梅森。他痛苦又乞求地伸开双臂，表示答应，承认失败。

哑巴的双臂弹开了。

第五章

当他在自己的屋里恢复了知觉以后，歌唱又开始了，虽然他已经忘记了它来自何方。因此，这歌唱令他忧心忡忡，迫使他将头转来转去。更糟糕的是，他被囚禁在脑袋里，里边只装了几件事。这几件事没完没了地要自己理出个头绪来，可是从来也没有理清。事情有时也会有某种转机，他知道这与他曾在哪个地方的一次会见有关，或许是在高坛和罗杰·梅森的会面。绿丝带扎住的红头发掉落下来，缠在一起，后边是石柱。这使他忧虑不止，因为无论他怎么努力，也无法再现头发后边的、那安详的女人。就像她一贯来的样子，安闲地走进西区，微笑着，当他祝福的时候停下来划十字。红头发出乎预料地从头巾体面的遮盖下冒了出来，像是在那以前一直在造成伤害，也许要将它抹去，或者每天都放新的东西挡道。所以他要努力再现那个女人和那安定的时光，却发现自己反而在看着那红头发。然而总会出现高声的歌唱，这其它一切都与它紧紧相连。

安塞尔姆神父浑身僵硬地来听他告解；但是他能记得的仅仅是他要换告解神父，因此安塞尔姆神父离开了。从那以后，乔斯林总是急匆匆地让人去传话，因为他以为工人们一定是停工了。但是，无名神父却带来了一个奇怪的答案。

“他们在静静地干活，干得很好，一点也没有惹麻烦。”

因此乔斯林明白了这项工作仍然不是由凡人主宰。

接着，他又问罗杰的情况。

“他们说，他这儿走走，那儿走走，像在找什么。可没有人知道是什么。”

“那女人呢？”

“她像往常一样跟在他身边。”

“我指的是另一个，红头发的那一个，潘格尔的妻子。”

“很难得见到她。”

羞耻，乔斯林想。还能是什么？她从帷幔里冲了出来，那些人看到了她半裸着身子，头发掉了下来。

无名神父又说话了。

“说到她的男人本人，潘格尔，他逃跑了。”

接着，乔斯林的脑袋向无名神父作了一番建筑材料成本的说教。这种说教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回到起点的性质，不管你像一颗行星似的走出了多远。说教过程中有些时候，那病态的脑袋进入了深深的、忘忧的睡眠。它醒来时，也知道身处何方，周围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在睡眠中它得到了新的东西，是一股新的力量，似乎它到地面上不是为了恢复，而是为了得到修补。它显而易见，毋庸置疑，使老脑袋似乎比孩童的执拗强不了多少，我必须起来，他想。想到这他出门去了，摇晃着，笑着。他看见无名神父匆匆向他走来，便双手拍在这个小个子的肩上。

“不，无名神父！让我走！我有工作要做！”

说这些话时，要高声笑出两个音符，笑声连贯。接着，他走下楼梯，走进了九月的阳光，吃力地走过地面的空气，左右摇晃，似乎在艰难地走过高高的玉米地。他气喘吁吁地在西门边停了下来，打起精神，走了进去，新的确定感所带来的痛苦的幸福之焰在他的脑际燃烧。

他看见了十字中心的石柱，就想起了自己知道音符从何而来；他一想起这，音乐就停了，他的脑海就变得像石柱一样的沉寂。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享受着这沉寂，在这沉寂中有点悟出了自己多多少少

是个人。他意识到所有的琐屑事都已经被搁置一边，教堂事务、祈祷、忏悔等等；而某种结合已经势在必行：乔斯林与尖塔的结合。他看到营造商在脚手架旁和一个工人说着话，就艰难地向他们走了过去，有点儿喘。最后他终于在西北角石柱的柱基上坐了下来，背靠着石柱。工人离开了，手脚灵活地朝着塔的光亮爬去，乔斯林朝着营造商喊着。

“你瞧我回来了，罗杰！”

说出的每一个字，也形成了某种压力，最后必须要高声笑出两个音符来释放。他笑的时候，知道自己在笑，知道笑是不恰当的，但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却为时已晚。笑声冲了出来，塔将笑声吸了进去。那不好，他想，我不能再那么干了。他又看了看罗杰·梅森，这时营造商却跟着工人们，一步一步吃力地爬上一架又一架的楼梯。乔斯林头向后仰着，看着他爬上那带着鸟儿图案的、直冲云霄的方形烟囱。他看到白白的石墙陡峭地立起，看到直立的一面面窗子，现在就有工人在一面面的彩色玻璃上布金属丝。这是天空中的一片新天地，阳光斜劈而过，因此当罗杰·梅森像头大熊似的向上爬的时候，阳光就在他身边盘旋。接着乔斯林意识到这部分是他头脑的力量在将营造商往上推，向上推，不停地推着，直到他凭着高超的技艺，将巨大的十字架吊上四百英尺高空中的尖塔顶端。可是，那顶上笼罩着云的轻飘飘的烟囱使他头晕。他只好低下头，擦去眼中的泪水，然后朝着脚旁边的地面眨眼。地面几乎被遮没了。碎石片、碎木片、刨花、裂片、石头的粉尘、泥沙，还有一块木板、一根像是破扫帚把的东西——所有这些都被随随便便地清到了石柱旁，铲到一边，中间清出了一块空地，在坑的上方又铺了地面。他被这景象激怒了，脑子里早就窝着那怒气冲冲的话——潘格尔在哪里？——这时他才想起她被抛弃了。他摩搓着前额，心里想那人不可能离开这座教堂，这教堂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切。他会回来的，他想，即使这意味着要等工人们全部离开之后。我得安置好他的古迪，他想着，往四周看了看，无缘无故地想要在什么

地方看到她。可是教堂里除了尘埃、阳光、烟囱那儿的闹声以及圣母堂内沉闷的唱诗声之外，其它什么也没有。我必须保证她什么也不缺，他想着；下面他又记不住是为什么了。石柱底部堆着垃圾，他看见垃圾堆里一根小树枝横在他的鞋子上，一颗腐烂的浆果猥亵地粘在皮鞋面上。他气冲冲地踢着脚；但这种事似乎已经是司空见惯，浆果和树枝不仅难以忘怀，而且引发了一连串的回忆、焦虑与联想，一片凌乱。他意识到自己在想那艘用根本没有风干的木材所建的船，其中一根小树枝上长出了一片绿叶。他眼前马上出现了一个幻象；尖塔在翘曲，在长出树枝，在长出嫩芽，恐惧使他迅速站了起来。我必须去了解木头的性质，他想，并保证每一英寸都能风干；然后，他又想起了尖塔还没开始建，塔也还没建到顶；这样，他又坐了下来，眨着眼往上看。

从拱顶到烟囱的那个孔变小了，那是因为下层大间地板的一些横梁已经铺上了。不过中间还有一大片空间，让石材和木材从这儿吊上去。横梁似乎限制并且界定了上面天际边那片繁忙的世界，它相应也就明亮多了。上面有受制约的阳光、活动着的“大熊”、脚手架、绳索以及几乎是竖直放着的梯子。顶部的角落甚至有一个小棚屋，像个燕子窝。他看了过去，看见营造商从棚屋里退了出来，用测量仪在干点什么。我从来没有想到它的分量有多重，他想。我只不过试着在空中画了简单的几条线。而现在，付诸实施之前，我的意志却必须支撑上边那整个世界。小树枝可能是从脚手架上挣下来的，脚手架也许用不着风干。毕竟，用完之后就会取下来的。

他听到熟悉的敲打和磨刮石头的声音，便看了过去。那个年轻人正坐在西南角的石柱旁，腿上又放了一块石头。乔斯林站起身，艰难地走了过去。年轻人赶忙站了起来，把石头放在身旁，然后站着、微笑着、点着头，还轻轻地拍着掌。

乔斯林为他祝福。

“我的孩子，是你救了我的命，好像是的。”

他感觉到说着这些话，就要高声笑出来了，最后总算只咯咯笑了一声。年轻人手摊得宽宽的，耸了耸肩。

“你自己受伤了吗？”

年轻人无声地笑了，摸了摸鼻子。的确，鼻梁比以往厚了，也比以往亮了。接着，他伸出右臂，弯曲，微笑着并用手指抚摸着二头肌。乔斯林一阵爱意涌上心头，双手抱住年轻人，拥抱了他，就像是紧抱着一根石柱或是一棵树似的。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年轻人脸上泛着光，咕噜着，怯生生地拍了拍他的背。

“我会报答你的，我的孩子。”

在他的怀中，年轻人静静的，仍然拍着他的背，啪，啪，啪。他是我的儿子，他想，而她是我的女儿。可是，红头发飘落下来，使他目眩了。他只好闭上眼，呻吟着。然后他发现自己疲劳极了，被吸引到了自己的床上。当晚，天使再次来到；随后，魔鬼也多少折磨了他一番。

一天又一天，乔斯林的体力在一点一点恢复。他看着夏天变得比以往长，似乎要弥补春天的暴雨和洪水所造成的一切似的。最后树叶变黄了，掉落下来，干得可以点火。教堂周围长着粗茎的草，脚踩下去就折断了；草是褐色的，易碎，就像扫帚上剩下的叶子一般。怪兽滴水嘴承受着某种无尽的、复杂的惩罚，它们张着口，似乎要在干燥的空气中找出水来。安息对它们没有意义。它们在地狱之中，什么都可能落到它们头上，就是这么回事。在这干燥的空气中，他的意志，他那燃烧着的意志，压缩成了一束不灭的光，集中地照耀着、支撑着那新建筑。因此，那年轻人凿着石头，工人们往上爬，雷切尔围着罗杰转；古迪·潘格尔在侧廊尽头，只能远远瞥她一眼。她包着头巾的

头低着，红头发藏住了，像一个正在忙着的妇女。如果她好像要走近他了，就赶紧绕开，眼睛往别处看，匆匆走过。她头低着，好像他是个晦气的转角，或许是个幽灵，或许又是个自杀者的坟墓。不过他明白她只是因为身为弃妇的羞辱而感到羞耻，她的羞辱使他心情沉重。我的意志有它的目标，他想，而不是去帮助她。我充满着意志力，它把其它一切都置之一边。我就像一枝要结果的花。当果实在长，花瓣枯萎时，对着花有一种冥思，对整棵树有一种冥思，树叶落了下来，除了长的果实，一切都在死去。这就是结局。我的意志在石柱之中，在高墙之中。我奉献自己，我从中获得教益。

有时候，他看见雷切尔在十字中心打转，谁经过她都要和他说话。接着又停下来，眯着眼朝上看着她那头在塔上爬着的大熊；话多的雷切尔一看到教长，就会抛开其它一切，来到他的面前。突然有一天，他发觉对付她很容易。他对她置之不理，对她在肘子旁边的说话声置若罔闻。当她转到他面前问问题的时候，他听不见她的问题，只感觉到那是留在空中的一个问号。他站着，俯视着她。他注意到她看上去老了，精神紧张，不过这种变化没有让他太感兴趣。甚至当他看到她迷上了涂脂抹粉时，他也没有其它的感觉，只是厌恶，身上扭动了一下，免得自己高声笑出来。从那以后，他认定自己已经不耐烦再看她了。他已经看透她了，一声不吭，因此根本就看不见红粉之下那张脸上的惊讶表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这种无动于衷很有效。这使他能够在秘书室教士来到教长宅邸时以礼相待，而不必去注意他为什么而来。有时候——只有一个领唱时——这种有效的办法使对方露出某种表情，他事后断定那完完全全是惊愕。接下来是多雾的秋日，一块硕大的油布遮住了往上冒的塔上方的天空。这时，他发现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在任何时候让这些人停下。他只要说“我必须回教堂”就行。这是在无名神父指出他除了看与尖塔有关的信件，其它信件一律不看之后发生的事。

尽管遮了油布，雾还是漫进了教堂，但这同样影响不了他的意志，也没有影响那个一直在凿着、刮磨着的年轻人。当乔斯林看着填到坑里的四个头像中的第二个时，他想：肯定，它们肯定比实际的要瘦？嘴巴不是张得太大了吗？眼睛能睁得这么大吗？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他热爱他的圣子，就像爱他的圣女一样；而且，年轻人不仅保住了他的命——因此也保住了支撑石柱的意志，而且在看他的时候也很坦然，就像一条好狗，这一点古迪离他很近的时候从来就做不到。

因此她令他恼怒，她的红头发令他恼怒，除了对她的羞辱的同情和一种奇怪的不安之外，他对她已经毫无感觉。到了十二月初，四座头像已经雕好，和那年轻人一起消失在烟囱那儿，来到上层准备装点的四面窗户那儿。他看着它们被运上去的那个上午，雷切尔又在围着他转，唠叨着。因为他暂时摆脱了那个年轻人，潘格尔又逃跑了，他不可遏止地想起了古迪。为什么我忽视了她？她需要我！想起古迪，似乎就为他创造出了古迪，她就在那儿，匆匆忙忙沿北侧廊走，抬头看——突然转到一边，走过十字中心，进了走道，越走越快，越走越快。

“我的孩子——”

他想，为了她我必须做这件事，虽然它分散了我的注意力。他快步来到走道的南边出口；她来了，又是匆匆忙忙的，闪到一边。

“我的孩子——”

他笑着，半是恼火。他走了过去，张开双臂。这样她就过不去了。她站在墙下，侧着身子，退缩着。她的头发体面地藏掖着，她的脸转开了。这样，除了她凹陷的半边长脸颊，其它什么也看不到。

“我的孩子，我一直想要——”

想要干什么？我得告诉她什么？我要问她什么？

她却脸朝上对他说话，乞求着。

“让我走，神父。请让我走！”

“他会回来的。”

“求你了！”

“而且——这些年来——我的孩子，你对我非常珍贵。”

他突然吃了一惊，看见了她双唇变得苍白，绷得紧紧的。他还看到那双大大的黑眼睛居然能睁得这么大，能这么瞪着，好像眼皮也缩了进去，就像嘴唇似的。她突然拎起筐子，靠在胸部，他只能正好听见她的嘀咕声。

“你不！”

接着她走了，喘息着，抽噎着，从他身旁溜了过去，一溜烟跑过昏暗的走道，厚厚的披风扑打着，他瞥见了她裙子下边的踝和脚面。

他双手捂着头，内心深处既困惑又茫然，恼怒地发问。

“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他又感觉到她萦绕不去，就抖动了一下身躯，因为这样对工作不利。我必须把一切琐事放到一边，他想。如果它们是代价的一部分，为什么不随它去呢？如果我克制不了，这一切沉思又有什么意义？我手上的工作太重要了。工作！工作！

他的一个想法太妙了，他知道这早就植入他的脑子里了。这是一个启示。我必须爬上去，远离这一切混乱！想到这儿，他又发出了高音调的、恼怒的笑声。我要把我这燃烧着的意志带到塔上去。他低头看自己的教士服，发现它不适合爬高；不过他还是弯下腰，把教士服的后边从双腿间拉到前面，拧在一起，塞进腰带里。一个工人正往下走，在脚手架底层站到一边，指节敲了敲额头。突然，乔斯林想到的一切都变得容易多了。阳光终于出现了，在他的四周闪亮。他不断往

上爬着，来到了拱廊黑暗的、没有墙的平台上，接着一头钻进了楼梯里，楼梯里只有射箭孔透进来的光，好像这教堂需要弓箭手来保护似的。他从楼梯口走了出来，拱顶上新铺的横梁出现在他眼前。他接着往上爬，沿着塔下层闪闪发亮的窗户旁边那一架架宽宽的梯子往上爬。

“会这样的，”他喊道，“会这样的！”

他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撞击着肋骨，就休息了一会儿，让心跳慢下来，让自己喘口气。他在脚手架边上稍坐歇息，样子就像悬崖边上的渡鸦似的。工人们上上下下，好奇地看着他，却什么也没说。他坐在最边缘处，双脚悬空伸出。他双手紧紧抓着一根直柱，靠在柱旁，往下看。

在他下边，塔的柱子、墙、窗户挤在一起，似乎都只有撑起自身重量的厚度。一切都是明净的、崭新的。在光亮中，八十英尺的窗子，四个边，每边两面；平台、直柱、梯子以及刚砍好的横梁，这些在光亮中都清晰可见。他感到既害怕又惊喜，就像一个小男童第一次爬上一棵禁树，爬得太高的时候一样。他感到头晕，但却眯着眼直直往下看，弄得自己更晕，喘不过气，——向下，向下，穿过一个又一个孔，一层又一层，直到十字中心那遥远的世界。地面就像从前的坑底一样昏暗，太深了，地面又昏暗，黯然失色。接着，头晕消失了，留下思想和喜悦。

“会这样的！”

当鸟儿在繁枝中自由穿行，自由展翅的时候，一定也会有这种感觉。我们看上去如此灰暗，只剩下头和肩，拖着沉重的镣铐，在这地球上爬行。他正想着，突然看见雷切尔从地面的一边慢慢走到了另一边，似乎她本身就是从地底搅出来的什么东西。他觉得摆脱了她，又转过身去面对着层层向上的楼梯。他登了上去，费力地爬着，失态地露出了白白的大腿却毫不在意。在这两百英尺的高空，它们这样就没

有什么不妥的了。他一层一层地往上爬着，不断地抬头看着边缘上，看着工人们朝着天际建着塔。他的周围又响起了建筑的闹声。他在燕子巢旁边停下来喘口气，发现这燕子巢是个房间，和他自己的一般大小，盖在一个角落，有一个没有装玻璃的空洞朝向塔的中心采光。营造商在房间旁边测量，从塔这边的石头测到对边的那块石头。乔斯林满脸放光地站在他身旁，站在四块板搭成的架上，在高空中无比振奋，不禁喊了起来。

“瞧，我的孩子，石柱不会下沉！”

营造商仍然眯着眼睛在看仪器，一边愠怒地回答。

“谁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兴许每一根石柱都落在地基上。”

“我告诉过你，罗杰。它们是浮着的！”

营造商恼怒地抖动着背。

“我听得很清楚。”

“罗杰！”

他伸出一只手，但是罗杰·梅森躲开了，似乎他的身子对触碰很敏感。站在离白色墙壁最近的那块木板上，他转过身来，紧紧抓住测量仪靠在胸前。

“我几年前就跟你说过了，神父——现在还是那句话！”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罗杰？在你的身边就是一个、一个奇迹。你难道感觉不出来？你难道不能从中得到力量、获得教益，难道看不出它是怎么在改变一切的？”

他们不说话了，在刮磨石头的闹声中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罗杰·梅森慢慢地打量着他，先是他鞋子的脚尖部分，然后沿着胫部和白白的大腿到躯干，最后看到脸上。他们站着，对视着，营造商冷笑着。

“它的确是改变了一切。”

他转过身，打开了燕子巢的门，突然又转过身来，怒吼着。

“难道你看不出自己干了些什么吗？”

接着他走了，“砰”的一声关上门，弄得整个燕子巢都颤抖起来。

乔斯林眼看着墙壁。

“我知道！我知道！我确实知道！”

一阵突如其来的喜悦冲击着他，他笑着走到了楼梯旁；他爬到楼梯顶的时候，已经把罗杰·梅森和下边的地面抛到脑后去了。

这里就是生长点，是尖塔的梢。每一边都架着三块木板，工人们在干着活。这里没有什么人说话。工人们身子向外倾，墙有膝盖高。面前的墙高低相差一块石头。这个地方只高出木架一块石头，但是已经抹上了薄薄的砂浆，工人们正在小心地将第二块石头放上去；那个地方——四面墙上都是如此——石头没有高过木板，只有木头，做成拱顶石的样子。圆拱上的石块已经沿着弧线砌上去了。只留下一个空间放拱顶石。他知道每一个拱顶下方都有窗子，将它们连成一片向上、向周围延伸，使它们所有的透明物都成为某个整体的一部分，一个惟一的杰作。在每一个木模旁边都放着一块石雕头像，无声地呼喊着，为天国的高远和光明而狂喜。那年轻人跪在一座石雕旁，用刻刀修了修脸部——抬起头，像石雕头像那样，隔着好像在旋转的豁口，无声地笑着。乔斯林发现自己也在笑着，真正地为着这些新事物，为着这奇迹而开怀大笑。欢笑中脑海里闪现出一个念头，他顾不上尊严，朝着年轻人喊了起来。

“在这里，我们摆脱了一切迷乱！”

那年轻人也在对着他笑，一个好家伙；然后他又埋头干活了。

又出现了一种响声。既不是说话声，也不是凿石声和砰砰声。这声音响个不停，不像引擎轰鸣那样深沉、重浊，又不像石柱歌唱那样尖利。他仔细听着，发现是这上边风吹石头发出的声音。他跪了下来，然后坐下，手臂搁在石头墙上，倾听着风声。这一阵，他内心平静，他的许多想法在脑海里闪现，出出进进；他却听任它们这样做。

这到处都是材料的世界，是个新鲜事物。在下面，模型既细又小巧，双手就能轻松地捧起底座，每一面的窗子都有柔和的窗花格子；但在这上面，纸一般薄的墙成了石壁悬崖。里边针一般大小的部分成了两个人可以并排在上面走的横梁。突然，他意识到了那奇迹般悬着的重量，甚至就在他心满意足的时候，这个世界也像是翻转过来了似的。我必须对罗杰好一点，他想。这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重量却一直让他心神不宁。而且，他不虔诚。

为了矫正这令人头昏眼花的世界，他再次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模型上，集中到下面中殿那昏暗中的模型上。然而一旦他集中注意力，想到尖塔时，却又冒出了许多意外的东西，冒出了地面在动，石柱开始歌唱时的那些忘却的事情。他感觉到自己又一次屏住了呼吸，倾听着。片刻之间他看见了潘格尔夹在蓝色的短袖束腰外衣和褐色的短袖束腰外衣之间，被扫帚柄顶着，一个工人跳跃着走近他，尖塔猥亵地夹在两腿之间，突了出来。他看见红头发飘落了下来。接着，他发现自己紧紧抓着石头，双眼紧闭，嘴张开着，肋间发堵，喘不过气来。他的脑子里又混乱起来。他昏昏沉沉地对自己说：这就是代价！我还能期待其它什么？我不能再为他们祈祷了，因为我的全部生活都成了一个意志的祈祷，与它融为一体，深入其中。

怜悯我吧，赋予我启示！

但是没有回答，只有风吹在石头上的声音。

他睁开双眼，发现自己的目光从塔那儿移开，投向外面的世界：它已经变了样。它弯曲成碗的样子，很清晰，向上延伸，直至蓝色的

碗沿。他又惊又喜，一把抓住石条，喘息着，跪了下来。这就是成为飞鸟所意味着的，他想着——似乎为了说明这一点，一只渡鸦从他脸旁掠过，在风中斜飞着，朝着这些斗胆登上它的王土的人们发出严厉的警告。从渡鸦那儿再往远处——乔斯林这时已经松开了抓着的石条，站了起来，这样他就可以从弯腰干活的工人们的头顶处往外看——在教堂围地旁交汇的三条河流的河谷展现在眼前。河流闪着波光流向这座塔，可以看出那些以英尺为单位分隔、靠理性作用连结起来的一片片地域，事实上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在东北方向，他看见三座分开的水磨坊，三条不同高度的小瀑布，小瀑布汇入一大片的河水中，河水蜿蜒流向教堂。河水真的流到了山下。他看到了斯提尔特伯里新桥上的白石条；看到了修女，至少是两个，在修道院里的空地上。虽然她们在高墙之内，远处这样观望也无异于破墙而入。想到这一点，他把目光集中到新桥上来了。他眯起眼，看到零零落落的一长串驮骡、驴、役马、小商贩，还有步行的乞丐，乡里人带着一驮驮的蔬菜，陆陆续续走向桥北的货摊。这是斯提尔特伯里的集日。虽然不在城里，不过以往凭理智就知道有这么回事。现在却尽收眼底，一模一样。他的喜悦像翅膀一样扑打着他。我要尖塔高到一千英尺，他想，这样我就可以鸟瞰整个郡县。接着他对自己感到惊讶，想起了尖塔是谁的。似乎是要证明这一点，他觉得自己感觉到了天使在背后，在风中给他以温暖。现在这是真的了，毫无疑问。在这上面，在啪嗒声、丁当声、刮磨声中；在这儿，在向云天提升时，我就像一个放声歌唱的孩子一样欢快。过去我根本没想到还能这么快活！他就这么站在板上，站在风中，让欢快平息头脑中的一切混乱。他仔细看着那一道道、一片片的耕地，看着丘陵地。丘陵地四周树木繁茂，呈锯齿状。它们柔软、温暖、又平滑，就像年轻的身躯一样。

他用力跪了下来，闭着眼，划着十字祈祷着。吾携吾之恶至尔之高空。世间并非如此。地球上是一群缺了鼻子的人脸朝上笑着，到处都是绞刑架，生育之血从未停止过流淌，田里汗流不息，下边就是妓

院，醉汉躺在污水沟里。这里没有任何善，惟有这座教堂、这条方舟、这个避难所、这一艘能包容所有人的船，它已经装上了桅杆。饶恕我。

他睁开眼睛，站了起来。寻找着他的欢乐，看它到哪儿去了。他抬头看着空中，看着将要建起塔的其余部分和塔顶的地方，一个难以想象的高度。一头巨鸟在那儿展翅飞翔。他想起了圣约翰，便高声说："这是一只鹰。"

那个年轻人在雕着一张嘴巴，也抬起了头。然后笑了笑，摇摇头。乔斯林沿着木板，走到他面前，弯下腰，扯了扯他卷曲的头发。

"行了，就我所知，那是一只鹰。"

可是年轻人又埋头干活了。

在丘陵近前的边缘地带，出现了球状和块状的东西，灌木似乎着了魔似的迅速生长。他边看，它们就边往上冒，最后变成了人。在他们身后出现了更多的球状物，这些东西变成了马，变成了负着驮篮、怀着小驹的驴子，变成了一整列负重的旅行者。他们径直从一座蓝天映衬着的山脊走到前面的山脊来了。他们径直走下山来，走向他眼前，走向塔，走向大教堂，走向这座城市。他们没有走西边，绕过冷湾，然后斜斜地顺着世世代代的马匹踩出来的、深深的山沟下来。如果不是在图省力的话，他们也是在节约时间。幻象闪现之际，他就明白了其它的脚会如何踩出一条像箭一般笔直的、通向城里的道路，明白了塔是如何影响到整片山水，如何改变它，并雄踞其上的；塔借助自身的存在，使带着塔的山水成为一种能看到塔的地方都能看到的一种模式。他从天际转过身来，看到自己的幻象非常真实。新的道路出现了，人们三五成群，迈着坚定的步子走过树丛，穿过石南丛。乡村正驯服地换上新面貌。不久，当这个伟大的指状物竖起的时候，这座城市将会像个轮毂，置身于天定的转轮之中。新的街道，新的客栈，新的码头，新的桥；现在，还有新的道路迎来新的人。

我曾经认为事情很简单，认为尖塔将使一部石头圣经完美，将会成为石头写成的启示录。由于愚蠢，我从没想到过每上一层就会有新的教益，有一种新的力量。也不可能有谁来指点我。我只能不顾劝告，坚定地建起这座尖塔。这是惟一的办法。可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人们就像一把破旧的凿子那样迟钝，或者都像斧子头似的飞掉。我太专注于我的幻象了，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不过有幻象就足够了。

他往下看着那小小的、矩形的潘格尔王国，那里的石料堆已经少多了。他还看见回廊中间那块小小的四方形空地。他甚至还能看见白色的棋子，那是唱诗班的男童们下完棋后留在拱廊窗台上的。他挨个看着屋子，这些屋子坐落在围地的周围。从红色的屋脊看过去，后院一目了然，里面有猪和牛。他看到一个老人艰难地走进一间厕所，安稳地落座在两堵墙中，让门大开着。再过去三座房子处有一个女人，一小片白，一大片褐色。她正准备挨家挨户走。她身旁有两只木桶，轭形扁担靠在附近的墙上。他眯起眼睛，看清了桶里装的是牛奶；看到那女人加水装满每一只桶，他不禁冷笑起来。他看着她挑起那两只桶，消失在屋脊下，又出现在街上，接着走到街对面，避开躺在污水沟里的醉汉。醉汉无力地用手打着拍子，一条狗在他上方抬起了一只脚。

“懒汉。”

他突然转过身，吃了一惊。不过罗杰·梅森眼睛没有看那个醉汉，他眼睛看别处，看着东南方向，看着那看不见的海。

“卑鄙的家伙。”

在波光闪闪的七段河流之外，河岸上出现了一簇房屋。

“你能看见什么，罗杰？”

“看看那个小偷，他要走进三大桶了。他会把他的船停在我们的好石材旁边，然后整个晚上，明天整天都狂饮暴食。尽管他小心翼

翼，我们可以等待，可以吹哨发警告。”

“我的孩子——”

营造商对着他大吼起来。

“这对我有什么关系？还是对你？你赢了，不是吗？”

接着是沉默。头晕，就像挨了一击之后。工人们的脸仰了起来，没有刮磨声和啪嗒声了。

“小声点，罗杰，小声点。”

“小声点！我——”

罗杰·梅森双手捂着脸，厉声地说话。

“你们这些人，都回去干活。”

过了一会儿，敲打声又开始了。罗杰·梅森把手放了下来，看也没看乔斯林。他走了，什么也没有再说，像头熊一样，一杠一杠抓着走下了楼梯。

乔斯林看着他走下去，又有了新的体验。我害怕下到那儿，他想。这上面才是我的立足之地。但是我得下去，因为没有人能和鹰一起生活。他因此逼着自己，走下梯子，走过燕子巢，走下一层又一层的脚手架，走下旋梯，走进那昏暗的世界，走到坑底那昏暗的、实实在在的地面上。他有件事要对营造商说，但是雷切尔却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使他无法对她的唠叨置之不理——有活动脸色好多了我的大人她希望噢她真希望她能跟着罗杰到他建的塔顶可是高空对她真是个炼狱——抹着粉的脸一阵阵痉挛，身上痉挛着——只好呆在这乱糟糟的十字中心潘格尔这样逃避职责是真正的犯罪，一个男人，当然不是所有的男人，不像有些值得她提起的，消失得无影无踪，连个信也没有，最后把他怀孕的古迪留在了上边，可怜的人，可爱的人，这样一个可爱的人，现在却被抛下——

强烈的怒火吞没了乔斯林，他对污水沟里的醉汉大为恼火，对三大桶的那个酒鬼大为恼火，他对着罗杰掉开的脸高喊着。

“我的孩子！你必须运用我的权威。派一个人骑上好马到三大桶去，叫他带上皮鞭，必要的时候就打！”

然后他走过中殿，离开了这一片混乱和唠叨，边走泪水边沿着脸颊滴了下来，啊，我所学到的这一切，他想，如此的高度、力量和代价！

走到西门边，他已经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他转身对着大圣坛，声音重浊地说。

“主啊！尔闻吾之祈祷乎。吾泣然泪下，盖因尔垂顾尔之奴婢也！”

第六章

当他再次来到尖塔的时候，呼喊着“和散那”的头像已经安在每一扇窗户的顶端了。他靠在不断向上升的墙沿上往外看，从上边看着这些头像。每一个头像都是头发吹到后边，鼻子像鸟喙那样凸出。它们朝着人们在牧场上踩出的道路呼喊着，对于栖息在他们头上、排出白色粪便的鸟儿却无动于衷。他沿着井一般的塔内面往下看，看见了重新盖的拱顶。那儿只剩下一个圆孔，透过圆孔可以看见昏暗的地面；地面太暗了，几乎看不见。不过横梁就是从这里竖着吊上来的，吊到工人们接手的地方。他也参与了——或者说是看了，他被推到一个角落去了——在某种疯狂的吱吱嘎嘎、砰砰嘭嘭和大喊大叫中，在这疯狂之中，横梁架到了塔上，要在塔身的一半铺另一层地板。塔要再上升八十英尺，又是一个大间，有更多的窗子，更多的呼喊着“和散那”的头像，更多的平台和梯子。因此，想到这儿理智就要皱眉，总要对顶上这些皱眉。稳固是平衡于半空中、置身于鸟群中的，理智屏住呼吸，看着一连串越来越小的方形，底部一个圆孔。然而，底部就是顶点。

工程，据他所知，通过了他那强烈、坚定的意志的锤炼，得到了神佑。十二月份有些日子异乎寻常，教堂里根本见不到太阳，中殿就像个大洞穴。在那些日子里，要在昏暗的教堂里做任何事都很困难，只有承受意志的考验，心知最终一切都会好的，虽然塔的下层和正在建的第二层的重负的确让人头脑紧张。在那些日子里，他总是急切地爬上塔去，就像一个要从母亲那儿寻求慰藉的孩子一样。只不过他不再愿意去想起做母亲的。要是他想了，遮住了红头发的古迪就会刺痛他的心，刺得他眼冒泪花。

有这么一天，他走过围地，从教长宅邸走到西门，大雾中几乎看不见自己的脚。虽然中殿没有雾，有点像某种气泡，但却几乎是漆黑一片。他往上爬，从旋梯爬了出来，走到了横梁上，走进炫目的光亮之中。上面，阳光照耀；然而，即使那些射进室内的光，与另一种光相比也显得微弱。这种光照耀着上方，照亮了铅皮、玻璃和石块，照亮了桁架屋顶的底面，这样，连斧子砍的痕迹也能看见。接着，他在这一片炫目之中爬向上面的大间，爬上一架架的梯子，一层层的脚手架，来到工人们干活的地方，他们的手冻得发紫。最后，他来到了凹凸不平的顶层——这时候他实在是又痛又头昏眼花了，只好用巴掌遮住双眼。周围能看见的只有牧场，其它什么也没有。一片炫目的、燃烧着的雾笼罩在河谷和城市的上空，只有尖塔，只有这塔才能刺破浓雾。然后，他很奇怪地感受到了慰藉，有一阵几乎完全平静了下来。

不过，还有些时候大雾甚至淹没了塔，工程就慢了下来，甚至停止了。他被困在地面上，面对这一切损失。工人们在棚子里，在凉棚下干着活，就像在海底似的，他们在加工木材。靠近北耳堂墙洞的一个棚子里，摆着一层层八角形的桁架，向上依次缩小。它们越堆越高，已经比一个人还高了。木工们在桁架上面一部分一部分地做着奇怪的标记，接着又把它们拆了开来；营造商却在对着小树枝搭成的斜条格构模型出神，这模型看上去就像小丑帽。没有什么人走近他，因为他已经不再让工人们喜欢了。他太抑郁，说话三言两语，动不动就大发雷霆，然后又气冲冲地离去。神情紧张，满脸涂脂的雷切尔唠唠叨叨、前前后后地跟着他。既然乔斯林是来对这项工作的奴隶表示深切同情的，看见他爬得那么慢，那么闷闷不乐，真是令人难受。看见他站着，不是凝神往上看，就是凝神往下看，同样小心地测量着，再不就是站在十字中心倾听的样子，也真是令人难受。

的确，经常都能听见点什么。十二月底，石柱又开始歌唱了。它们不是一直在歌唱着。在圣母堂，有时候连续几个星期唱诗班都能够不受影响地唱诗。不过，人们有时候会模模糊糊地感到不适，就试着

去确定原因，然后断定是空气太干燥了，或者是太冷了，最后却发现耳朵像扎进了针似的，还无缘无故地屏住了呼吸。接着，又听得见针的声音，因此就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而后却是激怒和害怕。甚至是城里的人们，还有来自远方的旅行者，都会来到西门，站着倾听歌唱的石柱所显示的凶兆和奇迹。但是他们从不像早先那样走到十字中心来。只要工人们听到歌唱声，他们就会停下，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然后又埋头干活。他们中间没有什么笑声。只有被钉在意志的尖桩上的乔斯林，才能找到对付耳中针的乐观的答案。

“它会过去的。”

可是，当冬去春来，藏红花冒出地面、塔向空中上升的时候，石柱唱得更频繁了。

就在这时，乔斯林发现了营造商身上其它的一些现象。他曾经担心地看着他，评判他作为一件建筑工具的价值，计算他爬梯子的步子，等待着他需要再次磨利、或者需要将楔子更坚实地揳入他的斧柄的时刻到来。可是，所有这些考查，最终只不过使他了解了罗杰·梅森的外貌和动作。有一天，他从十字中心地面上方的孔往下看，看见他爬上塔来，并惊讶地看出营造商和雷切尔一样恐高。他恐高但是他忍受住了。他得在高空中，因为高空是他这门手艺的一部分。不过他从没有像乔斯林那样喜欢过高空，似乎从来也感觉不到颤动着的木板所能产生的那种激动人心的喜悦。在那儿你再也听不见石柱的歌唱，只有一块在陡壁上颤抖着，弹跳着的木板。意识到这一点，乔斯林同情地看着他往上爬，看着他有条不紊地慢慢往上爬，从来不像其他一些工人那样漫不经心；看着他总是眼盯着最近的东西；看着通到坑填上之后的、阴暗的地面上的井，明白了他不踩在梯子中间，而宁愿靠近墙壁一两英尺的原因。风刮着小雨，雨粘在乔斯林的头发上，但是他却轻松地站在顶上，任凭风吹着，等待着罗杰。他只能看见罗杰的头和肩膀，身上明显地裹着那张网。

“你为什么害怕，我的孩子？”

营造商站在他面前，深深地喘着。他一只手抓住了矮墙。

“它们又唱歌了。”

“那又有什么？以前它们也唱过，也停过。”

他抬头看着细雨。

“你知道吗，罗杰？我一直在想。那上面的十字架——将要在上面出现的十字架。”

“我知道。”

“它是不是比一个人还高？可是在模型上，它倒像个挂在孩子脖子上的小装饰。”

营造商闭上眼睛，咬着牙。他痛苦地哼哼着。

“什么事，罗杰？你想要告诉我什么？”

营造商看着背对天空的他，声音嘶哑地说着。

“行行好吧！”

“不要再说！”

“神父——”

“怎么啦？”

“不能再高了。”

乔斯林还在微笑，可是这微笑突然僵住了。营造商猛地挥起另一只手。

“他们为我们的辉煌——你的辉煌——而惊叹不已。”

他转过身，双肘搁在矮墙上，双手遮住脸，声音也因此而变得沉闷。

“我说了，行行好！”

“除了你没有其他的人。”

营造商沉默了一会儿，手捂着脸。最后他说话了，手没有拿开。

“我来跟你说说我的奥秘吧。石柱在歌唱。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能猜。要知道，那就是灾难。我总能猜中。你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不懂。或者说不像你——”

他抬起头，侧目看着乔斯林。

“或者说不像你所知道的、对教徒讲道的时候讲的，你明白吗？”

“我非常明白。”

“我告诉你，我们会猜。我们会判断这个或者那个足够结实；可是在全部力量加到上面之前，我们绝不可能说自己是对还是错。还有风，这风除了吹动你头上的头发，其它什么也没有——”

他怒视着乔斯林。

“你有测量风的重量的机械吗，神父？只要你给我，我就会告诉你什么支撑得住，什么支撑不住。”

“可是石柱并没有下沉，我告诉过你的。”

“它们开始唱歌了。”

“难道你以前从来不知道有房屋会唱歌的？”

“从来没有。我们周围都是新的东西。我们作判断，我们继续建。”

他粗粗的脖子朝后仰，眼睛凝望着天空。

“还有尖塔，要再上去一百五十英尺。神父——够了！”

意志平静地在乔斯林的脑子里发话了，他听见了。

“我理解你，我的孩子，这只是重新再来一次小小的冒险。要我告诉你我们已经走到哪一步了吗？想想那只不过活一天的蜉蝣。上边那只渡鸦也许多少知道一点昨天、还有前天的事。渡鸦知道日出是怎么回事。也许它知道还有一次日出，可是蜉蝣不知道。从来没有蜉蝣会知道日出是什么样子！这就是我们所达到的地步！啊不，罗杰，我不想对你说教，说人生可怕的短暂，你和我一样明白，这是一段难以忍受的长度，然而必须忍受。但是我们却不一样，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两个都是。我们是蜉蝣。我们不知道在那上面，每上去一英尺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必须在从早到晚的生活中，每分钟都有创新。”

罗杰打量着他，舌头舔着嘴唇。

“不，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知道尖塔有多重，却不知道它有多牢固。看看下面，神父——从矮墙这边照直往下看，看过窗子，扶壁，一直看到回廊中间的杉树顶。”

“我看到了。”

“让你的目光像只虫子，一英尺一英尺地往下爬。你觉得这些墙壁很牢固，因为它们是石头砌的，可是我更清楚。除了薄薄的一层玻璃和石头撑在四个角落的石柱之间以外，其它什么也没有。你明白这一点吗？石头和竖杆之间的玻璃一样脆弱。因为每上一英寸，我都得减轻重量，顾了牢固顾不上重量，顾了重量又丢了牢固，总在推测有多少、多远、多小、多近，直到我想起这心就不跳了。看下边，神父。别看我——看下面！看看每一个角落的石柱是怎样拼起来的。我已经把石块夹在一起夹紧，可我还是没办法让它们变得比石头更牢

固。石头会断，会坍塌，会撕裂。不过，即使现在石柱要歌唱，这个样子还能撑得住。我可以在上面盖个屋顶，也许再装个风向标，人们在几英里开外都能看见。”

乔斯林一下子变得非常安静，非常警觉。

“继续说，我的孩子。”

“根本就没有可能建尖塔！你要被送上这么高才会理解这一点，神父，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吗？它将是一层石头外壳，里边是一系列这样的八角形，每层都比下边一层小一点。可遇到风怎么办，神父！我只好先把这些八角形固定住，然后固定在压顶石那儿，这样它们才能靠自身的重量，压住石片。重量，重量，重量，重量！都加在这上边，都压在柱子上，压在薄薄的墙上，再往下压到歌唱的石柱上——”

他的手抓住了乔斯林的袖子。

“即使那样也不算完事。不管我怎样努力，尖塔也不会垂直向上的。它会伸向这四根柱子的顶端，它会挤——出去！我可以在这每根柱子上边加小尖塔压重——必须如此——但是，我建多高是有限度的，因为重量的关系。到了哪一种程度上我必须舍此保彼？啊，对了，我们可以装上第一层八角形和第二层八角形，也许还有第三层，”——他的手紧紧抓住乔斯林的胳膊——“但是迟早，教堂里又会传出另一种闹声。再往下看，神父。迟早，会有‘砰’的一声，会颤动，会有轰隆声。那四根柱子就会像花朵一样绽开，上面这其它的一切，石头、木头、铁、玻璃、还有人，就会像山崩一样掉落到教堂里。”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他的声音传了过来，像耳语一样。

“我告诉你——不管我的奥秘的其它什么方面是如何地不确定——这一点可以肯定。我知道的，我看见过一座房屋倒塌。”

乔斯林的眼睛紧闭着。在他的脑海里，一系列的八角形，每层都由一英尺厚的栎木桁做成，一直自动往上架着，架着。当他咬着牙站着的时候，有一阵他感到了脚下坚固的石块在动——突然向旁边晃动，甩了出去。一百五十英尺高的小丑帽出现了裂缝，撕裂了，爆开了，带着灰尘、浓烟和雷鸣般的巨响往下滑，越来越快，猛冲，转弯，撞出火花，燃起火焰，发出爆炸声，最后“轰”的一声落在中殿，震得中殿的石板像碎木片似的乱蹦，最后掩埋在废墟之中。这一幕千真万确，他随着西南方的柱子一齐掉了下去。西南方的柱子像条腿，中间凹进，弹出去砸在回廊上，像连枷挥动，摧毁了藏书室。他睁开眼，从半空中坠落使他恶心。他紧紧抓住矮墙，回廊在下面晃动。

“我们该怎么办？”

“停工。”

回答得正是时候；甚至在他的恶心感消失，回廊停住摇晃之前，在意识的某个深处，就已经明白营造商是怎么套出这个回答的。

“不，不，不，不。”

他咕哝着，领悟着，边摇着头。他理解了那被拒绝的请求，那最后一招，建筑行话，不是一个在下面坚实的土地上展示的奥秘，而是经过苦苦思索，隐秘地带到了塔上，最后用上了，放在眩晕这个支点上的奥秘；一切都已经策划好，要将意志在一瞬间击垮。

“不。”

最后，答复被确定了。这是刀刃相见的答复，叮当，唰，叮当。

“罗杰，我告诉你这件事干得成。”

营造商怒气冲冲地走到一边，站在西南角，背对着乔斯林。他面对着细雨，什么也不看。

“听着，罗杰。”

我能告诉他什么呢？我刚才还在谈蜉蝣，可是过了十分钟，我自己也记不得是什么了。让意志去对他说话吧。

“你想来吓唬我，就像你讲一个幽灵的故事来吓唬小孩一样。你早就谋划好了的，是不是？可是你知道你走不了的。走不了的。逃不脱的。这么久了，你那古怪的、可贵的脑袋一直在寻找让不可能变为可能的办法，你的确也找到了，因为这是你的工作。你不知道这答案对不对，但这是你找到的最好的答案。可是你害怕了。你内心最优秀的那一部分想去尝试，可是其它部分却在抽搭呜咽。”

他站在那宽厚的背旁边，对着细雨和虚无说话。

“现在，我要告诉你别人不知道的事。他们或许会认为我是疯了；可那又有什么关系？他们总有一天会知道的，当我——但是你现在就能知道，一对一，就在这座塔的底部，在这上边没有人听到的地方。我的孩子。这座教堂是祈祷的示意图；而我们的尖塔将会是最高层次的祈祷示意图。主在幻象中向我——他无利可图的仆人，显示过这一点。他选择了我，他选择了你，将这张示意图填上玻璃、铁和石块，因为人类的后代需要令他们瞩目的东西。你以为你能逃脱吗？你不是在我的网中——啊对了，罗杰，我理解许多事情，理解你是如何被牵拉、被扭曲、受折磨的——但那不是我的网。是主的。我们两人谁也逃避不了这项工作。还有一件事。我已经开始看出为什么我们也不能理解这一点，因为每上一英尺就显示出一种新的效力，新的目的。你会觉得这毫无意义。它使我们恐惧，它缺乏理性。可是，主什么时候要求他的选民要有理性呢？他们把这尖塔叫做乔斯林的怪物尖塔，是吗？”

“我听见过有人这样称呼。”

“这不是我的网，罗杰，怪物也不是我的，那是主的怪物。即使是在远古，他也从来没有要求人类理性地处事，人类可以自己理性地处事。他们买进卖出，治病治国。然而，在某个深层，却有指令要你去做毫无意义的事——比如去造一艘陆地上的船；去坐在粪堆里；去娶一个妓女；将他们的儿子供奉在祭坛上。然后，如果人类虔诚，新事物就会出现。”

他沉默了一会儿，站在打得令人发痛的雨中，看着罗杰·梅森的背部。是我的声音在说这些话的，他想。不，不是我的声音，而是强烈的意志的声音，我的主人的声音。

“罗杰？”

“怎么？”

“你会一直建到顶上的。你以为那些是你自己的手，其实不是。你以为是你的脑子在工作，在抱怨有困难，然后又因为解决了问题暗暗感到自豪，那不是的。就像用我的声音说这些话的并不是我的脑子一样。”

接着他们又沉默了；他意识到还有第三个人，那就是立在寒冷和细雨中的天使，在他的背后给他以温暖。

最后，营造商说话了，声调平板，无可奈何。

“要钢条，或许是钢条，我没有把握。我们可以用一根大钢条绕紧这上面的整座塔，把石块箍紧。我说不准，以前也从来没有人用过这么多的钢条。我还是不清楚。这需要花的钱多得多，多得多。”

“我会找到的。”

他几乎是胆怯地伸出手，碰了碰营造商的肩膀。

“罗杰——他不一定是毫无缘由的狠心，你知道的。呃，对于那些也许是因为软弱而需要慰藉的人，他甚至会派一个慰藉者站到他们

的背后！在风雨中给他们以温暖。你是必不可少的。想想凿子是怎么一种感受，挨着磨，顶在硬木头上，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但是，它后来又被抹上了油，用布包上，小心放好。一个好工人从来不使用工具去做它做不到的事，从来不忽视它，总是很小心地爱护它。”

他停了下来，思考着。我说到我自己，也许就像说到他一样。这曾经是喜悦；可是很奇怪，现在已经不再是喜悦了。只是对安宁的渴望。

“还有罗杰——你建好之后，尖塔立在这儿让大家看——网也许就会开了。”

营造商咕哝着。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快点建吧——快点！在你和主罪孽产生共鸣，网不开之前——”

营造商突然转过身，头低着，向下。

“收起你那一套说教吧！”

“——因为对于我，你们大家都变得很宝贵了——你，还有其他所有的人——我开始离不开你们了。”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他想着。我是指古迪和雷切尔的事——我必须对她说，就像我对他说话一样，或者像意志对他说话一样。

他朝营造商严肃地点了点头。

“我现在要下去了，罗杰。我有事情得做。”

他因此和天使一道往下爬，影子还没消失，他就听到罗杰·梅森低低地说。

“我看你就是魔鬼，是魔鬼本身。”

但是他下去了，声音没了，石柱又开始了歌唱；当他走到十字中心的地面时，他们的歌唱已经让他把目的抛到脑后去了。

随后几乎一个月，塔没有再往上冒，倒是冒出了一丛小尖塔，一共十二个，每一个角落三个，每一组的中间是主尖塔。罗杰·梅森在上边呆的时间少了，把工人们留给贾汗去管。贾汗乐呵呵地指挥他们干活，每一块石头里他都能挖出一个笑话来。这样，乔斯林就只好去干他的正事，抓紧补办该办的事，虽然要赶着办完这些事还要很长的时间。营造商却大多数时间呆在地面上，和铁匠们说着话；雷切尔又和他说着话。他们就这样避开了乔斯林。而且，塔顶现在很挤，他只能伸长脖子瞥几眼，看工程的进展。他看着，在二百五十英尺的高空，一个无声的贾汗在对凿石工人说着好话，让他们在每一个凸出的地方都凿出凹槽，这样，用一根钢条就能圈住，并整齐地嵌在石块上。有几次乔斯林站在塔上的小尖塔丛中，看见河边那个长长的棚子又热闹了起来。棚子冒着烟，整个白天，半个晚上，铁锤响个不停，就像没有调好音的一组钟发出的声音似的；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他看得见倒映在河中的火光。在塔内，两层楼板遮住了一切，只留下了中间那眼井。随着小尖塔丛的上升，工人们整吨整吨地拆走了用不着的脚手架。他们将材料从墙上用力拔出，用石头填住大多数的空洞。剩下那些孔，渡鸦和鸽子好奇地前来窥视。不久就所剩无几，只有从中间那个孔垂下来的绳索和一处陡峭的木楼梯沿着墙呈之字形而上。塔上留下的惟一的临时性建筑就是那个燕子巢，工人们在那儿存放工具，罗杰·梅森放他的仪器。很快，尖塔的底座就会有宽敞的空间了，因此，甚至也通知了要拆除燕子巢。剩下的脚手架现在是在塔顶周围，就像一个头发乱蓬蓬的脑袋；又像是在怪诞的、八十英尺高的窗户上方的那个鹳雀巢。

一天，乔斯林开完会走出礼堂。会上吵吵闹闹，教士们听到要追加费用的消息，先是怀疑，然后是愤愤不平。最后，他灵机一动，明白了他只能在这些文件上盖上自己的私章。他在教长宅邸盖上了私章，没有再跟任何人讨论。但是想起神父会礼堂那种紧张的气氛，他又高声笑了起来；他的天使对于他既是福祉，又极度让人厌烦。因为他自己的意志松懈了，所以他无法控制住那些在脑海里闪过的想法和眼前闪过的景象，尖塔、红头发、狼一般的嚎叫，最后闪得他对塔上那不寻常的安宁充满了渴望。他出门走到围地，突然听出那儿悄无声息，整个世界都屏住了呼吸，那是因为工棚里寂静无声。他走进中殿，听到了做弥撒间歇时有一点声音，因为大石柱正在歌唱——噫——，似乎这种紧张已经无法忍受了。他慢慢地、轻手轻脚地走上了旋梯，走向那小尖塔成簇的安宁与幸福之地。他像个幽灵，悄无声息地走着；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塔的木梯子上走了一半，他就听到了呻吟。这声音使他在梯子上停了下来，天使压得他弯下了腰，他两只脚踏在不同的杠上，手紧紧抓着。这是掉入陷阱的动物发出的声音，也许是一只狍子。它在陷阱中已经不再蹦跶了，现在什么也不是，只是个无助的可怜的东西，他侧目看了看燕子巢。燕子巢顶上有个采光的豁口，一根直柱挡在豁口中间，直柱上仍然长着树皮。树皮之外还有什么东西。那是一只手在紧抓着直柱。那只手乔斯林看过多次，它接触石块和木料，摆平仪器，愤怒时攥紧，绝望时抬起。他熟悉那手的棕红色，就像他熟悉自己手的苍白色一般。他看见那只手，认出了指关节上肮脏的白点；看它如此激动地抓着木柱，还没来得及想这意味着是谁；另一只手，更小、更白净、更柔软，轻轻地滑到它上边，紧紧地握住了它。

他大张着嘴，一动也不动，连眼也不眨，呆立在楼梯上。他听到了她的声音，是呻吟、恳求、天真无邪的甜美的声音。

“我没笑——是吗？”

粗壮的手指一下从木柱上放了下来，两只手绞在了一起，消失了。更熟悉的那个声音艰难地传了上来，好像是从灰色的地面下方的坑底传上来似的——

“啊，天哪！”

他忙不迭地退下梯子，嘴仍然大张着。他站在拱顶上方的横梁上，低下头，双手捂住了耳朵。他左右摇晃着，环顾四周的石头墙。他摸索着走到旋梯旁，跌跌撞撞地走了下去。在黑暗中，在他那眨也不眨的双眼前，往事汹涌而来——一个着绿装的小姑娘在围地跑着，在教长大人，我尊敬的神父到来时得体地放慢了脚步，羞怯的微笑，唱着的儿歌引起了注意，得到了赞许，最后是期待，是期待，等待，钟爱，温暖了心头，一种超越了世俗的喜悦，和瘸子的包办婚姻，遮住了的头发，帷幔——

“啊，不，主啊，不！”

建筑材料的代价。

他终于走了出来，走到教堂里歌唱的石柱下。雷切尔出现了，在他前前后后走着，然后跑了起来，他忍不住高声地咯咯笑了。罗杰不在铸造棚里也不在堆木材的地方，他是不是在塔上，还是在楼梯上，他要吃饭，他累坏了——从中殿一路走到院子里的黄昏中，她一直跟在他后边，说着废话，唠叨着。他走进西门，要为她祈祷，免除他的，也免除她的痛苦。他看见她站在面前，在告解神父、殉道者、圣人的沉重压力之下，她那件红色的、离谱的衣服还没有整齐地穿在矮胖的身上。她双手捂着嘴，不再说话，紧张的、受伤害的眼神，双眼在那张变老的、抹了粉的脸上突了出来。他因此离开了她，最后跪在自己的位子上，口仍然张开着，眼睛仍然大睁着，却什么也没看。

到了第二天晚上，燕子巢没有了。

第七章

他去祈祷，可是祈祷也不一样了。他身处一片小小的灰色空间，又紧张又害怕。当他抬眼看着那过去给他以救赎的地方时，那红色的、打着结的头发垂落了下来，闪亮着。因此他只好退缩了。他总是对自己说：我必须奉献这一切！接着，无言地、不由自主地，他总会感到自己的内心只是在问着一个问题：到哪里？要是他有意不去想那头发，他也许会有些相对超脱的时候；接着，似乎是某个人或者某个东西又拿了这头发，晃荡着拿过来。头发回来了，悬在他眼前，鲜艳、真实；她也就回来了，绿色的丝带，撕破的衣服，眼睛上的两片黑看了过来。他就会突然站起来，漫无目的地走了出去。有时候，他会迅速有力地吐出：“杰作！杰作！杰作！”并急切地对工作着的人们说着话；随后又想起他们根本就一无所知。有一次他茫然地站在空荡荡的教堂西边，心潮翻滚。就在这时候，他看见她从中殿走过，怀着孩子，沉重、笨拙地走了过去；他感到内心爱与淫欲的交织，一种渴求，要知道是怎么回事、在哪儿、什么时候、是什么。因为燕子巢里的那些话似乎使他乱了方寸，陷入了混乱之中。混乱之中他们四个人已经履行了某种亵渎的婚姻仪式。当他从这纷乱中暂时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忍不住喊了出来，因为中殿这长长的石头棚子还在响着回音，可是他却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

我必须去找她，他想，我必须去挽救可能挽救的一切。但是，甚至在他这么想的时候，他也感觉到了内心的淫欲就像麻风一样，知道如果他发现她是单独一人，他能够做到的就是询问她，探问她，逼她说，却弄不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他突然意识到了自己是什么，一个高高的憔悴的男人，穿着教士服站在教堂西边，双眼凝视着木屏障，拳头紧攥。他又一次爬上阒无一人的塔，经过原来的燕子巢。想起燕子巢就刺痛了他，使他喘不过气来。他驱使自己从塔上看出去，

看到外边，人们在那里干着令人不解的活；他还看到很多人停下了手头的活。带有小尖塔丛的塔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通向教堂围地的道路尽头一直都有人。男男女女站在那儿，他们离得那么远，脸一片模糊。他们在向上看。有些人走了，其他一些人又补了进来。这是一个不断的流动与补充的过程；他看着他们，感到满肚子的怨气，他对着风说话。

“对这一切，你们这些人知道些什么？”

塔的顶部静静的，就在他身旁，平淡无奇。他目光扫过每一个地方，在尖塔将要升起的四周冒出了一片石林。这和我模型上的一点也不像，他想——一点也不像我幻象中的，不过我们在尽力。也许这是一幅他们不了解的、怪塔的示意图。

接着，他大声喊了起来：“工作！工作！工作！他们为什么没来？”

他匆匆走下塔去找营造商；当他下到地面的时候，恼怒变成了狂怒。营造商这时却正在忙着。他已经把工人们集中到了北耳堂旁边的工棚里，以他蜉蝣般的生命力量，对他们生硬地说着话。乔斯林听到他说话，怒火消失了，变成了急切不安地要把事情办完的愿望。因为罗杰·梅森正在挨个交代，不管被交代的人干的是哪一行。乔斯林明白了：他们正在解决钢条的问题。他手头还有事情，因此，带着他的无能为力，乔斯林一路祈祷回到了教长宅邸。天使和魔鬼都来临了，亵渎的联姻猛烈冲击，他只好等待着黎明的到来。果然，与教堂分离的钟楼上大钟报时了，通往教堂的所有道路上都是一片说话声和脚步声。他到塔上去看，罗杰·梅森却行使职权把他赶了下来，这使得他们两人都很震惊。他只好像雷切尔一样在围地里走来走去；后来他想起了自己要干的事，就回到屋里去了。他给斯提尔特伯里的女修道院院长写了一封长信，陈述了一些事实。但不是所有的事实——要求在特定条件下，一个可怜的、堕落的女人能得到收容。随后他来到中

殿，看着石柱，发现自己在想：它们也许和他感觉一样。不过，它们至少是感觉不到这另外一点的，这内心可怕的沉重，纯粹是人类所特有的。然而他没法看到他们的工作，只好走到了长棚里。棚里除了八角木架和木匠师傅之外，已经没有其它东西了。八角木架看上去很重，足以抵御最强劲的风；至少木匠师傅是这么说的，他一边抡着大锤要砸开第六个八角木架。他的话音有点不对，使乔斯林要追问下去，可是木匠师傅却什么也不再说了。

这时候太阳高照，影子缓缓地滑过围地，滑回到将它们投射下来的高墙。在它们中间多了一个影子，那是塔的影子。当它从秘书室教士的屋子上滑下来的时候，乔斯林看见它的尾部似乎有点摇摆不定。他匆匆走过围地，几乎来到了城里的人们聚在一起等待的聚集地旁边。当他向后转，抬头往上看时，塔顶冒起了烟。不管他走到哪里，兜着圈也好，停下脚步也好，那一天，无论他什么时候停住脚步往上看，都可以看见烟在升起。既没有变浓，也不会消失，使得整个天空都在颤抖。教堂的影子从对面滑走了，烟却仍然在升腾；夜幕降临了，他看见了塔顶燃烧着的火光。——偶尔能听见在那一大片的铅皮屋顶上，在一桶桶的水旁边躺着、睡着、吃着、喝着的人们的声音。他去睡觉了；可是，来自塔顶的一声奇怪的巨响使他赶紧爬了起来。这种难听的巨响和以往从河边工棚里传来的一样。他穿上披风走到围地，从一群群笑着、又快又含糊地说着话的城里人中间走过。一串串火花从塔顶落了下来。它们从塔顶燃烧着的火光中射出，落到屋顶上的时候还在燃烧着。有一次，塔上还传来一声尖叫，伴随着叫喊和骚动。好一会儿，没有火星再掉下来。但是，看热闹的人们还没闹清楚是怎么回事，火星又倾泻下来。没过多久，一个人跌跌撞撞地从北耳堂门走了出来，他的一只手包着浸了油的粗麻布。他不理会乔斯林的问话，朝着新街走了，一路呻吟着、咒骂着。周围有很多人，只要他们愿意，都可以照顾他。乔斯林感到整个城市似乎都醒了，在街上，在围地，在开着的铰链窗后，人们都在往上看。在这气候温和的夜

晚，在群星的映衬下，塔放着光，喷着火花，冒着渐渐变淡的烟。接着，在黎明前的一个小时，那不和谐的钟声不再响了。火花没了，代之而起的是一股股冲天的水汽，就像不见太阳的石头一样无色，看上去似乎是连续不断。当黎明到来的时候，连水汽也消失了。高空中的那些火炉滴着炭和水，在大块的玻璃旁边缓缓地移了下来，直到屋顶上的各组工人把它们抓住，收了进去。天渐渐放亮，太阳在升起，饥饿和失眠使乔斯林浑身疼痛。不过他还是走上前去，和塔上下来的工人们打招呼。他们却不理睬他。他们走了下来，摇摇晃晃，脚步踉跄，睁大着眼，目光越过他看着他们远处的床，他们的双脚拖着他们走了。他只好站着等待罗杰·梅森，对睡眠充满了厌恶。可是罗杰·梅森一直没来。最后，他胆怯地走进了十字中心，爬了上去；当他走出旋梯口的时候，他已经忘记了一切，惟独记住了塔的存在。刚起了一阵风。在晨光中，整座塔都在说着话、呻吟着、吱嘎响着，发出抗议，每隔一会儿，就“砰”的一声响，令人要止住心跳。不过他记得提醒自己这座建筑是谁的。他控制住咯咯作响的牙齿，爬了上去，经过原来是燕子巢的那个角落，爬上斜斜的楼梯，最后在石堆中的木屋顶上走了出来。那里到处是炭和水。他抓住矮墙往下看，却看到所有的人都在往上看，一片模糊的白脸——钢条就在那儿，一英尺宽，两英寸厚，钉满了蓝色的钉，钢条严实地绷紧石头的缺损和破损处。可它是活生生的，正说着话。它喊着，咣当——哐。它嘴巴开合着，停顿时发出的却是连续的鸣叫。

他屈膝跪了下来，目光凝视着两垛饰墙之间的空间。我来了，他想。事情就是这样。这是我的地方。我不会干木匠活、铁匠活、石匠活，但这就是我的作用。

他俯身祈祷；祈祷之前，他斜倚在一座尖塔的底座上；他睡着了。他的天使来临了，是长着三对翅膀的隐身天使。天使站着，温暖着他的背部。

风吹动着他的头发，把他吹醒过来。他慢慢从梦境中醒了过来。那些梦却渐渐消失了，把他独自留给了风。他睁开眼；一阵晕眩之中意识到自己正在往下看着回廊，几乎是在二百五十英尺的高处垂直往下看。他又闭上了眼睛，闭得紧紧的；目光朝向内心，寻找安谧的梦境。可是它们永远地离去了。他意识到这又是不可逃避的一天，必须忍受，就像石柱一直在忍受那样。我一向虔诚，他想。我们已经走出这么远了；那个想法令人如此宽慰，他因此好一会儿陶醉其中；接着他睁开眼，不再想了。风吹扯着他帽檐旁边的头发，吹出了他睡眼里的最后一滴泪水。

然而，不寻常的事发生了，他只好又思考起来。因为他要确定这不寻常是什么。它在他的内心，又像是经过他的身躯，通过碰触他的髋骨、或者是他的颧骨与尖塔的接触而发生的。“砰！”钢条断了，好像要证明他猜对了；也许石头本身就已经具有了新的品质。这是如此微妙的新品质，惟有这孤寂、这肌肤与刚刚凿出的石头表面的亲密接触才能察觉。这是石头的新品质；沿着他右侧的石头一直往下。这石头——他的手试探着在上面摸索——这石头。现在手摸到的时候更真实——更不真实？更真实？有一会儿，他在迷幻之中感觉到石块像枕头一般柔软，暗自寻思：我还在半醒半睡！可是一只渡鸦从饰墙边朝下擦过，发出粗重的叫声。那是理智的叫声，是白昼，是实事求是的。他躺着，茫然地往下看着回廊，看到穿着便鞋的脚和长外衣的边悠闲地经过，消失在拱廊的一个个缩小了的圆拱尽头。

唱诗学校的男童们又把棋子留在了拱廊的窗台上。他看不见刻在石头上棋盘中的四方块，倒是能看见上面摆着的白色骨质棋子。他看得见其中的一些；只是其中一些，因为饰墙之间的石块挡住了棋盘的一角。看着棋，有一种孩子气的安全感，白色的棋子，一、二、三、四、五——

他的脸颊靠在小尖塔上，变得僵硬了。他意识到自己一直都没有动。然而第六个棋子出现了，进入了视野，下面又是棋盘的一块。他清楚自己没有动；但是他知道塔动了，在这上边轻轻地、无声地移动了，虽然在它移动时下边的石柱也许曾经呼喊过——噫——。一次又一次，他凝望着白色的棋子映入眼帘，接着又消失了；他知道塔在脚下左右摇晃，就像一棵大树似的。

他慢慢地把目光移开，看着炭和正在风干的水洼。我决不能叫出声来，不能跑，他想。那样与幻象是不相称的。他小心地站了起来，掂量着双腿所承受的体重。他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走下话声嘈杂的塔，走下陡直的梯子，走下旋梯，来到空无一人的教堂内。石柱又唱了起来，现在他已经对它们歌唱的节奏有所了解。他让自己站在十字中心，倾听着，好像那是一场忏悔似的。它们或许会停一会儿，然后又——噫——放声歌唱，持续，最后才渐弱，直到停止。

他低头看着新铺的地面，幻象就是在这儿出现的，他想，就在这些石块上。在这里，在多年以前，我跪拜我主，将我自己奉献给了这一壮举。我一向虔诚。你是主宰。

然后，他慢慢地、头也不回地走了。

可是他这一天还没有完结。

他来到教长宅邸，一个骑马人带来了一封信。那人从斯提尔特伯里回来，走了五英里；当乔斯林发觉一封信的来回居然如此之快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斯提尔特伯里太近了。第二个想法更乱，是觉得斯提尔特伯里够远的了。不过他还是拿过信，拆开信封，看了起来。没错，斯提尔特伯里会收留这个可怜的女人，但是除了他提出的条件之外，还有其它条件，加起来是一大笔款项。他走到自己的保险箱那儿，取出了钱。我知道他们会说什么的，他想。先是乔斯林的怪物，

现在是乔斯林的婊子。不过我不在乎他们说什么。我忍受嘲弄由来已久，现在已经感觉不出来了。这事也一样。

他再次走过围地，走上歌唱的石柱之下的中殿，走过南耳堂，朝潘格尔的王国走去。他站在门边，看着那坍塌的小屋，心事重重。他站着，感觉到痛苦的潮水涌了上来。他暗自寻思：这是最糟糕的！办好这件事，我就心安了。这事必须办，为了我，为了他，也为了我可怜的女儿。

因此他鼓起勇气，准备进小屋去；可是，他还没来得及迈步，就被猛地推了一下，推得站不稳脚跟。他的右眼旁闪过一道猩红的光，雷切尔·梅森冲过院子，冲到了小屋前，“砰”的一声撞开了门，冲了进去。屋里马上传出了摔打声、尖叫声和吼声，雷切尔高声辱骂着。门弹开了，营造商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双手捂着渗血的脑袋。马上，雷切尔就追了出来。她声音嘶哑，大声诅咒着，挥舞着扫帚猛击他的头和肩膀。她的手指间缠着一绺红头发，当她挥舞着扫帚柄的时候，红头发弹动着、卷曲着。她不停地叫着、喊着，唾沫四溅，那似乎要蹦出来的双眼什么也不看，只看着她的靶子。两个人在乔斯林面前跌跌撞撞地跑了过去，根本就没有理睬他。他听到教堂的讨伐之声越来越响，听出了周围有不少工人，因为他们在笑。他站了一会儿，这儿看看，那儿看看。接着他匆匆走过院子，站定了，手上拿着钱，站在开着的门中。

古迪·潘格尔半跪在死气沉沉的火堆前，黑罐子挂在链条上，还在慢慢地、微微地打着圈子，她的右腰和双手支撑着身体的重量，她的双腿弯曲着。从门那儿透进来的光在她裸露的肩膀上微微闪亮，她低着头，红色的、被撕扯过的头发像瀑布般落了下来。她喘息着，抽泣着，浑身剧烈地抖动着。他长长的影子落在她身上。她看着，看见了，尖声叫了起来。他伸出一只手要阻止她，突然她自己不叫了，似乎要振作起来，蹲坐下来，朝里看着。她突然缩起双腿，缩到裙子下

边。她双手抓着腹部，又尖叫起来；但是这次不像原先的尖叫。这声音既短促又尖锐，就像残忍的刀刃。接着，她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尖声叫着。

钱从他的手上掉落下来，他转过身，沿着院子一路喊着跑上了南耳堂。

“快叫女的来！看在上帝的分上！啊，天哪！叫接生婆！”

在十字中心的工人们到处乱跑，争论着、叫喊着。乔斯林跑回到院子里，在那里刀子仍然在猛扎着。他跪了下来，断断续续地祈祷着发发慈悲吧，发发慈悲吧，我当时不知道结果会是这样，不是这样啊一切只要停下刀，难以忍受的——脚却在他身边走过，人们喊着，更多地争执着。他站了起来，跑到小屋门口，要去帮忙，去干点什么，什么都好，发发慈悲吧。工人们抬起那白白瘦瘦的腿，那白色的腹部在剧烈地颤动着，她尖叫着，地上的钱沾上了血，整个世界都在打转。当他恢复知觉以后，他不得不参加一项可怕的洗礼仪式；接着，女人们来了，安塞尔姆神父带着油和圣体来了。他将圣体放在那苍白的、虚脱了的脸上。乔斯林走开了，沿着院子从一面扶壁走向另一面扶壁，一会儿靠靠石墙，一会儿又抓紧石墙，就像在风中摇晃的芦苇一般。他摸索着走到高坛前，跪下来为她祈祷，但是头发和血模糊了他心灵的眼睛。那是在她看见我的时候，他想。我是她心目中的教堂，我是她的控告者，所以她从我身旁逃开。啊，主啊，保佑她吧！我愿意献出你所赋予我的生命里的一切，让她得到安宁——只要止住那闹声，那血，还有在我的脑海里歌唱的石柱。一年多以前我看见了他们，帷幔罩着他们，他们走到哪里，帷幔就延伸到哪里。在你的眼皮之下，我却允许他们这样。一年多以前我——

他跪着，除了那个大发雷霆的女人，其它什么也看不见。他不时地扭动着，呻吟着，不时地说着话。

“我是一个受保护的人，我从来不去跟恶妇人斗。”

在纷乱的画面中，他忘记了自己的双膝，忘记了饥饿，忘记了一切。这些画面展现在他眼前，似乎是相关联的，虽然它们既无次序，也没有逻辑。包办婚姻，燕子巢，还有头发、血，一个瘸腿拿着扫帚一瘸一拐地走过十字中心。他看不明白这些，只是呻吟着，颤抖着，忍受着这一切。然而，就像新生命的来临，话传了过来。似乎与他生命的全部，他的罪恶，他那做出来的残忍，特别是他的忠诚意志那令人敬畏的光焰都是相协调的。那是唱诗班的男童有时候在复活节唱的，是奇怪的语言；但现在却是惟一有意义的语言。

为了我真正的爱，我这样做了。

那天深夜，他还跪着在发抖，亚当神父摸索着走过一排排越来越暗的长凳，来告诉他古迪·潘格尔已经死了。

第八章

就这样，人们将她埋在了荒凉的土地上。就这样，他漫无目的地走着，很少注意到什么。他漫无目的地走着，除了自言自语，很少和别人说话，或者只是对着某个无名的、无形的助手说话。他总是不知不觉地沿着南侧廊走，一个拳头攥紧靠在胸前；后来又想起他自己说过些什么，说了一遍又一遍。即使是像有时候他能够想得起——即使话讲了一半他听到了自己说话——那也是毫无意义的话。他总是站着，看着面前，抬着头，攥紧双拳。他要作出积极努力来控制住自己，弄清楚自己到底怎么了。接着，他就会感觉到情感在内心升起，升上了胸部，就像涌上来的一层黑水。他的天使经常站在他身后；这使得他精疲力竭，因为天使是荣耀的重负，压弯了他的脊椎。更恼人的是：天使走后，似乎为了让他保持谦卑，撒旦得到允许来折磨他，一把抓住他的下身，使它真正变得难以控制了。

接着，他又会不知不觉地重复着一个字，不，不，不，不，不，也许是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每吐一个字，他就要用手掌轻轻地拍一下祈祷椅。这常常发生在他腹部的黑水——这时已经漫了上来，压紧了他的胸部——上升了一点的时候。他无数次地站着，面对着墙，手平放在上边，发现自己一个字也没说，没有一个字，没有一个字，没有一个字。尖塔也在眼前，在他的脑海里显示出简单的几何线条的轮廓，还掺杂了其它东西。有时候，他心灵的目光转向尖塔，这使得他匆匆走向十字中心，去看，去给予鼓励，亢奋至极也不在意。

在有些人看来，他的眼睛具有了一种新的技能。（是痛苦促成的，痛苦促成的，痛苦促成的。）他恐惧地、明确无误地看出营造商已经回到了雷切尔身边；更确切地说，在大家的眼中他又一次成为她的财产。（她是个好女人。她是个好女人。她是个好女人。啪，啪，

啪。）两个人不再动怒吵嘴了。他们人在一起，但是已经不再围绕着对方转了。罗杰·梅森站着看自己的活，肩膀稍向前倾，专注于手头的事，阴沉沉的。她总是站在他身后，稍稍侧向一边，不是看他干活，而是看他人。他用新的目光来看他们两人，看见了罗杰·梅森脖子上的铁颈圈，看见放松的铁链从那儿一直延伸到她的右手。如果罗杰往上爬，她就站在下面，手握铁链，等待着再将他锁上。

这时，他就会有一个狂热的想法。

“现在，即使我叫他造一千英尺，他也一定会的。我得到了我想要的。”

（不，不，不，不，不，不，手压紧，放松，在某座墓地边上压紧，放松。）

有一次，他的双脚拖着他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潘格尔王国，它坍塌的屋子房门微开着。（主啊，主啊，主啊，拉着，拧着，撕扯着高高的草茎。）因此，他让双脚匆匆走回教堂，逆时针方向走到了圣母堂。他口里说的是平常所说的，但是他看见的却是不，不，不，不，不，是白色的身躯，无法再流回的血。接着他又想起了安塞尔姆，但是他知道他无法对那个高尚而又空空如也的脑袋解释清楚这些事。（我必须换告解神父，我必须换告解神父，我必须换告解神父。）可是，他还没想完就忘记了自己刚才说的话，因为她又回来了，她那备受折磨的身躯出现了，还有那可怕的洗礼。

他呼出了一口气，仔细地看着面前木头的纹路，高声而又谦卑地说：

“我不很聪明。”

好像天使对他悄悄说了些什么，马上就得到了帮助。

“要像以往一样看待她！”

他马上高兴地想起了那个从市场回来的姑娘，挎着篮子，笨拙而温柔；这使得他站了起来，匆匆忙忙地笑着走了，差点没看见秘书室教士。他只好站定了，点着头，微笑着，那人却在说着话。可是他的思绪却回到了幸福的五年前，回到了那桩包办的婚姻上，在他回忆的时候，秘书室教士消失了。（这样般配，这场势在必行的婚姻，他们的父亲都是教会忠实的仆人，尽职尽责。）

我没有笑——对吗？

（不，不，不，不，不，不，不，手压着，压着，压着——）

赶快到十字中心去干要紧的事，最主要的建筑，理性、要旨已经奠定；雷切尔老了，话少了，直视着他，要惹得他把她看成坏人——可谁能办到呢？在已婚妇女的圈子里，她是个英雄，的确如此，我必须相信这一点，因为她努力夺回了她的男人。可是石柱又歌唱起来，他倾听着，忘记了她的存在，心中明白恐惧是如何随着这歌唱而到来的，把所剩无几的教徒赶出了圣母堂。

（他们是小人，是些小人，小人——）

他又大声说了起来。

“那里有了不起的人，就是那些工人！”

似乎是对他的回应，一个工人干完活晃晃悠悠地走了下来。他拿着一个工具包，正在把蓝色的风帽拉到头上。他毫无表情地从乔斯林身边走过，匆匆走进了北耳堂。

“回来！”

北耳堂那个旧口子现在成了一扇门，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回来的是领唱，在这死一般的寂静中要说一会儿话，他显然是大为震怒了。还有那死去的女人，那目前无法做的祈祷，还有一个工人的逃离，乔斯林只能双手捧着耳朵，摇晃着。

“很有必要，非常必要，我得放弃其它一切，去和这些人在一起。他们没有信心，他们需要我。你们将其它事务分摊，我要呆在这儿，每时每刻，在这新建筑里。”

他眯起眼睛看着塔的底座，根本没有注意到领唱是什么时候走的。他匆匆来到营造商身边。

“现在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罗杰·梅森从颈圈上方看着他，双眼呆滞。

“好，教长大人，噢，非常好。”

乔斯林想起了领唱在他身后叫喊。

“你听到了吗，我的大人？”

石柱还在唱个不停。他束好腰，一直往上爬进了塔里。他一看到工人，便乐呵呵地和他们说话，一边还笑着；他们也笑，不过有点犹豫。他们告诉他长绳子的事，对他说长绳子是怎么闹鬼的，最后他自己走过去看。这确实是鬼魂附身。绳子从塔上垂下来，穿过十字中心上方那个宽宽的孔，绳头耷拉在地面上像条死蛇。他看着装八角木架的材料用这根绳子吊上来重新安装，他听到地面上的工人远远地回答上边的招呼声。接着，材料缓缓上升到空中，没有多一句话。上升到某一点时，无论工人们如何小心往上拉，绳子总要盘旋蛇行，碰到孔的边缘。因此，把木材拉上来需要判断准确，以免碰碎石块。

他看见罗杰·梅森爬上塔基，听到下边雷切尔站在地面的最高点喊着，教他怎么做。这使他想起了原来的燕子巢，他气喘吁吁地爬到了那地方。高声对天使说话。

“她从来就不上这么高。”

这让工人们听到了，误解了他的意思，笑了。

“是的，这么高，他就甩开她了。”

接着，贾汗朝下看着爬上来的营造商，逗得工人们像唱诗班的男童一样吃吃地笑了起来。

“总有一天，她还要跟他进茅房呢。”

就在那一天，乔斯林还发现了另外一件事；罗杰·梅森已经开始酗酒了。此后，他仔细观察他，发现他不是在喝酒，倒像是让酒泡过似的。几乎隐约可见他呼吸中的酒。他爬上来的时候，左一口、右一口地喝着，有时就站在梯子上喝，有时蹲在上升着的圆锥旁喝，圆锥就是尖塔的外壳。当乔斯林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一阵恐慌，就像在一个醉酒的船长驾驶的船上似的，不过这恐慌又消失了。从那时候起，他不再理会那些总是习惯在地面工作和生活的人们。

石柱在继续歌唱，这时，消息传到了乔斯林的耳中：它们是整座教堂惟一在歌唱的东西了。弥撒到别处做了，义愤填膺地移到了主教宅邸。有时候，他匆匆忙忙地从家里走到教堂，会偶然遇见一位主事，但从来没有碰到过什么麻烦。主事什么也不做，只是板着脸看着他走开。甚至当亚当神父告诉他神钉和巡查要来了，他也只是迷迷糊糊地说——“巡查”？——然后爬上去，不见了。

他在塔上对营造商没有任何好处。他连续不断地，不可遏止地喝着，就像自然界的一个过程似的。有时候他绷着脸，骂着脏话要工人们完成一项工作。乔斯林在近旁的时候，他满口污言秽语，以至于那洁白的躯体都从乔斯林的脑海里消失了。这时候他就会走开，坐在一个角落里，手捂住耳朵挡住那咒骂声。这时姑娘就会回来，也许是他会记起她双脚是怎样在围地、在教堂、在集市绘出一座金色迷宫的；这时候他就会双手捂着脸，呻吟着。

“她死了，死了！”

有时候情形相反，罗杰会虚假地、傻乎乎地表现出高兴，逼着旁边的任何一个人喝酒。但是在大多数时候，他只有痛苦，行动迟缓，

脚步沉重地爬着梯子；每天干完活，他就会下来，到雷切尔给他戴上颈圈、把他牵走的地方。这时候乔斯林就会兀自点着头，自信地说：

“他不在乎自己是死还是活了。”

尽管如此，当她第二天去困扰他，他要与罗杰联合起来把她甩掉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对他的判断错了。罗杰一定是在乎自己是死还是活的，否则就不会那么明显地表现出恐惧。没有办法明确解释为什么营造商如此明显地表现出恐惧。乔斯林看待这恐惧，就像他看待帷幔和铁链一样；他也看出这恐惧是非理性的，就像一头健康动物的恐惧一般。这是一种中毒般的恐惧，就像罗杰恐高的老毛病一般。现在，这种恐惧使他手抓得紧紧的，眼看面前，忍受着恐高的不适，因为他不得不如此。他不在乎死，乔斯林想，真的，他想死；但是他害怕摔下去。他会愉快地接受长眠的结局，但是不愿意坠入长眠。这也是他上一层就喝一口的另一方面原因。他这里呷一口，那里呷一口，嘴里喷着热烘烘的臭气。

这样就有几个人在尖塔的底座干活了，其中一个是醉鬼；另一个目光避开地面，因为她双脚绘出的金色迷宫就展现在下面；其他人或多或少是精神正常的。塔的顶端有一层错乱的木地板。因为这是可能了解的一种错乱，它吸引了乔斯林。在北耳堂旁边的棚子里，乔斯林从来没有见过像这种样子的。这值得留心，发挥了才智。地板上的八角木架被均匀地凿着槽，每道槽内都打进了一根楔子。工人们已在这上面装好了第二层八角木架，第二层八角木架就固定在楔子上。一根缆绳结实得足以拴住一条船，它箍住了下层的八角木架，箍紧了那些楔子。他问罗杰这是干什么用的，没有得到回答，却引来满口臭骂。他只好回到一个角落里，默默地想他自己的事。在这以后的一个晚上，当罗杰发着牢骚走下梯子之后，乔斯林把贾汗拉到一边，指着楔子。

“给我讲解一下这东西。”

但是贾汗却当面嘲笑他。

“这是疯了。”

乔斯林摇着他的肩膀，就像过去一样。

“我必须知道，这也是我的工作。”

贾汗在他手下耸着肩，他放开了手。

“这一切重量都落在楔子上。他会将木壳固定在压顶石上。要是在这之前就起了风暴——就要倒，乒，摔个粉碎！要是没有风暴，他就会一点一点地放松缆绳，让八角木架，或者是他们之间的部分伸展。这样就能固定，使尖塔能够挡住风。就这样。”

他踢了楔子一脚。

“他认为这整个东西都会伸展——那么多。谁知道呢？他也许是对的。”

“你以前看见过这样干的吗？”

贾汗笑了。

“以前有人建这么高的吗？”

乔斯林看着他们周围的石头外壳。

“也许国外有。他们讲过这种故事。”

“要是石头外壳不塌下来，压顶石不裂，要是木头拉长，要是石柱能撑得住——”

他又踢了楔子一脚，摇了摇头，悲哀地吹起了口哨。

“除了他，没有人会想出这样的点子。”

“是罗杰？”

“他是酒鬼，他疯了。不过，要建这么高，得发了疯才行。”

他转过身，沿着“陷阱”爬了下去。一两秒钟之后，他的话声从梯子那儿传了过来。

“在这上边，我们大家都疯了。”

这时候，乔斯林对于营造商有了某种深入的了解。我必须给予他我所有的力量，他想，因此，第二天上午他一直呆在罗杰身边，向他发问。

“这东西叫什么，我的孩子？这东西呢？”

可是罗杰·梅森根本不想理睬他。最后，他吼了起来。

“什么叫什么？这一块一块的石头和木头没有名称。那东西装在那东西上，又装在那个东西上——大概这样吧。别来烦我！”

他像头熊，脚步沉重地爬了上去，爬一半梯子就停下来喝口酒。乔斯林却跟在他后边，不是要和营造商在一起，而是要去塔顶蹲着，和工人们在一起。他知道自己在那儿是受欢迎的。起先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受欢迎，但最后他意识到自己是他们克服恐惧的特效药；他完全能够明白这一点，因为他的天使日夜相随，替他履行同样的职责。这样很好，虽然天使把他的腰压弯了一点。现在，他会在黎明时分回到教堂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站在他成熟的生活之中。如果一天的工作还没有开始，如果他能够避开那金色的迷宫，他就会站着，努力审视着那正在吞噬他的汹涌的情感之潮。

这叫什么？还有这？

有时候，站在幽暗的教堂里，他就会向自己提出一些命题，虽然他脑海里的尖塔使他无法得出结论。

“尖塔建好了，我就自由了。”

或者“这是代价的一部分，你知道的”。

或者“我了解作为凡人的安塞尔姆；还有他，还有他。但是我从来都不了解她。假如——那对我可就太宝贵了”。

这叫什么？还有这？

有一次他站在灰色的晨光中，内心平静了整整一个小时，他有了个想法。开头像一面空墙，然后对他又像生日对孩子那样富有意义。他朝着隔在他和圣母堂之间的木屏障看，回想着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些事，这些事好像不是发生在今生今世似的。

主在那儿！

他站着，看着那灰色的石柱和透过纵向天窗上布道的众祖先画像的灰光。接着，他对着木屏障说话了。

“那也包括在内吗？”

没有回答；因此他急匆匆地走到了梯子旁，和工人们同时到，为他们祝福。随后，尖塔将其它想法都逐出了他的脑海。

不过，在越来越小的尖塔上干活，就等于又从地面上升了一层。这只是一个开端，不是终结。塔的轮廓朝下缩拢，所以这整座塔并不像是基础雄厚，而像是一枝射入地面的箭，上边是尾部，箭尾很难看。对于生活在空中的这些人，那能够察觉的摇晃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令人心神不定了。但是，在那有节奏的轻重交替之中有一种耗损，不是体力上的耗损，而是精神上的耗损。乔斯林明白了紧张是怎样积累的，经过一段时间，你就会感到自己已经屏住了呼吸，吓呆了，要拼死命抓住什么东西。然后，你会喘息着呼出这口气，轻松一会儿，直到这种紧张再次积聚。但是，在这三百英尺高空工作也有好处。当风刮来的时候，你听不见石柱的歌唱，虽然你会想起它们是在下边；它们是插在地里的四根针，支撑起这石头和木头的天地。

救治的办法就是从事需要全神贯注的工作，圆锥体的外壳必须造得极度精确，只有这样才能有最大的承受力。然而，除了无风天之

外，在塔顶每铺上一层，总要表现出某种渐渐错乱的样子，就像地狱边缘的阴魂在游荡似的。从那以后，营造商对谁也不说话，只是沉思；有时候又突然对某个工人发起火来。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没有人能说得清是怎么一回事。它缓缓来临，就像空气中的温度下降一般。这也许是意识到他们身处从未有人涉足过的地方。谁也无法发现什么新的法则，新的威胁。可是某种异样的恐惧却冷冰冰、湿腻腻地粘在了外壳上。圆锥那儿人们说话不再是从容不迫；他们有时沉默，有时低声争执，有时却突然大发雷霆。有时候是一阵大笑，间或又有涕泪交流的。

还有人临阵脱逃，雷纳夫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个干瘦的、皱纹满面的小个子。他是那些不声不吭的人之中的一个，这也许是因为他的英语太难听懂，谁也无法听出其中的四分之一以上的缘故吧。他像蜗牛一般慢吞吞地干着活，从来也不停下来休息，歇斯底里的大笑或者发火也从来没有他的份。他常常被人遗忘。可是，只要往那儿再看一眼，就能看见又一块石头铺了上去，还带着他的标记。但是，就在七月的一个下午，当塔尖又动起来的时候，他退离了塔的外壳，开始将工具放进包里。其他人谁也没有说话，但却一个接一个地停了下来，最后全都在看着他。这对雷纳夫一点也没有影响，他就像以前无数次那样收拾着。他井井有条地收着工具，擦拭干净，用布捆好。他检查了自己的食品包，拍掉手上的灰尘。接着，他提起这两个包，慢慢地走下圆锥，消失了。其他人看着他的脑袋消失，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回头干活去了。然而，这样一个人井井有条的脱逃却是一幅令人心寒的写照，不禁使人手脚发抖。

还有一个更令人心悸的缺陷。

尖塔的模型上有一个小圆盘，玩具十字架就放在这上面。当乔斯林第一次在北耳堂外看到木头支架中的这个真正的圆盘时，他起初是怀疑，随后却是一阵恐惧。圆盘比一个磨盘还大，一定是比一辆马拉

车还要重；但是必须把它拉上去，一英尺一英尺地拉到顶上。他看着他们把圆盘移到十字中心。然后，像帘子一样密的绳索绑着圆盘，穿过拱顶，一层一层地往上吊。每一个停的地方都要用楔子和撬棍控制，准确定好点再往上拉，直到压顶石冷酷地压住第一层八角木架的中心为止。这也不算完成；因为随着石盘往上升，又出现了一个问题：第二层八角木架太小了，石盘过不去。因此，在三百五十英尺的高空，他们将圆盘移到了圆锥外，移到特制的脚手架上。在这以后，每往上建一层尖塔，脚手架和圆盘也跟着上一层。然后拆除下一层的脚手架，架在更高的一层，就像孩子玩叠手游戏一样。

乔斯林发现压顶石很难看。它摆在那儿，用垫块垫住，楔子塞住，用绳子绑在脚手架上，遮住了城里整整一个教区。而且，它还像穆罕默德的墓地似的，难以置信地悬在空中。当它在夏日的暖风中摇晃的时候，虽然灵魂充满信心，肉体却变成了肌肉收缩、神经震颤的东西。相信这东西会把下边那四根针折断，就像折断棓木树枝一般。这样，惟一能做的事就是不去想它，只将注意力集中到又朝五十英尺的高处上升的圆锥上；直到精神疲乏，再看一看就会看见整个教区都被遮住了。现在往下看，也没有过去那种既恐惧又喜悦的感觉了，因为外壳在收拢，圆锥内越来越暗。当目光真正看到锥壳外下方，看到飞鸟频频光顾的塔顶上向外伸出的小尖塔时，它很可能就要把一些石块与地球这蓝色圣杯上的一点联在一起了，还察觉到运动，或臆造出运动。他的双手也干不了活。他只能蹲着，紧抱着他的意志（或者说不管是什么意志），竭力要在这块新的、冰冷潮湿的地方支撑起尖塔，支撑起和它在一起的工人们。

也许这就是令他感到爬上来很吃力的原因。爬梯子弄得他气喘吁吁，所以他经常是爬上来之后就躺在木板上喘息，直到心跳平稳，或者说就像正常情况下一样平稳。手脚并用爬着梯子，还有天使的慰藉，都在压弯着他的背。他尽可能不去碍手碍脚，但这不容易做到，

因为圆锥正在收拢。不过顶上没有人要赶他走。他弄不懂这其中的原因，直到有一天他去问贾汗，贾汗干脆地回答。

“你带给我们好运。”

随后是贾汗引发了下一轮的危机和失职。有一天他上来，脸板着，没有一点笑容，借过营造商的铅锤和线。当其他人在石头外壳内匆匆吃着中饭，营造商一声不吭地呷着酒时，贾汗迅速地走下了尖塔。

随后，吃午饭的人一片沉默。

不久，贾汗又走了上来，将铅锤和那一圈线还给了营造商，然后看着乔斯林。他脸上所表露的，使乔斯林必须去面对，去了解。他说话时，乔斯林听到他咯咯的大笑中带着嘶哑。

“怎么样？它们在下沉？”

重，停，轻，停。

贾汗舔了舔嘴唇，嘴唇周围带着肮脏的绿色。他的声音传了过来，低沉而嘶哑。

“在弯曲。”

接着又是一阵沉默，只有风吹在圆锥粗糙的边缘上的飒飒声。

接着传来的声音非常奇怪，似乎圆锥里有一个生人，或者是一个陌生的动物。是哞哞的叫声，是罗杰·梅森发出来的。他蹲在石头外壳里，直直看着对面。

“罗杰！”

重，停。

“我的孩子！”

轻，停。

营造商像只螃蟹似的在木地板上横向爬行，摸索着爬开了。他们听见他往下走，走下一架又一架的梯子；当他慢慢往下，离开他们的时候，只有哞哞叫的声音越来越响，最后变成了尖叫和歌唱，就像石柱的歌唱。接着，又是一片沉默。

突然，他们全都笑了起来，尖叫着，嚎叫着，用流着血的拳头猛击着石头和木头。在渐渐暗下来的圆锥中，强烈的爱的火焰从一个人身上烧到另一个身上。意志本身让乔斯林开了口，他在爱的火焰中承诺要给他们更多的钱；他们拥抱了那作为意志载体的瘦削身躯。

从那以后，他发现要对地面上的事置之不理就更容易了；这很有必要，因为石柱在弯曲，地面上的人们老是要打扰他。他所能做到的，就是置身于尖塔旁，对他们视而不见，直到他们离去。在这意志的沉迷之中，他听到了城里的人们是怎样诅咒他的，因为他终止了大教堂里的弥撒仪式。连不信神的人也在诅咒他。他们站在西门边，看着坐落于石柱之间的中殿。在他经受了天使与魔鬼斗争的折磨之后，如果那些人还在场的话，他们不敢公开诅咒他，却在他背后低声诅咒。他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因为他自己就可以察觉石柱在弯曲。毫无疑问，贾汗是对的。坚实的石头不可能会这样，可是坚实的石头现在就在弯曲。只要在东边窗户旁往中殿看，就可以看见十字中心近前的两块石柱明显地向内弯曲，虽然眼睛得长时间地、仔细地看着。弯曲只有一个好处，那就是石柱越弯，它们也就越少歌唱。到了仲夏时节，它们似乎完全停止了弯曲，停止了歌唱。但贾汗说秋季的大风来了它们还要弯曲歌唱的，到那时他本人会去其它地方。除了建筑工人和带给他们运气的那个人之外，其他每一个人都为自己作了安排。

顶上，施工加快了。似乎每一个人的双颊都感觉到了秋季大风的迹象。从哑巴到贾汗，乔斯林对这些人的了解胜过他在以往生活中对任何一个人的了解。他是这群人中的一员。他紧挨着尖塔的外壳，蜷在里面，天使一直紧贴其背，他开始去搬木料和石块，拉拉绳，用全

身重量压在杠杆末端。工人们虽然尊称他“神父”，但却爱和他逗乐，就像对待小孩一样。塔的外壳向上缩小，在帐篷般的空间里不时传出笑声，人们精神振奋。他们让他管金属板，金属板将光线反射到里面。他因此非常自豪，甚至掉了眼泪，虽然他说不清是为什么。他蹲着，扶着金属板，木工师傅仰面躺着，将木板钉在一个角落上。

“靠左一点，神父！”

“像这样吗，我的孩子？”

“再往左，再往左，扶紧了！”

他就这样蹲着，尽责地管着照明。他们都是好人，他想。他们亵渎神明，骂着粗话，干着体力活，可他们是好人。在这离地面几乎四百英尺的高空，在阳光下，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美德。也许，他们就像我一样，是上帝的选民。

他对他们讲述着他的天使，他们并不惊讶，却眼望着他身后的天空，郑重地点着头。他又多透露了一点自己的意图，告诉了他们自己的幻象。因为在他看来，他们从事这项工作是当之无愧的。但是他们不理解。他只好作罢，摇着头恼怒地咕哝着。

“我好像在哪儿把这些都记下来了。”

接着，他又想起了尖塔落成时他要做的布道，还有他布道时站的、靠着石柱建起的布道坛。可是听到这儿，在场的人脸都拉长了。贾汗说，从现在起谁要在那些石柱下边干活就是傻瓜，该适可而止了。这时哑巴来到了乔斯林面前，又是哼哼，又点着头，还拍打着胸脯，化解了似乎要发生的争执。

有一天，工人们早早就停了工，不管乔斯林如何恳求，就是不肯再干。他们干脆把他撇到一边，径自走了。过了一会儿，他也只好下去。有了下面教堂里的人们，脑海里的尖塔也就立不直了。他看着弯曲的石柱，在教堂里漫无目的地走着，直到寂静和金色的脚印又驱使

他回到了梯子旁边。他再次爬上了梯子，接着又爬上了绑在八角木架上的、不那么结实的梯子。因为他知道：这次除了等待，其它什么也干不了。他慢慢爬着，发现就这样他的心跳也加快了。最后他爬到了顶端，蹲在乌鸦中间。太阳在巨大的沉寂之中下落，他坐在那儿，脑海里包容了尖塔的一切。

然而，在太阳即将落下的时候，他发现他并不是单独一人和天使在一起。还有另外一个人在面对着他。这怪物在他对面的金属板内，金属板周围是天空。他想起了用驱鬼术，可是他一举手，那东西也举起了一只手。他只好手脚并用在地板上爬过，那东西也向他爬了过来。他跪了下来，眯着眼，看着金属板里那乱蓬蓬的头发，还有从围着他身子的、脏兮兮的教士服里伸出来的枯瘦的双臂和双脚。他眯着眼睛看，越看越近，呼出的水汽把自己的影像都弄模糊了，他只好用袖子擦掉水汽。接着，他又跪了下来，眯着眼长时间地看着。他仔细看着自己的双眼，双眼深陷在眼窝中，皮包在眼眶上，包在颧骨上，缩了进去。他仔细看着那个像鸟嘴的鼻子，鼻子现在几乎像鸟嘴一样尖了。他仔细看着脸上那深深的皱纹，看着牙齿的反光。

跪着的影子使他头脑清醒过来。好吧，乔斯林，他无声地对着那跪着的影子说着话；好吧，乔斯林，这就是我们所来到的地方。我想，它是在我们被踩倒的时候开始的。它是在地面或多或少在移动之时所发生的。我们能够想起自那以后所发生的事，但在那之前发生的却像一种梦。幻象则另当别论。

随后他站了起来，焦躁不安地走动着。夜在那圣杯的边缘呈现出绿色。接着边缘变黑了，暮色无声地笼罩过来。他还没有完全清醒，夜幕就降临了。星星出现了，星光朦胧。他接着又看见边缘上燃着一团火，心想是草堆烧起来了。可是当他沿着圆锥的边缘移动时，他看到更多的火在这世界的边缘燃烧。巨大的恐惧攫住了他，因为他心知这些都是仲夏夜之火，是撒旦的崇拜者在山上点燃的。在悬石谷，一

片巨大的火光在颤动着、闪亮着。他突然喊了出来，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悲痛。他想起了他那群好工人，明白了他们为什么早早停了工，到哪儿去了。因此，他怒气冲冲地对着别人吼叫。

“他们全都是好人！我说的！”

不过这只是一种感觉。置身于他们之中，他的内心是非常明白的。

“这是又一篇《圣经》选读，是在这样的高空进行的。谁又能预见这是计划的一部分？谁又能知道在这么高的地方，在我所构思的石头拜神图上将要竖起一座十字架，与魔鬼之火进行面对面的抗争？”

接着他又想起了工人们，想起了脚上有金色图案的那个女人，他痛苦地哭泣着，却不知道自己为何而哭，惟一清楚的就是为这世界的罪孽而哭。后来他眼泪止住了，就坐在那儿，从边缘处悲哀地凝望着魔鬼之火跳动着的地方。

慢慢地，他又回到了自己的人生。假如大卫王因为手上沾着鲜血就不能去建神庙，那我们、我本人又该怎么说呢？接着，那可怕的洗礼景象又闪现在他眼前，他喊了起来；他刚刚驱开这景象，许许多多的往事又浮现了。他眼看着它们越来越多，却无法阻止。它们就像故事里挑出来的一个个句子，虽然留下了许多空白，还是足以让人明白。这是一个她和罗杰、雷切尔、潘格尔以及工人们的故事。他睁大眼睛往下看，看过梯子、一层层的木板、穹顶，看到十字中心那个就像为某个名人挖的坟墓一样的大坑。那被弃置一边的魔鬼之火在天际颤动着，他的身上却是冰凉的。他想起了以前看着那地面的情景，在尘土和毛石中，一根带着一粒棕色猥亵浆果的树枝靠在了他的脚上。

在高高的、黑暗的空中，他低低地说出了这个字眼。

“寄生！”

最后，他要再做祈祷；可是她来了，沿着那金色的迷宫曲径来了，低着头，衣服鼓鼓的。魔鬼之火在他们两人周围颤动。他充满恐惧，呻吟着。

“我中了魔法了。”

他脚步不稳地走下了梯子，却没有看见这些梯子；那个句子支离破碎的故事在他面前闪烁；在十字中心，新铺上去的石板带着地狱的火焰，炙烫着他的双脚。

第九章

从那以后，他不再与工人们逗笑，而是不断地给他们以鼓励。他发现虽然工人们既感觉不到，也看不见他的天使，他们还是从中得到了一些慰藉。就这样，八月份来了又过去了，尖塔也即将落成。那些天里，工人们需要天使的慰藉，因为大风已起。一场来自西南部的大风吹得尖塔像船桅似的摇摇晃晃；不过，石柱虽然弯曲了，却没有折断。就在刮那场大风的时候，亚当神父告诉他：那位艾莉森夫人不再给他写信了，要自己来看他。

大风从来就没有完全消失。它使天气变坏了。开头是下雨，然后放晴一天，接着又下雨；九月来临，好像就要有一周的好天气来收尾了，结果晴空却在万仞之遥，好像要展示即将到来的风暴的力量。因此，工人们一直骂声不断，拼命要稳住压顶石，风却撕扯着他们。乔斯林循着灰蒙蒙的一段段河流向入海口搜寻，希望能看到一眼神钉的影子；在他的脑海里，神钉从主教仍然居住其中的、光焰缭绕的罗马城移了过来，放着光芒，威力无比。他想，可能是气候有一点知情，所以也赶紧行动起来，开始像射弹弓似的从空中挤出一阵阵雨。工人们虽然淋湿了，却因为雨打的刺痛而感到暖和。就这样他们固定了压顶石，虽然大风将他们的外衣掀起，盖在了头上。连续两天，尽管尖塔在剧烈摇晃，工人们还是拆了脚手架，只留下一部分供最后放十字架使用，届时神钉将放在一个盒子里，置于十字架底部。开头那天，乔斯林看见神钉在十五英里之外——长长的、零落的一行队列，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但是，那一天还没有过去，乌云就向他们脚下飘了过来，他无法再看见队列和巡查了。他不停地鼓励着工人们，雨水顺着他的光腿往下流，风推搡着他。一切完成之后，他们快步走进温暖的尖塔里，走下颤动的梯子，走到塔顶四面围住了的木地板

上。贾汗把他们推进去，给了每个人一把大锤。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工人们拿着大锤站在楔子旁，贾汗注视着这整个装置。

最后，他转过身面对乔斯林。

“我们需要更多的人。”

“那就去叫吧。”

“上哪里叫？”

一阵沉默。哑巴轻声地哼唧着，贾汗看着绞盘。

“要是我们现在不干，就太迟了。”

他走到绞盘那儿，扳直了插销，将轴转了半圈，停下，竖起耳朵听着他们上方尖塔内木制的小丑帽一般的东西传来的声音，整整一百五十英尺高。钢缆仍然紧绷在八角木架周围，绑住楔子，承受着木头的所有重量。

“敲一敲楔子，轻轻敲！”

除了敲打声，没有其它声音。他又将轴转了半圈。

“再敲敲楔子。”

他走动着，拍着手。

“我就是不明白，我不明白。他应该在这儿的，这个肥杂种！”

轴发出咔嚓声，钢缆猛地弹开了。木圆锥发出了碎裂的嘎嘎声，随后变成了刺耳的尖声。接着，八角木架塌了下来，那些楔子向旁边射去，就像笨手笨脚弹射出洋李核似的。八角木架砸在底面时发出的轰隆声比雷声还响，听得千真万确；塔在脚下蹦着。乔斯林跪了下来，在人们移位的一片闹声中，他听到了他们嚎叫着往下走，拼命挤下梯子。圆锥爆裂了，碎木片、尘埃、碎石片在木地板上蹦着。头顶上，圆锥痛苦地扭曲了，撕开了，破裂了。他跪着，紧紧抱着身子，

圆锥的闹声小了，变成了木头的吱嘎声，间或是几声尖叫。接着风声盖了过来。不过风还有其它乐器可供演奏，可作实验。尖塔的每一次颤动都会发声，不过不怎么和谐。

最后，他直起身跪着。再过一会儿，他想，我就会得到安宁。我必须拿到神钉。

接着他走到梯子旁，费劲地爬了下去。

可是他得不到安宁，即使在旋梯之下也是如此。似乎钢缆松了，随之而来的却是另一根绷紧了。这一根紧紧绕着他的胸部。我知道这是什么，他想。现在成了我和魔鬼的竞赛，我们跑得更快了，我们两个人，冲向终点线。但是我会赢的。

他站在十字中心的地面上，听了一会儿。当他听见那畜生爪子抓着楼座的天窗想要冲进来时，这另一根缆绳绷得更紧了。此刻，要进来的不只是一头，它们为数众多。它们遍布屋外，试着要撞开门和窗，似乎在集结，要发起最后的攻击。他意识到自己得快点，就匆匆忙忙地走进了回廊。全体教士已经等在那儿了，一片混乱，吵吵闹闹，拥挤着。

“神钉在哪儿？”

他们没有将那东西给他，却挤在他的周围，抓住他，说着、甚至喊着他听不懂的话。有人把他教士服的下摆往后拉，往下拉，教士服因此像过去那样垂了下来。他感觉到有手在抚平他的头发，明白了他们想要些什么，就朝他们喊了起来。

“你们不把神钉给我，我就什么也不再说了。”

随后，除了回廊另一头唱诗班的男童们发出的闹声以外，周围安静多了。他这才有空仔细打量着主事们，打量着唱诗神父，还有那些副手。他们就像那些工人一样糟，他想，只不过他们之中没有人像工人们那样有勇气。

魔鬼在杉树高高的树枝上低语。

接着无名神父将装有神钉的银盒子给了他，他跪下接过神钉，其他一些人也跟着跪下。这时他却将神钉紧贴在缠绕他胸脯的缆上，匆匆走进高坛，将神钉放在大圣坛上。银盒里神钉光焰四射，四周回响着歌声，不过他听不到歌词。他对着神钉说：“啊，快点！”因为他明白：神钉钉进去之后，他就能得到安宁了。他因此又回到人们等待他的地方，透过缆绳打量着他们，看到了许多新面孔。应该说是老面孔，现在是以新的目光来审视的。过去的一年，他们在地面上忙了一年。他们以新的面貌，三三两两地走了进来。他们不像他那样头脑复杂（魔鬼在呜咽着），脑子里只装着许多渺小之事，这就是他们生活得轻松的原因。而且，他们本身就是渺小的，他看着他们的时候，这些人变得越来越小。

他听见安塞尔姆轻声地说话。

“他为什么看不清自己的真实面目？”

随后是一阵沉默，这些人却变得比唱诗班里最小的孩子还要小。接着，这些“小孩子”开始调整自己的位子。他们拖着脚，碎步走到边上，他们的脸却一直对着他，好像要看进他的脑海里似的。他们排成两行，向前延伸，中间留下一条通道，前方尽头就是修士礼堂的两扇巨门。他看着那两扇门，心想巡查会理解我之所以成为工人、石匠、木匠，完全是出于必要。

他们打开一扇门，他走了进去。他站在里面，抬头看着魔鬼用爪子抓着窗户。不过他明白：如果魔鬼要进来也没关系。因此他的目光又看了下来。委员会成员就在那儿，他们坐在一张长长的台子后面，台子上堆放着文件，一共七个人，身材高大。他走上前，跪在为证人所设的椅子旁，通报了自己的姓名。

“乔斯林。圣母马利亚教区总教堂教长。”

七个人都在看着他。两个秘书也停下了笔，看着他，羽毛笔搁在手上。巡查本人稍稍挺起身，往前靠着，手撑在台子上。他棕色皮肤，脸上有着深深的皱纹，粗眉毛，眼窝深陷，那白色教士服和黑色披风撑在他身上，空洞洞的。他打量了乔斯林一会儿，然后彬彬有礼地指了指椅子。乔斯林站起身行礼，委员会的七个人也站起身行礼，就像浪峰似的。他们落座之后，他也坐了下来，一声不吭，看他们点着头、低声交谈着。

巡查终于回过头来，面对着他。

“这不是正常的程序，大人。不过也许——”

“请随便问，我会回答的。”

“当然。”

巡查突然露出了微笑。他能理解，乔斯林在缆绳之内想道。他在我这一边，他很有能耐。

巡查又说话了。

“或许，这样开头，会使事情简单些。”

使事情简单些，乔斯林想，如果他想要的就是这，我可以帮助他。

“他们认为我疯了。”

然后又是沉默，他在脑海里搜寻着，然后放弃了。他对着巡查严肃地点了点头。

“也许我是疯了。”

头又凑在了一起。毕竟，他想，我没有使事情变得简单，我把事情给弄复杂了。他呻吟着，抬起一只手摸着头，感到头发里有什么东西。他拉出一片卷曲的刨花，将它卷在手指上拉着，直到绷断，然后

把碎片扔了。秘书中的一个点了点头，在一片嘀咕声中站了起来，匆匆欠了欠身，走了。

巡查又说话了，声音很轻。

“我们列出了一系列问题，是从控告信和证词上摘下来的。”

“控告信？证词？”

“你肯定知道的是吗？有些还是两年以前的呢！”

他仔细回想着这两年来的事。

“我太忙了。”

巡查明显地笑了。

“我想，就现在的情形而言，有些问题不怎么相关。比如关于蜡烛的问题。”

“什么蜡烛？”

巡查在看着一份递过来的文件，他的话音有点古怪。

“这一位主事似乎认为神圣的教堂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因为两年以来，虔诚的人们一直都没能在教堂的中殿里点蜡烛。”

“安塞尔姆！”

“他是你的教堂司事，不是吗？他的收入很大一部分似乎是卖蜡烛所得，当然他反对你主要是出于更为高尚的、精神层次的原因。是的，安塞尔姆神父是主事之一，是圣母马利亚教区总教堂的司事，他的私人印玺有效。”

“安塞尔姆！”

（走开了，变小了，沿着长长的隧道倒退着，消失了——）

“教长大人，如果你能明确答复一些一般的——指控——是否成立，就能够让我们更加明了。”

“我说过请你随便问。”

“是的，我会的，大人。”

巡查翻动着文件，乔斯林等待着，十指交叉放在胸前，同时看着桌子下那一排浅帮鞋。过了一会儿，巡查抬起头来。

“你是否也认为这、这里所指的‘永远值得赞美的，无价的建筑’被迫停工，是大可不必的？”

乔斯林强调地点了点头。

“这是真的。的确如此！千真万确！”

“请说明。”

“我们开始建造之前，尽可能地封住了东头，在圣母堂望弥撒。”

“这是通常的作法。”

“那时候，弥撒照常进行。可是后来，你知道的，人们感觉到了有危险。当石柱开始歌唱，接着又弯曲时，教士大会不开了，其他人也不来了，没有人敢来这儿做弥撒。”

“事实上，是教堂的弥撒终止了？”

乔斯林迅速地抬起了头，摊开双手。

“不，如果你能够了解——这所有的复杂事件，不是这样的。我在那儿，一直在那儿。这也是一种弥撒。我在场，他们也在场，为教堂带来荣耀。”

“他们？”

“是工人们。他们越来越少，是的。不过有些人一直坚持到底。”

巡查一声不吭；他觉得自己得到了理解，又急速地往下讲。

“我不知道在你那些文件上签了多少名，盖了多少章——除了一个名字之外。我也不知道他们具体控告了些什么，只知道个大概。我所知道的就是我要找虔诚的人一起干，却一个也没有找到。”

他看出巡查觉得这是一个出乎预料的好答案。突然，在这张友好的面孔前，他按捺不住激动，要解释这一切。

“你知道的，当时有三种人。有逃跑的，有留下的，还有融入其中的。潘格尔——”

“啊，是的，潘格尔。”

“她已经被编织进去了，编织进了每一个地方。她死了，然后她在我心中复活了。她现在就在我心中复活了。她现在就在我心中。她萦绕我的心头，她以前不是活的，不是那样活着的。我以前一定认识他的，你看，就在下边的地窖，在我心灵的地窖里。但这一切都少不了，的确，就像钱一样。”

“我们要来查一下钱的问题。这是你的印章吗？还有这？”

“我想是的，是的。”

“你很有钱吗？”

“没有。”

“那这些款怎么付？”

“就像主撑住石柱，送来神钉一样。”

它又来了，不像歌的歌，记忆的不存在，头等大事——他漠然地看到秘书偷偷地溜回了座位，看见无名神父站在后面，稍稍偏向证人

椅的一边。他听见魔鬼用爪子抓着窗户，碰得窗户乓乓响。他想象着自己在奔跑着，要赶在它们之前到达尖塔。

“大人，我们在这儿说话，它可能就会倒下来。让我现在就去拿神钉，把它钉进去吧！”

巡查浓密的眉毛下，一双眼睛紧盯着他。

“你认为尖塔，只是因为缺一根神钉——”

乔斯林迅速地举起手，止住了巡查。他皱着眉头，竭力要想起那歌声，几乎就在记忆的边缘上晃悠；但是它又消失了，就像安塞尔姆消失了一样。他抬起头，看见巡查往后靠着，露出奇怪的微笑。

“教长大人，对于你的虔诚，我只有敬佩。”

“我的虔诚？”

“你说到过一位女性。她是谁？是圣母吗？”

“啊，不是的！真的不是！一点也不是。她是他的妻子，潘格尔的妻子。我发现寄生果以后，你瞧——”

“什么时候？”

问题又刁又尖锐，像石棱一样。他看见这七个人停下了一切活动，紧盯着他，神情严肃，好像他是在接受审判似的。

就是这样，他想。我以前为什么没想到这一点？我在受审。

“我不知道。我记不起了，是很久以前了。”

“你说人被‘融入其中’是什么意思？”

他双手抱着头，闭着眼睛，左右摇晃着。

“我不知道。语言不足以表达。那些复杂的事——”

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最后他睁开了眼睛，看见巡查又缓和下来了，像个朋友似的和气地微笑着。

“我们得继续，教长大人，是吧。这些和你一起坚持到底的工人们，他们是好人吗？”

“啊，是的。”

“好人？”

“非常好，的确非常好！”

然而，在长桌子上的文件被推过来、推过去。巡查拿了其中一份，毫无表情地念了起来。

“‘这些是杀人犯，凶手，无赖，骚乱者，强奸犯，臭名昭著的私通者，鸡奸者，不敬神的，或者更糟糕的。’”

“我——不。”

巡查边看文件，边看着他。

“好人？”

乔斯林的右拳击在左掌上。

“他们是勇敢的人！”

巡查突然恼怒起来，重重地呼出了一口气。他把手中的文件扔到一个文件堆里。

“大人，这一切的起因是什么？”

乔斯林乐意地回答了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

“开头事情非常简单。从纯粹的世俗眼光看，这当然是羞耻和愚蠢之举——乔斯林的怪物——人们是这么称呼的。要知道我看见过一个幻象，一个明晰无误的幻象。就这么简单！它就是我所要做的，我

被选中去做这项工作。但是后来情形变复杂了。开头是一棵绿芽，然后是缠绕着的卷须，接着又是树枝，最后是一片混乱——即使我献出了我自己，也不知道对我的要求究竟是什么。后来，他和她——”

“讲这个幻象。”

“我把这记在笔记本上了，放在我柜子的左下角。你可以看，要是它对你有用的话。不久我就要布道——我们将在十字中心建一个布道坛；然后每一个——”

“你想要说：幻象使得造尖塔成为你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吗？”

“千真万确。”

“因此，出现这一幻象，或是启示——你把它称作什么？”

“我不是一个学者，饶恕我。”

“出现了这个幻象，然后就出现了其它一切？”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这件事你告诉谁了？”

“当然是我的告解神父。”

窗外，刚好看不见魔鬼。他不耐烦地看着巡查。

“大人，我们坐在这儿——”

巡查举手示意，秘书此刻正在桌子左边的尽头说着话。

“是安塞尔姆，大人。他是教堂司事。”

“一心想着蜡烛的那个人？他是你的告解神父？”

“他过去是，大人，也是她的告解神父。你要是明白知与不知的痛苦就好了！”

“那么你是换了告解神父了？多久了？”

“我——不，大人。”

“那么他还是你的告解神父，假如你还有告解神父的话。”

“我想是的，是的。”

“教长大人，你最后一次告解是什么时候？”

“我记不起了。”

“一个月前？一年前？两年前？”

“我记不起了，就这样！”

他们的盘问把他赶回到椅子上，盘问逼了过来，很不公正，无法回答。

“所有这段时间，你脱离了你精神上的伙伴们，而去与那些人为伍。如果我们的消息准确，那些人都是邪恶透顶，对不对？”

问题阴森森地向他逼了过来，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了一座山。他看出如果要答复这一问题，心灵必须一段梯子一段梯子地爬上多高的高度，因此他又一次做好准备向上爬。他站起身，右手下伸，将教士服的下摆从两腿之间拉了过来，拧成条，塞进腰带里。

那七个人也站着。比窗户里蹦跳着、格格作响的圣徒更为安静。

巡查慢慢地坐回到椅子上，他又露出了和蔼的微笑。

“你费这么大力气太累了，大人。我们明天再继续讨论吧。”

“我们在这儿浪费时间，他们却在那儿，在窗外——”

“根据本印的授权，我命令你回到你的住所去。”

话语温和亲切，然而，在他看过印章之后，他终于无话可说了。他转身要走，七个人欠了欠身；他却在自言自语：我们已经不用欠身了！他走过带有图案的、咔嗒作响的地面，无名神父左右相随，只及

他的肩膀高。门在他身后关上了。他的精神同伴们排成行，等在回廊上。他们现在大了一点，不过没有大太多。他在一排排目光之中走过，把他们从脑海里驱赶了出去。

在西门边，他竖起一只耳朵，一只眼目光专注，要看魔鬼们是怎么影响天气的。它们是自由的，或者正在获得自由；它们所做的已经过火了。暴风雨突然从东南转向东部，因此教堂的西侧有了一个避风处。这里没有风吹动雨水。雨水从十几条水沟正面冲下来，从石头嘴里喷出，呈连续不断的雨帘状，落在台阶前的砾石上。可是，尽管周围都是水，天空却是晴朗明亮，还有条纹状的云，似乎是编织在一起。雨似乎不是从能见的云里降下，它似乎来自空气中——似乎空气就是一块海绵，这里挤几滴水，那里挤几滴水，怪异地滴落下来。

然而无名神父却跟在他身边。

“走吧，大人。”

披风披在了乔斯林身上。

“戴上兜帽，大人，对了。”

轻轻地、镇静地挤了挤他的胳膊肘。

“这儿走，大人，过这里，对了。”

他们一走出背风处，风就吹了过来，推着他们向教长宅邸跑去。当他们来到他楼上的卧室时，乔斯林抖落披风，让助祭接住，然后站着，看着地面。缆绳仍然紧缚着他的胸脯。

“这件事没完，我就不睡。”

他转身面对窗口，看着，这时候满满的一桶水泼在窗户上。他感觉到身后天使和魔鬼在争斗着。

“到他们那儿去，回到他们那儿去。告诉他们：趁现在还不是太迟，我们必须把神钉钉进去。这是一场竞赛。”

他闭上双眼，但马上意识到此刻要祈祷是不可能的，他因此又睁开了眼睛，却看见无名神父还在那儿犹豫。

他恼怒地命令他走开。

“你现在还归我管，快走！”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小个子已经不见了。

他来回踱着步。神钉打进去之后，他想，尖塔和那牵我魂魄的女子就不会再困扰我了。也许有一天，我会知道她是多么的恶作剧——她究竟是多么的恶作剧；但现在重要的是尖塔，还有神钉。

过了一会儿，他走到窗口，靠窗站着；可是他什么也看不清，因为雨滴抖动着垂落下来，漫无目的，或者像突然被抢走一样消失了。他等待着消息，可是什么也没有。我当时就说过我是个傻瓜，他想；事实比我所想的更确切。我本应该自己去的——我在这里干什么？但是他仍然站着不动，十指交叉放在胸前，时不时噘起嘴；这时窗外天色渐黑，风呜呜地吹着。当窗子变成昏暗的长方形时，他才感觉到自己站得有多累；因此他走到了床边，和衣躺下，等待着。有一次，他听到教长宅邸的屋顶上什么地方发出轰隆哗啦的闹声，惊跳起来。从这以后，他不再直挺挺地躺着，而是一只胳膊肘撑着，在浓重的夜幕中倾听着。他成百次地看见尖塔倒下来——成百次地听见尖塔倒下来，直到脑海里飓风狂舞。他想要打个盹，却分不清是睡是醒，因为它们是同样的噩梦。他尽力要去想点其它的事，却发现尖塔在他的脑海里是那么的根深蒂固，没有其它什么好想的了。有时候，风停下一会儿，这时他的心就会剧烈地跳动起来，不过风总会再来，雨点会像子弹一般打在窗户上；随后是风不停地咆哮。

他就这样躺着，像是打盹，又像是醒着。夜间有些时候窗户突然放亮，因此他的身躯在床上收缩。不过雷声从来就穿不透风。接下来，屋顶上传来更多的崩塌声和瓦片滑动的嗖嗖声。他突然想起：如

果他站在窗户旁边看，就可以在闪电过来的时候看看尖塔怎么样了。因此他爬下床，站着等待。下一道闪电没让他看到什么，只看见窗户错了位；因此，他转了转身，最后看见了那个模模糊糊的方块。他走近前去，脸靠在窗边，听着打过来的雨水。接着又是一道闪电。它的速度太快了，刺得双眼发痛，尽管他双手挡在眼前，眼前还是一片绿光。他知道在光影中的那个庞然大物是塔，却说不出它确切的形状，说不出它是不是斜了，它的上方是不是有个尖塔。他摸索着回到床上，躺了下来。他脸朝下躺着，偏偏要去想过去那愉快的时光，和安塞尔姆神父在一起，在海边阳光地带的时光。安塞尔姆神父当时是见习修士、确切说是那位见习修士的导师。接着，他再次起身，站在窗前。下一道闪电在教堂过去的远处，他似乎看见它那黑色的影子奇形怪状地向他撞了过来。他又躺了下来，分不清自己是打盹还是完全昏了过去。

他从一口深深的井里走了上来。顶上有平板的声音，像盖子似的；但这不是吸引他爬上来的原因。还有其它的吵闹声，微弱的尖叫，几乎是像鸟叫。突然，他完全醒了过来，在最模糊的灰影之中，明白了自己身在何处。他听见了他们在楼梯上吵闹着。

他翻身下床，迅速走到门边。

“我在这儿！你们一定要勇敢，我的孩子们！”

那些声音却在尖叫着，抽泣着。

“——现在时刻——”

“神父！”

他对着楼梯朝下喊着。

“你们不会受伤害的！”

手在他的脚边晃动，拉着他的教士服。

“这座城市正在毁灭！”

“——整个茅草屋顶都掉在墓地里了，四分五裂了——”

他向下朝他们喊着。

“尖塔怎么样了？”

有两只手沿着他的身体朝上摸索，一脸胡子扎到了他的脸上。

“尖塔在倒塌，神父。天黑前就有石头从挡墙上掉下来——”

他挣脱开身，走到窗口，不知所措的手指擦着那一片昏暗，好像他可以将昏暗像涂料一样抹去。他又匆匆走到了楼梯旁。

“撒旦逃出来了。不过你们不会受害的，我起誓。”

“救救我们，神父！为我们祈祷吧！”

接着，在暗淡的光线中，面对着挥舞的手和呼啸的风，他意识到了自己该干什么。他挤过人群，把他们推开，挣开衣服下摆，挣脱开抓住他胳膊肘的一只手。他现在脱身了，迈开脚迎来一级一级的石台阶。他找到了大厅，找到了带闩的门。他摸索着抬起门闩，门砰的一声开了，把他倒着弹到了大厅的另一头。他又慢慢地绕过风口，到了门边，一头冲入风中。风又一次把他甩了回来，顶在墙上，他动弹不得，只能大口喘气。接着风松开了口，他跌落在沙砾上。他向前爬着，风再一次把他抓了起来，然后将他四肢着地摔了下去。他浑身湿透，就像掉进过河里似的。迷糊之中他觉得自己和其他人一样都靠着躯体行进，他向前穿过小巷来到墓地。一把东西打在他的脸上，一阵刺痛，像是荨麻打的。他跌倒在一个小圆丘的后面，圆丘顶端有一个木十字架。教士服的下摆拍打着他，因此他将下摆向上拉，塞进腰带。一根板条不知从哪儿飞了过来，狠狠地打在他的大腿上。

他微微抬起头，透过那聊以挡风的墓地，眯着眼看着那灰蒙蒙的光。就在这时候，撒旦像一头巨大的野猫，从东北方向的地平线上跳

了出来，尖叫着向乔斯林和他的怪塔冲了过来。披风在咽喉处挣断了，像头乌鸦一样扑打着飞得不见了影子；还好他的双手紧抓着木十字架。他巧妙地躺着，直到野猫有点儿累了。然后，他从一个墓地走到另一个墓地，抓住十字架，躲在背风处，最后走到西门边最大的避风处。他走进门，背靠在门上，喘着气。他靠在那儿，突然觉得教堂里挤满了听讲道的人。但是他很快意识到是光焰在他的眼里晃动着，歌声却是所有地狱里出来的魔鬼发出的闹声。它们从昏暗的高处蜂拥而出，狂暴地撞着、晃荡着、猛击着窗子，它们把西边的大窗户撞得像船帆一样嘭嘭作响。不过，当魔鬼向他俯冲过来的时候，他却把它们看得像是鸟儿一般。因为他已经灵魂出窍了，似醒又似睡，一个中了邪的人。哇！哇！它们在嚎叫。呀！呀！它们又在嚎叫。它们用长着鳞片的翅膀拍打着他，然后又不停地撞击着那颤动着的歌唱的石柱、窗子和穹顶。他还听见有个人，也许是他自己，躯壳在半明半暗之中蜷曲着奔向中殿时模仿着它们的嚎叫。拱廊挺直它们的石头肩膀时，他也听见了它们的呻吟。当他看见面前被废弃的圣坛时，那些魔鬼正在从正中的拱顶跳转过来，狂怒万分。他在圣坛上摸索着，然后一把抓过银盒子，好像里边装的只不过是一般的钉子似的。南耳堂传来哗啦一声，是石板掉下来摔碎了；北耳堂传来轰隆一声响，还有玻璃冰凉的嗖嗖声。在旋梯的入口处，魔鬼和他搏斗，他用神钉把它们打退了。当他往上走的时候，他的心跳到了嗓子眼，猛撞着。他来到底层时，几乎看不见这地方，因为亮闪闪的光在他的周围晃动。他的耳朵也听不进闹声，因为尖塔上过去那种耳语般的规劝现在成了喊声和尖叫声，夹杂着逃出来的撒旦发出的咆哮声，一种无处不在的黑色背景。木板和石块不再是难以察觉地晃动。它们猛地向一边倾斜，把他甩到旁边，有时他得紧紧抓着梯子，就像一个在海上抓着桅杆往上爬的人一样。在咆哮声中，有一个方向不断传来东西破裂和倒塌的声音。在塔顶帷幔般的木架内，地面上堆积着一层厚厚的碎石和碎木片。他扒拉着，要找出通向尖塔的梯子中最下边一架梯子的底脚。他

的左边有一个魔鬼，当他看过去的时候，魔鬼在慢慢地张开又闭上带着灰色日光的嘴。梯子上方又有许多梯子，成之字形伸进黑暗之中——下边一架梯子刚刚空出来，上边一架就弯了，发出闹声，像是拉紧的弓弦。黑暗中到处都是碎石片和碎木片，在他往上爬的时候刮着他，戳着他。他的天使像一团火似的推动着他向上，他将盒子绞进下摆靠大腿那儿——向上，向上，来到那空间狭小，外壳像烟囱一样包着他的地方。他感觉到了木石外壳移动的样子有些不同。接着，他蜷缩在最上方的空间，摸索着打开盒子，让保护神钉的垫布飘落，像个工人一样扶住神钉，腿肘并用稳住身体，然后用软的银盒子钉着神钉，把它钉进木板里。他摸索着，寻找感觉，敲打着——

尖塔上的闹声、还有尖塔本身，都从他的脑海里消失了。他松开手，让盒子掉了下去，却听不到盒子掉下去时那富有弹性的声音。他开始往下走，一级一级向下。他感觉到抓着梯子的手开始抖得无法控制，因此他身子紧贴着梯子固定。当他来到旋梯的时候，已经是在爬行了。

虽然尖塔已经脱离了魔爪，但是魔鬼仍然把持着中殿。他自己也没有脱离魔爪。天使离开了他，而他的魔鬼的那种甜蜜就像一只热辣辣的手置于他身上。他感到睡眠的波浪涌了上来，却无力阻挡。他爬出旋梯，爬进灰蒙蒙的走道，脸朝下躺在碎石堆上。此刻，万物似乎都在轻轻地开着花。魔鬼不再尖叫，它们在歌唱。它们柔声地、毫不愧疚地唱着。它们披上伪装，像人一样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他对碎石说着话。

“我把神钉钉进去了。可能是没有它你才掉下来的。”

魔鬼轻手轻脚地捆住了他，让他看着来到近前的一个幻象，眨眼之间，他就看过阳光普照的围地，看到那榆树庇荫下的一大片雏菊，魔鬼在那儿跳着舞。一共三个，甜蜜纤小。他沿着长长的一道影子走近前去。它们跳着、拍着手、唱着。

“少根钉子马掌丢了，
少只马掌马儿乱了，
少了马儿骑手乱了，
少了骑手王国没了——”

他变年轻了，笑着，听见自己替它们续完了这首歌。

“全是因为马钉少了！到这儿来，孩子。”

接着他的魔鬼从草地上走了过来，其它的魔鬼走开了。他站着往下看，爱着她的无邪和美丽。他听见自己那友善的问题在探寻着，看着她惴惴不安，双手背在身后，红头发散乱着，一只瘦瘦的脚在另一只脚上蹭着；听到她大惑不解地回答。

“可我们玩的只不过是一场游戏，神父！”

在这世外之国，天空湛蓝，明亮，一派和谐，没有罪恶。她朝他走来，红色的头发露了出来。她微笑着，空口哼着歌。他清楚这声音说明了一切，消除了一切创伤，敞开了一切，因为这就是世外国度的特征。他看不见魔鬼的脸，因为这也是世外国度的特征；但是他心知她在那儿，完完全全是在向他走来，正如他向她走去一样。接着，一阵难以形容的甜蜜之波向他袭了过来，一波接着一波，然后是赎罪。

随后什么都没有了。

第十章

他缓慢地醒了过来。他的脸颊枕在破碎的石头上，白昼光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即使他的眼睛已经睁开，眼睛也只是他全身惟一在动的东西。他的目光沿着长长的走廊看去，看到了一座眼熟的丰碑。他专心致志，一英寸一英寸地仔细看着，似乎这是填补时间空缺的一种方式，以免其它不祥的东西填补进来。可是，看这丰碑却无济于事，其它的一切也无济于事。最后，一种新的感觉紧紧攫住了他，使他无法摆脱。

这时候他开口说话了。

“当然。我早就应该知道的。我早就应该理解的。”

教堂里传出吵闹声，远处传来一扇门倒下的声音，说话的声音。他站起身，一瘸一拐地缓缓走向十字中心。当他走了出来，来到十字中心的时候，听见有人在喊叫。两个男仆跑了过来，亚当神父跑在后边。他等着助祭跑来，低着头、垂着手。

“我该干什么？”

“跟我走。那个女人在等你。”

“哪个女人？”

不过他一问出这句话，就想起她已经死了。来的女人是艾莉森夫人，来这儿寻找舒适的墓地。

“我去见她。她也许了解一些情况。毕竟，这是她的全部生活。”

他们一齐走过中殿，两个仆人跟在后边。中殿的角落里有一个影子，他的心跳加快了；不过那人是哑巴，连哼也不哼。他知道这年轻

人也蒙羞了，于是把目光移开，朝着他们带他走出来的门看。

在教长宅邸的前院，他停了下来。

“我还可以进去吗？”

“是这样决定的，暂时可以。”

他点了点头，踩着熟悉的石板走了进去。可是大殿就像许许多多其它的东西，已经变了样。殿里燃烧着一堆柴火，到处都点着蜡烛，像要照亮一座圣坛似的。火堆前铺着一块地毯，放着两把椅子。烛光耀眼，椅子几乎看不清。他想起蜡烛与有时候在他的眼前浮过的那闪光的碎片是何等的相似。不过，他来不及彻底审视这些变化，因为那位女士已经坐在火堆另一边的椅子上了，她身后站着侍女。当他来到毯子旁边的时候，她起身下跪，抬起他的手吻了一下，低声说话。

“神父，乔斯林！”

她没等回话，就站了起来，半对着其他人。

“应该有热水，毛巾，一把头梳——”

他举起手，止住了她。

“没有关系。”

一阵沉默与停顿。然后，他朝着其他的妇女看着。

“让他们走开，只留下我们两个。”

那些女子的影子退开了。他们离开之后，她双手抓住他的手，轻轻地握了握，让他坐在椅子上。他身体的左侧感觉到了火的柔和与温暖。他发现她个头太小了，比一个孩子也大不了多少，她的脸部也没有高出他双眼水平线多少。她看着他的身后。

“你让你的助祭也走开，行吗外甥？”

“他得留下。我现在由他照管。即使不是这样，我也不应该单独和您在一起。”

听到这话，她直率地笑了起来。

“谢谢你的赞扬。”

然而他并不理解她，也不想去理解。她却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好像明白了这一点。

“我已经忘记了你多么乡下气了。”

“我？”

乡下的、外省的、远离中心的，想象力和视野都受局限。

“也许是如此。”

一码开外是她那张脸，需要仔细看。她那张脸只不过略逊于她黑帽子边上镶的洁白、光滑的珍珠。帽子下边的头发应该是黑色的。或许以前是黑的。他打量着那弯弯的、浓密的眉毛，直视着她的黑眼珠。她笑了起来，他却恼怒地打断了她。

“安静，女士！”

她就这样站着，微笑着，一副驯服的样子。

黑色衣服，宽宽的。颈下挂着珍珠。手——她似乎懂得他的心思，向他抬起了手——白净丰满。后面，是她的脸——她似乎又明白了他的心思，把手拿开了——脸上微笑着，脸和手一样丰满，不过有一点点肥胖。一张小嘴，高鼻梁。眼睑乌黑闪亮，也许是涂抹过的，睫毛又长又粗；泪水停在下边的睫毛上。

“她是我母亲的妹妹。”

笑容变成了怪相，泪水掉了下来。不过，她的声音听起来还是那么轻松、顽皮。

“这个调皮的。”

突然，她迅速地动了起来，手上拿着一小片白白的东西。

“至少用用这个。”

她靠了过来，他突然闻到了一股春天的气息，就闭上眼睛，几乎陶醉了。在如潮的追忆中，他感觉到那白色的东西点在脸上，抹在双颊上。感觉到有一只手摸着他的头发。他听见她又咕哝起来。

“毕竟，甚至——”

周围弥漫着香味，他睁开了眼睛。她还在忙着给他抹脸。相距不过几英寸，他仔细地观察着她的脸；这时他才发现她这张脸保养得有多好。光滑的皮肤上皱纹太细了，稍远一点就看不见。这也许是脂肪分布不均的妥协结果。从她的眼角和她那柔和的额头上更深的细纹就可以看出来，她竭力要阻止这些成为皱纹。这是一张必须不断变换表情来保护自己的脸，以免它静止下来，变得松弛。只有眼睛、小嘴巴和鼻子能坚持，是坚固持久的，不必保护。他多少有点为那张脸惋惜，却不知道如何表达，只好咕哝着。

“谢谢，谢谢。”

她终于放开了他那张脸，走过地毯，带走了春天的气息。她转过身坐了下来，面对着他。

“怎么样，外甥？”

这时他想起了她不是来回答某个问题的，而是要从他这儿得到什么。他摩着头的一侧。

“关于你寄给我的那些信，还有你的墓地这件事——”

她举起手，喊了起来。

“真的不是！别再去想它们！”

但他还是往下说了。

“也许现在由不得我作决定了，尽管我还不能肯定。亚当神父——”

他提高了嗓门。

“亚当神父？”

“神父？我听不见，要我走近一些吗？”

我要问他什么？问她？

“没事。”

火光在他的眼里跳动。

“啊，不，乔斯林！我到这儿来是因为你——因为你现在的状况，你必须相信这一点！”

“你为我担心？为我，一个乡巴佬？”

“你的事全国都知道了。我也许可以说，全世界都知道了。”

“请饶恕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的身体会玷污它。”

接着，他感觉到了她的脾气有多暴躁。

“你自己就没有玷污它？还有那些人？教堂是不是空了？那石头锤是不是悬在上面，等着要砸下来？”

他朝火堆里面看，耐心地回答她。

“这是一件女人很难理解的事。你瞧，我是被选中的，从那以后，我就全身心地投入，要弄明白这项工作是什么，然后去做，我奉献了我自己。一个人应该更、更细心得多。”

“被选中的？”

“他们会让你在那儿建墓地的，我毫不怀疑。我会不会这样——我不敢肯定。”

“被选中的？”

“是上帝选的。毕竟是他选的。然后我选了罗杰·梅森。没有其他人干——没有其他人能干得了。接着，就发生了以后的一切。”

他听见她笑，吃惊地抬起了头。

“听着，外甥，我选择了你。不，听着，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不是在温莎，而是在一座狩猎行宫。我们当时正躺在一张两用小床上——”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把他侍候好了，他想要送我一件礼物，尽管世间我自己想要的，我都已经有了。”

“我听不见。”

“不过我想到了一件事，当时我心情好，所以也很慷慨。因此，我回答道，‘我有一个姐姐，她有一个儿子。’”

她又微笑起来，但却带着悲哀。

“听着，我承认这不仅仅是慷慨。她是如此、如此的虔诚，如此的乏味，她一直是——算了，这一半是慷慨，就算是那样吧。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她很像你，固执、无礼——”

“女士——他说了些什么？”

“噢，坐回去，乔斯林！你弄得我很紧张。你站在那儿就像一只在雨中弓着身子的大鸟。我想知道我是不是赢了一点？”

“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他说，‘我们就给他一个肥缺吧，’就这样，漫不经心地。然后我又说，‘我想他还是个见习修士，在哪家隐修院。’我咯咯地笑了起来，他呵呵大笑，我们紧抱着，滚来滚去——因为你得承认，这蛮有趣的。我们毕竟都很年轻，这对我们的口味。乔斯林——？”

他发现她正跪在他的近旁。

“乔斯林？这有什么关系？这是生活的质量。”

他声音嘶哑地回答。

“我做过的那些事。”

过了一会儿，他接着往下讲。

“我一直想要献身于这项工作；也许这种方式难以言明。不过，毕竟还有神钉——”

“什么神钉，外甥？你太错乱了！”

“我们的主教沃尔特在罗马——”

“我知道罗马，我也认识沃尔特主教。”

“那么好吧，你知道了。我有什么关系？只有那件事才重要，因为，因为——”

“因为什么？”

“有一种境界你理解不了。他把神钉钉到了天上。我向他要钱，我当时真是鲁莽的傻瓜。他做得更好。”

好了，他想，完事了。可事实上没完，他听见她又说开了，呼吸急促。

“你向他要钱，他却给你一枚钉子！”

“我是这么说的。”

“这个沃尔特！”

她笑了起来，一阵又一阵，笑声越来越高，直到她笑得喘不过气来。寂静中他听到了石柱在耳内歌唱。这并不是因为他了解什么，也不是因为他在脑子里逻辑性地一步一步解开了什么谜，而是因为某种恶心感正在侵入，因为他全身发抖，直透指尖。接着，他淹没在恶心之中。

他感觉到她在拉他的手。

“乔斯林！乔斯林！没有什么比那个更重要的！”

他睁开了眼睛。

“你必须相信这一点，乔斯林！”

“相信？”

“啊，是的，是的。相信你的——职业——还有神钉——”

她抓住他的肩膀，摇晃着。

“听我说，听着！我本不该告诉你的，如果——”

“没关系。”

“你有一个问题要问我的。想一想，集中注意力，是什么问题？”

他直视着她的眼睛，看到她是多么的恐惧。

“那是什么——”

可这活像是儿童们的猜谜游戏，他只好尖着嗓子笑了笑。

“我记起来了。当一个人的心思只在一件事情上，而且这件事不是法规所规定的，也不是教规所规定的，而是非法的时候，该是怎么

一回事了。去冥想，在一半是愉快，一半是某种微妙的折磨之中去追忆——”

“什么事情？”

“当他们死去的时候；他们死了，就是死了；去再创造那从未发生在她身上的情景——”

“她？”

“在世外国度天空的映衬下，仔仔细细去审视着她——的确，其它什么也看不见——领悟到这是所有发生过的事件中必然的一部分——”

她靠得非常近，低声问。

“你体验过？”

“这是某种鬼魂附身，都是长眠的一部分。”

他热切地看着她，直逼她的双眼。

“你当然会知道。只要对我说，这就是我所需要的一切。这是魔法，对不对？这一定是魔法！”

然而她在逃离，往后靠，站起身，走过地毯，抛下一句可怕的低语。

“是的，魔法，魔法。”

然后她走了，留下他对着火堆严肃地点了点头。

“这里边有一个模式。毁灭的将会更多，一定会更多。”

他想起了阴暗处的亚当神父。

“你认为呢？”

“她的双脚已经下了地狱。”

他将她从脑海里驱开，她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就像一滴落入河中的雨水一般。

“到处一片混乱。”

过了一会儿，亚当神父又说话了。

“你得睡觉了。”

“我决不会再去睡觉。”

“好了，神父。”

“我要坐在这儿等待。有一个模式，还不完整。”

他因此坐着，看着火堆里一簇簇游移过的火星。他有时说话，却不是对着亚当神父说话。

“但是它仍然挺立着。”

然后他又呻吟着，晃动着身躯。有一次，过了好长时间，他突然跳了起来，喊着——

“亵渎！”

过了几小时，火堆成了余烬，他又说起话来。

“坐在行将熄灭的火堆旁边，衡量他们人生价值的人们有着相通之处。”

日光从窗户爬了进来，在烛光渐渐熄灭的地方变得暗淡了。在大厅里，最后一粒火星消失了，信使来到了。他是虔诚的信徒，哼着歌，手指了过来。乔斯林小心地站了起来。

“能允许我和他走吗，神父？”

看守人微微做了个否定的手势。

“我们一起走。”

于是乔斯林低下头，就这么一直低着。他们在不安的空气最后的震颤之中走到了西门。中殿依然如故，乔斯林因此侧身对哑巴说着话，他不想正面看着哑巴。

“带我们去看看，我的孩子。”

哑巴带着他们踮着脚尖走到东南的石柱旁边，将他在石柱上凿了一个小洞的地方指给他们看，然后又踮着脚尖走开了。乔斯林明白了他应该干什么。他将卷了口的凿子从洞里拔了出来，拿起一根铁探针插了进去。探针一直往里，往里，穿过石块外壳，嘎嘎响着穿过碎石一直往里。那时候，生活在地球上的巨人们就是用这些碎石填塞石柱中心的。

他百感交集。他的灵魂纵身跃入一道内心的鸿沟，跳下，弹开，奉献，完全毁灭，将我和其它所有的一样砌进去；同时，他将自己的肉体也投了下去，膝盖、脸、胸脯，都撞在了石头上。

接着，他的天使将连在分趾蹄上的一对翅膀放到一边，用一根白热的连枷从屁股到脑袋击打着他。这使得他的脊梁骨像患病一般火辣辣的。他忍受不了，尖叫起来。但是他又清楚他不得不忍受。有一次，有人笨手笨脚地要拉他起来，但是他却无法告诉他们连枷的事，因为他的整个身躯扑倒在十字中心的样子，就像一条断了骨头的蛇。身躯发出尖叫，手在与他搏斗，蜷着的身躯之下是乔斯林，他知道一个虔诚的祈祷终于有了结果。

疼痛消退之后，他发现人们正小心翼翼地将他从祭祀地抬回来。他躺着，感觉不到背部的存在，等待着。掌着连枷刑具的天使只能做到这一步，是肉体可以承受的程度，无论在这一点上脑子是怎么想的。从那以后，背部就什么都没有了，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他们将他放在楼上房间的床上，脸朝着穹顶的石肋拱。有时候天使会离开他，这时他就可以思考。

我已经为它奉献了我的背部。

他。

她。

汝。

有时候他会恼怒地低声问话。

“它倒下来了吗？”

长得像衣钩的那人就会平静地回答。

“还没有。”

头脑比较清醒的一天，他想到了一件事。

“它损坏严重吗？”

“我扶你坐起来，神父，你可以从窗子那边看过去。”

这使得他头在枕头上转过来转过去。

“我决不会再看它一眼。”

接着，室内光线变弱，他知道亚当神父已经走到了窗口。

“你要是随便看一眼，就会觉得它没有毁坏。不过尖塔现在有点倾斜，回廊有危险。在塔的顶端，尖塔揳进了护墙。还有很多碎石片。”

好一会儿，他一动不动地躺着，咕哝着。

“下一次的大风，下一次的大风。”

长得像衣钩的那个人走近了，在他面前俯下身子，轻声说话。靠得这么近，就能看见他有一张几分像脸的东西。

“你太大惊小怪了，神父，这当然是极为有害的。但是，不管如何迷误，你是为信仰而建的。就罪孽而言，这很轻微。生活本身就是一座摇摇欲坠的建筑。”

这时乔斯林又一次将头转过来转过去。

“你能知道什么，无名神父？你只看到了事物的外部，你知道的还不到十分之一。”

好像他是站在亚当神父的身旁，在斥责罪孽，这时天使又打了过来。当乔斯林苏醒过来的时候，亚当神父仍然在那儿，说着话，好像没有第三个人打断过他们。

“记住你的信念，我的孩子。”

我的信仰，乔斯林想着，什么信仰？不过他没有对他上面那张脸说，也许某一天那张脸会清晰起来。相反，他喘息着、笑着。

“你要看我的信念吗？它就在那儿，在旧柜子里，左边角落的一个小笔记本。”

他停下来喘了口气，又笑了。

“去拿来，念出来。”

一阵移动、翻动，盖子吱嘎响着。接着，亚当神父在窗口的光亮中说话了。

“大声念吗？”

“大声念。”

墨水肯定是棕色的，他想。安塞尔姆那时候还是个年轻人，罗杰·梅森只不过是个孩子。至于她——我还年轻，或许更小。

亚当神父的沙沙声在夜空里响着。

“‘一天晚上，那时我已经在这个位置上三年了——我跪在我的祈祷室里，尽力祈祷要主清除我在这个位置上所滋生的自负之罪。我当时很年轻，为我这座大教堂而沾沾自喜，我自负极了——。’”

“我的确是那样。”

“‘是一种无尽的博爱与我同在。我当时几乎没有运用我的能力去进取。我力图将教堂看作一个物，看作是挡在我前面的一件物体；这样做很容易，因为窗外就是教堂的高墙——’”

然而乔斯林却再一次将头转过来转过去。他想——这又说明了什么？不存在！不存在！

是不存在吗？

“‘我看着屋顶的轮廓，看着墙，看着突出的耳堂，看着沿护墙排列的小尖塔——’”

“这也是不存在吗，神父？”

“‘我现在明白了我的目光为什么这么看。可是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只是跪在那儿看着，直到我对所看着的东西无动于衷为止。接着，我的心跳了起来；就说是一种情感从我的内心升起吧。这种情感变强烈了，往上升到最顶端，迸发出充满生命力的火焰——’”

“这是真的——我发誓！”

“‘——火焰消失了，我却呆住了。在那儿，在天空的映衬之下，我看到了最近的尖塔；这完完全全就是我的石祷文的意象。先是思绪纷繁，是作为点缀其它想法的次要想法，然后是激荡的心潮，升起，变小，直刺长空——在顶端，仍然是石碑上铭刻着的，我曾经感受到的一团火焰。’”

“这是它当时的样子。要是你转过头，你仍然可以看见尖塔。”

“‘如果出于无知我认为它奇怪，那么我的孩子们，我又应该如何描述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呢？因为当我在看的时候，我的理解也拓宽了。尖塔似乎是打开一本巨大的智慧之书的钥匙。似乎我换了新的耳朵，听得更清，我也换了新的眼睛，看得更明。整座教堂——我，年轻无知，还朝它做怪相！——整座教堂向我们展示了自身。整座教堂都在说话。“我们是劳作，”墙壁说。葱形的窗户拍着手唱着“我们是祷文”。还有象征三位一体的三角形屋顶——那我该怎么说呢？我努力要放弃我的教堂；但是它却回来了，是原来的一千倍。’”

“即便如此。”

“‘我冲向对面的西门，跃了进去。我说得精确些吧。我曾经把整座教堂看作是一个活生生的，做着祈祷的人的形象。但在教堂里面却有着一本内容丰富的书，指导着那个人。我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当时中殿已经很暗了。上边的亚伯拉罕、以撒的像在窗子上闪亮，他们的下边是圣徒们。在旁边侧廊的每一个圣坛，是你们所敬献的一丛丛蜡烛。我想起了香，还有从教堂里走出来的主持弥撒的神父们的低语——你们见过的！我走上前去。不，是精神上的喜悦载着我向前。我每走一步，这种喜悦就增加一分，充满自信和自制。我走到这儿，走到十字中心的时候，我只能一往无前。’”

“那些同样的十字中心。我从那时候起就一直这么干。”

“‘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已经和智慧的、圣徒般的人们融为一体了——应该说是圣徒般的、智慧的工人们——’”

“石柱在弯曲。”

“‘他们让我分享了他们的秘密语言，这种语言是如此易懂，对于能够理解它的人是如此的明了。主关于天堂与地狱之书敞开在我面前，我看出了自己在这一宏大的计划之中的微不足道。我内心一种新的躁动，似乎在我心中建起了教堂，墙，尖塔，斜屋顶，一切都是如

此自然，如此顺理成章。因此，我重新获得了谦卑，一种全新的理解。一股喷泉从我心中喷发，向上、冲出、穿行，带着火焰，带着光，向上穿过世外空间，无比紧迫，不可剥夺，那永恒的、不可阻挡的、辉煌的精神之泉……（谁也无法剥夺——谁会去剥夺？）吾周身烈焰熊熊，尔之故也——’”

“啊，主啊！”

“‘在顶上，如果可以说是顶上的话，某种模式、某种赐予，并不会令人自负。我的身躯卧在柔软的石块上，一瞬间、一眨眼就变了，从庸碌的日常生活之中复活了。幻象最后消失了，我却像品吗哪[1]一般回味着。幻象变成了尖塔，成了形，它是《圣经》的中心，荆棘冠冕的中心，是终极的祈祷文！’”

“它不过是一个丑陋的，摇摇欲坠的东西，一点也不像，一点也不像！”

“‘最后我站了起来。蜡烛还在燃烧，丝毫未减，主持弥撒的神父喃喃着；因为就人世而言，这不过转眼一瞬。我走过中殿，眼前是圣殿的映象。你们懂吗？我的孩子们？精神之于物质，是三倍的真实！直到我去宅邸的途中，我才悟出了幻象的实质。当我转身再看一次并做祈祷的时候，看见少了什么东西。教堂还在那儿。但是那从中心升起的终极祷文，从物质层面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从那时候起，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主指引着我，他不称职的仆人，来到了这儿——’”

那沙沙声停止了。他听到亚当神父在翻着空白的纸页。接下来又是静默。他闭上眼睛，一只手疲倦地搭在额头上。

“我曾经那样说过。当我匍身下跪并立志献身于这项工作时，我想到献身就像献出一切。这是我的愚蠢。”

亚当神父说话了，话音里带着一种陌生的语调，是吃惊和不安。

“就这些吗？”

“我想我是被选中的；是一个崇尚精神的人，爱人类胜过一切；受命承担了我的工作。”

“随后，就发生了其它的事，债务、荒废的教堂，还有不和是吗？”

“不仅如此，还有更多，比你所知道的更多，因为我并不真正地了解我自己。是保留，是默许？工作至上，编织其中的是一根金线——不，是生长着的一种植物，有奇怪的花和果，复杂，互相交织，吞没，摧毁，扼杀一切。”

植物马上在他的眼前闪现，绿叶繁花，果实熟过了头，裂开了。无法在这种交织复杂之中追根溯源，无法让那里边呼喊着的一张张痛苦的脸得到解脱。他只能自己喊叫起来，接着又沉默了。他躺着，小心着背部，避免从额头上开始发作的疼痛，眼睛只看着拱顶上的石肋拱。他有一个想法很怪。

我在这里；这里却不知是何方。

亚当神父又说话了，这次他说的话不再沙沙响了。他说的话像小石子，掷地有声。

“那么这就是一切。”

当亚当神父离开窗口时，更多的光线照了进来。这时他靠得很近，但是他的下一个问题却没有什么意义。

“你听见什么的时候，能看见吗？”

他卧在自己的乌有乡，将头转过来转过去，似乎这样就能把头痛甩掉。脚步声走过窗口，还有那串串欢快的口哨声。他满心悲凉，看着那口哨声在一个角落里消失了。

“那有什么关系？”

“他们什么都没教你？这么多年以前？”

我学了什么？在海边，鹰朝我俯冲过来。够了，从那以后——

“你听到了她说的。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亚当神父愤怒地咕哝着。

“要是在他们的脖子上挂一块磨石，就会好得多了——”

啊，不。他想，那太简单了。就像其它的所有解释，触及不到根子上。

但是亚当神父却吃惊地公然声称。

“他们从没教过你祈祷！”

精灵之风将头发吹向后面。嘴巴张开，不是为了吐出雨水，而是发出“和散那”的赞美。他对着助祭苦笑着。

“现在为时已晚了。”

但是亚当神父没有笑。他侧身站着，双手紧握放在胸前。他看着侧旁，看着下边，一绺绺头发后边那张脸很大。这一次，他的声音里带着恐惧，似乎是看见了那植物，感觉到植物的卷须在他脸上迅速地碰了一下。

“你的告解神父——”

“安塞尔姆？”

总是安塞尔姆，他想。在其中，又不在其中，还有印玺。他对着拱顶的肋拱说着话。

“我跟你说件事好吧，亚当神父？我很会猜疑，但是我曾经爱过他们所有的人；这也许就是她总萦绕在我心头的缘故吧。你比他们好了不知道多少——的确，也许没有谁这么不可救药，该罚入地狱——不过，你并不是和我一起，离得很近，缠在树枝中间。魔法，一定是魔法；要不然他和她怎么能够这样断然地挡在我和天堂之间？”

他听到近旁的呼吸声，目光从肋拱和往事中收了回来，只见亚当神父跪在床边。他双手捂着脸，浑身颤抖着。话突然低低地从双手间冒出，也在颤抖着。

“主啊，怜悯我们大家吧！”

他迅速放下手，划着十字。接着他手交叉，紧握着放在床上，低下头，又轻声低语起来。声音慢了下来，停住了。

亚当神父抬起头，他微笑了。乔斯林马上明白了，那些把他看成没有脸的人是大错特错了。只是写在那儿的东西字体纤小，很容易被忽略。除非有意要看，或者是迫不得已，就像一个病者必须躺着看东西似的。

他不知不觉，突然朝那张脸叫喊起来。

“救救我！”

似乎这些话就是一个启动键。他感觉到它们在摇晃着他，就像亚当神父被摇得颤抖似的。这摇晃弄得他的头和背部生疼，但它却与无边的悲哀之海相连，这海伸出一臂弯的水，充盈着他，大量的海水在他眼前漫了出来。他让它们漂着，不去理会它们，因为大海完全吸引了他。接着又是另一只臂，这只臂横在他的胸部，手抓着他的肩膀，另一只手轻轻地擦着他的脸。

过了一会儿，摇晃停止了，水也不流了。一个声音，像那张脸一样纤小，在他身边低低地说开了。

“我们现在从头开始。你曾经懂得祈祷的所有不同层次，不过现在你忘了。这样好。它们大多数都不适合普通的、有罪的人。这是你身上的一种美德。在最低层面是口头祈祷。我们就从这儿开始，因为我们两人都是孩子，孩子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我的祷文呢，神父？我的——幻象？”

一阵停顿。我的黑色天使会回来的，他想。我知道这一点，我内心感觉到了迹象！趁有时间，快点！

“我的祷文呢？我的尖塔祷文呢？是你念的吗？”

有一种不同的湿润的感觉，这次是从皮肤上渗出的。他感觉到一只手在将他额头上的头发拨到旁边；但是天使到来的恐惧攫住了他。

“快！”

“在口头祈祷之上是另外一个层次，很低，因此很接近。这就是我们得到鼓励，有感觉、有情感的层次。对极了；你或许会因为一个孩子乖，就给一汤匙的蜜；或者是仅仅因为你喜欢这孩子。你的祷文当然是好的祷文，但不是非常好。”

他在简陋的小床上滚动着，想要逃跑。只是某件深藏的东西，一定是在植物根部的附近，使他对着石肋拱和那张焦虑的小脸喊了起来。

“我的尖塔穿过每一个层次，从底到顶！”

随后，黑色的天使揍了他。

---

(1)《圣经》中古代以色列人经过旷野时获得的神赐食物。

第十一章

有时候疼痛会消失，他就能够思考。他开口说话，总是先问亚当神父一个问题。

“它倒下来了没有？”

回答总是一样的。

“还没有，我的孩子。”

他在脑子里建着尖塔，还没有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就在观察要打什么样的地基了。

“直到他们像拆开字谜一样把教堂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拆开，否则我永远也不会知道真相。”

但是亚当神父一定是认为他精神错乱了，因为他一言不发。因此，乔斯林沿着自己的心灵之路走，又有了一个想法。

“甚至那个时候也不会。”

有一天，他让人去叫安塞尔姆，然后就在幽暗的拱顶之下无尽地等待着，直到他记起了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他又派人去，恳求安塞尔姆的宽容。安塞尔姆因此生硬地走来了。当时是下午，但是屋内已经很暗了，因为屋里只有一个向东面，朝着教堂的窗子。他听到亚当神父走下楼梯，好让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听到安塞尔姆坐下时椅子发出的吱嘎声。然后他朝安塞尔姆看，端详着那高贵的头，那光光的额头上方的一圈银发，可是安塞尔姆却不看这边。他盯着窗子，一言不发。

“安塞尔姆，我最终走到一个凄凉的地方来了。”

安塞尔姆匆匆向侧面一瞥，接着就把目光收了回去，似乎这么看是不妥的。他说什么是可以预料的；但是说得那么干巴巴的，像他的态度一样生硬，却是出乎预料的。

“所有的人此时或彼时——”

不，乔斯林想，这不是我们对真实的人说话的样子。他没看见我。我不是真实的，但是我在学习。

“我回到了过去，非常痛苦地回到了我们在海边的日子，那时候我归你管。”

安塞尔姆看了过来，他身上似乎带着某种冷漠的难堪，话随之传了过来。

“在生活之中——”

“生活！”

他闭上眼睛，思索着。

“我当然知道。我的生活一点也不像我以往想的。不过我的确走过一次海角；我来到了你——见习修士导师的面前，因为我相信圣灵选择了我们。”

他又抬头看着拱顶，在拱顶之外是一片片沙滩，还有那炫目的大海。

“我跑到了你面前。”

安塞尔姆动了动。他的脸上微微有了点笑容；不过这不是幽默的笑容。

“你那时候对我大献殷勤，就像一条狗似的。”

“那么，你能看到什么，安塞尔姆？”

安塞尔姆又看着窗外，他脸上泛红，声音沉闷。

“究竟为什么你总是需要一个最好的朋友，就像一个无知的女孩？”

“我？”

“为什么我成了这——青春期崇拜的对象？”

乔斯林的脑子里一片混乱。

“我？是那样？”

安塞尔姆声音很低，充满怨恨。

“你不明白。你从来就不明白你是多么的不可救药。不可救药。”

乔斯林舔着干燥的嘴唇。

“我是——我曾经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太笨拙。”

他等待着这哀伤略减，然后对着拱顶说话。

“你，安塞尔姆，你呢？”

安塞尔姆站了起来，在屋内踱着步。最后他停了下来，站在乔斯林的脸与拱顶之间。他转动僵硬的脖子，直视乔斯林的双眼，然后又退开了。

“太久了，也许从来就没有什么意义——然后，就发生了后面的一切！不，我没法再说了。觉得有趣，受到感动，还被激怒。你是如此的——热衷。”

“热衷，只是热衷，其它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不明白，什么都不懂。”

安塞尔姆喊了起来。

“难道你还不明白？你骑在我们的头上，骑在我的头上，整整三十年！”

“我们有工作要做。我当时是那样想的——现在我全乱了——”

“那个地方对我很合适，虽然这未必是宗师的意图。然后你受命来了，像只大鸟一样飞来了——”

“——来到见习修士导师的身边。”

“我还是我。不过看着你飞黄腾达，有名无实，从教士助手到助祭，到神父；看着你几乎连‘我们在天上的父’都不会念，却成了教长。被诱惑，对，被诱惑——因为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脱不了俗，因为我们谁都不是圣人——会被诱惑走向某种毁灭。对此我毫不隐讳。我本可以像过去一样做些好事的，可是你诱惑了我，我的确吃了禁果。”

“然后呢？”

“然后？你知道以后的一切。老国王死了，你再也升不上去了。”

“我知道。”

“从那以后，不得不去听你的告解，那种片面的、沾沾自喜的告解——”

即使他很虚弱，乔斯林还是感到了极度的吃惊。

“你是什么神父？”

“你应该知道。可以说，和你一样。最微不足道的。我清楚这一点。伊沃又怎么样，乔斯林？一个娃娃教士。就因为他父亲送了木材建教堂，你明白吗？他和你过去一样是这座教堂的人。或许我也如此。不过他危害较小。他把时间用在打猎上了，你却像瘟神一般压在我们头上。你掌权的时候，有时看到你我这心就缩紧了，呼吸急促起

来。我告诉你另一件事。尽管我们在议事的时候，那石头玩艺儿就悬在上边，场内仍然是一片平静、和睦的气氛，因为你不在那儿，就像是香膏撒出来了似的。”

“安塞尔姆！”

“你还记得我在教士大会上反对建尖塔的时候你所说过的话吗？因为我还记得，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那儿，在所有人面前。‘给我坐下，安塞尔姆！’你记得吗？‘坐下，安塞尔姆——’”

“我们不要再纠缠这事了，没有什么可说的，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还有蜡烛的事。”

“我明白。”

“还有最后一点，乔斯林。如果你想要每件事都公开，还有尖塔的事。”

“你走好不好？”

“你必须承认使一个像我这种资历和地位的人去和建筑工人平起平坐，是最令我无法容忍的。”

“咳，饶恕我吧。”

“我当然饶恕你了，我饶恕你了。”

“我求你了。我以前所做的不可饶恕，蜡烛的事，侮辱你的事。我只求你看在我现在这个样子，饶恕我吧。”

“我就是这么说的。”

“你真是这么想的吗，安塞尔姆？对我说你真是这么想的！”

脚步声下了楼梯；然后，长时间的沉静。

过了很久，他才感觉到了一个变化；这次却是人们来到他的眼前，跳动着，奇怪地躲躲闪闪，晃动着。他们中除了亚当神父，其他人都看不清楚；他又喊了起来。

“救救我，神父！”

亚当神父走近了些，开始解疑团。他又扯又解，但是毫无收获。因为一切都交织一体，邪恶的植物在它们中间长出，长在它们上边。最后除了背部的疼痛（还有他们将他翻过身来，将剧痛与羊毛捆在一起的剧痛。）以及从喉间到脐间的、扩散开了的痛苦之外，乔斯林什么也感觉不出了。亚当神父看不出有什么要做的，只是告诉他说他很虚弱，精神错乱，要紧的就是意志。亚当神父也不明白从那些非基督徒那儿得到饶恕是如何地不可或缺；为什么因此就有必要去理解他们，而理解他们又是如何地不可能。

这种时候，乔斯林变得很狡诈，他明白自己必须从亚当神父的眼皮底下逃走。他等待着一个天气好的日子，因为间或会有好天气的。碰到好天气，阳光就会亮闪闪地照在地面上，他就能够确切知道自己身处何方了。好天气来了，他装作筋疲力尽睡着了的样子，耳朵却听见亚当神父窸窸窣窣地走动。当小个子走下楼梯的时候，他偷偷睁开一只眼睛，看着他的背影。他积聚力量要拼一拼，他终于翻起了身，双脚滑下床，等待着晕眩的消失。然后，他沿着墙摸索着，将兜帽戴在头上，披风披在肩上。他爬下楼梯，腿上的关节由于虚弱而哆嗦着。大厅空荡荡的，没有火，没有蜡烛，但是有许多的光和影在窗户上移动。空气中的清新激起了他内心的悲伤。他从壁炉的柴堆上取出一根棍子，拄着站直身子。

他等了一会儿，思考着。我要从后面走，这样他就不会看见我；我也用不着看那把石头锤子。

门外，在长长的、茂密的杂草丛中堆着一堆木料。一股气味向他扑来，他只好靠在木料堆上，也顾不上他的背了，等待着，那扩散了

的悲伤从他的眼里涌了出来。接着，他头顶上似乎有了什么动静，因此他突然间异想天开了。他扭动脖子向侧上方看，一大群的天使在阳光下闪烁，他们是粉红色的、金色的、白色的。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它们喜悦地吐出芳香。它们带来了少量的绿叶，在绿叶中有一根长长的、黑色的、跳动着的东西。他的头随着天使飘浮着，突然，他意识到苹果树并不止一根树枝。树在墙的外面，直冲云霄，分布开，控制着大地和天空，是一股喷泉，一个奇观，一棵苹果树；这使得他孩子似的哭了起来，说不清是喜还是悲。接着，在教长宅邸的院子与河流交界的地方，流水滑过，树木低垂其上的地方，他看见整个蓝天缩成了一颗有翼的蓝宝石，一闪而过。

他叫了起来。

“回来！”

可是鸟儿飞走了，是一支射出去的箭。它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他想，即使我整天坐在这里也不会回来。他又幻想着鸟儿也许会回来，光彩照人地停在一根几码开外的柱子上。不过，他内心很清楚。

“没有翠鸟会回到我身旁了。”

尽管如此，他却自言自语道，我很幸运地看见了它。其他人都没有看见。最后，他站了起来，沿小路往外走到了围地里。他眼睛看着手中沾满泥沙的棍子尖，双脚慢慢地挪动着。我看上去一定是像只老乌鸦，他想，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几乎是弓着身子。我为什么要去找那不存在，甚至是非常一般的东西？我去有许多的原因，它们都乱成一团了。亚当神父说得对，我对于苹果树和翠鸟太过于大惊小怪了。

他来到了国王门，坐在一块好坐的垫脚石上，仔细看着地面。不管有多少脚在上面走过，地面还是那么平平常常，这使一切更为暗淡无光。他只好站稳脚，拖着脚走过地面，来到大街上流着水的沟旁。沟就在他的鼻子底下，一个小孩光着身子在里边玩。

他对着她说话。

“罗杰·梅森在哪儿，我的孩子？”

咳，他想，以前谁会相信我说起话来这么像老人？他还在出神，那孩子就溅起水花从沟里爬上来，跑了。他没有其它的办法过这道沟，只好趟了过去。他看到有人的双脚和腰，便向他问话。

“罗杰·梅森在哪儿，我的孩子？”

有人在他上面吐口水，口水吊在他披风的边上。一个声音粗暴地回答。

“新街。”

双腿走开了。

他将棍子和双腿向右转，让它们走在鹅卵石的地面上。新街非常长，他想；想到这一点，他又觉得似乎无法再往前走了。他吃力地四处找垫脚石，却一块也找不到。因此他一屁股坐在一堵篱笆墙的旁边，用披风遮住自己。他拉过披风遮住脸，这样就算是在帷幔里了。

然而，即使是在帷幔里，他也能感觉到他们在场的压力；过了一会儿，他探出头，看到了孩子们的光脚。

“罗杰·梅森在哪儿，我的孩子们？”

光脚走开了，溅起沟里的水。一块石头在他的脚旁蹦起。我最好走开，他想——去个什么地方。他靠着墙吃力地站了起来，马上记起了罗杰·梅森会在勒托耶尔。他慢慢地向前走着，棍子向左伸，另一只手扶着右边的墙；最后，他终于看见了招牌上面画着星的客栈，看见了门外的垫脚石。他气喘吁吁地坐在石头上，自言自语；我没法再往前走了，这样也不妨。

“罗杰·梅森。”

脚走开又回来了，脚更多了。他对它们说着话，像以往那样。

“罗杰·梅森，罗杰·梅森。”

最后，它们中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脚，还有一条红裙子的折边。那个女人喊了一声，急急忙忙地说起话来；不过很容易对她的话充耳不闻，就像往常一样。我为她感到遗憾，他想，但不是太遗憾——就一点点遗憾。她与我的痛苦无关，是我的缺陷。

有手架在他的腋下，将他从垫脚石上架了起来，他的双脚和棍子在地上拖着。他看到一扇门过来了，还有楼梯，他的脚一级一级地点在楼梯上，他的棍子啪嗒啪嗒地响着。暗一些的地方还有一扇门，这时打开了。手将他飘飘悠悠地放到一张高背长椅上，然后走了出去，关上了门。他闭上眼，等待着事物回复原状。

第一次回复的是一种声音，是咯咯的声音，咳嗽声、喘息声和吐痰的声音，很有节奏。这使得他睁开了眼睛。就在那儿，在窗子对面小火堆的一侧，放着一张硕大的床。床单皱巴巴的，床头有一只垫枕。罗杰·梅森单肘撑着躺在床上，衣服没脱，只脱了靴子。肿胀的脸不停地发出笑声。接着，他的嘴张得更大了，笑声更像是喊叫。他倒了下去，脸朝下。乔斯林看着他的胸脯在一起一伏。

罗杰·梅森翻了个身，把床单也带了过去。他又吃力地撑起一只胳膊，像一只狗似的对着乔斯林呲牙笑。他的脸上冒着汗。当乔斯林直视着那眼圈发红的双眼时，他看到那张脸在抽搐。罗杰·梅森侧过脸，朝火堆里吐痰，却吐歪了。

“你臭得像死尸。”

乔斯林细想着这句话，看着床的上方，回想着一张张脸。也许是这样，他想，真的，也许如此。他听到自己的声音傻乎乎地、苍老地重复着这话。

“也许如此，罗杰，也许如此。是真的，也许如此。”

罗杰胳膊肘撑着向前靠。他的声音听起来似乎非常满意。

“他们也抓到你了。”

他打了个嗝，一滴红色的液体顺着下巴流了下来。

“它还没有倒下来，罗杰。亚当神父告诉我的。他说，即使我们用金刚石做材料，把它铺在地球的底部，尖塔总还有一天要倒下来的。”

营造商在床上挣扎，他双脚挣脱了床单，跌跌撞撞地走到房间的另一头。乔斯林听见他在诅咒，在砰砰地打着窗玻璃，接下来是哗啦一声，接着又是玻璃的叮当声。营造商对着那毫无反应的天空含糊不清地说着话。

“想什么时候倒就什么时候倒吧，老鸡巴！”

“今天的风很小，罗杰，足以让苹果花飘舞。”

营造商东倒西歪地走了回来。他重重地在床边跪了下来，拼命要抓住床。最后却放弃了，侧面倒下，又笑了起来。

“我喜欢你的臭味，乔斯林。它对我有好处，我原来并不认为有多少是对我有好处的。”

不过乔斯林却出神入梦了，心不在焉地搭腔。

“我看见了一只翠鸟。”

随后就出现了更多的脚，一件红衣服，说呀，说呀，说呀。罗杰·梅森又被扶上了床。声音过来了，对着乔斯林发话，又离开了他，回到了床那儿。

“你难道不明白吗？你这个大傻瓜！他们知道他在这儿！”

接着，衣服和声音出门走了。他看着对面的床，除了一上一下着的胸脯之外，其它看不见什么，除了喘息、停止、喘息之外，什么也

听不见。

“罗杰？罗杰？听得见我吗？”

只有喘息声。

“想想看。我原以为我在从事一项伟大的工作；可是我所做的一切只带来了毁灭，滋生了仇恨，罗杰？”

他仔细看着，但是除了胸脯在上上下下之外，他能看到惟一在动的是每喘息一次就轻轻颤动的一只手。他移开目光，去看着余烬。余烬似乎更亮了，因为影子都溜到角落里去了。

“带着神圣的爱，去热爱所有的人。然后——罗杰，你能听见我吗？”

可是罗杰却一动也没动。乔斯林放弃了努力，等待着。手处在一阵阵的喘息之中，火在阴影中亮了起来。他审视着脑海里那无形的、无法表达的一团乱麻。

最后，床上那人影动了。罗杰·梅森无精打采地躺着，头靠在垫枕上，毫无表情地看着乔斯林。

“好吧，就这样子，就我们两个。”

“说老人不受苦受难，这不是真的。他们和年轻人一样受苦受难，而且更没有能力对付。”

“大话。”

“然后，当尽了假圣人，却被一个死去的女子给迷住了。”

“你是疯了。我一向都是这么说的。”

“也许吧。我以前一直忙于对付那庞大的尖东西，——可我对她却一无所知。难道我、我梦中的她就是这样对我说话的；更确切些说不是讲话，而且对我哼着对吗？可是你看，我连这一点也不确定。艾

莉森说她让我着魔了。事情就是这样的，不是吗，罗杰？还能有其它什么样子？不过，你看，——这毕竟有可能是一枚真正的钉子，就是没办法弄清。”

营造商吼了起来。

“你他妈的乔斯林！它会倒下来的，我还得等它倒下来！你夺走了我的饭碗，你夺走了我的人，你夺走了一切。愿你在地狱里永远受诅咒！”

他打嗝般地抽泣了一声。

“你，还有你的网，你把我赶得太高了。”

“我也是被驱赶的。我不是身陷这张网，就是身陷那张网。”

他听见罗杰在朝着垫枕呼哧呼哧喘气。

“太高了，太高了。”

突然，乔斯林的脑子清醒过来。他完全看清了面临着一具肥大无形而又无法交流的身躯，他能做些什么。

“瞧，这就是我来要做的一件事。”

他摸着披风上的嵌宝金扣，直到披风从身上掉了下来。他将便帽推到后边，将胸前的十字架放到长椅上。

“我为这光顶而感到抱歉。死狗嘴里还能吐清水呢。不，真的不是。是邪说吗？我可是懂得很多很多的。”

他站起身，拖着脚走过房间，跪了下来。可是背部却无法支撑身体的重量，他因此手撑着趴了下来。好吧，他想，就只好这样了。

“有一次你说我就是魔鬼本身，这不是真的。我是个傻瓜。我还想——我是一座带着宽大地窖的房屋，老鼠就在里边生活；我的手上

有某种晦气。我碰到谁就会伤害到谁，特别是我所爱的人。现在，我带着痛苦和羞耻来请你宽恕。”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火堆发出噼啪的声音，铰链窗户吱嘎响着，外面的树叶轻轻吹动。他审视着双手间的木地板。我在这儿，他想，我再也无能为力了。

“砰”的一声，一只膝盖撞在他右手边的地板上。他的双肩被抓住了，他被直直地扳了起来。罗杰的双臂紧抱着他，在他背部的烈焰里。营造商一边诅咒一边抽泣，他觉得头和身躯都被摇散架了。他哭得不好，所以每一次的抽泣都是一阵痉挛，振动着他们两人；接着，话就在两次抽泣中滚了出来。这使得乔斯林发觉他也在紧紧抓着“救命稻草”。罗杰的脑袋压进他的肩膀里了，他却发现自己尽在口齿不清地说着傻话，说有关一棵苹果树的话，说着傻乎乎的、托儿所的事，拍打着对方宽厚的、颤抖不停的背。他是这样的一个好人，他想，这样好——不管那是什么！在上了油漆的、晃悠悠的招牌之下，新生命正在来临。

过了一会儿，罗杰喘着气松开了手。他一只手还搁在乔斯林的肩上，另一只手却抹脏了自己的脸。

“我像个婴儿似的又哭又闹，这是喝了酒的缘故。我喝醉了很爱哭。”

乔斯林发现自己被这只沉重的手压得歪向一边。

“你能不能扶我起来，罗杰？”

营造商放声大笑。他半拖半拉把乔斯林拖回到长椅上，然后走到床边，猛地倒在床沿上。乔斯林一直在解释个不停。

“我的背现在已经很不行了，你一折它就断了。有时候我觉得是石头锤压的结果，可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这么回事。顶住。喝酒。”

“我不喝，不，谢谢。”

一根柴枝烧着了，冒出黄色的火焰，使屋内充满了跳动着的影子。营造商伸手拿过酒壶，猛喝了一口。

“我们尽力量了。”

“顶上太可怕了，疯了。”

“别再说了。”

“重；停。轻；停。”

营造商吼了起来。

“行了！行了！”

乔斯林又一次在脑海里审视着那无形的东西。

“当然还有更多。它总有一天要倒下来的；但是，尽管石柱在弯曲，尖塔倾斜，碎石遍地——我还是不明白。我还是有一点——我该把它叫作什么，也许是怀疑吧？要知道，这也许就是我们注定要做的，我们两个人。他说我像个女孩子，我总是需要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可是那样一点也没错，不是吗？所以我献出了自己的身体。是什么把它支撑住的，罗杰？是我吗？是神钉吗？是她？还是你？还是可怜的潘格尔？他趴在十字中心下面，肋骨间粘着一片植物叶子？”

罗杰·梅森定住了，只有身影在火焰中颤动，好像他就是墙的一部分似的。不过，屋里还有其它东西在动，乔斯林感觉到了它们在周围鼓着黑翅膀拍打着。激动中话蹦了出来，可是他几乎没有察觉自己在说话。

“就是说你还能够做些事情，罗杰我的孩子。还能做些事情。”

罗杰·梅森的脸因为充血又变成了紫色，他声音嘶哑。

“这就是你来的目的，对不对，乔斯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要是不呢——就由你说。”

“不！不！我从来没想过要——”

“我理解你，神父，我觉得自己一点一点地明白了。”

在黑色的翅膀中，恐惧落到了乔斯林头上。

“我的意思不是——”

“我说过我了解你。”

“是某种力量让我说这话的，某种我无法控制的力量。”

罗杰·梅森已经倒在床上了。

“下一次大风到来的时候，我会记住的。以眼还眼。”

“你可以离开，你还很年轻。”

“谁还会雇我？谁还会和我一起干？你什么都想要，是不是，神父？”

“主就在我们周围。我知道的——不过我还知道这其它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是人的心灵，罗杰？是不是一整座房子，包括地窖和其它的一切？”

接着，那个女人出现在屋里，变黑了，胆怯地说着话。她走了以后，他听到其它的说话声和笑声。

“外边是什么？”

“是人。”

“你知道的——如果她的确知道了这件事，那我还能说什么呢？罗杰，麻烦的是：地窖了解他——我的意思是知道他患阳痿——却包办了这场婚姻。我想，那是她的头发。那时候我常常看见，红色的，

在一张瘦削苍白的脸周围飘着。那以后，当然就没有了。可是后来当她站在柱子旁朝你看的时候，它烙进了我的眼里。她迷住了我。她一定干了，是吗？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知道她是怎样的一种人；因为如果她知道，知道她丈夫的情况，甚至可能默认，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恐惧。理所当然，像这样一个尤物总是会牵我魂魄的！”

“你在说些什么？”

“当然是说她。我去找过她。她总是跑着过来，然后站住。我从自己的膝盖上揭下一块皮，包扎她割伤的膝盖——就这样，有什么关系？后来，当我知道她是如何地深深陷入了我的网中的时候，我想着要去见她，去作解释——”

“你？”

“她有没有说到过我？不过不要紧。我也牺牲了她，是有意的。你知道，罗杰，祈祷应验了。这太可怕了。因此她死了之后，她困扰着我，使我着魔。长发让祈祷黯然失色。一个死去的女人。这是个大笑话，是不是？”

“笑话！”

“应该有某一种生活方式，根据这种方式，所有的爱都是好的，一种爱不与另一种爱相争，只为它增色。一个人的心灵是怎样一种东西，罗杰？”

“你得到了你来要的，走，现在就走。”

“只是我必须知道——”

“现在这对我们又有什么关系？”

“我的脑子太乱了。你瞧，在她令我着魔之前，我爱她就像爱女儿一样。你知道的，她死的时候——”

“随它去吧。你走。”

“我需要三只舌头，同时说三件事。我当时就在那儿。你记得吗？我只是想去帮忙。就是在当时，我可能也明白一些事情。她躺在地板上。当她抬头看的时候，她看见我站在门口，穿着正规，是教长，是神父，是指控人。我只是想去帮忙，却害死了她。我肯定是害死了她，就像亲手割开了她的喉咙一样。”

他听到营造商的脚步声到了他的脚边，感觉到脸旁热烘烘的带着酒味的气息。

“滚出去。”

“你难道看不出来？这就是我必须知道这些事情的原因——我害死了她！”

营造商突然吼了起来。

“滚出去！滚出去！”

他双手将乔斯林猛地拽到一边。门“嘭”的一声开了，这双手又把他猛地推了出去。他看见楼梯向他冲来，太快了；接着，他紧紧地抱住了一根栏杆，双膝跪在楼梯上。

“你这发臭的死尸！”

酒壶从他的头上飞过，撞在墙上碎了。他连滚带爬地来到油污的鹅卵石路面上，听到营造商在身后喊着。

“但愿他们剥了你的皮！”

喊声被一片声音吞没了，他们喊着，笑着。又像猎狗似的狂吠。他靠墙站了起来，但是那闹声却在他周围涡动着，把手、脚和一张张模糊的脸卷到了他面前。他瞥见一条昏暗的小巷，费劲地挤了过去，撕裂了背部的衣服。他听到教士服撕开了；他无法躺下，因为有许多手扶住了他。闹声变成了驴叫狗吠。它们变出了自己的嘴巴，长着獠牙，涎水直流。他叫了起来。

“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

嚎叫声不断，一片忙乱；一片诅咒声，充满仇恨。手变成了拳和脚。他觉得似乎是听到了伊沃和他的朋友们在驱赶着猎犬，声音压倒一切。

“噜！噜！噜！”

他脸朝下倒了下来，看着排水沟的脏水映出的一双双腿和一扇门透出的光。

然后，寂静扩散开去。腿一点一点地从他身旁移开。寂静中他听到了一个声音，一个女人的声音。

“圣母马利亚。看看他那背！”

脚移动得更快了，移到了他的视野之外。他还听见它们走着，跑着，狂奔着，在鹅卵石路上磕磕绊绊。透出光亮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他在那儿躺了一会儿，颤抖着。最后，他动了起来，朝着墙爬了过去。我暴露无遗，他想，这早就在预料之中。他立起身，一点一点地挪向大街上标灯的昏暗的光。有时他从墙边倒下来，跌跌撞撞地踏进沟里又走了上来，虽然有一次他整个人都掉了进去。就在这里，我展示了真正的我，他想着，又爬了出来。在小巷和大街的交叉口他倒下了，一动不动。他几乎感觉不出披在他背上的布，还有雷切尔的裙边和亚当神父穿着浅帮鞋的双脚。有手轻轻地扶着他。一个声音模糊不清地说着话，就像冬季的排水沟里发出的声音。接着，他陷入了阵阵黑暗之中。

第十二章

他又一次面对着拱顶的石肋。石肋一点也没变，而他自己却进入了某种新的生活。这是一种悬置在肉体之上的感觉，又一阵一阵地被一股势不可挡的眩晕所淹没。这种眩晕带来了一种盲目的恐惧。眩晕过后是一道沟壑。这时他又会感到自己是头脑清醒地悬着，模模糊糊地回想着发生过的事。在躯体之上，他无言地对自己说着话。

我这是在哪儿？

他总能够得到回答，无言的回答。

乌有之乡。

他喝一种苦味的东西，也许是罂粟汁。他有时候想：这或许就是让他能够在平躺着的躯体之上这样漂游的东西吧。还有几张脸孔挤了过来，一张脸拿了东西给他喝，另一张是亚当神父的脸，现在完全看清楚了。他弄不清楚沟壑有多宽，也弄不清楚悬置和漂游的时间有多长。他只是在一瞥又一瞥之间，毫不吃惊地注意到阳光或是阴影是如何在拱顶石肋上划过一段段时间的。有时候，他会更直接地意识到那东西，在他下方的那个装置。它首先与石肋的绷直和倒塌有关，这项工作它不停地、然而又是虚弱无力地干着，中间部位的心脏就像关在窗内的小鸟一样乱扑腾。只有当教士们手按着他，进行一些必要的宗教仪式的时候，他才被拉回身躯里。有一次，他很清楚地听到了一段对话，却只能理解最后几句。

“这是消耗性疾病，是脊柱结核——”

接着停顿了一会儿：“不。什么都不是。是他的心脏，你知道的。”

但在大多数奇怪的、波动起伏的时间里，他悬在身躯之上，或者置身于沟壑之中。他的想法有些持续不衰，有些却旋踵即逝。他看见许多意象，现在他却无动于衷。他几乎什么也不说，因为话语是很复杂的，甚至在你只有一张嘴可用的时候也是如此。他的使用权还受着一种愿望的限制，要避开下面那具身躯的圈套——也受着常常陷他于其中的那沟壑的限制。然而，在雾气中，在就事论事地审视拱顶的时候，他每隔几个世纪就要作出长期的努力。他降下来，进到石头嘴里，击碎石头，喷出一股成形的气。

“倒了吗？”

亚当神父清晰的面孔就会走近来，俯下来，微笑着。

“还没有。”

他就要端详那双蓝眼睛，还有那由于微笑而微微伸向脸颊皱纹的嘴。然后，当那张脸滑向旁边继而消失之后，他就会发现自己端详着随后取代那张脸进入视野的任何东西——一条石肋，一只苍蝇倒着附在下方，正忙着一些不起眼的小事。

有一次他想起了自己的墓，想办法让哑巴来了一趟。费了很长的时间，不断地停顿，他终于让他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他要不加修饰，死的时候脱光衣服剔光肉，一具平躺着的骨架，包着一层皮，头往后靠，张着嘴。他扯着床单，手终于明白了。他们把他脱光了，让年轻人画。年轻人画着，脸上的表情既是着迷，又是厌恶；乔斯林却又昏了过去。过了像是一至两个世纪，年轻人走了，只有一只苍蝇在拱顶上弄干净它的腿。

还有一次是点了蜡烛，有低低的说话声，还有人给他抹油。他超然于圣油礼之上，除了那沉重的躯壳以外，圣油礼与其它一切都不相干。沟壑又出现了。然而，当他又一次醒过来、飘飘悠悠的时候，情形却不同了。他听得见风声和雨声，还有窗户的哐当声。然后他想起

了那个地窖和里边的老鼠，惊恐一下就将他甩回到了气喘吁吁的躯壳里。

“梅森。罗杰·梅森。”

一张张脸凑了过来，竖起眉毛询问，说出长长的、无法听懂的句子。

“罗杰·梅森！”

喘息马上就和说出的话、脑海里的念头搅成了一团。他的胸膛衰弱得像要停止工作，所以他带着恐惧逼着它干。他感觉到手把他扶了起来，让他坐着。

接着他又仰面躺了下来，抬眼看着一根石肋，石肋上闪亮的阳光正一线一线地移动着。

我当时是在哪儿？

一张脸挡在了他和阳光之间，俯了下来，满脸惊恐，眼圈发红，黑发像蛇一样垂了下来，拂着他的脸，嘴迅速地张开又闭上。攻击起来很狂暴，却使得他无动于衷，因为他无法连续集中注意力。

“在外屋，在洋葱和一袋麦子之间——”

她怎样才能消除过剩的精力？她是一张吞噬人的嘴，一个好女人。

“——他在爬着。绳索还套在他的脖子上，另一端拴在一根破椽子上。他总是说干他这一行最难的就是预计断裂应力，虽然上帝知道——”

上帝，乔斯林想着，他的心灵把一切都看得微不足道，上帝？要是我能够回过来，我会把上帝看成是躺在人们之中的，可以在那儿找到的。不过现在巫术把他给障住了。

“坐在火堆旁，他的头歪向一边，又盲又哑——我得为他做一切，一切！你明白吗？就像对待一个婴儿！”

他冷漠地看到亚当神父伸手把她拉到旁边，听到她在屋里大声抽泣，然后沿着楼梯向下，声音越来越小。他恍惚间看到罗杰·梅森的脸，却无法交流；看到草地上的孩子们；看到潘格尔守夜时蜷着的身躯。他看到粗笨的一层层塔，破碎难看的八角木架。他感到非常沉重。

结束了，他想，都结束了。我甚至无法去同情他们，也无法同情我自己。

有人在屋里低声说着话，还有金属的叮当声。亚当神父的脸又凑近了。他看着那嘴唇，嘴唇发出了声音，他太疲倦了，也就顾不上了。

蓝眼睛眨了一下，眼睛周围的皮肤出现皱纹。嘴唇张开了又闭上。这一次，他那被罂粟麻醉的耳朵听到了，在声音逸入拱顶之前听到了。

“乔斯林。”

然后，他心知他这台钟辉煌的轮转已经完成；死去就像吃喝拉撒一样容易，一件接着一件做就行。

只有此刻的认识才是一种解救，他的思绪像一匹脱缰的马，甩掉了车奔跑起来。他试着往上看，想看看这么晚了巫术是否不再附身了；一团乱发在群星中闪着光；他那像一根巨棒似的尖塔朝它伸去。就这些了，他想。如果我以前有时间，早就作了这种解释。他对着亚当神父说了个字。

“贝丽奈西。”

微笑变成了困惑和忧虑，接着又开朗了。

“是圣徒？”

他很虚弱，在抵抗着，那挣扎着的身躯使胸脯收缩，要笑出来；突如其来的恐惧又使他忍住了笑，就像一个魔术师那样，使自己在生命中保持平衡；他突然喜欢上了亚当神父，想要给他一件东西；因此，在他平衡之后，又对他说了一个字。

“圣徒。”

死比活着更自然。还有什么能比那腾起又落下、像是肋骨下最后一束火焰的惊恐万状的东西更不自然吗？

“乔斯林。”

那是我的名字，他想，他略有兴趣地看着亚当神父；亚当神父也要死了；明天或者是某一类似时刻，一个声音就会用对小孩说话那样的语调叫“亚当”。无论他一步接一步爬得多高，不是明天，就是后天，他们都会用银锤在那羊皮纸一般光滑的额头上敲三下。接着，他又走神了。他看到亚当神父不得了了，从头到脚都披上了羊皮，绷紧的，塞进去的羊皮，顶上是奇形怪状的毛发，一副疯狂的骨架支撑着。突然，就像横在他与那张脸之间的一场梦中，他看见所有的人都裸着身子，是有着浅棕色羊皮的动物，羊皮在他们呼吸和走动的时候绷得太紧。他看见他们穿着一片片织成的东西，或是踱步，或是大踏步走着，脚下是动物皮。他挣扎着、喘息着，要将这根本没有说出来的幻象说出来。

他们对地狱的期盼是多么自豪！在那儿不会再有幼稚之举。主知道自己会在哪里。

手使劲将他按了下去，接着又是一道沟壑。然而他又惊恐地回来了，要看完这全过程。

“听着乔斯林，我们现在帮助你上天堂。”

天堂，惊恐之中乔斯林的脑子转个不停。你们这些绑我的人，你们这些明天才会死去的人，你们知道天堂什么？天堂、地狱和炼狱又小又明亮，就像人口袋里的珠宝，只有在宴会时才会取出来戴上。这是又一个灰色的死亡之日。除非我一只手牵着他，另一只手牵着她，否则天堂对我又有什么意思？

同意吗？

我用一把石头锤换了四个人。

突然，他发现自己得咬住空气，咬住不放。手将他扶了起来，因此他不用费力，肺部就暂时有了空气。惊恐从他的胸膛里出来了，却在他的周围扑打着。

惊恐中两只眼睛在盯着他。只有它们是不变的。在它们面前，他就像一座行将倒塌的房屋。它们看了进来，眼对着眼，一只眼对着一只眼。他咬住更多的空气，用自己的双眼紧盯住那两只眼睛，它们是生存中惟一稳固的东西。

两只眼睛滑到了一起。

那是窗户，开着，很明亮。有什么把它分成了两半，在分隔处周围是蓝色的天空。分隔物无声地静立着，向上直冲天尽头某一个点，带着无声的呼喊。它像个姑娘一样苗条，是半透明的。它从某种玫瑰色物质的种子长到现在的样子，这种物质像瀑布一样闪着光，一帘向上倾泻的瀑布。这种物质是一种直冲无限的实体，迸发出一阵阵欢跃，任何力量都无法遏止。

惊恐扑打着冲了进来，把窗子撞得一片一片，在眼前跳动着；可是惊恐和视觉丧失都无法减轻它的恐怖和惊讶。

“现在——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可是一双双手却在放下一阵阵的恐惧和吃惊，放着，放着。一次次迸发的思想划破了黑暗。我们的石头在呼喊。

“我坚信，乔斯林，我坚信！”

恐惧与喜悦交织是什么，应该怎样将它们混合，为什么它们是同样的，闪着光，飞过充满惊恐的黑暗，就像蓝鸟从水面上飞过似的。

“一个同意的手势——”

在浪潮中，像蓝鸟一样飞翔着，挣扎着，呼喊着，尖叫着留下那魔法似的、无法理解的语言——

它就像一棵苹果树！

亚当神父俯下身，却什么也听不见了。不过，他看到了嘴唇的颤动，似乎是在喊：“主啊！主啊！主啊！”因此，他以宽容之心，将圣饼放进了死人的口里。

译后记

《教堂尖塔》是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第五部小说，在《蝇王》发表十年后出版。关于小说创作，戈尔丁有着他自己独特的见解。他曾经宣称：“除非你做的事是连自己都怀疑做不到或是你确信别人从未尝试过的事，否则写小说便毫无意义。我认为写两本相似的书是毫不足取的。”[(1)]然而，对于戈尔丁的这段话，我们不应该片面去理解。就《教堂尖塔》中的讽刺手法，象征与意象的运用而言，这部小说与《蝇王》有着不少的相通之处。同时，戈尔丁在创作《教堂尖塔》时也的确进行了创新的尝试。与《蝇王》不同的是，《教堂尖塔》寄寓了人类寻求理想境界的希望，也揭示了一种复杂交织的生存状态，崇高的企求与丑恶的现实、向善的奋争与罪恶的欲望相互交织，剪不断，理还乱。从而极大地拓展了这部小说的容量。

也许是索尔斯伯里大教堂高耸的尖塔激起了戈尔丁对于理想追求的丰富联想（戈尔丁曾任教于索尔斯伯里中学并曾提到索尔斯伯里就是《教堂尖塔》的原型），也许是教堂对于精神层面的特殊含义，戈尔丁将他第五部小说的背景放在了教堂。他通过荒诞与现实交错的画面，象征与隐喻的创作手法，揭示了人生与社会现实的多重矛盾。

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一天，圣母马利亚大教堂的教长乔斯林似乎感到了主在召唤，要他为了主的荣光去建造一座四百英尺高的尖塔。他不顾教士们的反对，对于营造商罗杰·梅森的忠告充耳不闻，在没有地基的情况下硬逼着罗杰·梅森和工人们往上造尖塔。随着工程的进展，教堂的负重不断增加，四根支柱不堪重负，发出可怕的呻吟（因其双关意义，译为“歌唱”）。出于无奈，在完成了尖塔下层的塔之后，工人们只好造了一座小丑帽一般的尖塔。尖塔内层是八角木架，外层是薄石块，石块用钢缆绷紧。即使如此，固定尖塔外层石

块的钢缆还是断裂了。石块碎裂，像飞弹似的落下，内层的八角木架也倾斜了，无力地靠在护墙上。由于失败和四面受敌，也由于病痛的折磨，乔斯林在病榻上凄凉地走完了自己生命的历程。

乔斯林对于理想的追求，对于现实的无知，小说中滑稽而又充满悲剧性的氛围，使《教堂尖塔》充满了强烈的讽刺色彩。从这一意义上看，乔斯林与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不无相通之处，区别仅在于乔斯林的“执迷不悟”。无论在旁人的心目中他是多么的幼稚可笑，无论反对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乔斯林都在努力追求着自己的目标。无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是多么的遥远，他那纯真的信念都在强有力地激励着他，克服一切困难，让尖塔高耸在教堂顶上。

然而，乔斯林对于建筑一无所知，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他天真地认为：只要“虔诚”，只要有着“意志”，其它一切问题都不在话下。在这里，戈尔丁有意打乱了现实与想象的界限，取得了戏剧性讽刺（Dramatic Irony）的效果，折射出乔斯林在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中所处的困境。当乔斯林充满激情地向周围的人们宣扬主的意志，盛赞即将拔地而起的、雄伟的尖塔时，他在教士及建筑工人的心目中却显得愚钝透顶。营造商罗杰·梅森费尽唇舌地向乔斯林解释建筑学上的原理，最终却发现自己是在对牛弹琴。乔斯林既听不懂，也不愿听，死抱着他那不切实际的观念，令罗杰·梅森既惶惑，又恼怒。没有地基就无法建筑，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乔斯林却总是满不在乎地宣称“主会赐予的”。随着教堂负重的增加，四根石柱被压得发出了可怕的呻吟，望弥撒的人们也因此而纷纷逃离。然而，在乔斯林的心目中，这可怕的呻吟却是赞美主的“歌唱”(2)。尖塔撕裂，碎石横飞，八角木架倾斜，他却寄希望于主教送来的“神钉”，然而他所翘首以待的“神钉”却无法使尖塔复原。

《教堂尖塔》强烈的讽刺色彩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造尖塔是为了主的荣光，而乔斯林请来造尖塔的人却是一群异教徒，他们把教堂

搅得乌烟瘴气。在这里，戈尔丁似乎是在影射一种信仰的危机。求助于异教徒，本身就是一种命运的嘲弄。乔斯林自以为是心地纯洁的，却又抑制不住对古迪的欲望。在古迪临盆之际，他想去帮助，却使得古迪惊恐万状，以为乔斯林是来谴责她与罗杰的私通行为的，因此在伤痛和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下一命归天。乔斯林一向鄙视以美色换取国王青睐的姨妈艾莉森夫人，却又不断从她那儿获取资助建造尖塔。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教长职位也是因为艾莉森夫人取悦了国王之后才得到的。事实上，尽管乔斯林虔诚地寻求着理想和爱，却无法摆脱内心深处的肮脏，也无法摆脱现实生活中的污浊。在这一问题上，戈尔丁表现出了他独特的洞察力。

在貌似荒诞的表面之下，戈尔丁对当代西方的社会现实、对西方人所面临的精神危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力图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寻找出路。从象征层面看，乔斯林造怪尖塔之举，实际上寄托了戈尔丁对于理想的追求。这可以从乔斯林这一人物性格的塑造，从戈尔丁所运用的《圣经》典故、象征与意象来推断。首先，乔斯林造尖塔并不带有任何功利的色彩，而是为了主的荣光。尽管在实际问题上他显得是那么的无知，他的行为动机却是高尚、纯洁的，这实际上象征了一种理想的追求。其次是他所面临的一种两难处境。要造尖塔，就意味着全身心的投入。履行这一职责，同时也意味着通常意义上的渎职。为了造尖塔，他将教堂的日常事务弃置不顾，教堂的弥撒仪式也因此而被迫中断。这一切导致了他本人灾难性的结局。然而他却选择了这样一种结局，从而也反映出乔斯林追求理想的坚定信念与坚强决心。

贯穿于整部小说的三个意象也是理解《教堂尖塔》思想内容的重要线索。第一个意象是六翼天使撒拉弗。《圣经》中的撒拉弗是守卫上帝宝座的天使。他将红炭用火剪从圣坛上取下，以炭沾口，消除罪孽。在乔斯林造尖塔的过程中，天使时常来到。在风中、在雨中、在祈祷室里，温暖着乔斯林的背部。虽然小说中的撒拉弗并没有使用红

炭火，但是，戈尔丁运用撒拉弗这一形象，似乎仍然在暗示：造尖塔的过程也同时是消除罪孽、净化灵魂的过程。造尖塔的启示产生于祈祷，而乔斯林当时祈祷的目的是要消除自身的骄傲。随着工程的进展，乔斯林自身的丑恶也不断得以暴露，从而获得灵魂的救赎。面临着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机，戈尔丁试图要做到的，是在《圣经》中、在精神奋斗中寻找出路，呼唤着灵魂的净化。第二个意象是网。当教堂的石柱在重压之下发出可怕的呻吟时，罗杰恳求乔斯林允许他们停工。乔斯林却说他们已经陷入了一张网中，欲罢不能了。这是上帝之网，尖塔是“最高的祈祷示意图”，乔斯林和罗杰都是上帝所选中，去完成这一光荣使命的。虽然这有悖于常理，但是“主并没有要求人类去理性地处事”。“在某一深层，却有指令要你去做毫无意义的事……如果人类虔诚，新事物就会出现。”这事实上也反映了乔斯林为寻求理想的坚定信念和坚忍精神，虔诚与坚忍最终必将带来自由。第三个意象是苹果树。在乔斯林弥留之际，尖塔在他的心目中成了苹果树，而且，戈尔丁用了“the”这个定冠词，显然是特指某一棵树。关于这一点，Boyd指出：偷食禁果给世界带来了死亡，给我们带来了灾难。然而，也带来了使人类获得救赎的基督，从而为人类增添了荣耀。乔斯林尝到了他自身及周围人的邪恶之苦，但却使“人类希望的闪光显现”[3]。这是乔斯林所孜孜以求的，也是戈尔丁所苦苦寻求的。也许，这就是戈尔丁在论及小说主题时所指的“失败与牺牲”，并由此而进入“美的奥秘，光芒，火焰与迸发”[4]的境界之中吧。

戈尔丁的作品相当难懂，《教堂尖塔》也不例外。翻译这部小说虽然经过反复推敲，错误依然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在小说翻译的过程中，英国友人，原威尔士大学文学讲师Charles Tyzack先生给予了热心的支持和帮助，谨此致谢。

---

(1) 张鄂民：《半个世纪的呼唤——论威廉·戈尔丁小说作品的主题》，载《当代外国文学》1999年第3期。

(2)引自译者友人、原威尔士大学文学讲师Charles Tyzack先生的电子邮件。

(3)S. J. Boyd, *The Novels of William Golding*, Harvester Press, 1988, p.86, p.102.

(4)S. J. Boyd, *The Novels of William Golding*, Harvester Press, 1988, p.86, p.102.

WILLIAM GOLDING

戈尔丁文集

金字塔

The Pyramid

〔英〕威廉·戈尔丁 著

李国庆 译

THE PYRAMID



威廉·戈尔丁
诞辰110周年
纪念版文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金字塔

作者：〔英〕威廉·戈尔丁

译者：李国庆

责任编辑：管舒宁

关注微博：@数字译文

微信公众号：数字译文

微信服务号：译文有声

联系我们：hi@shtph.com

问题反馈：complain@shtph.com



Digital Lab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业务的实验部门，成立于2014年3月。我们致力于将优质的资源送到读者手中。我们会不断努力，做体验更好、设计更好的电子书，加油！

上海译文出版社|Digital Lab

问世间情是何物（代前言）

威廉·戈尔丁在这部《金字塔》出版（1967）之前，已经发表了《蝇王》（1954）、《继承者》（1955）、《品彻·马丁》（1956）、《自由坠落》（1959）和《教堂尖塔》（1964）五部小说，在英国文坛，甚至世界文坛赢得了一片赞扬。但评论界对《金字塔》却褒贬不一。于是他沉默了十二年。是对评论界有眼无珠失望，还是反省自己的创作方向？我们不得而知。事实是直到1979年，他才又发表作品。先是《黑暗昭昭》（1979），然后是《纸人》（1984），以及为他光辉的创作生涯画上句号的《海洋三部曲》（《启蒙之旅》，1980；《近方位》，1987；《甲板下的火》，1989）。1983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至此，威廉·戈尔丁国际文学大师的地位已确定无疑。1993年9月，第一届国际威廉·戈尔丁研讨会在法国圣埃提尼大学举行。遗憾的是，他在这年6月去世，享年82岁，距大会召开只有三个月。

不过，如果他出席了大会，则会有另一种遗憾。这次会议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金字塔》无人注目。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诺曼·佩奇在为会议论文集写的《前言》中，一方面欣喜除《蝇王》和《海洋三部曲》受到了理所应当的最大关注外，从前不被看好的《纸人》也得到了一定的重视；另一方面却遗憾几乎无人提及《金字塔》这本他认为绝不应当被忽视的作品。他进一步指出，这一现象本身就是个有趣的研究题目。[(1)]

一

《金字塔》说简单则轻松好读，说复杂则耐人寻味。

先说简单。

小说分三大部分，由主人公奥利弗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贯穿联系。

第一部分是奥利弗十八岁那年的夏天，几乎是整整一个月的逐日经历。中心事件是他跟斯蒂伯恩城下层女孩艾薇的一段风流史。尾声是两年之后两人的再次相遇：艾薇恶意地报复了奥利弗的薄情寡义，在公众场合谎斥他在她十五岁的时候强奸了她。

第二部分叙述了奥利弗在牛津大学上了一学期后回家度假，参加斯城歌剧社演出，结识了从伦敦来的专业导演埃弗林·迪·崔西先生。埃弗林向他暗示了自己的易装癖，甚至同性恋倾向，也指出他暗恋的伊莫锦并非他想象的那么完美。奥利弗最后从少年的迷恋中解脱，但对埃弗林的暗示却懵然不解。

第三部分的时光向前推进了二十多年，奥利弗四十五岁，故地重游，在童年的音乐老师墓前回首往事。这部分有两条情节线索交叉并行。一是奥利弗跟老师彭斯的师生关系，如何从表面的热爱到真心的憎恨；一是彭斯跟亨利的情人关系，如何从畸形的痴恋到疯狂的绝望。结果是已经成人的奥利弗认识到自己跟亨利一样，毕竟达不到为爱可以生死相许的境地，而是只肯付合理的代价而已，于是离去。

人们注意到这部小说一改戈尔丁前五部作品的寓言风格：地点并非全然虚构，如《蝇王》中的海岛，而是典型的英国小城镇；时代也不遥远，如《教堂尖塔》中的中世纪，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人物更难一概以符号论，而是生活中似乎随处可见的你我他。

有许多细节显示这部作品带有自传性。比如，斯城的地形地貌跟作者生长的马尔波洛十分相似，都是以一个广场为中心。主角奥利弗一家跟作者一家也兴趣相合：戈尔丁自己和父亲都擅长演奏提琴等乐器，他跟奥利弗一样，放弃了音乐，进入牛津改学科学等等。再加上戈尔丁把这部作品献给自己的儿子戴维，人们自然联想到这是一部反

映“成长的痛苦”的作品，半是小说，半是自传，题材不新，主题也非重大。

另外一个事实是，这部小说的第一、第三部分曾单独作为中篇小说在杂志上发表过。第一部分发表在《凯尼恩评论》上，取名《悬崖上》。第三部分在《老爷》杂志，取名《金字塔内》。所以，有些评论认为这是三个硬绑在一起的中篇，结构松散，缺乏内在的张力，不足以一部完整的长篇论。更严厉的指责则说它完全是失败之作，是为了商业利益而自毁名声的产物。

二

当然，《金字塔》不乏它的鼓吹、崇拜者。在他们看来，上述指责皆是短见、偏见。此书自有完美的结构，深厚的含义。

关于结构，戈尔丁自己有过提示，说是仿照贝多芬的奏鸣曲设计的。[(2)]根据这个线索，第一乐章便是主题：（奥利弗跟艾薇）没有爱情的男女关系。中间乐章是谐谑曲，包括舞台上的闹剧和奥利弗无法理解的埃弗林暗示的非男非女关系。第三乐章是主题的变奏与重申，即亨利与彭斯之间同样没有爱情的男女关系。尽管都是始乱终弃的“乱爱”，这两对男女关系表现不同。艾薇与奥利弗是青少年；亨利与彭斯是成人。艾薇有美丽的肉体，下贱的出身，低俗的精神；彭斯是丑陋的肉体，高贵的出身，优雅的精神。于是，奥利弗只要艾薇的肉体以满足自己的生理欲望和精神安慰——战胜对手鲍比，填充暗恋伊莫锦不遂的空虚，却鄙视她的出身，绝不敢公开展示两人的关系，也鄙视她对流行音乐的爱好，从没用心去理解她的精神世界，最终还是带着一腔迷惘分手。亨利要的是彭斯的出身所带来的金钱，作资本供他发展商业，却把肉体和代表高雅的精神生活的音乐抛在一边，假惺惺地将“天堂即音乐”镌刻在了她的墓碑上。结果是奥利弗出卖了灵魂得到生理的满足，以音乐交换了化学、精神毒气取得人生的成

功；亨利牺牲了爱情得到资本，以道德交换了商业的蓬勃发展。艾薇是带着死亡的心灵逃离了斯城，进一步走向以肉体交换生活的道路；彭斯是肉体死亡，精神疯狂，脱离了斯城，去到那对她来说并不十分美好的音乐天堂。故事不同，主题一样。

如此分析，主题与变奏果然存在。另外如彭斯的小轿车在第一部分中陷在水潭里、在第三部分中陷在路旁沟渠里等细节，不妨看成是音符的重奏，旋律的呼应。

作者给予的另一个暗示是书名。就结构而言，众所周知，金字塔是由四方形的底座和三角形的立面组成的建筑。所以，唐纳德·康普顿分析说，这部书的故事都围绕着斯城的广场（Square，正方形）展开。在此基础上建成的金字塔的四个立面，分别是斯城的居民、阶级、音乐和性。居民由奥利弗、艾薇和彭斯构成三边，阶级由中、上和下构成，音乐由音乐喜剧、爵士乐和古典音乐构成，性由被压抑的、淫荡的和理想的构成。具体而言，奥利弗代表了人类的心灵，艾薇代表肉体，彭斯代表精神；中产阶级包括奥利弗的父母，上层是医生埃温、报纸老板克莱默、老道利什等，下层则是杂货坊的居民以及在小酒馆门口闲逛的流浪汉们；音乐喜剧指的是《多情国王》，爵士乐是艾薇爱听的萨沃伊俄耳普斯乐队，古典乐当然是道利什父女及奥利弗所欣赏的那一些；压抑的性由彭斯代表，淫荡的欲念可由奥利弗对艾薇的态度看出，理想则出现在他对伊莫锦的幻想中。[(3)] 更进一步观察，书中人物也大多是三角关系，比如奥利、鲍比和艾薇，奥利、艾薇和伊莫锦，奥利与父母，奥利、彭斯和亨利，彭斯、亨利和玛丽等。

就功能而言，金字塔是保存死尸的场所。作者原先以它来命名小说的第三部分，明显地暗示彭斯所住的那一幢房子。那里黑沉沉，空荡荡，阴森森，是童年奥利弗的梦魇。而彭斯便是其中的一具活尸。后来作者又以此总冠全书，无疑将整个斯城都包括在内了。事实上，

斯城（Stilbourne，与Stillborn同音）在英文中就有“死产、死水”的意思，所以我们不妨就将它念成“死城”。而它的居民代表、城市喉舌报纸老板克莱默（Claymore），名字就是由“泥土或肉体”和“较多”两个字拼成的，所以意思便是“肉体多而灵魂少”，亦即“行尸走肉”。

这一类象征、隐喻、暗示之类的手法正是戈尔丁早期寓言式作品中惯用的。循此思路，还可以发现，艾薇（Evie）是伊甸园中亚当的妻子夏娃（Eve）的姐妹，同样让奥利弗偷尝了禁果；埃弗林·迪·崔西（Evelyn de Tracy）身上有魔鬼的影子（a trace of evil），似乎有将奥利弗引入同性恋的企图；奥利弗（Oliver）可以拼出生命（live）、爱（love）或者魔鬼（evil），全看他如何修行——从书中看，他是错过了种种领会真爱的机会；伊莫锦（Imogen）的神圣之美纯是奥利弗的想象（Imagine）；道利什（Dawlish）小姐则确实令人乏味（dullish）。诸如此类处处说明，尽管戈尔丁这部作品将视野转向现实社会，风格上还有过去的影子。同样，尽管小说的三部分不是一气呵成却不能说他没有苦心经营。貌似简单滑稽，其中也有沉痛的寓意。

三

解读现代作品，尤其是像戈尔丁这样以寓言风格名世的作品，往往会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之感。张中载先生就曾指出过，戈尔丁作品的“广阔的诠释天地构成了极强的挑战性”。(4)读者不妨自己揣摩。

在戈尔丁建造的这座金字塔身上，无疑可以看到三十年代英国社会等级的森严及其后果。奥利弗明白，在斯城有一条无形的界线，“人人都不提这条线，但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所以，演剧那种高雅的事，斯城居民有一半无资格参与。比如艾薇，尽管有婉转的歌

喉、绰约的丰姿，还是被摒弃在门外。奥利弗尽管喜欢艾薇，却时时提醒着自己：

> 跟巴伯科姆中士家沾上边，尽管只是婚娶，也是不可想象的！我看见他们那个微妙地平衡、小心地维持、拼命地防卫着的社交圈子因此而破碎，被冲入阴沟。我会把他们从社会等级的阶梯上拖下几步，即便仅仅是几步，却也是无法攀登，而总是轻易就会滑落的几步。我会要了他们的命！（69页）

为了显耀等级的高贵，埃温医生每年圣诞节都要给他礼物；小埃温则直言奥利弗是他的奴隶。为了向上爬，艾薇出卖了肉体，亨利出卖了爱情，奥利弗则出卖了音乐天才——他乐感强，有绝对音高，又有欣赏力，听得出老师彭斯的演奏局限。但是为了在生活这只牡蛎中取得珍珠，他放弃了这一切，去研究化学，制造毒气。

从这座塔的另一侧面，我们又能看出社会环境对青少年成长的重大影响。这在戈尔丁作品的主题中是一种扩展。他有一句名言：人制造罪恶有如蜜蜂制造蜜，并直陈自己相信原罪的存在。他在跟约翰·凯里的一次访谈中提到，人是生而自私的，而自私与原罪这两个词可以互换。[(5)]这是他早期作品的一贯主题。在《金字塔》中，戈尔丁把视野扩展到社会的压力对人格塑造的影响。奥利弗时时感觉到斯城的这种无形压力，不管是在海尔街上还是在那片性感的树林中。由于与艾薇交媾被父亲看到，后来又由于艾薇被逐，彭斯变疯，他直到多年之后，唯一的见证人（父亲）去世，自己又有了家小、金钱、地位的陪伴，才敢重回故乡。同样，艾薇尽管是韦莫特上尉的性虐待受害者，是鲍比、奥利弗排泄的“厕所”，却因在琼斯医生的嘴角留下一个吻痕而被驱逐出城，在伦敦真正堕落。彭斯则因畸形地反抗性压抑而裸行，尽管那是她最平静、最幸福的一刻，却被斯城一致唾弃，送进精神病院，被诊治得重又痛苦不堪才放回那座坟墓。

在这一切之上，我以为，这座塔尖上闪光的最高主题是爱。这就是作者在卷首放了那条古埃及箴言作为引语的用意所在。那句话说白了，便是“与人相处要有爱心；有爱心则生，无爱心则死”。作者在小说中更借艾薇项链十字架上的铭文重申了这一点：爱可战胜一切。

当然，你可以说这句话在书中只是一个反讽。奥利弗尽管辨音能力高强，但是不管是对男女之爱、同性之爱还是师生之爱，他都无法辨明。亨利也是一样。彭斯希冀他的真爱，哪怕是一点点，他都无法给予。他跟奥利弗一样，都太热衷于在社会等级的阶梯上攀登，看到的只有肉欲和现实利益。即便是对音乐，他们也不真爱。奥利弗的态度前面已提过。亨利也有一副好嗓子，结果也为了开车行而埋没了。斯城的其他居民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对同类有打探隐私的兴趣，却无一丝怜悯或同情。彭斯的遭遇便是如此。看到彭斯引来了落魄的亨利，他们兴奋，鄙视。看到彭斯的失恋绝望，他们便一致掉转背去。

然而这正是斯城之所以是死城的缘故。艾薇得出男人都是野兽的结论，回乡后在街上大喊：“总该有人吧！……活人！”彭斯告诉奥利弗：“要是一间房子着了火，而我只能从中救一个孩子或者一只鸟，那我就会救那只鸟。”这座城里的人没有爱，于是心死，于是虽生犹死。这正是埃及箴言所示的道理。有人据此便说这是戈尔丁对人心黑暗的深刻洞察，因而表现出的一种悲观主义。不错，作者在第三部分开头甚至暗示，斯城的标志如今清新醒目，又修上了马路，人们更容易滑入充满由亨利新建的商业为代表的物欲横流的世界了。于是，这篇代前言的题目或可更确切地改为：看世间爱在何处？《金字塔》成了一曲挽歌，哀悼失去的和谐和未清理的混乱，一个无爱的斯（死）城。

不过，作者也许还不至于如此悲观。在上面提及的跟约翰·凯里的同一次访谈中，他就强调，原罪是可以消除的，那就是用爱。从爱学习无私，最好是从小开始，通过父母或通过保姆，通过人与人之间

这种非凡的关系。我们毋宁把卷首那句箴言看作是他的希望，他开出的一剂药，一剂“可以治愈斯城所有病症的药”。

最后说几句关于译文的话。由于此书看似简单、实则晦涩的风格，我深感力有不逮。比如作者命名的双关之义，往往找不到合适的中文表达。又如因为作者为增强此书的乐曲性质，书中很多地方都照搬了音乐术语。解决的办法，只有加注一途。但注解一多，读来不免阻滞。所以繁简是否恰当，注解是否合适又是一个问题。至于本书的寓意，上面粗浅的分析更不敢说一定中肯。所有这些都还有待高明指教。

李国庆

1999年6月20日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

(1) Fingering Netsuke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William Golding Conference. Universty of Saint-Etienne, 1995. P. 15.

(2) James R. Baker: An Interview With William Golding.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Vol. 28, No. 2, 1982. P. 153.

(3) Donald Compton: *A View from the Spire*: *William Golding's Later Novel*. Oxford, Blackwell, 1985. P. 56.

(4) 张中载：《‹蝇王›出版四十周年重读‹蝇王›》，载《外国文学》1995年1月号第82页。

(5) “William Golding Talk to John Carey, 10-11 July 1985” in William GoLding: A Tribute on his 75th Birthda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6. P. 171-189.

献给我的儿子戴维

治民之道，以爱为本；心有爱则生，无爱则死。

——《普塔霍蒂普箴言》(1)

---

(1) 传说为古埃及大臣普塔霍蒂普写给第五王朝国王伊塞斯（公元前2388—前2365）的忠告，现存两种抄本，多种译本，文字各异。

时已盛夏，却下了一整天雨，而且还在继续下。[1]这种天气对教堂举办活动来说是最为理想的。绿叶被刷刷的疾雨打落，冲入水洼与泥浆共舞。树木为阵阵狂风扫掠，呜咽作响，摇曳着手臂乞怜。尽管它们在这块土地上扎根已久，不至于不知道此举的徒劳无益。夜色已早早垂落。其实，这一整天天色就不亮，所以夜的脚步缓慢而不易觉察。然而一旦到来，它便浓厚得连街灯也无力刺破，唯有雨点依然穿透而下。我一直在弹钢琴，直弹得头都轰鸣起来——呼应着肖邦的c小调练习曲，激烈而徒劳地轰鸣。而在以前这支曲子由莫伊斯维奇奏来，似乎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我所陷入的情爱之深厚和强烈，我那无可救药的丧魂落魄。可是，伊莫锦已今生有约，即将出嫁。完了。

就这样我绝望地躺着，备受煎熬。只有疾雨阵阵像碎石般地敲窗，才时时把我唤回现实世界。十八岁正是受难的岁月。你有一切必要的力量，却无丝毫防卫的手段。夜半钟声从教堂的塔楼飘来。第十二下尚未敲响，广场上的三盏钠灯便已熄灭了。在我的脑海里，伊莫锦驾着他那辆绿色的拉冈达[2]敞篷车穿城而过，微红的头发自苍白的脸庞向后飞扬——她比我只大五岁而已。我本该有所行动才是；如今大势已去。我凝视着隐没在黑暗里的天花板，看她开车而过；也看见他，因拥有《斯蒂伯恩广告人》报而无比自信，无比老成，无比庞大，坚不可摧。我听见他那蚊蚋般嗡嗡的嗓音。突然，他被闪电击中了。我目睹枝形的光束从天而降，一团青烟过后，他便无影无踪了。不知怎的，那闪电打得伊莫锦昏迷了过去。我用双手抱起了她。

我从床上跃起，眼瞪着窗户，双手揪着床单，捂住下颚。那清脆响亮的一声震得窗玻璃几乎破裂，仿佛被气枪击中似的。我心里也曾闪过或树枝折断，或是瓦片坠落的念头，却意识到二者皆非——听，又是“啪”的一声！我连滚带爬下了床，头发根都乍竖起来，走到窗前向下面广场一窥。又是一声，“啪！”紧挨着我的脸。我赶紧猫下腰，向前望去。广场四周铺着一层鹅卵石，它们跟我家小屋之间是一

道栅栏。此刻，栅栏外一张白脸忽隐忽现。我把框格窗向上一提，风卷起花布窗帘扑在脸上。

“奥利弗！奥利弗！”

一阵惊喜令我的心跳几乎停顿，但马上意识到它不是伊莫锦的声音。

“什么事？”

“轻点！”

那张脸在栅栏铁门前俯下，轻轻打开门，浮过砖铺小径，停在我的窗下。

“是谁？”

“是我，艾薇。艾薇·巴伯科姆。你看不见吗？”

“什么……”

“别把人们都吵醒。轻轻地下来。穿上衣服。噢，请快点！我……”

“马上就来。”

我缩身回屋，四下里摸索衣服。我认识艾薇有好些年了，不过从没跟她说过话。我常常见她从广场对面的人行道上，以她特有的凌波微步滑过：上身不动，只有膝盖以下的两条小腿交互摆动。我知道她在隔壁埃温医生的挂号室工作，知道她有一头油亮的齐耳黑发，一袭改制过的蓝白大褂，也知道她是本市公告员的女儿，出生在杂货坊摇摇欲坠的棚户里。当然了，我们从没说过话。从没正式见过面。那还用说。

我踮着脚尖摸黑下楼，避开了第三级楼梯踏板。爸妈的房里传出香甜的鼾声。我从门厅的挂钩上取下雨衣，松开前门的挂链，退出插

销，拧开前门的锁，小心翼翼得像个小偷在保险库里似的。外边的艾薇贴门缩成一团。

“你好慢哟，都好几年了！”

她的牙齿发着怪异的声响。靠得这么近，我才看见她头上罩着头巾，双手揪紧了外套。

“没法再快了。什么事？”

“鲍比·埃温和车在树林里。他弄不动它。”

我血管里此前涌动过的那难以言说的臆测，或者期望，顿时消失。鲍比·埃温是医生的儿子。虽是邻居，我可不喜欢他。我只嫉妒他上的寄宿学院，嫉妒他预定要去克朗维尔[3]。最令人受不了的是他那红色的摩托车。

“他跟我没关系。他为什么不去找亨利·威廉斯？”

“咳！”

她沉下身子倚向我。也许是云层后面的月亮升起了，也许是云层本身升高了，不管是什么原因，天地间有了弥漫的亮光，淡淡的，似乎一下子从四面八方涌来。也许是空气本身就有的吧。凭借这亮光，我能更仔细地看清她了。一张脸煞白，嘴和眼睛像乌黑的李子，头发纷披其上。雨水浇在她身上，又从她身上淌下。她呜咽起来，手指抓紧我的上臂，脑袋贴在我的胸前。

“我的鞋跟也掉了。不知我爸会……”

蓦地，她扬起脑袋，双手捂着嘴，堵住欲出的喷嚏。然后身子无声地颤动了一下。放了一个屁。

“对不起。”

那一双黑李子从双手上方瞄着我。手的背后是羞答答的一笑。

“好吧，艾薇，要我做什么？”

“帮他把车弄出水潭。”

“水潭！”

“你知道那儿……笔直穿过树林，就在山坡顶上……求求你了，奥利！绝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不然就糟了……”

“那是他跟他爸之间的事了……小笨蛋！”

罗伯特比我大三个月。而艾薇比我小三个月。

“你错了，奥利，不是他爸的车！”

“那他更是活该。”

“噢，奥利弗……我以为你会帮忙的。”她倾过身来靠着我，双乳紧贴我的胸膛。仿佛她能随意散发气味似的，一缕幽香扑来，使我屏住了呼吸。她的外套湿淋淋地披着，里面没有多少衣裳。

“半夜之前我得回到家里。”

“那已经晚了。”

“我知道。要是爸发现了……”

由于夜的寒冷和潮湿，我的心怦怦地急跳起来，双手不由自主地搂住了她。她正在不停地颤抖。

“好吧。”

她捏了捏我的双臂。

“噢，奥利，你是个好人！”

那三颗黑李子中最下面的一颗升了上来，给了我冰凉的一啄。她推开我。

“快点。你可以骑自行车去。”

“车没灯。我跑去好了。艾薇……”

“什么？”

“我们可不可以——我是说——我们可以……”

她似乎要重新打扮一下自己——扬起一只手，仿佛要撩回湿垂的头发。

“以后再说，好不好？”

然后她走了，一边脚步蹒跚地穿过广场，一边编造她的故事。

确信能回进院子来以后，我便小心翼翼地合上铁门，轻手轻脚走出去。直到离房子足够远，我才敢放腿奔跑，沿着海尔街，跑过市政厅，奔向古桥。风似乎小了些，雨势却未减。待我跑过亨利·威廉斯的修车铺时，雨水已从脸上流到了脖子。尽管十二分地不愿意帮罗伯特·埃温的忙，我还是乐滋滋、兴冲冲的。我的心之眼看见的不是湿淋淋、乱糟糟、一张白脸镶着三颗黑李子的艾薇，而是身着夏装的艾薇，悠闲地迈动着双腿。有些人可能认为，以完美的标准来衡量，那两条腿短了些——可它们照样着地，照样尽职。尽什么职？就艾薇而言，答案显而易见。她是我们城里的一道风景。方圆几里之内，男人们一个个都意识到她的存在。不敢说是不是激动人心的永恒的性的渴求使她的嘴唇老是嘟着，微微张开，但她的鼻子，实在是维持呼吸不足，逗人喜爱有余。闲步时，及肩短发扬起一朵乌云，大腿笔挺，只有膝盖以下在移动。配着一身休闲打扮，一件棉连衫裙，白线袜，一双低帮凉鞋，她的身子整洁而性感。我从无荣幸在大白天里贴近打量她。不过即便是趁她走过时偷偷的一瞥，也叫我注意到她的眼睫毛。腾腾地冲破黑暗和雨幕奔向古桥的当儿，我发现自己眼里出现了画笔。不是画家手中那种精巧平整的工具，而是小孩手中的那种玩艺——由于在调色盘里按得太狠，笔毫乱蓬蓬，尖尖黏黏地四面乍开。想到这偷瞧熟了的眼睫毛——不，一把小小的画笔，欢快地在艾薇眼

眶上闪动，我跑得更欢了，居然没有感觉到通往古桥的坡度。艾薇没有一丝伊莫锦的神圣之美。她是一个道地的俗物。

不管怎么样，通向树林的陡坡还是迫使我放慢了步伐，也唤回了正常的意识。他毕竟是个骑摩托车、上名牌学校，洋溢着优越感的鲍比·埃温。中士巴伯科姆只是个中士。一想到中士，我停下了脚步。要是他知道我在夜半之后吻了——就算是被吻好了——他的女儿，我的脖子就有被他拧断的危险。要不更坏，告诉我的爸妈。中士巴伯科姆有着市政厅警卫、护塘人、教区执事、公告员，以及这个小镇久被遗忘的历史留给他的其他种种公职。身穿十八世纪公告员制服的时候，巴伯科姆中士算是一个有趣的人物。但一联想到他是她老爸，我见到的便是他宽大的胸脯，肉鼓鼓的拳头，以及满脸横肉中暴突的双眼。魔鬼老爸天仙女！生平第一次思考这种自古就有的造化之谜，我就不禁感到气馁。

接下来，仿佛她就在面前，我又闻见了那一缕幽香，中士立刻消失于无形。我快步跑上山坡。湿淋淋的裤管紧贴着大腿，头发滴水，满面如洗。不过，此刻雨小风轻，在钻进树林之前，树冠上方的一块天空已经透亮，仿佛月光正在竭力冲破云层。身后山谷里，教堂的大钟敲响了一点。

待到我接近羊腿潭的开阔地带，天色更亮了，能隐隐约约分辨出在路的远端、靠近潭沿的双座汽车的轮廓，车是陷在水里了。罗伯特·埃温从一棵树影里走出来，站在路当中迎我。

“小奥利吗？”

随着走近，我看得出也听得见他颤抖得比艾薇还凶，不过竭力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他个子细长，瘦骨嶙峋，比我高三英寸。沙色头发厚而密，脸部轮廓酷似威灵顿公爵[(4)]。上身裹着雨衣，露出煞白的膝盖，膝盖以下到小腿处也裸露着，满是污迹，污迹之下是皱巴巴的袜子。只有一只脚上有鞋。

“是我。上帝！你看来是到地狱去了一遭，是不是？”

“怎么这么久才来？好了，来了就动手吧。”

“你的鞋呢？裤子呢？”

“滚你的，小鬼！”罗伯特说，竭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是不争气的牙齿突然格格作响。“滚一边去！”

“我认得这辆车！是彭斯的！道利什小姐的车！”

罗伯特把公爵脸庞转向汽车。

“别管是谁的。看看该怎么弄吧。”

“可是它怎么……”

罗伯特向前迈出一步，俯脸向我。

“不干你的事。不过你愿意知道的话，是这么回事，我带咱们的年轻朋友巴伯科姆去巴姆斯蒂德跳舞。这样的天气带她坐我的摩托不合适，是不是？所以我借彭斯的车用一两个小时。她不会在意，是不是？不过，不必你去告诉她。”

我明白了。埃温医生的儿子不能用他老爸的车带巴伯科姆中士的女儿去舞会。这不必费心思想。理所当然。

“原来如此。”

“满意了？”

他站在路中央，跳着脚哆嗦。我脱下鞋和袜子。水冰冷刺骨，但不深。罗伯特就是罗伯特，自然没发现有两个办法可以把车弄出去。他费尽了力气也没把车往山上倒推出水潭。如果顺势往下推，只用一半力气也早成功了。车子出水上了路，我坐在踏板上穿鞋袜，罗伯特则又是摆弄火花塞，又是摇转起动把。

我还在系鞋带，他就放弃了努力，站起身，那张公爵脸庞横拦在月亮和我之间。

“没办法了，小奥利弗。一定得你来推了。”

“谁？我？为什么你自己不去推这个鬼玩艺呢？”

“别不讲理，小鬼。总要有人掌方向盘吧。你不会开车，是不是？再说你也比我重。”

“那又怎么样？”

这都是事实。罗伯特比我高大约三英寸，虽然老装着比我高一英尺似的，但却只有我一半宽。我突然愤怒得颤抖起来。

“噢，上帝！就会嘴硬！都把车开到鬼水潭去了还嘴硬！”

我站起身，狠狠搔了搔头皮。

“别激动。”罗伯特说。“告诉你吧，这车不是我开下水的。”

“那他妈的是怎么……”

“你想在这儿过夜吗？好，我告诉你。我们把车停在那棵树下，准备找个地方亲热亲热。我想起来了——等一会儿。”

他跑开了，绕着水潭转了个圈，走上斜坡到那棵橡树下，然后双手捧着一捧东西下来。

“汽车底板。”

“什么鬼东西？”

他打开双座汽车的车门，把底板装回原处。他一边装，一边还能不时地回头解释几句，仿佛身后是被他哄入一项艰苦却不危险的行动的一连士兵。

“这部车子里面地方小了点。我们那位小朋友正坐在前座上。我就把底板拿出来，好站直了。明白了吗？这老爷车突然就动了，我们只得跟着跑。一定是我的屁股把手刹车给撞松了。行了吧，小奥利，干活吧。”

我看出了窍门，用背顶住汽车，缩起身子，两腿用力一挺，车子就移动了。这时我便转过来，身子跟地面成45度地往前推。这样做不是太费劲。可是接下来，没有一点预兆，车子就猛地停了下来，使得我张开双臂飞进汽车敞开的尾厢。

“哎哟，我的肚子！”

“脚刹车踩得猛了些。”罗伯特说。“歇一下吧，奥利。我他妈的真冷，没法不承认。既然停下了，我想看看那老姑娘会不会在后厢里备有毛毯什么的。”

“开你的车吧！要是这鬼玩艺再停下来，我可就走回家去了！”

从车的一侧我看得见他那张脸的轮廓。他正在下车。

“我快要冻死了。”

“那就死好了！”

这无疑是哗变了。罗伯特默默地回到车上，牙齿格格作响，双肩，甚至两手都在颤抖。我们又朝前移动了。

我咕哝起来：“该死的车。该死的笨蛋。该死的脚刹车——你在上面的树下时为什么不把脚刹车踩住呢？”

罗伯特的忍耐也到了极限。他咬牙切齿地回答：“你试过裤子褪在了脚踝上，倒退着冲下斜坡的滋味吗？”

“那么那个女孩该死。她为什么不踩呢？”

“她哪里能够呀？两只脚搁在挡风玻璃上呢！”

我明白了。一边推一边还不时地嘀咕两句。

“再用把劲，奥利。这就好多了。差不多到山顶了。不过，说老实话，那个小巴伯科姆，她还真不错。”

“为什么？”

“她尽力控制了方向盘。”

车子一下子轻了。听得罗伯特拉起了手刹车，车便停住了。

“怎么啦……”

“我们到了。上来吧。”

我们身在山顶，出林的路由此向下直通斯城。远远地可以辨认出教堂的塔楼，一簇簇的房屋，以及黑黢黢的树影。我上车在罗伯特身边坐舒服了。我继续唠叨，他继续哆嗦。

“上帝才知道我怎么才能把它推上海尔街！”

“你没必要推了，”罗伯特说，公爵脸庞仰面朝天。“那儿没准会有警察。我们走！”

一百二十秒之后，我不得不承认，不是罗伯特的学校，就是他的家庭，或者甚至是《好朋友》和《男孩杂志》[5]才会培养出他的这种才能，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没有灯，没有动力，我们从古桥顶一跃而过，就像越野滑雪似的，射向海尔街，掠过威廉斯车铺前的水泥地坪，右转，在两间小屋之间穿过，然后左转，来到罗伯特这天傍晚发现这辆车的空地。这一切全凭着下冲的惯性一气呵成。到了空地，车的余力尚存，停下的时候将我的脸撞向挡风玻璃。等我松下悬着的心，我油然生起一丝不情愿的钦佩。但是我俩心底都恨死了对方，所以免不了还是硬邦邦、冷冰冰地分手。两个人轻手轻脚，怒气冲冲地绕过广场。来到我家门口，罗伯特停住脚，朝我转过身，隔着额外的一英尺距离，冷冷地低声道：“噢，谢谢你帮忙。”

我低低地回答：“不用谢，小事一桩。”

两人分手，各自专注于如何悄无声息地进自己屋去。这时，教堂的钟敲响了三点。

阳光缓缓地爬上脸来，唤醒了我。我立刻记起了一切——汽车，罗伯特，三颗李子，其中一颗升起来，一缕幽香。我知道，凭着青春天性的乐观，事情尚未结束，好戏刚刚开场。

不仅如此。我家浴室的窗户不但俯瞰自家的园子，也看得见埃温家的。我也许，甚至非常可能看得见罗伯特在那儿健身，也能让他听见我的吆喝。心中暗喜，我急急地冲向浴室。果不其然，一到窗前，我便看见他沿着小路小跑过来，一身短裤背心，戴着拳击手套的双手朝天挥击。跑到马棚里悬吊的沙袋前，他便娴熟地挥拳击打。

“嗨！”

一击之后一跃而退，绕着沙袋划了个圈，再次出击。

“嗨！”

沙袋几乎没有反应。每一次打击只使它稍稍颤动而已。他却跃开，生怕它会弹回似的。他小跑着沿路回去，训练有素的身姿极其美观，膝盖朝上，手套朝上，下巴下沉。当他转过身来的时候，我看见他小腿上裹着厚厚的白膏药。他走回沙袋前。我打开窗户，狠搽肥皂，放声大笑。罗伯特愣了一下，随后像搏斗似的朝沙袋猛击。

“还有什么可以玩的？”

这一次罗伯特没有丝毫停顿，而是继续弯腰，晃身。我一边用新剃刀刮脸，一边哑着嗓子唱起来：

“我们参加海军去看世界……”

罗伯特停止了拳击。我乐滋滋地眺望着斯城北面的山坡，沿坡是养兔场，坡顶是一簇簇树木，继续唱道：

“……看见的却是水潭！”

在我视野下方的边缘，我瞥见罗伯特朝我翻了一个白眼。这是那种能保持大英帝国的安定，或者至少能镇压住反叛的白眼。凭此白眼，或许外加一条马鞭，白人便能轻而易举地维持秩序，不必动用大棒和长矛。他极其庄重地走入屋去，公爵脸庞高高昂起，目不旁视。我放声大笑，不停地、激烈地笑。

吃早饭的时候，我妈关切地劝告我。

“奥利弗，亲爱的，我知道你通过了所有的考试，马上要上牛津了。老天知道，看到你快乐我有多高兴……不过你在浴室里吵闹得太离谱了！我们的邻居该怎么说我们啊？”

我不动声色地回答：“小埃温。我在笑他。”

“不要在满嘴是饭的时候说话，亲爱的！”

“对不起。”

“鲍比·埃温。真抱歉，你……不过他大多数时候都呆在学校里。”这种电报体式的语句我完全明白。那意思是我妈为我们家跟埃温家社会地位的悬殊而抱歉。她也知道，越想着这种不匹配，这种悬殊就越显得强烈，无疑是自寻烦恼。童年时期，对社会地位尚无概念，可以说是天真无邪吧，我们在一块玩耍。不过，我们玩了些什么，我相信不管是埃温夫人还是我妈，都不知道。我们几乎没有越出过各自的童车。

“你是我的奴隶。”

“不，我不是。”

“你就是。我爸是医生，你爸只是他的药剂师。”

为此我将他推下墙，跌入他家的黄瓜棚，撞了个不亦乐乎。不用说，从那之后我们便分道扬镳。一方面因为学校和摩托车，一方面因为管束严谨的父母，我们之间发生的最严重的事件也只是用各自的气枪狙击对方，当然总是故意打偏。如今我吻了艾薇·巴伯科姆——多少总算吧——而且目睹他出了洋相，哈！

“奥利弗，亲爱的……我真不喜欢你一边吃饭一边吹口哨！”

早饭之后，我装得随随便便地去了药房。我爸在那儿做药片，用的是传统方法。站在从我家通向药房的甬道上，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地思考起来，埃温医生或是那个柴杆似的刚出道的合伙人琼斯医生，跟沉着的我爸比，谁更像名副其实的医生。这样的拜访不同寻常。我爸浓眉之下的表情极其严厉，不过一声没吭。我斜倚在门边的墙上，寻思凭什么借口才能穿过药房到艾薇正在工作的挂号室。或许，我爸会同意我全身上下都检修一遍。真的，我的心脏此刻就跳得不怎么正常。还没等我婉言说出什么来，艾薇——她一定也跟我妈似的配备有天线——在过道的那一头出现了。她一身蓝白棉布大褂，白短袜里面还有体面的长袜。是的，她可不能光着腿坐在挂号室桌前。她将一只手指放在嘴唇上，狠狠地摇了摇头。她的脸有点异样。左眼圈全肿了，所以左脸的画笔纹丝不动，毫尖僵硬地往外刺着排成一列。右脸还好，弥补了这种生硬。不过我没工夫仔细审视，因为她清楚地向我传达着一个信息。手指放在嘴上，摇头——这我明白。不管对什么人，是什么事，什么也别说！十分明智却非必要。可是那双在她脖子上来回晃动的手，仿佛在躲避被扼似的，然后那只手又伸出食指朝广场方向猛地一指——此刻只是脑袋在动，作点头状，一头短发跳跃不止……

艾薇停止了动作，侧耳听了听，隐入挂号室。那门无声无息地关上了。爸仍在做药。我若无其事地踱回家，坐在钢琴边，一边弹一边思考。这一向是一种有效的掩护。她指指广场是什么意思？又是谁要

卡死她呢？巴伯科姆中士是一个最可能的人，不过绝不可能到医生的挂号室动手呀。没准是要我去广场，她好给我报信——比方说，在海尔街约会好不好？可是离她下班还有好几个小时呢。或许她能找出个什么理由来。这样想去，越想越高兴。艾薇·巴伯科姆要跟我约会了。不是跟罗伯特，而是跟我！

我信步来到广场，站下，双手插在口袋里，仰面观天。天空是一片湛蓝，配合得再好也没有了。我等待着，希望她出现，我可以尾随她到随便什么适合约会的隐秘地点去。可是一分一秒慢吞吞地过去，最后几至于不走，她还是没来。末了来了一个人，却是巴伯科姆中士。他从市政厅石柱廊下正步走出来，立正，面向广场对着教堂的方向。他手提铜铃，身穿公告员制服——带扣环的皮鞋、白棉长袜、红色齐膝礼裤、红马甲、棉折边、蓝色双排扣长礼服，头戴蓝布船形帽。他摇响了铜铃，挑衅似的挺胸凸肚，瞪着教堂的塔楼，吆喝起来：

“嗨哈，嗨哈，嗨哈！失物待寻。在钱德勒巷，杂货坊和查普洛夫斯之间。嗨，金十字架项链嘞。上刻首字母E. B.和‘Hamor vinshit Homniar’[6]。找到者有赏！”

他再次摇响铜铃，朝天掀起船形帽，虔诚地喊道：

“上帝保佑吾王！”

他重新扣上帽子，一个右转，用标准的三十英寸步伐走到密尔街街角，又重演一次。E. B.！艾薇·巴伯科姆！我恍然大悟。这个十字架和项链要悄悄地找到还给她。不能牵涉树林或水潭，恐怕连巴姆斯蒂德的舞会也不能提一个字。我清楚地知道我该做什么了。

历史已经证明，深谋远虑使我的祖国获益良多。以此能力，我定神评估我面对的形势。艾薇要她的金十字架。我要艾薇。重访她对罗伯特投怀送抱的地方应能解决我们双方的需要。如果给予机会，即使

胆战心惊，鬼鬼祟祟，她也会亲自溜到那儿去寻找的。最需要我精心设计的是怎样让我们俩同时到达那儿。我无所不知，当然知道埃温诊所的工作安排。我想艾薇可能有的时机是假装清扫或整理病历而晚回家。她甚至可能捏造一个紧急事件来掩护她自己的这个紧急事件呢。因为万一有人去林中闲步，在树枝和橡果壳之中见到那个闪闪发光的十字架，交给了巴伯科姆中士，艾薇就免不了落个比一切闪光物更为闪闪发光的下场——如果传言不虚，那她恐怕又得被中士的那条带有闪光的铜钉和搭扣的军用皮带伺候了。一想到这条传言中的皮带和我有可能使她免遭它的蹂躏，我在紧张和激动之中又增添一股高尚的怜爱。

我跑回家，取了自行车，骑上了海尔街。过古桥时我非常小心，因为巴伯科姆中士正在桥顶上重唱老调。我推车上了坡，再骑上顺势溜向水潭。

一切都已改变，一切又都依然如故。潭水平静无波。树林纹丝不动，却又在阳光下嘤嘤嗡嗡，嘁嘁喳喳。绿纹斑斓的蜻蜓从水面上掠闪而过，苍蝇回旋飞舞。我将自行车推到潭边山坡上，斜靠在那棵巨大的橡树身上，朝四周看了看，然后仔细地沿着浅浅的车辙一直寻到水潭。不见金十字架，倒是捡到一只沾满泥巴的鞋。我将鞋扔向鲜花盛开的灌木丛前的草地，站住，对着浑黄的潭水干瞪眼。没有别的办法。这场搜寻必须科学合理，就像在沙漠里搜寻一架坠毁的飞机一样。十字架也许——很可能——是在池塘里。但明智的做法是先从容易的地方寻起。

我走回那棵橡树，检查了车辙附近的每一寸土地。每查完一块，我就用断枝在四角做个记号。不多一会儿，记号便从橡树一直插到了潭边上。可是十字架还是无影无踪。别无他计。我脱下鞋袜，走下水去。每走一步，潭水便被搅浑一块，我便不得不停下，等它沉淀下去。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法假装我能看清潭底。最后只好用手瞎摸

了。摸过的地方隔不远我便竖插下一根树枝，露一点头在水面上。摸遍了整个水潭，只找到一条深陷在泥巴里、拧成了麻花状的长裤。

我蹚水上岸，回到橡树下，垂头丧气地坐着，等待脚晾干。我重新审视先前的判断，但这一次没等结束便被打断了。一阵轰响有如火箭，从斯城登山而来，接着又沿路穿过树林而下。等到那辆摩托车将近水潭时，我听见它减慢了速度，然后从橡树的另一边，隔着草地，传来空转、回火的轰鸣，最后“突突”两声熄了火。

“下来吧，亲爱的！”

艾薇真不愧是个优秀军人的女儿，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

“嘿，嘿，”罗伯特说。“嘿，嘿，嘿！看是谁在这儿？看是谁在这儿呢？”

艾薇跟着他绕树而来。

“你找到了吗，奥利？”

“没有，对不起。”

艾薇双手互握，绞动着。

“怎么办呀，哎呀！”

除了那件棉布工作服，艾薇几乎没穿什么，除非你将短袜和凉鞋也算上。大约是不愿意冒险穿着长袜坐在摩托车的后座上吧，也可能她就是不愿意穿它。当我将视线从她身体的其他部分上拉开，才发现她左眼圈的伤肿如今已蔓延到了脸颊。她另一只明亮的灰眼睛在静静的画笔包围下睁得大大的——充满着焦虑和期待。

“艾薇，你的脸好些了吗？”

“已经好了。一点也不痛了。我在门上撞了一下。当时痛死我了。噢……我们一定要找到那个十字架！不会是有人已经捡到了吧！

我爸他会……噢……”

罗伯特将手放在她的肩上，温柔而坚定地说：

“不要慌，小巴伯科姆。找一下准能找到。”

“我已经找过了。”

“我们再找一遍。”

“你没看见这些插着的树枝吗？我进行的是科学的搜索。唯一没做的事就是将潭水抽干。对了，你的裤子，我给晒在灌木上了。”

“谢谢了，”罗伯特生硬地说，朝灌木丛看去。“我的上帝，小奥利，你一定把泥巴弄掉了不少！”

“我真该死！”

“奥利！鲍比！小家伙们！”

“要是可能，我一定已经为你找到了。”

“没准某人已据为己有了。”罗伯特说。“嗨！科学的搜索——一寸一寸地寻过却仍然找不到。嗬，这可只是你的一面之词，小奥利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科学玩艺，”罗伯特说，仍然满脸带笑。“聪明的脑袋和所有其他的鬼玩艺……”

我灵机一动。

“艾薇，我翻过他的裤袋了，里面没有。有可能被他藏在胸前的口袋里了。你问问他，好不好？”

“奥利！鲍比！我半个小时之后就得回到诊所去！”

罗伯特止住了笑，变得非常沉着非常镇静。他拍拍她的肩膀。

“不要担心，亲爱的。”

我嘲讽地大笑。

“昨夜你脖子上有没有觉得被人狠拉了一下？”

“没有，当然没有。什么话！”

她一边的脸笑了笑，接着又严肃起来。罗伯特慢慢地踱到灌木丛前，将外套挂在裤子边上，取下衬衫领口下的方绸巾，塞入口袋，然后同样慢慢地踱回来。

“小巴伯科姆，请你到树的那一边呆着，好不？”

“为什么？你要干什么？”

“我准备给这个缺少教养的小贱坯一点教训。”

他转向我，一副居高临下的派头，偏了偏脑袋。

“你过来，往这边。”

他朝灌木丛那一面绕去。我向艾薇询问地瞄了一眼。她的目光盯在罗伯特身上，双手绞在一起，靠着脖子，嘴唇大开。我光着双脚，在乱枝和橡果壳中拣路跟着。灌木丛的另一边颇为空阔。高高的青绿欧洲蕨组成的墙，夹着一块平整的草地。罗伯特正等着我，而且以令人敬畏的善意拖开了一条带刺的灌木根，好让我走过去。然后他面朝我站住，相距数码，上下颌咬紧，四肢放松。这叫我隐隐地回忆起什么——好像是一本书里的插图。他对我说话的口吻似乎也显示他正回忆起一本书。

“你愿意面朝哪个方向？”

在我就读的普通中学里，我们当然也多多少少有过打斗，不过没福享用拳击手套、沙袋那一类玩艺。再说，我是班长，又专注于化学，早就把这孩子气的玩艺丢开了。

“我不会拳击。”

“我这就教会你。你准备道歉吗？”

“那得等你到地狱里再说了。”

罗伯特将左肩转向我，抬起了双拳，护住下巴，跳跃起来。我扬起了自己的双拳，左拳在前。在罗伯特的专业术语里我大约算是个擅用“左拳”的。我左手弹出的八度音一向像行云流水，轻松漂亮，让人惊为奇才，直到发现我右手笨拙无能至极为止。不过罗伯特可不是钢琴。我见他左手全力冲来，半座树林爆炸成骇人的白色星星。我软软地回敬了一拳，可他已在三码之外了，沙色的脑袋晃动着，双脚轻跃，准备着下一轮攻击。那一朵白色星云此刻变幻成一个个红色的圆圈，在我眼前一会儿扩展，一会儿缩小。我又从这些红圈里送出一拳，可是罗伯特已不在原地了。他的右手臂挥来，我的左耳——其实是整座树林——奏出了一个圆润而连续的音符。除了双手，我一向迟钝、笨拙。此刻，罗伯特跳跃着，总在我的“右拳”——且不管术语是怎么叫的吧——可及之外，我开始从窝心到愤怒，以至于发指眦裂。所受到的拳击——我的右眼也金星直冒了——倒还罢了，只不过“啪、啪、砰！”痛也有限。而他的无懈可击叫我心跳汗流。我索性放弃了模仿他，只凭感觉，知道他就在红圈之外，便以我的八度音技巧，响亮地、有力地击在他的心窝上。真漂亮。他的呼吸和唾沫飞到我的脸上，整个身子扑在我的肩上，两条长臂无力地捶打我的两侧，一边徒劳无益地试图匀过气来。他的一只鞋刮着我的光脚背，刺痛入骨。我怒吼了一声，猛的一抬腿，膝盖正正地顶到他两腿的当中。罗伯特迅疾无比地弯下身子，张大了嘴，双拳捂住了裤裆。我的左拳画了一个四分之三圆弧，呼啸着上扬，砸中了他的鼻子。他踉跄着倒退，隐入草地尽头的欧洲蕨丛中。

红色的圆圈渐缩渐小，圆润的音符越来越轻。我光脚站在草地上，汗流浃背，牙齿紧咬，以至于隐隐作痛。我的脑袋嗡嗡作响，此

外能听见的只有从罗伯特躲藏的欧洲蕨丛中传来的微弱声音。那是“噢”主题的不同变调。我听见的第一声非常虚弱，拖得很长，尾音上扬，仿佛他在自问什么秘密的问题。随后的一声同样悠长，非常温柔，仿佛他找到了答案。第三声则是在纵情高歌了。我自己的胸膛也起伏不止，并有一阵突然的冲动，要跑去穿上鞋，再回来在他身上跺几脚。

“奥利！鲍比！你们在哪儿？”

那是艾薇，在欧洲蕨丛中反复呼叫。我保持着咬牙攥拳的姿势，用尽全力喊道：

“在这儿！你还以为在哪儿？”

她露了一下身子。

“他呢？你把他怎么啦？鲍比！”

她又消失了。罗伯特的脑袋和肩膀从蕨丛中升起来，一只手拿着一条猩红湿透的手帕捂着脸。另一只手看不见，大约还在裤裆里。尽管如此，他还试图透过血淋淋的手帕，显示他若无其事的风度。

“伤得不重。医院。过时了。如果你不在意……”

他艰难地走开了。艾薇仍然不见身影。

“鲍——比——你在哪里？”

她冲出蕨丛，短袜和凉鞋上下翻舞着，跑入草地。蕨丛的另一边，摩托车起动了，突突突地远去，留下一串渐弱音。艾薇呆住了。

“哎哟！我可怎么回家呀？都是你搞的！他明天就要去克朗维尔了。今天是最后……”

“最后什么？”

她转过身朝着我，一只眼睛非常明亮，呼吸急促得跟我不相上下。她感慨地笑了。

“男孩子真坏！”

“至少是破了他的相了。”

“你的衬衫湿透了……瞧，全都粘在身上了。”

“候补军官埃温，他马上就要以无鼻奇人出名了。”

我又闻到了她的气息，尽管这回跟我的汗味差不多。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腕，将她拉到身边。我的牙齿早已松开，可是心脏又开始狂跳起来。

“艾薇……”

树林飘浮起来。

“我将……我将为你抽干这个水潭！”

她的画笔颤动了一下，笔毫中一颗眼珠抬了起来。我俯身贴过去时，她的双唇嘟着张大了。

“听着，嗨！”

我试图将她拉近，可是她比罗伯特还有劲，一把将我推开。她转而慌乱起来。我听见山谷下教堂的钟声响了。

“这是我本星期第三次迟到了！”

她冲入蕨丛。我跟着也冲了进去，可是光着的脚马上踩着了一蓬刺，痛得我立刻跳起来，哇哇大叫。

“艾薇，等等我！”

“诊所已经开门了！”

我拔出了那些最明显的刺，然后慢慢地走过蕨丛，回到我和罗伯特来的路上。他的裤子和外套仍然挂在灌木丛上，底下是一只鞋。我放下了自己的裤管，以最快的速度穿上袜子和鞋。等我一切停当去追赶时，艾薇已在五十码之外了。她走一阵，接着跑一阵，那头短发跳跃着，然后又走一阵。对这一不幸事件的挽救之道，我能想到的只有再安排一次会面。于是，我骑得飞快，然后漂亮地一个急刹车，停在她的前面。

“我有个好主意了！不要朝四周看……”

她把外衣下摆提到腰间，露出白色的扎口短衬裤，裤口镶一圈白色花边。她叉开两腿坐上自行车后架。后架吱吱嘎嘎响了起来。

“你真是个讨厌鬼！快！”

我将全身重量都放在一只脚上，方能让自行车起步。我们摇摇晃晃地上了路。

“我这一次真是迟到得太久了。”

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顿时又汗流浃背。不过速度还算差强人意。

“奥利弗——我想他忘了他的外套，还有——不知道埃温太太要怎么说了！等我们回去之后，你会不会在意去……”

“去干什么？”

“总得有人去帮他取回来呀。”

我喉咙里低吼了一声，扬起一只手抹去眼睛上的头发和汗水，差一点摔了车。

“小心！”

眼前突然一片光明，所以尽管我的双眼看着前轮下的道路，我还是知道是出了树林，来到山顶了。我挺直身子，让车利用惯性溜下山。教堂的钟敲响了一刻。

“你是不是走得太快了？”

我赶紧将前后刹车都用上，车却只迟延了一会儿，马上又加快了速度。我用尽了全力，刹车不再起一点反应。只听得身后一声尖叫，高高的古桥以每小时一百公里的速度向我们迎来。相遇的一刹那，只听到身后车架一阵吱嘎乱响，接着后车胎“砰”地炸了，艾薇放声大嚎。自行车似乎是自动停的。艾薇的身子差点将我撞翻过车把去。她从后座上下来，站了片刻，用双手拍了拍屁股。

“恐怕把衣服给扯坏了……没有。还好。”

“等一等！”

“我真得走了。”

“我们能不能……？”

“可能吧。我不晓得。谢谢你带我这一程。”

她急匆匆地跨过桥，消失在另一头。我回头检查自行车。车架和挡泥板纠缠在一起，卷住了后轮，轮胎爆了。我咒了一句，收拾起这堆破烂来。到最后，我总算把它们一一分离，又把挡泥板从破碎的轮胎上撬开，推着它格楞格楞过了桥。艾薇正在海尔街上紧走慢跑，像方才一样。突然之间，她加快了步伐且保持不变。可惜已经迟了，瘦小的像只鸟似的巴伯科姆太太头戴钟形灰帽，手挎篮子，已经看见了她。她穿过马路，抓住艾薇的胳膊肘不放。两人就这样肩并肩一路走去。罗伯科姆太太不停地在女儿耳边唠叨。我幸灾乐祸地寻思道，艾薇可得赶快动脑筋，逃出她的手才好。我继续格登格登地走去，转入车铺的水泥停车场去寻亨利。等看清他在哪儿，我连忙把车扭头推了

个半圆，往来路而去。他身穿白工装裤，双手叉腰而立，正打量着道利什小姐的小双座车呢！

“奥利弗少爷……”

“噢，你好，亨利。我见你正忙着，不想再麻烦你了。”

亨利弯下腰，检查自行车后轮。我的目光越过他的身子，去看那辆双座小车，双脚钉在了水泥地上。那车像是在沼泽地里沤了一两年的光景。

“啊-哈，”亨利说。“断裂得真厉害，真厉害。你骑它带了个大姑娘，是不是？嗬，这家伙没用了！”

我听见身后一阵轻柔的“咝咝”声。韦莫特上尉坐着电动轮椅过来。

“你好哇，亨利。我的那一个电池充好了吗？”

“还得一个小时，上尉。”亨利说。“瞧瞧这个吧！”

他朝双座车走去。

“等等，”韦莫特上尉说。“让我伸展一下腿。别走，小奥利弗。我想听听你那个队的新闻。”

他开始在轮椅里移动身躯，嘴里咕咕哝哝，咬牙切齿。

“冲啊！”

韦莫特上尉是个残废军人，有丰厚的抚恤金，配了代步的工具，还在医院里被安排了一个秘书性质的工作。这工作，就像他说的，给了他一份荣誉性的酬劳。那颗埋葬了他的炸弹也在他全身种下了无数无法取出的弹片。杂货坊有一个恶毒的趣话，说他一摇晃，全身响得比他那辆轮椅还厉害。他就住在那里，跟巴伯科姆中士对门。他一只耳朵炸聋了。棉绒从耳朵眼里垂下来——那里面脓流不止。

“我得出来。我……”

“你就省了吧！呆着别动。”

他发起火来。这是因为他正在挪出轮椅。每次他挪进或挪出这辆轮椅，他都要发火。真的，要是你在他还没变过脸之前看他一眼，你有可能看见一种兽性的怒容，仿佛抬起他身体的力量纯粹是仇恨。不过他爱年轻人，喜爱一切青春的东西。这或许是因为他的青春在还没充分享受之前——那时他是个年轻的小职员——便给炸掉了的缘故。祖国需要他献身。他义务到我们中学的小口径步枪射击场当教练。经过不断的挣扎挪移，他能坐到伏身瞄准的我们身边，给予指导和鼓励。

“别拉扳机，孩子！你瞄准星跟井里的吊桶似的一上一下。要扣——像这样。”

然后你会发觉屁股上有一把肉被按着，捏挤了一会儿。

“上尉，你觉得它怎么样？”

韦莫特上尉一寸一寸地移动着双拐，仔细地打量着车。

“从外表看，像是遭到了火力狙击。”

我的脚不再是钉在水泥地上，而是埋进水泥里去了。

“他们叫做‘偷车兜风’，”亨利说。“小无赖。我会给他们好好兜个风的。”他打开车门，伸头进去翻看。“给，看看这是什么！”

他退出头来，转过身，手上多了一条金十字架项链。

“哼，十字架是道利什小姐一生从来没戴过的东西，我清楚得很！”

韦莫特上尉朝亨利的手倾过身去。

“你能肯定吗，亨利？我好像看见过它……”

亨利抬起手细看。

“‘I. H. S’，反面也有字。‘E. B. Amor vincit omnia.’那么，这是什么意思？”

韦莫特上尉转向我。

“你来吧，小奥利弗。你是我们三人中的学者。”

我心中因害怕而冰冷，脸上因害羞而发烧。

“我想那意思是‘爱打倒一切’。”

“E. B.，”亨利说，“艾薇·巴伯科姆！”

他抬起那双忧郁的棕色眼睛，望着我的脸，目光停留不去。

“我说我见过它吧，”韦莫特上尉说。“就住我隔壁。常来请教我。业务信啦，排卷宗啦之类的事。她戴在衣服里面，悬在这儿。”

“她曾在这儿工作过，”亨利说，眼睛仍盯着我的脸。“后来去了医生诊所。我猜就是那时候掉的吧。”

“当然啦，”韦莫特上尉说。“她也不是老戴在衣服里面的。要是她不戴珠子的话，她就把这戴在外面，悬在这儿。好了，我得走了。”

他转身艰难地走回轮椅，没再提电池，也没提射击队。他朝我们笑着，开始往轮椅里挪，渐渐地那笑容便变成了怒容。他收起双拐，将轮椅整个转了个向，咝咝地走了。

亨利继续瞪着我。羞愧的热血不可抑制地开始从我的脚后跟升起，冲向双肩，又射向双臂，以至于我握住车把的双手都肿胀起来。它充满了我的脸，我的脑袋——直到最后我的头发都好像燃烧起来。

“噢，”亨利最后说道。“是艾薇·巴伯科姆。”

两个浑身油渍的小伙计本来在拆一辆卡车的引擎，这一阵站着不动，满脸怪笑，看着我们，那笑容难看得跟上尉的不相上下。亨利仿佛背后也长着眼睛，扭转身对着他们喊道：

“难道你们这些小家伙以为我付了工钱，就是让你们整天咧着嘴吗？你们在五点半前得把那些活塞给我弄好！”

我低声咕哝说：

“要是你愿意还给她，我会给她……”

亨利转过身来。我松开一只手，伸了过去。他提着链子，让十字架像个钟摆似的在我手上晃动，仔细地端详着我。

“你还不会开车呢，是不是，奥利弗少爷？”

“是，是，我还不会。”

亨利点点头，让十字架落在我的手掌里。

“请谨代我向她致意。”

他转过身钻进车去。我推着散架的自行车，一只手紧握着十字架，双脚终于可以移动了。回家的一路上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真是侥幸！

放下了自行车，我来到药房。爸正在窗口下眯着眼看一架显微镜。

“亨利，”我一边说，一边随意地晃荡着十字架。“亨利·威廉斯。巴伯科姆小姐在他车铺里干活的时候把这个忘在那儿了。”我把它抛起，又轻松地接住。“让我还给她。”我说。“我想她在挂号室，是吧？我去一下……”

我走完短短的过道，打开了门。艾薇正坐在桌子后面，面对一只小圆镜用右眼检查左眼。镜子里出现的是我而不是她的左眼。

“奥利。你可不该……”

“给你，我想你会喜欢的。”

模仿罗伯特的若无其事风度，我把十字架朝桌上一扔。艾薇朝它扑去，嘴里高兴地尖叫一声。

“我的十字架！”

她放下镜子，手忙脚乱地把项链往脖子上挂。她的脸变得严肃起来，低下了头，口中嘀咕着，一只手在胸口飞快地动了几下。不管是在我们本地的国教教堂，还是那些新教教徒，或者那些介于两者之间的大众当中，我都从没见过这样的情景。她抬起头来看着我，宛然一笑，一只眼睛眨了眨，柔声细气地欣然指责道：

“奥利！怎么回事？”

“你这是什么意思？”

她将椅子向后移了一两寸，然后坐下，抬起头，双手抓住桌沿，审视的目光仿佛第一次认识我似的。

“艾薇……什么时候我们能……”

“那时候你就说实话了，是不是？”

毫无疑问了。艾薇·巴伯科姆，整棵树上最成熟的一个苹果，已明确地欣赏我，倾心于我了！

突然，一个声音响起，在医生的屋子深处回荡。

“巴伯科姆小姐！”

她跳了起来，短发一扬，奔向通往诊疗室的门。在门口她停了一下，回过头来嘻嘻地笑着。

“它一直就在你手里吧！”

我怀着一腔愤怒走回药房。我爸还在看显微镜，粗大的手指一点一点地调整着试片的位置。没受注意，我穿过药房，回到家，思索着下一步做什么。要是巴伯科姆中士从她口中问出实话来，不管是用拷打还是别的手段，他恐怕就不会像她那样欣赏我想象出来的那一部分故事了。这可是要紧的一环。我得在她回家之前见她。但是我想不出理由再穿过药房。在另一方面，要是我站在卧室窗口，就能俯视广场和隔壁埃温家的台阶。等她一露头，我可以立即下楼，到园子里去。要是我妈在厨房或洗涤室，我可以轻易地做出解释。（“就是去看看我的自行车嘛。”）到了园子里，我可以加速，翻过院墙，落在钱德勒巷，沿着埃温家的园子一路穿过教区牧师的住宅大院和三座小屋。小巷到此就转向杂货坊了，然后再折回教区牧师住宅和教堂墓地之间。这样走我就可以从对面方向进入广场，可以装得偶然碰上她了。于是我就来到岗位上，贴紧印花布窗帘站着。这一等真是漫长，但是我一点也不敢大意。正当我以为她马上就要出来时，我听见沉重的军操步伐从另一个方向朝我的窗下走来。是巴伯科姆中士正从市政厅走来。他走的不是惯常的路线，即从韦氏律师事务所到道利什小姐家的凸窗那一边。他是沿着这一边走来，方向正冲着我家的前门。令我惊恐万分的不是过去二十四小时内我的任何作为，而是我的企图。在那顶前倾的船形帽下，他那一脸横肉和父性的敌意叫我魂飞魄散。他的肉拳随着步伐低晃着，鞋上的铁钉在卵石上击出火花。这时，仿佛她也一直在窗口守望着似的——艾薇从埃温家大门的台阶上跑了下来。她头戴一块白绸方巾，对角系在下巴上，另两个散角随着她的步子飘扬。她自然是穿了长袜，喜笑颜开，双手高举过肩，小腿肚外弯，屁股一扭一扭。她奔向巴伯科姆中士，走近了笑着贴上他的脸，身子几乎垂直地升起。

“瞧，爸！原来我是把它忘在诊疗室的女厕所了！真傻！”

他继续前进。她闪开路，转身跟上。他的大步走得远比她快，所以她每隔一会儿就得跑几步，爆发出一阵欢笑。跟上后，她伸手去触摸他的手，侧身靠向他，头歪向一边，身子便伸展开来，以至于方头巾飘向他的肩头。他要是走前了一步，她就得跑两步跟上，手仍然伸着在找他的手。最后她抓住了他的手，那只手停止了晃动，步伐却没减缓。中士的手指从她的手掌移到她的手腕上。以后她不再跑跑走走，而是以连续的小碎步跑着跟上。她不得不如此。

我下楼来到园子里，开始绕着自家小草坪漫步，双手插在裤袋里。一边是对艾薇漂亮的女性气质的渴望，一边是对她那血腥父亲的恐惧，其间还有另外一些略为不紧迫的烦心事要考虑。亨利有可能无意中漏出一两个字去，尽管我对他有一种绝对而又盲目的信任感。韦莫特上尉也有可能。罗伯特——由于怒气已消，我如今反而担心起他来——罗伯特可能伤得很重。我自己的左耳还是火辣辣的，右眼尽管没有艾薇的那么糟，也还在酸疼，极易流泪。再有就是伊莫锦。一念及此，我在草地上停住脚，凝视一只迟来的蜜蜂在一株飞燕草的花穗上盘旋。我有几分窘困地意识到，已经有好久好久没有想到伊莫锦了。她重又回到我的心中，使我的心像往常一样沉甸甸地下坠。可是这一次的方式让我大惑不解，她使得我对艾薇的追求不只是紧迫和不可抵挡；仅仅想起她便促使我孤注一掷。尽管意识到这很荒谬，我还是觉得既然她跟人订了婚要出嫁，我就被迫进入了跟她和他比赛的状态。我重新开始一圈又一圈地走起来。我觉得自己像是一只落在糖浆里的苍蝇。

第二天早晨，我刮着胡子，看见罗伯特跑着来到院子里进行去克朗维尔之前跟沙袋的最后一次较量。这情景叫我惭愧。我们打的那一架如少年读物上描写的，是他那类体形和我这种体形之间典型的对阵。他瘦削细弱，但有命中率极高的左拳；我腰圆膀粗，然而笨手笨脚，事实上是蠢货一个。尽管如此，还是我赢了，而且是以一种所有蠢货所能期待的方式——真的，也是唯一可行的方式——以欺诈而赢

的。我用膝盖顶了他的卵蛋。我没法使自己相信那只是个意外，因为我心里清楚，在他无助地弯下腰去之后，追加两拳之前，我立刻感觉到的是片刻的阴险的恶意，残酷的快意和绝对的故意。还有一些甜蜜。那儿是他，就在下面，绕着纹丝不动的沙袋，以运动员式的灵活姿势跳跃着。我看见他的鼻子上贴了橡皮膏，小腿上也是。这儿是我，满肚子阴谋诡计，说乡下话，不会开车。他操练完了准备跑回屋去。我赶紧伸出刮了半边的脸，朝他挥舞着保险剃刀。

“嘿，罗伯特！今天就走吗？祝你一切顺利！”

罗伯特没理睬我，而是高高昂起那张贴着药膏的威灵顿公爵脸庞，笔直走进屋去了。我没有笑，感到的是侮辱和惭愧。

同样，不管我怎么想方设法，四处乱窜，也不容易见到我们的共同朋友，小巴伯科姆。她现在是身不由己，挂了锁，上了栓，加了链子。每天，巴伯科姆中士领她来上班，站着看她走进了门才去市政厅摆放椅子，或是把它们一张张收叠起来；或是去收集公共厕所投币箱里的硬币；或是升国旗；或是绕着小城四处摇铃，宣告工人俱乐部举行惠斯特桥牌系列赛或教区牧师大院办游园会的消息。一般是巴伯科姆太太来接女儿。在通常情况下，巴伯科姆太太身上洋溢着阶级观念和友好愿望。尽管很少有回报，她还是不屈不挠。她是个麻雀似的小女人，像艾薇一样身材姣好，只是已经干枯。她步伐匆匆，昂着头，不断地朝一个又一个人点头，微笑示意——有时简直是伸长了脖子，隔着海尔街，对某个完全不是她那个社交圈里的人优雅地鞠躬致意。自然啦，这些致意从来不被人承认，甚至提及，因为没人敢确定巴伯科姆太太是不是神经不正常，所以自以为有资格这么做；也不敢确定她是不是来自另外一个国度，那里的市公告员的老婆跟警察局长的太太可以亲如姐妹。其中又以前者较有可能。这么说吧，你也许会看见她像个麻雀似的在国际商店的柜台叽叽喳喳，突然谦恭地（脑袋在脖子上偏向左肩）朝汉弥尔顿夫人微笑，而后者显然并没把她放在眼

里。她恐怕是我们城里唯一的罗马天主教徒——除非你把艾薇也算上。这一点，再加上其他的怪毛病，使她与众不同而尴尬难堪。既然她不愿意跟杂货坊的下层人搅在一块，此外又没人理睬她，她还能保持徒劳无益的微笑和鞠躬便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在十字架风波过后的几天里，她的微笑和鞠躬就不见了，形容枯槁而狰狞。巴伯科姆中士将艾薇像个包裹似的送来，小巴伯科姆太太又将她领去。

一个星期之后，艾薇来到药房，自诉头痛。我爸给她弄了些药。当天傍晚，巴伯科姆太太来到埃温家大门口，然后两个女人一起离开，像一对老朋友似的有说有笑。这是个明显的变化，而且在进一步发展。艾薇像是服满苦役，脱离了监禁。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总有九点了吧，艾薇独自在广场的那一边漫步。她身穿棉布连衣裙，没穿长袜，而是白短袜配着凉鞋。她袅袅婷婷地走着，嘴唇无声无息地张开，一丝微笑使傍晚的气氛也为之生色，短发黑亮，双眼如今已顾盼流光，只见膝盖以下的腿在移动。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当初。神秘如萤火虫，她浑身散发着引人注意的光芒，强烈得几乎能看得见。等走近道利什小姐家面对我们屋子的凸窗时，她放慢了步伐，慢得几乎看不出移动。这绝不是我的想象，即使隔着这么远的距离，我也能看见那黑画笔欢快的闪动以及双目朝我这个方向流来的眼波。仿佛奴隶接到了主人的命令，我偷偷溜出了屋子。

艾薇已过了市政厅，朝海尔街走去。那儿四周几乎无人，除非你把一个警察和电影院售票亭里的女孩也算上。我很清楚社会的禁忌，因而保持了约四十五码的距离，远远地跟着她。这么做并不容易，因为她似乎并没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走得跟蜗牛般缓慢。于是我不得不装模作样地在马具店，烟草店，以及更为无聊的针线店的橱窗前流连徘徊，以便保持合适的距离。她到了古桥便不再前行了。当社会礼法跟异性诱惑冲突时，毫无疑问哪一种力量会占上风。另外，夕阳已下，夜幕降临，黑暗已到了桥弓之下，唯桥上尚有一抹残晖。艾薇拣

好了位置，屁股倚靠在桥顶的石围栏上。她的目光凝视着日落之处。我走了过去。一见面双方都作惊讶状。

“你的眼睛好了吗，艾薇？”

“差不多，差不多好了。你的呢？”

我已忘记自己也有伤了。伸手按了按右眼眶。

“似乎全好了。”

“听到罗伯特的消息吗？”

问得突兀，我不由得愣了一下。

“没有。我怎么会呢？”

艾薇一时无言。她仰回头去，从眼角抛来一个媚笑。

“你这一阵闲得很，是不是，奥利？”

“学校放假嘛。”

我的目光粘在了她身上。她不仅散发出独特的光芒，也在吐出花香，还有那缀着花边的漂亮东西以及总比男孩高八度的女孩的笑声。我最终还是移开了目光。与此同时，从海尔街通向广场的一盏盏钠灯也颤巍巍地亮了起来，各自冲破一片暮色。我们不再能隐于黑暗中了。

“我们走一走吧。”

“去哪儿？”

“可以下山去。”

“我爸可不会喜欢我上那片树林去。又是天黑之后。”

我的脑海里闪过那条先是深陷在泥巴里、后来又被挂在蕨丛上晾晒的裤子。

“可是……”

这既令人气馁，又令人恼火。她一副胸有成竹、不动声色、坚不可摧的样子。西天的残晖在一只眼中闪烁，钠灯灯光在另一只眼中闪烁。我走出一两步，然后站住，回过头来看她。

“行了，艾薇……我们可以沿河走走嘛。”

她摇摇头，于是短发跳跃了两下，然后停下。

“爸说了不许我去那儿。”

不用费劲想我也知道为什么。那条路穿过田野通向霍顿，那儿有不少赛马场。巴伯科姆中士可能认为每一丛灌木后面都潜伏有那些好色的马夫，而这种想法离事实虽不中亦不远。

“那好吧，我们沿河朝另一方向走，绕过皮利库克好了。”

艾薇又闭上嘴摇头，莫测高深地微笑。

“为什么不哪？”

没有回答，只有闪闪的眼波、微笑和摇头。每一次短发的飞扬都似乎释放出一团满带挑逗的新的香雾。我迷惑不解，想不出她为什么也不愿意去这一边。此去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是一所著名的寄宿学院。尽管跟我们城只隔六七块田，它却几乎自成一体，与世隔绝。难道巴伯科姆中士对它也有看法？“别让我看见你跟那些小男生玩，我的闺女……他们都是坏蛋，统统都是！”其实我们四处都被乡村包围着。朝南，是那片浪漫的树林；朝西，便是赛马场；朝东，是那所寄宿学院；朝北，除了光秃秃的丘陵斜坡外便什么也没有了……而我们这么显眼的一对就在这古桥的桥顶。

仿佛艾薇乐于受这样的环境禁闭似的，居然哼起一支曲子，脑袋伴着拍子一上一下。

“啦啦啦，啦啦啦！”

热血涌上了脑门。我嘴里嘟哝着，但是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我亟需一根大棒或是一把石斧。艾薇惊讶地抬头看我。

“你不喜欢他们吗？”

“他们是谁？”

“在收音机里。萨沃伊·俄耳普斯[7]。我天天夜里听呢。”

上涌的热血变成愤怒，从头流到脚。

“我恨他们！恨他们！下贱……浅薄……”

于是我们两个都默默不语了。同时，我的愤怒渐渐冷却，转变成持续的哆嗦。艾薇最终开口说话了，语调非常冷淡而高傲。

“噢。对不起，真对不起！”

毫无疑问，我是空费一番心思了。但是当我思索着下一步该做什么时，艾薇又嫣然一笑，抛过一个媚眼来。

“你昨天弹的那支曲子，奥利，我很喜欢。噢，……在钢琴上弹的。”

“肖邦。c小调练习曲，作品第二十五号第十二首。”

“你能弹得很响哟！”

“我不知道……”

我沉思了一会儿。如果我练习热情奏鸣曲的十六分音符段子，或者用左手弹降A大调波罗涅兹舞曲的八度音，而通向药房的门没关，我爸有时就会把它轻轻关上。他自己是个很有乐感的人，所以当他在做特别细致的工作时，绝不能让音乐分心。

“我可没料到你溜进我们家来过了，艾薇！”

“我在挂号室呀，傻瓜！”

对此我颇感意外。要知道，在挂号室和我们家的老钢琴之间，隔着一扇候诊室门，一条过道，然后是通向药房的门，又是一条过道，再一扇门，最后才是挂号室。大概我真的能弹得很响吧。

“我只是练琴，弹着玩的。”

“早上诊所关了门，我离开时你在弹。等我下午回来时你又在弹。你一定很喜欢音乐，奥利。你弹了有多久了？”

“我是很喜欢。整天都弹。”

“那真好。过几天你得弹给我听。埃温医生也喜欢听呢。”

“真的吗？”

“昨天米尼弗太太走了之后他来到挂号室，说是你还在弹琴。”

“他还说什么了？”

“不多，只说你要上牛津大学了，他非常高兴。”

我心中深为感动。我从不知道埃温医生也是个爱乐者。我一直在试图学会肖邦的练习曲，因为那些狂野的不协和和弦，那音符的风暴似乎准确无误地包含和表现了我那徒劳无益、毫无希望的对伊莫锦·格兰特利的激情。但是它的技巧难度极高，令我着迷。我解释说：“有一个音符，G本位音，我必须用这个手指在滑过时弹响它。你瞧……”

我将右手食指划向她的脸。她双手接住，仔细观察了一番，然后扳弄起来。

“噢，小心点！痛呀……”

艾薇哈哈大笑，扳了又扳。顿时，冰川消融，春潮激荡。我们又喊又笑，在钠灯照耀下的暮色中闹成一团。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便从被追打者变成了追打者，轮到艾薇在躲避了。

“别！别！奥利！你不可以……”

她贴近了我，实实在在地靠在了我的胸脯上，停止了挣扎。

“不可以了。人家会看见的。”

我抓住她的手腕，把她拽下桥顶，来到一半在地上、一半在水下的桥墩处。钠灯照不到这里。她停止了嬉笑，我却又开始哆嗦。唯一的光亮来自艾薇。那三颗黑李子背靠桥墩，离我是这么近，但这次没有被纷披的头发遮挡，没有垂滴的雨珠，那神秘的幽香散发不断，令人欲狂。我抱紧了她，腰微微颤动，全身发烫。我得到了一切我想得到的亲吻。我得到了比我想得到的更多的亲吻。但我没有得到其他任何东西。

教堂的钟声响了。艾薇顿时变了，从一个刚好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不受过分攻击的娇娃——除非你加倍地哀怜恳求——变成一个能担负煤块和劈柴的铁姑娘。由于脑袋还晕乎乎的，我一时未能适应这一转变，所以她用双手将我一推，我就倒退到了河滩的半途。

“嗨！妈妈说了……”

她向岸上奔去。我紧追不舍，将泥块踢得一路乱飞。在桥上我追到了她。

“艾薇……我们明天晚上来这里吧。要不我们去逛一圈？”

她在钠灯光下恢复了平素的步子。

“我没法拦住你不碰上我，是不是？这是个自由的国度。”

“那好，明天……”

“随你便。”

她走上了海尔街。随着理智的恢复，我意识到仍在人间，感受到将要走入的地区于我的微妙影响。这条街的半途上一家铺子的楼上，

住着我众多的主人之一，或者说是他的一处住所。一到市政厅，那就进入我父母控制的范围了。过了市政厅便是广场。我爸妈非常可能正在寻找我。我开始放慢脚步。艾薇的前进速度也放缓了。前途是个绝境。要避免被人看到跟她在一起只有一个办法。

“喂，”我停下说。“明天见。”

艾薇转过头来。

“你不回家吗？”

“谁？我？我还是要去走一走。”

艾薇头一侧笑着说。

“那好，再见。”

我轻快地走回古桥，上了桥顶，然后蹲下身子，拣了一个有利的角度回头偷看。她的衣裳和袜子一路上升，最后在市政厅跟道利什小姐的凸窗之间消失了。我拣了僻静的小巷回家，从西北面进入广场。我家黑了灯，爸妈已经睡下。我尚无睡意，却有心练琴，于是弹了一通那支练习曲。它如今似乎不仅仅包含了伊莫锦，而且也添上了艾薇，反映了形形式式的情场失意。

我妈从门背后伸出头来，微笑着慈爱地说：

“奥利弗，亲爱的，天可不早了哟……”

第二天，我右手的食指一碰就痛，仿佛指根的骨头受了伤似的。我懊悔不已，只好放弃了这天的钢琴练习，以漫步代之。这一走就是一天，中午吃了个三明治，到傍晚方才回家。这样，在我去追求艾薇之前所剩的时间就不多了。我用这一点点时间来精心打扮自己，调动了我不多的库存，尽可能地显示魅力。至于罗伯特的脸庞，高出的三英寸以及摩托车，我就无法可想了。不过我去掉了那种被人们称作

“五点钟的阴影”[8]的痕迹，并抹了头油，以便跟艾薇的香气争锋。我并不自欺欺人地相信自己俊俏，但是听说女孩子相对来说并不太在意这一点。希望她们确实如此才好，因为我从镜子里端详自己的尊容，得到的结论非常遗憾：那张脸连我自己也不会爱上。它没有一点温柔的特征。我试图迷人地笑笑，结果是我只能扮个鬼脸，自我解嘲。

“太太，今天您要多少牛奶？谢谢，太太。是，太太。不，太太。谢谢，太太。再见，太太……”

我对自己吐了吐舌头。

“哞……”

事实一清二楚，我只有表现得敏锐，独特，老练——一句话，聪明伶俐。不然的话，我只有用大棒去赢得女孩子一条路了。艾薇是个女孩，非常典型的女孩。我记得她将我推下河岸的激烈，也记得她移开我在她身上乱摸的爪子的缓和——温柔地，恳求地将我的手推到一边。我自己也怀疑即使使用大棒，我又能得到什么。但是那条沉入池底无影无踪的裤子又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艾薇是可以到手的。

“哞……”

她沿着广场南边走过，这一次一眼也没有瞧我们的房子。经验告诉我要耐心。等她在桥上的石栏上坐定，我才赶上她。这时我对任何行动计划都无把握，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一个高明的主意。我曾想过假称爱好观察鸟儿，希望她会同意跟我去悄悄等候红脚鹬出击什么的。可是事实上我连麻雀和云雀都分不清，知道自己对这一行完全无知。还有去采摘野花，搜寻古代战壕的遗迹，发掘稀有矿物……都不行。我一筹莫展。再说不管你如何费尽心机，艾薇只要把她爸妈规定的禁区当挡箭牌一挂，我就无话可说，只好被限死在桥上，或是从桥到杂

货坊这一条令人难以忍受的路线上。结果，我只好在她面前站着，前前后后地倒脚，手杖悬在腕上。

“艾薇，你好！”

艾薇将头偏向一边，仰起一张笑脸。

“这么晚才来。”

“我忙着呢。”

“你忙！”

我憎恨她的言外之意。

“我正在休养。你晓得，我前些日子用功过度了。”

“你是指钢琴课吗？”

“当然不是。”

她沉默了，但继续微笑着。我朦朦胧胧地思索着钢琴是什么东西。但是，我还在思索，艾薇却已哼起曲子来。那旋律立刻吸引了我，使我心无旁顾，一如平日。于是，我不由地在记忆中搜寻起来。

“道兰德！”(9)

艾薇放声大笑，脸上迷人地容光焕发。她开始唱起来。

“……天天哭泣着，

放牧我的羔羊，

在草场上，在草场上，

在草场上，在草场上！”

“你的嗓子真美！你一定是……”

“我学过唱歌呢。”

“从道利什小姐那儿？彭斯？”

她点点头，咯咯地笑了。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于是我们在钠灯下想着我们那位乏味的老师和她枯燥的课，笑作一团。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不唱道兰德的了，唱一首别人的吧——‘聪明先生’！”

“艾薇，你应该坚持唱下去才好。”

“要是有人给我伴奏，我就会的。”

“你没有钢琴吗？”

她摇摇头。我的目光越过她去看河，脑海里却顿时浮现出杂货坊的景象。巴伯科姆中士的小屋跟韦莫特上尉的隔街相对。这是两间该地区最好的房子。在它们之后，房子越来越小，越来越旧，越来越脏，越来越破，一直延伸下去到那座颓圮的磨坊。孩子们在泥路上翻滚扭打。男孩们穿的是典型的“穷人制服”：腿上是剪短了的老爸的裤子，身上是老爸扔掉的衬衫，所以屁股以下长出一大截。平素大多是光着脚丫。我突然意识到那就是报纸上称作贫民窟的地方了。要是巴伯科姆中士买不起一架钢琴，其余的人也就不用说了。

“那么韦莫特上尉呢？他……”

她又摇了摇头。

“他曾经有过一架留声机和一个收音机。在我小的时候常常让我进去听。”

“那真不错。”

“一杯柠檬水，一只小面包。都是古典音乐。他还有过一架打字机。”

我们默然了片刻。

“所以我没有唱下去。”艾薇最后说道。“至于学打字……”

我明白了，严肃地点了点头。真遗憾。

“你今天没有弹琴，奥利，是不是？”

我笑了起来，举起肿痛的手指。她接了过去，用她自己的细白手指检查指尖。这一检查翻来覆去好几遍，渐渐地仿佛从旧的印模或底片上复活了我们的快乐时光，从被追者到追求者的转换，推推攘攘到了桥墩底下，半推半就地脸对着了脸，欲迎又拒，亲吻，挣扎，幽香，三颗李子，隐约闪亮的皮肤，颤动……

“你不喜欢我吗？”

“当然喜欢……不，奥利，你不可以……”

“噢，别装……”

“你不可以……这样不好！”

我知道，也同意，这样不好；同时也知道，对我而言，好不好并不是问题所在。

“放开我，奥利……放开我！”

我又滑下了河滩。这一次一只脚浸入了水中。我急急地爬起来，艾薇却在凝视天空。

“听！”

星空下有一阵隐隐的嗡嗡声。她跑上桥顶，伫立着。仿佛天外来客，一点红光在北斗七星之下移动过来。

“它要飞到我们头上来了。”

“皇家空军。”

红光边上显现了一点绿光。

“不知是不是鲍比？”

“他？”

艾薇仍然仰头凝视，嘴巴张开，脑袋越仰越后。光点之间显出了飞机乌黑的身影。

“他说过一有机会就飞来。说要在斯城上空做特技表演。还说要是能找到一个地方降落，他就会接我上去……”

“鬼话！”

“噢，瞧！它要降……不，不是的。”

飞机从头顶掠过，她跟着旋转脚跟，慢慢地低下头，直到那团黑影沉入树林背后。

“他们还不会让他开呢。他去了那儿才不过个把星期吧。”

她跺了一下脚。

“男孩真幸福！”

“等我去了牛津，我也要学飞行的……大概会吧。我早就想到了。”

她飞快地转过身来。

“哎，如果可能，我会爱飞行高于一切！我会爱跳舞……爱唱歌，当然啦……爱旅行……爱做一切可以做的事情！”

我窃笑艾薇想做一切的念头，旋即停住了笑，因为想起了那条裤子，想起了那件我想让她做——或者说她肯让我做的事情。

“我们还是下去吧。”

艾薇摇摇头。

“我要回家了。”

她重新开始漫步，走向街灯的弧光。我跟在后面，心中诅咒皇家空军，特别诅咒它最近的一次招兵。随着走过一盏盏街灯，地区势力范围的压力越来越厚重，我放慢了步子。艾薇也缓了下来。

“好吧……再见，艾薇。明天见。”

艾薇继续前行，回头嫣然一笑，举起左手，伸出指头朝我点点。我谨慎地观看竖立在电影院外面的道格拉斯·费尔班克[10]的宣传画，等到她消失在广场之后才往家走，但一直紧贴着市政厅，直到确认广场上空无一人，才敢走出它的阴影。

走进门，妈妈正在补我的裤子。我坐下时她的镜片朝我闪了一下，然后又低下了灰白的头，继续工作。

“我看到鲍比回家了。”

“鲍伯·埃温？”

“周末嘛。”

“老天……他不是飞来的吧，是不是？”

妈笑了，扶了扶眼镜，手上的顶针一闪。

“当然不是了。埃温太太开车到巴切斯特火车站接的。”

爸在壁炉炉栅上敲空了烟斗。

“他以后旅行会坐头等舱的。这是规矩。军官都这样。”

“爸爸，他还不是军官呢，只是个见习生罢了。”

“噢，是吗。我不知道。”

我站起身，看见妈妈瞥了我一眼，又回过头去。我径直走向浴室，观察嘴唇，上面没有唇膏印迹。站在镜子的前面，再次证实了我先前对这张面孔的评价。它不仅仅是不温柔，还是忧郁暴躁的。我不知道一个脱光了的女孩子会是什么个模样——艾薇会是什么个模样。我尽管没有精确的概念，但想象中那一定是非常漂亮的。我发觉自己想到了伊莫锦·格兰特利的身体，赶紧打住。即使是无意之间把这两个女人相提并论，我也吓了一跳。我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去想这样的念头或追求这样的东西。我才十八岁。蟋蟀、足球、音乐、散步、化学，这些才是我该玩的。在这一场微妙得难以描述的竞争中，伊莫锦是稳操胜券的。我将前额靠在小镜子上，闭上眼睛，就这样呆了很久很久。不是思索，而是感受。

但是第二天早晨，我又绞尽脑汁策划起来。我以无比的勇敢下了决心，无论如何要将艾薇带到一个可以发泄我的邪欲的地方。我明白那将是邪恶的。是的，我是一个坏蛋。我指天咒地地发誓要残酷无情，心里便好过了一点。吃过下午茶，我便走上山林，在边缘地带寻找一块隐秘而又便于尽情嬉戏的处所。这样的处所有的是。每看到一处，我的体温便上升几分，最后终于大汗淋漓，心跳不止。我回头下山，走去古桥等她。这时忽听得一阵轰鸣从那里而来。那张威灵顿公爵的脸庞从身边一闪而过。我扫见艾薇骑在他身后，白色的绣花衣在风中飘扬，她双眼发光，嘴巴兴奋地大张。然后他们消失了，树林恢复了宁静。

过了片刻我下了山，跨过古桥，上了海尔街，走回家。妈妈正在缝补爸的连裤内衣，抬头看了看。

“今天回来得早呀，奥利弗？”

我点点头，在钢琴前坐下。过了一会儿，妈妈悄悄地走了出去，把门关上。我弹起琴来，对着空空的房间，空空的挂号室，空空的广场和小城。我再次弄伤了手指。

第二天早晨我来到浴室，去窗边偷窥罗伯特。如果被他看到的话，我准备尽我所能讽刺他一番。可是他不在。沙袋一如既往，悬在半空，一动不动。摩托车停在角落的车架上，蒙着一身的白灰。尽管隔得这么远，我看见了金属车身上深凹的圆洞。一个车把向后扭弯了。我立刻兴高采烈起来，同时也有一点担心——不是担心罗伯特，而是担心我自己。我不该看见这辆撞烂的摩托便幸灾乐祸。为逼使自己回到正常的人性上来，我甚至自言自语起来。

“可怜的罗哥！希望你别伤着了……”

这时我回想起那在风中猎猎作响的白绣花衣，裸露的膝盖，我的思想和感觉顿时混乱成一片，理不出个头绪。我尽快地刮了脸，急急忙忙下了楼。早饭已在等着我了，而我爸已经去了药房。听见我下来，妈端了早饭进来。

“见到罗伯特的摩托车了吗？”

妈放下热托盘，在手巾上擦了擦手。

“听说了。我知道早晚会有这样的事。年轻人……摩托车应当禁止上路。”

“他伤着了吗？”

“当然受伤了。还会怎样？”

“很厉害吗？”

“还不清楚。他被送进医院了。”

我伸手自己取了国会牌甜酱[11]。

“还有别人受伤吗？”

妈沉默了片刻。她的沉默总是让我心虚。她可以看透一堵砖墙，这就是我妈。我心虚地回想起桥下有多黑——以此来壮胆。没有任何

理由说我不可以碰巧在桥上遇到艾薇，停下说几句话。不管怎么说，她几乎就是跟我们在一个屋顶下工作呢。

“还有别人受伤吗，妈？”

“我想禁的还不只是摩托车呢！”

她收拾着爸的早餐用具。

“没有别人受伤……真可惜！”

我瞪大眼睛看着妈走回厨房。显然我妈是生气了。她并不常常生气，而一气起来，我知道最好是躲她三分。今天是不可能再从她那儿得到进一步的消息了，不管我如何绕弯子探究。我也不能问我爸，或者应当这么说，我可以问他，但是他恐怕早已忘掉了事情的细节。这样只剩下艾薇本人了。于是，吃过早饭我漫步穿过药房。爸像平日一样，默默地干着活。我听见挂号室传出的打字机吃力的噼啪声。看来错不了了。她平安无事。没有伤到要呆在家里……也可以正常地按时上班。我的担忧立刻被欣慰一扫而光。我的拳头在罗伯特身上没有达到的目的，现在他自己达到了，而且没要我帮一点忙。

“爸，要我帮什么忙吗？”

爸转过了他沉重的脑袋，圆圆的镜片后面满是惊讶。他捋了捋小胡子，摇摇头，马上又扭过头去。我隐隐意识到我妈的脾气今天一大早就发作了。我走回钢琴前，来了个一石三鸟：既活动一下酸痛的手指，也刺激一下妈妈，又提醒艾薇我的存在。然后我闲逛到城里去，看到巴伯科姆太太在市政厅前吻别巴伯科姆中士，便停顿了片刻，直到她离开。轮到我经过时，他从正在刷洗的草垫上抬起头，对我点了一点。我没有看错。他以前从来没这么做过，如今对我点头了。我仰了仰脑袋，这个动作既可以被认为是回报他的示意，也可以是避开一只苍蝇，然后继续向前走。我是太吃惊了，以至于在古董铺的橱窗前伫立良久，审视着里面的陈列。我不知道该想什么。在一大堆烂书中

我读着尚可辨认的几本书的题目，从中挑了一本拿出来细看，却又视而不见，相反看到了巴伯科姆中士不同寻常的点头——好像我也是个军人或者酒友似的。我把书放了回去，向前走过快乐茶室，里面六个学院女子正在吃面包，喝咖啡，叽叽喳喳说话。走过原先的谷物市场、如今是剧院的门口的道格拉斯·费尔班克画像，眼望剩下的伸向古桥的海尔街。不用担心了。任何人、任何一对，躲在最远的桥墩下都绝对不会被海尔街上的人看见。我没事了。

巴伯科姆太太从海尔街的另一头过来，提着一网兜小包和纸口袋。她身穿平日穿的灰套装，头戴平日戴的灰钟形帽，一颗巨大的假珍珠挂在左耳上。她干巴巴地微笑着走来，向一个个并不理睬她的人点头示意。她看见我，并没有改变轻快的步子，但是脑袋微微偏下，屈了屈身，一口假牙闪了一闪。她保持了这个鞠躬的姿势和笑容走了大约五码，直到一个男子在电线杆附近遮住她为止。

我恍然大悟，悚然而惊，知道了自己的欲望面临多大的危险。当然还不止如此。不管是巴伯科姆中士还是他太太，都不会有我妈那种魔鬼般的洞察力。这是艾薇在捣鬼。她一直是在用我做避雷针呢。我以弹奏任何曲谱都不曾有过的精确和直觉，在脑海里梳理着人性的真相。艾薇绝不可能拥有罗伯特，连追求都谈不上。要是她想试试，那就会撞上一座坚硬的峭壁。但是她爱他的摩托车，为骑它而付出了代价——是的，付出了代价！——她需要为在外边逗留和迟迟晚归找借口——我这座峭壁跟埃温家的一样坚硬，却并不那么高。不，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它甚至没有艾薇自己的那座高，艾薇的峭壁能让那些老在市政厅左右闲逛的无业游民敬而远之，不敢骚扰。对艾薇来说，我是一支避雷针。对她父母来说，我却是一个可能的求婚人。好斗的巴伯科姆中士一定是被那些细白的小手指拧转了向，被那些嘤嘤呖呖的声音说昏了头，相信我们正恋爱着呢。我把遮住眼睛的头发捋了上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除了对她父母的这种假想的恐惧之外，我更沉溺于猜测艾薇到底怎样利用了我。比方说，是不是说我绊住了她直

到十二点之后？甚至说是我偷开了彭斯的汽车？还有其他吗？艾薇的肚中还有什么诡计？我不用琢磨就敢肯定，不得已的时候她肯定会撒谎，就像我在不得已时撒过谎一样。如果我的判断不错，出于无奈，她什么都会捏造。我就像在做噩梦一般，看见了巴伯科姆中士出现在家门口，双手绞着他的船形帽，逼着我爸回答我的企图。我知道自己的企图，艾薇也同样知道。但是这企图跟成家立业实在沾不上边。我绕到市政厅的另外一边，回了家，轻柔地弹起了钢琴。

晚上，有关罗伯特的消息仍是含糊不清。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要在医院里呆上一阵了。我早早出门去古桥，心中思忖，如果我常常被人看见坐在那儿，就不会启人疑窦了，至少不会对我与艾薇见面说三道四。又是在霞光满天的时分，艾薇才出现，她沿街姗姗而来，走到我面前，脸上淡淡的一丝微笑。

“你一点也没有受伤吗？”

她的笑容灿烂起来，露出几分狡黠。

“什么意思，奥利？你在说什么？”

“昨晚的事。”

“我可没有……”

“我看见你了，艾薇。骑在摩托上。”

她突然哆嗦了一下，拱起了肩膀。

“怎么啦？”

“该是野鹅在践踏我的坟墓吧。[12]奥利……”

“什么？”

她扭头瞥了一眼海尔街。

“你不会说出去的，是吧？”

“我为什么要说？”

她朝我甜甜地一笑，松了一口长气。

“谢谢。”

我讥讽地放声大笑。

“哈哈！你是跟我在这桥上，是不是？我们谈论了音乐，是不是？我们走到水边钓小鱼了。你没有给你妈看那装鱼的果酱瓶吗？”

“我只是说……”

“你说了我带你去了巴姆斯蒂德。你说了我偷开了彭斯的汽车！我知道你是什么货色！”我怒视着她，竭力要刺痛她。这至少是可能做到的。“我不知道你还说了些什么。撒了多少谎。在半夜里把我从床上叫起来……多好的小伙子，奥利弗，即使他没有摩托车！”

“不是这么回事，奥利……我没办法呀！你不明白——”

“我明白得很。你就像——”我环顾着道路，河水，山坡上树林的朦胧黑影，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凭空冒出了这么个词，大吼道：“你就像……萨沃伊·俄耳普斯！”

艾薇突然咯咯地笑出声来，笑得我不知所措，闭上了嘴。

“你真是个好玩的孩子，奥利！”

她继续笑个不停，好几次笑得噎住了气。她从桥上的围栏倾过身来，双手抱住我，脑袋垂在两手之间。我感觉到她浑身的颤动。

“真好玩！真好玩！”

“闭嘴，艾薇！天哪！还不闭嘴吗？”

她终于沉默下来，抬起身子，在桥栏杆上坐直了。她晃了晃脑袋，于是一头短发扬了扬，飘逸出一阵芳香。她从左手腕上的仿琥珀手镯下抽出一片白白的东西，在脸上这儿那儿点了几下，然后又放回去。我心中情不自禁地生出几分怜爱。为了掩饰这种不够男子汉的情绪，我竭力装出粗暴样子。

“你真他妈的好运。为什么你没受伤呢？”

“这无关紧要。说实话，我没在车上。”

“那么……”

“是我怂恿了他。我激了他。他说：‘这个小东西在我的手里能够爬上树去。’我就让他试给我看。我想跟他一块试来着。那儿是个石灰窑……”

“在哪儿？”

“我也想试试，真的想。‘有你在后座可不行，巴伯小妹，’他说。‘起！’摩托车一下子就飞起来砸在了他身上。”

天边北斗星下传来一阵嗡嗡声。我抬起头，看见闪闪的红灯朝我们飞来。看来是定期的巡航，一种训练吧。艾薇没有跟我一起抬头看，而是看着自己的脚。她又开口说话时，嗓音出奇地嘶哑，是来自杂货坊深处的那一种。

“他恐怕要变成个跛子了。”

飞机嗡嗡地远去，消失在山顶的树林背后。艾薇清了一下嗓子。

“一辈子残废了。”

然后我们都默默无语了。艾薇低头看着脚下的路。我按照自己的天性琢磨着这条消息。我当然感到适度的震惊，但是另一方面又有几分斯城对他人的苦难特有的幸灾乐祸之心。

她在桥栏顶上挺直身子，朝我宛然一笑。

“你今天没有弹琴，奥利。”

“不，我弹了。很轻。”

我伸出手指，半是解释半是邀请。可是艾薇只扫了一眼就移开了目光。她神奇地收敛了呼吸。好像一组倒放的镜头，只见一团火光自动向中心缩小，已燃烧成灰的纸片又重新舒展开，然后消失，只留下一片平静。就连她右眼中的钠灯灯光也越来越黯淡，变成静静的一点微光。这种收敛也感染了我，但是足以令人乐观的是，可以不为所动。

“好了，艾薇！我们下到那儿去吧！”

她摇了摇头。

“来吧，小巴伯科姆！”

钠灯爆出了火花。

“别这么叫我！”

她飞快地站起来。

“罗伯特这么叫来着。”

“他可以爱怎么叫就怎么叫！”

“别发火！”

她似乎想说什么，又改变了主意，转而斜着眼看了看身后，拍了拍屁股上可能有的石渣。我也像盏钠灯似的爆亮了。

“那么你为什么要到这桥上来？”

她停止了拍打，看着我，眼睛和嘴巴都大张着。

“为什么？还有什么地方好去？”

她在一只手上擦了擦另一只手，淡淡一笑，扭头走向大街。

“艾薇……”

她没有作声，继续朝前走去。到了桥尾大街的起点，她扭过头来，抬起左手伸出指头摇了摇。我愣在原地，手杖横在大腿上，瞪着她。她，我们本地的风景，回身继续前行，浑身只有膝盖以下在移动，沿着巴伯科姆中士或者他太太每天巡视的那条无形的路线前行。她走过一杆灯，又一杆灯。怀着新的热望，新的邪念，我看见并理解了一个个小酒馆门外那些穷汉是怎样注视她的，他们的脸是怎样带着无声也无望的欲念跟着她转动的。等她走出五十码外，讥讽的、淫荡的笑声便爆发出来。我知道我自己是绝不能忍受这种境况的，我的脚会肿胀，脸会僵硬。可是艾薇的步子绝不因此而迟钝一分。我绕道走了偏僻的小巷回家，以免遭遇那种夹道羞辱。

第二天早晨，我郁郁不欢地刮着脸，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来，剃刀便在脸颊上停止了。罗伯特的摩托就在他家的马房里。我赶紧地朝外看去，发现它完全没有被动过。我刮完脸，匆匆下楼去吃早饭，一边告诫自己，必须小心而技巧，一步一步将谈话绕到目标上。

我下来得太快，以至于爸妈都还没吃完。妈妈停下来去厨房为我拿早餐。这是个好机会。

“小罗伯特的摩托车还在马房里，我看见了。”

“噢？”

“是的。”

爸抬起了眉头，从厚镜片后扫了我一眼。

“那是它最合适呆的地方了。”

我点点头，不使谈话中止。

“不管怎么说，它不会淋到雨了。”

“哈！”

妈走了回来，将我的盘子重重地放下。这一向是她有话要说的表示。

“别打那辆车的主意，奥利弗！不管是借还是买！”

我的嘴泄气地张着，她重新坐了下来。

“再说，”我爸说，“我们也买不起。”

“我已经有……”

“你将来会需要的，”妈说，“每一分钱都需要。”

“要是罗伯特……”

“一直叫你咽下食物再说话嘛，亲爱的，”妈说。她咽了一口饭。“他以后还要骑它的。这是说如果他爸还允许他的话，不过我可不太相信。埃温不是个傻瓜。”

“要是他跛了，怎么还可以骑呢？”

“跛？”妈说。“谁告诉你来着？”

“他撞伤得很厉害，”爸说。“还断了几根肋骨。不过他会好起来的。”

“我以为……我看见那辆摩托车了……摔得真烂……”

“只要几个星期，”爸说。“小埃温就好了。也是一个教训，蠢蛋！”

“《斯蒂伯恩广告人》上每个星期都有这样的事。撞死了的，撞得半死的。哈！这倒叫我想起一件事来了。孩子他爸——伊莫锦·格兰特利就要在巴切斯特大教堂举行婚礼了！”

“那一定是个大场面，”爸一边说，一边推开盘子。“什么时候？”

“七月二十七日。只给她剩下几个星期了。不过只要有钱……”

“多半是虚套，”爸说。“盛装打扮。”

“不管怎么样，她的叔祖父曾是教长，他娶的就是个跛子。那时候……我不知道她会找谁做女傧相？”

“总不会是我。”爸说。他在镜片后面眨眨眼，站起身。“我得去干活了。”

“奥利弗，亲爱的，再把那个鸡蛋吃了！”

“别再想那摩托车了，孩子。等你到我这般年纪你就明白了。”

“吃了它。”

“别烦我！”

“怎么可以对你妈这样讲话！”

“别烦我！别烦我！我……不要吃！”

爸坐了下来，严肃地看着我。

“他老是这样一会儿高兴一会儿闹脾气，”

妈看着爸说道。爸回望着她，她意味深长地点点头。“我一直在想这是不是个好主意。”

他俩就这样隔着餐桌开始交织一张慈爱和关切之网。

“日常功课，”爸说。“那才是他仍然需要的东西。”

“噢，那我可不知道。他一向就这样一阵笑一阵闹。我以前也这样。”

“稳定而平静的日常功课。他应该回到学校去度过还剩下的这三四个星期。”

“我不去。我已经不再是中学生了！”

“让我们看看你的舌苔，孩子。”

“看在老天爷的分上！”

“不能这样跟你爸说话！”

“我要离开这个地方。”

“够了，奥利弗……！”

“我一定要。去任何地方都行。”

“好了，”妈温柔地说。“你就要去牛津了是不是？只剩几个星期的时间了……”

“小题大作，”爸生硬地说。“欠收拾，那才是这孩子需要的。”

“他一向是这么一会儿高兴一会儿闹，打小时候就这样。”

爸又站起身，慢慢地走向药房，口中的嘟哝被门隔断了。

“我就去给他找个……”

我也站了起来，双腿直抖。

“你到哪儿去，亲爱的？”

我恶狠狠地摔上餐厅的门。我伫立着，双腿仍然颤抖不止，注视着那架旧钢琴和它前面磨残了的琴凳，用尽全力挥起左拳，砸向两支铜烛台之间闪闪发亮的胡桃木板。它应声从上到下裂开。

“奥利弗！”

我气急败坏地扭开前门的链锁和插销。

“奥利弗，回来！听我说！就为了我们不肯给你买……”

我把前门也摔上，听见了从教堂钟楼传来的回声。我将院子的铁门打开，站在环绕草地的围栏边上的鹅卵石人行道上。这时，我看见了巴伯科姆太太在道利什小姐家前面的围栏边上，朝我弯腰微笑。

我坐在古桥的桥栏石上，只稍稍清醒了一点点。嗓子从来没有这样干过，左手看上去就像一只拳击手套。

我开始漫无目标地在城里逛起来。远远地我看见艾薇下了班，离开埃温家，急匆匆地走回杂货坊，便自己对自己冷笑起来。然而不久我便看见她回来，走过牧师大院，消失在一条通向我家院后钱德勒巷的小弄里。我继续自我讥讽地冷笑着，绕了一个方向走去看她上哪儿。钱德勒巷空无一人。我开始搜寻，尽管并不抱希望，但是也只有这样才算有事可做。

习惯的力量真大，尽管是在小如斯城的这么个地方，我居然无意识地走到了小城的一处尽头。上一次到这儿时我还是个婴儿，是坐在推车里被人推来的。这儿有一间木屋，坐落在一块荒地的尽头，背靠着陡坡。我好奇地审视着它，因为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房子。它是座罗马天主教堂。屋外的告示说，只要有机会，这里就会举办弥撒。我不由得笑起来，也顾不上气恼了。除了在历史课本上，我还从来没见过罗马天主教堂呢。打个比方，看到它活生生地矗立在面前，就好像看见一条梁龙[13]似的。我开始放声大笑。艾薇手里拿着拂尘从屋里走出来，用力地拍打起来。

“你好，艾薇！”

她环顾四周，看见了我，大吃一惊。

“我忙着呢。”

我又开始讥讽地大笑。

“我可以等待。反正没事干。”

“噢，走开，奥利！除非……”

“除非怎么？”

“没怎么。”

她走回屋里。我伫立着，打量那个告示和刀刻的图案，冷笑不已。我没法停止冷笑了。

约摸二十分钟之后，艾薇才又走出来，掸着裙子的前幅。我发觉她用方绸巾包扎起了头发。那条兴师动众、声名狼藉的十字架挂在棉连衫裙外。她连睬也不睬我，径直锁上门，动身向杂货坊走去，仿佛把我当成一丛灌木似的。

“你是做了一场弥撒什么的，是吗，艾薇？”

她咯咯一笑，继续前行。

“你不会明白的。”

“那么跟我走走吧。”

“不。”

“哈！没摩托车骑是吧？”

“我一直在尽力救他！”

“你哪能救他！你以为自己是什么？护士吗？”

艾薇没有回答，只是神秘兮兮地一笑。她把十字架放入衣内。我看着它消失，突然下定了勇往直前的决心。

“不管怎么样，你不必去救他。他没什么。只是有点擦伤和断了几根肋骨而已。”

艾薇站住了，转过脸面向我。我也停下来。

“你说什么，奥利？你是说他好些了？”

一阵苦涩涌上心头，我深深地感到不公平——罗伯特不用付什么代价，就得到了勇敢的名声和这一切同情。艾薇一脸可爱的欣喜，看着我，看透了我。

我说出了自己的决心。

“你该救我了。”

我瞥了一眼灌木丛中蜿蜒着伸向陡坡的小径，转回身面对着她，一本正经地点点头。

“是的，他好了。我不好。”

“他不会是……”

“我不好。”

艾薇又扭头朝家走。我抓住了她的手腕，就像巴伯科姆中士一样，用劲攥住不放。于是她止住步子，犹豫了一会，然后站住不动，抬头看着我。

“我不好。你以为你可以做任何你喜欢做的事，对不对？”我拽着她朝那条小径的入口走去。

“奥利！你干什么？”

我继续拽着她走。灌木和矮树包围了我们。我目不旁视，拽她上了陡坡。

“小奥利不再是奴隶了！小奥利从现在起要做主人了。要是鲍比好了，有意见，小奥利就会扭断他的脖子！”

“放开我，奥利！”

“也要扭断小艾薇的脖子！”

她惊骇地笑起来，用那只自由的手抓挠我肿胀的关节。我神经质地甩了一下。小径越来越窄，被树木从上到下遮蔽着。艾薇的手放松了，软软地吊在我的手中。她不再往后退缩，而是顺从地跟着。我哈哈大笑。

“这样才好！”

“听着，奥利。让我解释。”

我胸有成竹地答道：

“不必解释，我亲爱的小姐！”

“我想说的是，事情不是这样的……瞧……只要你……”

“到了。”

我打量着四周茂密的树丛。艾薇继续诉说，可我几乎一句也没听见。陡坡的边沿遮蔽了我们，从小城那儿无法看见我们。大树底下是团团簇簇的低矮植物，遍布茂密的花朵。我将艾薇从身后拉过来，两人面对面站住。

“你一直就没有听我说！”

我伸出双手围住她，以那奇异的坚决感搂紧了。她闭上眼睛，脑袋后仰。我低下头吻她。她抗拒了片刻，仅仅片刻。然后她别过脸去，咯咯地颤笑着试图躲避。出乎我的意料，那种挑煤担柴的力量此刻全然不起作用。

“放开我，奥利！我得帮我妈做事去！”

我再次搂紧她，拥着她背靠一棵大树。她的身体既坚实又柔软，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这时，原始的灵机动了，我掏出了那个坚硬而火烫的祸根，让她毫不抵抗的手抓住。艾薇的眼睛睁开了，朝下看了看。她的嘴唇歪咧，使得一个微笑变成了嘲笑，其中交织着会意、渴望和轻蔑。她的嗓音变得嘶哑，呼吸含混，胸脯开始起伏。

“就给我这个吗？”

是的，我确认了，喘息嘶哑得如她一般。于是，树林随着呼吸而旋转，随着心跳而腾跃。是的，就给你这个，就是这个。她的双腿开始放松，全身慢慢滑到我的身子底下。在一片混乱之中，我听得她对我呢喃道：

“那么你就来好了。”

随着我的心跳趋于平稳，树丛也回归平静。我平躺着，双眼半睁半闭，眼中的树冠仍是模糊一片。每一次心跳都震得它们一颤，就像在水上的倒影中投下一枚石子。我所能感觉到的只是平静，血管里、神经里和骨头里的平静，我的脑袋、深深的呼吸中的平静，我缓缓跳动的心脏里的平静。这是一种美好的平静，它感染着一切。头上的树叶是美好的，树叶之上明朗的天空是美好的。我身下的土地是美好的，柔软如床，就连它深处未知的黑暗也是美好的。我听任脑袋垂向一边，于是看见了一只白短袜和一只咖啡色凉鞋。它们的另一半在一码之外。我转过身，一肘撑地，怀着深深的、沉着的平静，一寸一寸地审视她的脚和腿。我的目光在叉开的腿上搜索，它们松弛而柔软，白皙而优美，淡蓝的血管在上面蜿蜒。我的目光进一步搜索，沉着地扫过大腿，到达她几乎无毛的胴体。她那粉红色的花瓣四周是我危险的游戏突然中断留下的证据。目光继续前行，收入了两旁白皙的手臂，摊开的手掌，延伸到心脏跳动引起的震颤处，审视她呼吸发出的地方，发觉她的起伏比我的还快，以致两个带着粉红尖尖的平滑圆球由于坚挺而微微地弹跳抖动。

胜利的喜悦开始萌发，在我内心扩散。我笑嘻嘻地看着那件棉连衫裙，它皱巴巴地在两个腋窝之间挤成一团。我抬起下巴，看着她的脸，笑出声来。她的脑袋微微抬起，双眼在颤巍巍的画笔毛之间只露出一条缝，然而乌黑而深邃。她的嘴唇嘟得更高了，呼吸更急促，仿

佛这是她发散体热的唯一方法。我坐起身子，她意味深长地扫了我一眼，然后别过脸去。

她呢喃道：

“我猜，这就算完了。”

她的乌发披散在折断纷乱的风铃草丛中。我飞快地弯下身子，亲吻了最近的那一个粉红尖尖。一阵震颤从她头上传到脚跟。我笑着又吻了另一个，然后坐回身子，拢起遮住眼睛的头发。这时我感觉到一阵疼痛，于是又抬起左手，检查起来。手腕关节不成样子了，整个地像个发酵的面团，沉重而笨拙。我试着活动一下手指，一阵剧痛直刺到手臂。

“老天！真不知道它为什么这么痛？先前它可不痛呀！”

艾薇抬起头检查自己。

“你这下满意了吧，是不是？”

“拿去，用我的手帕好了。”

“谢谢。”

我自以为已拥有了她，随手去摸她的乳房，却被她一掌拍开。

“别碰我！”

她一跃而起，将连衫裙拽下。展开的裙子像一架拉开的手风琴。

“瞧这些褶子，我可怎么……噢！”

她踩上那一堆黄叶，抓起我扔在那儿的她的头巾和扎口短衬裤。

“你头发上粘了树叶，还有一根小树枝。”

“瞧这些褶子！”

它们当然明确无误地示人以秘。但是我很快想到，艾薇一定处理过这种难题，至少跟罗伯特有过。我试图帮忙，重重地用手去抚她的背。她一扭身躲开了。

“别以为我就是你的了，小奥利弗！”

“我比你大呢！”

她看着我，目中无人，也无挑衅的意思，只是像一个人看一件东西似的。真是奇怪，眼睛怎么会是这么深的灰色呢？她张了张嘴，欲言又止，继续拍打抚弄连衫裙。不管怎么说，我心想——我心中萌芽了的胜利之花此刻突然怒放了——我拥有过了这个气呼呼、娇滴滴的丽人了！

“停一停，艾薇。我来拿掉那根树枝。”

我解开她的头发，闻到了发香、土香和淡淡的压碎了的花朵的芬芳。我扔掉了树枝，拥抱起她。她在我手臂中像个闷闷不乐、了无生气的面人。

艾薇挣开了我的怀抱，在树丛中寻路走向小径。我跟了上去。她开始加快步子，急急走出树林，来到灌木夹峙的小径，跌跌撞撞地奔跑起来，只是在遇到太茂密的荆棘时才放慢步子，小心翼翼地穿行。离钱德勒巷只有几米了，我叫住了她。

“艾薇……”

她气冲冲地抬头看着我。

“什么时候我们再……”

“不知道。”

“今晚在这儿见。”

她冷冷一笑，这副歪嘴斜眼的鬼脸我已见过一次了。

“不行。”

“那么明天吧。”

“我怎么知道？”

“明天……下班之后。傍晚。”

“敢打赌吗，聪明先生？”

我牢牢地抓住她的双肩。

“明晚下班之后。我一定等着你。我们再来……”

她没有作声，只是暧昧地注视着我的胸脯。

“好不好，艾薇？我说了‘好不好’？”

手中的艾薇放松了一些。

我目送艾薇离去，她以一贯的盈盈微步，走过教区牧师住宅，走过我们那排房子，走向杂货坊。我伫立着，心怀占有的自豪，欣赏着她飞扬的短发，丰满的屁股以及一双微微摆动的玉臂。我也回家了，去面对审判。审判是严厉的，并因无声无息而更难以承受。爸爸对我表示了严重的关切，这种关切和公然的愤怒一样可怕。谁也没提被砸裂的琴板。妈妈以为我一定感到羞愧了，同时又极度担忧我的神经是否还正常。尽管她竭力掩饰，我还是一眼就看出来了。爸爸检查了我的手，在伤口上涂了碘酒，让我服了些开窍药。我自然连连道歉，说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被鬼迷住了心窍。我会修理钢琴的，要不就等我有钱了来付修理费用好了。我不会再犯这种脾气了，是的，我现在已完全平静了。我再次表示极端的后悔，可是事实上没有一件事触动我心。砸碎的琴板没有，爸爸的焦虑没有，连妈妈的眼泪也没有。

这天晚上我上了床，左掌肿胀欲裂，抽搐不已。我把它露在被子外面冷却，却发现效果并不明显。我用枕头垫起前臂，使手掌悬在脑

袋上方的空中，以减少一些上涌的血液。真料不到生活能够如此不同。尽管想起伊莫锦，我的心还一如既往地刺痛，但是如今那根刺尖已被磨钝，所以痛楚也就可以容忍。我用来包容它的是对那一芳香的白皙身体的记忆。我发觉自己浮想联翩，希望伊莫锦知道我占有了艾薇。她可能见过——当然她一定知道——我们本地的这道风景是多么亮丽，这炽热的小东西，通过它我达到了深深的平静。我眼前浮现出斯城地图：东部是学院小子，西部是马场伙计，南部是一片温热性感的林带，北部是光秃秃的悬崖。从杂货坊到古桥——一条安全、有人巡视的银线。但是罗伯特骑着摩托车从旁街斜巷踩上了它。而我，则有一条更安全的路线，从杂货坊连到她奇特的木教堂。用备考教材上的话来说，我让巴伯科姆中士戴上了绿帽子。我对“给人戴绿帽子”这个俗语的意思不甚了了，不过好像是个恰当的形容。最重要的是，我回到了她的身体上，再次细致地尽情享受。我现在对它了如指掌了。我开始设计如何取得新的胜利。明天，我要以漫不经心的优雅和轻松，从一个粉红尖尖到另一个，以热吻交织起一串乐符，欢笑着欣赏我的占有物的震颤和抖动。就这样，手掌在头上一阵阵抽搐，白皙的女人身体在脑海里跳跃，我一夜辗转反侧，直到曙光初露，方才睡去。

第二天，时光从早饭时就凝滞不前，并难以忍受地延续着。天气晴热，我不知道如何打发这段等待的时光。爸妈仍然严肃而忧虑。所以我尽量表现得善解人意，为示补过，帮着收拾打扫。我问还能做些什么——比如买东西什么的。可是妈妈不为所动。然后我来到药房，问爸爸是不是要我帮他送药——这样的事情我已很久没有做过了——他只是摇了摇头。我不能出去散步，那开窍药作用强烈而有效。所以我几乎整天呆在屋子附近。同样，因为一只手肿着，我也没法弹琴。爸爸已经把琴的前盖取下，带到药房去靠在墙边，以便有空时修理。于是我现在坐在琴凳上，面对的不是音乐，而是一团乱麻。这其实并不碍事，因为我无意弹奏。我只用右手试了试我最得意的快速半音音

阶。钢琴看来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或者这么说，这最后的一击只不过是在已经饱经蹂躏的乐器上又加了一道伤痕而已。如今琴键居然也带上了黄色狞笑，一如那个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要看清自己所处窘境并一拼到底的家伙。

还不到诊所关门的时候，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在钱德勒巷里来回逡巡了。我沿着修剪过的婆婆纳走来走去，在我家高高的院墙根上停靠片刻。我仰望通向悬崖的斜坡，斜坡上一连串的养兔场和白桤树，以及顶上我那片性感的树林。一听到教堂的钟敲响了正点，我的心怦怦地激动起来：艾薇下班了。但是艾薇没有来。我等待着，怒火渐渐上升——几乎走到了杂货坊都没有见到艾薇。我来来回回地在我的银线上巡逻，无法离开它。渐渐地我意识到已无退路，只有苦等。如果必要，我将等到白天过尽，等到长夜来临，等到地老天荒——只要有一线哪怕是最渺茫的希望……

就在我开始觉得这希望真是渺茫的时候，她来了。她又成了我们的风景，比先前更容光焕发。她快步走着，脸上笑着，嘴唇张着。我知道她是因为见到我而兴高采烈的，因为当我扬手招呼她时，她咯咯地笑了起来，甩了一下乌发，加快脚步跑了起来。她的香气随之而来。

“你好，艾薇！怎么这么晚才来！”

“我在上课。”

“上课？”

“是的，秘书课。”

“噢，老韦莫特……”

艾薇咯咯地笑着，转向通往我们树丛的狭窄小径，不带一丝勉强。她回头眼波一闪——“一灿”可能是更准确的词——我跟上一步。

“速——速记。”

“‘肺炎’怎么拼写？”

艾薇放声大笑，纵步轻盈地奔了开去，直到上坡处方止。

“没有的事！”

丛生的灌木林围了上来。一缕风儿在她的连衫裙和我之间的树叶中升腾而起，一团忍冬花的香雾包裹了她和我。我在她身后择路跟上，越跟越紧。

“怎么叫‘没有的事’？”

“没有医学名词。噢……”

她又笑出声来。

“他拣起什么书就教什么。”

荆棘丛阻缓了我们的步伐。我的鼻子离她的秀发只有几寸。我不知道闻着的是潜伏在四周的灌木丛中的夏天的怂恿气息，还是她的体香。不管我是否闻到她的身体，我都能看见她薄薄的蓝白棉布下面身体的移动。我的身体勃动起来。我抓住她的双臂，拧过她的身子，狠狠地吻去。她别过嘴去，咯咯地笑了。

“不，不，不！”

她推开我，咯咯地笑着，眼波潋滟，香喘吁吁，钻入小径向上跑去。

“他说，要是我再不进步，他就要打我了！”

想象着韦莫特上尉移出电动轮椅，像只狼一样的狞笑模样，我哈哈大笑。

“只要他能够抓住你……‘冲啊！’”

“他说我会喜欢的。”

“这个老鬼！你应当告诉你爸爸！”

艾薇也笑了，只是音调比我的尖锐。我们钻出了小径，来到林中。我笑着抓艾薇。她调皮地挣脱了，隐入灌木丛。

“艾薇，你在哪里？”

寂然无声，只有小城的喧闹从我们下方的山谷传来。我磕磕碰碰地拨开灌木寻去，她正等着我呢，满面通红，容光焕发。我上前搂她，她用双手推阻。

“不，不，不！”

铛啷啷！城里清晰地传来铜铃的铿锵和沙哑的呼喊。

“嗨呀！嗨呀！嗨呀！”

艾薇屏住了呼吸。就在我的眼前，两粒钮扣般的圆点在她胸脯上的薄布衫下挺然凸起。她扑向我，双手胡乱摸着，两眼紧闭。

“要了我吧，奥利！赶快！要了我！”

一转眼，她躺倒在鲜花丛中，布衫皱成一团，眼皮在颤动，脸上的笑容变成了痉挛……

“弄痛我，奥利，弄痛我……”

我不知道怎么弄痛她。当我以少年的热切骑上这匹急躁的小马，立刻就被她身体的波浪起伏和收缩伸展弄得晕头转向。她不肯呼应任何急促的韵律，只以悠长而深沉的海洋般的潮涌使置身其中的她的男人，她的孩子，犹如一个玩物，仅此而已。伴随着这柔若无骨的女人的一阵阵的深沉潮涌的，是她转动不已的脑袋、紧闭的双眼、紧皱的前额——仿佛她踏上了一段痛苦的旅程，正全神贯注地奔向黑暗、充满危险而又邪恶遥远的终点。我犹如一条小船，落在汪洋之中。这汪

洋本身是一个呜咽不息的隐秘所在，并满怀着轻蔑和仇恨。对它来说，一个对手是必要的，但并不受欢迎。我失去了控制，我的小船被浪涛席卷，顿时为她所掌握，驶向礁石。一声长啸，响亮而痛苦，我粉身碎骨，船沉了……

树林回归平静。唯一的声音似乎来自我心脏的跳动。鲜花停止了摇摆，静止而冷漠，好像画中之物。我飞快地离开了她，独自躺下，脑袋埋在落叶中。冷静的理智开始苏醒，渐渐地转变为更糟的东西。我听见她摇摇晃晃地起身整理衣衫。我跪立起来，看着她，但是她视若不见，转身走向小径。我跑过去拦住她。

“艾薇！”

她蹒跚着绕道穿过灌木丛。我追上去抓住她的胳膊。

“该死的，艾薇！”

于是我们面对面站住，我高喊，她尖叫，争辩着这是谁的过错，为什么和怎么会发生的，仿佛这么一闹就可以拖延时光、回避现实似的。然后，跟开始一样突兀，我们又都一下子哑然无语了。不可改变的事实成为冷酷无言的威胁。

艾薇转身在树丛中寻路走向悬崖边缘，好像需要空气似的。我跟上去，可怜兮兮地竭力不发出一点声息。我咳了一声，低低说道，

“你觉得你会有……？”

她不耐烦地摇摇头，夸张地用力抚平衣衫上的皱纹。

“我怎么知道？”

“我以为……”

“你只有等着瞧了，像我一样，好不好？”

她看着我，一脸扭曲的怪笑。

“你以为你可以只取不付，是不是？”

我回敬了一眼，牙齿紧咬，心中仇恨所有的女性。好像能看见我的心思似的，她对我咕哝道：

“我恨男人。”

一阵轻轻的铜铃声从山谷传来。我们俩都扭头寻去。巴伯科姆中士到达了他的第二站。透过棓木林的间隙，我甚至看见了他，古桥顶上一个红蓝小点。艾薇的目光从他身上转开。她站在我前面偏右处，双手抱胸，双腿叉立，脑袋低垂。她不是本地的风景了。她站得像个洗衣妇。缓缓地，她搜索着小城，从教堂到古桥，从钱德勒巷横跃到对面通向树林的斜坡。她终于又开口说话，声调冷酷，正是杂货坊深处衣衫褴褛的孩子们所有的那种，嘶哑而苦涩。

“我恨这个小城……我恨它！恨它！恨它！”

我朝下俯瞰，目光越过那一串棕色的养兔场，沿着绿色的斜坡，直到城中。我审视我家后院高墙下的园子，那一小块草地，浴室的窗户。越过道利什小姐家的屋顶，听见汽车干巴巴的喇叭声。在那儿，我的深重罪孽将要受到审判。我从棓树下收回目光。艾薇转向我，冷笑道：

“别担心。这么远没人能够认出你来。”

“艾薇……我们该怎么办呢？”

“没什么可办的。”

“你能不能……”

我隐约地知道这里头牵涉到生物机制，无法可想。我沮丧地冲自己吹了个口哨，朝后梳理一下头发。

“什么时候你能知道？”

“下个星期一或星期二……大概吧。”

她转过身，背朝小城，钻进小径。我跟了上去。两人谁都一言不发。傍晚的天空仍然明朗，依旧温热。大概是面对着她的脊背的缘故——她的身子是那样苗条，她裸露的手臂是那样细弱，我突然意识到，身为一个女子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艾薇……”

她停下，但没有转身。

“振作起来。也许不会有的。”

她呜咽了一声，沿着小径奔跑起来。我心事重重，跟得更慢了。等我出了小径来到钱德勒巷，她离我已有三十来码远。她重又恢复了微步，沉着而镇静，直奔家门。

回家的路上，我面对前途，心事重重，沮丧不堪。我记起了牛津，心中大痛。要是……要是……她有了孩子，那就意味着跟牛津再见了。我似乎听见了砖块和灰泥中发出的低语和窃笑。十八岁出了中学校门就结婚。没办法。要不然就付七镑六便士一星期——赡养费。我知道七镑六。它是我们一提到就会窃笑的词语之一，就像月经啦、大肚子啦那一类词一样。

“也许不会有的！”

这时，父母亲进入我的思绪，给我狠狠的一击。我爸是如此善良、木讷而又单纯；我妈尽管尖酸，却是那样爱护我、以我为荣——这件事会要了他们的命！跟巴伯科姆中士家沾上边，尽管只是婚娶，也是不可想象的！我看见他们那个微妙地平衡、小心地维持、拼命地防卫着的社交圈子因此而破碎，被冲入阴沟。我会把他们从社会等级的阶梯上拖下几步，即便仅仅是几步，却也是无法攀登，而总是轻易就会滑落的几步。我会要了他们的命！

我企图悄悄溜上楼去，但是没成。

“奥利弗！是你吗，亲爱的？”

“是我，妈。”

“赶快来吃晚饭。”

我走进饭厅。他们俩都坐在桌旁。我看着冷火腿，没有一点胃口。早已忘记吃饭这回事了。

“算了。”

“胡说！”妈目光灼灼地看着我说。“像你这么个正在发育的小伙子！坐下，好孩子。另外，你爸有话要跟你说呢。”

我顺从地坐下，瞪着盘中的火腿片。

“他爸，你还等什么？告诉他！”

爸爸结束了咀嚼，双眼若有所思，灰色的海象似的髭尖缓缓地上下移动，然后朝我慢慢地转过光秃秃的脑袋。

“是钢琴的事，奥利。”

“我说过对不起了。”

“那已经过去了。”我妈欢笑着说。“差不多，差不多完了。听着！”

“我们一直在想。修理要花很长时间。胶水要等着干等等。就是你的那只手也得好几个星期弹不了呢，我猜想。”

“快说，他爸！你老是这么吞吞吐吐的！”

“再说你读书这么用功，还一直没有好好赏你。所以我们，你妈和我，要把琴送到巴切斯特去修理、调整。两件事一块办。钱是紧了点，当然啦……是不是，他妈？”

“钱一直是紧的……钱嘛！”

“不过我已经准备了一点，我觉得差不多……”

“要是你的手好得早，可以先拉小提琴。奥利弗，你在爱上钢琴之前不是很爱拉它的嘛！”

“那样，从牛津回来度假，你就会有一件合适的乐器玩了。”

他转过头去，继续吃饭。

“当然了，”妈妈说。“那不会是一架BBC[14]钢琴，你知道。”

“不过总比现在的好。”我爸说。“他们手艺很高。不管怎么说这不是木骨架的琴。木骨架总要变形。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还用木头。”

“他们恐怕还能把琴键漂白了呢。”

“木骨的琴总是会变形的。气候关系嘛。”

“我们不需要烛台了。叫他们取下来好了。”

“铁骨的琴才稳固。我们的就是铁骨的。”

“怎么了，亲爱的？得啦！那件事不是过去了嘛！”

“沉住气，孩子！”

“这是血在作怪，他爸。”

“让我们看看你的舌苔，孩子。”

“别烦他了。吃点火腿，奥利弗。这对你有好处。”

爸爸沉重地站起身，缓慢地走向药房。

“嗨，你这个大孩子，”妈妈温柔地说。“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亲爱的。长大成人是个困难的过程，即使对男孩也一样。是血在作怪。一切都在沸腾。现在吃点火腿吧，亲爱的，你会觉得舒服很

多、很多的。噢，我想起来了——你一定想不到，奥利。我们真的很以你为荣，亲爱的，只是老挂在嘴上并不好。这儿是芥末。”

爸爸默默地回来，放了一个小玻璃杯在我的盘子边上。里面是更多的开窍药。

日复一日，时光慢慢流逝。巴伯科姆太太照旧在五十码之外就向我侧身鞠躬。艾薇却不再在那条老路上漫步了。我仍到钱德勒巷等待，希望却一次比一次渺茫。有时候我可以听见她在挂号室打字，有时候看见她匆匆地离开诊所回家。仅此而已。艾薇在躲着我。星期一到了，星期二和星期三也过去了，可是她没有任何表示。我的心情从恐惧转变成持续的担忧。我的梦境有了新的畏惧对象，而且反复重现。我梦见自己在斯城漫游，但是被判了死刑。父母也在梦中——事实上全斯城的人都在，而且一致赞成死刑，因为我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虽然那罪行梦中模糊不清。醒来发觉是梦，我不由得大为放心，然后就想起了艾薇。

一个星期之后我又见到了艾薇，尽管没法说话。我是在浴室里，偶然看见艾薇跟埃温医生的合伙人，那个瘦长而丑陋的琼斯医生一起，在埃温家两块草地中大的那一块上来来回回散步。我立即急切地盯着她细看，仿佛我有一双X光眼睛似的。可是我看不出她有任何变化。真的，如果有的话，那是她更像从前那样了——走动时只是膝盖以下移动，纷乱的眼睫毛扑闪扑闪，嘴巴张开，唇带神秘的微笑，娇喘吁吁。我既愤慨又欣慰。无疑她一切正常——假如她是正常的——可是丑陋的琼斯医生举止怪异。他的双手倒扣在细瘦的背后，双膝老是扭向一边以免碰到她，偏头垂目，嘻嘻地笑着。他看上去哪像个医生，我想，更像一个傻老帽儿——他肯定有四十了。

这时我想起来，不管他看上去像什么，他总是一个医生。我知道姑娘们为什么约见医生。我看着这快乐的一对走回屋去，仿佛他们先

前是戈耳工[15]似的。有一点很清楚。我必须见她。可是我没有理由去挂号室，除非我有严重的症状，如断了胳膊或出了红疹什么的，否则任何看病的请求都会让我爸给我更多的开窍药，或者鉴于先前那两剂药明显的功效，给换成闭窍药。连我的左手也已痊愈得柔软自如了，仿佛砸碎一块琴板也只不过像是弹一个古怪的最强音，不足为奇。我闷闷不乐，焦虑不已，检查了一遍，发现自己健康得很，这是毫无疑问的。更何况我对医生深怀敬意。这有点奇怪，考虑到我跟医生住得这么近；然而我又没来由地害怕他们化验，仿佛埃温医生看了我的试样就会知道我马上要做父亲了。可是我非得见到她不可，于是大声地叫喊振作自己的勇气。我跑到卧室，从床边的书架上取了本书，下楼直奔药房。爸爸正从圆镜片后盯着看一张处方。

“巴伯科姆小姐的书。”我随随便便地说道。“我自己送进去好了，省得……”

我是过虑了。爸爸继续看着药方，无意识地嘟哝了一句，右手去摸索调药匙。我沿着过道走去，打开通向挂号室的门。琼斯医生从艾薇身边一跃而起，好像被她戳了一针似的，嘴上可见淡淡的一抹唇膏印痕。他瞪了我一眼，松了口气——“噢，是你！”

这时外门“砰”的一声被撞开，大胖子邓斯太太滚了进来。尽管身子臃肿，气喘吁吁，她还是尽可能地大喊大叫。她双手抱着满脸通红、不住抽搐的小达格尔。琼斯医生神情一变，发号施令起来。

“邓斯太太请冷静！小孩给我。巴伯科姆小姐——你来帮忙。”

他们四个人，或者是五个，统统拥进诊疗室去了，扔下我孤零零地站在门边，举着那本斯蒂威尔小姐的《田园喜剧》[16]。我转身走开，依旧为自己是不是成了候补父亲而痛苦不安。穿过药房，爸爸还是一言不发，缓慢而绝对稳重地工作着。

于是，我又回到监视、祈祷和巡逻构成的生活。不管妈妈怎么诱导，我对食物还是一点胃口也没有。然后，在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我又见到了艾薇。那时我正闷闷不乐地站在钱德勒巷埃温家院子的墙根下。此前我已经在巷子的另一端那间木头教堂附近徘徊了一阵，怕他们可能真的举行弥撒。不过那地方关着门，静悄悄的。我也朝另一个方向走过教区牧师大院墙根，走过那片有婆婆纳属植物围篱的小屋，直走到足可以被杂货坊人看到的地方才止步。我在那儿逗留了一会，希望能看见她出门来到坊口。可最终我还是拖着脚回来，垂头丧气地唠叨咒骂，斜靠在埃温家粗糙的砖墙上。接下来，我瞥见飞扬的一片裙裾出现在长长的转角上，立刻知道是她，因为那是她的棉连衫裙，白底上点缀着浅蓝的小碎花。我从墙边一跃而起，快步朝她走去。她今天不是微步，而是走得跟我一样快，秀发飘扬，衣衫当风，凸挺出胸脯和臀部，一个膝头赶过另一个膝头。我迎了上去，抓住她的双手。

“艾薇……告诉我！”

她仰起绷着的脸瞪着我，好像我是她的仇敌。她精心地化过浓妆。密集的睫毛梳理之后又用什么黑黑的东西粘在了一起，成为薄片。眼睛四周蓝蓝的，嘴唇涂得界限分明，看上去好像剪出来的两片红纸。

“别缠我，小奥利。我不会再见你了。”

她扭我抓她的双手，但是没能移动一分。我急急地低语道：

“你有了孩子吗？”

“噢，就知道问这个！”

我摇撼着她。

“孩子！你会……”

她挣脱出来，站定了，恶狠狠地盯着我。

“你真的想知道，是不是？”

“我必须知道！”

她烦躁地甩了甩短发，准备离开。我伸开双臂拦住她。她猫下腰想钻过去，没成功，便朝旁边通向山顶树丛的小径跑去。等她看清了身在何处，转身想走时，我堵住了出口。她急急地沿着小径往上快跑，想甩掉我。但是我紧追不舍。我抓住她的裸臂，扭转她的身子。

“艾薇！”

她转过头去朝着灌木丛，吐了一口。

“听着，艾薇……你是怎么啦！”

她挺直身子，从乌黑扑闪的薄片之下扫了我一眼。

“吞下了一只苍蝇。”

“最后问你一句。你有了孩子没有？”

“没有。我没有。要是我有了你也不会在乎的。谁也不会。”

“感谢上帝！”

她夸张地模仿着我。

“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

她蹒跚着走上小径，噼噼啪啪将灌木用力拨开，也不管荆棘刺手，摇摇摆摆，见空就钻。我小跑着跟上她。巨大的欣喜和安宁在我心中爆发。我跑得更欢了，离既无力又蹒跚着的她只有一码远。她边跑边说，因此话语也随着上下颠簸。

“我就是死了你也不会在乎。没有人会在乎！你所要的只不过是我该死的身体，不是我！没有人要我，要的只是我该死的身体。我该

死，你也该死！因为你的鸡巴，你的聪明，你的化学……只要我的身体……”

我们冲出灌木丛，来到阳光灿烂的林中空地。我放声大笑，因为喜悦，因为自由。我再次扭转了她的身子，要让她分享我的喜悦和自由，要让所有的人分享。我一只手揽着她的腰，身子紧贴着她圆鼓鼓的乳房，我捧起她的脸亲吻。她苦着脸，转向一边，像只小猫似的吐了一口。

“得了，艾薇宝贝儿！打起精神！笑一笑，小巴伯科姆！”

作为回答，她瘫软在我身上，双手吊着我的肩膀，脑袋斜垂在我胸前。她一边诉说，一边又是呜咽，又是啜泣。

“你从来不爱我，谁也没有爱过我！我要人爱我，要人善待我……我要……”她要真正的爱情，我也一样，但不会是她的。她跟爱情中应有的幻想、崇拜、绝望的妒嫉沾不上边。她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东西。我笑嘻嘻地等待着这一阵阵夏天的雷鸣电闪、暴风骤雨渐渐消失，以便我们能重新理智地交谈。不管怎样，她总是个姑娘，一件奇妙而有用、令人心动的东西。不出所料，过了一会儿，她的啜泣停止了。我期待她那嫣然神秘的笑容经我稍一挑逗就会再现。可事实不然。她缓缓地推开我，甩了甩头发，慢慢地穿过灌木丛，来到俯瞰兔场的棓木林中，用手绢揩抹眼睛和鼻子。她躺在树荫下，一肘撑地，透过绿叶，忧郁地眺望着斯城。片刻之后，我趋前跪在她身后，喜洋洋地像只面对花朵的蜜蜂。我抚摸着她的裸臂，她挥手一扫，就像拂去一只苍蝇。我哈哈地笑着，以拉伯雷式[17]的姿态撩起她的裙子，咯咯地笑着抓住了她短衬裤的宽紧带。一感觉到我的手，她猛地向上一挣，短裤便脱到了膝盖。她像触电般地一震，拉上短裤，扭过头来瞪着我，浓妆之下是一张死尸般苍白的脸。

世上有些事不需要研究，不需要学习，也不需要在记忆中反复追寻。它们会自己燃烧着进入视野，可以让你看到最精微的细节。此

外，它们的本性中就带着无法掩盖的答案——因为我们甚至不可能不让思想在宇宙间留下印记。此刻我跪在那里，凝视着她，见到的却不是她而只是启示，零碎片段终于自然而不可避免地汇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韦莫特上尉！脸带野狼般的狞笑的、满身弹片的韦莫特上尉！冲啊！韦莫特上尉，一个好邻居，一个追寻被炸弹轰走了的青春的老头，一个全心全意奉献给一个天才学生的教师！

她曾跪在他的脚下，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他，大约从轮椅上下来坐在了椅子上，俯身在她低垂的头上，用右手挥舞着鞭子，在她身上抽出红红的鞭痕，或许还呼应着那深长的海潮般起伏的节拍。然后他累了——因为他，这个残破不全、浑身流脓的怪物毕竟是虚弱的——于是改用左手，无力地在那些旧鞭痕上印上新鞭痕。

我不知道自己视而不见地凝视着她又有多久。两个人都默默无语，一动不动。我十八岁，她也一样。我想我发出的第一个响动是类似于笑的声音，一种因绝对不能相信而发出的笑。然后我又能看见她了，看见她的眼睛和嘴巴贴在一张苍白的脸上，看见她身后模糊不清的斯城。我又放声大笑起来，笑自己无力理解，昏乱迷惑，仿佛我或是别人走过了一片空白，一种虚无，那儿不仅是无章可循，简直就是完全的非现实——人生的一个片段。

艾薇的目光留在我脸上，从静静的睫毛片下，从脑袋的深处注视着我。她举起一只手到头发上，面无表情地干笑了一声，然后复归沉默，但仍然眼对着眼看着我，血液渐渐涌上脸庞。这不是普通的激动的鲜红、兴奋的赤红、充溢的涨红。它绷紧了闪光的皮肤，充胀了脸庞使之僵硬，似乎也使她嘴巴张开。她的嗓音嘶哑，语调强辩，然而又是勉勉强强，一如她的红脸。

“我那时是可怜他。”

我移开了目光，转眼去看小城。棕木林荫的反衬使小城显得格外明亮，五彩缤纷，和平安宁。我看到我家的院墙，浴室的窗口，小花园——那儿有我的父母，肩并肩地站在草坪上。我看得见爸站着，俯视着花床，而妈弯着腰，手腕灵巧地在花丛中采摘。他们离得太远，我其实分辨不出谁是谁。但是从他们的身影、动作，我知道爸是那团深灰，我妈是那团浅灰。突然之间，我有一种强烈的恍如隔世的感觉。他们和伊莫锦漂亮地身处于那幅色彩斑斓的图画中。而这儿，这件东西，却身处于一块充满腐朽的气息、纷乱的骨殖和大自然的残酷的土地——生活的厕所。

这件东西仍然凝视着我，脸又恢复苍白。我们俩是如此安静、如此沉默，以致一只乌鸫飞来在腐殖层上啄食。它只有一条腿，勉强地歪着尾巴保持平衡。

艾薇跪起身来，乌鸫扑喇喇飞走了。

“奥利……”

“嗯？”

“你不会……”

“不会怎么？”

她双手支地，垂头看着地下。片刻之后又抬起眼来，咬着下嘴唇，于是门牙两边各露出一点猩红。

“我愿意做任何事。任何你想要的事。”

我的心“嗵”地沉了一下，身体激动起来。他们，那两团灰影，就在底下；而她，生活中必不可少却无法形容的东西，在这儿。我惊奇地看着我的奴隶。

“多久？我是说……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十五岁的时候……”

真难以置信，一抹淡笑隐在浓妆下，一抹淡笑浮在苍白的脸颊上，仿佛她回忆起什么既令人羞惭又令人回味的事情。

“……断断续续。”

我伸出了双手，但是她缩回了身子。

“不，今天不……我……我不能！”

她小心地站起来。我坚定地对她说。

“那么明天，诊所关门之后，我等你。在这儿。”

她定了定神，振作起来，又变回了原先的那个艾薇，甚至设法散发出了一缕香气，咧嘴一笑。然后她走入灌木丛中，消失了。

我在原地不动，为植物和各种气息所包围，眺望着斯城，那张挂在某种墙上镶了框的画图。

晚饭时妈宣布了一项计划。

“你可以自己去倒茶，是不是，他爸？给你和奥利？要不奥利可以……”

爸抬起了头。

“怎么？为什么？什么时候？”

妈的眼镜熠熠闪光。

“你看！你们俩谁也没有听我说，一个字也没听见！”

爸顺从地摆出了洗耳恭听的样子。

“好了，他妈。我正在想事。是了，怎么回事？”

“他的心在十里之外呢！我不得不说……”

“到底是什么事，孩子他妈？”

“我说过了，”她庄严地宣布。“我要去巴切斯特。星期天。”

爸揉了揉脑瓜，在脑海里找出了巴切斯特。

“噢。”

“我要赶一点钟的那班汽车。婚礼三点才开始。”

“婚礼？”

爸在回想各种婚礼。

“谁的婚礼？”

妈砰的一声放下茶杯。显然今天是一个凶日。

“还有谁的婚礼？教皇的吗？当然是伊莫锦·格兰特利的啦！”

我晕了片刻，方才又听得见他们的说话。妈的长篇大论到了结尾。

“我要在卡迪娜喝茶。”

“是的，那是最好的一家。”

“你知道什么，他爸？你从来没去过！然后我或许去看场电影。”

“斯城也有一家电影院，他妈。”爸说，急切地想讨好。“不过不知道在演什么片子。”

“你不知道的事多着呢！”妈尖刻地说。“就在你鼻子底下的事，有些你也不知道。”

爸息事宁人地点点头。

“我知道。大概奥利弗愿意……”

“他！”妈指着我就像指着一个令人讨厌的澳大利亚佬似的。“他会在乡下到处闲逛，我敢断定。”

有一阵子我们三个人都一言不发。我听见妈的鞋子敲打着桌腿。

“这就是说，我一个也不要你们男子汉陪……”

敲击停止了。她顿了顿，然后说出深思后的总结：“因为我知道，那样不会有好结果。”

我和爸爸都看着自己的盘子，因各自的原因而一声不吭。

直到第二天喝下午茶的时候，我妈还是闷闷不乐。我呢，心中有鬼，所以妈打破沉默的时候，我简直心胆俱裂。

“那个姑娘在药房呆了好久，他爸！”

“是的。是的。她是呆了很久。”

“嗯，我希望你给了她一些教导。早该有人这么做了！”

爸捋了捋灰胡子，严肃地点点头。人们有时候去征求他的意见，我以为这是因为他看上去比埃温医生更像个医生，却没有埃温医生那种本郡绅士的令人敬畏的派头。人们可以对我爸倾诉，他们这么说；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他极少答话。他会反复咀嚼一个念头，直到咂出最后一丝滋味，看上去却是在倾听人们的喋喋不休。这使人们对他的明智有坚不可摧的信念。因为他和蔼可亲，善良忠厚，有条有理，不慌不忙，他恐怕也确实是明智的。身为他的儿子，我反而难以客观地评价他。

“那么她要干什么呢，他爸？”

我那玩世不恭的心态一时被领悟的喜悦取代，仿佛看见我爸给了艾薇一些开窍药。但是他只是瞪着茶壶，缩拢了嘴唇。我等待着。

“她对男人评价……不好。”

我内心斗争着：如果问一声这个姑娘是谁，会不会传达出我的漠不关心？最后还是觉得不问为妙。我妈却两眼放光、意味深长地点头

道：

“这对我来说可一点不奇怪！一点也不吃惊！”

“‘畜生’，”爸说。“‘男人都是畜生’。这就是她说的。”

“是吧，”妈说。“她这样的女孩子还能说出什么好话来？男人是那种你……”

我一口茶喷得满桌都是。这点意外正好大大缓和了气氛。我希望等我的背被捶了几下之后，话题就会转变。可是我错了。妈妈的坏情绪奇怪地延长了，不满足这么三言两语，而爸只有顺从。

“再说下去，他爸。你是怎么说的？”

爸抹了抹胡子，伸手越过光头，扶正了眼镜，重又瞪着茶壶。我可以听见妈的脚又开始敲击。

“我说了‘不是’。”

敲击继续着，爸听见了。他详述下去：

“我说他们不全是。我说……我就不是！我说我们的奥利……”

敲击停止了。爸侧过脸，镜片朝我闪闪烁烁。

“我说他当然有他的毛病，不少的毛病，但他不是个畜生。”

随后是片刻的沉寂。妈直直地看着他，不动声色地说：

“她怎么说？”

爸转回头去，看着盘子，含糊地回答：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妈。我得想想，他们……我记不得了。”

妈站起身，提着茶壶进了厨房，把门砰的一声关上。又是一阵沉寂，然后爸温柔地对我说：

“你瞧，都是这婚礼搅的。等她从婚礼上回来，她就会……好一点吧。”

到了诊所关门的时候，我已等在那片树林里了。艾薇姗姗来迟，总算没有失约，还是那一套打扮，袅袅婷婷地从小径走来。意识到她的新身份。我已经在我狂热而淫荡的想象中把她描画成谦卑、渴欲并意识到自己的新身份的人了。但是艾薇笑盈盈的，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添了几分得意。她又神采焕发，走过我身边，沉着地穿过灌木丛和棓木林，在养兔场顶上裸露的岩石丛中坐下。我逗留在原地，目光在她跟小城之间来回逡巡。

“回到这儿来，艾薇！”

她摇了摇秀发，香雾飘逸而出。她在阳光中躺下，大展双臂，并拢着伸出双腿，连衫裙变了样子。她对着天空大笑。

“得了，艾薇！”

她又摇摇头，调皮地吐出一串银铃似的笑声。我走过去，蹲在她身旁。

“嗨……怎么啦？”

艾薇的全身都动起来，眼波朝我流转，睫毛扑闪扑闪。她低沉了下巴，继续伸展，以致上半身悬在了半空。我屏住了呼吸。其中有香。

“我们到树丛中去——好好玩玩！”

艾薇闭上眼睛，全身瘫软。她这样躺着，笑意全失。

“就这儿，除此哪儿也不去。”

“可是……那儿就是小城！”

“那又怎么样……聪明先生！”

我又是哄骗，又是喝令，又是恳求。艾薇不为所动。她无精打采地躺着，一脸不欢，伸手伸脚，总是用同一句话回答我。

“就这儿，除此哪儿也不去！”

最后我沉默了，怒气冲冲地瞪着棕色的大地和干了的兔屎蛋蛋。艾薇站起身，摘扯粘在衣衫上的杂物。

“艾薇……明天……”

明天是伊莫锦举行婚礼的日子。我早想好了我所需要的：一帖膏药把对婚礼的牵挂牢牢捂住。

“下午，还在这儿。”

艾薇歪着头朝我笑笑。

“没错，奥利。为什么不呢？”

说完她走了，自信而坚定，有如一颗成熟的坚果。

直到晚饭的时候，我才明白其中的奥妙。为了好让妈赶上去巴切斯特的汽车，我们三人提早坐上了餐桌。妈这会儿和蔼可亲，兴致勃勃，嘴里一有空便说个不停。

“……你不用再为那个女孩子担心啦，他爸。她要走了！”

“噢？”

“到阿克顿她姑姑家去。已经给她在那儿的厂里找了份工作。听说他们进口木材。也是件好事情！”

“好事情？”

“我是指，对她来说。”

爸咀嚼着，沉默地凝视前方，然后又拧起眉头，摇摇脑袋。

“伦敦。我不知道。远得很。一个年轻姑娘……”

他继续咀嚼，好像预告不祥似的摇着头，仿佛面对一队望不到尾的女孩正从伦敦大桥上往水里跳。

“胡说，他爸！”妈眨着眼笑着说。“她是去跟姑姑一块住！”

爸变摇头为点头，一边缓缓地咀嚼，嚼了三十二下，也许是六十四下吧。妈停止了嬉笑和眨眼，瞪着墙壁。她再开口时仿佛换了个人，用上了她平常宣布她的烦恼、她神奇的洞察力或直觉的那种口吻，直截了当。不同的是她现在得意洋洋，甚至喜气洋洋。

“只要她当心，她会过得很快乐！”

我怀着一腔无明火，洗了餐具，然后走出门，穿过斯城，背离那座悬崖。我钻入那片性感的树林，又转出树林到了原野。人们都说在彭特里山的峰顶可以看见巴切斯特大教堂的塔尖。我绕着山峰走了一圈，然后爬上去。可是映入眼帘的只是一片湛蓝的辽阔。我转过身，怒气冲冲地从悬崖一直寻视到我们那片毛茸茸的树丛。在棕色的养兔场上方有一个小小的白点。

不可能！怎么可能！

我从科克尔斯下去，走过赛马场，穿过里特农庄的田地，再往上攀行。白点还在那儿，半个郡之外就能看见。我沿着崖脚跌跌撞撞地奔跑，跑过安斯达克、巴罗斯，翻过“铁门”和“魔鬼洞”，通通通地来到那块树丛。汗水在脸上流淌，头发粘成一团。这时城里教堂的钟敲响了三点。

“艾薇！”

我在她身边倒了下来，心脏贴着大地扑通扑通地跳动。她直坐着，双腿交叉，双手分支在两边地上。斯城以及整个郡都在她身后颤动，仿佛它们也一直在奔跑似的。

“艾薇，求求你了！”

“就这儿，除此哪儿也不去！”

我感觉到斯城的眼睛盯着我的脊背，但是他们遥远得很，他们戴着眼镜，而我们只是两个不可辨识的小点。是莫名其妙的恐惧和羞惭之手拦阻了我，并不是真正的手。艾薇明白这一点，歪着头得意洋洋地笑着，所以当我伸出一手搂住她的腰、一手捂住她的乳房、狂烈地用嘴堵住了她恐惧的叫喊时，连我也相信她真的大吃一惊，吓了一跳。她既不抗拒，也不迎合。事后，当我脸朝下大口大口地喘气时，她红着脸，默然无语，羞愧地离去了。

我停留在原地，过了很久才撑起身朝下望去，竭力追随那个孤零零的身影——它忽隐忽现地移动着，几乎走出了视野。我站起来，弯着身子走出棕木林，直到钱德勒巷才挺起腰。我像个小偷似的打开前门，心中斗争着是不是该将小提琴取出来，奏一曲我妈那么令人惊讶地鼓励我练习的吉卜赛乐曲。我想我得先轻轻地，然后渐渐地提高音量，这样爸或许就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回来的——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我出去过！但是我需要一种更迫切的安全感，于是直奔药房，故作随便地走进去。爸正站在靠窗的长工作台边。窗的上半部面向那片树丛。他还没有将他的双筒望远镜放回挂在门背后的皮匣中去。它就竖在他身边的工作台上，尽管旧了，效力不减。我在脑子里简单地运算了一下。这是十倍的望远镜。六百码除以十是六十码。

他面前的工作台上有本书。他缓缓地合上书，转过身，走过我身边，看也没看一眼。他从衣架上取下白色工作服，穿上，同样缓缓地走回工作台，从铁丝文件筐里取出一张处方，凑近看了看，抬头在一堆小瓶中找了找，目光又落到纸上，低下了头。蓦地，他团起了手中的纸片，膝盖抵住了工作台。万籁无声。

最后他挺起身子，小心地展平了处方，取下一只小瓶。我立刻意识到下一步会是什么，感觉到它正在发生，不可遏止恰如性欲。我在我的颤抖中，在伊莫锦、艾薇、钢琴、罗伯特和我妈这一串迷乱中，

在我的意志和发烫的双眼激烈而无结果的交战中感觉到了它。我气喘吁吁，艰难地咒出声来。

“该死！该死！该死！噢……真该死！”

狂怒、沉痛、无助，泪水不是滴下，而是喷涌而出，撒在鞋上、工作台上、手上……

“该死！该死！真该死！”

我抬起头，攥紧了手，眼中的窗户亮闪闪地扭曲着，心中的悲愤喷涌而出，流淌，流淌……

“该死！噢……该死！”

爸的脑袋像个拨浪鼓似的摇来摇去，仿佛被橡皮筋牵引着似的，而他好像只是一只动物，并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被拴住的。

“我必须知道，孩子……必须知道。看过了她……”他放下药瓶，瞥了眼窗户，然后看了看双手，举起一只摸了摸光头。“笑啊，笑啊。歇斯底里，我想。笑了又笑……也许是冷笑吧。”

我愣在原地，平静了下来，悲惨、邪恶和失败的感觉交织在心头，恨不得找一个可以隐藏的角落躲起来，再也不要见人。爸咳了一声，继续说下去，声音出奇地坚定，坚定得变了调。

“年轻人不用……脑子。我……你不知道那个地方，杂货……是的。噢。那儿有……瘟疫，你瞧。这不是说你一定……染上了……不过要是你像那样继续下去……”

他摘下眼镜，以做手术般的细心擦拭着。突然之间，尽管他一向声称不信神，代代相传的教堂忏悔冲出了他的口。

“……这个你叫我没法称呼的人……这些书……电影院……报纸……性……全是邪恶，邪恶，邪恶！”

我站在那儿，有如一堆粪土，绝望地在寻找一个阴沟洞什么的好爬进去，扑向爸妈，跪下请求宽恕，以便寻回我们天真无邪的岁月。我站在那儿，看着他配药，可以治愈斯城所有病症的药。

打那以后，我基本呆在家里，迎合爸妈要我做点什么的意愿，既然没有钢琴，就拉我那把粗劣的小提琴。我躲着艾薇，仿佛她就是我爸说的瘟疫之一。结果我在她出走之前只见过她一次。我站在起居室的窗前，手拿提琴。我极其用心地拉完了那首热情洋溢的吉卜赛乐曲；此刻伫立着，凝视对面彭斯家的屋子，悔恨地想着不知她会给我尽职的练习打几分。艾薇沿着对面广场的边缘走来。我的嘴缓缓地张开。这个斯城闻名的、众目所指的堕落女子居然一点也没有变化。翘嘴唇，神秘的笑，别致的鼻子，油亮的短发，膝盖不动，盈盈地走过，一如既往，向四周散发着几乎触手可及的性感气息。我目送着她消失在市政厅后面。她是邪恶、邪恶、邪恶。我也一样。我回头拉琴，沉浸在波尔多舞曲的高昂以及吉卜赛乐曲的沙哑颤抖中。

就这样，艾薇消失了。但是直到多年之后我才发现原因，我并不是祸首，尽管心头交织着虚荣和羞愧，我还是这样认为。也不是罗伯特和他的摩托车，也不是韦莫特上尉和他的打字机与鞭笞。尽管那时达格尔·邓斯在抽筋并最后因此而死，邓太太悲伤和歇斯底里得几近疯狂，她的脸上还是长着一双斯城的眼睛，嘴里长着一条斯城的舌头。是沾在琼斯先生嘴角的那一抹唇膏，仅仅一抹已经足够，把艾薇驱逐出了斯城，走向伦敦桥。艾薇走了，斯城这一幅五彩缤纷的图画又重归平静和单调。

然而艾薇还是躲开了伦敦桥，因为我又见过她一次，还是在斯城。那是两年以后的一个秋天，我刚进入在牛津求学的第三个年头，对世界满怀不安，因为谁都看得出大战一触即发。我不能想象我能上完三年级，相反，十有八九倒会穿行在又一条西线的火网之中。[18]斯

城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大集市，使得全城的小店小铺都门可罗雀。这个集市由来已久，说不定只有英国议会通过一项特别法案才能取消它。更叫斯城愤怒的是海尔街。从我们广场到古桥这一段，原先排列有序的一排店铺，如今充斥着摇摆舞音乐、旋转木马、各种神秘飞车和爱情隧道之类的玩意，乱哄哄的。它们出售的东西只有一种，那就是淫乐。这是周六之夜，天空晴朗，月光皎洁，秋寒料峭。可是那些你追我赶的机械，由无数管子高高低低构成的巨大怪物，喷吐出一股股蒸汽，在集市上空凝聚成一根根圆柱，一朵朵蘑菇，投射下颤巍巍的一道道灯光和一团团火焰，让人以为战争已经爆发。在三百米长的路段上，鳞次栉比地排列着射击棚、旋转木马、杂耍、砸陶、六分钱投三次飞镖以及幸运桶摸彩之类的把戏。横横竖竖、花团锦簇的彩灯随着发电机的转动时明时暗，小摊铺上的煤油灯焰摇曳不定，使得整个地区都像是在颤动和哆嗦。有一条人行道是清静的。只有从这唯一的一条路，你才能逃离这个集市和它的乌烟瘴气。我回来了，怀着一腔复杂的乡思，以为自己不再会欣赏这种童年的快乐，却既不安又好笑地发现按捺不住的要尽情享受它们一番的冲动。我在这条清静的人行道上溜达着，双手插在灰法兰绒裤袋里，一条围巾厚实地裹着脖子，一头垂在前胸，一头垂在后背。在这儿，那冲撞、吆喝、机械的喧闹、人群的叫嚷、木球撞到帆布屏幕的嗵嗵声，或者子弹击中铁皮的叮叮声，只从一个方向隐约传来，于是你感到部分地与它们脱离了关系。路上空荡荡的。时候尚早，看不见站在巷口或隐身于棚后的对对恋人。路面也尚未被酒气冲天的呕吐物玷污。就在影剧院与众不同的璀璨灯光之外，我看见一个女孩沿路朝我走来。我绝不会错认那一头短发，那纹丝不动的膝盖，那盈盈的微步。说到底，再次见她也在情理之中。不久以前的一天，巴伯科姆中士身着那套别致的制服，走出市政厅，摇响了手中的铜铃，刚扯开嗓子吆喝起“嗨呀，嗨呀，嗨……”，就倒地不起了。街很窄，几乎没有我们俩可以错身而过的空间。她在我面前，笑眯眯地停下，笼罩在一柱柱蒸汽的辉映中。

“你好，奥利！你在这个鬼地方干什么？”

“瞎逛。只是瞎逛。你呢？”

“长周末。我有个约会。”

“那么我就不耽搁你了。”

我做出个让路的姿态，尽管心中并不愿意。她站着没动。

“你现在到哪儿去？”

“回家。这一片可怕的混乱！”

“那我跟你一块走。”

“你不是有约会嘛！”

她抬手理了理短发。

“这样的话人们……”

然后我们沉默了，自我约束着，互相打量起来。伦敦在她身上留下了不少印记。这儿一寸，那儿几分，尽管不显眼，却是精心设计了的，事关质料和风格。她的光彩是全新的，是一种精致。她穿一身严肃的深绿套装，一双烤花皮鞋。头发无拘无束，然而又合乎章法——一种设计过的无拘无束。在一件事上，如果只能有一件，我可以算是专家的话，那就是能够通过表象看到实质。艾薇已经在我们令人敬畏的社会阶梯上攀升了两级。

“知道你爸的事我很难过。”

艾薇悲痛地弯了弯腰。

“你有汽车了吗，奥利？”

有关中士的话题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吗？没有。”我咧嘴一笑。“瞧瞧我！我可是很费钱的哟！”

艾薇乐了，生动了一点。

“你戴着眼镜看上去太一本正经了！”

她灵巧地伸出双手，把我的眼镜摘了下来。夜色马上朦胧起来。

“嗨！别胡闹！”

“我就是这样对待我老板的，当……现在你看上去又像小奥利了。”

“还给我，行不行？我不能……”

“好，好，别发火。”

她走近来，喷香，结实，在我耳朵上架好镜腿。我屏住专一的呼吸，仿佛它使人记起了与惰性气体无关的事。艾薇退了回去。

“鲍比过去常常偷开彭斯的车。”

“噢。我可不像鲍比，是不是？”

“这我知道。”

那些画笔毛扑闪了一下。她转过身，朝广场走去。我并肩跟着。

“你还弹琴吗，奥利？”

“不常弹。没空。你还唱歌吗？”

“谁？我？为什么唱？”

我们到了广场。艾薇看了它一眼，然后面对我站住。

“你在忙些什么呢，奥利？”

“我亲爱的艾薇！我怎么能解释……”

说是这么说，我还是那么做了。我向她说起那个我满怀信心，仿佛已成事实的想法。“人们都认为氪是不活泼的元素。但是如果给它足够的条件，即温度和压力，将一团浓缩到一定程度的氪和另一种元素用一个放电器引发反应，一种完全人造的物质就可能产生，如果这个词可以被你接受的话。所以，氪……”

艾薇仰起头看我，瞪大了眼睛。

“哟，哟，哟，奥利老兄！你真的是聪明的！”

我又惊又喜。毫无疑问，伦敦改变了她许多。我冒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想领她去实验室看看，但马上又打消了它。我在那儿的地位不像我暗示的那么重要。不过这种大胆进一步膨胀着。我瞥了一眼医生家隔壁我们的小屋，居然想请她去坐坐。不过常识立刻占了上风。

“不敢当！至于你，艾薇……你看上去过得相当不错。”

她散发的香气包围了在钠灯下的我们俩。

“有女朋友了吗，奥利？”

我笑着摇摇头，然后按了按脸颊，那儿或许马上会有一个唇印。艾薇的回答出人意外。她严肃地点点头。

“对你来说还早了一点，不是吗？”

“我可比你大哎！”

我想了片刻，手在口袋里数着钱币，最后做出了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能的让步。我不能马上失去艾薇以及她的幽香和钦羡。我在思考的时候，艾薇转过身去，扫视了一遍广场，然后又回身面对我。

“总该有那么个人吧！”

“你说什么，艾薇？”

“大活人！”

这是个毫无意义的话题，我想。我们身后不正是集市嘛。

“我们可以去喝一杯……”

艾薇打开手袋，检查了一下。我让她不必操心。下个学期的费用已经在我的账户里了。我很富有，而且尚未发现一分钱不能花两次的公理。就这样我们一起走到皇冠酒馆。我拉开大门让她先进去，然后轻轻地关上门，也关绝了集市的嘈杂。置身于门厅之中，没有火光，也没有闪闪烁烁的灯光，闻不到油烟、饭菜、甜食和汗水的混合气味，有的只是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尽管淡薄却四处弥漫的灰尘和亚麻油地毡味。穿过门厅，我们来到酒吧间，走过阿克斯敏斯特地毯[19]，在吧台前的清漆高脚凳上坐下。米尼弗太太在吧台的后面撑着手拧过身凝视暗淡的爱丁堡城堡。她短暂地回身表示了职业性的欢迎，给了艾薇要的兑水苏格兰威士忌和我要的淡啤酒，然后又拧过身去。我环顾四周。上次我来皇冠差不多是两年前的事了，跟迪·崔西先生一起来的，是个值得一记的事件。眼下有四个市议员围坐在远处角落的扶手椅里，讨论着下个星期的会议事项。一男一女在另一个角落对坐，默默无声，面色忧郁地看着自己的酒杯。

“干杯，奥利！”

“干杯！”

一位市议员脚步蹒跚地走向男厕所。

是的，我脸颊上真的有了印痕。是我在长时间的沉默中用手指按出来的。

那位市议员又慢慢地摇摆着回来。走过米尼弗太太面前，他嘟哝了几句天气。她拧过身，呱呱一笑，又拧回身去。

艾薇抓起酒杯，一饮而尽。

“再来一杯，米尼弗太太！”

“哎，艾薇……让我来……”

“不。”

那位回到座位上的议员从椅子上挺身向前，一手作杯状扶住耳朵。

“啊？大声点，杰姆！”

“只要我们别让那条约太离谱！”

“噢。啊。”

艾薇用手支着双颊，甩了甩短发，然后转向我。

“我们有过一段快乐时光，是不是，奥利？”

我不自然地笑笑。艾薇又喝了几口兑水威士忌，然后带着几分坚定说：

“是的，我们有过。快乐时光。现在……又回来了……”

我喝光了杯中的啤酒，看着艾薇穿着长袜的玉腿。它们很好。我递上空杯，米尼弗太太将它斟满。淡啤酒很好。

艾薇继续说道：

“从小一块长大的人……男孩和女孩……一起……”

她冲着我吐气如兰，一脸既调皮又若有所思的神情。我笑着，长长地吸了一口淡啤酒。我也回忆起一些事情，隐约觉出了今晚将有什么个结局。

“还有罗伯特，艾薇。别忘了罗伯特……”

艾薇的若有所思被一脸狡黠取代了。

“鲍比！我的初恋！”

我又喝了几口，想起了道利什小姐的双座轿车，一下噎住了。

“请再给我一杯，米尼弗太太！”

“……还有我。”

艾薇沉默着，凝视着吧台后面的镜子。她看上去很好。

“星期二。”

“你说什么，艾薇？”

“我星期二回去。”她歪着头朝我宛然一笑。“得忍到那时候。”她抓起杯子一饮而尽。“请再来一杯！”

“干！”

“当然了，走前还得拜访一些人。”

“你？什么人？”

脑子里冒出一个好笑的念头。我对她讥嘲地一笑。

“弗瑞迪·韦莫特过得怎么样？”

艾薇默不作声了片刻，盯着手中的杯子，然后喝了一口，放下。

“我刚跟我老板从瑞典回来。”

我的嘲笑中又加进了一层深意。

“他怎么样？”

“戴维是个可人儿。人人都这么说。我爱死他了。”

她突然笑出声来。十秒钟之内她的神情又一变，不再是狡黠，而是孩童般的调皮，又是一个古桥上的艾薇了。

“他什么都好！样样都好！”

她身下的吧凳动了一下，所以她扶住了吧台。

“哎哟！”

“干杯……”

“我们去拜访你爸妈吧。”

“别胡闹，艾薇！”

“要不琼斯医生……现在有你这个男人陪着，我们可以拜访他们了！”

“我不觉得……”

“难怪斯城有这么多酒馆。不然的话……真希望戴维在这儿。再来一杯威士忌！”

“他样样都好。”

艾薇飞出一串响亮的笑声。

“他床上功夫非常好。人人都这么说。”

我可不准备让她在玩深沉上胜过我，何况我被淡啤酒的火焰烧得浑身发热。

“真的吗？”

但是我仍然远远没有琢磨透艾薇。

“是真的，”她说。“比你好。”

角落里的低声对话停止了。有人嘘了一声。我半身滑下了吧凳，抓着吧台旋转了一下。

“我们从没上过床，”我一边说，一边笑，笑声干巴巴的，像从一个塑料盒中发出似的。“从没！别瞎说，艾薇！”

“从没上床？”她点着头说。“七点半之后就再也不下床啰！干杯！”

我举起杯子，狂笑着，犯了个巨大的斯城式错误。

“干它个底朝天！[20]”

艾薇把空杯小心翼翼地放在吧台上，盯着它看，仿佛看见一只苍蝇在里面似的。那一对忧郁的男女互相点点头，急急站起身，一言不发地走了。艾薇做了个好像要撩起短发的姿势，可是半途停住，又把手放下了。她沿着吧台歪头看看我，环顾静悄悄的酒吧，又凝视着墙壁，透过它，看着小城。那歪嘴冷笑又浮现了。

“一切都是从……”她说，“你强奸了我开始的。”

噩梦之歌开始在我耳边回响。我无言以对——事实胜于雄辩。不然我做过的，我们做过的，又是什么呢？那四个市议员齐刷刷地站起身，走过身子拧来拧去的米尼弗太太，走向大门。

“在那个山坡顶上，”艾薇大声而详细地说。“在那片树丛里。”

“我没有！”

“赖也赖不掉，”艾薇说。“我没想要你……我只有十五岁。”

酒吧间的门合上，只剩我俩了。我又感到了斯城的波涛。可是这一次不再是低语和窃笑，而是像潮水般轰然地在我头上呼啸而过。我砰地放下酒杯，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站在外面市政厅一角的钠灯下。艾薇在我身边出现，笑嘻嘻的。我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用双手卡她的脖子。

“奥利老兄！”

“你耍了我，是不是？耍得很漂亮，哼！”

“是不错。”

“那你也耍了你自己！”

她咯咯地笑起来。

“什么？我们俩吗？”

“你就会笑啊，笑啊，笑……”

“莉莉·安德丽[21]。那就是我。”

她摇晃着趋向我，娇喘吁吁。但是残月和广场上的钠灯把她照得透亮。她的肤色有如死尸，双眼和嘴唇黑如甘草。怒气升腾，雾湿了我的镜片。

“噢……见鬼去吧！”

艾薇愣了片刻，然后严肃地点起头来。

“啊。”她说。“噢。是的。好……”

她点着头转过身，然后又停下，转回身子。

“奥利……”

“怎么？”

“对不起！我……”

“晚了。”

突然间她又变成个洗衣妇，脸向前冲出，小拳头紧攥着。“你！你怎么老也长不大？这个地方……你。你、你爸、你妈。太好了，是不是？你们有浴室。‘我要上牛津了！’你不知道我们那儿……蟑螂啦，还有……哼。星期二。再也不回来了。再也不，只要我能够。这样你就可以继续嚼舌、取笑了，对不对？嚼舌，取笑……”

“你这是什么鬼意思？”

“嚼舌。”

“嚼什么舌？”

她恨恨地将这句话吐在我的脸上。

“我和我爸的事。”

她转过身，摇摇晃晃地穿过广场，直到走过道利什小姐家的凸肚窗时，才稳住脚步。我伫立着，既羞愧又迷惑，尽管一腔怒意，却生平第一次看见了另外的一个艾薇，一个一生都在挣扎着要成为纯洁可爱的人的艾薇。就仿佛这个令人迷狂、叫人渴望的东西突然间取得了人的一切品质，仿佛我——仿佛我们可能——已经用了什么，大概是音乐吧，取代了必要而无可避免的战斗。这种感情是如此强烈，压过了我的一腔怒火，使得我对着空旷的广场，向她大喊起来：

“艾薇！”

她又在盈盈微步了。想到集市的喧闹很可能淹没我的呼唤，我冲动地想去追她，哪怕直追到杂货坊黑洞洞的大口里。但是，我看见爸爸的屋子里亮起了一盏灯，妈妈的身影在窗帘后飘过。我也看见——也许只是想象——艾薇的秋波朝我一转，手指在左肩上方朝我勾了勾，然后就消失了。我满腹狐疑地回了家，去潜心解读这个我尚未看透的人和她那条刁钻古怪的舌头。

---

(1) 英国的夏天一般干燥少雨。——译者注。下同。

(2) 美国俄亥俄州的一条小溪名。为此车制造人韦伯·冈的家乡。他最初去英国生产三轮车，于1907年制造出第一辆四轮汽车，即以家乡小溪为名。

(3) 英国皇家空军学院所在地。

(4) 指第一任威灵顿公爵阿瑟·威斯利（1769—1852），他曾作为英军统帅指挥了战胜拿破仑的滑铁卢之役。后任英国首相。

(5) 皆为英国中上阶层家庭喜爱的儿童读物。后者出版年代为1879—1912年，尤以撰稿人皆为名人而声誉远扬。

(6) 原为拉丁文，Amor vincit omnia，语出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女修道院长之口，意为“爱可战胜一切”。此处因表现吆喝而稍有变异。

(7) 萨沃伊是法国东南部跟瑞士、意大利接壤的一个地区，又是伦敦1890年建造的一家大饭店的名字。俄耳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歌手。这里凑成一个当时流行

的爵士乐队名。

(8)指络腮胡子重，早晨刮过，到下午五点便又长成黑黑的一片。

(9)约翰·道兰德（1563—1626），英国作曲家、歌唱家和诗琴演奏家。

(10)道格拉斯·费尔班克（1883—1939），美国电影演员，二十年代的“好莱坞之王”。

(11)英国人习用的一种佐食酱，类似美国的番茄酱、牛排酱，据说源出于东南亚，因商标上印着国会大厦，故有此称。

(12)民间的迷信习俗，认为无故寒战是将死之兆。

(13)古生物，恐龙的一种，美国科罗拉多和怀俄明州发现过它的残骸化石。

(14)英国广播公司的缩写。

(15)希腊神话中的三个蛇发女怪之一，人一见其貌就化成石头。又以此喻丑陋可怕的女人。

(16)伊迪丝·斯蒂威尔（1887—1964），英国女诗人，诗集《田园喜剧》发表于1923年。

(17)F·拉伯雷（1483？—1553），法国小说家，《巨人传》的作者，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人文主义代表。拉伯雷式（Rabelaisian）暗示粗野、直率。

(18)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时同盟国与协约国集团中的英、法之间的战线。同盟国与俄国之间的称作东线。德国作家雷马克有描写这次世界大战的著名小说《西线无战事》（1929）。

(19)英国德文郡的一个小镇，自1775年起，以制作仿法国式羊毛地毯而出名。

(20)原文为Bottoms up，意为“干杯”，也可以理解为屁股朝上。所以奥利说自己犯了错误，艾薇果然多心而发怒。

(21)莎士比亚的喜剧《皆大欢喜》中的村妇，举止粗俗，无教养，令人生厌。

我在牛津大学的第一学期结束后，先坐火车到巴切斯特，然后换乘汽车回斯城。在巴切斯特我逗留了一阵，并无目的，只是在大教堂四周闲逛，在书店里浏览。最后时钟提醒我，再不走就会错过最后一班汽车，我才上了那班汽车，又埋头在一本书里。我似乎在借助这些手段延迟什么事情发生似的。这儿的“什么事情”不可能是牛津。化学已经取代了音乐，成为全职的工作。对此我自己也感到惊讶和愤慨。化学使得我无暇顾及个人的音乐嗜好，尽管它本身也极有意思。再说我渴望见到双亲，渴望炫耀时髦的灰制服的宽裤腿，渴望告诉他们种种事情。艾薇已经出走，伊莫锦也已出嫁，而我则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学生了，对价值和责任有了中规中矩的观念，所以没什么可担心的。

虽然如此，我还是埋头于手中的书本，

往事如烟逝，
新运似水来。
深长无宽度，
位高乏真才，
祈祷少悲哀。

毫无作用。不管这个作家多么优秀，我却不能理解他的诗。我是个只有一项个人爱好的科学工作者。要是我自以为聪明得足以两项并举，那我就太不自量力了。我把书收起来，尽管不知目的，还是抖擞起精神，终于支持到汽车在黑暗里像一头老牛似的摇晃着上了古桥。我提着两只箱子从车站向自己家的木屋走去。家里黑着灯。正当我在门口的草垫底下寻索钥匙的时候，我妈的声音隔着广场从市政厅那个方向传来。她满怀热情和爱意拥抱了我。进门之后，没等安顿下来，我就明白了他们做什么去了——我爸手里提着黑色的木头琴盒。爸一打开灯，我便看见妈穿着她最高级的灰套装，别着金胸针，双颊留着

尚未褪尽的淡红。她笑声不断，神采奕奕，情绪高昂。一如既往，我立即唤回了那种与生俱来的理解力。即使没有我爸的提琴和深灰色西装的提示，我也知道斯城歌剧社又成功地恢复了两年或三年一次的活动。我相信，每逢这个时候，我妈便进入生命中一种相当奇特的状态。她独揽钢琴；学院音乐系的乐队指挥吹长号，教区牧师拉低音提琴，一个排字工人拉中提琴，我爸则是第一也是唯一的小提琴手。于是整个乐队由她控制。这个乐队阵容的单薄并不仅仅在于它是否具有音乐水准。即使我们有更多的演奏人才，也没有地方容纳他们。同样的问题也限制了演员和合唱队的阵容。所以他们上演的《乡村姑娘》、《快乐的英格兰》、《丁香时节》和《珠金卓》都是大砍大削过的简本。但是即使有了大批的人才，宽大的舞台、乐池和礼堂，还是存在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社会因素。学院的社团都自成一体，不愿参与。军士长奥多诺万帮了忙是因为他正处于似懂非懂的水平。还有，至少一半的斯城居民无资格参与，因为他们居住的是像杂货坊、米勒巷这样的地方，而且衣衫褴褛。尽管艾薇善于唱歌，又丰姿绰约，她却绝对不会被邀请登台，即使是作为合唱队的一员也不可能。艺术虽说是各阶级的交汇之处，你却不能期望太多。所以，这事就只能由那么十来个人包办。围绕这十来个人的是一条看不见的界线。人人都不提这条线，但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

SOS[1]孕育自一条蜿蜒于社会表层之下的血脉。除了市长莅临之外，没有任何仪式。既无演说也不炫耀。我们自己便是一幕悲剧，不知道我们的心灵需要经由艺术的洗涤而净化，只会为《世界新闻》报上的批评而幡然悔悟。每隔一段时间，那条血脉会因压力而贲张，搅得我们夜不安眠。从上次演出之后就被冷落起来的SOS会再次醒来，舔舐自己的伤痕。伤痕不胜枚举。只要看每次演出过后，少有演员再互相说话就知道了。出于魔鬼的天性和登台献艺、显示怜悯、炫耀争宠的欲望，那些我们在平素不得不隐藏起来的嫉妒、仇恨、卑鄙和愤慨的罪恶之花，此时乘机怒放。分配一出轻歌剧的角色便会一举赶走一

半的潜在演员。因为总是有三四个人认为自己没能扮演男主角或女主角就是莫大的侮辱，于是不是退出演出，便是把事情搞得更糟，他们怀恨接下小角色，从此开始恶意捣乱。三场演出结束时，另外的一半演员也就因饱受羞辱而发誓再也不充作受气包了。因此，SOS没法年年演出。伤痕的愈合需要一定的时间。等到争吵平息，仇敌和解，要准备下一年的演出为时已晚。等下一次血脉再开始贲张，一个委员会又会形成，由它复活剧社，评估后遗症，最后宣布在某些慈善组织，比如巴纳多医生的资助下，SOS又将在市政厅上演某出歌剧了。一看到我妈双颊上的红晕，我就知道不必再提牛津的事情了。她兴致正浓，断不了话题。

“这次是什么呢，妈？”

“我想是茶吧，”她说。“他爸，你把水壶坐上好不好？我的天，我几乎——非常好，奥利弗，我认为我们从来没有干得这么漂亮过！”

她哼了几句，然后放声大笑。

“我是问这次演的剧是什么名字？”

“《多情国王》。有几段音乐非常优美，你一定喜欢。”

“我不会去的。当然不会。”

“这我们慢慢再说。”她说。“你知道吗，亲爱的？这一次我们有个专业导演。你在牛津听说过他吗？迪·崔西先生。埃弗林·迪·崔西先生。你一定听说过他！”

“可是我没有。”

“他是个魅力十足的男人！他举重若轻，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他。你会觉得专业人员——”

“困难？”

“我是指市长的客厅。迪·崔西先生只说道：‘小伙子们，姑娘们，我们只要稍稍改变一下路线就成了。’一句话，就只一句话。他爸，你忘了放滤网！”

“市长的客厅又怎么了？”

“你能相信吗？他说不借！从那以后，客厅便上了锁。”

“那你们就不可以……”

“迪·崔西先生将圆形布景向外推出18英寸，安排演员从那儿上场。”

“为什么呢？”

“是啊，谁都会问。给，亲爱的。他爸，我想你把水壶拿到茶壶那儿去了吧！是这样，奥利弗，因为他女儿。我可以肯定，她没轮上……”

“不会吧……”

“是的！”

“不！”

“错不了，奥利弗。你明白了吧。”

我是明白了。市长的女儿，安德海尔太太，是舞台上的老面孔了。好多年以前，她受过专业的声乐训练，在专业剧团演过一季。从那之后，她便独霸了我们剧团的天真女孩角色。这使事情变得简单。我见她穿过波斯装，中国装，伊丽莎白裙子。她的嗓门洪亮，可以充满德鲁里巷，使小市政厅变得像个汽车的行李厢。真的，有一次我从树林下来，回斯城，听到她唱出了高音C，还以为是附近医院的病人在喊叫。要是安德海尔太太被委员会抛在脑后，她老爸不借客厅也就顺理成章了。同样自然的是，他会尽力延迟宣布这个决定，直到造成措手不及的效果。

“那你们怎么办呢？”

“当然了，楼梯是在背后。听说窄极了。后台左侧，”我妈说，得意地细细陈述。“只有一条通道。谁上台都得紧贴着布景。你有时可以看出它的颤动。”

“才不止呢，”我爸说。“小约翰逊今晚差一点用胳膊肘捅穿了它。”

“可是怎么……我说……”

我妈知道我要说什么。

“呃，她已不是五十多，而是差不多六十的人了，亲爱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有结束的时候，是不是？是该她退出，让年轻人上台的时候了。”

“那么她演什么呢？女巫还是别的？”

“你怎么能想象埃尔西·安德海尔会放弃主角，去扮演别的什么吧，是不是？我亲爱的奥利弗！她彻底退出了演出。这可不是小事，我告诉你。有人说克莱默没处理好这件事……”

“克莱默？这么说他还是个主角……”

诺曼·克莱默，《斯蒂伯恩广告人》报老板和编辑，如今又是伊莫锦的丈夫。我的心一紧，意识到是谁取代安德海尔太太来扮演天真女孩了。

“他们是非常合适的一对，亲爱的，尽管克莱默先生的嗓门低了一点。”

“他唱起来像蚊子哼哼。”

“我得承认他看上去真的不像艾弗[(2)]，可是克莱默太太——就是从前的伊莫锦·格兰特利，她看上去真像个公主！”

这我相信，心里不由地想回牛津了。

“她的歌喉，”我爸说，“是……”

“听着，他爸！再来一杯红茶。”

我知道伊莫锦善唱，那真是锦上添花。我心里打定主意第二天要出外远足，免得听见她的歌声而不能自拔。

“我敢肯定，那楼梯一定会堵塞！”

“没错。我们在乐池里看不到后面的情形。等你告诉我们吧，亲爱的。”

我心不在焉地点点头，心还在伊莫锦身上。然后突然醒悟——

“你说什么，妈？我？楼梯？”

“就在刚开场的时候，亲爱的，有一个场景……”

“嗨，等等！”

“你还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对不对？”

“可是……”

“有一个场景，我想是匈牙利、鲁瑞坦尼亚[3]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吧。在一家饭店，你瞧，她不知道他是微服出行的国王，他不知道她是便装的帕夫拉戈尼亚公主。这个情节很妙吧？我不知道他怎么想！”

“我才不想呢。不。我告诉你，妈……”

“自然啦，一个吉卜赛人为他们演奏，然后他们一见钟情……”

“不！”

我注意到我爸对我们俩一个也不瞧，只盯着自己的杯子，仿佛从中可以看出自己的未来似的。

“想象一下，”妈说。“他演奏着，他俩情话绵绵。国王给了他一袋金币，他走了出去。非常轻柔地，乐队接过那支吉卜赛曲子演奏起来，于是他——我指的是国王——开始歌唱，紧靠她的桌子，”——激动的妈开始唱起来，满怀激情：“晨曦初露，亲爱的孩子，我心中……”

“我不干！”

“听着，奥利弗，”妈说，激情渐渐消失。“别想拒绝。我们试过让小斯密司演这个吉卜赛人，拉一张丝弓，由你爸代他演奏。可是不成。他的动作就是跟不上音乐。所以我答应了迪·崔西先生。为了明天的最后一场演出，我说，我儿子奥利弗将很高兴扮演……”

我绝望中抓住一根稻草。

“妈！我有好一阵不拉这讨厌的乐器了！就是让我练一夜，我也不可能学会的。”

“你不必学，亲爱的。”

“那这个吉卜赛人做什么呢？就提着个谱架和奥根纳乐谱围着他转吗？”

“那是一支你去牛津之前就拉熟了的曲子，”妈说。“你记得你是多么喜欢它吗，亲爱的？你整天拉，每天拉，拉了三个星期！我那时就觉得你拉得好极了。”

我张开嘴，马上又闭上了。我责怪地看看我爸：他照旧审视自己的杯子。我责怪地看看我妈；她却平静下来，得意洋洋地笑着。

第二天是星期六，早上我屈从地跟着妈去了市政厅。我们从西边的大门进去，有三个人在等着我们。克莱默先生和伊莫锦在台上的一张小桌旁坐着。谢天谢地，我被免除了正式的介绍，因为我跟在我妈身后，急急地走入大厅，琴盒的扣不巧松了，东西撒了一地。收拾它

们用掉了所有的时间，以致我站在那儿，一手拿弓，一手提琴，好久没人注意我。我看了看伊莫锦，她回报了美妙如花的一笑，但是没有说一句话，因为克莱默先生正在说话。他的声音一如往常，在我听来就像是手指甲刮擦沾满雾气的玻璃发出的。

“他来了，埃弗林。我们只要过一遍那段对话，是不是？”

起初我迷迷糊糊地觉得这个场景本身便是剧情的一部分，因为那人从我左侧出现时身上穿着戏装。

“迪·崔西先生，”我妈说。“这是我儿子，奥利弗。奥利弗，亲爱的，这是埃弗林·迪·崔西先生。”

迪·崔西先生深深地鞠了个躬，但是一言未发，只是从台上向我投下一个微笑，并且等待着。他身材高瘦，穿着没有翻边的格子花纹裤子，一件夹克长及膝盖，戴着一个翼领，绣花马甲外系着一条黑色绸领带。我真不知道这么个人物在匈牙利或鲁瑞坦尼亚是什么身份。又做演员又做导演对他来说倒是不错。

可是克莱默先生变得坐立不安起来。这发生在星期六的早上真令人惊讶。他一般是星期四去报社上夜班的。我妈转向我：

“你调好音了吗，亲爱的？”

我绕过隔开观众和乐队的绿呢幕布，在钢琴上弹了个A音。在我调琴的时候，克莱默先生对迪·崔西先生说：

“该我来呢，埃弗林，还是你来？”

这时我注意到迪·崔西先生身上的一种古怪现象——他在颤抖。他瘦长的脸上浮着如梦如幻的笑容，嘴唇微微张开。这个表情不变，瘦长的身子却在颤动。三次、四次，又是一次。这一颤动包括那两条从膝盖处向两边微微张开的腿。

“你来好了，诺曼。你简直就是个顶呱呱的专业演员！”

克莱默先生膨胀起来。

“能减少你的麻烦就好，埃弗林先生。”

“我这个老演员一直愿意学新招，诺曼。你确实有鉴赏力。”

克莱默先生得意地笑了。

“我不否认我自己倒常常怀疑——那好。让我想一想。”

他思索着，下巴支在一只白手上。迪·崔西先生继续带着他如梦如幻的微笑俯视我。他的双眼很大，像一对旧台球，眼珠却极小，所以它们看起来都成了开球用的置点球[4]。他的头顶光秃，只剩一小撮黑发斜梳在脑后。他谜一样的微笑深邃而友善。

克莱默先生坐起身来。

“好啦！上来吧，小伙子！”

我爬上台去，站在离伊莫锦一码开外。

“这就是那个场景，”蚊子般的嗓音说。“看到富有的客人，你偷偷地带着乐器走近，再走近，然后开始演奏——就是这儿。你可以尽情演奏。不过我一开始说话，你就得马上降低音量，越来越轻柔，直到我把这一袋金币扔给你。你向我深鞠躬，很深很深，然后退出去。明白了？”

伊莫锦穿着一件橘黄套衫，配着淡绿裙子。我看得见闪亮的订婚戒指下面的金指环。

“我的老天，这孩子没在听哪！喂，小奥利，看这儿……”

“这样半途而入是非常困难，”迪·崔西先生温和地在我身后说。“我预料到他会与众不同。不出所料。”

“你听见我说的一切了吗？”

“听见了。克莱默先生。”

“诺曼，我想，你说呢？应当让他知道从什么地方进场。那样会有所帮助，是不是？”

“他将从那个笨汉斯密司进来的地方进来，当然啦。”

迪·崔西的嗓音美妙清晰而温柔。他说得很慢，一字一顿，仿佛知道它们是多么宝贵似的。

“或许——或许他不知道斯密司是从这儿进来的，从台上，当中。”

克莱默先生将一只拳头放在前额上，闭上眼睛。

“那他昨晚没来？”

我妈在大厅出声了。

“他很晚才从牛津回来。他得参加一年一度的牛津学生大游行，你知道吧！他们非常欣赏他。是不是，奥利弗？”

克莱默先生将拳头放在桌上，睁开了眼睛。

“你们保证过他会准确感受的呀！”

迪·崔西先生颤动了一下，然后停止。

“我们只有尽力而为了，诺曼，老伙计。”

“好吧。听着，小奥利弗。我一说‘我开始发觉这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地方’，你就开始演奏。明白吗？”

“明白了，克莱默先生。”

“当我说，‘这支乐曲告诉了你我不能和不敢告诉你的！’你就降低声音。”

“好的，克莱默先生。”

我走过去站在帆布景片后面。景片和环形布景之间有18英寸间隔。伊莫锦以她悦耳的嗓音念道：

“这是一个奇异的、鬼魂出没的地方。它令我害怕！”

“我开始发觉这是世界上最迷人——噢，等等。我开始发觉这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地方！”

我走上舞台，开始演奏，但是马上停住了，因为克莱默先生站了起来，挥舞着手臂。

“停下！停下！停下！”

迪·崔西先生用双臂围住我的肩膀，轻拍我的右肘。

“诺曼老兄，我想还是我来吧。完全是为了保护你的嗓子和精力，晚上好演出。好吗？”

克莱默先生瘫坐在椅子里，嘲讽地笑着。

“你说怎样就怎样吧，埃弗林！”

他的手指在桌上敲打起来。伊莫锦伸手按住它们，理解地看着他。迪·崔西先生清晰柔和的话语在我耳边响起。

“你奏得真好，亲爱的孩子，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一切做得完美。是不是？嗯？听着，如果你跨着那么美妙的步子进来，几步之后你会正好走到这儿，距乐池6英寸，然后你对着国王和公主弹奏一曲，他们是在那儿。要是你只走那么美妙的一步，”他的手一直轻轻地拍着我。“你看上去就不像一个奴态十足、奉承巴结、恭敬有礼的吉卜赛乐师了，你说像吗？嗯？”

“不像，先生。”

“叫我埃弗林，亲爱的孩子。人人都这么叫。我也该叫你奥利弗。嗯？现在让我们来练一两遍上台吧——是了。你瞧，你必须走许

多小步，几乎就是原地踏步，这样就能让舞台显得大一点，对观众来说——信不信吧。妙极了！”

此刻我已经把身子蜷伏至最低了，所以能清楚地看到迪·崔西先生的双膝。那一对关节居然可以自由而快速地向外翻转，令我惊讶不已。

“奥利弗，亲爱的孩子，你不至于从前就演过戏吧？嗯？”

“没有，从来没有，这是实话。”

“在学校里也没有？”

“他们试过我，可是我老出岔子。”

“夫人，我为你的儿子向你祝贺。”

我妈在大厅不见身影地笑了。

“噢，迪·崔西先生！我相信……”

“一种先天的能力，除了杰出的演奏之外——好，我们都准备好了吗？”

克莱默先生再次嘲讽地笑了起来。

“我们早都准备好了！”

“好的，奥利弗，亲爱的孩子。”

“‘我开始发觉这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地方！’”

我以小步进场，演奏着，等待转为极轻柔的提示。提示没有出现，却见克莱默先生再次站起来，开始挥舞双臂。我停下了。

“不可思议！相当不可思议！噢，我的老天！”

“我是在等你说……”

“我说过了！我喊过了！”

这一次，迪·崔西先生的双臂揽上了克莱默先生的双肩。

“诺曼老兄，我要威吓你了。你受得了，是不是？”

“我的天，我的天！”

“别激动。冷静一下，老兄。好些了吧？”

“我的天……”

迪·崔西先生轻拍着他，伴随着的是一阵长长的沉寂。克莱默先生把拳头从前额移开，睁开了眼睛。伊莫锦对他莞尔一笑。克莱默先生把脑袋垂向迪·崔西先生的左肩，抓住他的二头肌，狠捏了一把。

“对不起，埃弗林老兄。”

“没关系，诺曼先生。我想，是不是该休息一会儿？”

“不，不。”

“你肯定你不……”

“不。”

克莱默先生仰回脑袋，捋顺了头发，走向座位。

伊莫锦再次用自己的手盖上他的手。迪·崔西先生笑着转向我：

“不管怎么样，小伙子，我们必须——按音量比例降低。我们必须——我该怎么说呢？”

他用一只手托住下巴，他那黄色台球中的小点瞄向大厅的黑暗。

“我们必须——”他移开托住下巴的手，伸向空中，转了半个圈，整个过程中都用大拇指和其余手指握着什么无形的东西——“降低音量！”

那蚊子般的嗓音又在一旁哼起来。

“他爸爸该有一种什么东西放在他的提琴上。”

迪·崔西先生大大地张开双臂。

“我想到了什么？减音器！就是它！”

“噢，真的别，”我妈从黑暗中喊道。“奥利弗怎么可以用减音器呢！为什么呀，我这一辈子还从没听说过这种傻话呢！”

“哎，妈……”

“别激动，诺曼，别激动。让我来处理这事，你省下力气表演。夫人——”迪·崔西先生如梦如幻地向大厅下面微笑，脸侧向一边。“请问为什么你的儿子不可以用减音器？”

“因为他人在那儿，谁都能看到那东西！”

“有道理，诺曼老兄。”

“人们不会注意他的，埃弗林老兄。他们将会看着国王和公主。他完全是个旁衬。”

“他们当然会看着奥利弗，克莱默先生！还会听他演奏！我必须指出，要是你不能说得大声一点，连一把在舞台最深处演奏的小提琴也盖不过——”

“仅仅一把提琴？”克莱默先生哼道。“这孩子奏得简直跟一个铜管乐队似的响！”

“他好意答应为你表演，我可不会让他——”

“别激动，诺曼先生。坐下。你也坐下，伊莫锦，最亲爱的夫人。太太……”

“这出戏里乐师的戏份实在是太少了！”

克莱默先生敲了一下前额，然后拍拍桌子。

“我可是受够了，上帝，真受够了！”

大家都一声不吭。我难为情地低下头，看见迪·崔西先生的双膝极快地大张大合，真害怕他将要跌倒。我犹豫忸怩地说道：

“我在想——有一个办法……”

迪·崔西先生继续微笑着，嘴巴微微张开，带点的球深深地看入我的眼睛。

“什么，小伙子？奥利弗？”

“只是一个小诀窍而已。只要——我用一个分币。旧的最好，对了，这个就行。在琴桥和琴尾之间。你瞧，要是我——我得把弦松下一点。然后我——就这样，将分币压在A弦上，然后插入D弦下，再压在G弦上——对了，就是这样。再重调一下音，当然了。这不会影响E弦，不过我在这个曲子里不怎么用它。好了。等一等，让我把弦调好。”

“人们不会看见它的，克莱默先生。我希望这下你就满意了。如今根本不会有人会听见奥利弗的琴声了。”

迪·崔西先生恭敬地看着我。

“天才，绝对的天才！”

“受够了。上帝！”

“埃弗林，我真的觉得诺曼受够了……”

“伊莫锦，最亲爱的夫人，甜蜜的朋友——演出是最重要的事。诺曼老兄，我要再次威吓你了。再来一次，然后，好好喝两杯。好了吗，奥利弗小伙子？”

“‘我开始发现这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地方！’”

我把脑袋偏向琴托，直偏到一只耳朵几乎就落在琴弦当中，这样才刚刚能听出一丝音响。我另一只耳朵则刚好能听到克莱默先生的声

音。于是我们成了一对蚊子。我开始对这种虚拟的演奏感起兴趣来。可是没等我结束演奏，克莱默先生便从衣袋里拽出一只小口袋，高高地向我这个方向扔来。

“你必须接住它，小伙子。”迪·崔西先生说。他不动声色的声音像平常一样轻柔，在蚊虫的哼叫中轰然一响。“如果你没接住，那你就得趴下去捡了。”

“是，先生。这样行吗？”

“好！优雅极了。”

“我一点也听不见他的琴声，”我妈从大厅后部喊道。“一个音符也听不见！”

克莱默先生朝黑暗中瞪了一眼。

“这本来就是一段隐秘的戏，”他哼道。“要不你就会说听不见我说什么了！”

我妈放声大笑。

“实话对你说……”

“埃弗林老兄！我想到一个主意！我们还能用他！装点那个大场面——就在二重唱之前！记得吗？”

“当然记得，老兄。可是他连个吉卜赛人都扮不成，是不是？怎么能出现在王宫里呢！”

我无言而立，握着琴和弓，听凭他们安排我的未来。

“正缺这个呢！不管怎么说原来的剧情中至少有十来个朝臣、王公和贵妇呢……”

“是个好主意，老兄，毫无疑问是个好主意！”

“他可以扮个卫士。立正，剑朝下。敬礼，然后退下。”

“让他站在哪里呢？”

“这儿？不——那儿！或是在台后中央，落地窗前？”

“我想——台边，靠右。站在那儿好不好，小伙子？”

“埃弗林老兄，我看艾弗表演这一幕时，他是用这么个姿势，宣布散朝的。可要是只有一个卫士的话，我最好是说上几句，是不是？你觉得如何？”

“到时候再说好了，诺曼。不过还有个技术问题。他该穿什么呢？”

“他应该是个皇家禁卫军，”我妈说。“要是戴上那样一顶头盔，他看上去一定帅极了。”

“一定是的，夫人。可是，哎呀！总共五套制服都给了合唱队。他们得跟女士们一起排在楼梯上，等候上最后一幕。”

迪·崔西先生再次伸展双臂，头偏向一边，挨个朝我们微笑。他轻微地耸了耸肩。

“那就没办法了。”

我松了口气，可是马上听见我妈从大厅急步走向绿粗呢大幕。

“迪·崔西先生，我们一定能找到办法的！”

“嗨，妈……”

“噢，夫人，只要我们可以……”

克莱默先生轻轻地敲着额头。

“一个主意。一个想法。”

“什么，诺曼老兄？”

“我正巧有——我给你看过‘埃塞克斯’[5]的上演海报吗？”

“看过，老兄。”

“那是巴切斯特的露天表演，”伊莫锦说，略带几分兴奋。“《悠悠岁月》。诺曼看上去帅极了。”

“现在你知道了吧！我可以借给他一套，把他装扮成个英王卫士！”

“我相信那马甲同紧身裤都合英王卫士穿。可是帽子呢，老兄，别忘了帽子。”

“我正好有，迪·崔西先生！我有一顶黑色旧宽边帽！”

“嗨，妈，我可不认为我……”

“等等，奥利弗，我今天下午可以给它装一条硬纸带和一个徽饰。”

“好。相当好！”

克莱默先生又敲打起来。

“该跟服装师说一声吧？”

“还有颜色呢，老兄。英王卫士该穿黑色还是红色？”

克莱默先生笑了起来。

“我们不是在匈牙利吗，对不对？你不会想象一个匈牙利卫士跟英王卫士穿一样颜色吧！”

“你想得真周到，诺曼。不过，先别急那件事。他得拿一把戟。埃塞克斯没有拿戟，是不是？”

“当然没有，埃弗林。”克莱默先生哼道。“你在开我的玩笑吧！我有一剑一马和一队仆人！”

迪·崔西先生如梦如幻地向他微笑。

“‘我的七个仆人恭顺地开始……’”

“还不止那些。不过这是个问题。我们必须得有一把戟。”

我开始悄悄地移动，离开舞台。

“这就算定了，我要……”

“等等，小奥利弗。亨利·威廉斯，就是他。对了。我回家时顺道跟他说。他会为我们赶做出一把戟来的。”

“我认为，”我妈从绿粗呢另一边说道，“我认为英王卫士的靴子上也会有徽饰的……”

“你会有图片的，夫人，我相信。”

“噢，对了！”我妈说，兴奋地笑起来。“奥利弗的《少年百科全书》里就有一张！”

“妈！我的天……”

“不错，”克莱默先生哼道。“你今天下午可以来我家取那些行头，奥利弗，一等亨利做好就去取那把戟。现在我们最好还是把这一场戏搞定。”

我爬下台，将小提琴、弓和硬币放在一边。我想严厉而凶狠地瞪我妈一眼，可是大厅里太黑了。等我转过身，克莱默先生和伊莫锦在舞台正中相对而立，脑袋高昂，仿佛是隔着一堵高墙互相对视似的。迪·崔西先生正在审视一把扫帚。他递过来给我。

“这就是你的戟，小伙子。台边上，靠右。最后一场你都要站在那儿。除了最后一幕。”

“埃弗林先生，我总得说什么吧！给我一句台词，好不好？”

“你不愿意挥一挥手，就跟艾弗所做的那样？”

“有了，埃弗林。这一句怎么样？‘留下，殿下，我们并不孤独……’”他转身对我的脸扬起手。“走开！”

“棒极了，老兄。真是神来之笔。艾弗自己也写不出更好的台词来！”

“那么他当然得敬礼了。”

“拿着戟怎么敬礼？”

“他最好戟尖朝地。试试，小奥利弗。小心点，孩子！老天！你会刺着我的！”

“我觉得，”当他的膝盖停住不动后，迪·崔西先生说。“我觉得最好不要戟尖朝地，那样他就横过了半个舞台。或许——请允许我，奥利弗，亲爱的小伙子。像这样站；当国王威严地向你走来开口说话时，这样站，这样做。好吗？然后你可以转身，正步从那儿下去，我们都可以再次看见你那美妙的步伐了，是不是？试一试！”

“走开，仆人！”

“噢，别，别，别！”我妈轻声笑着说。“他不会说‘仆人’的。一个国王不会。不会对一个卫士这么说！”

“那么，你建议用什么阶层的称呼呢，夫人？”

“将军吧，”我妈说，仍然在笑。“那样听来就很好，是不是？”

“我可不准备叫一个像他那样的孩子将军！”

“他是年轻了点，老兄。奥利弗，小伙子。你喜欢什么称呼？嗯？”

“我不知道。我希望……”

“我叫他‘中士’吧。这样你满意吗，夫人？你尽管说！”

“请不要管我怎么想，克莱默先生！我只关心音乐。不过既然你问我，我觉得‘上校’差不多。”

“上校！嗨，上校！就他这么个孩子？”

“注意了，诺曼老兄。”

“上校！”

“‘少校’怎么样，老兄，嗯？你喜欢做个少校吗，小伙子？”

“少校听起来不错。你觉得呢，奥利弗，亲爱的？”

克莱默先生走下三步阶梯。他的双手紧握成拳，垂在两旁，脸色发白，汗珠直冒，全身发抖。

“夫人，”他哼道。“你刚说了你关心的只是音乐。请你遵守你的诺言！”

我妈发出高亢尖锐的笑声。

“至少我还识谱，”她说，“不需要人一句一句地教！”

令人难堪的沉默。克莱默先生转过脚跟，慢慢走上舞台左侧，直走到角落处，鼻尖离布景画只有六英寸远。我站着，悲惨地看着手中的扫帚。伊莫锦仍然坐着，仍然脸带微笑，是那种有如巫师面对某种深邃的秘密而呈现的永恒的微笑。沉默延续着。

我妈突然走向钢琴，砰的一声关上琴盖，震得五音齐鸣。即使是在微弱的灯光之中，我还是能看见她跟克莱默先生一样浑身颤抖。

“跟我来，奥利弗！”

“去哪儿？”

“回家，当然是回家了。你还想去哪？动物园吗？”

迪·崔西先生走到舞台正中间。他以一种绝对理解的姿态，带着充满感情的微笑环视大家，从我妈颤抖的胸针一直到克莱默先生卷曲的黑发。可是没等他来得及说话，克莱默先生已对着布景哼哼起来。

“再也不干了。不，再也不干了！噢，我向你保证，再也不干了！”

我妈将琴盖向琴键上又一砸。

“我也向你保证，克莱默先生——再也不干了，绝对不干了！来，奥利弗！”

迪·崔西先生摇摇头，微笑着诱导说。

“艺术家——绝对的艺术家！嗯？好了，大家都罢了吧——小伙子们和姑娘们——伊莫锦，甜蜜的朋友！嗯？这样的事我见得多了——容易激动——只是朋友之间小小的口角嘛——嗯？”

我妈站起身，双手抓住琴上的谱架，朝舞台一侧看去。

克莱默先生继续哼哼。

“再也不干了，噢，再也不干了，绝不……”

“好了，妈——让我们结束这场戏吧！”

“伊莫锦，亲爱的夫人……”

“我饿了，诺曼。求你了，亲爱的！”

“绝对的艺术家……”

又是一阵长长的沉默。我妈突然以一种崭新的低音调笑出声来，然后又沉默着，凝视钢琴。

“好了，妈——他可以叫我——查理的姑姑，只要他愿意！”

迪·崔西先生朗声大笑，伸出双臂，满脸乐容邀请我们加入。

“现在我要再次威吓你们大家了。嗯？一定要。谁是导演？嗯？夫人？奥利弗？伊莫锦，最甜蜜、最亲爱的？诺曼，你这个老行家？你不能将一切都担在你的肩上，是不是！”

这次停顿短了一些。克莱默先生很快把头稍稍从布景那儿转开，瓮声瓮气地说：

“‘上尉。’我称他‘上尉’吧。‘走开，上尉。’我这样说好了。”

迪·崔西先生将他的黄点台球转向大厅，微笑着。

“嗯？”

“这绝对与我无关，迪·崔西先生。我已被限制于只管音乐了。你们必须自己解决它。我一个字也不该说了。”

克莱默先生脚跟一转，双拳紧握，张开了嘴，不过马上又闭住了。他站在原地，茫然四顾。迪·崔西先生继续微笑，甜美而温柔。

“这就对了！好极了！大家都同意了！现在——喝几杯吧！诺曼？奥利弗？夫人们？”

“谢谢，迪·崔西先生。可是我不喜欢到那种地方去——”

我已经开始将扫帚放回市长客厅的门边，心中盼望一杯淡淡的苹果汁或姜汁啤酒，这时听到我妈的声音继续着，高亢而坚定。

“——我儿子也不喜欢去！”

那天下午，我在克莱默先生那儿取回了吉卜赛戏装、卫士的紧身马甲和短裤。拿到家里试了试，它们都小了点。尽管克莱默先生跟我差不多高，我却发现马甲胸口处非常紧，腰部却很宽松。我妈不得不缝上几褶，使它稍微合身。至于吉卜赛行头，那又是按某个身高只有我一半、胸围只有我四分之一的人定制的。所以那一件紫缎背心只能

围到我的腋窝。整套行头中只有那顶红绒线帽可以撑大到勉强合适。这顶帽子装饰着镀金的玻璃珠穗，一晃头便叮叮作响。这令我苦恼不堪地想到，它会压过克莱默先生和我减了音的提琴。但是我妈说它们很合适。我试过之后便到车铺去取戟。亨利在那儿，身穿西服在办公室里。

“亨利，你好！我的戟好了吗？”

亨利从办公桌上抬起头。

“啊，奥利弗少爷，你知道这是星期六下午，我们都不是悠闲的绅士，对不对？”

“噢。”

“让我们瞧瞧吧。稍等。”

他从钥匙板上拣出一把钥匙，从高脚椅上下来，走过水泥地坪。在主楼里他打开一扇木门，来到一个内棚。我的戟躺在一张工作台上，用两块木头架着。

“啊哈！真是件古怪的东西，真的！你要用它作什么？”

“我要以它向克莱默先生致敬。”

亨利没说什么，我们并肩站着看那把戟。戟刃用铁皮打就，上了银漆，刃下一缕缨穗，戟杆涂了红漆。

我伸手去拿。

“小心！它还没干，是不是？什么时候演出？我猜是七点半吧。”

“那我怎么办呢？那时候你已经不在了吧？”

“最多来巡视而已。我们得把它放在一个你可以取得到的地方。你把垫木拿着，我来拿这个……”

我们极其小心地把戟搬出了屋子，来到那间敞棚。那里面除了道利什小姐的小双座车外，别无他物。我们把戟放在靠墙的水泥地上。

“好了，”亨利说。“你可以等到最后一刻再来取了，奥利弗少爷。”

“我大约到十点才需要它。九点半来吧。那是最后一幕用的。”

“那时大概就干了。我不能保证，提醒你一声。不过可能会干。你裤子上是漆吗？”

“不，我想不是。”

“老天，那就是人们称作‘牛津裤’的玩意吧，对不对？”

“叫‘牛津袋[6]’。”

“这样你就不必擦皮鞋了。倒是省事。好了，奥利弗少爷。你就等到最后一刻来取你的戟吧。”

“谢谢。”

我匆匆回家，发现我妈正在制作我的帽子。她仍然处于自我克制的状态，不过快乐而兴奋。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与克莱默先生的口角增加了它们的强度。

“这儿来，亲爱的。试一试。”

我戴上帽子，它在头顶上就像一张薄煎饼。

“你的脑袋跟你爸一样，”她兴奋地说。“我得把那条箍带取下来。”

“我在哪儿换装呢，妈？”

“当然就在这儿啦！还能在哪儿？”

“我以为……”

“我们很幸运住得这么近。那个可怜的小斯密司就得走很长一程了！那一身行头非湿透了不可！韦氏律师事务所把他们的接待室借给女士们了。当然了，上个星期之前她们还打算着用市长的客厅呢。我真希望不要再下雨。真遗憾，我们没有一座合适的剧院！”

“我得这样上街吗？”

“别犯傻了，奥利弗！”

“打扮得像个吉卜赛人？一个英王卫士？”

“来再试一下。我把箍带取掉了，不要硬往里塞，不然会擦伤的。噢，亲爱的。不对，我得在后面放几分。你有空去剃个头吧？”

“不！”

“你一点也不帮忙，是不是，亲爱的？我想起来了，我从屠夫那儿给你要了根绝妙的翎毛。丹福德先生最热心了。”

“这样怎么能上街！”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两个男人不能更合作一点。一个是你爸——算了，别提他了。想一想哈维先生吧，从布司蒂德·埃庇斯科比那么老远来，还带着他的低音提琴在小车后面。明天还有一场布道会！你不难为情吗，奥利弗！你应当——哼，哈维先生年轻的时候，他一直是用自行车驮着那个低音提琴来的！有时候看见他从树林下山来，那低音提琴在他身后紧追着，我都替他提心吊胆。真的，看到他转过古桥我才松口气！每次斯城有音乐节，他都骑车来，穿过那片树林——不错，自从一车干草压在他身上之后，他是有一两年没来了。老萨皮罗喝醉了，我一直认为还算运气，他儿子马上用草叉把干草都挑上车。等他看见那把低音提琴，自然啦，他就知道压着谁了。”

“妈……”

“你瞧，恐怕我们得把它再拆大一点。我希望它装的是一脑袋聪明，亲爱的！不。某些人啊，老是出事。就像你，亲爱的！记得那一次你掉在钢琴里吗？当然啦，他现在是老了，实话告诉你，有点聋了。真是遗憾。星期四晚上他把谱架上的曲谱顺序搞混了，奏错了一支曲。幸好那两支曲子都是四分之三拍的——”

“它们都是四分之三拍的。全都是。”

“——所以关系不大。这一个‘嗯、嘭、嘭’跟另一个‘嗯、嘭、嘭’非常相似，是不是？唯一的麻烦是他奏了第七首而不是第四首，而第七首曲子比较长，所以别人都结束了，他还在那儿‘嗯、嘭、嘭’个不停——说真的，奏了整整一节。结果你可以想象，亲爱的，听众还以为这是故意安排的，也就没有喝倒彩。克莱默先生的脸可是黑了。”

“是的，我可以想象。”

“好了，别管克莱默先生了，奥利弗！迪·崔西先生是导演，你听他的就是了。”

“他演什么呢？”

“什么也不演。”

“那他为什么穿成那个样？”

“他是个专业演员。从伦敦来的。你在牛津呆了一学期，怎么还是不明世事呢？”

“弄完了吗？”

“别不耐烦，亲爱的！”

“我受不了了！”

“不要像克莱默先生那样，亲爱的！你听见他最后说什么吗？”妈扬起鼻子，模仿克莱默先生的脸相，这样她的眼镜便闪烁起来——“‘埃弗林老兄，今天下午我得躺着了！’可是……”她的眼镜越过帽子，冲着我闪烁起来。“迪·崔西先生眼光比谁都好。可以信得过。他掂得出那个家伙的分量！他知道，控制那家伙——他们一家子——的唯一办法是奉承。你注意到他是怎么竭力恭维的吗？”

“我注意到了。”

“当然啦，在他看来，我们一定是十足的业余水平。不过他总是很善意而快乐，并且最能欣赏乐队。我听到他告诉记者说，乐队值得特别表扬。他说他还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的演奏呢。不过因为是克莱默先生领导，我们大约只能跟以往一样，得加上一句‘在某某某的指导下，乐队提供了尽职的服务……’只要这次他们把我们的名字都拼对就谢天谢地了！”

“这看起来差不多了，是不是？”

“我应当在后边加一段松紧带，这样那个开口就不会太宽了。你不会叫你的帽子掉下来吧，亲爱的！实话对你说，我铁了心，决不让克莱默先生挑出一点毛病。他要想吵架就吵吧。但是我可不会应战！说到底，一只手拍不响。再说，我们得给迪·崔西先生留个好印象！”

“他的膝盖很怪，是不是？”

“膝盖？噢！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了！我还是个姑娘的时候常常叫它们‘骑兵膝’。当然啦，克罗默尔勋爵[7]创办骑兵学校时你还太小。你一定不记得了。我不知道迪·崔西先生是不是参加过骑兵。”

“看来不像，是不是？”

“要是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也很出色！”

我妈乐呵呵地跳起身，亲自为我试戴了一下，然后递给我。

“后面看来还不太牢靠。有点向上拱。”

“喔，亲爱的，你不能扶住它吗？用一只手？”

“我得敬礼，还得拿着那个大——”

“奥利弗！”

“——巨戟！”

“那么我就缝上一根带子好了。你可以系在下巴上，就像你通常戴的水兵帽那样。我一直觉得你戴水兵帽好看极了。飘带上那‘皇家海军雄狮号’几个字帅极了。那次我们在韦茅斯呆了两星期。你看见几个水兵，就走过去告诉他们说：‘我也是个水兵！’”

“噢，老天。”

“把水壶坐上好不好，亲爱的？我们今天吃一顿大点心。要是演出完了你还饿，回来后再饱吃一顿。自然了，演出之后会有咖啡和点心的。不过人们一般都不吃。大家都太兴奋了。这就对了，亲爱的。现在你最好练练提琴。”

“我不需要练。”

“你不愿意让克莱默先生挑出一点毛病来吧，是不是？”

“噢，好吧。”

“把那个分币拿掉！”

“克莱默先生……”

“我不是指正式表演，傻孩子。”妈又笑着说。“我是说现在。你不该让分币留在琴上，奥利弗。那对你的琴不好。”

“我没留在上面。”

“把它放在琴盒里！”

“我放在衣袋里了。”

“只要有就行。放在你的吉卜赛戏装里，我是说。”

“我最好去车铺看看那把戟干没干。”

“别去太久了，好吗？”

我走回放戟的地方，弯腰摸了摸，那漆仍然粘手，于是便没动它。亨利不愧是亨利，还在办公室。不过我走去问他，他也没有什么办法。这有点出乎意外，因为在我长大的过程中，已习惯地认为亨利可以解决一切难题。我慢慢地逛回家，发现妈已准备好了点心和新缝上带子的帽子。爸也在，沉着脸吃一块馅饼。妈没吃什么，而是喋喋不休地说话，来来回回地走动，步履轻盈得就像离地一尺高似的。

我心中油然生起对父亲的亲情感。

“嗨，爸？工作还快乐吗？”

爸转过头，严肃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又转回去，继续吃饼。

“你应当回答孩子才对，他爸！”

“巴赫[8]，”爸说。“亨德尔[9]。我最乐意的就是听那些胡拉乱奏了。”

“《多情国王》的有些部分非常优美，”妈说。“你也这么说过！”

爸抬起眼睛，一脸茫然。

“是，我说过。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妈看着我换上了吉卜赛行头，指点我化了装。我的胡子特别难弄。随后他俩一起离开去了乐池。靠近市政厅的街道上此刻是一副夺目的奇观。女士穿着宽大的裙撑，禁卫军戴着花翎头盔。还有一两个

乡巴佬，飞快地从广场的一边跑到另一边，偷偷地爬进市政厅楼梯上躲着。这种场面让我胆壮了一点，觉得自己不会引人注目，于是拿着琴盒悄悄穿过广场。可是等我走到楼梯那儿，才看清已无法爬上去了——那儿已被头盔和裙撑塞满。我想我该去看看从大门进去行不行，这么早想来不该有观众。我慢慢走过市政厅下的商铺，偷扫了海尔街一眼。我的心先是一下掉到了带扣的靴子里，然后又蹦到了喉咙口。

市政厅的大门口已排起了长队。我原先只是抽象地意识到人们会来看演出，但是此刻他们就在那儿，实实在在，真实无疑，活蹦乱跳。他们都认识我。凭借内心的坚定和极度的小心，我可能在街上与他们擦肩而过而不至于脸红得太厉害，或者跌倒。通常我希望自己，有时候是相信自己，是一个往最坏里说是被忽视的、往最好里说是个不显眼的人物。如今我意识到，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可怕的现实中，我要向这些实实在在排着队的人展示自己，还将以那似是而非的双音去刺激他们的鼓膜。我的双臂因这种可怕的前景而颤抖起来，身子不由得便缩回到市政厅的阴影里，以便多享受片刻柱子后面的安全感。那支队伍静静地伸入大厅的入口。我听到头顶上突然响起军士长奥多诺文的长号声。那是序曲。演出开始了。我急急跑回楼梯。那儿仍然堵塞着，而我又多了一份麻烦：我找不到可以放琴盒的地方。想到家里的客厅是多么安静和迷人，我便往家里跑，把琴盒留下，又跑回来。听着序曲完了，我一手拿琴，一手拿弓，开始往楼梯上挤。楼梯上到处是气愤和激动的人。他们既不理会我这个人也不理会我的乐器。我好不容易上到第一层的角落，然后被一帮演员挟带着冲上了第二层，丢在舞台边。到了这儿我才想起还没有把分币插入琴弦，于是又试图下楼去。这引发了一连串激烈的争执，尽管都是压低了的嘘声，结果全是我输。我本来可以轻易地凭借蛮力冲出一条路来，但是阻挡在前的障碍中有些是弱不禁风的女孩，而我不管怎么说又拿着提琴。我定了定神，决定用智。每当一张化了装的面孔伸到我面前发出嘘声，我便告诉它我需要一枚分币。有一枚分币吗？显然，整个人群

中没有一个人带分币。有几个铁石心肠的人竟然还嘲笑我。然后，我的胡子又掉了下来。人这么挤，我无法弯腰拣起它来。我想把自己从头到脚伪装起来的最后一线希望于是破灭。我不再努力，而是听天由命了，站在布景后面等待克莱默先生给我发信号。此时一阵无声的可怕压力袭来。不是来自楼梯上的演员而是来自看不见的观众。我开始颤抖，双手僵在琴上，脑瓜里一片空白。

“我开始发觉这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地方！”

我跨着优雅的步子绕到布景前面，站在台上，眼睛被耀眼的灯光照得什么也看不见。

就这样，我站在灯光下只顾了眨眼，却忘了拉琴。观众里先响起孤零零的一下掌声，接着又是一下，然后汇成一片热烈的欢迎。掌声中还夹有一些低语。显然我被认出是他们熟知的药剂师的儿子。同样明显，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合适的演员。我突然醒悟，街上的那些人早就注意到了我，并且认同了，或者至少是容忍了我的作为。于是我从害怕，甚至恐慌，走向另一个极端：自信。我昂首挺胸，就像一个地道的乐师，一个小提琴家，一个不仅仅拿了证书，而且也确实能够演奏的乐师，拉出了第一个和弦。我的手指似乎温暖而生动了。我拉弓的手臂放松而灵活了。我毫无疑问奏得跟安德海尔太太唱得一样响。一曲终了——我料到最后三个华丽的双音和弦我会拉得准确而高亢——掌声持久不断，压倒一切。我新生的自信和自制没有离我而去。我此刻更适应了灯光，看得见我妈坐在钢琴边上笑着点头鼓掌。我更为沉着地鞠躬致谢。当我挺起身子，一个钱袋忽地掠过我的脸，击在布景上。我再次弯腰，退下台去。观众中响起了顿脚声。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我有足够的自知之明，见好就收吧。说到底，这是克莱默先生的戏，我不想抢尽他的风头。身上的汗开始冷却，我钻出紧挤在楼梯上的人群，以崭新的居高临下的姿态，一路温和而礼貌地朝每一个人微

笑。在去扮演那个英王卫士之前我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几乎是整个的傍晚要打发。我已意识到那最多只是一个反高潮场景。更令我放松的是那个角色太容易了。不必弹奏，不必表演，只是装点场面而已。下了楼梯来到外面，傍晚的空气令人神清气爽。我站了一会，欣赏着一切正常的景物，回味着我的辉煌。

迪·崔西先生在一二码之外，斜靠一根柱子，一如既往，温和地微笑着。

“去哪儿呀，小伙子？”

“我需要去换装。你为什么不在前台呢，先生？”

“我觉得站在外面，这儿——才能专心致志地倾听音乐。你碰到什么困难了吗？”

“我没去接钱袋，事后才想起来。另外，假胡子也掉了。”

迪·崔西先生笑了，喷出一股甜甜的气息。

“有意思，有意思！”

他伸手从衣襟下掏出个瓶子，举向灯光照了照，发觉几乎空了，便放回原处。

“我想我们俩可以溜出去喝一杯。你说呢，奥利弗？”

“我穿着戏装呢！”

“我也是呀。我可不可以不荒谬地装模作样叫你‘小伙子’？”

“你听了我的演奏吗？”

“我听了。似乎是你忘了带分币。”

“实在抱歉。”

迪·崔西先生的双膝颤抖了。

“那可不会使你的情敌高兴的。”

“我的什么？”

“我们杰出的男主角呀。”

我默认了，仰头看着他。他回报了一个微笑，呼出的气息使我想起杜松子酒。我张了张嘴，但是很奇怪，却没有红脸。

“你怎么……”

“雄赳赳的脚步透露了那么一点点。还有那羞怯的崇拜表情。妙极了，妙极了！”

“我没有……”

“你的秘密在我这儿是安全的。”

“她不……”

他长长的手臂围上了我的肩头。我感到奇异的愉快和安全。

“她并不知道，是不是？我想你的创伤该愈合了。”

“只要我活着……”

他揉了揉我的肩头。

“需要电休克疗法。”

“我没事，真的。”

“十个畿尼[10]和一张三等的回程票。我想我该满意了。当然啦，人心不足蛇吞象。逃避的需要是如此决绝，到了末了，十个畿尼的大部分……不幸得很，都进了坟墓。”

“哪儿？”

我看见他注视着皇冠小酒馆，顿时紧张地叫喊道：

“噢！我得先换了衣服！我可是本地人呐！”

“对这样的命运，奥利弗，我可以给你的唯一安慰，是一大杯杜松子酒。在你去为克莱默先生的那场戏做陪衬之前，你有足够的时间。”

“我记得你过去是叫他‘诺曼’的。”

迪·崔西先生轻轻地点点头。

“是的，我是那么叫的，不是吗？”

“那么你不该在前台照料吗，先生？”

“我是在前台照料。”他低头对我说。“你知道的，是不是，奥利弗？你可以为我作证，是不是？”

我兴奋地大笑。

“你可以放心！”

“叫我埃弗林吧。”

“像诺曼一样？”

“不是像诺曼一样，孩子，而是像我的朋友们那样。”

“老天！”

到了皇冠酒馆的外面，他拢着我的背，站下，看着市政厅，歪头倾听。

“就毫无声息这一点来判断，一定是克莱默先生在唱了。”

我咯咯地笑了，心里喜欢上他了。

“是的，是的，我的上帝！”

“是我导演了他们——自作自受——所以我对他们知道得一清二楚。特别是她。”

“凭什么？”

“凭萧伯纳[11]先生所说的‘我自身的女性素质’。我自身就有许多女性素质，奥利弗。所以我知道。”

“她很漂亮。”

迪·崔西先生笑着低头看着我，每一个字都像黄蜂的刺。

“她是一个愚蠢、麻木而又虚荣的女人。她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和仅足以保持微笑的感觉。嗨！你有三倍的——绝不要让她知道你的痴恋，那将刚好助长她的虚荣。傲慢无礼，那一对都是！不值十个畿尼，一百个，一千个……”

我张大了嘴，可是无话可说。迪·崔西先生松下了放在我肩上的双臂，很精神地挺直了身子。

“噢，到了。”

他推开弹簧门，审视着大堂。

“奥利弗，要是搬过那张椅子来，坐在那儿，我们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歇在壁炉和那棵盆栽棕榈之间了。”

他穿过酒吧的门消失了。改变这间华丽大堂的布局似乎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但是突然而起的要改变一切的念头令我服从地搬过那张椅子来。迪·崔西先生回来了，手中端着两个盛满澄清液体的高脚杯。

“摆得好极了，你妈将会——不。那我就有点刻薄了。对不起，奥利弗，不过你知道，我……”他仰脸看着空中，仿佛能在那儿找到合适的字眼。“……我已经被折磨够了。”他递给我一杯酒，弯腰坐进了扶手椅。“连说也不好意思说是为了艺术。只是为了十个畿尼。你是第一个，实实在在在第一个出现在这出荒谬的田园蠢剧里的‘人’——当然，你妈妈一直是个例外。”

“她对你非常赞赏。”

“是吗？那真令人高兴。你爸呢？”

“他一向不多说话。”

“他就是——那个穿灰西装，以一种受压抑的灵巧拉小提琴的大个子吗？”

“是的。”

“他使用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2]的方法。我还从来没见过更明显、更强烈的轻蔑表现。一言不发。眼睛只看乐谱。每一个音符都准确到位。压抑，压抑，压抑！这是怎么回事？”

“我妈把他搞成这样的。”

我试了一口酒，咳嗽起来。

“慢慢来，奥利弗。你会发现它能令人解脱一切。哎！我可真是畅饮过的人！”

“解脱？解脱什么？”

“从无论什么你要逃避的东西中解脱出来。”

我沉默了一会，审视封闭我生活的墙。蓦地，话语滔滔不绝地冲出我的嘴巴。

“对了。正是它——一切事情都是——邪恶。一切。没有真理，没有诚实。我的天！生活不能——我是说，就在那儿，你只需抬头看天——可是斯城将它当作屋顶，掩藏我们的身体、我们隐秘不说的事情、我们不敢提的事情、我们不愿见的人——还有那个我们叫做音乐的玩意——一派谎言！他们难道不明白吗？一派谎言，谎言！它们令人作呕！”

“非常好！挣了不少钱。”

我飞快地吞了一大口酒。

“你知道吗，埃弗林？我小的时候总是想那是我——是的，自然，有点儿——”

“有意思！有意思！”

“令人困惑至极。你知道吗？就在几个月前，我——在那个山顶上睡了一个姑娘。几乎就在大庭广众面前。为什么不呢？有谁在这个——有谁做了什么更——更……”

我语塞了，觉得浑身颤抖，仿佛眼泪马上就要喷涌而出似的。

“有人看见了吗，奥利弗？”

“我爸。”

迪·崔西先生的双膝张合了一两下。

“你瞧，埃弗林，那就像是化学。你可以将它当作一种东西——或者可以将它当作一件物品……”

“什么像化学？”

“噢。生活。”

“那是一出令人憎恶的闹剧，奥利弗，由一个无能的导演制作。这个女孩，她漂亮吗？”

“相当漂亮！”

迪·崔西先生越过手中的酒杯看着我，两颗老台球眼一动不动，嘴角洋溢着温柔的笑意，下巴突出的脸庞显出一点滋润。

“真令人羡慕。”

“你不会要她的，埃弗林。那么多女演员——再说她只是一个乡村姑娘，出身杂货坊那样的地方。可是事后想起来，天知道我们……”

我顿住了，试图想出我到底要说的是什么——关于艾薇和斯城，我爸的望远镜和那天空，那些很容易向埃弗林说出的事情——既然一切都很容易向他倾诉。我瞥了他一眼，深情地一笑。他的周身显出一团薄雾，使得他在当中非常清晰可爱。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他的瞳孔有斑点了。包围着它们的虹膜被他眼球上斑斑点点的黄色侵入，模糊了彼此的分界。

“埃弗林，我想要知道事物的真相，可是无处可寻。”

迪·崔西先生颤颤地吸了一口长气，笑意更浓了。

“真相，奥利弗？呃……”

“生活应该是……”

“可知的。”

他把一只手伸进胸前的口袋，拿出一个小皮夹。一边注视着我，一边拿出一叠照片，递给我最上面的一张。那层薄雾靠拢过来，浓得我不见其余。也许是因为我专注于凝视照片，这雾也跟其他东西一样视而不见了。迪·崔西先生把剩下的那叠照片塞在我的另一只手中，可是我的目光凝在了那张我能看见的照片上。那毫无疑问是迪·崔西先生。相片中的他要年轻一些，但那长鼻子长下巴绝对是他的。那瘦削的身材也绝对是他的。他戴的那一头黑假发披散着，垂到耳朵与肩膀之间，露出一截肌肉发达的脖子，裸露的右臂优雅地上举，左臂下垂在身后，组成一条斜线。那一套女芭蕾舞演员的服装与多褶的白短裙紧裹在身上，细腿微屈，双膝互为支撑点，以一双大脚为基点作跳跃状。女性化的装束使得他看上去更有男性气概。我哈哈大笑。

“这是什么呀？”

“只是为了说明一个观点，奥利弗。可知性。还给我，好吗？”

而我继续看那一叠照片。每一张都是迪·崔西先生，服装也都一样。有几张中的他被一个粗壮的年轻男子扶举着。在这些照片里，他们深深地凝视着对方的眼睛。我笑得直到喘不过气来。

“好了，还给我吧，奥利弗。”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只是一出闹剧罢了。请还给我吧。”

“我还从来没见过……”

“奥利弗。还给我。然后赶快走吧。”

“让我们再……”

“别忘了，你还要去扮演卫士呢。”

“噢，真见鬼！”

“那也得去。”

我抬眼看去，惊讶地发现迪·崔西先生已经移开了身子，有几步之遥。尽管他仍然坐在同一把椅子里。

“我想……”

“我们不能让你妈失望。”

突然我想起来了。

“你是准备告诉我什么的，埃弗林？是什么呢？”

“忘了。我想不起来了。”

“有关真相——和诚实。”

“我一点也记不得了。”

“我是在告诉你有关这个地方……有关所有的事情。”

“我想你该去换装了。”

“是吗？”

“好了，走吧。”

“呃，我想起来了！”想到他的打算，我又放声笑了。“你是准备治愈我的创伤呢！”

他的脸飘浮过来，从模糊变为清晰。

“是的，奥利弗。作为一样临别的赠礼吧。好吧，等你敬完礼下了台之后，注意听二重唱。”

“好。然后呢？”

“就这样。只要你倾听。”

“好的。我会回来告诉你……”

“我不会在这儿了。”

“什么，你要到前台去吗？”

“我要——逃跑了。”

他突然间靠近我，伸出手，用食指敲着手表。我看见了时间，慌忙离去。我套上皇家卫士的制服，穿过广场来到车铺。戟已经差不多干了，但是非常沉重。我肩扛着它来到后台的楼梯。可是屋顶太低，我那个样子进不去。于是我放下它握在手中，向上走去。可是演员们在楼梯上站成了排，顿时，我和平的行进变成了愤怒的搏斗，一张张化了装的脸冲着我武器上的红矛吐出无声的咒骂。此外还有半裸的酥胸，猩红的嘴唇，亮丽的服装和一团团的躯干层层阻挡。一心惦记着演完这一幕好回到埃弗林身边去，我还是挺起了戟。我上到了第一个转角，却在第二个转角处停下了。事实再清楚没有了：我的戟是无论如何也过不去的。

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拿着戟下楼梯比上楼梯更费时间，因为每个演员虽然愿意被逼近那个正上演着《多情国王》的魔术台，却冷酷地绝不肯离开它一寸，走向夜晚的寒气中。最终我下了楼梯，站在市政厅外，不知所措。我把戟靠在一根石柱上，跑到皇冠，可是埃弗林不在我离开他的地方了。我连帽子带脑袋一块伸进酒吧。

“米尼弗，看见迪·崔西先生吗？”

“他出去了。”

“会回来吗？”

“他最好是回来。酒钱还欠着呢。戏子们！我还不知道他们吗？”

“他去了哪儿？”

“还不是到别家啤酒店呗。”

“我一定得找到他！”

“你找他干什么，小奥利弗？老……”

“跟演出有关。出了问题啦！”

“噢。好吧。试试那个马倌们去的‘奔马’吧。告诉他我要他付酒钱！”

“好的！”

“要是他不付钱就上了那辆末班车的话……”

“好的！”

我沿着海尔街朝古桥飞跑。“奔马”酒馆几乎是空的，但迪·崔西先生在一个小间里。他的背靠在酒吧台上，一只胳膊肘撑在上面。我冲进去时，他抬头看了一眼，然后开始从膝盖往上颤抖起来。

“埃弗林！我该怎么办？”

真是奇怪，他居然能够保持那张苍白的脸微笑不变，而腰部以下的一切都在扭曲颤抖。

“埃弗林！我的戟。在楼梯和后台相接的地方。我拿不上去！”

颤抖使他蜷曲，把他轻柔的话语哆哆嗦嗦地倾入屋中。

“没法把戟拿进后台去。他们绝不会相信的。”

“我该怎么办？”

“那你就非得从前门走，是不是？”

这导致一阵突发的颤抖。在他的头顶正中，那一小撮粘紧了的头发突然间松开竖起来，就像一只角。

“那我就被人看见了！”

埃弗林先生什么也没说，只是一个劲地颤抖。他的胳膊肘滑下了桌子，又收了回去。我冲出“奔马”，跑回海尔街，在柱边取了戟，来到市政厅的大门口。我好不容易举戟进了门，来到黑沉沉的礼堂，没有引起多少响动，沿着礼堂左侧的观众边上偷偷地走向钢琴后方的绿粗呢大幕。我轻轻地掀开幕缘，试探地先将戟刃然后是戟杆伸了进去。我几乎是立刻就感到了轻微的阻力。嘭的一响之后，阻力消失。于是我先探过脑袋去，将戟朝前推。大幕之后有一盏亮着的小灯，一把未打开的轻便折椅，一本画满蓝铅笔记号的《多情国王》剧本。我收起双腿爬了上去。舞台的这一边在墙和布景片之间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一头是上了锁或是部分上了锁的门，通向市长的客厅。朝那儿看了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我的戟遭到的阻力没有完全消失，为什么响了那么一声之后，它就好像获得了一线微弱的生命，又抖又颤地阻拦我的把握和冲刺。一个小伙子躺在黑暗过道的另一头，背靠着客厅的

门，头和肩紧贴着它，双手抓住离他胸膛一二寸的戟缘。他非常不讲理。我想拉回戟，他又扭住不放，嘴里冲我嘟哝。

“可是，”克莱默先生蚊子般地哼道，“留下吧，殿下，我们并不孤独！”

我到底还是晚了一步。赶紧一抽戟，非常不幸那人也同时松了手。我庆幸没有仰面朝天倒进舞台去，也只有几英尺戟杆无意戳到了灯光之下。我于是在两块布景片之间转过身，跨了一大步，振作起来精神。我面对着伊莫锦，却看不到克莱默先生在哪儿。四顾搜寻，才发现他正在我前面，不过弯着腰仿佛在检视我鞋上的绳扣。伊莫锦扬起一条手臂，双眼冲着我冒火。

“走开！”

她的愤怒是如此令我讨厌，她的姿态又如此令人害怕，我只好鬼鬼祟祟地溜下舞台，双耳发烫。我甚至没有听到观众的反应。我把戟靠在布景后面的墙上，诅咒自己忘了敬礼。

乐声响起。

我发现心脏没像往常那样，一看到伊莫锦的完美便跳得那么沉。就好像埃弗林站在我身边，好像他仍然抱着我的肩。身上的汗水干了。她毫不起眼地步入了一个我也能进入，事实上是我土生土长的国度。在那儿的风景里，乐符和一切音响都是可见的、五彩斑斓的，她却以无知而难看的步伐踏过。那不仅仅是因为她不会唱，而是她对她不会唱这个事实的无动于衷，甚至是故意这样公开地展示。她的音走得如此严重，以致那支本来应当像一列群峰一样参差激昂的歌被磨成了一排土丘。我倾听着，伴随着无形的埃弗林放在我双肩上的手，透过这一二重唱——如今是雄蚊与雌蜂的共鸣——我听到了他的声音：

一个愚蠢、麻木而又虚荣的女人。

这两个人的无知和虚荣使得他们配不上任何人，只有相互接受。这一二重唱是一个看穿他们的窥视孔，又是一帖医治我灵魂的丑陋止痛膏。我倾听了，于是我自由了。我又冲出潮水般的人群下了楼梯，奔跑着去找那个人，这一切都归功于他。但是他不在“奔马”酒馆，也不在海尔街另外的四家酒馆中的任何一家。我走回市政厅，心想他一定是在前台，等待着谢幕。

但是我错了，他在广场上。我从老远就看见了他，因为他几乎就在一盏钠灯下。他的双手抓住铁栏杆尖锐的顶端，悬着身子，蜘蛛般的细腿合拢着。震颤和抖动的生命仿佛只存在于它们之中，只有它们在动。他的脸侧靠着围栏，没有变化，依旧苍白，依旧带着温柔的笑容。他的腿不由自主地试探着前行，然后又缩了回去，仿佛想起把什么东西忘在身后了。

我在牛津的宿舍里常见到这种奇特的现象，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显然他是不会去谢幕了。剩下的只有一件事可做。

“喂，埃弗林！”

他既没有认出我也没有注意我。我搂住他的肩膀，将他扛起来。他全身的力气此刻似乎都贯注在双手上，我不得不把它们从尖头铁栏杆上撬开。我半拖半抱带他沿海尔街而下。开往巴切斯特的末班车就在那儿，空空地等着。

司机兼售票的很不喜欢我们一身戏装的模样。

“他病了吗？”

“他不会生病的。”我笑着说。“迪·崔西先生怎么会生病。是不是，埃弗林？”

埃弗林没有回答。我把他弄进车。他眼下很驯服，身子轻若无物。我小心而温情地把他放在靠近门口的长椅上。

“这下好了！”

就像是在水中漂浮着一样，或者是已习惯成自然了，埃弗林把双手移向右脸颊，收起双膝，同时向右转了九十度。他就躺在那儿，紧紧地蜷缩着，他的脸，他的微笑，他的斑点眼珠都几乎没有变化，仿佛以这种方式看世界，跟用任何其他方式一样合适。车子发动了，震得他的身子也颤抖起来，仿佛斯城这异乎寻常的一景也只是一系列隐秘的娱乐活动中的最后一幕。

司机仍然心怀疑虑。

“我不知道他会……”

“没事。等他到了巴切斯特……”

司机响了铃，我才突然想到我只是假定而非确定他要去巴切斯特。于是我跟着车奔跑叫喊：

“埃弗林！嗨，埃弗林！你是去巴切斯特……”

可是班车越走越远，摇晃着上了古桥，吭哧吭哧地朝山顶的树林驶去。我转过身，犹豫着该不该回家去取钱给米尼弗太太。然而见到“奔马”的灯光已灭，这便决定了她只好等到明天。要是这钱会叫我穷困，我总是可以在下次见到埃弗林时，或者他写信给我时再讨回来。我走向市政厅，后门的楼梯那儿已空无一人。上去之后，发现舞台也空空如也，只有压低了的交谈声从大幕的另一边传来。我透过一个现成的小洞，看见演员、舞台工作人员、乐师和朋友们散立四处，喝着咖啡。他们围成几个圈子，看上去各自为一小团体，互不交流。我欣慰地意识到SOS至少要瘫痪三年了。我掀开幕布，走下去收获祝贺。

---

(1) 作者自此以下皆用SOS这个缩写指代斯蒂伯恩歌剧社（Stilbourne Operatic Society），表达以艺术拯救人心的双关义，因为SOS是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也可理解为“拯救我们的灵魂”（Save our souls）。

(2)似指艾弗·诺维洛（1893—1951），英国著名演员、剧作家。

(3)一个虚构的国度，源出英国作家安东尼·霍普（1863—1933）的小说《詹达的囚徒》。

(4)指表面嵌着两个黑点的台球。

(5)英格兰东部的一个郡名，历史上以此为伯爵称号的有好几个，此处未明指哪一个。

(6)一种宽大的法兰绒喇叭裤，二十年代流行于牛津大学学生当中。

(7)似指艾弗林·巴林（1841—1917），1901年受封为首位克罗默尔伯爵。他从小受军事训练，后加入皇家炮兵，代表英帝国统治埃及24年。

(8)似指老巴赫（1685—1750），德国大作曲家、管风琴家。他的三个儿子也是著名作曲家。

(9)亨德尔（1685—1759），英籍德国作曲家。

(10)英国昔时的金币，值21先令。

(11)G·B·萧伯纳（1856—1950），英国著名剧作家，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12)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俄国著名戏剧表演家、理论家。

路标上写的是“斯蒂伯恩”，看起来却十分陌生。记忆中的那些“斯蒂伯恩”路标是与破裂的褪了色的黑字标志密不可分的。这些标志老是歪斜着，有的还全然指着错误的方向。它们被高大的灌木丛、接骨木、黑刺李或者枫树遮蔽着，所以只对植树篱和挖沟渠的人提供并不需要的信息，在永远也不会来公共马车的泥路上默默等待，慢慢腐朽。

这一个“斯蒂伯恩”在半英里以外便能看见。它竖立在汽车公路旁，蓝底白字，让我立刻意识到斯城终于跟其他地方一样了。人造卫星在从奥纽姆到巴切斯特的精确进程中，一定对它做了扫描或照相。一小丛的房屋依偎在一条小河边——一个被汽车公路惊吓了的地方，就像一个庄稼汉和他的马被一架直升飞机惊吓了一般。我的双手自然地转动了方向盘，叫我不知不觉就滑下山坡，进入过去的生活。果然那儿是古桥，弓着背，灰着身，毫不经济，一如许多美丽的事物，既没有拓宽也没弄平整。我摇摇晃晃地开过了桥，一路曲曲弯弯地开到小广场前面，然后停下车。我听了听心脏的跳动，毫无异常。我曾有过永不回归的决心，在面对死去的东西时，我的心至少应当会抽紧或破碎才是，事实却仅仅是一点温和的好奇。此外就是几分谨慎和逃跑的准备，要是乡恋和怀旧之感太尖锐、太刺痛，以至于不能忍受的话。但是我车上的窗玻璃将这个地方框成一张张风景明信片。我可以由钢铁、橡胶、皮革及玻璃分隔和防护着，从它面前穿越而过。

然而海尔街并非一如其旧。在右侧，从古桥至广场几乎已经被水泥、橱窗玻璃和镀铬金属板吞没了。这是亨利的功绩，当然了。大字标志沿街而立：威廉斯车行、威廉斯汽车展厅、威廉斯农机公司。在那个如今为小河环绕的公园里，亨利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例证更多。干草打捆机，联合收割机，拖拉机和树篱修剪机被涂成鲜明的橘黄色或蓝色，突出地显示着他的事业是多么昌盛。巨大的水泥管沿河排开，不久就会把河水吸干，以便亨利能够面朝并紧靠汽车公路。我继续前

行，停在了加油泵边的水泥地坪上。一个被马克和索菲称为“汽油女郎”的姑娘朝我走来。她身材丰满，金发碧眼，一件套衫的左胸绣着“威廉斯车行”五个字。

“威廉斯先生在吗？”

她回答说，小威廉斯先生在伦敦，老威廉斯大概在办公室。于是我下了车。一站上水泥地，我的脚便又回到了少年时代：无处可去，无处可藏。我马上意识到这次访问是个错误。可是没等我来得及返回皮革、钢铁和玻璃的安全保护之中，身后便响起了喊声。

“奥利弗少爷！”

他热情而坚定地握住了我的手，久久不放，不是激烈地摇晃，而是缓缓地上下移动，仿佛我们是在悼念世间万物的悲哀一般。我于是有了时间观察。他的脸几乎没有变化——黑黝黝的，可能是被埃及或马拉喀什[1]冬天的阳光晒的——一脸苦相包围着那对哀戚的棕色眼珠，那种哀戚看上去老是像盈盈欲溢似的。只有他的头发变了。雪白如霜。

“亲爱的亨利，你越活越滋润了。”

“彼此彼此。”

“瞧你卖的车！全是最棒的。”

“噢，你准备换一辆吗？”

但是他越过我的肩头看到了我的车。他松开我的手。

“嗯，噢！”

一如往昔，他那一贯的模糊不清的声音，那种出现在音节的流动和跳跃中的对威尔士口音的拙劣模仿，仿佛一条小溪傍着山脚咕咕流动。

“我看得出来，有那么一辆高级的车，自然不用再换——哈！”我的脚放松了一点。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因亨利的赞赏而得意。亨利的态度是他深信的人生原则的典型反映：成者王侯败者寇。这也是眼前的一切：柏油马路，玻璃，水泥以及机械所以会出现的动力。这种动力尽管不为人所喜欢或欣赏，却为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他的态度中有一点点改变。他在盲目地敬重他并不真正理解的成功。我接受了这种敬重，双脚完全操纵自如了，由他引导着参观。我对那些震撼了固有的社会地位的东西不屑一顾，只在这幢建筑最老的那一部分里，在某种眼熟但一时尚未明所以的东西前停下了。这儿现在有了棕榈、盆花和柔和的灯光。置身其间的是一张转台。台上，黄铜的散热器熠熠闪光，车灯在熠熠闪光。陈旧的老式车轮装上了轮胎，敞篷收起，是一辆古董双座轿车。它旋转着，散发着一种只有贵族遗孀才有的无比高贵，一会儿向我展示着它的右车身，一会儿是它的散热器，以及它下面的牌照。

我失声喊道：

“彭斯！”

“她知道自己再也用不着它的时候，就让我们买下了。你可以想象，我们没法在价钱上斤斤计较。”

“那么说她死了？”

“道利什小姐过世——噢，差不多三年了。她安息在她所希望的地方，听得见管风琴的琴声。呵，一个好女人！”

我心不在焉地听着，同样草草地打量着这辆双座轿车，尽管装得全神贯注。我在忙着审视自己。这些感觉，这些情绪，似乎在一种更适合于棕榈、盆栽的奢华环境中，突然扩展……

“她安息在教堂的南侧，靠近十字形耳堂。我们觉得对她该有所奉献，有所——纪念。你会看到的。”

“这么说彭斯是死了！”

“你一向热爱她，是不是？我记得清清楚楚！你会去致意的吧。”

我从她车边走开，转身看着亨利。他的眼睛一如既往，清澈坦率却无法看透。人们永远不能看透或者看全亨利。我觉得自己全身都开始发热，仿佛我又成了个孩子。我感到了他的成人的权威力量。

“是啊，”我咕哝道。“当然会去。”

我移动服从的双脚，离开了他，大步走上弯弯曲曲的海尔街，走向广场。一路上满目新漆。市政厅的立柱洗刷过了，阳台漆成了闪亮的白色。在市政厅和教堂之间，广场中央的草地上，亨利的一部农机正在轰轰地工作着，所以它一半崭齐，另一半由骚乱的雏菊组成的椭圆在渐渐缩小。从前围绕着草地的铁链，连同立柱，已都成为废铁而消失。一幢幢屋子前的铁栅栏也消失了，不过在石基上留下了残桩。那些熟悉、歪斜、下陷、走了样的房屋，如今漆成了切尔西[(2)]蛋壳青色，有一扇门是亮丽的黄色。平心静气客观地说，斯城被打扮得漂亮了，就像年迈的老妇，被打扮了以见客人。草地与房屋之间，亮闪闪的汽车并排停着，车头压着人行道沿，仿佛就着水槽饮水的奶牛。我爸的小屋斜靠在医生的房上，不像个居处，而像夺目的乡村一景，能够入画但却无用。我卧室窗口懒懒地飘动的花布帘儿与我毫无关系了。只有教堂保持了原样，还是一身刻板的灰色。有人在练习管风琴。琴声伴随着亨利的机器的隆隆声叫我记起了此行的目的。我打开了墓园的停柩门，穿过灰色墓碑间齐崭崭的草地，一下就找到了亨利的奉献。那是白色的大理石。亨利确实没有吝啬。

我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一种无比的沉重。墓地长方形，填满了白色的碎石。碎石当中是个盛着蜡菊的玻璃盒。墓首是一块至少有一吨

重的长菱形大理石。最令人心动的是大理石上雕刻的一架竖琴，栩栩如生，让我相信那根大理石弦一定会伴着管风琴的旋律而颤动。

我环顾四周，寻思自己该做什么。人是应当知道什么情况用什么礼仪的。那么我应当祈祷吗？人是怎样凭吊故人的呢？你要怎样凭吊剪过的草、砸碎了的大理石、管风琴飘逝的琴声呢？事实是，我为活着感到欣慰，欣慰中又有一丝内疚。我在一块较为朴素的墓碑上坐下，叉开双腿，凝视着竖琴下方雕刻的碑文，仿佛全神贯注于她的名字便是一种更高明的凭吊似的。

克拉拉·塞西莉尔·道利什
1890—1960

二十年乘三加十。不多不少。寿终正寝。[3]然而这个名字和这个日期在我看来，既没展现也不隐含更多的意义。我低下目光去看石块，仔细地审视那盒蜡菊。它看上去就像婚礼蛋糕的一部分，与环境极不谐调。只是当我在审视更近的地方——目光垂得更低，几乎是从我的双腿夹缝中看下去——我才领会到了亨利的奉献所含的真意。那是小小的五个字。它们被置放在石块的底部，确切地表达了他适度的自信，他的地位感：谁有什么资格做什么样的事情。坐在长满地衣的墓碑上，面对着的白色的大理石，我陷入一种回忆的晕眩。它们其实不是亨利的话，也不是彭斯的，尽管她常常引用它们。那是她父亲的话。我沐浴在阳光里，苦笑着，回首往昔，隐隐约约回忆起他来。

那是老道利什先生。他是怪人当中被孩子们视为奇观的那一种。我们斯城有不少这样的人。有一个是畸形痴呆，坐着轮椅。对他我不觉得可怜，因为他是一件东西，如马槽，或者斜靠在市政厅石柱上的字迹漫漶的石碑。还有一个是怪异的女人，穿好几条裙子，一顶大帽子缀满了枯叶，于是看上去像个上了年纪憔悴不堪的奥菲丽亚[4]。彭

斯的父亲，老道利什先生看上去并不像这两个那么古怪，不过当然啦，也很引人注目。他是个不成器的音乐家，据说作过曲，实际上开乐器店，帮人调钢琴。从我们小城复杂的沧桑交替中，他不但继承了这个店，还有一所房子，与我爸的小屋隔广场相望。他继承了一点钱，再加上其他不动产，使他绝对地令人尊重。他一直在教堂弹管风琴，直到彭斯长大成人接班为止。但是他大部分时候让一个招人厌的女孩管店，自己串街走巷，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大街小巷狂冲直撞。他是个瘦小的男人，老穿夹花条纹布的衣服，一头直竖的白发在一张极其艺术型的脸上飞扬翻滚。他老是仰脸观天或侧目旁视，仿佛一脑子的绝对完美。在这种完美面前，世人皆是垃圾。时不时地，他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双手高扬，就像贝多芬在脑子里酝酿暴风雨时那样高喊，或者毋宁说是像乌鸦似的大叫：

“啊——哈！”

也许是一认识到自己全然没有才能，他便决心至少做一次《大师的生活》里描述的那种第一流的表演，或者把自己变成德拉克洛瓦[5]笔下的一幅浪漫音乐家的肖像。我后来知道，他崇拜新女性、瓦格纳[6]和斯顿代尔·贝内特[7]，但是看不起萧伯纳先生或者年轻的霍斯特[8]先生。因为他有财产，斯城便心安理得地相信，他那一切古怪的行为都是跟艺术保持联系的应有的方式。我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在我还很小，坐在童车中由保姆推着从古桥沿海尔街向广场行进的途中，吸引我的是一个拐角上的一个乞丐和一辆破烂的小童车。车里的东西远比一个小孩更令人兴奋——一管弯弯的绿色喇叭，有如一张突出的大嘴。他一手摇动其下的把手，另一手端着帽子。走近之后，我们听见喇叭里发出极其动听的声响——呜哇呜哇呜！我放声大笑，闹着要挣脱身上的安全带，去加入那一群围着他欢跳的孩子。这是不可能的，当然了，因为那是个公共场合，而孩子们又都衣衫褴褛、肮脏邋遢。但是我只来得及哀叫了一声，更令人兴奋的事情便接踵而至。道利什先生从教堂那儿跨过广场冲了过来，一杖在手，艺术家型的白发飘

扬，冲向欢跳的人群。乞丐将伸出的帽子从我保姆身前移往新的方向。道利什先生像只白嘴乌鸦般地哇哇叫着，手杖朝唱机的转盘戳去，黑色的碎片顿时四处乱飞。欢跳的孩子们尖叫，欢笑，拍手，继续蹦跳。我的坐车缓了一缓，然后保姆猛然加速，紧贴着人行道的内侧，匆匆走过人群。我自然在束缚中扭转身子，试图尽力延长欣赏那幅风景的时间。在这留给我的几秒钟之内，我发现懒洋洋、暖洋洋的街上一下充满了人：莫尔从五金店、丁布尔小姐从女红店、帕特里克太太从甜品店、三个男人从服饰店出来，铁匠夹着冒烟的马蹄掌站在半身高的门边。这些人聚成一堆，当中是一头飘扬的白发。再也听不见呜哇呜哇的声音了，有的只是白嘴鸦的呱呱声和小孩子的叽喳声。

你可能会奇怪，作为一个三岁的孩子，我怎么知道这些人、他们的名字和身份。要知道，一个小孩的视网膜就是一架完美的录像机，只要给予有趣或兴奋的刺激，它就能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当时我既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但是我后来见过他们无数次，将他们与我脑海里的印象反复比较。是的，它们还留存在那儿。我将躺在不知哪个角落里的那些印象取出，根据记忆排成两叠：一叠是原始的、不明究里的感觉；另一叠渐渐复杂，显示出马蹄形钉掌正在冷却，我自己的白鞋是小羊皮做的，道利什先生是个饱受挫折的人，思想极端，行为激烈，眼高手低酿成了他的悲剧。

我也保留了彭斯早年的印象。我看惯了这个女人身着异乎常人的衣服，以弹性的步子沿着广场另一侧步行到教堂的景象。今后我自然地会在她那里学一些音乐。

我说“一些”是有原因的，因为我爸深信，音乐这个专业是危险的，浸淫得太深，我就会陷入一种不堪描述的浪荡的艺术家生涯，最终或许就成了摇着唱机伸出帽子乞讨的人。

尽管常常看见她，我第一次正式拜见彭斯乃是我六岁时的事。我是跟我妈一起去的，跨过广场来到她独住独教、离她父亲的乐器铺一

百五十码的住处。我妈盛装打扮，戴了手套和帽子，大衣的领子直伸到下颌。她打开前门让我出来，又打开铁门让我通过。我们跨过鹅卵石人行道。她弯下腰，解开一节铁链以便我们进入那块方形草地，然后又将链子挂上。在我眼里，那无人造访的草地看上去宽大得就像夜里的大草原——时值晚秋，广场四周的钠灯又照不到中央。在草地的另一端，她解下了又一节铁链，走出去后又挂上。我们走过又一片鹅卵石，打开了彭斯的铁门。我妈叮叮地按响了门铃。我左手提着躺在天鹅绒琴盒里的四分之一大小的提琴，目光低垂。门打开时，因为害羞，我第一眼看见的只是彭斯的脚。走进屋子后，我能看见的也并不多，因为屋里太黑。她的鞋普普通通，但是厚重。大人在我头顶上寒暄着，我观察了它们一会儿。等眼睛对门厅里朦胧的亮光习惯之后，我胆子大了一点，慢慢抬起头，第一次这么近地打量彭斯。我看到一条严肃的灰裙子，腰部紧紧地扎了一条皮带，其上是一件黑白条纹的衬衫，袖口和领子收紧，胸前是一条棕色领巾，别着一枚硕大的胸针，上面缀着丑陋而廉价的棕色和黑色的宝石。

深棕色门厅的右侧中间是一扇深棕色的门。门边有一张深棕色的木制高背扶手椅。我把帽子、手套、围巾和大衣放在椅子上后，三个人跨过那扇深棕色的门，进入一片不带一点棕色的黑暗。我能够觉察到的只是两点互不相关的微光。一个暗红点，虚浮在下；另一个深蓝，高悬在上。彭斯的脸凑近蓝点，将它扭亮成白炽，于是照亮了黑暗但并没驱走黑暗。她的脸上既无红也无白，只有灰黄配上高耸的颧骨、无睫毛的眼帘和光秃秃的眉骨。她看上去更像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更像是中性而不是女性。在那个年纪，我判断人是男是女只凭他们的衣冠。而彭斯身上唯一可以判断她为女性的是那条裙子。即使她那鼠毛般的头发朝后梳起，挽成了一个髻，那也算不了明确的证据，因为那个髻是那样扁平，在我的高度几乎看不出来。当我默默地打量她时，我听到了门在身后轻轻关上了。我凝视着凸窗的微光，听见我妈的脚步走过鹅卵石。回头看彭斯，她正在墙上的某种物架上郑重其

事地搜寻什么。于是我转而开始打量房间。黑暗仍然在咝咝作响的汽灯光亮背后到处蜷缩着。但是——正如我后来发现的那样——即便在白天，日光也只能从发黄的薄纱窗帘透射进来，因而暗淡无力。就算没有窗帘，日光也只能照及屋子的一半，因为有一架巨大的钢琴挡在半途。它张嘴露齿，狰狞地冲着窗帘，仿佛给予机会，它就要咬它们一口似的。它还带着我在别处从没见过的附件：一套完整的管风琴脚踏键，一条与之相配的长而平滑的琴凳。琴盖上有破琴谱、断琴弦、提琴、书本、灰尘、稀奇古怪的叫不出名堂的东西，以及一尊大胡子男性半身雕像，堆得几乎触到天花板。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勃拉姆斯[9]。钢琴的另一边的黑暗中是那个红点，冒出的烟几乎跟彭斯吐出的一样多——我审视房间的时候，她已从一打烟斗中挑选了一个并装上了烟。她坐在琴凳上点燃了烟斗，一吞一吐，袅袅的烟雾融入本就充满灰尘和霉臭的空气中。我再次扭过头去看物架，又看了看物架上方，那儿有一张一个女人头戴帽子身着礼服的棕色大照片，另一张是一个男人阴沉地越过我的头顶凝视着室内的棕色大照片。我回望彭斯，因为她开始在吞吐之间断断续续地说起话来。

“没有——什么东西——像烟这么——令人惬意。”

她一说完这句话，就将烟斗放回物架，又点燃了一支香烟。她取出我的琴和弓，给我指出哪些部分不许我用我油腻的手指去碰。然后她开始将我摆成拉提琴的正确姿势。当她弯下身子时，烟雾使她的双眼又眨又转。

对音乐家来说，如果他们不准备对自己残忍，那就必须由别人对他们残忍；而没有什么比这种拉提琴的姿势更残忍的了。左臂弯曲，僵硬的胳膊肘内扭，手腕回转以便小小的手指能自由地在所有的四根弦上活动——只有这乐器发出的悠扬的乐声才证明这种痛苦值得。要是你发现一具骷髅被扭曲成这个模样，你会以为它是柔道高手掌握中的一个牺牲，正要被扔出去。可是我们没听到任何悠扬的乐声，不管

是从我的还是彭斯的提琴上。彭斯只是把我小小的身体当作一具人体模型，粗暴地将我的周身关节扭来扭去，煞有介事地又推又拉，折腾了一阵之后才醒悟地往人体模型手里塞上了我那把尚未调过的乐器。

来得快，去得也快。我刚被她摆好要被音乐柔道大师摔出去的姿势，马上又被她解放了。我的琴——我们在布里斯托尔[10]商场买它时，这个小玩意非常艳丽可爱——被重新放进了它的棺材。彭斯穿上一件男式外套，戴上软帽。我也手忙脚乱地对付着我的包装。然后她领我回去，穿过重重栏杆、门和铁链，来到我爸的小屋。两个女人一致同意我将来应当有足够的勇敢独自往返。彭斯临走时留下我做练习的指示：每天摆一次那一副柔道姿势，左臂扭曲，下巴低垂，肩膀上耸，随后放上那把仍然无声的乐器。

星期五，我钻过一道道铁链，跳跳蹦蹦地穿过草地，来到那暗淡的门厅，遵嘱敲了敲琴房的门。彭斯送出一个大女孩，领进了我。这一次，经过几个回合的柔道训练，她调好了我的乐器，让我在空琴弦上来回锯。作为奖励，她拿起自己的琴，拉了一段给我听。有时她手指按错了位，于是我便发笑，做鬼脸。彭斯低头看我，一脸秋霜就像她的裙子，直到我也严肃起来。她让我分毫不差地模仿她。

“重来，奥利弗，重来！你不知道你走调了吗？你必须用心听！”

有时候她会抓住我的手指摆弄。一滴眼泪立刻沿着我的脸颊流下，落在提琴咖啡色的清漆上。

“怎么啦？不舒服吗？”

她起身走开，站在两码之外，压低了嗓音表达她的不悦。

“你想去，是不是？”

是，我想回去，但是我不敢出声，只能默默地点头。彭斯便忙了起来。她飞快地拿掉我的琴，伸手到阴影里取出一支蜡烛，在煤气灯

上点燃了。

“跟我来。”

我跟着她，但是她既没有帮我穿外套和围巾，也没有带我到前门去，而是走过门厅，然后走上黑而陡直的楼梯。在那儿，烛光便成了萤火。我们走过一条长长的楼道，两边都有不少门，有的开着，露出光光的地板和暗淡的窗口。楼道尽头有一步台阶和一扇玻璃门。彭斯打开了门。

“到了。”

她递给我那支蜡烛，在我身后关上了门。我胆战心惊地向前跨，看见一个咖啡色的陶瓷马桶，边上有一个把手。一根铁管笔直高耸，穿过天花板。我听见身后彭斯雄壮的脚步重重地在楼道里远去。我背靠墙壁，竭尽全力只注意蜡烛的火焰。我现在明白了我是如何错会了她的意，她又是如何错会了我的。可是我无力纠正，只有将错就错。我呆在原地，背靠着墙，黑暗和孤独在我的皮肤和毛发上结成冰霜。蜡烛渐烧渐短。

最终，远远传来她恼怒的喊叫。

“奥利弗！”

我跳起来拉动了那个把手。几秒钟内毫无动静。然后，屋顶深处当啷一声，水哗哗而下。隐而不见的管子嗡嗡冲着我怒吼，水花四溅。我冲出门去，连滚带爬下了楼梯，沿着楼道飞逃。彭斯在门厅里，身旁站着一个刚到的大男孩。她从我手里接过蜡烛。

“今天就到此结束，奥利弗。练习那些曲子。星期二再来。”相隔两码，她冲我弯下身，当着那个不知羞耻地旁听的大男孩说：“记住，下次去过了再来。”

就这样我全力走上了业余音乐家的道路。星期二之后是星期五，星期五之后是星期二。这样我妈也就能跟有限的几个熟人交谈时炫耀我的新身份。

“奥利弗进步真快，”她会这么说。“他热爱道利什小姐——是不是，亲爱的？”

我会腼腆地同意。在我们的社交圈里，如果做父母的说儿女热爱彭斯，而你不表赞同，那就不讨人喜欢了。这就像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块石头一样，真实，坚硬，无可否认。当我发觉自己正在计算三十分钟等于六十秒乘以三十，等于一千八百秒时，我将它看成是我人品堕落的证据。我在课前的那个小时不断看钟，非常注意在走之前“去”一次。

就这样我认识了彭斯，老是在她雄赳赳地沿着广场去教堂，或者雄赳赳地回来的时候，隔着广场观察她。如果她不在教堂，每半个小时就有一个男孩或女孩走进琴房凸窗边的门里。确实，彭斯勤劳，真的很勤劳。恐怕正是因此，她才养成了个有趣的习惯。我发现她的这个习惯纯属偶然，不过此后便小心地尽力培养它。如果你犯的错误显而易见，彭斯就会怒气冲冲地纠正。但是如果你将它保持在差强人意的范围之内，而这范围又是令人吃惊地宽大，她的眼皮便会低垂，下巴上抬，坐在琴凳上昏睡过去，一支香烟悬吊在半张的嘴上，身子像个陀螺般摇摆、颠晃、转圈。直到失去潜意识的平衡，或者是她忠实的学生犯了错误，她才会蓦然惊醒。这对达到精确或许是一种激励，但是，这种激励并不足以治愈我日益增长的厌恶：既厌恶那小小的提琴，也厌恶冗长沉闷地演奏。因此，随着时光的流逝，我经历了一系列的危机。每一次彭斯都羞辱我，拿我无忧无虑的生活跟她这个正宗的音乐家的苦难的少年时代作比较。至少有一次，她提早打发我回家作为羞辱，因为我没有正确地写出一段曲子。

“如果你只在上课的时候才用功，我就不再教你了，”她说，脸色像她的裙子一样严肃。“我要告诉你，奥利弗，我做小姑娘的时候，我爸让我抄写赋格曲，用不同颜色的墨水注明不同的声部。要是写错了一部，啪！戒尺就打在我的手背上！”

于是我就离开了，试图消磨这惩罚性的半个小时，跟着那个用长杆点亮广场上四个煤气灯的家伙转。随着时光流逝，这些道利什家庭生活的片段便融为一幅阴暗的画面：啪！戒尺打在手背上——嘭！管风琴房里泻出一片音乐——噗！肋骨上挨了一肘锤——我眼前生动地出现步履仓促的道利什先生，他那只随时准备出击的手，那对凝视着绝对完美的眼睛！真的，有时候我穿过我家与她家之间的那一层层钢铁障碍时，常常疑惑她会不会让我进去，尤其是当我的缺点和错误——实在是我的恶作剧——超过了她的应付能力的时候。幸好这种事从未发生。

我的音乐教程的首次中断发生在参加初级提琴演奏考试的时候。我们要接受一连串的考试，因为除此之外人们实在无法判断我们是否能演奏。一旦通过，我们会买到——或者说我们的家长会替我们买到——一张证书。它可以被装上框挂在墙上，或者被放进抽屉，作为人生战场上的一项武器。这次考试成了一个转折点——此刻回首往事，似乎是它导致了随之发生的一切。

首先，那是我第一次坐汽车。我要坐的这车几乎跟大客车一般大。它停在鹅卵石路上，紧贴着彭斯家屋前的铁格栅。我们这群孩子围在这儿集合。阴暗的冬天已经过去，此时阳光灿烂。我们兴奋不已，叽喳不停。一个男人站在车旁。尽管那时我以为他也不过是个大孩子，我可以再次依赖我孩童时代的瞳孔，取出并比较储存的图像。他是个瘦削的年轻人，中等身高，一张小黄脸，眼珠滴溜溜地像是在油中滚动。他身穿油光光的蓝套装。是他让我知道了用脸表达一种意思、用声音表达另一种的方法。他看着手中的一张纸条，说这幢房子

绝对不错，可是按了又按门铃，无人应门。他必须见到道利什小姐。他不认为我们当中某个人就是道利什小姐，对不对？他脸上的表情非常悲哀，而他的语调却是乐滋滋的。他立刻便赢得了我们的好感。我们都知道彭斯的长相。他的悲哀，我们的欢快，彭斯的雄赳赳气概这三者的不协调几乎让我们笑得打跌。但是没等这种交流进一步展开，屋前铁栏前鹅卵石人行道上就传来弹性的脚步声。彭斯到了。那男子戴上蓝船形帽，伸手抬了抬。彭斯占据了距他两码的位置，双脚并拢，双手微抬，肘尖朝后，解释说她被教区牧师留住了一会。年轻人打开门。她命令我们上车。等我们都就坐之后，她笨拙地攀上驾驶座旁边的座位，我们就上了路。车厢鸦雀无声，两个大人在前座也默默无语。但是开出斯城一英里之后，一个女孩晕车了。这个意外打破了僵局。当我们行进在长满蔷薇花和野胡萝卜的田野之间时，前座开始交谈了。年轻人的嗓音中有一种清脆柔和的节奏，非斯城人所有，且应和着他脸部表情而变动。它的音高升降极快，流畅而柔和，就像出自一件乐器。是的，他来自威尔士，加地夫[11]。是的小姐，他偶尔也唱一点，是个男高音。他和小伙伴聚会时总要唱几句。现在看来这么快就了解了他似乎有点不可思议——我们知道了他穷，辛勤工作，渴望进步，热爱音乐，又是一个一级技工。我们还从异乎寻常地健谈的彭斯——我们熟知却从没想到她会如此——的口中知道，斯城没有汽车铺，只有一个自行车铺和铁匠铺。我们必须租车去巴切斯特，因为尽管可以坐四点的公车回来，但是去的公车除了有集市的日子外，只有下午两点的一班。年轻人说他希望自己能像小姐她那样真正地懂音乐。他希望能进入巴切斯特市合唱团，他们正准备在大教堂演出《圣保罗》[12]。他同时充满激情地唱了一句：“如今我们是基督的使者！”

彭斯低下头，斜眼一瞟，宛然一笑，轻轻地拍打着两只羊皮手套。

“哎，先生……”

“叫我亨利，小姐。”

“你的男高音还挺柔和、挺出色的呢！”

“谢谢。小姐，”亨利说。“这句话出自你这个真正的音乐家之口，我真感到无比荣耀！我要告诉巴切斯特的人，那样他们就不得不让我参加合唱团了。真的，生活要是没了音乐那还行吗？”

“音乐，”彭斯说。“啊——”

这个“啊——”不是道利什先生乌鸦嗓吼出的那种，而是柔和得多。她还加了一句，让人听起来好像我们不是在汽车里，而是在教堂里似的。

“我爸总是说：‘天堂即音乐。’”

亨利使劲点着戴着船形帽的头。

“你知道关于戴·埃文的故事吗，小姐？他进了天堂，那儿是一场合唱。五万个女高音，五万个女低音，五万个男低音，只有戴·埃文唱男高音。他们刚开始唱《荣耀归于上帝》那一首，指挥便敲着桌子喊‘停’，说道：‘暂停一下。高音小一点，戴，好不好？’”

这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彭斯，就像亨利的第一个问题打动了我们一样。她摇晃着，叽叽呱呱地说着，举起一只小羊皮手套拍打后脑勺的头发。但是等她平静下来之后，我看到亨利也开始颤动，伴随着压抑的咳嗽，喀、喀、喀。

“对不起，小姐，”他停下咳嗽后说。“我想那当然是一种夸张。现在说正经的，小姐。这一趟是我半天的工作。所以只要你付这车的费用——像汽油什么的——你们在巴切斯特完事之后，我可以再拉你和这些孩子回斯城。”

这打破了我们后座的沉默。我们异口同声叫她答应。她笑着代表我们答应了。我们穿过巴切斯特市郊，驶向全球旅馆。

这场考试将影响到我跟彭斯从此以后的关系。我最后上场，将一小段巴赫演奏得荒谬可笑——嗒嘀嘀嗒，嗒嘀嘀嗒——面对我制造出的骇人声音，我悲从中来，可怜兮兮地放声大哭。随后我抽泣着又奏了一曲，手指个个到位，音调还是刺耳难闻。最后我嚎叫着，以毫不思索的坚决判断种种音程。事实却是，考官尚未奏完一个音程，我就说出了他奏的第一个音是什么。我是太迫不及待地要结束这场考试了。

“没什么可哭的，”他说。“另外，我觉得你似乎有绝对音高[13]。”

就这样我啜泣着出了场。眼泪干时，又到了上车的时候。

这一次亨利大谈汽车。

“你应当有一辆自己的小汽车，小姐。女士们如今差不多都开车了。”

大家都沉浸在旅行的快乐之中，而我则沉浸在适度的自豪之中——我是唯一引起轰动的考生。直到过了古桥，走上海尔街驶向广场时，我才注意起这个年轻男子说的话。

“真的，一点也不麻烦，小姐。我会留意的。有好价钱就告诉你。我可以很快就教会你开车，小姐。那将是我的快乐，小姐。”

我们在凸窗前的铁格栅旁停下。亨利匆匆地忙碌、轻轻地咳嗽着，让彭斯下了车。她清点了一下我们。

“米莉，你要走好长一段路呢。先进来喝杯牛奶，吃块点心吧。先生……”

“叫我亨利，小姐。”

“谢谢你的好意。你一定要喝一杯茶再回巴切斯特。”

我匆匆跨过草地，走向我爸的小屋，没有回头看，所以不知道亨利是不是答应了。我告诉父母我是唯一哭了的人。他们认为这是晕场，尽管我不该如此，看来我不适合参加音乐考试，证书就不必考了。他们还判决说，既然不可能把音乐课全部停掉，那就为将来自娱而学吧，也别管这种动机是多么不纯了。从此我拜访彭斯的目的就变了样。学生动机不纯，哪能指望她认真教呢。她更频繁、更长久地打瞌睡。只要醒着，她就唠叨，有时候会说上十分钟而不奏一个音符。我总是找理由点头奉承。我不能有异议，不能。这种曲意奉承变成了一种紧箍咒。

亨利·威廉斯在盛夏时又来了。他驾着一辆双座带高布篷的小汽车在格栅旁出现，载上彭斯后又走了。过了一个星期，教练了她几次之后的一天，我提着琴走去，跃过围绕崭齐的草地的铁链，傍晚时分雀蛋蓝的天笼罩着玫瑰色的屋顶，那辆双座车停在鹅卵石人行道上，亨利谦恭地站在边上。道利什先生冲出前门，又拉开铁门，一头白发飞扬。

“纯粹是糟蹋钱！”

我提着琴盒站在那儿，抬头看去。道利什先生转过身，冲着人行道上十码之外的凸窗大喊，仿佛它就是个人似的。

“你已经得到了你的音乐，是不是？”

彭斯走了出来。

“进去，奥利弗，开始练吧。”

她马上也跟了进来，粗声地喘着气。

要不是我妈那非凡而敏锐的洞察力，关于彭斯、老道利什先生和亨利的进一步故事我就只有靠猜测了。像我们广场上所有的女人一样，她也是个老练的侦探。她们这些女人既不满足于用铁格栅围在门前，也不满足于用弹簧锁锁上大门，她们还用窗帘将窗户遮得严严实

实。站在这些窗帘背后一码开外，她们送出一种我如今会称之为雷达波似的东西，捕捉别家的隐私。有趣的是，这种波在一定程度上能穿透一切窗帘，而这些女人却都以为别的家庭都隐约可见，唯有自家不会被别人看穿。男人们有更大的活动自由，但是在感觉上要迟钝笨拙些。尽管如此，他们能给家内训练有素的侦探带回有价值的证据。于是，每顿饭就成为一种质讯，最终拼出一幅图像。饭后，我那瘦小的妈妈也许会在我家的薄纱窗帘后面站上半个小时，观察一顶新帽子、一场约会、一个姿势，甚至一个表情，去挖掘隐含的意义。

“那是埃略特姑娘。她是到桥上约会小托马斯的，因为她妈还在医院里。”

除雷达之外，我妈还有一件秘密武器。那就是我。我不仅能每星期两次打入彭斯的家，还被用来刺探更广泛的区域。我常常有机会帮忙将一瓶瓶药水或一袋袋药丸送到这家那家。我妈从我的往返之旅中挖掘信息的兴趣到底有多深，我一直都不清楚。我就像一个星际探测器，跟那机器一样，对自己的使命懵然无知。我记得在亨利教彭斯开车的那些日子里，有一天我送一个包裹去彭斯隔壁的韦氏律师事务所。我走进一条空无一人的过道，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低沉的声音朝我吼道：

“进来！”

我打开门，一个满脸青筋的老先生端坐在一张堆满纸张的桌子后面，上面全是灰尘。

“嗯？有何公干？结婚？立遗嘱？”

我递上包裹。

“是给我那该死的儿子的。不，我收下。放在这儿。”

他伸手从口袋里摸出两个分币扔在桌上。但是我知道我不是乞儿。我摇着头退出去，关上门。我妈对我拒绝这两分钱大为欣赏，给

了我一枚三分的硬币。得到这一鼓励，我轻声说韦特威斯脱说了一个脏词。她点点头，仿佛她知道他会说、为什么会说。还有，彭斯家那边的尽头有座大屋子，里面只住了两个女人。她们的生活连雷达也探测不到。她们死了好久之后我向妈打听，她却不肯说什么。

“她们是怪人，真的非常怪。”

那房子我去过一次。就好像知道我要去似的，那个年轻些的女人走出门来迎接我，把门关在身后。

“告诉你妈，奥利弗。”她硬邦邦地说。“这是七号，不是十七号。”

我猜想那便跟下棋似的，一个摆局，一个应战。还有一件事我想起来就沮丧：埃温家总是在圣诞节给我礼物，适时地提醒那座透明的金字塔的存在。

所以，我妈对彭斯感兴趣也就不足为怪了。我向她描述过陡直的楼梯、长长的楼道和空空的房间。在饭桌上她有时候会唱独角戏，我爸偶尔穿插几句暧昧的应付：

“独自一人住那么大的房子……”

大房子？我梦中反复重现的景象却是彭斯生存在一个黑洞洞的空虚之中，一间除了那架龇牙咧嘴的钢琴外了无生气的屋子。道利什先生住在自己的店里，也许是不喜欢这幢房子，也许是不喜欢音乐课的吵闹，或者仅仅是认为女儿应当独立了。

“她该租出一部分去，”妈说。“一个女人哪能那样独个儿住呢？再说钱——”

“得了，他妈，”爸说。“道利什有钱。有足够的钱。他过得好得很！”

有一次，亨利在我们吃饭时开车到来。我妈一听到喇叭声便跳了起来，透过窗帘向外偷看。

“又来教了。”她说。“这是本周第三次了。”

我爸摸了摸灰白的小胡子，又闷闷地低头喝汤。

“这要花掉她一大笔钱吧。”

“胡说。”我妈气呼呼地说。“她可不会付一分钱的。”

“是吗？”爸说。“那他可真是个好心人。要是人人……”

“好心？”妈大声叫道——用一种她保留给不配备雷达的人的极度的轻蔑语气。“好心？那是放长线钓大鱼呢！”

此后不久，我看见彭斯第一次独立开车。那是下午茶时分，彭斯和亨利把车开到屋前，然后他下了车，坐公共汽车回巴切斯特。我们在窗帘后站着。在广场四周，你可以看见其他人家的窗帘在颤动，有的甚至开了一丝缝。彭斯再次出来，坐进车，手臂摆弄了一会，汽车便轰轰地颤动起来。一团浓烟在车尾升起，发动机尖吼一声，车朝前猛冲了两码远便熄了火。彭斯爬出车，走进屋去。第二天早晨亨利回来，身穿油腻的工装，躺在鹅卵石路上，船形帽挂在水箱上。下一次上课，我不得不等候了足足的十乘六十秒，彭斯才开车上了鹅卵石甬道，然后雄赳赳气昂昂地蹦进了屋。

“我差不多开到了平原——喔，差不多远到了德伐茨——就我自己，奥利弗！你想得到吗！相当容易呢！”

她扬着双手来回快步走动，口口声声说亨利的心肠是如何善良。

“这都是他自己的时间！你知道吗，奥利弗？他一分钱也不肯收。他说这在他算不了什么……”

不仅是因为我一向乐意赞同，而且也为了使用一下那个新奇的成语，我煞有介事地向她解释，亨利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彭斯一下

呆住了，静如死水。然后她开始质问我，越问越生气，直至怒不可遏。我却想不出我做错了什么。最后她让我回家；而家里的情况也同样不妙。我的叙述使我妈比彭斯还怒气冲天。我再也想不透她们这两股怒火的来由，反让我警惕到星际旅行中不可预见的重重危险。

就是在这一次，我注意到彭斯脸上的一种现象，此后又加倍留神观察。我想解剖学家会对此定义为“嘴巴四周的括约肌群异常有力症”。如果她一本正经，或者对什么事生气，她的嘴会收缩，于是嘴唇先嘟起然后吸入。环绕的一英寸之内，线条呈集束状指向中央。日长月久，这些括约肌线条越来越深，最后不管她是否生气，便永不消失了。如果她生气，这些线条便凹成皱纹，嘴唇呈内向爆炸状。

彭斯刚学会开车，她爸便最终跌跌撞撞冲出了我们的视野，埋在教堂墓地靠近停柩门的地方。我记得我听说后没多久就跨过广场去上课，却发现彭斯的房子空无一人。我为门厅的黑暗而紧张不安，便自作主张进了琴房。琴房里黑影幢幢，光怪陆离。钢琴阴沉沉地大张着嘴。壁炉里的火闷捂得暗红，我靠近它做伴。燃尽的煤块咔喇一声爆裂，吓得我头发直竖。要是门厅里有亮光的话，我早就逃跑了。我留了下来，渐渐就能分辨出事物的形影。特别是炉台上那个黑影，那张脸一点点清楚起来，最后我看出那是贝多芬。飞扬的青铜头发，紧咬的嘴唇，深凹的双眼愤怒地盯着钢琴的尾部。他显然与彭斯和她爸同类，所以看上去也在谴责我。正当我在沉思此中的深意，彭斯的车灯扫过窗户。她进了门厅，迟疑了片刻，然后打开了琴房的门。她走去点燃了煤气灯。我如释重负地走上前，琴盒在半途撞上了钢琴。她大叫了一声，然后绕室急走——她过来了，在煤气灯光下盯着我，一双眼瞪得极大，以至于看上去没有眼睑。她一手捂住心口，一屁股坐到琴凳上。

“除非我叫你，你决不可以、决不可以进这琴房！”

我说了对不起，态度谦卑，心中却毫不在乎她的愤怒，半因有了灯光，半因有了同伴。我们立刻开始上课。同一星期，亨利·威廉斯搬来斯城。我回忆不清准确的细节了，只记得那是一段新生活的开始。从此人们就注意到他是本市场景的一部分了。在蜿蜒的海尔街的顶端，广场和市政厅交会之处是铁匠铺，与彭斯家有一巷之隔。巷子内几码远有条走道通往铁匠铺后院。后院的远端有一座带草料棚的牛圈。亨利就住在这个草料棚里，像一只鸽子似的。有时候他给铁匠帮工，有时候清洗埃温医生的车，或者用脚踏气泵给轮胎打气。逢上在小小的市政厅里举行集市的日子，亨利会在那些摊铺之间，慷慨地帮忙，慷慨地有求必应。彭斯把车停在后院，或者应当说是亨利帮她把车停在那儿，因为小巷不够宽阔，没有她回旋的余地。亨利也保养她的车，将车像皇冠上的明珠似的清洗，所以它总是晶光闪耀。我从彭斯注视亨利的目光中隐约感觉到他是属于她的。她会站在院中的烂铁堆和荨麻堆之间，跟洗车的亨利大声说话——相隔两码，粗哑而又友善快乐地说话，仿佛那辆车是个活物，而她正在抚摸它。亨利总是恭顺地一边工作，一边点头，直到彭斯突然转身，蹦回屋里去。

我不能理解我妈对此的嘲笑。为什么道利什小姐不该爱她的车呢？换我也会同样爱它的。还有，我妈看来并不喜欢亨利，这就更不能理解了。我却非常喜欢他，最终觉得这是我的又一个缺点。他常常在我看他时对我说话，声音轻快，谦恭有礼。如果来药房取咳嗽药时碰见我，他总是轻轻地咳嗽着叫我“奥利弗少爷”。

铁匠铺的后院在两个星期之间变了样——置备了精光锃亮的工具，一桶桶的机油和一罐罐的汽油。我兴冲冲地把亨利的新成就描述给妈听，却被她打断了。

“呸！我可没耐心听！”

虽然彭斯的父亲去世了，拥有了一辆汽车之后她倒更和蔼可亲了。她在琴凳上瞌睡得更深沉，嘴巴松弛，晃动得跟个婴儿似的。她甚至还制造了一个笑话，使我们在以后的音乐课上不断地回味。那几天我正在练习一个外国作曲家库玛写的一套曲子。有一天傍晚我去迟了，正好这本封面印着库玛两字的绿皮杂志刚到，于是凑成了一个笑料。

“我应当叫你‘库玛’[14]。”她说，“因为你老是迟到！”

她在琴凳上颤抖着大叫。从此她只这么叫我。我们一起痛笑过多次。有一天教区牧师在凸窗前的围链边碰到我们，她让他也分享了我们的笑话。

“我叫他库玛，因为……”

可是在这一学期结束时，她给了我认识她以来最大的一次惊讶。那时我十岁，刚开始上本地的初中，拉的是二分之一大的小提琴了，不过拉得跟四分之一的琴一样糟糕。我来到她前门，听见亨利的院里传来哐啷哐啷的喧闹；而铁匠这晚已经关门，去了羽饰店。我敲了敲琴房的门。看来彭斯正在等我，因为她立刻回答了，不过声音轻柔。

“进来，库玛！”

我走进去，发现自己的鼻子离她的衬衫只一码之遥，正对着一条饰带或前襟——不知该怎么叫——中段的一粒珍珠扣子。这条饰带本身就是个新变化，因为我习惯了在那儿看见棕色的领巾。变化还不止于此。在这条饰带和衬衫之间如今有了白纱百褶扇形花边。她的手抬起，每只袖口也都投射出扇形花边来。我的眼睛随着这条花饰上升到她脖颈，发现那支胸针如今也躺在一簇花边上，而那地方原来是领结所在。惊讶之中我抬眼看她的脸。它神奇地柔和了，而且容光焕发——如果不可称之为年轻，至少也有着一丝青春的暗示，一抹少女的记忆。连她的头发也从一本正经中怒放出来，蓬蓬松松乌云一般。她

的眼睛——没用多久它们就读出了我的疑惑。她的嘴唇缩入环绕的皱纹中，两颊向下方凹陷。在我的经验里，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它们每面都有一团红晕。在我的注视下，这两团红晕弥漫到全脸，直至从前额到喉头都成暗红。她突然地走向钢琴，让我调正了提琴，留下一支曲子练习，然后坚定地——脸扭向一边——冲出了房间。回来时，她的脸上又回复了平素的灰黄，与那些花边相当不配。她板着脸，对我的练习吹毛求疵。此后我再也没见过那些花边。

打这之后没多久，整个事情又有了变化。有一次我跟往常一样，在去海尔街买糖果回来的路上去亨利那儿停了一停，看他是否在院里。我这么做一直是担着心的，因为妈不赞成我去打扰他。我去那儿便有一种偷尝禁果的感觉，因而也更令人心动。要是他正巧在洗车，他就会跟我说话。我站着，听他告诉我油盘是什么、轮胎上为什么要有花纹之类的事情。但是这一次他身边有人，一个高大的金发女人，苍白、臃肿、蠢兮兮地站在伸向草料棚的扶梯底部，手中抱着一个婴儿。她正在跟他争吵。

“我可不准备上去，你明白吗？这不行的，亨利。我得要有楼梯才行！”

当亨利清脆地回答的时候，我带着糖果走开了。那个金发女人和婴儿是亨利未曾预料到的老婆和孩子。我非常羡慕他们，因为在我看来，不在一间像样的房子里住而是像吉卜赛人似的在草料棚里露宿是很浪漫的事情。至于彭斯，我无法肯定她是被摔入还是自己掉入了深渊，深渊里是羞辱还是痛苦。

“可怜的人！”我妈笑着说，怜悯地摇头。“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是不是？”

“为什么不会，妈？”

可是我妈继续摇头大笑。这是一个令所有人都大感兴奋的事件，我分享了兴奋却不明所以，或许只是出于一个无意识的原则，即人人都有权享受一切令人兴奋的事吧。但是当这种兴奋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时，我发现只有自己在独享了。玛丽·威廉斯带着小杰克出现的几个星期之后，他们三人便搬进大屋跟彭斯合住了。这使我特别高兴，给了我一种邪魔尽除之后的平静。我不再梦到楼梯和空房间，因为我知道亨利住在那里。如今我拿着给玛丽治贫血的补剂过去，不必右转到琴房，而是左转到厨房和洗涤间边上的后院。那儿有一个狭长蓬乱的园子，一辆童车停在石板路上。杰克在车中尖叫。看不见的玛丽将碗碟碰得乒乓乱响。然而我妈并不跟我分享那份平静和快乐。她谈起亨利时不可理解地忿忿不平。讲到彭斯，她更是火冒三丈。我不能准确地理解我该如何调整对这事的态度。彭斯不在场，我就模仿我妈。在所有人中，偏偏亨利对此大为愤慨。有一天，我把自行车推到他院里去把把手拧紧。我对他讲起彭斯，仿佛他、我和我们大家都是同在篱笆的这一边，而她则在另一边，跟斯城的怪人为伍。他抬头看着我，一张脸油污点点，一对眼珠在油里飞快地转动。

“真的，”他说，“道利什小姐是个好心、可爱的女人。”

于是我愣住了，闭口不语，脸也稍稍红了。

我爸弄到一架最原始的收音机，不久之后又弄到一架留声机。我开始知道音乐应当是什么，演奏应当是什么。克莱斯勒[15]，帕德瑞夫斯基[16]，科尔托[17]，卡萨尔斯[18]——尽管粗糙的唱片发出吱吱声，尽管收音机的耳机老是有噼噼啪啪的油煎声和滴滴答答的电码声，音乐还是突围而出。但是彭斯——当我试图跟她分享这份新的快乐时——斥责我爸，指责我，满腔义愤。

“为什么你爸要这么干，奥利弗？他本是个会欣赏音乐的人呀！我决不、决不听这种低级、庸俗、卑劣、亵渎的玩意……”

我站着，以半惭愧、半讨好的神态微笑地点头，只希望她就此打住。琴房的门上响起敲击声。她出去之后我听到她喊道：

“在教琴的时候，玛丽，你不能来打断我！好吧。把牛排和腰子给我热上。”

真的，我们都在改变，大家都在变。彭斯变得越来越像男人，越来越粗暴无礼，步伐少了弹性，人却胖了一点。对亨利和玛丽她很不客气，一副主子面孔。有时候她把他们称为“我家的人”。亨利也变了。他更为结实。他有时脱下了油光光的蓝咔叽套装和船形帽，穿大衣，戴软毡帽，像市里其他商人一样。至于我，我变得虚伪，狡猾，玩世不恭。许多年之后，我回首往事，才发现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满腹虚伪和内疚。玛丽·威廉斯呢，她变得更虚弱、更臃肿、更尖酸。有一次，我给她送补血剂，径自进了后院，看见彭斯站在石板甬道上，玛丽·威廉斯双手叉腰立在门道上。两人同时大声说话。突然玛丽提高了嗓门，响亮而清楚地喊出她的不平。

“我要说的只是一句话，西斯姑姑，我得有自己的厨房！”

然后她们看见我站在厅里的门边，手中举着瓶子，顿时沉默下来。只有杰克从他的座椅里扔出一个拨浪鼓，发出响亮的“噗、噗”声。

我一言不发地交了药，默默离去。

又有一次，我们去卡恩[19]，参加《伊利亚》[20]的演唱。我坐在她汽车的尾座上，彭斯和亨利坐在前面。车篷收下了，我隐约旁听了一场对话。开始是低语，渐渐升高，最终亨利激烈地大叫道：

“不，西斯姑姑！实在不是这么回事，完全不是！”

又是一阵低语之后，他再次清楚地说道：

“可是就像你一直说的，你得到了你的音乐。”

“……库玛，就在后面……”

她在座位里扭过身，对我喊道：

“你觉得怎么样，库玛？”

“什么，道利什小姐？”

“你没听见我们说什么吗？”

“你说什么，道利什小姐？我听不见，风声太响了……”

一个小滑头。不过我也得到了我的音乐。我发现了音乐的力量：震撼人心，坚定信念，扩展眼界。不是想象而是实在的经验。尽管仍然受着提琴的折磨，我却爱上了钢琴，并为我家那架竖式小钢琴还能物尽其用而欣喜不已。至此我已比彭斯听过更多的乐曲了，认识到她的音乐世界的局限。认识到什么是她的局限很有价值。她最辉煌的生涯是走样而呆板的《圣保罗》、《弥塞亚》[21]、《伊利亚》、某些斯坦福[22]的作品以及每年复活节的斯坦纳的《耶稣受难》[23]。剩下的便只有海勒[24]、库玛、马太[25]的《放松练习曲》，以及星期日的《古今赞美诗》[26]。至于我，因为无计可逃，便只能忍受那每星期两次、每次半小时徒劳无益的课，忍受奉承的外表与内心无声的思绪和无名的感觉之间的对比。

“要是没有道利什小姐，我不知道奥利弗将来怎么办。他是这样热爱她……”

我却会慌乱地想，下一次我将在点头和微笑的掩护下，倾听她对她从没听过的斯特拉文斯基[27]的谩骂……

这就是热爱的感觉。

她现在粗壮了，头发有时从软底帽下的发髻中逃脱出来。她嘴里一侧镶了两颗金牙，当她一本正经地尽兴欢笑时，它们便闪闪发亮。那辆童车如今由杰克的妹妹坐了。

“来看看我的小外甥女。哆叽哆叽，咯！这是库玛。宝贝，我叫他库玛因为……”

但是有一次真是奇怪。我正在黑暗的门厅里等着上课，听见她从楼上传下的声音，绝非粗暴，却是诚恳而无比动人。

“我所求的只是叫你需要我，需要我！”

真的，我日走下坡的提琴课越来越频繁地被打断。不是因为这个老屋里几乎天天爆发的争吵，甚至也不是煞费苦心的讲和。这一切都没打断、仅仅是延迟了我练琴。真正的麻烦是来自屋外的嘈杂声：有时是有节奏的叮当，有时是突然爆发的轰隆。它们来自那个原先是后院及隔壁铁匠铺、如今已成了亨利的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修车铺的所在。在那里邓禄普[28]广告和一个个旧内胎像晒干的章鱼似的挂在刷白的墙上。那里四处是机油罐、汽油桶、气泵、工作台和一些不可名状的器具，都是亨利进行机械手术的必需之物。整个场所都是发动机油污的闪光。

记得那一次我正在展示我相当不错的掌握第二把位的能力。彭斯坐在长条凳上。她的方形鞋搁在管风琴脚键上，粗花呢裙子和外套在煤气灯光下毛茸茸地闪光。我演奏着，她的整个胸脯向前倾，头微微下垂，眼睛紧闭。我心怀感激，小心翼翼地对着她合拢的双眼和无意识抽动的嘴巴演奏着……

突然一阵巨响传进屋来，像炮弹爆炸似的，我的上下左右全是弹片。彭斯惊醒了，瞪着我，仿佛炮声是我拉出来的。

“亨利，”我傻乎乎地叫道，“亨利这么晚还在干！”

“我这么晚也在干呀！”

她把脚从脚键上收回，跳起来，拽开了门。

“玛丽！玛丽！”

她停了片刻；巨响仍在继续。

“玛丽！这么骇人地吵闹我还能注意音乐吗？叫他立刻停下来！”

我听得见玛丽含糊地回答，但听不清她说的是什么。彭斯的声音一向可以跟合唱团竞争，所以能冲破大炮的轰鸣清楚地传来。

“你马上去告诉他！”然后，充满激情地说：“我再也受不了了！”接下来门厅里上演了一曲短暂的不协调二重唱，最后以两扇门嘭嘭的甩响而告终：玛丽嘀咕着回屋去给婴儿洗澡，彭斯冲上了鹅卵石地坪，吐出最后一句花腔：“再也忍受不了了！”

我站着等待，已经数到了六十、一百二十，直至三百——斯城恢复了傍晚的宁静。六百秒。彭斯回来了，气喘如牛，满面红光，披头散发。大炮又开始发射，所以她不得不喊叫着解释：

“那是埃温的车。他要出急诊，而亨利的车租出去了，我的又坏在车库里。没办法，你只好回去了，库玛。我没法在这样的杂音中教你。”

就这样，我被炮火赶回了家。

亨利工作得越来越晚。嘈杂总是不可避免。由于彭斯的学生大多在晚上上课，冲突愈演愈烈。我就在这样一个人们争吵不休、机械轰鸣不断、怨恨日益深化的屋子里学琴。我开始注意到彭斯额头的线条随时可以变成深深的沟壑。她的粗暴易怒、琴凳熟睡反映出她的筋疲力尽。不过在这一课和下一课之间，嘈杂停止，玛丽又会亲热地叫起“亲爱的西斯姑姑！”来。

我在喝下午茶的时候得知了其中的原因。我妈在我们沉思默想之际冒出一句评语。这照例是她有新闻要报告的先兆。

“那么说，他终于如愿以偿了。”

我抬起头。

“谁？”

“亨利·威廉斯。这叫我直想跺脚！”

我爸从茶杯上抬起眼。

“亨利得到了什么？”

“他想要的一切呗。他马上要接手她爸留给她的铺子——还有旁边的小屋——盖一个车铺！”

我把这事想了一会儿。不再有炮轰，结果便是完整的三十乘六十秒。

“无论如何，彭斯一定很高兴了。”

妈轻蔑地敲响了茶杯。

“你知道什么。他是在用她的钱重建她的地产。他会把她的钱抢光的！”

我爸从水晶镜片后向妈觑了一眼，双手抹了抹灰胡子。

“威廉斯这小伙子很勤劳。她会收回她的钱的。”

妈不胜嘲讽地笑了，很奇特，似乎把爸跟亨利放在一块儿了。

“有这么好的事吗！”

“好了，他妈。她不是个孩子。一定是签有协议的。”

“别呵我的痒痒了！”妈厉声说，用了一种小孩的表达方式，这种婉转的表达方式在她是极少有的。“别呵我的痒痒了！你还不知道律师事务所的韦特威斯脱，他什么时候不是醉醺醺的？”

“那我就不知道了，他妈……”

我妈怒形于色。

“我可知道！”

我们俩都被吓住了。他，也许吧，明白她的怒由，在她的注视下慢慢地走回药房去了。

就这样，在海尔街上的广场跟古桥中间出现了新的景观。老道利什先生先前居住和散步的地方成了水泥铺的前坪。一个车库带一个地坑用来从下检修汽车的内脏。路边是一个又高又扁的玩意儿，亨利在那里用手泵加油。也是在这儿，我第一次看到二十世纪最显眼甚至是最伟大的标志：免费打气。当我渐渐习惯用这个机器给我的自行车充气时，我并没领会其中微妙的经济学含义。但是亨利——他理解我的天真无邪，从没表示过反对——已经先行了一步，积极地提供各种慷慨的服务。有时候他穿西装来工作，把自己关在小小的办公室里。此时他不再是亨利，而是威廉斯先生。搬到这个新家后不久，他在前坪上拼装起一台联合收割机，我们地区的首创，把它租给尚心有疑虑的农民。但他们很快就信服了。车铺后院原来沿河的一个狭长园子，如今也被水泥侵占了。

可是，车铺的油漆尚新，我就揣摩到几分这种变化对彭斯的意义。我曾绕着自家的小草坪走啊走啊，一边思考，一边期望。我拨开蔬菜地上的果树，面对砖墙的一角而站。在我看来，此地一向是最隐秘的。我似乎只有到这儿才能作出决定，因为这儿除了砖缝中的蜘蛛别无他物可以影响我——我不仅远离人群，而且也同样最大可能地远离他们的无形压力。我在此得到过隐隐约约的启示。我的一切感觉都集中了起来。我对钢琴家的名字比足球运动员更为熟悉。在这儿，我可以跟内心丛生的杂念搏斗。那就是想要认真地学钢琴，学到弹得跟玛丽·赫斯[29]和所罗门[30]他们一样好。当我发现我的手指可以弹出原先以为绝不可能的曲子时，我确实尝到了乐趣。但是下一年我就要开始为争取牛津的奖学金做准备了。物理和化学才是真实、严肃的事。这世界，恰如我父母所暗示的，就是我的牡蛎，加入化学和物理

就能得到珍珠[31]。我怀着一个大胆的念头，从墙角走向彭斯的琴房。我挑起了一个话题！我谈论起职业，用的是那种只有事关重大时才对她用的自我嘲弄的口气。这是一个预留退步的小计，以便我在她表示反对的时候可以倒戈投降，一笑了之。就这样，我嘲弄地提出我恐怕能被造就成一个音乐家，或许钢琴家。

叫我吃惊的是，彭斯没有发笑。她仰起头，吸进最后一缕香烟，然后小心地摁灭了烟头，双眼一直严肃地看着琴键。

“你爸绝不会同意的。”

这当然。离开了那个墙角，置身于寒冷的日光之中，我知道他的赞同是绝对必要的。

“噢，我不知道，道利什小姐……”

她沉默了片刻。

“你妈怎么说呢？”

突然，那种飘忽不定、前途莫测的音乐生涯的落魄呈现在我面前。

“说老实话，道利什小姐——我还没认真考虑呢——真的，道利什小姐！”

彭斯将双手支在大腿上。她说话时，语气中有一种奇特的、直露的苦涩，这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

“别当音乐家，库玛，我的孩子。如果想挣钱，去开车铺吧。至于我，我将做音乐的奴隶，一直做到我躺下为止。”

我严肃而恭敬地点点头。彭斯歪向一边，进入瞌睡状态，嘴巴蠕动了几下。然后双颊扭曲起来，嘴巴内吸，最后激愣一下醒来。

“那么大个男孩还跟妹妹睡同一间屋子——真恶心！但是你不能告诉她。不能告诉她任何事。他们还指望什么？”

一种刺骨寒意使我全身布满了鸡皮疙瘩。我默默地等待着，不安地瞥一眼那幅深棕色的男子照片，他仍永恒地注视我；又转向那张戴帽子穿深棕色晚礼服的女子照片。但是彭斯已看出了我的马脚(32)。她抬眼向上，向上，直至平视我的脸。蓦地，她眼里露出了醒悟。

“库玛长大了！还等什么？开始拉琴！”

下一次我给玛丽送药，踮着脚走过门厅，打开通向后院的门，心中暗暗希望不会碰见彭斯，不料却撞上一场家庭风暴。玛丽守卫在洗涤间的过道上，面对彭斯。亨利则背对着我，他的背在大衣之内显得非常宽阔。

彭斯突然喊道：

“好，我不要他呆在我房子里！”

亨利很平静，只是扬着双手表示抚慰、平息。

“嗯，西斯姑姑，玛丽在头痛……”

“我不头痛，是不是？”

“他是我的孩子，就是杰克，我爱怎么就怎么。你管不着！”

“好了玛丽——不要这样跟姑姑讲话！”

“你们最好走，统统走，走！”

这时他们发觉了我。我硬着头皮，摇晃着走过石板，递上药瓶。玛丽一手撩起披散的头发，一手接过药瓶。

“哼。”

我拔起火烫的青春之脚，飞快地离去。

他们当然没有走。一个星期之后，彭斯跟玛丽之间的关系又甜如蜜糖了。这之后，又有过一次口角，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走。我记不清是在某种梦境的困惑中，还是当她在琴凳上睡着的时候，我听见她呜咽道：“噢，亨利，我亲爱的亨利！我将来怎么办？”

对于我的音乐前途，我无力左右，只做了一个象征性的反抗：即使做不成职业音乐家，至少也得参加一次钢琴考试。我壮起胆子对彭斯说出这个打算。她静坐了一会儿，思索着，然后张嘴大笑，露出闪闪发光的金牙。

“你小心了，库玛，大大地小心了！”

“嗯。我真的想，道利什小姐。”

彭斯在琴凳上打颤。

“你不是会晕场吗？”

“我要参加皇家音乐学院联合会的考试。”

“你爸怎么说？”

“他不反对——当然，只要不影响我的功课。”

“我们得从头开始。你只是瞎摆弄过钢琴，是不是？”

“是的，道利什小姐。”

彭斯转向琴键。她从琴台上零乱的一堆杂物里抽出沾满灰尘、卷成狗耳朵似的乐谱，抖了抖书页，放在谱架上，然后开始演奏。弹完之后，她点上一支香烟。

“你听到了吧。现在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挑战了吧？”

我希望她视我的无言为敬畏。其实我是大吃了一惊。她弹的是一支肖邦的即兴曲。前一天夜里我刚听科尔托弹过。

“我会努力的。”

“你必须努力。还要考乐理、听力呢。已经有好久没有测试过你的听力了，是不是？上一次还是你——这么高时。转过身去，库玛。”

我转身背对钢琴，面向泛黄的薄纱窗帘。她开始敲击音程，然后是一组越来越复杂的不和谐音。我心里看见她的粗手指放在哪儿，清楚得就像读大字印本似的。她结束了，我转回身。

她说了一句难以理解的话。

“你爸一定很以你为荣。”

对此我无言以对。她马上又开始说话。

“我爸对听力测试百般挑剔。要是我不能从那一组里挑出中间音，啪！他的戒尺就打在我手背上……”

她此时眼望着墙，所以我也朝那儿望去。我看见那褪了色的深棕色照片。上面的年轻男子多年来一直挂在那个戴帽子穿礼服的女子边上，就像是这间琴房的监督。这一发现对我的震撼是如此强烈，以致我没听到彭斯在说什么。我突然认出了那无睫毛的眼睛和眉骨，以及高耸的颧骨。那年轻男子——我现在看出他那时不会比我大——就是老道利什先生，他的头发飞扬，眼睛已经凝视在绝对完美上了。

“……有时早晨非常冷，但是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会说，‘你继续练琴，我的姑娘。那会使你暖和！’然而，天堂即音乐，是不是，库玛？”

“是的，道利什小姐。”

就这样，我的一段和平愉快的时光开始了，斯城的天空升高了，一望无际。音乐，音乐，音乐，这一切都不再阴暗可憎，而是绝对的合法——是人人都同意了我理所应当做的。如今老屋里的口角成了一种打扰而非消磨学琴时光的方式了。我会焦急不安地站在门厅里，疑

惑彭斯去了哪儿，我是不是会得到完整的三十分钟。然后我会听见她愤怒的声音从后院传来。

“那么你们为什么不走？走呀！”

他们疯狂的关系继续动荡不定。亨利掌握着某种平衡，同情双方，也遭双方打击。然后彭斯会来到琴房，宽大的胸脯沉重地起伏。我会得到这节课所剩下的时间学琴。不管怎么样，音乐之路的终点来得比我预料得早。都怪我在老钢琴上花的时间太长久、太专心了。等到一向看重我的物理、化学老师发出了怨言，爸妈便重视起来。

“我知道你明天有钢琴课；但是你明天也有化学课呢！”

“嗨，爸，你不是也学过小提琴吗？”

“我可从没让它影响到药物学课。奥利弗，难道你不是真的想上牛津吗？”

“当然是真的。”

“这最后的几个月非常关键，亲爱的。”妈恳切地说。“你知道的，我们一直都希望你有最好的前途。”

我哑口无言。多年来他们一直教导我不可走上专业的道路。爸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慈祥地隔着桌子看我。如果他发怒，我就有借口反抗。可是他看来通情达理，体恤宽容，仿佛跟我站在同一条战壕里似的。

“你只能把它当成业余爱好，像我一样。总有一天留声机和收音机要让职业乐师都失业的。上帝！奥利弗，你看不出来吗？你前途无量，没准能成为一个医生呢！”

于是，我跟彭斯说我准备了半天，还是不去参加皇家音乐学院联考时，就非常尴尬。但是她听了什么也没说，仅仅点了点头，仿佛这早在她意料之中。我们的教学又旧态复萌。事实上，我们虚掷的时光

比从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们之间的争吵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亨利如今常常逃避。他穿一身棕色双排扣西服，胸前插两支钢笔，温文尔雅却又坚定不移地将战火抛在身后。

“这么说你们什么也不欠我喽！”

“我们付出跟得到的半斤八两！”

然而他们还是没有走。

“我不要他在这里，那个讨厌的，讨厌死了的小鬼……他是在折磨……”

我的最后一课终于结束了。一个躁动不安的夏天过后，我饱尝了为上牛津打点行装的兴奋和激动。到了临行前一天的傍晚，我才又想起彭斯，那还是因为她家门前的铁格栅前石坪上停了一辆大面包车。

“彭斯怎么了，妈？”

妈轻蔑的仰了一下脑袋。

“他们走了。”

“谁？”

“威廉斯一家呗。你以为是谁？教皇吗？”她几乎是“呸”了一声。“我知道他们会走的，只等彭斯被他们利用到头的那一天。他们暂时住在新盖的平房里。听说亨利自己要造一幢房子。我从来就不相信这个男人。从来没有。”

我想不起我妈跟亨利有过任何交往，所以疑惑她怎么如此自信。房门打开了，搬出一些家具、地毯、厚毛毡、陶器和床。我妈跟我并肩观看。

“尽是些次货、旧货。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一毛不拔的。”

面包车很快开走了。我妈回去继续缝纫。一个学生带着乐器走进彭斯家。

“今晚等她上完课，你最好去道个别。”妈说。“你欠她一份情。”

“噢，我不去！噢……妈！”

“胡说，”妈镇静地说。“你知道你是热爱她的！”

于是，当夜幕降临，钠灯颤抖地在广场四周撒下惨白的光亮之后，我，一个满头发油、一心出逃的青年，去告别了。跨过草地，走向那幢房子，看见凸窗黑着，我真希望她不在家，或者睡下了。预期中的牛津的万家灯火、音乐会和剧场演出、书本和朋友，都将是我在化学课余所要享用的。他们更强烈地吸引着我，使我心无旁顾。但是回望我家的小屋，我看见窗帘的一角微微掀起，露出一个小三角。我感到其中是我妈的眼睛。我只好长叹一声，跨过铁围链，走上卵石坪。当我打开她家的前门，一阵寒意涌上心头：走道和楼上的房间又是黑黝黝、空荡荡的，就连门厅也是鬼影幢幢了。尽管已是十八岁，我仍让门开着，以防万一。广场的灯光勾勒出窗户的形影，投射在地板上，延伸到琴房面前。我的心头一紧——仿佛那把四分之一大的提琴又出现在我左手——我举起了另一只手刚准备敲门，马上又缩了回来。

黑乎乎的门框后面传来的声音对我有如一场听力测试。左下方暗红的炉火前的小地毯上怎么会有白嘴鸦呢？同样不可思议的是，微弱的鸦鸣之外还有奇怪的压抑着的声响，仿佛出自一架由低能的乐手演奏的乐器。我左手下垂，右手上扬，雕像般地愣在那儿，倾听着鸦鸣和呜咽回环重复。我的听力测出的是一幅清晰可见的画面，使得面前的门板形同虚设。她就在左下方的黑暗里，蜷缩在怒目而视的半身塑像之下，面对暗红的炉火，试图无师自通如何尽情痛哭。结果并不理想。

我头发乍竖，悄悄离去，小心地关上门，仿佛一个行窃的偷儿。我急急跑过草地，想躲过我妈的眼睛溜上楼去。尽管妈还在做女红，她的耳朵却没有歇着。

“这么说你们没谈多久嘛，奥利弗？”

我竭力模仿爸爸的样子，嘟哝了几个词。

“进来说给我听。”

我哼了一声，奇怪得很，居然脸红起来，仿佛做了坏事被逮个正着似的。我走进起居室。

“她一定有话对你说吧，亲爱的？”

“……她不在。”

“胡扯！她没有出门。”

“她是不在嘛！大概是睡下了吧。”

妈抬起头，透过眼镜看着我，淡然一笑。

“那就是了。”

然后我就离开了斯城，满以为这就是彻底的逃脱了。但是我应该知道，只要我跟它还有一丝联系，我就将继续跟它犹如万有引力般地互相影响，即使隔着千山万水。果然，我妈寄来的第一份《斯蒂伯恩广告人》报上不仅有我荣升为大学生的新闻，也有关于彭斯的消息。我读到道利什小姐，著名的本地居民，在科德哈珀巷与金斯路的交叉口出了车祸。伤害不大，但是道利什小姐深受惊骇。这在我听来并非大事。可是等我回去度复活节时，才知道其实不然。那次我尽量把时间花在乡间散步。我跨过古桥，在山谷的对面登山，尽量远离广场。我正思考着怎样找个最便宜的方式，在海外某处度过这个长假期，却鬼使神差地愣是撞上了她。那辆双座小轿车横切在马路上，车头冲出

了路面边缘，前轮陷入泥泞的沟渠。彭斯面无表情地站在车旁，漠然地凝视着树林。我无计回避。

“你好，道利什小姐！碰上麻烦了？”

她的眼睛先动，然后是脑袋。嘴巴紧抿着，深刻的皱纹一条条指向它。

“你没伤着吧，道利什小姐，有没有？”

她的脸顿时放松，亮出光彩。

“是库玛老弟！”

“我能帮忙吗？”

“帮忙？”

她的脸上又重现阴沉和紧张。皱纹也回复了。她开始缓慢而严肃地摇头。

“不。不，不，不。”

“我可以推……”

“不。不。”

一辆运牛奶的平板车颠簸着沿树林走过。

“要不要我……”

“不。”

她的头摇个不停，说“不”的时候眉头紧皱，仿佛面对的事棘手万分，却又一筹莫展。

“那么……”

突然，云消雾散。真是奇妙透顶，骇人万分。这变化来得迅捷无比，就好像是个接触不良的无线电，这一刻声音尚在，下一瞬便杳无

影响。她的目光凝聚在我身上，格格地笑着，露出了金牙。

“是库玛老弟！你在树林里找姑娘吗？”

我顿时忆起跟艾薇·巴伯科姆的那一度风流，脸上便火辣辣起来。我后退几步，持剑一样地扬起手杖。

“我……”

“还弹钢琴吗，孩子？”

“不啦。”

“有更好的事做了，嗯？”

我觉得额头冒出了汗。

“现在是化学和物理了。对了——我正回斯城。不过那要走一段时间。我会想办法搭便车的。要我把亨利叫来吗？”

她仰面朝天，哈哈大笑。

“你知道吗，库玛？他一直亲自保养我的车——换机油和其他东西，里面的东西，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他还亲自擦洗、上蜡。他穿上工作服，钻到车底下，就像他……”

“我去叫他来，道利什小姐。你真的不要我在这儿陪你吗？这好吗，你一个人在这……”

“在这树林里，是吗？”

她又哈哈大笑起来。然后，阴沉与紧张又回来了，双眼一眨不眨。

“我安全得很。没有人会来找我这么个老女人的麻烦的。很安全。”

“我会尽快的。”

我选了通往斯城最短的捷径，飞步走去。拐弯之前回了一下头，向她挥了挥手，仿佛要让她放心似的。可是她没有看见。她伫立车旁，凝视树林。我来到一个大转弯处，百码之外，亨利的破面包车来了。我回身冲着彭斯又是喊叫又是比划，竭力想把这个消息以蹩脚的旗语传给她。我也冲着面包车喊叫比划，但是亨利毫无反应地开了过去，一脸苦相，透过挡风玻璃直视前方。我停步等待，一直等到看见他停在了她身旁。

吃晚饭了。妈兴致勃勃地问起我走了些什么地方。她听我如实叙述了与彭斯遭遇的经过，不断地点头，狡黠地微笑。爸抬起头，透过眼镜看她。

“越发不像话了。”

我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不像话？怎么啦？出什么事了？”

妈挥手不答。

“我早知道他如愿以偿之后会有什么结果。”

“别瞎猜，”爸瓮声瓮气地说，又取了一块馅饼。“别瞎猜。她不会吃亏的。她赚回了十倍的钱。我相信这个小威廉斯。他很会做生意。”

“我就是看不上他，”妈尖酸地说。“总有一天他会把半个城都买下来的！”

我把这句话当作是对我第一次化学考试成绩不良的暗讽，因此一声不吭。爸爸也默默不语。于是我妈只好一个人自拉自唱。不过她早已习惯了。

“杰克·威廉斯上不了牛津的，即使他有这个头脑——我看他没有。等着瞧吧。他会直接去经商。这就是他们的前途。他供得起，可是不肯供。可怜的道利什小姐，做牛做马……”

我爸听不下去了。

“她可以不这么做，”他愣愣地说。“投资在他生意上的钱能够生利，她可以活得像个——她可以住在波恩茅斯[33]，只要她愿意。”

我感到厌倦了。

“不管怎么说，她今天下午总算运气。不要再说了。不过我觉得那辆牛奶车本该停下来的。”

“运气？”爸说。“是运气吗？”

妈回应了一声。

“运气？”

他们互看了一眼，然后回头看我。

“我是说她本来会困在那儿的。我走了一小时才到家。要是亨利不是正巧经过树林——怎么啦？”

他们又回头互看。妈脸上是一副忍俊不禁的表情。

“奥利弗，亲爱的。”妈亲切地说。“你真是——算了，谁叫你不在家呢。人人都知道她，就是那个牛奶车司机也知道。她离树林里的十字路口一百码远，是不是？”

“那儿有电话，”爸简短地说。“她打了电话给他。”

我向后捋了一下头发。

“我的上帝！是这么回事呀！”

“一点不干运气的事。”

“可是她该告诉我呀！我是说——我倒是准备……”

妈放声大笑，然后平静下来。

“可怜的人儿！”她说。“她只是要他稍微关心她一点而已。”

我的心弦震颤了。尽管要到后来——比街区邻居都晚——这些过去和现在的零碎片断拼成一幅图画时我才会明白；可我当时还是惘然，嘴张开了合不拢，无言以对。他们一定从我僵硬的脸上看出了错愕，所以爸伸手笨拙地放在我的衣袖上。

“我们忘了她在你心中有多重要，奥利弗。不过你要知道，儿子——那些电话——她以前就用过。”

爸一向是个含而不露的人，所以这个姿势大非寻常，使我受宠若惊，腼腆地站了起来。我嘟哝道：

“噢，要是她有那么多钱……”

“哈，”妈沉着脸说。“钱不是万能的。总有一天你也会知道的，奥利弗。”

我带着惊讶离去。在这一团思想和感情的混乱之中，我隐约地意识到妈的最后一句话跟先前的表现并不一致，于是我第一次认识到她不仅仅是我的母亲，她也是个女人。这一思想的升华同样既令人感动也叫人困惑。我站在门厅里，戴着手套，围巾一搭在前胸一搭在背后，心中羞辱与悲愤交织，忐忑不安地想，人们竟然是如此互相对待、互为牺牲品，大家都衣冠楚楚地遮盖住羞于示人的真相。我打开了前门，以逃避她对此事的看法；关上门时，我听见她突然爆发的半压抑的笑语——

“我真不知道，等她把那些电话都用过了之后又该怎么办？”

所以如今一收到妈寄来的《斯蒂伯恩广告人》报，我就孜孜不倦地搜寻相关的消息。果不其然，我不仅获悉道利什小姐仍演奏管风

琴，也了解了道利什小姐如何被罚款五镑，下一次又被罚款十镑。回去度假期间，我有时看见她——不过尽量离得远远的——从车铺走回家，那富于弹性的步子如今只依稀可见残存的风采。我也看见她脸上的阴沉，围绕在内凹的嘴边的肌肉环，以及一眨不眨的眼睛。

“可怜的人儿，”我妈还会机械地感叹一句，不过我觉得她的兴致已大不如前了。彭斯就像那个死去多年、帽子缀满落叶的奥菲丽亚——成为斯城一怪，人们已见怪不惊了。最终我读到了道利什小姐因妨碍交通被告上法庭的消息。她没伤到自己，却伤到了别人。法官声称，他接受这样那样的辩解，不过我们也都不再年轻，为了道利什小姐本身的利益，等等、等等，他将吊销她的驾驶执照五年。

我坐在宿舍里的窗下，身披学校教堂的尖顶投影，读着这些消息。我至今记得，我只觉得好笑，无动于衷。她真的是用完了所有可以使用的电话了吗？于是这便是她的下一步骤喽？要是如此，那她可是太不聪明了。我天真地以为，这样一来她就算做绝了，再也没法引人注意了。然而我毕竟只是化学家，而不是生物学家。等我准备好回牛津去上最后一年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又错了。

那个秋天真热，又偏偏有个印第安之夏[34]。蜀葵站立着就燃烧殆尽。我家门前两边只剩下它们深棕色的秆和顶端最后一缕或红或黄的残焰。广场上的那块草坪跟这些枝秆一样焦黄，一踩上去，叶片便噼啪着折断。我听见妈在厨房忙着准备晚餐；除此之外屋里一片静寂。爸还在药房没下班，所以我独享小小的起居室。我听见彭斯在教堂里弹琴——一种出自内心的纯粹的单调沉闷。我伫立在印花窗帘和瓷器之间倾听，观望。管风琴停下了。稍后彭斯快步从广场走过，回到屋里。我欣慰地看着她严严实实地关在了自己家中，这意味着我不会撞上她。广场空无一人，可以放心出去走走。

彭斯的门开了，她走了出来，像往常一样挺直了身子，灯芯绒软帽别在稀疏的头发上。她关上身后的门，不用眼看就戴上了手套。她

的表情平静，嘴带微笑。她向左转，沿着人行道走向亨利的车铺，目不旁视。万籁无声，我听见她在平板石上橐橐橐的脚步。我看着她走过市政厅，消失了。

回过头来，我才发觉自己陷入苦恼烦躁之中，竭力控制急急地要逃跑的双脚——最终我还是摔上了起居室的门，缩了回来，走过厨房，走过洗涤室，出门到了院子里，穿行在果树之间——然后回到砖墙角落，独自一人。但我仍不能平静下来，除了凝视，还是凝视——试图找到可以收束住我肉体之眼，又能蒙蔽我心灵之眼的事物。我心中激荡如暴风骤雨，感觉上周围的一切也处在暴风骤雨中，以致砖块之间干燥的蜘蛛网，她和我，也都震荡起来。我听见我的声音身不由己地脱口而出：

“不。不。噢——不。不。不……”

当时我就意识到，这一幕已烙入我的脑海，烙入我居住之处，不可磨灭了——彭斯走在人行道上，挺着大胸脯，腆着大肚子，抖着大屁股；彭斯面带平静的笑容，头戴帽子，手着手套，脚穿平底鞋——除此之外，浑身一丝不挂！

从此之后，彭斯就销声匿迹了。那幢房子依然故我，那辆双座轿车依然停在亨利那儿——依然被擦洗得晶光闪亮。无人提及彭斯。她变成了被斯城一致唾弃的那种人。的确，要不是我有心——不顾羞耻地——询问，我绝不会知道任何有关她这些年的生活状况的确切消息。那是在我父母最后一次来牛津看我的时候。用了下午茶，大家闲坐着打发毕业典礼之后上火车之前的那一段闲暇。尽管很乐意看到他们，我还是跟以往一样，渐渐地话题说尽，之后便陷入沉默。我们如今是横隔着时间和经历的鸿沟互相观望。就是这种痛苦的沉默造成的难堪才引诱我提出了这个话题。

“对了，妈，彭斯好吗？我上一次根本没见到她。”

沉默再次凝重起来。爸忙着装烟斗，眼镜靠得非常近。

“她病了，”妈吐字很小心地说。“只好将她隔离了。”

他们飞快地交换了一个眼色。

“很糟糕的一件事，”爸摸索着火柴，说。“非常糟糕。”

妈用一条镶边手绢点了点嘴唇。

“可怜的人儿，”她说。

沉默延伸着，加深着。于是那个话题就此断了。

然而，尽管是多年之后，我到底还是再见过彭斯一次。我们走过战争，迎来和平。和平了几年之后，我带一家大小回去，试图说服我妈不再孤单单地住在那间小屋里，而是搬去跟我们同住。但是不管我还是我妻子都对付不了她涕泪交流的歇斯底里。我感到这对孩子非常不好，便试图安慰她。

“是猫，”妈一边擦眼，一边说。“你知道我忍受不了猫。”

“那好，别管它……”

“不行，我得管。得去告诉她。她有那么多猫，大半夜的她老跑出来叫，‘宝宝，宝宝，回到妈这儿来！咪咪……’我哪儿睡得着呀……”

“谁有那么多猫呀，妈？”

“她呀。道利什小姐。”妈忿忿地说。“我对这个女人一点耐心也没了。”

“彭斯！”

“你一定得去跟她说这件事，奥利弗。我再也受不了了！”

“彭斯！她回来了？我以为——我以为……”

“她当然回来了。回来好久了。你一定要告诉她，奥利弗！”

“可是我们过几天就走……”

妈嚎啕大哭起来。

“你得告诉她呀！你爸他尸骨未——这地方就都是它们了！要是它们进了屋，那可怎么办呀！”

我笨手笨脚地拍她的肩膀，动作像极了我爸，不由一惊，连忙缩了回来。

“好吧，妈，亲爱的。我过去看她。”

“再说，你一向是那么……”

“我知道，妈，亲爱的。我热爱她。”

我走出门，站在广场上振作了一下精神。马克正冲着索菲扫射，而索菲毫不在意，投以雏菊作为回报。看见我，他们便跑了过来。我一手牵着一个，跨过广场，走向凸窗边的大门。门开着，所以我径自走了进去，在门厅里迟疑了片刻。我敲了敲琴房的门，没有反应。通向院子的门也开着，我们便走了出去。对我来说，来到室外实在是好。因为屋子里本来就有一股霉味，猫儿、金丝雀以及澳洲情鸟又添上了别一种臭味。我走下台阶，一只丑陋的鬼脸儿猫打身边溜过。片刻之后，屋里便传来稀哩哗啦的激烈厮打声。

彭斯从园中小径上慢步走来。她看上去比小径还宽，简直成了正方形。灯芯绒帽仍然扣在头发上，胸巾悬垂，分隔着一大片空间。她停下，从两码之外打量我们三个。

“你好，道利什小姐。还记得我吗？”

“是库玛老弟。这是你的孩子吗？”

“这是马克，这是索菲。你还好吗，道利什小姐？”

“我们进屋吧。”

她领头走进门厅，我们跟着，孩子们紧贴在我身旁。我开始有了不安的预感，或许我们不该来的。彭斯朝一只不理不睬、冲着一面小镜子顾影自怜的澳洲情鸟嘘起来。

“嘘，嘘，嘘！”

“马克——老天，瞧你这孩子！怎么可以这样！——你最好回家去。”

彭斯看着他出了门。

“他的那个孩子在战场上干得很好。人真是不可貌相，是不是？”

“是这样。”

“你呢，库玛？”

我回顾过去。

“我只能说我打了平静的一仗。我们得准备好神经毒气，这也是没办法。但是我们从来没用它。”

她又转向那只澳洲情鸟。

“嘘，嘘！”

“你变得喜欢动物了，是不是？”

“我一直是喜欢的，就在我——跟你女儿那么大的时候就欢喜了。你知道吗，库玛？我过去老假设自己是个男孩，那样就可以假设自己是个兽医了！不过，当然啦，为了音乐，我就没时间爱动物了。到了后来，有那么个可恶的小孩在屋里，我就更不可能养宠物了。”

我心头一震。人生的总结对她来说竟然是如此简短。但是没容我表示什么，她已继续说下去了，双眼中露出一种高傲。

“我病了很长一段时间，”她说。“病得很重。你知道了，是不是？”

我又变成了手拿四分之一大小提琴的孩子了。我无言地摇了摇头。蓦地，她那平板的嘴角咧开，金牙闪烁，放声大笑。

“不过我现在好了——很好很好了！”

女儿的脸颊贴上了我的手背。彭斯止住笑，弯下腰，严肃地冲着楼梯底下黑暗中一双凶残闪烁的眼睛说：

“坏东西！坏东西！”

那只鬼脸猫窜过我身边，出了前门。彭斯挺起身子。

“你信不信？”她说。“它跟一个孩子一样费手脚。它老是吵醒我，等我开门放它出去，又整夜地闹！”

“学学牛顿[35]好了。他在门上给猫挖了洞，装上活板——一个大洞给大猫，一个小洞给小猫。”

彭斯听了一愣，然后醒悟到这是个笑话，笑得浑身摇颤。

“这样你就不必为他进来操心了。”

彭斯止住笑。

“亨利会做这个，”她说。“他会做得很好的。我要请他做。他会亲自来或者带个伙计一块来。”

我一边点头，一边朝门口移步。

“那好……”

“你知道吗，还是他在为我擦车呢。还穿工作服。别人是不能碰的。”她意味深长地冲我点点头。“那是他欠我的债。那个女人——那是他的另一笔债。亨利明白。他一直是明白的，是不是？”

“是，是，他明白。”

“可是至于别人……”她看了看琴房的门，然后垂眼看着索菲。“你女儿开始弹琴了吗？”

“她还没开始呢。不过她很喜欢音乐。是不是，索菲？”

女儿躲入我的裤腿之间，远离这个脸颊平板、身子方正的女人。我把双手插入她的头发，感觉到她头颅和颈项的脆弱；伴随着一股强大的冲动，我心中升腾起爱怜、呵护以及坚定：她绝不该知道这种虚掷年华的一本正经，而要成为一个完满的女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

“我过去常叫你爸爸‘库玛’，因为他总是迟到。”

我换了换脚。

“噢，我们该……”

“那么再见了，库玛。”

“这么多年了，真该感谢……”

“不必了。那算不了什么，是不是？”

她转身走向院子，随即停下，回头看着我。

“你知道吗，库玛？要是一间房子着了火，而我只能从中救一个孩子或者一只鸟，那我就会救那只鸟。”

“我……”

“你走好。我想我们是不会再见的了。”

她步履沉重地走下两步台阶。我听见她的平底鞋走向院子深处。

绝不再见。

面对着厚重的大理石、竖琴、白色碎石、蜡菊和白色大理石围栏，听着管风琴的轰鸣从教堂的南耳堂传来——

克拉拉·塞西莉亚·道利什
1890—1960

——伴随着管风琴的轰鸣，这五个小小的字，就在我的双脚当中凸现出来：

天堂即音乐

我竭力控制住自己，惊诧自己竟然在这种地方放肆地大笑。仿佛有一根无形的长手指伸来点着了我，我觉得每一根神经都在战栗，而浑身的战栗皆出自这地层深处。就是此地，近而真实，一如既往的两码之外，存在着那具可怜、可怕、可悲的虚掷了的身体，那具有着玷污了的花边和东方式面孔的身体。这是一种巫术般的听力测验。在它面前，你只能感到厌恶、恐怖、幼稚和蒙昧，就仿佛种种不可名状的事物升腾起来包围了我，遮蔽了太阳。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似乎要借此为自己博得诚实的名声——冲口而出：

“我从来就不喜欢你！从来就不！”

然后我就出了教堂的墓地，来到广场中央的草地上。一时间我不知自己怎么会来到这儿的。一个中年男子似乎再次置身于那条空房间之中的长过道，于是又再次逃跑！

威尔逊家窗口传出一阵女孩银铃般的笑声。这间屋子如今挂着职业介绍所的招牌。一辆卖冰淇淋的面包车颠簸着驶过我爸的小屋，寂寞无主地响着电子木琴的叮咚。越过市政厅的石柱，我看到十二个白色的电视人物人手一张爱司[36]。我的全身逐渐布满了鸡皮疙瘩；依仗由自己温暖的生命而发生的安全感，我从心底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我从前怕你，因而恨你。事实就是如此。听到你的死讯，我不胜欣慰。

我朝她家走去。前门不只是开着，而是断了铰链，斜靠在墙上。门板下半部有个整齐的方洞，装着一块弹簧翻板。工人在前门和通向院子的阶梯上留下了一溜白灰鞋印。我来到琴房，抬手敲门，立刻又醒悟了，猛力朝里一推。它砰地一开，又从装了护墙板的墙上弹了回来。紧随着这一碰撞，薄纱窗帘后面，或许应该说曾经是窗帘所在的后面，响起猛烈的纸一样的拍打声。我静静地伫立着，双手高举。那个小东西以一副破损的翅膀没头没脑地在窗格的蛛网上扑打。我趋向前去救助，它却呼啦一下落在地上，一动不动了。房间里如今空空荡荡，那一排琴键隐而不见地悬在空中。那一块未曾磨损的地板上方，应当是那排管风琴脚踏键所在之处，我的目光将两幅棕色相片装回它们原先所在而如今已是空白的两个框里。这样，我就得到了所有我想在琴房找到的东西。

我在门厅里逗留了片刻，想象着楼梯尽头的长过道。但是，不了。辟邪的法力毕竟有限。我快步下了两级台阶，穿过后院到了园子里，心中赞美阳光的温暖抚慰。

亨利的伙计已经在拆毁夹在月桂树篱、金链花树和他的商场之间的长墙。他们码起了值钱的古砖。但是有两个地方，那墙已不胜自己的重负而坍塌，以成堆的红土和黄色水泥掩埋了花草。我好奇地想去看看从未涉足过的花园深处。园中的煤渣小径已被车前草和蒲公英侵占。我拨开月桂树篱朝前走去，小径尽头是一条小河。蜿蜒的河流围起的这一块园地被石台阶，勿忘我和尚未开花的墙头草点缀着，浅浅的流水轻缓地流淌着。临水的最高一块石阶上有一把温莎椅[37]。尽管蜘蛛已在椅骨之间结了网，鸟儿在椅面上拉了屎，尽管清漆已经龟裂，显得又黑又粗糙，椅子却仍然直立在那儿，无言地坚持着告诉世人她曾使用过它——也许每个傍晚，去年的夏天和秋天，由蚊虫和雨

燕相伴。椅子面对的墙根有一圈垒起的砖，砖的上方墙面被烟熏成了黑色。我朝砖圈之间看去，马上看出这不是寻常的篝火。即使经过了两个或者更多的冬雨的冲刷，里面还有相当多的零散断片、书脊、残角，甚至足以昭示它们身份的浸透了水的完整书皮。还有布赖克夫和哈特尔、奥根纳、麦克米兰、布西和霍克斯[38]，以及几乎未经点燃的整叠的《音乐时代》。

亨利绝不会干这等事。音乐一向是真正值钱的东西。我瞥见一点金属的闪光，从残留物中拣起一根钢制的细棍。我的猜想得到了印证。铅锤已经融化，但是这根刃形支承棍和那块可以将节拍调节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精确境地的滑标仍在。亨利决不会把老道利什先生的这件装在清漆盒子里的贵重古董烧掉的。不。我一边思索，一边仿佛看见一双暗淡的眼睛从地底下凝视着我。不，他也不会把贝多芬的胸像用锤子砸成碎片的。那个湿淋淋的木框角大约就是那幅相片连带镜框的唯一残骸了……

我坐上她的椅子，胳膊肘支在膝上，脸埋在手中。我不知道自己此刻的感觉跟什么、跟谁有关，甚至不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

“你都看遍了，是吗？”

亨利出现在墙壑的另一边，古铜色的脸盘，清澈的眼睛，雪白的头发——一切都整洁而安详。我挺直了身子，笨拙地爬上砖堆。

“要我拉你一把吗？”

“我能行，谢谢。”

我们并肩从那一堆机械中走回去，低垂着头，倒背着手，缓缓而行，宛如吊唁者。

“那句墓志铭，亨利，你选得真好。”

他没有回答。我侧眼看他。

“感觉快，学会慢。我就是这种人。”

我们停步，相对而立。

“你可以说，亨利——你本来可以说——”

你本来可以说，她一生中是脸上轻松地洋溢着微笑、平静而幸福时，却被送进疯人院，直到被彻底整治得重又痛苦不堪才放出来。举个例子，你本来可以说这件事的。

但是，不错，你什么也没法说。

“说什么都没有关系。”

我们又继续前行，一路无言，来到停车场。我掏出钱准备付油费，寻找那个汽油女郎。她出现了，亨利却挥手止住她。

“请让我来吧，先生。不，没关系。很高兴这么多年后又见到您。”

他接过钱，走去找零。我站在原地，低头看着磨损了的水泥路面。尽管细微难辨，我还是看见了一双双脚，包括我自己的，来去匆匆。我伸出一条腿，以灵活的脚板敲打起路面，同时用心倾听。啪，啪，啪——我突然感到一种冲动：要是我能出借我的声音、我的血肉、我选择前途的力量给那些无形的脚就好了。我愿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任何代价；但是我立刻又意识到，像亨利一样，我是决不会付任何不合理的代价的。

“——三镑找九便士。谢谢了，先生。”

我注视他的眼睛，从中看见了自己。

“再见了，亨利。”

他扬起手，默默无语。我钻进自己的高级轿车，开动起来，驶过古桥，最终来到了公路上。我坚定地一心一意驾驶着。

(1)摩洛哥城市，海滨胜地。

(2)伦敦市一个区的名字，位于泰晤士河北岸。18世纪此地出产的一种瓷器也以此为名。

(3)典出《圣经·旧约·诗篇》第九十篇：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4)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波洛纽斯的漂亮女儿、哈姆雷特的情人，后来发疯投河而死。

(5)E·德拉克洛瓦（1798—1863），法国浪漫主义绘画大师。

(6)W·R·瓦格纳（1813—1883），德国大作曲家，毕生致力于歌剧。

(7)S·贝内特（1816—1975），英国钢琴家、作曲家、指挥家。

(8)G·霍斯特（1874—1934），英国作曲家。

(9)J·勃拉姆斯（1833—1897），德国作曲家、钢琴家。

(10)英国城市，离伦敦120英里。

(11)英国威尔士东南部港市，威尔士首府。

(12)门德尔松所作的清唱剧，作品36。

(13)原文absolute pitch，可以照字面解释，说他哭得响亮，也可指对音高的绝对判断能力。

(14)原文Kummer为德文，有忧虑、焦急、痛苦的意思。

(15)F·克莱斯勒（1875—1962），美籍奥地利小提琴家、作曲家。

(16)I·帕德瑞夫斯基（1860—1941），波兰钢琴家、作曲家，曾任总理兼外交部长。

(17)A·科尔托（1877—1962），法国钢琴家、指挥家。

(18)P·卡萨尔斯（1876—1973），西班牙弦乐演奏家。

(19)英格兰南部城市，在布里斯托尔东边20英里。

(20)门德尔松根据《圣经·旧约·列王纪上》的内容所写的清唱剧。

(21)亨德尔所作的清唱剧，歌词取自《圣经》。

(22)C·斯坦福（1852—1924），爱尔兰作曲家、指挥家及音乐教授。

(23)J·斯坦纳（1840—1901），英国作曲家、风琴家。清唱剧《耶稣受难》作于1887年。

(24)S·海勒（1813—1888），法国钢琴家、作曲家。

(25)T·马太（1858—1945），英国钢琴教育家、钢琴家。

(26)教堂演唱的赞美诗集。首版于1861年出版，最近修订版是1950年。

(27)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美籍俄罗斯作曲家，20世纪最有影响的作曲家之一，西方现代音乐的代表人物。

(28)英国老牌轮胎公司，于1888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只充气轮胎。创办人为约翰·邓禄普（1840—1921）。

(29)M·赫斯（1890—1965），英国女钢琴家，以擅长阐释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和舒曼的作品而著名。

(30)全名为所罗门·卡特纳（1902—1988），英国钢琴家，以技巧、诗意的阐释和精确的节奏意识而著名。

(31)典出成语“世界是我的牡蛎”（The world’s mine oyster），意为从中取利如从牡蛎中取得珍珠。莎士比亚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里用过这个成语。

(32)此处在英文中有双关之义，指知道他的能力。

(33)英格兰南部、英吉利海峡边的一个城市，气候温和，海滩美丽，除游客以外，也是英国老年人退休后首选的居住地。

(34)指深秋时出现的暑热天气，类似我国的秋老虎。

(35)牛顿（1642—1727），发现地球万有引力的英国科学家。

(36)扑克牌中点数最大的牌，亦可作王牌理解。

(37)十八世纪流行的细骨靠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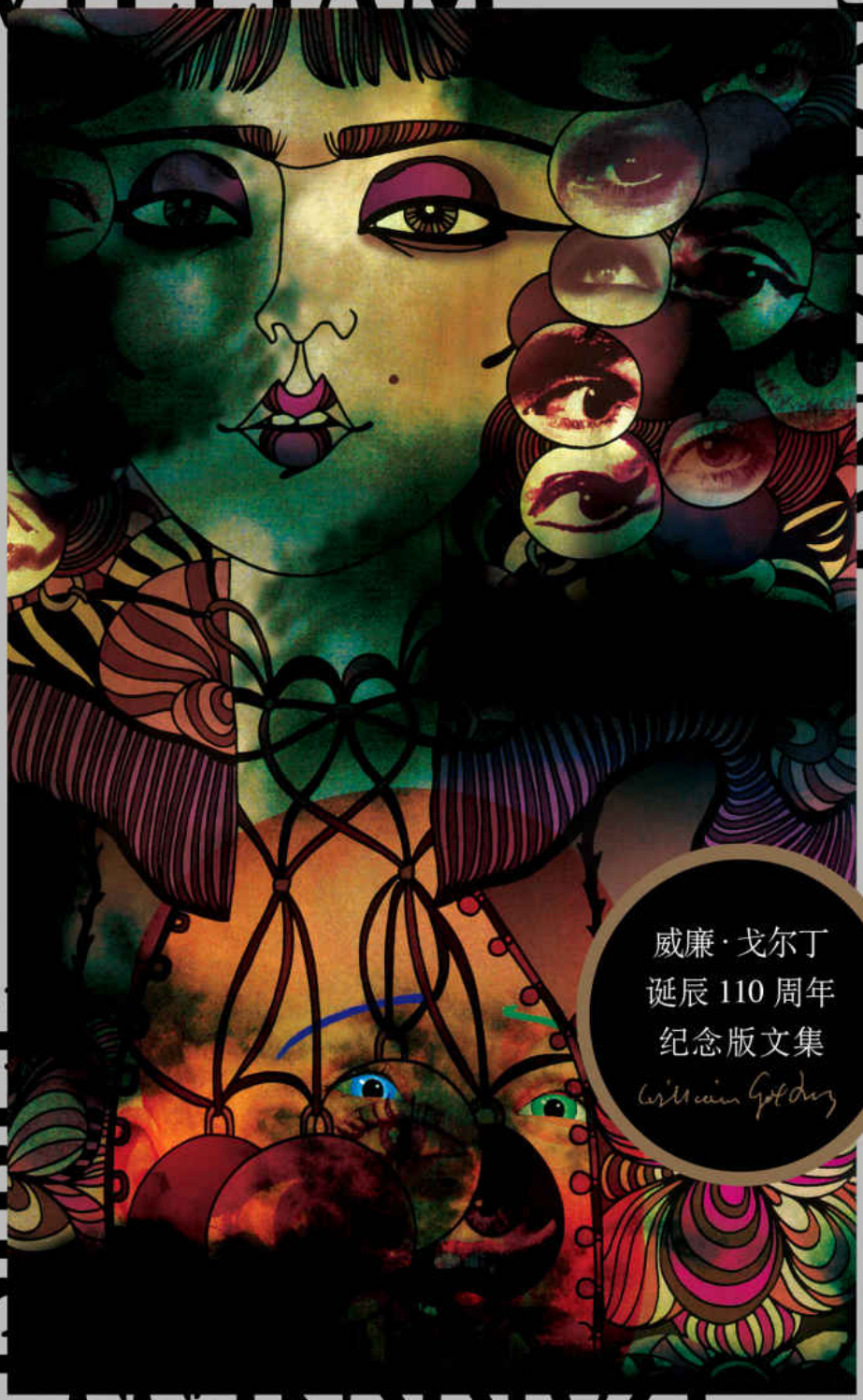
(38)这些都是欧洲著名的音乐出版商。

WILLIAM GOLDING

戈尔丁文集

黑暗昭昭

Darkness Visible



威廉·戈尔丁
诞辰 110 周年
纪念版文集

[英] 威廉·戈尔丁 著
张和龙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DARKNESS VISIBLE

版权信息

书名：黑暗昭昭

作者：〔英〕威廉·戈尔丁

译者：张和龙

责任编辑：宋玲

关注微博：@数字译文

微信公众号：数字译文

微信服务号：译文有声

联系我们：hi@shtph.com

问题反馈：complain@shtph.com



Digital Lab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业务的实验部门，成立于2014年3月。我们致力于将优质的资源送到读者手中。我们会不断努力，做体验更好、设计更好的电子书，加油！

上海译文出版社|Digital Lab

世俗世界中的黑暗与光明——代译序

阮　炜

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198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的《蝇王》于1954年出版以后，立即引起巨大的反响。批评界竞相撰文对之赞誉，中小学则用之为教材，并改编成剧本广泛上演。这部小说已经成为二战后英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品。戈尔丁以后问世的多部长篇小说都受到评论界的青睐，这除了它们自身的价值以外，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蝇王》的开拓性作用和巨大成功。然而，1979年问世的《黑暗昭昭》则毫无仰承《蝇王》荫庇之嫌，因为它自身便是一部分量与《蝇王》几乎相当的小说。由于这部小说是作者在经历了英国20世纪60年代轰轰烈烈的实验运动之后写的，因此从形式上看，比《蝇王》要复杂得多，其多线索的故事结构也远不如单线索的《蝇王》单纯，因而给评论者的阐释空间要比《蝇王》大得多。从另一方面看，尽管《黑暗昭昭》有很强的实验性，但它并没有以牺牲主题来换取形式的新颖，因而它的主题并不像戈尔丁1979年以前大多数小说那样不可捉摸。这可能是它受到评论者较多注意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这部小说充满了象征和意象，文学引喻较多，因此十分有读头，也十分有评头。

一

如果说《蝇王》以幻想故事或儿童寓言形式象征性地表达了人性邪恶的思想，以及这种邪恶所具有的毁灭性力量，那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黑暗昭昭》则以当代人物形象和事件结合某种形式的宗教神秘主义表达了相似的内容。在《黑暗昭昭》中，戈尔丁塑造了长着一

头黑发、有着一张甜甜的脸的苏菲的形象，她与《蝇王》中嗜杀成性的杰克十分相似。在很大程度上，苏菲是《蝇王》里杰克的变体，不过背景变了，不是核战争后的荒岛，而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英国南部的“绿野镇”（小说中译为“格林菲尔德镇”）。如果说《蝇王》的儿童世界全部由小男孩组成，他们在孤岛上表现出的屠杀本能，是特殊环境刺激所导致的某种返祖行为的话，那么苏菲表现出来的嗜杀倾向则是《黑暗昭昭》对《蝇王》主题在人物性别方面的补充。故事开始后不久，苏菲便充分表现出了她那毁灭性的施虐狂的恶：在与男朋友罗兰“玩”的过程中，她用一把刀子扎进了他的肩膀。这种施虐倾向其实早在孩童时期便表现出来了。七八岁时，她曾经用一块光滑的鹅卵石砸死了小溪里游动着的一只小水鸟，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快感。尽管她知道用石子击中游动着的小水鸟的几率微乎其微，以后也没有再干这样的事，但她沿着小河追逐、吓唬小水鸟的行为却显示了一种施虐狂般的残忍。

苏菲的恶还表现在她与其孪生妹妹托妮一起整她们父亲的情妇温妮的恶毒方式上，同时也表现在她于梦幻中感到的针对温妮和父亲的“深深的、强烈的伤害需要，伤害欲望”（第八章）。当然，对这种恶毒的心理活动可以作这样解释：父亲的爱迁移到另一个女人身上，为她所独享，女儿们自然会产生强烈的嫉妒。但对父爱的强烈占有欲，也使苏菲在很小的时候便产生过要杀死托妮的下意识冲动，而这种下意识杀机又源于苏菲自己才能感觉到的那种内在的“黑暗”：

> 她对这个世界有了一些自己的理解。世界从她脑海里的每一个方向延伸出来，只有一个方向除外。那一个方向是安全的，因为这是她自己的方向。这个方向位于大脑的后面，就在那里，那里像今晚一样漆黑一片，但那里是她自己的黑暗。她知道，自己站在或躺在这个黑暗方向的一个末端，仿佛坐在一条隧道的出口

处，向外注视着这个世界，看看外面是黄昏，黑夜，还是白昼。（第八章）

苏菲心灵中的这个黑暗或邪恶之源自然会产生出（或表现出）某种极端的性变态心理。她对那些温顺、漂亮的“可吃的小男孩们”垂涎欲滴，“看着这些价值连城的孩子，她在心里暗暗地说着：我可爱的宝贝！我可以吃了你们！”（第十一章）既然普通意义上的性对于她“几乎与用舌头在口腔内舔舐的感觉差不多”（第八章），她要得到充分的性满足，便只有杀死、“吃掉”异性了。

然而，苏菲以自己内心中那黑暗的“东西”为动力的邪恶远远不止在幻想中“吃”小孩。她伙同一群无赖组成了一个恐怖集团，成为左右这伙歹徒、为他们出谋划策的中心人物。根据她的主意，他们计划绑架一所贵族学校的儿童为人质以索取赎金，因为这样干比抢劫巴基斯坦人开的小店铺所能得到的钱要多得多。不过，除了索取赎金外，苏菲还想要满足自己的另外一种欲念。歹徒们安放的炸弹爆炸，使学校起火，苏菲徘徊于运河附近准备接应。在神志恍惚中，她以为小男孩已被弄进运河里的旧驳船里，并已捆绑好，于是酝酿情绪，直至来了性高潮。在这种性幻想中，她脱掉他的裤子，像屠夫一样冷静地用刀慢慢地刺他的生殖器，从缓慢地折磨他至死的过程中，从他被杀时的痛苦反应中获得一种最高的快乐和满足感。只是由于麦蒂适时的干预，歹徒们绑架儿童的企图才归于破产。在一片喧嚣声中，苏菲终于回过神来。虽然在字面意义上她并没有“吃”掉那小男孩，但是她内心施虐狂的恶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为，她以这种特殊方式“吃”小男孩的幻觉，与现实之间只有一毫之差。

二

如果说苏菲内心的黑暗与外形上她那一头黑色头发是相应的，那么她那长着一头金色头发的孪生妹妹托妮是否便是她的对立面，象征着心灵的光明呢？戈尔丁在小说第二部分“苏菲”一开始便说，苏菲与托妮之间的不同犹如黑夜与白昼，但紧接着他又说姐妹俩“形影不离，如同一人”。托妮虽然没有苏菲小时候砸死、恐吓小水鸟一类的施虐行为，但她时时刻刻在进行算计，而且工于算计。在古德柴尔德的书店里，这位“可爱的”小姑娘不露声色地揭发了可怜的老头佩迪格里。这与苏菲怀着对温妮的满腔妒火，把后脑勺上释放黑暗的那一部分瞄准父亲那熟睡中的情妇，使其做噩梦的做法显然是不同的。托妮似乎对这一类鬼把戏不感兴趣，但她尽可能地接近大人，把听到的情况报告苏菲。十五岁后，托妮从家中出走，先后卷入阿富汗、古巴等国的毒品走私与恐怖活动。

苏菲以她为榜样，也加入了恐怖团伙并充当军师。这对孪生姐妹在小说中刚出场时表现出来的性格差异——苏菲为本能左右，而托妮善于冷静地盘算——越接近小说结尾，就变得越小。这时，苏菲也像妹妹那样冷静地使用大脑，周密地策划恐怖活动了。绑架小孩失败后，苏菲的男友格里与托妮一块逃走。感到被众人愚弄了的苏菲在极度绝望中往回走去。此时，她什么也看不见了，但仍然看得见那“一片黑暗”。这时，在电视屏幕上，托妮、格里和他们的同伙押着人质从伦敦机场飞往非洲。在故事情节发展的这个阶段，戈尔丁已经用托妮替换苏菲继续进行恐怖活动，以代表最高的恶。戈尔丁这样做并非没有道理，因为这无疑是在说，苏菲与托妮是一回事。

这种象征性意味极浓的安排点明了小说的主题。如果说“绿野镇”不仅是英国的缩影，而且进一步象征了整个世界，那么苏菲与托妮便是这个世界上邪恶力量的化身。如果说苏菲那双常人的眼睛是为着白昼与光明而生的，她后脑勺上那有着超人力量的、神秘的“眼睛”看到的却只是“一个无限广袤的黑暗世界，一束锥形的黑色光线”（第八章）。《黑暗昭昭》所要告诫现代人的东西，似乎正是这

样一种所谓常人看不见的黑暗的存在。戈尔丁的目的是要提醒人们，他们所看到和理解的那种善与光明可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表面现象下面可能是恶与黑暗之实质。这个表面上日夜相继、貌似太平的世界——这片“绿野”——并非不可以看做一个根本没有白昼，而只是由茫茫暗夜统治着的地狱。

苏菲与托妮固然是黑暗与邪恶的化身，但戈尔丁再三表示，她们的行为是由普通人所不理解的神秘力量所左右的。那么我们是否有理由认为，她们所表现出来的邪恶与现实无关，因此也就不具有普遍的意义呢？其实，小说中的另一个主要人物麦蒂是作为苏菲的对立面出现的。最终使苏菲的阴谋破产的麦蒂，也免不了做出很坏的事。小麦蒂为了探索战胜邪恶的真理，经历了信奉《圣经》和某种形式的原始宗教以及直接与幽灵交流、联络的过程。在“绿野镇”孤儿小学上学时，他爱着老师佩迪格里。佩迪格里又爱着另外一个男孩亨得森。正当后者经受着很大的精神压力时，麦蒂像《圣经》上的“赞美诗”作者一样（当然他领会的只是《圣经》的字面意义）向他所认为“邪恶”的亨得森掷鞋以祛邪，而后者恰恰在这时由于精神压力而失足，从楼顶坠落身亡，佩迪格里因此被捕入狱。在麦蒂看来，这是他无意中犯下的罪恶，因此有责任赎罪。在故事结束时，他确实以牺牲自己赎了罪。可以看出，即使是麦蒂也并非完全同邪恶绝缘。直到他同“幽灵”建立起直接交流的关系后，麦蒂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道”，明白了自己的使命，从而最终成为十足意义上的善与光明的代表。

三

既然麦蒂代表着善与光明，苏菲和托妮则代表恶与黑暗，并且他们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黑暗昭昭》中贯穿着某种类似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思想。值得注意的是，麦蒂与苏菲都

具有某种形式的超自然力量。他们显然属于不同于一般人物的另一个层次。他们，尤其是麦蒂，是戈尔丁的所有小说人物中，乃至整个二战后英国小说中少见的半神形象（当然同时期的默多克也塑造了一些相似的人物）。如果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神灵或半神的范畴，《黑暗昭昭》中众多次要人物则是地道的凡人和俗人。按照摩尼教教义，不仅在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之间，而且在神与凡尘之间也存在着斗争。摩尼教教徒认为自己站在善、光明和神的这一边，认为通过严格的禁欲主义生活方式，可以把人从其本性中较为低劣的凡尘因素中最终解放出来。在《黑暗昭昭》的故事维度中，麦蒂便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看做光明和善的代表，他的使命就是要同黑暗与恶作斗争。

如果说《黑暗昭昭》中的苏菲与托妮代表终极的恶，麦蒂代表终极的善，那么小说中其他次要人物虽不具有苏菲式的极端的恶，却大都在黑暗中俗不可耐地、浑浑噩噩地苟且偷安。戈尔丁自然借此对现代人之苟安于邪恶与黑暗中进行了嘲讽。在他看来，当代西方人不仅没有任何精神上的追求，而且对自身存在的前途也只有一种麻木的、得过且过的态度。这一点在小说的第一章有比较集中的象征性描述。伦敦城在德国飞机的轰炸下，烈火咆哮着，房屋建筑轰然坍塌着，延时炸弹不时爆炸着，到处是残垣断壁，断砖烂瓦，一片凄怆、恐怖的景象。戈尔丁笔下的伦敦，不正像弥尔顿笔下的撒旦以及其他上帝的叛逆者被囚的地方吗？“那里没有和平和希望，那里只有无穷无尽的苦难紧紧跟着／永燃的硫磺不断地添注，不灭的／火焰，洪水般地向他们滚滚逼来。”（参见《失乐园》，朱维之译，1984年版第6页。）然而，在德国飞机轰炸下的伦敦这样一个人间地狱里，似乎人人都能够侥幸活下来。“值得尊敬的”救火队员们听着渐渐飞走的轰炸机的嗡嗡声感到“尽管目前的局面糟糕得难以描述，但他们又可以多活一天了”（第一章）。弥尔顿在眼瞎后用饱满的激情描述的囚禁着上帝的反叛者、燃烧着特别的火焰的恐怖地狱，当然只是想象的产物，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轰炸的伦敦城却是一个活生生的可怕现实。人

类终于制造而不是想象出了一个个地狱般的城市：伦敦、德累斯顿、柏林、东京……广岛、长崎的恐怖与惨相则更是弥尔顿所根本不可能想象的当代景观了。但是在戈尔丁看来，当代人在自己创造的地狱里似乎活得还很不错，而更糟糕的是，他们对自己的处境并没有真切的意识。

戈尔丁笔下的伦敦城当然具有含意更加广阔的象征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地绵延不断的局部战争和恐怖活动，“冷战”期间超级大国的核竞赛、核讹诈、局部热战，以及它们拥有的能把地球毁灭几十次的巨大核武库，凡此种种，不正好印证了戈尔丁的看法吗？不正好证明了他通过对伦敦的描写而着意传达的当今世界几与人间地狱无异这一信息吗？地狱般的伦敦在时空上的延续，与苏菲后脑勺上的“眼睛”所看到的那种无限深广的“黑光锥形体”相对应，构成一种复调关系，在文学象征和哲学理念两个层面上勾勒出现代人的危机处境：他们苟活在一种随时可以彻底毁灭他们自己的黑暗恐怖之中。

既然戈尔丁着意刻画现代人的邪恶，并且把他们的处境描写得如此可怕，他塑造麦蒂这样一个肩负着拯救人类的特殊使命的人物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把麦蒂作为苏菲的对立面来看，他就是象征善和光明、同黑暗和恶作斗争这样一个摩尼教意义上的半神式的人物；如果我们把他单纯地作为一个秉承神的旨意牺牲自己以拯救世人的形象来看，他和耶稣基督则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圣经》中有这么一段经文：“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要显明他所行是靠神而行。”（《新约·约翰福音》3.19—21）在此意义上，麦蒂就是“光”，他之来到现代世界，有耶稣基督第二次临世的意味，而浑浑噩噩的现代人对此却懵然不知。因此，他们是那“爱黑暗”、“不来就光”的人，他们的行为应当受到“责备”。

在《黑暗昭昭》中的故事维度和象征意蕴上，麦蒂肩负着神赋予他的特殊使命而生活在“爱黑暗”的世人当中，尽管世人认识不到他就是“光”，也认识不到自己在黑暗中苟且偷安，尽管长大成人后的麦蒂无时不全身着黑提醒他们：你们在黑暗的包围之中，你们喜欢黑暗。这似乎又意味着，戈尔丁心目中的现代人毕竟不是弥尔顿笔下地狱中的撒旦，看不见一丝解放和希望之光；现代人虽然有他们的一切弱点，一切不是，但还是值得拯救的。麦蒂的所谓寻求真理，便多少象征地意味着现代人寻求拯救之路，尽管麦蒂神一般的超越性与现代人的世俗性相差极大。

四

应当指出，虽然许多人认为戈尔丁的艺术手法是现实主义的，但这可能只适用于戈尔丁的早期小说，尤其是《蝇王》。在《黑暗昭昭》这部小说中，象征手法、形式对称、哲学探索，乃至宗教神秘才是作者的主要创作手段和兴趣所在。宗教神秘主义在麦蒂身上表现得最明显。在故事中，谁也弄不清楚麦蒂的出身：“即使是最艰辛的调查工作也只能证明，他是在一座苦难的兵燹火城中诞生的。”（第15页）在这种情况下，麦蒂自然不会有一个准确的姓，因而先后被人称为“Windy，Wandgrave，Windrap，Wildrap，Wildwort，Windwort，Wildwave，Windgrove，Windgraff，Windrave”等等。从构词成分来看，这些被强加在他头上或被误读的姓都与“风”、“野”、“疯”、“漫游”等义有关。从神秘象征的意义上看，麦蒂其实是“风”。他虽然诞生于战争的大火之中，但在故事结尾，他的确化为一股“风”，去到永恒处了。在此需要注意，基督教神学的神圣三位一体中的圣灵（另外两个位格是圣父和圣子），是用“风”这一意象来象征的，故而是“灵风”。另外，在整部小说中，麦蒂似乎都在字面和象征双重意义上“漫游”于世。当然，他之舍己救人，把燃烧着

的自己当作祭品献给神灵，在世俗的眼光中可以看做一种“疯”。凡此种种都在暗示，麦蒂并非凡人所生，而是由神灵派遣，降临世间，修身求道，以最终执行一项特殊的使命。

因此可以说，麦蒂最突出的特点是他的神秘性。随着故事的发展，麦蒂对自己的身份和“存在”的目的不断地询问：“我是谁？”“我是什么？”“我的使命是什么？”另外，麦蒂也是一个能够直接与幽灵打交道的、看得见超感觉景象的人。逗留澳大利亚期间，他在一个漆黑的夜里腰上扎着挂满了钢圈的铁链，独自一人擎着点燃的灯走过一个有一人多深水的池塘。这种神秘的宗教仪式行为似乎表明，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笃信《圣经》的麦蒂也接受了摩尼教一类的信仰，亦即，他在善恶二元论的意义上代表着光明，要同黑暗作不妥协的斗争，要最终战胜黑暗。返回英国后，麦蒂1966年10月3日的日记表明，指导他的幽灵对他修道有方表示满意，因为他们现在对他和他的使命是如此熟悉，以至于无论何时都不会忘记，他的那些凡夫俗子的同类在本质上是多么的“坏”。

麦蒂在1978年6月17日所记，也是他最后一次日记上讲：将有一个大精灵站在麦蒂保护着的那个小男孩的灵魂后边；为了小男孩，麦蒂将作为一个燃烧着的供品奉献给神。当晚，苏菲的同伙在车库里将他击昏，随即安装了炸弹，并将其引爆。学校着火后，一歹徒在混乱中用毯子裹着小男孩企图将他扛走。正在这时，浑身着火的麦蒂像旋风一般冲出车库，旋了几个圈后，便逼近歹徒，使其在惊慌中丢掉小孩仓皇逃走。这样，不论麦蒂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他最终还是以身殉道，按照幽灵的指示，完成了神赋予他的使命。应当注意，麦蒂所救的男孩与亨得森年纪相仿。麦蒂牺牲自己，将他救出，也就是将他认为先前所犯之罪（即以掷鞋为咒骂误杀亨得森）赎去了。通过这种神秘主义的手法，《黑暗昭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麦蒂是黑暗人世间的一束希望之光。光明—善与黑暗—恶在他身上，也通过他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当然，前者最终战胜了后者。

如果说《蝇王》中那位海军军官像天神下凡，在紧要关头出现，救文明于水火，无异于一个叙事玩笑，那么在《黑暗昭昭》中，幽灵们最后把麦蒂作为牺牲供奉给神，以使文明渡过危机，这种安排则明显地带有宗教神秘主义色彩。当然，对这种宗教神秘主义可以作积极的解释，即，这是对真理的探索，也就是说，麦蒂以他的自我牺牲告诫人类，文明要保存、发展，人类必须付出某种代价。如果采用这种积极的解释，则《黑暗昭昭》似乎是要用某种新的宗教性来抵制现代社会的世俗性，戈尔丁的这部小说因而也可以看做他所苦心经营出来的济世药方。当然，《黑暗昭昭》也有现代人在黑暗和邪恶中苟且偷安这么一层意思，而且从根本上讲，这可能是它更重要的信息，或者是它更重要的主题。另外，在宗教神秘主义意义上，《黑暗昭昭》也可以看做一部现代启示录，麦蒂的日记不啻为新的现代福音，他牺牲自己而救活的那个小男孩便是他牺牲后新福音的传播者。

从另一方面看，现代人的内心世界固然黑暗，固然邪恶，但是并非苏菲式的极恶，因而是多少值得拯救的，也确实有一个半人半神的善的麦蒂在同苏菲之类的半人半魔进行着斗争。既然恶被抵制着，被抗衡着，甚至被击败，那么现代人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麦蒂挫败苏菲的阴谋后，世界似乎又恢复到先前那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即，虽然没有极端的恶在制造混乱、恐怖，但人性中内在的恶却是人皆有之，一旦遇到足够的刺激，便又会以新的力量重新爆发出来。从这个意义上看，《黑暗昭昭》的宗教神秘主义完全可以意味着这部小说主题的模糊性。甚至不妨说，麦蒂牺牲自己以拯救小男孩（广而言之，即拯救人类）这种结尾是在“玩”象征，“玩”神秘；这种安排是非理性思维的产物，甚至是一种现代迷信。如果坚持这种观点，则《黑暗昭昭》的整个故事，戈尔丁煞费苦心塑造出来的具有丰富多义性的人物形象，以及他通过他们所阐发的性恶论思想，便可能成为无稽之谈了。

五

还需指出，戈尔丁在叙事形式上大量使用了对偶手法。例如，麦蒂既从烈火中诞生，又在烈火中归去。这是叙事结构上的对偶。麦蒂头部肤色左明右暗（用现实逻辑来解释，这大约是他“在烈火中诞生”的自然结果），这是一种人物外貌上的对偶。苏菲与托妮这对孪生姊妹一个长黑发，一个长金发，这又是另一种人物外貌上的对偶。这些对偶交相呼应，使《黑暗昭昭》形成一个层次丰富的象征网络，对表达小说的哲学思想十分有利。小说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名为“一就是一”。故事结束时，在完成了提醒人们人世间和宇宙中都存在着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斗争这一任务后，麦蒂肤色左明右暗的二元分化在焚烧中合而为一。苏菲—黑夜与托妮—白昼这种表面上的二元分化也早已随着故事的进展失去其虚假的表象，表现出了一元的本质。这两个方面的合而为一表达了某种辩证思想，即，对立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对立面存在于统一整体中。

另外，麦蒂和佩迪格里的彩球同其拥有者之间的神秘关系，也象征地表达了戈尔丁对灵魂与肉体的关系的探索。在幻觉中，佩迪格里的彩球断了线，从他手中滚落到地上；在“现实”中，他自己也随之断了气。已经进入超越维度的麦蒂又返回世俗世界，把他亲爱的老师接到那另一个世界。在这时，彩球之断线无异于说，佩迪格里的灵魂脱离肉体，飘移到无限太虚中去了。在这里，小说结尾时佩迪格里的死是与“自由”联系在一起的。对这种象征手法可以作悲观主义的解释，即，死亡是最终的解脱，即最高的自由，死亡是摆脱黑暗笼罩的尘世的最彻底的方式。

最后需要指出，通过佩迪格里这个可笑但又十分善良的形象，戈尔丁表达了某种近乎人道主义的爱的理想。这个人人唾弃的“下流的老家伙”是个同性恋者，为世俗所不容，尤其为最俗不可耐的古德柴尔德夫妇所鄙视。但他同麦蒂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精神交流关系，麦

蒂对他的爱慕之情和世人对他的嗤之以鼻形成了对照。由于佩迪格里对男孩子的爱是基于一种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生理“节奏”，这种爱便与小说中一般人物基于内在的邪恶排斥同类——无论是出于政治、经济、宗教、种族，还是社会的原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佩迪格里对小男孩表现出来的同性恋的善与苏菲作为异性对小男孩表现出来的毁灭性的施虐狂的恶形成了尤其强烈的对照。《黑暗昭昭》中一般次要人物的恶（哲学意义上的）与他们的俗气是不可分割的，都是不由自主的；佩迪格里表面上基于生理需要而表现出来的同性恋的爱或善也是不由自主的。从《黑暗昭昭》的叙事逻辑来看，不由自主的爱或善恰恰是现代人最需要的东西。由于佩迪格里的特殊性，戈尔丁在描写他时用的是一种略带讥讽，但总的说来是相当同情的语气。通过这种手法，戈尔丁似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向现代人勾勒出了一种理想主义的爱的景观。然而要最终克服世俗的现代世界的邪恶，不采取某种决定性的行动是不行的。似乎只有在一种超越的神圣维度里，在这一个维度的神力的帮助下，光明才能彻底战胜黑暗。

请允许我把我的所见所闻传之于世吧[1]

---

(1) 引文出自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卷六第266行。译文取自杨周翰先生之译本。

目 录

版权信息
世俗世界中的黑暗与光明——代译序
第一部　麦蒂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二部　苏菲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三部　一就是一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一部　麦蒂

第一章

伦敦犬岛东侧有一片街区，即使相对于杂乱无章的周边环境来说，也可谓异常狼藉。河水被分割成块，货栈、铁轨和移动吊车随处可见，其间有两条布满破旧房屋的街道，街上有两家酒吧和两家商店。大批运货的船只停泊在房前屋后。这里有多少个家庭就有多少种语言。可是此刻不大听得到人声，因为整个街区已经被政府疏散。甚至有一艘货船被炸弹击中起火，也少有人靠近围观。城市的上空阴霾笼罩，探照灯射出的光柱苍白无力，防空气球零星地散浮在空中。探照灯在天上发现的尽是防空气球，而一枚枚炸弹骤然而降，仿佛神秘地凭空而至。它们落在熊熊燃烧的大火之中或附近。

人们站在大火旁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燃烧，却无能为力。自来水管早已断裂。此前燃烧的大火将一切吞噬，由此形成的防火隔离带随处可见，它们是遏止大火蔓延的唯一途径。

大火的北侧有几个人，他们站在被炸毁的消防车旁，凝视着眼前的新景象。即使像他们那样经历丰富的人也未曾见过此番情形。在探照灯的映照下，一幅景象如高楼一般在空中形成，其轮廓虽然不如光柱那么清晰，但却更加明亮。它是一道烈焰，一片燃烧的丛林。透过火焰，相比之下，单薄的探照灯光柱便显得暗淡无力。丛林的四周是从地面腾起的滚滚浓烟，也如同火焰一般。丛林的中心原先是狭窄街道的地方，火焰的颜色更加夺目。烈火不停地抖动跳跃，但随着墙壁坍塌，屋顶陷落，其亮度也或明或暗不时变化。大火的咆哮声，轰炸机飞离时的呼啸声，建筑物倒塌的轰隆声——这一切之外，落在残垣断壁中的延时炸弹，则冷不丁地发生爆炸，时而在废墟中划过一道闪电，时而在封堵的瓦砾中发出沉闷的轰响。

被炸毁的消防车停在一条自北向南的道路旁，道路的南端湮没在一片火海中。车旁的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沉默无语，一动不动。他们身后左侧二十码的地方有一个弹坑。一枚炸弹炸断了此处的自来水管，也将他们的消防车炸得面目全非。自来水仍然在弹坑中汩汩流淌，但水流越来越小。长长的弹壳碎片将后轮劈成两半，最后落在了汽车附近。弹壳已经不再发烫，可以用手触摸。但这些人对弹壳视若无睹，正如他们对许多日常小事视若无睹一样——弹壳、自来水、被炸毁的消防车，若放在和平时期，一定会引起一大群人围观。他们顺着公路朝前方的浓烟、烈火注视着。他们站立的位置远离高墙，除了炸弹，不会有别的东西落到他们头上。奇怪的是，这却是他们工作中最没有危险的，因为到处是摇摇欲坠的楼房，随时塌陷的地窖，煤气与燃料的二次爆炸，以及各种来源的有毒气体，与之相比，炸弹落下来的危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现在仍然处于战争初期，但他们已经有丰富的经验。他们知道，爆炸可能把一个人埋进废墟，但第二次爆炸说不定又会把他解救出来。他们对爆炸采取中立的态度，仿佛它们是自然力，比如说流星，碰巧在某些季节频繁袭来。这几个人当中，有些是战时业余救援人员。有一位队员此前是音乐家，现在他的耳朵在认识、阐释炸弹的爆炸声中经受了充分的洗礼。炸断水管、炸毁汽车的那枚炸弹险些将他击中，他因防护充分而逃过一劫。不过他一点也未退缩。像队中的其他人一样，他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另一枚炸弹上。这枚炸弹落在公路上，位置在他们与大火之间。它正静静地躺在弹坑底部，不是哑弹，就是延时炸弹。他站在消防车未损坏的一侧，像其他队员一样，朝公路的前方注视着。他在喃喃自语。

“我不高兴。不高兴。说实话，伙计们，我不高兴。”

其实，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感到高兴，甚至包括他们的队长。队长的嘴唇抿得那么紧。也许是嘴唇用力过猛，也许是局部肌肉牵动，他的下巴在不住地抖动。他的救援队员并非冷漠无情。另一位业余队员是一个书店店主，正站在音乐家的身旁。每次穿上战争制服，这位店

主的内心总是充满疑团，而且能估算活命的概率到底有多大。他曾眼睁睁地看着一堵六层楼高的墙突然发生整体垮塌，向他压来。可是他竟然站立未倒，身体动弹不得，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活着。随后他发现，四楼的一扇窗户四周的砖墙将他紧紧围在当中，救了他。像其他队员一样，他惊恐的心情难以用语言表达。他们所有的人都处于深深的恐惧状态中。明天的天气，今晚敌人的意图，接下去是有保障的安全还是可怕的危险，这些支配着生活。他们的队长力所能及地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但当在电话里听到天气预报，表明敌人无法进行空袭时，他感到如释重负，甚至泪流满面，浑身颤抖。

他们是一群值得尊敬的人。听到轰炸机离去的嗡嗡声，他们就会意识到，尽管目前的局面糟糕得难以描述，但他们又可以多活一天了。他们全部顺着颤动的街道注视着。对古典世界充满幻想的书店店主感到难受，想到码头这片区域多么像当年的庞贝城。在庞贝城，火山灰让白昼变成黑夜；可是在这里，在街道的尽头，所有物体都是那么明亮，到处是肆无忌惮、残酷无情的火光。而到了明天，一切又会变得暗无天日，气氛阴沉，肮脏不堪，满目将是残垣断壁，还有堵死的窗户；不过，就在刚才，熊熊火光之中，废墟中的石块闪闪发光，其情形仿佛是地狱之都的翻版。越过发光的石块，是大火的核心地带，火焰不是在跳动，而是在颤抖，所有物体，墙壁、吊车、桅杆，甚至道路本身，全部熔化在毁灭性的火光中，仿佛在那个方向的世界的本质连同一切最不容易燃烧的物体全部在熔化，在燃烧。书店店主心中暗想，战争过后，如果有这样一个战后的话，庞贝城旧址的入场费将不得不降低，因为太多的国家将会拥有自己的战争废墟可以让游客观光。

透过各种噪音，间或可以听见巨大的轰鸣声。在大火的白色中心附近，跳动着一道鲜艳的火舌，随后又被大火吞没。也许在某个地方，油罐发生了爆炸，或是煤气从煤窖中泄漏，侵入封闭的房间，与空气混杂在一起，最后达到燃点——情况就是这样，书店店主这样富

有见识地想着，非常有把握地为自己的见识感到骄傲。多么奇怪，他想，战争之后，我将会有时间——

他飞快地朝四周扫视，目光寻找着；在他的脚下，有一小截屋顶上的木板条。他弯下腰，把它捡起来，顺手扔了出去。他直起身子，看见音乐家正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大火，口中又开始念念有词。

“我不高兴。是的，我不高兴。”

“怎么回事，老伙计？”

其他队员也同样更认真地注视着前方的大火。他们的眼睛呆呆地看着，嘴角绷得很紧。书店店主转过身，朝他们看的方向看过去。

白色大火正变成粉红色，随后又变成血红色，然后又变成粉红色，滚滚浓烟不断地升起。大火仿佛成了这个地方永恒不变的特征。救援队员们一直在注视着。

在街道的尽头，或者在眼前这个地方，从人的角度来说，街道不再是可以居住的地方——此时，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大火炉——此处，怪异的亮点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一根屹立不倒的灯柱，一个直立的邮筒，还有奇形怪状的瓦砾堆——就在那里，瓦砾遍地的街道亮成一片，其中有一个物体还在移动。书店店主移开目光，揉了揉眼睛，然后又看过去。他对很多假象了如指掌，对大火中移动的物体了如指掌：阵风吹过后散落的箱子和纸片，燃烧时酷似肌肉运动的膨胀或萎缩的材料，耗子、猫、狗或烧伤的鸟拖动的袋子。马上，他强烈希望自己看见的是一只耗子，但最后却可能发现是一条狗。他又转过身，背对着他肯定没有看清的物体。

当时的情况相当特殊，他们的队长最不愿意看到。他把身子从大火的方向转过来，对着报废的消防车沉思，而他的下巴一动不动。其他队员有意无意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们非常随意地把目光从大火移开。一双双的眼睛，所有队员的眼睛，刚才是朝着被熔化的世界尽头

凝视，现在又投到了相反的方向，无精打采地看着上一场大火的遗迹，以及弹坑中越来越细小的水流。队长的心头升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一种强烈的恐惧感，这使他立刻不再朝他们注视的地方注视，而是朝他们没有注视的地方看过去。

马路远处三分之二的地方，有一段墙体发生倒塌，垃圾散落到人行道上，部分墙体碎片滚到马路对面。一块碎石击中了街道另一侧的垃圾箱，发出了清脆的叮当声。

“仁慈的上帝啊！”

这时，其他人也像他一样转过身子。

轰炸机的嗡嗡声越来越小。五英里高的白色光柱群已经齐刷刷地消失。不过，大火仍一如既往地发出明亮的光芒，也许比此前更加明亮。现在，大火的粉红色光晕早已散去。藏红色和赭黄色变成了血红色。大火的白色中心抖动得越来越快，超出了人眼的限度，最后变成了一道夺目的强光。在强光之上的天空，在两根明亮的烟柱之间，第一次出现了冷冰冰的、完好无损的一轮圆月——情侣们的月亮，狩猎者的月亮，诗人们的月亮；古老而严肃的月亮女神，现在有了全新的功能，全新的头衔——轰炸机的月亮。她是轰炸机群的司月女神，比此前任何时候更加冷酷无情。

书店店主随口说了一句。

“那儿有月亮——”

队长粗暴地反驳了他。

“你认为月亮在哪个方向？正北？你们没有长眼睛吗？什么事非得让我来留意吗？你们朝那儿看！”

原本不可能、也不真实的事情变成了事实，他们所有的人都很清楚了。一个黑影从晃动的强光中凝聚起来。黑影在道路的正中心移动

着，而这条道路似乎比以前更长了，更宽了。如果道路像以前一样，并没有变长变宽，那么那个黑影就矮小得令人难以置信了——令人难以置信地幼小，因为整个地区最先疏散的就是孩子；在破败的街道废墟中，着火的地方随处可见，不会有任何家庭仍然生活在此地，也不会有幼小的孩子从熔铅销铁的大火中走出来。

“喂！你们还在等什么？”

没有人说话。

“你们两个！快去救他！”

书店店主和音乐家朝前跑去。在街道的中间地段，右手仓库下的一枚延时炸弹突然爆炸。巨大的冲击波将人行道掀到道路另一侧，墙壁轰然倒塌，落入新的弹坑中。突如其来的爆炸惊心动魄，两个人踉踉跄跄地跑回来。在他们的身后，长长的街道笼罩在尘土与浓烟之中。

队长大吼。

“啊——上帝！”

他向前跑去，其他人紧随左右，跑到没有烟尘的地方停住脚步，而大火引发的一股热浪突然猛烈地撞击到皮肤上。

黑影是一个孩子，离他们越来越近。他们绕过刚刚形成的弹坑时，便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他。他赤身裸体，各种光线照在身上五彩斑斓。孩子的脚步很快；但是这个孩子走在马路的正中央，像大人一样迈着宗教仪式般的庄严步伐。队长能理解——此时他的心头涌动着实实在在的人类情感——理解这个独特的孩子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走路。他的左半身锃光发亮，但不是灯光照耀的结果。被烧焦的痕迹在脑袋左侧更加明显。左侧的头发全部烧光，另一侧的头发则萎缩成胡椒粒般的黑点。他的脸肿胀膨大，只能眯缝着眼睛来看自己从何处窄

隙穿过。也许是某种动物本能指引着他，使他从大火吞噬的世界里走了出来。也许是运气或不幸，使他朝着唯一能活命的方向走过来。

此刻，他们快步走到孩子跟前，孩子不再是难以置信的事物，而是他们身上的一块肉。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帮助他，救护他。队长此刻对马路四周隐藏的危险全然不顾，第一个冲上去抱起他，充满细致入微的关爱与呵护。有一个队员主动朝另一个方向跑去，奔向百码外的电话亭。其他队员看到孩子被抱起来后，立刻在他身旁紧紧地、不太专业地围成一圈，仿佛这样做可以给他带来什么。队长有点气喘吁吁，但心中满是爱怜与幸福。他赶紧对烧伤的孩子进行紧急救护，而这样的急救大约每年医生都要在他身上演练一次。几分钟后，一辆救护车开了过来。关于孩子的身份，队员们还没有得到任何信息，他就被送走了。救护车一路响起也许是多余的铃声。

消防队中最小的队员说出了大家的感受。

“可怜的小家伙。”

几乎同时，大家对这一不可思议的事情热烈议论起来：一个孩子从这样的大火中走出来，赤身裸体，浑身烧伤，却迈着不停的脚步，从容走向细如游丝的安全之门——

“勇敢的小家伙！竟然没有失去理智。”

“时代创造奇迹。看看飞行员们。据说，他们的脸仍然完好如故呢。”

“他的左半边身子，可能有点烧焦了。”

“谢谢基督，我的孩子不在伦敦。还有我的老婆。”

书店店主什么也没有说，他的眼睛似乎茫然地凝视着。在他的脑海深处，一丝模糊的记忆忽隐忽现，但他无法把它确定下来，对它加以审视。他还能记得孩子乍一出现时的情景。由于视力不好，他觉得

孩子也许根本不存在——当时，他实际上是搞不清，移动的黑影究竟是人，还是微微颤动的小亮点。难道它是上苍的某种启示？一个被大火残酷吞噬的世界，最能给人以末日灾难式的启示了。可是，他仍然回忆不清。这时，他的思绪被音乐家的作呕声打断了。

队长已经转过身子面向大火。他朝马路上看过去。刚才的事说明，马路并不像他们以为的那样炙热，那样危险。他突然把注意力从大火转移到消防车上。

“喂。我们还等什么？如果车子还能拖动的话，我们就请人把它拖走。梅森，试一下方向盘，看能不能转动。韦尔斯，别出神了！你去查一下刹车线——动作快一点，别不高兴！”

汽车底下，韦尔斯骂骂咧咧，样子很凶。

“好了，韦尔斯，给你发工资，是让你动手干活的。”

“该死的汽油流进了我的嘴巴！”

一阵窃笑——

“跟你说过，要闭上你的嘴！”

“汽油是什么味道，韦尔斯？”

“不比食堂里的味道好多少！”

“好了，小伙子们，把车子翻过来。抛锚的汽车不能替我们干活，是不是？”

队长转过身对着大火。他打量着前方马路上的新弹坑。测算着面前场景的几何位置，他清楚地看到，发现孩子时，如果他第一时间冲上去救援，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自己会从哪一条路线跑过去。他会直接穿过前方的空地，而这片空地现在已变成了弹坑。他将正好遭遇炸弹爆炸，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消防车的部件掉落时发出了叮当的响声。韦尔斯在车底下又是一顿咒骂。队长几乎听不见他的咒骂声。他的身上似乎已经结霜。他闭上了眼睛，有一会儿想着自己已经死了，觉得自己真的死了；可现在又活过来了，跳动的眼睑像一道帘子遮住了内心的活动。这时，他重新睁开了眼睛，夜晚还是像以前一样，一切正常如故。他知道皮肤上结起了冷霜。他明智而直观地想着，对此事想得太多实在没有必要，可不管怎样，这个小家伙将不再痛苦地遭受兵燹之罪了，不管怎样——

他转过身子，面对被炸毁的消防车。他看见拖车来了，静静地走过去，心里充满了特别的悲伤。他不是为受伤的孩子感到悲伤，而是为自己，一个仅此一次对事物本质进行过思考的残疾人。他的下巴又开始抖动起来。

这个孩子被称作7号。他惊魂甫定，医院便不得不对他进行急救手术。手术之后，“7号”便成了他从外部世界得到的第一件礼物。至于他的沉默是否天性如此，大家微微感到困惑。他仍然能够听见声音，即使左耳只剩下可怕的一小片。由于眼睛周围的肿胀很快消退，他也能够看见了。他目前的病情无须服用大量药物，但需要长期住院治疗。不过，他的烧伤面积估计占了整个身体的一定比例，所以不可能经常从一所医院转到另一所医院让相关专家进行治疗。尽管如此，他毕竟活了下来。当他能够偶尔说出某个英语单词时，大家仍然搞不清楚，究竟英语是他的母语，还是他在医院里刚刚学会了那个单词。没有任何他的背景资料，只知道他是从大火中救出来的。在住过的一个又一个病房里，他有很多名字：宝贝、亲爱的、宠儿、宝宝、甜心、布布。人们最后给他取了个正式名字，因为有一个护士长跺脚发火了。她说得很严厉。

“我们不能再在这个孩子的背后叫他7号了。这样很不合适，而且会带来伤害。”

她是一位老派的护士长，说话非常严厉，而且很有效果。

相关人员按照字母表上的顺序一一查询，因为这个孩子是从废墟中救出来的众多孩子之一。这些人刚刚给一个女婴取名“维纳布尔丝”。负责用字母“W”取名的年轻才俊想到了“温达普”，因为她的上司在一次空袭中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勇气。她觉得，即使自己结婚了，仍然可以继续做这项工作。她感到很安全、很优越。她的上司对这个名字皱了皱眉头，用笔在名字上画圈，想象着一群孩子正齐声大喊：“温达普！温达普！”他写下了他自己取的名字，不过当他低头看到自己写下的名字时，又觉得似乎不太合适，所以又划掉了它。没有什么明确的理由取这样的名字。这个名字首先跳入脑海时，他感到莫名其妙，仿佛它来自虚空，或只是一个临时的名字。它之所以引起你的注意，是因为你正好处在了它降落的位置。你仿佛静静地坐在丛林中——我的天！——世界上最珍稀的蝴蝶或飞鸟栖息在你的眼前，久久不动，清晰可见，然后又带着永不回头的架势飞走了。

孩子现在所在的医院接受了一个中性的名字“塞普蒂默斯”，但是没有使用过。也许，这个名字有“败血”[1]的意思。他的名字“马修”变成了“麦蒂”；因为“7号”仍然写在所有的相关文件上，所以没有人使用他的姓。不过，在他的童年岁月里，所有来探望的人不得不透过床单、绷带以及医疗设备，来打量他的身体，只有右脸除外。

当各种康复设施从他的身上移开后，他的话也开始多起来。人们注意到，他和语言的关系极不寻常。他的嘴唇不停地蠕动着。用力说话时，他不仅攥紧了拳头，而且还眯缝着眼睛。每个单词似乎成了一件物体，实在的物体，有时是圆圆的、光滑的，仿佛高尔夫球之类的物体，他只是想方设法从嘴巴里吐出来，尽管在吐字时，他的脸发生扭曲变形。有时候吐字不顺，会带来巨大的痛苦，结结巴巴的样子，引起其他孩子哈哈大笑。经过基本的治疗，在没有进行整容手术前，当包裹头部的绷带拆去后，他那皮肉半现的脑袋与残存的耳朵不忍卒

看。耐心与沉默似乎是他本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一点点地学会控制说话时的痛苦，直到最后，高尔夫球与粗砺的石头，蟾蜍和珠宝可以从他的嘴巴里正常吐出来了。

在童年的无边空间中，时间是他唯一的伴侣。大人们试图通过语言同他进行交流，但从来没有人成功过。他听见别人说话后，似乎要思考很长时间，有时候会回答。但语言的通道似乎阻断了。在这个时候，只能通过超越语言概念的方式来接近他。因此，照料他的护士用双臂紧紧地搂住他，心里知道他身体哪些部分可以拥抱，而他则将没有被烧伤的半个脑袋深深地埋在她的怀里，进行着无声的交流。一个生灵，他似乎成了一个触觉生灵。很自然，这位护士忽略了接下来她所观察到的事情，因为它太细微，甚至太隐秘，很难被看成是对某种征兆的感知。她知道自己并不是特别聪明或伶俐。所以她让自己的感知沉入大脑的底层，并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她仅仅认为，是她，而不是其他护士，现在能了解麦蒂的本性。她经常自言自语，想表达某个意思，但是在别人听来，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意思。

“我可以分身出现在两个地方，这就是麦蒂的思维！”

随后，她会发现，她所观察到的事情随风而逝，或者被脑海中随机浮现的词语表达得极不准确。不过，此事发生得太频繁，最后使她形成了固定的信念，从而把它看成是对麦蒂本性的一种定义。

麦蒂相信我是两个人。

不久，甚至出现了更加隐秘的想法——麦蒂相信我随身带着一个人。

她微妙复杂的大脑知道，麦蒂这样的信念是独一无二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也许，有了如此不同寻常的思考，她对自己大脑的本性的复杂性有了一定的认识。不过她觉得，与其他护士相比，自己与这个孩子的关系更加亲近。她的表现让其他孩子愤愤不平，因为她很漂

亮。她叫他“我的麦蒂”。当她这样叫的时候，人们注意到，自从大火中逃生以来，他第一次试图用复杂的面部肌肉来进行交流。肌肉的重新组合缓慢而痛苦，仿佛小小的肌肉需要润滑油，但是其终端产品是毋庸置疑的：麦蒂在微笑。不过，由于嘴角向一边歪斜，双唇紧闭，他的微笑不像是孩子发出的微笑；它似乎也表明，尽管可以微笑，但微笑并非家常便饭，而且如果经常微笑，微笑反而会令人生厌。

麦蒂继续转院。他用动物般的耐心承受着这一切，知道这是经常要发生的事情，而且无可逃避。漂亮的护士硬起心肠，告诉他他的未来是很幸福的。她对离别早已习以为常。她非常年轻，所以认为他能活下来自有吉人天相。此外，她恋爱了，这分散了她的注意力。麦蒂这样表示，她却那样理解。不久，复杂的感受中止了，因为她不会也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自己的孩子。她很幸福，早把麦蒂忘了，直至青春消逝，人到中年。

现在，麦蒂被以另一种姿势固定在病床上，这样可以对他的烧伤部位进行自体皮肤移植。他的样子看起来很滑稽。在烧伤医院治疗的其他孩子，本身没有多少可以取笑的，却对他的处境津津乐道。大人们前来逗逗他，安慰他，但是没有妇女将他没有烧伤的一侧搂在怀里。如果这样做了，她们会龇牙咧嘴的。他的微笑不再出现。现在，他的身体更多地暴露在普通的来访者眼前；这些人因为匆忙看望自己的不幸家人，对麦蒂这些日子所经历的悲惨遭遇视若无睹。他们扭过身子飞快地对他挤出一丝微笑，而他理解得一丝不差。当他最终被拆去绷带并经过最大限度的恢复后可以站起来的时候，他的微笑似乎永远消失了。左侧的烧伤使他的肌肉发生了萎缩，而且年龄的增长并未使之恢复，所以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他的脑袋右侧还长有头发，左侧则是一片骇人的白色，似乎一点也不像是一个孩子。秃发的外表使他的童稚气大打折扣，容易使他被看成是一个固执或愚傻的成年人。各种社会组织继续围着他做了大量工作，但能够让他获益匪浅的事情

几乎没有。人们对他的背景深入调查，但总是无果而返。即使是最艰辛的调查工作也只能证明，他是在一座苦难的兵燹火城中诞生的。

---

(1) 塞普蒂默斯的英文是Septimus，与英文的septic（败血）词根接近。

第二章

麦蒂跛着脚从医院走进他的启蒙学校，又从启蒙学校走进另一所学校。学校为英国两家最大的工会所创办。在格林菲尔德小镇的这所孤儿学校，他遇到了佩迪格里先生。也可以说，他们俩不约而同地聚到一起，尽管麦蒂正处于上升时期，而佩迪格里先生开始走下坡路了。

佩迪格里先生曾经在一所古老的教会学校任教，后来去了两家历史不长的基金会，还有相当一段时间，他自称是在海外游历。他个头不高，举止灵活，一头失去光泽的金发，面庞瘦削，满是皱纹，平时一脸焦虑之色，生气或嬉戏时除外。在麦蒂入学前两年，他成了孤儿学校的教员。可以这么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洗净了佩迪格里先生的过去。有欠考虑的是，他住进了学校顶楼的一个房间。他的名字“塞巴斯蒂安”不再有人叫了，甚至自己也不叫了。他现在变成了“佩迪格里先生”，学校里一个无足轻重的男教员，头发也开始悄悄变得灰白。他看男孩子带着势利的眼光，觉得孤儿们一般都比较讨厌，只有极个别孩子除外。他的古典课程在此找不到用武之地。他只能教初级几何，外加初级历史与初级语法。两年来，他发现自己与时代格格不入。他生活在个人的幻想中。他在暗地里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两个孩子的主人：一个是纯洁美丽的典范，另一个则是现实中的小大人！他主要负责一个大班。有证据表明，这些大孩子已经达到了他们教育的顶峰，现在只是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届时他们就可以从这个学校毕业了。校长认为，鉴于这一情况，让他负责大班可以把他的危害降低到最小。这个做法自有它的道理，但是有一个孩子除外，佩迪格里先生与他保持着“精神关系”。当佩迪格里先生岁数渐大时，他们的关系出现了特殊的变化，完全超出了一个异性恋的人可能会认为的特殊关系。佩迪格里先生会把这个孩子捧到一个高高的位置，并且让自己成

为这个孩子的一切，噢，是的，成为孩子的一切；这个男孩子会发现生活非常精彩，一切事情对他来说都会变得非常容易。随后，突然之间，佩迪格里先生对他态度冷淡、漠不关心。对这个孩子说话时，他的语气会非常严厉。由于他们的关系只是精神关系，他连手指也未曾在那细腻的脸颊上碰过一下，这个孩子，或其他人能有什么意见呢？

所有这一切受制于生理节奏。佩迪格里先生懂得这个节奏。这个孩子的美丽已经征服了他，让他感到痴迷，让他感到疯狂——一点点地——让他感到疯狂！在这一段时间内，如果他不小心谨慎的话，就有可能出现失去常态的危险。有些话可能会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在其他人面前，也许是在其他老师面前，有些话会叽里咕噜地说出来——在不经意间说了出来：小詹姆森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孩子，真的堪称是小美人！

麦蒂并没有马上进入佩迪格里先生的小圈子。他正好获得一次机会，可以展示他潜在的禀赋。但是医院夺走了他太多的时光，正如大火夺走了他身上所有可能出现的光彩。他跛着脚，阴阳脸，半秃的脑袋上飘动着的几绺黑色头发几乎遮不住那恐怖的耳朵，所有这些使他成为别人取笑的天然对象。这也许促使他有机会开发内在才能——如果可以称之为才能的话——这样的才能在他的生活中不断积累。他可以消失。他可以像动物一样不引人注目。他还拥有其他优秀品质。他不善绘画，但却充满激情。他伏着身子，用左臂护着画纸，黑色头发飘散下来。他全神贯注地投入其中，仿佛即将潜入深深的大海。他的画稿总是比较连贯，每一处空白都被他均匀地、清晰地涂满了颜色。这确实是他的一项成就。同样，在课堂上，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讲解。他能背诵大半部《旧约圣经》和小半部《新约圣经》。与细瘦如柴的胳膊和腿相比，他的手脚显得硕大。他的性特征——这完全是他的小伙伴们的精辟看法——与他的丑陋极为般配。他超凡脱俗；他的同伴认为这是他最黑暗的罪孽。

马路过去一百码的地方是圣塞西莉亚女修道院学校。两家学校的操场隔着一条狭窄的巷子。女子学校的一侧是一堵高墙，墙头有尖尖的铁刺。佩迪格里先生从他的顶楼宿舍可以看见高墙和铁刺，这一景象使他想起不堪回首的往事。男孩们也能看得见。站在楼梯平台上，透过佩迪格里先生宿舍外三楼上的大窗户，你可以俯瞰那堵高墙，可以看见女生的蓝色校服和白色的夏季短袜。女子学校里有一个地方，如果女生们非常调皮，或非常性感——当然这是一回事，她们会爬上去，透过铁刺向外窥视。孤儿学校的一侧有一棵树，也可以爬上去。少男少女们可以迎面相对，中间只隔着那条狭窄的巷子。

有两个男生特别讨厌麦蒂的超凡脱俗，因为他们自己俗不可耐。他们用直接而简单的方式对他的身体缺陷进行戏弄。

“我们一直与对面的女生说话，知道吗？”

接着——“她们一直在谈论你。”

接着——“安吉喜欢上你了，麦蒂。她对你的情况问个不停。”

然后——“安吉说不介意与你在树林里散步！”

麦蒂一瘸一拐地离开了他们。

第二天，他们递给他一张小纸条。纸条上是从大人那里懵懂学来的词句，他们用打字机打印出来，还在上面签了字。麦蒂仔细端详着小纸条，它是从一个粗糙的练习本上撕下来的，就像他手上拿的那本。他的嘴里又在吐高尔夫球。

“她为什么不用手写？我不信。你们在骗我！”

“可是你瞧，上面有她的签名，‘安吉’。我想，她知道，如果不签名，你是不会相信她的。”

他们纵声大笑。

如果麦蒂对在校女生略有了解的话，他一定会看得出来，她们从来不会传递这种纸张的便条。这是早期区分性别的一个范例。一个男生，除非另有目的，一般会用旧信封的反面来当纸条。可如果女生的手中掌握了信封和信笺，则会把它们涂成可怕的紫色，而且要洒上香水，附上花瓣。然而，麦蒂还是相信了这张从粗糙的练习本上撕下来的小纸条。

“她现在就在对面，麦蒂！她希望你让她看看——”

麦蒂紧蹙着眉头，眼睛先盯着一个人，然后又盯向另一个人。未被大火烧伤的半边脸涨得通红。他什么话也没说。

“这是真的，麦蒂！”

他们俩围住他。他的个子比他们高，只是因为残疾而佝偻着背。他口中用力，把话吐了出来。

“她想要看什么？”

这时，三个人的头尽可能地凑到了一起。几乎在同时，他通红的脸色消退了，而白色的脸颊上，一粒粒的青春痘显得更加清晰。他急促地等待答案。

“她没有说！”

“这是真的！”

他张着嘴巴，眼睛不住地打量着两个人。他的目光怪异，仿佛是一个在深海游泳的人，正仰着脑袋，凝眸远视，向前方寻找陆地。他的眼睛里出现了一丝闪亮，内心的希望与出自本性的悲观在搏斗。

“真的？”

“真的！”

“你们发誓？”

他们再次大笑不止。

“我们发誓！”

他又投去恳求的目光，挥一挥手，试图把他们的取笑拨到一边。

“那么——”

他将自己的课本塞进他们的手中，一瘸一拐地离开了。他们紧紧抱在一起，笑得像猴子。随后他们迅速分开，吵吵嚷嚷地召集其他同伴。他们一帮人吵闹着爬上石砌的台阶，一路往上，一层，二层，三层，一直爬到大窗户旁的楼梯平台上。他们在一人高的大栏杆前挤来挤去，平台的两端被栏杆连在了一起。他们扶在垂直的铁栅上，铁栅之间的间距比他们的身子要窄。在五十码的前方，五十英尺的下方，一个小男孩一瘸一拐地迅速向成为禁区的那棵树走去。在对面女子学校一侧，墙头上出现了两小片蓝色。窗户边的男生们如痴如醉地看着，根本没有听见身后开门的声音。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这帮人在那上面干什么？”

佩迪格里先生站在过道里，神情不安地抓着门把手，上上下下地打量着这帮嘻嘻哈哈的孩子。可是没有人在意他的吆喝。

“我说了，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我们班的同学？你，长着漂亮鬈发的小伙子，申斯通！”

“我们在看文迪[(1)]，先生。他正在爬树！”

“文迪？谁是文迪？”

“就在那儿，先生，你能看见他，他正在往上爬！”

“噢，你们这些虚弱、讨厌、阴暗的家伙。你让我感到吃惊，申斯通，像你这么优秀、正直的小伙子——”

一阵小心而高兴的大笑——

“先生，先生，他正在爬呢——”

低矮处的树枝上，叶子一阵混乱。蓝色、性感的小块从墙头上消失了，仿佛被子弹击落。佩迪格里先生拍着双手，大声喊叫，但没有一个孩子注意他。他们顺着楼梯一哄而下，把他晾在了一边。他满脸通红，相比眼前的情形，他对身后的事情更为不安。他通过楼梯的天井目送着他们离开。他将身后的宿舍门打开，转身对里面的人说道：

“好了，亲爱的。你现在可以走了。”

一个男孩子从宿舍里走出来，对着佩迪格里先生发出了自信的微笑。他从楼梯走下去，更加确信自己的价值。

当他离开后，佩迪格里先生恼怒地盯着远处的那个孩子，只见他笨拙地从树上爬下来。佩迪格里先生无意对此事进行干涉——根本无意。

校长从女修道院院长那里听说了此事。他派人叫来了这个孩子。他一瘸一拐地走来，身上污秽不堪，心里惶恐不安。校长对他深表同情，试图淡化此事。女修道院院长在描述此事时，仿佛有所掩盖，而校长知道他必须掀开面纱；然而对此事，校长的心里也带着一丝担忧。他知道，将面纱掀开后，很容易揭开调查者始料不及的事情。

“请坐下，好吗？现在。你知道，有人到我们这儿来告你的状。告你爬上树后所作所为的状。年轻人——尤其是男生——去爬树，我要问的不是这件事——不过，要知道，你的行为会带来严重后果。你干了什么？”

男孩子没有补过的半边脸顿时变成紫红色。他低着头，看着脚。

“你知道，我亲爱的孩子，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人有时会身不由己。如果别人生病了，那么我们会伸出援助之手，或者找到能提供帮助的人。只是我们必须了解真相！”

男孩子一声不吭，一动不动。

“那么，让我看看，如果你觉得方便的话。”

麦蒂抬头瞥了一眼，然后又把头低下。他的呼吸变得急促，仿佛正在奔跑一般。他举起右手，抓住左耳边飘散的那绺长发。他做了一个毅然决然的姿势，猛然将头发掀开，阴森可怖的白色头皮露了出来。

也许幸运的是，麦蒂并没有看见校长本能地闭上眼睛，然后又强迫自己睁开，一直睁大眼睛，脸部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有一会儿，他们俩什么话也没说，直到校长同情地点点头。麦蒂心情放松下来，将头发重新放回到原来的地方。

“我明白了，”校长说。“是的，我明白了。”

随后有一会儿，他什么也没说，不过，他在思考：给女修道院院长写回信时，应该如何措辞。

“好了，”他最后说，“下不为例。现在走吧。请记住，你只能爬那棵大山毛榉，即使这样，也只能爬到第二根树枝。好吗？”

“好的，先生。”

此后，校长找过不同的任课老师，对麦蒂的情况作了进一步的了解。显然，有人对他太好——也许不好，他身处难以承受的暖流中。这个孩子没有一次考试及格，而且让他参加考试也是愚蠢的。

正因为如此，有一天上午，学生们在画地图，佩迪格里先生在讲台上打盹，麦蒂却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腋下夹着课本，在讲台前停了下来。

“上帝的好孩子。你从哪里来？”

对麦蒂来说，这个问题似乎问得太快，问得太深。他没有回答。

“你想要什么，孩子？快说呀！”

“是校长让我来的，先生。来C3教室，先生。过道尽头的房间。”

佩迪格里先生欣然一笑，猛然将目光从他的耳朵处扭开。

“啊。我们的类人猿朋友在树枝间荡来荡去。不要笑，伙计们。好了。你们懂得礼貌吗？值得信赖吗？有出色的才智吗？”

由于厌恶而发抖，佩迪格里先生扫视了一下教室。他的习惯和乐趣在于将所有学生按照相貌的美丑来安排座位，因此长得最漂亮的学生坐在了第一排。至于这个新学生坐在什么位置，他的脑子里已经有了明确的方向。教室靠右手的后排，一个高高的柜子旁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可以半明半暗地放一张桌子。这个柜子无法移到靠墙而立，否则就会把窗户挡住。

“布朗，你这个机灵鬼，我想让你从那儿腾出来。你坐到巴洛的位子上。是的，我知道他会回来的；那时，我们将不得不作更多的调整，是不是？不管怎样，布朗，你是个淘气鬼，不是吗？我知道你坐在后排想干什么，你别以为我看不见你。不要笑了，伙计们。我不会让你们一直笑下去。那么好吧，你叫什么名字？万格莱夫，你能维持秩序吗，嗯？坐到那个角落去，保持安静。如果他们不守纪律，你告诉我，嗯？动起来！”

他等待着，露出决断和快乐的笑容，直到那个男孩子坐好，有一半身体被遮住了。佩迪格里先生发现，他可以用柜子的线条将他一分为二，这样就只能看见他那或多或少未被烧伤的半边脸了。他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此类事情非常重要。

“好了，各位同学。开始吧。让他看看我们在干什么，琼斯。”

他放松下来，开始玩起他喜欢的游戏，因为麦蒂的意外到来，又给了他再玩一轮的借口。

“帕斯科。”

“到？”

无可否认，帕斯科本来不高的吸引力正在丧失。佩迪格里先生顺便想了解他在这个孩子身上看到了什么。幸运的是，事情没有发展得多快。

“帕斯科，亲爱的朋友，我想知道，你是否介意与詹姆森调一下座位，这样，巴洛回来的时候——你不介意坐在离审判员席稍远一点的位子吧？好了，你怎么样，亨得森。呃？”

亨得森坐在前排的中间位置。他性情温和，有着抒情诗般的美丽。

“你不介意坐在离审判员席稍近的位子，是吧，亨得森？”

亨得森抬起头，微笑着，充满骄傲和敬仰。托佩迪格里先生的福，他交上了好运。佩迪格里先生受到难以言传的触动，慢慢地离开讲台，最后站到亨得森的身旁，手指抚弄着孩子的头发。

“加斯特里，亲爱的朋友，你上次洗这个黄色的东西是什么时候，呃？”

亨得森抬起头，仍然微笑着，心中坦然，知道这个问题并不是问题，而是交流、光彩、荣耀。佩迪格里先生放下手，捏了一下他的肩膀，然后回到讲台。让他感到惊讶的是，柜子后面的那个男孩子把手举了起来。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先生。就是那个同学。他给他递了一张纸条。这是不允许的，是吧，先生？”

有片刻的时间里，佩迪格里先生由于惊讶而没有回答。班级里其他同学也鸦雀无声，直到他们完全理解了那个孩子骇人听闻的话。随

后，教室里开始出现了微弱的嘘声，而且声音越来越大。

“不要吵，你们这帮家伙。我说了，现在别吵。你，你叫什么名字？你一定是刚来到文明社会。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警察！”

“先生，你说过——”

“别管我说了什么，你这个刻板的家伙！我的天哪，我们遇到了一个大活宝！”

麦蒂张着嘴，一直没有合拢。

此事之后，麦蒂莫名其妙地接受了佩迪格里先生。这是他不善人际交往的一个征兆。他不应该惹恼这个人，激怒这个人，因为对方最不想引起麦蒂的注意。其实，佩迪格里先生正处于人生的上升期，而且对此非常清楚。在教会学校的漫长而遥远的岁月里，他不可能有这么清晰的认识。他现在知道，上升途中各处的信号是非常明确的。只要他羡慕班级里的美人，无论他示爱的举动多么公开，一切都会平安无事、井然有序。不过，此事的发展已经到了他开始——必须开始——在自己的宿舍里帮助学生辅导功课，尽管这样做是禁止的，而且也是危险的，不明智的。有一段时间，这一举动也是纯洁的——

只是现在，这个学期的最后一个月，亨得森在造物主的提升下，已经出落成了一个标致的美人。佩迪格里先生奇怪地发现，这样的美人唾手可得，从不中断，而且年复一年地出现。对佩迪格里先生和麦蒂来说，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月份。麦蒂用极其简单的方式惹恼了他。他的世界如此狭小，而这个人又如此高大。他无法想象出一种建立在玩笑基础上的完整关系。他是佩迪格里先生的活宝。佩迪格里先生亲口说的。正如有的孩子在医院度过多年，有的孩子没有，同样他发现在这所学校里，有些男孩子尽心尽责，把同伴们的事向老师汇报，有的孩子没有这样做，尽管汇报是绝对不受欢迎的。

麦蒂的同学们也许已经原谅或忘记了他的外表。不过，他的死脑筋、自视高雅、无视规则，最终使他成为一个无人理睬的另类。不过，秃发的温达普渴望友谊，他不仅仅惹恼了佩迪格里先生，而且也惹恼了亨得森。那个男孩子不时讥笑，而佩迪格里先生会——

“现在别来，美人，现在别来！”

非常突然的是，亨得森去佩迪格里先生的宿舍更加频繁，而且毫不掩饰。佩迪格里先生在班级里所使用的语言也越来越铺张华丽。这是他人生之弧的顶点。一堂课的大部分时间，他会离开主题，大谈坏习惯。人的坏习惯有很多很多，而且很难克服。其实——只有长大了，人们才会发现——有些坏习惯人是无法克服的。不过，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区分两类习惯：一类是人们所认为的坏习惯；另一类是名副其实的坏习惯。在古希腊，女人被认为是劣等动物，不要笑，同学们，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你们这帮讨厌的家伙，当时男人之间的爱，男人与男童之间的爱，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有时候，男人会发现自己对某个英俊的小伙子越来越产生思恋之情。比如说，这个男子是一个伟大的运动员，如果是现在，则是一位板球手，优秀选手——

英俊的小伙子们静心等待着，希望发现这番讲话中的道德要义，以及它与坏习惯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没有找到答案。佩迪格里先生的声音越来越轻，但整个事情并没有就此告一段落，因为佩迪格里先生的表情显得失落而困惑。

人们发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了解是多么微不足道，这太不寻常了。同样，当人们非常肯定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深深地隐藏在黑暗之中时，他们经常吃惊而悲伤地发现，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下，在朗朗晴天之下的表现是如何失态的。有时，这样的发现会带来一种令人炫目、毁灭性的震撼。有时，这样的发现犹如和风细雨。

校长要求查看佩迪格里先生班级里几位学生的成绩单。他们俩坐在校长书房的桌子旁，背后是绿色的文件柜。佩迪格里先生滔滔不绝

地谈着布莱克和巴洛，克罗斯比、格林和哈利迪。校长点点头，将报告单翻了过来。

“我注意到，你没有将亨得森的成绩单拿过来。”

佩迪格里先生陷入尴尬的沉默中。

“你知道，佩迪格里，这很不明智。”

“什么不明智？什么不明智？”

“我们有些人遇到了特别的困难。”

“困难？”

“因此，不要在你的宿舍里偷偷补课了。如果你把男生叫到你的宿舍——”

“可这是为他好！”

“可是有规定不能这么做，你知道。一直有——传闻。”

“其他男孩子——”

“我不知道你打算让我怎么处理此事。请尽量不要那样——排斥其他孩子。”

佩迪格里匆匆离开，耳根发热。他能清晰地看出这个构陷是多么严重；由于他的人生轨迹正达到顶点，所以他对一切人、一切事持怀疑态度。佩迪格里在想——而且一半意识到自己的愚蠢——校长本人也在追求亨得森！所以他开始设计一项计划，这样他就可以遏止校长除掉他的任何企图。他清晰地看到，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一个借口，或一个掩护。他不断在思忖应该做什么。他首先抛弃了一个不可能的步骤，接着一个没有希望的步骤，再接着一个可怕的步骤——最后发现，他将不得不走这最后的一步了，尽管他的人生轨迹还没有向下。

他自己给自己打气。当班级同学全部坐定后，他从一个个孩子的身边走过；不过这一次，他深恶痛绝地从后排开始。他特意走到被柜子遮住一半身子的麦蒂身旁。麦蒂仰起脸对着他微笑，嘴角歪斜着。佩迪格里真切地感到一阵痛苦，对着孩子的上空勉为一笑。

“噢，我的天哪！这哪里是一张罗马帝国的地图，我的年轻朋友！这是躲藏在黑暗煤窖里的一只黑猫。詹姆森，让我看看你的地图。现在，你能看见麦蒂·温达普吗？噢，上帝啊。你看，我可不能在这儿闲逛消磨时间。今天晚上我不会去辅导功课了，所以不要去那儿，你带好课本、地图册，还有其他东西，到我的宿舍里来。你知道我的宿舍在哪儿，是吧？不要笑，你们这帮家伙！如果表现出色的话，也许还有黏牙的小面包或一片蛋糕——噢，上帝——”

麦蒂完好的半张脸像太阳一样闪闪发光。佩迪格里朝他的脸瞥了一眼。他攥起拳头，在孩子的肩膀上轻轻地敲了一下。随后，他匆忙返回到教室的前排，仿佛在寻找新鲜空气一般。

“亨得森，美人。今天晚上，我不能给你单独补课了。而且没有必要了，是吧？”

“先生？”

“到这儿来，让我看看你的课本。”

“先生。”

“现在过来！明白吗？”

“先生——你是不是再也不会在顶楼的宿舍里给我上课了，先生？”

佩迪格里先生烦躁地凝视着这个孩子的脸，而现在这张脸的下嘴唇噘了起来。

“噢，上帝。你瞧，加斯特里。听我说——”

他将手指伸进孩子的头发，把他的脸拉近。

“加斯特里，我亲爱的。好朋友终有一别。”

“可是你说过——”

“现在不行！”

“你说过！”

“我告诉过你，加斯特里。我星期四会在大教室里补习功课。你带好课本回座位上去。”

“仅仅是因为我的地图画得好——这不公平！”

“加斯特里！”

男孩子低下头，眼睛看着双脚。他慢慢地转过身，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坐下来，低头看书。他的耳朵红通通的，耳根周围甚至出现了一丝麦蒂式的紫色。佩迪格里先生在讲台后面坐下，双手在讲台上微微颤抖。低头的亨得森向他投来飞快的一瞥，佩迪格里先生把目光朝别处看去。

他努力让双手平静下来，嘴中咕哝着：

“我会给他补课的——”

在他们三个人当中，只有麦蒂能够对这个世界展现出开放的面容。太阳照在他的半边脸上，闪闪发光。去佩迪格里先生宿舍的时间快到时，他甚至特别仔细地将几绺黑发进行了梳理，让头发遮住乌青的头皮和乌紫的耳朵。佩迪格里先生为他开门时，身子一颤，犹如发烧一般。他让麦蒂在一把椅子上坐下，自己在宿舍里踱来踱去，仿佛走动是一剂止痛药。他开始对麦蒂或别的什么人讲课，仿佛宿舍里有一个能听懂的成年人。补课才刚刚开始，宿舍的门打开了，亨得森站在门前。

佩迪格里先生呵斥道：

“走开，加斯特里！走开！我不会见你的！噢，上帝——”

亨得森号啕大哭，转身飞奔而去，在楼梯上发出踢哒踢哒的声音。佩迪格里先生站在门口，朝楼下凝视着，直到亨得森的哭泣声和脚步声在耳边消失。此后，他仍然待在原地未动，朝楼下凝眸望着。他将手伸进口袋，掏出一条白色大手绢，用它擦着额头和嘴角。麦蒂看着他的后背，一脸茫然。

佩迪格里先生终于把门关上，但是没有看麦蒂。相反，他开始烦躁不安地在宿舍里走动着，嘴里念念有词，一半是对自己，一半是对麦蒂。他说，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是饥渴，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沙漠，人也有各种各样的饥渴。所有的男人都是嗜酒狂。基督本人曾经在十字架上大喊：“我渴！”(2)男人的饥渴是无法控制的，所以不能因为饥渴而责备男人。因为饥渴而责备男人是不公平的。这是加斯特里犯错的根源所在，这个愚蠢而漂亮的年轻人。不过，他还太年轻，所以理解不了这些。

此时此刻，佩迪格里先生瘫坐在桌旁的椅子上，把脸埋在了双手之间。

“我渴。”(3)

“先生？”

佩迪格里先生没有回应。不一会儿，他拿过麦蒂的课本，尽可能简短地告诉他地图错在什么地方。麦蒂开始修改地图。佩迪格里先生走到窗前，伫立着，透过铅框，朝顶端的消防通道看过去。通道外面的地平线上，伦敦郊区尽收眼底，宛如正在生长的植物。

亨得森没有回到大教室复习功课，也没有去他借口离开教室的卫生间。他朝大楼的前部走去，长时间站在校长的门外。这是他伤心的

明显标志，因为在他的世界里，越级汇报绝非是小事。最后，他开始敲门，起初有点怯懦，后来声音越敲越大。

“噢，孩子，你有什么事？”

“来见您，校长先生。”

“谁让你来的？”

“没有谁，校长先生。”

这句话让校长抬起头。他看到这个孩子刚刚哭过。

“你是谁班上的？”

“佩迪格里先生班上的，校长先生。”

“你的名字？”

“亨得森，校长先生。”

校长开口说了一声：“啊！”然后他又闭口。他翘起了嘴角。一丝焦虑开始在脑海深处萌芽。

“什么事？”

“是关于、关于佩迪格里先生的，校长先生。”

焦虑之花完全绽开。他想到了面谈，如何处分，各种烦恼手续，向官员们报告，最后向法官报告。当然，这个人会承认有罪；如果事情没有发展到这一步的话——

他仔细端详起这个男孩子来。

“什么事？”

“校长先生，关于佩迪格里先生，先生——他在宿舍里给我补课——”

“这个我知道。”

现在轮到亨得森感到惊讶了。他注视着校长，只见他在审慎地点头。校长很想回去休息，一是因为疲倦；一是因为任何事都改变不了他劝阻这个男孩子的坚定决心，特别是在还没有说出任何无可挽救的话之前。当然，佩迪格里先生将不得不走人，处理此事的困难应该不大。

“他真好，”校长熟练地说道，“不过，我知道你觉得这样额外补课，比其他人优秀，有点乏味，好了，我理解，你想让我告诉佩迪格里先生，是吧？我不会说是你说的，只会说，我们认为额外补课会让你承受不了，所以你不用再担心了。佩迪格里先生不会让你再去补课了，好不好？”

亨得森的脸红了。他的一个脚趾头在挖着地毯，眼睛向下看着。

“那么，今天晚上你来这里，我们不要对任何人说，好吗？我很高兴你能来看我，亨得森，非常高兴。要知道，这些小事情完全可以改正，只要你把这些事向大人们讲出来。很好。现在，高兴一点，回到你的课堂里去。”

亨得森一动不动地站着。他的脸更红了，似乎肿胀起来。泪水从眯紧的眼睛里喷涌而出，仿佛脑袋里全是泪水。

“好了，小伙子。事情还不至于那么糟糕！”

可是，情况反而更加糟糕。因为他们俩谁也不知道悲伤的根源在哪儿。孩子茫然无助地哭着，校长茫然无助地看着，实际上心里也在偷偷地想着他难以准确想象的情景，思考着劝阻这个孩子究竟是否明智，是否可能。当眼泪快要止住的时候，他才开始说话。

“好点了吗？嗯？瞧，我亲爱的孩子，你最好在那把椅子上坐一会儿。我要出去一下——几分钟后回来。如果你想走，也可以走。好吗？”

校长用一种友好的方式点头微笑，然后走了出去，并随手把门关上。亨得森没有在那把椅子上坐下。他站在原地，脸上的潮红慢慢地消退了。他用鼻子轻轻吸了口气，然后用手背抹了一下鼻子。随后他回到大教室里的座位上。

校长返回办公室时，发现他已经离开。他稍稍松了口气，因为还没有说出什么无可挽回的话来。不过这时，他恼怒地想到了佩迪格里先生。他盘算着立刻找他谈话，但是最后决定把整个不愉快的事情放在一边，等到明天上午上课时再说。届时，经过一夜的睡眠，他的旺盛精力将会完全恢复过来。明天很快就要来临，尽管整件事不能再继续拖下去了。想到早先与佩迪格里先生的谈话，校长怒不可遏，满脸通红。这个愚蠢的家伙！

然而，第二天早晨，当校长打起精神准备谈话时，他发现自己感到非常震惊，而不是给别人带去震惊。佩迪格里先生在教室里上课，而亨得森却没有来。第一节课还没有结束，新老师埃德温·贝尔——已经是整个学校的“风云人物”——发现了亨得森，并遭遇歇斯底里症的发作。贝尔先生被人搀扶着走了，而亨得森仍然留在了围墙下面，蜀葵花遮住了他的身子。显而易见，他是从五十英尺高的铅窗上，或是连接铅窗的消防通道上坠落下来的。他现在已经是命赴黄泉了。“死了，”杂务工梅里曼说，语气强调，显然有点幸灾乐祸。“死了，身子冰冷僵硬。”正是他的话刺激了那位贝尔先生。然而，当贝尔先生镇定下来后，亨得森的身体被抬了起来，人们在地上发现了一只体操鞋——鞋子上有麦蒂的名字。

那天上午，校长坐在桌子旁，看着亨得森曾经在他面前出现过的位置，不得不面对一些无情的事实。他知道自己，用通俗的话来说，要有苦头吃了。他预见到了此事的处理将错综复杂，他将不得不说出这个孩子曾经找过他，而且——

佩迪格里？校长明白，如果他知道昨晚发生的事情，他今天上午根本不会去上课。只有铁石心肠的罪犯才能做到，或者说，只有某个精于细小算计而冷漠无情的人才能做到——但这不可能是佩迪格里。那么是谁？

警察赶到时，他仍然不知道该做什么。当警长询问体操鞋时，校长只能说孩子们经常穿戴别人的鞋帽，警长了解孩子们的情况。但是，警长并不了解。他要求见一见麦蒂，就像电影里或电视里发生的事情一样。直到此时，校长才把负责这个学校的律师请来。于是警长离开了片刻，由他们俩找麦蒂谈话。他们明白他是说鞋子被抛弃了。校长大为光火地说，鞋子被扔掉了，而不是被抛弃了，它不是马掌。律师解释了保密与真相的关系，以及他们将如何保护他。

“事情发生时，你在不在现场？你在消防通道上吗？”

麦蒂摇了摇头。

“那么你在哪里？”

如果他们经常见到麦蒂的话，他们就知道为什么太阳又一次闪闪发光，而且使完好的半边脸显得更有光彩。

“佩迪格里先生。”

“他在现场吗？”

“不在，先生！”

“瞧，孩子——”

“先生，他和我在他的宿舍！”

“深更半夜？”

“先生，他教我画地图——”

“别犯傻了。他不会在深更半夜教你画地图！”

麦蒂脸上的光彩变弱了。

“你还是把真相告诉我们吧，”律师说。“真相终究会大白的，要知道。没有什么好害怕的。那么，这只鞋是怎么回事？”

麦蒂仍然低着头，显得朴实而不是高贵，嘴里咕哝着。

律师在追问他。

“我没有听清楚。伊甸园？伊甸园与体操鞋有什么关系？”

麦蒂的嘴巴又咕哝着。

“你这样我们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校长说。“你瞧，呃，威尔沃特。可怜的小亨得森跑到消防通道上去干什么？”

麦蒂从眉毛下激动地向上盯着，然后双唇间迸出了一个词。

“邪恶！”

于是他们把麦蒂放在一边，然后让佩迪格里先生过来。他显得虚弱无力，脸色灰白，几乎快要晕倒。校长带着厌恶和同情看着他，给了他一把椅子，他瘫坐了下来。律师将案件办理的程序作了解释：如果被告承认有罪，就没有必要对未成年人进行盘问，那么法庭就会放弃严重的指控，而只提出相对较轻的指控。佩迪格里先生缩成一团，浑身哆嗦。他们对他的态度很好，但是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他只有一次表现出了活力的火花。校长温和地告诉他他有一个朋友，因为小麦蒂已经提供了他不在现场的证明，而佩迪格里先生听完后，脸色变得煞白，然后通红，最后又是一片煞白。

“这个可怕而丑陋的孩子！即使地球上只剩下他一个人，我也不会去碰他！”

考虑到他同意认罪的情节，对他的逮捕尽可能在私下里进行。然而，他是在警察的看护下，从他的顶楼宿舍里顺着楼梯走下来的；然

而，他的追随者、阻碍他前进的小人儿就在现场，正目送着他走向耻辱和恐怖。所以，佩迪格里先生对着大厅里的他咆哮。

“你这个可怕、可怕的孩子！这一切全是你的错！”

颇为奇怪的是，学校里的其他人似乎完全赞同他的观点。与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相比，可怜的老派老师现在更受孩子们的喜欢了。尽管在那时候，他经常给孩子们发一片蛋糕，而且和蔼可亲，只要他们愿意，随时让他们取笑逗乐。所有的人，包括校长、律师、法官，都不知道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时，亨得森乞求着想要进去，但是在遭到拒绝后，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于是在铅窗附近滑倒，人摔了下去。现在亨得森已经死去，再也不会向任何人展示他怒不可遏的心情了。不过，此事的最后结局是：麦蒂被送往考文垂，陷入深深的悲伤中。老师们清楚，他是学校里提前解除学籍的几个学生之一，给他找份简单而不太费脑筋的工作，即使不是一剂良药，那么也是唯一的缓和剂。在小镇主大街一端的老桥附近，有一家弗兰克里五金店，校长设法在那里为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如同109732号佩迪格里一样，学校再也不知道他是谁了。

校长在学校里待的时间也不长。亨得森找他时遭拒绝的事实让人难以释怀。学期结束时，他因健康原因离开了学校。其实，这个悲剧才是他退休的主要原因。因此，当他退休后住进了白色悬崖上的一间平房时，他一次又一次地思考着悲剧的枝节部分，却无法深刻地理解悲剧的本质。只有一次，他发现了一条可能的线索，但即使如此，他也难以确定。他在《旧约圣经》上发现了一处引文：“在以东[(4)]之上，我抛弃了我的鞋。”此后，一想起麦蒂，他的身上都能感受到一丝寒意。当然，这句引文是一个原始的咒语，经过翻译后，字面意义已经被掩盖，就如同词语“打屁股”，以及其他一些暴力语言。于是他静坐沉思，希望能找到一把钥匙，打开一扇比年轻亨得森的悲剧更加深远的黑暗之门。

他经常会一边点着头，一边自言自语地咕哝着——

“噢，是的，说是一回事，做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

(1)　文迪，麦蒂的众多名字之一。

(2)(3)　原文为希腊语。

(4)　以东，《圣经》中雅各之兄。

第三章

弗兰克里是一家很有特色的五金店。它位于格林菲尔德小镇的一端。开凿运河与建造老桥的时候，它的所有商品价格开始下滑。19世纪早期的时候，弗兰克里五金店搬进了纤道背后摇摇欲坠的楼房里，它的商品价格更加便宜。楼房的建造年代久远而不可考，它砖石砌墙，瓦甓高耸，辅以木条泥浆，还有一个奇怪的木质结构。其实，这些木质部分很有可能是中世纪的窗户，后来出于习惯在上面钉满了木板条，现在看上去只是一些遍布裂缝的墙壁。当然，没有一道横梁不散布着刻痕、槽口，以及不时出现的洞眼，说明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楼房一直在不停地营建与改造，进行着分割、翻修和置换。这些楼房最终属于了弗兰克里五金店。它们大小不一，随意排列，像滋蔓的珊瑚一样杂乱无序。面向小镇主大街的楼房正面，晚至1850年才经过修葺整合在一起，其原貌一直保持未变。直到1909年，国王陛下爱德华七世驾临时，才又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修。

从那时候开始，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所有的顶层阁楼，所有的走廊通道，楼房内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当做了仓库，里面堆满了货物。有点货满为患。每逢一个时代，每经过一代人，每销售一批货物，弗兰克里都会留下一件样品，或一件剩货。来客在偏僻旮旯里随意寻觅，可能会找到马车灯或锯工架子这样的物件。它们的目的地不是博物馆，而是驿站马车，或拒绝向蒸汽动力让步的锯工。确实，在20世纪的早期，弗兰克里作出了坚定的努力，在楼下添置了尽可能多的当代新货。经过一定的演化，没有明显地故意为之，五金店自动划分为不同的货区或部门，货物按工具、园艺、槌球或杂货分类摆放。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动乱后，这个地方布满了密如蛛网的电线，营业款顺着电线用小木罐进行传送。对各种年龄的人——无论是孩童，还是退休老人——来说，这都是一道引人入迷的景观。每个营业员在自

己的柜台上——叮当一声——启动小木罐，当飞动的小木罐到达收银台时，会敲响一个铃铛，发出丁冬一声！这时，收银员会伸手取罐，拧开盖子，把钱取出，检查单子，放进找零，然后又叮当一声，把木罐送回去！叮当！叮当！这个过程要花掉很多时间，但是却饶有情趣和味道，如同把玩火车模型一般。在赶集的日子里，铃铛声此起彼伏，清脆响亮，盖过了牛群赶过小镇老桥上的哞哞叫声。不过，在其他日子里，铃铛经常沉寂无声。随着岁月的轮回，沉寂期也越来越长。现在，顾客在五金店偏僻而昏暗的角落里闲逛，可能会发现这种小木罐的另外一个特点。由于制造工艺的关系，铃铛的声音越来越沉闷了，而小木罐仍然在顾客的脑海中嘶嘶作响，如同猛禽一般，转过一道弯，消失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方向里。

历史悠久是弗兰克里五金店的标志。当时设计这个复杂的机制，是为了避免每一个营业员都拥有自己的钱柜。但未能预见到的结果是，蜘蛛网般的电线把他们孤立起来。年轻一代的弗兰克里先生从老一代的弗兰克里先生手中接管五金店，后来也走向衰老的弗兰克里先生去世了，而他的营业员们，也许是通过节俭而虔诚的生活方式，保持着健康，不仅健在人世，而且仍然活跃在柜台的后面。新一代年轻的弗兰克里先生甚至比他的先人更加虔诚，觉得头顶上这条运钱的铁道是对这些年尊绅士们的玷污，于是移走了它。当然，他就是著名的阿瑟·弗兰克里先生。是他建造了小镇的教堂，他的名字被坚守在柜台角落里的绅士们简称为“阿瑟先生”。这些绅士们的语言仍然未受时代变化的污染，而时代见证了非马匹牵引的机车的普及。阿瑟先生把木制钱柜还给了每一个柜台，给每一个独立的部门恢复了尊严。

不过，使用头顶铁道的做法促成了两件事。第一，它使工作人员习惯了适度的平静与安宁；第二，它使工作人员如此习惯头顶上来来往往的收银方式，以致这些年尊的绅士们在收到一张钞票时，会立刻做出向上的姿势，好像要检查钞票的水印一样。不过，这个地方经过进化，也许是退化之后，他们在此举之后会继续保持沉默，目光迷

惘，而营业员会试图记起下一步该做什么。然而，称他们为“营业员”对他们的记忆不太公平。在晴朗的日子里，当暗淡的电灯关闭，小店的采光依靠平板玻璃窗和宽敞、布满污垢的天窗——有一些天窗是内置式的，因此从来没有见过天空，这时一些安静的区域一直阴暗不明，如各处的旮旯、被遗忘的通道。在这样的日子里，闲逛的顾客会发现一个长着幽灵一般翅膀的衣服领子，在一个无人造访的角落里微微发光。当眼睛习惯了阴暗的光线后，他可能会发现一张苍白的脸悬挂在有翅膀的领子上面。在低处，也许还有一双手，从看不见的柜台里伸出来。此人会一动不动，如他所出售的一包包螺栓、铁钉、螺丝、铁片和平头钉一样。他也心不在焉，思绪不可揣测，而身体笔直地待在原地，慢慢地消磨着生命，等待着最后的顾客到来。年轻的阿瑟先生甚至带着良好的愿望和真挚的善意相信，营业员站立是唯一合适的方式，而让营业员坐下来工作，则有不道德的成分。

由于年轻的阿瑟先生是一个虔诚的人，坚守着人类某个神秘的精神信仰，所以不可否认的是，在他掌管期间，营业员们变得越来越神圣。年高、俭朴与虔诚合于一身，使他们成为世界上最无效率、同时又最有尊严的营业员。他们远近闻名。年轻的阿瑟先生在对蛛网采取拿破仑式的决定后，已经无计可施了。他是一个天生的单身汉，与其说是性厌恶或性倒错，倒不如说是性动力的减退。他打算把自己的财产留给他修建的教堂。二战期间，五金店欠下了债务，不过很小。阿瑟先生找不到理由不让它继续欠债，尤其是在他的后半生。这些神圣的老人需要养活，因为他们除了现在的工作什么也不能做，而且也无处可去。因为这个违背经商之道的做法，他父亲的会计有一个锐意改革的孙子对他横加指责。阿瑟先生含混不清地咕哝道：“牛在踹谷的时候，不要笼住它的嘴。”

重新采用独立的钱柜是否对五金店的加速衰败产生了影响，现在已无从得知。可以确定的是，当衰败越来越危险的时候，商店出于明显的自发行为，竭尽全力进行了自救。它并没有推卸对这些站立太

久、售货太少的年尊绅士们所承担的光荣义务。在第一次的大变动中，它把难以想象的一包包零星货物从一个阁楼归并到另一个阁楼，并且在二楼开设了一间展销室！室内展出各种餐具和玻璃器皿。因为所有的年尊绅士忙碌在各自的柜台后面，因此必须要输入新鲜的血液。当时，既找不到年龄合适的人，也找不到薪水低廉的人，因此，带着干净彻底与跑步进入20世纪的姿态，商店雇用——“雇请”一词带着男性的尊严——雇用了一位女性。在二楼长长的展销室内，电灯——此外，它的灯泡的功率比大楼里其他地方的要更大——一直开着，无论白天的光线是多么明亮，一直开到下午6点钟店铺打烊。通往灯火通明的展销室的那段楼梯，带着一丝本质性的轻佻意味，与楼上展览的物品和看管人的性别较为吻合。它是17世纪晚期残存下来的简易砖石楼梯。人们难以明白的是，这样的楼梯竟然建在了室内，而不是在室外。在不长的时间里，除了餐刀、餐叉和玻璃杯外，又增加了饮料瓶、葡萄酒杯、瓷器、餐桌垫子、餐巾圈、蜡烛台、盐罐子和玛瑙烟灰缸。它不仅是顶楼上的店铺，而且也是店中之店。然而，它似乎是轻浮古怪的事物，那个亮堂的简易入口，铺上地毯的楼梯，一块块小地毯和擦亮的地板，在有点浪费的明亮灯光的照耀下，玻璃器皿或银器闪闪发光。在它的下面，仍然摆放着帚柄、镀锌的铁篮子，以及一排排木柄工具。它与污损的木制货柜很不协调，货柜的格子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钉子、大头针、平头钉、铁螺丝或铜螺丝、螺栓。

老人们对此不屑一顾。他们知道，展销室注定会失败的，因为五金店的分裂实际上已经难以控制，衰败已经不可避免。即便如此，楼上展销室开张以后，塑料产品蜂拥而入，而且势不可挡。塑料制成的各种各样色彩绚丽的桶、碗、篮子、水箱和盘子，犯下了滔天大罪。此后，塑料产品得寸进尺，绽放出了各种各样的人工花朵。这些产品在楼下营业厅的中央，全部摆放到一起，搭成了一个售货亭。售货亭额外伸出来一个塑料屏风和花格子，摆放着稀奇古怪的园艺设备。这也是一个女性的领地。它的看护人也是一位女性。不仅是一位女性，

而且还是一位姑娘。像其他人一样，她也有一个钱柜。她尝试用彩色灯光进行装饰，并把自己隐藏在幻想的丛林中。

校长把麦蒂硬塞进来的，就是这个古老与现代交错混杂的场所，一个在整体上与现实社会较少关联的地方。他的身份模糊不清。阿瑟先生解释说，这个孩子最好先过来，他们会为他找到用武之地的。

“我想，”阿瑟先生说，“我们可能会安排他去送货部。”

“将来怎么办？”校长问，“——我是说他的将来。”

“如果他表现出色，就可以进入派送部。”阿瑟先生说，远远瞥了拿破仑一眼。“如果他的脑子对数字清楚的话，还可以把他调往会计室。”

“我不应该向你隐瞒，这个孩子似乎一无所长，可是他又不能继续待在学校。”

“他可以先从送货部开始。”

弗兰克里五金店的送货范围有十英里左右，而且可以赊账。如果在格林菲尔德小镇，他们会打好包裹让一个孩子送去；如果路程较远或货物太多的话，他们会动用商店里的两辆小货车。第二辆货车有一位司机兼脚夫，人们就是这么叫他的。因为患有关节炎，司机的双腿有点残疾。他不得不让自己待在座位上，尽可能长时间地忍耐着，有时候忍耐的时间很长。这又体现了阿瑟先生缺乏想象力的善良。它让一个人的工作变成了他的长期考验和恐惧，而且两个人在做一个人的工作。弗兰克里五金店属于“劳动密集型”，尽管这个术语在当时还没有被广泛使用。五金店有时也被人称作“一家优秀的老企业”。

在“古德柴尔德珍本书店”小花园的天井尽头，藏着一个锻造车间，它的前身是一个仍然被称作“马车房”的地方。车间里面摆满了铁砧、工具、火炉，当然还有年迈的铁匠。铁匠的所有时间都在为孙子们打造小玩意儿。这个地方吸引了麦蒂，使他着迷。他开始有了零

花钱。他睡在一个狭长的阁楼上，屋顶是15世纪生产的玫瑰色瓦片。他的胃口不错，因为这是阿瑟先生能够调整的事情之一。他穿着厚厚的、深灰色的制服，下身是灰白色的工作裤。他搬运物品。他成了脚夫。他把一个地方的园艺工具搬到另一个地方，然后让顾客签字买单。身处锻造车间外面的一堆堆包装盒中，他看起来非常显眼——他用撬棍一样的工具把这些包装盒撬开。他对开箱已经非常娴熟。他知道了薄金属板和金属棒的尺寸，还有角铁、主梁和电线的尺寸。有时，在安静的营业时间里，人们能听见他在阁楼里的货架间沉重而凌乱的脚步声。他经常把那些叫不出名称的古怪货物送到阁楼。它们的售出率很低，往往每半打只卖出一件，其他五件则锈迹斑斑。在这个地方，零散的顾客可以找到一套开放式壁炉使用的拨火棒，甚至能看见一包变了形的第一代无烛花的蜡烛。麦蒂有时在阁楼上打扫卫生——清扫大量不规则板材上的灰土，而扫帚所到之处，只会让尘埃腾起，使它们在黑暗中悬浮起来，虽然眼睛看不见，但鼻子可以闻到。他开始对恪尽职守的有翅膀的衣领们表示尊敬。商店里还有一个与他同龄或稍大的男孩子，负责步行或骑自行车在本地送货，他把自行车看成是自己的物品。自行车的年纪比他的年龄还要大。这个孩子身体结实，一头金发油光发亮，与他锃亮的靴子一样，充满诱惑力。不过，他用完美的方式与商店保持着距离，因此每次来到商店，他更像是一位光临的顾客，而不像是商店里的工作人员。有翅膀的衣领们所达到的似乎是一种完美的静止，而这第二个孩子却发现了永恒的运动。麦蒂，当然，仍然过于天真无邪，所以不能像这个金发孩子那样，在前进的方向上屈从于环境。他永远都很忙，却不知道别人让他做这做那，目的是让他在他们的视线中消失。铁匠让他去捡天井角落里的烟头时，他并不明白，即使他整天无所事事，到处闲逛，也没有人会在意的。他捡完那些数量不多的烟头后，便返回去禀报。

来到弗兰克里五金店，还没过几个月，他又故态复萌，与孤儿学校时并无二致。他从楼下摆满塑料花的售货亭前走过，带着某种震撼

呼吸着它的气息。也许，正是因为那些难以忍受的、没有香味的塑料花的铺张情景，使亭子里的姑娘身上散发出了明显的甜蜜芳香。后来，有一天早晨，他得到任务，把一批新到的花送到艾伦小姐处。他来到售货亭，双臂抱满了塑料玫瑰。由于没有必要，玫瑰花的刺并没有被复制出来。他透过玫瑰花的缝隙朝前面看去，此时一片叶子正蹭到了他的鼻子上。他发现，她已经把前面搁板上的玫瑰移开，在亭子的墙壁上打开了一个口子。这样，他已经能透过玫瑰花看进亭子里面去了。

首先，他感觉到了一个像帘子一样的明亮物体。帘子在头顶部位呈波浪形——她背对着他，非常舒缓地披散下来，一直披散到眼睛看不见的地方。她身上的香味，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向四下飘散着。她听见他来了，把头扭了过来。他发现她的鼻子弧线很短，仿佛正将傲慢无礼的绝对权授予它的主人。此刻，由于扭头，帘子般的头发在鼻子下面带住了。他还看见，她的额头与脸部其他部分被一道精细如画的眉毛分隔开来。在眉毛下面，是一只镶嵌在长长的黑色睫毛之间的灰色大眼睛。这只眼睛注意到了塑料玫瑰，不过她正在忙于接待另一个方向的一位顾客，只有时间发出一个单音节的声音。

“嗒。”

空空的搁板在他的手肘底下。他放下玫瑰，玫瑰竖了起来，把她从他的视线中藏起来。他的双脚使他转过身去。他离开了。“嗒”扩散开来，它不仅仅是一个音节，同时也是柔软的、响亮的爆破音，音长无限。他到锻造车间附近才部分地回过神来。他还机灵地问是否有更多的花需要送过去，但是没有人听见，因为他自己并不知道，他的声音非常细小。

现在，他有了第二个念念不忘的对象。第一个是佩迪格里先生，迥异于第二个对象。当这个脚夫在阁楼上清扫云层一般的灰尘时，当他有表情的右脸遭遇毫无理由的痛苦时，佩迪格里先生会出现在他的

脑海中。如果他的脸因突然的疼痛而发生扭曲，起因不是灰尘，也不是碎片，而是他想起了大厅里佩迪格里先生朝他吼叫的那句话——“这全是你的错！”在一次完全独处的时候，他紧紧地攥住一根尖钉，木然地戳向握着扫帚的手背。他注视着，脸色也许有点苍白，注视着鲜血形成一道细长的印痕，在印痕的一端积成了一滴血——这一切全是因为那听不见的声音又一次在向他怒吼。现在，似乎对他来说，对那张脸的那么一瞥，那香水的味道，那披散的长发，同样充满震撼地塞满了脑海里的每一个角落，让大脑对佩迪格里先生的记忆找不到容身之处。这两次震撼似乎在扭曲着他的内心世界，使他违逆个人意愿，难以进行自卫，不可救药，只能默默地忍受。

那天早上，他在游荡中离开了天井，顺着楼梯爬上了阁楼。他轻车熟路地穿行于散发着碎屑味的包装盒间，经过一堆堆的油漆，穿过一间空荡荡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套生锈的锯子，一个套一个地叠在一起的一堆浴盆，再向下经过一排排一模一样的石蜡灯，进入展销餐具和玻璃器皿的狭长房间。在房间的中央，有一个屋脊状的玻璃大天窗，日光通过天窗上方的第二个天窗，会径直照进主营业大厅。向下看去，他可以看见明亮闪烁的五彩阳光，可以看见自己移动时，阳光也同时在移动。他还可以看见下方五颜六色的朦胧一片，那是卖塑料花的柜台，此时他的心跳加快起来。他同时知道，只要他下次再来到此处，一定会向两侧、向下观看那模糊而混杂的场面。他向前走去，进入到另一个阁楼，里面空无一物，随后又向下走了一两级台阶。这个楼梯通向离天井最远端的一堵墙。他用手抓住了防护栏杆，弯下身子，朝天花板的下面窥视着。

他可以看见那一大堆人工塑料花，但是花亭的对外营业窗口设在另一侧。他可以看见这一侧的塑料花，还有他匆忙堆放在另一侧的塑料玫瑰。亭子的中央能看到淡黄色的尖顶，然后是一片白色向四周延伸开去。他发现，能看得更清楚的唯一办法就是从营业大厅里走过去，经过花亭的时候朝旁边瞥上一眼。他的脑子里曾经闪过一丝念

头：如果有人与她非常熟悉的话——比如说那个金发男孩，那么，他就可以停下脚步与她聊天。有了这个念头，以及想到此事的不太可能，他的心跳加快起来。所以他飞快地走着，但是双脚似乎迈不动步子，仿佛有太多的脚在牵绊着他。经过那个没有鲜花的柜台，在一码远的地方，他朝旁边瞥了一眼，头却保持未动。不过此时，艾伦小姐正好弯下身子，他能看见的只是空空的售货亭。

“脚夫！”

他摇摇晃晃地加快了步子。

“你去哪里了，脚夫？”

其实，他们并不想知道他去哪里了。如果他们知道他去了哪里，他们可能会觉得有趣，说不定更喜欢他了。

“货车大约等了半个小时了。把货装上！”

他把一捆捆货物朝车上搬去，一捆捆金属件被叮叮当当地扔进了角落。他放进半打折叠椅，最后把自己笨拙的身体移到司机旁边的座位上。

“我们商店有那么多的花！”

帕里什先生，那个关节炎司机，哼了一声。麦蒂继续说着。

“那些花像真的一样，是不是？”

“我没有见过那些花。如果你有我的膝盖——”

“它们很好看，那些花很好看。”

帕里什先生没有理睬他，专心致志地开着货车。麦蒂的声音，实际上相当主动，继续在说着。

“它们很漂亮。我是说那些塑料花。还有那位姑娘，那个年轻小姐——”

帕里什年轻时曾是弗兰克里的三位送货马车手之一。在机动车发明并使用后没几年，他就变成了机动车司机。他随身携带着两样东西：一样是送货马车的词汇表；另一样是自认为已经晋升的信念。起初，没有迹象表明帕里什先生听见了脚夫的话。然而，他实际上听见了这个脚夫说过的每一个字——正在等待最合适的时机把他的沉默包起来，卷成武器，以此来击打他的头部。他现在开始实施行动了。

“小伙子，跟我说话，你应该称呼我‘帕里什先生’。”

也许是从这一次开始，麦蒂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了。

那天晚些时候，他又一次来到了营业大厅上面的阁楼上。他又一次在屋脊状天窗下的明亮区域里朝两边扫视，又一次在天花板下东张西望，左右窥视。他什么也没有看见。商店打烊后，他匆忙赶到店门前空空的人行道上，但什么人也没有看见。第二天同一时间，他早早地赶到了那里，并得到了回报。他看见淡褐色的头发散发出甜美的光泽，裸露而弯曲的膝盖，以及修长的、闪亮的穿着长袜的双腿。它们出现在巴士车的站台上，随后消失在巴士车内。次日是星期六——半天营业，他整个上午忙忙碌碌，等他有空时，她已经离开。

星期天，他主动前来上早班，在阿瑟先生称之为“食堂”的地方，吃了一顿那里提供的普通大餐，随后为了健康缘故，听从嘱托闲逛出来散步。与此同时，有翅膀的领子们则躺在床上小憩。麦蒂一路走着，经过古德柴尔德珍本书店，经过斯普罗森大楼，向右拐到了小镇的主大街。他处于一种奇怪的状态中，仿佛空中有一个高扬的音符在吸引着他，使他无法摆脱。这种状况直接来自于某种内在压力，某种焦虑——如果大脑对过去进行回忆，焦虑就会演变成剧烈的痛苦。这种感觉变得如此强烈，使他转身返回弗兰克里五金店，仿佛看见这个他出了问题的地方，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他伫立在街头，仔细打量着五金店，以及毗邻的书店，以及再毗邻的斯普罗森大楼，但他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他转过斯普罗森大楼的拐角，来到横跨运河的老

桥上。经过老桥时，他听见了老桥底部铁皮厕所里哗啦啦的自动冲刷声。他伫立着，俯瞰着运河的水流，内心不知不觉地想到了古老的信念，认为此情此景可以带来裨益与治疗之效。他曾产生过漫步纤道的短暂念头，但是纤道泥泞不堪。他转过身，拐过斯普罗森大楼，又看见了书店和弗兰克里五金店。他停下脚步，朝书店的橱窗看去。图书的题名也帮不上忙。图书里全是文字，它们是人类喋喋不休的物理复制。

现在，问题的某个方面逐渐清晰起来。还是有可能对这一切保持沉默，静下心来穿越一切噪音、一切语词，带着具有穿透力的甜蜜感，穿越这全是你的错和嗒这样的语词和刀剑，走向沉默、沉默——

橱窗的左栏，几排书（《棍棒与枪炮》）的下面，有一个狭小的柜台，上面有一些书籍，但绝不是严格的经典作品。它们是一些英文ABC和祷告入门书之类。其中还有精心裱贴的古老音乐羊皮纸——方阵音符的音乐。在它的左侧，有一个玻璃球立在一个很小的黑木架子上。麦蒂带着一种认同感看着玻璃球，因为玻璃球并没有试图说着什么。它与大部头图书不一样，不是僵化语言的完整储藏室。它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明亮的太阳，太阳显得非常遥远。他认同太阳，因为太阳什么也没有说，而是静卧在那里，看上去越来越明亮，越来越纯洁。当乌云消散的时候，它开始发出灿烂耀眼的光芒。他移动时，它也在移动，但是很快，他站立不动，无法移动了。它轻而易举地控制了他，一支火炬笔直地照进了他的眼睛，使他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并不是不愉快的感觉，而是持续的奇妙的感觉——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他同时也产生了恰如其分的感受，真实感和沉默感。对此，他后来称之为“泉水喷涌的感觉”。再后来，埃德温·贝尔称之为“进入一个静谧的另类空间”，众多事物在他面前显现或被展示了出来。

连接处阴暗的一面向他展示了出来。曾经孤立的完整背景现在出现了，它是事件和人物得以存在的基础。他看见了佩迪格里先生，他的脸因为斥责而发生扭曲。他看见了披散的头发，看见了一个侧影。他看见了它们彼此保持的平衡。塑料花丛中那个姑娘的脸，他未曾完整地看见过，现在就出现在他的眼前。他了解这张脸，但同时也知道，他对这张脸的了解有点问题。佩迪格里先生使它平衡下来。他对佩迪格里以及他说过的那句伤人的话的相关了解，每一件事都是理所当然的。

随后，所有这一切对他都不可言说地隐藏了起来。从右下方到稍高一些的左上方有一个地方，可以清晰地看见几个镀金大字。他注意到这是书店橱窗的底部，上面有“古德柴尔德珍本书店”几个镀金大字。他发现自己正歪斜着身体，毕竟镀金大字是呈水平状。由于呼吸的水汽在橱窗上凝结，小黑木架子上的玻璃球开始隐退。玻璃球上的太阳不再闪闪发光。他在困惑中回忆起来，整整一天了，天空没有出现过太阳，而是布满厚厚的云层，云层不时洒下几滴雨点。他试图回想刚刚发生过的事，随后发现，回想的时候他改变了刚发生的事情，仿佛在画面和事件上涂上了色彩和形状。它与在绘画练习册的空格中涂满颜色不一样，因为练习册上的所有线条都已框定，而像心怀愿望，随后看愿望实现；或者说，不得不心怀愿望，然后看着愿望实现。

过了片刻，他转身离开，沿着主大街漫无目的地走着。雨像刺一样下着。他犹豫着，随后朝四周看了看。他的眼光落到了老教堂上，它位于大街左侧不远的地方。他加快步伐朝教堂走去，首先想到了躲雨，接着突然明白教堂是他必须要朝拜的地方。他推开教堂的大门，走了进去，坐在了教堂后厅的西窗下。他小心地挽起裤脚，跪了下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他怀着恰当的态度，来到了恰当的地方。这里是格林菲尔德的教区教堂，一座高大的建筑，两侧有回廊和耳堂，布满了小镇悠久而杂乱的历史痕迹。地

面上的每一块石板都有铭文，墙壁上没有文字的地方极少。教堂里几乎空荡荡的，不仅仅是没有人。对他来说，教堂里没有玻璃球上的那些特性，那些特性曾在他的内心找到了某种共鸣。他无法找到任何联系，他的咽喉有一块物体，巨大而难以吞咽。他开始念主祷文，然后停了下来，因为语言似乎没有意义。他待在那儿，跪立着，感到困惑而悲伤。跪着的同时，由塑料花与散发出甜美光泽的褐色发浪所带来的痛苦和特别的渴望，如潮水一般涌了回来。

人类的女儿们。

他的内心无声而漫无目的地大喊着。沉默，在沉默中回荡着。

这时，一个声音在说话。而且非常清晰。

“你是谁？你想要什么？”

这是助理牧师的声音。他正在清理法衣室内的某些物品。他一直恪守着清规戒律的苦行生活，而他的牧师一无所知。他惊讶地发现一个唱诗班的男孩正在法衣室的大门旁搜索着，并想进去寻找一本遗失的连环画。不过，这两句话在麦蒂听来，问得恰如其分，正是他的内心所想。他同样在内心进行了回答。在内心的天平上，一端是一张男人的脸，另一端是如火一般的期待与诱惑。在天平的两端取得平衡之前，他经历了一段纯粹而灼热的痛苦时光。这是对他未曾磨练过的意志的第一次砥砺。他知道——也从未想到过要怀疑这种认识，或者更糟糕的是，去接受这种认识，为之感到自豪——他所作出的选择，不是像驴那样在大小萝卜之间进行选择，而是选择了痛苦不堪的感知。灼热的痛苦继续在燃烧。在它的内里，被吞噬的是冉冉升起的、以塑料花和秀发为中心的完整未来。希望越来越小，从可能转向了渺茫。因为他已经有了感知，所以他也看到了，他毫无吸引力的外表，会让他跟这个姑娘的接触变成闹剧和羞辱。他看到了，同时也想到了，接近任何女人都会是这样。他开始流下了成人的眼泪，本性感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他为消失了的未来哭泣，宛如为一位死去的朋友哭泣。他

哭泣着，直到自己再也哭不出来。随着眼泪的流淌，他永远也不知道身上的某些东西也随之流干了。哭完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摆出了一个奇怪的姿势。他跪在地上，但是后背碰到了板凳的边沿。他的双手正抓着前面的靠背，额头贴在放祷告书和赞美书的小搁板上。他睁开眼睛，凝神注目时，发现自己正凝视着自己流下的潮湿的眼泪。这些眼泪滴落在石地板上，流入古老铭文的沟槽里。他开始回过神来。这时，天色已经变得朦胧而灰暗，细雨淅淅沥沥地落在高高的西窗上。他发现救治佩迪格里绝无可能。至于秀发——他知道他必须远走他乡了。

第四章

峻急与激情是麦蒂的典型性格。一旦作出了决定，他就会走得尽可能远。周围环境以奇特的方式围着他在作调整——仿佛是由于他的峻急，旅行事宜变得顺利，正因为如此，他去澳大利亚的行程一帆风顺。他遇到了似乎具有强烈同情心的官员，他们本来有可能是非常冷漠无情的。或者，也许是这些官员在看见他枯萎的耳朵时，皱眉蹙额，所以想尽快让他在眼前消失。没过几个月，他在墨尔本找到了一份工作和一家教堂，在基督教青年会找到了一张床铺。所有这些在市中心伦敦宾馆附近的福尔大街上等着他。这家五金店没有弗兰克里五金店大，但是它的楼上有储藏室，一侧的院子里有包装盒，机器车间矗立着冶炼炉。他本来可以在此待上几年——或者一辈子——如果它没有违背他天真的信念：远走他乡可以让他远离烦恼。不过，当然，佩迪格里先生的诅咒挥之不去。此外，也许是流年岁月的缘故，也许是身在澳洲的缘故，也许这两种因素都有，他朦朦胧胧的困惑感越来越强烈，并很快转变成了彻底的惊讶。最终，他的脑海深处浮现出了一句话。

“我是谁？”

关于这个问题，他心中的唯一答案是这样的：你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你伤害了你唯一的朋友；你必须贡献出婚姻、性、爱，因为，因为，因为！只要对情况有冷静一点的审视，就不会有任何人需要你。这就是你。

他的皮肤残缺程度，连他自己也不清楚。甚至最善良的人也不得不作出巨大努力，尽量不露声色地免受他外表的影响。当他终于意识到这一点时，他尽可能地躲避任何社会交往。这不仅仅是因为那些不可接近的人（他曾在新加坡逗留了四十分钟，那个像玩偶一样的姑

娘，打扮得花枝招展，必恭必敬地站在乘客大厅附近），而是因为一位部长和他的太太，还有其他人。他的《圣经》，有印度纸质和柔软皮革封面，对他的情况无能为力。他的英国口音和宗主国的背景也帮不上他的忙——尽管他曾天真地认为会帮上忙。当他保证自己不再认为自己与众不同，不再轻视澳大利亚，不再期待优惠待遇时，他的同事们变得更加不友好了，反而对不平等和没有享受过优惠待遇而感到怒不可遏。

“我不在乎你他妈的叫什么。我说‘麦提’，你就是‘麦提’。我他妈的就这么叫！”

——面对那个与帕里什角色相同的澳大利亚人时——

“告诉我，究竟怎样才能说好他妈的标准英语！”

可是，麦蒂因为一个极其简单的理由离开了五金店。他第一次搬几箱子瓷器去结婚礼品部时，发现礼品部是由一个美丽而打扮入时的女孩子在负责，而且充满难以言说的危险。他同时也发现，旅居海外并没有解决他的所有问题。此时此刻他本来可以返回英国，只是回国几乎变得不可能了。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也就是说，只要一有机会，他就换掉工作。他去了一家书店工作。书店店主斯威特先生太近视、太马虎，因而不理解麦蒂脸部残疾的影响。斯威特夫人并不近视，也不马虎，所以她看见麦蒂时，就知道为什么顾客不像以前那样光顾书店了。斯威特夫妇比英国卖书人更加富裕，住在城郊的一座乡村宅院里。不久，麦蒂被安置在紧靠宅院主体的一间小屋内。他是书店的零杂工。斯威特先生让他学会了驾驶，担任大房子到书店之间的驾驶工作。斯威特夫人扭着脸向他指出来，如果他戴上一顶帽子，他的头发将更加整齐。由于对自我的深刻感知，而不是对身份的感知，他选择了一顶宽檐的黑帽子。帽子与悲伤的、完好的右脸相配，也与明亮而萎缩的、可怕的左脸相配。左边的嘴角和左眼向下耷拉着。帽子非常靠近耳朵的紫色瘤结，所以别人几乎注意不到他的耳朵有什么

特别之处。一件又一件——夹克、裤子、鞋、袜子、高领毛衣、套衫——他成了一个黑衣人，沉默寡言，不近他人，而心中未解的问题依然在等待着他。

“我是谁？”

一天，他将斯威特夫人送到书店，等着接她回家。他站在一摞磨损的旧书旁，这些旧书放在书店门外，全部以五十便士或更低的价格出售。有一本书似乎与众不同。书的前后有木质封皮，书脊早已破损不堪，上面的标题难以辨认了。他随手把书拿出来，发现是一本旧《圣经》，木质的比柔革的分量重，尽管纸张完全相同。他翻开熟悉的页码，突然停住，翻回来，再向后翻，然后再向前翻。他把脸凑近到了那一页，开始低声咕哝着，声音越来越轻。

麦蒂有一个特点，即可以做到绝对的心无旁骛。汹涌而来的语言在他的脑子里不会留下一丁点儿痕迹。在他做礼拜次数越来越少的澳大利亚教堂——还有在英国的教堂，更远可以追溯到在孤儿学校的教室，人们可能讨论过从一门语言向另一门语言进行转换的艰难。可是在白纸黑字的活生生现实面前，所有的解释都是无效的。在20世纪的中叶，麦蒂与他的懒散同类们存在着某种原始的格栅。这格栅似乎筛选并过滤了一个人所需要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营养，最后只留下百分之一发光而坚硬的石头。所以此刻，他站立着，手里捧着《圣经》，将头抬了起来，用惊骇的目光透过书店凝视着。

它的内容完全不同！

那天晚上，他坐在桌子旁，把两本《圣经》摊在面前，开始逐字逐句地进行比较。凌晨1点钟，他站起来，走了出去。他在那条笔直而没有尽头的路上来来回回地走着，直到早晨来临后，该把斯威特先生送到市区了。当他返回并将车子停好后，他以前似乎从未听到过，乡村聒噪的鸟鸣怎么那么像疯狂的大笑。这声音让他感到如此烦躁不安，于是他毫无必要地修剪起草坪来，试图把自己隐藏在割草机的噪

音中。听到割草机的嗡嗡声，栖息在矮房子周围大树上的一群硫磺色羽毛的凤头鹦鹉扑啦啦地飞起来，鼓噪着，盘旋着，随后越过群牛觅食的枯草地飞走了——飞到一英里外的一棵孤树上，然后栖满枝头。顷刻间那里一片白色，无数翅膀扑动着，喧闹声不止。

那天傍晚，在厨房喝过傍晚茶后，他取出了那两本《圣经》，翻到标题页。他将每一张标题页读了好几遍。他最后坐回到椅子上，把自己的柔革封皮《圣经》合起来。他拿起书，走了出去，穿过最近的草坪，越过蔬菜园。他来到菜园的篱笆墙边，篱笆墙的外面是通往螯虾池的小路。他朝月光下数英里宽的草地看去，只见草地一望无际地向前延伸着，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尽头的朦胧山丘。

他取出自己的《圣经》，开始一页一页地撕起来。每撕下一页，他让风吹走。书页从他的手中扑哧飞走，在空中不停地翻滚，最后飘落在远方，湮没在长长的青草中。随后，他回到小屋，开始阅读另一本木封皮的《圣经》。他读了一会儿，机械地祈祷着，然后上床睡觉。

那天是麦蒂幸福一年的开始。有一段时间，他的内心比较矛盾，因为乡村小店新来的姑娘长得很漂亮。不过，她是那么漂亮，以致很快就走掉了，换了一个他可以平静对待的女孩子。他幸福地四下走动，或走街串巷，嘴唇翕动着，完好的半边脸像正常人的脸一样露出欢快的笑容。在别人能看见他的地方，他从来不脱下帽子，以避免别人看见他的真容。这使村子里有传言说他戴着帽子睡觉，其实这并不是事实。这样的宽檐帽不是那种可以戴着睡觉的帽子，这一点每个人都清楚。但是，这个传言故事适合他，符合他的隐退状态。早晨的太阳，晚上的月亮，都会发现他在睡觉，一绺污垢的黑色长发静卧在枕头上。他在梦中每一次移动，头颅上的白色皮肤和残疾的左脸都会时隐时现。当听到第一阵唧唧喳喳鸟叫时，他会笔直地坐起来，随后又

躺下，片刻之后才起床。洗漱之后，他坐下来读那本木封皮的《圣经》，口中念念有词，完好的半边脸皱眉蹙额。

一整天，他的嘴唇会不停地翕动着，不管是在驾驶旋耕机穿越扬尘的菜地时，还是在铺放浇水的软管时，在红绿灯前停车让引擎空转的时候，在搬送包裹、扫地、除尘或擦拭的时候——

有时斯威特夫人离得近，能听见他的声音。

“——一个银盘子，重一百三十舍客勒，一个银碗，重七十舍客勒，都是按圣所的平，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作素祭。第56节，一个金盂，重十舍客勒，盛满了香。第57节，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作燔祭。第58节，一只公山羊作赎罪祭——”

有时她听见他在屋子里，声音越来越大，磕磕绊绊地，像划伤了的唱片。

“第21节，耶稣对他们说——对他们说——对他们说——对他们说——”

随后她听见急促的脚步声，知道他走到自己的位子上，查阅摊开在桌子上的《圣经》。片刻之后，他又会走回来。透过擦窗子的摩擦和嘎吱声，她能再次听见他的背诵声。

“耶稣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放在笆斗下，床底下，而不放在灯台上？

第22节，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

第23节，如果有——”

这是幸福的一年，所有的事情都考虑周全了！只是有些事情——正如他自己曾经出色而流利地表述过的那样——是在表面之下活动。如果它们浮出表面，那么就要采取行动了。例如，如果一个人糟蹋自

己的话，那么就会有明确的行为指令。不过，如果表面之下的事情没有明确地浮现出来，而是原封不动，那么在没有得到指令时，该如何采取必要的行动？当无所作为不可容忍的时候，所谓必要的行动把他推向了无法解释、只能略感宽慰地接受的事情上。其情形犹如将石子放进格子里，然后在格子上比比画画。其情形也犹如沙尘从指缝间慢慢渗漏出去，将优质的水倒进无底的洞穴里。

正是在这一年，麦蒂不再去教堂了，教堂也没有认真努力地挽留他。不再去教堂就像其他姿态一样是必要的行动，而且也是积极主动的行为。从这一年向下一年的转变，本来可以一如既往地悄然而迅速完成，除了日历上的翻动外，什么痕迹也不会留下，但是对麦蒂来说，它仿佛是锈蚀的门轴，咯吱咯吱地缓慢到来。斯威特夫人的寡居妹妹从佩斯赶来过圣诞节和新年，把她的女儿也带了过来。看到这个女孩子长着一头美丽的头发，还有细腻的肌肤相配，麦蒂又走到那条小道上，一直逗留到凌晨时分。他将眼睛转向天空，仿佛可以从中找到某种帮助。看哪！在高高的天空中，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星座。那是熠熠生辉的猎户星座，猎手的匕首迸发出火焰来。麦蒂的大喊吵醒了树上的鸟，它们误以为黎明已经到来。鸟儿们再次安定下来后，四周一片寂静。他明白地球是圆形的，天体可怕地悬在太空中，太阳如施了巫术一般在运转，月亮高悬在太阳之上。当他想到人轻松自如地生活在壮丽和可怕之间时，锈蚀的时间门轴咯吱地转动着，始终萦绕在心头的那个问题发生了变化，而且更加清晰起来。

不是——我是谁？

“我是什么？”

新年的凌晨时分，离墨尔本市几英里远的开阔小道上，他大声地追问，并等待着回答。当然，这是愚蠢的行为，就像他的其他许多行为一样。此处，周围几英里的地方，还没有人醒来。当他最后从大声

追问的地方转身离开时，太阳已经照亮了地平线上的山峦，但是他仍然没有得到答案。

第二年开始后，冬去春来，寒来暑往。那一年，并没有冬天，没有真正的冬天。春天也很短。只是在那时，他提出的问题在大脑表层之下，在他的感觉中，变得越来越温暖，变得越来越炙热，让他夜复一夜地梦见它。连续三个晚上，他梦见佩迪格里先生在重复着那句可怕的话，然后大喊救命。连续三个晚上，麦蒂只是哑口无言，在床单下挣扎着，嘴里试图解释——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我如何能拯救你？

后来醒过来时，他发现把天命大声说出来，并不是应该要做的事情。糟糕的是，当你一直想着这个问题时，你将不得不说话，或听别人说话。因为他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也不知道问题的意义何在和怎样提问，所以某些后果开始慢慢清晰起来，就像问题本身慢慢地以新的形式出现一样，他看出来了，他必须迁移他乡。他甚至有一次想到了，这也许不是人们迁移他乡，或者像亚伯拉罕那样漫游的真正原因。当然，如果你将车开出几英里，那么沙漠就伸手可触了。不过，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麦蒂刚刚意识到自己必须迁移时，他就知道自己必须选择向北，在那里猎户星座的明亮匕首可能会更加平坦。因为无法站稳脚跟而迁移时，是需要一丁点儿冲动来确定方向的。同样，在完全不可理喻的事情上，他消磨了太多时光，以致在澳大利亚度过四个年头后，他才开始想到离开墨尔本。由于说不清为什么要离开，也不清楚自己希望寻找什么，所以他花费了很多时间，为简化自己的生活作出了细致的安排。他用节俭下来的工资买了一辆很小，很便宜，因此也很破旧的汽车。他带上木封皮的《圣经》，备用短裤，备用衬衫，右脸用的剃须刀，一个睡袋和一只备用的袜子。这是他最出色的理性行为。他打算一天只换一只袜子。斯威特先生给了他额外的报酬和一份过去流行的“品德证书”，上面说，他工作勤奋，为人诚实，而且绝对真诚。斯威特夫人同他话别后，走进厨房，手舞足蹈起

来，感到如释重负。由此可见，如果没有某个方面的支撑，他的所有这些优点是多么不足称道。

至于麦蒂，他则带着负罪而愉快的心情驾车而去。他驾轻就熟地选择了一条熟悉的道路，他曾在周日为斯威特夫妇开车经过的路线。但是他知道，有一个时刻终将到来，滚动的车轮将使他远离戴姆勒轿车留下的印辙。当这一刻到来时，它不是一般的愉悦，而是极度的欣喜——当然，还有更多的负罪感，因为负罪是他的本性。

此后，麦蒂在悉尼附近的一家栅栏公司工作了一年多。他挣了更多的钱，因此大多数时间，他可以远离他人。他本来可以更早地离开这家公司，只是因为他的小汽车出了严重故障。为了支付汽车修理费，他又额外工作了六个月，最后才又踏上了迁徙之路。那个问题继续在燃烧着；当他继续向昆士兰前进时，天气也在燃烧着。在布里斯班市附近，他需要工作，并找到了一份。但这份工作，他干的时间更短，没超过以前的任何工作，包括墨尔本的五金店工作。

他到一家糖果厂做搬运工。这家工厂很小，还没有使用机器。因为是夏天，天气酷热，加上他的外表，女工们纷纷找到经理，要求把他辞退，理由是他老是不停地看她们。其实，是这些女工老是不停地看他，然后嘀嘀咕咕“难怪，很多奶油变酸了”，诸如此类。麦蒂肯定以为，如果不看别人，自己就像鸵鸟一样是一个看不见的人。他被叫到经理办公室。在办理解雇手续时，门打开了，糖果厂厂长挪着圆滚滚的身体走了进来。汉拉恩先生的身高不到麦蒂的一半，身宽是他的四倍。他的脸很胖，一双骨碌碌的黑色小眼睛，总是机警地注视着墙角或门后。他得知麦蒂被辞退的原因时，左右打量了麦蒂的脸，然后看看他的左耳，随后把他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麦蒂感到，萦绕心头的那个问题有望迎刃而解了。可是，汉拉恩先生却把他领到门外，告诉麦蒂随他上山。麦蒂钻进了他的旧汽车，汉拉恩先生则钻进了他的新汽车，发动了引擎，接着又跳到车外，急冲到门口，使劲把门打开，朝办公室的内部盯着。他慢慢地向后倒退，认真地把门关上，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甚至在门砰的一声关上之后。

从工厂出来，汽车一路曲折地穿过树林和田野，沿着山坡蜿蜒向上。汉拉恩先生家的房子建在半山腰上，周围是长满兰花和地衣的奇特树丛。麦蒂把车停在新车的后面，跟着新雇主登上一条室外楼梯，走向一个巨大的会客厅，客厅的四壁全部都是玻璃墙幕。从房子的侧面可以俯瞰整座小山——那里就是工厂，看起来像是工程师的模型。他径直走了进去，汉拉恩先生从大桌子上拿起一架双筒望远镜，把它对准了模型。他剧烈地喘息着。他抓过电话，对着电话大喊。

“莫洛伊！莫洛伊！有两个女工偷偷地躲在厂房的后面！”

他在说这些话时，麦蒂痴迷地凝视着其他三面墙壁上的玻璃。它们全是镜子，甚至门后也有镜子。它们不是普通的镜子，里面的影像发生了变形。麦蒂对着镜子照了好几次，有时身体被拉长，有时身体被压扁。汉拉恩先生的身体变成了沙发的形状。

“哈，”汉拉恩先生说，“我看得出，你对我的哈哈镜很感兴趣。每天对着罪孽和傲慢进行修正，这是不是一个绝妙的主意？汉拉恩夫人！你在哪儿？”

汉拉恩夫人突然现身。在室内的窗户和镜子中间，有一些零星的门洞，它们由流水一般的灯光组成。她比麦蒂瘦，比汉拉恩先生矮，神态非常疲惫。

“什么事，汉拉恩先生？”

“他来了，我把他找到了！”

“噢，可怜的补过脸的人！”

“我会教育她们，多么可怕的轻浮啊，希望这个地方有个男人！姑娘们！过来吧，你们全都过来！”

这时，在玻璃墙的不同地方，出现了流水一般的灯光门，有的地方光线暗淡，有的地方灯光耀眼。

“我的七个女儿，”汉拉恩一边大喊，一边忙着点数。“你们希望这个地方有个男人，是不是？这里的女人太多，一英里内没有一个年轻男人！我会教育你们的！这个就是新来的男人！好好看看他！”

姑娘们站成了半圆形。双胞胎弗兰西丝卡和特雷莎，几乎刚刚走下摇篮，但是长得漂亮。麦蒂本能地把手攥了起来，希望她们不要对一览无余的左脸感到恐惧。然后是布里奇特，个子相当高，漂亮，近视眼，盯着人看；然后是贝尔纳黛特，个子更高，更漂亮，完全到了结婚年龄；然后是塞西莉亚，个子矮一点，一样漂亮，一样到了结婚年龄；然后是加布里埃尔·简，街头回头率高的那一类女孩子；最后是长女玛丽·迈克尔，一身户外烧烤打扮，无论谁见了她，都会魂不守舍的。

当塞西莉亚适应了室内的灯光后，她双手捂着脸发出了轻轻的尖叫声。玛丽·迈克尔将天鹅般美丽的脖子转向汉拉恩先生，说话的样子魅力十足。

“噢，爸爸！”

这时，麦蒂疯狂地大喊一声，然后夺门而出。他踉踉跄跄地走下室外的楼梯，跳进自己的车子，一路下山而去，遇到拐弯时猛打方向盘。他开始大声地背诵。

“圣约翰启示录。第一章。第1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七个金灯台是它们的象征。第7节，基督降临。第14节，基督的荣

耀、权力和威严。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

麦蒂继续背诵，声音高昂，后来一点一点地减小，直到像平时一样正常。直到此时，他不得不——“第19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

说完“阿门”后，他发现车子需要加油。排队等候的时候，玛丽·迈克尔的影像在他的脑海中飘动着，所以重新上路时，他胡乱地开着车子，胡乱地背着经文——

“第22节，基拿、底摩拿、亚大达。

第23节，基低斯、夏琐、以提楠。

第24节，西弗、提炼、比亚绿。

第25节，夏琐、哈大他、加略，希斯仑，加略希斯仑就是夏琐。

第26节，亚曼、示玛——”

晚上，麦蒂来到格拉德斯通市，一个大城市。他在这个城市平静地逗留了好几个月，找到了一份掘墓人的工作。

生活模式又开始重复：那个问题挥之不去，然后是烦躁不安。他需要继续迁往他处，从而让一切恢复常态。所以，麦蒂开始思考起来。也许，这样说更好：某些问题在麦蒂的内心自动思考起来，并将结果呈现给他。因此，并非出于他的自觉自愿，他邂逅了这个想法；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吗？在这个想法之后，又有了新的想法；不是。因为他们的左脸和右脸是一样的。

那么，我与他们仅仅是脸不同吗？

不。

“我是什么？”

此后，他机械地祈祷着。就麦蒂而言，祈祷是奇怪的举动。他不会祈祷，正如他不会飞翔一样。可是现在，在为所有认识的人祈祷之后，他又增加一点点新内容，大意是，在允许的情况下，如果他的特殊困难能够得到缓解的话，他会感到非常高兴。紧接在这个念头之后，又有一个念头在他的大脑中出现。那是一段可怕的引文——有些人为了天国的缘故自阉。他是在一处墓穴里想到这个念头的，而墓穴是这个念头出现的最佳地方。这个念头使他立刻如复活一般从墓穴中爬出来。在一片充满暴力和邪恶的土地上，他沿着海岸线驱车数英里后，才把这段引文从脑海中清除出去。是邪恶的人帮他清除出去的。警察拦住了他的车子，对他进行搜查，对他的车子进行搜查。警察警告他说，这条路上发生过谋杀，并且有可能再次发生，但他还要继续前进，因为他不敢回头，而且也无处可去。他在一处加油站查看地图。尽管在这块陆地上生活了很多年，但他还没有学会对国家和大陆作出区分。他无知地认为，去达尔文市的距离只有几英里，一路上一定有便利的加油站、食品店和水井。他对获取知识毫无兴趣。尽管《圣经》中随处可见荒野和沙漠，但它从未提到过澳洲内陆的水井和加油站。所以他离开了主干大道，开上了荒芜小路，最后完全迷失了方向。

麦蒂并不感到害怕。这并不是因为他很勇敢，而是因为他不可能意识到危险。他没有能力感到害怕。所以，他一路上东倒西歪，踉踉跄跄地向前，车子上下颠簸，左右滑动。他很想能喝上一杯水，但是他知道没有水。他看着燃料指示针不断下降，最后在仪表上弹了一下。可是前方仍然什么也没有，只有那条小路。这时，车子停了下来。车子并非剧烈地停下，车子的姿势也没有出现明显戏剧性的情形。车子停下的地方，矮小的荆棘从看似黄沙的泥土中长出来，多刺的地平线上唯一的缺口是三棵隆起的矮树。它们并不是靠在一起，而是间隔着距离，在朝北的方向一字排开，似乎非常遥远。麦蒂在车子里坐了很长时间。他看着前面的太阳正在落山。天空万里无云，以致

在天边的底部，太阳在荆棘丛中有片刻时间变得模糊而凌乱，最后吃力地落了下去，从视线中消失了。他坐在汽车中，聆听着夜晚的噪音。此时此刻，这些噪音耳熟能详，甚至大型动物穿过荆棘丛发出了沉闷的声响，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恐惧。麦蒂坐在座位上镇定自若，仿佛此处正是一个恰如其分的休息场所。他睡着了，直到晨曦初露时刻才苏醒过来。让他苏醒过来的并非是光亮，而是口渴。

他不会感到害怕，但会感到口渴。他走出汽车，在透着寒意的晨曦中四下走了走，希望能碰上水池、快餐店或乡村小店。没有任何准备或深思熟虑，他开始沿着车道向前行走。他目不斜视，直到后背上感到一阵奇怪的暖意，他才转过头凝视着初升的太阳。太阳底下没有汽车，只有灌木丛。他又继续向前走。太阳升起来，他的渴意也升腾起来。

麦蒂没有读过生存手册。他不知道植物组织里含有水分，也不知道在沙地中挖洞，或者观察鸟类的活动。他也没有感觉到冒险的兴奋。他只感觉到口渴，后背火烫，木质封皮的《圣经》在右大腿处晃动不止。他甚至还没有意识到，一个人不停地走啊走，最后会颓然倒下，水却仍然没有找到。所以他继续向前行进，其倔强的劲头与他平时的行事方式完全相同，甚至可以追溯到开头的那场大火。

中午时分，灌木丛中发生了奇怪的事情。它们有时会漂浮起来，仿佛汉拉恩先生把它们带进奇怪的会客厅。这干扰了麦蒂走路时的视线，或者说，他以为那是路。他稍稍停下脚步，低头向下，眨动着眼睛。黑色的大蚂蚁在他的双脚周围爬动。蚂蚁显然发现，炎热是激发它们工作的动力，因为它们背负巨大的重担，仿佛要完成一项伟业。麦蒂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儿，但是它们对他的处境保持沉默。他再次抬头时，分不清道路的方向。他的脚印也失去作用，因为它们弯弯曲曲地消失了，而周围是一片灌木丛。他尽可能认真审视封闭的地平线，断定有一个方向上，其质地越来越厚，或者说，特别稠密，特别高

大。他想，那里有可能是树丛。只要有树，那么就会有阴凉，因此，他决定朝这个方向行进，如果它的位置正好通往西面。不过，中午时分，在赤道附近，即使带上六分仪，通过太阳来辨别方向也是非常困难的。可是这种事发生在麦蒂身上。他抬头向上观看，朝后撤回一步，仰天摔倒在地下。倒地使他气喘吁吁。有一阵子，在夺目耀眼的正午阳光里，似乎有一片巨大的黑影，形状像人。他站了起来，当然，什么也没有，只有太阳垂直地照射着。因此，当他重新戴上帽子，宽檐的影子落在脚上。他找到灌木丛变厚的方向，脑子里努力在想，走这个方向是否理智，但是能够进入脑海中的所有念头只是一股《圣经》律令的洪流，有如浩瀚的黄铜大海。这些律令使他看到了闪亮的水，这个幻象与汉拉恩先生会客厅里的镜子混杂在一起。他的双唇张开着，宛如荒原中两道岩石山脊。所以，这时，他艰难地穿过齐肩的灌木丛，前方有一棵挤满天使的参天大树。天使看见他时，开始讥笑，飞翔，盘旋，然后像潮水一般从空中离开。他清楚地知道，天使希望他能尾随而去；天使嘲笑他，是因为他不能飞翔。不过，他仍然能移动脚步，继续艰难地前行。最后他终于站到大树底下。大树两侧的枝叶往上伸向太阳，因此树底下没有阴凉，而大树周围只有一小片空地，地面上是裸露的沙土。他将背靠在树干上，疼痛让他畏缩，因为炙热的太阳透过夹克晒痛了他的身体。这时，裸露的沙地边缘站着一个人，是一个土著。麦蒂看到，他就是那个人，一直在那里；在他跌倒时，他站在空中，位于他与太阳之间。麦蒂现在有机会上上下下、认认真真把他审视了一番。这个人并不是很高，实际上，相当矮小。不过，他比较瘦，因此显得很高。土著的手中垂直地握着一根长长的、一头烧焦的木棍，木棍比他们俩的个子都高。麦蒂发现，土著的脸上飘着一朵云，它非常合情合理，看得出他是在烈日高照的天空中突然现身的。他赤身裸体。

麦蒂离开大树向前走了一步，开口说：

“水。”

土著走上前，盯着他的脸看。他猛地抬了一下下巴，口里说着土著语言。他猛烈地挥舞着长矛，在空中划出一道巨大的圆弧，圆弧把太阳也包含了进去。

“水！”

现在，麦蒂用手指着把土著嘴巴遮住的云彩，然后指指自己的嘴巴。土著用长矛朝最茂密的灌木丛挥舞着。这时，他凭空取来一块光滑的小石头。他蹲下来，把石头放在沙土上，对着石头念念有词。

麦蒂感到震惊。他从口袋里慌乱地摸出《圣经》，将它捧到石头上。但是土著继续念念有词。麦蒂再次大声喊叫。

“不，不！”

土著难以理解地看着这本书。麦蒂又把它塞进自己的口袋。

“看！”

麦蒂猛地朝地下倒去。他躺着，双腿伸展成竖“一”字，双臂向两侧展开，形成横“一”字。土著立刻跳跃着站起来。脸上的云朵被一道宽阔明亮的白色一分为二。

“他妈的空中的大家伙是耶稣基督！”

他向空中跳跃，落地时，一只脚踩在伸开的手臂上，另一只脚落在弯曲的肘部。在身体的两侧，他用淬过火的长矛刺进张开的手掌。他向后高高跃起，落地时，双腿抵近麦蒂的裆部。天空开始变黑，土著消失在黑色天空中。麦蒂翻滚着，像一片叶子，像一条被砍伤的虫，身体扭动着，恶心与疼痛犹如波涛一般涌上来，最终使他失去了知觉。

当他苏醒过来时，他知道自己的身体严重肿胀起来，所以他尽力用双手双膝爬行，但是恶心再次淹没了他。因为本性使然，他又天旋地转地站了起来，让双腿分开，拖曳着小腹前进。他的双手用力克制

着痛苦，尽量不要失去什么。他朝他似乎还记得的灌木丛外面的某个稠密处走去。不过，当他穿过稠密处时，他走进了一片开阔的空地，离前面的树林还有一段距离。在开阔的空地上，向远处看不见的地方一直延伸下去的是一道通电的篱笆。他机械地掉转方向，沿着篱笆前进，但是一辆汽车在他身后鸣着喇叭。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必恭必敬，一言不发。这是一辆路虎牌汽车。它慢慢地开过他的左侧，然后停下。一个人下了汽车，走上前来。他穿着一件开领衬衫，牛仔裤，澳大利亚人的帽子出现在肋下。他仔细盯着麦蒂的脸看。麦蒂像一头动物一样等待着，几乎什么事也做不了。

“我肯定，你已经很累了，是吧？你的同伴去哪儿了？伙伴？朋友？”

“水。”

这人设法小心地把他引向路虎车，齿缝间不时发出嘶嘶的响声，仿佛麦蒂成了一匹马。

“你已经很累了，我的老伙计，噢，天哪，噢，天哪。你怎么会成这个样子？跟袋鼠走了十个回合？把这个喝下去。放松！”

“钉上十字架——”

“你的同伴哪里去了？”

“土著。”

“你看见过土著？钉上十字架？来，让我看看你的双手。那只不过是抓伤。”

“长矛。”

“一个瘦小的人？带着一个微胖的孕妇，和两个孩子？他是哈里·巴莫。该死的混账家伙。我想，他假装不懂英语，是不是？像这样摇头，是不是？”

“只是一个土著。”

“他们有可能在搜寻新人，我是说其他人。自从他上了电影后，已经今非昔比了。他让所有的游客试镜。现在看看你的同伴怎么样了。你很幸运。我是兽医，知道吗？你的朋友怎么样了？”

“我一个人。”

“噢，天哪。你始终只有一个人？你有可能一直在那里兜圈子，要知道，只是兜圈子。现在小心，放松，你能站起来吗？让我把手放下去，把你的裤子脱掉。噢，天哪，我们在澳洲就这么说。如果你是一头公牛，我要说，这个人的活做得不干净。噢，天哪。我们会用吊带把它们吊起来。当然，在我这行，做法一般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明白我的话。”

“汽车。帽子。”

“一切还来得及。但愿哈里·巴莫还没有先发现它，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真是白受教育了。把腿分开。我想，他们最终会发现，他没有使你的希望破灭，毁坏你的传家宝贝，尽管它很粗陋。我经常观察阉割的公牛，想知道它会对我说什么，如果它能说话。你口袋里是什么？噢，你是一位传教士？难怪，老哈里——现在，你躺着不要动。尽量用双手撑着身子。车子会有一点颠簸，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医院不远，真的不远。你不知道吗？你几乎跑到了郊区。你不知道你已经到了澳洲内陆，是吧？”

他打开了引擎，开动路虎车。很快，麦蒂又失去了知觉。兽医回头看他，见他已经昏迷过去，把脚踩了下去。汽车颠簸着，转过一片沙土，开上了一条支路。他边开边自言自语。

“只能叫警察了，我想。该死的，要更加麻烦了。他们不会逮住老哈里的。他会有一打不在场的证据。这个可怜的小狗仔，永远也分不清楚。”

第五章

麦蒂在医院里苏醒过来。他的双腿被吊了起来，感觉不到疼痛。虽然后来疼痛起来，不过，他顽强的心灵可以应对一切困难。哈里·巴莫——如果是他的话——没有找到那辆车。车子后来还给了麦蒂，里面有备用的衬衫、裤子和第三只袜子。他的木质封皮《圣经》放在床头柜上，他继续从中获悉他的天命。有一段时间，他身体发烧，口中胡言乱语，但是当他的体温正常时，他又沉默无言了。他也很冷静。精心照料他的护士发现他的冷静很不自然。她们说，他像一根木头一样躺着，无论情况多么严重和困难，他都面色平静地忍受着，而且一言不发。有一次，病房里的护士长给他一罐气雾剂，让他保持下身干爽，并向他详细解释如何利用导管轻松使用的原理，但是他从来没有用过。他的双腿终于被放了下来，医生允许他坐起来，坐着轮椅出去，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出去，最后他可以正常地行走了。他的脸在医院里固定住了，毁容的半边像是化了妆。由于长久的安静，他的一举一动显得更加谨慎。他不再跛脚走路，而是双腿微微分开慢慢行走，仿佛是刚刚获释的囚徒，身体还没有摆脱镣铐的记忆。警察向他出示了不同土著的照片，但是看过一打之后，他说出了白种人的一句伟大名言。

“对我来说，他们都长得一个样。”

这是他多年来说的最长的一句话。

他的遭遇被宣传开来，人们开始为他募捐，他开始有了一点钱。人们以为他是传教士。那些与他接触过的人感到困惑。这个人话那么少，脸那么可怕而严肃，似乎没有观点，没有目的。然而在他的内心，那个问题仍然挥之不去，现在有所改变，而且变得更加迫切。它曾经是“我是谁”，后来变成“我是什么”。现在，借助于从空中向

他跳跃的土著人的钉上十字架的力量，这个问题又发生变化，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我的使命是什么？”

所以，他在这个奇特的热带城市游走。他一身黑色装束，脸仿佛是用斑斓杂木雕刻出来的。在他散步的地方，有一些老人坐在橙树下的铁椅子上。老人们看见他后陷入沉默，直到他穿过公园到了另一侧。

随着身体的逐渐康复，麦蒂在街头巷尾闲逛。他去了几处礼拜堂。接待他的人请他脱下帽子，走上前来，看到他的脸后，又立刻走开了。当他可以尽兴地踏上更远的行程时，他去了城市的周边地区，观察住在草棚和简陋木屋内的土著。在大多数的时间里，他们的行为可以轻而易举地让人理解。但是他们不时会有些举动，也许仅仅是一个手势，似乎让麦蒂产生浓厚兴趣，尽管他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两次，一整套的手势动作深深地吸引了他——也许是玩几根小棒棒的游戏，或者是投掷布满刻痕的鹅卵石，随后全神贯注地对投掷的结果进行沉思——然后吸气，吹气，不断地吹气——

麦蒂第二次看见一个土著投掷鹅卵石后，匆忙赶回他在节制宾馆的房间。他径直走进宾馆的院子里，捡起了三块鹅卵石，用手握住——

这时，他停住了脚步。

麦蒂站了半个小时，纹丝未动。

随后，他又将鹅卵石放下。他返回房间，拿出《圣经》，开始查阅起来。接着，他来到议会厅，但进不去。第二天早晨，他又试了一次。在明亮的实木问讯台前，他受到了彬彬有礼的接待，但得不到理解。所以他离开了，买了火柴盒。然后日复一日，人们看见他在议会厅的门前码火柴盒，越码越高。有时，他会把火柴盒码到一英尺高，

但是火柴盒总是会再次倒塌。他生平第一次吸引了一群人围观，其中有孩子、闲人，还有官员。这些官员在进进出出的时候会停下脚步。后来，警察让他搬到门外的草坪和花圃上。在那里，也许是因为离开了官员，大人和小孩子们大声嘲笑他。他跪下来，用火柴盒搭建他的宝塔。有时，他会像土著人向鹅卵石吹气那样，对着火柴盒吹气，所有的盒子全部倒下。这个举动让大人们哈哈大笑，也让孩子们哈哈大笑。搭建宝塔时，不时会有小孩子冲过去，把宝塔吹倒，于是大家哈哈大笑；有时，淘气的孩子冲过去，用脚把宝塔踢翻，人们哈哈大笑，但会大声吆喝，反对他们这样做，因为大人们友好地站在麦蒂的一边。他们希望某一天，他会将所有的火柴盒搭建在一起，让它们保持平衡，因为这似乎正是他的愿望。所以，如果有一个淘气、充满活力的孩子——不过，他们都是淘气、充满活力的孩子，而且能喊出："搭起来，秃头！"除非他们不知道帽子底下的秘密，以及北领地地区没有熊——如果这样的孩子踢脚、击打、吐痰、跳跃并把火柴盒撞倒，那么，所有的大人都会大喊大叫，哈哈大笑，显得震惊。外出购物的善良女人，退休老人们，会大声喊道："噢，不要这样！小坏蛋！"

这时，双腿跪地的黑衣人会仰身向后，身体坐在跷起的脚后跟上。他慢慢地朝周围看去，从黑色宽檐帽的边沿下，环视着大笑的人们。因为他那宛如斑斓杂木的脸上神秘难测、表情严肃，所以大家在湿润的草地上，一个一个地安静下来。

七天后，麦蒂扩充了他的游戏。他买了一个陶罐，收集小树枝。这一次，当每一个人都嘲笑他的火柴盒时，麦蒂把小树枝堆在一起，把罐子安放在树枝上，试图用火柴点燃树枝，但没有点着。一身黑衣的他蹲在小树枝、罐子和火柴盒旁，看起来样子很傻。一个淘气的孩子把罐子踢翻了，所有的大人都大喊："噢，不要！你这个小讨厌鬼！真是太淘气了！你差一点把罐子踢碎了！"

当麦蒂把火柴盒、小树枝和罐子收拢在一起时，其他人渐渐散去。麦蒂也在公园看门人心不在焉的注视下离开。

第二天，麦蒂已经搬到了草地外面，在那里树枝不会被水打湿。议会厅旁的草坪上，自动喷水器洒下一层水迹。他在中央停车场附近找到了一块路缘石。停车场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那里杂草丛生，野花结籽，在太阳的照射下，植物枝繁叶茂。这里，他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吸引一群人。其实，他花了一个小时搭建他的宝塔，本来可以将所有的火柴盒垂直地码上去，就像其他任何考验耐心的游戏一样，只有给出足够时间，最终才会有结果的。不过，那天有一点风．他刚刚码到第八或第九层时，宝塔就轰然倒下。然而后来，孩子们跑过来了，停下脚步，接着大人们也来了。他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人们同样哈哈大笑，淘气的孩子们继续淘气，大人们继续喊道：“噢，不要！邪恶的小淘气鬼！”这时，他能够把小树枝码好，放上陶罐，擦根火柴，将树枝点着。他收获了更多的笑声，还有掌声，他仿佛成了一个小丑，突然玩了一次变戏法。透过笑声和掌声，你可以听见陶罐下树枝燃烧的吱吱声，小树枝烧着了，杂草烧着了，花籽陆陆续续地砰砰作响。大火开始吞噬着这片荒地，人们发出尖叫声。大人和孩子们纷纷逃离，四下散开。当他们奔到马路上时，只听见刺耳的刹车声，汽车避让的撞击声，以及哭喊声和咒骂声。

“你知道，”秘书说，“你不可以这样做。”

秘书有一头浓密的银色头发。头发精心梳理过，精心护理过，宛如一件银器。麦蒂能听得出，他的口音与多年前佩迪格里先生一模一样。他温和地说道：

“你答应我不要再这样做了，好吗？”

麦蒂没有说话。秘书匆匆翻阅了几份文件。

“罗伯拉夫人、鲍厄里夫人、克鲁登夫人、博罗代尔小姐、莱温斯基先生、怀曼先生、门多萨先生、博纳罗蒂先生——你以为你是艺术家？——你看看，你把那么多的人给烧伤了——他们非常、非常生气——噢，不要！你不可以再这样做了！”

他将文件放下，将一支银色铅笔放在上面，然后隔着桌子看着麦蒂。

“你错了，要知道。我相信，你们这类人总是这样。不，我的意思不是这样。我们知道具体情况，知道各种危险，知道为天气而冒险是愚蠢的，但是你知道，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不。别错误地以为别人不能理解你的信息，不能翻译你的语言。其实，我们能理解。其讽刺在于——讽刺始终在于——关于对灾难的预言，那些有知识、有教养的人总是会理解的。倒是那些遭遇灾难的人——一些卑微弱小的人——其实是一些无知、无助的人，对此一直不能理解。你明白吗？所有法老的军队——与那些无知农民的头生子相比，在时间上还要早——”

他起身来到窗前。他站在那里，朝窗外看去，双手在身后握起来。

“不会有旋风袭击政府。相信我。也不会有炸弹。”

麦蒂仍然什么也没说。

“你是从英格兰哪个地方过来的？南方，肯定。伦敦？我想，对你来说，回国比较明智。我能理解，你无法停止你正在做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停下来。是的。你最好回去。毕竟——”他突然转过身来，“那里比这里更需要你的语言。”

“我想回去。”

秘书轻松地坐到椅子上。

“我很高兴！你是不是真的要——要知道，我能感觉到，那次与本地人、土著居民发生的最不幸的插曲——你知道吗？他们坚持别人叫他们原住民，好像他们依然从属于别人——但是，我们真的感到，我们也许对你有所亏欠——”

他身子前倾，双手紧握在一起。

“——我们分手前——告诉我。你有没有某种洞察力，某种超感知的洞察力，某种预见力——总而言之，你——明白吗？”

麦蒂看着他，嘴巴像阀门一样关闭着。秘书眨了一下眼睛。

“我只是说，我亲爱的朋友，你感觉自己有责任把这个信息硬塞给一个没有留意的世界——”

有一会儿，麦蒂什么也没说。这时，开始时慢慢地，最后猛然一动，他在桌子的另一边笔直地站起来，目光不是注视秘书，而是越过他，朝窗外看去。他浑身在颤抖，但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在胸前紧握拳头，话从变形的唇齿间迸出来，迸出的是高尔夫球。

“我的感觉！”

然后，他转过身，穿过一间又一间的办公室，来到一条大理石铺成的走廊，走下台阶离开了。他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以及一件不太奇怪的东西：一张地图。他把所有的东西放进古老的小汽车里，这个城市不再认识他了。的确，就古怪而言，澳大利亚不再认识他了。在剩下的短暂日子里，人们只注意到他一身黑色衣服，一张脸令人生畏。在澳大利亚，如果说人类与他几乎不再有一点关系，那么那里还有其他生命存在。他载着奇怪的东西，驱车数百英里。他似乎在寻找更大，而非更小的东西。他似乎想要过低等生活，想找到有水的地方过低等生活，想找一个炎热而恶臭的地方，了此残生。这些东西非常独特，在熟悉的地方可以同时找到，但是在大多数时候很难用汽车来接近它们。因为这个缘故，麦蒂在陌生的地方兜着圈子，经常在汽车

里睡觉。他找到许多村庄，里面有三幢腐朽的房子，波纹状的铁皮屋顶在热风的吹拂下发出嘎嘎声、叮当声，几英里的范围内没有一棵树。他经过的其他地方，帕拉弟奥[1]式建筑镶嵌在巨树丛中，桃红色的鹦鹉啁啾着，人工池塘里长满了百合花。他经过的地方，人们驾着轻便马车穿梭来往，拉车的骏马迈着优美的大步。最后，他发现了一个别人不想要的地方，在明亮的阳光下注视着它——尽管是在中午，太阳几乎无法穿透水面——他注视着，也许内心感到一阵激动，但他并没有在脸上表现出来。原本像木头一样一动不动的生物一个接一个从视线中溜走。他转过身走开，找到了一个高地，等待着。他读起木质封皮的《圣经》，此刻，在这一天剩余的时间里，他的内心微微颤抖，仔细观看着熟悉的事物，仿佛可以从中找到令人安慰的东西。当然，大部分时间里，他在读着《圣经》，好似以前从未读过一样。他注意到了木质封皮是黄杨木的。他想知道为什么，并且漫无头绪地想着。也许这是出于保护的目的。这样做颇为奇怪，因为《圣经》并不需要它。他在那里坐了几个小时，太阳一如既往地穿过天空，最后沉下山去，天上也开始布满了星星。

此时，他所注视的地方在黑暗中显得特别奇怪。这黑暗异常厚重，就像以前的摄影师将头伸进了天鹅绒布幕中。每一种不同的感觉总能找到充足的证据。人的脚可以感受到柔软而黏稠的物体，半水半泥的物质。它们很快淹没了脚踝和更高的位置，并紧紧地贴在脚踝的周围，但却没有一个石子或碎片。鼻子能闻到蔬菜和动物腐败的气息，嘴巴和皮肤——因为在这种环境下，皮肤好像也能品尝——可以品尝到温热而水汽很重的空气，因此你会产生怀疑，自己的整个身体到底是站姿、游姿，还是漂浮的姿势。耳朵装满了青蛙的巨大鼓噪声，夜鸟的哀鸣声。耳朵也会感受到翅膀、触须、四肢的拂触声，伴随着呜咽声和嗡嗡声。这一切表明空气中也充满了生命。

由于逗留的时间很长，他已经适应了黑暗——此刻将不得不冒着生命和受伤的危险来适应黑暗，愿意用一切来交换眼前的景象，眼睛

也将会找到足够的证据。倒地的树干上长出了菌类植物，它们的周围发出了微弱的磷光。树干更多的是融化了，而非腐烂了。不时闪现的是更加柔和的蓝光，沼气的火苗在芦苇和漂浮的植物岛屿中游荡；这些岛屿活动在浓稠的水面上，上面爬满了昆虫。有时，仿佛突然被打开一样，各种亮光显得更加壮观——快速飞过的火花在树干间闪烁着，舞动着，变成一片火云，自我旋转着，破碎开来，转变成一道流光向前冲去，然后不可理喻地自动熄灭，让这个地方显得比以前更加黑暗。也许是带着像熟睡者翻身时发出的叹息，一个大型物体在看不见的水中无力地游动着，悠闲地向稍远处游去。这时，长久伫立的双脚深深地陷进去，泥巴，温热的泥巴，在两侧滑动着。泥水中的水蛭在更黑的黑暗中，更隐秘的隐秘地方，带着无意识的智慧，让人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开始吸附在脆弱的皮肤上喂饱自己。

不过，这个地方没有人。对一个在白天远道而来的巡视者来说，这个地方自从人类诞生以来，是不可能有人涉足过的。飞行生物发出的火花又回来了，仿佛有什么在追逐它们。它们像长长的光带一般飞舞着。

不一会儿，朝一个方向飞行的原因清楚了。一道灯光，接着是两道灯光，在附近的森林后面沉稳移动着。灯光照出了树干、悬空的叶子、苔藓和断枝的轮廓，短时间内使它们的局部清晰可见，有时使它们看起来像是篝火中的煤或柴，起先是黑色，接着燃烧起来，再接着烧完，而两盏侧灯的亮光曲折向前，穿过森林来到沼泽，每一道亮光带着一朵舞动的云，那是稀薄的、微白的飞行生物。那辆旧汽车——它的引擎已经把一切吓走，只有飞行的生物除外，连青蛙也沉静下来，潜入水中——停在了离神秘黑暗的水池有两棵树远的地方。车子停下，引擎熄火了，两盏侧灯暗淡了一些，但是仍然足够明亮，照亮了飞行的生物，以及车旁小道上的一两块松软的沃土。

车子的主人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会儿。不过，当车子长久熄火并静止不动，这个地方的噪音又开始响起时，他猛地推开右边的车门，走了出来。他来到后备厢旁，把它打开，取出很多叮当作响的东西。他让后备厢开着，回到驾驶室的座位旁，站了一会儿，朝看不见的水池注视着。随后，他突然不可理喻地忙碌起来。他脱光了衣服，身体出现在侧灯反射的光线中，显得瘦削而苍白。身体立刻被一些细小的飞行生物，还有很多嗡嗡叫或发出哀鸣声的飞行生物所包围。这时，他从后备厢中拿出一个奇怪的物品，跪在松软的地面上，开始把它拆开。玻璃发出叮当声。他擦着了一根火柴，比侧灯更亮，他正在做的——不过，没有人看见——变得可以理喻了。在他前面的地上有一盏灯，实际上是一个古董，他把球形玻璃灯罩打开，点着了灯芯；细小的飞行生物旋转着、飞舞着、闪动着，有的被火焰吞噬，有的被烧焦了半边身体后爬走。他将灯芯的火拧小，盖上了高高的球形玻璃罩。随后，确信油灯稳稳而安全地竖立在软土上了，他转向了第一套物品。他拨弄着，这些物品发出叮当的声响，一切都变得不可思议，除了在他那隐藏着目的的大脑深处。他站起身，不再完全赤身裸体。他的腰部围着一根链条，链条上悬挂着很多沉重的钢圈；有一个钢圈，也是重量最大的钢圈压在腰腿部，这使他显得荒唐而严肃，即使除了无足轻重的自然界生物外，没有人能看见他。他又弯下腰，但是过了一会儿，他不得不稳住自己，双手紧紧抓住车门，因为沉重的钢圈使笔直下跪变得极为困难。最后他做到了，跪到地下，慢慢地把油灯调亮。这时，油灯的白色亮光盖过了侧灯，照亮了树干和叶子的底面。松土、苔藓和泥巴变成固体，就像白天仍然会存在的物体一样。白色细小的东西疯狂地围绕着白色的灯罩飞舞，越过闪烁的水面，水面是那么平坦，那么宁静，一只青蛙用钻石般的两只眼睛注视着灯光。他把脸凑近白色灯罩。他的左眼半闭着，左侧的嘴角歪斜着，这并非是因为灯光的缘故。

随后，他举起油灯，用手撑住车门，慢慢地站了起来。他挺直身子，腰间的钢圈叮当作响，油灯高高举起，灯的底座甚至高出了他的头顶。他转过身，缓慢地走着，小心翼翼，朝着水塘的方向。淤泥感受到人的脚步。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着，暖和的淤泥朝脚的两边分开。他的脸此时扭曲得格外严重，仿佛带着难以言说的疼痛。他的眼睛一张一合地眨动着，他咬紧的牙关微微闪光，而油灯颤动着。他朝里面走去，双脚移动，还有小腿、膝盖，奇怪的生物在水下碰着他的身体，或者像蛇一样在荡起涟漪的水面上游开。他仍然继续走着，深一脚浅一脚。水没过了他的腰，然后又没过他的胸。青蛙从光的迷梦中惊醒，跳进了水里。水塘中央的水到了他的下巴。这时，水突然更深了。他挣扎着，水哗哗地响着。也许有一码远的距离，他没入到水中，除了一只臂膀和一只手，以及古老的油灯、明亮的白色灯罩和疯狂飞舞的生物，其他什么也看不见了。这时，黑头发四散漂浮在水面上。在水底，他用脚使劲踩着塘底的软泥，把头伸出来，急促地吸了口气。接着，他浮出水面，稳稳地朝对岸走去，水从他的身体、头发和腰上的钢圈流下来，但是他手中的油灯上并没有水。随后，他站稳了脚步。尽管空气很热，水汽蒸腾，但是他的身子开始剧烈地颤抖，痉挛性地颤抖，因此他不得不用双手抓住油灯，保持灯的平衡，以防它跌入泥泞中。颤抖仿佛是某种信号，水对岸三十码的地方，有一只巨大的蜥蜴转身游走，消失在黑暗中。

他的颤抖越来越弱。当身体不再颤抖时，他小心翼翼地绕过池塘，返回他的汽车旁。整个过程庄重严肃而有条不紊。他将明亮的灯小心地举起来，四次抬至罗盘的四个点上。这时，他拧小灯芯，将它吹灭。世界又返回到原来的状态。他将灯、钢圈和链子收起来，放回后备厢。他穿上衣服。他整理好怪异的头发，将帽子平稳地戴上。此时，他安静下来。一群萤火虫返回，在微光粼粼的水面上起舞，每一只萤火虫都留下自己的影像。他进入驾驶室，启动了发动装置，一共启动了三次。在荒野中，发动机的噪音是所有声音中最怪异的，首先

是启动装置的呜呜声，然后是发动机的突突声。他开着车慢慢地离开了。

他出发了，不是乘飞机，而是坐轮船，尽管他完全可以承受最便宜的单程机票。也许因为对他来说，乘飞机太傲睨万物，太高高在上了。也许因为潜藏在思想深处的，不是他不愿意看见那个花枝招展、衣着光鲜的新加坡女子，而是对整个新加坡机场，对其中透出的那份不可捉摸的邪恶感到惴惴不安。当然，他现在可以轻松地在男人、也可以在女人中间走动，可以正视别人，而不再被任何人所打动；他也不用避开恶习缠身的放荡妇人，从而担心自己的心灵平静或品德被破坏。

他把小汽车送给了别人，只随身带走了少量物品。他试图在船上当船员，但无论做什么，他这个年纪让人无法安排，尽管他擅长在艰苦的条件下干零活，包糖果，挖坟墓，开车子，而且对《圣经》有出色的研究。他有许多不同人的推荐信，但也不管用。这些推荐信全都写到他的正直、可靠、诚实、忠诚、勤勉（斯威特先生）、谨慎，但都不会提到，他们发现这些都是相当令人厌恶的品质。

他来到码头，手里提着小行李箱，里面装着用来刮右脸的剃须工具，一条备用的裤子，一件备用的衬衫，一只备用的黑色袜子，一条法兰绒裤子，一块肥皂。他站立片刻，打量着轮船的一侧。随后他低头看脚，显得茫然若失。他抬起左脚，晃动了三下，然后放下。他抬起右脚，晃动了三下，然后放下。他转过身，看看港口大楼，再看看远方逶迤的群山。这座大陆从它的内部把群山召来，为他送行。透过这些山丘，他似乎可以看见他所走过的千里之路，他所关注过的数以百计的人。这些人虽然未曾交往，但至少有缘见过。他凝视着码头周围。在系船桩的避风处，有一堆尘土。他快步走过去，弯下身，抓了一把，撒在他的鞋子上。

他爬上旋梯，离开了生活多年的澳大利亚。船员把他带到与其他十一位乘客共同睡觉的船舱，尽管其他乘客一个也未到。他把唯一的行李箱放好后，来到上层的甲板上，再次伫立着，纹丝不动，沉默无语，注视着熟悉的大陆，再朝它看上最后的一眼。有一滴泪珠从那只完好的眼睛中淌出，迅速地流下了脸颊，滴落在甲板上。他的嘴巴微微动着，但什么也没有说。

---

(1) 帕拉弟奥（1508—1580），意大利建筑师，研究并发展了古典建筑。

第六章

麦蒂在澳大利亚期间，佩迪格里先生出狱了。他受到了很多社会团体的关爱。由于得到了母亲的一笔遗产，他手里有了一点钱。老太太去世时，他还在狱中。这笔钱虽然不能给他足够的自由，但能给他一定程度的机动性。所以他能够摆脱那些毫无指望地想帮助他的人。他去了伦敦的中心市区。很快，他又重返监狱。第二次出来时，他看起来比他的服刑期多老了许多岁，因为像他自怜地哭着说的，他的狱友对他产生了好感。他的精力从来没有旺盛过，现在只剩下一点点，因无所吝惜，最后也被消耗殆尽。他脸上已生满皱纹，身体佝偻着。毫无疑问，枯萎的、杂草般的头发早已是灰白一片。他又重新坐在一个伦敦终点站的一张凳子上。凌晨1点钟的时候，警察把凳子掀了个底朝天。也许正是这次经历，消除了伦敦对他的任何吸引力。从那时起，他一边打工，一边向格林菲尔德进发。毕竟，那里曾经是亨得森待过的地方。死去的亨得森已经被纳入到他的深层意识中，成为他内心渴望的完美典范。他在格林菲尔德发现了一家他以前从不知道的青年旅社——以前也没有必要知道的旅社。旅社冷清而干净，大房间被分割成独立的小卧室。每间卧室有一张窄窄的单人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他在此店落脚，从此店出发，进行了两次考察：一次是去了学校。他透过学校大门向内凝视，看到了亨得森坠楼的地方、大楼上面的消防通道和铅皮屋顶的边沿。法律没有规定他不可以靠近学校，但是他加入了红翅旋壁雀的行列。这些容貌衰朽的家伙们，身体的一侧竖起了一面屏障，至少可以确保有一个方向不会出现麻烦。他现在成了警察认为必须坚决清除的一类人。结果，他自己也认为不应该在街头逗留。任何时候见到警察，他都尽可能自动走开，或绕一个弯子回避。

他仍然有一点经济来源。要不是内心难以抵抗的冲动——在许多国家，这样的冲动不会给他带来麻烦——他是无罪的。他几乎一无所有，但生活上没有感觉到任何艰难。他拥有重新站起来的勇气。他的维多利亚镇纸已经没有了，唉，在市场被炸毁前卖掉了。他的悬坠——尽管它们卖了更多的钱——全没了，只留下一个。这个悬坠，他称之为他的幸运宝贝。悬坠一直揣在口袋里，他可以随时用手指来把玩。那象牙质地光滑圆润，整个悬坠跟一枚纽扣一般大小。当然，它确实只有这般大小，上面是两个男孩子激动地交融在一起，令人感到激动。有时，悬坠灼痛了他的手指。正是由于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灼痛，他也一次又一次成了监狱的常客。这一次，监狱有可能要对他进行手术；对此，他开始连续不断地尖叫，撕心裂肺、肆无忌惮地尖叫，结果，内政部的精神病医师只能放弃了手术。出狱后，他又回到了格林菲尔德。此时，他的大脑仿佛已经稳定下来，适应了简单的模式、仪式化的行为和信仰。到达格林菲尔德的第一天，他走在小镇主大街上，像过去一样，注意到了街上的有色人种越来越多。他慢慢地一路走过去，一直走到斯普罗森大楼的对面，商店的一侧是书店和弗兰克里五金店，另一侧是高高隆起的小镇老桥。桥这一头的底层，有一个年代久远的公共厕所。它是铸铁的结构，墙壁上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涂鸦。厕所里并没有多少难闻的气味，也不像表面的黑色杂酚油那样看上去肮脏不堪。这也要归功于19世纪60年代的技术奇迹。厕所里的储水器充满水后，哗哗地冲走，夜以继日地充水，然后哗哗地冲走，就像星星和潮水一样。正是这个让他欣喜的地方，最后一次把佩迪格里先生送回了监狱。但是他不仅仅是带着理性的希望或欲望返回这里。他回到这里，是因为他曾经来过。

他在成长。这么多年以来，他已经从过度沉湎于青春期的性氛围中，向津津有味地体验打破禁忌时的兴奋转变，纵然其结果极为糟糕。当然，公园里有公共厕所，在中央停车场有更多的公共厕所，在集市里也有一些——噢，这个地方到处都有公共厕所，数量之多，令

人哑舌，但佩迪格里先生却了如指掌。由于学校永远被禁止入内，厕所是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中转站。他正打算离开斯普罗森大楼尽头的防护墙，这时看见一个人从书店里走出来，来到大街上。佩迪格里先生悄悄地跟在他的身后，回头看了看厕所的小便处，然后又朝这个渐行渐远的人追去。他下定了决心，大步向前，佝偻着背，身体摇晃着，来到了主大街。他走路时，挺直了身体。他经过那人时转过头。

“贝尔，是你吗？埃德温·贝尔？没想到还能认出你。贝尔？”

贝尔踉跄了一下停住脚步。他发出了一声高叫。

“你是谁？是谁？”

这么多年，总共有十七年了，与佩迪格里相比，贝尔几乎没有发生多少变化。尽管贝尔也有各种个人烦恼，但并不包括那可怕的发胖问题。他仍然保持着三十年代末大学生的独特装束，只是没有挎上书包。他的外表，包括他的狮子鼻，细微地反映了他的发号施令、说一不二的性格。

“我是佩迪格里。你应该还记得我！塞巴斯蒂安·佩迪格里。你不记得了吗？”

贝尔猛然挺直了身子。他匆忙将双手伸进大衣口袋，在下身前惊慌地攥起了拳头。他发出了一声呜咽。

“你……好！我——”

贝尔把拳头伸得更深，鼻子翘起来，嘴巴张开了，并踮起了脚尖，仿佛使用这个简单的办法，就可以让自己摆脱尴尬的状态。然而，这样的表现使他想到：从对方旁边径自走开并非自由人士之所为。所以他又缓过神来，心里感到犹豫不决。

“佩迪格里，我亲爱的同事！”

“我一直在外地，你瞧，完全失去了联系。现在退休了，我想——噢，是的，我想我还是过来看看——”

此时，他们面面相觑，各种肤色的人在他们身边匆匆走过。贝尔凝视着这个老人的脸，这张布满皱纹、愚钝的面具正急切地看着他。

“我兴许还能看看原来的学校，”布满皱纹的脸说道，显得愚钝而可怜。“我想你是我认识的唯一同事了。亨得森的时候，那是——”

“噢，我说，佩迪格里——你——我结婚了，你知道——”

不明智的是，他问佩迪格里是否也结婚了，后来设法止住了话头。佩迪格里却未加注意。

“我只是想，我兴许还能看看原来的学校——”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相当明确而具体的事实浮出水面：如果塞巴斯蒂安·佩迪格里随意踏入学校大楼一步，那么他将会因蓄谋不轨而被拘捕；另一个同样明确而具体的事实是：如果埃德温·贝尔与他臂挽臂进入校园，那么法律将暂时不予追究，但他们俩谁也犯不着这么做，当然只有佩迪格里认为值得一做。将佩迪格里带进学校，也许只有圣贤之人才有可能做得到，或者是耶稣，也许是乔达摩·悉达多，当然还有穆罕默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要去想穆罕默德了，因为此事会让我卷入深深的麻烦中，基督啊，我怎样才能甩掉他啊？

“如果你朝那个方向去的话——”

埃德温突然又一次踮起了脚尖。他口袋里的两个拳头痉挛性地敲击着。

“噢，兄弟！我刚刚记起来了！哎呀，哎呀——我必须马上回去。你瞧，佩迪格里——”

此时，他已经转过身，肩膀撞上了一个衣着鲜艳的黑人妇女。

“——对不起，非常对不起，我这么笨手笨脚！你瞧，佩迪格里，我会和你联系的。”

他转身抬脚朝街上走去，不用看就知道佩迪格里跟在他的后面。此时，贝尔龟缩在某个困惑不解的字谜中，同时仍然用衣服还有拳头护着下身。他在身披莎丽[1]的各类商贩中迂回穿行，佩迪格里则紧紧地尾随其后，两人同时也在不停地说话，仿佛沉默无言会让他们听见别的事情，某件致命的事情。当他们走到斯普罗森大楼时，则出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危险：佩迪格里有可能直接上楼，穿过律师事务所，再直接进入公寓。最后，埃德温·贝尔不得不发出了赤裸裸的声明和惊慌失措的禁令。他将双手伸出来，手掌向外，声嘶力竭地大喊——

“不，不，不要！”

他断然离开，仿佛两人之间有一道有形的枷锁。他逃上了楼梯，佩迪格里一个人留在回廊里，仍然唠叨着能不能去学校，唠叨着亨得森，好像亨得森还在学校。这时，佩迪格里停住了脚步，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位置。他身在一幢私人住宅楼内，一扇玻璃门向下通往花园，楼梯向上通向两侧，楼里有很多门，其中至少有一扇是律师事务所的门。佩迪格里先生再次变成了旋壁雀。他从大楼里走出来，下了两级台阶，来到斯普罗森大楼前的砖石人行道上。随后，他匆忙穿过马路，来到相对安全的大楼对面，然后再回头看过去。他瞥见了埃德温的脸出现在楼上的一扇窗户内，身旁是埃德温娜。这时，窗帘被匆忙地拉上。

因此，往回走的佩迪格里先生成了一个问题，不仅仅是对于对他有所了解的警察而言，还包括停车场的看门人，以及穿灰大衣的年轻人——其职责就是防范佩迪格里先生之类的人。不仅如此，而且更确切地说，对埃德温·贝尔而言，他也成了一个问题。贝尔是当年格林菲尔德所剩下的唯一见证人。佩迪格里先生把自己与贝尔这样联系起来，是非理性的。也许，他需要建立与普通人的正常关系，这是因为

他的恶习又复发了，一点点地在吞噬他。因此，在离开贝尔后，或者更确切地说，贝尔离开他之后，佩迪格里先生又朝老桥下勾人魂魄的厕所走去。他本来可以直接走进去，但是一辆警车的车头出现在老桥的顶端。他表现出自己年纪应有的敏捷，走下台阶，躲到老桥底下的纤道上，好像是为了躲雨一样。他甚至伸出手掌，做了一个戏剧性的手势，然后仔细检查，看看上面有没有雨滴，最后他沿着纤道离开了。他并不想在纤道上行走，但是他正好朝着那个方向，而警车已经让回头路变得更加痛苦。佩迪格里先生逆时针转了一圈，实际上是一个长方形。沿着纤道，他经过斯普罗森大楼后面的老马厩，经过弗兰克里五金店后面的杂乱屋顶，经过把危险河水和救济院隔开的那堵长墙；然后，进入左侧很近的一扇小门（右侧是卡姆斯托克树林），穿越通往偏街小巷的人行小道，接着再向左拐，反着方向经过救济院、弗兰克里五金店、古德柴尔德珍本书店、斯普罗森大楼。接着再次向左拐过去。这时他心中感到暗喜，警车的问题被克服了。他再次来到了老桥的底部和黑色的厕所。

他感到纳闷和悲伤，其原因并不在于他与贝尔见面的失败——这次见面后，已经躲开他的贝尔小心翼翼，不想再碰见他——而在于这根本就算不上见面。越过书店橱窗里的图书，西姆·古德柴尔德的身影依稀可见。第二次路过斯普罗森大楼时，佩迪格里听到了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声音，缪丽尔·斯坦诺普正在与丈夫吵架！吵架最终使她与艾尔弗雷德一起私奔到新西兰。高高的墙壁，比砖石，甚至比钢铁还要不容易穿透。坚固无比的高墙随处可见，它们横亘在一切事物之间。张开嘴巴说话，除了墙壁上反射的回音外，什么回应也没有。这个事实是那么深邃玄奥，是那么令人痛苦，但令人感到困惑的是，那些与事实朝夕相处、对事实忍辱负重的人们，从来没有异口同声地发出过抗议。只有书店店主西姆·古德柴尔德偶尔大声抱怨过。其他人，如缪丽尔·斯坦诺普、罗伯特·梅林·斯坦诺普、塞巴斯蒂安·佩迪格里，则认为，在这个言人人殊的世界里，他们每一个人都受到

了特别不公平的对待。要不是这些巴基斯坦人，这些西装笔挺的男人们，服饰艳丽、纱巾遮面的女人们，要不是这些黑人，世界原本是大不一样的。

佩迪格里先生从厕所里走出来，重新回到主大街上，尽可能靠近有墙的地方行走。他朝斯普罗森大楼的二楼窗口瞥了一眼，但是当然，贝尔夫妇的身影已经看不见了。他朝公园走去。进入公园后，他看到了一块布告板，上面列举了一些严令禁止的行为。在他眼里，布告的语气看不出有半点危险。毕竟，他已经快到了人生轨迹的底部。所以，他能找到一个座位，坐在椅子的铁条上，一面暗中打量着周围，一面用手指抚摩着口袋里的悬坠。正如他经常自言自语的那样，他正在大饱眼福。孩子们三五成群，有的在打球，有的在玩气球，有的在微风中放风筝——但风筝不大能放飞起来。大人们零零星星地坐在椅子上——有三位退休老人，一对无处可去的情侣，还有那位穿灰大衣的年轻人。至于他的出现，佩迪格里先生早有预料。在公园较远的角落里，有几个公共厕所。佩迪格里先生知道，如果自己起身去厕所，那个年轻人一定会跟踪查看。

现在，不仅可以光顾老桥，而且还有可能邂逅贝尔，所以佩迪格里先生形成了规律，日复一日地在格林菲尔德小镇来来回回地巡视着。恰逢此时，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在小镇流行。当事情过了高峰、快要结束时，人们只是把它看成是一种流行。后来，他们开始回想。有些人经过回想后，自认为他们知道谁是罪魁祸首了。追根溯源，他们甚至追溯到事情发生的第一天，因为那一天离佩迪格里先生与贝尔见面时相距不远。这是他退休后最近的一次出现。目击者是一位年轻妇女，白人妇女，她刚好从布丁巷慢跑进入主大街。她所穿的平底鞋使她的慢跑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显得好笑，因为她这类年轻女性在跑步时，只会把双手高抬着，一路东踢一下脚，西踢一下脚——这种跑步的方法无法加速。她的嘴巴张开着，口里不断地喊着“救命，救命，噢，救命”，声音越来越弱，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不过，此时，她在

商店旁发现了一辆婴儿车，里面有一个婴儿。这一发现似乎使她安静下来，因为她查看了一下婴儿，摇了一下婴儿车，随后便推着车子走了。她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紧张、也许不安地朝周围看了看。同一天，菲利普斯警长有真正的理由感到不安，因为他在古德柴尔德珍本书店的外面发现一辆婴儿车，西姆·古德柴尔德和他的妻子露丝都不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菲利普斯警长不得不把车子推到主大街上，放在他的警车旁，随后用无线电通讯向警察局报告。不久，孩子母亲被找到了。原来是她本人将载有婴儿的童车放在老超市的外面，超市隔壁是旧玉米交易中心。没过几天，这样的事又发生了一次。不过，也许有一个月的时间，婴儿车不断地被人推走，仿佛有人借此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并把它当做一种符号语言。人们开始监视佩迪格里先生。尽管从未有人在现场抓住过他，但是婴儿车移位的怪事从此停止了。因此，人们对那一个月记忆犹新，因为婴儿车推到街上，不能没有人看管。他们却忘掉了一次相当不愉快的事情，即佩迪格里先生（走进老超市寻找麦片，手里提着从乔治超级大卖场买来的一小罐绅士牌调味品）与几位妇女不期而遇。她们看见他在几辆婴儿车之间来回穿梭。这些婴儿车像停泊在码头里的船只一样，停在了老超市的外面。当时在泰姬陵咖啡店的闲谈中，艾伦比太太隔着咖啡杯对阿佩尔比太太说，佩迪格里先生真幸运，因为这是在英国。当然她不是称他为佩迪格里先生，而是称那个可怕的老东西。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佩迪格里先生与婴儿车事件有关。但正如西姆·古德柴尔德同意埃德温·贝尔的说法那样，像佩迪格里这类人在追求性变态时通常是比较狡猾的，而他们的追求是因为他们无法对其他事情进行正常思考。千真万确。在这一点上，如果不是佩迪格里先生有时候会短暂地受益于他的昂贵教育，他和麦蒂何其相似，毕生只献身于唯一的目标。不过，与麦蒂不同的是，他只是非常熟悉目标是什么，目标必须是什么，并且目睹目标实现，或者发现自己主动去实现目标。他的内心充满着某种永恒的折磨人的焦虑，这种焦虑比时间

的简单流逝更加催人衰老。至今没有任何记录表明，格林菲尔德小镇会有一个人对他的境况表示同情。可以肯定，超市里的妇女们恨不得把他的眼珠子挖出来。如果有人胆敢说出，他也许从未碰过婴儿车，她们肯定会声色俱厉地加以驳斥。自从他离开这些妇女后，格林菲尔德的婴儿车似乎从此平安无事，这不可能是一个巧合。

佩迪格里先生有一段时间远离主大街，就像远离孤儿学校一样。有时在拐弯的时候，他巴望着能见到埃德温·贝尔，而贝尔非常谨慎，从不现身。这个老人，就像损坏的留声机唱片一样卡住了，只能站在栏杆外面，为形象完美的小亨得森扼腕哀恸，对那个脸残的孩子加以诅咒。而此时此刻，那个脸残的孩子正乘坐一艘希腊货船，在康沃尔的法尔茅斯港上了岸，已经回到了当地的五金店。他查阅《圣经》得知，除了安息日以外，再也不会远游他乡了。小镇妇女们试图对佩迪格里先生进行肢体残害的同一天，康沃尔的麦蒂出于某个异乎寻常的原因，开始记起日记来。

---

(1)　莎丽，指印度妇女用以裹身包头或裹身披肩的整段布或绸子。

第七章

65/5/17

我买了这个本子写日记，用圆珠笔，想记下所发生的一切。我要保留这个日记本作为证据，证明我没有疯。他们不像是我在格拉德斯通看见的幽灵，他们一定是那种货真价实的幽灵。昨天晚上，他们显灵了。我曾经读到过我的天命，当时正通过记忆来复习。我坐在床边正在脱鞋。时间是11点40分，我是说11点40分时，幽灵出现了。起初，我想，五月份天冷，我的房间也冷，但不会越来越冷。热量从我身上散失，仿佛被吸走一般。我身上的每一根毛发，我是说每一根短小的寒毛，而不是脑袋上刺痛的长发；每一根短小的寒毛起了肿块，竖了起来。这就是所谓的恐惧状态。此时，我知道很可怕。我几乎无法呼吸，也无法叫出声来。我想我要死了。这时，幽灵现身，对我现身。我无法准确地说出是如何现身的。事情在回忆时会发生变化。我说不出来是如何现身的。不过，我没有疯。

65/5/18

今天晚上，幽灵没有来。不，我必须说是昨天晚上了。我一直等到12点。当钟声敲响时，我知道他们不会来了。幽灵意味着什么，我问自己。一个幽灵穿蓝衣，另一个穿红衣，戴着帽子。穿蓝衣的幽灵也戴着帽子，但没有那么贵。他们现形，逗留，从11点40分开始，我不知道逗留了多长时间，他们只是看着我。很可怕。幽灵根本没有任何颜色，但是这两个幽灵像我所说过的那样，有红颜色，有蓝颜色。我说不清楚我是如何看见他们的，当我看见他们时，我只是看见他们，但是回忆时情况却是不一样的。这是不是一种警告，我问自己，我是不是还有未完成的使命。我搜索过去，却没有任何发现，当然除

了我那个可怕而重大的罪孽。如果我知道如何消除这罪孽，我一定会消除的，但是《圣经》使我来到了这里，而他并不在这里，所以我能做什么。一切皆藏而不露。几乎在两年前，我在北领地地区达尔文市发出了许多警示，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是在考验我的信仰。

66/5/17

一年后我拿起笔，因为他们又来了。每当我感觉到那种寒冷，热量从我身上吸走时，我就知道他们会来。我等待着，但是他们不说话，仍然只是看着我。我说不清他们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他们在11点以后到来，在钟声敲响前离开，跟一年前一样。也许，他们每年只来一次。我想，这也许与我的一个感觉有关：我身处某件重大事情的中心，始终处在中心。大多数人活到三十岁时，都知道什么叫做恐惧；大多数人害怕鬼魂，但是看不见幽灵。

66/5/21

我在桌子旁阅读“启示录”，这时我顿悟了。与此同时，顿悟就如同幽灵显现一般，但是幽灵没有出现。我感到冷，浑身哆嗦，我身上短小的寒毛竖起来了。我看见历书上的重大日子即将来临。起初，我不知道做什么。这一定是幽灵在我面前显现的原因。他们一定会再来，告诉我应该做什么。我恭候他们到来，这是一种摇祭（wave-offering）。我必须进行举祭（heave-offering），但是物品太少，因此很难看出来，我已经为举祭留下了什么物品。

66/5/22

我在商店里想，怎样做才是一次举祭，但是非常可怕的是，我在退缩。

66/5/23

我打包带去更多的食品和饮料，然后把它们放在祭坛上。我打包带去我说过的所有的话，除了那些必须说的话。几乎没有时间了。我一直尽可能地去祈祷。

66/5/30

起初，因为吃得那么少，我感到剧烈疼痛，感到虚弱，但是这时我发现我没有吃的食物供奉在祭坛上，这帮了我的忙。此外，冷水也可以喝，但是我对茶有着强烈的鲜活的记忆，是加奶加糖的热茶，就像在墨尔本一样。有时候，我甚至能闻到茶香，能感觉到茶的热度。我此时在想，也许有人正在对我行使牧师职责，正如《圣经》里所说过的那样。索恩伯里先生告诉我，我应该看医生，但是他不明白。因为我已经把我的话做了举祭，向他进行解释是不妥当的。

66/5/31

我曾经身处浸礼会教徒、循道宗教徒、教友派信徒和普利茅斯兄弟会教徒之间，但是无论在哪里，都没有恐惧，没有光明。没有相互理解，除了有时候我从记忆里重复我的天命。当我身处这些不同的教徒中，他们有时质问我。于是我用双手掩住嘴巴，根据他们的微笑方式知道他们只能理解一点点。现在，我整天感觉很冷，心里想着日历。我想，在这些特别的情况下，幽灵可能会重现，但是现在是12点多了。尽管钟敲响时我感觉更冷，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因为我告诉自己，杯子是满的，但是还没有被按下去，水还没有溢出来。我也对自己说过，也许当它溢出第一滴时，它就开始了。这时我记得有人说过，瞬息之间，那么它的地点可能同时在墨尔本、悉尼、格拉德斯通、达尔文、新加坡、夏威夷、旧金山、纽约和格林菲尔德，以及康沃尔。

66/6/1

看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是可怕的，杯子已经满了，正等待着被按下。我什么也不吃，只喝一点冷水。今天，我上楼到我的房间时，却因为虚弱摔倒了，但是时间那么短，没有关系。它突然如闪电一般降临到我身上，是一个巨大的通道，而当时我正在写这最后几句话，一只手放在我身上，我明白了**那一天**我必须做什么。我的任务就是给康沃尔**最后一次机会！！**

66/6/4

不需要再做什么准备。明天，我要用整个晚上来观察，以防睡眠侵袭我们。似乎对我来说，66年6月1日，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应该做什么，但是我不能确定。一切都混乱不堪，仿佛是一条大狗掀翻了展品柜台。

66/6/6

我整个晚上观察，昨天已经将一切都准备好了。割破自己比我想象的要更加困难，但是我将此作为一次供奉。一只鸟在晨曦初露时鸣唱起来，我内心充满强烈的期盼，这是它最后一次开始鸣唱。我取了血，在信纸上写上可怕的数字666，每一个数字像我的大拇指一样长。我根据指示将信纸夹在帽子的橡皮带上，这样从正前方就可以看到这个数字了。我重复着我的天命，因为我想我以后将不再有这样的机会了，而是要接受神的审判。有了这个想法后，我处于巨大的恐惧中。这时我走出房间。街道上空无一人。起初，我以为末日审判已经完成，整个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但是后来我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人们不断把食物送往集市。我相信有的人被打动了，有的人甚至被唤醒了回忆，当他们看见我穿街过巷，头上有用血写成的可怕数字时。我戴着帽子去了小镇上所有的教堂和礼拜堂，那些大门上锁的除外。到了这些上锁的教堂时，我敲门三次，将门槛上的灰尘从我的脚上抖掉，然后离开。这时，我疲惫不堪，而且异常恐惧，几乎无法行走。

天黑时，我回到我的房间，手脚并用爬上楼梯，等待着，直到子夜时分，开始写这篇日记，这样我就不会在数字上说谎，数字应该是：66/6/7。许多人只知道活这一天，就可以沉湎于世俗的享乐中，而不会遭遇末日的审判。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感觉到，未经彻底的审判而进不了天堂是多么可怕而令人感到悲痛。

66/6/11

我一直在寻找在六号进行的审判，但是没有找到。萨拉·詹金斯死了，但愿她能够安息；医生的妻子在乡村医院生了个儿子。鱼山脚下发生了一次小车祸。一个男孩子（皮·威廉姆斯）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左腿骨折。他的审判会完成的。

66/6/15

现在，所有这些人都有时间进行忏悔了。想到这些，我感到莫大的宽慰。可是在宽慰之中，我感到了巨大的悲伤，而当悲伤不再时，我感到了巨大的空虚，我的问题又来了。我的使命是什么，我问自己。如果是为了发出警示，那么为什么没有出现相应的审判。我将继续下去，因为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但是我感到了空虚。

66/6/18

他们又回来了。每当我感觉到那种寒冷，我的寒毛竖起来，我就知道他们会来的。这一次我准备得比较充分，因为在那家店铺工作时，我已经想过做什么了。我轻声细语，以免让墙那边的索恩伯里先生听见，问他们是不是**我主**的仆人。我期待着他们要么什么也别说，要么大声回答，也许轻声细语，但是这反而是一个秘密。当我轻声细语时，我看见他们打开一本大书，上面有闪光的金字写着**我主的名字**。所以这样极好，但是当然，它仍然可怕。在他们显灵的时间里，我身上的寒毛一直竖立着。

66/6/19

他们不会用普通的方式说话。他们捧出美丽的白纸，上面有字，或者捧出整本整本的书来，速度比你在电视里看到的报纸印刷还快。我问他们为什么来找我。于是他们让我看一张纸：我们不是来找你。我们把你带到我们面前。

66/7/2

今天晚上他们又来了，红色幽灵戴着昂贵的帽子，蓝色幽灵戴着不太昂贵的帽子。那是办公室里的帽子，我无法说清楚我的意思。还有那红色的袍子，那蓝色的袍子。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看见他们的，但是我看见了。他们来的时候，我仍然感到恐惧。

66/7/11

今天晚上，我问他们为什么把我带到他们面前，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他们表示：你最接近万物的中心。这一直是我思考的问题，但是当我为此而感到骄傲的时候，我看见这两个幽灵身影模糊下去。所以我的内心猛地一沉，沉得很深，我就一直那样待着。但是他们离开了，或者我应该说，他们让我离开了他们。此时，我的恐惧不仅是寒冷，恐惧完全发生了变化。恐惧深入骨髓，恐惧无所不在。他们来的时候，我感到了冷，但是并不像他们第一次来时的那样，我的毛发只有一点点刺痛。

66/7/13

恐惧无所不在，而且与内疚、悲伤混杂在一起，但我不仅仅是感到内疚，而且百感交集。这种感觉仍然存在，甚至当他们藏匿起来的时候。

66/7/15

事情太多，不可能全部记下来，但是我必须把它们全部记下来，作为证据。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它们已经发生过四次了，总是在我重复我的天命后发生。他们第一次把我带到他们面前时，我问他们为什么把我带来。他们表示：这是我们的工作。这个回答让我感到莫大的满足，然后我问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的老问题。他们表示：它将在指定的时间里出现。他们第二次来的时候，我问我是什么，我的重大问题的更早的形式，他们表示：它也会出现的。他们第三次带我去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恐惧。我问他们，让我做什么。这时红色幽灵表示：把你的书扔掉。我以为是指日记本，于是从床沿上起身——因为他们带我去见他们时，我似乎正坐在床沿上——伸手拿过日记本撕起来。但是，当我撕的时候，红色幽灵非常清晰地表示：把我们见面的记录留下。我们是说你把你的《圣经》扔掉。听见这句话后，我想我大叫起来，他们把我从他们身边用力推开，然后藏匿起来。整个晚上我无法入睡，我感到如此恐惧；第二天在商店里，索恩伯里先生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晚上睡得很糟，这是实话。我整天都在想，他们是不是要把我从他们身边永远推开，因为我不配处在万物的中心；我想，如果他们回来——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必须牢记这是困难的——如果他们把我带到他们面前，我会用一些问题来检验他们。撒旦可以如此轻松地作为光明天使出现，就像戴着帽子的红色幽灵或蓝色幽灵那样。那天晚上他们的确来了，第四次现身，并排站着。我马上问他们：你们俩真的是**我主**的仆人吗？他们俩立刻捧出那部大书，上面用闪光的金字写着**我主的名字**。我非常仔细地看着，因为我知道**那个名字**会击倒撒旦，像硫酸一样烧毁他。但是美丽的书页完好如初，金字也一样。这时，因为我决心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尽管感到恐惧和寒冷，我还是问：你们说的“**我主**”有什么深意吗？这时，他们表示：我们崇拜**我主，他是地球、太阳、星星以及宇宙万物的主宰**。听见这话，我的内心猛地一沉，我轻声问道：**他**要我做什么？我是心甘情愿的。于是他们表示：服从，将你的《圣经》扔掉。当时是10点差一

刻。我穿上我的慈善大衣，拿起我的《圣经》，走进黑夜中，一直来到海岬边。外面乌云笼罩，漆黑一片，风声海浪声一直不断，而且靠得越近，声音越大。我站在海岬边沿，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除了下面一些白色斑点，海水正拍打着岩石。我站了一段时间，害怕把书扔下，害怕自己摔下海岬，我想，摔下去要更容易些。我等待了片刻，希望指令能被取消，但是除了风声海浪声，什么也没有。我使尽全身力气将《圣经》向大海深处扔去。我回去时，身体虚弱不堪，而且口干舌燥，当我爬上楼梯，双膝瘫软了下来。不过，我最后设法走到了他们的面前。我轻声说道，我把它扔了。这时，他们捧出那本大书，我看见上面写满了可心的话语。

66/7/17

他们把我带到面前，向我表示：尽管这本书的每一个字都是永恒的，但是你用心记诵的大部分内容，正是你所必需的，它们从一开始就已经为你安排好了。我说，在这种事情上，知道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反而是可怕的。就好比走在街上那高高的钢丝上。这时，他们表示：只要服从，你就不会摔下。

66/7/25

今天晚上，当我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马上向我表示：现在，你要继续旅行。我说我心甘情愿，我的目的地是哪里？这时他们表示：目的地不久就会向你透露。不过，我们对你欣然接受感到满意，作为回报，我们允许你向我们问你喜欢问的问题，只要你以前没有问过相同的问题，也没有被回答过。这时我想了片刻，然后问他们，为什么不能每天晚上过来，或者把我带到他们面前。他们表示：要知道，我们是来看你的精神之脸，它被一份罪孽严重毁损，因此我们不得不鼓起足够的勇气才能来看你。不过，你依然是相同情况下可能获得的最佳材质。我立刻问，究竟是什么毁损了我的精神之脸；当他们向我展

示我早已猜想到的内容时，我流出了痛苦的眼泪。无论一个人是多么无知，他始终能知道他的罪孽——如果他有这样的罪孽，直到他迷失了方向。是的，我曾经犯下了可怕的错误，对我的亲爱的朋友。也许我不应该那样称呼他，当时他的地位远远在我之上，他就是佩迪格里先生。确实，在过去的每一天里，我总是能听见他被警察带走时对我说过的话。难怪我的精神之脸让幽灵们周身的光明暗淡了下来，环绕在他们身体四周的光明。

66/8/27

很长时间了，他们没有把我带到他们面前。他们来带我的时候，我感到寒冷和恐惧，但是他们不来的时候，我感到孤独，即使我的周围有人。在他们所说的旅行一事上，我怀着强烈的愿望服从他们。我离开康沃尔的意愿是要听从他们的指引吗，我问我自己。有时，当幽灵们没有出现的时候，我想到了我的木质封皮《圣经》漂走了，或者沉没了，我的毛发仍然有一点点刺痛，我开始感到冷了，但不是那同一种寒冷。不过这时，我想起我处在事物的中心，无论等待多久，我一定会感到心满意足的。

66/9/22

我拿起笔写道：已经有三个多星期的时间了，他们没有把我带到他们面前。我知道我必须等待，但有时候感到着急，万一他们因为我做过什么错误的事情不再把我带到他们面前。有时当我的情绪极其低落，我真切地希望我有一个善解人意的妻子和几个幼小的孩子。有时我强烈地希望，我能返回我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那就是，格林菲尔德，孤儿学校所在的那个小镇。

66/9/25

他们又来了。我说过，我不知道让我去旅行的说法是否是全部内容，也不知道等待更多的指令是否妥当。他们表示：你的等待是正确的。你现在要多吃多喝，恢复你的体力，以便完成旅行。你要去柯诺商店，从在那里看到的二手自行车中挑一辆能骑的。你要学会骑车。

66/10/3

他们表示：我们对你体力的恢复和学会骑车感到满意。过不了多久，我们会送你踏上行程。我们对你感到满意，所以允许你问我们任何你喜欢的问题。这时我大胆地问了几个月来一直萦绕在心头的问题。当我追求进步时，我把慎言作为举祭。刚才我说过，他们让我多吃多喝。也许我也可以多说，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对简单的是和不从不满意，而且说过许多不圣洁的话。当我把这些告诉他们，我看见他们身上的光明变得暗淡了，天空中有半个小时出现了沉默。所以我把自己献上了祭坛。最后他们表示：你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思想中，而且以亲密的方式，以致我们总是忘了你们世间的生命在本性上是那么邪恶。于是，穿红衣的幽灵（我想他可能是首领）表示：你的舌头太笨，因此在即将到来的承诺兑现期，你要像一把剑一样把话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我对他们俩表示深深的感谢，但最主要的是感谢红衣幽灵，因为他比另一个幽灵级别更高。于是他们表示：尽管你有一张可怕的脸，身上存在着尘世间的邪恶，但是在幽灵王国里，你是我们的朋友，因此我们允许你对说话的愿望进行补救。你可以，如果不说话的痛苦超越了忍受的范围（因为那是精神痛苦，我们知道它比世俗痛苦要糟糕三倍）你可以，在一个黑暗的地方，对死者进行布道。不过，不要让生者听到。这些话让我感到非常宽慰，我再次感谢他们。

66/10/7

如果你是一个成年人，那么学开汽车比学骑自行车要容易得多，不过今天我的双膝和双肘似乎表现更好，乌青已经消退。我的身体愈来愈强健，不像以前那样在楼梯上摔倒了，从院子里提着箱子进来也不会摔倒。

66/10/11

他们来了并表示：你去向索恩伯里先生提出涨工资，如果他拒绝，你正好可以离开康沃尔，然后去格林菲尔德的职业介绍所。你不要考虑自己做什么工作，有工作机会就要接受下来。

66/10/12

索恩伯里先生拒绝涨工资。他说我应该涨工资，但是从生意情况来看，他承受不了。他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向任何相关的人士说明：我为他工作了两年，为人持重，勤奋，极其诚实。我感觉糟糕的是，他是一个不信神的人。他的结局会怎么样，我问自己。

66/10/19

埃克塞特不是一个可以逗留的好地方。最好的选择是住在乡村的简易旅社，但是因为我的脸，一位妇女坚决不让我入住。我的自行车承受了这一切。如果不是幽灵让我买自行车，我有可能去乘火车了，费用可能会更便宜。我现在像富人一样在花钱。天气一直很好。

66/10/22

索尔兹伯里和贝辛斯托克的乡村非常开阔，两座城市之间有一条漫长而笔直的马路。一整天我看见了马路两旁下过暴雨，但是暴雨没有下到我的附近。我认为这是一个信号，说明我的旅行是神圣的，充满着亚伯拉罕的精神。

66/10/28

格林菲尔德变化很大。我曾想过去看看孤儿学校，但是当然，我亲爱的朋友佩迪格里先生不会在那里，他被人鄙视，被人抛弃了。没有人会知道他现在的情况。我以后会打听他的消息。小镇有不少新楼房，人也很多。有更多的黑人、黄种人，还有女人，她们穿着各种各样的服装，但是男人没有。就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堂隔壁，竟然造了一座异教徒的庙宇！我看见了这座庙宇，还有那座清真寺，我的精神感到极度不安。我有着强烈的愿望向汝预言，耶路撒冷杀死了先知。我坐在自行车的车座上，一只脚停在人行道上，双手掩住嘴巴，不让预言说出来。不过，教堂仍然在那里。我走进去，在那同一个座位上坐了片刻，很多年前，我曾在此自问。我也在古德柴尔德珍本书店看了看，但书店里的玻璃球已经不在了，原来的位置上摆满了儿童图书，其中有两本是《圣经》故事。职业介绍所当天关门，所以我找了一张床位，骑车兜了一小圈。然后，我回到这里，重述我的天命。

66/10/29

在职业介绍所，工作人员把我所有的推荐信拿去，读完后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他把学校里的一份工作推荐给我。几乎在同时，我的感觉非常奇怪，我想到了孤儿学校，佩迪格里先生，还有那个悲惨的故事，但是不。他说，学校在小镇外面的乡下，叫万迪考特寄宿学校，等一等，我给他们打电话。他给学校打电话，把我的推荐信大声读给对方听，他们相互大笑起来，这让我很吃惊，因为我的推荐信里没有什么可笑的地方，即使是世俗的人看了也不会。不过这时，那人说，那里的财务主管希望我直接过去面试，并把推荐信带去。我骑着自行车上了主大街，骑过运河上的老桥，运河里的船只比以前多了很多。我一路穿过齐普威克，然后上了一条马道，马道位于树林掩映下的一条深沟里。（我没有骑在车上，否则就是撒谎，我推着自行车上的坡。）这时，我从另一边下了有草的小山坡，进了万迪考特村。学

校就在村里，我现在也到了村里。村子离格林菲尔德六英里，中间是那片有草皮的小山坡。获得过优异服务十字勋章的皇家海军退休上校O.D.S.汤姆森对我面试。他问我想要多少工资。我说只要能解决温饱即可。他说了一个数额，我说太多了，它会让我感到不安。他沉默了片刻，然后大谈了一番通货膨胀，对我说可以把多余的钱存在他那儿，不要去想它，除非我需要的时候。我要服从每一个人的使唤。他说这话时，我很高兴地懂得，这正是那两个幽灵想要我做的事情，我的使命就是服从，除非别人要我做错误的事情。

66/10/30

我和主管园丁住一间房，但是他为人粗鲁，性格乖戾。他不让我用他的盥洗室，因为五十码开外的马具室旁也有一个。我不常去盥洗室，因为我已经放弃了那么多的世俗生活。

66/11/7

自从66年10月11日以来，两位幽灵一直没有把我带到他们面前。他们让我来承担这所有的一切。正如他们所表示的那样，我的责任是要永远记住，我是如何接近事物的中心，一切事情将会向我显示出来。今天晚上，我给我简陋的裤子（那条备用的军裤）缝了一块补丁，裤子被自行车磨破了。

66/11/12

这个学校与孤儿学校完全不同。我以前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学校。学生们都是富家子弟和贵族子弟，照看他们的人比孩子们的数量还多。你可以走上一英里，可能仍然是在学校的范围内，尽管有些地方是放牧牛羊的旷野。你会想，从大门到学校是一条普通的马路，长长的马路上绿树成荫。当然我与这些孩子没有关系，我只是与最底下的人有关系。皮尔斯先生，主管园丁，成心跟我过不去。他安排我干重

活累活，也干低下的活，并以此为乐，我想，但这是我可以得知我的使命的唯一方式。每周我可以有半天休假。布雷斯韦特先生说，如果安排妥当，我晚上也可以休息，但是我在需要时，要能立刻投入工作。

66/11/20

我帮园丁们除草，采摘。皮尔斯先生仍然粗鲁、乖戾，让我干苦活脏活是他的本性。我帮斯夸尔斯先生在车库里干活。我们有自己的充气泵。

66/11/22

我与学生们没有关系，但老师们有时和我说话，还有校长的妻子，阿佩尔比太太。她对我的脸似乎并不在意，但她的内心是在意的。我敢说，我不在的时候，她一定议论过我的脸。

66/11/24

我从灌木丛中为孩子们捡回橄榄球，他们对我毫不在意，但是会看上我一眼，觉得我很怪，我想，但是我不介意。

66/11/26

尽管两位幽灵没有指示，但是我最后还是鼓起勇气，骑车来到孤儿学校。我透过大门注视着，我可以看见曾经长满蜀葵的地方，S.亨得森坠亡的地方。一切依然如故。我在观看时，有人打开佩迪格里先生的窗户（我是说顶楼上的那扇窗户，它朝向前面的铅窗，在那里，我看见S.亨得森离开，然后尾随着他，等待着）。我通过手臂的形状判断，开窗的人是一位妇女。也许，她正在打扫房间。当然，我看不见我可怜的朋友了。不过，我真的看见了亨得森坠落后首先发现尸体的那个年轻教师。他是贝尔先生，他完完全全老了。我骑在人行道旁

的自行车上，这时贝尔先生依然一身从前的装束，系着大领带，从校长办公室旁的正门走出，然后走出学校大门，来到主大街上。我触景生情，所以跟在他的后面，看见他走进老桥旁的斯普罗森大楼。我感到莫大悲伤的是，他从我的自行车旁经过，却没有把我认出来，这就是事实。看来，我在自己曾视之为家的格林菲尔德没有留下什么，未曾料到还有一位朋友在这里，但是在我的心目中，我似乎把他与家联系在一起。

66/12/31

今天晚上，在等待万迪考特教堂12点的钟声响起时（到时，留下来过年的一些教师会敲起轰鸣的钟声欢度新年，敲钟并非出于敬虔，而是为了取乐），我从头通读了日记本。我当初记日记，是为了留下证据，证明幽灵访问过我，以防别人以为我疯了，把我收容起来，送进精神病院管起来，这样的事就发生在格拉德斯通的R.S.琼斯身上，但是我清楚，我还记下了许多别的内容。我也深深地发现，我不是把话语说出来，而是写下来，这让人感到有一丝安慰。精神生活是一生的考验，如果没有令人安慰的话语，没有幽灵告诉我我处在事物的中心，所有的一切将昭然若揭，那么，我将会像R.S.琼斯一样受到诱惑，自己伤害自己。至于我现在要问的问题，我是什么，我的使命是什么，仍然没有人回答我，我必须像举重的人一样承受！钟声在回响，我希望我能哭泣，但是这似乎不太可能。

67/2/5

今天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天气一直很冷，操场上结了冰，孩子们没有在操场上玩。他们改在庄园里散步。我正在清理马具室旁边的一个角落（因为皮尔斯先生总能替我找到活干，即使当时天寒地冻，地面甚至用铁镐也难以挖开），这时，有三个男孩子走过来停下。他们很少主动接近我，但是他们站在那儿看着我。这时，最大

的孩子，一个白人孩子，问我为什么戴一顶黑色帽子！我不得不迅速思考起来，这是因为，尽管我若无需要绝不开口，但他们是孩子，我主曾经说过对孩子要容忍之类的话。我断定，回答他们的问题是服从的一部分，他们要求我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说是为了保持头发干净整洁。我的回答让他们哈哈大笑，其中一个孩子让我把帽子脱下。我脱了，他们更是哈哈大笑，我只好对他们微笑，并看到他们对我补过的脸根本不在意，而是认为有人跟我开了个玩笑。对他们来说，我是马戏团的小丑。所以我把头发从光秃的一边捋起，给他们看我畸形的耳朵。他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点也不感到害怕或恐惧。他们离开后，我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感到幸福。我把帽子重新戴上，继续清扫那个角落，但是我当时在想，如果我能让我的朋友佩迪格里先生一切正常的话，我宁可选择生活在孩子们中间，就在这所学校，而不是在别的地方。那么，我的使命会不会与孩子有关，我问自己。

67/4/13

我帮助操场管理员们放下橄榄球门柱。他们干活不肯卖力。其中一个人告诉另一个人，皮尔斯先生如何靠出售斜坡上的农产品赚钱，而斜坡的使用权应该是学校的。他们也对我讲了一些孩子的父母亲，但是当发现我很少有回应时，他们很快就停止与我交谈。他们说，这个地方有两个人是侦探，园丁中有一个人是，我在想是谁，但不可能是皮尔斯先生，肯定不是。不过，这与我无关，我提醒自己。是否把皮尔斯卖农产品的事告诉获得优异服务十字勋章的皇家海军退休军人汤姆森上校，我感到心烦意乱。

67/4/20

我得了重感冒，发高烧，一切都变得晃晃悠悠、晕晕乎乎。不过，当我正在重复我的天命时，幽灵们又来了，还是以前的那两个幽灵，红衣幽灵和蓝衣幽灵。他们表示：我们对你服从皮尔斯先生感到

满意，尽管他是一个坏种。他要为此付出代价的。然而，为了慰问你，我们允许你问你喜欢的问题，并且只要问题合法，我们都会回答的。我问，是什么事长期以来断断续续让我感到烦恼，正因此，在康沃尔，当我顶着用血写成的可怕数字走街串巷时，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他们表示：神的审判并非像你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数字不仅对小镇有很大的好处，而且也可以惠及到坎伯恩和朗塞斯顿。继续问。这时，我想了想，然后问，我的精神之脸是否已经痊愈，或者说仍然丑陋不堪。这时他们表示：不，它仍然令我们感到恐惧，但是为了你，我们乐意忍受。继续问。这时我说：因为几乎不知道过去做过什么，所以我是谁？我是什么？我的使命是什么？它与孩子们有关系吗？这时他们表示：是一个孩子。当你带着那个可怕的数字走街串巷时，有一个幽灵，身上穿着黑中带紫的衣服，颜色就像皮尔斯先生在花楸下种植的三色紫罗兰一样，他十分沮丧，深受挫折，而那个孩子安然无恙地诞生了，他的智商是一百二十。继续问。至此我大声喊道：我是什么？我是人类吗？我听见皮尔斯先生在床上翻身，而且鼾声如雷。幽灵们把我从他们身边移走，但是动作很轻。在我看来，也许今天晚上我不需要睡觉了。

67/4/22

一定是到了凌晨3点钟的时候，我想，相当突然地，我汗如雨下，终于感受到了强烈的睡意。所以我睡着了。第二天，我发现自己很难完成皮尔斯先生安排给我的工作。不过我很高兴地想到，我的使命是与学校里的这些小男孩有关，尽管皮尔斯先生试图让我与他们保持距离。一百二十是拿撒勒[(1)]的耶稣的智商。

67/5/2

今天，我在我的半天休息日走进格林菲尔德。阿佩尔比太太，经常跟我说话的校长太太，让我帮她买一些东西。当她说“你可以到弗

兰克里五金店买这些东西”时，事情竟是那么奇怪。所以我来了。当时我看着古德柴尔德珍本书店，心中有点遗憾，因为那个玻璃球已经不在店里了。我想它已经被卖掉了，否则我可能会把它买下的。只是当我再朝橱窗里看去的时候，有两个小姑娘从斯普罗森大楼走出来。很久以前，我给这家商店送过火钩，并且顺便看了一眼橱窗里的儿童图书。这两个小姑娘像天使一般美丽，我非常小心地把我毁损的半边脸背过去。她们又返回斯普罗森大楼，商店的门打开了，我听见里面一位妇女的声音说，斯坦诺普家的两个小女儿真是亲密无间。我骑上自行车离开了，但是情不自禁地希望她们俩就是我的使命。我并不是说我用看露辛达小姐的方式，或者看汉拉恩先生的女儿们的方式，来看她们。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想，一切都已经淡忘了，仿佛一切从未发生过。非常奇怪的是，67年4月20日所发生的所有事件犹如云雾笼罩，所以我无法清楚记住日记本中的词是孩子，还是孩子们。也许我的使命不是与这个学校里的孩子有关，而是与这两个小姑娘有关。人们称她们为斯坦诺普，也许只是其中一个人叫斯坦诺普，但是我希望这是她们俩的名字。我在等待着发现我的使命，在此期间，我要在我的半日休假时留意她们。幽灵们下一次找我的时候，我会向他们询问这两个小女孩。一个是黑发，一个是金发。我把她们加进了我的祈福名单中。

67/5/9

幽灵们还没有把我带到他们面前。今天，在我的半天休息日，我又走进了格林菲尔德小镇，去看看我能否看见那两个小姑娘，但是她们没有出现。我也许不能非常频繁地见到她们，但是，这当然是按照上帝的意愿行事。我看着她们家的房子。那是一幢大楼，但是一家律师事务所占去了一部分，还有一套公寓。

67/5/13

幽灵们又来了。我立刻询问两个小姑娘的情况，他们表示：一切顺其自然。我当时突然感到恐惧：因为太喜欢这两个小姑娘，我将处于犯下罪孽的危险之中。还没有等我把此事轻声告诉他们，他们立刻表示：你是对的。不要走进格林菲尔德，除非有人派你去。他们对我似乎有一点严厉，我想。他们很快把我从他们身边推开。所以我又一次陷入犯难的境地。我必须对我的命运感到满足，我可以不时地与孩子们说话，同时相信有善良的幽灵（天使）照顾那两个小姑娘，当然会有的。因为她们俩形影不离，所以她们不需要我。

---

(1) 拿撒勒，基督少年时代的居住地。

第二部　苏菲

第八章

古德柴尔德太太对古德柴尔德先生说的话的确不假。双胞胎姐妹，苏菲·斯坦诺普和托妮·斯坦诺普，形影不离，可是她们本人对此深恶痛绝。如果姐妹俩长得一模一样，情况可能会略微好些，可是她们的外表截然不同，如同白天与黑夜一般。日复一日，姐妹俩形影不离，如同一人。麦蒂看见她们的那一周，她们正好过十岁的生日。关于姐妹俩的巨大差异，苏菲了如指掌。她心里清楚，托妮的胳膊和腿比较瘦削，从咽喉到双腿间，身体形成了一道粉红的曲线。托妮的踝骨、膝盖和双肘有一点突出，脸与胳膊和腿一样瘦削。她有一双棕色的大眼睛，一头荒唐可笑的头发。头发又长又稀，厚度少于——这么说，如果它再少一点，几乎就没有了：仿佛随时都有可能消失，颜色完全褪光了。相比之下，苏菲拥有强烈的优越感，她的身体圆润、丰满、健美，头上是浓密的黑色鬈发。她的眼睛比托妮略小，但却炯炯有神，眼睛周围有长长的黑色睫毛。苏菲的肌肤白里透红，而托妮的肌肤，如同她的头发，没有任何颜色，在某种程度上透明可见。苏菲对托妮其人了如指掌，至于为什么能了如指掌却无心细想。托妮多多少少就生活在她自己的世界里。“多多少少”是你可以找到的最接近的词语，因为托妮的生活并不完全受上面脑袋的指挥，而是以随心所欲的方式，与瘦削的身体紧密相关。她有一个习惯：跪倒在地，仰头向上，一言不发。这个习惯对任何在场的大人都会产生奇妙的效果。他们会被深深地打动。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在这段时间里，苏菲知道托妮无所用心。她没有思考，没有感受，也不存在。她只是像烟雾一样飘离自身。一双棕色的大眼睛透过披散的亚麻色头发向外眺望！她的眼神具有魔力，夺人魂魄。在这种情况下，苏菲会尽可能地躲入自我的世界里，或者回忆没有托妮时的宝贵时光。曾经有一次，满满一屋子都是小伙伴和音乐。苏菲能踏准音乐的节拍，而且希望永

远能踏准节拍，一、二、三，跳，一、二、三，跳；每次数到三时，另一条腿总会跳起来，它带来了平静的快乐；因为某种原因，托妮当时不在。它之所以带来快乐，也是因为有一些孩子无法做好这个简单而可爱的动作。

此外，还有长长的街区。后来她认为那是长方形。高兴的是，只有她和爸爸两个人在一起。而且，爸爸主动提议去散步，因而给她带来慌乱的喜悦。只是到后来她才明白，爸爸为什么要提出散步。如果她想念托妮的话，她就成了爸爸的一个烦恼！但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挽住了她的手。她则抬头看过去——呸！——还带着对那张英俊的脸的信任。他们下了两级台阶，穿过草坪，来到人行道上。他在追求她——找不到别的词来形容。他带着她向右转，让她看看隔壁的书店。接着，他们停下脚步，看着弗兰克里五金店的巨大橱窗。他对她讲过割草机、各种工具，还说过店里的花都是塑料花。随后，他带着她继续向前，来到一排房子前，房子的挡板上有文字。他告诉过她，那是为失去丈夫的女人们开设的救济院。他继续带着她向右拐，进了一条狭窄的巷子——那是一条通道，然后穿过一扇小门，踏上了运河边上的纤道。随后他对她讲解运河上的驳船，告诉她纤道上曾经有马。他又向右拐，停在围墙边的一扇绿色大门前。这时她恍然大悟。这就好比迈出了新的一步，学会了一件新的本领，整个地方已经融为一体。她发现，绿色大门位于他们家花园小径的底端。他已经对扮演王子感到厌倦了，站在纤道上，看着油漆起泡的墙壁。她则继续朝前面走去；离河水太近的时候，他抓住了她，而且很生气。当时，他们离老桥只有几步远的距离。他主动拉着她上了老桥。她试图让他停在上面的公共厕所旁，但是他不愿意。当他再次向右拐时，她试图领着他向前走，和她走上主大街，但是他不愿意。他们确实向右拐了，那里是他们房子的正面。他们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她知道他生气了，厌倦了，希望有别的人来看管她。

在走廊里，他们有简短的对话。

“爸爸，妈妈会回来吗？”

“当然会回来。”

“那么，托妮呢？”

“你瞧，孩子，没有必要担心。当然她们俩都会回来的！”

她张着嘴，目送他消失在自己的房间内。她还太小，不会把类似于杀了托妮的内心想法说出来。但是我不希望托妮回来！

然而，在麦蒂看见她们的那天，她们俩确实或多或少变得形影不离了。托妮建议她们俩去逛隔壁的书店，看看那里有没有值得买的新书。下周是她们的生日，她们可以暗示一下照看她们的阿姨，她是需要提醒的。不过，当她们从书店回来时，只有格兰在走廊里，而阿姨已经走了。格兰为她们打好包裹，带着她们上了她的小汽车，一路开到罗斯维尔。她家的平板小屋靠近大海。这样的景色那么令人激动，她的脑子里完全没有了图书、阿姨和爸爸，因此十岁的生日在不知不觉中飞快地过去了。此外，那一次，她还发现了一条其乐无穷的小溪。它比运河要好得多，流动的溪水潺潺作响。她在阳光下缘溪而行，穿过高高的野草和毛茛。奶油色的花瓣带着黄色花粉，是那么的真实。植物有一人多高，互相保持着距离，空间是那么真实。举目看去，四周有那么多的绿色和阳光。她离开郁郁葱葱的绿色后，便看见了零零星星的水面，然后远处是堤岸，远远的，河水穿行其间，尼罗河、密西西比河，或涓涓流淌，或水花飞溅，或洪水下泄，或流水潺潺，或一泻千里，或熠熠生辉！这时，鸟儿们掠过丛林，飞近堤岸的边沿！噢，那只鸟浑身乌黑，头的前部有一个白色小孔；唧唧喳喳、啁啁啾啾的一群毛茸茸的小动物，在它后面的草丛中上蹿下跳，翻滚嬉闹着。它们走出草丛，涉入水中，鸟妈妈和小鸟们十只排成一列。它们顺着溪水游动着。苏菲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她除了看之外，还是看啊，看啊，看啊！那情形仿佛是伸长了脖子，你的眼睛被固定在

了前面。又好像是头顶被人牵引着向前。这是一种全神贯注，一种如醉如痴，是的。

此后的第二天，苏菲又去了，透过草地上长长的奶油色花朵和野草看着小溪。它们仿佛整个晚上都在等着她，样子丝毫未变。鸟妈妈和她身后的小鸟顺着溪水游走了。她时不时地说着："呱呱！"她一点也不感到害怕——只是有一点小心翼翼。

苏菲第一次注意到了事物发生的"当然"方式。她可以投掷石头，但是不多。此时此刻——在此处，"当然"的事情发生了——此时，在野草丛中，在干涸的泥土上，正好有一大块鹅卵石离她很近。此处本来不会有鹅卵石的，除非"当然"在起作用。她似乎不需要去寻找鹅卵石。她只要伸出胳膊和手掌，轻松地握住光滑的、橄榄形的石头。一块光滑的橄榄形石头怎么会躺在此处？它不是在泥土下面，或野草下面，而是露在外面，你无需寻觅，伸手就可以拿到。石头握在手中，大小正好，而她正透过一簇簇淡黄色的绣线菊窥视着。她看见了鸟妈妈和小鸟们在远处的小溪上嬉水打闹。

对一个小姑娘来说，扔石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般来说，扔石头不是女孩子玩的游戏，不像男孩子那样，时时刻刻都可以玩。不过，即便到了后来，在学会简单的投掷之前，苏菲也永远不明白她所看见的投掷结果。石头投出去了，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她看见了石头会画出的弧线，看见了那最后一只水鸟会游到的那一点，而此时，石头可能还在空中画着弧线。是"可能"，还是"是"？而且，这也是复杂的问题——后来当她回想这件事的时候，情况似乎就是这样，只要未来被理解了，未来就无可逃脱了。不过，不管是否真的无可逃脱，她永远无法明白——至少，直到某个时刻，"明白"本身与此事并没有关系——不明白她的潜能，她的胳膊从身旁举起来，上臂以肘为支点向后摆动，划过左耳，摆出了小姑娘的投掷姿势——她不仅能够把前臂猛地朝前一挥，而且能在最合适的时间、角度并以最合适的

速度松开石头，不受指关节、指甲、手掌的妨碍而松开石头，让它沿着——只用它的部分意思——在这一刹那间，沿着，仿佛要从一开始就出现的、可以预见到的两种可能性中选择一种，小鸟，苏菲，手中的石头，仿佛一切均努力瞄准了这一点——沿着空中的弧线。小鸟匆匆地游向了这个点，虽然是在队伍最后，但必然要游到那里。这时，她的心中默默念道：按我说的去做。随后，这个事件的圆满结果出来了。水花四溅，鸟妈妈在水中哗哗地逃开，半扑腾着翅膀掠过水面，叫声犹如人行道发生破裂，小鸟们则神秘地消失了，只剩下那最后的一只。扩散的涟漪中漂浮着一小片羽毛，一只脚向上翻在外面，微微颤动着，身体的其他部位一动不动，只是随着溪水在摇晃。这时，她体验到了一种更为持久的快感，终于能看着那片羽毛轻轻转动，最后随溪水消失在视线之外。

她走过去找托妮。她站在绣线菊中，长长的毛茛蹭着她的大腿。

苏菲再也没有朝小水鸟投过石头。她知道为什么不投了，非常清楚为什么。这是一种明确的感知，尽管也是复杂的感知。有且只有一次，你可以让石头握在注定的手中，画出注定的弧线；有且只有一次完成目标，那就是小鸟的合作，必然地游向那一点，与你分享着它的命运。苏菲觉得自己能够理解这一切，理解更多的事情；然而她知道，当用语言来表达、分享、解释那个“更多”的时候，语言是无用的东西。此处，“更多”就是这样。例如，它好比知道了爸爸将永远不会与你围着长长的街区、长方形街区散步，经过马厩大门的另一侧。它好比知道了，正如你肯定知道了一样，爸爸是不会来追求你的，因为他已经不存在了，有什么事要了他的命，或者说，他自己要了自己的命，只留下一个鹰脸的形象，成了一个或平静或恼怒的陌生人，不是与保姆在一起，就是待在房间内。

也许，这就是格兰的家、那条小溪和那片草坪让人感到如此宽慰的原因，因为，尽管草坪是你可以学习“更多”东西的地方，但是你

可以把草坪当作纯粹取乐的场所。所以，沉浸于溪水和草坪、蝴蝶和蜻蜓、枝头小鸟和连串雏菊所带来的快乐和喜悦之中，假期被延长了。她粗暴地想到了另外一件事，那道弧线，那块鹅卵石，那片羽毛，认为那只不过是一份运气，运气，其本质就是运气，运气解释一切！或者说，运气掩盖一切。与小菲尔一道编一串雏菊花，或者与托妮一道在草棚里扮印第安人，她们俩处于罕见的同一状态，她知道这是运气。在这些时候，跳舞，唱歌，去新地方，会新朋友，这些人不应该让他们走（但是却都走了）——高个子的红发女人，还有那个比她年纪稍小的男孩子，他让她穿上他的蓝色丁尼布衣服，上面绣有红色的动物图案，让她戴上那顶大帽子，参加晚会——噢，这是运气，如果不是，谁在乎？那年夏天，也是她们最后一次去格兰家，也是苏菲最后一次检阅水鸟。托妮正在巷子旁边的草地上寻觅小昆虫。她离开了托妮，艰难地穿过更深的杂草、绣线菊和水边的草地。当她看见鸟妈妈和她的小鸟们，便顺着小溪追赶它们。鸟妈妈发出了警告声，声音尖锐刺耳，时断时续，双脚不断加速。小鸟们也一样，游得越来越快。苏菲在它们的一侧奔跑着，直到最后，鸟妈妈从水面飞起来，声音碎裂，口吐白沫，小鸟们也消失了。它们在瞬息之间消失，消失得无影无踪。曾有一刻，它们排成毛茸茸的一行，拼命地快速游动，脖子伸得长长的，双脚在水底下扒拉着；随后，只听见“扑哧”一声，毛茸茸的鸟儿们不见了。它是那么让人感到惊讶，感到困惑，因此她停止了奔跑，站在那里观察了片刻。她看见鸟妈妈从半路上返回来，在溪水里匆忙游动，如锤击一般发出叫声。只是在这个时刻，她才发现她的嘴巴是张开着的，于是便合了起来。后来，也许有半个小时，鸟妈妈和小鸟们又一起返回来了，苏菲又开始追逐它们。她发现小鸟们不是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是潜到平静的水面下。当它们的恐惧达到歇斯底里的时候，便潜入水底。无论它们多么幼小——再也找不到比这些小鸟更小的鸟了，如果你追逐它们，它们最终都会潜入水下，完全从你的眼前消失，无论你跑得多快，无论你如何庞大。她穿

过草地，把这个惊人的发现告诉了托妮，一半是带着对小鸟的钦佩，一半是带着对它们的恼怒。

“你傻呀，”托妮说。“如果不能潜水，它们就不是水鸟了。”

此话使苏菲伸出了舌头。她将大拇指抵住耳朵，其他手指在脑袋两侧摆动着。托妮的所作所为是不公平的。她有时在几英里之外，肯定远离她那单薄的身子和茫然的脸，随后又在不经意间出现在你的面前。她有时候显得若有所失，有时候又异常清醒。她带着你只能称之为“扭曲”的表情，把别人可能意想不到的事情联系起来，这样你只能接受木已成舟的事实，甚至更令人恼火的是，去接受某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不过，苏菲早已学会了如何成功地应付托妮的那一套。她知道，当本色的托妮坐下来的时候，灵魂离开了脑袋，但那并不意味着她无所用心，或悄然入睡，或昏昏沉沉，或脑子里一片空白。本色的她可能灵敏地飞进一片隐形的森林里，掠过隐形大树的枝头，而托妮则是这片森林的护林官。在空中飞翔的托妮可能没有思想，但那时，它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适当地改变世界的形状。例如，世界可以被改变成书页的形状，或者被转化成立体的形状。它可能会带着某种隐秘的好奇心，检查由圆形物体做成的球，方形物体做成的盒子，或三角形物体做成的其他东西。未做任何努力，苏菲就已经发现了关于托妮的这一切。毕竟，她们俩是双胞胎。

当托妮指出水鸟的行为和它们的名字之间的联系后，苏菲感觉受到了欺骗，很恼怒。魔力消失了。苏菲俯瞰着托妮，心里想着要不要再回去追逐水鸟。她心里清楚，她要做的事情不是顺流追赶，而是要逆流追赶。如果逆流而行，水流会发挥作用，会减慢它们游动的速度。之后，你就可以赶上它们，仔细观察它们潜水，看清它们在什么地方浮出水面。毕竟，她心里想，它们一定会在某个地方浮出来的！不过，真的，她的心思已经不在上面。秘密已经不再是秘密，除了这些傻傻的水鸟外，对任何人都已经没有用了。

她把头发从耳朵上捋开。

“我们回格兰家吧。”

她们费力穿过茂密的草丛，向篱笆走去。苏菲边走边想，要不要询问格兰，为什么知道了结果反而让事情索然无味。但是有两件事完全把此事从她的脑子里挤了出去。首先，她们遇到了从农场回来的小菲尔——从农庄回来的小菲尔长着一头鬈发，与《布谷鸟的救赎》中的小菲尔非常相似。他们三个人一道，去他父亲的一块地里玩耍。在那里，小菲尔让她们看他的玩具，她们也把自己的玩具拿给他看。苏菲建议，他们所有的人都结婚。不过，小菲尔说，他得返回农场，跟他妈妈一道看电视。他离开后，她们在十字路口发现了一个红色邮筒，她们不亦乐乎地把石头塞了进去。其次，当她们回到平房时，格兰告诉她们，她们明天要回格林菲尔德，因为她要住院了。

托妮把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知识意想不到地说了出来。

“你是要生小孩吗，格兰？”

格兰脸上挤出一丝微笑。

“不，不是的。你不懂。我有可能被从医院里抬出来。”

托妮转向苏菲，用通常那种居高临下的口气说道：

“她的意思是说，她要死了。”

随后，格兰帮她们打点包裹，仿佛把她们的物品扔得到处都是。她似乎非常生气，而苏菲认为这很不公平。后来，她们躺到床上，托妮睡得很沉，似乎根本没有呼吸，而苏菲躺在床上思考着，一直到天很晚很黑。医院，格兰，要死，让黑暗变得毛骨悚然。她不由自主地审视了她所知道的死亡的整个过程。噢，确实，死亡确实令人毛骨悚然——但是令人兴奋！她在床上猛地翻身而起，并大声喊道：

“我不会死！”

这句话听上去声音很大，仿佛是别人说出来的。听见这句话后，她又钻到被窝里。正是从那时起，她发现自己被迫想着那个地方，那幢平房，仿佛它现在成了这件新事——格兰将死——的一部分。格兰的卧室里，床似乎太大，巨大的家具塞在小小的房间里，一座大房子仿佛被缩小了。巨大的刻有花纹的黑色餐具柜和橱柜，就像是在蓝胡子[(1)]家一样，你是不能打开的。现在的黑暗，仿佛是某个动物蹲伏在每一个房间里。格兰本人，显得神秘，不，显得恐怖，因为她将被从医院里抬出来，情形可怕。正是在这一点上，苏菲有了自己的发现。事物的神秘性，格兰被抬出来，将某种观念灌输进苏菲内心的每一个角落。她对这个世界有了一些自己的理解。世界从她脑海里的每一个方向延伸出来，只有一个方向除外。那一个方向是安全的，因为这是她自己的方向。这个方向位于大脑的后面，就在那里，那里像今晚一样漆黑一片，但那里是她自己的黑暗。她知道，自己站在或躺在这个黑暗方向的一个末端，仿佛坐在一条隧道的出口处，向外注视着这个世界，看看外面是黄昏，黑夜，还是白昼。当她明白这条隧道就在大脑的后面时，她感觉浑身莫名其妙地哆嗦起来，使她渴望逃离黑暗，进入白昼，就像其他人一样；但是没有白昼。她虚构了白昼，把白昼里填满了人，而这些人的大脑后面没有黑暗的隧道，他们是一些快乐、开心和无知的人。后来她一定是睡着了，因为格兰叫醒了她们。在厨房吃早餐时，格兰显得非常开心，说她们不必对昨天她说过的话太在意，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现在医生能创造奇迹。苏菲听见了这些话，以及后来的闲聊，但其实，她并没有用心去听，而是兴味浓厚地看着格兰，无法把眼睛从她的身上移开，因为老是想着这个残忍的事实：格兰快要死了。颇为奇怪的是，格兰本人并不明白。她正努力让她们高兴起来，仿佛是她们快要死了——这是愚蠢的，仿佛她们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她看到格兰的轮廓极为分明。当她被从医院里抬出来的时候，她将与这个世界切断联系。然而，还可以发现更多有趣的东西，苏菲急切等待着。格兰为了让她们高兴说了很多话。她解释，无

论她们多么爱她，她们仍然年轻，她们会发现，会有人跟她一样来照看她们——在这个漫长的解释过程中，只有短暂的停顿——当时，格兰吸了口气——苏菲终于问出了她的问题。

“格兰，你会被埋在哪里？”

格兰放下盘子，突然不同寻常地大笑起来，笑声最后走了调。随后，她猛地冲了出去，砰的一声把卧室门关上。双胞胎被晾在了厨房，不知所措，所以她们继续吃饭，但是恭敬地保持沉默。后来，格兰走出卧室，和颜悦色，轻松快乐。她希望她们不要为可怜的老格兰感到太伤心，希望她们记住她们三个人共同度过的快乐时光和有过的乐趣。苏菲觉得她们三个人在一起根本无乐趣可言，而且，如果你把鞋子弄得太脏，格兰会厉声呵斥，但是她开始学会了不把心里想到的话说出来。所以她注视着格兰，对方身上奇怪的轮廓依然如故。她隔着杯子用严肃的目光注视着格兰，而格兰仍然在欢快地说着话。她们回到爸爸身边时，一定会非常幸福的，因为一个新来的阿姨将要照看她们。格兰称其为“互惠保姆”。

托妮问了下一个问题。

“她好吗？”

“噢，是的，”格兰说，那声调与她所说的意思正好相反，“她很好。你们的爸爸会细心安排的，是吧？”

苏菲对这个新阿姨并不关心，因为格兰的轮廓那么分明。托妮继续问着问题，苏菲则沉浸于思考和观察之中。格兰的身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外形除外）可以表明，她是一个将死的人，所以她对事情作了一点修正，思考着可能出现的最终结果。她失望而且有点愤怒地发现，格兰的死将有可能把她与草坪、水鸟、小菲尔和邮筒切断开来。她几乎要把这个想法告诉格兰，但考虑再三还是没说。这时——托妮一定又说了什么不妥的话了！格兰又走了，卧室门砰的一声。双胞胎

没有说话，只是坐着。这时，她们俩同时看着对方的眼睛，爆发出一阵咯咯的笑声。她们如此心领神会，乐在其中，这也是极其少见的。

格兰又走了出来，不那么轻松快乐了。她把她们的行李放好，开车送她们去车站，一路上沉默无语。动身回家使苏菲转向了对将来的思考。她问了一个问题，非常小心地避免与格兰，以及与格兰的未来有关。

“我们会喜欢她吗？”

格兰听懂了这个问题。

“你们肯定会的。”

过了片刻，车子经过了两个红绿灯，她又开始说话了，说话的声调总是与她所说的意思相反。

“她一定会专心照看你们俩的。”

她们回到格林菲尔德时，发现这个互惠保姆已经是她们的第三个阿姨了。她似乎像另外两个阿姨一样，从楼梯平台对面的房间里走出来，仿佛房间可以生产阿姨，如同温暖的天气生产蝴蝶一样。这第三个阿姨比前两个阿姨更像蝴蝶。她有一头黄色的头发，身上的气息闻起来像是女子美发师。她每天花很长时间往脸上涂脂抹粉。她说话的腔调，与双胞胎在房子里、多塞特、大街上，从白人、黄种人、棕色人、黑人口里听到的腔调大不相同。她告诉双胞胎，她是悉尼人。苏菲起先认为悉尼是一个人，这让她感到困惑。然而，这个被称为温妮阿姨的互惠保姆一旦对自己的脸感到满意，就显得快乐而敏捷。她吹口哨，唱歌，抽烟，尽管她制造了那么多噪音，但是一点也没有招来爸爸的恼怒。当她本人不制造噪音时，她的晶体管收音机替她制造噪音。温妮走到哪里，晶体管收音机肯定会带到哪里。当苏菲知道悉尼是地球另一端的一个大城市时，她鼓起勇气问温妮：

“新西兰是不是也在地球的另一半？”

“我想是的，亲爱的。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很久以前的一个阿姨说的。她是我们的第一个阿姨。她说妈妈去见上帝了。后来爸爸说，她与一个男人生活在新西兰。”

温妮尖声大笑起来。

“噢，这是一回事，我的甜心，是不是？”

温妮改变了很多事情。花园小径尽头的马厩现在正式属于双胞胎了。温妮说服她们，拥有自己的房子应该感到骄傲，感到幸运。因为太年轻，她们有一段时间相信了她。后来，当她们对此习以为常时，也觉得没有必要再改变什么。爸爸感到特别满意，向她们指出，她们俩再也不会为他的打字机的噪音而烦恼了。苏菲有时正是被打字机安全的声音催入梦乡的。她把此看做是另一个关于爸爸的信号（爸爸进进出出，来来往往，与她们保持着距离），关于爸爸本质的一个信号。不过，她没有说什么。

温妮带她们去喝茶。喝茶本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但是一切全给弄拧了。她们坐在沙滩上，周围是一大群人，大多数人坐在折叠式躺椅上，躺椅之间有三三两两的孩子。没有耀眼的太阳，天空不时洒几滴雨点。但是出问题的是大海，即使在大人看来，大海也是有问题的。双胞胎正在海边观看细小的海浪，这时她们听见了喊叫声，人们纷纷朝沙滩上奔跑。海面上有一道泡沫线越来越近，变成绿色的水洞。泡沫冲到她们的身上，她们顿时发出尖叫，口里呛进了海水。温妮把她们俩夹在腋下蹚水而行，身体向前，用尽了力气。海水不断朝她们冲过来，试图把她们卷走。所以她们三人立刻回家。温妮非常生气，三人浑身哆嗦，晶体管收音机已经不能用了。没有它，温妮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她们回到家，擦干身体后，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门修收音机。不过，海浪——没有人能解释清楚原因，即使是大人们，尽管他们在电视里不断地讨论着——有一个讨厌的习惯，在你熟睡的时候返回来。托妮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苏菲则深受其害。她有好

几次半夜醒来，听见自己在大声尖叫。托妮则让人感到奇怪。只有一次，她们俩蹲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看着电视里你可以亲身体验的各种冒险活动，如空中滑翔。节目里还有在太平洋上冲浪的镜头。其中有一次，电视屏幕里全部是迫近的海浪，摄像机的镜头急遽地向上，急遽地向前，所以观众正好处于巨大的绿色海水的包围中。苏菲的胃部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同时她也感受到了巨大的恐惧。她紧闭双眼，避开了这个场景，尽管她仍然能听见波涛，或某个波涛，或其他波涛连续的咆哮声。当电视上说，现在让我们把镜头从大海切换到空中，她知道电视里将出现降落伞的画面，于是睁开了双眼。这时，她却发现，那个根本不像是双胞胎的妹妹，头发褪光了颜色、对一切漠不关心的托妮，已经完全晕过去了。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在很多个星期内，托妮经常栖息在她所看护的森林上空，或别的什么地方。有一次，苏菲提到海浪（已经不存在了），仍然让她感到不寒而栗。托妮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问道：

“什么海浪？”

温妮的晶体管收音机从修理店取回来了，再次与她形影不离。你又可以听到一支小管弦乐队在厨房里奏乐，或者听见一个男性声音飘扬在花园小径上。双胞胎被带到主大街，经过新建的清真寺，来到学校，被介绍给打打闹闹的孩子们后，那个细小的男性声音便离开了她们，把她们俩留在了学校。她们手拉着手，仿佛非常喜欢对方。放学后，温妮接她们回家，此举让一些孩子哈哈大笑。有一些孩子几乎是大人了，至少一些黑人孩子是。

温妮比其他两个阿姨做的时间更长。想想看，她与爸爸是多么不同。她搬进了爸爸的卧室，带着收音机和其他所有物品。苏菲不喜欢这样，但是说不出来为什么。根据温妮的安排，双胞胎可以使用从马厩通往纤道的那扇旧的绿色大门。她对爸爸说，她们不得不习惯运河里的水。

这意味着那年夏天和秋天的一段时间里，双胞胎姐妹可以在纤道上探险。她们从老桥开始（桥上的一块碑上刻着建造者的名字）——尽管，也许不是从桥头上那个发出恶臭的厕所开始——一路走去，噢，也许有一两英里的路程，经过一条狭窄的小道，道旁长满了刺藤、黄连花和大片的芦苇，一直走到小镇郊外的另一座大桥。那座大桥的旁边有一个宽阔的大水塘，里面有一条腐朽的驳船。与运河里的一列列汽船、划艇和经过改装（但开始朽坏）的各种各样的船只相比，它更加破旧不堪。有一次走出这么远的距离时，她们爬上运河对岸的另一条小道，沿着一道树木掩映的沟槽，一直往高处爬去，最后爬到山丘的顶端。山丘的一侧是运河和格林菲尔德小镇，另一侧是一个树林密布的山谷。那一次她们回家很晚，但是没有人注意。一直没有人注意，而有时候，苏菲希望他们能注意。不过这时，苏菲已经知道了，温妮允许她们通过花园小径进入马厩——她们是多么舒适、多么幸运的孩子啊！——其目的只是使她们不要碍手碍脚，使她们尽可能地远离爸爸。在马厩里，她们可以做她们喜欢做的事情。她们从家中古老的箱子里翻出服装饰品乔装打扮。这些箱子凝聚着斯坦诺普家族几代人的全部历史，里面有卷发钳和指环、女装、直筒连衣裙、各种衣料、一个假发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仍然散发着残留的脂粉气）、鞋子。她们把所有这些全部搬出来，试穿试戴了里面的大部分物品。只是不经过允许，她们不能让其他孩子进来。当海浪事件慢慢平息下来，当由此引发的噩梦不再出现的时候，苏菲开始在想，她和托妮又要不得不形影不离了。有一天，她非常清晰地想着这个问题，并揪住托妮的头发来证明情况并非如此。但那个时候，托妮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打架方式。她用细小的胳膊和腿疯狂地扭打，褐色的大眼睛始终不看任何地方。她本人似乎已经逃了出来，将单薄、细长的身体置于脑后，竭尽全力给对手施加任意的伤害和疼痛。苏菲开始发现打架并不能称心如意。当然，学校里有非常粗野的孩子——几乎是大人了，最好能避免打架这样的烦恼，把运动场的中心位置让给他们。所

以她们在马厩里玩，可以说，马厩跟运动场差不多；要么，规规矩矩地走在主大街上，感受黑人、黄种人和棕色人的不同；要么，沿着运河和树林之间的纤道尽兴漫步。她们找到了一条登上旧驳船的通道。驳船的内部非常狭长，而且还有一些橱柜。在驳船的前部，有一个旧式的盥洗室，因为年代太过久远，已经不再发出臭味，至少与驳船的其他部位一样没有多大异味。

就这样，那一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因为要上学，因为住在马厩里，用非常成人的方式邀请贝尔先生和太太来马厩喝茶；后来，她们脱下厚厚的裤子和毛衣，穿上了牛仔裤和轻薄的衬衫。她们的十一岁生日就要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托妮宣称，如果能找到她们喜欢的可以作为生日礼物的图书，那将是一件大好事。苏菲完全能够理解。爸爸会给她们俩钱，这比心中想着图书要更加容易。让温妮来选书将是可笑的。她们俩必须为她作出选择，而不能让她知道，因为可以找到要为生日礼物保密的借口，这样可以让她觉得选择什么书是她自己的主意。所以她们离开花园尽头的马厩，踏着长满醉鱼草的小径，登上玻璃门前的台阶，走进走廊。温妮正在厨房里拨弄收音机，爸爸正在房间里拨弄电动打字机。她们随后走下两级台阶，来到房子的正门前，外面就是主大街了。她们向右转到古德柴尔德珍本书店。来到书店门前，她们看见橱窗外面有两个箱子，六便士一册图书的箱子和以先令标价的箱子，装满了没人愿意购买的图书。

古德柴尔德先生不在店里。不过，古德柴尔德太太正在店堂内侧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什么，桌子旁有一扇门通往别处。双胞胎对她没有在意。她们打开大门时，店门上的叮当铃声着实让她们感到有点吃惊。她们四下寻找儿童图书，但是大多数图书马厩里已经有了，因为书一般可以从不同的渠道买到，而且颇有意思的是，这些图书并不特别昂贵。苏菲不久便发现，这些书都太简单了。她正准备着要离开，这时发现托妮正在翻检书架上的旧书，神情特别安详而专注，所以苏菲等待着，随手翻阅着《阿里巴巴》，心里纳闷，为什么还有人买这

样的书。爸爸的房间里就有厚厚的四大卷，如果你想要的话，就可以拿走。这时，在公园里经常帮助小男孩的那位老人走了进来。托妮并没有注意到他，因为她当时正在浏览一本大人图书。不过，苏菲同他有礼貌地打了招呼，因为尽管不喜欢他，但是她对他感到很好奇。所有的阿姨、女清洁工和亲朋好友都乐此不疲：大家见面时彬彬有礼。当然，他恪守着在大街上不与陌生人攀谈的禁令，但是古德柴尔德书店不是大街。那位老人在儿童图书中随意翻动着，然后来到古德柴尔德太太的桌子前。与此同时，店门叮当一声，老古德柴尔德先生从主大街走进来，立刻对双胞胎有说有笑。不过，交谈还没有完全展开，他看见了那位老人，便停止了说话。在沉默期间，他们都听见那位老人正拿着一本书对古德柴尔德太太说：“买给我的侄子，你知道。”这时，正埋头看大人书的托妮，却是用后脑勺看见了他，于是主动说，有一本书装在大衣右侧的口袋里，他忘了拿出来了。之后，一切变得迅速而混乱。老人发出尖叫，声音像女人；古德柴尔德太太站了起来，气愤地说要叫警察；老古德柴尔德先生则走到老人面前，要求他把书掏出来，不要废话。老人手舞足蹈，扭动着身体，双膝哆嗦，胳膊在颤抖，女人一般尖声尖气地在狡辩，离开了书架和纸箱子。苏菲叮当一声为他开门，然后随手关上。一件事发生后，关门也是具有某种意味的。古德柴尔德先生红通通的脸很快恢复正常，他转身面对双胞胎，但是古德柴尔德太太首先开口说话，声音和内容令人费解。

“我想不出，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人从那个地方放出来？他的老毛病会一而再地复发的，还有那些可怜的小家伙们——”

古德柴尔德先生插话了。

“至少现在我们知道了，是谁一直在偷儿童书。”

说完后，他傻乎乎地朝双胞胎姐妹鞠了一躬。

“斯坦诺普小姐们好吗？我想很好吧？”

她们俩异口同声地回答：

“好，谢谢，古德柴尔德先生。”

“斯坦诺普先生呢？他好吗？”

“好，谢谢，古德柴尔德先生。”

正如苏菲所意识到的，这样的回答是没有问题的。大人之间经常这样问候和回答，就像他们戴领带一样。

“我想，古德柴尔德太太，”古德柴尔德先生说道，样子并不像平时那样傻乎乎的，“我们可以拿些饮料给这两位斯坦诺普小姐吧？”

她们跟在客气的古德柴尔德太太后面。古德柴尔德太太从来不傻，而是非常冷静和实在。她们穿过书店后门，来到简陋的起居室。她让她们俩坐到关着的电视机前的沙发上，自己离开了去拿汽水。古德柴尔德先生站在她们面前，面带微笑，踮着脚尖晃动着，然后说见到她们真高兴，而且很多日子里，他和她们经常能见面，是不是？他自己有一个女儿，现在已经是大人了，已经结婚，有两个小孩，但是她们远在加拿大。他的下一句话说了一半，大意是有孩子在身边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啊——当然，他也说了一些傻乎乎的话，如什么“噢，确切地说，不是孩子，而是两位像你们这样的可爱的小姐”——她们已经嫁出去了，嫁到很远的地方去了——这句拗口的话说到一半或什么地方时，苏菲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她愿意为之，她有能力随意摆布古德柴尔德先生，这位高个、年老、肥胖而且傻乎乎的书店老板；她绝对有能力对他随意进行摆布，但招惹这样的麻烦并不值得。所以她们坐着未动，脚尖抵在旧地毯上，眼睛越过汽水盯着屋里的东西。起居室的墙壁上有一个布告，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某年某月某日，伯特兰·罗素在议会厅为格林菲尔德哲学协会作人类自由和责任的演讲。这是一个过时的通知，字迹暗淡，感觉古怪，因为这个通

知被贴在或挂在了通常放画的地方。这时，在相当昏暗的灯光下，苏菲在大写的**伯特兰·罗素**下面看见了一行小字：主持，S.古德柴尔德。她或多或少有点明白了。古德柴尔德先生继续在说话。

苏菲问了她感兴趣的问题。

“古德柴尔德太太。请问，那个老头为什么要拿书？”

问完后是长时间的停顿，其间没有人说话。古德柴尔德太太深深地喝了一口饮料，然后说道：

“噢，亲爱的，那是偷窃行为，你知道的。”

“但是他年纪很大，”苏菲说，隔着饮料抬头看去，“他老得不能再老了。”

她说完后，古德柴尔德先生和古德柴尔德太太面面相觑，有一会儿没有说话。

“你知道，”古德柴尔德先生终于说道，“他想把书作为礼物送给孩子们。他——他有毛病。”

“有些人会说他有毛病，”古德柴尔德太太说，她的意思是她不属于这些人，“所以需要看医生。但其他人——”听古德柴尔德太太的口气，她则是其他人中的一位——“只是认为他是一个讨厌的、缺德的老头子，他应该被——”

“露丝！”

“啊。好的。”

苏菲能感受到，而且几乎看得清楚，当你想知道有趣的事情时，大人们把不断提供信息的百叶窗关了起来。古德柴尔德太太转过一个角落离开了。

“W.H.史密斯书店已经开张，他们毁了议会厅；还有超市里免费的平装本。即使没有讨厌的佩迪格里让它更快衰落，维持这个书店也是极其艰难的。”

“至少我们现在知道，是谁一直在书店里偷书。我要把此事告诉菲利普斯警长。”

这时，苏菲看见他在悄悄地改变话题。他现在显得更胖，面孔更红，满脸笑容，头微微地斜向一边。他伸展身子，一只手端着茶杯，另一只手端着托盘。

“不过，款待斯坦诺普小姐——”

停顿中，托妮开始说话，声音细小而清晰，每一个音节如同优秀绘画中的线条一样精确。

“古德柴尔德太太。什么是超—验—哲—学？”

古德柴尔德太太的茶杯在托盘中叮当作响。

“上帝保佑你！你的爸爸教过你这样的词汇吗？”

“没有，爸爸没有教过。”

苏菲看见她再次灵魂出窍一般，便向古德柴尔德太太进行解释。

“这是你书店里一本书的书名，古德柴尔德太太。”

“超验哲学，天哪，”古德柴尔德先生用玩笑的口吻说道，但此事是不能用来开玩笑的。“一方面，可以称它是一本尽是空话的书。另一方面，也可以称之为终极的智慧。正如人们过去常说的那样，各有所爱，各取所需。人们普遍认为，年轻漂亮的小姐是不需要理解什么超验哲学的，因为她们本人就是纯洁、美丽和善良的典范。”

“西姆。”

显然，从古德柴尔德夫妇身上，她们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有很长一会儿，苏菲和托妮的表现堪称“杰出儿童”，随后，她们同时说——这是身为双胞胎为数不多的几个好处之一——她们现在必须走了；她们从书店退出来，彬彬有礼地说了“谢谢您”，而年老的古德柴尔德先生喋喋不休地说着“迷人的孩子”。古德柴尔德太太插话说：

“今天下午，你最好把此事告诉菲利普斯警长。我想，老佩迪格里又在干他见不得人的勾当了。他们应该永远把他关起来。”

“他不会碰斯坦诺普家的小姑娘的。”

“至于碰谁家的孩子，真的很重要吗？”

那天晚上，苏菲躺在床上，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几乎变成了另一个托妮，思绪飘然而上，停留在枝头上。“斯坦诺普家的小姑娘？”而她觉得，她们谁家的小姑娘也不是。她把思绪转移到那些对她们产生影响的人身上：已经与罗斯维尔一道消失的格兰、爸爸、女清洁工、阿姨们、一两个老师、一些孩子。她清楚地看到，他们只属于对方，而非旁人。她不喜欢隶属于托妮，反之亦然，因此非常清楚的是，她也不会喜欢隶属于任何人。那么——在你大脑的后部，那个私密的、完全孤立的地方，在那片黑色区域内，你对事物保持着警惕，因此所有这些人，甚至包括托妮，都在外面——这只叫苏菲的动物，坐在自己大脑后面隐秘的隧道口，怎么会隶属于别人，而不隶属于自己呢？这一切都很傻。如果隶属就如同双胞胎一样，那么隧道外面有很多人，就像爸爸与保姆们生活在一起，贝尔夫妇生活在一起，古德柴尔德夫妇生活在一起，还有许多其他人——但是，爸爸可以消失在他的房间内而当他消失在房间里——她突然发现，同时膝盖顶在下巴上——他还可以像托妮一样，走得更远，消失在他的象棋中。

思索至此，她便睁开了眼睛，房间进入她的视线，老虎窗发出淡淡的亮光，于是她又闭上了眼睛，希望继续待在黑暗的隧道内。她知

道自己不是像大人那样进行思考，世界上的大人太多，他们是那么高大——

一切都一样。

苏菲开始一动不动，屏住了呼吸。还有那个老头偷书。她亲眼所见。她以前经常听到传闻，但是现在她是亲眼所见。你可以选择隶属于别人，就像古德柴尔德夫妇一样，像贝尔夫妇一样，像霍格森太太一样，选择善良，选择人们公认的正确。你也可以选择真实，选择你所知道的真实——你真实的自我藏在隧道内，与你内心深处的愿望和规则并肩而坐。

她与双胞胎妹妹形影不离，对托妮的真实本性了如指掌，其唯一好处也许在于，每天早晨，苏菲可以毫不犹豫地与她讨论下面应该做什么。她提出建议，她们一起去偷糖果。托妮不仅接受了她的建议，而且还出谋划策。她说她们可以去巴基斯坦商店，因为巴基斯坦人会一直盯着她的头发看，这样他们的注意力就被吸引开了，而苏菲可以乘机动手偷窃。苏菲觉得这个主意合理可行。如果托妮让头发从前面飘下来，然后故意天真地去梳理，通过松散的头发缝隙向上窥探，那么这个举动就犹如施展了某种魔法。于是她们来到克里希纳兄弟经营的商店，做这样的事情简直易如反掌。弟弟克里希纳站在店门口，正用清脆的声音对一位黑人说——“好了，你走吧，我的黑人兄弟。我们不稀罕你们这样的顾客。”双胞胎姐妹侧身而过，走进商店，哥哥克里希纳从两包打开出售的红糖中间走了过来，说商店是他们自己开的。然后，他主动把很多糖果塞在她们手中，又送给她们一些奇怪的棒棒，告诉她们这些棒棒是熏香，并且拒绝收取任何费用。这个举动让她们感到羞愧难当，便放弃了偷窃的计划。她们也意识到，如果她们去古德柴尔德先生的书店偷书，情况可能会完全一样；而且那些书都很傻。现在有另外一件事呈现在苏菲的面前。她们有太多的玩具，有太多的零花钱。爸爸的女清洁工和亲戚们源源不断地保证了这一

切。最糟糕的是，她们发现学校里有一帮孩子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只是规模更大，那是真正的盗窃。他们有时候撬门行窃，然后把赃物卖给有钱购买的孩子。苏菲知道偷窃是错误还是正确取决于你的思维方式，但无论错误还是正确，偷窃都是无聊的。无聊是不偷的真正原因，非常重要的原因。有一两次，她对这件事的思考是那么深刻，仿佛错误、正确、无聊是一串可以进行加减的数字。她也知道，在如此深刻的思考中，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数字，一个有待进行加减的X，而她却得不出它的数值。深刻与第四个数字结合起来，让她感到恐慌；如果不是坐在黑暗的隧道口，知道自己不是苏菲，而是这个人，那么她会感到不寒而栗。这个人活着，注视着，没有任何感情，挥舞着、操控着动物苏菲，如同那是一个复杂的玩偶，一个诡计多端、踌躇满志的孩子，一个没有自我意识的，噢，十分单纯的、天真的、轻信的小女孩——让她在所有其他孩子中间进行炫耀，白种的，黄种的，棕色人种的，黑人的；其他孩子就像不能在脑子里做其他计算一样，肯定不能进行这样的算术演算，而且不得不努力把计算结果写在纸上。然后，她突然想到，时不时走出隧道，加入他们——蹦蹦跳跳！——会易如反掌。

这种对事物本质的发现似乎是重大的发现。不过，对苏菲，也许也对托妮来说，她们的十一岁生日开启了一个可怕的月份，尽管托妮似乎没有受到那么大的影响。事情发生在她们生日那天。她们从蒂莫西商店买了一块蛋糕。蛋糕上有十根蜡烛围成一圈，另一根蜡烛插在中央。老爸从房间赶过来聚会喝茶，开着与他本人或鹰脸并不相称的玩笑。他的鹰脸总是让苏菲联想到了王子和海盗。他告诉她们一件事，当时大家才刚刚说了生日快乐，她们甚至连蜡烛还没有吹灭。他告诉她们，他要和温妮结婚了，所以她们将有一个他称之为“得体的妈妈”。他说完后，苏菲在这个痛苦时刻懂得了很多。她知道了温妮把衣服放在保姆室和不断去看爸爸之间的区别；温妮可以直接走进爸爸的卧室，脱下衣服后上床，被人称为斯坦诺普太太；也许（因为故

事里发生过）还会生下孩子，爸爸会喜欢这些孩子，不再喜欢她们姐妹俩了，而她们是他的双胞胎女儿，不是别人的。这是一个痛苦不堪的时刻——温妮的脸上化着浓妆，头发发黄，说话的样子很怪，身上的气息与女子美发师有点相似。苏菲知道那是不能发生的，也是不允许发生的。一切都一样，没有安慰。她无法合上嘴巴吹气，嘴巴却越张越大。她号啕大哭起来。甚至号啕大哭也是大错特错的，因为号啕大哭来自于极度的悲伤，但是在当时，是因为她是当着温妮的面暴露出悲伤的，而更糟糕的是，也是当着爸爸的面。这就等于向爸爸表明，他是多么的重要。悲伤与愤怒混杂在一起。她也知道，即使她放声大哭了，事实将仍然存在，巨大而难以忍受的事实。她听见温妮在说话。

“看你的了，伙计。”

伙计是指爸爸。他走过来，对她说话，拍她的肩膀，而她扭过身子躲开了。有一会儿，大家沉默无言。随后，爸爸发出可怕的咆哮声。

“基督啊！你们这两个孩子！”

她听见他噔噔地下了木制楼梯，离开了马车房，随后匆忙走上花园小径。走廊上的门砰的一声重重关上。门玻璃没有破碎简直是一个奇迹。温妮也跟在他的后面走了。

当她将所有的眼泪抹去后，情况并没有好转。她坐到自己的沙发床上，朝坐在对面沙发床上的托妮看过去。托妮和平常一样若无其事，只是脸颊上微微泛出粉红色——没有泪水。她只是用比较随意的声音说了一句：

“哭吧，宝贝。”

苏菲因为感到太悲痛而没有回答。她现在什么也不需要，只想立刻离开，放弃爸爸，忘掉他，忘掉他的背叛。她揉着脸说道，她们应

该去纤道走走，因为温妮让她们不要去。她们立刻动身去了，尽管这样的违禁微不足道，而且也算不上是对这个可怕消息的回应。只是当她们来到破水闸附近的旧船旁时，温妮和爸爸似乎变得有点渺小而遥远了。她们在船上闲逛了一会儿。她们发现了一窝很长时间没有人动过的鸭蛋。苏菲看见鸭蛋时，所有的事情在脑子里变得清晰起来。她看到了她将变着法子来折磨温妮和爸爸，接连不断地折磨他们，直到把他们逼疯、逼走，让他们住进精神病院，就像古德柴尔德先生的儿子一样。

此后，事情按照她们的计划在进行。她们俩同时进入一种“当然”状态，仿佛整个世界都在配合着。她们打算回去后，把生日蛋糕的酥皮吃掉——把它们留下来没有任何意义，然后应该决定打开不让她们打开的旧皮箱子，在里面找到一串生锈的钥匙。这串钥匙可以把平时一直上锁的物件全部打开。那天晚上，苏菲坐在床上，膝盖抵在刚刚发育的胸前，心里清楚要把一个臭鸭蛋留给温妮。她发现自己置身在黑暗之中，内心充满一种强烈的渴望，渴望成为一个**怪诞**的人——想不到别的词了，**怪诞**而且强大。她感到恐惧，蜷缩在床上，但是黑暗的隧道仍然存在着。在如此不安全的环境下，她知道应该做什么。

第二天，她发现事情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你只要寻找大人们没有留意的时刻——而这种时刻又是那么充足，乘机从他们中间自由地走过去。你可以迅速地把事情做完，而不会有任何人看见或听见。所以，她迅速地打开爸爸床头柜上的抽屉，把鸭蛋摔碎在里面，然后迅速地离开。她把钥匙放回到重重的钥匙串上。很显然，这些钥匙多年没有使用过了。她觉得这是她想变得**怪诞**的最便捷的办法，但是她并没有真正地感到称心如意。那天，她在学校那么全神贯注地想着，甚至连霍格森太太也注意到了，而且问她是怎么回事。没什么，当然。

那天晚上，她躺在马厩老虎窗下的床上，对怪诞沉思冥想。她试图把与怪诞有关的事情联系起来，但是却做不到。它不是算术。一切都漂浮着，私密的隧道，计划要做的事情，噢，总之，是那种深深的、强烈的伤害需要，伤害欲望，在卧室里对温妮和爸爸进行伤害。她苦思冥想，心怀愿望，试图反省，随后又陷入冥想。不久，各种情感促使她如此强烈地渴望在这次事情中变成怪诞的人，以至她在某种假定中看到，在冲动的情况下，事情将如何发展。现在她发现自己悄悄地走过花园小径，通过玻璃门，爬上楼梯，悄悄地走进卧室门，来到爸爸平躺和温妮侧卧的大床边。温妮背对着爸爸。她走到小床头柜边，上面有三本书，书旁是床头灯。她把鸭蛋塞进抽屉里，把它捏碎在第一个鸭蛋旁边，那么臭烘烘的，臭气熏天，臭不可闻。抽屉里留下了两摊秽物。随后她转过身，朝床上看去。她把脑袋的黑色隧道对准了熟睡的温妮，把噩梦传给她，让她在床上抽搐扭动，大声尖叫；尖叫声把苏菲吵醒——尽管尖叫声不可能把她吵醒，因为她一直没有入睡——她躺在自己的床上，自己在大声尖叫。怪诞让她感到极端的恐惧。尖叫之后，她大喊：“托妮！托妮！”可是托妮睡着了，进入遥远的梦乡中，所以苏菲只好长时间躺在床上，蜷缩着身子，恐惧，颤抖。确实，她开始感到，继续变成怪诞的人可能会难以忍受，而大人们终究会获得最后的胜利，因为太多的怪诞行为会让你感到恶心。不过，这时，吉姆叔叔从该死的悉尼回来了。

开始，每一个人与吉姆叔叔在一起都很开心，甚至包括爸爸。爸爸说叔叔是一个天生的喜剧家。但是生日聚会闹僵后不到一个星期，苏菲注意到了，叔叔与温妮有很多时间待在一起；她想知道全部情况，而且有一点担心，因为自己的怪诞很有可能招致他的不悦。毕竟，是他缓解了当时的紧张局面，她心里想着，而且很自豪自己想到了这个词，这个词再合适不过了，他缓解了每一个人的紧张感，使他们的心情——是的，得到缓解。

6月7日，生日过后大约有两个星期，苏菲对自己年满十一岁已经习惯了。她来到了古老的玫瑰花丛的后面，蹲了下来，观看蚂蚁无所事事地忙碌着。这时，托妮顺着花园小径飞跑过来，爬上木制楼梯，进了她们的房间。这让苏菲感到非常惊讶，所以她跟了过去。托妮根本不作解释。

“过来。”

她抓住苏菲的手腕，但是她挣脱开了。

“怎么——”

“我需要你！”

苏菲感到非常惊讶，所以只好跟在她的身后。托妮很快走过花园小径，然后进入走廊。她站在爸爸的房间门前，将自己的头发捋顺。她抓住苏菲的手腕，把门打开。爸爸正在房里，眼睛看着棋盘。屋里的台灯开着，位置很低，靠近棋盘，尽管外面的太阳非常明亮。

“什么事啊？”

苏菲发现，在她的记忆中，托妮平生第一次满脸绯红。她喘了几口气，然后用微弱而苍白的声音说道：

“吉姆叔叔与温妮在保姆卧室里发生性关系。”

爸爸非常缓慢地站了起来。

“我——你——”

短暂的沉默，令人尴尬，恼火，不舒服。爸爸快步走出房门，穿过走廊。她们听见他走到另一个楼梯口。

“温妮？你在哪儿？”

双胞胎姐妹开始往回跑，托妮的脸色变得苍白。她们来到玻璃门前，下楼梯进入花园，苏菲跑在前面。苏菲一直跑进了马厩，她几乎

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兴奋、那么恐惧、那么担心、那么得意。她在房间里站稳后发现，托妮并没有随她一道回来。也许是过了十分钟后，她才回来，步履缓慢，脸色看起来比平常更加苍白。

“怎么回事？他发火了吗？他们是在做那种事？就像书里面说的那样？托妮！你为什么说‘你需要我’？你听见他们说了什么？你听见他说了什么？爸爸？他说了什么？”

托妮趴在床上，额头枕在手臂上。

“没说什么。他把门关上，又下楼去了。”

这件事过后，大约消停了三天时间。那天下午，双胞胎姐妹放学回家，路上有一群大人围在一起吵吵嚷嚷。人群高过她们的头。苏菲离开人群，来到花园小径，心里希望自己的怪诞正在发挥作用，但同时又闷闷不乐地在想，真正发挥作用的可能是托妮的所作所为，那就是让爸爸知道了一个秘密。但不管是什么，那天过后，一切都结束了。温妮和吉姆叔叔就在那天晚上双双离开了。托妮——似乎对她的关于怪诞的想法并不关心——尽可能地接近大人世界，并向苏菲报告她的所见所闻，却不对内容进行解释。她说，温妮随吉姆叔叔走了，因为吉姆叔叔是一个澳洲佬，而温妮对他妈的英国佬感到厌恶，不管怎么说，以前发生的一切是一个错误，爸爸他妈的太老了，带着两个孩子也是一个因素，她希望不要有对立的情绪。苏菲既遗憾又高兴地知道，温妮被除掉了，尽管并不是因为她的怪诞。吉姆叔叔走了确实是一个损失。托妮透露出了一条信息，向苏菲表明，她的双胞胎妹妹如何严密策划，最后实施了整个计划。

“她有一本护照。她是外国人。她的真名不叫‘温妮’，而是叫‘温萨姆’。”

这条信息让姐妹俩乐不可支。有一段时间里，她们俩高高兴兴地待在一起。

温妮走后，再也没有请保姆了。爸爸定期去伦敦一家俱乐部，在广播里讲解国际象棋。房子里来过一长串女清洁工，她们把律师们和贝尔夫妇没有租用的房间稍作打扫。爸爸的一个亲戚也不时过来小住，检查她们的衣服，给她们讲解月经和上帝。不过，这个亲戚很没劲，不值得与她交朋友，也不值得去捉弄。

其实，自从除掉温妮后，时间就停止了。她们俩好像爬过了一道山坡，来到了一片一眼看不到尽头的高原上。也许，其部分原因在于她们的十二岁生日悄然离去，爸爸并未留意，因为没有温妮或其他阿姨来提醒他。在那一年中，姐妹俩渐渐意识到，她们有过人的智慧，但是这算不上什么新闻，真的。不过，这一点足以说明为什么看起来其他孩子是那么愚笨。对苏菲来说，“过人的智慧”是大脑中一点无用的垃圾，与其他值得拥有或值得一做的事情毫无关系。托妮似乎也一样，除非你能像苏菲那样了解她。也许，以下就是证明：她们俩很快发现，在选修部分课程时，她们不断跳班上课，尽管不是全部课程。还有更加复杂的证明：托妮有时候会即兴发言，彻底解决一个问题。当然你可以说，她在发言前经过深思熟虑，但是你找不到相关的证据。

月经，月经到来时，苏菲深受其害，深感愤怒。托妮对月经似乎并不在乎，仿佛她可以置身体于不顾，任其自行其是，自己则躲在一旁，若无其事地置身于感受之外。苏菲则清醒地经历了这段漫长而平静的时光；不过，她知道，这些日子里她们不是在思考，而是在冥想。每当月经来临、身体疼痛的时候，她便开始冥想起来——自从温妮走后的第一次——对怪诞以及它的内涵进行冥想。她发现自己也做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一次，圣诞节即将来临时，她走进无人居住的保姆房，然后思考起来——我为什么来这里？她想到了更多事情

——站在被撤去被褥的单人床床头，床上有一条破旧的电热毯，因为金属挤压而布满褶皱，污迹斑斑，似乎像医疗器械一样丑陋——她对为什么来这里进行冥想，断定自己有一种朦胧的愿望，去寻找阿姨的本质，以及阿姨之间的共性。然后，带着一阵卑劣的兴奋，还有厌恶的心情，她知道自己想要查明，这些阿姨究竟有什么绝招，可以让爸爸把她们召唤到床上。她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听到爸爸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噔噔两步上了楼梯，砰的一声将盥洗室的门关上——然后是哗哗哗的流水声，诸如此类。她想到了他床边的鸭蛋，心中纳闷，为什么没有人提起这件事；不过他现在在盥洗室，所以没有机会进卧室去打探。她站在单人床的旁边，等着他下楼。

任何明智的保姆一定会很高兴地搬出这个房间。单人床旁边有一个旧茶杯、一把椅子、一个梳妆台、一个大衣橱，此外什么也没有。她踮着脚尖来到窗前，向下朝通往马厩的花园小径看了一眼。她打开梳妆台的上格抽屉，温妮的小晶体管收音机躺在角落里。苏菲把它取出来，心情舒畅地查看着，因为现在没有了温妮的威胁。她带着一点胜利的喜悦打开了收音机。里面的电池仍然有电，一支小型通俗乐队开始演奏着迷你音乐。她身后的门打开了。

开门的是爸爸。他站在门口。她看着他，知道了托妮的皮肤为什么那么白皙。他们俩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她首先开口说话。

“我能把收音机拿走吗？”

他看了一眼她手里拿着的皮革盒子。他点了点头，喉头吞咽了一下，然后迅速离开了，像来时一样，下了楼梯。胜利胜利，胜利！那感觉就像是抓住了温妮，把她关进笼子里，永远不放她出来——苏菲对着盒子仔细地闻了一下，断定盒子里丝毫不留温妮的一点香气。她带好收音机，回到马厩。她躺在沙发床上，想着一个微小的温妮就被关在了盒子里。当然，这样的想法是很傻的——但是正如她自己所说

过的那样，她因此有了一个相伴而来的想法。来月经是傻的！傻！傻！它活该遭遇一个臭鸭蛋，臭不可闻、肮脏不堪的鸭蛋。

打那以后，苏菲开始对关着温妮的收音机非常痴迷。她认为，很有可能，所有收音机的里面都关着它们的主人，所以幸运的是，这一台已经有人了。她经常听听收音机，有时将耳朵贴在扬声器的外罩上，有时将耳塞从插口里拔出来，与它亲密接触。正是用了这样的方式，她聆听了两次演讲。演讲不是针对那个笑逐颜开的小女孩（全世界的小朋友），而是直接面对蛰伏在隐秘隧道口的那个苏菲。第一个演讲是关于宇宙正在衰竭，她明白自己对此一直非常了解。演讲对显而易见的事实解释了那么多，所以为什么傻瓜就是傻瓜，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傻瓜。另一个演讲是关于有些人能够猜出卡片的颜色，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其成功的次数完全超越了常态。苏菲被演讲者本人给迷住了。演讲者称这是胡说。他说世界上没有什么魔法，如果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人能够超越常规地猜出这些所谓的卡片的颜色，那么这个人的眼睛一定是强烈地，噢，非常强烈地暴突出来，一定要对统计学重新进行审视。这样的解释甚至让动物苏菲咯咯地笑起来，因为她本人可以随心所欲地畅游数字的海洋。她回想起了臭鸭蛋，以及儿童时的苏菲正穿过那片无人注意的区域；她知道，他们在毫无结果的魔法实验中所错过的只是臭烘烘的气味，对规则的打破，对他人的利用，以及深藏于内心的愿望，深透性，还有——还有什么？还有隧道的另一个出口，正是它连接的地方。

晚上，当所有这一切同时到来时，她完全从床上跳起来，内心的怪诞欲望如同口中的味觉，那是一种怪诞过后的饥渴。此时此刻，对她来说，除非去做一件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除非看到了从不应该看的事情，否则她就会永远迷失自我，变成一个大姑娘了。她被驱使着，推动着，内心渴望着。她试着打开锈迹斑斑的老虎窗，最后打开了，只是一道缝隙；不过它不仅仅是一道缝隙，仿佛地窖门在它的铰链处嘎嘎作响。不过，在夜晚昏暗的灯光下，她只能看见熠熠生光的

运河水面。这时，纤道上传来脚步声。她置脑袋安全于不顾，歪着头伸进老虎窗的缝隙中；噢，她现在可以看见以前从未看见过的景象了。噢，从来没有人从这个角度看过，不仅仅能看到纤道和运河，而且顺着运河向前，可以看见那座老桥，是的，可以看见老桥的更多景色，是的，还有那肮脏的臭烘烘的厕所，散发着一阵又一阵的臭气；可以看见那个在古德柴尔德书店偷书的老头走进厕所。她用意念让他留在里面，她成功了！她用意念让他停留在那个肮脏的地方，就像用意念把温妮关在收音机里一样，永远不让她出来；她集中意念，皱紧眉头，咬紧牙关，将所有意念集中在一个点上，集中在他所在的肮脏的地方，把他留在了那里；一个戴黑帽子的人缓慢地骑着自行车，经过老桥朝乡下骑去，一辆巴士从桥上开过来，她把他留在了里面！不过她无法坚持下去。戴黑帽子的人还是骑车朝乡村而去，巴士则开进了格林菲尔德的主大街。她内在的意念松动了，所以她无法知道，她是否将那个老头留在了那个肮脏的地方。当她转身离开老虎窗时，她仍然在想，他应该还待在那里；如果我不能确定我是否把他留在里面，那么我也不能确定，我是否没有把他留在里面。与此同时，因为意念松动了，她又变回到了儿童时的苏菲，穿着睡衣睡裤，站在满是月色的房间中央，恐惧如同魔法师的高帽子落在了头上，使她身上的肌肉僵硬起来，因此她惊慌失措地大声喊道：

“托妮！托妮！”

但是托妮早已熟睡。即使摇晃她的身子，她也不会醒来。

在她们十五岁的某个特殊时刻，或某个特殊瞬间，苏菲感觉自己走到了外面的阳光下。她坐在教室里听课，托妮是房间里唯一与她同龄的女孩。其他人都是高年级学生，胸部丰满，屁股肥大。她们呻吟不止，仿佛几何课是胶水，把她们粘了起来。苏菲仰靠在椅子上，因为她已经完成了作业。托妮仰靠在椅子上，因为她不仅完成了作业，而且已经蒸发了，只是将躯体留在了那里，脸仰着。正是在此刻，事

情发生了。苏菲不仅心里知道，而且亲眼看到，她们俩正穿越另一个空间；她看到了这一点后，也看到了别的事情。其原因不是托妮是爱哭的托妮，尽管她本来就是一个爱哭的女人，而且永远是这样，不过，是的，她很漂亮，是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孩——不，她漂亮，并不是因为她飘动的灰色头发，她瘦削但并不苗条的身材，她透明的脸蛋——她不仅仅是漂亮。她是令人惊叹的美人。如此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后，苏菲浑身感受到了一阵痛楚；痛楚之后，她感受到了一阵狂怒，那个爱哭的女人托妮，所有的人当中偏偏是她——

她请求得到宽恕，急切地来到肮脏的镜子前审视自己。是的。尽管不如托妮那么漂亮，但一切都比较正常。当然，天黑，什么都看不清楚，朦朦胧胧，不过，她的身材匀称，美丽，噢，上帝啊，健康，户外型，迷人，有魅力，强壮，是的，也许这是拍照时最出彩的地方；其实，非常令人满意，如果你的身边不总是有那个爱哭的女人，对她这个人，现在只能用这么难听的字眼了——所以，苏菲凝视着污垢斑斑的镜子中自己的影像，在突然变得那么清澈明亮的日光下，已经将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上完法语动词和美国历史的那天晚上，她和托妮躺在各自的沙发床上。苏菲猛地拧大新收音机的音量开关，收音机一瞬间发出刺耳的响声。也许这是一次挑战，甚至是一次侮辱，或者至少是对她沉默的妹妹的一次粗鲁攻击。

“你介意吗，苏菲！”

“对你来说无所谓，是不是？”

托妮半跪了下来，身体的姿势发生了变化。苏菲用新的、日光一般的眼睛，看见了那美丽的曲线在变化着，流动着。烟灰色的头发下，额头线条分明，向下，是凹进去的、长长的脖子，然后是肩膀，隆起的胸部，丰满的臀部。臀下有一根脚趾头在蠕动着，正在把拖鞋脱下。

“其实，很有所谓。”

“那么，你要一直为此耿耿于怀了，我亲爱的、亲爱的托妮。”

“我不再是托妮。我是安东妮娅。”

苏菲纵声大笑。

“那么我是索菲娅。”

“如果你愿意。”

那只陌生的动物再次飘走了，只剩下她的躯体躺在那里。可以说，这是一具空心的躯壳。苏菲的心里冒出了一个念头，想用收音机把屋顶炸飞，但是这似乎是童年时的做法，而她们已经如此突然地将童年抛在了身后。她翻身仰卧在床上，眼睛看着天花板，上面有一大块潮湿的印记。她若有所悟地发现，内心新的白昼让大脑后面的黑暗方向变得更加不可思议，却更加昭然若揭；因为它确实存在！

“我的脑袋后面长有眼睛！”

她猛地一下坐了起来，意识到了这句话被大声说了出来。这时，托妮转过头来，久久地看着她。

“哦？”

此后，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不久，托妮又把头转过去。托妮不可能知道。可是托妮知道。

我的脑袋后面长有眼睛。视角还在，视野更加开阔，被叫作苏菲的动物可以坐在那里，用这双眼睛向外窥探，而这只动物实际上没有名字。它可以选择外出，走进白昼，或者选择躺下，待在这个无限深、无限遥远的私密区域内，待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孤独空间中，它是一切力量的来源——

她突然兴奋地闭上眼睛。她在这个新感觉与旧感觉之间建立了精确的联系，臭鸭蛋的感觉，追求怪诞与选择叛逆的强烈渴望，对黑暗世界的渴望，渴望把一切不可能之事变为现实，去打破白昼世界的宁

静与常态。当脑袋前面的眼睛闭上后，脑袋后面的眼睛仿佛睁开了，凝视着一个无限广袤的黑暗世界，一束锥形的黑色光线。

她从这样的冥想中回过神来，睁开了那双白昼的眼睛。另一个身影，蜷缩在对面的沙发床上，是一个儿童，一个女人——它无疑也是一种体现，不是体现了那些忽明忽暗的微不足道的细小光亮，而是体现了黑暗和衰竭？

正是从那个时刻起，苏菲不再像以前那样摆出必不可少的手势。她发现自己的手中握着一根测量棒。打量着“应该”、“必须”、“想要”和“需要”。此时此刻，如果他们不能让脑袋后面长有眼睛的俊俏女孩感到满意的话，那么，她就会用她的魔棒轻轻一碰，他们就消失了。嘿！变！

当她们十五岁多一点时，老师说，托妮应该上大学，但是托妮摇摆不定，说她宁可选择做模特。苏菲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但是觉得上大学，或者日复一日把自己的身体装进别人的衣服里，都没有意思。在她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自己已经到了非去外面世界闯荡不可的地步的时候，托妮去了伦敦，而且待上了一段时间。这件事让学校和爸爸极为恼怒。女生一般被看成是一件脆弱的商品。结果，没过几天，托妮成了一个真正的失踪者，进了国际刑警组织的名单，而且也上了电视。接下来的事情每个人都知道了，她偏偏出现在阿富汗，陷进巨大的麻烦中，因为她搭的顺风车上的人在运送毒品。似乎有一段时间，托妮有可能要在监狱里待上数年。苏菲对托妮的胆量感到惊讶，而且有一点嫉妒，决定继续求学深造。她肯定托妮现在已经失去了处女之身，所以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一面装饰镜来检查自己的身体。她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她找了两三个男孩子试了试，但是这几个男孩子比较无能，他们的反应滑稽可笑。不过，她从他们身上知道，她惊人的美丽可以让男人神魂颠倒。她考察了格林菲尔德的交通情况，发现了那个最佳地点：老桥对面一百码远的邮筒附近。她等在

那里，拒绝了一个卡车司机和一个骑摩托车的男人，最后选择了第三个男人。

他开着一辆小货车，不是小汽车。他的皮肤黝黑，充满魅力。他说他要去威尔士。苏菲让他在邮筒附近捎上她，因为她认为，他说的很有可能是真话，而且如果她永远不想再见到他的话，那么将更加容易。离开格林菲尔德十英里后，他开上了一条支路，把车子停在一个小树林的边上。他搂住了她，呼吸急促。进入小树林是她的建议。在树林里，她发现他的能力是毫无疑问的。他弄疼了她，比她原来想象的更疼。完事后，他拔了出来，擦了擦，拉上拉链，然后低头看她，带着得意与警惕。

“好了，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知道吗？”

苏菲有点吃惊。

“我为什么要？”

他看着她，更少的警惕，更多的得意。

“你是处女。好了。现在不是了。我干了你，知道吗？”

她掏出随身携带的专用纸巾，擦去大腿上一条细小的血痕。那个男人极其风趣地自言自语。

“干了一个处女！”

苏菲拉上内裤。她穿了裙子，而不是长裤，这是很不寻常的举动，但是有一点先见之明。她好奇地看着那个男人。他现在明显喜形于色。

“完了吗？”

“什么意思？”

“性交。做爱。”

“基督啊。你还有什么要求？”

她没有说话，因为没有必要。此时，她对男人的风流本性有了领教，如果这个样本可以作为判断的依据的话。这个在她首次行动中充当工具的人告诉她，她冒了一次天大的风险。她也许被别的什么人带走，此刻说不定已经被勒死，横尸郊外。以后再也不能做这样的傻事了。如果她是他的女儿，他就会用鞭子抽她，好好地收拾她。她只有十七岁。她为什么、为什么可以——

此时，苏菲失去了耐心。

“我还不满十六岁。”

“基督啊！但是你说——”

“要到十月份才满。”

“基督啊——”

这是一个错误。她立刻意识到了。这又是一个教训。始终要坚守最简单的谎言，就像坚守最简单的真理一样。他感到愤怒，恐惧。知道这个致命的秘密后，他怒气冲冲地扬言道，所有这一切绝不要泄露出来，忘掉他，如果她胆敢说出一个字——她反而看出了他是如何脆弱，如何愚蠢——他一定会找到她，割断她的咽喉，如果她胆敢提到是谁找她的话。她感到无聊，就对他说出了实话。

“是我找的你，傻帽儿。”

他伸手抓她，而她快步向前走去，他的手没有碰上她。

“你在我身边停车的时候，我投寄了那张卡片。卡片上面有你货车的车牌号。卡片是寄给我爸爸的。如果不是我找的你——”

“基督啊。”

他踏着落叶犹犹豫豫地向前走了一步。

“我不相信你！”

她把他货车的车牌号背诵了一遍。她告诉他，他应该送她回去，送到他们来的地方。在他骂骂咧咧的时候，她又提到了卡片。最后，当然，他开车送她回来，因为，正如她内心所认定的那样，她的意志比他坚强。她非常喜欢这个想法，所以不像刚才那么坚决，对他讲了那么多的话。这再一次使他感到非常愤怒，但是却让她感到非常高兴。那么，这次事件最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开始软了下来，说她真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她不应该在这样的事情上虚度时光。如果她愿意在下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等他的话，他们可以定期相会。她会喜欢上约会。他很有钱——

苏菲静静地听着，不时点头，因为这样可以让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谈他的计划。不过，她不会说出自己的姓名，也不会把地址告诉他。

“那么，你不想知道我的名字吗，孩子？”

“事实上，不想。”

“‘事实上，不想。’哎呀，基督啊。总有一天，你会被人谋害。死翘翘，你会这样的。”

“在邮筒旁把我放下。”

他在她的身后大喊，下周他会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等她。她对他微微一笑，把他打发走了，然后步行了很长一段路回家，走的都是她能想到的偏街小巷。这样，那辆货车就无法跟踪她了。她仍然对刚才发生的无聊之事感到大为惊讶。当你去掉必不可少、不可重复的第一次疼痛之后，这样的行为真是毫无价值。此事根本没有意义。它所产生的感觉几乎与用舌头在口腔内舔舐的感觉差不多——嗯，确实也有一点感觉，但是不多。

有人也这样说过，不管是谁说的，女孩子事后会放声大哭的。

“我没有哭。”

听见这句话，她的身体出现了长时间的哆嗦，不由自主的哆嗦。她等了片刻，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当然，性知识课总会加上一点什么寻找性对象，什么达到性高潮之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性高潮是不会发生在女孩子身上的——但是这样的行为真是毫无价值，只有达到可能的、尽管难以置信的结果才有意义。最后她从那条纤道步行回家，心中似乎朦胧地觉得，人们对这种事情太小题大做了——人们在电视上相互搏斗，在宽阔的荧屏上谈论不休，所有的诗歌、音乐、绘画，以及每一个人都认为，它是一件光彩夺目的事情，一件最简单的事情，是的，几乎是最简单的一件事，而且也是最糟糕的事情，是的，考虑到整个世界正在衰落，她的感觉模模糊糊是正确的——是的，这是愚蠢的行为。

她基本上答应了爸爸的女清洁工的要求，放学后早早回家，听一听电动打字机的声音，然后记起下午有他的学校广播节目。她来到盥洗室，像电影里的一样，将身上的污垢洗掉，对混杂在一起的血和污垢感到有点厌恶——她把手指深深地插进去，牙关紧咬，下嘴唇被咬痛——她摸到了一个梨形的物体，卡在腹腔的前部，硬硬的，应该是一个定时炸弹，尽管那样很难相信自己，或者你的身体。想到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炸，她越发细致地用手探摸，冲洗，而不管疼痛与否；她触摸到了另一个物体，位于子宫的对面，但是在后侧，位于那堵光滑的墙体的后面，但是通过墙体可以很容易摸到，那是她自己的圆溜溜的粪便，正从弯曲的肠道往下滑动。她浑身抽搐地感受到了——但没有说出声来——每一个音节：我恨！我恨！我恨！这个动词没有直接的宾语，当她稍微有一点恢复正常时这样想着。这种感觉很纯粹。

不过，经过洗涤与清洁，月经来潮与身体康复，这一强烈的憎恨像液体一样，下沉到事物的底层，她又变成了一位年轻女孩，感觉着她是；作为年轻女孩，她意识到自己在聆听太空的声音，对怪诞的种

种可能性感到困惑，因为她以好几种方式使用“怪诞”这个词；她意识到自己在抵制教师的建议：你应该进行最后的一搏，让你毋庸置疑的聪明智慧发挥作用，否则——突然之间——你会变成一个没事傻笑的姑娘，只会关心衣着打扮，交交男友，谁跟谁去约会等等；可是，这样不是很好吗，满口新词，听听音乐，成为追星族，追啊，追啊，因为追星可以非常简单。

一切依然如故。托妮还没有找回来。她凝视着自己那张茫然若失的脸，开始对此事的毫无意义感到焦虑，即使此事本身十分简单，而你所能达到的也只能如此。她把自己所认识的人从头到尾想了一遍，甚至包括死去的格兰、被遗忘的母亲。她发现她们都成了模糊的影子，这让她感到心神不宁。被迫与不喜欢的人如影随形地待在一起，要比这样独自相处、形单影只好得多。她的内心充满困惑和茫然的期盼，认为财富与老练将无比重要——此外，她现在已经满十六岁了！——她选择了一辆名贵汽车，结果发现，车里的人比他的外表要老很多。这一次，发生在小树林里的练习不再疼痛，但是时间更长，而她对这些练习并不理解。这个人给了她很多钱。她以前从未见过这么多钱。他让她摆出不同的姿势，而她依样照做，并且发现这些姿势有一点叫人恶心，但是还没有身体的内部那么厉害。只是当她回家后——是的，埃姆林太太，学校早就放学了——她想；现在，我是一个妓女了！从盥洗室出来后，她躺到自己的沙发床上，心里想着做妓女的事，但是，即使她把此事大声说出来，她似乎也不会被改变，不会受到影响，不会的。只有那一卷蓝色的五镑钞票是真实的。她心想，做妓女也没有什么。它就好像是去偷糖果，只要你想做，就可以做的一件事，但是这样的事终究乏味无聊。甚至不会引起动物苏菲说出：我恨！

此事过后，她将性当做被发现、被检视、被抛弃的无聊小事搁置一边。它变得无足轻重，只不过是在床上慵懒地自娱自乐，伴随着不

同寻常的，或似乎不同寻常的各种想象，确实是一件非常私密的事情。

安东妮娅被遣送回家了，在书房里与爸爸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她们俩在马厩里有过一点交流，非常少的交流，但是托妮并没有把自己的情况事无巨细地讲出来。苏菲一直不知道，托妮与爸爸为什么争吵，后来是如何结束的。但是不久，托妮住进了伦敦的一家旅社。旅社是政府提供的，可以保护她免受伤害。她说她是一位演员，并为此作出了努力，但奇怪的是，尽管她聪明伶俐、青春亮丽，可她并不是优秀的演员。除了上大学，她似乎别无出路，但是她发誓绝不会上大学，然后开始大谈帝国主义。还有自由和正义。对男孩子和男人来说，她似乎比苏菲更加无用，尽管他们蜂拥追逐她的孤傲之美。当她再次失踪后，没有人感到惊讶。她从古巴给他们发来一张桀骜不驯的明信片。

苏菲找到了一份无需任何条件的工作。这份工作是在一家旅行社。几个星期后，她对爸爸说，她要搬到伦敦去住，但是会继续保留马厩里的房间。

他用明显的厌恶神情看着她。

“看在上帝的分上，找个人结婚吧。”

“你不是在做征婚广告，是吧？”

“你也不是。”

后来，当她反复思考并理解他的意思后，她有点想回去，在他的脸上啐上一口。但是打发她走人的话，至少印证了她的想法：她对他恨之入骨；而且远非如此——他们彼此都恨之入骨。

---

(1) 蓝胡子，法国民间故事里连续杀死六个妻子的人。

第九章

两地奔跑乏味无聊，但花费不多。尽管她把情况告诉了爸爸，但是她每天都要回家一趟。后来，经理的妻子替她找了一个房间。房子不错，但租金昂贵。经理的妻子替一家业余剧团创作剧本，她说服了苏菲参加表演，但是她的演技一点也不比托妮强。她与男孩子出去过几次，避免与他们发生任何无聊的性事。她所喜欢的是躺在电视机前，漠不关心地观看电视节目、广告，甚至观看开放大学课程，让所有的一切从身边流逝。她有时候去看电影，通常与男孩子一道。她曾经与她的同事、瘦长的金发男孩梅布尔去过一次，但是并没有感到非常开心。她有时在想，为什么生活会如此百无聊赖，为什么她觉得，只要她愿意，她可以让生活从手中慢慢流走。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她甚至什么也不想。在她的隧道口的那个人控制着一个美丽的女孩子。小女孩满脸微笑，挤眉弄眼，甚至时不时神情认真地说道："是的，我的确能理解你的意思！我们正在毁灭这个世界！"但是，隧道口的那个人默默地说着：我可不在乎。

有人——爸爸？女清洁工？——送来托妮的一张明信片。这一次，上面的文字是阿拉伯语。托妮在上面写道："我（此字已经被她删除）我们需要你！！"没有别的内容。苏菲把明信片放在卧室的壁炉台上，后来把它忘得干干净净。她已经十七岁了，不会被所谓的她们俩谁也离不开谁的说辞所蒙骗。

一个举止端庄的人开始光顾旅行社，向她咨询旅行事宜和飞机航班，而她怀疑他根本无意旅行。他第三次光顾时，邀请她外出约会，她非常勉强地同意了，因为一个十七岁的漂亮女孩就应该这样。他叫罗兰·加勒特，头两次，她跟他出去了——一次是看电影，另一次是跳迪斯科，但他们没有跳舞，因为他不会——他说她应该住到他妈妈

家去，那里的房租会更便宜。确实便宜。她住进去了，房租几乎忽略不计。当她问罗兰房租为什么这么便宜时，他说他妈妈喜欢这样。他在保护一个女孩子，仅此而已。对苏菲来说，保护似乎来自加勒特太太，但是她并没有说出来。加勒特太太独身一人，形容憔悴，头发染成棕色，身体非常干瘪，只剩下一副骨架。她站在苏菲房间门口的过道里，身体靠在门框上，瘦骨嶙峋的双臂交叉在一起，一支熄灭的烟头含在嘴角处。

“我想，亲爱的，你这么性感一定有麻烦，是吧？”

苏菲正在折叠抽屉里的内衣。

“什么麻烦？”

较长时间的沉默，苏菲无意打破。后来是加勒特太太打破了沉默。

“罗兰非常稳重，你知道。非常稳重，真的。”

加勒特太太的眼窝很大，仿佛被烧焦过一般。她的眼睛，在眼窝深处，相比之下显得格外明亮，格外清澈。她伸出一根手指，优雅地点了一下眼窝。她继续解释。

“他在政府部门工作，亲爱的。他的前程非常远大。”

苏菲明白了她为什么只收微不足道的房租。加勒特太太竭尽全力想把他们俩撮合在一起。时间不长，她上了他的那张窄床，分享着避孕药带来的自由；他做爱时准确无误，仿佛是在处理公务，办理银行业务，或履行职责。但是，他似乎乐在其中，尽管对苏菲来说，此事一如从前，并无多少乐趣可言。加勒特太太开始不断地在苏菲身上用力，把她自己给卷了进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她发现，罗兰本人不会找女孩子，所以他的母亲不得不出面帮他。想到自己傍上了前程远大的罗兰，她感到颤抖，咯咯笑起来。当然，此事也有一些温暖和快乐。就她而言，她对他们俩的做法有一丝好笑和不屑。正如她所想到

的那样，这是硬要把他们俩进行拉郎配。罗兰有一辆车子。他们经常去外面，泡酒吧。她说，为什么不尝试滑翔运动这一新生事物。他说，我永远不会让你去尝试这么危险的事。她说，当然，我也不会让你去。不过，他开始教她学习开车，最后获得了见习车牌。他想见见她的父亲。她觉得很逗，于是带他去了斯普罗森大楼。当然，那天，爸爸在伦敦。所以他们直接来到马厩。罗兰对房子产生了某种与生俱来的兴趣，仿佛自己是一个建筑师或考古学家。

“这个房子是马夫、车夫、照料马的人住宿的地方。你知道吗？房子肯定在运河开凿前就已经造好了，因为现在，你不可能驾着一辆马车出门了。房子建在山坡上，原因就在于此。”

“山坡上？我们的房子？”

“那边应该还有别的马厩——”

“那些房子只是仓库，用来储存物品的。我很小的时候，那里曾经是一家五金商店。叫弗兰克里五金店，我想。”

“那扇门的外面是什么？”

“纤道和运河。还有那座老桥，以及小镇最肮脏的厕所。”

罗兰严肃地看着她。

“你不应该说这样的话。”

“对不起，爸爸。不过，我生活在——曾经生活在这里，你知道。我和我的妹妹。你过来看看吧。”她领着他登上了狭窄的楼梯。

“你的父亲可以把这个地方装修一下，把它改造成乡间小屋。”

“这是我们的地盘。我的，托妮的。”

“托妮？”

“安东妮娅。我的妹妹。”

他四下仔细打量着。

“这个地方是你们的。”

“属于我们俩——曾经属于我们俩。”

“曾经？”

“她有很多年没有回家了。甚至不知道她在哪儿。”

“这些地方曾经张贴过图画！”

“她有宗教信仰。信仰耶稣什么的。真是可笑。基督啊！”

“你呢？”

“我们俩不一样。”

“尽管是双胞胎。”

“你怎么知道的？”

“你对我说过。”

“是吗？”

罗兰仔细翻检着桌子上的一堆物品。

“这些是什么？女孩子的宝贝？”

“男人没有宝贝吗？”

“不是这种。”

“它不是玩偶，而是手套式木偶。手指放在这里。我过去常玩。有时候我觉得——”

“觉得什么？”

“并不重要。这是我用陶泥做出来的。它一直在摇晃，因为我没有把底座做平。完全一样，它在火里烧过。为了鼓励我，辛普森小姐

说。我后来再也没有做了。太乏味了。它适合将东西整理进去。”

罗兰拿起一把手柄镶有珍珠的小刀，镀银的刀身折叠起来。她从他手里取过刀子，打开了刀身，拿给他看。整把刀只有四英寸长。

“刀子是用来保护我的名誉的。大小正合适。”

“你不知道她在哪里。”

“谁？”

“托妮。你的妹妹。”

“政治。她像热衷于耶稣一样热衷于政治。”

“那个橱柜里是什么？”

“秘密。家庭秘密。”

同样，他打开了橱柜门，仿佛得到了她的允许；如此擅自主张让她恼怒，因此她的脑子里浮现出了一个问题：他为什么在这里？我为什么要容忍他？此时，他正在翻着她以前的旧衣服，甚至包括芭蕾舞服。所有这些衣物仍然散发着微香。他手里握着衣服的褶边，随后突然转过身来。

“苏菲——”

“噢，现在不要——”

可是，他还是用手臂抱住她，开始发出陶醉的声音。她内心叹息着，不过仍然用手臂搂住他的脖子，因为她早就发现，在这种时候，顺从要比坚持己见会带来较少的麻烦。她心里顺从地在想，这一次看看有什么新花样。当然，最后罗兰使出了常规套路，你可以称之为他的仪式。他试图把她放到沙发床上，同时将两人的衣服全部脱去，其陶醉与渴望的神情一直没有中断。他认为这种陶醉与渴望非常具有诱惑力。她非常配合，因为他相对比较年轻，而且健壮，外貌尚算英

俊，肩宽腹平。即便如此，她在顺从他的时候，大脑某个地方又浮现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仿佛从某个隐秘的深处浮现，甚至昭然若揭地出现在隧道口——这是一个有关生命的问题，据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你必须过你自己的生活，你的生命只有一次，等等——如果生命中充斥着这些毫无意义的活动，如安东妮娅的耶稣、政治或庞尼舞，或者如这种哼哼唧唧、卿卿我我的行为，那么，生命是那么微不足道。她躺在床上，被一具肉身骨架紧紧地压在下面。它没有面孔，只有一团蓬乱的头发在她的左肩飘动。头发时不时停顿下来，倏忽转变成一张困惑的脸，然后又变成飘动的乱发。

“我遂了你的心愿，是吧？”

“不仅仅是遂了心愿——”

他又重新忙活起来，如果有什么不同，这次他更加坚决、更加有力。她躺在床上，他重重地压在她的身上。她试图从中寻找此事的更多内涵。身体的重压——有快感。身体的运动是出自本性的——有快感。正是这样，甚至在她与开着豪华车的老头子自愿发生关系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快感，就像那卷钞票；这不是进入某个隐秘的区域，而是——一种暴行。这是一次漫长而富有节奏的活动；关于这个活动，已经有那么多的议论，而且组织和安排了这样一次——交谊舞？这个——可笑的——亲密接触，早已命中注定，因为人体部位是那么天造地设？罗兰，令人愠怒的罗兰，突然间令人恼怒的罗兰，他的速度越来越快，仿佛这是某种体育运动，公共舞会之后的私人舞蹈。它确实有感觉，毫无疑问存在感觉；她在脑子里想到了一些词语，试图用来描述这种感觉，更加有趣、更加浓厚的感觉。在她的肩膀附近，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头颅在摇晃着。

这些词语让她有点得意忘形，所以她大声把它们说了出来。

“微妙的、环状的快感。”

“什么？”

他瘫软在她的身上，喘气，生气。

“你是在敷衍我——当我——也是为了你！”

“可是我——”

“看在上帝分上，女孩——”

一种深深的愤怒在她心头沸腾。她的右手仍然紧紧抓着那把熟悉的小刀。她将刀子狠狠地扎进了罗兰的肩膀。她清晰地感受到了皮肤的抵抗，然后是停顿，最后是退让，仿佛皮肤独立于刀片插进去的肉体；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时刻——罗兰发出号叫，猛然跳开，弯腰低头，在房间里乱转，嘴巴里谩骂呻吟，一只手紧捂着肩膀。她静静地平躺在沙发床上，内心感受到了皮肤的迸裂和锋利的刀片。她将小小的刀片举在眼前。刀片上有一个淡淡的红色小点。

不是我的。是他的。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她心中来自刀片的感觉在扩展，填满了她的内心，填满了整个房间。这个感觉变成了颤抖，然后是她的身体变得不可遏止地蜷缩起来。她透过咬紧的牙关大声喊叫着。神经与肌肉明确无误地占据主导地位，一阵又一阵的痉挛将她裹挟向前，把她推向毁灭性高潮的深渊。

在一段没有时间的时间里，苏菲不存在了。此事不存在了。什么也没有，只剩下释放，不可能独自存在的释放。

“我还在流血！”

苏菲回过神来，剧烈喘息着，感到昏昏欲睡。她睁开了眼睛。他跪在床边，手仍然紧捂着肩膀。他低语着。

“我头晕。”

她哧哧发笑，随后打了个哈欠。

“我也一样——”

他从肩膀上抽回手，眼睛专注地看着手掌。

“噢。噢。”

她此时可以看见他的肩膀了。伤口很小，微微发紫。血渗透出来，大多来自手掌的挤压。与这么小的伤口相比，他的身材是那么魁梧，肌肉是那么发达，还有一张那么愚蠢、方形的男人脸。她在鄙视中还带着一丝柔情。

“在床上休息一下。不。不是托妮的床。是我的。”

她下了床，他躺到床上，手再次捂住肩膀。她穿好衣服，在旧扶手椅子上坐了一会儿。她们曾经讨论过，要把扶手椅修理一下，但是当然，她们从来没有做到。液体仍然从他的一只手臂上流下来。罗兰开始摇摇晃晃，发出鼾声，但是非常轻微，仿佛在睡梦中昏厥过去。苏菲又回头思考着自己身体里的剧变，她的身体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如此激情澎湃，又如此平静如初。高潮。性知识课上是这么说的，所有的人都这么说，这么写，这么歌颂。只是从来没有人说过，一把刀究竟有什么用处——变态？

与此同时，她明白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一切都是多年前发现的一条座右铭的必然结果？或自然延伸？这一切正变得比较简单。借助于他们的电影、图书以及其他途径；借助于他们的伟大报纸，对耸人听闻的事件大肆渲染，这些事件可以在几个星期的时间内让整个国家陷入如醉如狂的状态中——噢，是的，当然，所有的人都像罗兰一样感到被冒犯，感到愤怒，也许所有的人都像罗兰一样感到恐惧——但是，所有的人忍不住地要阅读，观看，带着刀片慢慢滑入身体的感觉，还有绳索、枪、疼痛——忍不住地阅读，倾听，观看——

手中拿着石块或刀子。动作简单。或者，将简单延伸进入绝对的怪诞中，而不管怪诞是否重要——当魔力与艳闻一同溃烂时，情况一定是这样——

站在另一边，抛开所有愚蠢的借口。是的。

罗兰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然后坐了起来。

“我的肩膀！”

“没什么。”

“我必须，快。”

“必须什么？”

“打抗体。”

“打什么？”

“打破伤风针。败血病针。噢，上帝。注射。还有——”

“所有这些——”

他正是这么做了。她勉强坐到他的车子里。他是那么全神贯注，那么暴躁不安。

“如果你是一个孩子，摔倒了会怎么样？”

他太专心于开车了。他将自己魁梧而受伤的身体送到医院。至于她是否同来，他却毫不在乎。他从被刺伤——这样说也许更专业——的房间返回来，在一阵晕眩中滑倒在地板上。当他稍微恢复过来后，他默默地开着车子，把她送回他母亲住的房子里，一言不发地走进自己的房间。

苏菲反叛了。她独自出走，回到名字叫“肮脏迪斯科”的舞厅。舞厅的名字原本是一个玩笑，但是它确实肮脏不堪。她穿着牛仔裤和运动衫，上面印着“买我”的字样。相比之下，这显得更新鲜。舞厅

里的噪音巨大，但是她在舞厅还没待上几秒钟，一个年轻人从舞池里的人群中挤了过来，请她站起来跳舞。他原来是舞蹈高手，舞姿出众，富有创意，噢，而且那么充满激情，几乎不假思索；在他的带动下，苏菲发现自己也跳得非常出色。不久，他们的周围出现了空间，所以他们俩活动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舞姿也越来越潇洒，如行云流水一般。所有的人开始鼓起掌来，结果掌声和喝彩声像音乐一样多——当然，只有节奏，踏在地板上的节奏除外。当节奏停止时，他们俩相互打量着对方，气喘吁吁。这时他低声说再见，然后回到自己的桌子旁，那里还有另外一个人。这时，一个黑人抓住她，拖着她去舞池跳舞。当他松开她时，她用目光搜寻那位年轻人。他们像老朋友一样在舞池中相遇。他对她大喊（他说过的第一句话）：“两个人，一条心。”太阳似乎升起来了。这一次，在一种无须言明的默契下，他们将精湛的舞技搁置一边，开始低声相互了解起来。她瞥了一眼坐在桌子旁的另一个人，但是她认识这个人。他叫格里，噢，是的，这个人与她一样怪诞。一切都在瞬间发生。

他大喊：

“你父亲怎么样？”

“我父亲？”

当她说完后，音乐停了——突然停了，格里还未来得及收住话头——结果，他的回答在寂静中被大声喊了出来。

“那天晚上与你一道的那个人——那个穿西装的老先生！”

当他听见自己的声音时，他用双手捂住耳朵，然后又立刻把手松开。

“噢，我的上帝！可是，你是什么样的女孩子，比如说？你看——他们像猴子一样散了。我们俩配合得天衣无缝。”

“嗯？”

“完美。”

“哦，当然。”

“答应我？”

“有必要吗？”

“还是要。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你知道。不？今晚不行，约瑟芬？”

“不是这个意思。只是——”

需要做一些必要的准备。把罗兰从我身边甩开。把他们所有的人甩开。

“只是什么？”

“今晚不行。不过，我答应你。真心答应。我向你发誓。好吧。”

所以他们坐了下来，他把自己的地址给了她。他们一直坐着，最后格里说他犯困了。他们就此分手。只是当他们分手后，她才想起来，他们没有约定见面的时间。一个黑人一路跟着她。她回来后按了门铃，因为门不仅锁上了，而且也插上了门闩。很快，加勒特太太开了锁，下了门闩，让她进了屋，并瞥了一眼在街对面人行道上游荡的那个黑人。随后，她跟在苏菲的身后上了楼。她站在过道里，这一次没有靠在门框上，而是直立着身体。

“你在学习，是吧？”

苏菲什么也没说，但是心情愉快地回头看她，只见她的眼睛在炭黑的眼眶中熠熠生辉。加勒特太太舔了舔薄薄的嘴唇。

“和罗兰好是一回事。男孩子就是男孩子。我是说，男孩子会成为男人。以后，他会安定下来。我知道，现在的情况大不一样了

——”

“我累了。晚安。”

“你可能会变坏的，要知道。越来越坏。安定下来。关于他，我不会说什么的。”

“他？”

“那个黑鬼。”

苏菲纵声大笑。

“他！不过，毕竟——为什么不？”

“为什么不！我从未听说——”

“那么——我倒是想看看自己在做什么。”

“你想看看！”

“开个玩笑。我累了。真的。”

“你和罗兰吵架了？”

“他去医院了。”

“他从不去医院！为什么？在星期天？他——”

苏菲伸手在手提包里摸索着。她找到了那柄小刀，把它拿了出来。她开始大笑，但想着以后不会这样做了。

“他受伤了。是我的水果刀。你瞧。所以他去医院找什么抗体之类。”

“受伤？”

“他认为刀子不干净。”

“他总是这样——但是，他拿把那个东西干什么？”

当然，只是削水果这句话在她的脑子里形成，并且到了嘴唇边。不过，看着这双闪闪发光的眼睛，她突然明白了，要想对他们否认什么事简直太容易了。他们难以察觉。正因为如此，苏菲居住在此是安全的。玛·加勒特脸上的眼睛只是一对反射镜。它们所看见的事物是光线赋予它们的。你可以站立不动，让自己的眼睛接受和反射光线；后面的两个人，每一个隐秘地漂浮在她的反射镜后面，双方不需要见面，不需要付出什么。不需要说什么。一切都很简单。

不过，这时，她仍然看着，看见了更多东西。她的内心感到矛盾，无论这个矛盾是否来自此刻她对这个世界的了解，也无论是否从这个女人的姿态中，从她的呼吸中，或者从她的表情所发生的最微妙的变化中，可以读出这一矛盾，苏菲看见的并非只有这对预料中的反射镜。她看见玛·加勒特太太的话已经到了嘴边：你最好离开；这句话并未说出来，而是被其他想法和语言阻止住了：罗兰会说什么，她还是离开的好：如果他被她蒙骗——

苏菲等待着，心中牢记着简单行事。什么也不要做。等待。

玛·加勒特并没有将门砰地关上，而是小心翼翼，不发出任何声音。这样做则正好是愤怒的表现。过了片刻，听见楼梯上急促的脚步声后，苏菲终于松了一口气。她走到窗前，那个黑人仍然站在街对面的人行道上，莫名其妙地朝这座房子看过来；但是，当她看过去时，他的目光向一旁瞥去，随后绕过墙角跑开了。一辆警车在大街上巡逻。苏菲站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脱去衣服，并感到非常充实，彻底从匮乏和焦虑中走出来，仿佛一道巨大的拱门坍塌下来；将信任交给无名的男人，要比交给罗兰更加容易。如果这个男人必须有一个名字，那么就把格里的名字、格里的脸送给他。还有明天。

第十章

整整一天，苏菲似乎感到，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不断地告诉顾客乘飞机去曼谷的价格；如何从阿伯丁前往马盖特；如何从伦敦去苏黎世，其中还要在某个地方中转；或者如何坐小轿车去奥地利——这样的工作不仅愚蠢，而且越来越枯燥乏味，整整一天就这样一点一滴地流走了。当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她匆忙赶回住处，看着时钟，直到迪斯科舞厅开场的时间快到了，然后才离开。她时不时小跑起来，仿佛担心自己去得太迟，而不是去得太早。不过，格里不在舞厅里。格里没有来。格里一直没来。最后，她跳了一会儿舞，机械地避开旁人，笑容僵硬，犹如雕像。她发现一切是那么难以容忍，一切也是那么不可思议；因为缺少怪诞——这个古老的想法又开始回归！——如果一个男人不在你希望的地方出现，那么只剩下一个办法了。

第二天早上，她没有去上班，而是按照格里给过的地址直接找他。他从梦中醒来，迷迷糊糊中听见她在敲门。他摸索着开门让她进屋，睡眼惺忪。她侧着身子慢慢地走进去，手里提着装满了物品的购物袋。她本来想对自己的凌乱说抱歉，可是当她看见房内的景象，闻到里面的气味时，话到嘴边又收回去了。

“嗨！”

尽管只有他自己在，他还是感到不好意思。

“很抱歉，房间很乱。我的胡子也没有刮。”

“不要刮。”

“你要我刮，还是不刮？”

他处于宿醉状态。带着某种利比多式的冲动，他伸手抓她，而她用一个手提袋挡住了。

“现在不行，格里。我今天来，是要住在这里。”

“上帝。我必须上个厕所。刮一刮胡子。噢，该死。煮点咖啡，好吗？”

她在水槽边的肮脏角落里忙碌起来。如果你闭上一只眼睛，这个地方简直就是公寓——她脑子里想着，用手清理出一块地方，摆上水壶——如果你可以关闭你的鼻子。据说，男人对气味很不敏感。

格里把自己收拾得非常干净，令人惊讶。他刮好胡子，穿好了衣服。她坐在椅子上，而他则坐在未整理的床上。他们隔着咖啡杯子互相看着对方。他的个头比她高，但是身体单薄，四肢松散地拼凑在一起，阳光下的脑袋和脸——嗯，说美丽是错误的，说英俊也不合适，那么又有什么关系呢？节奏——他仿佛在她的脑子里看见了这个词，从反射镜一般的眼睛深深地看进去了——他开始吹起不成调子的口哨，大致是某个曲子，一根手指在咖啡杯上敲着节拍——节奏就是他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

“格里，我的工作没了。”

“被辞退了？”

“自动离职。太枯燥了。”

模糊的曲子停住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声惊讶的口哨。这声口哨透着某种曲调。楼顶上，突然发出短促的吵架声，地板上砰砰响了两下，然后是相对的平静。

“真是好邻居。稍等片刻。”

格里将咖啡杯放下，找出一台录音机，将机器打开。空气在颤动。他浑身放松，和着节拍，摇头晃脑，眼睛微闭，嘟起圆润的嘴唇；这个嘴唇可能——可能不会说出那个四个字母的词，而她自己也从来没说过那个词，因此，他们俩不可能像鸭子一样一配一，是吧？

“那么，你以前跟哪个女孩子在一起？”

“没有女孩子，亲爱的。只是熟人。”

他轻轻睁开眼睛，眼睛又大又黑，并带着笑容看着她。什么样的女孩子能拒绝这样的微笑，拒绝这双眼睛，以及向前飘动的黑色头发？

“嗯？”

“浓情蜜意的夜晚。”

“就这些？”

“一位军官兼绅士的保证。”

“所以，那么——”

“是的。想看看我的委任状吗？一旦你拥有它，即使你拒绝了委任，你还是拥有它。陆军少尉。想想看，在阿尔斯特，别人向你开枪。砰！”

“有人向你开过枪？真的吗？”

“真的。如果我待在家里，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了。”

“希望能看见你穿制服的样子。”

他把她拉到床边，然后拥抱她。她也拥抱他，吻他。他的动作越来越亲密。

“现在不行，格里。还太早。将来我未必适合你。”

“将来的事谁也无能为力。除非等将来到来。”

不过，他还是把手从她的身上收了回来。

“你看，亲爱的。你应该去社会保险部门登记。不过，我会负责帮你，作为你的临时接收人。”

她含情脉脉地看着他，觉得他们从一开始就心有灵犀；对对方欣然接受，对对方的想法全盘接受。

“我们俩住在一起这件事，最好不要泄露出去。”

“哦。那么，我们俩要住在一起，是吧？”

“严格地说，我很划算。”

“你们总是有便宜可占。”

“嗯？”

“窗口亮起了红灯。”

“很多事情像工作。我已经——嗯。你怎么样？”

“多变的市场。认识有钱的老太太吗？”

“不认识。”

“过去有很多这样的老太太。昨天晚上我们讨论过此事。现在，她们都成了没钱的老太太。对初级军官很不公平。不公平，亲爱的。是社会安全，或者是砰砰。”

“砰？”

“雇佣军。至少可以让自己做个上尉，如果你可以找到证据，证明你在军队里是军官或卫兵。有很多钱。”

“这样对你会很好——”

“噢，那是我的上帝吗？如果你受伤或被俘，情况就不那么有趣了。时间解决一切，你过去未曾受伤或被俘。黑人对自己的身份有清晰的认识。现在你像可怜虫一样被射杀。这时，我已经有所期待，有点——不。我不能告诉你，亲爱的，我成了唠叨不休的人。”

她抓住他的胳膊摇晃着。

“不要保密！”

“你想要甩掉我？你需要我给你提供保险，就像我需要你给我提供保险。”

她伏在他的胸口，咯咯地笑着。她的话脱口而出。

“感谢上帝，我不必再伪装什么了！”

有一两天，她一边等职业介绍所的音信，一边收拾格里的公寓，让自己能住下来。也有一段时间，她从他的身边离开，对他的情况进行思考。确实没有，他们确实没有、也不必使用那个四个字母的词，还有花里胡哨的语言，但是一切依然如故。正值青春年华之时，你告诉自己，有那么多的事情无足轻重，于是你偶尔情不自禁地对当下的境况进行察看，然后自言自语——是这样吗？你审视这个奇怪的事实：这个双胞胎姐姐，身份已经明确的双胞胎姐姐，有可能会大发雷霆，但是不会感到恼怒。在这段时间里，当两人遇到有趣的事情时，他们都冲向对方，互相拥抱，哧哧发笑，而不需要说什么——同样在这段时间里，这双大眼睛所发出的微笑，或者一缕头发飘落在额头上，都可以在心中产生甜蜜的感觉——噢，他真可爱！

她站在公共失业部的小窗口前，面对面无表情的工作人员时，她的心灵在大声喊着：“你真可爱！”结果一颗心又落了下来，因为那张脸刹那间吃惊地微笑起来，然后是满脸通红。此外，当她把填好的表格交上去时，她在想，我知道他不工作，因为他不能工作，他的心里没有工作。一个孩子怎么能工作？现在，他拥有了我的一切，我的身体，他在等待着，却不知道自己在等待，因为积木或小火车——

第四天晚上，格里对她讲了他的朋友比尔。

“一个怪人。当时，他遭到枪击。他的指挥官被打死了，所以他大开杀戒，干掉了半打敌人。”

“他真的杀人？”

“所以他们把他赶走了！想想看！你以为当兵是干什么吃的？”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说他没有错。而且干得很成功。合情合理，是吧？如果说这样做不合天理，那么就不会有无数的人被杀了。看在上帝的分上。基督啊。就是这么回事！”

“噢，是你——是的，是的！”

“一切真是他妈的傻啊。”

“你的这位朋友，比尔——”

“他有点愚，你要当心。不过，你不会指望当兵的有什么独立的想法，是吧？如果让我说的话，应该让当官的完善自己。最后穿着红色大衣出现在切尔西。他们会把他撵走的！”

“可是为什么？”

“我没有告诉你吗？他喜欢那样，你瞧。他喜欢杀人。这个人天性如此。所以他们告诉他，他不应该这么做，他这样说。他还说，他以为他们认为他的眼睛里应该他妈的有泪水。原谅他的法语。”

“听起来他很像吉姆叔叔。他是澳洲人？”

“地道的英国人。”

“见到他一定很有意思。”

“你会见到他的。他长得并不像我这么英俊，我亲爱的，但是要记住你是谁的小狗。”

“我咬人。”

所以她咬了。

他们在一间酒吧里见到了比尔。他的口袋里只有一点钱，刚好够付三个人的酒钱。他对钱的来源含糊其辞。他比格里要老很多，但是对格里极其尊重，甚至有一两次称他为“长官”，苏菲听到后微笑起来。在体形上，他酷似格里，但是额头较小，下巴略大。

“格里对我讲过你的事情。”

比尔非常安静地坐着。格里插话。

“不必介意老兄。一切都结束了——”

“当然，他不介意，是吧，比尔？”

“她很好，长官，格里？”

“那个什么样，比尔？”

“什么什么样，苏菲小姐？”

“杀人。”

长时间的沉默。格里突然身子颤动，然后深深地喝了一大口酒，没有停顿。比尔凝视着她，一脸冷漠的表情。

“他们给我们弹药。”

“子弹，你们会这样叫，亲爱的。真子弹。”

“我是说——事情是不是必然如此？一切早已安排就绪，所以当你们行动时，就好像找到了一块准备投掷的石头——是这样吗？”

“我们收到简短的命令。”

现在，轮到她沉默了片刻。我想要知道什么？我想知道鹅卵石，晶体管收音机的嘶嘶声，衰落，衰落，无止境的衰落！

“他们说什么，我讨厌什么。假如生命不是生命。我想——我想知道！”

“没什么好知道的，亲爱的。这是现实。睡觉吃饭。”

“说得没错，长官，格里。你必须要面对事实。”

“究竟是怎么回事？”

“比尔。我想她是说当你杀人的时候。”

这时，更长时间的沉默。苏菲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只见一丝微笑从比尔的脸上浮现。他改变了凝视的方向。目光滑过她的身体，然后又收回来，最后再次向她的眼睛瞥去。随后，他的目光又移开了。她极其敏锐地发现他为什么会这样。她在心里默默念叨。他喜欢我！噢，他是多么喜欢我！

比尔正看着格里。

“水果馅饼都是一样的。”

他又看着她，嘴角带着会心的微笑。

“你用手扣动扳机，明白吗？啪！他就倒下了。”

“所有的人都倒下了，亲爱的。没什么特别。就像按门铃。”

“疼不疼？死得快吗？有没有——多不多——”

微笑放大，最后变成了更加精确的理解。

“不疼，只要打得准。如果身体蠕动，我就再补一枪。就这样。”

“这是一项高级技术活，苏菲，亲爱的。不要为难你的脑袋瓜了。把它留给我们这些出色的雄性野兽吧。你们女人不要去想为什么。”

比尔点着头，对着她咧嘴一笑，仿佛他们俩心有默契。噢，他是多么喜欢我；她心想，不，你不要，不要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把我给牵涉进来，你这个笨家伙！

她的目光移开了。

不久，事情开始清楚了，这两个男人见面不仅仅是为了喝酒。经过一番话中有话的交谈后，他们停下，比尔又看着她。格里拍着她的肩膀。

“亲爱的。我们是不是该走了，去方便一下？”

“你去方便吧，亲爱的！”

“嗬，”比尔模仿女人的声音说道。“你去方便吧。对不起，小姐。对不起，苏菲。”

尽管如此，她还是走了，因为这并不重要。她嗅出了一个秘密，后来秘密被她发现了。

第二天，格里说他有个约会。他非常兴奋，而且有点颤抖。正是此时，她发现他在吃药，黑色的小药丸，能藏在大拇指甲内，或者掉到两块木板的裂缝间。晚上他很晚才回来。他脸色发白，筋疲力尽。她开了个玩笑，说这一定是某个女人的功劳，他一定是和某个女人泡在一起。但是，当他掏出一把枪，不是真枪，就是玩具枪，把它放到抽屉里，她便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们俩在那张单人床上做爱，最后他将头枕在她袒露的胸前。一切照旧，第二天他又是格里了，掏出了一团纸条。他说他在赛狗中赢了。显然，他已经忘了她看见了那把枪。所以一切都清楚了。他与比尔时不时做一份工作。有一两天，他们快乐地回到过去。一次，他们遇到了比尔和他现在的女朋友。她是一个怪人，叫黛西，一位朋克，鞋跟有六英寸高，廉价的衫裤套装，死白的面孔，死黑的眼妆，蓬乱的头发宛如乱草堆，一边杂乱地披散着，另一边则耸立着。对苏菲来说，见一次面就足够了，但是她后来发现，她与格里的黑色小药丸有密切的关系。

格里带她去参加一个聚会，没有黛西，也没有比尔，只有一些非常古怪的人。聚会是在一套有几个房间的公寓里举行的。有很多音

乐，闲聊，饮酒。他们去了，只有他们俩，因为格里说比尔的脸不合适。由于他正在接触的那个人，他的本意是希望她开始交往一些人，但是非常奇怪的是，事情最后完全走了样。噪音渐渐变成了喧闹，几个人用一张泼有墨点的纸，玩起了一个愚蠢的游戏。你不得不说，墨点看起来像很多东西，有些答案既非常下流，又充满机智。不过，当游戏轮到她时，她看着纸张中间的黑点，什么也没想象出来。随后，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她发现自己躺在沙发上，眼睛凝视着天花板，聚会的喧闹声没有了，其他人站在她的周围，低头看着她。她用肘部撑起身子，看见了聚会的女主人，正站在公寓的大门旁，对着门外的某个人说话。

“没有什么，我亲爱的洛伊斯，根本没有什么。”

“但是，那可怕的尖叫，尖叫！”

格里带她离开了，解释说她因为太热晕倒了。过了一两天后，她搞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知道她的喉咙为什么会发痛。不过那天晚上，当他们离开聚会后，格里说他们需要安静。所以第二天晚上，他们坐在一家酒吧，静静地喝着酒，看着高高挂在一个角落里的电视。确实，苏菲，对她内心深处的黑暗感到困惑，开始发现此处有点太安静了，建议他们离开。不过，格里说等一等。他正在专注地看着电视，脸上带着微笑。

“上帝！”

“什么事？”

“是菲多！是我的老朋友菲多！”

电视里播放着体育节目。一个年轻人浑身肌肉发达，正在表演高空吊环。对苏菲来说，他与大厅里的其他年轻运动员并无两样；也许，那是因为他的表情是那么严肃和投入。

“菲多！他曾经和我一道——”

“曾经？”

“他现在是老师。体育老师。在某个一流学校工作。万迪考特学校。”

“我知道万迪考特。对万迪考特比较了解。它离我们家不远。就在格林菲尔德郊外。”

“噢，表演出色，菲多！优秀的家伙！亲爱的上帝，他汗流浃背了，就像星期天在烧烤。”

“他们为了什么要这样？”

“向他们的女朋友炫耀。为了赢大奖。得到提升。为了健康、财富、名誉——表演结束了。”

苏菲说服了格里和比尔，允许她入伙帮忙。黛西没有来，不想来，这不是她的舞台。他们去了三家商店，离开时只抢到了两百多英镑。此次冒险让苏菲感到震惊。她说服他们去抢巴基斯坦人商店。这次效果比较满意。当格里用他的假枪对着巴基斯坦佬时，他们唯命是从。苏菲提高了他们的技巧，让比尔恐吓他们：如果出现任何麻烦，该组织将炸掉商店。有趣的是，他们看着巴基斯坦佬将钞票一捆捆地放入口袋，就好像放糖果和熏香一样。关于此事，他们欲罢不能。

苏菲对此事作过数学推算，等式的一边是风险，另一边则是钞票。睡觉时，她对格里说：

“这样不好，你知道。”

他在她的耳边打着哈欠。

“什么事不好？”

“抢劫钱柜。”

“古道热肠！你信仰宗教吗？”

“被抓住的可能性太大。”

“百分之一的概率。”

“那么你抢了一百家商店之后呢？”

长时间的停顿。

“我是说——谁最有钱？我是指真正的钱。它可以提升你的生活水平，让你获得自由，让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想做的事情——”

“银行不行，我的宝贝。他们已经有太多的防范措施。高科技。”

“阿拉伯人。”

她感觉他因为大笑而身体颤动。

“并没有发生侵略。我们需要三大军种。晚安，做个好梦。”

她将嘴唇凑近他的耳朵，笑嘻嘻地说出了自己的大胆想法。

“他们将孩子送到什么学校？”

这一次，停顿的时间更长。格里最后打破沉默。

“基督啊，该死的万能的上帝。比尔会这么说的。基督啊！”

“万迪考特学校，格里。你朋友工作的地方。学校对学生很严厉。他们是王子——一类人。”

“我的上帝。你——你真的是——”

“你的朋友——叫什么来着——菲多？格里——我们可以绑架一个孩子，把他藏起来，然后索要——我们可以索要一百万，一千万，他们会拿钱的，他们不得不拿钱——如果他们不掏钱，我们就——格里，现在吻一吻我吧，是的，摸摸我，干我吧，我们的手里将有一位王子，可以用来讨价还价；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把他藏起来，绑

起来，嘴巴堵起来，如果，噢，如果，啊，没有什么，什么，什么，继续下去，下去，下去，噢，噢，噢——”

这时，他们又一次并排躺在一起，她的手臂搭在格里的胸前。黑暗中的格里似乎霜打了一般，内心感到困惑。当他的呼吸恢复平静时，她摇晃他的身体——使劲地摇晃着。

“我不是开玩笑，也不是故弄玄虚。它不仅仅是我的突发奇想。我是说真的。不要这样勒索商店了！与其这样，还不如去偷奶瓶！”

“够了。”

“对我们来说，还不够，格里。对我是够了。如果我们继续勒索商店，我们会被抓住的，因为钱太少。不过，这一次——我们需要做一次大的，做一个惊天的大买卖，没有人会想到要去防范的——”

“够了。我想睡觉。”

“我想说话。我不会去抢商店了。太没劲。如果你要我，你就——我们可以一辈子很有钱！”

“决不。”

“你瞧，格里。至少，我们可以去学校，看看那里的情况是什么样子。见见你的朋友菲多。也许，把他拉进来。我们可以去看看情况怎么样——”

“不去，绝不可能去。”

“我们开车过去，看看可能性有多大。”

“不去，我们不去。”

长时间的沉默，这一次她没有选择打破。当他的呼吸再次恢复平静时，她自言自语，在内心默念：

噢，是的，我们会去的，我亲爱的。你等着看！

第十一章

他们把车子停在浓荫覆盖的小路上。这条小路通向山顶。他们慢慢地走了上去。山顶的故道早已荒废，上面风大。厚厚的云层与明亮的太阳交替出现，宛如电影中的镜头切换。远处是圆形的绿色丘陵和靛蓝的地平线。一切静止，只有云层在移动。甚至羊群似乎也喜欢平静。前方一英里的地方，山峦缓缓地隆起来，形成了一个平顶。小路穿过山顶，一直向前，起伏不定地伸入这个地区遥远的中心地带。时间不长，苏菲停下了脚步。

“休息一下吧。”

他转过身看着她，咧嘴一笑。他的脸上泛着红晕，头发飘散在额头上。呼吸稍定后，她朦胧地感觉到，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美丽。

“你好像不能走远路啊，我亲爱的？”

“还是你的脚力好。”

“有些人觉得远足很有意思。”

“不是我。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这么想。”

“天生丽质。你生来就是一个大美人，所以——”

她从他的手臂中挣脱出来。

“我们在工作！你能不能将注意力集中到工作上？”

他们继续向前，并排而行，俨然是一对在乡间游览的恋人。格里指着山顶上的混凝土台子。

“那是用来三角测量的地基。”

“我知道。”

他吃惊地看着她。不过，他还是打开了地图。

“我们把地图摊在平台上，然后朝四周看看。”

“呃？”

“很有意思的事情。大家都这么做。”

“是吗？”

“实际上，我很喜欢这样做，你知道。它把我带回到‘冲锋陷阵’的年代。”

“我们朝周围看什么？”

“我们标出六个郡县。”

“是吗？”

“习惯而已。这是伟大的英国传统。过去的事不必在意，我不会强人所难。关于天空，你注意到了什么？”

“什么？”

“不过，关于天空，人们写过很多书！”他站在水泥柱旁，头发和地图飘动着。他开始唱起来：“把我热爱的生活赐予我呀，让河流从身旁流走——”

一阵强烈的愤怒从内心升腾起来，震撼着她。

“看在上帝分上，格里！你不知道谁——”她打断了他的歌唱，继续很快地说，“我很着急。你难道看不出来？你不知道下面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对不起。”

“好的。你瞧，苏菲。这并不是什么工作，是吧？”

“你说过。你同意过。”

“一次侦察而已。”

他们隔着水泥柱互相瞅着对方。她觉得，似乎某一样东西，也许是天空，使他想到了其他地方，其他人。他态度坚决，却又缩手缩脚，仿佛随时有可能——临阵脱逃。

她想到了货车上的那个男人。我的意志比他坚强。

“格里，亲爱的。我们不对任何事作出承诺。但是我们已经花了三天的时间在做这件事。我们知道，他要走右边的那条路，我们将碰巧在那里见到他。我们要和他取得联络，就这样。以后再辩论。”

他仍然从飘动的头发下面注视着她。

“一次只做一件事。”

她绕过水泥柱，紧握着他的胳膊。

“现在，读图的人。它在哪里？”

“右边的那条路从这里向下——看到那根虚线了吗？下面就是昨天你从山谷另一侧看到的地方。他将孩子们带到这根虚线的地方，然后向左拐，绕一圈回去。在野外健身跑步。”

“是这样。来吧。”

右边的那条路通向一道铁栅栏的一侧。栅栏一直蜿蜒向前，最后伸进谷底的树丛中。苏菲的手指向一片灰色的屋顶。

“在那儿。”

“是的，另一侧，那片树林是我们昨天去过的地方。”

“你看，他们来了！”

“上帝啊，是的。非常准时。他来了。告诉他在一英里外。好。他现在在一英里外，靠得够近的了。注意到他的矫健步伐了吗？来吧。”

孩子们正从山坡下往上爬，那里的铅皮屋顶清晰可见。他们是一串跳动的红色物体，小男孩们身穿红色的运动装，身后有一块大一点的红色在上下跳动。这一整串红色快步向山上爬来，后面的那一块红色是一个瘦长结实的年轻人。他身穿红色的运动服，夸张地迈着大步，时不时向前面的孩子们大声吆喝着。格里和苏菲停住脚步，孩子们从他们身边跑过去，眼睛看着他们，脸上带着微笑。年轻人停下脚步，目光注视着他们。

“格里！”

“菲多——我们在电视里看见你了！”

叫菲多的年轻人吆喝了一声，让孩子们停了下来。他和格里互相拍着肩，搂着背，开着玩笑。格里介绍了菲多。菲多曾经是一名中尉，但他立刻指出，别人一般都叫他菲多，或汪汪，或狗仔，但大多数时候叫菲多。

“甚至这些男生们，”他得意洋洋地说，“他们都叫我菲多。”

尽管菲多只有中等身材，但是他的体格极其健壮。他头小脸大，一副饱经风霜的沧桑面容。苏菲从格里那里知道，菲多练过举重，胸肌发达；练过蹦床，双腿有力；还在狭窄的粗石面上练出了高度的平衡感。他的头发乌黑拳曲，额头低，举止迟钝。

“菲多是一个有成就的国家运动员，”格里说，苏菲感觉出来他的语气里充满恶意。“他的抓举令人难以置信。”

“抓举？”

“举重。你知道他的抓举成绩吗？”

“我想成绩一定了不起，”苏菲大声说道，并向菲多弯了弯身子。“能举起那么大的重量，成绩一定非常出色！”

菲多说，是的，成绩确实非常出色。苏菲对他暗送秋波，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身上。双方的瞳孔同时放大。菲多的眼睛相当小，但是放大了的瞳孔使眼睛有所改观。他让孩子们待在原地，但是可以蹦跳活动。格里说，他们在地图上看到了学校的名字。他们在电视里看见过他，所以觉得可以找到他——现在终于见到他了！

“暖和一下，小伙子们，”菲多大喊。“我们一会儿继续。”

“你一定是一个让他们深受鼓舞的老师，马斯特曼先生。”

“菲多，请听我说。只要你打一声口哨，我就过来。”

他手舞足蹈，用拳头朝空中挥舞，然后纵声大笑，笑声非常像犬吠。他说，如果她愿意，她也可以用口哨叫他，他乐意听从她的召唤。

格里插话。

“工作怎么样，菲多？”

“教师工作？噢，你可以看出，我设法适应了工作。这样的事做了很多。当然，并不全是在乡间道路上跑步。你不可能总让这些小孩子们出来跑步。所以大多数时间，我练举重。此外——”他警惕地朝周围瞥了一眼，检视了一下山坡——除了绵羊和孩子外，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我不得不小心谨慎地照看他们。”

苏菲颤声说道：

“噢，菲多！你让工作拖住了，找不着方向——”

他朝她凑过身子，伸手去抓她的胳膊，然后又改变了主意。

“是这样。你看见那个小家伙了吗？不——别让他知道你在看他。像我一样，巧妙一点。用你的眼角瞥一下。”

苏菲看了。一帮孩子就是孩子，没什么特别，除了三个黑人孩子，两个棕色皮肤孩子。大多数孩子都是常见的白色皮肤的那种。

“用拳头打黑鬼的那个？”

“当心！他出身王室！”

“菲多，太令人激动了！”

“他的父母都是好人，苏菲。当然，他们不会一起到这个地方来。可是，他的母亲跟我说过话。她说：‘增强他的体格，马斯特曼先生。’她的记忆力很好，能记住很多名字。夫妻俩都是如此。他的父亲对举重有强烈的兴趣。他说：‘你估计你的抓举极限是多少？’我告诉他，只要能抓即可——”

格里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转身，面对面地看着他。

“除了跑步锻炼身体，你还有别的工作吗？”

“我没有说过吗？小家伙们不懂事，你瞧。不过，工作压力很大——噢，上帝，那个高贵的小伙子桀骜不驯——再拿那个棕色皮肤的小家伙来说——他是石油大亨的儿子。不能不称他是王子，尽管这当然不是一回事。更像是一个地主，偷猎时交上了好运。他的老头子可以把这个国家买下来。”

“我想是这样，”格里不露声色地说着。“别人做不到。”

“你是说他的父亲很有钱，菲多？”

“亿万富翁。好了。臀大肌可不能受冷。苏菲，你们俩——我在4点钟的时候有空。在村子里喝杯茶？吃点烤饼？自制的点心？”

格里还没有回答，苏菲接受了邀请。

“太好了，菲多！”

“那么铜茶壶茶馆见。半个小时后。再见。”

“我们会去的。”

菲多瞳孔放大，最后看了她一眼，然后顺着小路蹦跳着离开了。他追赶着孩子们，嘴里不停地吆喝着，仿佛是一条正在折磨奶牛的猎狗。孩子们发出哞哞叫的回应，同时也纵声大笑。看得出来，菲多深受这些学生们的喜爱。苏菲朝着他的背影凝视着。

“他们真的花了大量时间练举重？”

“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在电视里见过他们！”

“是的，我见过。”

“亲爱的，你没有进入过现代化的训练场。”

她发现，她与菲多的瞳孔交流让他恼怒。她却感到兴致盎然。

“别装哑巴了，格里。这样再好不过了。”

“我忘了他是一个脑子迟钝的畸形儿。上帝。”

“他是我们的领路人。”

“你是说，你的领路人。”

“这件事你是赞同的。”

“我才开始发现我们都干了什么。他说的话你听到了。他们在这里会有保护措施，全套的！我们可能被录音了。”

“我不信。”她朝他走去。“你不知道什么叫隐蔽，是吧？”

“我是战士。当我隐蔽的时候，看你能不能把我找到。”

“不仅仅是隐蔽。在过去的三天里，我已经有所了解。我们是看不见的。不，不是因为施了某种魔法——尽管，也许——但无论怎样；不是因为施了魔法；而仅仅是因为。他来过这里，而且你认识

他。我可以——控制他——有时是存在巧合的；但有时，行动需要——精心策划。对此我是了解的。”

“我不了解。”

“我在旅行社的时候，做了很多可供查询的表格和材料，还有很多日期和数字。我精通这些东西。我非常精通，你知道，就像我的父亲精通象棋一样，就这样。我只是不习惯用语言把它表述出来。也许，它并不可行。听着。这些数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个女孩子就已经在那里工作了。好了，她是一个反应迟钝的金发女孩。她也是一个大美女。经理知道如何挑选她们。并非所有的一切都对生意有好处，可是他有什么好担心的？你可能会睁大眼睛看着她，我亲爱的。可是她，她反应迟钝。你知道吗？我看见她用表格来计算账单的百分之十是多少！”

“这只是她行事的方式。很多人以此为乐。”

“说得对。她在表格里填满日期。例如，77年7月7日；她在表格上是这样写的：7，点，7，点，7，7。好了。艾丽丝填好后，用一双凸出的蓝色大眼睛看着，发出白痴一般的大笑——经理说这笑声很像鸟鸣——他很蠢，什么事都要干涉；她说：‘这只是一个巧合，是吧？’”

格里转过身，开始沿着栅栏向下走去。

“是的，是这样。”

“可是——”

她在后面追上他，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拉了回来。

“你看不出来，亲爱的，哎，我亲爱的——那不是巧合！巧合来自于混乱、黑暗；你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不过这四个7——你可以

看见它们走过来，对着它们挥手说再见！那是制度——不是巧合——远非巧合——”

“我向上帝起誓，苏菲，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一切都在衰落。直线下滑。我们只是——处于混乱中。一切都只有混乱，并且一点点地朝越来越简单的方向发展——我们可以提供帮助。成为一分子。”

“你得信教。否则你的精神会错乱的。”

“善良只是另一种混乱。为什么要自寻烦恼？让随时发生的崩溃继续下去吧，获取你力所能及的东西。它所想要的，是黑暗，让沉重的负担落下，把刹车松开——”

她的脑子里出现了一条真理。做大事才是通向简单的必由之路。可是她知道他理解不了。

“它仿佛是性的堕落。”

“性，性，没有什么东西像性！永远的性！”

“是的，是的！但是并不是你所意谓的方式——一切事物所意谓的方式，那漫长的、漫长的抽搐，烦恼的释放，空间、时间的悸动和解脱，不断地解脱，最终进入虚无——”

她就在现场；没有携带晶体管收音机，因为就在现场，她可以听见自己或别人发出嘶嘶声、碎裂声、咆哮声，黑暗的空间里传来管弦乐队的奏乐声。

“不断地解脱，一波接一波地扭曲，扩散，向下坠落，向下，向下，向下——”

学校铅皮屋顶的轮廓开始清晰起来。当她抬头注视格里焦虑的面孔时，轮廓又渐渐从视线中消失了。

“苏菲！苏菲！你能听见我吗？”

她所寄居的巨大身躯正前后摇晃着，其原因已经清楚。她开始感到，一双男人的手正在摇晃着她的肩膀。

“苏菲！”

她应了一声，嘴唇几乎没有翕动。

“等一等，好不好？我正在同别人说话——我是——”

他的双手停住了，但仍然紧紧地抓着她。

“放松。好一点了吗？”

“一切正常。”当话从口里说出来时，她发现自己的话是多么可笑，于是便咯咯地笑起来。“一切都非常正常！”

“我们需要喝上一杯。我的上帝，刚才就好像是——我不知道像什么！”

“你那么聪明，我亲爱的！”

他仔细注视着她的脸。

“我并不赞成你的说法，精明鬼。刚才的样子真是太怪诞了，你知道吗？”

随后，出现了明亮的白昼、太阳、微风、山丘、一个已知的日期和地点。

“你刚才叫它什么？”

“刚才令人感到担心。”

“你说到了‘怪诞’。”

一切事情汇聚到了一起。她浑身充满了力量。

“你谈到了这个地方的警卫，谈到了录音。可是我们处于特别时期。他们来了，你瞧。并不是他们看不见我们。而是他们不会看见我们。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像是把一团乱麻慢慢解开，然后分门别类。你必须崇尚简单。简单是货真价实的。”

“我越来越觉得，你是一个怪胎。我们要不要继续下去，还不能确定。有些事我是不会——”

“我们会继续下去的。你等着瞧。”

“如果我说不，就不会。是我在负责。”

“当然，亲爱的。”

“如果要进行下去，那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当情况超出我们的能力之外，我们会住手的。明白吗？”

她给了他一个特别灿烂的微笑。他用一种体贴入微的方式吻了她。他抓过她的手，两个人默默地沿着栅栏向下走去。一对情侣在漫步。

铜茶壶茶馆空荡荡的。里面只有那套仿制的18世纪家具和仿制的黄铜马饰。他们俩坐在店里等待菲多，一个傻呆呆的女孩子漠无表情地看着他们。菲多气喘吁吁地来了。格里有板有眼地表演起来，首先露出了有趣和嫉妒的神情；随后，她发现格里已不仅是在表演了。菲多不久便大叫起来。他随身带来了一些照片。一张照片是他在颁奖台上领奖。苏菲吃惊地发现，他不是获得了冠军，而是第三名。她对他的活动表现出强烈兴趣。受此鼓舞，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了一沓照片，翻给她看。一张照片上的菲多，浑身肌肉发达，闪闪发光，正举起杠铃。另一张照片上的菲多，在攀登岩壁，悬在空中，正对着一处可怕的沟壑微笑着。还有一张照片，菲多进行蹦床表演，在空中翻着跟头。苏菲带着挑衅的口吻说，这些运动到底有什么意义，她有一点

小小的怀疑。菲多只是不明白她的意思。她是不是说运动很危险？一个女孩子可能有这样的感觉——

苏菲道出了她的暗示。

“噢，运动一定非常危险！”

菲多沉思。

“这是从岩壁上摔下来。”

格里非常不愉快，因为他们俩把他给晾在了一边。

“是不是四脚朝天向下坠落？”

菲多把自己受伤的情况一一做了回答。苏菲插话，希望能掩饰自己的偷笑。

“噢，可是这不公平！我们为什么不能——”

格里肯定地大笑起来。

“你！上帝啊！”

但是菲多已经指出了运动范围。他认为女子也是可以参加的。

“槌球，”格里说。“别忘了槌球。”

菲多说他不会忘记。他用征服者的目光看着苏菲，瞳孔放大。喝完茶后，他送他们上了巴士。他们乘巴士去格里的小汽车那里。他强烈要求他们下次再来，他们接受了邀请。邀请的对象实际上是格里，这是唯一不妥的地方。

苏菲与菲多吻别。他又大声吼叫起来。她决心对他暗送秋波。他们俩坐上小汽车后，格里看着她，一半是愤怒，一半是钦佩。

“你都快上了他的船。基督啊！”

“他也许能派上用场。甚至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

“别傻了，亲爱的。你也许是致命的诱惑，但是你不能创造奇迹。”

“为什么不？”

“我想你是从历史里走出来的，是不是？”

“我不懂什么历史。”

格里恶狠狠地转动引擎。

“不需要懂历史。妓女的本能。”

说完后，他保持沉默。她在思考他的观点。她发现，这完全是男人的观点。现在是格里——他可能会平静地建议，她应该脚踩两只船，利用男人；她可以肯定，他是郑重其事地提出来的——她与可笑的菲多套套近乎，所以让他感到激动不安。想到这一点后，她发现一切的根源在于男人缺乏眼力。潜在的客人没有身份。但是格里了解菲多。

两天后，他们收到了菲多的一封信，再次向他们发出邀请。格里几乎把这事给忘了，他们一定是发疯了。苏菲说她不得不考虑时，她发现格里理解了其中的含义。“我什么也不想做。”他拍着她，表示反对，然后与比尔出门干活去了。苏菲从一个公用电话亭给菲多打电话。她说，她认为她和格里不应该过去。在菲多的一再追问下，她承认，她觉得他们俩在一起并不和谐，格里并不太难处，只是想法太多。想到那友好的关系就这么破坏了，她于心不忍。不行！在她看来，没有什么比现在更好的了。事实上——

她拒绝被事实所诱导。不过，通过数英里长的电话线，她听见菲多大叫起来，因为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邀请她去南伦敦，观看他的举重比赛，结束后他们再一起讨论具体情况。

菲多在举重比赛中获得了名次，而比赛也让她感到津津有味。它几乎弥补了现场弥漫着的难闻气味。比赛结束后，菲多气喘吁吁地向她表白，他觉得她特别妩媚动人。她等待着通行证。最后，他邀请她在家长日去学校。苏菲原本期待一个直截了当的求爱，现在发现，这样的邀请更加有趣，就像举重一样。

“我不是家长。”

他解释说，家长日是让家长们知道，他如何让孩子们变得生龙活虎。她接受了他的邀请，同时开始认为，他最后的求爱可能是合乎道德的。嫁给——一个举重的！菲多显然认为，格里一旦从视线中消失，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她认真地听他讲着。他带着某种自负与天真，向她展示他的生活——他祖母的富有，以及王室出身，这一点他极为强调。他在言谈中暗示，将来某一天，如果她愿意过来，他可以为她引见王室成员。

“注意了，”他说，“我不是在许诺什么。如果你要求我这么做，我只能照办。”

因此，家长日那天，她去了学校，故意穿了一件不显眼的平布衣服，戴了一顶草帽。现场没有王室成员，这给菲多的心理投下了深深的阴影。他与芒斯蒂芬大人和福丁布里奇侯爵寒暄几句后，心情才一扫阴霾。苏菲检查了菲多的宿舍。要不是宿舍里有一排排的照片，那简直就是体育馆的一个附属建筑。她现在知道，让菲多加入他们的行列，无论如何是没有意义的。这倒并不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做是错误的。他会觉得这件事比攀岩还要危险。这类事情并不是他的特长。做他的女朋友或妻子，也没有什么前途。菲多提出交友做爱，将不可避免地只限于两次比赛中间。做爱是对身体的快餐式利用，适度做爱才有益于健康。对于他来说女性的另一个用处就是可以作为观众，欣赏他健美的身体。他很具有阳刚之美——臀部是那么窄，屁股的刚劲弧线隐藏在身后！他的肩膀是那么宽，皮肤是那么光滑——他拥有女人

或美丽男孩所拥有的所有自恋情结。他对自己的肌肉之美喜爱有加，其程度超过苏菲对自己身体的喜爱。她对这一切了然于胸，甚至当他搂住她的时候。窗外的操场上，学校的鼓乐队正在演奏着嘈杂的音乐，兴奋的家长们挤满在不同的展位前。然而，她却听任他把自己抱到他窄窄的单人床上。床上运动比拒绝他要少一点乏味。不过，有一件事让她感到吃惊。他宣布，他们完事后已处于订婚状态。在回伦敦的路上，她似乎越来越觉得难以置信，这些价值连城的孩子可以任意接近，只要你加入那个奇特的俱乐部。她暗自思忖——此事易如反掌——我已经打入到了内部！

黛西的男友出狱了，所以比尔不得不立即搬家。他专门赶来，把所有情况告诉了他们，所以他们三人在格里邋遢凌乱、他们称之为公寓的房间里，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最后一次工作完全失败——危险很大，收获很小。两个男人乐意听听苏菲的主意，哪怕能听到一点点毫无危害的幻想。当她开始描述学校、建议路线时，格里拍了拍她，仿佛她是一个孩子。

“苏菲，像我说过的那样，他们可能安了小装置，令人难以置信的小装置。例如，你走过一条小路。在你过去半个小时后，带着小装置的直升机可以根据你走路时留下的体温找到你。如果你藏身树林中，他们也可以根据你的体温发现你。在显示屏上，你看起来像是一团火。”

“他说得对，知道吗？凡事应当小心。”

“我们还是去抢银行吧，精明鬼。尽管那是拿性命相搏，但倒不一定是疯狂的行为。”

“不过，这件事那么有新意，你难道看不出来吗？谁在乎这些小装置？一旦我们得到他——菲多给我看过平面图。我可以找到我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任何东西。那是——力量。他把我介绍给了校长太

太。你瞧，爸爸有了奇思怪想，什么最后的莫希干人——最后一位家庭成员，我是说比尔，别介意。不管怎样，我是说——下象棋！”

“没有人会把什么事都告诉你，大小姐。总会有些事，他甚至都不知道。”

“想不出更好的表达，老一套。火力掩护。想一想你在开阔地带，这时砰的一声！所有的人都倒下。此外——错误同盟。”

“你看，格里。这件事以前没有过。所以它会成功。我们——我和我的妹妹托妮——我们曾经尝试过。你把别人的智力看得太高。不是这样，要知道。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失败，或者只有百分之一的成功概率。我们尝试过，不费吹灰之力。我知道，有我加入，我们有了优秀的人才。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更多的信息——我会搞到的。我们需要武器，也许炸药，我们需要安全的地方藏身，或者把他藏起来。这个地方？也许——还有那些马厩和那艘旧驳船。里面有一个橱柜，一个破旧的厕所——”

“我们需要安全的办法脱身——基督啊！”

“操，对不起，小姐。”

她伸手拿过晶体管收音机。它不再是属于温妮的破旧机器。它握在她的手里，大小正合适。她拧动开关，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声音填满了房间。

是的。是黑色。走开。结束。

格里大笑。

“你不要以为，他们所使用的频道，你用那玩意儿就可以捕捉到。”

这并不可笑，她想。我为什么那么肯定，我并不可笑？在她的手掌中，单调的声音时断时续。是的，如果你这么说。不是，我说过是

黑色。也许，他们不是警察。也许——什么？在收音机内外，在整个世界的无限空间中，存在着可以听见的秘密和混乱，无限的混乱。她拧动调谐转钮，结束了单调的声音，一路调过音乐、访谈、智力竞赛、一阵大笑、外语，音量很大，随后越来越小。她又将转钮拧回来，找到了所有频道之间的那一点；很快，在这个脏乱的房间里——房间总是散发着下水道和食品的气味，被服凌乱的床铺周围或整洁，或杂乱——窗户外射来的一束光线浑浊不明，仿佛整个世界只是这个房间的附属——很快，传来了黑暗的星球间、星系间的声音，整个宇宙解体与衰退的沉闷声；她知道为什么一切事物将变得简单，成为那最后的衰退的一个微小分子。

衰竭。黑暗。

一个微弱的声音嘶嘶地传回来：我找不到号码。我说过是黑色。

一阵幸福愉快的感觉传遍她的全身。

“这件事将比较简单。”

“谁说的？”

“我的想法。”

这是意志的胜利。仿佛是某只无形的手在推动，两个男人开始讨论他们曾明确质疑的行动计划。他们开始摆脱疑问的纠缠，将未解决的问题搁置一边。苏菲想到了学校，因为她了解学校以及学校里的人。她对他们一次次抛出来的无效而随意的建议不置可否。她听不见他们说话的内容，但听清了说话的语调。他们的语调使她明白，他们俩仿佛是在攀爬一堵钢铁城墙，城墙的中心是一群权贵和富豪。最后，他们完全停了下来。比尔后来走了。格里从藏酒的抽屉里取出威士忌。他们一边脱衣做爱，一边慢慢地喝酒。苏菲心不在焉。

“你干活没有用心。”

“你注意到了吗，格里？这件事会让我们更深地理解对方。”

“没有，我没有注意。”

“是的。我们的心将更加接近。”

这时，他开始抽搐，喘气，紧抓，呻吟。她等待做爱的结束。她拍着他的后背，用一种友善的方式拂乱了他的头发。

他咕哝一声，伏在她的肩膀上。

“不可能比两个人一张床更加接近了。”

“我说的是‘理解’。”

“我们相互理解吗？”

“嗯。我理解你。”

他愉快地说道：

“把我分析一下，医生。”

“为什么让我分析？”

“我老是做这样的噩梦，医生——我可以叫你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吗？——谈谈可恶的心理变态——”

“不见得吧。我敢肯定，你没有做梦，格里。你对钱做着白日梦，你这个可爱的家伙。大笔的钱。”

“噢，天哪。为了让左邻右舍满意，我应该狠狠地揍你一顿。但是顺便说一下，要记住我才是头儿。”

“你？”

“看在房东的分上，甜辣椒！现在是睡觉时间。”

“不。”

“贪得无厌。”

“并非如此，而是学校。是这些问题——”

“钻进了死胡同。”

有一会儿，她什么也没说，想到他那么容易放弃，所以必须在后面推他一把。

“我会回来的。”

他翻身仰面躺着，伸了伸身体，打着呵欠。

“苏菲，宝贝。你要从他身上得到什么？”

“菲多？我的上帝，他是那么乏味的一个人！只有当我们三个人商量后，我才发现，有那么多的事情，我必须要搞清楚。没别的。”

“记住你是谁的小狗。”

“汪，汪，噢，我的上帝。只是——如果他将我哄到床上，那纯粹是出于无聊。婚前性行为。”

他朝她微笑，侧着身子，一脸调皮，得意洋洋。

“如果是出于绝对的需要。但是亲爱的，请不要沉湎其中。”

她感受到了明显的愠怒。

“我的未婚夫不会这样。他在接受培训。一切依然如故，格里，我想你至少可以装出嫉妒的样子来！”

“我们大家都要作出牺牲。告诉他，如果他卖给我们一个孩子，他也可以拥有我，只要他想要。他是一个多么出色的男人。他的抓举成绩提高了吗？”

“你不知道我在忍受什么。校长太太认为，只要我们俩结婚，我们就应该立刻生儿育女。她全力支持我们成家立业。我会需要更多的

钱。”

“我们没钱。你知道这个情况。”

“我不得不扮演这个角色。菲利丝对懒散也不太感兴趣。”

“菲利丝？”

“菲利丝·阿佩尔比。校长太太。奶牛。”

“这些全都是废话。睡个好觉吧。”

“菲多？上帝保佑你，我的宝贝，听到你的声音太好了！噢，棒极了！我担心你可能和小家伙们出去了。是的，我知道你们一般星期六出去。可是，噢，真是甜蜜的好消息！旅行社里的安排经常调整。你知道吗？旅行社又多给我三天假期——是的，带薪休假！我要立刻到你那儿去！”

“噢，那样太好了，苏菲，真是太好了！汪汪！”

“好啦。好啦。”

“真是太棒了！当然，顺便说一下，你知道我要工作。我正在训练。”

“我知道，亲爱的。我认为你很了不起。你在做什么？对不起，我没有听清楚，电话线路——你在做什么？你在练习什么？练习你的三角肌？噢，棒极了，亲爱的，他们在哪儿？我能帮忙吗？”

在话筒里，一个细小的声音开始谈起三角肌。她把话筒从耳朵边移开，带着厌恶的神情看着它。细小的声音继续在说话。她等待着，悠闲地看着一个男人从身旁走过，那人有着一张令人生厌的阴阳脸。细小的声音在叫她——

“苏菲！苏菲！你在听吗？”

“对不起，亲爱的。我刚才在找硬币。见到我你高兴吗？”

“那当然！阿佩尔比太太问起过你呢。听着。我会在学校替你找一间房。”

“噢，太好了。那么，我们可以——”

“训练！训练，亲爱的！”

“你能确定下来吗？问一下宿舍监管。我敢肯定她喜欢你。”

“噢，算了，苏菲，你在开我的玩笑！”

“我嫉妒，亲爱的。所以我现在想早点过去，这样我就有机会监督你。”

“你没有必要这么做。我和格里不一样。”

“是的。确实不一样。”

“你还没有见到他？”

“谢天谢地，没有！如果女孩子得到你——”

“如果我得到一位女孩子——汪！汪！”

“好啦。好啦。”

（基督。）

“还是坐巴士？”

“还是坐巴士。”

“苏菲，亲爱的，我必须走了——”

“那么要等到今天下午了。我在电话里给你一个深吻。”

“我也给你一个深吻。”

“亲爱的！”

她把电话放下，站在那里看了片刻。电话那头是菲多的细小身影，他的体格是那么迷人——如果你喜爱雕像的话。她在心里狠狠地说了一声：

“呀！”

她坐上了巴士，车子经过小镇老桥，一路颠簸来到齐普威克，然后绕过几座山坡，进入另一个谷地和万迪考特村，而菲多已经在等着接她。她将大事置之脑后，也不管它是否能够成功。她不得不进行表演，但并不能完全胜任自己的角色。五天的行程安排太满，因而她无暇表达不悦，但是她的内心有一种持久的兴奋（内心有一首歌）。关于这所学校，她有一连串的问题需要搞清楚，然后在脑子里一件一件地把它们勾去，尽管有些事情必须小心处理，就像小鸟静坐在鸟巢中一样。如果菲多多一点智商，或者对个人成就少一点关注，那么，她不停打听谁负责什么，就有可能让他产生疑问。小男孩们也让她感到满意，他们充满诱惑力，甚至让她垂涎欲滴。他们没有称呼她“小姐”或“苏菲”。无论是最大的男生，还是最小的男生，都严肃地称她“斯坦诺普小姐”。他们抢着为她开门。只要有东西落地，他们会立马帮她捡起来。她提出问题时，孩子们不是说：“我怎么会知道？”而是回答说：“我会替你打听清楚，斯坦诺普小姐。”然后马上跑步去打听。这非常难得。菲多工作时，她乐于观看这些让人垂涎的小男生们。他们是那么温和，那么漂亮。看着这些价值连城的孩子，她在心里暗暗地说着：我可爱的宝贝！我可以吃了你们！

至于菲多，让人放心的是，他一直在训练。不过，他们确实做了一次爱。她坐在快要枯死的榆树下，他走过来，观看小男生们打板球。

“苏菲，熄灯后到我房间里来。我会让门虚掩着。”

“但是你在训练，亲爱的！”

“偶尔为之，对身体有益。此外——”

“此外什么？”

“我们已经订婚了，就是这样。”

“亲爱的！”

“亲爱的！噢，好球，贝林厄姆！”

“什么？”

“听我的，等到熄灯。”

“值班老师怎么办？”

“老拉瑟福德？”

“我不想在他值班时撞见他，被人看成是一个坏女人。”

菲多看起来很狡猾。

“他会以为你是去上厕所。”

“那么好了，菲多，你为什么不能到我的房间里来？”

“你会让我被炒鱿鱼。”

“什么！在今天这个年代？看在上帝的分上，菲多，他们认为——我是说，看看这个戒指！我们已经订婚了！我们生活在20世纪70年代！”

菲多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理解力。

“不，不是这样，苏菲。噢，亲爱的，不，不是这里。”

“那么，你也可以像我一样，让人以为是去上厕所。”

“你我都知道，厕所不在你住的方向。”

她感到非常恼火，但还是让步了，心里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代价，因为她获得了学校的宝贵信息，并永远存储在自己的聪明脑袋里。她同意去他的房间。那天晚上，她确实去了。她的心里从来没有如此冷淡过，她的感觉或情感是那么疏远。她像木头一样躺着。这样做，对菲多来说，似乎再合适不过了，反而是更加彻底的合作。在他痛快之后，也正如她所想到的那样，在他释放完了之后，她几乎没有做出任何表露情感的最微小的表示或姿态。在当时的情况下，她只是轻声地对他说：

“完了吗？”

独自回到校长太太替她安排的房间后，她感到了真正的快乐。第二天，仿佛做爱不是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反而是驱赶着他们各奔东西。离别时，他们只是极其简单地吻了一下。

“再见，苏菲。”

“再见，菲多。祝你练好三角肌。”

这一次，她直接回到公寓。格里在睡觉。他在酒吧里混了一个通宵，所以昏昏沉沉地睡到了下午。他从枕头上抬起脸，恍惚间看见她把四个塑料购物袋丢在床上。

“哦，天哪。”

“上帝啊，格里，你看起来真是一塌糊涂！”

“我去上个厕所。你煮点——”

“咖啡，知道了。”

她冲的是速溶咖啡，等格里从厕所回来时已经好了。他两手拨弄了一下头发，盯着架子上的剃须镜看了一会儿。架子下原本有个敞口壁炉，现在已经不用了。

“上帝。”

“我们干吗不离开这个鬼地方？找一个好一点的房子。咱们没必要跟住在牙买加似的。”

他一屁股坐在床沿上，端起咖啡津津有味地喝起来。不一会儿，他一只手撑着头，另一只手把空杯子递给了她。

“再来点。还有药丸。把卷纸递给我，左手第一格抽屉。”

“难道这是——”

“被你吵得头疼死了。安静一点，好吗，亲爱的？”

她自己也倒了一杯咖啡，在他的旁边坐了下来。

“我觉得是菲利丝。”

“呃？哪个菲利丝？”

“阿佩尔比太太，校长的老婆。”

“她跟这事有什么关系？”

苏菲自顾自地笑了笑。

“她在培训我呢。我通过了第一次测试，成绩很好。校长老婆，你简直不敢相信，她就想着——成天被小男孩围着的女人，总喜欢琢磨他们的身体。”

“强奸？”

“不是的，你这讨厌鬼！”

“我知道那个词，你和小男孩讲话来着。”

“听着，我说的是个人卫生，亲爱的。那才是她关心的事。”

“哦，她觉得你很臭，就是大家总说的那种狐臭。”

“香水，她关心的是香水。‘我总擦点淡淡的香水，苏菲，亲爱的。’”

她向后一仰躺在床上，冲着天花板笑。他咧嘴一笑，坐了起来，似乎是咖啡或药丸起了作用，要么是两个一道起了作用。

“反正我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我身上臭吗？”

他心不在焉地伸手去捏了捏她一边的乳房。

“放手！格里。现在不是时候。”

“被菲多的性欲折磨累了？你跟他干了几次？”

“我根本没和他怎么样。”

格里把自己的杯子放在地上，又拿过苏菲的杯子，也放在地上，然后他翻了个身，一半身子压在苏菲身上，看着她的眼睛笑着说：“你真是个小骗子，机灵鬼。”

“要这么说，亲爱的，那我不在身边的时候，你又偷了几次腥啊？”

“我的大小姐，绝对没有，对天发誓。”

接着他们相视而笑，真是天生一对。他弯下身去，脸朝下头靠在她的头边，用鼻子嗅了嗅她的头发，喃喃地说着什么。他的气息拂过她的耳朵，让她感觉直发痒。

“我那儿都硬了，信不信，我放到你的两个奶头中间，能让你的牙爽得咯咯响。”

但是他没有动，只是躺在那里，轻轻地呼吸，比菲多的呼吸还要轻柔。她把一撮压住的鬈发抽了出来，喃喃地回答道：

“我算知道这些问题是怎么回事了。”

“金手指大人绝对会让你满意的。你还真要坚持干成这单买卖，是吧？”

“比尔也醉了一宿吗？”

“他从来不醉。上帝对他太好了。怎么了？”

“好，就这样！再开一次备战会议！”

他瞅着她，惊讶地摇摇头。

“有的时候我真觉得你——你做事从来不会放弃，是吧？”

随后，他们三人又在昏暗的小屋里碰了次头。两个男人反复讨论着这宗买卖。她自己没提什么建议，只是回答了他们对行动计划的一些疑问。但是她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这两个男人已经逐渐偏离了现实世界，开始做起了白日梦。起初，她还顺着他们的思路一起幻想，但一会儿就感到厌倦了，便自顾自地做起梦来，脑子里充斥着各种图像，那些只有她自己才清楚的惊天白日梦。他们开着一架直升机，从高空放下钩子，抓走一个黑色、棕色或是白色皮肤的小富家公子。他们挖了一条秘密隧道。他们的身体变得刀枪不入、力大无穷，于是几个人勇往直前，大踏步地走着，子弹打到皮肤上又弹回来，而其他人的手根本抓不住那超人般的肉体。还有，她自己成了全能的女神，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周围的事物，于是她把小公子哥从床上揪起来，穿越静寂的空气，来到了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呢？她打了个寒战，仿佛清醒地看到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又是在哪里；似乎不需要动动脑子，这个地方就能替她思考，妙计也会随之冒出来。

两个男人默默地看着她。她记不清是否说过话，只是倦怠地冲着他们笑了笑。她能看得出来，两人因为证明了这整件事不可行，似乎大松了一口气。当她张口说话的时候，声音如同她的微笑一般温柔。

“是啊。可是，如果晚上发生爆炸或大火，他们又会怎么办呢？”

屋子里沉寂了一段时间。终于，格里强忍住火气说：“我们不知道，不知道什么会烧着，不知道孩子们往哪儿跑，什么都不知道！你

讲了这么多，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他说得对，苏菲小姐。”

“好吧，我会回去看看的。我会尽量多回去。既然我们已经开始了，就不要——”

比尔突然站了起来。

“好吧。那就等你回来后再说。天哪！”

两个人等到他走了。

“格里，打起精神来嘛！想想那些钱！”

“哎呀呀，我的上帝，你以为比尔是吃素的？亲爱的小辣椒，咱们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

“问题是我还没有想到一个理由回去。”

“爱的激情。”

“傻瓜，他们觉得我还在旅行社工作呢。”

“就说你被炒了鱿鱼。”

“影响我的形象。”

“就说你炒了他们，打算提升一下自己。”

“但是我也不能心急火燎地跑回菲多那里去啊——”

“装成惊慌失措的样子，说他把你搞大了。”

“搞大了？”

“怀孕了，怀孕了呀。”

苏菲停顿了一下。

“亲爱的长官，我不是和你说了吗，我根本没和他睡过。”

“那就告诉他，我让他当上爸爸了。”

他们两个人滚作一团，发出嘻嘻哈哈的笑声，然后突然开始做爱。他们全神贯注，相互伤害，用了一些新招。两人都春心荡漾，坚持了很久，动作很慢却又极度渴求。两人的高潮并不同步，却都让他们累坏了，躺在压得皱巴巴的床上，一道灰暗的光线透过脏兮兮的窗户照在他们身上。苏菲连唇膏都懒得再补，只是躺在那里出神。

“格里，总有一天，你绝对会变成最淫荡的老头。”

“那你就是最淫荡的老太婆了。”

那道灰暗的光线如同潮水一般照着苏菲。

“不，我不会的。”

“为什么你不会？”

“别问我，反正你也不明白。”

他突然间坐了起来。

“我们不是心灵相通吗？快点，振作点。否则我要你干吗？”

“是啊，对你来说是太奢侈了点？”

“甜心，有一点我敢肯定，你可绝不是个解放论分子。”

这句话逗得他们俩都笑了起来。

“我可是真的喜欢你，亲爱的。真的！我觉得只有你才能——”

“什么？”

“算啦。就这么着，我要走了。我可能把戒指落在那边了。哦，亲爱的，多么珍贵的戒指啊，这可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的情感价值——哦，菲多，亲爱的，我太对不起你了，你能原谅我吗？不不，不是格里的错——可是，亲爱的，我把咱俩的戒指弄丢

了！是啊，我哭了好久呢！哦，亲爱的，那戒指至少值两镑半吧？我们上哪儿再搞那么大一笔钱？哦，你知道吗？格里他——呃，你还知道什么最恶毒的形容词？”

“你已经够恶毒的了。”

“我迟早让你见识一下。”

“好啊，你来啊。”

“帮我把这破戒指收起来？哦不，这么一想，我最好是在学校的某个角落找到了它，你说呢？这样才更加说得通。”

“别忘了在菲多的枕头下面找找。”

“你简直——”

随后，想起那些极度混乱的场面，那些没人承认却又心知肚明的谎言，那些猜度，那些错综复杂的线索和肮脏污秽的事，他们禁不住倒在彼此怀里，笑得乱颤起来。

于是，她带着戒指回到了万迪考特学校，却吃了不小的一惊。首先是菲多，他一听说戒指丢了，立马就火了，气冲冲地告诉她这戒指要值多少钱。它可比两镑半贵多了，部分手工还相当稀罕。而另一方面，有关漂亮的斯坦诺普小姐弄丢了订婚戒指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整个学校，也让整件事情告一段落。一些老师她连名字都叫不上来，却原来是这里的头头。至于那些小男孩——虽然这整件事的效果正合她的心意，但这中间的过程却的确令她略感尴尬。校长阿佩尔比博士告诉所有人，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准确回忆斯坦诺普小姐上次来学校期间的一举一动。虽然菲利丝·阿佩尔比举止老练，试图让校长的言语显得不那么笨拙，或是带有任何暗示意味，但他还是播下了猜疑的种子。于是，斯坦诺普小姐到他未婚夫房里去看照片的消息传着传着也变了味。苏菲勉强挤出几滴眼泪，却很有感染力。菲利丝和善地教导菲多，说他真是个幸运的男人，一枚戒指也不过就是一枚戒

指，可一个女孩子真正想要的是她的未婚夫一千倍地珍视她，爱她远远超过任何物质财富。至于校长，他几乎都快要责备起菲多来了。

“小伙子，你知道《圣经》里怎么说的。‘一个好女人胜过红宝石。’”

“可我那是猫眼石。”

“啊，好了。我们可不信那一套，对吧？”

最终不知是苏菲还是哪个勤杂工——这部分的情况并不很清楚——在一棵枯朽的榆树下找到了那枚戒指，大家都松了口气。戒指很可能是勤杂工找到的，因为有人听到苏菲激动地向他道谢，还亲切地冲着他那张可怕的脸微笑。不过，当她和菲多说一定要好好奖赏这位勤杂工时，菲多却好像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这个人似的。整件事情唯一的麻烦就是菲利丝一定要把自己的车借给他们，好让他俩出去兜兜风。哦，阅读课的事你们就不用操心了！菲利丝表示会帮忙代课，只要不用教那些小鬼头怎么拼写“accommodation”就行。好了，你们两个年轻人快走吧，单独待一会儿。菲多，别在那儿怄气了！干吗那么野蛮！女孩子又不像你们当过兵的。她们需要——苏菲，带他走吧，让他乐一乐。开车到修道院那边去瞧瞧，西边的风景美极了！

于是他们开车走了。一开始，菲多还有一些闷闷不乐，车也开得笨手笨脚的，但不一会儿就缓和了下来，再后来，他的情绪反而有点高涨，变得含情脉脉了。苏菲则一直心情很好，因为她心里清楚，以后就再也不用面对菲多了。她还跟菲多解释说今天不方便。他了解女孩子，不是吗？他显然知道，可是对别的就一无所知了。这一点似乎又让他感到闷闷不乐。

突然间，苏菲对他的厌烦情绪如开闸的洪水一样不可遏止，连同格里、比尔、罗兰和整个男人世界都被这股情绪淹没了。她想，我今晚不回公寓了，一会儿给酒吧打个电话，让他们给格里带个信，我今

天要回家里的马厩过夜了，去他妈的。我要来点更大的——我要那种——

尊重？欣赏？敬畏？欲望？

她让菲多在格林菲尔德的主大街停车。由于对他生了一肚子气，当她轻快地沿着大街走到斯普罗森大楼的时候，脸上反而看起来更加神采奕奕了。她蹦蹦跳跳地走着，手里拎着塑料袋一路磕磕碰碰地经过了自助洗衣店、中餐外卖店、蒂莫西·克里希纳商店、波特威尔丧葬铺、苏巴达尔·辛格家男士衣料铺。走过前门的时候，她还很高兴地向古德柴尔德太太打了个招呼。这扇门仍然保留着18世纪的辉煌。她侧身走过小巷，穿过大门，来到大厅。这时一位律师助理正向相反的方向走去，似乎盼望着能来一位客户，可是又担心自己失望。埃德温·贝尔正爬着楼梯，往律师办公室楼上的公寓走去，突然想到——我太熟悉这轻快的进门脚步了——苏菲，哦，亲爱的苏菲回来了！

苏菲在主卧室外听了一会儿，但一点声音也没有，就径直走进去想打电话。

“爸爸！”

他接受了她的一吻，可一看到苏菲的胳膊扫过书桌，就大声嚷嚷起来。

“小心点！妈的，你们这些女孩子，非得笨手笨脚的不可啊？你不应该在——另一个呢？安东妮娅呢？”

“我怎么知道？鬼才知道。”

“啊，是的，你们两个谁也不要以为我会充冤大头。如果你来找我是为了钱，咱们不妨实话实说——”

“不是钱的问题，爸爸。我只是回来看看你。再怎么说，我也是你的女儿啊，还记得吗？”

“你是想用电话吧。”

两人一阵沉默。

“等会儿再打。这是什么？”

他低头看了看桌子上散落的纸，伸手把它们整理了一番，又放到那台小机器上。

“他们都管这个叫电脑，但它还称不上。我看最多就是台加法机，还能做点变量计算什么的，还有——”

“它会思考吗？”

“学校里什么都没教给你啊？看看这个，看那个光标移动一下，这东西笨得要命。我发明了一种方法，可以让它在八步之内配合白棋挪动。这技术起码值好几百镑呢！”

“操这份心干吗？”

“我得检测这东西啊。研究它能干点什么，怎么弄，总是有人感兴趣的。让我想起了当年破译密码的日子来。”

她拎起购物袋准备离开，却看见他坐在椅子上往后一靠，极力装出一副兴趣盎然的样子，就像书本里写到的父亲一样。这倒把她逗乐了。

“呃，最近怎么样，啊？苏菲？”

“旅行社太无聊了。”

“旅行社？啊，对对，旅行社。”

“我正想找点别的事情做做。”

他的双手指尖对在一起，两腿在书桌下随便伸着。他用眼角的余光看着她，笑了起来，脸色也变得十分明亮，仿佛心里算计着什么

——是的——她立刻明白了，他是多么轻而易举地把一个又一个阿姨从卧室里引诱出来。

“你有男朋友吗？”

“你觉得呢？”

“我的意思是——找到固定的男朋友了吗？”

“你是想问我，我有没有跟哪个小子干过？”

他冲着天花板笑了起来，却没有笑出声。

“要知道，你这样说吓唬不了谁。我们以前不也那样吗？只不过我们不那么说，也不大讨论这些。”

“妈妈离开后，那些阿姨都一个个——走了。托妮跟巴特勒走的时候，是想去找妈妈，对吧？”

“我也这么想过。”

隧道口的那个人开始说话，但却是隧道口外面的苏菲开的口。

她似乎很轻松。

“希望这事没有打扰你和你的玩具。”

“玩具？什么玩具？那要看你怎么定义玩具了。”

“我想妈妈也不喜欢象棋吧。”

他显得局促不安起来。仿佛不是因为身体移动，而是出于一阵刻意的沉默，他说话的音调升了半度，其中掺杂着一丝紧张。

“你要想用电话就用，反正我会走开的。估计你也想打个私人电话。但记住，我不想再谈起她。你最好明白。”

“可我本来就明白！”

他勃然大怒。

“你懂个屁！你知道什么？你们俩知道什么？这种感情上的事，这、这种——”

“说啊，看你说得出来。”

“那种味道像蜜糖。它吞噬你，淹没你，捆绑着你，奴役你——那——”他一挥手扫过桌子上的一堆纸和棋子——“那是生活。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这个人又说什么了，又消停一会儿，又臭又湿，难得干净一点，又要冲牛奶，洗尿布，小孩哭闹——”

他停下来，然后又恢复平常冷静的声音。

“我不想搞得像不欢迎你似的，不过——”

“不过你还要忙着摆弄那堆玩具。”

“你说对了。”

“我们好像并不那么热络，你说呢？”

“嗯，这词用得很恰当。”

“你、妈妈、托妮和我——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一切都在衰竭，我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退降。”

“恐怕你都没工夫恨我们，对吧？”

他看着她，不安地动了一下身子。

“走吧，呃，苏菲。走吧。”

她站在那儿，离门不远，立在两个塞满衣服的塑料购物袋中间。她回头看见他皱着眉，那过时的二分头发型，他的衣领和领带，灰色的络腮胡子，脸上的皱纹，饱含着男子气的鹰脸。她一瞬间明白了过来。哦，一直都是这样，自从生日那天永远失去他的时候起，就是这样，回想起他们在长方形街区散步的时光，小女孩抬头看着他，就是

那几分钟，那半个小时，她被他宠爱着，没错，他宠爱着她。即使现在，也依然如此，但不是格里、菲多或是比尔的那种爱——是一种更宽广的情感，植根在遥远的星际，一句我喜欢你简直太微不足道，仿佛小溪中泛起的一个水泡，虚无缥缈，像开了一个笑话——

她掩饰了自己的心情，开口说话，一方面做出几分调皮女孩的模样，像是一个关心父亲的女儿；另一方面言语间又流露出一丝愠怒。

“可是爸爸，你不能总是这么一个人过啊。总有一天你会变老的。你难道不需要，呃，当然你可以说性没那么重要，但你怎么解决问题啊，我是说——”

她面朝他站着，视线紧紧地锁在他的脸上，那严肃、阳刚的脸，鹰钩鼻子，一双眼睛非常犀利，似乎能穿透一个砖头人——她的双手拎着两个摇摇晃晃的袋子，腾不出手来，而她曼妙又有些迟钝的身体却有了反应。就在他的面前，她没戴乳罩的两个乳房挺了起来，那娇嫩、纤弱、迷人却又难以遏止的乳头变得十分坚硬，竖立着从衬衣布后面透了出来，形成了一个清楚的印记，如同被呼唤出来一般。她看见他的眼光慢慢移动，往下，滑过她绯红的脸和喉咙，直直地盯着那对凸起的点。她把嘴张了张，闭上，又张开。

“那么你怎么——”

只是透过耳朵中汩汩的血流声，她才听见这句话。她发现他的眼睛抬起来，盯着她。他的两颊也泛着微红，双手往后挪了挪，抓住转椅的扶手。他一只肩膀微微拱起，仿佛要挡在两人之间，而视线却绕过肩膀盯在她的身上。突然，他好像要故意显露出几分自在、几分胆量，好像并不忌惮任何禁忌，直截了当地冲着她说起话来，甚至还特意把椅子转了一下，好证明他没什么要躲躲藏藏的，连他的肩膀后面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他的话如同一记记重拳，冲击、摧毁着一切，把她从这间游乐室兼主卧室——这个无比私密的房间——抛了出去。

“我怎么解决问题？”他的脸上透出一股憎恨——“你真想知道？嗯？我用手自慰。”

于是他们两人，一个缩在椅子上，被自己的两只手捆绑着，另一个站在门边，被手里的两个袋子拴牢了。他在原地蓄势已久，他的身体好像只是一个人体模型，一个傀儡玩偶，被他自己重新调整着。他挪动了一下位置，低头看着象棋机，两只手接连从椅子扶手上抬起。眼前的这番景象完全是一个专心致志搞自己的研究、做自己的工作、盘算着自个儿生意的男人，什么都是他“自己”的。男人不就是这样吗？

她立在原地，迟迟不动。隧道口的那个人不再出现了，而隧道口外面的这个女孩子呼之欲出。她觉得自己的脸好像肿了起来，眼底和心里的泪水忍不住要通通涌出来。

她哽咽着，瞥了一眼窗子，又回头看了看他冷漠的身影。

“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吗？”

他没有作声，安静地坐在那儿，低头看着象棋机，右手拿起一支圆珠笔，做出要写字的姿势，可是又没有动笔。他的手和圆珠笔举在半空中，微微颤抖。她的心里像灌了铅一般沉重，这突如其来的痛把她弄懵了。一股脑的情感充塞了整间屋子，好像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必须锁在四堵墙围起来的立方盒子里。她不懂，不过只有一件事她明白了，就是他在两个人心里狠狠地捅了几刀，捅过那些子虚乌有的情感，哦，不，是那些从来都不可能存在的情感，只剩下断绝关系，永别，解脱，残酷而又轻蔑的行为。

“好吧——”

她的双脚粘在地上动弹不得。她费劲地从地面拔出脚来，力气太大让她踉跄了一下。她转过身去，两手袋子的重量把她拖得直摇晃。她腾不出手来，却还得把门拽开，一只脚抵在后面才拉开。屋里的那

个身影静静的，手微微颤抖，门合上的瞬间把他挡在了视线之外。她跌跌撞撞地走过大厅，打开玻璃门，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动作，一只脚在身后抵了一下。她差点滚下楼梯，沿着长满醉鱼草的沥青路一阵小跑，穿过杂乱的迷迭香、薄荷和玫瑰花丛。蔓生的玫瑰被自己的茎秆压弯了身子。她爬上狭窄的楼道，冲进开有天窗的老马厩，瘫倒在冰凉而舒适的沙发床上。她禁不住放声大哭起来，似乎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仇恨。正当她怒火中烧之际，却听到心里一句无声的话：这一切的秘密就在于内心的怨愤。她停下来，似乎想透过眼泪、怒火和仇恨，来寻找那一份怨愤，即将释然的怨愤。哦，那句话说得对，怨愤就在她的脑海中，于是她细细回想起来。曾经有这么一个小姑娘（哦，手里可没有臭鸭蛋）沿着花园小径漫步，那少女的身体，散发着芬芳，挺着双乳，一路笑容满面，回到大厅，来到房门前，打开门，笑眯眯地把所有的情感毫无保留地给了他。可现在，一个真实的、健壮的女孩踉跄地走下楼梯，尾随着那个幻影般小女孩的脚步，走上楼梯，打开玻璃门。电动打字机的声音不停地响着，主卧室内游戏的滴滴声不断，可是她，她却不能，身体没法、没法动弹。她只能走开，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她又回到潮湿的床上，就这么躺着，无力生气，可心里的仇恨翻腾着，似乎要蹦出来一般，连嘴里和胃里也跟着泛起了苦水，不，比苦水更难受，像酸水一样在灼烧。

终于，她躺在那里，想法和知觉都消磨光了，仅剩的一点意识，既不会评价什么，也不能苛责什么，只有光秃秃的抑或是冷冰冰的一句“我是”或者“它是”。然后，内心里那个无名的东西又来了，似乎永远存在，不曾离开，那个东西又从隧道口伸出头来往外看。好像生命伊始，大脑中的隧道口就有这个东西的存在，它向外看着，对着这个黑暗的角度，对这个不断扩展的方向了如指掌。它审视并注意到了这股未能爆发的怒火；它知道这股怒火迟早会寻找机会爆发的；它甚至吐出了一句话（虽然没发出声音）。

要不了多久了。

苏菲慢慢地清醒过来，感觉到了周围的东西，她的床，她在哪儿，她的身体，还有自己的平凡。她发现右脸颊上斜着压了一道床单的印记，似乎比平时压的印子还要深，可能是脸颊上的肉因为充血而肿胀的缘故。血液里流淌的是愤怒，是憎恨，是耻辱。她坐起身，双脚从床上放下来。她走到镜子前，啊，可不是，一道褶皱就在脸上，泪水挂在眼眶边，把脸都哭红了，一双眼睛就更红了。

像绣了红棉纱似的。

谁在说话？新来的阿姨？托妮？妈妈？还是他？

她开始忙着自言自语起来。

“这样可不行，精明鬼！我们必须弥补损失，对吧？难道女孩子的首要任务就是做个蜜糖宝贝，扮成乖乖妹，来迎合自己的未婚夫，或男朋友？或别的什么人——”

有人轻轻地走上了木楼梯，脚底下几乎没有一点声音，只有木板受压时发出微弱的吱吱声。她看见一个脑袋，还有脸和肩膀。这人有一头黑色的鬈发，和她的头发一样。额头下是一双黑色的眼睛和一张精致的脸。她披着围巾，长长的雨衣敞开着，笔挺的西裤露在外面，是格林菲尔德小镇上不大能看到的款式，裤管塞进了一双长长的高跟靴子里。这女孩从楼梯径直走过来，站在那儿，毫无表情地盯着苏菲。苏菲也盯着她看。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苏菲伸手到挎包里摸了摸，拿出唇膏和镜子，忙着补起妆来。过了好一会儿，当她终于感到满意时，才把东西放回包里，拍去手上的粉尘。她们聊了起来。

“我就没本事把头发塞进假发里。隐形眼镜也是。你在眼睛上动刀子了？”

“没有。”

“巴勒斯坦。古巴。还有——我知道你打哪儿来。”

这张脸的后面传来一个微弱、遥远的声音。经过化妆，一张新面孔浮现了出来。

“很明显。”

“这次是英格兰，是吧？那些自命不凡的糊涂杂种们。”

“我们正在考虑。朝周围看看。”

仿佛要演示这个动作一般，托妮在房间里走动了一圈，往墙上曾经贴过图的地方看去。突然间，苏菲感到一阵狂喜，它仿佛从内心深处苏醒过来，汩汩地升腾起来，简直按捺不住。

“你见过他吗？”

托妮摇了摇头。她试图揭去仍然粘在墙上的残画。欣喜不断地升腾起来。

“你说过‘我们需要你’，呃？”

“呃？什么意思？”

“你有人手，又有钱。肯定的。”

托妮没有挪脚，慢慢地探下身子，坐在床头上。她等待着。苏菲向天窗外面看去，朝老房子漆黑的窗户看去。

“我有办法，有计划，有技巧，完全行得通。”

现在轮到她慢慢地坐在床头，盯着那谜一般的隐形眼镜。

“哦，亲爱的，亲爱的安东妮娅。又要从头再来！我们俩又要形影不离了。”

第三部　一就是一

第十二章

斯普罗森大楼的隔壁是古德柴尔德书店。西姆·古德柴尔德坐在书店内，试图思考重大问题。此时并没有顾客在书架前浏览，所以思考本来并不困难。可是，正如他自己所说过的那样，飞机每隔一分钟就带着巨大的轰鸣声在伦敦机场降落，来自欧洲大陆的怪兽一般的卡车正肆无忌惮地碾压小镇老桥，所以静心思考绝无可能。此外，他也知道，稍稍思考一下重大问题（他有时候称之为“回归”），就很有可能发现自己又在耿耿于怀：他太胖，秃顶，下巴左边有一道伤口，早晨刮脸时给割破的。他想，当然你可以工作。你可以重新进行一些调整，对图书的定价做一点手脚，以便能亦步亦趋地跟上暴涨的物价。在喧嚣的闹市里，这是唯一可以思考的问题，既然自己秃顶、年老、气喘。你也可以思考，从广义上看，作为商人，自己的责任是什么。石油股票还不错，足够维持一辈子。它们能提供面包和黄油，但是没有果酱。书店也不提供果酱。怎么办？怎样招揽巴基斯坦佬？怎样招揽黑人？珍本书店还能采用什么非凡而独特的招数，将大批白人读者从电视机前挖走，让他们重新阅读古老的书籍？如何让读者相信，一本装帧精美的图书具有内在的美、魅力，甚至仁爱？是的，尽管世界如此喧闹，但是你可以对这些事情，而不是对重大问题进行思考。

他每天都要冥思苦想一番。时间不长，他发现自己会习惯性地站起来，内心充满了压力。这压力来自对自我缺点的回忆。他之所以站起来，是因为如果不站起来，回忆就会呈现出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令人不堪忍受。他凝视着宗教学、神秘学、玄学、艺术复制品、《绅士杂志》——记忆突然闪现！他站起来所竭力逃避的那一幕，砰的一声在他的意识中闪现出来。

大约在一个月前的拍卖会上。

“二百五十英镑，二百五十英镑，有没有加码？二百五十英镑，最后一次——”

这时，中部图书公司的鲁珀特·海辛向他弯腰示意。

“我要在这个价位介入了。”

“什么？缺了一年的？”

鲁珀特张开的嘴没有合上。他瞥了一眼拍卖师，然后又回头看看西姆。这已经足够了。鲁珀特迟疑不决的时候，拍卖师已经敲槌，牛津的桑顿书店获得了竞拍。

那一次的恣意妄为，并非是经商之举，纯粹是为了阻挠鲁珀特，为了消遣取乐。内心深处翩翩起舞的魔性在作祟。而你无法开始漫长的补偿之旅，让一切尽善尽美；你不可能将所有的《绅士杂志》以二百五十英镑的价格卖给鲁珀特·海辛，外加百分之十给他本人——你不可能这样做，因为，换个方式来说，这最近一次的拍卖仅仅是书山之一角。这一大堆图书犹如一堆垃圾，一堆粪土，一堆肮脏不堪的布片，摞得像山一般高——不管做何处置，都无关紧要，这堆书的数量太大了。为什么要剔去顶端的最后一点污秽呢？

此时，西姆像平常一样，眨了眨眼睛，晃了晃身体，从这一大堆图书里走出来，来到书店柔媚的阳光下。每当早晨这个肆无忌惮、玩世不恭的时刻，他便在书店里踱着步，看看左边的小说、诗歌和文学评论，又看看右边的《圣经》、祈祷书、工艺图书和消遣书籍。这时，他会嘲讽自己，嘲讽祖先，嘲讽这个家传的古老行当——书店业，它正无可挽回地走向穷途末路了。他甚至对那些儿童图书也嘲讽一番。几年前，他亲自把它们摆在平板大玻璃窗的旁边。他第一次布置的时候，露丝购物回来后什么话也没说。后来，当她把茶送到他的桌子上时，她朝书店上下扫视了一眼。

“我觉得你正在改变书店的形象。”

他当时矢口否认，可是她所说的话是对的。看见斯坦诺普家的孪生小姐妹手牵着手从街上走过来，他的心里突然感到，书店里的每一粒灰尘都是由铅做成的，他也是由铅做成的，而生活（他正在失去的生活）就像两个孩子一样阳光灿烂、纯真无邪。带着秘而不宣的激情，他开始采购儿童图书，而且还是新书，把它们摆放在大玻璃窗的左侧。家长们偶尔在圣诞节时买上一册，或难得在年中，也许是在孩子的生日时买上一本，然而书店营业额的增加微乎其微，难以察觉。

西姆有时候在想，他的父亲所出售的商品是否也同样出自某个隐秘而模糊的动机。他的理性主义者父亲在此处放了一面占卜黑镜、带芦苇棒的《易经》以及整套塔罗纸牌。西姆对自己的动机再熟悉不过了。他在利用儿童书籍引诱斯坦诺普家的双胞胎，让她们能成为自己孩子的替补——玛格丽特，已经结婚，而且远在加拿大；史蒂文，患有不治之症，正躺在病房，父母日复一日地去探望，有一段时间无法与他进行任何交流。聪慧的小女孩也的确来过书店。她们个头仍然不高，几乎够不着球形把手，可是她们却带着通常源自优越生活的镇定与自信。她们像小猫用鼻子嗅东西那样，郑重其事、全神贯注地浏览图书。她们把书打开，一页一页地翻阅。可以肯定，她们翻书的速度比她们和其他任何人阅读的速度要快。然而她们似乎确实是在阅读：那个金发女孩——托妮——看了儿童书后，又取下了一本成人读物；另一个则冲着一张图片咯咯地笑着，满头的黑色鬈发颤动着——

露丝对此完全理解，虽然她的内心一定苦涩难言。她把她们俩请到起居室，让她们品尝柠檬汽水和蛋糕，可是她们再也没有来过。从那以后，每当她们去上学的时候，西姆常常站在书店的门口。开始，由互惠保姆[(1)]送她们上学，后来她们俩结伴而行。他准确地知道什么时间应该站在那里，恍恍惚惚地接受帝王般恩赐于他的小小礼物。

“早上好，古德柴尔德先生。”

“早上好，斯坦诺普小姐！”

她们出落得越来越美丽。宛如华兹华斯的诗篇。

露丝从起居室里走出来，准备外出购物。

“忘了告诉你，我昨天遇见埃德温了。他要来看你。”

埃德温·贝尔住在斯普罗森大楼的楼上；他们家有一套公寓。曾几何时，西姆羡慕贝尔一家，因为他们离双胞胎如此之近。但那已经是陈年往事了。很久以前——也就在十年前，其实也不算很长——双胞胎姐妹还是小姑娘，而今，她们早已超出阅读儿童书籍的年龄了。

露丝仿佛洞察了他的心思，朝书店窗户的左侧点点头。

“你应该试一试其他书。”

“有什么建议吗？”

“家庭图书。英国广播公司的出版物。服装书。”

“我会考虑的。”

她离开书店，来到小镇的主大街上，走在满眼异国穿戴的人流中间。西姆点头，不住地点头，赞同儿童书籍的说法，却知道自己不会更换它们。它们会逐渐积满铅一般的灰尘。它们代表了某种执著。他突然转向堆在桌子旁的图书；这些从兰波特农庄收购来的旧书需要整理和标价——工作、工作、工作！

他最享受的就是工作——正是因为工作，才使他继承了父亲经营的书店生意。竞拍古书是一种煎熬，因为他胆小怯懦，不愿意冒险。可是随后的东挑西拣——几乎就像是从沙砾中淘金。你在一堆乱七八糟的旧书中悄悄寻觅，眼睛早已盯上了那暗藏价值的闪光之物；然后经过可怕的竞拍——最后到手的是温斯坦利的《彩绘玻璃研究入门》初版，而且品相完好！

是的，此事发生过一次。

西姆在桌子旁坐下来，可是门被猛然推开，铃声响了。进来的正是埃德温，这个传奇人物或即将成为传奇的人物，身穿方格大衣，披着飘拂的黄色围巾——埃德温·贝尔，依然是30年代在校大学生的打扮，仅仅缺少一条牛津裤[2]来配齐那个时代的全套行头。

“西姆！西姆！”

他仿佛是一阵风，诗人爱德华·托马斯[3]之风，混杂着乔治·博罗[4]之风，掠过荒野，掠过大自然，但仍然显得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推心置腹。

“西姆！我的好西姆！我遇到了那个人！”

埃德温·贝尔大步流星地走进书店，像女士横骑马鞍一样，侧身坐到桌子上。他砰的一声把手里的课本和那本《薄伽梵歌》扔在桌子上。西姆靠到椅背上，摘下眼镜，眯起眼打量着这张急切的脸。从逆光处看过去，他的脸是那么模糊不清。

“究竟是怎么回事，埃德温？”

“那个人——瞧那个人[5]——如果不是太亵渎神祇的话。你知道吗，西姆？我认为不是。这是一个最不可思议的人，很有一点能量——现在我很，你知道吗，我很——激动！”

“你什么时候不激动？”

“终于！我真的体会到——凡事皆要等待，久等必有一善。经过这么多年了——我知道你会说——”

“我不会说什么！”

“你会说，我的所有希望总是化为泡影。唉，的确如此。对此我坦然承认。”

“通神论、唯科学主义、印度教圣贤——”

埃德温平静了下来。

“埃德温娜也是这么暗示的。”

埃德温·贝尔与埃德温娜·贝尔之间的姻缘，一定是在宇宙洪荒之际就已经注定了。与他们的名字巧合相比，这桩命中注定的婚姻更加明显。他们的长相如此相似，除非你对他们非常熟悉，否则没有其他人作为参照，他们俩看起来很像是有异性装扮癖。除此以外，埃德温的声音要比一般男人尖细，埃德温娜的声音则要比一般女人低沉。想起早先和他们通电话时的情形，西姆就不由得摇头叹气。一个尖细的声音接了电话，于是他说：“喂，埃德温娜！”那个声音回答说：“西姆，我是埃德温！”后来接电话的是个低沉的声音，他说：“喂！埃德温！”他却听到——“西姆，我是埃德温娜。”他们从斯普罗森大楼，或是从大楼里的公寓里走出来，一道在小镇的主大街上散步时，两人都戴着完全相同的围巾，围巾在几乎相同的敞开的大衣外随风飘动。埃德温娜的头发比埃德温的头发略短，胸部则稍大一些。这是一个可以用来区分他们的有效方法。

“我想，埃德温娜一贯比你有头脑。”

“西姆，你这么说，只是因为人们缺乏想象力的时候，通常都要这么说。我把这称之为‘小女人综合征’。”

电话铃响了。

“喂？是的，我们是。请稍待片刻。书的品相良好。七英镑十便士，对不起——我是说七英镑五十便士。我们有您的地址？好的。是的，我会。”他放下电话，在桌子上的日志簿里做了个记录，重新靠在椅背上，抬头看着埃德温。

“嗯？讲讲看！”

埃德温用手抚平脑袋后面的头发，那姿势简直与埃德温娜如出一辙。夫妻俩愈来愈像了。

“就是我刚才说过的那个人。**黑衣男子**。”

“我以前听说过。**黑衣男子**。**白衣女子**。”

埃德温突然发出得意洋洋的一笑。

“可是情况并不是那样，西姆，并不是那样！如果你那样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明白，你这是故作风雅！”

“毕竟是书商么。”

“可是我还没告诉你——”

埃德温隔着书桌把身子凑过去，眼睛里闪烁着热情的光芒，嘴张开着，短小的鼻子向前伸出去，在搜索着，充满激情，充满期待。西姆疲惫不堪地摇了摇头，但依然显得愉快而亲切。

“相信埃德温娜，埃德温。她的胸脯比你大，啊，上帝，我怎么会说这些，我的意思是说——”

然而再一次，就像在其他场合、还有其他人在场时一样，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关于贝尔夫妇的性生活，一直有很多谣传；这些谣传人人皆知，但是没有人会说出来——此时，可以肯定的是，背对着光线的贝尔满脸窘迫，确切地说，面红耳赤，兴奋和愉快变成了愤怒？西姆一下子跳起来，用拳头击打桌子。

“哦，该死，该死，该死！我为什么会这样，埃德温？上帝啊，我为什么会这么说？”

贝尔终于把脸转过去。

“你知道吗？我们有一次几乎，差一点儿，就提出诽谤的控告？”

“是的，我听说过。我知道。他们也说过。”

“‘他们’是谁？”

西姆含糊地做了个手势。

“是别人。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的确知道，西姆。我的确知道。”

这时，西姆沉默了片刻，不是因为他无话可说，而是因为有太多的话要说。他所能想到的一切语言要么具有双重含义，要么很有可能被人误解。

最后，他仰起头。

“两个老头子而已。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只要再过几年。我们会一点点变得内向、愚蠢，也许胜过我们的——我的天性，这是完全可能的事。只是不会、不会达到比现在这样更厉害的程度，是吧？这样百无聊赖，忙忙碌碌，一心只惦记着鸡毛蒜皮的琐事——整天忙这忙那；但另一方面，每天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你读过那些报纸了吗？电视里放了什么节目？史蒂文现在好吗？我可以把它卖给你，八十五便士，外加邮资；如果前面明明是陷阱，那么千万、千万不要往里跳——我六十七岁了。你呢——多少岁？——六十三了。在外面有巴基斯坦佬和黑人，还有中国人、白种人、朋克青年和游手好闲的人，还有——”

他停下来，有几分惊讶，自己竟然唠叨了这么久。埃德温在桌子上稍微挪动了一下身子，站了起来，眼睛朝书店的玄学书看去。

“我几天前讲课，整整一节课，裤子的拉锁都开着。”

西姆紧闭双唇，但是胃翻腾了一两下。埃德温好像并没有觉察。他正透过一排排图书，朝很远的前方看去。

“埃德温，你刚才正要告诉我那个人的事。”

“啊，是的！”

“一位圣方济各会修士？一位印度教圣哲？达赖喇嘛——第一个想在威尔士建造布达拉宫的达赖喇嘛——转世？”

“你在冷嘲热讽。”

“对不起。”

“无论如何那不是达赖喇嘛。仅仅是个喇嘛而已。”

“很抱歉，对不起。”

“达赖喇嘛仍然在世，所以不可能是他。”

“哦，上帝。”

“但是这个——后来我发现自己在——不是哭泣，因为这个词的含义有点孩子气，有些幼稚——而是流泪。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欣喜。”

“一个悲伤的人。”

“不再悲伤了。”

“他叫什么名字？我想知道名字，为了能长久记住他。”

“那么你已经落伍了，亲爱的老兄，彻底落伍了。生活的本质即在于此。没有名字。把名字擦掉。对名字置之不理。想一想看，那些混乱、喧嚣、吵闹、荒谬、粗暴的麻烦事，都是语言给我们带来的，也是我们给语言带来的——噢，该死，我又在大放厥词了！”

“他想要摆脱语言的束缚，已经接近了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我，而且是通过你，找到了我。语言是我们俩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手段。看看这些书吧！”

“我看到了。”

“想想你讲授的课程。”

“好了！”

“难道你不明白吗？你曾经说过，失礼妄言比罪孽更让你感到忧虑。也正是在此刻，你受到鼓动，妄想作出巨大牺牲，来容忍我们的世界——我的世界黑白颠倒——处心积虑地漠视被记录下来的文字，如印在书报上的、电台里广播的、电视里放映的、录在磁带上的、灌成唱片的——”

“不，不是。”

“上帝啊，西姆，你比我年纪大！你还有多少时日？你还能等候多久？我告诉你——”埃德温做了一个幅度很大的手势，他的长大衣敞开了——“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奇怪的是，你知道，我并不在乎我还能活多长。是的，我不想死。可是话说回来，我也不是快要死了，对吧？不管怎么说，今天不会死，还有点运气。那一天终究会到来，但我不会喜欢。大概是的。不过，不是在今天。今天具有无限性和平凡性。”

“你不愿意冒一次险？”

西姆叹了口气。

“我能预见到哲学协会的复苏。”

“它从未消亡过。”

“那么是恢复了。我们太咬文嚼字了！”

“超验主义——”

这个词像被扣动的扳机一样对西姆产生了作用。他完全停止了倾听。生命更迭的大轮盘，当然，还有印度教宇宙，据称和物理学家们力图揭示的宇宙完全相同；佛教五蕴和化身、星系衰落、表象与幻觉

——自始至终，埃德温讲起话来，越来越像赫胥黎某部不太成功的小说里的角色！此时，西姆开始默诵他个人的特别信条。他的信条完全合乎情理；同样也完全荒唐无理。我对这一切坚信不疑，如同我对看不见的事物坚信不疑一样；如同我相信宇宙正在膨胀，相信黑斯廷斯战役的发生，相信耶稣的生平，相信——这是一种不会触动我内心世界的信念。这是一种二流的信念。我的信念构成了我；它们繁多而琐碎。

这时，他能再次听见埃德温在说话，于是他仰起脸朝他点点头。这个细微的、典型的不诚实行为，意思是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是的，我在听着。埃德温仍然在滔滔不绝地说着，这使他飞速坠入习惯性的错愕之中。对生命的严酷现实感到错愕，对以下的无情事实感到错愕，即一切他信以为真、坚信不疑的事物——并非二流的信念，就是对自我的信念，正如那人所指出的一样，因为他感觉自己想到了，感觉自己想到了，感觉到了没有止境的意识洪流——

他发现自己又在点头。埃德温继续在说着。

“那么告诉我，他怎么会知道我是个探索者？它写在我的身上了吗？像种姓标记一样写在我的额头上了吗？我的脸上刻有部落的印记？抛开全部的技术细节、超人的洞察力、预知力、超感应知觉，所有的水晶球占卜、预见，天赋能力——他的确知道！我们散步时，我发现我自己——问题的关键在这里，我发现，不是他在讲话而是——”

埃德温沉吟了片刻，露出神秘兮兮的样子，像他这样仪表堂堂的人可能会露出的那样。

“你不会相信的，西姆。他没有说话，而是我在说话。”

“那当然了！”

“不，不，不是为我！是为他！我是在设法为他寻章问句——我绝对没有茫然语塞——”

“你从未茫然语塞过。正如我母亲所说，我们俩都巧舌如簧，伶牙俐齿——”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他一头，我另一头。于是——沿着石子路，我们朝尚未被砍伐的榆树丛走去——雨像针一般下着，风呼啦啦地刮着——”

埃德温收住话头。他从书桌上起身，双手深深地插进口袋里，敞开的大衣扣了起来，像拉上的窗帘。

“——我不仅是用语言在交谈。”

“也许，你又说又唱。”

“是的，”埃德温不带一丝幽默地说。“完全如此！也就是说，我体验到了语言所无法表达的东西；在当时的情景下，我完全体验到了。”一个黑人小男孩把脸贴在厚厚的玻璃窗上，朝密不透风的书店内窥视，随后又跑开了。西姆回头注视着埃德温。

“总有那么一个时刻，我将不得不忍受你的口若悬河。埃德温，难道你不明白我被虚文浮礼束缚住了吗？在你的面前，我从来没有能力把我的真实想法和盘道出。”

“我想让你来一次。回到公园里。”

“你要安排一次聚会？”

“他会来的。”

西姆用手摸了一下光秃秃的脑袋，因为恼火而浑身颤动。

“我不能随心所欲地离开书店。你是知道的。而且露丝外出购物了，我确实走不开，除非——”

书店的门铃响了，自然是露丝回来了。埃德温得意洋洋地转向西姆。

“你瞧？”

这时，西姆真的恼羞成怒了。

“无足轻重的事情啊！”

“一切都那么严丝合缝。早上好，露丝。”

“埃德温。”

“物价还在涨吗，亲爱的？”

“这里涨一个便士，那里涨一个便士。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正在向他解释，我不能离开书店。”

“你现在可以离开了。冷午餐。我很乐意看店。”

“你又看见了吧，我亲爱的西姆？当然是琐事！”

西姆在逼迫下变得执拗顽固。

“我不想去！”

“和埃德温去吧，亲爱的。对你有好处。那里有新鲜空气。”

“不会有什么好处，你知道。从来就没有。”

“你起来吧。”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瞧，露丝，如果格雷厄姆书店按约而来，那么告诉他们，我们还没有把爱德华·吉本全集配齐。《吉本文选》缺了一卷，可是我们有全套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品相完好。”

“而且是初版。”

“《衰亡史》按照谈好的价格卖，其余的再讨价还价。”

“我会记住的。”

西姆穿上大衣，围上围巾，戴上羊毛手套和柔软的帽子。两人并肩走在小镇的主大街上。社区中心的塔楼上，钟敲响了十一下。埃德温朝钟楼点了点头。

“我就是在那里遇见他的。”

西姆没有应答。他们经过社区中心时，没有说话。在中心的墓地里，墓碑尚未被移走。哈罗德·克里希纳商店，斯普林和德萨妮服装店，巴尔托洛齐干洗店，妈妈咪呀中餐外卖店。桑德哈·辛格杂货店的门口，辛格弟弟正用流利的英语与一位白人警察交谈。

庙宇与新建的清真寺。关闭整修的自由党会所，所有外墙的表面尽是各种涂鸦文字：统一联盟加油；杀死杂种弗朗特；弗格斯通补鞋店。

埃德温突然闪开，避开了一名锡克教妇女。她的身上穿着鲜艳的衣服，一些地方被雨衣遮住了。在大约有十二码的距离，西姆一路跟着他，在一群男男女女的白人中穿行，他们正在等候公共巴士。埃德温扭过头说道：

“与我二战后刚来的时候不同了，是吧？当时伦敦还没有朝小镇扩展过来，市郊绿草坪仍然是一片乡村绿地——”

“如果你闭上一只眼睛，情况确实如此。庞森比曾是教区牧师。你刚才说，你是在那里遇见你提到的那个人的。”

“我本来想去参观小史蒂文的木雕。他离此处有一段距离——并不远；可是把这个地方当作社区中心，这已经是一个副产品了——还有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人举办过昆虫摄影展——你知道我所指的

那个人。真吸引人。哦，对了，小剧团曾经排演过萨特的作品——你知道——《禁闭》——在、在北边的厢房里——”

“你是指以前用来储备圣餐的北耳堂。”

“哎，西姆！你这个墨守成规的老顽固！你甚至连圣餐也未领过！别忘了，我们是多种族社会，不管怎样，所有的宗教都是一家人。”

“你把这些看法告诉清真寺里的人试试。”

“你说什么？统一联盟一直在找你？”

“别这么讨厌。这个人——”

“我遇到他时就在——不，不在那里。洗礼盆应该在另一边。当时，他站在西窗下，正低头注视着古老的碑文。”

“墓志铭。”

“我教授书本知识，你知道。我以教书谋生。毕竟，学校也以教书为本。昨天见过他之后．我在谈论莎士比亚历史剧时突然想到——仁慈的主啊，莎翁没有费心将自己的作品印刷出来，原因即在于此！他心里清楚，你明白。他应该清楚，不是吗？”

“《维纳斯与阿都尼》。《鲁克丽丝受辱记》。对你来说，还有十四行诗。”

“青春年少啊。字句叫人死(6)。这是谁说的？”

“你读到的仍然是文字！”

“有时候我们俩默默无语，我是说一言不发。有一次，在这样的沉默无言中，我却有所发现。你明白，可怕的喷气式飞机从头顶掠过，破坏了这样的沉默无言；我知道，如果、如果我们俩，或者说，如果他能找到一处绝对僻静的地方——我想这就是他待在社区中心的

原因。寻觅寂静——当然是令人失望了。所以，我们只有部分时间在说话。确切地说，只是我在说话。你注意到了吗？我很健谈，几乎像患了多语症一样，为了说话而说话。好了，我没有，当时并没有。”

“你是在谈你自己，不是谈他。”

“一点不假！有时候，我——嗯，我说原始语。”

“日耳曼语？”

“别这样——上帝，从前讲拉丁语的哲学家们和神学家们，他们是多么幸运！可是我忘了。不，他们并不幸运。那是一种印刷文字——与现在存在距离。西姆，我说的是纯洁的神灵的语言。天国的语言。”

埃德温向一旁斜视，桀骜不驯，双颊绯红。西姆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烫。

“我明白，”他咕哝着。“那么——”

“你不明白，你感到尴尬。我也不明白，我也感到尴尬——”

埃德温再次将两只拳头插进大衣口袋里，并且在身前交叉起来。他情绪激昂地说道：“这并不重要，是吧？极其轻慢失礼，是吧？有点循规蹈矩，是吧？一些雕虫小技，是吧？只是动动舌头讲讲话而已，没有什么。那个瞬间已经过去，我无法再重新体验了。我只能进行回忆，而什么是回忆？无用的一团乱麻罢了！我应该把它写下来，缝在夹克的翻领里，放在这里，或别的地方。此刻，我们俩就像一对说脏话被撞见的顽皮小女生一样满面羞赧。既来之，则安之。你是持赞成态度的，西姆。把它当做科学，这样感觉会好一些。我要对那个记忆进行精确的描述——我说了七个词。我说了一个短句子，把它看成是在我面前显灵的光辉神圣的幽灵。哦，我忘了，我们要讲科学，是吧？光辉一词尚可使用。神圣？那么好了——这是在宗教术语中

与‘神圣’一词普遍联系的一种情感。那光明并非来自这个世界。好了，笑吧。”

“我没有笑。”

他们默默无语，继续向前走了一会儿。埃德温将头扭向一旁，心存戒备和怀疑。他的肩膀撞上了一个矮小的欧亚混血儿，立刻又变成与人交往时的埃德温，举止神态比他私下任何时候都要显得更加真实。

“非常抱歉——我的笨手笨脚，无可饶恕——你真的没事——哦，我真的太差劲了！你没有伤到吧？太谢谢你了，非常非常感谢！日安。好，日安！”

随后，如同突然切断了电源一般，心存戒备的埃德温边走边回头看西姆。

“是的，我相信你没有笑。谢谢。”

“你说的是哪七个词？”

西姆惊讶地看到一阵确凿无疑的红潮从埃德温的脖子向上涌去，漫过他的脸，还有低低的额头，最后消失在粗硬的灰白色头发下面。埃德温咽了一下唾液，在打结的围巾上能看见他凸出的喉结上下移动。他局促不安地咳嗽了一下。

“我记不清了。”

“你——”

“所剩下的只是有关七的记忆，有关那个幽灵的回忆，尽管早已模糊不清，但此刻却变得晶莹透明——无色，哎呀——”

“你像安妮·贝赞特[7]一样做到通灵了。”

“情况正是这样！这恰恰就是区别所在！我完成了这件事，准确地说，是这件事发生了——我们的傻瓜们——有些人的见解也许会利国利民，他们的人生哲学、宗教信仰、道德准则也许正是我们所孜孜追寻的，也许能对明天或后天或来年作出某种具有启发性的评论——问题在于，这已经是明日黄花了！曾经的明天、后年！我无须解释，西姆，我现在没有任何追求——我已经找到了，在公园，与他并肩而坐的时候。他给予了我。”

“我明白。”

“我刚才有些沮丧，你知道，当你——情绪低落。是啊，我刚才感到沮丧。”

“这是我的过错，对不起。我太失礼了。”

“一切该来的，都会来。一个人身上带着手写本，而不是铅印本，我想他是不会反对的——只要，只要是这个人自己亲手抄写的——”

“你是认真的吗？”

“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想法写下来，秘密保存起来——你知道，西姆，我刚刚回想起来了。记忆全回来了。他拿走了我的书。”

“什么书？”

“一本平装书。不重要的一本书。他拿了书，去了公共厕所。当然，回来的时候——呃，他没有把书还给我。”

“你已经忘了。就像那七个词一样。”

“不过，他还是做了一件事情。他捡起一个火柴盒和一块石头，然后将火柴盒放在座椅的扶手上，上面摆上石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它们的平衡。”

“他说了些什么？”

“他长着一张天生不会说话的嘴。仁慈的主啊，我说了什么？确实如此！天生不会说话的嘴！”

“那火柴盒和石块后来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也许还在那儿，也许掉下去了。我没有看。”

“我们真荒唐。我们俩。”

“他当然可以说话，因为他说过‘对’。我几乎可以肯定他说过‘对’。一定是这样说的。我还可以肯定他还说过其他一些话。对了，他还说过不少与‘秘密’有关的话。”

“看在上帝的分上，什么秘密？”

“我没告诉过你吗？那是另外一件事。没有复制的语言，一切都没有永恒的名字。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知道。”

西姆在人行道上停了下来，于是埃德温也止住脚步，并扭过头看他。

“喂，埃德温，这已经是奇谈怪论了！这些都是关于共济会的东西，搞核心小圈子，搞阴谋——你难道不明白吗？他本人难道不明白吗？你可以站在主大街或集市上宣讲；你可以站起来振臂高呼，你可以使用轻便扩音器，但是没有人会在乎，一点也不会在乎！喷气式飞机仍然会呼啸着飞来飞去，往来车辆依然川流不息，还有行人、警察、时髦青年以及所有的人，没有人会注意。他们会以为，你是在为超市里的五便士折扣做广告。我们因浅薄琐碎而遭到诅咒，这就是事实真相——秘密？我一生中从未听说过这么愚蠢之极的事情了！”

“不管怎样——你瞧，我已经把你带到公园大门口了。”

“我们尽快结束吧。”

他们站在大门内侧几码远的地方，埃德温踮起脚尖四下张望。三五成群的孩子们在公园里嬉戏玩耍。管理员站在离公共厕所只有几码

远的地方，表情严肃地看着孩子们进进出出，或簇拥着跑向厕所。

埃德温发现了孩子后面的那个人，心里猛然一惊。西姆也转过身，眼睛直勾勾地注视着那个人的脸。他的外表看起来有点像演员，仿佛化过装，正要扮演某个舞台角色。他戴着宽檐的黑色帽子，身穿一件黑色长大衣，两只手像埃德温一样插在大衣口袋里。西姆注意到他与自己体型完全相同。这时，两人的目光恰好相遇。然而那个人的脸很奇怪。右脸的肤色比欧洲人黝黑，但又不是明显的棕褐色，不能把他划为印度人或者巴基斯坦人；当然他也不是黑人，因为他的五官和埃德温一样属于高加索白种人。但是他的左脸是一道谜。仿佛是——西姆想了片刻——在阴沉的雾天里手持一面镜子，折射出的微弱光线把左脸的亮度降低了一两度。左侧的眼睛要比右侧的小。这时，西姆意识到那暗淡的颜色并非来自光线的反射，而是因为两侧的皮肤不同。这个人在许多年前接受过皮肤移植手术，移植的皮肤覆盖了大半个左脸。埃德温之所以说他的嘴生来不会讲话，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因为移植的皮肤将左侧的嘴角包住了，也将左侧的眼睛几乎封住，一只或许生来就看不见的眼睛。一圈黑色头发从黑色的帽子露出来，左侧有一个深紫色的东西从长长的黑发中凸出来。西姆突然感到一阵反胃，因为他看到的是一只耳朵，或者说，是耳朵的残留——一只被头发完全遮住的耳朵，残损的外观立刻暗示着它的出现源自于那次引起皮肤移植的事件。在所有的景象里，西姆没有料到，会看到如此触目惊心的畸形，不由得感到畏缩而不敢正视。一开始为了主动打招呼而张开的嘴巴一直没有合上，而且什么话也没有说。也不必说话，因为他能听见身旁的埃德温急切地说着，声音特别响亮，犹如驴叫似的干号。那声调只有滑稽模仿老师才有，因而经常在背后被人模仿。然而埃德温说了些什么，西姆并未注意。他的目光固定在那人一只半的眼睛上和生来不会讲话的半个嘴巴上，以及其中所流露出来的特别忧伤上。那忧伤似乎与收缩的皮肤一道缩小了嘴巴。此外，这个

人的轮廓似乎清晰明了——这一定是脑子里的奇思怪想——在背景的衬托下却成了一个中心。

西姆目不转睛地看着，同时感到要说的话在体内涌动着，来到喉咙边，不由自主地冲了出来。

“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妄言妄语。”

那个人的右眼似乎睁大了，仿佛有一道光芒突然从里面射出来。愤怒。愤怒与忧伤。埃德温回答道：

“当然它并非像你所想象的那样！问题的悖论在于，如果你稍加思考，古德柴尔德，你就会知道，它并非像你所想象的那样！”

一架呼啸而过的喷气式飞机在头顶上方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声。与此同时，小镇主大街似乎正遭到一整列重型卡车的侵袭。西姆把一只手举到耳边，与其说是挡住噪音，不如说是表达抗议。他朝身旁瞥了一眼。埃德温仍然在说话，他的短鼻子向上翘着，面颊潮红。他的样子像是在唱天谴之歌，有横扫一切、摧枯拉朽之势。

西姆只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为这些话已经深思熟虑。

“我们要把自己卷入什么样的旋涡中？”

这时，喷气式飞机飞走了；重型卡车轰隆隆地离开了，向右转了一道弯后，朝高速公路的匝道开去。他回过头来看那个人，却大为惊讶地发现他已经离开了。各种杂乱无章的猜想塞满了大脑，大多荒谬可笑。随后，他看见了他，在十码以外的地方，正迈着大步离开，双手插在长长的大衣口袋里。埃德温正跟在他的身后。

就这样，他们三人排成一队，沿着那条石子铺成的主干道走着。充满忧伤与愤怒。忧伤与愤怒如此混杂不清，以至完全合而为一，成了一股力量。再一次，语言似乎径自从身体里向喉咙边冲来，就像瓶

子里的气泡一样。但是，那个人的脸朝向前方，不在他的视线之内，所以他还是设法控制住了。

我早就料到他是一个神职人员。

好像心灵相通似的，埃德温放慢了脚步，与他并肩而行。

“我知道这不是任何人所能预料到的。你觉得怎么样？”

又一次勉强而又谨慎地——

“我么——有兴趣。”

他们走到一处儿童乐园附近，那里有秋千、跷跷板、旋转木马和滑梯。当他们朝公园中央走去的时候，街道上的噪音——此时正好有一列过路的火车在铁轨上突然发出轰隆隆的声音——逐渐减弱了，仿佛绿地周围的树林除了阻断视线之外，也有隔音之效。只是每隔两三分钟，喷气式飞机依旧在上空轰鸣而过。

“在那儿！你看到了吗！”

埃德温伸手抓住西姆的手腕。他们停下脚步，向前张望。

“看到什么？”

“那只球！”

那个人并没有放慢速度，超过了他们。埃德温又使劲地拽了一下西姆的手腕。

“你一定注意到了！”

“注意到什么，看在——”

好像正和一个特别迟钝的小学生谈话似的，埃德温开始解释。

“那个男孩子踢的球。球飞过石子路，从他的脚下穿过去了。”

“胡说。球是从他的双腿之间穿过去的。”

“我要对你说，是从他的脚下穿过去的！”

“眼睛的错觉而已。我也看见了，要知道。球是从双腿之间过去的！你要稳重些，埃德温。接下来，又该说他可以在空中飘浮了。”

“喂，我亲眼所见！”

“我也一样。球不是从脚下穿过去的。”

“是从脚下穿过去的。”

西姆突然大笑起来。片刻之后，埃德温也禁不住发出微笑。

“对不起。可是——瞧，清清楚楚——”

“球没有从脚下穿过去。这是因为，如果穿过去了——你明白，埃德温，这样的奇迹是无足轻重的。不光是无足轻重。如果球是撞上双腿后再弹开了，那又有什么区别？其实，我一直认为，如果球确实是穿裆而过，干净利落地穿过去了，而且非常有可能是这样，那么又怎么样呢？”

“你是让我怀疑我亲眼所见的事实。”

“看在上帝的分上！你没有看过魔术师的表演吗？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与众不同的人。他让我感到手足无措，你也一样。但是我不会被迫接受光线引起的错觉，或微不足道的巧合，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这也不是什么奇迹，如果你喜欢用奇迹这个词的话。”

“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那是另外一个维度，如此而已。”

“唯科学主义的表面文章。”

“他的生命，就我所了解的而言——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有可能是几个小时吧——充满了那种——现象。”

“他为什么不去实验室？那里可以进行调控。”

“因为他另有重任！”

“比真理还重要？”

“是的。是的，你可以这么说！”

“什么重任？”

“我怎么知道？”

那个人在石子小道旁的椅子前停了下来。西姆和埃德温也止住脚步，站在离椅子几码远的地方。有一小会儿，西姆感到自己愚不可及。因为此刻，显而易见的是，他们紧紧跟在那个人的身后，仿佛此人并非人类，而是某种珍稀的兽类或鸟禽，你无法像人那样与之进行交流，却只能对它的习性、羽毛或毛皮兴趣盎然。这是愚蠢荒唐的，因为那个人只不过是一个白人而已，一身黑色装束，半个脑袋在很多年前被严重毁伤，而皮肤移植并不完美；那个人——西姆一直这样告诫自己，心中愈来愈感到欣慰，愈来愈觉得有趣——那个人对人生的酸楚遭遇感到闷闷不乐，应该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

埃德温已经不再说话，朝那人注视的方向望过去。三三两两的孩子在公园里嬉戏玩耍，其中大部分是小男孩，在他们的边上也有一两个小女孩。还有一个成年人。他是一个瘦长的老头。西姆想，他的岁数似乎比我还要老，公园里年纪最大的人，在这个属于儿童的早晨，一个瘦长的、佝偻着背的老头子，一头蓬松的白发，一身黑白相间的旧西服，西服的年纪远比孩子们要大，一套像样的、过于讲究的西服，昔日有绅士并且人们穿西服背心时绅士们经常定做的那种西服；他的脚上穿着一双有松紧带的棕色皮靴，不过在这个儿童的早晨里，他没有穿大衣，脸上露出焦虑不安而且相当愚蠢的神情——那老头正在和孩子们玩球。那个老头子，或许是年老的绅士，或许只是个老人，精力旺盛，步履轻快，把球扔给一个男孩，然后接回来，再投给另一个男孩，然后接回来。在此期间，他一直缓慢地——他和男孩子们——向厕所挪动，枯瘦的脸上带着急切的神情和隐约闪现的微笑。

我看到了什么？

西姆原地转了一圈。公园里不见管理员的踪影。毕竟，到处都有三五成群的孩子，一个人不可能照应到每一个地方。埃德温看上去义愤填膺。

那个老头，岁月并没有完全影响他的敏捷身手。他用锃亮的皮靴使劲地踢了一脚球，咧开薄薄的嘴唇嘻嘻一笑。球击中了一个男孩，击中了所有的男孩。球飞出去了，反弹起来，仿佛是那个老头策划过一般。球弹起来了，又弹起来。黑衣男子双手抓球举过头顶。老头嘻嘻地笑着，挥着手臂，等待着他把球传回来。黑衣男子等待着，孩子们也在等待着。这时老头迈开大步，像猫一样轻快地从对面奔到小道旁，随后开始放慢步子，止住微笑，甚至停止了喘息。他微微弯腰，只是略微欠了一下身子，依次打量着他们中的每一位。他们谁也没有说话，孩子们也在等待着。

老头欠了欠下巴，从跳动的白色眉毛下仰视那个人。他是一个整洁的老人，不太自然的整洁，尽管他的西服那么破旧。他的声音说明他受过良好教育。

“我想，这是我的球，先生们。”

依旧没有人吱声。老头再一次焦急不安地干笑。

“看在这些孩子的分上！”(8)

黑衣男子将球抱在胸前，端详着老人。西姆只能看见他完好的半边脸，完好的那只眼睛和耳朵。这半边脸是匀称的，甚至是迷人的。

老头又说话了。

“如果先生们与内政部有联系，那么我只能向你们保证，这是我的球，我背后的那些小家伙们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把话说得明白一点，你们没有指控我的证据。所以劳驾你把球还给我，然后走开。”

西姆说话了。

“我认识你！很多年前——在我的书店里！那些儿童书籍——”

老头瞪大了眼睛。

“哦，好哇，这是一次老相识的会面，是吗？你的书店？那么请允许我告诉你，先生，这些日子以来，我们现款交易，从未赊欠。我付过钱了！噢，对了，我付出了不小代价！不单是为买书，而且也为生活付出了代价。你们不明白，是吗？问问这位贝尔先生，是他领你来的。可是我已经付过钱了，所以你们不要纠缠不休。把球还给我！那是我买来的球！”

黑衣男子身上发生了某种变化，那是一种缓慢的抽搐，使他胸前的球急剧震颤起来。他的嘴巴张开了。

“佩迪格里先生。”

老人猛然一惊。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张变形的脸，端详着，头歪向一边，似乎能看穿左脸苍白的皮肤，从眼前紧绷变形的嘴巴到仍然未完全隐藏的耳朵，进行彻底的搜索。凝视变成了怒视。

“我认识你，麦蒂·伍德拉夫！就是你——很多年以前，你从来不露面，竟然不顾脸面、残酷无情、厚颜无耻地——哦，我认识你！把球还给我！我只不过——那全是你的错！”

抽搐重新出现，但是这一次，他的忧伤与愤怒清晰可见——

“我知道。”

“你们听见了！你们就是我的证人，先生们，我要求你们来作证！你们明白吗？整个一生都被毁了，这一生本来可以过得如此、如此的美丽——”

“不。”

这个字低沉而刺耳，仿佛来自某个不习惯说话的地方一样。老头咆哮起来。

“把球还给我，把球还给我！”

然而，他面前的那个人将球牢牢地抱在裹着黑衣的胸前，整个态度仍然是拒绝。老头又一次厉声怒吼。他环视周围，像被蜇了一般大叫起来，因为孩子们已经走了或散去了，与公园其他地方的孩子合到一起。老头大步跑到空旷的草地上。

“汤米！菲尔！安迪！”

黑衣人转向西姆，隔着球看着他。他郑重其事地用双手把球递过来；西姆明白，他必须同样郑重其事地把球接过来。他用双手接球的时候，甚至将身子稍稍欠了一下。黑衣人转身走开，紧跟在老头的身后。他似乎知道他们也起动脚步跟着他，所以用警告的手势朝身后挥了挥手，眼睛却没有朝周围看上一眼。别跟着我。

他们目送他穿过草地，直至消失在厕所的后面。西姆转身看着埃德温。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管怎样，有些事是清楚的。那个老人，他的名字叫佩迪格里。”

“我说过，是吧？他过去常来偷书。偷儿童书。”

“你起诉过他吗？”

“只是警告他离开书店。我了解他。他想把那些书作为诱饵，那个老、老——”

“你瞧，幸好苍天有眼。”

“别假装虔诚。你从来不会处心积虑，想着骚扰儿童，我也没有。”

“他是这儿的常客。”

“像别人一样小解。”

“如果他与那个老头没有纠纷。”

“如此行径真是为人所不齿。希望我们不要再见到他。”

“谁？”

“那个老家伙——你叫他什么——派蒂菲尔？”

“佩迪格里。”

“那就佩迪格里。真令人作呕。”

“也许，我最好看看——”

“看什么？”

“他可能正在——”

埃德温穿过草地，小跑着朝厕所而去。西姆等待着，不仅感到愚蠢，而且感到恶心，仿佛手中的球是一件污秽之物。他思忖着该怎么办。接着，他想到了那个衣着整洁、却带有恶心欲望的老头，肠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他将思绪转到干净和甜美的事物上，想到了斯坦诺普家的小姑娘。她们是那么精致美丽，那么端庄文雅！看着她们茁壮成长，真是赏心悦目；尽管她们早已出落得美丽性感，但她们永远不会超越童年时的娇美与精巧，那是一种能够使你哭泣的美丽——当然，她们的成长最终并不理想，这既是她们本人的问题，同样也是斯坦诺普的问题。苏菲是那么漂亮，那么友好——早上好，古德柴尔德先生，古德柴尔德夫人好吗？是的，是那样的，不是吗？毫无疑问，斯坦诺普家的双胞胎如同一道亮光，在格林菲尔德小镇上空熠熠生辉！

埃德温正往回走。

“他不见了，消失了。”

“你是说他走了。不要言过其实。那儿有一扇门，外面是一条月桂树夹着的小路。”

“他们俩都走了。”

“这个球怎么办？”

“你最好保管它，我想。我们会再见到他的。”

“我现在该走了。”

他们一起沿着石子路往回走，然而刚走了五十多码远，埃德温停住脚步。

“大约在这个位置。”

“什么？”

“你不记得了吗？我亲眼所见。”

“不记得了。”

可是埃德温没有在听。他的下巴垂了下来。

“西姆！现在我理解了。哦，是的，所有的一切都合乎逻辑了！我更进一步地理解了——如果不是对他本性的理解——理解了他的工作方式，他正在做什么——那只绕过或穿过他双腿的球——他听之任之。他知道，他所需要的不是那只球。”

---

(1) 互惠保姆，以授课、协助家务等换取食宿的女孩子。

(2) 牛津裤，20世纪20年代开始流行的一种裤脚特别宽大的裤子。

(3) 爱德华·托马斯（1878—1917），英国诗人。

(4) 乔治·博罗（1803—1881），英国散文作家、语言学家。

(5) 原文为拉丁语。

(6) 《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6节，使徒保罗说：“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精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

(7) 安妮·贝赞特（1847—1933），英国社会改革家、费边社会主义者、神智学家。

(8) 原文为拉丁语。

第十三章

露丝开始出现幻想了。这对她来说是极不寻常的，因为总的来说，她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女人。但是现在，她正感冒发烧，卧床不起。有一个女孩子不时来照看书店。尽管西姆在看不见她和书店的时候感到紧张，但是他经常到楼上喝一杯热茶，而且也劝她喝一些。每一次喝茶的时候，他都会因为她的幻想而待上片刻。她躺在双人床上她的一侧，这里曾是多年前他们的孩子出生的地方。她闭上双眼，脸上因为出汗而闪闪发光。她的嘴里不时发出咕哝的声音。

“你说什么，亲爱的？”

一阵咕哝。

“我给你又端来了一点热茶。你想坐起来喝一点吗？”

露丝说话了，声音清晰得令人惊讶。

“他走动了。我看见他了。”

一阵肌肉的疼痛收紧了西姆的心。

“好的。我很高兴。坐起来，喝一点吧。”

“她拿着一把刀子。”

“露丝！坐起来！”

她的眼睛突然睁开，他发现它们正盯着自己的脸在看。接着，她朝卧室四下看了看，然后抬头看着天花板，空中一架正在降落的喷气式飞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声，仿佛可以用眼睛看到。她用双手撑住，让自己坐了起来。

“好一点了吗？”

她浑身不断颤抖。他用一块毛巾披在她的肩膀上。她开始喝水，一口一口地抿着，随后把玻璃杯递回去，眼睛没有看他。

“你现在处于人们常说的发热阶段，你的病情会越来越好的。还要让我给你再量一次体温吗？”

她摇了摇头。

“没有意义。情况我们都知道。噪音太大。哪个方向是北？”

“什么？”

“我想知道。我必须知道。”

“你还是有点晕晕乎乎，是吧？”

“我想知道！”

“这个……”

西姆想到了外面的那条马路，主大街与小镇老桥。运河、铁道、高速公路，还有冷酷无情的空中航线，纵横交错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有点难，太阳会在哪个方向？”

“太阳不停地移动。还有噪音！”

“我知道。”

她又躺了下来，合上了眼睛。

外面的马路上传来汽车喇叭声。他透过窗户朝外面看去。一辆重型载货卡车正缓慢地向老桥开去，被堵在后面的汽车变得焦躁不安。

“待会儿就安静了。”

“到店里去看看吧。”

“有桑德拉在呢。”

“如果我需要什么，我会敲地板的。”

“最好还是不要吻你。”

他将食指按在自己的嘴唇上，吻了一下，再将食指移到她的前额上。她笑了。

“去吧。”

他轻轻走下楼梯，穿过起居室，走进店堂。桑德拉坐在桌子边，面无表情，眼睛直瞪瞪地看着书店的大橱窗。她唯一在动的地方是下巴，因为她正在嚼着一块似乎永远嚼不完的口香糖。她长着浅棕色的头发，浅棕色的眉毛，眉毛的颜色被眉笔的颜色所覆盖，但原有的颜色依稀可见。她的体形很胖，身上穿着宽松的牛仔裤。西姆并不喜欢她。露丝从仅有的三个求职者中选中她，是因为这份工作工资不高，根本不需要动脑筋，按照现代人的标准来看，也是很枯燥的工作。西姆知道露丝为什么要从求职者中选择最不迷人，或者说最难看的桑德拉。他同意了她的选择，但是心里后悔不已。

“桑德拉，你看，我可以坐到我的位子上吗？”

对她嘲讽是一种浪费。

“我不介意。”

她站起身。他坐了下去。而她慢慢地踱向登高取货用的踏脚凳子，并将硕大的臀部坐在上面。西姆怒视着她。

“桑德拉，也许你站着会更好。要知道，顾客希望你站着接待他们。”

“没有顾客。一个也没有，也不可能有。现在不会有，快到午饭时间了。今天一直没有人来，甚至连电话也没有。”

她说的是事实。书店的营业额少得可笑，若不是那些珍藏本——

此刻，西姆感到一阵强烈的自卑。指望桑德拉了解书店与超市或糖果店之间的差异是徒劳无益的。桑德拉对它们的差异有着自己的看法。她的看法无疑是倾向于超市的。超市里人气旺盛，有同事，有交谈，有闲聊，有灯光，有喧闹，最重要的还有米尤扎克[1]背景音乐。这里只有图书在书架上静静地、忠实地等待着，书中的语言一成不变，经过一个又一个世纪，初刊本已经变成了平装本。很显然，西姆经常惊讶地发现，自己有发现惊讶的能力；他会从惊讶开始，进入一种普遍的惊讶状态中。正如那个人所说过的那样，他朦胧地感觉到这种状态是智慧的开始。但唯一的问题在于，惊讶不断发生，但智慧却并未随之而来。我生活在惊讶之中；我将在惊讶之中死去。

桑德拉可能感觉到了自己的体重。他看着她，看她的肥臀如何压在踏脚凳子上。接着，她可能要再歇一会儿。他站了起来。

“好吧，桑德拉，你可以在我的椅子上坐一下，坐到电话铃响。”

她用力从凳子上抬起她的臀部，慢慢地走过来。他看着她的两条大腿互相摩擦着。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嘴里依然嚼着口香糖，像母牛一般。

“谢谢！”

“如果乐意的话，你可以看看书。”

她转头看着他，眼睛一眨不眨。

“为什么？”

“我想，你能认识字吧？”

“那还用说。你的太太问过我，你应该知道。”

越来越糟。我们必须辞掉她。干脆聘个年轻的巴基斯坦人。他会勤快一点。虽然不得不时刻盯着他。

千万不要这样想！种族关系。

他们总是成群扎堆。我说他们成群扎堆，并无丝毫恶意。他们并非我所想象的那样，也并非我所感受的那样。感谢上帝，没有人知道我的感受。

但是书店即将有人光临了，也许是一位顾客。此人正在推门而入，门铃丁冬一声！来客不是别人，正是斯坦诺普。西姆迎了上去，双手恰如其分地揉搓着，这是他煞有介事的个人小动作。

“早上好，斯坦诺普先生！很高兴见到您。您最近好吗？我想，很不错吧？”

斯坦诺普以他一贯的作风将所有客套抛在一边，直奔主题，很有技术含量的主题。

“西姆，雷蒂[(2)]的《棋谱》。1936年版。多少钱？”

西姆摇了摇头。

“对不起，斯坦诺普先生。只是我们没有这本书。”

“卖了？什么时候？”

“恐怕我们从来就没有过。”

“不，你们有过。”

“随便你怎么说——”

“了解自己的藏书才是精明的老板。”

西姆摇着头，大笑。

“你挑不出我的毛病，斯坦诺普先生。请记住，我父亲在世时我就经营书店了。”

斯坦诺普敏捷地跳上踏脚凳子。

“它在这儿。品相较差。”

“天啊！”

“我知道我见过这本书。尽管有几年没来了。多少钱？”

西姆接过书，吹掉上面的灰尘，然后看了一下扉页。他快速地计算着。

“三英镑十便士。我是说三英镑五十便士。”

斯坦诺普将手伸进口袋，准备掏钱。这时，西姆开口说话，显然是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

“昨天，我看见斯坦诺普小姐了。她经过书店——”

“谁？——我的女儿？那一定是苏菲。无所事事的小婊子。”

“可是，她是那么迷人——她们俩是那么迷人——”

“已经长大了。那一代人不迷人。没有谁迷人。这是书款。”

“谢谢，先生。她们总是能给我们带来快乐。天真无邪、美丽大方、彬彬有礼——”

斯坦诺普哈哈大笑起来。

“天真无邪？她们曾经给我下毒，几乎要了我的命。她们把脏东西放进床头柜里。她们肯定是找到了房间的备用钥匙，然后精心策划——两个婊子！让我纳闷的是，她们是在哪儿找到这些小怪物的？”

“一个玩笑罢了。可她们对我们总是那么和颜悦色——”

“也许你会见到她们。你和贝尔聚会的时候。”

“见到她们？”

“你们正在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是吗？”

“埃德温说过。”

“那么，好了。”

斯坦诺普向他点点头，匆匆地扫了桑德拉一眼，然后退出书店，丁冬一声！楼顶上传来一声响亮的敲击声。西姆匆忙上楼，恰在露丝吐痰时扶住了她。稍好些后，她问他刚才和谁说话。

“斯坦诺普。他来买一本棋谱，幸亏我们有那本书。”

她缓缓地摇了摇头。

“梦，是噩梦。”

“那不过是个梦。下一次就会做个好梦。”

她又慢慢睡着了，呼吸均匀。他踮着脚尖走下楼梯，来到书店。桑德拉仍然坐着。这时，门铃又丁冬一声响了。来人是埃德温。西姆发出“嘘”的一声，然后夸张地将口中剩余的气呼了出来。

“露丝身体不好，她在楼上睡觉——”

埃德温迅速压低了声音，这一转变同样显得夸张。

“怎么了，亲爱的西姆？”

“只是感冒。现在正在恢复。但你知道，在我们这个年龄——当然，并不是说她跟我一样大，可是情况却都一样——”

“我明白，我们的岁数大致相仿。好了，我有一个消息。”

“聚会？”

“恐怕我们与从前都不一样了。可是，我真的不担心。很多人被邀请了。”

“在斯坦诺普家。”

“他告诉你了？”

“他刚刚还在这里。顺路的。”

西姆为斯坦诺普能顺路光顾他的小书店隐隐感到自豪。毕竟，他是个名人。他主持专栏、广播节目和棋艺展示。自从棋艺节目退出新闻的“灰色外围”而博比·费希尔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后，西姆虽不情愿可也不得不对斯坦诺普的能力产生钦佩。

“我很高兴你没有表示反对。”

“谁？我？反对斯坦诺普？”

“我总有一种感觉，你对他的态度，请容许我这么说，有点儿不开明。”

西姆听后陷入了沉思。

“我想，此话不假。毕竟，我和他一样，在这里度过了一生。我们是格林菲尔德小镇的老住户了。你知道，这里出现过一些传闻。我想，我过于拘谨了。当时他的妻子离他而去。女人嘛，你是知道的。露丝没有时间去帮他。另一方面，他的双胞胎女儿——一直给我们大家带来快乐，哪怕只是看着她们成长。如此、如此迷人的孩子，他怎么能、怎么能不闻不问——任凭她们长大，怎么能——”

“你将能再次欣赏到她们的魅力，尽管是通过间接的方式。”

“她们不是这样！”

“噢！是的。让你始料不及，是吧？但是他说了，我们可以借用他们的房子。”

“一个房间？”

“花园后面的马厩。你没有去过？”

“没有，没有。”

“她们曾在那里住过，时间不长。如果要我说，与斯坦诺普分开，她们一定乐不可支。同样，斯坦诺普见不到她们，也一定乐不可

支。她们将马厩据为己有。你难道不知道吗？”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知道这个地方。毕竟，我就住在花园的前端。你难道不认为，我应当知道吗？我们刚来时，姑娘们甚至邀请我们去喝茶。那是一种孩子式的茶会。她们是那么郑重其事！托妮问了很多幼稚的问题！”

“我不明白。”

“你的脑筋冥顽不化！”

西姆禁不住埋怨起来。

“那个地方太偏僻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去社区中心。那样我们可以请更多的人。”

“那个地方别具一格。”

“女性气质？”

埃德温吃惊地看着他。西姆感觉自己满脸通红，因此他急忙进行解释。

“记得我女儿上大学时，有一次我走进她住的青年旅馆——满屋子的女孩子，上上下下都是——仁慈的上帝呀！你永远不会相信香水味会有如此的穿透力！当时我就想，如果一个地方只有一两个——噢！你知道。”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根本不是。”

“对不起。”

“不用道歉。”

“这个气质。”

埃德温绕过中间的一排书架，转身又走了回来。他挺直了身子，满脸笑容。他张开双臂。

“嗯——啊！”

“你似乎感到心满意足。”

“西姆，你去过社区中心吗？”

“没有。”

“当然，这没有关系。此事正合我意，我就是在那里遇见他的——”

“你知道，我并没有——并没有像你那样印象深刻，一半的印象也没有。你最好理解这一点，埃德温。我毫不怀疑，那件事对你来说尤其——”

“只要侧耳倾听。现在！”

“我在听，你继续讲吧。”

“不，不！不是听我讲。只要侧耳倾听。”

西姆朝四周看了看，仔细聆听着。来往车辆发出的噪音不大不小，没有任何异乎寻常之处。这时，社区中心的钟声敲响了。接着，就像是钟声的延伸一样，他听到一辆救火车驶过老桥，发出刺耳的警报声。一架正在降落的喷气式飞机发出轰鸣声，声音越来越近。埃德温刚张开嘴巴，想要说话，随后又合上了，并举起了一根手指头。

与其说是听见了，不如说是西姆用脚感觉到了——轻轻的颤动，一阵接着一阵，因为一列火车轰隆隆地越过运河，拖着长长的车身穿过田野，朝英格兰中部地区开去。

楼顶上传来了砰的一声。

“等一下，我马上回来。”

露丝上厕所时，希望他等在门外。他想，她的身体不久会好起来的。他坐在阁楼的楼梯上，等着她。透过天窗，他可以看见，人们已经将弗兰克里五金店乱糟糟的屋顶掀开了，屋顶下面是五金店里滑稽可笑的货物。不久，拆房者们就要使用连枷球和链子，尽管实际上并不需要。只要轻轻一碰，这幢老房子就会轰然倒塌。噪音更大了。

他返回书店时，发现埃德温坐在书桌上，正与桑德拉交谈。见此情景，他怒火中烧。

“你可以走了，桑德拉。我知道时间还早，但我要关门了。”

桑德拉依然嚼着口香糖。她从书桌后面的挂钩上取下一件宽大的夹克衫。

“再见。”

他目送着她走出书店。埃德温大笑起来。

“什么事也没发生，西姆。我不会引起她的兴趣的。”

“你——”

“可为什么不呢？众生平等。”

“噢，是的，我相信是这样。”

我确实这么想的。我们都是平等的。我相信是这样。或多或少，这是一种四等信仰。

“你在向我解释某种疯狂的思想。”

“过去，人们常在圣井附近建造教堂。有时候，在圣井的上方建教堂。他们需要圣井，需要水，水是你用木桶从大地中汲取的东西，大地将它赐予你。不是水委会从水管里输出来的。它是天然的、鲜活的、原生的东西。”

“疯狂的念头。”

“它之所以神圣，是因为人们膜拜它。它的无限慷慨让我们有了那样的观念，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

“无限慷慨是有选择的。”

“水是神圣的，在过去也是。”

“今天，我还是不能相信。”

“那么现在，就像那时的水一样，我们混乱的生活中有一件奇特而出人意料、必不可少的东西。寂静。珍贵而原始的寂静。”

“使用双层玻璃。技术能给我们答案。”

“就比如将天然的圣水注入钢笔，通过管子认真地将它导入。不，我刚才的意思是指随机出现的寂静，幸运的寂静，或者是注定的寂静。”

“你已经去过那里，最近几天去过？”

“斯坦诺普刚一答应，我就去过那个地方。当然。在通向二楼房间的楼梯顶端有一个过道。你可以通过小天窗向外看，一边可以看见静谧而古老的运河，另一边可以看见花园的葱绿草坪。寂静便栖息在此，西姆。我了解它。寂静就在那里，正等待着我们的到来，等待着他的到来。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已经为他找到了。神圣的寂静在等待我们的到来。”

“这不可能。”

“我想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有一种掉头向下的感觉，而整个小镇则有矗立向上的感觉；可以说，这里位于楼梯的最底端，与外界隔绝，像一座庭院，一个深深沉入地下的私密空间，阳光照射下来，几乎是照在杯子里，那么宁静，仿佛有一个人——一个不再需要呼吸的人——正用双手把杯子托起来一般。”

“这是天真。你说过的——一种孩子式的茶会。那是令人伤感的事。”

“这有何伤感之处？”

“你知道，她们已经长大成人了。你看看，埃德温。建筑物有时候会将声波反射过来——”

“甚至是直升机的声音？”

“为什么不可以呢？不管怎样，建筑物的表面会反射声音。会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的。”

“你刚才说过这是天真。”

“我这颗年老的心被感动了。”

“这么说——”

“两个女孩子走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那个地方刚刚装修过，如果你是指这个方面。”

“有意思。你认为她们会感兴趣吗？我是指两个女孩子。”

“她们不在家。”

西姆正想说他看见过苏菲在书店门外经过，但又想还是不说为好。因为无论何时，只要埃德温听人问起她们，他的脸上总有一丝好奇的表情——仿佛那些子虚乌有的事情，那些奇怪、感性、快乐而伤心的细节，本来只存在于某个男人的假想世界中，现在已不再是私密，而是被披露出来，供人检阅，像一本书一样供人阅读，不，像一部连环画一样，成为西姆·古德柴尔德漫长一生中所做过的荒唐事中的一部分。

因为他老了，感觉自己老了，对自己急躁不安，就如同对这个世界一样，所以他不慎泄露了自己习以为常的秘密，好比连环画一样露

出了一角。

“我曾经爱过她们。”

终于——把秘密暴露出来，可依然隐晦。

“我的意思是说——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她们婀娜多姿，所以、所以讨人喜爱。我不知道——她们仍然是——对了，她是一个黑发姑娘，苏菲，还是我上次见到她时的模样。当然，金发的那位——托妮——她已经走了。”

“你这个浪漫的老头。”

“身为人父的本能罢了。你知道，斯坦诺普一点也不关心她们，我可以肯定。当时，他跟那些女人——唉，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只不过觉得她们受到了冷落。我无论如何不想让你认为——”

“我不会的。噢！不——”

“并非——”

“完全不会。”

“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

“绝对明白。”

“当然，我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比她们俩要大很多。”

“是的。这一点我明白。”

“所以，两个亭亭玉立的小姑娘，与我们比邻而住，自然会心生怜爱。”

“当然。”

很长时间的沉默。埃德温打破了沉默。

“我想把时间定在明天晚上，如果你方便的话。他明天晚上不在家。”

“如果露丝的身体状况良好的话。”

“她会来吗？”

“我的意思是说，她的身体好了，就可以单独留在家里。埃德温娜来吗？”

“噢，不，当然不会来。你了解埃德温娜。她见过他，你知道。只有一两分钟。她是如此、如此——”

“敏感。我知道。无法想象她怎么忍受得了做医院社工的工作。她必须明白这些事情。”

“这是一次尝试，但她有自己的认识。事过之后，她明确地说了出来。如果他是病人，情况可能会不一样。你是知道的。”

“是的，我明白。”

“不在工作期间，情况是不一样的，你是知道的。”

“是的。”

“当然，如果出现紧急情况——”

“我理解。”

“所以，恐怕只有我们三个人。回忆往事的时候，不需要很多人在场。”

“也许，埃德温娜愿意过来和露丝做伴。”

“你知道她是多么害怕细菌。要知道，她虽然像狮子一样勇敢，但是对细菌却十分害怕。不是病毒，只是细菌。”

“是的，我相信是这样。细菌比病毒更肮脏。细菌里也许含有病毒，你说是不是？”

“她就是害怕细菌。”

“她不是会员。妇女通常不当会员。你是会员吗，埃德温？我是。”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噢，上帝！不同的信仰标准。将协会里的会员人数乘以信仰的数目——”

“我还是不懂你的意思，西姆。”

“隔离墙。我的一个自我相信有隔离墙。例如，这个自我认为，尽管弗兰克里五金店在这堵墙的另一边——等他们将墙推倒后——可墙依然存在。对墙的存在假装不知是徒劳无益的。但另一个自我——唉，怎么说呢？”

“也许，他能穿越隔离墙。”

“你的人？那么，让他去穿越吧，毋庸置疑。我知道——”

我知道意念是如何从床上爬起来，往前走，下楼梯，跨出门，沿着那条小道来到马厩。在两个小女孩的光彩映衬下，马厩显得熠熠生辉、灿烂夺目。但是她们已经安然入睡了，而且长睡不醒，即使她们的影像还在跳着无聊的舞蹈，愚蠢的阿拉伯舞蹈。

“知道什么？”

“没什么。一个协会会员。”

一切都是想象，他已经加以证实。

“隔离墙，我完全相信，隔离墙依然存在。”

一就是一，孑然一身，更多的事情也将是如此。

埃德温看了一下手表。

“我必须走了。跟他取得联系后，我会立刻通知你时间。”

“对我来说，深夜是最佳时间。”

“对整个协会来说也是如此。谁对这两个小女孩心怀眷念？”

“一个多愁善感的老家伙。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来。”

他陪着埃德温走出书店，来到大街上，恭敬地施礼，目送他匆匆离去。

一个多愁善感的老家伙？

西姆暗自叹息。不是多愁善感的老家伙，而是不守规矩的会员。

8点钟的时候，露丝因为要看书而半坐起来。西姆的胃因为吃了鱼片、复水土豆片和罐装豆子而觉得鼓胀。西姆走出书店，随手把店门锁上，没走几步便来到斯普罗森大楼。天色依然大亮。在这幢建筑的右手，斯坦诺普家的窗口亮着灯光。整个小镇很安静。只有啤酒屋内的一台自动唱机扰乱了蓝色的夏日黄昏。西姆心想，马厩里的所谓宁静并非必不可少。他们的小型聚会还不如在——对三个人来说，聚会一词并不合适——在街上举行；但是就在他思考的同时，一架直升机，闪烁着红色灯光，正沿着长长的古老运河飞行；一列火车仿佛要侵入这个地方，正轰隆隆地通过高架轨道。直升机与火车开过后，他的耳朵又开始灵敏起来。他听到了斯坦诺普家的窗口传来微弱的打字声。他正在写他的书稿、广播节目稿或专栏稿。西姆跨上两级台阶，来到玻璃门前，将门推开。这一切都是轻车熟路：左手是律师事务所和贝尔家；右手是斯坦诺普家——走廊的另一端有一扇门，向下几级台阶是小花园。在西姆看来，这是一个既荒谬又浪漫的地方。他能感觉到，也能意识到它的荒谬和浪漫。他与这两个小姑娘没有丝毫关

系，以前从来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所有的一切纯粹是幻想。她们只来过书店，次数不多，很少很少——

左边的楼梯上传来一阵脚步声。埃德温兴致勃勃地出现了。这一次，他激情洋溢地张开了双臂，搂住西姆的肩膀，用力挤压着。

“西姆，亲爱的老朋友，你来了！”

这样的招呼很可笑。西姆很快挣脱开来。

“他在哪儿？”

“我在等他。他知道地点。我想他知道。我们先去吧？”

埃德温迈着夸张的大步，走到走廊的底端，把门打开，下面是通向花园的台阶。

“你先请，亲爱的老朋友。”

花园的小径爬满了横生的植物、灌木和开花的小树。它直接通向有着玫瑰色屋顶和古老天窗的马厩。多年来近在咫尺却不为所知的景象出现在眼前，西姆在片刻之间露出了惯常的难以置信的神情。他张开嘴巴，想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但是又忍住了。

走下的每一级台阶——总共有六级——都有不同的质感：一种麻木感，一种沉闷感。西姆立刻把整个过程与曾经在布拉瓦海滩[3]游泳的情况联系在一起。当时身穿潜水衣，口含着氧气管，整个人潜入水底。但这里不是潜水，不是从高处跳水，打破平静的水面，打破某个界限。这里同样有毋庸置疑的界限，但是不够明显。你一步一步往下走，走出了格林菲尔德傍晚的喧闹。你感到——麻木一词并不贴切，沉闷同样不贴切。找不到贴切的词语来形容。长方形的花园，杂乱无章，冷清而荒凉，就像是一个池塘，只能说，像是一个僻静的池塘。抚慰心灵的池塘。西姆停下脚步四下张望，仿佛这种感受会自动入耳入眼，但他什么也没看见——只有郁郁葱葱的果树、枝蔓的玫瑰花

丛、甘菊、荨麻、迷迭香、羽扇豆、柳兰和指顶花。他抬头朝清澈的天空看过去；令人吃惊的是，天空中有一架飞机正在降落，它的轰鸣声竟然被抹掉了，因此看上去像滑翔机一样显得优雅而清纯。他再次朝四周看了看——醉鱼草、铁线兰、婆婆纳——花园里的香气直扑鼻孔，犹如一件崭新的物品。

埃德温的手搭在了他的肩上。

“我们继续往前走。”

“我刚才在想，这里的一切比我们家那块方寸之地更加可爱。我已经忘了什么叫养花了。”

“格林菲尔德可是个乡村小镇！”

“问题在于从什么角度来看。真是非常安静！”

在花园小径的尽头，他们来到了浓荫蔽日的天井。有一段时间，天井的入口曾经有紧闭的双门，但是后来门被拆走了。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扇小门，正对着花园，直通纤道。在他们的左手边，有一段向上的楼梯。

“从这儿往上。”

西姆跟着埃德温上了楼梯，随后站住脚步，朝四周打量。把这个地方叫做公寓显得言过其实了。这里的空间只够放一张狭窄的沙发床，一个旧沙发，一张小桌子，几把椅子。里面有两个柜子，两边各有一个入口通往微型卧室。还有几扇天窗，正面俯瞰着运河，背面是主房。

西姆一言不发，只是站着。这并不是因为房间狭小，地面只是用一块板铺成，内墙是用某种劣质材料做成；也不是因为那些破烂的二手家具，填充物已下坠的扶手椅和污渍斑斑的桌子。而是因为这里的氛围，这里的气息。有人，也许是苏菲，最近来过这里。空气中充斥

着廉价而刺鼻的香水味。香水味掩盖了某种陈腐的气息，食物的气味，浓重的气味，是——不，既不是短暂一阵，也不是一点点汗味——而是淋漓的汗臭。墙上挂着一面镜子，它的四周有精美的镶边；镜子下面有一个架子，上面放着一些瓶子、用了一半的唇膏、罐头、香水和粉底。天窗底下有一个矮柜子，上面是一个硕大的洋娃娃，斜靠着，微笑着。中间的桌子上有一堆杂物：紧身裤、手套布偶、一条待洗的裤子、一本女性杂志和一副晶体管收音机的耳塞。铺在桌上的天鹅绒桌布镶有穗边。墙上曾经贴过图片或照片，现在只留下一块块粘贴过的印迹。印迹之间还有一些装饰物品，如瓷花和一些彩纸碎片——一些彩纸组成了玫瑰花结的图案。到处都是灰尘。

在西姆的心中，二十年的幻想如泡沫一般消失了。他告诉自己：是的，当然，是的，没有人照料她们，她们必然要长大成人，是的，我在胡思乱想什么？而且她们没有母亲——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难怪——

埃德温小心翼翼地将桌子上的东西移走，把它们放在天窗下的柜子上。柜子的旁边有一盏落地灯。灯罩是粉红色的，跟桌布一样也镶有穗边。

“你觉得我们可以将窗子打开吗？”

西姆似乎没有听见。他正在端详内心只能称之为哀伤的东西。最后他转向天窗，仔细查看着。窗子有很多年没有人打开过；有人曾经油漆过边框，但后来放弃了。这情形跟房间另一端天窗下的柜子的柜门一样。有人想把它漆成粉红色，但同样放弃了。西姆透过天窗朝外面看去，凝视主屋的目光模糊起来。

站在旁边的埃德温说：

“感受一下这里的宁静！”

西姆吃惊地看着他。

“你难道感受不到——”

“感受不到什么，西姆？”

哀伤。毫无疑问是这样。哀伤。冷落。

“没什么。”

这时，他看见花园另一头的玻璃门打开了。有两个人走了进来。他转身看着埃德温。

“噢，不要！”

“你以前知道这个情况吗？”

“我当然知道地点是在这儿。这儿就是我们喝茶聚会的地方。”

“你本来可以告诉我。我向你保证，埃德温，如果我知道这个情况，我是不会来的。该死的家伙——他在书店扒窃时被我们逮住了。你难道不知道他去过什么地方吗？他进过监狱，你知道为什么。该死的家伙！”

“温德格里夫[4]。”

楼梯上的声音突然很近。

“这样的事没有人会当真。我不明白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去。我对此毫无兴趣。这是不是一个陷阱？”

“你瞧，埃德温——”

黑色帽子和那张残脸出现在视线内。在他的身后，令人吃惊地跟着公园里见过的那个老头，灰白的头发，消瘦的脸庞。老头在楼梯上停了下来，痛苦地扭动着身子。

“噢，不要！噢，你不会这样，麦蒂！这是怎么回事？无名的同性恋者？三个治好了，一个要走人？”

那个叫麦蒂的抓住了他的衣服领子。

“佩迪格里先生——”

“你像过去一样是一个大傻瓜，麦蒂。让我走，听见了吗？”

真是荒唐可笑。这两个陌生而丑陋的家伙在楼梯上扭成一团。埃德温在楼梯顶部急得团团转。

“先生们！先生们！”

西姆多么希望能远离是非，远离这幢被侵占的屋子，这幢其宁静被如此野蛮夺走的屋子。但楼道被堵住了。一番挣扎之后，那个老头已经疲惫不堪，一边喘着气，一边尽力在说话。

“你——在说我的情况——我的情况很好——没有人知道。你是精神病专家吗？我不想被救治，他们都知道的——所以，再见了，祝你们愉快——”他可笑而努力地完成社交礼数，向楼梯上的西姆和埃德温鞠了一躬。与此同时，他又试着将身子挣脱开来。“——再见，祝你们非常愉快——”

“埃德温，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们离开这里。这简直是一个错误，荒唐可笑，丢人现眼！”

“你没有权力扣住我——谁也没有——放开我，麦蒂，我会，我会采用法律手段的——”这时，戴黑帽子的男子松开了他，双手放了下来。他们俩站在楼梯上，半个身子露在外面，犹如游泳者站在水下的斜坡上。佩迪格里的脸刚好与温德格里夫的肩膀齐平。他看见了一英尺上方的一只耳朵。他因为深恶痛绝而浑身痉挛。

“你这个丑陋的、丑陋的怪物！”

慢慢地，麦蒂的右脸不可遏制地涨红了。他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一言不发。老头转过身匆忙离开。他们听见天井的圆石上响起了他的脚步声，看见他出现在茂密花床间的花园小径上。他匆匆忙忙地

走着。走到小径的中段，他转过头，脚步未停，越过肩膀朝马厩的天窗看过去，带着情景剧中恶棍的所有恶毒眼神。西姆看见他的嘴唇在翕动；但是奇怪的消音环境掩盖了他的声音——因为对这个地方一番亵渎之后，其魔力已经从神奇下降成障碍了。接着他走上台阶，出了走廊，来到大街上。

埃德温开口说话了。

“他一定以为我们是警察。”

温德格里夫的脸发白，然后又一次变黄。他的黑帽子稍稍歪向了一边，那只伤残的耳朵赫然在目。仿佛知道西姆在看什么，他摘下帽子整理头发。现在，他戴帽子的目的显而易见。他小心地理顺头发，调整好帽子，然后又戴上。

真容暴露出来后，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让观者可以容忍。温德格里夫——麦蒂，那个老头是这么叫的吗？——麦蒂露出了他的残疾，他的畸形，也可以说，他的生理缺陷后，已经不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怪物，而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西姆发现自己接受了这个交往中的细小变化，然后清醒地作出了决定。他伸出了他的手。

“我是西姆·古德柴尔德。你好。”

温德格里夫低头看着西姆的手，仿佛那是一件有待检查的物品，而不是用来行握手礼的。接着他抓住这只手，翻转过来，仔细打量着手掌。西姆对这个举动微微感到不安，便低头查看手掌上是否有污垢，是否有趣，是否有纹饰——当这些想法从意识里浮现出来时，他开始明白，原来他正通过手掌给自己看相，于是他便站在那里，浑身放松，同时也无任何兴致。他仔细打量自己的手掌，苍白、起皱、宽大的手掌，可以说，生得精致匀称，是由最珍贵或至少是最昂贵的材料生成——这时，他意识到自己的手掌让时间停止了运转。精致而美

丽的手掌，仿佛是用光做成的。它珍贵无比，上面珍贵地铭刻着一种自信和精巧，超越了艺术，其根基是主人的绝对健康。

一阵从未经历过的痉挛过后，西姆凝视手掌上的巨大世界，意识到了它的圣洁。

他们回到小房间。这个陌生而不再令人望而生畏的怪物依然低头凝视着。埃德温把椅子移到桌子旁。

确实如此。这个宁静的地方充满了魔力。而且脏乱不堪。

温德格里夫松开了他的手。他把手收了回来，把它的美丽和一切启示收了回来。埃德温说话了，话里明显带有一丝弦外之音和些微的嫉妒。

“您测出了他的长寿？”

“不，埃德温。不是这个方面——”

温德格里夫走到桌子的另一边，那一边便成为上座。埃德温在他的右侧坐下。西姆在左侧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桌子的三面坐好了，最后一面空缺无人，佩迪格里不在。

温德格里夫闭上了眼睛。

西姆朝房间四周注视着，心情放松。到处可见用来固定装饰物的图钉。一面相当破旧的镜子。天窗附近的沙发床上挂着七零八落的边穗——在橱柜的最远角，坐着一个带荷叶边的洋娃娃，后背靠在一个垫子上——还有一些画着小马的图片，一张年轻男子的照片，他也许是一个大众明星，但现在已经湮没无闻了——

那个人将双手放在桌子上，掌心向上。西姆见埃德温低头向下瞥了一眼，用左手握住那个人的右手，并向西姆伸出了右手。西姆有一会儿对这个做法感到为难，但还是伸出左手，抓住了埃德温的右手，

并把右手放到温德格里夫的左手上。他触摸到的是一只粗糙而富有弹性的手掌，没有宇宙，只有温暖，令人惊讶的温暖和炙热。

他在内心发出一阵强烈的大笑，身子因此而颤抖。什么哲学协会、会议记录、主席、会员、场地、会议室、尊贵的来宾，现在已沉沦到这种地步——两个老头手拉着手和一个——叫什么来着？

一分钟，十分钟，半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西姆发现他想挠一下鼻子。他琢磨着将手拿开是否会太唐突，并因此会打破这个圆圈，于是他决定不那么做。毕竟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牺牲。此刻，如果可以远离挠痒的念头，那么就会发现别人似乎离自己有千里之遥。因此这不是一个小圆圈，而是一个巨大的圆圈，比石头阵的圆圈还大，其范围如郡县，如国家一般——巨大无比。

西姆发现自己又想给鼻子挠痒。惹人恼怒的是，有两个如此不同的刻度，一个是方寸之间，另一个则是广袤宇宙——但是鼻子之痒却不能不抵抗！鼻尖左面的一小块皮肤在痒，一阵可怕的痒会引发全身皮肤的每一根神经都要共同发痒。他坚定地与之抗衡，感到自己的右手被紧紧地握着——此刻，他的左手也是如此，被紧紧攥着，一个人攥着另一个人的手——结果，因为用力太大，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他的脸因为剧烈痛苦而扭曲着。他挣扎着，想把手抽出来，可是手被握得很死。他所能做的便是不断地挤眉弄眼，扭动面部的肌肉，可笑地动用脸颊、嘴唇、舌头，或任何部位，试图去触碰鼻尖——随后，由于受到启发，他低下头，用鼻尖去摩擦两手之间的桌面。他感到如释重负，他的手掌同样获得了释放。他趴在那里，鼻子贴在桌面上，呼吸又恢复到原有的均匀状态。

埃德温在他的头顶上说话了。也许不是埃德温，也不是说话。是音乐。是吟唱。它只有一个音符，金色、闪光的音符，没有一个歌唱家能唱出的音符。当然，人类的呼吸不可能发出这样的声音，它像西姆展开的手掌一样在他的面前展开，扩大，变得珍贵无比，一波连着

一波，超越经验，化为痛苦又超越痛苦，饱含着痛苦和快乐，又摧毁着痛苦和快乐，在形成中，在变化中。它停顿了片刻，意味着还有事情发生。它又开始，持续，停止。它只是一个单词。它的开头音节，富于变化的标准爆破音是一个辅音，金色的音域中出现一个元音，元音持续了很长时间；结尾的半元音不是结束，因为没有，也不可能有结束，而仅仅是做了一个重新调整，以便让幽灵世界再次隐藏起来，缓慢地、缓慢地从视线中消失，犹如告别的恋人一样不舍离去，无言地盟誓爱情永恒，时刻准备着听从恋人的召唤。

黑衣男子松开西姆的手后，所有紧握过的手又变回到一双双普通的手。西姆明白了这一点，因为当他把脸从桌子上抬起来时，他把双手收回到桌子上；右手的手掌，微微出了点汗，但并没有被弄脏，与别人的手掌没有什么两样。他坐直了身子，看见埃德温正在用纸巾擦脸。他们不约而同地朝温德格里夫看去。他端坐着，双手摊开在桌子上，头低垂着，下巴抵到了胸前，黑色的帽檐遮住了他的脸。

一滴明亮的水珠从帽檐下面滴了下来，落在桌面上。麦蒂抬起头。可是，西姆从半边残脸上读不出任何表情。

埃德温说话了。

“谢谢你——十分感谢！上帝保佑你！”

麦蒂紧紧盯着埃德温，接着又看向西姆。西姆发现，在这半张棕色的脸上确实出现了一种表情。疲惫不堪的表情。温德格里夫站起身，一句话也没说，朝楼梯走去，随后开始向楼下走去。埃德温跳了起来。

“温德格里夫！什么时间？你看——”

他快速冲向楼梯，跟了下去。西姆听见他快速的说话声模模糊糊地从天井传来。

“我们下次什么时候聚会？”

“你肯定吗？还在这里？”

“你会把佩迪格里带来吗？”

“你看，这里，你，呃，收费吗？”

不一会儿，一声喀哒的门闩声从通往纤道的那道门传来。埃德温登上了楼梯。

西姆迟疑地站起身，向四周打量着，看着图片及贴过图片的地方、洋娃娃、挂着黑面玩偶的柜子。两人并肩站着，彬彬有礼，坚持让对方先下楼；随后并肩走过花园小径，拾级而上，穿过走廊——斯坦诺普的书房里依然传出打字机的声音——他们出门来到街上。埃德温停下脚步，两个人面面相觑。

埃德温说话了，话中饱含情感。

“你们俩是一个完美的组合！”

“谁？”

“你和他——就玄秘而言。”

“我和——他？”

“一个完美的组合！你知道，我所说的并非虚言。”

“你在说什么？”

“当你进入那种恍惚状态时——我可以从你的脸上看出你内心的激烈斗争。然后你让一切消逝，就在那里，在我的面前！”

“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

“西姆！西姆！你们俩把我当乐器一样弹奏！”

“埃德温，你看——”

“你知道发生了一些事，西姆，不要谦虚，这是虚假的谦逊——”

“当然发生了一些事，但——”

“我们消除了障碍，打破了隔离墙。是不是这样？”

西姆正要强烈地否认，这时他开始回忆起来。毫无疑问，确实发生了什么，很有可能，这件事需要他们三个人。

“也许，我们确实如此。”

---

(1) 米尤扎克，一种通过线路向机场、商场、餐馆等播放的背景音乐。

(2) 理查德·雷蒂，国际象棋“超现实主义”创始者之一。

(3) 布拉瓦海滩，位于西班牙东北海岸加泰罗尼亚自治大区的赫罗纳（Girona）省，距法国南部很近。

(4) 温德格里夫，麦蒂的姓。此处以下经常使用，其拼写一直在变化，如Wildwave，Windgrove，Windrove，Windrave，Windrow等，统一译成“温德格里夫”。

第十四章

78/6/12

我亲爱的朋友佩迪格里先生来了，一直走到斯普罗森大楼马厩的楼梯上，但不愿意留下来，因为他担心我们会伤害他。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他走了，我和贝尔先生在一起，他仍然在孤儿学校任教，在一起的还有书店的古德柴尔德先生。他们俩渴望着什么，也许是语言。我们围成一个圆圈，防止邪恶幽灵的侵犯，因为在马厩里有很多幽灵，绿色的，紫色的，黑色的。我尽最大的可能把它们赶走。它们站在两位绅士的身后，用爪子抓他们。我不在的时候，这两位绅士是怎么活下来的，我问自己。贝尔先生给我钱，太可笑了。不过我像小孩子一样哭了，因为可怜的佩迪格里先生为他的自我所束缚，看见可怕的自我是可怕的。我只能宽恕他，当我可以免去担任那个男孩的监护人。如果不是对佩迪格里先生感到担心的话，担任这个男孩子的监护人，我会拥有幸福的生活。在生活的每一天，我会时时刻刻地去伺候他，对未来很多年的幸福充满期待，但愿我能治愈佩迪格里先生和我的精神之脸。

78/6/13

一件可怕的大事在酝酿中。我原来以为，只有我和以西结[(1)]获得了如何向这些能看见的人展示物体（如火柴盒、荆棘、甲虫壳，及娶一个坏女人，等等）的方式因为它。我说不清我的意思。

她丢掉了她的订婚戒指，她与体育老师马斯特曼先生订婚了，据说他现在很有名气。我们一直在她到过的地方寻找。我动员孩子们到榆树底下去寻找，我自己在榆树附近寻找。孩子们走后，她来了，问

我是否在榆树下找过，我说继续找下去没有意义，说孩子们已经找过了，说我自己找过了那将是撒谎，但是她说，我在把话说清楚之前，要先找找，然后走开了。她很漂亮，面带微笑，我把自己愚蠢的脸狠狠地拧了一下，狠狠地拧是对它的行为进行惩罚，然后我继续寻找戒指。但是，我抬头看去（我必须记住，因为抬头而要再把脸狠狠地拧一下，但当时我没有想到），我看见她把戒指扔掉，而她却说戒指丢了，随后又假装找到了，她挥舞着双臂大呼小叫。她大笑着朝我走来，伸出左手手指上的戒指。她说我必须告诉每一个人，戒指是在什么地方找到的——其实，我应该告诉马斯特曼先生我找到了。今天晚上，我不知道做什么。因为我发过誓，尽量按照别人的吩咐去做事，只要不是坏事，我不知道她要我做的事是否是坏事。我感到失落，就像戒指失落了一样。现在，我问自己，这个征兆意味着什么。撒谎是某种征兆吗，我问自己。她微笑着撒谎。她用行为撒谎，而不是用语言。她说的是真话，但又不是真话。她找到了，但又没找到。我不知道。

78/6/14

一整天我处于茫然恍惚之中，脑子里想着戒指，想着它的意义。她是一个可怕的女人，但为什么她向我显示征兆？这是一个挑战。这意味着是否丢掉了首饰她并不在乎。我睡觉前履行了我的使命，将自己献上祭坛，如果这样做是正确的话。我不知道我那时所拥有的是不是幻觉或是在做梦。如果那是做梦，它和大家平常所做的梦不一样，因为平常的梦人们是可以承受的，每天晚上，我问自己，这个梦很像《圣经》里的梦。法老一定曾经遭遇过烦恼，否则他不会派人去调查。这绝不是普通的梦。也许，它只是一个幻觉，而我确实在场。它是《启示录》里的那个女人。她带着五彩缤纷、令人痛苦的天国荣光来了，她得到允许来折磨我，因为我对斯坦诺普小姐心怀恶念。可是老是想到她并不是我的过错，她丢弃首饰的做法那么怪异，我花了一

整天时间才明白，她了解天兆，知道如何显露天兆。可是问题是《启示录》里的那个女人戴上了斯坦诺普小姐的面孔，放声大笑着，导致我玷污了我自己，我醒来时发现这是非常痛苦的，我感到恐惧，感到惊讶，因为，既然哈里·巴莫仍然在北领地地区，我想我不可能玷污我自己，那么我也不可能感到恐惧或惭愧。

今天（这可不是梦）78/6/15，一整天，我在干活，我试图感到惭愧，但做不到。我发现，我像其他人一样犯下罪孽。我说不清我想说的意思。我听鸟鸣，想知道它们是否像笑翠鸟一样，在讥笑、嘲讽，但是它们没有。那么，她是不是伪装成光明天使，或者说，她是一个善良的幽灵。我现在可以看见天空。我是说我可以看透天空，在我们的头顶上方，天空微微染上了色彩。孩子们来了，但是时间很短。我尽量告诉他们，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令人高兴的，因为它们都是对上帝的欢呼，诸如此类。可是我不能。这仿佛是从黑白向彩色的转变。长长的草坪和我所在的地方有一棵树，树梢间有一丝阳光。孩子们去欣赏音乐了。我能听见音乐，但只有一点点。所以我丢下手中的活，跟着他们去了，站在仓库边音乐教室的窗外。他们在留声机上放着音乐，音乐的声音很大，我听得清清楚楚，就像我能清清楚楚地看见树林和天空一样，孩子们像天使一般，那是一支大型的管弦乐队，演奏着贝多芬的交响乐，我第一次在音乐教室窗外的沙地上跳了起来。阿佩尔比太太看见了我，走过来，所以我停住了。她的表情仿佛是一位笑容满面的天使长，所以我站住了。她对我大喊，第七交响乐太好了，是不是，我不知道你喜欢音乐，我笑容满面地对她大喊我也不知道。她的样子看起来是一位笑容满面的天使长，所以我的嘴巴大喊，也不知道喊些什么。我是一个男人，我可以生一个儿子。她说你是说你健康，这是多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啊。我随后记起自己曾发誓保持沉默，而那似乎非常微不足道，但是我想，通过与孩子们谈话，我已经非常接近健康状态，所以我像牧师一样用我的右手祝福她。她看起来很惊讶，并且很快走开了。这就是皮尔斯先生过去常说的出乎意料。

因为将那件事写下来，我是说在单词表与单词之间，因为一件大事已经向我显现。这件大事不是幽灵夜访，也不是幻觉或梦境，而是一个开场白。我看见了天意。我希望有一天那个孩子会读到这些文字。我明白将来某一天他会读到这些文字，因此这促使我将它们写下来，尽管当时我曾愚蠢地想以此作为证据，来表明我并没有疯（65/5/17）。真相就在日记之中，因为我的通灵之眼已经开启。神圣的幽灵并没有将善良吹进这个世界，善良必须通过人的本性自然而然地降临。我看见了他们，矮小、干瘪，其中有一些人，他们的脸跟我的脸一样，有的残缺，有的损毁。每一张脸的背后是一位幽灵，就像升起的太阳。此情此景超越了快乐，超越了舞蹈。这时，一个声音对我说，是音乐将琴弦磨损，将琴弦折断。

78/6/17

我必须抽出时间来，讲述昨天晚上我复述完我的使命后所发生的奇妙的事情。我会尽可能快地写下来，因为过不了多久，我要骑自行车去格林菲尔德小镇，去看望贝尔先生、古德柴尔德先生、佩迪格里先生，因为这一次，我想他会同意随我一起去。昨天晚上我想有事情可以做了；我在某种程度上向幽灵们伸出我个人的温暖，他们温柔地将我带到他们面前。穿红袍戴桂冠的长者，穿蓝袍戴头饰的长者，在等待着，和蔼地问候我。我感谢他们对我的关照，希望继续与他们友好相处。我特别感谢这么多年来，他们拔除了我内心深处的诱惑之根，当然我现在能看出诱惑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事情。当我把此事告诉他们时，他们的身上发出了奇妙而耀眼的光芒，让我的眼睛无法睁开。他们表示：我们看到你凝视人类的女儿，发现她们的美丽。我问他们斯坦诺普小姐的情况，以及她丢弃戒指的征兆，并承认自己不明白其中的含义。这时他们表示：所有这些我们也无从得知。很多年以前我们请她来，但是她没有来。

我一直站在马具房的外面，抬头看着天空，但是现在我走进我的卧室，坐在床沿上。我亲爱的、亲爱的孩子，很难在事情发生之后把它记下来，因为这是一件奇特而重大的事情。同时年长的幽灵们把我带到他们面前。他们表示：现在我们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我们增加你的信息量，让你的信息量爆满而外溢。直冲云霄的喊叫把你带下来。现在有一个高大的幽灵将站在你正在保护的孩子的后面。那就是你的使命所在。你将在烈火中被献祭给上帝。现在我们要把你引荐给我们的一位朋友，我们将与你同吃同饮。

尽管现在我对他们习以为常，我知道我的精神之名，当他们叫我时，我不再感到寒冷，可是这条消息就像是处在天堂的底层，因为我可以说这使我浑身感到寒冷，就像上一次一样（65/5/17），我身上的所有毛发都竖了起来，浑身起了疙瘩。但是当我身上的热量一点一滴散去时，我看见他们的朋友站在他们中间。他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头顶有一圈太阳的光环。红衣和蓝衣长者脱下他们的桂冠，将它们扔掉，我脱下我的桂冠，将它扔掉。我非常敬畏白衣幽灵，但是红衣长者表示：这就是将要站在你所监护的孩子背后的幽灵。那个孩子将把幽灵语言带给世人，向大家宣讲。听到此话后，我的头在他们面前低下了，我的内心是那么快乐，眼泪夺眶而出，洒落在桌子上。这时，我仍然低眉垂眼，在我的小桌子旁欢迎他们，小桌子似乎还有空间。这时蓝衣长者表示：今天所有的天神都有快乐，因为自从亚伯拉罕之后，这样的聚会不曾出现过。这时我主动提供给他们精神食物和饮料，他们接受了。当此事过去之后，我强烈渴望把自己献祭上去，并且问他们我应该做什么，他们现在想要什么。红衣幽灵表示：我们什么也不要，只是来看望你，与你同乐，因为你是我们中间的一员。因为你是一位长者，所以我们会与你分享智慧；尽管智慧仍然在你体内，你应该拥有。他们并没有展示那部大书，而是创造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开局；即使此事是一件我能够完成的大事，将它描述出来也不会是正当的。

在此期间，头上有太阳光环的白衣幽灵坐在桌子对面；在我第一次能看见他之后，我一直不敢抬眼看他的脸。现在，因为开局的荣光，因为他们曾经称他是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我抬头看他的脸，剑从他的口中飞出，击中我的心脏，带来巨大的痛苦，因此当我后来发现时，我晕了过去，倒在桌子上。当我再次醒来时，他们已经离开了我，而且

教堂塔楼上的乡村钟声敲响了。麦蒂从他的小桌旁站了起来。他合上了笔记本，把它藏在橱柜的抽屉里。他匆匆来到马具房，抓起靠在墙上的自行车。他嘶嘶地吸了一口气。后轮胎漏气了。他举起车子倒过来，让车座和把手朝下立起来。他匆匆跑到水龙头边，装满一桶水，开始把内胎取出来，将它浸入水中，寻找漏气的地方。

---

(1) 以西结，希伯来先知，《旧约圣经》“以西结书”之作者。

第十五章

露丝微笑着摇了摇头。西姆摊开双手，这个姿势是对他祖父的不知不觉的模仿。

“可是我想要你来！我多么希望你能来！以前和我一起犯傻，你从未表示过反对！”

她没有说话，但继续面带微笑。西姆抬手摸了一下光秃的脑袋。

“你过去总是羡慕斯坦诺普——”

“胡说八道！”

“那么——女人——”

“我不是‘女人’。”

“可是我真的希望你能来。是不是时间太晚了？”

再次沉默。

“是因为佩迪格里吗？”

“去吧，亲爱的。好好地开心一下。”

“那样几乎不——”

“好了。祝你们聚会成功。”

“埃德温娜要来。”

“她说过要来吗？”

“埃德温正在问她。”

“如果她去了，转达我对她的问候。”

第一次聚会后，过了一个星期，又到了那个怪人闲散的下午。西姆费尽了口舌，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他遭到了三次拒绝，一次“可能会来”明显表明了不会来的意图。西姆懊恼地想着，也许值得发一个哲学协会的死亡通知，将它插入《格林菲尔德广告报》的出生与死亡栏目中。走到斯普罗森大楼的走廊时，他仍然在斟酌着通知的措辞。埃德温站在他们家楼梯的台阶下面。

“露丝在哪儿？”

“埃德温娜在哪儿？”

又是一段沉默。西姆先开了口。

“佩迪格里。”

“我知道。”

“是佩迪格里。正是因为他，她们才不肯来。甚至露丝也不肯来。”

“唉，是的。是的。要不然，埃德温娜怎么着都会来的。”

“露丝也一样。”

“她是一个有着深刻自由思想的人，要知道。只是佩迪格里——”

“露丝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宽宏大量的。真正意义上的宽宏大量，希腊式的宽宏大量。”

“当然。你知道，主要是因为推走婴儿车的那件事。让年轻妈妈们痛心疾首。蓄意的精神折磨。她对此深恶痛绝。有一次，她甚至说，要是下次撞在她的枪口上，她非亲手把他阉了不可。”

“她没说撞在枪口上吧！”

“她是说对孩子下手时。把一辆有孩子的婴儿车推走，可以看成是对孩子下手。”

“我想她的意思是指——”

“噢，不。她不会这样说的，是吧？我是说，她虽然见多识广，经验老到，但有些事情——”

“我记得，她说要阉了他的时候，露丝表示赞同。完全赞同。”

埃德温瞥了一眼手表。

“他们有点晚了。我们现在去吧。”

“你先请。”

他们轻轻走下楼梯，蹑手蹑脚地走过花园小径，来到马厩下面的天井。埃德温把楼梯底端的灯光打开。上面的房间里忽然传来一阵受惊的响动。西姆满怀希望地可以看到佩迪格里，但是当他来到上面时，看到的却是苏菲。她正站在沙发床旁边，刚才一定是坐在床上观望。他立刻想到，她的脸色苍白，神情慌张。埃德温立刻作出了反应。

“我亲爱的苏菲，见到你真高兴！你好吗？没开灯？非常对不起——噢，天哪！你爸爸，你看，他说我们可以——”

那姑娘抬手捋了一下脑后的鬈发，随后又把手放了下来。她穿着一件白色运动衫，胸前印着“买我”的字样。其实，西姆在想，运动衫里面没有别的衣物，一点别的衣物也没有，所以——

“我们会离开的，亲爱的苏菲。你的爸爸一定弄错了。他告诉我们，可以用这间屋子聚会——不过，这是多么荒唐！我是说，这听起来很荒唐。当然，你不会想——”

这时，三个人全都沉默无言，就那么站着。那盏唯一的灯泡在每个人的鼻子下面投出一道阴影。甚至苏菲看上去也狰狞可怖：巨大而

深陷的黑色眼窝，鼻孔下因灯光形成的如同希特勒式的胡子的阴影。运动衫，牛仔裤，平底拖鞋；当然，还戴着一顶帽子？脑袋后面有一顶手编的帽子，帽子被鬈发遮住。

她将视线从他们身上移开，瞟了一眼远处的购物袋。这些塑料袋一个挨着一个，放在沙发床的一头。她又捋了捋头发，舔了舔嘴唇，随后回头看着埃德温。

“聚会？你刚才说到聚会什么的——”

“只是一个荒唐的错误。你的爸爸，我亲爱的。西姆，你看他是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骗骗我们’，我想你会这么说，苏菲，这是我最近得到的信息。当然，你回家是来休息的。我们会去走廊，把其他人拦住。”

“噢，不！不！爸爸没有弄错。我正要离开，你看。我会把灯关上。你们可以待在这里，欢迎你们。你看——稍等片刻——”

她迅速地在房间里走动，打开天窗下面的一盏台灯，台灯有一个粉红色的、有穗边的灯罩。她关掉那盏独立的、没有灯罩的电灯。脸上的丑陋阴影也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抹自下而来的玫瑰色光亮，对着他们俩闪烁。

“哎哟！我的天哪！这盏糟糕的顶灯！托妮过去就这么叫它——不过我很高兴看到你们！你们聚会不止一次了，是吗？在这里，请不必客气。”

“你不把你的、你的购物袋带走吗？”

“那些购物袋吗？噢，不！我什么也不带！噢，确实如此！你们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们用不上这些物品。太无聊。我把东西挪开，为你们腾出地方——”

西姆感到惊讶，仔细打量着那张泛着玫瑰色光亮的脸，无法相信那灿烂的微笑只是灯光映照的结果。她异常兴奋——眼中闪出的光芒仿佛磷火一般——她也似乎满腹心事。他立即想到了那个司空见惯的、令人沮丧的结论。性爱，当然。一次幽会。被打断。最彬彬有礼的做法，最通情达理的做法应该是——

然而，埃德温却滔滔不绝。

“那么再见，亲爱的苏菲。你最近怎么样？给我们讲讲。”

“噢，是的。我还是那样。”

她拿起手提袋，挎到肩膀上，侧身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

“代我向贝尔太太问好，好吗？还有古德柴尔德太太？”

姑娘粲然一笑，然后走下了楼梯，那片玫瑰色光亮留在身后，显得暧昧而空落。他们听见通往纤道的门打开了，然后又关上了。西姆清了清嗓子，一屁股坐到桌旁的一把椅子上，四下张望起来。

“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桃色青楼。”

“我没有听说过。没有。”

埃德温也坐了下来。有一会儿，两个人没有说话。西姆扫了一眼对面天窗下的硬纸箱，只见箱子里塞满了各种罐装食品，箱子上还放着一捆绳子。

埃德温也都看到了。

“她一定是要去野营。希望我们没有——”

“当然不是。她有一个年轻情人，你知道吗？其实——”

“埃德温娜看见过她与两个小伙子来往。我是说，在不同的时间。”

“我见过一个。年纪比她老，我想。”

“埃德温娜说，她觉得一个像是结过婚了。另一个比较年轻，她觉得更般配。其实，埃德温娜是世上最不爱传播流言蜚语的人。不过她说了，让她对眼皮底下的事情视而不见，她可做不到。”

“沮丧。这样的事情让我感到沮丧。”

“西姆，你真是个老古板！太一本正经了！”

“它让我感到沮丧，因为我年纪老了，比不上两个年轻小伙子。还有，两个年轻姑娘。”

随后又是一阵沉默。西姆瞥了一眼埃德温，发现那盏女式台灯给他平添了一丝秀气，让他的并未微笑的嘴角挂着笑容。或许，我看上去也是如此。我们就这样待在这里，心情沮丧，脸上挂着灯光画出来的微笑，等待着——等待着，等待着，等待着。正如那个人所说过的那样。

“他们来得太迟了。”

埃德温漫不经心地说道。

“‘泡妞’，这是现在的说法。”

他迅速地看了一眼西姆。也许，他脸上的亮光下面似乎多了一丝紧张。

“我是说，这类事情人们常有所闻。这些男孩子，你知道，然后，人们又读到——”

“‘泡妞上床’。这是美国的说法吗？”

“你对自己所听到的，感到难以置信，是吧？电视上都这么说！”

又是沉默。然后——

“埃德温——我们还需要一把椅子。一共有四个人。”

“上次聚会时有四把椅子。还有一把在哪儿？”

埃德温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盯着那些角落看，仿佛第四把椅子不是没有了，而是不太显眼，若是凝神细望，就可以看见它。

“这个柜子是她们放玩具的地方。我还记得，她们请我和埃德温娜来喝茶时，会把每一个布娃娃拿给我们看——她们给每一个布娃娃取了不同凡响的名字，编了不同凡响的故事——知道吗，西姆？这两个姑娘天资聪颖，富有创造力。我是说她们不仅仅是聪明。她们拥有真正的、难能可贵的创造力。不知道她们的布娃娃是否——”

他伸手打开柜门。

“太奇怪了！”

“把布娃娃放在柜子里，有什么好奇怪的？”

“没什么。但是——”

橱柜的正中，第四把椅子朝外摆放着。椅子的靠背和腿都绑着长长的绳子。为防止绳子松开脱落，绳子的末端都仔细地用火烧过。

“好啦！”

埃德温关上柜门，走了回来，用手抓住桌子。

“请你帮个忙，西姆。我们只能让第四个人坐到沙发床上。虽然我觉得这似乎不太像、不太像是降神会，是吧？倒让我想起从前的品茶会。我和你讲过品茶会，是不是？”

“是的。”

“不过，她把椅子弄成这样，绑上绳子，还有其他东西，天知道她要干什么。”

“埃德温。”

“什么事？”

“仔细听好了。别人都还没有来。你知道，事情碰巧让我们撞见了。我们不应该看到那把椅子。”

“有什么后果——”

“听着。它和性有关。你不明白吗？捆绑。性游戏。这是个人隐私，而且、而且让人羞于启齿。”

“仁慈的上帝！”

“其他人都还没有来。这是我——我们——至少可以做的事情。我们，你和我，必须永远、永远、永远都不要泄露出去，一点一滴也不要泄露出去——想一想看，我们刚才打开灯，当她看到是我们的时候，她是多么惊讶——她坐在黑暗中，等待着某个人的到来，也许一切准备就绪，等待着某个人的到来——而现在，她一定边走边想，噢，上帝啊，我祈祷上帝，千万别让他们打开那个柜子——”

“仁慈的上帝！”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

“噢，但是我不会——当然，除了对埃德温娜！”

“我的意思是，毕竟——要不是看在上帝的分上——我的意思。毕竟，我们都，我的意思是——”

“你究竟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玫瑰色的房间继而陷入长时间的沉默中。西姆根本没有想着聚会，或者降神会——称之为降神会可能会更好些。他在思考着环境是如何模拟人的直觉判断力的。很多人声称拥有直觉判断力，也有很多人否认直觉判断力的存在。在这里，玫瑰色的灯光，紧闭的橱柜，几

根交错缠绕的人造纤维绳，其中的秘密由此泄露了出来，如同白纸黑字一般昭然若揭；所以，他们两个人，不是通过玄妙的感知，而是凭借丰富的想象，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他们无意知晓的，也不应该知晓的秘密。那个比苏菲大很多的男人，青楼一般的灯光——西姆的内心在苦苦寻觅着答案，光艳撩人而又富有讽刺性的答案，想象是如此炽烈，以至于那气息让他透不过气来——

“愿上帝拯救我们大家。”

“是的。拯救我们大家。”

更长时间的沉默。最后，埃德温开口说话，几乎小心翼翼。

“他们简直太慢条斯理了。”

“如果他不来，佩迪格里就不会来。”

“如果佩迪格里不来，他也不会来。”

“我们怎么办？给学校打电话？”

“我们联系不上他，我有一种感觉，他随时会来到这里。”

“太糟糕了。他们可以事先告诉我们，如果——”

“我们已经答应了人家。”

“那么我们再等一个小时。如果再不来，我们就走人。”

埃德温伸手把鞋子脱掉。他爬到沙发床上，双腿盘了起来。他将双臂紧贴在肋下，然后将前臂慢慢地伸出去，掌心向上。他闭上双眼，深深地吸了口气。

西姆坐在那里，陷入了沉思。就是这个地方，这个独一无二的地方，这个常常让他想入非非、而今已置身其中的地方，不仅僻静安谧，而且满是尘埃、污垢和异味；此时此刻，它似乎又带有几分青楼

色彩，那粉红色的灯光和柔媚的女性气息——最后，还有那把变态的椅子，仿佛来自他抽屉里的那本禁书。

这一切我都了解，他想，而且了如指掌。

然而，当多年的幻想最终破灭的时候，心中终究会升起一丝凄凉的满足感，甚至还有撩人心弦的蠢蠢欲念。她们总归要长大成人，总归要失去曼妙光彩的童年。她们总归要经历人人都要经历的人生烦恼；毫无疑问，此时此刻则是这种模式：尽情享乐，或追赶时髦，或滥交乱性，捆缚受虐。童年时我们曾栖身天堂。

埃德温突然哼了一声。西姆朝桌子对面看去，只见他的脑袋猛地向上一颤。埃德温在冥想中沉睡过去，又被自己的鼾声吵醒。这个样子很煞风景。伴随着埃德温的如雷鼾声，西姆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徒劳感。他试图想象如何采取某个深刻触及灵魂的重大步骤，或某种谋划，或某种手段，可以将他们俩包括进来，可以进行精心策划，旨在把佩迪格里从地狱里拯救出来；他不得不承认，西姆，老朽的书店老板，而不是别人，将因此成为整个事件的中心。

其实，所有的一切依然正常如故，平淡无奇。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生活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其中堆满各式各样的信念，一流的，二流的，三流的，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一直通向由日常冷漠和无知构筑的难以逾越的障碍。

9点整。

“他不会来了，埃德温。我们走吧。”

麦蒂·塞普蒂默斯·温德格里夫没有来，他有一个最佳的理由。当时他正在有条不紊地补胎。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时间和精力，他扛起自行车去了车库，这样他可以在几秒钟内用气泵完成充气。可是他没有看见弗伦奇先生。他发现车库的大门敞开着，感到很奇怪；他一直走到车库的后侧，心里纳闷弗伦奇先生为什么没有开灯。当他走出

车库的后门，来到敞开的办公室门口时，有一个人从车子旁边溜了过来，用大扳手狠狠地砸在他的脑袋上。他立刻不省人事地倒了下去。那个人像拖麻袋一样把他拖进办公室，然后塞到桌子底下。随后，他继续行动着，把一个沉重的箱子抵在车库的墙角，墙的另一边是书店。时间不长，炸弹爆炸了。炸弹把墙炸塌，炸倒了书店的水箱，轰开了附近的储油罐。水涌入燃烧的油罐中。水非但没有扑灭火焰，反而沉了下去，让汽油浮了起来。火警铃声骤然响起，熊熊燃烧的汽油如一道火浪喷涌而出。

很多陌生人纷纷朝大火现场跑去。苏菲的计划完美无缺。消防演习根本无法应对爆炸。现场一片混乱。砰砰的巨响犹如射击一般，令人难以置信。混乱中，一个士兵打扮的陌生人扛出一包东西朝校外冲去。那包东西由毯子裹着，一双小脚从毯子的一端伸出来，挣扎着。此人在沙地上绊了一下，但仍然竭尽全力地奔跑着，朝阴暗的树林冲过去。腾起的火舌迫使他迂回前进。这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团火焰似乎被安排好了，从车库大门里冲了出来，不断地旋转着。它似乎有目的地冲向那个人和他扛着的东西。它一路急速向前，只听见身上发出唯一的燃烧声。它离那个人如此之近，样子又如此怪异，以至于那个人扔下了那捆东西。一个孩子从毯子里跳了出来，撒腿就跑。他一路大声尖叫，朝人群聚集的地方跑去。士兵打扮的人挥拳朝那个火怪疯狂地击打着，然后又飞奔起来，边跑边大叫着冲向茂密的树林。那个火怪扭动着，旋转着。片刻之后，它摔倒在地；又过了片刻，它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苏菲离开马厩后，沿着纤道匆匆赶向老桥，然后又来到主大街。她跑进一个电话亭，拨了号码，但听筒里一直是忙音。她走出来，跑步回到老桥，下了纤道往回走，然而马厩的天窗里仍然亮着玫瑰色的灯光。她像个孩子似的跺着脚。有一段时间，她显得茫然无措，朝那扇绿色大门走几步，然后又离开；向水边走过去，然后又回头。她再一次向老桥跑去，然后又转身站住，紧紧地攥起了双拳，向上举起

来。在大桥刺眼灯光的照耀下，她的面色苍白而狰狞。接着，她又沿纤道一路跑下去，渐渐远离了小镇和路灯。她过了马厩，经过屋顶被拆毁的弗兰克里五金店，然后是救济院长长的围墙。她一路向前，步履轻快，但已经气喘吁吁；有一次，她在泥泞的纤道上滑倒了。

一个声音在她的内心响起。

危机一旦开始，他们一定会深陷其中。但愿危机还没有开始。孩子们到睡觉时间了。小大人们。她的脑海里闪现出后天可能贴出的布告：**万亿寻男孩**。但是，不，不。这是不可能的，按照我、我们现在的情况，那是不可能的。

像个大人一样。是的。要更加老练一些。

篱笆内传来一阵巨大响动，她猛然刹住脚步。一只动物拼命在扑腾挣扎着，发出吱吱的尖叫声。她能辨认出那是一只落入捕猎器的兔子，就在纤道和树丛之间的沟渠旁。它拼命挣扎着，并不知道是什么困住了它，也不在意是什么困住了它，而是在竭尽全力的挣扎中耗尽性命；它拼命挣扎着脱身，也许是挣扎着奔向死亡。它的挣扎扰乱了夜晚的宁静，将时刻张网以待的捕猎过程及其逻辑演变，夸张得怪诞而可憎。她匆忙走了过去，继续向前。疾步快走让她全身发热，但至少有一分钟的时间里，她的身上却感到寒冷。

她浑身热乎乎的。

那里曾经是孩子们玩耍的地方。橡皮艇还系在那里，说明他们还会回来的，也许就在明天。我必须记住这一点。比如女孩子是什么模样。女人又是什么模样。还有家庭琐事。爸爸在哪儿？在他的主卧室内。妈妈在哪儿？见上帝去了，也许在新西兰。其实都是一回事，亲爱的，是不是？那边有船闸，有桥，有一艘破旧的驳船。那里有很多高耸的山丘，山脚下微光闪烁着。

那是一条低洼的小路，通往树林茂密的山顶。没人会从那个方向下来，就算开车也不会，是不是？手里提着包袱也不会。运河里的水会不会把汽车淹没掉？我们应该事先将事情弄清楚。如果沿着小路往上走，或者从道路侧旁走上去，就可以看见山谷和俯瞰学校的斜坡。那样做并非聪明之举。待在此处要更加明智。万一有人过来，就可以把他轰走。待在这里才是明智之举。

她向左拐弯，朝低洼的小路走去。与纤道相比，在树丛下的沟槽里走路要更加缓慢。空中似乎有一些东西在追赶着她，揪住她的肩膀不放，所以她竭尽全力向前疾走。月光透过云层四下洒落开来，留下斑斑光影。枝节横生的树丛侵入小道，透过密集的树干，远处的山峦在明暗云霭和月色流光的映衬下，恍如浮在空中，熠熠生辉。

这时她停下脚步，站立不动。

这是选择什么方向的问题。你可以说服自己，认定学校上空直冲云霄的烟雾不仅源自学校；巧合可以延伸开来——在那瘦削的金发姑娘眼中看来是真正意义上的巧合——可以延伸到那道烟雾下两处全然无关的火焰，一处火势微弱，可以控制；另一处——

那是一小片玫瑰色的火光，在山丘的背后若隐若现。丝毫不见烟雾升腾，也没有火光冲天，只有一两片玫瑰花瓣，此刻渐渐展开、绽放，深入云端，玫瑰的形状更加轻盈，玫瑰的色彩更加明亮。据说，消防队在接到报警后的十五分钟内，就能赶到学校旁边的山谷。电话线已经被切断。但是，天空中的这道火光足以引人注目；而学校里的其他人也许能找到某种通讯方式，他们力所不及，也无法切断的通讯方式——

他会沿着运河把那个男孩子带到这里来，再沿着纤道把他扛到马厩——我们可以使用那艘废弃的驳船，船头上的橱柜，里面的旧厕所——

火光照亮了山丘。她突然意识到，这是属于她个人的火焰，是她完成的一件杰作；这是一份宣言，一件举世瞩目的壮举——一次惊天大事，一次凯歌高奏！她心潮澎湃，便放声大笑，对自己的离经叛道欣喜若狂。山丘后面的火光颤动不已，仿佛是一针松弛剂，让整个世界变得虚弱不堪，如蜡烛的顶端一般开始融化。正是在此刻，她知道了那最后的一击，深知自己将堪当此任。她闭上双眼，任幻象在身边回荡。她看到自己如何沿着驳船的悠长过道，从一头爬向另一头。在眼睛闭上的时候，她的双手不再感受到粗糙的树皮和自己的身体。相反，她触摸到了膝盖下凹凸不平的地板，听见船底河水流淌的声音，发觉两手变得湿漉漉的。不知什么时候起，格里的突击队军刀握在了她手里。从橱柜的方向，从前方的厕所里传来一阵砰然响动，犹如一只兔子在拼命挣扎。这时，挣扎声停止了，仿佛这只兔子已经吓得魂不附体，因而不再动弹分毫。也许，兔子正在聆听这缓慢靠近的水一般的声音。

“好啦！好啦！我来啦！”

砰砰的响动又开始了，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是的，自然是女孩子的声音。

她用对话的方式冲着门喊道：

“请稍等片刻，我会给你开门的。”

门轻而易举就打开了，而且开得很大。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扇椭圆形的小窗，驳船的舷窗。在驳船的中线部位，在抽水马桶的正上方，还有一个白色的小方块，可能是除臭剂。小方块在马桶上剧烈地晃来晃去，而她能闻到一股尿臊味。那个男孩子就在那里，胳膊反绑在身后，脚和双膝被捆了起来。被捆绑的男孩坐在马桶上，如同他可能被捆绑并塞在橱柜里一样。他被绳子固定在两侧的船壁上，嘴里塞着一大块黏糊糊的东西，脸颊撑得鼓鼓的。他竭尽全力扭动着，鼻子里发出呜呜的哀哼声。他坐在那臭烘烘的马桶上，那么令人作呕，她

不禁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咿呀哎哟，噢，此事是如此怪诞不经，你会发现整个过程彻头彻尾是一次毁灭，而且

我已经作出了选择。

如果早知道这样，我应该带上一把枪；用刀更加过瘾——噢，太过瘾了！

男孩子现在一动不动，坐在平坦的石头上等着她。她开始用左手摸着他的衣服，他没有动弹。可是，当她把他的衬衣掀开时，他又开始挣扎起来。但是他身上的绳子捆得非常结实，格里的活干得太完美了，令人啧啧称奇。男孩子只能用穿着长袜的双脚有限地踢几下，样子可爱。如果不是穿着睡衣睡裤，那么这个讨厌的小家伙一定在做着什么事。她用手划过他裸露的肚子和肚脐，我亲爱的，那是中心，如果你非要准确说出具体部位的话。她摸到了如纸一般单薄的肋骨，在左胸中央，还有怦怦怦的心跳。所以，她将他的裤子脱下，用手握住他潮湿的小鸡鸡，而他挣扎着，鼻子里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她将军刀的刀尖抵在他的皮肤上，发现刀尖找到了恰当的位置，然后缓慢朝前推动，刀刺了进去。被囚禁的男孩在剧烈地颤抖、挣扎，而她，或者是别人，带着一点恐惧，保持着距离，焦虑不安。所以她继续不停地刺着刀子，感觉刀子一次又一次地刺中了跳动的物体，或者说，跳动的物体撞到了刀子上。男孩的身体在剧烈的颤抖中爆裂，他的鼻子里发出了更大的哼哼唧唧声。她使尽全身的力气刺着，神志完全失常。里面跳动的物体卡住了军刀，因此刀柄在她的手中颤动着，黑色的太阳出现了。到处都是液体，还有剧烈的颤抖。她将军刀拔了出来，让颤抖自由展现，但是颤抖停止了。被捆绑着的男孩子静静地坐在那里，鼻孔里流出来的黑色液体将白色的胶带从中间一分为二。

她在突然的惊吓中清醒过来，脑袋砰的一声撞在树干上。这时，形如昆虫的物体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声，一盏红色的狂乱的灯光沿着山腰在盘旋。它从头顶经过，越过山丘的天际线，随后向下，朝着火的

地方飞去。充满激情的模拟杀人让她浑身颤抖起来。她开始离开茂密的树林，回头朝破旧的驳船走去，她的双膝变得松软。她来到运河的郊外大桥——有一辆小车开了过来，没有灯光，在崎岖不平的小道上颠簸着。她不能溜之大吉，只能等待。车子停下，倒退，掉头，随时准备离开。这时她走过去，咯咯地笑着，摇摇晃晃地向格里解释，两个老人在马厩里，他们可以利用驳船，但是在驾驶室的座位上，她看到了比尔。

“比尔？他在哪儿？还有那个孩子？”

“他妈的没有孩子。我把他搞到手了，但是一个着火的家伙跑出来，追上了我——苏菲，全都弄砸了。我们必须逃走！”

她站在那里，注视着他的脸，半边苍白，另外半边在闪光，因为空中有一片燃烧的云。

“苏菲小姐——走吧，该死的学校！我们时间不多了——”

“格里！”

“他没事——他们抓住你的男朋友做人质——现在，走吧——”

“他们？”

从她不戴假发被他发现的时候起，我就知道了。早已有迹象向我表明，只是我拒绝相信。背叛。他们自以为完成了一桩交易。

她内心的愤怒淹没了欣喜和凶狠，使她的情绪爆发出来，冲着他，还有他们，声嘶力竭地大叫，咒骂，吐口水。随后，她四肢着地，对着杂草声嘶力竭地尖叫。杂草丛中，没有孩子，只有一个苏菲，被每一个人所利用和欺骗的苏菲。

“苏菲！”

“昏了头了，你这个愚笨的畜生！噢，呸！”

“最后一次——”

“滚开！”

当她终于停止尖叫的时候，她开始明白她如何抓破了自己的脸，她的双手如何抓着头发。此时此刻一无所有，没有他，没有他们，也没有她，而只有漆黑的夜晚，大火在山顶的上空即将熄灭。眼泪如大雨一般顺着双颊流淌下来，将脸上的血迹冲走。

不久，她跪了起来，开始说话，仿佛他就在眼前。

“这样于事无补，你瞧！这么多年来，没有人——你认为她很出色，是不是？男人们总是捷足先登。但是那里什么也没有，格里，什么也没有。只有最低限度的肉欲与身体，别无他物，无人可遇，无人同行，无人相伴，无人分享。只有思想。幽灵。思想和虚空，完美的恐怖分子。”

她猛地站起来，眼光朝破旧的驳船瞥了过去，那里没有男孩，没有尸体。她扔掉手提袋，想知道自己的脸到底抓伤了多少。她朝驳船和大火的方向背过身去，开始沿着纤道往回走。此刻的纤道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漆黑一片。

“我要说出来。我被利用了。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把椅子上的绳子拿走。他说过我们是去野营，我的上帝。我一直愚蠢之极，我的上帝，对不起，我情不自禁地哭了，我想，我的未婚夫一定参与了此事，我的上帝，他的朋友是——我可以肯定，我的爸爸与此事无关，我的上帝。他想让我们搬出马厩，我的上帝，他说过，他想把马厩派上别的用场。不，我的上帝，那还是在他去俄罗斯参加象棋大会之后。不，我的上帝，他从来没有说过。”

第十六章

从大楼后面走出来时，西姆习惯性地扶了一下墨镜。这个动作似乎已经成为他的无意识生命的一部分。他有三副眼镜，是在长达数周的审讯期间购买的。他的走路也是无意识的，迈着气宇轩昂的步伐走着。他早已认识到，步履匆忙是致命的——几乎具有毁灭性。那样的话会吸引别人的眼球，引起别人的惊呼：他是他们的同党；或者说，今天，就是这个家伙出庭作证的；甚至会说，那就是古德柴尔德！他的名字似乎对他们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迈着气宇轩昂的步伐，他走过那条支路，来到舰队大街，这样避开了那些仍然排队等候进场的人群。一位过路的警察打量了他；即使是戴着灰暗的墨镜，他也能察觉那人是带着兴趣和鄙夷看着他的。

我去喝杯茶就没事了。

如果你走得离此次审讯越远，你可能会想，那么被人认出来的可能性就越小？完全不是这样！电视让全国各地变得一样。有一个家伙正在作证——无可逃遁。彻底毁灭，公众谴责，无所谓好与坏。这两者其实还含有某种尊严。但是做一个傻瓜，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为傻瓜——

审讯结束后，当我们可以离开的时候，法庭会证明我们无罪。在此之前，我们将一直戴着木枷受辱。那么之后呢？

巴士上的那个女人——他是他们的同党！住在马厩里的那帮人，不是还有你吗？然后是吐唾沫，无效的唾沫，方向不准，挂在他皮革长大衣的袖子上——我们什么也没干！那是在祈祷！

一家店铺前围着一群人。在这样的时间与场合，他总是任凭自己被吸引过去。于是他停住脚步，站在人群的后面。透过人群的缝隙，

他可以断断续续地看到，橱窗里至少有十五台电视，正在播放着同一个节目。随后他发现一台小一点的电视，位置较高，放在一个角落，所以他不再来回晃动观看。

电视上正在播放的是午后新闻报道。屏幕一分为二，下面三分之一的屏幕上是法官马洛里先生和两个助手，屏幕上方是浓烟滚滚的学校，现在这个镜头已经举世瞩目了。尽管他从未去过学校——在它毫发未损、威严矗立的日子里，但是他仍然可以辨认出不同的孩子，王室的、酋长的、不同民族的，纷纷从不同的窗户里跳出来，或者被扔出来。电视上端的画面切换了。现在切换到了伦敦机场——是托妮，她的头发闪闪发光，还有她的同谋：年轻的前政府官员。离他较近的地方，在他的枪口下，是那个已经与双胞胎姐姐订婚的举重运动员——他也参与了此事？令人难以置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飞机正在起飞——画面又开始切换，当他看见即将播放的画面时，他的心头感受到了一阵缓慢的疼痛。镜头朝下对着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三个人围坐在桌子旁。一个人身体扭动着，然后头突然碰到桌子上。他们手拉着手坐着。坐在对面的那个人抬起头，张开了嘴巴。

电视画面又切换到了审讯场景，每一个人都在哈哈大笑，法官、审判人员、新闻记者，还有各种古怪团体。这些古怪团体究竟是干什么的，他从来都没能搞明白。他们也许是特别代理人，充当靠墙站立的武装警察的后援。画面又开始切换，这一次切回到了那三个人缓慢移动的镜头：他低着的头扭动着，然后是埃德温的嘴张开着——这一次，在橱窗前围观的人群，像审讯中的那些人一样，哈哈大笑起来。

“情况并非如此！”

幸亏没有人注意。他匆忙离开，不堪忍受再次看到（这条新闻如此受欢迎）后面的画面，自己的证词被法官马洛里先生描述成这次可怕事件中的拙劣喜剧——

“你说，古德柴尔德先生，你并没有感到精神恍惚？”

“没有，阁下。我的双手被他们握住了，我正在努力给鼻子挠痒。”

全场哄堂大笑，笑声不断——噢，整整持续了几十秒。

我自己也觉得难以置信。我也觉得我们不是——无辜的。

我听见她在大街上说话，另一个女人一边点头，一边用同样的方式在说：无火不起烟，我说过嘛。随后她们俩停住话头，因为她们看见了我。

地铁在高峰时间人流攒动，喧嚣而嘈杂。他抓住一根拉手吊带，低垂着头，眼睛朝双脚的方向看去，一个男人凸起的腹部挡住了他的视线。他平静地站在那里，还没有人把他认出来。

他出了站台，从地下走到街头，感觉自己又一次变得脆弱不堪。当然，我们所有的人都与此事逃脱不了干系！我们都置身其中，难道不是吗？

那个人看起来像是一个会计，但却是一位秘密特工人员，不管他们怎么称呼他。秘密跟踪的那个特工说，他们已经监视她的妹妹整整一年了。谁利用了谁？

我与此事毫无关系。然而，我感到有罪。我毫无结果的欲望使空气凝结起来，隔开了来自真实世界的声音。

我疯了。

在小镇主大街上，他挺直身子走着，感到痛苦而紧张。他知道，甚至那些棕色女人，脸上蒙着面纱——当他经过时，她们把面纱拉得更高，以避免受到玷污——甚至那些棕色女人也注意到了，目光闪向一边。

他继续走着。

甚至桑德拉也在留意他。她迟缓而笨拙地走过来，但是因为兴奋而满脸红光——“我的妈妈不让我来可是我说只要古德柴尔德先生让我来——”

桑德拉希望与恐怖扯上关系，不管恐怖的事情离她有多远。

他的身旁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减缓至他的走路节奏。他朝身旁瞥了一眼，并排而行的是埃德温，只见他翘起下巴，拳头紧攥在长大衣的口袋里。他步履稍快，身体掠过西姆的肩膀。随后他们继续并行。人们纷纷避让。西姆转进他停放货车的地方。埃德温没有走完最后的台阶去斯普罗森大楼，而是一直跟着他。西姆打开货车的侧门，埃德温一言未发地上了车。

书店后面的小起居室内，灯光暗淡。西姆正想着要不要把窗帘拉开，但最后决定不拉。

埃德温开始说话，声音犹如低语。

“露丝好吗？”

“怎样算‘好’？”

“埃德温娜与姐姐住在一起。你知道斯坦诺普的行踪吗？”

“据说，在他的俱乐部里。我不知道。”

“有报纸追踪到了苏菲。”

“‘他偷走了我的心，恐怖分子姐姐说。’”

“你要搬家，我想。”

“打算卖给购物中心的人。”

“价格公道吗？”

“噢，不。他们要拆掉这个地方，把这里开辟成一条通道。是一家大公司。”

“图书呢？”

“拍卖。也许能卖一点钱。我们现在名声在外。卷铺盖走人！”

“我们是无辜的。法官说了。‘此时此刻我必须声明，我想这两位绅士是一次不幸巧合的牺牲品。’”

“我们不是无辜的。我们比有罪更加糟糕。我们荒唐可笑。我们犯了一个想当然的错误，自以为你可以明察秋毫。”

“他们正在劝说我退休。这不公平。”

西姆大笑。

“我想去我女儿那里，摆脱这该死的事情。”

“去加拿大？”

“流放。”

“西姆，我想，我应该写一本书，讲述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你会有闲暇时间的。”

“我会跟踪、调查每一个与整个可怕事件有关的人，我将查明事情的真相。”

“他是对的，要知道。历史充满假话。历史没有撰写人，历史也没有内容。”

“阿克夏记录[1]——”

“至少，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用那种白痴的行为来愚弄自己。没有人会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太复杂，涉及的人太多，一连串杂乱无章的事件在自身的压力下分崩离析。这些可爱的家伙们——他们拥有一切——拥有世界上的一切，青春、美貌、智慧——难道生命真的没有意义吗？为正义和自由而大声疾呼！什么自由？什么正义？噢，我的上帝！”

“我看不出他们的美貌与此事有什么关系。”

“财富如潮水一般涌向他们，而他们对此置之不理。财富不仅仅属于他们，而且也属于我们。”

“听！”

“什么事？”

埃德温伸出一根手指。他们听见一阵响动，有人推开了书店的大门。西姆跳起来，向前冲过去。佩迪格里先生进屋后，正随手把门关上。

“我们今天不营业。祝你日安！”

佩迪格里似乎并不为自己辩解。

“门为什么开着？”

“门本来不应该开着的。”

“可门是开着的。”

“请你离开。”

“古德柴尔德，你没有必要心情如此沉重。噢，我知道，那只是一次问讯，不是审判。可是我们都知道，不是吗？你占有了我的一点小财产。”

埃德温推开西姆走上前。

“是你告的密，是不是？就是你，是不是？”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所以你不愿意待在——”

“我离开了，是因为我不喜欢我的同伴。”

“是你安装了监视器！”

“埃德温，这事重要吗？那个秘密特工——”

“我说过，我会查明真相！”

“好了。我想要回我的球。就在那儿，在你的桌子上。我付过钱。麦蒂是诚实的人，你知道的。”

“等一等，西姆。我们知道你为什么想要回你的球。你还想再次坐牢吗？”

“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坐牢，不是吗？我怎么会知道，我是不是对着两个非常聪明的恐怖分子说话，是他们将这些女孩子送进了牢房？是的，当然，她像——其他人一样坏！法官说过你们是无辜的，但是我们，广大的英国公众，我们——发现我也是他们的同党，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不是吗？”

“不，西姆——让我来。佩迪格里，你这个肮脏的老东西，应该把你清除掉。把它拿去，走开！”

佩迪格里先生发出了一阵咆哮声。

“你们以为我喜欢在厕所和公园里游逛，拼命想、想——我不想那样，可我不得不那样！不得不！只是为了，不，不是那样，只是为了情感；而且不仅仅如此，只是一种感受——我花了六十年时间才发现，我为什么与其他人不一样。我有一种生命节律。也许你们还记得，也许你们太年轻记不得了，人们说上帝的所有孩子都有节律？我的节律高潮如波浪一样运动。你们不知道那样的生活是什么滋味，是不是？你们以为我想坐牢？可是我的节律那么频繁地到来，悄悄地在体内涌动。你们不知道拼命克制涌动时的那种滋味，但愿你们能知道，噢，是的，你们会的！去感受结局，那可怕的高潮，灾难在移动，移动，移动——去了解它——星期五你对自己说：‘我不会去了，我不会去了，我不会去了——’然后带着某种可怕的惊讶，你知

道，一到星期六，你仍然会去的，噢，是的，你会去的，你会朝他们的门帘摸过去——”

“看在上帝的分上！”

“而且情况越来越糟。很多年以前，有一个医生对我说过，我最后的结局会是怎样，心中充满痴迷、恐惧，老态龙钟——让某个孩子保持安静——我是不是像是处于衰老的边缘？”

“放弃吧。去医院。”

“但愿他们年轻时去过医院。竟然绑架一个孩子——不在乎谁遇害——想象一下，这些年轻人，还有那个漂亮女孩，整个一生全给毁了！不，我绝对不是最坏的人，先生们，看看那些爆炸、绑架、劫持，都是为了那个最高尚的动机——她说过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的现在，而不是可能的将来。那是一个我最喜欢的人，先生们。我不会因为你们的善良和好客而感谢你们。对不起，我们不会在牢房里见面的——当然，除非他们能发现更多的证据。”

他们一言不发地看着他，只见他用大衣把身体裹上，将那个硕大的彩球捧在胸前，迈着轻快而蹒跚的怪异步伐，从书店的侧门走了出去。片刻之后，他的身影闪过钉在书店橱窗上的木板的缝隙，离开了。

西姆坐到桌子旁，一脸疲惫。

“此事不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

“是的。”

“真正的烦恼在于，此事没完没了。我坐在这里。他们会不会停止播放我们三个人聚会的画面？”

“迟早会停放的。”

“播放的时候，你能不看吗？”

“不能。实际上，不能。我不能不看，像你一样。像、像——不，我不会说像佩迪格里一样。不过，每一个新闻时间，每一次特别报道，每一次电台节目——”

西姆站了起来，走进了起居室。一个男人的声音越来越响，电视屏幕闪烁着，然后明亮起来。埃德温站在过道里。他们又重新调到了另一个频道。学校的镜头出现了，画面慢慢展开，将破碎而熏黑的厢房拍了进来。此后，没完没了的画面是托妮、格里、曼斯菲尔德、库兹把一群人质朝飞机驱赶过去。在一天滚动播出之前，作为前奏，电视上又在播报最新的新闻报道，画面上是托妮在非洲，进行广播，美丽而漠然，大谈民主与正义，银铃般的声音组成一个长长的咏叹调——

西姆在咒骂她。

“她发疯了！为什么没有人说出来？她是疯子，是坏种！”

“她不是普通的人了，西姆。我们最终不得不面对现实。我们都不是。”

“我们都发疯了，该死的整个人类都发疯了。我们被包裹在幻觉、错觉和困惑之中，误以为我们周围的隔膜是可以看透的，我们所有的人都发疯了，禁锢在孤寂的世界中。”

“我们自以为我们了解。”

“了解？了解比原子弹还要糟糕，向来如此。”

他们再次沉默，面面相觑，侧耳倾听。然后不约而同地大叫起来。

“日记？麦蒂的日记？什么日记？”

“——已经交给了法官马洛里先生。它也许能提供线索——”

不久，西姆将电视关掉。两个人互相看着，面带微笑。电视上将要播放麦蒂的新闻——几乎是与他进行一次会谈。无论如何，也不知道为什么，西姆在想到麦蒂的日记时大受鼓舞——此时此刻，几乎心花怒放。在不知不觉中，他发现自己正全神贯注地凝视着自己的手掌。

佩迪格里先生身穿黑白相间的旧西装，他的长大衣搭在一只手臂上，双手捧着那只彩球，正朝公园里走去。他有点气喘吁吁，由于气喘吁吁而心中恼怒，因为他回想起几天前，他与古德柴尔德先生和贝尔先生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他主动谈到了自己的衰老。那么，年纪已经从某个潜伏的地方跳出来，正如影随形地跟着他，因此他深深地感觉自己不能像平常那样，来应对自己的痴迷心结。心结仍然存在，这是事实，没有人可以否认；在天气依然温暖的秋天里发现自我，可是在夜晚，气温会突然变冷，你还有别的途径可以发现——你还有别的途径可以发现自己正朝某个方向前进，尽管刚刚一个小时前，你还说出了绝望的话来；不仅在当时，而且此时此刻，当双脚向前迈进的时候，尽管你——不，不，不，不会再出现了，噢，上帝！双脚（你知道它们会这样）将你带向前方，爬上漫长的山坡，来到天堂般的、危险的、该死的公园，那里有黎明之子们在奔跑，在玩耍——现在，前面的大铁门仍然敞开着，他的气喘吁吁似乎不再重要了；有一个事实，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早已摆在眼前：今天晚上，他将在警察局的牢房里度过，淹没在连谋杀犯也不会遭遇到的特殊鄙视中——这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使他经常发出一连串的不会有回应的口头禅：“不，不，不，噢上帝！”这个事实越来越失去它的重要性，现在正颤巍巍地承载着一个难以掩盖的将来；因为衰老而导致的气喘吁吁将更加严重，不是因为老耄，而是因为衰老，或者越过衰老的门槛，正如他自己说过：彼亦同吾，垂垂老矣[(2)]——

他仍然大口喘气，带着惊讶和悲伤，让自己的双脚带着自己向前走去，现在又一次爬上陡峭的痴迷山崖，穿过大门来到沙地，双脚在

寻找，眼睛朝公园深处孩子们嬉笑玩耍的地方窥视——只要再过半小时，他们就要随妈妈回家了。然后再过半个小时，我将继续坚持整整一天！

一阵风吹过，将秋天的落叶刮到双脚上，但是双脚对此毫不在意，继续快速向前，太快——

“等等！我说过了，等等！”

可是一切都顺理成章。身体自有它的原因，双脚是自私的，因此当双脚试图走过长椅时，他才有片刻的工夫来制止它们。他穿上了长大衣，然后猛然坐倒在铁椅子上。

“过分了，你们俩。”

两只脚在锃亮的靴子里什么也没做。他有点缓过神来，感觉昏昏欲睡，包裹在一团幻觉的迷雾中。心脏比双脚更加重要，它在发出抗议。他俯下身子，心脏怦怦怦地乱跳，希望不要发生什么令人讨厌的事情。当他发现心跳第一次放慢时，心中暗想，甚至不敢冒险说出“空气”这个词，因为空气是心脏所必不可少的，必须排除其他任何活动——

真是逃过一劫！

不一会儿，他睁开双眼，让球的明亮色彩形成固定形状。孩子们将不会待在公园的另一端。一些孩子会朝这个方向走来，一定会的，来到公园的正门，他们会顺着那条路走过来，他们会看见明亮的球，他把球扔出去，他们会将球送回来——这样的游戏是绝对正确的，最坏也会带来片刻的欢笑声，最好——

一片云从太阳上面移开，太阳用许多金色之手抓住他，温暖了他。他吃惊地发现，他对太阳的仁慈充满感激之情，孩子们走过来还有一会儿工夫。如果说思想和决定是令人兴奋的，那么它们同时也是令人疲倦的，有时让人歇斯底里，而且非常危险。他想着，在必须采

取行动之前，休息片刻将有益他的心脏，所以他裹紧了长大衣，头低垂在胸前。太阳的金色之手温暖地抚摩着他。他能感觉到阳光的存在，如同感受波浪一样，仿佛有人正在用船桨在划动着。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很高兴地发现，光是确定无疑的东西，独立存在的元素。此外，也是离皮肤很近的东西。这使他睁开了眼睛，朝四周张望。随后他发现，阳光的功能是不仅让物体沉浸在金色中，而且也让物体隐藏在金色中。他似乎正端坐在椅子上，自己的双眼淹没在光的海洋中。他朝左侧看了看，什么也没有看见；然后朝右侧看了看，毫不惊讶地看见麦蒂走过来了。他知道，这应该让他感到惊讶，因为麦蒂已经死了。但是，麦蒂真的来了，正通过公园大门走进来，而且像平常一样，穿着一身黑色衣服。他慢慢地来到佩迪格里身边。佩迪格里发现他走路的姿态不仅自然，而且甚至很协调。这个孩子的外表并不像人们所以为的那样狰狞可怕。他慢慢地走过来，全身沐浴在金色之中。他来了，站在佩迪格里的身前，低头看他。佩迪格里明白，他们俩共处一个皮肤沐浴着阳光，并且让大家紧密相连的公园里。

“你知道，这全都是你的错，麦蒂。”

麦蒂似乎同意他的说法。真的，这孩子的外表是讨人喜欢的！

“所以我将不再对麦蒂布道。此事我们不要再提了。呃？”

温德格里夫继续向前走着，手里提着他的帽子。佩迪格里先生看见，这金色，这风，这奇妙的光与温暖，具有不同寻常的活泼本性。它们让温德格里夫有节奏地移动着，目的是为了停留在一个地方。随后在很长时间内，他感到环境是那么宜人，因此几乎没有必要再去想别的事情。但过了一段时间，凌乱的思绪开始大量涌现，而佩迪格里先生已经习以为常，毫不在意。

他把这些思绪说了出来。

“我不想在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进了牢房，要知道。这样的事情发生得是那么频繁。我年轻的时候，他们常常把这个叫拘留。”

温德格里夫似乎同意他的说法。他没有说话，但佩迪格里先生知道温德格里夫确实同意他的说法——这是令人确定无疑地感到高兴的事，所以佩迪格里先生感觉眼泪夺眶而出。不一会儿，佩迪格里先生稍稍恢复平静后，便把这种确定无疑的感受说了出来。

“你是一个怪人，麦蒂，你一直如此。你有这种突然现身的习惯。有很多次，我想知道你是否真的存在，因为没有别人在看在听，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有很多次我在想——他是不是与所有其他物体紧密相关，或者他是不是某种漂浮的物体。我感到困惑！”

这时，又是长时间的沉默。佩迪格里先生终于打破了沉默。

“他们给它很多叫法，不是吗？性、金钱、权力、知识——所有的时间里，它正安伏在他们的皮肤上！他们都渴望的东西，却并不了解它——可是，真正爱我的人，却正应该是你，丑陋的小麦蒂！我试图将它扔掉，要知道，但是它不会离开。你是谁，麦蒂？在这个邻近的区域，一直有这样的人，这样的怪物，那个女孩子和她的男人们，斯坦诺普，古德柴尔德，甚至还有贝尔和他可怕的老婆——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坏人，但是没有他们坏，我从不伤害别人——他们以为我伤害儿童，但是我没有，我只伤害我自己。你们知道，如果我的寿命很长，有一件事我是绝对不会去做的——只让孩子安静，不让孩子说话——那是地狱，麦蒂，那将是地狱——救救我！”

正是在这个时刻，塞巴斯蒂安·佩迪格里才发现自己不是在做梦。金色的风瞬息多变，先是向上飘动，然后向上旋转，最后向上急冲，罩住了麦蒂。金色变得强烈起来，宛如燃烧一般。塞巴斯蒂安恐怖地看着，他身前的那个人，像置身于篝火中一样，被吞噬，被融化，最后消失了。那张脸不再是双色，而是变成金色，像火一样。到处都能感受到硕大羽毛的孔雀的眼睛，嘴唇边的微笑既可爱又可怕。

这个人吸引住了塞巴斯蒂安，因此恐怖的金色嘴唇突然发出了一阵大喊——

“为什么？为什么？”

那张隐隐浮现的脸俯瞰着他，似乎要说话或歌唱，但不是用人类语言。

自由。

塞巴斯蒂安抚摩着捧在胸前的五彩缤纷的球，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于是极其痛苦地大喊：

“不！不！不！”

他让球贴近身体，抱得更紧，以避开那双朝他伸过来的巨手。他把球抱向自己身体，比皮肤上的金色阳光更靠近身体。他能恐怖地感觉到球在他的双手间跳动。他紧紧抱着，一次又一次地大声尖叫。但那双手还是伸进了他的双手中。它们抓住跳动的球，把它拿走了。在他尖叫的时候，将球与他绑在一起的线被扯断了。球被拿走了。

公园管理员从另一个大门走来，看见他坐在椅子上，脑袋低垂在胸前。管理员感到厌恶和恼怒，因为他可以看见那只明亮的彩球。球落地的时候，滚落在老人脚下几码远的地方。他知道，这个肮脏的老东西永远无可救药了。还在二十码开外时，他便开始恶毒地咒骂起来。

---

(1) 阿克夏记录，神智学术语，是指神秘知识的系统累积，它包含所有有关人类生存和宇宙历史的知识、智能。

(2) 原文为古希腊文。

目 录

封面页

版权信息

Digital Lab简介

斯蒂芬·金序

译本序

第一章　海螺之声

第二章　山上之火

第三章　海滩上的茅屋

第四章　花脸和长发

第五章　兽从水中来

第六章　兽从空中来

第七章　暮色和高树

第八章　献给黑暗的供品

第九章　窥见死尸

第十章　海螺和眼镜

第十一章　城堡岩

第十二章　猎手的狂叫

目 录

封面页

版权信息

Digital Lab简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译后记

目 录

封面页

版权信息

Digital Lab简介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译后记

目 录

问世间情是何物（代前言）
金字塔

目 录

封面页

版权信息

Digital Lab简介

问世间情是何物（代前言）

金字塔

目 录

封面页

版权信息

Digital Lab简介

世俗世界中的黑暗与光明——代译序

第一部　麦蒂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二部　苏菲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三部　一就是一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